

## 694.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4月15日)

同志们：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面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的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大好形势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拉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侵略的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些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明，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南方这一块土地，面积仅仅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现在这个狭窄地区，上面住着越南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的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在一九六〇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人民武装部队，美国直接参战是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就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积累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一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的指挥部还没有找

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的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的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劳动党和胡主席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才能辗转地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一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有多大，如果按一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的开辟港口，也是没法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应，他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得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他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是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痢疾、水、马蜂都和他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这么困难，那么准备它达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他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的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越南人民有这样一个口号：“专打美国鬼子”。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军队需要多少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载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他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担任直接作侵略南越美军的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越南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给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千万，后方就要搞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竟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的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漫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呼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出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为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南越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

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旦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一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广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务，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的简单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的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美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新兵，完全是机械化的，新兵从检查身体完了以后穿上了军装，先是接受枪支、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练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机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垮下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一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龄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在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部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东起海岸走，一个海港到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在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岘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出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积少成多。前年到去年的旱季，消灭敌人十一万人，其中美军占四分之三。今年旱季还没有完，只到三月，已经消灭敌人十万多了，其中美军已被消灭了四万五。从这个数字来看，也要超过去年，现在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一个

旱季，肯定地说，美国是越打越输，仗打得越大，被消灭得越多，美军在越南被消灭的数目字，已经超过朝鲜战争的数字。朝鲜战争所不同的是，南朝鲜伪军能打，而南越的伪军最不能打仗。所以美国把全国大部分兵员，和在欧洲的兵员都调来了。美国的海军也是这样，第六舰队也大部分转到亚洲，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还有空军，在南越使用的飞机五、六千架，内有战斗机一千三百多架，最大的空军兵力都集中在这里，战争还是没有前途，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战争再扩大，美国势必对全球战略更要放松，这是美国不愿做的，这是它面临的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从战略上说，从美国全球战略上说，我们应该说它的重心还是在欧洲。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错的，这是前几年邓小平提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只能这样说：在一个时候，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东移了，因为它要对付越南，企图扩大这个战争，在军事斗争方面，它是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的。可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表现在它的政治军事的部署上，但是它的基础是经济。从经济基础来看，美帝国主义投资最多最大的市场，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也不是在非洲。美国在西欧投资最多，次之是在拉丁美洲。市场上能够推销美国的高级消费品和重要物资器材的是西欧，不是亚洲、非洲。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要在国外取得最大的利润，还是在西欧、拉丁美洲取得。现在由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向美国投降靠拢，使美帝国主义在西欧更加放心了，知道最怕打仗的是苏修这个底摸透了，所以美国在欧洲，军事上能放心，但在经济上不能放手。美国现在仅仅投资五千万美元，也要在莫斯科试一试。本来苏修不一定需要，但美国一定要送去，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莫斯科可以投资了。美国以后就可以在东欧修正主义国家投资了。事实的确是这样，除了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东欧修正主义国家不想美国投资的。东欧那个地方生活水平也比较高，美国要扩大市场，那地方是一个方向，拉丁美洲美国投资也多，城市的市场消费也大。古巴就是一个证明。当然现在古巴和美国过不去了，但它还需要国外的供应。非洲，美国也是不肯放手的，并且要把英法殖民势力赶走取而代之，那个地方竞争也相当激烈，但美国军事力量直接用场不多。亚洲就不同了，美国出兵最多是在亚洲，战争烽火正在蔓延着。只要越南人民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势必涉及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更大的兴起。所以这个地方美国不敢大量的投资，恐怕投资得不到效果，怕丢掉。我们把环球的情况看一下，美国全球战略虽然摇摆不定，但经济基础不能够转移，战略重心东移也不大可能，然而它的军事运动重点又在亚洲，在越南这块小小的土地上，这对它是非常大的矛盾。马上结束战争退出越南，就等于美帝国主义对亚洲完全失去控制。那样连锁反应，一系列殖民国家就会独立起来，如果不放手，继续打下去，前途也没希望。所以我们国际形势大好，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本质问题。在这个越南战场上，就考验了美帝国主义的强弱，就证实了毛主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当然，美帝国主义表面强大，也是有些物质根据的。但是，这个物质不能化为精神，现在有了越南这一场战争，反而使美国的精神力量更加衰弱了，信心丧失了。就是那么个战场，就考验了美帝国主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在许多小战场上都得势了，首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最后是波兰，希特勒曾经是节节胜利，所以才敢于放手大打西欧，然后转戈向东进攻苏联，现在美帝国主义没有这么顺利的条件了。越南战争，慕尼黑的阴谋搞不成，不是它不想搞，是战争的规律使它搞不成。也不是说没有人想和，可是战争规律使越南人民不可能和，一定要战斗到底，不然越南人民的苦难，不知要超过战争损失多少倍。战争的损失和创伤，战后很快就补上了。这种例子很多。中国不要说，就拿一个人口比较少的阿尔及利亚来说。阿尔及利亚经过七年抗法战争，照他们领导人给我们说，牺牲了一百万。原来他们号称有一千一百万人口，内有法国血统居民一百万，法国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法国血统的居民不敢停留在阿尔及利亚领土上，统统跑回法国去了。工厂、企业的职员、农庄庄主都走了，甚至技术人员、教员都跑了。一百万人只几个月都跑光。后来我们去访问阿尔及利亚，他们领导人对我们说，他们的人口反而多起来了，有一千一百多万了。这不是奇迹吗？因为战争年代，有些人口不报，等战争

结束后，他就出来了。所以战争损伤固然很大，可是战后的恢复也不难。中国人口的发展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就更快了，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苦难，越南人民尝过两次滋味了，一次是日本投降以后，遭到法军再度的侵略。另一次是日内瓦会议把越南一分为二，越南又重新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牺牲的人口有多少？据越南同志统计也不少于一百万人，可是这次战争打了六年多，伤亡并没有很多。所以说，越南人民如果不把战争打到底，把美帝国主义赶走，或是半途而废，或是妥协投降，那越南人民牺牲的不知要比过去大多少倍，比战争的损失要大多少倍。这一点越南人民是懂得的。现在这样的抗战继续下去，坚持到底，取得胜利，不仅使越南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祖国统一，得到了解放，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最大的贡献，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强的老虎头被越南人民抓住，动不得了。如果说朝鲜战争是在世界上大战停了不久打的，美国还可以动员国际上的同盟国，十五个国家来参加，那么这一次在南越就动员不了十五个同盟国。除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朝鲜、菲律宾以外，就动员不了什么。情况完全不同。战争要扩大下去，那它还要孤立，尾随它的仆从国家更少，国内反对战争的声浪更大。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形势。

有人说，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有些孤立了。这种看法不对。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要看本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要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们当然都不满意我们，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懂得，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彻底，他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越困难，要想中国接受他们修正主义货色就更难，我们防止修正主义夺权，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就更加有保证。这一点我们的敌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有些人却不大清楚。光从表面看，现在不仅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我们，就连代表中间性的罗马尼亚也不敢宣传我国文化大革命了。如果宣传，它那个地方就坐不稳了，蒙古党、朝鲜党更不会宣传了，因为一个是老修，一个是新修。有的同志问：为什么越南也不宣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我看问得有些天真。大家想一想，越南正在浴血抗战，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能搞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搞嘛！毛主席告诉越南同志：你们那个地方可不能搞红卫兵。这很对嘛！它那个地方的民兵、游击队就是今天的红卫兵。他们现在是反帝民族革命时代，就跟我们抗日战争时代一样。你不能拿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段的标准，来要求今天的越南，尤其不能要求南越人民。北越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还不能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还要支持南越，准备应付战争扩大到北越，还要打民族战争。在北越的民兵、游击队，就是他们的红卫兵，既然革命的阶段不同，任务就不同，不能拿我们今天的水平，今天的任务来要求人家。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的红卫兵比较年轻，他们提出问题比较天真是允许的。如果我们军队也这样看问题，那就不应该了，因为我们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怎么忘记了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个根本观点？从这一点，就看出我们的政治工作还做得不到家。

今天，我们的国际义务，首先就是援助越南人民继续抗战。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神圣义务。要用一切力量援助越南人民。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如果战争扩大，我们和越南人民就打在一起了。如果战争不扩大，越南取得胜利了，这是越南人民的胜利。现在越南把敌人拖住了，给世界人民看看，一个小小的越南，都可以拖住和打败强大的敌人，那么别的被压迫国家也可以打垮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嘛！增强了亚、非、拉民族独立的信心，今天我们要藐视美帝国主义，我们在宣传上也要做到紧密配合。我们这几年就是这样宣传的，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得对的。修正主义那些人反对我们，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修正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同情上面，我们不就是错了吗？我们不应该幻想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会有好感。我们要看世界革命的人民对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否同情。这方面，我们报纸上的宣传很多，《参考消息》的报导也很多，不仅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宣传我们，民族主义国家的朋友，正在进行民族革命的朋友，或者真正马列主义左派的党，甚至资产阶级左派，也称赞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

遍天下，我们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多，假朋友越来越暴露。这是国际形势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形势的重要方面。所以我们说国际形势大好。尽管我们这样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还是发展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春季商品交易会开好。去年秋季的交易会贸易定额超过往年秋季，达到五亿美元以上，问题不在于这个数字，而在于这个形势下，许多外国人还要和我们做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贸易。这证明他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的强大。今天是今年春季广州交易会的开幕日。根据报告外国和港澳来的人数超过往年。当然这里面应该一分为二。有的人是真正做买卖来的，有的不是做买卖的，不是做买卖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搞特务情报，来刺探情况的，来看看我们的力量到底是强是弱。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情况，我们的精神面貌，都要焕然一新。昨天我在广州也作了动员，今天的情况就好得多，希望继续努力。在座的同志，有许多在学校、工厂和其他方面担任支左工作的，应该把这样的精神传出去，鼓舞交易会工作的人，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争取贸易战线上的胜利。这样就使来侦察的敌人得不到什么东西。另外还有一种人，也不是来做买卖来的，是进来看一看的，这种人中，特别是港澳同胞比较多，他们想看看到底家里搞得怎么样。因为春节没得回来，现在回来看看。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告诉他们，使他们相信，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越搞越好的，已经进入了夺权阶段。我们广东实行军事管制以后，比以前更好了。应向他们显示这种力量。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敌人，都需要我们的情况。我们要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反过来又转化为精神力量表现出来，配合我们整个的国际活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一点关于军队现在所担负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人民解放军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由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新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十六条公布以来，整个运动已推向全国，红卫兵运动由学校走向社会，由北京走向全国，出现了革命大串连。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不可能置身度外，因为社会是个整体，我们的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所以军委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下，作出一个新的决定，就是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是林副主席第一个决定。这个指示说明，我们军队不能置身度外，尤其是我们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工厂，要直接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些单位要跟地方的学校、文艺团体、医院、工厂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开展“四大”。对于军以下的部队，则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各大军区的军事领导机关，则根据边疆和内地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搞，一个时期这几个军区搞，另一个时期那几个军区搞。军委三个总部和各军种、兵种的领导机关首先搞。这个决心，在去年十月五日以前就有个别指示，在十月五日就作了全面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使我们的军队内部积极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军区这样的机关，特别是象广州军区，处于沿海的地区，所以暂时还不搞。但是这样的地区，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工厂也同样搞起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广东地方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迟缓，红卫兵运动，是由北京、上海的红卫兵来串连、点火才搞起来的。广州各学校本身的红卫兵运动，机关中的革命运动，搞得都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九月初以后，广州军区直属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根据上面的指示停下来了，当时，广州军区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工厂本身缺乏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他们纷纷出去串连，很多人到了北京和其他地区取经去了，所以就使得驻广东的人民解放军接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教育晚了一点。加上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有个毛病，就是在指示中写了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句话是刘志坚加的。

解放军劝解地方上发生的一些武斗，始终坚持要用说服的方法，跟群众讲清道理，不用武装去劝解。因此，对解放军曾经有过几条禁令，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坚决不开枪，最后说一句：打了毛主席的部队，你将来要认错的。这样的办法在北京试验后很成功，碰到武

斗的事情，你这样一说，他只好把手放下来，闹事的也停下来了。这样好的毛主席的战士，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但这样做不等于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分析了这个情况，指示我们：解放军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解放军总是对造反有理那部分人给予同情嘛。对不讲理的，解放军总是不太高兴嘛。是不是？所以实际上还是介入了。我们解放军在政治思想上，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你怎么能两边都不介入呢？不介入后边的造反派，就介入保守派，总得要介入。所以“不介入”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广州军区的机关部队，接受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的时间，确实是比较晚一点。一直到今年一月，去北京和各地串连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工厂的人回来以后，才闹开了。他们在那些地方闹够了，就回到广州来了，(笑声)革命嘛，造反嘛，闹了一阵，轰得对的，领导就应当承认错误。当然也有炮打错了的，炮打错了他们就走了嘛！(笑声)根据我们所知，大概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今年一、二月份，各地军区都闹起来了。一月份是最紧张的时候。去年十二月底也有，主要是今年一月，多数是一月下旬和二月上旬。也有不是军事院校带头的，就是说地方上闯进去的。纯粹是地方跟军区打交道的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浙江，在去年十二月底；一个是昆明。这两个军区纯粹是外部冲进去的。其他都是有内因的。我记得军委作了一个统计，大概冲军区有二十多起，大大小小都有内因，因为从前没有准备，各军区没有经验，一下子遇到这个问题，就对立起来了。你们现在总结经验，回想有些事也可笑得很，那时候听说这个礼堂也闹起来了，(笑声)那时不象现在这样安安稳稳的啰！(笑声)他们把北京、上海的精神都带来了，带到军区礼堂来了。那时一度各地告急，打电报到北京。北京正准备开军事会议。毛主席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说部队不介入不可能，因此一月二十一日就打了招呼，说军队不可能不介入，应该介入，介入什么呢？就是要军队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支持革命的群众、革命的干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所以一月二十三日就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第一个介入的文件。紧接着发布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然后又有夺权斗争的五条。比较特殊的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问题。这一系列的命令、指示，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当时斗争中发生的一些偏向而发布的。革命群众要求批判斗争军队的某些坏人是应该的，革命的群众既然来批判，领导者就应该接受这个批判。不过军事院校、医院、文艺团体有些地方做得过了一点。这不要紧，问题总是会解决的。冲击军事机关这件事，首先是从北京开始的。在北京有了十月五号的紧急指示后，闹得最欢的是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份。不是十一月军委有几篇演说吗？几篇演说是不是能够劝阻得住呢？不可能。潮流来了，它是按照它的运动规律进行的，它才不听你的讲演呢！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笑声)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规律，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北京闹得最欢的是去年十一、十二月，一直延续到今年一月上半月，几乎所有地方都到了。国防大楼去了几次，有一次冲进去了。三座门全军文革小组接待站，多次进进出出，大喇叭宣传一阵，连我们中南海都听到了。(笑声)军委所属各部大院，总后大院，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各兵种机关都去了，没有例外。再加上那时候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接见完了以后，红卫兵没有什么事情，没处好去，正好动员起来一起参加，(笑声)这是军民结合啰，(笑声)闹得可欢啰。(笑声)当然有时过火的事情是有的，有点恼火的事情是有的。(笑声)你说你的，他还是搞他的。你要把道理讲清楚，把是非讲清楚，他才会转移方向啰。不然他总要炮轰一下。革命运动既然是起来了，就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去进行。地方也一样，先是从本单位自己搞起，然后外来的支援。你们这个地方不也是这个样吗？从一月下旬起就闹得很欢，先是军区内部的人，然后带来了外部的军事院校的人，这是必然的，他们是同盟军嘛！(笑声)然后把地方的人引进来。闹得最欢的是二月七日和八日。各地冲军事机关的事件，大多是一月下旬到二月初，比较晚的大概晚到二月中旬，当然也有迟到二月下旬的，这是少数。在这个时候冲击军区，说明军委八条命令是有预见的。毛主席说不可能不介入是预见的。一月二十三日那个决定是毛主席下的，八项命令是林副主席提议的。由于

看到这个事情，所以预先提出这个八条。但是这个冲击军区的运动还要前进。等到大家懂得这个命令的严重性，才会慢慢地结束，有了八条命令，和以后的七条补充、五条规定，局势就转过来了。广东局势也在二月八日转过来了。有军委的两次电报嘛。这两份电报原先我也看过，事情过去了，记不清了，我刚才又读了。

冲击军区停止下来以后，就转到支持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连续做这样的支持运动。因为支左以后，紧跟着中央有给全国贫下中农的信，决定解放军支持农业，然后又支持工业、交通运输。二月中旬，各军的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部队纷纷出动了，支持工业农业方面，我们部队是积极热情的，特别是支持农业更加熟悉，因为我们部队多数人是从农村来的，现在回到农村去，第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件事你们会办。我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部队，善于做这样的事情。第二我们能够实践，拿起锄头来帮助春耕，结果春耕工作都搞起来了嘛。转入支工，我们也会呀，不过是宣传、劳动嘛，按照规定的时间干。比如在煤矿里头，工人说缺勤的太多了，师长、政委、团长，拿起风钻就跑到井下去采煤。师长、政委都去了，工人看见不过意，也就去了，于是缺勤率大大减少了，出勤率大大增加了，由百分之五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煤矿原来运输有空车，现在变成车不够了。支工支农做得非常快，不需要我们写什么决议，我们部队自己会做。问题就在支左上面。支左过去没接触，一下子就搞。人家很尊重解放军，很重视解放军的支援，问题是怎支法，部队一下子摸不清楚，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保守派为什么保守呢？就是因为过去党内的教育，长期读那个《修养》，读那个东西，越“养”越修。当然我不是说群众是修罗。读那个东西，总是要引导人讲绝对服从，把党员说成是党的驯服工具，这是错误的。不是讲政治思想，讲独立思想，而提倡绝对服从，做驯服工具，结果创造性都限制住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工厂、学校看党团员，他们是很听话的，又不愿出来冲什么地方，就认为这些人总是好的。这样就很容易支持这些带保字思想的，把他们看成是好的革命派。所以，我们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实行军事管制，是为了促进革命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要起这么一个过渡作用。但是，我们部队过去没有搞过，也没有演习过这个事情。怎样进行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怎样进行革命派的大联合？怎样进行革命的“三结合”？军队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这样的课本，没有这样的标准，也没有这样的典型。因此一下子搞得不那么对头，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是为解放军的错误辩解，但必须冷静地分析。时间这样短促，一月底的决定、命令，二月经过一个反复，然后才介入的。但是二月下半个月，三月上半个月，几个地方前前后后就出了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出问题来了，林副主席也看出问题来了，应该想法子把这个问题谈清楚。所以军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开的时候，就把这些道理都讲了。特别是林副主席做了一篇很精辟的演说，是针对所发生的问题讲的。这个讲演要制成录音，到各地放，还打算搞成文字发下去。我那个讲话录音，随便听一下就算了，我是随便谈的，不要放了。林副主席的讲话里面，集中地讲了三个问题，解决了当前最主要的问题。

在目前一片大好形势下，有一种逆流。主要产生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讲革命“三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干部问题上，我昨天讲存在两种倾向，主要是复辟倾向，要给以回击。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次反映和深入。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判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说一说，我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些工作怎么做。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四月六日，军委又发布了十条命令。这两个命令都是林副主席创议的，甚至是他自己起草，由毛主席批准的。这两个命令是为了纠正工作上两种缺点和倾向的，是相互补充的，绝不是一个代替一个。有人问是不是两个命令互相矛盾，或者两个命令都有毛病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一月二十八日那个命令，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倾向，就是不重视解放军，不尊重解放军，不信任解放军，是为了防止冲击军事机关，以便军队搞好支

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工作。四月六日十条命令是为了纠正另一种倾向。解放军做不熟悉的事情，难免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和缺点，这是允许的，可以纠正的，不能任何事情都加以责备，都戴上大帽子。更不能把个别现象看作全面现象。最近我已经说了，到处都在抓赵永夫之流，那有这么多的赵永夫呢？怎么能这样呢！赵永夫那个事，是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反革命破坏事件。这跟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跟解放军个别人犯错误，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所以决不能把这两个命令对立起来。这两个命令是各有所重的。有了这两个命令就完全了。再加上这两个命令中间，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作了一个指示，已发给你们。对于青海问题指示的原则，你们在军区高级干部中也可以讲一讲。最近又解决了内蒙问题，在文件里面也提到军队的问题，并作了一些具体指示。这三个文件都值得你们学习。综合起来，就懂得这个时期是出了一些偏向的。但你们必须认识，这些错误除了青海是一种严重的问题，或者还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现在结论还没最后写出来，还要继续解决)以外，其它的都是个别错误。这是我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经验嘛。我们可以逐步摸索，力求少犯一些错误。有了正面经验还不够，还要有反面经验才是完全的。毛主席说：错了改了就是了。支左支错了，支到保守派方面去，改过来就行了，允许的嘛。毛主席说：我们在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对了，三分之一做错了，就是很好了，这个“三分之一”作为任务来说，五大任务中有三分之二做好了，三分之一做错了，改过来就很好了。毛主席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他每天要看各地的报告、简报、消息，综合起来，看出了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已经有了这两道命令，一个八条，一个十条，还有其他一些决定。现在我们又有了两个月来的实践经验，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我们要自己总结自己的经验。广州地区的事情，需要广州军区的负责机关和各级领导同志，到各个厂矿去，到各个学校去，到军管的地方去，到搞军训的地方去，总结你们的经验。有了最高指示，有了中央和军委的各项决定，你们完全会自己总结经验的，你们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一句话，革命靠自己。我只把情况向你们分析一下。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问：刘少奇有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犯，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但不一定是你个人犯的，别人身上的错误，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一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的一个阶级，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后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改造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起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要团结他，为了推进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党、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另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

涅夫、季诺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局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报纸上泄露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也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都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查。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了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文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候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得经过多次考查，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斗争、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过去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够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在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时间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主席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比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更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成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在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好象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就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查。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今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很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斗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质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的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于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

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当时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到第二年二月一号发表了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在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决议上签字，表面说这个政协决议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的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入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的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讲到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分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发现了就批判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日，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它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还没收了汉奸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

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以化为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是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地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象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把他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军全国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这样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的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一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的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仅开个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今天的谈话了。已经超过两个钟头了。(群众热烈鼓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695. 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革命组织代表的座谈纪要 (1967年4月15日)

总理：今天来开个座谈会。先认识一下；华工“红旗”来了没有？你们是造反派。(了解华工各组织情况)华工“红旗”介绍情况略。

总理：本来解决完交易会的事就走，既然来了，不接见你们心里也不安，留下就过问一下你们的事情。……(问到华工共有多少班，华工代表答不上来)进入斗批改了，还不知道全校有多少班？看来你们是毫无斗批改的诚意，学校的情况也不关心，斗批改也是大方向之一。……(谈到各派之间、一派内部之间都有对立)，这是自然的，尤其是青年。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嘛。不能把所有思潮的对立都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太严重了。(问华工“红旗”)你们的方针如何？今天来向你们学习，请教。(华工“红旗”，继续介绍，略)

总理：在赵紫阳假让权的时候，你们怎么样？

华工“红旗”：我们与“东方红”是共同战斗的，但后来出现一些流言蜚语。

总理：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指华工“红旗”)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华工“红旗”：我们对赵紫阳的阴谋是揭发斗争的。

总理：很好。三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华工“红旗”：在冲军区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冲军区？(华工“红旗”：我们当时请罪……)军区没有让你们请罪。(黄永胜、陈德：没有。)

华工“红旗”：可是社会上压力很大，我们开门整风了一个多月，请罪几次都通不过……

总理：黄永胜同志在北京时，那时还有赵紫阳、陈郁、林李明、陈德、冠庆延……我们谈到夺权的问题，冲军区的问题，都没有提到你们，他们(指黄永胜、陈德等)认为你们是左派，这是肯定的，这个我要替他们说话。

华工“红旗”：(继续发言，略)

总理：群众之间的斗争，不要一下子就上纲，这样就庸俗化。要分清主次，要把表面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大方向不能受干扰。(又问了关于班级大联合的情况，对“红旗”代表说)你是不是一直处在领导地位？是否经常下去？可不要脱离群众，有些领导同志从思想上和就和群众运动对立，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是不自觉地对立，对他们要帮助，我们做领导工作很久了，你们才十个月，年纪轻轻，就这样了，回到群众中去是不容易的，象毛主席那样，是不容易的。我们脱离群众久了，回去就很难，所以犯了错误，要允许他改，对军队的同志也是如此，领导工作做了很久，要给他一个摸索的时期，取得经验。不要斗争矛头一动就上纲，这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希望你们培养好的工作作风，传至后世。(问“红旗”代表)你们对另两派的看法怎样？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斗争到底。

总理：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华工：“八·一八”：我要发言。

总理：好啊！我今天就是请两方面都来，不能只听一面的，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听不同意见。……各种思想都允许发表，这是大民主。

华工“八·一八”：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

总理：哦！他们“三面红旗”是攻守同盟，你们要攻破？

华工“八·一八”阐明自己观点(略)。

总理：我们年青时比你们幼稚得多，你们现在好多了，在毛泽东时代。年青人犯错误是不奇怪的。我不象你们，上纲。可能这是你们的优点，原则性强。华工“八·一八”谈到有人说，党、团员多，干部多，保守性就强。

总理：对这种理论，我部分地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党团员嘛，保了，以为是热爱党。(介绍了二十多年来对刘少奇从信任到揭发的过程……)(继续听)看来你们要承认初期保。……(讲到“北京来信”中第一个观点，“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轰”)这是陶铸的观点，他当时到处讲，很得意，流毒全国。……(讲到对“地总”“红总”的看法)工人阶级的组织，要让工人阶级自己说话。十个月来有个真理：在运动初期，学生起先锋作用，但后来就越来越看出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决定作用。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还是要犯错误。(热烈鼓掌)……有时大方向对了，也会犯严重错误。(举了“南昌起义”后来失败的历史教训)你们要谦虚、谨慎。(指着华工“红旗”)他们是造反派，比较起来也是左派。(鼓掌)你们不要骄傲，不要那么满足于“造反派”“左派”的名称，否则要摔大跟头。(又举了“广州起义”的例子)

华工“八·一八”(坚持说“红旗”是保省市委的，并举了一些事实)

总理：就这一、二件事嘛，好了，你们不要再谈了，我还要接着问，“三司”包括多少学校，多少人？

“三司”：介绍，略。

总理：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三司：对，我们正是在向大联合方向努力。

总理：好，这就是我们要从华工“红旗”这个问题上所得到的结论。下一个，广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

广医“红旗”：举出与其对立派“思想兵”的大分歧，说明自己大方向是对的，讲到他们的处境时，说前一时期，广州有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有大扶植保守派……。

总理：谁？谁扶植了保守派，你讲不出是谁嘛，怎么就说有人在扶植呢！

中大“红旗”等代表(站起来)是广州的谭震林！

总理：(不高兴地)广州的谭震林是谁？

“地总”等代表：当总理的面，你们有什么不好说的？为什么不讲？(中大“红旗”等仍不语。)

总理：你们没有确凿的论据嘛。(对广医“红旗”)你是左派组织，但不能说左派组织的话都对。

广医“思想兵”：我们不同意“红旗”是左派，对他的九点，我们可以逐点驳斥，例如，写第一张大字报，就不完全是他的功劳……。

总理：写第一张大字报是应该肯定的，聂元梓同志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是对北京大学的功劳，他们当初十几个人，现在发展成了“新北大”，“新北大”来了没有？“新北大”：来了。

总理：我今天特意请了北京的几个代表，他们当初写大字报的七个人，后来也有分化(问“新北大”)是不是这样？北京的左派也有矛盾，我最近刚过问了一下子，可以让他们向你们介绍一下(问“新北大”)是不是有啊？

新北大：现在北京有一股反“新北大”的逆流……

总理：(站起来笑着说)“逆流”？

北工大“东方红”：我认为不能说“逆流”，“新北大”确实有许多错误，聂元梓在核心组排挤原来的“三司”成员，“新北大”问题很大……我认为这还是内部问题，由于“风头主义”私字作怪，“逆流”是敌我矛盾性质了。

“新北大”：我们有错误、缺点，从来是欢迎革命造反派战友向我们提出尖锐批评的，我们也一定衷心地接受，坚决改正，可是有人到我们学校贴出这样的标语，说什么“新北大”从红代会滚出去，打倒聂元梓等，这是什么用意？

总理：这样当然是不对的。(问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你们的看法呢？

清华“井冈山”：我们不知道这件事。

北航“红旗”：我今天才听说。

地质“东方红”：我是听电话里提到的，不太清楚。

“新北大”：地院“东方红”连续几次到我们学校挑起武斗……

地院“东方红”：听说武斗是“新北大”挑起的。

“新北大”：这怎么可能呢？

北工大“东方红”：(打断“新北大”)这个情况我最清楚，我是十四日才离开北京的，北大砸了地院的宣传车，也围攻我们的宣传车，不让进校门，“新北大”在民族宫问题上也是错误的。(紧接着转了话题)

总理，我想讲一讲广东的问题，“一·二二”假让权后，我认为解放军在处理上是很成问题的。……

总理：(立即打断，很激动地)什么？军管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这件事是我经手的，是

毛主席看了有关材料亲自对我说的。(热烈鼓掌)与“1·22”夺权根本无关，你好象讲“1·22”的错误与军管有关，我不得不强调一下，你这不是把矛头指向中央?

北工大“东方红”:我不是这个意见……

总理:你不要申辩了，除非你承认你刚才的那句话错了，我们才好谈下去。

北工大“东方红”:我刚才那句话是没有讲清楚……

总理:这就好了嘛，你说明是没讲清楚，我刚才也许是太激动了，我不得不起维护毛主席，维护党中央，既然你认错了，我就收回刚才的话，可别误会了，我收回的是刚才的激动，可不是收回那句话，那句话是对的，军管是毛主席决定的，要再强调一下。

北工大“东方红”:我是讲军区没注意“破私立公”的教育，而是压制了一些左派……(讲了自己的看法，略)

总理:(回到刚才的话题)你们看到了，问题不是简单的，本来北京开了四个代表大会，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五个省市革委会的主任请来了，黄永胜也去北京了，可是遇到了这么大的曲折(对“新北大”)你刚才说“逆流”是太严重了，我们也不认为是这样，还是内部问题，这事中央也讨论了……昨晚中央文革开了一个大会你们知道吗?(答:不知道)你们现在消息不灵通了。我来的那天晚上，北大正在做报告(“新北大”:孙蓬一同志的动员报告)对，这个报告可能就和你刚才说的调子差不多，“逆流”。(“新北大”:我是听那天报告后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的)你们这五个学校是红代会的主要成员，我们一直认为你们都是左派，这个看法是不会改变的，北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你们要珍惜自己这个荣誉，清华“井冈山”我与他们比较熟了，为蒯大富平反，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你们当时杀出来，斗争都是很不容易的，北工大“东方红”是反谭力夫的，当然也是一面红旗。你们现在出来串连与去年不同了，这是我要强调的，你们要珍惜自己的荣誉，现在大规模的串连我们不提倡了，现在与运动初不同。你们来，红代会还是同意的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是老大哥，我们对革命造反派寄予很大希望，也不得不更多地寄托于你们这面红旗上。(对在座的代表)你们看，北京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有这么大曲折，还有还斗，你们没想到吧?好，接着谈。

广医“思想兵”: (继续讲: 略)

总理:不要搞请罪，不要揪住不放……双方要认真整风，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对不同观点的组织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是不恰当的，你们在南大门，写标语，口号要注意些，军区本来有意图在交易会期间把标语整理一下，后来办不到，就算了，这态度就很好，慢慢引导嘛……打砸抢以前的就不追究了。

(有代表反映“主义兵”的问题，说“主义兵”搞联动活动，军区支持“主义兵”。)

总理讲(大意)“联动”思想一定要反对，对“联动”派，他们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们在做领导的，大学的革命组织没有及时帮助、教育他们，也要负一定责任。初期的功勋不能否定。(总理听说“主义兵”夜间出来打人时)说:“警备司令部现在出动，派几路，用两个吉普车，抓他几个来看看”。(后来没抓到)总理又把负责中学军训的一位副政委召来，当面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总理说:对一个几万人的组织，不能说是反动的，要分化瓦解他们，教育过来，为了对后代负责，保证中国永不变色，要大力批判“联动”思潮，“主义兵”一定要严肃回答:同意不同意“联动”思想，写一个声明出来，写出声明，我就可以接见他们。这件事我们要负起责任来，这是一种社会思潮，不要把“联动”看简单了，北京到现在还没解决，对“主义兵”不是象你们说的解散就行了，没那么简单。

(北工大“东方红”代表提到军区取缔的组织是否都经中央批准，应不应平反)

总理:取缔时还没有中央的文件嘛!军委十条还没出来。我说过了:跨行业的要取消，象“老红军”、“八一”;反革命组织要取缔;绝大多数成员有问题的要取缔;一些大的群众组织，受了头头的蒙蔽，头头要抓，把群众教育过来。

北工大“东方红”:珠影“东方红”是左派组织。(竭力为珠影“东方红”平反)

总理：王兰西和王匡与他们有联系，你知道吗？

北工大：不可能，王匡是谁？这个人没有名气。(众：王匡是中南局宣传部长，怎么没有“名气”。)噢，我知道了，我和珠影“东方红”的一起批判过他。(众笑：刚才还说不认识，现在又说批判过他。)

(北工大代表认为珠影“东方红”是左派组织时)

总理：我只要你们听我一句话：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绝对了，珠影“东方红”的问题，中央文革很重视。

北工大：我跟他们很熟，组织是我们一手帮他们成立的。

总理：不要绝对化嘛！我跟邓小平还不是很熟，四十多年了，他是反党分子。

(又有人继续谈“主义兵”问题)

黄永胜司令员：我正式声明：(1)军区对“主义兵”没有支持；(2)没说要开中学红代会，这件事军区根本不知道。

军区其他首长：“主义兵”我们抓了一些，现在还在监狱里，你们可去参观，还有副司令员的儿子，黄司令的儿子也抓过，做了检讨才放的。

总理：广医的继续讲。

广医“红旗”：(讲到继续开门整风，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

总理：造反派有义务做保守派的工作，争取他们，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15日社论)。

总理问中大“红旗”：你们参加夺权了？

中大“红旗”：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

总理：虽然犯了严重错误，军区的同志还是支持你们造反派，所以你们要现身说法，要说服其他组织，不能与军区对立，你们犯了这么大错误，军区还是支持你们，夺权大方向对，但我刚才说了，大方向对了，也会犯很大错误(又举了“南昌起义”例子)军区对华工“红旗”也是支持的，号召你们三个“红旗”的成员要特别注意，起带头作用……时间已经不早了，工人同志还没有讲。(许多代表相争发言)

总理：等一等，我本来是不能呆在广州的，现在请示了主席，解决一些问题再走，你们工人同志、机关干部、贫下中农是否都推选一名代表，讲个十几分钟。……

(各派争执不下)

总理：现在有个半工半读的递条子，说他们没人管，我今天就来听听你们的，给你们一个讲台。

半工半读代表：谢谢总理。(介绍情况)

总理：……半工半读也有相当多人，不要遗弃了，这个事情军管会注意一下。

黄永胜：今天挂上钩了，今后我们可以多联系。

总理：你们看怎么办？推选几名代表，看来得有十几个人，每人十多分钟，又要三个多小时，现在不行了，我还有事，起码还要睡个觉，今天晚上接着开吧，还是你们这些人。散会。(热烈鼓掌)

附：十五日白天总理一直在开会，晚上九时给广州军区指战员作报告，刚作完，就赶到会场主持这个座谈会，一直到次日早晨，十六日晚总理又接见了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从陈列馆八层楼一直走到底层，接着马上赶来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从十七日0:20一直开到8:30分，十八日0:30——8:45接着开第三次座谈会。十八日下午继续由总理指示。

这几天，广州市满城沸腾，热烈欢迎周总理给革命战士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对广州市革命造反派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总理的几次报告和讲话在广州反响强烈。

## 696. 李富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驻团中央调查组全体人员的讲话 (1967年4月15日)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必要时表态。要帮助他们改正右倾错误，三结合是斗争的三结合，斗争的过程要真正的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批深批透，触及灵魂，使他们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三结合是斗争过程，也是斗争的结果。这样的三结合才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否则就不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结合不是交权过程，而是掌握、巩固政权的过程，干部亮相不是一张、两张大字报解决的。要揭深揭透，才能确定是否是三结合的对象。有的干部可以帮助他们亮相，帮助他们过来，但主要是内因，把书记、部长性质搞清楚，是一类、二类、三类还是四类，哪些干部是可以三结合的，哪些干部是不行的，要在斗争中搞三结合，要革命的三结合，必须发扬大民主，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利用四大，让群众比较，而不是少数人包办代替。

三结合是阶级斗争的过程，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团中央是有它的特殊性，书记处改组了，从团中央的领导来说是刘少奇、邓小平、饶漱石、刘澜涛、杨尚昆、彭真这一条黑线下来的，毛主席的红线在团中央是不突出的，过去团中央从没向毛主席汇报过。

必要时可表态，不但赞成“风雷激”观点，而且对魏章玲等采取帮助态度，他(她)们能不能改正自己的右倾错误，他们这样下去，很容易变成“三凑合”。过去是否定一切，现在除了二胡一王就肯定一切，没有批判，没有斗争，必要时我可以找魏章玲他们谈谈，她有一个方案，我说不要忙。第一，干部要检查，群众真正通过。第二，必须要听青年报社的反面意见。“风雷激”的大字报确实是很好的呀！对干部应该那样要求，不把四、五期社论结合起来看是不成的，特别是三结合中对干部要求要注意，“风雷激”大字报表现了五期社论精神。不是要搞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而是要发扬大民主，让大家发表意见，三结合对象要经过大家讨论，发表意见，群众通过，不要把政权问题作儿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首先表现在三结合上，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必须发扬大民主，革命的三结合必须把干部的面貌搞清楚，谁是真正的革命干部。一般犯错误的干部要真正触及灵魂，改正错误，你们要帮助他们做工作，目的是把团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还要找他们(指魏章玲等联系人)谈谈，不能让他们愈走愈远。

(当我们插话说，宗兰香同志和“风雷激”提不同意见，他们怀疑人家要夺权时)李副总理风趣地说：你们可以说，我们也不是夺你们的权的，(笑声)我们都是革命小将，是来帮助你们的。

## 697. 徐景贤<sup>①</sup>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4月15日)

同志们：

一场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已取得很大成绩，现正在向纵深发展，我们要从各个领域里彻底清除刘少奇的流毒。让我们拿出《语录》来修改两个地方：204页把“思想意识修养”改成“纠正错误思想”；208页倒数第五行最后两字到“(大笑)”为止，删掉。“思想意识修养”是刘少奇的语言，不是主席的语言，刘鼓吹思想修养目的脱离阶级，脱离政治，脱离无产阶级斗争的个人修养。

(一)首先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和上海的形势：

自从《红旗》杂志三篇重要文章的发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全国范围内的两

---

<sup>①</sup> 徐景贤，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这三篇文章是经过主席亲自看过并修改的；清华调查报告这一篇的题目也是主席改的，主席改后，说明我们更要贯彻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一贯路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与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是两条路线的对照。戚本禹的文章，关于对待帝国主义，群众路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刘少奇的一贯要害。“清宫秘史”没大量篇幅拍摄义和团运动和帝国主义侵略，但影片却抓住这两个问题来讲正是刘少奇的要害。这影片为光绪鼓吹，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但刘却叫好，这是刘一贯奴颜卖国的阶级投降路线和民族投降路线。刘在抗战爆发前，搞了叛党集团，他们后来窃取党的重要政权，这人数达好几十人之多。叛党集团向阶级敌人投降来保存自己，这是典型的阶级投降，活命主义。当然，也有好几个人是坚决不愿干的，例如刘格平同志就不愿自首变节，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得这一点，这是起码的气节。刘格平同志多坐了几年牢。他们早出去了，刘少奇把他们隐蔽下来，埋伏下来，把他们安插在重要的岗位上。例如有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他们串通一气，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刘在各地方安插了资本主义复辟势力，“骨干力量”，控制了我国的若干重要部门，想干什么呢？毛主席想得非常明白。毛主席在去年五月批判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时，毛主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军队里、政府里、文化界的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与我们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把政权拱手出卖给美帝和苏修。他们纠集了那样的骨干力量，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出黑手，也伸到上海。陈、曹已被证实是刘邓安插下来的，是刘邓的忠实走狗，是留在上海的头号敌人。他们在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是毫无二致的，一模一样的。刘在全国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做了反革命复辟的准备，是要搞宫廷政变的。象赫鲁晓夫一样，凡是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根本不敢提群众两字，根本没有群众支持。只能用阴暗的手段实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主席最相信群众，要在全国范围内斩断刘邓的魔爪，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做法可以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现在有社会主义国家出修正主义的教训，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现在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前人未提出的经验，这在全世界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不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揪出来，我们国家、党都要变颜色，中国革命受很大的曲折，世界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当然，群众总会起来，反动派总会打倒。但要是没有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那末我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老人家发动的这场革命是有很大的气魄、高瞻远瞩的，我们能在主席领导下，参加这场大革命，为批判刘邓贡献我们的力量，这是莫大的幸福。主席对马列主义作出重要贡献，对世界人民革命作出重要经验，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过去历来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或其他阶级的革命。而主席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有一部分政权、党权、军权给人篡夺了，这是阶级斗争特殊表现形式，是“和平演变”道路，这道路不易被我们大家发觉，十七年来的和平生活，使我们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容易淡薄，毛主席要我们仍然不断革命，发动了伟大的群众运动。这运动不是自发的，是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的，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群众运动。所以外国左派说我们很幸福，他们提到毛主席三个字，就有被杀头，坐班房的危险，而你们随时都能得到主席的指示、引导。他们羡慕我们，我们要在主席领导下，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理人，这条路线不是在文化革命后才有的，这条路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把我党引上错误路线，最后和资产阶级合二而一的路线。刘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最大的代理人，由来已久，他的叛徒哲学、投降哲学就是反动路线。抗战胜利后，刘主张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席主张寸土必争，寸权必夺，针锋相对，一根枪也不交给敌人。刘与国民党搞什么和平民主，说穿了是民族投降，阶级投降合为一体。全国解放后，他的活动更猖獗，一进城，暴露了资产阶级本质，与资产阶级打得火热，为他们剥削拍手叫好。一个工人不理解刘的水平竟如此低，为什么为剥削叫好呢？这

不是水平低的问题，一个剥削阶级在工人面前本来渺小得很，他的水平就是如此。关于“清宫秘史”，刘不承认讲过是“爱国主义影片”，几方面对证，他不仅讲过，而且好几次讲过。我们批判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个资产阶级理论，批倒过一些人。刘当时也很象样子来批判，现在揭发就是他首先提出的，根子在他那儿。“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万世长存，这是不可能的，实质是要资本主义万岁，要社会主义被溶化掉。他为工业中的资本家、农业中的富农喝彩。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他的资产阶级本性大暴露，他进一步反对，把已成立的大批合作社砍掉，在国内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如此。刘为了迎合国际上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产阶级不存在了。”主席批判说：“说没有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说没有阶级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发展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刘直接跳出大刮单干风、翻案风，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叫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叫嚷“不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也不是三、七开，是倒三、七”。直接否认三面红旗。并找几个人修改他的大毒草《论修养》，到处有他的徒子徒孙为他吹捧，书还没出版，陈丕显就说：“把这本书作经典著作来读。”原规定印十万册以上要请示中央，但陈曹一版就印了四十万册，根本不重视主席著作，大印特印大毒草，毒害党团员、革命群众、知识分子，使他们脱离阶级斗争，钻到个人主义的硬壳中，一天到晚考虑“吃小亏，占大便宜”，“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做驯服工具。在苏北，有人看到刘与其老婆特殊化，提了些意见，刘就连开几次会批判，说是无政府主义，目无领导，直到整到人家作驯服工具为止。《论修养》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主席下了定义：“什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谁看了、听了他的话，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是资产阶级一员了。”六二年刘重新抛出此书，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宣言书。一九六四年刘到处讲：“农村里大部分干部都烂了”，搞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抹杀了解放以来，广大革命干部按主席思想办事。陶铸在广东搞了点，按刘的桃园经验，说绝大部分干部都修了，都烂了。是主席亲自制定了二十三条，才纠正了形“左”实右的歪风。他们不甘心，总是要把别人都打倒，自己保住。所以文化革命一起来，出现了刘亲自主持的对革命群众的大镇压。清华群众起来后，主席在上海，看到这情况，主席、中央文革去后，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挽救了部分同志的生命，中央文革坚决按主席指示与刘的反动路线作斗争。两个鲜明的对照：一个镇压群众，大搞白色恐怖；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动路线，最根本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的反动路线斗争的中心是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两条路线十七年来斗争的焦点，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刘怕群众起来，怕暴露自己的面貌；我们就是要发动群众，挖复辟资本主义根子，坚持让中国走社会主义，我们喊打倒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刘的根本问题。刘煞费苦心搞了十七年，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 (二)为什么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大批判，是打刘？

(1)有人说恨不起刘少奇。为什么呢？他让劳动人民做牛做马，千百万人头落地，让帝国主义重新来分割我国，让资本家、地主重新复辟。难道我们能答应吗？恨不起来的同志好好想一想：自己对社会主义是那么热爱了吗？与劳动人民思想感情那么一致了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使我国改变颜色的大事。打倒刘，搞臭他，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劳动人民都应该做。恨不恨柯西金，勃列日涅夫，蒋介石呢？刘少奇就是他们在中国的代表，不要因为他是国家的领导人，这是假象。我们应以充沛的无产阶级感情仇恨这样的敌人，不能抱姑息的态度。

(2)有人说：“为什么不早把刘拉出来？”这应从两方面看：1. 对刘是否始终没斗争呢？毛主席、党中央对他有斗争，他错误言论一暴露，连续遭到主席批判。《新民主主义论》中

有很多对付刘的反动言论；《论国民教育》是批判刘的黑《修养》的。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被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所驳斥，刘赞扬《清宫秘史》，光是为了这本书的批判，主席作了三次指示：五〇年三月说：“这是卖国主义影片，应进行批判。”当时刘支持一方反对；五四年十月，主席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卖国主义的影片在全国放映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他们又对抗。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揭开，六五年十二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主席在杭州与一些同志谈话，第三次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是可怜的人，和康有为办学校，立新军，搞了一点开明措施。”这场斗争要取得胜利，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从各方面清除刘的流毒，群众发动起来了，刘少奇原来认为是有些错误理论，实际不然，不光是错误，是彻头彻尾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群众发动，运动深入，刘在各方面讲的黑话，写的黑文章(包括人的阶级性)都从各个角落被揭露。原两条路线(指对刘的批判)在小的范围内进行，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充分发动，就能把他的外衣剥掉。因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有外衣，所以是没被识破的原因，没有群众运动，不可能把他反革命修正主义面貌彻底暴露；没有群众运动，他还会以各种各样假象迷惑人。他常以正人君子、忠厚长者、老革命姿态迷惑了多少人，只有毛主席看到群众力量，相信群众威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取得胜利。

(3)刘邓不是孤立的个人，是阶级的代表，是社会政治势力、社会集团的代表，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党内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代表，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的集团。若是代表几个人，不就拔掉几个人，罢掉几个人就解决问题了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打倒他们，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刘少奇有一帮骨干，一批干将，是长期以来跟着刘的。他们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有一贯联系，一旦触到总根子，大树的各枝干就乱了。谭震林就如此，迫不及待跳出来，这种人物不止一个。而且不仅是集团问题，还有思想的追随者，他的思想在各领域中影响很深，不可低估。工业上，刘邓彭薄的修正主义工业路线难道不要批判吗？工业七十条是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重要内容。经济上按刘的理论鹦鹉学舌，念念有词的有孙治方、薛暮桥。教育上从刘少奇到陆定一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专家统治学校的总根子，与主席在教育上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文艺上，周扬的根子是刘少奇，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上臭名昭著的报告是大毒草，很多部门按刘的调子写的。那一个领域每逢查根子都可以通到这个祖师爷那儿去。演“清宫秘史”时，刘是躲在后台叫好，后来，他自己当演员了，“珍妃”“光绪”在巴基斯坦、印尼的丑态毕露，这二部电影要与赫鲁晓夫访美一起演，这影片是当代卖国主义的典型。要肃清这样的影响，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情，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因为要肃清它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是长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4)有的人说没事干，为什么没事干呢？进军号吹响了，战士要同心协力干，不能有犹豫、等待和任何消极的情绪。在大搏斗前，要么做无产阶级战士，要么做资产阶级俘虏。对这场斗争的重要性认识后，马上行动起来。

(5)有的组织不想开会，不愿写文章，那末想干什么呢？活着就应该干革命，干阶级斗争。上海条件非常好，中央文革一再提出要我们珍惜上海环境。在全国从谭震林开始，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但没什么了不起，一露头就被群众当头一棒。这没什么奇怪，大刘少奇倒了，有小刘少奇，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有人问上海是否有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我们认为上海也有反革命复辟逆流，这是局部地区，部门范围，全面来讲是很好的。主席亲自为上海革命派作指示，毛泽东思想照耀我们前进，革命路线从上至下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可以斗，要批反动路线，就可以批，谁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就发动群众整垮它。姚文元打电话说：“要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珍惜我们环境，坚持主席革命路线。在上海我们可以很好坐下来讨论问题、写文章，这是多么幸福，有些地方白色恐怖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统治地位，革命派受压制。”我们珍惜环境，加倍努力做好工作，把上海工作做得更细致扎实。上海搞声势，轰轰烈烈有

本事，但把工作做细致，还有化很大努力，群众运动始终不能冷下来，应蓬蓬勃勃，我们工作上存在各种各样错误缺点，这说明我们坚持主席路线，坚持群众运动，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还很不够，我们应把大批判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此，当前我们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大批判作为一切的纲，是中心的中心，大批判是最大的政治，要以此作为推动其他方面工作的动力。就姚文元同志十二月市女六中的大批判促进大联合的报导和《文汇报》的社论，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当天看了，完全肯定这一经验。(鼓掌)毛主席最支持群众首创精神，毛主席亲自批示，市女六中的报导在全国广播和发表。毛主席在这里肯定市六女中的大方向，他们的矛头指向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在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作出新的指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励，最大的鞭策，又一次给我们指明斗争的大方向，大大推动大联合。上海音乐学院和金陵中学在这方面也作出新的创造。我们要永远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战斗的武器。《毛选》一至四卷贯穿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

(6)有的人说没有看过黑《修养》，刘少奇的“指示”一次也没听过。但是我们要看到刘少奇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本营，是活的反面教员，是活的靶子，我们要通过大批判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触及灵魂，改造世界观，因此大批判是最好的课堂，我们要积极投入到大批判中去。

### (三)大批判方法：

要紧紧抓住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单位有哪一些刘邓路线的流毒。把这些问题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这是最容易激起大家阶级觉悟，推动工作与当前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用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的“三结合”问题上要批判“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批判《论修养》，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的单位一开始批《修养》，群众不易发动，这可以从本单位最关心的东西出发，如在工厂里，把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最后一段读了，工人就十分气愤，这从两条道路上把群众发动起来，把高潮兴起来，批判深入、细致、广泛的开展下去。这是一场思想革命，不仅要搞得轰轰烈烈，还要深入到每一个班组、连队、里弄、车间、农村……直至每一个细胞中去，从根本上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以后，谁要搞修正主义，群众就会去斗争。

建议同志们首先抓好群众的学习，学好几篇重要文章，以读报、讲解的形式进行。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头、尾部重点讲解，中间可以去缩。《红旗》第五期的三篇文章，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四月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等，这些文章可帮助我们认识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十三日转载的《文汇报》《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人民日报》与《文汇报》不同的是，“大联合”改为“革命的大联合”，把“打内战”改为“打无原则的内战”，当然不是提倡大家打内战。还有市六女中的报告，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这就有七篇文章了，把群众的学习先抓起来。要克服不注意群众中的新的创造，我们不要什么都依样画葫芦，上海照样搬很快，如市里把陈丕显、曹荻秋斗了后，有些单位也把第一、二书记搞在当中，干部在周围斗，不管这个书记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烧一烧不要紧，但不应烧焦了。

学校里的同学过去杀回去，现在杀出来怎么办？还是应执行毛主席的“三·七”指示，以班组为单位的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复大批判课，复毛泽东思想的课，不是单纯上课，要适当的有计划的与工农相结合，把联合搞好，我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有计划地到工农群众中去。

一个单位串连一些单位搞联络站，如北大设了一个打倒刘少奇的联络站；北农大设了一个打倒谭震林的联络站；北矿治设了一个打倒陶铸的联络站，他们都是自己学校为主，大家

可以串连，交换一些打刘等经验，这很好。

关门搞批判是不行的，应该与群众相结合，但在上面看材料，写篇文章不算闭门，闭门是根本不接触群众，不从群众实际出发，闭门造车，所以我们确定观点，材料应多接触群众。

各单位可以组织小型的揭发会，控诉会，调查会，讲用会，把大多数人吸引到大批判中来，靠少数人写文章，阶级斗争就会搞得冷冷清清。

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讲了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讲了军队的支左支工农问题，毛主席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是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的讲话，讨论林彪同志的报告完全可以与当前的大批判结合起来。

二、三、四、五月是关键，是夺权的关键，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关键，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 698.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中学代表讲话 (1967年4月16日人大会堂)

陈伯达：现在同学听得见吗？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坐下来讲呀。带好《语录》吗？第219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第222页，第2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第223面，第2段：“……”

战友们，小将们，你们这几天打架可打得好呀，受伤了吗？还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大学生带头武斗，中学生有没有呀？(没有)前天接见过你们，讲得好好的，回去还是武斗。今天建议你们回去整风三天、五天好不好？目前形势很好，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斗争的结果，这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介入斗争的结果。自从毛主席号召，林副主席支持，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民解放军，大量的干部、战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相当辉煌的伟大的成绩。当然一个人只要做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而是要看他的大方向，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这个局面很快打开了。这个局面是不平衡的，时起时伏的，有反复的，曲折的，这是正常的。完全平衡，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反复可以锻炼你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你们，是不是？不平衡，有反复，象武汉、成都比较严重，那地方还需要冲，但不是不讲政策。象北京就不同，没有捉多少人，就是“联动”分子，也只捉了头头，也不开枪，你们要到那儿，就到那儿，贴大字报，你们到军管的地方也去干涉，目前的观察，3号、4号，我们小组的同志曾和小部分同志座谈，你们斗争水平提高，我们高兴，相隔这么十多天吧，前天当着我们的面吵，吵得要死。(笑)前天坐车去看标语，标语战(笑)把斗争矛头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当权派。另外一种情况，想打内战，外战内行，内战也是内行，地质学院打了吗？(……)地质学院为什么把车子开到北大，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左派。你们艰苦的时候，我们都挥泪，你们忘了吗？(没有)你们打仗，仇人快；你们听到……舒服吗？(……)不但斗争锋芒打自己，而是对着军队，对军队不管是什么人，可以写大字、小字报，你们觉得不可靠，可以给我们。1月28号八条是正确的，是有效的。现在十条是斗争得来的。你们说对不对？我怕你们犯错误，我怕你们被坏人利用。听说有的小将不满意，春天不大串连的决定不愿意。这是什么呢？这意味着反对中央的决定。过去情况不同，现在火都点起来了，青年坐不下去，到处想串串。坐不住，打一打，可舒服多了(笑)不用脑子方便多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讨论，向中央汇报，不要大批来，军队来了一大批，不要大批大批来(……)江青同志对我们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嘛，你们只想到处跑，不想做艰苦的工作。艰苦的工作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这个工作你们兴趣不大。现在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应该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这个工作是艰苦的。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认为这和本单位斗批改是不矛盾的，这就要冷静，做艰苦工作。明天我要审查现代京剧，改呀，你们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呢？差不多的单位都必须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没有革命的三结合，谁领导斗批改呢？你们考虑过没有？(……)

斗批改，是社会主义基本功，是百年大计，想一想你们的责任感。我们小组学习同志好的经验，然后再帮助同志们。我们一年来是同患难共甘苦的战友，我希望你们想一想，不要转移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他那《修养》还没有一篇文章能批判他呢！要驳倒他，驳臭他！（口号：打……）现在凡是军管的都不要冲，今天好不容易把20几位请来，他们坐在民航局示威，民航局已经军管了，示威，有外国人，影响不好。邮电大楼、三座门都不要去。不要因为十条，反正不开枪，我们就去，用十条破坏八条是不对的，我们认真对待，这错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冲了军管的，建议主动去承认错误，能不能？（……）不要请罪，那对青年人不好，有人挑你们去冲军管，你们要不要把头头交给公安部？（要）我们想告诉你们怎么走，我说错了，你们可以批评，正象我批评你们一样，我们是平等的战友。我的话完了。

陈伯达：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和大家共同研究两个问题，讲得不对大家批评。

我们一致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每个人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本《语录》，希望全部好好研究一下。在脑子里好好想一想，怎样好好贯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或者是学习文件，看实践中看来，常常和我们说的完全不一致，甚至有时是相反的。我希望共同研究，共同的努力。林彪同志讲，学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但要读《语录》，而且要贯彻于实际中，在实际中去贯彻、应用。我们不是说的很好，学的很好，用的很好。我们希望有些错误很好的改正，就是没有错误，研究……。有个什么问题呢？我和战友们，同志们谈过这个问题，最近同志们和解放军的问题，昨天讲话，最近同志们到各地方去串连，“三司”、国际关系学院，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对党内，……一些表现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最近到四川……，我是很感动的。同志们看到，我听到，解放军在一些地区，受到迫害，这个同志们都晓得，大字报也有，这是一时的现象。中国的解放军，支左、军管中是一个小的支流，不能因此影响到解放军的威信，要坚定地相信解放军，不要有任何的动摇，有任何的动摇就可能犯大的严重的错误。江青刚才也说，一月二十八日、一月十四日的通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同志们理解不理解这句话，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专政，为了不变色，为了不使资本主义复辟。依靠什么呢，毛主席的三个依靠，第一，依靠广大群众，第二，依靠……解放军，毛主席语录，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所以中央通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不是不主要，可有可无的。我们大家应当不应当拥护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要大家在行动中表现。他担负着保卫国际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强大的美国国外敌人，面临着苏联修正主义国家，也面临着……他们……，靠什么去跟他们做斗争呢？当然靠人民，靠（专政）工具，靠人民解放军，不但如此，还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志们，可想一下，如果……我们能搞这个文化大革命，所以敢搞这个文化大革命，大民主，不是表示我们软弱，而是表示我们强大。赫鲁晓夫……不信，你们也敢试试看！（鼓掌）我们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但要想清，而且也在行动中必须贯彻……。一月十四日通知，今天不管是共产党人，是……工人也好，不管是学生也好，……不管是那一个组织，学生组织，工人组织，但是不管怎样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接管的单位部门）。大家都清楚了，在座的军事院校更清楚了。民航局这算不算军事接管了呢？有缺点有问题可以向他们提，但按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不要去冲击。有时候就忘掉了，当然这是一时的冲动。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中央通知，希望同志们对待解放军态度也必须按毛主席的教导。……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运动，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我们到底是真正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是真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执行，还是半真半假。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样反对、批判刘邓路线。现在很多机关学校，几乎每天接到开什么会要中央文革批准，把黑帮一串一串地揪出。开大会，这个方法需要不需要呢？是需要的。是动员群众，打击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作用。但是不是作为唯一的方法，不要单单这个方法，因为这样不能深入触及他们的灵魂。彭真、刘仁、杨尚昆、薄一波，开始相当严重，觉也睡不好，揪了几次，回来以后，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举个例子，中央机关、统战部，现在不必开这样的会，刘邓反动路线上还有那些方面，具体怎样表现？那些工作相当艰苦，应当深入下去。这样比开一个大会困难得多，这样的一动脑。开一次大会不能深入的搞。在思想上，在哲学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真正要调查研究。搞彭真这些叛徒不是北京而是天津搞的，当然也有北京一些材料看过了。我们要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特别要把大方向抓紧，调查彭真问题很少，他的问题需要搞一搞。

江青：谢富治讲话。

谢富治：刚才江青同志讲了非常重要的话，我完全赞成，康生同志讲话我也同意，江青同志、康生同志讲话就是重要，造反派的同志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个根本的，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各个时期是掌握大方向，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起了很好的影响，现在这个斗争还在继续、反复，总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引导我们，北京的造反派要懂得责任重大，起模范作用。大方向就是指向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最近造反派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彻底批判，还要做艰苦工作，是要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大学可以批判，中学可以批判，小学可以批判，工厂也可以批判，报纸，广播等等，一切宣传工具都用上，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批臭，把修正主义总根子挖掉，除了这个，还有彭罗陆杨。还要用很大的功夫，全面地进攻这是当前的大方向，还有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大方向。同志们必须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但有地方不够，打内战，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这个单位和那个单位，这个事情，不要牵制很多力量，内部协商。我所知道，内部打内战的事情虽然是少数，但不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愿望，这是不符合大方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解放军的问题。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最战斗化、最革命化，最无产阶级化的军队。个别地区，个别军队，犯了点缺点，有的叛变，这是极个别的。总的是好的，是正确的。解放军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我们要支持军队，相信军队，对解放军的缺点可以提意见，我们的矛头不能对准军队。依靠人民，依靠造反派，依靠军队，依靠干部，个别叛变的，相信军队自己能解决，一次不行，二次，三次嘛。造反派在一方面要保持清醒。这一方面，北京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中央文革的话，紧紧掌握大方向，这方面你们过去这样做了，现在要这样做，将来还要这样做。今天有外地造反派，要向外地造反派学习，我们要向北京造反派学习；我们一起按最高指示办事。

陈伯达：萧华同志讲几句话。

萧华：同学们：我完全拥护江青、康生讲话，同意谢富治同志讲话，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针作法，不只是北京市造反派要这样做，各地造反派也要坚决执行。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工作的干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解放军响应毛主席、林副主席号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是毛主席对解放军的极大信任，是极大的光荣。人民解放军同全国人民一道做了一些工作，江青、康生、伯达同志对军队工作多次做了很高的评价，给我们全军很大鼓舞，全军工作有很多缺点错误，有些错误是难免的，因任务重，任务急，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主要是政治工作没有作好，出现了错误，指出以后人民解放军就要改正。地方批评以后，有了很大的改进，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欢迎多给我们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我们欢迎，我们是愿意改正缺点、错误的。我们要向革命小将学习，在这个运动中，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里，考

验自己锻炼自己，使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我们军队大方向是对的，主流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也得到了很大的效果。现在有不好的现象，发生武斗现象，高等学校，吵架、打架，没有贯彻八条这些都是不许可的，军队院校要有革命性，科学性，提高组织纪律性，执行各种指示，抓革命促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在陈、江作了指示以后，我们军队院校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肩并肩的取得胜利，军队院校要一道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更好的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使解放军的战斗力大大的提高一步，祝同志们斗争胜利！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陈伯达：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是严肃的会，江青、康生、谢富治、萧华同志讲话都是严肃的讲话，希望同志们思考一下，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不要象前一次会那样这里说了，你们回去又另搞一套。前几次会上我说不叫你们鼓掌，鼓掌就表示拥护，可是都没有做到，并且武斗起来了，大斗特斗，而且大学生带头，我们知道了很难过，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和你们交心呀？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更难过了，如果行，那这两天又武斗了。如果这是文斗就好了，还要看斗谁，要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彭罗陆杨，可是呢，你们有些同学武斗了，武斗容易，你们就选容易的干。我们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是口头上说，实际上不做，要搞整风运动，提倡批评自我批评，主要是自我批评，有关自我批评上次说的不少了，就不再重复了，在整风中要学习毛著(《整顿党的作风》)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语录》第一页，第一段：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我们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是在动员广大群众，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绝对不许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因为我们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有可能把我们伟大祖国变成、建设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模范的条件！要知道这个关系到伟大祖国命运、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落在我们身上。这就要我们严肃的对待自己的一切行动。我们大家都要有责任感，这样就来不得无政府主义，不要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要忘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现代修正主义，不要忘记蒋介石匪帮，彭罗陆杨黑帮，更不要忘记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阴谋反革命复辟。如果忘记了还有敌人，不顾敌情，那么我们就不能挑起责任，不能象蒋介石那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懂得对敌作战，只知道打自己。听到你们打架我们很难过，我们不高兴，人民希望我们什么呢？我们吃了人民的粮食，就是要使用我们的脑子。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不要造反无理呀！武斗就是无理了。你们几个学校互相打，自己学校内部打，我看是没有道理的，革命派之间，你打我、我打你，这不叫造反。话说得差不多了，没有多的话了。你们的行动我不理解，比如到民航，这表示你们的智慧，这表示你们勇敢吗？我看不能算，这回到民航我们好不容易把他们动员到这里来了，听说他们今天来开会明天还回去。我提议不要回去了，你们不要回去了，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个行动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要再回去了。江青同志插话：我们是你们的战友，你们要尊重我们的意见。

比如说三座门就有一些勇敢的同学冲进去了，你们不要再这样做，我是不准备再去三座门了，明天不要去了。今天萧华、关锋向同学们做了许多工作。希望这些工作不是白费的，他们的事情是很忙的，谈几个小时话是不易的，不能今晚说了，明天就不算了。今天尽说了些批评的话，有批评总比没批评好，你们将来会知道这些批评是会有好处的。完了，散会。

## 699. 王力、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等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6日)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萧华、李曼村同志。

萧华：我们刚才开了会，研究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今天就解决一个问题。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说，我们另安排时间。

关锋：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我在街上看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青海问题已经解决，四川问题也正在解决，也快要解决，情况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决。你们在大街上一糊大标语，外国人就很感兴趣。炮轰个人可以，炮轰我，我赞成。全军文革不能炮轰，不能改组，搞到大街上去敌人会造谣。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象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象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得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视，影响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还只是开个头，我们还应当进行批判。刘邓是有一整套的东西要进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家发财致富，解放后还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土改、工商业改造，在农村反对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唱反调。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没有解决。1960年1962年搞单干风、翻案风。他说，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机就不能合作化。又说，没有拖拉机，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国人民觉悟水平，保证以后不再出修正主义，出了我们就能发现。把一个人拉下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罢官革命，要简单的罢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样不能在意识形态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最大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和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他们都是那一套，起码有政治上的联系，都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别是我们解放军自己。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千万不要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任。毛主席讲，有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是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三点不能动摇，动摇了这三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一个地方军管，有缺点，学校去冲了，江青同志昨天严厉批评了的。

毛主席提出军管不能变，军管这块王牌不能冲破，有意见可以提。《人民日报》有篇社论说，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区别和衡量左派的标志之一。支左中有缺点有错误是正常现象。对解放军贴大标语，开大会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展“四大”？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了。个别军区有个别的坏人，我们跟他们讲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个别严重的报告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现在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但是八条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毛主席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从领导方面，要善于引导。前些时候提出来要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队伍。搞不好的话，又要发生反复，出一些纰漏。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攻你们也要攻我们了，在大好形势下面，要特别注意，要把革命推进一步，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使大好形势又不那么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点。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希望大家重视，“三性”缺一不可。没有革命性就谈不到科学性，没有革命性谈不上组织纪律性，没有革命性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奴隶主义。没有科学性也谈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标打错了。报纸上写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资产阶级的纪律要打倒。我们服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隶主义？这不算！我们有政治原则性，有毛泽东思想作基础，离开了政治原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谈组织纪律就是奴隶主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谈组织纪律，谈民主集中，那是奴隶主义。“一切服从我”，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搞独立王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还要下级服从上级，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条命令，心情很高兴，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条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绩是主要的，生产是很好的，军队一抓就好了。今年看来农业又是一个大丰年，工业水平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决。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杨代部长：现在就见了。)苏联、蒙古修正主义也造谣。我们要时刻记住，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顾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岁了，没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往往在一点上，越想越有理，钻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错误。因此这样大会还是不要开，我这个建议不知对不对，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刚才萧华同志、关锋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要讲了。刚才我们文化革命小组会上听到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有些还是不大清楚。我们最近还想找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适当，然后再正式谈谈。中央文革临时让我们四个人到这里来，解决一个问题，听说同志们最近要开一个大会，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大会。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提这样一个意见。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不是从感想出发，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

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今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不要出了问题就看不到主流，一团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规定，就考虑到可能出些问题，毛主席头些日子还讲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因为军队里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真空，在部队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参加地方也是两条路线斗争，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队大多数是好同志，坏人是少数，好人犯错误是绝大多数。这是与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不好有关。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坏事很快变成了好事。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表示激愤这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激情，这表现了大家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还有不要武斗，看到十条，还要想到八条。

## 700. 戚本禹在中央京剧院的讲话 (1967年4月16日)

你们全体来了多少人呀？有二百多人吧！(群众答：有二百多人，有些外单位的，各个单位都有。)哪些单位来的？(众答：中国戏校、青艺、儿艺、中国歌舞剧院、东方红歌剧院、中国舞蹈学校、戏剧学院、新北大。中国京剧院的很少，好些人都不知道)喧宾夺主了吧！(众笑)那么你们外来的同志是不是今天达成个协议呢？因为今天解决中国京剧院的问题，你们旁听好不好？(答：好)你们旁听，听他们讲，底下的人是不是外单位的？(答：哪儿的都有)听说这儿发生很大的事情，有两派的争论，这个中国京剧院是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二十八号宣布归军队编制的一个单位，是吧！她很重视这个单位，因为这个单位是京剧改革的一个基地，一个前哨阵地，这个阵地呀，一定要在这个阵地上把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来，否则的话，就很难打仗。中国京剧院是在戏剧战线上的四旧，向京剧的四旧发出、打了重炮弹的一个单位，过去已经发了重炮弹“红灯记”是你们很大的光荣嘛！但光有这么一个重炮弹不够，要打垮敌人，要在戏曲战线上战胜敌人，把帝王将相统治的舞台夺过来，光这一个炮弹不够，还要连续发，发出了重型炮弹，这么一个阵地上如果不把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来，这个炮弹就打不出去，打出去的炮弹也打不响，所以我们中国京剧院的同志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单位，把这个单位的斗批改搞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完成我们党，完成人民，完成毛主席，完成江青同志给我们的委托，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我来嘛，中央文革小组叫我来嘛，就是一个，向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问好！(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两派发言争论略)

戚本禹同志：今天我讲一讲供大家参考的意见，因为我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同志们对中央文革很信任，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不能代表中央文革，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因为我这些意见，还没有和中央文革很好地讨论，但是来之前因为个别单位给我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给江青同志写信，那么对这里的问题有些议论，但是没有很好讨论。有的同志绝对信任我，这话不妥当，我们只能绝对相信毛主席，所以不能绝对相信我个人了。因为我对这里了解得不多，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对“东方红”这个组织从我接触的材料看，那么它

在夺权前，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鼓掌)，那么夺权以后，我认为对它的领导核心一些同志是迷失了方向，犯了很多错误，这个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鼓掌)一个错是三结合问题，中央的社论，毛主席提出三结合，三结合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出来的。革命的三结合，两篇社论，按这两篇社论的精神来检查这里的三结合情况，应该说是不符合社论精神的。那么，在夺权的时候，社论还没有啦。公社里没有什么责任，因为当时没有这个社论，你们也不知道这个精神。但是你们夺权以后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社论也写了，那么你们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究竟怎样执行中央的精神？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错误，到现在为止你们没有很好地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我希望你们考虑群众的这个意见。不要抓住某个群众过去保了一段，保了一段有些错误，那么就连人家合理的意见也不听。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也会走上反面的，造反不分先后，他以前有错误现在造反了，你们就该欢迎，现在他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应该欢迎。他愿意改正错误，你们就应该欢迎，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了。这个三结合问题。

第二个问题：斗批改问题。你们本院的斗批改嘛，这个问题应该说，你们没有很好地抓，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错误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这里面与三结合有关，直接与错误有关，那个阿甲是一个很坏的人，你们信里也认为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你们没有很好地斗，到现在为止没有很好地斗。怎样把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斗争、大批判与你们院的批判结合起来。怎样在这个大批判的这个革命气势底下，搞你们院的大联合。在你们把整个刘邓路线批判和你们院的文艺路线，错误黑线两批判怎样结合起来，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昨天我听说斗了阿甲(众说：斗了，有人说：是社外的队斗的，有人说：社内还斗了张东川呢。)不管是社内斗的、还是社外斗的，那么斗了一下，最好你们对当权派的斗争，对坏人的斗争要不分社内社外，联合起来斗争。说：“我们社内斗的”“社外斗的”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的精神的。大批判、大联合，要斗争阿甲分社内外是不好的。当然这里有这个问题了：社外斗阿甲，你们社内并没有斗。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们社内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因为你们掌权了嘛！你们有权了嘛！有了权以后长期不斗、我看你们这个错误应该检查。

你们改的问题，你们最近写了信、但是这个东西你们也没有很好地抓。有点拖拖拉拉，也不请示汇报，你们自己也觉得有错误的，这是第二点。

(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三点：对待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战斗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也有错误，你们冲了七次，刚才你们有些检讨，但这个检讨还不是那么很深刻的，“沙家浜”战斗团的领导成员在京剧革命当中，一直是站在前面。当然说这个战斗团他们不能没有缺点，没有错误。但是他们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对这个组织发动七次冲击，不对的，错误的。但是这个冲击，我作了一些了解了，对去一回的群众没有关系，他们也弄不清楚，主要你们核心组同志负责，这里面是不是有坏人挑动。在北京一团，在你们的团，是不是有坏人挑动，肯定有坏人挑动。你们应该从这个观点不应该忘记阶级斗争，应用这个观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这几次冲击与革命群众无关，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没有责任。对待群众不要追究，但是事情的背景要弄清楚，因为“沙家浜”战斗团的对立面“东方红”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要革命的，但是“东方红”这个组织我们查明是有坏人在后面挑动的，适当时候我们要公布这事情。那么你们去支持这么一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错误应该检查。刚才有同志讲：誓师捍卫“东方红”(你们京剧院的“东方红”)，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这个“东方红”的话，我给你们补充点，应该捍卫它的正确的东西，不要连它的错误也捍卫。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得很多，我们这些意见供你们“东方红”的同志和社外的同志参考。

那么，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京剧院现在必须要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没有领导班子，你们这里的斗、批、改就不能很好地进行。这是现在当前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来之前跟

这儿的解放军同志商量了一下，和军委文化部也做过研究，和李英儒同志下午谈过。我们认为解放军军委文化部派来的五位同志，现在看来都是好同志，但我不能保证他们五位同志以后还会不会犯错误。今天我也给他们谈了，希望你们不犯错误，他们是初到文艺界，对文艺界的情况不很熟悉，对文艺界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也不很熟悉的。在这个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他们会犯错误？这个要看他们今后能不能掌握主席思想。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五个同志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工作上有缺点，大的错误没有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今天，他们谈的基本看法，我觉得是正确的，(鼓掌)所以这五个同志都应该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军委文化部为了加强对京剧的领导，除了这五个同志外，另外要派一个周荣国同志，北京军区军训部长来参加这个领导。(鼓掌，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同志还没来，原来是叫他今天到齐的，今天报到。他住的很远，打了电话还没赶到，赶到以后，要和大家见面，周荣国同志担任京剧院革命“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负责人(鼓掌)，加上周荣国同志就六个人了，六个人其他的我们提了些，提了些代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个提名是解放军到这里来的同志和李英儒同志和我一起商量的，也征求了部分人，我们找了一些各方面的同志征求意见，当时这个名单只是临时的名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临时名单呢？因为这里首先要解决“三结合”领导班子问题，但是这里有两派，你们是知道一派三百多人，一派是二百多人，(向大家)旗鼓相当，让你们提出来名单的话，可以争论三天三晚上也是争论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来点集中啦，可能这个集中有些地方不大民主啦，但是在斗争过程中，是会弥补这个缺点的，我把这个名单提出来，和大家商量，在这个会议商量一下，如果基本上可以肯定，可以确定下来，那么明天就开始，这个领导班子就开始工作，这个名单有革命群众四个人，解放军就不谈了，原来的领导干部有三个，革命群众有四人，“东方红”两个人，社外的两个人。“东方红”有李兴海同志(鼓掌)，原来“东方红”核心，是个党员同志，陈自刚同志(鼓掌)他比较年轻，是个团员，能代表些青年吧，这是“东方红”的两个同志，社外的两个同志，一个是钱浩梁同志，(鼓掌)钱浩梁同志在京剧革命一开始，就是跟着毛主席京剧革命路线走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结合的，一个是周宝奎同志，周宝奎是哪位同志啊？不认识是二团的，这是四个革命群众，另外干部人员我们选三人，一个是郭瑞同志，(鼓掌)郭瑞同志来了以后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工作上也有些错误啦，对于你们，但是，据我们了解是好同志，还是可以参加领导班子，一个是王彤同志，(鼓掌)三团的，一个是张民英同志，(鼓掌)这些人当前是经过这里解放军同志和一部分同志讨论过的，大家都还同意，现在提交群众大会来考虑一下。另外刚才我临时有个想法，没有和李英儒同志、和你们同志商量，杜近芳同志，我看她一封信，给江青同志写的信，信中揭发文艺黑线很多问题，我看她可以结合进来，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杜近芳在京剧现代戏的革命当中，她是站出来比较早的，而且是坚决愿意跟着革命路线走的。演员太少，就两个演员，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杜近芳同志也可以参加领导班子？(众：同意！鼓掌)名单你们大家看看，(众：同意，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你们“东方红”同志看看怎么样？(对“东方红”另一部分核心说，答：同意！)你们会不会有问题呀？这里没提出你们参加领导班子呀？(另一部分核心答：没有)这里有你们的代表，李兴海同志可以代表你们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很大的意见，因为这是个临时的，在革命中还可以不断的调整，临时的所以大家没有很大意见的话，这十四个同志明天就可以参加工作，(鼓掌)全院把斗批改掌握起来，这是第一个三结合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院的斗批改，你们斗批改要很好的进行下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进行，阿甲你们要斗争，要很好的斗争吧！刘邓路线要很好的批判，彭真黑市委在京剧院的所有错误观点、错误路线一定要批判，这是批了。改的方面，你们原来有个很重要的“平原游击队”你们抓紧一些，把它抓好嘛。原来你们给江青同志有个报告，关于搞“平原游击队”你们抓紧一些，钱浩梁同志也参加了啊，你也知道这个情况？(钱答：知道)你们提出的意见，江青同志看了，林彪同志看了，姚文元同志看了，我也看了。中央文革基本同意这个

意见，你们先按这个搞吧。这里写了江青同志的一些意见(指本)，我问了她：这是你的意见？她说，大体上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大体上是谈过这些意见的。这些意见可以供你们搞“平原游击队”参考嘛，斗批改希望你抓紧这个事情，在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抓紧这个事情，以他们这个领导班子为核心来抓斗批改。“东方红”是革命团体，来给这个领导核心作参谋作用，你们其他的团体也可以，但权力机构是他们，最高的权力机构是他们(指三结合领导班子)。

第三个问题：“东方红”同志整风问题，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有一些错误，刚才也讲了，特别是夺权以后方向不清楚，迷失了方向，我的说法是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希望你们自己学习“鲁迅兵团”的作法，开门整风，当然这个整风的布置，要在领导班子领导下来进行，来搞，搞个布署要和他们统一(“东方红”核心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讲的话就是这么多。一个是建立革命的领导班子，一个是斗批改，一个是“东方红”开门整风。完了。

### 701.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赴京代表讲话纪要 (1967年4月17日下午，人大会堂西侧面会议室)

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

参加会者：四川二十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略)

成都代表发言(1)……(略)发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答：来了！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行……”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嘛！你可以中途退场，江青紧接：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打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略)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地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全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全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醒镇压……

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人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 116 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

我有一个要求，请示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现在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 8·26 的一个女学生）（略）

康生：今天会就开在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一、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这时全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 702. 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7 日）

关锋同志先询问今天来空军大院的有那些单位。答：有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后勤学院、测绘学院“井冈山”、七九六部队、空军通信学校“红纵”、工程兵学院、空军技术学院、海军×学校、二医大、空政文工团“红旗”。……等单位。

关锋同志：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要注意了解事情的真相。说老实话，有一些话我也不好讲，有组织纪律性嘛。

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同志，你们不要盲目支援。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但是要举例子，又恐怕大家给贴大字报，上街，以致损害了左派。能不能不贴啊？（众答：能！）比如清华的“井冈山”，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从政治上支持。他们对空政文工团“红旗”，就听了片面之词，人家一串连，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太好。前些日子我们和他们谈过。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参加了嘛，你（对北航“红旗”的学生）可以去问她。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有极少数坏人在背后煽动。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思想还不是很多，我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就不是很多嘛！现在有人煽动用十条来破坏八条，各地都有这种苗头，有这个反映，要引起注意。

你们由于对背景不了解，也许你们认为今天行动是正确的。但可能是相反的。你们昨天的行动(指四月十六日部分军事院校人员接管三座门接待站)我们也是不赞成的，但我们认为精神是好的。昨天萧主任，我和你们谈过，萧主任谈得比较深。肖主任是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嘛！对肖主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嘛，这不是我个人讲的。这些今天不想多谈了。

你们不要轻率行动，要调查研究。听到有什么情况可以反映嘛！听到一方面的情况，还要听另一方面的情况。要对比，分析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不对的其中又可能有合理因素。

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话，你们去听了吧！(有人答：去了。)批评得很严厉，但那也不是她个人的意见。

那么多的反动言论，有的辱骂江青同志的话那么坏，……这些，是要逮捕的。十条命令中规定不要抓人，但那也不是今后一个坏人也不要捕。极少数坏人还是要抓。希望同志们要小心，注意调查研究。

张家口工程技术学院的同志是不是和方凡在一起的？(答：是)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去年处理《解放军报》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些帮助，请你转告他：要千万千万警惕，不要自己走向反面。

你们犯了严重错误，使得支持你们的人不得不批评你们。

不用多说就明白了吧！再多的话我也不好讲。现在是大好形势，大家冷静一些，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采取重大行动不要莽，免得再出现反复。

敌人睡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觉了没有。人家抓左派辫子，不光是整你们，也是整我们的。

主席、林彪同志是根据各方面情况考虑决定对策的。

现在有极少数坏人，利用青年人的热情，利用十条煽动群众，以后他们又说：你看，发下了十条，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你说十条对不对？！

修正主义、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惯于使用的手法，就是把我们的口号接过去，篡改成他们自己的。比如三结合，他们就接过去，抽掉了灵魂。正确对待干部的口号，他们就用来对革命小将，整我们。《红旗》杂志社论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干的，不能把这个罪名加在小将身上。后来又发表了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所以，大家要分析，要充分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就告诉我们，事物是复杂的，头脑也是要复杂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历史和背景，不要情况不清楚就行动，要采取恰当方式反映。

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过去不认识吴法宪同志，去年冬天才认识的。一月十三日，江青同志讲话时也讲了嘛！空军的支左工作是好的。当然，我不是说别的军种就不好的。你们北航的试点是空军搞的，空军在地方上没逮一个，方向是稳的。

文工团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

文工团的事情就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

群众组织就不要参与了，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

萧华同志主持全军文革，军队问题主席和林彪同志一定会采取恰当的方法，(讲了一些四个人的情况)……对这样的坚决抓了。空军天天战备。

(北航“红旗”：应当怎样支持军队造反派？)

军队问题复杂，你们年轻，这些让全军文革来解决吧！地方不要插手军队问题，要特别注意，要顾及到国际影响。

### 703.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的谈话 (1967年4月17日 政协礼堂)

陈伯达同志：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分几个步骤达到目的，太急了也联合不起来。要有步骤实现大联合。比如先分别开一些联席会议，一些具体问题还可以开一些联席会议，不同团体，不同组织，开不同的联席会议。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勉强要他取消意见，可不可以这样？(众答：可以)。不要互相攻击，互相辱骂，不准武斗。

二、外交部有关的国家机密，在座的同志知道了不要到大街上去贴。因为你贴出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匪帮花钱买不到的机密，你们就无代价地供给他们了，这样做不合适。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原来你们不知道嘛，就不要知道了，知道了干什么？

三、外交活动就不要冲击它，国际性活动不要去冲击，(戚本禹：例如广州、北京)要按照协定进行，国家的外事活动你们不要去冲击，有意见可以提出来。

四、关于外交部长的问题，外交部长对外活动多，你们的活动最好不要去妨碍他的正常活动(戚：对外的活动)。他代表国家去进行的正常活动，不要去妨碍他。如果妨碍他正常活动，就不好了，(有人要求把这句话解释一下。戚本禹说：你们也可以活动，他也可以活动。这还不够清楚吗？)妨碍他的正常活动，对国家不利，因为他是外交部长。

五、关于外事，关于陈毅的大字报，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最好去机关、去单位贴。(戚：揭露性的、长篇的大字报不要马上上街，因为外国记者很注意这些，坐在汽车里照相)不要给帝、修、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利用。(戚：不要做义务情报员)最好在各机关、各学校贴。(戚：有些问题不适宜贴的，可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写信。你们的信我们都有人认真研究)他是外交部长，不管外交部长职位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是国家主人，要有主人翁感，不是对陈毅个人负责，是对国家负责。

六、你们不要去揪陈毅同志，不要再到中南海去揪了，今天你们多少人去揪了，(众答700多人)不好，这影响不好，既往不咎，以后不要去。(戚：今天去也没有错，不要另外一派又要说你们错了，错了)对外文委要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把我打成反革命，把我打成反革命后台，这是我最早知道工作组的问题，这点我要感谢张彦同志，可能大家听了同志二字不舒服，我是顺口说的，(戚：这是顺口说的)张彦说没有把人打成反革命，那么，那里来的反革命后台，这么大的问题，荒唐的问题，我也没有去报复他。但是群众去批判是对的，再提出他这个问题去计较，没有意思。花不来。(戚：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藐视他。)

刚才大家提出要到外交部串连的问题，不要去，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串连人就多，机关的经常工作就困难。外交部需要有正常工作，去年有一批学生到人民日报，占了五层会议室，说要与人民日报辩论，要打倒唐平铸，我是说服他们走，谈了很久，绝大部分同学当天都走了，我说人民日报天天要出版，你们几百人，住在办公室，人民日报就不能很好出版了，这算是一个大道理，要保证外交部日常工作(戚：不止是外事口的学校，批陈联络站那么多学校，都是上千人的，你们北航，北师大就两万多人，学校的人太多了，你们都要去，怎么办？)不必要去了，大字报可以送给他们贴，可以在机关里贴，也可以送给本人。(延安兵团：留学生怎么办？)留学生进去干什么？(戚：陈毅不在外交部，你们进去干什么？)(学生：我们要参加大大会)(戚：外交部本单位可以开自己的，你们开你们的。外交部不开放。)这是我们的意见，你们有意见可以保留。

七、让陈毅同志有改正自己观点的机会。(众：陈毅说上次检查是逼出来的。)上次的检查我们没有逼他，是他逼我们的。他一定要我们去，我出自一种好意，说了几句话，说了几句好话，今天他说不算了，我们可以让他再思考，可能他现在又在想检讨，就不让了，他可能又在写检讨，也可能还说你们逼他的，但他检讨时，我们也可以再听，听了再说，听听看看。(戚：听其言，观其行)要帮助他。对陈毅同志还是要采取帮助态度。他说过许多不适当的话。(戚：那里是不适当的话？是反动的话)他还可以收回来，陈毅是个诗人，但诗写得不

好，我也没有看过多少。现在文学家说话，有时可以不算数的。他是浪漫主义文学家。(戚：他说他的话是算数的。)我是客观地看他说的话，不一定算数。我这话，你们不能贴到街上去。别人要问外交部长说话怎么不算数？(众：陈毅说他自己直率。)(戚：直率有阶级性的)还可以让他检讨，但要自愿，不要强迫，不要勉强，不一定采取揪的方法。揪这是个新发明。揪、砸我首先不赞成的。(戚：揪，揪是揪陈毅的错误，用这个揪字还是可以的，也可以浪漫主义一点)要科学的共产主义。毛主席是科学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继承人，伟大的导师。为什么一定要揪和砸呢？砸，干什么？砸了办公室也没有多大意思，人家在办公，一砸就没有对立面了，变成一言堂，辩论不起来了。砸机器，砸桌椅更不好(戚：反动的)。“联动”就是这样，“联动”是反动的，他们就是这样砸“八一”学校的。(众：“联动”后台是谁？)我也不知道(戚：你们可以调查嘛，有材料可以揭发)。

八、要听看帮。要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象赵太爷一样不让别人闹革命。这是《阿Q正传》里赵太爷不让阿Q革命，(戚：他们以前要革命，赵太爷不让他们革命，被打成反革命)也不要反过来当赵太爷。(戚：先造反的不许后造反的起来革命)。这个不高明，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戚：造反不分先后)

九、外事工作是总理直接管的，领导的，有些人说和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关系，同文革小组没有什么关系。(戚：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是文化革命小组经常关心的。)(众：陈伯达同志是不是在主持外事？)哪里，我这个人怎么能搞外事，说话都说不清楚。(戚：中央文革同志还是经常在关心外事文化大革命的)我今天关心了嘛。(学生：听说总理、伯达同志管外事口？)(戚：中央委托总理管，没有委托伯达管。)我是管不了外事的。(戚：康生倒是过问的。)可以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不来可以等待。他要革命，总是要来的。剩下的问题让戚本禹回答。我说的话可能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不怕群众，所以来了。这些意见要你们很好考虑。(戚：回去还有两篇文章要改，会议就开到这里。我没有话了，伯达同志已都讲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最根本的是精神，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是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思想革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每个人的头脑要动起来，不能由别人代替。你们要靠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如果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己教育自己。串连不可没有，也不可太多。现在已经串连相当多了，主要是本单位的斗、批、改，现在要用头脑，要坐下来，不要心里老是慌慌的。不要到处去串连，不要到处去冲。这是青年人的脾气，只有这样，心里才舒服，但时间不可太长。现在要安下心来搞斗、批、改，(戚：外事口斗争很复杂，外事口的盖子还要揭开。)你们要学会做批判的工作，《人民日报》转载的《文汇报》一篇文章，这是在批判、大联合，要学会做批判工作是不容易的。砸、揪是十分容易的，真正把问题批判深刻，是要花功夫的，要花艰苦的功夫。要革别人的命，同时也要革自己的命。革别人的命很痛快，革自己的命很痛苦。(众问：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和谁联系，由谁管？)你们自己教育自己吧！

陈伯达同志在听取汇报时有以下一段插话：

对外文委来了没有？你们有几派？(答：来了，有两派)

自己批评，互相批评都可以，我赞成自我批评，不赞成批评对方，这句话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主要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自己做了彻头彻尾的自我批评，我们不要批评他了。同志们很好，接受我们的意见。

既然你们都是造反派，革命派，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革命总有先后，革命总是由少数人搞起来，后来多的人参加，不要搞宗派主义。

火烧、炮轰是什么意思，开始用意是好的，后来用乱了，还是用批判好，什么叫炮轰，什么叫火烧，什么叫油炸。

陈伯达同志听取汇报后，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很抱歉，我现在不太了解外事口的情况，本来我不应该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到会是戚司令(指戚本禹同志)逼我的，戚本禹同志请我来帮忙的，我来帮不了什么

忙，既然也请了，我就来了一下。来了，算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把你们楼上楼下联起来开会，这是良好的开端，是你们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中很好的现象，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讨论，这是不是很好的现象？(众：是，乱。外院批陈毅联络站一同学说：刚才我打了人，向首长承认错误。众：他老打人。)(戚：再打要追究)

伯达：以后就不要打了，打人是错误的。刚才已经承认错误就算了，不再计较了，以后不再这样就行了，再打我就不管了。(戚：再打要追究。)

伯达：再打就要追究，老打是不行的，再打我就不管了，我宽大××无边的。

戚：言语不同，意思一致。

伯达：听了大家讲话，我有一点小小感性知识。

戚：就喜欢小小的几个字，(自称)小小的老百姓，伯达同志不喜欢称首长，以后不要叫他首长了。

伯达：我写了几条，念念，要记就记，不要贴在大街上。

#### 704. 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1967年4月17日 三座门)

“井冈山”的革命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你们到这里来已经三天了吧？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听取了你们代表同志的汇报。我们座谈了以后，前天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一部分同志作了一些研究，昨天我们向军委汇报了，报告了，军委研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你们的东西归还你们，我准备今天找他们，但没有找到，今天谈不成，明天会找他们谈的。

同志们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你们到这里来，中央同志有两次接见，你们都派代表参加了，中央首长、中央文革有很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照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高等军事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搞好。我想，今天就向同志们讲这几句话，最后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汇报以后)

同志们：

今天晚上讲了很多情况。提了很多意见，还有很多同志的意见要讲没有讲完，你们的这种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问题要解决，我上次跟几个代表同志谈过了，我说，我们全军文革有官僚主义，你们那里武斗时间很长了，我们全军文革在一、二月份最忙、最乱，那时候高等军事学院的情况根本没有人去过问过，三月份以后情况稍为好一点，但是我们的人也很少，这些时候派了些人到院校去了，在家的很少，这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高等军事学院的问题，零星的有些同志去看一看，我们就是相信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主要靠高等军事学院的革命同志，一直到最近，你们了解，我们也去了一些同志，并且

在我们李曼村主管院校组工作，他也同军内的有些院校征求过意见，象今天晚上，军队的一些单位不是全部征求过，但是征求了一些单位的意见，是想解决高院问题。

四月十四日发生大武斗事件以后，你们到这里来以后，我们这几天天天开会，我们还准备研究，部分同志不是全部都研究了。昨天军委开会，我们把这个问题汇报了，研究过了，在军委决定批准以后，将来要告诉同志们，将来一定按照军委决定作事那就解决了，全军文革一定根据军委决定去办理。所以，在军委这个决定还没有批下来以前，今天晚上听说同志们要回去，今天晚上简单地接见一下，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军委指示下来以后，那时候再解决，那时候同志们有意见都可以讲，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完，今天我不能谈很多意见。

刚才同志们要求江青同志、萧华同志接见，你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同志们要考虑江青同志、萧华同志一天到晚都是开会，要他们马上来接见是有困难的，要体谅他们的工作，照顾他们的工作。我们打一个电话是可以，但希望同志们尽量不提出这个要求，他们很忙，昨天也接见了一些代表。

昨天晚上的会我没有参加，萧主任的讲话不太清楚，刚才这个同志(指郭其桥)说肖主任讲的是高等院校。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不能肯定讲，我的理解，肖主任所谓高等院校不是高等军事学院，高等院校很多，军队有好几十所高等院校。高等院校打群架是不是指高等军事学院？我认为不是，因为现在高等院校打群架确有，我估计不一定是指你们高等军事学院，因为你们的情况他们也清楚，前天、昨天开会都谈了这个问题，李曼村同志汇报了，我们也汇报了，你们的问题清楚嘛，有的高等院校确实有打群架的现象，我估计萧主任不是指你们，如果这样讲，我相信是讲其他院校。

关于回去不回去的问题，那由群众考虑，我们希望同志们尽快回去，因为坐在这里吃饭、睡觉很多不方便，但是我们考虑，你们回去考虑的是“红联”再武斗，你们回去我们全军文革有些同志可以陪你们回去，(众：我们不是怕。)刚才同志发言了，它今天晚上还在打，准备明天回去还要打。我个人的意见，它如象这样还要打的话，那将来就要采取纪律制裁。所以，同志们回去的问题，你们自己研究。其他问题没有什么可谈了。

### 705. 谢富治接见部分红代会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8日 人民大会堂)

今天找大家开一个紧急会议。

大家很关心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形势是好形势，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了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这个斗争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开始的。刘邓在北京，彭罗陆杨也在北京。要批判打倒的对象大部分在北京。××单位在批判刘少奇时，刘很不老实，说“你们没有批倒我”。要他回答问题，他还反驳。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还有彭罗陆杨没有批判，还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大家开了许多次会，要我们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主要斗争对象。前一段时间，有个别同志个别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北京没有那么严重嘛！北京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哺育成长的嘛，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的嘛！我是受你们帮助的，我也是小学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小学生，是你们的小学生，是你们帮助的嘛！

四月初到今天(四月十八日)，共开了五、六次会，都是讲一个问题：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打内战。这是这么一句话。要发动大家讨论这些问题，若不解决这些问题，老让人担心。武斗现在已经发展到工人中了。城建公司几千人打架。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几个同志最近的讲话，都是讲一个问题：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事情现在发生，红代会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客观原因可能有××，在北京、农林口有些反复，也有坏人挑动。城建公司打架，中

央文革小组讨论时，很怀疑有后台。主要方面是这样子。最近有个反复，这是客观的。主观原因就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今天我临走时，伯达同志还要我讲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这种大标语要上街(×××无政府主义指那些方面？)无组织、无纪律，乱打乱砸算不算无政府主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六次都不执行，还是照老样子办，算不算无政府主义？你们不是天天讲要做中央文革的拳头吗？这算什么拳头？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不听话，就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还有一个“乱”。这是我的意见，说错了你们批评。“乱”有阶级性。“革命组织要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这种口号是很错误的，反动的。只有资产阶级的东西才要乱。

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哈尔滨有传单，说我是反革命头子。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下面就有很多谣言了。(有人提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票发到保守派组织里了)矛盾还是会有的，大体上过去就行了。红代会、各学校好好把这几天讲话(指中央文革首长近来半月六次接见的讲话)的精神学习一下，领会精神实质，贯彻执行。还要向社会宣传。北京市在这方面应该在这方面作模范。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早已说过了，今天正式决定：到外地串连的学生，除了去青海的“五一”以前撤回来以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小报记者可以留下。(有人问：我们有的人刚刚去四川，怎么办？)统统都回来，(有人说有的学校以“记者”的名义出去了)记者不能参与活动，参与运动还叫什么记者？(这时有人说，各校都有小报记者)除了红代会的记者，都回来。北航“红旗”有一个专搞叛徒集团的，不要回来。撤回来的问题，红代会发通告，各高校也发通告。到外地去的同学和记者，决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招牌。“我是文革小组派来的”，招摇撞骗，已经抓了好几个了。

(有人问：派出搞教改调查的要不要回来？)都回来，统统都回来！把这个风扭回来了，以后再说。要出去的总都有借口。(有学校问：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随医疗队出去的，怎么办？)回来！大学一发通知，中学一发通知，都回来了。(有人问，到北京来的外地职工学生怎么办？)到北京来的，保字号的让回去，保字号来了很多，赶回去。(这时很多人议论四川不能撤，那里造反派刚起来，很艰苦)回来嘛！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人抓来的，我负责。(有人说，撤回来，当地可能有谣传，可能有反复)不管他的，你们回来时发表一个声明。四川产业军很嚣张，你们要相信当地革命群众，红代会起草通知时，要注意一些。首先要肯定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做得很好。也要留点余地，可能有个别不好的。(对撤回来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不要缠我了，我还要开会！(有人问：四川的到底撤不撤？)撤！让四川的统统先到成都集中。

还有北京市郊区、各县、各工厂、各机关，除了特殊情况，统统撤回学校，例如农口，有些问题没解决，留下来。(有的同学问，下乡宣传的撤不撤？)主要是揭露刘、邓；顺便宣传反对武斗，反对打架，反对打内战；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宣传队，不要支持一派反对一派。我们要检查呀！在工厂里要宣传支持军管，那天我见了主席，主席对我说：“军管太少了。”那是很早的时候了。这种事情不要往外讲，更不要贴大字报。有人说军管是派工作组。那天主席跟我讲：“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革命。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我们军管总的方面是支持革命的。到工厂的要撤回来。现在机关里也分好几派，各部都这样。凡是两派打架的，两派都撤回来。(矿院“东方红”问：我们在煤炭部两派本来就矛盾，师大“井冈山”也有人在那里，支持一派。要不要撤？)一样要撤！统统撤回！除了农口以外，统统都撤。在农口，不是农口的学校统统撤回，农口的学校进去。我开会时间到了！(起身要走，又被围坐下。这时有人问回来了后，还可以不可以去串连？)统统回来，不要找理由！就是江青同志讲的，不愿动脑筋，喜欢打一打，跑一跑。

散会！

## 706. 关锋、杨成武、萧华等接见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

## 和“炮轰国防科委联络站”部分战士的讲话 (1967年4月18日 航校礼堂)

关锋：同志们好！(首长好)大家要我作指示，我就不敢讲话啦！说不上指示，随便谈一谈，说错了请大家批评，好不好？(好)

伯达、江青、康生叫我和萧华、杨成武同志来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前天，江青同志在人大会堂讲话去了没有？(没有)看到了吗？(有没有，有说我们在这里)一会儿发给你们。里面有批评，你们没去，没有直接批评你们，批评了几个单位，不是对每个人每个单位的批评。江青同志指出了当前倾向，江青同志讲话大家看一看，我不说了。我想着重讲一点，江青同志讲话特别强调军委十条和八条的关系，她讲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现在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如何对待群众，八条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对待解放军。二者的关系是一致的。我们应当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把十条和八条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决不要利用这个十条破坏那个八条，我们的意见对不对，如果用这个十条对付那个八条，那就错了。我很焦急，一个是对你们犯错误，另外怕敌人利用。江青同志的焦虑对大家讲讲好，我们小组议论起来都焦虑。现在形势很好，一片大好形势。前一阶段出了些矛盾，阶级斗争有反复，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的军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五个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大家知道一些地方建立了三结合委员会，有些省正在筹备，有些是文革，有些是筹备小组，有些是军管会，有的还没建立。在支工支农方面把工农业生产搞得活跃起来了。我军把工农业生产抓了上去。一月份、十二月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恶毒破坏生产，破坏交通，他的目的是把工农业生产打乱了，种不了地，到秋后我们没有饭吃，你得挨饿。他那时就要反攻倒算了。今年如果没特大灾害，农业将获得特大丰收，有许多地方可能超过历史水平。所以，对生产要特别关心。军训、军管也很有成绩，前一个时期确实有些坏人在捣乱。当然坏人是极少数，例如光华木材厂搞得好，头一天刚写了一篇文章刚发表(《红旗》)，第二天就烧了。确实有些敌人破坏，如美蒋特务、地富反坏。我们军队支左以来很多方面……(没记上)在军委八条里强调了纪律方面，现在十条更为重要。大家知道青海问题吗？副司令赵永夫把司令扣起来了，发生了问题，但现在已经解决了，那里很好。毛主席、林副主席能够洞察一切，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就能搞清楚，四川问题很严重就在解决，很快就要解决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是有人用十条命令破坏八条命令。真正有意与我们为敌，真正恶意地用十条破坏八条是极少数，一小撮……无政府主义又来了，前一个时期整风，左派内部整风，提出过批评，批评山头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归结起来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要注意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犯了错误。包括我在内，运动总有反复，你们都相信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对群众运动，左派组织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责任，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不会抓呢？会抓群众组织的小辫子，而且也会抓我们的小辫子。(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应当兢兢业业，遇事多想一想。在采取重大行动要谨慎。运动发展到现在与去冬不一样，江青同志讲到，我们斗争的主要矛头应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江青同志看到北京一些大学生互相打架很难过。打得那么厉害，你攻我，我攻你，互相攻击的大标语压倒了批判邓。左派组织打内战，这两天好一些，前几天互攻，江青同志在会上不客气地批评了。她提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口号：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把《修养》批臭批倒，它是一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理论，是地主阶级世界观。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贴大标语，把名字倒过来画成狗的样子(大笑)能够解决的。应该肃清流毒。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来肃清影响。刘少奇他讲还没有一篇文章能把我批倒(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你们听了舒服吗？不舒服，不舒服怎么办呢？就是下功夫，真正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驳倒，这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任务，戚本禹同志文章很好，要接着下去，有重机枪的用重机枪，有轻机枪的用轻机枪，有步枪的用步枪，手榴弹、爆破筒，但打一枪算一枪，而不能虚晃一枪……(没记清)再就是江青同志讲，学校本身的斗、批、改是与斗争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在政治上联系很密切，有的组织上还有联系，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光想到处跑一跑，坐不下来是不行的！你们学校魏思文老不老实？(大家齐答：不老实)前两天我看了二个材料听说他还有复辟活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反映情况)你们彻底批判魏思文，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鼓掌、高呼：打倒魏思文！打倒时生！)魏思文这个人我知道，不是个好人，不光是科委知道，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也知道，对我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在批判中就可以锻炼出来了。要批判就要动脑筋，要调查研究，光觉得有问题有毛病抓不住批不倒，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怎么批法，把握不住就找毛著，找线索分析，要打得准，打得狠。打不准打不狠就要笑话我们，我们现在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抓住“反”字上纲。魏思文这个问题科委去年“7.5”罢官，这里面没有什么阴谋，(大家反映情况)单是强奸幼女这件事就可以罢官，但名字不好宣布，(群众意见：罢早了，一边倒)科委也是没有经验的，罢官问题，魏思文是三反分子是确定无疑的。(对！打倒魏思文！)要在斗争魏思文时看其他人，这样就可以分清了。(有人替魏思文翻案)还要分析，看他怎么表态，是起来揭发，还是为他辩护，还是保持沉默，对魏思文一致吗？(有的说一致，有的说不一致)我看你们应该对魏思文彻底揭露批判！坏人也可以暴露了，搞不清楚的就清楚了，思想糊涂的也清楚了，真正坏的就少了。

这里提到路扬同志的问题，他是好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在这方面老杨(指代总长杨成武)他是有发言权的(杨代总长点头)(同学们问到时生问题)听我说好不好，时生我们不太清楚，魏思文去年就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就更早了。时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们揭发材料，他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坏人谁也保不了，揭发材料核实还要靠你们群众，事实胜于雄辩。(萧华同志插话、时生我们都不认识，魏思文在抗战时见过……其他不认识，我没发言权)(谈到魏思文罢官与陶铸时)，陶铸两面派，背后捣鬼，但不能说他批的每一个都是不对，汪锋你们知道吧？汪锋也是陶铸批的，这是中央精神，主席知道的，前几天听说汪锋要翻案，说陶铸打击我，陶铸是坏人，我是好人。

国防科委是在聂总主持下的，这几年有很大贡献，路扬坚决支持聂总反彭真，对国防科委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你们用大字报、小字报、写信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赞成你们老留在这儿，运动到现在，今年四月十九号，到六月一号快一年了。大发动准备时间很长了。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不然十七年的成绩不可能的；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很对，很好，但采取这种行动不好。那天江青同志批评到三座门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这种行动不对，当时肖华主任找我也谈了这个问题。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解决总要有恰当的方式。主席、林彪同志会想到的，有恰当的方式的，跑到三座门，围上一大堆，围了好几天，这不好，外国人会造谣。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解放军。帝国主义苏修美蒋老想在这里捞稻草，我们对这些问题要重视。

萧华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常委，是第一副组长，有人提到相信新全军文革小组，我们纠正不是新的，是原来的，前些时肖华忙其它事去了(鼓掌)跟他们谈了也得让你们谈。我不赞成你们打倒路扬，炮轰科委。有意见可以提，还是集中力量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无非是两条路线，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刘邓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下功夫，你们在这里耽误了好几天了，(三天)这三天要批黑《修养》多好啊！斗魏思文也好嘛！工业学院嘛，我们关心不够，我没去过，别的人去过没有？(没有)关心你们很不够，今天做检讨。你们以后有什么事还是多和北京文革机构多联系。中央文革小组不可能把所有院校都跑到。北京革命委员会要成立了。不能包办代替，快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给你们一个任务，希望同志们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作出贡献。江青同志讲，前几天大学生带头打架，你们打得好啊！好热闹，工厂也好。谢副总

理处理了，这几天武斗有增长，这不好，要考虑武斗对谁有利，对我们很不利，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是打声中建立北京革命委员会，这不行，北京建立的较晚，主席讲不要急，要好一点，其他省还来祝贺。

一个学校，一个工厂分几派不要随便上纲，一上就上到敌我矛盾的纲上，一下子就不能谈问题了。主席一再教育我们，好人是绝大多数，坏人是极少数，对于这一点，任何人也不能动摇。

群众组织之间有非原则问题，也可能有原则问题，也可能是保守组织与左派组织之间的矛盾，过硬的左派组织只有一条：学会说服跟自己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压服别人，主席讲：压服是压而不服，你这个观点，他那个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地做个别人的工作，保守组织怎么办？大多数是受蒙蔽的，要争取、团结、教育大家，不然的话，左派能当权吗？北京第二机床厂不争取群众，不能掌握群众，夺了权，人家不听你的，权都没有掌握到手，不听你的，说不服就是道理不充足或有缺点，那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祝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萧华：

亲爱的同学们：

我要说的话刚才关锋同志都說过了。今晚和关锋同志杨成武同志来看看大家，向同志们问好(鼓掌)。

我作为解放军战士热烈地欢迎同学们来送大字报，来提批评意见。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这样对解放军贴大字报，帮助改进工作，纠正缺点错误。另一方面又不欢迎同志们，有一点恐怕你们呆久了，当然，你们把人民解放军看成自己的兄弟，子弟兵，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工作的。你们要督促解放军。呆久了，有的同志生了病饿了肚子，发生了问题我们可负不了责任，心里不好受，我们来看看。呆久了影响本校斗、批、改，各校都在搞斗、批、改，妨碍你校斗、批、改，所以今晚又是来欢迎你们，又是欢送你们。的确，当前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到了决战的时刻，这就是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刚才关锋同志说了，这是大事，真正斗倒、斗臭是要费工夫，集中精力批《修养》，要想批倒批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同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我们要紧紧掌握这个大方向，要把本校运动搞得更深、更透、更好。

有的同志说：我们到国防科委是不是大方向呢？当然对国防科委有意见可提，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两种方法处理，要一分为二，要阶级分析，要实事求是，这样解决正确。我个人看，国防科委总的近几年作了很多工作，有很大成绩。就讲原子弹爆炸五次，我们的导弹不也上了天吗？(众呼：毛主席万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国防科委这次工作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成果是很大的。我们的原子弹水平一定能超过他们。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中国人民这样的首创精神，跃进精神才能做到，我们不仅赶上，还能超过他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想用核讹诈来吓唬我们，其实我们哪吓得倒！我们原子弹一爆炸倒把他们吓死了，(鼓掌)原子弹我们要，但主要靠人，他们怕我们七亿人民的意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七亿人民是战无不胜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天下无敌的。

国防科委主要领导是聂荣臻，这些成绩同国防科委、国防工厂所有参加这一尖端武器实验的各单位分不开的，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林彪同志的好战友，打平型关时就在一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团的，我和杨成武是在他手下工作的。聂副主席负伤到延安，我们就带了部队人员到山东(杨成武同志插话：我在冀中，萧华同志在山东)聂总对根据地的创建上有功，聂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毛主席一边，一直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在延安时，

彭真担任分支书记，打击、排挤聂老总。聂老总在国防工作中受到彭德怀的打击，在国防尖端上受到很大阻力。彭德怀主张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山药弹。林总主持军委以来，把科学尖端抓了上去，彭真到东北反对林彪，贯彻刘邓路线，如果照他的办，东北就不能胜利。彭德怀排挤聂老总，聂老总在反对彭、罗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几十年来我体验了。聂总是好党员、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统帅的好战友。无论从那方面说，聂老总是好人。是好人是否无缺点呢？那也不可能。但是要把坏人做坏事和好人犯错误区别开来。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对好人犯错误要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有意见可以提，贴大字报。据我看，我们大家一致的看法，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中，聂老总是好同志，一直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很多工作，日以继夜带病劳动，病犯了几次还是照样抓国防科研工作，尤以科学尖端工作抓得很紧，详细情况一天也讲不完。应该肯定这些成绩是主要的，有缺点做了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病，没有每项工作都过问，有些工作都过问，有些工作交给了其他人(罗舜初插话：我负主要责任。)关锋同志插话：北航二十八天，罗舜初怕字当头，没敢同群众见面，后来认识了就自己跑到北航去劳动，学习，当小学生，后来转变过来了，有错误改了就好嘛！)那么路杨怎么样？可能成武同志比较熟悉。他参加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工作很好，后来调到军事机密地方工作的，不能说没错误，你们来做科委主任，就不犯错误？路杨是不是三反分子？据我看嘛，不是三反分子，路杨做了很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缺点错误，他是否是三反分子？我看不是。因为反彭德怀时站在毛主席一边，江青同志讲过：“路杨是好人”。林副主席讲过：“路杨是好人”在反罗瑞卿的斗争中，他是受压迫的。有些同志怀疑他与罗瑞卿有关系，怀疑是可以的，要有事实根据，实事求是，不要怀疑一切，有错误可以提，大字报、小字报都欢迎的。路杨到你校去了三次，彻底不彻底我不知道，有意见可以提，送大字报，路杨本人有这个表示，自己决心改正错误，同志们问他今天为何不来？他最近身体不好，他每天不能睡觉，吃安眠药量太多了。我们那里开一个会，他主持，主任是杨成武。(杨成武同志插话：我是挂名的，主要都是他)主要的事情靠他作，同志们要他同你们见见面座谈座谈，提提意见是可以的，他作了许多工作，身体不好，有缺点、错误，同志们对他批评对的，他欢迎。在群众的帮助下洗澡，改正错误。

你们认为我们是专门来保路杨的吗？好同志就是要一批二保(关锋插话：我们向你们交个底吧！)上下通气，要按毛主席说的办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学毛著学的很好，我们按毛著办事，我相信同志们是会理解的。

今天，关锋、杨成武我不是来作指示的，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时也学习你们的革命干劲，和你们交心交谈，你们可以分析分析，动动脑筋嘛！我们不强加于你们。

我们今天和你们见见面，一方面我们过去官僚，没和你们见面，今天同你们见见面，希望你们回去后，集中火力万炮齐轰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本校斗、批、改搞好，预祝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请同志们回去之后，代我、杨成武、关锋同志，人民解放军向本校革命师生问好！(鼓掌)今天我们不是什么开会，开的是军民团结的大会，军民联欢大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毛主席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臭。

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杨成武：(4·19, 2点)

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今天非常高兴见了同志们，很多同学在这里坐了三天，昨天中央文革关锋同志打了电话，又听说你们今天还在这儿，所以伯达、康生、江青要我三人来看看你们(肖华插话：打电话不清楚，耳闻不如眼见。全国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领导下取得了巨大

的胜利，这个胜利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百年大计，要在几百年、几千年起伟大作用，因此文化革命是空前的，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革命是你们成为英雄，闯将，先锋。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与你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精神分不开的。我今天向你们祝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通过文化大革命，不但要建成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去年聂元梓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到现在快一年了，轰轰烈烈的伟大一年，每个同志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你们的语录本划了很多道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你们学得比我们好(答：不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支柱，所以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敢动，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保卫国防，保卫祖国的安全，东边美国，西边印度，北边苏联，这些敌人不敢乱动，因为有毛主席和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所以第一个任务是保卫安全。第二个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一切力量完成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赋予的两个伟大的任务。现在处于无产阶级夺权的决战阶段，解放军的任务是支持左派，支工、支农、军训，毛主席指示：每年都要军训。电报大楼军管，前几天在那儿打架，还是军管了，民航局也军管了，大概你们的消息灵通，据以前与“一司”、“二司”、“三司”接触，你们的消息比我们总参、总政还灵通，(关锋插话：各高校都有《动态报》，动态不一定可靠。萧华插话：要独立思考)还有铁路、航运、军运都搞好，有信心，因为，第一有伟大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第二有全国革命师生、工人、社员、机关干部的帮助协助。第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今天我希望同志们协助解放军卫戍司令部工作，你们可不能炮轰他，现在许多学校协助他们，如北航、清华等。

卫戍司令部任务很重，一百斤的担子，你们帮助挑起来了。前几天，就不好办了，说军训是黑线，不是的，是红线。我没有别的要求，要求你们在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赋予的任务中，大力协助，协助我们，这是对同志们的要求。

我完全拥护萧主任和关锋的讲话，轮到我来讲就没什么可讲的了，科委主任是聂总，是军委分工管的，科委建立以来就担任了。我和萧华一九三一年就认识了聂总，我和聂总一直在一起，肖主任对聂总的看法我完全赞同。

补充一点，在晋察冀边区斗争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以彭真为首的代表王明路线，聂总代表毛主席的路线，斗争很激烈，一直没揭开，去年批彭、陆、罗、杨揭开了，彭真所代表的是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是超王明路线。他提出了互助、互让、互管，最近聂总作了个报告，你们去人没有？在这个报告里讲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东西揭开了就清楚了，其他萧主任都讲了，过去彭德怀打击聂总，以后罗瑞卿又打击聂总。当然，萧主任、关锋同志讲得很清楚了，聂总具体工作有缺点，但主流和大节是好的，联系到路扬，我认识的比较早，我在河北冀中认识，当时全部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那时我奉命去当军区司令，穿便衣，打地道战还比较熟悉，那时我认识路扬，他是政治部宣传部长，一直坚持了游击区工作，后来这支队伍变成了野战军，解放战争都参加了，抗美入朝作战比较早，大德山一战打得很好，回国后到军委工作，科委成立时指名调来科委，当时罗瑞卿打击聂总，路扬是支持聂总的，我是北京军区司令，他时常给我通情报。后来我到总政后，他也经常通情报，我和萧华可以作证，反对黄克诚、彭、罗、陆、杨，他是最坚决的一个，同军委的萧向东斗争也是最坚决的，萧向东撤职后，他于一九六五年十月重新调回军委任办公厅副主任，是点名要的，林副主席决定调的，我当主任是挂名的，吃饭不干活，他是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主任，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聂荣臻的，科委一部分人要批判他，林彪批示：大节是好的，但有缺点错误也可以送大字报，提意见批评，他也欢迎。当然啦，这些我们也可能说错，(萧华插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现在一方面身体不好，一方面有任务来了，现在整天加班加点，你们也加班加点，他是好同志，不是鬼鬼祟祟的两面派，林副主席和江青也和他有接触，我们感到科委聂老总，我们打仗第一是靠政治(萧华：主要是打政治仗。)但还要加上点战术，我们的军队是老虎(萧华：老虎长翅膀不更厉害了吗？)

我们的原子弹，氢弹都要上天，这些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科委管的，但科委还管小的，你们就是干这行的，我是知道的(萧华：你们是国防工业学校，你们也是我们的战友)你们是为这个服务的，北航、北大我是很喜欢你们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解放军，不分你我，(关：你们出人材支援他们了，现在解放军支工支农任务很重，但是国防科委要多少战士，一个不能少给！

我们国防院校有十几所，我很高兴。(关：你们出人材支援他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现在还有美帝国主义，我们准备把他们干掉，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现在也还有各国反动派，解放军归根到底保卫国家，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是这样。

萧主任、关锋同志讲话很好，我很赞成，今天我们和你们见见面认识一下，以后见面前就认识了嘛！文化大革命很熟悉，以后工作还要打交道。你们是大学生，毛著学的好，文化知识多，我们是一条心，所以和同志们交交心。

祝同志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祝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707.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8日 珠江宾馆)

同志们：

广州“一司”等有个提议，建议召开更多人参加的大会。很遗憾，我马上就要回去了，而且十四号晚上在中山纪念堂会上也基本讲了一些。三次座谈会是很好的。军区同志说，这种方式过去用得还少。所以，今后可以参考使用。在座的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中南局、省、市机关代表，解放军战士，中南局、省委有些领导干部来，范围比较大。谈了学生运动问题，工人革命运动问题，农民革命运动问题，铁路分局问题，珠影问题，中南局、省直机关革命运动。北京来的四位记者向我说了一些，我也看了一部分材料，绝大部分都来不及看，带回去后再看，主要让中央文革分口去看，把它摘录下来，都看不可能。

三次座谈情况，我们都要如实地向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今天所谈的主要精神都是根据中央精神，具体的问题是我和黄永胜同志等商量的。

我十四号来，原定关于交易会的事情谈完后就走。主席说，既然来了，帮助军区推动一下。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同时依靠军区领导同志。这仅是参考。我所讲的话，许多是引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件上的话，必须执行，坚决执行。我讲六个问题：

### 一、国内外形势

首先讲几句国内外形势，讲几句，在中山纪念堂已讲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把越南问题看成重点。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没有赫鲁晓夫以后，越南战争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美帝国主义调了大批部队进入越南，说明美帝看准了苏修，苏修插手，搞和谈阴谋，美帝想以诈迫和，但战争考验了越南人民。前几天《人民日报》报导南越解放军一次打死打伤侵略军1500人，以游击战为主，一次能歼敌这么多，这是伟大的胜利，而且不断取得。去年旱季歼敌4万多，这个旱季一定会歼敌5万以上，而不是5万以下。一口一口地吃掉他们，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一个小指头或半个，十次、二十次，两个手指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今年11月到明年5月，如果取得更大胜利，即使美帝国主义增加80万、100万，也解决不了问题。越南战争只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象朝鲜战争那样，美帝滚蛋；一种是战争扩大化，其他路是没有的。当然还有各种胁迫，但对英雄的南越人民是不可能接受的，要么美帝撤出，要么扩大战争，不管哪一种，都打乱了美帝全球战争战略。我们需要

以极大注意力、极大援助支持越南，中国支持起很大作用，越南同志说：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小小的古巴，过去不也顶过美帝吗？有中国的援助，……。这样说更加确切。不错，越南存在一些修正主义分子，有些国际活动，在中国的留学生、实习生中也混进一些特务分子，但这是极个别的，我们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在民族抗战中，这是难免的。在中国抗战时期，无论是民族统一战线内，或是一直到党内也都存在。……(本段记得不确切，所以不印)是不是由于越南出现有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就不支持呢？不是的。我们应当把越南战争看成自己的战争。我们的红卫兵就冲破了国界线到了越南，对于这种行动，我们第一称赞它的革命性，第二不赞同。如果赞同，那么大家出去一宣传，就会说周某人说怎么样怎么样，那都跑过去了，还有什么国界线呢？“主义兵”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的，责备、批评是需要的，但也调动它的积极因素，用积极因素去克服消极因素。我们不但要做越南的后方，而且要象毛主席所说的，要做越南可靠的后方，主席这句话，是意值千金的。……

美帝国主义决不会让出越南。我们这个战争取得胜利不打断帝国主义的脊梁骨，也可以说打断两只手。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加速思想革命化，这样思想一致，在我们伟大领袖领导下，就能战胜美帝。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最大的备战动员。我们不能只看只有阿尔巴尼亚支持我们，要知道，越南战争暴露了一切修正主义，也再一次暴露了美帝是纸老虎，现革命政党不断成立，或从修正主义党内不断分裂出来，全世界人民都在学毛著，学《语录》。全世界90%以上人民是可以团结的，10%不到的，他们的反革命面目通过越南战争更加暴露。越南战争推动了世界革命。……

我们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组织起成亿万的革命群众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把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四旧去掉，立四新，从头脑里开始，就象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每个人既成为革命的力量，革命的螺丝钉，同时又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样思想革命化了，如果敌人进来，那就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所以从宣传、动员、组织阶段，都是以两条路线斗争来进行，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个阶段后，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起，开始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主席说，今年二、三、四个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在全面阶级斗争开始时，他们进行了经济主义反扑，使我们不能进行全面阶级斗争。主席说，这是不流血的内战，我们的红卫兵说，这是不流血的人民战争。

要夺权，今年二、三、四、五个月还只能建立省市权力机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通过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这需要摸索。现在真正成立的才五个。期待已久的北京、天津两个还迟迟没能开，当然这两个有新的尝试。上海从一月革命开始只两个月，就有百万工人发动起来夺权，但直接选举，仓促一点。北京，毛主席预见有可能开代表会议，天津又加了个机关代表会议，这些会议在三月份相继开了，但尽管开了，到现在还没有成立，因为需要改进，因为可能产生新问题，尽管有这样那样缺点，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只能改进。……(各省份情况：由于记得不确切略)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大概可分五种情况，(1)已经夺权的(有五个)；(2)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两个，北京、天津)；(3)曾经夺权，但搞错了或有严重错误通过军管解决(象广东等)；(4)直接军管解决；(5)尚待解决。实践结果，推翻了原来二月份的方案，做不到，变就是了。做错了，改就是了。29个省市是不是在五月底能解决，按现在速度慢得很。广东本来想通过军管促进一下，但开了五天会，看来还会有所反复。地、区、县看来明年才能解决，中央各部可实行纵的三结合或横的三结合，到现在为止三个多月了，还没有一个典型成熟。反复是不可避免的。就象上海，以后要开各种代表大会也不是那么容易。但不能总拖下去，学生可以再放一年假，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不赞成，还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也不能总不搞本单位斗、批、改。学生放假闹革命时

间要有限制，如中学，本来说放到暑假，但提前复课闹革命。根据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但一句话，无论如何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把全面阶级斗争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进行到底！建立革命秩序，学校进行斗、批、改，实行新的教学制度。但人们思想解决不能一两年就解决了，这是长期的，现在是暴风骤雨，以后是和风细雨，实行四大。要不断革命，到以后肃清旧的东西，可能包括现在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这样一想，我们的眼光开阔了，胸怀开阔了，敌情也有了，就能区分好敌、我、友。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便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但在民主集中制下，没有触动他的所有制，共同对敌，那到社会主义阶段就不同了。……所以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改正错误，就要团结教育，这说明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正是因为这样，主席讲到底依靠谁的问题，应该做到三相信三依靠；相信依靠革命群众，逐步达到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这是基础；相信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支柱；相信依靠广大革命干部，逐步达到团结 95% 以上的干部。最高领导是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抓住了这个，不仅解决了今天夺权斗争，而且准备了明天打败帝国主义。

## 二、广东地区和情况

### 1. 广东是面临前线，作战、备战任务都很重，我们要引起警惕阶级敌人。

广东是前线，不仅面临港澳，而且东有台湾，西南靠近菲律宾，随时面临敌人侵入海南岛。如果作战，广东是首当其冲，面临作战任务。对港澳，特别是香港，一切情报中心都在那儿，包括国内逃出去的反动流氓分子。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使革命群众提高警惕。所以三次汇报，我没听过谈敌情情况，我有点不安。但我相信，一旦我提了，你们是会改过来的。不能不注意公开和潜在的敌人，昨天，珠影的同志提到一些。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失掉警惕，就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组织首先要注意。

2. 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说发展慢一些，我们说慢一些有好处，可以避免重犯错误，所以可以迎头赶上。

例如，我们革命吸取了苏联的正反面经验，它虽然很长了，但经验教训没有总结，我们只有 17 年，总结了经验教训。

慢，有经验，是好的一面。但要注意在慢的时候，应该总结经验，不要照抄，应与具体情况结合在一起。北京一个电话，有的东西比我们知道得还早。北京有一个，别的地方同样也要找出一个。我们不反对排斥、模仿，但总是要独立思考，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相信，广东的创造性，广东是能够迎头赶上。有些看起来是冷冷清清，但不一定就坏，比如北京这几天还在打架，这难道我们要学？在北京这样，首先笑的是外国大使馆，在我们这里如果这样，首先笑的是香港。广东首先应注意流血的敌人。

毛主席说，过去 17 年，和平环境太长了……官僚主义等就生长了，所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看什么样的轰轰烈烈，什么样的冷冷清清，这是有波浪起伏的。

3. 广东“1·22”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省革联”夺权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大方向对，但是抽象的，仍然犯极其严重的错误，不能脱离以上两种情况。“1·22”夺权，小将犯极严重错误，对以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为首的旧省委，那就是起了作用了，至少是利用了这个夺权。革命组织要夺权，这个要求及行动大方向还是要肯定的，革命小将夺权，如果大方向也不承认是正确的，那就打击了革命小将。那时有连锁反应，广东“1·22”夺权，江苏也是“1·22”夺权，南京、安徽“1·26”夺权，旧省委看穿了这个，所以就利用了这个，这样就上了当了。本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12 月时，那时一个是政治局常委(陶铸)，一个是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陶铸的电话特多，谁知道哪些是公的，哪些是私的，所以不能完全责怪你们。“1·22”夺权成为一个秘密的夺权，两个学校组织，一个机关组织，一个工人组织，一个珠影，4 个外地组织，共 9 个组织。夺权成为谈判，把赵等叫到中大，

要印给印，这是不可效仿的。夺了权，掌不了权，瘫痪了，所以中央决定实行军管。

赵紫阳为首的旧省委利用了这次夺权，赵这个人很会说话，到北京后，我们讲让权不对，你们不让也不会怎么样，你们请示中央就行了嘛，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旧省委反动路线很厉害。那时有人说让位是反革命罪行，我一想，这句话很调皮，因为当时让位的不只是广东，如果说让位都是反革命罪行，那怎么成？所以，我说不都是反革命的。赵就抓住了这句话，说“我不是反革命”。这说明他很调皮。

因此，不论参加或支持“省革联”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请罪问题，而应自我批评，深刻的自我批评，这样革命派可以前进。

你们要警惕赵、欧、尹反革命复辟逆流，要严防地方主义翻案，这是中央定了案的。他们过去扬言，大军不南下，广东、海南岛也会解放，所以金门当时落了；他们反对北下干部为主，结合地方干部进行土改。如果地方主义要翻案，这也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如果说广东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能拿个别事件来判断，而应拿这个。

#### 4.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广东军管。

对于“1·22”夺权，这主要责任都归罪于以赵、欧、尹等三人为首的旧省委。让权后，他可以成为不是当权派，军管后，他们就可以说闲话了。

#### 三、广东军管制的客观情况和它的任务

1. 军管前发生了从冲后勤部开始到冲击军区。这分两部分，一部分从军队院校内部开始，由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一起，串连一开始，就都到北京等外地串连，所以一下命令回来后，带着一些余波，要烧一烧军区，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到二月七八号就开始冲击军区，这件事本身是错误的。中央看法也有分阶段，开始北京大多数都冲了，只能用说服办法，就中南海一处就冲六、七次，最后一次五个门都挡住了。静坐更是常事。地方搞得更凶一点，所以那时采取军委八条，在当时起着纠偏作用。但现在是不是改了呢？没有改，八条仍然有效。八条中有一条……坏人要追究，好人不追究，这三句话在当时是起作用的，有效的。冲广州军区，珠影“东方红”个别头子是有问题，需要审查。军事院校也逮了一些，以后大部分都放了，有的已送到边疆，后来好意把他们弄回来，有两个闹的最凶……。我十五号接见的时候，“千钧棒”（已取缔）中五个人还参加了接见，说明没有歧视他们。这样冲击，全国是好多地方，恐怖无例外都搞了。……，在这里军区也跟着犯了一些错误。全国除了个别是另外性质，如青海、内蒙、成都一些地方特殊外，其他地方有普遍性。广东说起来冲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但还不那么严重。军区宣读了军委两项命令（指二月八号军委来的命令）后，虽然逮捕多了一点，但比较起其他地方也不严重，共逮 450 人（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红旗”头子，其中最多的是“八一战斗兵团”），已放 169 人，在押 281 人，军区决定明天还要放一百多人，剩下顽固不承认错的，与特务有关系的等等例外。青海逮捕了近万人，所以与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湖北比起，捕人不算多，而且放得快。广州以外，逮捕 238 人（已放），交易会开始前，于三月二十号至三月二十八号一周拘捕了 508 人（数目大），放了 280 多人，过后还准备放一些，总共三次捕了 1196 人。所以“中大 8·31”有×××说军区逮捕人的数字可能是总数，但就是总数也只有 1196 人，也不是三千多人（注：×××已逃跑，正在追查）。同时学生组织一个都没有捕，也没有死人，所以，从全面看来，广东处理是很谨慎的，象珠影“东方红”原来宣布勒令解散，也平反了。

广播电台×××派已垮台了，的确那些人有问题，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到军区那里看看材料。

军管前形势，面临前线，没有出乱子，这是不简单的。从黄永胜同志主持这一方面工作起，是负责任的。主席、林副主席是信任的，我应该告诉大家。（热烈鼓掌）

三月十五号开始军管，不到一个月，出了几件事，是不是就是什么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是什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我看来，不能这样看。如四大事件：

“1·22”夺权、“1·25”反夺权(公安局)、冲击广播电台、二月七号、八号冲击军区，军区并没有把这个做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总理讲到北京冲中南海时说：中南海的警备司令部战士真正做到不动气，不动手，骂不还口，打不还口，打伤不开枪。)

## 2.《颠倒》一文。

文章发表很早，是发表在《新北大》广州版上(二月二十八号登的)，(总理问：“新北大”的来了没有？“新北大”代表：来了。这时总理笑了笑)在小报上也没有什么，当时没有闹出来事来。错误在于《南方日报》三月十二号转登(有删改)，三月十四号《广州日报》转载并加了按语。文章许多观点是要得出它所要得出的一个结论，没有做阶级分析，没有一分为二，如“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也没肯定。但是当时没有闹出来。《南方日报》转登了，《广州日报》转登并加了按语，压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不同意，闹出来了。我看中央文革四点建议应该认真地执行，对这篇文章，中央文革小组说：文章是错误的，应允许在报刊上继续讨论批判。这很谨慎，没有一下子就是什么“大毒草”，最近可能有事没有登……。

3.“一声春雷”(指铁路局夺权经验)，一声而已，不那么响亮。但没有关系。不响就不响。军管小组有的同志急于搞三结合，因为林彪同志说过在华南地区能够搞出经验，并希望早一点。……看样子，“一声春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不那么够。但还是想搞三结合，方向还是对的，没有想复辟嘛！但不够成熟，革命派没有都吸收进来，但是不是那么多都是“大老保”，动不动就“大老保”。南站造反派占多数没有进来，但总的来说还是占多数，听说占铁路分局职工总数60%多。革命造反派有一部分没有吸收进来，无产阶级权威的确也不够，但可以改进嘛！同志们讲登了报，登了报的多着啦，地方的报嘛！你们搞的这样，说什么是“征候”，怎么样，怎么样……。搞了就搞了嘛！逐步加强嘛！如安徽、江苏成立了什么“革命委员会”，安徽夺权中央没有承认，但他们还要行使权力。所以得慢慢以军管接过来。新生事物不能那么完善，所以不能登报说“取消它”，这样谁还敢闯？但如果另一派坚决不同意，还是以军管为主，如南站。

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还没有成熟，但也不必解散。工人组织分成“工联”(即“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大联合造反总部”)、“地总”、“红总”、“红旗工人赤队”、“广东红旗”……、“广州工人”……，六种组织，象现在“地总”、“红总”、“红旗工人赤卫队”一部分同意，其他不承认，所以不成熟。应该承认“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赤卫队”分裂成两派，一部分发展，一部分缩小，希望能团结，如果不行，那就在革命中见高低。但总的还是革命造反派；“广州工人”……、“广东红旗”……，看起来应该也是革命造反派。说“地总”、“红总”是“大老保”，也不对，军区的看法是，他们有些保守。但应该帮助他们，如果用“大老保”压，那是压不垮的。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还是坚持大方向，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打、砸、抢”，这样，就能够坚持得住。现在厂内两派斗争严重，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学生下厂串连，不要把一派打成“大老保”。开职工代表大会，下旬看起来不成熟，但不能说一定学生在前，看样子有可能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前。

以上几件事是个别错误，支左工作没有完全做好。但支左是解放军五大任务之一，对广州军区则是七大任务之一，不能象学生那样放假闹革命，你看，这是前线。(七大任务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作战、备战)而且广州学生工作也很重，大学也是相当多，十七所，四万多，中学生也有20—30万。

军区支左是有成绩的。仅一个月，首先支农、支工秩序很清楚，铁路运输、海运等也是蒸蒸日上，但也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如左派摸得不那么准，但可以改嘛！

(关于“地总”、“红总”问题，有一个同志递上一个条子，周总理看后讲：军区讲，“地总”、“红总”，有些事情偏于保守，我不同意“大老保”，我是为你们辩护的，是偏于保守，为什么不能改？能改！)

不能说复课闹革命是什么“复课压革命”，不能这样说。

“主义兵”有一、两万人，而且办了报，就要谨慎，反动思潮可以批判，但是今后“主义兵”坏的走向大多数，我们要负责，你们也要负责，你们为什么不能帮助？大学为什么到工厂到农村那么感兴趣，而到中学帮助不感兴趣？不要把他们推向反动方面。北京好些中学，如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等过去都出了问题，你们要帮助他们。

不能说是军训是阴谋。这是毛主席批的，怎么能这样说？

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不会压革命。

现军管会决定调回几百名干部，重新军训，要分期训练，慢慢引导到政策方面，引导归口，如战斗小组不能跨班、跨车间，但总的战斗组织不能解散，不能取消，所有革命组织允许存在，允许联合。

军区尽管有错误，错误就改嘛！

最后解释两项命令，即军委八条与军委十条，这两项命令是不矛盾的，十条对八条是发展了的，……。

四、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谁？

1. 直接指向刘、邓、陶。

过去没有系统批判，现在要系统批判。广东当然必须结合陶铸、赵紫阳来批判，同时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八月底告一段落。

2. 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

全国在二、三月中是有一股逆流，借干部亮相，想混水摸鱼，对广州来说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首先应向旧省委中赵紫阳、区梦觉这样的，他们现在倒在那里笑话，看军区那么忙，还有一些地方要翻案，这些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但也不是象说的那么严重。易作才（“一司”负责人之一）这句话说得对，象把黄永胜同志、陈德同志大字报上街，这是没有好处的，不能这样做，应该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同志呀！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们这样做是最遗憾的。

3. 个别严重错误，不能先下结论，要注意调查，在实践中考验，打空炮容易引起虚惊。

4. 要求你们要维护、支持解放军的光荣地位，广州军区责任非常重大，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极大重视，不然我不会在这儿呆五天。特别是，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复辟在广州有两个暗流，一是没有彻底批判陶、赵；一是地方复辟暗流。

五、如何实现中央提出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三结合。

1. 要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纲。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并联系陶、赵。

2. 左派标准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经过长期考验。你们过去的说法都不那么准。据说，去年北京来信，有些受压重一些，后来《红卫报》与反封《红卫报》；“省革联”夺权问题；“一声春雷”问题等，不能抓某一件事来看，要看十个多月来表现，从而衡量是不是真正左派，真正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革命造反派组织里头有左派，也有保守的；保守组织内也会出来左派。

左派如果犯错误太多了，不改，坚持，也会走向反面。在北京我们曾经警告过有的同志。

3. 现在革命造反派与保守派对立很厉害。革命造反派要引导保守派革命，就需要批判、斗争，但矛头向上，联系陶、赵、本单位进行批判。如果保守派或偏于保守的改了就要欢迎。不能用群众斗群众的办法，而要用批判、整风的办法。

4. 革命造反派之间同样存在有对立，互不服气，提出“三面红旗”是革命造反派，不是说只有这“三面红旗”，如果这样，那我就成为宗派主义了。尽管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们还是支持你们。你们第一不要骄傲，要有自我批评精神；第二也不能排斥其他的左派组织，本校也可能产生左派组织，不要互相攻击、排斥。另一司

就产生一派排斥另一派。听说北京现在打得很厉害，北京来的同学，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到这地方来，但不支持你们把北京那个带来。左派组织之间不能搞什么反右倾，打托派，这是过去批判过的。我们过去也批判过所谓“革命的打砸抢”，打、砸、抢还有什么是革命的，如果是敌人就应该是专政。

5. 保守派是说始终保反动路线，如果批判了，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拢了，那就不能那样看。至于保守倾向，就是革命造反派内也可能有，说没有，这是主观主义。

北京有工厂一千八百多个，参加工代会有×××，天津有一千七百多个厂，有一千六百多个参加。这里就有少数保守的。但革命造反派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占领导地位。

6. 群众斗群众，坚决反对。中央有多少个文件都否定了打、砸、抢、抄、抓，但有的地方还有出现什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发生。

7. “联动”的反动思想，“联动”的反动行动，“联动”的反动组织，是不能允许的，这是有它的理论基础的，即反动的血统论。

## 六、具体问题的解决

1. 希望革命学生中的左派，即革命造反派，要尊重自己取得的地位，要不断总结，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老干部不能靠吃老本，青年人也不要靠吃老本，老本也不多，不能骄傲，不能急躁。

至于被人家批评的偏于保守的或说成“大老保”的，也不要气馁、对立，也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迎头赶上。对于过去旧的东西留念，不敢破，这就是保守，但不要紧。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要紧。气馁就不能立志，对立了就不能转化。至于现在还有第三派，它对革命造反派有些行动看不惯，对保守派也有意见，你们可以帮助嘛，这种势力就是强调所谓正确性。革命造反派革命性强，但也有的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差点，保守派则强调所谓组织纪律性，革命性差一点，这是本末倒置。对组织纪律，毛主席是提倡自觉纪律，不赞成把军队说成是驯服工具。

### 2. “一司”、“三司”问题

北京虽然一二三司合起来了，但“三司”的观念还是存在的，(总理谈到当汇报三个司令部合并情况时，主席曾插话)这个主席早就预见到的，现在果然是这样，这证明主席的英明、伟大。所以你们一三司不急于联合，可以在大批判中求得大联合。

### 3. 学生串连。

大串连不提倡，一般不进行。北京出去看一看，这一次出去是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学习一段要回去。这次北京出来太多了，我回去还要跟中央文革商量一下，有的地方现在不能去。(总理问：北京在这儿是不是五个？下面答不是，北京八个，其他地方一个哈军工，共九个)

学生串连，结合工农，本地串连为主，以学校内串连为主，到工农中去，今后军管会在农忙时可以组织去，但总不能包办代替。学生只能交流经验，不能包办代替。

### 4. 在搞过四清地方，农民代表会，是可以以真正的贫下中农代表为主，干部参加一些。

### 5. “主义兵”问题

组织大，现在又没有明确纲领，而且又出了报纸，很慎重对待，还需要做一段工作，我不能再做工作了，我在北京还没有作好。他们不是谈不得的，是可以谈的。

6. 工人造反组织，每一个组织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应作自我批评，矛头向上，大家应站在革命路线上。

### 7. 农村组织

只要召集代表大会是真正贫下中农代表就可以，这不能说是自上而下搞起来的。……

### 8. 干部能够参加工作与干部亮相的关系。……

9. 外地来串连同学不宜太多，希望你们交流经验教训，互相学习，要把北京好作风带来，不要把坏作风带来。

最后，总理一再强调要学习毛著。并说，广州军区从领导干部来说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总理还说我一生犯了不少错误，但革命精神不死，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我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

总理还建议《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合成一个版，并希望五月一日改版。总理在答问共青团组织前途时说：共青团问题，中央没有讨论过，但红卫兵搞得好的话，有可能代替团组织，但还没有讨论过。

**708. \*周恩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三卷)

**709.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三卷)

**710.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三卷)

**711. 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  
代表五省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讲话  
(1967年4月20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也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我们，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和上海五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应邀参加这个大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受这五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人民的委托，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北京市的革命战友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战友们，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你们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猛烈进攻，取得了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你们贡献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你们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你们热烈地接待了来北京串连的一千多万革命小将，你们还派出了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士到全国各地，把毛主席的号召带到全国各地，把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作风带到全国各地，同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结合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国。我们各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援，同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英勇奋战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向同志们、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斗争高潮中。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兴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深信，这个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定能够领导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列，对夺取北京市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更出色的贡献，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首都，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不变色，成为全国的模范，世界的榜样。

战友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我们是在一条战壕里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各省市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学习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特别是你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你们建立工代会、红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新经验。今天我们又听了谢富治同志的报告和各方面同志的讲话。我们将继续向你们学习。你们也一定会象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712. 吴德接见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20日)

(4月20日在全体革命造反派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同志晚10：10在市委第三会议室接见市委“摧旧兵团”、“市委党委红卫兵团”、“井冈山战军”的部分战士，并做了亲切的谈话)

(吴德同志兴致勃勃地走进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吴德：听说你们来了几个小时了，吃饭了没有？(众：吃了！)你们今天很高兴，因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市革命人民奋斗10个月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她的成立是很不容易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了旧市委、也就是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彻底被捣毁！同时也宣告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前市委和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总的后台是一个，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有第二号人物邓小平。这10个月北京的革命群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彻底把这条反动路线打倒了。这10个月解决了什么问题？揪出了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否则上有刘邓下有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那就危险了，毛主席觉察了这件事，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

你们听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定很高兴，你们都在旧市委呆过，起来造反很对，新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我们犯了错误，使运动搞得很不好。这样也好，使大家对问题认识更深刻了。现在除了留下来工作的，大家都集中到党校去搞运动，一是要把旧市委揭深揭透，我来了将近一年了，跟大家工作了一段，确实认识旧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任务：彻底批倒批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结合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市委机关有特殊的责任。今后党校的运动更应该按毛主席的路线搞。不管是受蒙蔽还是犯错误的都要站出来，划清界限。刚才砸了牌子(今晚革命派用铁锤将旧市委和旧市人委的牌子，搞了个稀巴烂)只是形式。彭刘反党集团要政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国家要变颜色，要更好的彻底批判，批倒、批臭、批深。

一斗、二批、三改，要更好地做调查研究，这样思想水平才能提高，才能教育更多的人，争取大多数干部，现在还有些人负隅顽抗，思想很反动嘛！骂党、骂党史、骂我们伟大领袖，可是他们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有感情。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说明旧市委被砸烂了，但你们要做更多的工作。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今天没有准备，以后有机会再谈。简单的就提出这点意见。市委机关的同志起来批判刘邓的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细致的工作。

### 713. 戚本禹在中央乐团的讲话 (1967年4月20日)

戚本禹：你们团的人都来了吗？“井冈山”：没来齐。

戚本禹：今天解决你们领导问题，人来太少不行。(有人问是否可以用广播通知全团同志？)可以嘛！(问“井冈山”)你们演《沙家浜》，“东方红公社”参加了吗？一定要联合才能演出，你们把团分成两半，一边是跟“红岩”联合，只要不是反革命，就可以联合，如果是一方面的，我就告诉他们，明天不让你们演出。(“东方红公社”对于4·15事件作了发言)你们看怎么办？你们打算这个会怎么开？要不要辩论下去？(不打算辩论)外单位参加了，你们旁边听好不好？不要介入。(“东方红公社”继续就4·15事件发言)

“井冈山”：戚本禹同志来很不容易，要谈大问题，打砸抢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戚本禹：我看他讲的有道理，你们讲了那么多，他们没有辩论，还是讲重大问题(鼓掌)(“井冈山”总勤务员向戚本禹同志介绍情况，讲到最近演出《沙家浜》前斗争破坏《沙》创作的李凌，傅一之时)公演时也想这么干？到广州演出时也这么干吗？外国人怎么看？不否定你们看法！不一定每次都这样，你们演了几场？还创作了什么？

“东方红公社”：他们创作了1·19打托派。

戚本禹：你们专揭短。(“东方红公社”谈到乐团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傅一之根本没碰)傅一之问题能不能定性？

戚本禹：时间很晚了，今天不要录音。你们单位问题不是带有普通性，对这里情况我不熟悉，收到了一些信件，来了开了一个小会，提些意见，仅作参考。这里与京剧院一样，首先解决领导问题，今天的目的是解决领导问题。江青同志指示要演出《沙》，要边演边改《沙》。现在分两派，如果领导问题不解决，演剧就不能解决，首先建立领导班子的权力机构，正象你们所说的“井冈山”夺权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历史的看问题，不能怪他们，1·26夺权时没有三结合问题，后来如果和军代表结合是应该可以解决的，当然这要检查。(你们与京剧院不同，没有砸)我们跟他们开了一个会，提出名单，参考你们的意见，如果一方面提很难达成协议，下午与军代表提了一个名单，现在提出请大家讨论：10人领导小组，组成革命委员会，根据《红旗》社论的三结合精神，军代表三人(唐、黄、赵。唐担任主任)革命群众六人。“井冈山”陈力、陈公达、张云卿、陈汝棠(问：陈汝棠你是拉大提琴吗？)，“东方红”：何复兴，盛明亮，干部：一人王久玲(王久玲在哪里？你亮相了)干部还没有很好亮相。(有人喊口号：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决定)这不是中央文革决定，我自己来的，是和余基(军委文化部)和军代表谈的，因为乐团问题不需要中央文革决定，你们作决定后，报请军委文化部决定，这可以说是临时权力机构，不妥当的，今后可以调整。我个人来说，这个机构还是可以担任领导责任。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坚决同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可以报请军委文化部，今天开始就要服从权力机构领导，你们“井冈山”，“东方红”做为群众团体活动，

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向军委文化部反映，但决定要执行，明天演出他们决定就要执行(指“东方红”)，你们不要罢工(指“井冈山”)，你们也不能不要大家。没有领导机构事情不好办。

第二个问题：中央乐团的斗批改问题，希望领导机构成立以后很好抓斗、批、改。我听了两方面意见，两方面都没有抓斗批改，对李凌的斗争最近才感到问题，两方面都积极抓起来，但过去不是处理得很好，内战可打得不少。现在是大批刘邓路线，要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也是中央的意见。大批判、大联合搞斗、批、改，这是总的方针，你们根据总方针考虑中央乐团的问题，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在国家来说是一小撮，在你们乐团也是一小撮，不要把面搞得很大，就是一小撮，过去把斗争锋芒搞得多，这不符合中央斗、批、改精神。这是什么派，那是什派，这是要不得的，革命要掉队的。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有两种不同方针，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是非问题，主席讲得很清楚，我们同志在道理上懂，而且会背，但处理实际问题就混淆，如某一个具体人，具体事情还可以原谅，很多事如此，很值得思考，你们互相指责方向路线错误，方向路线错误不一定提的那么高，互相要检查一下，不要把同志间的矛盾，搞成敌我矛盾，这个人究竟定什么性，是敌人还是犯错误干部？三类、四类，还要通过运动看，要很慎重考虑，你把人定成敌人，别人辩护就难，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一说就是包庇。区分两类矛盾要慎重。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分清是非，不能和稀泥，但和处理敌我矛盾不一样。总的是毛主席所批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形式之一，我们不要犯这错误。不要打击一大片，要打击一小撮，究竟乐团一小撮有多少，两个革命组织实事求是研究，今后斗争中看，当然斗争某些地方不那么准，但不能把右派放在一边而搞群众，斗批改中革命组织互相要开门整风，听取别人意见，不要搞宗派，我看你们两个组织都有很大毛病，毛泽东思想不是掌握得很好，我这样是不是指责了群众？恐怕都有毛病，希望你们虚心坐下来听取意见，检查自己的毛病。一面斗争、一面整风，边斗争边整风，这样可以对斗争更好。

改的问题，首先要演出《沙家浜》就是很大的改，《沙家浜》也要边演边改，就是一个《沙家浜》也不行，还要创作新的东西，一个《沙家浜》打不倒敌人，可以给敌人很大打击，资产阶级交响乐统治外国中国舞台相当久，根子相当深，打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交响乐一个《沙家浜》不够，《沙》是重型炸弹，还得有别的，要不断创新，《上海海港》你们交响乐也可以创作。《智取威虎山》很成功，是京剧最成功，也可以很好搞，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新的东西，树立新的样子要有首创精神，敢字当头，不要怕犯错误，创作出来给我们看看。演来演去《沙》不行，不断有创造前进，这是主席思想，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光是几个人，不是“井冈山”就不行，不是“东方红”就不行，你们剧团还有不少人材，有一个李德伦(来了没有？)靠边站了？应该出来亮相嘛！欢迎他们亮相，你们也要欢迎他。李德伦我不熟悉他，他犯了不少错误，他还是同志，我看了他的彩排，他还是很好，跑得满头大汗，听说你们“井冈山”夺了他的指挥权？(群众：是工作组、革委会。李：工作组把我靠边站)这就好，他忙得满头大汗，这种人不能结合？瞿希贤是你们团的吗？瞿希贤也亮了相了，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应该欢迎她亮相，她也有错误，困难时期写了一些低沉的调子，你把你的曲子全部给我，我找别人看看，我看还可以工作。有些人还没有讲到的，我对这儿还不太熟悉，还有个纪律成吧？(群：有)这人如何，也可以了解，有好多三名三高人你们是否不让唱歌？梁美珍来了吧？可以演了。(梁：已演了两场了)

陈立(井)：三名三高是工作队揪出来的。

戚本禹同志：只要他们站出来革命，要分析一下，你们将来也可以成为三名三高，允许人家革命，当然有些人要很好检查和黑线的影响，愿意革命的就要欢迎。

对京剧改革，过去反对过的，现在如果拥护，能触及灵魂，真正改的就可以参加演出，一贯反对的，现在还反对那就不能迁就，亮相好的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的，还可以参加十人小组。

回答条子：

1·19 夺权争论很大，我在戏院、音院两次讲话以后，有些组织灰溜溜的，我并不说 1·19 怎么样，1·19 我不太清楚，到底你们夺了什么权？（答：是文化部的权）是你们为主？（指井）

陆公达（井）：我在 1·17 到文化部 234 房里提出的，要制止经济主义，没有权问题解决不了。

戚本禹同志：我说反对经济主义，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不要完全否定他们，你们几个人行吗？不过，文化部权要中央夺。

田振林（井）：现在“砸烂文化部联合委员会”，已经变成革命群众组织，专搞斗、批。

戚本禹同志：好嘛，这可以，不要完全否定他们，那么多的组织，那么多的群众，是不是不要说糟得很，说过也不要紧，现在不说了，你们很不宽大，对革命群众组织要一分为二，有些地方你们受了刘诗昆的影响，这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可能受了影响，你们检查一下又有什么关系，我也检查了，“红岩”、“红旗”都来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红旗”作了很大贡献，我看了一大堆材料，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一点就要向人家学习，他们给你们革命派挖出了一个定时炸弹，我相信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事实，你们也不要骄傲，你们不要整人家，不要抓住辫子。“青艺造反兵团”，我们没有参加 1·19 夺权，是支持现在打成刘诗昆、叶向真的死党，还说：现在暂时叫你们同志。

戚本禹同志：不要抓住革命同志小辫子不放，否则一天可以抓三把辫子，对同志要和，对敌人要狠，一棍子打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调查叶向真问题前，你们不是不清楚？（指戏院“红旗”）检查一下就行了，既往不咎，叶向真今天给我写来信，告了状说你们武斗，打了她了……她告了一状，注意一下就是了，不要看住她，她要到香港也可以，愿意叛国怎么办？如果她要跑到香港也可以，给她行动自由，她爱到哪儿就到哪；你把她抓回来就是了，怎么斗都行，可以不会告你状，你们要想办法把错误揭批透。有病可以看。我看不要支持她的错误，如果支持了，包庇了，就没有立场了。（从略）

戚本禹同志：江青同志亲自领导创作了《沙家浜》打开了缺口，江青同志让谢富治同志给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名额，今晚能否产生一个代表？如果能产生就好……。

“东方红”公社：选何复兴！“井冈山”：选陆公达！

“井冈山”两战士：同意何复兴！

陈×：何复兴是老造反派，我们认为 1·19 夺权是假夺权，何复兴造了这个反……。

戚本禹同志：1·19 夺权还是有功绩的，不要否定了。

（选代表时两派争执不下，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东方红公社”是否气量大些，你们放弃一个，你们提一个“井冈山”的好不好？（最后选出“井冈山”战士一名陈汝棠同志。）

戚本禹同志：我看就陈汝棠同志。

## 714.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中学生代表讲话 (1967 年 4 月 21 日)

陈伯达：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联动”怎么处理的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向你们请教的。

江青：你们集中地考虑考虑“联动”问题，其他问题慢慢可以说，对于“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办啊？

同学：汇报了斗“联动”的情况。

陈伯达：你们是怎么斗的啊？你们参加了没有？（开大会，参加了）。

戚本禹：你们是怎样斗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文斗）有没有架着？（同学：没有）

陈伯达：坐喷气式飞机没有？（没有）

同学：讨论、争论、内部问题。

江青同志：（“联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受害者又是工作者，因此请你们来了，请你们直接提出一些方法来研究，当然要注意政策。今天我们特别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对待“联动”？对那被抓的“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处理？大家知道吗？

同学：汇报了一些做“联动”工作情况，谈到造反派处于劣势……。

陈伯达：同志们的批评我们接受，我们对中学运动关心的不够。

江青同志：我还想提一个问题，“联动”成了一个秘密组织了，是不是能让他们公开如何？他们见不得人，只能在晚上干，白天不能干，你们能不能让他们公开？你们可以讨论。

陈伯达：是不是可以公开，给一个房子，给个电话呀？

江青：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两派对立，那不好。

（同学：抢着发言，比较乱）

陈伯达说：守秩序守秩序，还没有说完呢？

江青：我们是来研究问题的，不是吵架的，中学造反派怎么没解放啊？现在是开会，不要吵架，要文明一些，不要两人讲话，两人讲话就不听清了。

（同学谈到了乱扣帽子，扣反革命、反解放军帽子等）

江青：把这些帽子全部摘掉，这些帽子不要戴，都是自己戴的，一律平反，不要吵，一律平反。

陈伯达：我讲几句话吧，不要鼓掌了，我们不同意分4·3派、4·4派，从今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我直到今晚上以前根本不知道4·3、4·4派，我不贊成分两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红代会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可以补充，不能拆台，你们双方各自作自我批评，你们双方都有所不正确吧！要作自我批评嘛，像这样就不能解决大联合与三结合的问题了。你们就会走上邪路，双方作自我批评是不太容易的，你们大家相互批评。对方都相当够了，要作自我批评。现在回到我们原来的会议中心上来，现在来讨论如何对待“联动”的政策问题。现在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来讨论对“联动”政策问题。

（同学说要把后台公开出来。）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现在我建议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话。

江青：

我听了小将们的意见，我同意陈伯达同志意见，不要打内战了，打内战不解决问题，你们之间可能有是非问题，有些原则的问题，不能打内战了，要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比方我和陈伯达同志吧，多作自我批评，我批评我，陈伯达批评他，这样我们就团结好了嘛，有时我们也吵了几句，但自我批评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了。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是个好方法，很好，不要打内战。这样，“联动”可高兴了，敌人可高兴了。刚才你们提出了老红卫兵，什么“联动”分子又是亲联分子，这样就把“联动”说得那么多，本来不多，给你们这么一说就多了。不要叫什么老红卫兵，才几个月就老了？也不要叫亲联分子，这样就扩大它们的队伍。我过去说过“西纠”还是做过好事，是有所功勋的，后来做了坏事，打了你们，我们就帮助你们，对他们一小撮实行专政，他们后来就骂我，我不怕，骂我，怕骂我还是一个革命派，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吗？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造反派不是劣势，只要你们不要打内战，团结起来，你们不是劣势，他们没有几个人，让他们出来，要拉他们一把，不要让他们颓废堕落。要让他们公开化，要多做思想工作。他们过去还装备挺强，摩托车、军大衣，这没有什么。什么纲领，那是吓人的，脱离群众的，没有什么用的，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

“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嘛，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青年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能改正。我没有接见过他们，陈伯达同志比我强，陈伯达同志还接见了“西纠”，比我强嘛。我没有你们批准我不敢去接见嘛，你们可能要说江青去接见“联动”了，和我们不亲了啦！“联动”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这不但和父母有关，有些父母不是黑帮照样还是“联动”，这主要是等级，级别关系。我爸爸多少级我妈妈是多少级，这是主要的、反动的。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园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对于你们被扣反革命、反解放军的帽子都摘掉要平反。

江青：对解放军有意见可提出来批评嘛，正确的解放军是会接受的。

康生：

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每次接见你们时我总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到你们这么大啊。(陈伯达：过去了回不来了。)(江青：老少年)(张春桥：老红卫兵了)我不管你们，你们说得对，说错了，你们文斗也好，武斗也好，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我总是十分羡慕你们啊，在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多么幸福啊，我们在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没有你们那样幸福嘛，我们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了。你们有雄心壮志，甚至在打架时也有雄心壮志。我同意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有个毛病，一方面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另一方面又说“联动”那么多，我说不可能，坏人只是一小撮，好人是大多数的。广州说“联动”有一万多人，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他们的政治宣传可多了，但我们造反派不能信他那一套，你们要象林彪同志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不要怕“联动”，让他们公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得更清。这一个方面不要错误估计形势，第二个不要替他们扩大队伍，不要把老红卫兵和“联动”联合起来，这是对红卫兵侮辱，不要讲老红卫兵。哪有老红卫兵，我是比你们老，上海红卫兵送给我们许多袖章，我才是老红卫兵。就算去年八月成立吧，怎么就老了啦！长胡子啦。不要说亲联派，帮他们扩大队伍，帮他们的忙了，对那些青年讲了错话，话讲不对不要说亲联分子，就策略来说那是很不策略。你们有雄心壮志，为什么不能做思想工作，他们说我老子打下了天下，我老子解放了你的老子，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完全否定了劳动人民的；第二把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了，天下是他老子打下的，那么，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到那儿去了，劳动人民到那儿去了。我想，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思想工作，讲清这些道理，不是一次就能解决了的，你说了一次就过来那是不是真的，要加强政治工作。你们要揪出后台，不是揪出后台就行了。陈伯达同志讲了，“联动”是种反动思潮，报纸上不是提出了刘邓了吗？你们不是讲到刘邓了吗？揪出后台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阶级斗争，这是政治斗争。上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都讲了不要分4·3派、4·4派，同志们要好好地把毛主席接班人五个条件学习一下，第一点第二点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第三条，就是要团结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也要注意民主，青年人火气大，一听不同意见就吵起来，这好象是霸气，实际上是没有力气的，你有理，让别人讲完了吗，你批判嘛。五条中讲了民主十分重要，没有民主不能团结广大群众。我们中央文革不是和你们商量了嘛，我们在和你们说话，没跟你们吵嘛。当然我们可能民主的不够，在五条中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团结不同的意见的人，要有民主，这样内战就打不起来了，你们在这儿打内战，说了以后不打了，可是出去以后就又打起来了，这就不好嘛，我们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谢富治：

我完全同意、支持江青同志讲话和康生同志讲话。听听你们小将们的讲话以后，如康生同志说的，我们很高兴，吵吵闹闹，我们变年轻了(江青：我就是变年轻了，我思想上就是年轻，和你们在一起，欢迎不欢迎？(众：欢迎！)刚才江青讲了我们是年轻了，我们要按中央精神办事，我没有其他什么话可讲，主要是按照江青同志昨天讲话，十条八条的关系如何处理，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好好地学习一下，坐下来学习一下，然后结合本单位怎么办，该批评就批评，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联动”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和你们一样是和“联动”干的。要对反动的家伙专政，专政什么时候都可以专政，要做分化瓦解工作，孤立少数。有多种方法，专政是一种方法，更主要的是大家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团结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这次江青同志找小将们商量，今天这么多人没有好好地商量，你们回去，要结合江青讲话，要研究研究怎么办。你们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要解决嘛，退出“联动”的回去要欢迎嘛，要补台嘛。(江青同志：补台，补台。)没有参加的，应该参加进去，应该有一份，主要的一份。

(康：我插一句话，不要口号上补台，行动拆台。)

陈伯达：

我来讲几句，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你们批判，你们要批判，批判血统论，把我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提高一步，要把思想批判提高一步，你们说得对，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能胜利。你们要作思想工作，你们怕不怕做思想工作啊？(不怕)(江青：西城区把4.3派开除了，真有这事嘛，不对嘛，那就错了，这样吧，开除的，退出的，统统地回去，好不好啊？(众：好！)把头头放出来还有许多事情做的，好吧，讲完了，散会。

### 71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萧华等接见 《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的讲话 (1967年4月21日 人大会堂)

陈伯达：

今天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和大家见见面，看看你们。你们给中央做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大多是正确的，起了通消息的作用，起了桥梁作用。

江青：

让我讲话也是突然袭击，我没有什么新的话讲了，同志们做的工作很不错，去内蒙的同志被人捉起来，打成右派记者，还是坚持了。武汉记者在不在？你们只有个缺点，没有再来一个报告，那个地区看来问题是不少的。总的说，同志们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今后更要戒骄戒躁，接触群众，听多方面意见，才能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常委提供更正确的情况。

没有更多新鲜讲话了。最近讲了两篇：一篇在军委扩大会上，一篇就是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两篇合起来，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对动态的一点看法，看出目前的动向。

从你们反映的材料上看，由于形势发展不平衡，反应逆流多些，反映好的地方少一些。王力给我看了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要我们解答，当中有一个要讲一讲，就要对军队的看

法。同志们提的大概意思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都是逆流了。恐怕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的地方有逆流，有的地方好转了，好转不少，如四川、云南地区，我看好转了。这个地方，就是西南军队里也不一致，有两个野战军就比较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好象军队带来了逆流，军队介入后都出现了逆流这不妥当。逆流在目前不是主要的。今后会不会成为主要的，要看局势发展，要诱导，靠大家少犯错误。这个问题不能那么提。军队在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多好经验，丰富的经验。这方面报导也有，如东北××煤矿，那很好，我倒赞成写个详细的报导。军训也要调查一下，也有好点的吧。军训也很不容易，特别在中学，几十个组织，军队一进去，很容易支错，这是难免的，问题是错了就赶快回来，看到某一个地方一时支错了，就说出现逆流，这是基本观点没有端正，这种观点要赶快改变过来。

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好三个月，支工、支农特别显著，差些是支左，最容易出漏子。军训也有缺点，有些学校就起哄。军管基本上是好的，少数被赶，基本上坚持下来了，主流还是好的。同志们介入比我们多，情况了解得深一点，但我们比同志们的接触面广一点，目前是大好形势，不平衡，有反复是正常现象。报导逆流多了些，报导好的经验少了一些，支左我看也有好经验吧！东北去年六月就支左了。逆流在二月差不多是全国性的，三月好一些了，现在大大好转了，我讲的好转，不等于说某一个地区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要准备把你们抓起来打一顿，要有精神准备，情况顺利时容易犯错误，要警惕。随意交谈几句，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

康生：

这个会是新建议开的，想听你们的情况，说我对你们的工作熟悉，情况相反，是很不熟悉。

你们回来学学毛主席著作，交流各地区经验，研究熟悉中央政策，再下去有好处。以后可以经常来来往往。问题是我们时间不多。

另外我接触的地区较少，兰州、内蒙、安徽、青海，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应当说，除青海外，绝大多数报导是好的，工作是好的，有成绩的。受挫折是不可免的，对同志们的锻炼有好处，从我所接触到的看，对同志们的工作是满意的。青海记者差一点，他们观点受军区观点的影响，即使那样他也讲从报社没有搜出枪，十三具尸首开始没有看到，赵永夫叫他去看就有了，也没想没分析。安徽开始认为没有多大问题。深入研究后问题不少。四川一开始就是反映得比较好的，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对解放军的看法，同志们本身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地方同志很少。解放军是打仗的，一下子变成记者的确不容易，但比报馆同志反映还好，这是我们解放军质量问题，可能开始刚摸时不如现在熟悉，碰了钉子，受了曲折，看问题看错，慢慢熟悉就上了轨道。通过你们本身反映了解放军如毛主席所说的，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依赖的，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这从你们本身也看出了。虽然内蒙有其他一些地方，遇到了一些问题，对个别军区个别人犯的错误，但对解放军的信心不能动摇。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不能说逆流是解放军介入后发生的。同志们要具体分析。此外，如江青同志讲话，对有些问题，逆流反映多了一些，好的经验有，不够多，不但支工，支农，军管，就是支左这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注意或者重视不够，采访不够。在这一方面，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重视这样材料，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主观分析，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队支左的好经验，如四川渡口问题，主席看了很重视，立即批发。东北鸡西的经验，主席也很重视。这一方面有一些，但还少，解放军支左主要积极作用是主流，个别错误缺点比起来是支流，要向中央报告进行解决，要注意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粉饰，不能只听一面。

第三，报导也有个矛盾，一方面要快，一方面要确实，这确是矛盾，快就不能反复调查研究，要调查确实不能快，这确要研究，要完全调查清楚了就不是快报了，而是慢报。怎么

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报导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时，立即补发报导，情况变了，要补报，要经常及时反映真实情况。

这个工作主要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抓紧当前的夺权斗争、三结合，大联合，特别是大斗大批刘邓路线，这个问题不知道各地搞得如何？上海开展了，其他地方不清楚。今天上午山东代表团找我反映情况，济南造反派忙于当地的斗争，而保守派提得更高一些，这是以势压造反派。不对，立一个旗帜来压造反派，当然保守派这样做也是好的，也提醒造反派的工作，特别是三月二十日林副主席的讲话。第一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问题，要有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讲主流和支流问题，那个是主流，那个是支流，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经常变动的。第三讲解放军支左问题，这里有个问题，请同志们注意一下，报告是在一个月以前作的，是对军一级领导干部的，那上边讲到解放军和群众关系，是完全必要的，那里提到带枪的刘邓路线，这对高级干部内部讲很必要，不过不要在报纸上去宣传，去提这样的字样，不要被坏人利用它来攻击解放军，搞敌我阵线。内部讲可以。

国际形势，王力同志以后单独和你们谈谈，(鼓掌)你们很有兴趣。说起来也简单，两句话：马列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说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说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糟得很。也就是好得很和糟得很。

周恩来：

你们快报也好，简讯也好，报导了很多消息，近三个月的消息主要靠你们写，还有军区的电报，这两方面比较起来主要是靠你们。我在广州跟群众接触，今年是头一次，去了五天，在这以前，二月底把赵紫阳找来，把广东改成军管。没有和广大群众接触，今年解决各省的问题都在北京，这是第一次出去，我在那里很得记者的帮助，给我的消息很多是准确的。我没有带人去，原来是解决交易会问题，后来主席要我解决广东的问题，所以多留了四天。我动员记者帮助我接待，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他们工作很得力。

我提几条建议，供你们参考：

第一，《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还有抽调马列学院的第五个方面派去的记者一个口子，五位一体，要合作，你们访问的面要广一些，当然你们要抓住主流，比如拿军队五大任务三支二军来说，当然支左是主要环节，你们首先跟造反派接触，这是主流，这样做是对的。我说要广一些，就是不仅听这一面，也要听另一面(指保守派)，特别是保守势力的地方，听听加以对照，做个比较。当然这做为次要的一面，但要注意到保守的，如刚才武汉记者提的，武汉“三字兵”是带“保”字的，有十万人，也许夸大了一些。广州“主义兵”有部分有“联动”思想，要抓几个头子，没抓到，大学生，中学生说他们确实有上万人。左派组织归口后原来的上头组织有了，他们军训执行得机械一些，可是“主义兵”组织还存在，它召集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个组织全市各中学都有，它倒成为独立的组织了，把这个上万人都说成是“联动”就不符合实际，要谨慎对待，对确实有“联动”思想，“联动”行为的头子要抓几个，捉一儆百，对广大成员要做工作，一起开个会，鼓励他们改过自新。对武汉“三字兵”这样的组织也要做教育分化工作。对群众组织不能采取压的方式，群众组织，有造反的，有象“联动”这样反动的，也有群众性的但带有保守性的，应以左为主，对左派要采取支持的态度，多来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群众性的保守派，如武汉的“三字兵”，广州的“主义兵”都可以谈谈，到底他们干些什么，要做些调查，比如说同造反派天天联系，同有群众性的保守派一个礼拜去两次，对照对照左派主流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保守派主流是错的，但也有可取的意见，你们应该有责任报导一点，不必太多。

另外，报导军队支左是主要的，但也要报导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军队在支工、支农方面成绩很大，当然有的地方有时不大注意政治挂帅，只抓生产，不能持久，学毛著，政治挂帅才能持久。

你们记者也要看看支工、支农的情况和军训的情形，也报导一些备战的情形，内部报导，不登报，报导重点放在支左方面，你们不但报导了消息，而且交了朋友，你们年轻，你们造反派也年轻，合得来，毫无疑问还是和左派来往多，但接触面宽一些，有个对立面比较好一些。当然这要多作一些时间。要有对立面，要有比较，要有配合，可以使我们考虑问题更全面些。

第二，目前形势，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运动是不会平衡的，永远不会平衡的，此起彼伏波浪式前进，总是向一个方向走的，逆流和主流比起来只是一小部分。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产生逆流主要是二月以来大联合，三结合夺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利用群众组织来争夺。比如亮相吧，有些人实际上是不能参加夺权斗争的，他也钻进来，因此就发生派别斗争，军队上有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地方的影响。所以在夺权中，总有那么些夺的不恰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钻进来了，这不就成了逆流了吗？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到二月夺权，夺权条件是不成熟的，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混进来了，出了逆流，逆流总会有特征吧。不应该结合的结合进来了，这些人复官了，早秩序恢复了。这还是少数，如青海，那是反革命行动，一发现就解决了，实行了军管。四川的确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一反映上来，主席发现一抓，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查出四川捉了三万多人，实际不止，现在放了两万七千人，放了百分之八十五，一旦抓起来形势就往好的方面转，放了人，被压制的人和组织活跃起来了，报导要广、快，康老说快，我加上了个广，快，第一个报导错了，第二个报导来了更正。作记者，哪能报导都是正确的？比较正确就好了，何况现在你们报导的不少是好的。主要还是前进的，逆流只是一小部分，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形势大好，三月二十日林彪同志讲话后，形势更好了。

第三关于军队，我们应该说，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革命运动，主要的还是成绩。五项任务，不单是支左，过去军队在农忙、地震(河北)、洪水时期或边防地区部分地区，部分军队作群众工作，这一次是全面的作群众工作。运动开始是学校先搞，以后是工业、农业，去年十月五日才在军队内展开，后来有意识限于军以上机关。“命令昨须十万工农下去”，三支二军五项任务是命令连颁，你们看一看，从今年一月初以来十几个命令是关于军队，怕喘不过气来，过去司令部没作这一些工作，一下子压在身上，开始情况又不熟悉，犯错误是很自然的。主席说，支左支错了，改了就是了，军队支左是从军事学院搞了一下，后一下子猛转过来的。首先是情况不熟悉，我在广州听说，只说了几句话就出发了，我们的军队真是好的，工农子弟兵，搞生产有办法，师长带头下煤矿挖煤，生产容易促上来，和学生闹革命就不那么简单，十条命令，如江青同志所说的，就是爱民啰，就是不让开枪，开枪乱子就大一些，青海赵永夫是反革命，内蒙开了两枪，还有其他的地方出了些乱子，但是整个解放军支左成绩还是主要的，对军区执行政策上的错误，希望你们报导，不报导不好。我和军区打个招呼，让军区找你们谈谈，你们也主动找军区，特别是搞军管的同志谈谈，尽责任帮助他们，他不听没有关系。对街道上贴解放军的大字报，就劝他们送到司令部去，共同维护解放军的威信，防止敌人挑拨，特别是在福建、广东、广西、西藏、内蒙更要注意，把八条和十条合到一起就是拥军爱民，这一点江青同志已经讲过两次了。

我就讲这三件事，第一是访问要广，但不要失掉中心，这是主要的，康老讲了一个快，我就讲了一个广。

萧华：

我完全拥护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讲一点怎么加强军队同志和记者的联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同志们辛勤劳动，做了大量工作，对解放军纠正错误缺点，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有很大好处，刚才总理讲了，解放军任务很重、很急、很复杂，解放军同志完

成任务没经验，犯些错误，有些是难免的，有些是对中央政策没学好，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有个别的是立场错误。中央指出以后，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思想上要扭转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的确存在军队领导如何加强与群众联系的问题，有些人当首长惯了，接触群众少，忘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你们比他们好，你们经常在群众中，和左派有联系。军队如果发生一些问题，请你们迅速反映，不仅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而且向当地驻军反映，拖长了，对军队对群众都不利。向军队反映要不客气，不管他听了舒服不舒服，因为对工作有好处嘛，除了反映问题外，还反映经验，帮助他们总结一些好的经验，支工，支农，支左的经验。军队同志除了要很好的联系群众外，还要通过你们作下达的桥梁。你们加强与军区的联系，对你们也有好处，你们抓下头来的紧，军区对抓上头也许来的快(康生同志插话：要注意区别一下，也许有假的。)你们要看文件，我们同意，也可以参加当地的传达会，这对掌握中央精神有好处。我们告诉军区，可以给你们提些方便条件，个别军区对记者态度不好，粗暴，如内蒙军区，现在已经解决了，还有什么这类的问题也可以反映。你们工作条件方面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可不是搞经济主义啊！你们到外地去，有些什么困难？住房、交通等要帮你们解决，保证你们工作的条件，今后要加强和军队的联系，军队和记者的关系。

王力：

今天就谈到这里，我另外再找时间谈，这两天看看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有些录音可以听听，江青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已经整理出来了。今天总理、江青、康生同志的讲话可以讨论一下。

## 716. 陈伯达和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21日)

巴黎公社的选举就是要随时撤换。袁世凯总统是搞兵变、暴动造出来的，四年一任不行，改成终生总统，还要一辈子做皇帝，民国五年就完蛋了。职务随时可以撤换，用巴黎公社选举商量解决，不要搞阴谋，造谣言，不要抬高自己，我们这个工作谁都可以做，学一、二天就可以了，要精简机构，减少脱产，轮流脱产，不是官僚机构就行，就是脱产也要劳动，你们怕得罪人，在我面前不敢互相批评，我走了就要互相打架。小的不同意见是经常的，大的不同意见就另说了。军管撤走了，你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逐步地搞好商量，不要吵，如果一意孤行，群众就可以罢免他。

希望你们带头做几件事，各派都要作自我批评，开三天整风会，自己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你已经批评自己，别人就不批评你了，这是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如果不进行自我批评，就团结不了。可能就做得对，也有缺点……。造反派里的好多派也都要采取这个态度，不是造反派也要采取这个态度，才能团结 95%，如果不做自我批评，就会永远吵下去。

过去刘、邓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一派打成反革命，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现在你们不应该在群众中自己打自己，车间内部和车间生产是配合的，假如不齐心就影响生产。你们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大家团结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群众自己斗争自己，这一部分斗争另一部分，参加“捍卫团”的，要给出路。“青年近卫军”旷工，一律不发工资，劳保条例是错误的，培养修正主义。

你们首先把“捍卫团”搞垮了，这是你们很大的贡献，不要把你们的名誉搞垮了。

要看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唯成份论(有人说李希生是资本家出身)，李希生个人出身是一个问题，用人是另一个问题，群众不同意用，如果坚持用，那就错了。

搞整风，大家平心静气，……你们造反派组织可以开联席会议，各派代表商量一些不同意见，不要吵架，现在你们产量少，质量也不一定搞得那么好。要保证生产啊。

二次夺权，要不要二次夺权，你们可以改变一个口号，群众讨论一下，那些人不合适，可以换，不断调整，采取各派协商，将来好了可以选举。

只能上台，不能下台，这是不对的，你们普通工人可以当厂长，有大问题可以交到群众中讨论，不管是那一派的，都有权力，你们不要搞包办代替。阶级敌人利用，提高警惕，国民党宪兵、警察不要搞到组织内部来，对用坏人，李希生不管有没有，要避免嫌疑。

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搞革命，脱离生产就要脱离群众，你们脱离生产多，工人就造你们的反，你们就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自己垮台制造条件，长期脱产自己会腐化的。

大家要采取学习态度，小学生的态度，我是你们的小学生，在某些方面，你们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当了权，做了什么工作，当了什么干部，我们都要采取恭恭敬敬的小学生的态度，什么事情都要协商，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

李嘉才要参加生产，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出差要请假，你代表第一机床厂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可以当半年，不要当一辈子。我听了王宝春同志汇报，我又来听大家意见，我听过李嘉才同志一个多小时的汇报，总觉得他很诚实。李嘉才更应谦虚谨慎，对群众的意见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我今天来，如果造成了你们之间更大的裂痕，我就犯了错误，你们可以反对我，可以提意见，我可能说的不符合你们厂的情况，可能有了很多错，都可以批评。

李希生，大家对你有很多意见，应该做充分的自我批评。

### 71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被关押(扣留)的 140 多名“联动”分子的讲话(1967 年 4 月 22 日)(见《系年录》第八十四卷)

### 718. 中央文革关于释放“联动”小头目的重要指示 (1967 年 4 月 22 日)

江青：昨天晚上开会，讲了关于释放“联动”小头目的事，不知你们参加没有？(有的参加了，有的没有参加)今天要把他们一起放了，给你们打个招呼！放了 130 个，有两个杀人犯没放了，他们有血债嘛！

给你们讲一下，不要歧视他们，要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改造的，应欢迎他们微小的进步，要允许他们出来活动，你们有个对立面好。

王大宾，你要帮助朱成昭，你就说，希望他们改正归队。(戚本禹：你说是江青同志讲的。)青年人，犯了错误，改正就行了，那有不犯错误的呢？年青人不要老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如果这样，那就错了，要听反面意见，犯错误不能犯方向错误，犯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再回来么！不回头是不行的，“联动”就是犯了方向错误，是刘邓路线的必然产物，是封建世袭的东西，这是特殊阶段。

(讲北大附中斗彭小蒙的事)

彭小蒙受王任重的影响，主要是个人英雄主义，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当然主席，就夺权，那怎么行呢？我曾两次批评过她。

戚本禹：你批评她，她也不听。

江青：她十七岁，不会一直滑下去的，不会固定不变的，不要斗她了，越斗越顶牛，对他们大多数是会转变的，对犯错误的人应正确对待。

你们现在打内战，原因之一就是你们青年人对己批评少，大民主是对自己的，要多做自我批评。

现在你们成了当权派了，看别人来轰你们吧！要受得住，你们说一句话，写一篇大字报，别人也要评一评。

相信“联动”他们会改的，“联动”主要受社会影响，是父母级别决定的。(有人问：有些“联动”分子父母是黑帮)

当然，他们少数人是会搞阶级报复的，但要相信大多数，父母不革命，儿子也可能革命么！我经常讲，孩子是人民财产，国家财产，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产，有些干部、孩子才二岁，就给他一个箱子，装上手表、皮鞋，他看到的就是这些，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些，有的人对自己孩子非常娇，上学吃得好，还送好的去，回来还吃好的。我知道了，我要我的孩子不要那样，他们听了我的。要星星，要月亮，就是拿不下来，那怎么能行呢？这对孩子有害无益。

我们有许多老革命出身不好，但背叛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革命了。要做工作，要告诉所有大专院校，要帮助他们，不要讥笑他们，那些个别搞阶级报复的也没关系，反复一下嘛！

姚文元：可能有反复，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好处嘛，没有右派哪有左派，没有反复，你们哪里能得到锻炼。

## 719. 康生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1967年4月22日)

很久不见同志们了，同志们身体好吧！(热烈鼓掌)这几年到党校来都是陪着外宾，来了几次，陪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同志来过一次，陪印尼的艾地来过一次，还有陪袴田来过一次。世界的变化很大；袴田成了修正主义，艾地牺牲了，威尔科克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是变化的。

我没有很多的话和同志们讲，我就是和同志们见一见。有个要求就是了。同志们写信给我，叫我来给同志们讲讲话。我现在还不晓得同志们要叫我讲什么东西，所以希望同志们、各个部门的同志，你们提出问题，出题目，然后我考虑一下，能够讲的和同志们交换交换意见，不能够讲的，你们党校不是常考试吗？我就交白卷。还是学习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在还没有从群众中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一个要求，你们如果愿意谈一谈，就把问题提出来，我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准备最近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我的一个要求。

第二，就是要求同志们发挥革命的积极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投身到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中去。这件事对党校、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与我们党校密切有关的。我听说各个部门的同志积极开展这一个运动，我是非常高兴的。今天和同志们见见面，希望同志们把这一个工作更加坚持下去，并且深入地进行这一斗争。最近看到一期简报，看到各单位都在积极进行工作，我很高兴，看来我们高级党校是大有希望了。

如果从八·一五算起的话，揭开林枫黑帮的盖子以后到现在八个月了，这八个月以来，经过许多斗争，经过许多曲折，也经过许多反复，同志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你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党校的斗争中间证明一个真理，这真理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总是会取得胜利；而以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它怎样深，怎样厚，但是最后还是要失败的。从党校的斗争中完全证明了这一个问题。当然，斗争并没有完。

两条路线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论》头一章头一节所讲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说，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国解放以后，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要使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问题将来可以同同志们详细地讲。

这问题也不是刘邓自己创造的，半世纪以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苏哈洛夫，俄国党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有这样的说法，有那样的说法，语言不一样，但基本问题是一样的，这问题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从陈独秀起，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国焘，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刘、邓路线要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老的社会民主党、老的修正主义一贯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问题将来可以和同志们谈谈。同志们晓得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毛主席的路线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刘邓的路线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个斗争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在中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中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我们党来。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同志们更加认识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甚至是激烈的。

从党校的斗争中你们会亲身体会到，在党校八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那就不仅是斗垮了林枫黑帮，不仅是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更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斗争认识到了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这种思想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通过这个斗争，你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种斗争不仅对党校，不仅对北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有重大的意义，在马列主义宝库里增加了重大的财富。所以，同志们应当很重视这八个月的斗争。在八个月的斗争中，现在同志们可以比较清楚了，当时林枫的盖子揭开以后，党校各部门的同志都是要我听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写了许多信给我，有这个派别，那个组织的意见，都要我听。我当时是有意识不来作报告，因为根据十六条的精神，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来搞革命，要彻底地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因为我在中央工作，讲话有时同志们容易受到框框，所以要放手让党校的同志自己通过实践来解放自己。当时同志们已经有各种意见要我听取，所以在八月二十八日晚上第一次听取了一下各方面代表发言中的意见，一次没有完，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当然，运动开始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意见，那种意见，大鸣、大放、大辩论。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在大民主的情况下，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反而是不正常的，所以，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各种分歧、各种辩论，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清楚。所以，那时候我主要是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在听取意见的时候我只是扼要地和同志们讲两个问题，辩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说：党校是什么样的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是我讲的，没有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是不是一个顽固的堡垒请同志们看一看，是不是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辩论，也可以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可以采取不同的意见。是不是长期的，那也可以辩论，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出了题目要同志们通过自己的认识，通过自己的自觉，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讲，在我看党校还是一个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当然，在今天这问题也还可以研究，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是不是长期的，是不是对抗，是不是顽固的，还是不顽固的，是不是一个堡垒，还是不是一个堡垒，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通过八个月逐渐可以看到，这个话到底确实不确实，我自己来看这句话还是不能改变这个看法的。或者是有些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个看法。

第二，我说要把林枫的盖子揭开，这仅仅是初步的，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至于怎么大怎么厚怎么深，一般地谈了一下，没有详细谈，那时候不可能，同志们应该原谅，那时不可能详细谈这个问题，那是彭、陆、罗、杨的问题已经揭露了，但是刘邓问题还没有在全体党员中揭开，所以我遵守中央的决定，就不能点名，这一点同志们应该知道，即使在今

天的各种报纸上，大标语上街的口号都是有的，但是你们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没有点名。所以那时只能告诉同志们党校的盖子很大很厚很深。

同志们现在回想回想，是不是盖子很大？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那还不大！一般党员中还认为他是接班人，那还不大！又厚，怎么厚？揭开林枫、贾震，林枫下面还有王从吾、侯维煜，再下面不是还有杨献珍、再下面不是还有安子文，再下面不是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再下面是还有彭真，再下面是不是还有邓小平，再下面不是还有一个刘少奇！你们看，这还不厚吗？一层一层，十几层还不厚！很厚的盖子压在党校的头上。为什么又深呢？从四八年刘少奇作党校校长，延安那一段不算，开始叫马列学院，在阜平西柏坡成立的，以后进城了，从四八年到去年，十八年了，十八年还不深吗？十八层嘛！正因为这样，所以是长期的，十八年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着党校，他还不对抗毛主席的思想？经过多少斗争，都是顽固地抵抗，所以说，从杨、王、侯、林枫、贾震，是长期抵抗毛主席思想的顽固堡垒。现在可以讲清楚了，那时不能详细讲。

但是，我讲了以后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的同志能够懂得我说的东西，所以我在九月四日就接到党校同志的信，指出党校的问题是与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同志还不了解这情况。刚才不是和同志们讲，党校的同志在八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日我讲这话了以后，有的同志不大理解，我当时特别说到，党校的工人同志、做工勤工作的同志，我的意思是不管党校有什么错误，这些同志是好同志，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事情。我这是好意，把工人同志同错误路线完全划分清楚，那时同志们不了解，发生误解，说我看不起无产阶级看不起工人同志。这帽子不小，无产阶级怎么不知道？无产阶级什么事情不知道？实际上他们与党校的错误的事情，长期的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毫无关系，所以我说他们不晓得，不能怨工人同志，但是，我又不敢说得那么清楚，所以发生误会，觉得我瞧不起无产阶级，瞧不起工人同志，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完全是好意，难道你们同刘、邓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们的事你们都晓得吗？天晓得，你们根本不晓得，所以发生误会。这是很自然的，这不怪同志们，很自然的。同志们不要认为那时说了这样的话，那样的话，感觉到不对，不要这样想。很多工人同志是不知道的，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也好，青训班的同志也好，教研室的同志也好，绝大多数的是不知道的，这是我事先预料到的，在一步一步斗争中可以认识到的。

我讲这话是不是有根据？一方面，当然从我长期了解党校的情况一些接触中，使我有所了解，特别是五七年以后；但是另一方面，我敢于说这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是因为八月五日主席在中央会议内部写了一张大字报，那就是《炮打司令部》，打谁？就是打刘、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司令部。所以，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我自己没有根据，胡说，我是有根据的。因为那时候中央对主席的这张大字报还没有决定向下传达，所以我遵守这纪律只能这样讲，我当时也相信主席的大字报传达下去党校的情况会逐步了解的。

这一点，我说明当时党校的工人同志不了解，这很自然，不能怨他们，引起的误会很容易讲清楚；另一方面，也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是你把党校搞得那么神秘干什么？好象神秘莫测一样，也有人贴过大字报，好象故意吓人，这也不奇怪，他不晓得盖子这么大、这么厚、那么深，那时不会设想到党校的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所以有这个错误。

最后应当说，党校揭露刘、邓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并进行批判，比起在北京的各学校也好，各机关也好，是比较早的，十月中旬就开始了，所以，这一点应当说，我们党校是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的。是不是党校的同志特别了不起呢？不是的，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刘少奇的这套资产阶级思想与党校的问题比较很直接，关系很大，所以容易使同志们想到这问题，同时我们党校方面掌握党内的材料多一些，了解材料比一般的学校，北大、清华多一些，这方面提得比较早一些。但是提得早这点，有一些同志不理解，个别的人，一些思想不好的人挑拨了一下。贴刘少奇大字报的时候也还不是指名的（李广文：指名的）指名。有的同志不赞成，不理解、反对，认为这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其实这不是转移，恰恰是开始掌握了文

化大革命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真正的总的关键的问题。当我们现在全国展开批判刘邓路线的时候，回头一看，更可以看清楚，这是我们党校的一桩好事，当时不赞同的是一时的、错误的、不对的。

但是，这个斗争没有结束，象主席讲的、这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而且关于刘邓的错误路线，就是从党校范围来讲，我们并没有批深批透，就是黑《修养》这一本书也还没有批深批透。所以，这件事还是很艰巨的，但是与我们党校的斗、批、改有直接的关系。我不是经常讲吗，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党校叫高级党校，过去在杨献珍、林枫领导下，实在不高级，毫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会高级！不要弄得这么大，不要吹得这么厉害。看房子，庞然大物，那不是高级，是低级。我经常讲，如果我们能够办成一个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那我们就是了不起的。因为方向应该是这样，彻底地把反毛主席的顽固堡垒打烂、打碎，在思想、在理论、在哲学、政经、党建，各种思想上、各种组织上，党的工作上彻底地摧毁这一个堡垒，建立一个完全是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与刘邓路线的批判直接有关，对我们今后的斗、批、改，对今后党校怎么建设有重大的关系，能不能真正把党校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学校，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仅仅走了几步，重要的问题还很多，很多，现在同志们很积极地进行这工作，这很好，我只有几点意见贡献给同志们：

第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因为你要批判刘邓路线，拿什么武器？就必须拿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很好的机会。林彪同志讲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带着什么问题？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刚才和同志们讲了，我简单的经验，分几个时期：抗战以前，解放战争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看各个时期、各个问题上，刘少奇怎么讲的，看毛主席的《毛选》里怎么讲的，这样对照起来一看，带着这样的问题，然后去看毛主席思想，就立刻看出来了。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选》时，是很不深入的，是很肤浅的。反转来，带着这个问题学，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思想对照地看，就更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更可以进一步理解、体会毛主席著作。举个例子，把黑《修养》同《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对比起来看，抗战前，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然后看刘少奇，他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抗日战争的时候，要不要政权，敢不敢夺取政权，如何夺取政权？你把《毛选》里讲的问题和黑《修养》具体地对照看一看，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到底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看看《毛选》上怎么说的，再看看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不赞成农业合作化，对比来看，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我说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就是林总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再增加一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批判刘邓，党校同志布置了写文章，这件事情必须联系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必须联系到党校的斗争，联系到刘少奇在党校放了什么毒。我提议党校批判刘邓路线可以列一个计划。也来一个一评、二评、三评、四评……九评，看评的怎么样就是一个问题评一下，一个问题评一下，根据党校，也根据他的言论，有计划地写，总而言之，要看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过去党校的同志写文章常常是这样，我说党校长期不是政治挂帅。所以，不是政治挂帅，就是不是马列主义挂帅，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是脱离现实斗争的。我们批判

要联系到实际问题。

第三个问题，在批判斗争中要促进我们党校革命的大联合，促进党校革命的“三结合”，也促进党校实现革命的委员会。在这方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方面的，愿意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愿意投身到这个斗争中的。在我们的大方向中促进我们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这样一个原则斗争中促进我们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相信，这是我们团结联合的基础。我们党校是有条件的。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斗争，使有些同志的思想解放了。不可讳言，在过去长期刘邓路线统治着党校，在彭真黑帮、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叛徒们领导党校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犯了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一点在过去，无论是在杨献珍时代、王从吾时代，林枫、贾震时代，有的同志犯了错误，主要的责任不是这些同志们，主要的责任是他们。

我刚才讲了，这个盖子，那么大，又那么厚，那么深，那时候要同志不犯这样的错误，不犯那样的错误是比较难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同志们犯了错误，特别是老的在党校工作的同志，应该思想解放，他们自己也可能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检讨。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沉重的包袱。应该看到，这是刘邓路线、彭真、安子文、杨献珍叛徒们给他们的危害，应该把矛头转向他们，应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也这样看，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对他们应该这样看。这样，把我们的有些同志，特别是工作很久的同志，思想上解放出来，把他们的积极性、革命性大大提高起来。这不是安慰同志，这是事实。不揭开盖子，看不清楚这个问题，一揭开这个盖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错误的同志，即使是受杨献珍打击的同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敢于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所以，在杨献珍时代，在王从吾时代，在林枫时代，犯了这样的错误，犯了那样的错误，甚至有的犯了原则性、严重的错误，自己自我批评了，同时，又应该积极地看到，要把矛头对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这一点，我想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后来的同志，在党校工作比较久的同志，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谅解他们，帮助他们；不要歧视他们。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自己通过思想检讨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现在容易看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坚强起来，站在革命方面。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我们通过斗争，可以把有些同志，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思想解放出来。当然，这需要同志们自己努力，其他的同志应该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具体地讲。过去“红战团”的同志，尤其是青训班，青(34)的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候走错了方向，犯了一些错误，我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应该解放他们。这个问题，本来在一月二十一日以后，我就同李广文同志、武葆同志、智纯同志、桑子桢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社会思潮，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区别对待，把“红战团”有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个别的头头，同群众，尤其是青年，完全要区别开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一时受蒙蔽，不能把一些不好的人，象你们所讲的卢国英、周维煌、刘扬之等人，通通和青年，和刚从学校毕业的同志看成是一样的，应该严格区别开来。这是第一。

第二，“红战团”这个组织，是经过文革小组批准了的，是反动的组织。但是，不能说加入“红战团”的每个人都是反动分子，绝大多数还是革命的。这一方面，当然在斗争中，双方，“红战队”，以及工人的组织……叫什么？(李广文同志：“工人造反派”)啊，“工人造反团”，尖锐斗争得厉害，一个时候思想转不过来，进行适当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扭住这个不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的；人家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接班人的第三个条件，不是还讲到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于反对我们意见的人，只要那些人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人，不是反革命。这方面，有些青年犯错误，完全不是他们的责任。我讲，青训班的同志们犯了错误，这笔帐完全应该由邓小平、彭真、林枫、郭影秋他们负责任。甚至于，我去年八月份同同志们讲了，我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有责任，为什么我

家的孩子，陈伯达的孩子不准他们来，你不准来，为什么叫人家的孩子来，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所以，青训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解放。要帮助他们振作起来。

我经常讲，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幸福的，要珍惜这个幸福，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事情。青年一般的都应该有雄心，应该有壮志，既然有雄心壮志，一条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有错误，有这个勇气，错了就改嘛！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勇敢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有雄心壮志的青年。第二、就是要认识错误，坚决下决心改正错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不是讲过吗？有本领的人、能干的人，不是不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有本领、能干的人。有一个老本子上翻错了说，“聪明的人不犯错误”，那个字不是“聪明的”，另外，拿中国的话说，聪明的人好象是玩点滑头，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有本领的人”，“能干的人”。不犯错误的人，不是有本领的人，有本领的人，在于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立刻改正。所以，青年人犯了错误，也有一个好处，他经过一个挫折。毛主席讲过，他如果觉悟了，还可能坏事变好事，他有了免疫力。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就抬不起头来。还有，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觉得看不起人家，这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对青(34)的同志，对青训班的同志，应该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吸引他们共同在毛主席思想、路线伟大红旗下，和我们一道共同进行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过去并不是没有作的，不过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完全把方向摆正。

另一方面，“红战团”的工人同志他们更没有责任。开始八月我讲过党校的问题是长期抵抗毛泽东思想，顽强地抵抗。对我们工人同志来说毫无责任。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一时把方向弄错了。应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他们自己也检讨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不要揪住不放，相反应该帮助他们。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还是不允许，这个问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毛主席思想是允许犯错误、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从街上大字报也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晚上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把逮捕的“联动”的头子释放了，统统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你们愿意组织“联动”给你们房子，你们组织好了，你愿意打电话给电话，你何必夜晚偷偷摸摸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天天同死人打交道，跑到八宝山去上坟、喝酒、吃猫肉，向堕落的方面走。他们是青年嘛，把他们放出来，一方面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不改正错误再经过一次挫折嘛。难道共产党员还不如孔明，不如诸葛亮？诸葛亮还七擒孟获，七纵七擒。难道咱们共产党人连一纵也不敢纵，那还行？所以在这方面我讲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给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欢迎人家微小的进步。

当然各个单位在斗争中是有些问题的，谈谈是必要的，适当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搞过火了，不要打击面宽了，不要过于歧视他们，要去帮助他们，要去接近他们。这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是革命造反派内部很重要的任务，不然我们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而且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把一些同志们的思想顾虑解放出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革命的精神。青年人敢闯、敢干、敢讲的精神还是好的。这是一方面。

总起来就是说，在批判刘、邓路线时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必须政治挂帅、必须联系到我们实际斗争。批判刘、邓路线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促进成立党校的革命委员会。批判刘、邓路线的时候要使同志解放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革命性。把我们党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我们今后的斗、批、改搞彻底。经过斗争真正把党校长期抵抗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建成一个新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泽东思想学校。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前途。

今天我就讲这几点。

## 720.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联系人的讲话 (1967年4月22日 中南海会议室)

李富春同志：看了你们排队的情况，你们还是费了力量，一个是各部，一个是部处长干部，一个是自报公议，这个工作做得不错，经过了三道手续。你们收集刘邓的材料收集得很好。你们的“三结合”进程怎样？

(高明同志作了汇报)

李富春同志：我完全支持你们革命造反军团，也希望你们革命造反军团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本着爱护的心情，帮助的心情给你们谈一谈，你们七个人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中不同的意见，不是孤立的。我想帮助同志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搞得更好，希望你们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七个联系人分裂，那不好，不要分裂，要多开些会，研究问题。在中央直属机关里，大联合好的还算是团中央机关。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争论是难免的，争论可能是各人抓了一面。

团中央有个好的条件，革命的大联合不成问题，不象其他有的单位还有几派在那里吵，这是个好的条件。“三结合”和其他地方有不同，书记处的盖子的确没有揭够，但不要紧。

“三结合”虽然是临时权力机构，但是它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旗》第四期社论是针对群众说的，第五期社论是针对干部说的，干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把四、五期社论结合起来，革命群众应着重看第四期社论，领导干部应着重看第五期社论。

现在“三结合”的阻力来自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要把思想搞通，要做工作，这是最主要的阻力。但也有来自干部中的阻力，有些干部想不经过检查、斗争就亮相，或者是躺倒不干。在群众中要做工作，在干部中也要做工作。

团中央有没有条件实现“三结合”？有好的条件，大联合好，干部的面貌不很清楚，要创造条件，要用团结斗争团结的方法，至少是三结合的对象，其他不搞。真正做到象魏章玲同志讲的两划一站，划清与刘邓和二胡的界限，划清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革命群众要帮助领导干部两划一站，要他真正能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真正能够触及灵魂改造世界观，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干部亮相不管是王照华、王道义，还是惠庶昌，都必须要这样亮相，将来不致于使人家怀疑，炒夹生饭，也象小魏刚才讲的真正做到两划一站，群众通过。

书记处的其他盖子不揭，胡克实可以揭一下，对胡耀邦已经批了一下，我看了你们一、二、三期简报是关于胡耀邦的问题，胡克实要批判，通过批判胡克实来教育群众，使群众更加提高觉悟，更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必须把三结合对象的问题搞清楚，三个结合对象要象小魏讲的做到两划一站，在群众中要有一个象样的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经过群众通过，亮相是有的，不够的条件可以创造。

要把“只争朝夕”的精神同必要的过程结合起来，这是辩证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搞“三结合”，但不等于一个晚上就解决了问题。要积极地“只争朝夕”地争取时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团中央的具体情况做必要的工作，要把“只争朝夕”积极的态度同必要的工作相结合。

至少是胡克实要批深批透，结合的对象要做好两划一站，触及灵魂，群众讨论通过，使亮相的干部真正得到群众的信任，从这个中间，群众觉悟可以提高一步。不要把“只争朝夕”的精神简单化了，不能由我们主观意愿，这五十多天也是一个过程嘛！

现在你们要集中力量彻底批深批透胡克实，帮助结合对象做好两划一站，帮助他们搞触及灵魂的检查。至于其他的人，“三结合”后再搞，继续进行斗批改。

第一、条件是有的，还要进一步创造。

第二、“只争朝夕”的精神要与必要的工作、一定的过程相结合。

第三、“三结合”的阻力，第一个，首要的是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

撮”的错误干部路线。次之，是有的干部想蒙混过关，群众通不过。“三结合”成立后，部处长陆续解放，先把“三结合”对象搞清楚。就是这么多意见，你们七个人回去先讨论一下，要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然后取得一致，再提到群众中去。

你们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老实说我是很诚恳地帮助你们“革命造反军团”把工作做好，希望你们畅所欲言，做到团结一致，你们内部不能再有个反复，分成两派，不然的话，团中央机关将来不能更好地办事了。我是诚意地提醒你们，你们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我能帮助上就一定帮助，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把“三结合”、斗批改搞好。文化大革命快十一个月了，你们也能锻炼出来，这十一个月对你们讲来等于你们有生之年呀！

(当我们问到有没有“六人小组”的事)

李富春同志：没有那回事。

(当我们问能否参加大专院校的批判刘邓联络站时)

李富春同志：你们有时间就可以参加，可以摸索点经验，向人家学习。

最后我们请富春同志转达我们军团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

## 721.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舞蹈学校部分革命师生讲话

(1967年4月22日)

“从中笑”战斗组的成员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张春桥同志)，现在向你请罪。”张春桥同志说：“我干吗不能怀疑？可以怀疑，炮打嘛！”姚文元同志说：

“用不着请罪嘛！”张春桥同志说：“不过这里面有个是非问题。我们没有离开主席去做坏事；炮打中央文革，不都是好人，也有坏人。”

“卫东到底”“井冈山”“小学生”等战斗组成员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1964年，最初我没参加，我在搞京剧。搞芭剧《白毛女》中间那段时间找过我。《白毛女》电影始终没能搞到看。在改编芭剧《白毛女》过程中，我想看看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以前曾经看过)，两者都看，凭我自己的印象，民间的传说。我过去在晋察冀边区，《白毛女》传说也开始于晋察冀，一直到后来变成歌剧、电影。头脑中有印象，一直强调传记性的没必要了。传说《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地主阶级创造的，当时要搞减租减息，地主阶级用“白毛仙姑”来吓唬人民，后来人民将她变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变成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没有进行，(没听清可能有差错)现在应该高一些，不仅土地改革过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

把大春和喜儿之线削弱，我过去大概说了一次，要加强阶级斗争提高喜儿阶级斗争，提高限制还可以再提高，还可以再高。喜儿比以前高要承认。恐怕中国农民不知道《白毛女》的不多，基础浓。过去有人看了电影哭了，在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作用。杨白劳改了后(不是我改)，林默涵看了后就反对。到了陈毅、周总理看了后，我同总理说：“林默涵不同意”，总理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支持改”。去年春天，阶级斗争联系到喜儿、杨白劳。武装斗争原戏看不到，想通过大春人物情节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大春把八路军形象突出，党的领导我也提出。最初谈了这些话，看戏时也提了意见。最后喜儿同大春分手了，电影结束在劳动上，这是小农经济的劳动，让喜儿去参军吧，斗争未结束，喜儿自己解放了，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经过这么一场大斗争认识提高了。就提过这么一些意见，你要问我自己记不清。

这戏比原来电影、歌剧应该承认提高了，缺点吗，里面缺点还是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想想，还可以提高得多。人对事情的认识经过这么久，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对事情的认识的提高，可以提出许多设想，我听过观众的意见，说四场变来变去看不懂，可能有艺术上的问题，喜儿一个人在深山里怎么办？一个人总是难办的，有人说黑《修养》(开玩笑)一个人锻

炼修养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人又出现问题，喜儿不会成为“白毛女”了。因为《白毛女》有个限制。芭蕾舞剧《白毛女》比电影改了许多，还可以改，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无论如何不妥当，否定得太多。如果这是大毒草，那电影、歌剧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的成绩否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有一批文艺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尽管后来有部分人变坏了，有的当时不好，现在也不好。今天看那时的有些作品，水平是不高的。譬如“小放牛”。当时有些作品水平不高，代表我们革命文艺初期的萌芽，而且我们也加过工。十七年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事，统统否定掉，每一件事人民在行动、创造的，包括你们总是愿意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一方面成绩那么大，一方面问题又那么大。“只争朝夕”杨永直写的我提过意见的。他始终不改，我也没坚持不是非改不可，但提过(七场的似梦似醒)提过一些意见记不清了，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是敌我矛盾，如果承认它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作彻底地修改没有问题的，闹翻天都可以。《智取威虎山》京剧同64年水平相比，64年水平不高，现在高得多，似乎×个人物改了，场次改了，但并不等于64年戏是大毒草，我们经过思想水平提高，重新搞可以说大毒草就去掉了，就不能改。你们那时偏急得很(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将古老芭蕾进行革命中央肯定了，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不能骄傲和自满，另外我们要来开座谈会”)春桥继续说：跟我们开可以，你们一块儿开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组织派别，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争论很激烈尖锐完全可以，你们要知道善意的也可以批评得很尖锐啊！(某“小学生”成员说我们这儿有毒草、香花派。全场同志笑了。)发表不同意见反面意见受压力大。

春桥同志说：有一点压力没有关系，你们受到多少压力，要是你们发表意见没有反对有什么意思？热烈地赞成也是压力，说多少好，多少好将来就要摔下来，讲政治标准时，讲我们自己东西时，要有正确态度。这是你们有缺点。基本倾向好，说要爱护它不容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差一点就被打下去。《红色娘子军》是陶铸、王任重提的反对意见。原来海南岛《红色娘子军》最后全部被打垮，连长同指导员最后都叛变了。“琼花”的名字在海南岛这样的名字很多，有的说《红色娘子军》是歌颂叛徒的，你们总不是叛徒，后来我们反对陶铸的意见，为了避免那个将“琼花”改成“清华”。“琼花”在海南岛有好人坏人。总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作革命戏，要保护，尽管是这么大问题。那时他们陶铸等还没揭，我们还是没听，搞了这么久，艺术上独立了，将名字隔断了，那时要打下去很容易，说歌颂叛徒就完了。我觉得在这点上你们有缺点，把杨永直等搞得拉在一起，如真琼花和假琼花混在一起，他们派人去调查，我们也去调查，结论差不多。《白毛女》也是这样，这个剧去掉，电影、歌剧都要去掉。要爱护它。在这个前提下，你们闹翻天也没关系。姚文元同志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六稿，七稿，争论激烈也没关系。当时你们改《白毛女》的时候(上海一月)也不看看社会环境怎样，人家在攻，你们也攻，我们当然是可以批评自己的东西的，但是敌人力量来攻我们时，就不能作自我批评了，那时就应说好。我们从来不回避自我批评，上海每个里弄写500字，那加起来缺点可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比如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先讲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好得很，在苏修面前不能讲我们有缺点的。你们在一月份至少没有看清什么环境，人家攻(姚文元同志说：特别有人攻到江青同志、总理)什么周××，江×，这些在北京要挨打的，甚至抓起来，怎么能攻江青同志？再攻下去是毛主席了，你们攻汪青不行，最多攻我，(大家齐回答：也不能攻你。)

姚文元同志说：“对戏的争论，怎么你们有同学说保卫毛主席重要，还是保卫江青重要？我说现在还不能相信。”(某“井冈山”成员说了这方面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还是叫陈×同学回来，住在这儿路费公家报销，还是应该叫他来。昨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他们开个会。“联动”带个口罩，夜里秘密活动干吗？给他们一间房子，挂个牌子“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嘛。(姚文元同志说：“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不也让公开嘛)，叫他们拿出政纲来，对“联动”是这样，何况陈×，陈×无非是提大毒草，叫他回来，这样可以教育大家，也可以教育他。

你们双方经过争论有很大好处，在上海希望你们争起来，要是我们一讲话，就将你们压下去。（“卫东到底”某成员说，具体问题还没真正开过辩论会。）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开辩论会。”

(有人提到陈×首先刷标语之事)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批评他，他要刷你有什么办法，他也可以刷嘛”“陈×不象孩子干的事，这个青年……”。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对学生，我们始终相信绝大多数青年会跟毛主席走的，不会反对中央文革，不会反对我们的，我们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会被打倒。有的很猖狂，适应了资产阶级要求，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象大水来了，卷进去了。

(有人提到潘国平负责之事)

姚文元同志说“以后潘国平不要插手了，不管芭蕾舞的事”。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我们对首长给《白毛女》指示都不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对你们我也有责任，一直没跟你们谈。”(问顾××同学)“你怀疑我几天？”

顾××；回答：“七天”。张春桥同志笑着说：“七天不要紧。”

张春桥同志对“小学生”“井冈山”“卫东到底”等战斗组同志说：“对喜儿的事你们可以考虑，喜儿被抢走，杨白劳被打死，改好这个戏经过广大工农兵审查，把好的集中起来再加以分析，看看那些可以接受。工农兵意见各式各样，他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有的是萌芽，从细节带出许多问题来，希望你们一方面保证演出，另方面提意见，现在不可能马上改，江青同志现在很忙，不能马上开座谈会。江青同志她要想，如果要改戏就不能只看一遍，江青同志很忙，待上海秩序，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些，请江青同志到上海去住。(全体热烈鼓掌)

现在你们两派可以不存在了吧，不再坚持不再分了，如果个别同志要保留大毒草，那不成为派了。希望你们双方都接受教训，不要到什么时候又刮起来“北风吹”，被风一刮一会儿偏这儿，一方面偏那儿，大水来了，我作个旁观者不行，双方要接受经验教训，两个月前你们讲受不了，现在谈比较容易谈了。

(大伙儿谈到这次总理没来看戏)总理是看戏积极分子，现在还没回来(群答：已回来，赶上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还讲了话呢。)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先保证演出，改的问题可以在内部酝酿，不一定等。江青同志已在考虑了。四月十八日看戏时已经发表了，她是内行，艺术上考虑，不一定在今天详细地谈。

《白毛女》这个戏不是绝对地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越是好的作品越要修改，无非是从内容、形式方面考虑，想办法将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怎么搞得更突出，喜儿的形象塑造，江青同志谈了形式上服装的设计，颜色太“深”色调，颜色上也要重新考虑。江青同志认为偏蓝偏紫，有些地方之色调不明朗。大春的绑腿太短，显得腿太短。绑腿高一点，显得腿长，如绑腿高动作起来不方便可以绑松一些。现在我看不一定急于去改，把它搞好。现在的京剧《海港的早晨》的背景变成“一月革命”，但不能说以前的就是大毒草。

张春桥同志对顾××说“你演喜儿的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又说：“你们提出修改方案。”

有人提我们要批判黑《修养》，张春桥同志说：“等你们内部争论缓和点才能搞黑《修养》。你们时间安排一下，保证演出，还要保证一定的练功时间，舞蹈学校将来怎么办？一方面要接近工农兵，另一方面有特殊性。”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以前我们下乡才三星期，又挑中了农闲时分等等。报上宣传我们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等等，老吹牛。”张春桥同志笑了。……将来都要考虑。

张春桥同志说：“文艺界的特殊性，同工农兵要结合，又要考虑特殊(练功)，整个问题我没好好考虑，腿娇怎么办？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不能接近工农兵，我们又要接近工农兵，又要练功，不练功不行。象京剧演员我看《智取威虎山》老担心翻不动，站不稳，这样非要

出工伤事故不可。

你们安排一下，广州还是要去的。

姚文元同志问：“你们这里共演几场？”

众答：“十几场。”

张春桥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象以前那样(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上台来，我们拥上去)千万不要再拥了，否则以后有人来看的话，那时你们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时。

姚文元同志说，“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大家热烈鼓掌)。不过有个条件，等到这段搞完，等文化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桥同志说：“你们要不愧于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出总理可能也看，不能象上次那样拥了。加入军队，我们回去再商量，可以考虑几个单位，经过整顿……。

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权威”。

张春桥同志说：“自己树立个权威嘛，你们过去太听话，现在是向反面太不听话，再走回来可不要走到原来的位置。你们要有民主又要集中，我们希望上海几个单位搞得更好一点。”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排过没有？”

众答：“没有。”

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出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讲。北京芭蕾舞剧团编导，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当大家谈到《文汇报》三战士写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说：“是刘××，戴××，胡××没有写。可以争论社论，跟萧望东连不上，完全可以争论。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跟你们等社论登到报上才看到。各单位，剧团，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另方面还得出去一下，(到工农兵中去)什么时候去可讨论。”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上海的纺织女工，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张春桥同志说：“找个比较好的小说，找个已经承认的，观众已经熟了，搞个芭蕾舞剧，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剧。”

“小学生”“井冈山”提搞《刘胡兰》一剧。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不定这个好吗，现在搞一个社会主义现实的，如再搞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无论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问题，《白毛女》同“雷锋”同样品质，可以同雷锋同样高，但观众看了，无论如何认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质高，但没表现地方感觉离群众远。

选择题材有的适合电影，有的适合歌剧，各剧种有长处和短处。“卫东到底”某成员说：“过去宣传《白毛女》多，超过《红色娘子军》”。

张春桥同志说：“多吗？那和我有关系，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压低一点(京剧会演推迟到十月，文化革命推迟……没听清)宣传多，宣传怎么怎么，观众看不过如此，再猛攻一下我们就很被动。人家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我们自己少说一点，那时有意不多宣传，(京剧)那时对《白毛女》我也说过不要多宣传，宣传多我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央负责同志，江青同志都没看。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某本舞蹈杂志里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记要，未提《白毛女》是样板戏，但里面是《白毛女》，里面内容又是说《白毛女》好的文章，好象在那里围攻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说：“他们围攻也影响不到江青同志。”又说：“原来写纪要(一九六六·四·十八解放军报社论)将《白毛女》写上去可能有这个想法。纪要写的时候，去年二月还改。(刚刚立起来)原来说《白毛女》就不要写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时也没看过。

有人提到原来报上余晋元的一篇有关《白毛女》文章，问“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说：“不是我，但这件事我知道的，好象抽几个人去搞，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拍照就不怕嘛。”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喜儿现在是一种自发反抗。”

张春桥同志说：“是啊！”另外还说：“那时写部分纪要名单(样板戏)考虑到江青同志没有，原来先要写后来我说不要写吧，江青同志没看过，江青同志说过“白毛女”她支持过，她提过意见，柯老也支持(这段没听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恽迎世谈的。”

石西民最初对“白毛女”不赞成，不太欣赏，反对加伴唱，“白毛女”这么大的音乐基础难。《红色娘子军》音乐没过关，搞好一个作品难，想办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剧《白毛女》黑帮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帮那一条线，将舞剧同电影、歌剧比较，想办法创作今天工农兵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创作考虑纺织工。外国芭蕾舞男演员少一点，我们的芭蕾舞不是一个完全不变的。

希望男演员努力一点(笑)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说：“行了吧，走了！”

握手 再见！

## 722. 中央首长谈福建问题 (1967年4月23日 人大会堂西大厅)

二十二日接见时，总理布置南下同学准备汇报两个问题：

1. 对“一·二六”、“二·四”、“二六”、“二·七”的看法。
2. 总理三月三十一日的六点指示发出后执行的情况。

总理说：下面听南下同学讲讲，他们概括性地讲好些。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以充分的理由，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代表以大量事实和血泪的控诉，无可辩驳地说明，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发言被一阵阵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甚至颠倒是把破坏大联合的罪名加到“三司”、“新北大”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的身上。

会上福建群众发言要求为“一·二六”平反，给“一·二六”定性。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热烈鼓掌)群众在发言中，控诉了借抓“姜观之流”，行打击革命群众之实，伯达同志插话，姜观个人问题我们还没有闹清楚，而他个人与群众更要分清，姜观之流的提法是不恰当的。总理插话：不能随便扣群众的帽子，个人也不能乱扣帽子。总理还说：姜观之流这样提不合逻辑。(热烈鼓掌)有的同志发言说：我们的组织被解散了。总理说：解散了再搞起来嘛！这同志说：搞不起来了，总理高声说：搞得起来！这是总理对革命造反派的极大支持和鼓励(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晋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福建革命造反派两次提出要求中央首长例外的允许首都“三司”、“新北大”的同学再回福建去战斗，(首长们笑了)伯达同志说：“再商量商量嘛”。(热烈鼓掌)

最后总理讲了六个问题：

1. 福建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我们要唤起福建、福建军区的注意，特别是福建军区，你们回头就打电话，要按十六条要求重新检查，一个县一个县的检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还要给人家革命的机会，下面县人武部，武装部那些人本来就和地方的当权派很熟悉，你们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管什么上级指示不指示，这种事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还总发生，各省都有，特别是你们省军区不要光相信下面的报告，对十六条要求再一次检查。

2. 老区问题：今天我们有意背靠背开了，广大群众是受骗的，少数坏人冒充头子，如林白就是冒充头子，搞经济主义，但是决不能把经济主义分子的帽子乱扣，搞群众，明天可以请联络员、记者(军校)听听你们的意见。

3. 军区卫校革字派没机会发言了，明天请联络员、军报记者、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八·二九”还是造反组织嘛！因为他们在外县还是做了好事嘛！

5. 姜观之流什么都加补充，姜观这个人的问题我还没弄清楚，要重新审查。

6. 《福建日报》问题，南下同学说退出来了，打来电话不久封报社还没退出，要赶快退出来，好实行军管。报社有两派意见，有争论，不要登本地的东西，还是要转载中央的精神。

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你们是前线，面临着敌人，刚才有同学递条子，讲到了这个问题，你们脑子要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蒋匪，他们搞敌探，往我们这派人、空投，这些革命小将，一提醒就会注意。我们内部有敌我，是一小撮，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澎、金、马是最大的敌我矛盾。后天或大后天再接见。

散会。

(会后，伯达同志又单独接见了惠安地区的学)

### 723.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记录 (1967年4月25日晚)

中央首长：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

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代表控诉：(川大“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了，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康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242”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

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

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

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部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总理：他们今天在哪儿？

南充：住西南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

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有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查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查；（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

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 7012 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新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

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

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 724. 江青、张春桥等接见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座谈纪要(摘要)

（1967年4月25日晚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

江青同志：昨天晚上我看你们，你们在下妆，在吃饭，我就走了。你们这次来演出，大家都很欢迎，你们也欢欣鼓舞！我们想交谈一下，提点建议，你们看对不对？我只看了两次，要看很多次才能作详细交谈。这戏主要方向是成功的，主流是好的，有些小毛病改起来也不是太难。如果主题思想再提高一些，格调、风格就更高。主题写农民起来反抗地主，那么怎么得到解放呢？就是（靠）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现在戏中军队占的地位很弱，装饰一下，就很难怪有的人说不过瘾。主题思想结构方面要动一动。序幕、尾声完全可以不要，老

套子序幕尾声没有什么精彩，可以去掉。四场喜儿变来变去可以改一下，因为喜儿连续一、二、三、四，我们的军队没有。今后第四场写军队。第三场逃出去，第四场大春怎么带兵打胜仗啊，俘虏些日本人、伪军啊，必要时也可以增加一场。喜儿在山上怎么样，我觉得可以不参加，因为她还有一场。“奶奶庙”，变化不要太突出好一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那两个主角相形之下，男主角不突出，如果增加一场戏，军队也突出了，大春也突出了。原来这戏大春作为陪衬，大春不突出。作为接近一些的观众说，四场变，有“修养”的味道——这个咱们自己说呀，不能说出去，不然人家又要说“大毒草”了(笑)。现在一下子改不了，有音乐问题，这样演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戏。此外，她上山逃出黄家，一个人恐怕不太容易，本来是传奇故事，现在语言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没有增加现实性，多一、二个人上山好处理不好处理？二婶是最突出的，二婶也挺怪的，干脆自己的二婶，过去在北方我的家乡，佃户的本身、妻子、儿女都要到地主家去服务，这也是合理的，现在别人看了以后，哪儿来的二婶这样的人。可以考虑带上两个人一块儿上山(张春桥同志：和喜儿上山多几个人)。这样可能会好些，此外喜儿下山，大春接她下山以后，应该给她一块红头巾，把头发包起来，给看新生的，现在形式不好，北方妇女带的有黑的，但年轻一点，加块红的没有什么关系。舞台美术要讲究一点，舞台美工有点问题。第五场山象土包子，没有北方山高耸入云，要重新搞。个人感受很险峻，这山象一、二步就可以上去了(笑)，喜儿怎么躲呢？服装的色彩实在是不好，难看得很，一句话：偏紫偏蓝。另外，建议你们聘请张美娟做教师，教你们怎样耍刀枪；男的聘请武生，可有什么好武生，你们团能够翻扑，我看有的(春桥同志：昆曲有身段，从京剧学回去……)可以比较大的创新，如民族传统舞蹈，刀、枪，这方面《红色娘子军》也有弱点，但有成绩。他们不能翻扑，你们现在还都小吗，你们现在多胖了(笑)，腿提不高，是不是(众答是的，笑)小胖子一个个(笑)。现在要天天练，练习翻跟斗，外国的、中国的统统全拿过来，技巧全拿过来，这样创新就从容自如了。一场那场戏还是改的不好，黄世仁抢走喜儿不太合理，打死一个抢走一个，画面死板，大春打死一个，而喜儿从那边抢走，使人感觉来不及，那个时候他们也有武器，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你们上演，也不妨碍它是个好戏。声乐问题，现在喧宾夺主。我和春桥同志有不同意见，唱得非常好，正因为唱得太好，就不注意舞蹈形象了，当然去掉唱也许对这个戏有点逊色，但也不一定，你练练功，把腿搞上去一点，把造型搞得更好一些，现在唱太好了，(春桥同志：加了字幕，陈伯达同志也有这意见，看了字幕就来不及看舞蹈)唱有这么一、二处，顶多三处使用。其他地方都不使用音乐，可以用幕间唱，帮助群众了解下一场剧情，这戏还可以磨，磨得使人一下子落泪，现在我眼泪在眼睛里转了一下，但不肯掉下来。(笑)喜儿父亲死靠声乐，这个地方可以研究一下，要靠大的动作，加上乐器，看能不能补救。喜儿这形象弱，其实完全可以强起来，在旧的基础上逐步地来。二场一下子到黄家要张二婶推着她出来，她不肯去送什么莲子、人参汤什么的，她不肯，很勉强，二婶教育喜儿来侍候老妖精，她不肯，老妖精看了很不愉快，然后再打她，这样合理一些。加强喜儿的反抗性。

音乐主调号是“北风吹”，喜儿的主调是“我要活”，是河北梆子，是交替进行还是怎么样？音乐有一段轻音乐味道，象西欧的“风流寡妇”，象极了，这改不是一下子大改，构思一下，先是文学剧本，然后着手音乐。喜儿主调用那个？“北风吹”的活泼，好象不上板；还有“我要活”，不要这样节奏。此外，还有问题，这歌流于全国到世界上去了，“北风吹”、“我要活”可以交替进行，你们是创作，我是“外行”(江青同志用上海话说，大家激动鼓掌)你的灯光怎么可以打得更好些，怎么打掉这两个影子，灯光可以把这两个影子打掉，几个灯才能打掉这两个影子？(舞台美术何××张××回答)好，听听你们的，这戏的编导是谁(编导站立)，戏的音乐是谁？(众答严重抄袭来的)偷来的，还有谁能搞？(众答陈××)。这戏超过了过去的电影、歌剧，但还可以搞得更好些。这戏男女不平等，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平等一点，反正传奇，搞得接近现实一点：跟上去的人不一定全白，有的灰发，有的……(有人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关于参加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解决。(口号声)建议你们创作小节

目，将来可以发展成大的，例如搞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我和春桥同志说了，有一部小说女主人公比较突出，《人民的战斗》写的是山区游击战，管他作者怎样，准备搞京剧，芭蕾也行。你们乐队怎样？(众答：自己的。春桥同志问：“你们该毕业了吧？”众答：我们现已毕业了。)江青同志说：上海我只要两个团，一个是你们，一个京剧团。张春桥同志说：“不过有个条件，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一点，把革命的三结合、大联合搞好，这样才能参军(全场热烈鼓掌)。”江青同志说：“政权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破与立，立稍难一点，也不难。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众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说“靠同志们努力，我全靠你们，我只是说说，你们会感到不舒服的。”(有人提我们要学习“红色娘子军”。)江青同志说：“你们学习他们，他们学习你们，你们在北京大演大学，他们搞女工。”春桥同志说：“听说搞不好。”××说，毛主席看了后说什么？江青同志说：“第一个说好，我刚才的意见也包括他那个观点(全体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提赵大叔怎么样？)江青同志说：“赵大叔不突出，他比大春也不如，很难给他更多的戏，后头可以突出。打土豪分田地、党的领导，主要从军队突出，……你们可以集体讨论，何必吵架，不会为这打起架来，我的办法如不合适，再改，都试试看，看中再改，(春桥同志说，改的过程中，又可以想到新的意见。)我们经常这样做，大修改。“红色娘子军”改错了路子，改错了，但也找到了一条路，失败是成功之母。赵大叔不突出，也给人印象，后头不突出。还有，(女的)都是媳妇，要有扎辫子、有梳头的(张春桥同志说那时练红缨枪是小姑娘，红卫兵。)红卫兵，那时有绞头发的，在山沟里还梳小辫。

(顾××说：“喜儿上山盼，心中没有救星。”)江青同志说：“那就在第一场戏她出场，喜儿想父亲躲债，赵大叔出来安慰她，讲神兵，天兵天将，这样鼓舞她，有个希望。”(顾说：“喜儿四场盼东方出红日，喜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她盼谁呢？”)

江青同志说：“我是觉得第四场是有点‘修养’味道，干脆改成军队。喜儿在一、二、三场集中得很。第四场有点神怪的味道，又搞纱幕，我看不必要。和自然界斗争太多了，改掉，可以一个人演下来。(顾××说：“杨各庄解放，地主逃跑，没写武装斗争。”)这个地方容易解决，我们占领根据地，地主逃跑，俘虏，我觉得是不是前头四场打些日本人，俘虏些伪军。(春桥同志插话：“然后大春出来，地主逃跑。”史××说：“原来第五场有黄世仁、穆仁智撕标语、小孩打架等，后来杨永直改了。)江青同志说：“结尾兵的形象少，民兵多。”春桥同志说：“新兵没有标志，喜儿跟着大春走了，参军不清楚，戴着红花送行了。”

(××说：“大春参加军队放在喜儿被抢之前，这样就使人感到不单是为了喜儿。”)

江青：好啊，这样就军队出来更早，对大春形象更好。那赵大叔要不要呢？第一场就发生这个问题。是告别不是送东西了，是一个好的想法。

(××：“白毛女”剧中汉奸地主黄世仁的主要罪行没有表现在汉奸一面。……)

江青：这个容易，在黄世仁家中出现日本鬼子，或四场，日本人打我们，我们一般打歼灭战，日本鬼子可以住在黄家。(顾××说：“黄母要不要拉出来枪毙，她在戏中没交待。”)江青同志说：“后面交待。”(××：反动统治阶级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他们要作垂死的挣扎，我们以革命武力对付他们。)江青同志说：“六场如果用武装力量，这样把‘白毛仙姑’全破了，六场只是交待喜儿活的一个方面。”(××：我提个问题，今后修改“白毛女”，喜儿作为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典型，是加强党如何领导把她救出来的过程，还是描写她从自发到自觉的改造过程？)

江青同志说：“这个很难。”(高说：那么加强第一部分。江青同志说：“加强第一部分应该是这样。第四场改，不要那个《修养》，地主要同日本人勾结的紧，现在光是在序幕出现一下日本人。”

(××问：奶奶庙白毛女见地主，按理应马上扑上去，不要立刻上神台去吓唬地主。)

江青同志说：“原来是这个样子，有点滑稽。”(××说：“关于两个太阳问题怎么处理？”)

江青同志说：“现在太阳，听听你们的，先是半个，后来又停住。”(又有人提最后出现主席像。)

江青同志说：“那不好，关于太阳，八场开始，可以不出现，先见红光。”

(顾××：“要推陈出新，加唱。”)江青同志：“我倒不迷信，是妨碍看戏，应偏重于舞，把歌拿掉，可能舞不突出，这点要有精神准备，唱是唱得很好。陈伯达同志也说唱多了。器乐、声乐这只能是伴，现在有点喧宾夺主，现在声乐降下来，势必在舞蹈上加工，伴唱去掉可能逊色。”(顾××说：“四场歌词有问题。”)江青同志说：“小将四场歌词什么大意思，语言不新鲜，我没有象你眼睛这样尖，不过不新鲜就是了。河北梆子很可惜，京剧、河北梆子我有几年想改，把唱的团弄到北京来，天津“小百花”、“青年跃进剧团”武功好。西洋女高音同京剧女高音，有一点本嗓，河北梆子女声没有问题，男声不是低八度就是高八度，重新创作。你们(指合唱队)唱得不错，河北梆子团，它一下到上海去，到北京请他们来。这个现在不要改，可以唱着，以后讨论加工。

春桥同志说：“搞个修改方案，“红色娘子军”毕竟是个舞剧，不是解决唱，一个解决舞蹈，一个解决音乐。”

江青同志说：“我感觉你们有缺点，舞蹈和音乐不够紧密，一个动作下来，音乐、旋律、节奏，这要求，你们不够严格。”

(顾××：“升太阳的问题？”)江青同志笑。春桥同志说：八场拂晓，略微有点曙光，山上看到太阳合理。)

江青同志说：“黎明到天亮有一段时间。照象吧！”……

(江青同志讲话结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 725. 李曼村向海军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代表的谈话纪要

(1967年4月25日)

问：今天欢迎李曼村同志来核对一些情况，解答一些问题。首先请你谈谈对海军直属机关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答：有一个总的印象——这是个人看法，我们没有专门讨论过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海军党委处理报社“红流”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我认为海军党委是处理得很好的。耐心地做政治工作，三令五申，耐心说服，发动群众，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绝大多数群众觉悟了。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宣布解散一个组织。这个问题处理得很成功的。处理得这样比较圆满是很少见的。海军党委支持造反派比较坚定，比较稳妥。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说你讲，火烧李王张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说过吗？

答：那天接见很多单位，一个在我身后的人蓦然问我，火烧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说，现在你们主要的矛头应指向苏振华，为什么指向李王张。李王张是左派嘛！他们说，我们也承认李王张是左派，左派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左派如果有缺点，可以善意批评，善意的批评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问：把斗争矛头指向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答：矛头不对准苏振华，而对准李王张就是对错了方向，当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海直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在介绍海军大院情况后，李曼村同志说：不管什么组织，如果在海军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斗争矛头指向苏振华，而把矛头指向李王张，肯定是方向的错误。

问：你知道海军有哪些革命造反派？

答：我知道查封《海军报》的“海工红色造反团”和支持他们的一派是革命造反派。海工“红色造反团”在全军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造反派。(代表们介绍了查封海军报社的情况)李曼村同志说：围困他们，是个错误的行动，是个方向错误。

问：海军报应该不应该查封？

答：应该查封。因为他有错误。查封是革命的行动。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路线？

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保苏振华，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问：现在有人把李王张的耐心说服说成是高压政策，白色恐怖，对吗？

答：那当然是错误的。

问：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到处散布，“全军文革有我们的人”，“李曼村同志支持我们”，“到了全军文革就是我们的天下”，等等，你敢不敢辟谣？

答：我没有表示过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那是歪曲。

问：怎么区分真假造反派？

答：我理解真正的造反派是最坚决地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最能听毛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保守派就相反。如果在海军，炮打李王张，保护苏振华，那就是保守派。

问：现在有人把坚定地信任、支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李王张，说成是新的奴隶主义，对吗？

答：那是错误的。那是可以批评的。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是什么组织？

答：如果不联系那个组织来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当然是个不好的组织。情况很复杂，也可能是保字号，也可能是右字号，甚至是反动组织。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顾军委规定，不听海军党委劝阻，硬要上街游行示威，回来还说你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答：我们开始一再打招呼不要上街，因为军队上街这是个大事情，有的单位比较好，如政治学院，你们海军接到通知以后都没有上街，但是有的军事院校和少数文艺团体自己上了大街。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是不对的。

问：他们还和地方串连。

答：这当然也不对，因为军委有规定不要串连。

问：他们是借声讨刘邓为名，实际上在街上反三个老帅，你怎么看？

答：我不赞成上街贴三个老帅的标语，喊打倒三个老帅的口号。

问：他们游行后，为什么对他们说这是革命行动？

答：我说声讨刘邓是革命行动。上街是不符合规定的。事后他们的代表找我，我没有批评他们，这是有缺点的。如果他们利用我的话对抗海军党委、海军文办，那是不对的，那是利用了我的缺点。我的责任是没有批评他们。

## 726. 刘格平接见民院“东方红”的讲话纪要 (1967年4月25日 京西宾馆接待站)

刘格平：你们的信看到了，你们留了电话号码，我给你们打了电话，打不通。你们来了就谈吧。

“东方红”同志：我们来是请你到我院给造反派的同志们做个报告。

刘格平：来不及了，我明天就要回去，你们来了，那就来这儿谈吧。

“东方红”同志介绍统战、民委系统及民院两条路线斗争说：我们揪斗李维汉、徐冰、刘述周、平杰三、刘春、丹彤、苏克勤，而我院保字号昨天揪斗贺致平，就是抓住贺致平的历史问题。

刘格平：历史当然是问题了，主要是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自己也有责任，贺致平是造反派，从来就是反抗斗争的，但没有一点缺点、错误？那倒不是。

“东方红”同志：贺致平是不是叛徒？

刘格平：是叛徒性质。

“东方红”同志：究竟是不是叛徒？

刘格平：是自首变节行为，当然同薄一波、安子文是有区别的。

“东方红”同志：贺致平调到农机院，他支持造反派，我院“抗大”勾结农机院极少数保字号搞贺致平，我们认为贺致平的历史问题是自首变节，但几十年是造反派，他在运动中支持了造反派。

刘格平：历史问题是涂不掉的，是是非问题，不能跟他结合。李维汉、汪锋、徐冰、刘春是一伙，是黑帮，他们排斥人，就是靠造谣、诬蔑，这不是共产党。他们的干部政策是刘少奇的一套，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头目，他们搞刘格平，贺致平、唐实，他们是豺狼，是吃人的，现在起翻案风，这是好事，可以培养小将。不乱不行，旧东西、旧秩序太多了，怎么办？就是要革命，革命是改造客观，改造主观。大字报是不改变颜色的最好的武器。

“东方红”的同志说：我们同五十几个革命派组织一起造了“民族工作展览”的反。

刘格平：“民族工作展览”，汪锋强迫我看了一次，完全是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宣传旧的东西，牛鬼蛇神的东西，他们是喜欢这些东西，不宣传毛主席领导，全国各族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光辉思想，不宣传劳动人民的东西。在民族学院他们把费孝通、潘光旦等捧到天上了，还打击我不会作统战工作。

贺致平的问题按照谢副总理的意见去做，可以团结他做工作，可以做行政工作，如果不是历史问题，那就很好了，但就是有这点污点。

“东方红”的同志：现在保字号抓住贺致平的历史问题闹得很凶。

刘格平：那就不对了。他(指贺致平)造反，他革命不能反对。你们左派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揭露他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站稳立场，要一边倒。我问过了，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不然我就不能接见你们了。(“东方红”的同志插话：保守派在唐实等同志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不能含糊，革命干部就是要保，坚决跟革命的站在一起，不能跟保守派站在一起。在山西，我们是跟你们(指姜钟旭、李钟烈等同志)一起战斗的。

“东方红”的同志：我院保守势力攻击谢富治副总理。

刘格平：打不倒的。对群众要注意团结，搞一小撮，政策是不能用感情来代替，我们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

“东方红”的同志，保守派昨天已经抓了贺致平。

刘格平：你们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他们有权，把他要出来，抓人是不行的。

“东方红”的同志要求刘格平同志到民院去一趟。

刘格平：我想去说：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就要回去，今天下午和晚上还要接见从山西来的一些人。

## 727. 潘复生讲话纪要 (1967年4月25日)

潘复生：合作总社的革命造反派要紧紧的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向上，抓好对刘邓的批判。彻底批判刘邓就是大方向。在大批判中搞大联合，联合的核心是干部问题。三结合主要是干部问题。《红旗》杂志提出的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就是首先掌

握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嘛！这是大前提。现在要解放干部，中心是用毛泽东思想去解放。多数干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保守派也是受害者，受蒙蔽、受欺骗，他们中多数干部认为自己是老老实实的干部嘛，成份也好、有组织观念，听说所道的嘛，但保守派对出了修正主义他不敢反，这是个最大的危险性，他却不认识。对他们要帮，提高他们阶级觉悟，使他们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与保守派划清界限，造反派主动地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去争取团结他们。在做法上，要同他们交心，要说服不要压服，主要是要他们自己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要开些小型谈心会。对保守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严格加以区别开来。对保守派不要人人过关，造反派要敢于接近保守派，不接近保守派就不了解他们，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团结他们，使他们提高觉悟，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办法就是要用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做指针，指出保守派的缺点，使他们知道保守派的危险，受了蒙蔽和欺骗。真正从思想上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不很好的争取保守派，就不能最后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争取保守派要形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在批判干部路线时，对于驯服工具的人和品质恶劣的人要区别开来，批判干部路线，要矛头向上，不要面宽，下边同志犯的错误，要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帐上。

## 728. 聂荣臻、叶剑英、周恩来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4月26日)

聂荣臻：

大家去搞军管，已经准备了一个时期，快二十天了。实行军管的单位要求赶快去，一直拖着没有去。有许多活思想要解决。前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说军队这也错，那也错，就考虑军管行不行？我们把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发给大家，你们看到了吗？(大家答：看到了。)慢去一点好。别的地方的经验，材料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经过这一、二十天学习，比仓促上阵，比毫无准备好得多了，前一时期执行刘邓路线是错误的，就是仓促上阵。我记得政治学院搞四清的同志刚回来，科技大学的学生天天来要求派人去，以后派去了，犯了错误，形势也未弄清楚。这一次下去要弄清楚，军管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宣布军管一个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这是有意识这样搞。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现在作些说明。

现在大家学了一、二十天，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一系列方针、规定，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各地的典型经验，指导思想明确了。当然，也不能对别地的经验生搬硬套。打仗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完全符合军事条例的那一条。如果这样做，就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员。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现在，方针都有了。我讲几点活思想，供大家参考。

今天，在座的同志要到××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军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交给大家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同志们下去以前，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中央军委的规定；研究前一时期军管的反面经验。毛主席说：党的下级机关和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细讨论，理解其意义。对军管这样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也应该这样。晚几天去，一定要把政策明确，不要仓促上阵，糊里糊涂犯错误。个人犯错误是小事，问题是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委托、信任，辜负了群众的信任，影响了解放军的威信，造成不良影响。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人民军队要有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套本领。解放战争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些重大政治运动我们都是参加的。粉碎刘邓反动路线

以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了我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我们军队是从群众中来的，在过去十多年来，保持了红军时代的传统。这次任务跟过去不同，阶级斗争复杂，要求高了，我们面临新的情况。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这是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是在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去的。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和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正在采取各种办法疯狂挣扎，斗争错综复杂。跟过去不同，这次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不要怕。有些同志怕知识分子，其实好多东西他也不一定懂，不要怕。当然，他们懂的，我们也不一定懂。下去以后，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队伍，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科研单位，还有调整问题，要建立机构，分工协作。下去搞军管，这是对你们的重大考验，同时也是极为繁重的学习和锻炼任务。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怕犯错误的问题。有些同志怕犯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看法，第一，力求不犯错误，把工作做好；第二，犯错误立即改正，用不着怕。主席二十四日对四川问题报告的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这是毛主席对军队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希望大家深刻领会。最近，林副主席指示，既要勇于负责，又要谦虚、谨慎，又要请示报告，又要根据客观条件办事。我们要挺起腰杆来干事，夹着尾巴做人。要把军管工作做好。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的讲话讲得很透。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把握运动的主流。毛主席著作头一篇就是讲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抓对了，我们就对了；这个问题错了，就完全错了。对文化革命中的一切(问题)现象，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右派，要弄清楚，要用无产阶级观点考虑。看哪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哪是站在刘邓路线一边。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运动的方向、主流，否则就会做政治上糊涂人，说错话，办错事。军管工作很多，矛盾很多，军管一切工作成败就是支左支得对不对。要看清真正左派，坚决依靠左派。这样才能以左派为主，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经过运动，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统帅生产，不能搞二元论，更不允许以生产压革命，否则革命、生产都不会搞好。

有的地方没有经验，进厂以后，规定很严，生产恢复了，但革命冷冷清清。革命的大联合要以左派为中心，不能什么都恢复，恢复旧秩序，更不能允许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大家下去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各单位都有几个群众组织，至少有两派。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保守派，哪是右派，非要弄清楚。这里要有阶级观点，要认真领会中央方针，深入到群众里去。在没有调查清以前，不要轻易表态。毛主席说，站在那里远远望一望，就想去解决矛盾，这样做没有不出乱子的。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要作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即使自己觉得弄清楚了，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深入调查研究，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关于对待科研路线问题，我在上个月的讲话中提到了。现在说明一个问题，所谓 1225 会议问题。××工业科研辩论，经过总理、叶副主席批准开会，就是 1225 会议。过去斗争很激烈，一派要开会，一派认为不该在此时开会，说这时搞部院合并是方向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请示中央，没有表态。我看并不是不可以辩论。部院合并，中央决定是一回事，罗瑞卿利用这个问题搞政治资本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工厂，科研部门肃清罗瑞卿、贺龙的思想影响，要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那时，没有提到这么高，提生产、科研矛盾突出。因此，有些人说这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大阴谋。现在另外一派又压这一派。我看这个争论

不要再争了，问题清楚了，现在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应有研究机构。另外，我提了些材料，这是，××科研上刘、邓路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厂所合并，实质是取消科研的路线。这是同反对刘、邓路线分不开的。我看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一致反对这条错误路线。双方对这个问题不要再争论了。当然，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最大的反动路线，可以结合起来。

在军管工作中要注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群众，帮助革命群众。军管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军管形式带有强制性，加上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就是容易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很容易犯自以为是、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毛病。军管工作同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能搞命令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在工作中，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一切大权集中于军管小组，群众对军管小组提出批评可能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加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对军管小组某个人提意见，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小组，不能说是反对解放军。注意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避免犯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军事接管是政治接管，是毛泽东思想接管。军管，首先要抓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抓活思想工作，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千条万条，这方面工作必须放在首位，贯彻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雷打不动。

军管搞到什么时候？中央有个文件正在讨论，现在说一点精神。要首先做好各派群众的工作，实行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我们这些单位不搞夺权，搞文化革命委员会。搞好了大联合，搞好了三结合，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军管任务就完成了。这个文件还没有经过讨论，将来以中央决定的文件为准。

叶剑英：

在座的同志们要做军管工作，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双方斗争很激烈，他们纷纷要求军管人员快去。匆匆忙忙上阵，容易犯错误。同志们先拿几天准备一下。现在五省、两市已经军管。同志们进去以后，他们双方都要你支持他，要你表态。要说犯错误，就在一开头。开始你要多问少答。有些同志采取这个态度，好一些。匆忙表态就搞错了，以为支左实际支了右了，要经过详细调查研究，采取慎重态度。山西军区把下去的人抽出来学习了再下去。总之，这是新的工作，要稳步前进，宁可失之于过迟，但不是消极等待。利用一周、十几天时间学习经验，要大兴调查研究。为什么支错了？那就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大家要利用时间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周恩来：

同志们：很对不住。由于批文件迟来了两个小时，对有关的问题讲讲。主要就是军管问题。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

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这是过渡的办法。我们去就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另一方面就是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领导班子，这是夺权的单位。不夺权的单位也可以搞三结合。

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消灭了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跑到台湾去的只是大头目，我们还要留下的这些人工作，就派军队接管，成立军事小组或代表。有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新的政权。

现在不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在哪里都有广大的群众，问题就在于如何领导。十七年来，从全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上而下的夺权。这种革命在城市是不那么彻底的，群众都还没发动起来。农村进行土改，也是由上而下，多数地区存在和平土改。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不断发动群众进行三反、五反、反右、批右倾、社教运动，这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这是由上而下的。这里有不彻底的地方，群众没发动起来就结束了。一个浪潮过去，旧的下去，新的又起来了。在政府军队都有这种现象。因此，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得到这样的土壤、气候，对它挖不到它的根。由于斯大林革命不彻底出了赫修，这是经验教训。难道我们就不能发生吗？从苏修二十大以来主席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是不自觉为修正主义培养种子，斯大林没看到这个问题，因而产生历史上的曲折。我们不同，我们有苏修的教训，主席不能容忍这样的教训在中国重现。我们设想一下，去年六、七月，以刘邓为首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修正主义登台，发展下去就会变颜色。我们主席健在，阻止了这个逆流。我们的同志没发觉。我们各部多多少少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下去，不要多久，一旦条件成熟，修正主义就登台了，资本主义就复辟。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号召，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就起来了。可见伟大领袖的指示能和群众结合。平时群众就看不惯某些领导，得到主席的支持群众就起来了。固步自封就不愿群众起来。这样的各级领导是便于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便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利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意料的事情，是出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说，我们落到群众后面去了，有些同志就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不要看到受伤，要看到主要的方面。我对省委书记说，老本输光了，要重新做起，即使是三反分子，主席处理的尺度越来越宽，《红旗》的那几句就是主席加的，给这样大的机会。所以这样的全国的大问题，关系到全世界命运的问题，我们要作深刻的分析。几乎很少例外。总是要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我们是如何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时期要实行军管。解放初期是先建领导，后发动群众。现在群众远远走在前面，和主席、林副统帅走在一起。你们军管就是要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到三结合。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们还要重读老三篇、记熟。需要时时身体力行。你们去执行任务也要学，别人学，自己也要带头学。指导思想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路线时，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现在既参加共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拿毛主席的红线，批那条黑线，一定要注意矛头是向上的，不是向群众。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群众已在革命化过程中，也远远超过干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领导和他对立，就造成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思想革命化就会使生产大大推进。支农的就到地里去干活，到厂矿的去煤矿开矿。农村、厂矿干部是来自工农的，即使躺下来的干部，看到你们这样作了就不会不跟上去。这是通过实践来影响干部。但还要回到第一条，要有理论，有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你不在他那里也能搞得定。抓革命促生产绝不是二元论。或倒过来只抓生产放弃革命，这样生产不能巩固。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到一个单位，首先要摸一下，研究一下，调查研究。毛主席经常跟中央同志说，有些同志就很差。桃园大队的经验欺骗一些人，现在揭发出来是假的。我们听到大吃一惊。我们还是要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当然不是烦琐哲学，要抓住要点。阶级分析是抓住方针路线，而不是调查出身、党团员……，这是刘少奇的办法。这是他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是包庇那么多叛徒。我们要抓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不学毛著，有没有干劲，然后是不是遵守纪律。首先是有没有革命性，有了革命性，还要讲政策，按十六条办事。今年文件多，就是经验多了一些。我们都在摸索中学习。在摸索中就要总结经验。政策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去年八、九月和今年三、四月的情况来比就不能比了。不能说过去没作，过去就是错了。主席就是在前进。

纪律是自觉的。要看你的政策是不是正确，正确的，纪律就会好。整风学习，这是由群众自己提出的，方向对的，工作总有些错误嘛。经过整风，才能按行政单位编战斗组。一去就按单位归口那是不行的。整风后就可以。机关比较容易搞，学校是跨班或系。机关跨局、司的不同的战斗组也要联合，如不行待整风后再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取消，但要支持造反派。联合有两种：合并，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只能教育、争取团结他们，分化他们，也可能他们××变成造反派，这也是允许的，革命不分先后，最后孤立极少数的人。多数部门夺权后，监督业务超过了范围。外交部两派不愿意在一起，他们不能说服我们。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已经站出来的当然好，但有的还没有站出来，要帮助他们。一月风暴席卷了全国，在夺权斗争中，要搞三结合，这样干部纷纷要求结合，要结合就要亮相，就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全靠边站、全部结合都不对。有的把旧秩序恢复了，监督也不让了，这就不对了。已站出来的要帮助改正错误，现在还没有站出来的就要彻底检讨，要彻底革命，要为他创造条件，这一点我们要作工作，这是不好作的。对干部有两种倾向：打倒一切，全盘肯定。打倒一切对群众好说服，全盘肯定也是错误的，是逆流，要批判。

六、军管是过渡。要经过整风学习，把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彻底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实现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主席原来常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当然，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一直和群众对立，所以都有夺权的需要。这是由于各级领导不好好学习，落后于群众，远远的落后，就越难赶。看出身，党团员，是绝对化的口号，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受《修养》的毒害的结果。现在要去的部门都有这个问题。但你们去的地方是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不需要夺权，但要三结合。这是困难。这些部门、外单位不能来串连，但在他本部门，你还得允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检查和监督不同，检查是事后的监督。是大政方针你们都得管。军管时期群众没有监督权，只能批评建议。对领导要撤职的就得撤，有的撤职留用。你还得调一些，还要升一批，这都要区别对待。领导机构总要吸收新的血液，形成新的领导。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八、要区别严格的保密和一般关系，不要强调什么都要保密，结果什么也不保密；另一种就会变成压制群众运动，因为你不让他串连。极重要的机密不要让大家讨论，例如党委会的记录、图表，否则就叫材料挂帅。北京为材料打架很长时间，但并没有用好它。六十一个叛徒是从社会上调查出来的，最后从档案证实。

九、在军管单位，由于群众没有监督，只允许他们批评建议，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提批评建议，不然就无法集中。

十、下去军管前，要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当然真正的学习要到实践中去学习。

## 729. 谢富治给大专院校红代会电话指示 (1967年4月26日)

一、北大、师大、清华去中学红代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四·三”派，一派支持另一派。全都撤回。

二、在外地的同志全部撤回。

三、红代会要团结。现在矛盾很多(指全国)，全国的革命委员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要顾全大局，从大方向考虑。

四、解决问题要自我批评，地院和北大的问题，有些是原则问题，现在放一放，以后解决。

五、红代会是中央的拳头，不要自己破坏，主要自我批评，学校内部(清华、北大、师大、矿院)争吵，不要提得那么高。

六、当前的大方向是三个方面：(1)批判邓就是为了本单位的斗、批、改；(2)批旧市委；(3)整风，主要是整无政府主义，搞思想革命化。

## 730. 中央首长接见山东代表团的讲话 (1967年4月27日)

26日晚四点至十一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大厅接见了山东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彭升平同志以及其他山东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同志，其中周总理、康生、王力、关锋自始至终与山东代表团在一起，其他首长因工作忙，不能同时接见，中央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视的，专题接见，晚上和效禹同志一块吃饭，王效禹同志作了汇报，其他人作了补充，最后杨得志、袁升平也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讲了话，大致是五个问题。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集中领导要加强，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

(二)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三)二师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

(四)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接着康老讲了话，大致四个问题。

(一)左派组织。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嘛！(指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时效禹同志插话：只要统一认识，左派队伍是听革命委员会的话的，叫干啥就干啥)这就好嘛！北京就不行，我们说了他们还不听，主席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王竹泉插话：人家都说山东的造反派太温和了)这是你们的优点，不是你们的缺点。

(二)关于公安局。(省革命委员会同志做了汇报说：“造反派不敢动，一动就说反对解放军)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嘛！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三)市武装部。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

(四)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这有一个教训，

就是反罗瑞卿反的不彻底，(张春桥同志插话，黑字红卫兵有多少人？黄字红卫兵有多少人？王竹泉答：黑字兵有五、六千人，黄字红卫兵有几万人。张春桥继续讲：差的太悬殊了，这么少人，还是保字派！怎么能支持他呢？)(接着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汇报了黑字兵要抓王历波、王路宾的问题)张春桥同志又说：让他抓，抓才好哩，事情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火候，就好办了，一抓基本他们就垮台了。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啦，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萧华插话：山东支左谁主持的？袁升平答：张仁初！萧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周总理插话说：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杨得志插话：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萧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康老插话：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 731. 周恩来及中央其它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的讲话 (1967年4月27日)

时间：四月二十七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

接见人：周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萧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内蒙古军区吴涛、刘华香。

被接见人：“无产者”方面数千人，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人。

####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请坐好，退场的请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的嘛，你们就别回来。请坐好，凡是想要回来的，把门打开，让他们回来(鼓掌)。把帘子拉开，不要挡住！

同志们！现在开会(鼓掌)。现在学习最高指示，打开主席语录第二百一十九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鼓掌)

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们也邀了在北京的“红代会”的各方面的人来听一听(鼓掌，呼口号)。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发生的。我们首先请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同志把他们内蒙古军区所作的检讨先讲一讲。

(刘华香检讨附后)

同志们！(鼓掌)我现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鼓掌)：

这个决定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长时间的鼓掌，呼口号，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继续呼口号)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继续鼓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鼓掌)，不要鼓掌，听我讲嘛！内蒙问题是在二月初两声枪声从内蒙古军区打出来以后中央就过问了。从那时起，经过两个多月，我们经常把了解的情况都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过。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也经常交换意见。你们来到北京的各方面代表，我们都接触过。所以，经过各方面接触、研究、调查以后，并派了两次调查组去。经过研究以后，最后我们才起草了这个决定，才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的。这个内容我把它讲清楚，你们可以冷静的听一听嘛！听清楚以后，你们再有什么话，你们再要求、再提嘛！

这个决定一共是八条：

第一条，说明内蒙古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直联系到它的责任。第一段，“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这一段我首先说清楚，就是什么人负责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这里就很清楚了。首先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他是操纵了这次事件的。你们大家都晓得，乌兰夫已经早就揪出来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说在内蒙古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他揪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呼和浩特去了。但是它的代理人王逸伦，现在查明他是叛徒，是反党分子，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经过调查以后也证明是假的，没有根据的，是混进党里来的，并且在日伪的时候，他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伪满蒙，然后又成了苏修的情报员。当时日本投降以后，就是这样的货，就是这样的角色，混进党，窃据了内蒙古负责的地位。在这次乌兰夫这个内蒙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以后，他就在内蒙古起了代理人的作用。还加上一个助手，叫王铎，和王逸伦是一伙。在这样人操纵下(长时间呼口号，还是有人喊，听不清)，是啊！(继续呼口号)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弄清楚了，这次事件的最大的操纵的头头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之流。这是主要的。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的揭发。

那么，仅仅是他们这几个人还不行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依靠啊！所以他就利用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的一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立场，来操纵，来挑拨。因此，我们指出来内蒙古军区个别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点名呢？我们照顾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而且我们要考察个别领导人究竟他们承认错误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连续呼口号)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

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从二月五日以来，为什么说二月五日以来呢，就是说二月五日就从军区里头打出来两声枪声，打死一位同学叫韩桐。现在清清楚楚查明了，军区自己也承认了，就是在军区外边，就是军区训练部副部长柳青打的，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派了内务部长曾山同志去，带上化验员亲自去验尸查明了的，这是真的嘛！所以，年轻的小将们，你们不要受蒙蔽。有人说，这个枪是“三司”他们自己打的，尽是造谣诬蔑，可是子弹头子在韩桐的身上，我们取出来了，子弹壳子也得到了，证明是军区内部打过来的，而且这个人就是军区的训练部副部长柳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么。但是有许多同志受蒙蔽，所以需要给你们讲清楚嘛。你们受骗了么，你们遭殃嘛！因为从那个时候以来，军区的负责人受了王逸伦、王铎他们的挑拨、操纵，打了枪，还不认帐，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在支左工作上支错了，把本来的造反派，打击了，把他们的代表的人打死了，这不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了吗！这不就和刘邓反动路线一样吗？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能推掉这个错误、推掉这个责任！刚才刘华香副司令员，他自己给中央的检讨，清清楚楚在这儿念了嘛，白纸黑字，我们收到的嘛，而且在中央的决定之后嘛！是四月十六日他们开了会写的，念给你们听了嘛。所以，他们这种打击呼和浩特的，实际上不止呼和浩特一个地方，还有其他地方的“三司”等等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个事实是做错了的，不应该打击，不应该取缔的。比如，河西公司“八一八”就被取缔了，大批的逮捕了革命群众，这也是事实嘛！我们去人检查了。并且一直到四月份还有人被关着，命令他们才放了的！我们见了不少这样代表在北京，把手捆起来，受了伤，这样的人不少嘛！我们亲自见了的！这种作法，甚至有的被打得神经错乱了。这都不对嘛。可能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没有放完，还要清查。军区支持了内蒙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就包括王铎了)，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一个从军区里打出来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中央看到，立刻打了电报去了。当然，电报提出的那个话，左派登在小报上，我们批评他们不要登报，左派很快地承认错误，没有再登了，可以讲道理的嘛！事情是实际，要查清，现在查清了。

至于，这一段最后一件事，就是他们操纵了一些保守组织，军区也支持了。我要讲一讲，这个保守组织，可能你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看清楚。什么叫保守组织呢？就是本来一些组织，或者学生，或者工人，或者农民，或者机关里头的一些群众的组织，可能这里头大多数主观愿望还是要革命的，可是他的领导人，高级领导人，比如联合起来的组织，什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是说上层领导人，他就跟王逸伦、王铎常常连在一起了，被他利用、被他操纵了。你们不晓得，他就操纵这些组织。号召这些组织去砸“三司”，砸那个“八一八”，把人家抓起来，说他们是反革命，说他们冲军区是反革命，把他们捆起来，抓到公安局或者捉到军区，就做了这些事。实际上呢，变成了保王逸伦了，保王铎了，保军区的错误了，这不就是保守派吗！所以，这个保守组织，由于这样，你们的行动，证明了它是保守组织。但是，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操纵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限，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是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群众答：不对)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组织犯了保守的错误，是受他们操纵的，一点不冤枉，

你们并不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会觉悟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们接见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跟那些反动的家伙，反动的头子划清界线(鼓掌)，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线，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第二段，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这点给你们解释一下，吴涛同志就在这，介绍一下(鼓掌)，我告诉你们，吴涛同志他不是乌兰夫那个集团的分子，是有人诬蔑他，故意的要陷害他。他原来是在东北做工作的，曾经在我们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那里做工作的，他是蒙族，所以他派到内蒙古作第二政委。去年夏天华北局揭发乌兰夫反党活动、修正主义的活动的时候，吴涛同志也是站在党的正确的革命的路线方面揭发乌兰夫的(鼓掌)。所以，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部分人陷害他，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并且把他打成三反分子是错误的。现在内蒙古军区党委承认了这个错误，中央恢复了吴涛同志的工作(鼓掌)。而且这件事情做的非常无组织无纪律了，因为他们把吴涛同志作为三反分子隔离起来，抄了他的家，切断他的电话，都没有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告过，你们想想吧，多大的无纪律行动。我们军队是最大的集中的组织嘛，他们这样的没有纪律。这回他们承认了。

第二就说到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就是在乌兰夫离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以后，我们因为乌兰夫的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的揭发，所以自治区主席的名义还没有正式取消，当然他不能够做工作了，停止了他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就重新改组了，由高锦明同志来负责。这个时候王逸伦、王铎这些人就把高锦明说成是乌兰夫分子，这也是捏造。因为事实证明在去年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是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当权派之前，高锦明同志在内蒙古做工作的第一个揭发乌兰夫反党的。因为你们都不清楚，所以今天讲清一点，他第一个揭发的嘛。后来在华北局的会议上，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跟乌兰夫公开的斗争，这怎么能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呢？是谁说的呢？就是刚才说的，王逸伦这个叛徒跟王铎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造谣诬蔑他的。在揭露乌兰夫的时候，王逸伦躺着就没有来，躺起来，说他病了。王铎跟刘景平两个人在会议上跟乌兰夫哭了，兔死狐悲呀！这件事，我们中央是很清楚的！刚才康生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开会前谈的，华北局如果说他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有很多错误，但是，这次揭发内蒙古的乌兰夫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三反分子，这件事情是华北局、李雪峰同志一个很大的功劳，消除了我们对北方的边防、面对着苏修、蒙修的最大的隐患(鼓掌)。这一点，今天给在北京的革命同学来讲一讲有好处，因为你们也不懂得这件事(鼓掌)。

关于权星垣、康修民，他们的态度很明朗。他们开始也是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七月的时候，是跟着刘邓反动路线走的，但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月工作会议以后，他们逐步认识了错误，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了，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就站到革命派“三司”方面。这种态度是好的嘛，我们允许人家改错革命嘛(鼓掌)！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三司革命派一起了。内蒙古军区党委反而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逮捕他们，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嘛，你这个军区怎么有权捉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报告中央？所以，从军区犯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全国来说，除去青海反革命的赵永夫那个特殊的情况以外，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刚才军区负责同志，他们承认了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底下一段，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就是说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还有其他同志，他们过

去所犯的错误，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检讨的话，允许他们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嘛。当然了，今天他们既然已经站到革命派方面，我们就要采取欢迎他们的态度，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让他们在群众中跟我们一道，跟革命派一道，跟广大群众一道来首先揭发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这些人，也会联系到本人的错误，这有好处嘛。

第四段，“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这个事实检讨上了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二月五日发生，中央就找他们来开会，开了两个多月了，中央解决过省市自治区的问题，最长的是这个地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这个问题复杂，牵连的很广，所以我们很有耐心的跟他们来讨论。当然，因为中央工作很忙，有工作，要开会，不能每天开会，因而在时间上可能拖了些。他们对这个事件，当面承认错误，背后又另外搞一套。比如说吧，很早我们就跟军区一方面，自治区党委一方面，“三司”一方面，另外的“工农兵”等等的组织一方面，还有“无产者”这一方面，我们说好的，我批准了九个要求，大家共同承认了的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从自治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上层领导者嘴里说出来，周总理说话不算数，没有效了，弄得群众当然就会胡涂起来，受蒙蔽，认为真的是这样不算数了。后来，我们又派了一个正式调查团，就是由军委总参谋部副总长李天佑同志为组长、吴涛同志为副组长，去了九个人吧，九个人的代表团，去把师范学院被包围的情况调查清楚，也到军区调查站在哪一方面，还调查河西公司的事情。这完全是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后，从军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方面传出来，说九个人里头七八个是右派。完全是造谣。因为那里头去了两个记者，两个记者就是在二月五日前后同情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们被捕了，这两个记者是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出去的。军区不管他们是中央派的记者，也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并且还把他们的笔记本、日记本都没收了。中央打电话去叫他们放，军区还派人押解到北京来。我们叫他们回去把记者接过来以后，在北京的，他们的军区一位副司令员黄厚同志，他们正在北京作为代表谈这个问题，他就带这么几个笔记本，一直不给我们，等到三月下旬了，三月大概是二十号左右，咱们见到这两位记者了，才知道黄厚还带十几本日记本，等我们问他才承认，才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目无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调查的情形，就是代表团调查的时候，他们居然听信王逸伦那一派的人，弄了几个人向李天佑同志来示威，使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很好进行。调查回来以后，居然从军区，从“无产者”、“工农兵”那方面放出空气说，是谈判了，北京我们是找各方面代表来会谈，商量办法，解决问题嘛，他们说北京的谈判是重庆谈判。你懂不懂什么叫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我们共产党跟蒋介石的国民党谈判，那个时候，我就是代表共产党去的。帮他们(鼓掌)，那他们把我们中央看成什么？重庆谈判，我们跟蒋介石谈判，那是拖了，晓得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准备迎接他打内战，但是要争取时间，所以跟他谈判是拖。居然内蒙古有人、军队里的人，跟“无产者”、“工农兵”这些组织的头子，还有王逸伦、王铎，还有他的妻子去宣传这样的话，说在北京谈判那么拖，只要我们这个组织扩大了，夺了权了，中央他们只能够承认既成事实。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那么，如果我们内蒙古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被反革命夺去了，难道我们也承认吗？(呼口号)是呀，你们受蒙蔽的同志想一想啊，把北京看成重庆，就是把中央看成蒋介石，他们是共产党，或者反过来他们是蒋介石，我们是共产党。你们想，他把内蒙古跟中央放在这么一个敌对地位，居然有人听，这还不是这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还有一部分受蒙蔽、受操纵的人在那里活动的嘛！所以，我们会谈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就晓得这里不简单，这里有人操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军区某些负责人是耍了两面派的态度。这个两面派的态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等一下再说。所以，我们说他们是以两面派态度对抗中央。

最后一段，“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负责”。

只要把这个判断清楚了，首先是王逸伦、王铎这个叛党分子、反党分子，他们是主要的操纵人。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要看他这回在考验中最后暴露得怎么样，表现得怎么样！当时我们已经觉察出来有些人不妥当了，现在还继续再考察一下，最后总要宣布。

第二个问题，“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鼓掌)

刘贤权是怎么一位同志呢？他是在青海，他是司令员，被一个副司令赵永夫窃夺了军权，蒙蔽了一部分机关内部的同志，把刘贤权用三反分子名义打，也是没有得到他的上级军区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就把他免职了，把他关起来了。这位同志是受打击的，受反革命分子打击的。而刘贤权同志坚持了立场，对青海那次反革命活动，他是反对的，他是支持青海的革命派的(鼓掌)，并且他给中央写了信(后来我们很迟才发现)，立场也是清楚的。因为青海问题他现在去处理，处理得比较好。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人可以接管他，因为内蒙古是一个边防前线，所以，我们把刘贤权调到内蒙古来作军区司令员(鼓掌)。恢复吴涛同志政委的职务。他们两个合作起来，以他们两个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处理这次事件。但是刘贤权同志不可能马上就离开青海，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在没有去以前，由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清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这个地方可以单独分析的，带头的，一定有坏人，使广大群众受蒙蔽，受欺骗，就使腾海青同志不可能执行职务。军区的门，过去你们不让人家进嘛，好，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所以，现在腾海青同志他的工作地点只能在呼和浩特铁路局，因为那个地方军管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说明内蒙古军区的一部分领导人还采取两面的态度。不仅是到北京的人受他们蒙蔽，受他们欺骗，在内蒙古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跟你们讲清楚，军区机关嘛，中央的命令嘛，等一下子让萧主任讲一讲。事实证明，处理这件事情在军区的领导人中是有些阻力，有些继续搞两面派的态度，我们必须揭穿。中央和军委这个决定必须执行！(鼓掌)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且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这一段是说今后的工作。就是军区改组了，那么内蒙古的工作怎么领导呢？我们决定要成立以刘贤权和吴涛两个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因为现在内蒙古通过大批判、大联合，马上成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开始先搞一个筹备小组来推动这个工作。这个筹备小组，由刘贤权、吴涛两同志负责来组织的。首先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受了压迫，受了打击嘛，证明他们是革命的左派嘛！无产阶级革命派嘛！他们应该参加。次之，比如现在很多的保守组织，它的基层群众，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还是要革命的，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只要你们觉悟起来，跟反革命的头头，上层组织割断关系，你们又站到革命方面来，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有革命的表现，那么仍然可以参加革命的组织(鼓掌)。这样，你们也是有可能，在你们改变了立场、态度、承认错误以后，将来相应的有可能产生你们的代表，这是将来。至于你们这个前途，我们不堵死，我们应该帮助你们，告诉你们，要争取这个前途。(鼓掌)

关于革命干部呢？领导干部呢？自治区党委，我们认为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这几

位同志只要经过革命群众的同意，那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因为他们回去，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给群众见面，进行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经过群众的同意，他们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筹备小组成立了就负责筹备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当然要有步骤的。所以现在首先决定的关键要跟第二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就必须把军队的领导机构改组好。现在中心一环是这个问题。今天，不是来北京的人里头还有一部分军事同志嘛！等一会肖主任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部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就是说，由于二月五日前后后的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是错误的嘛！所以应当给以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被打伤的应当立刻释放，还要给他们治伤嘛！刚才说了，也许还有个别的地方没完全释放，我们还是让军区继续审查。因为内蒙古范围很广，东边一直到海拉尔，西边一直到接近新疆，许多军分区的地方，还有县里头人民武装部管的地方，也还有一些被捕的，我们还要继续清查这件事情。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凶手已经查清了，所以我们没有在决定里写，因为人是个别的人，事情是军区指导思想、立场所引起的，所以人名字不要在这公布，实际上我们要从严处理这件事。

第五个问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鼓掌)。

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在全国要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在内蒙古就要联系乌兰夫了，要联系王逸伦，王铎这伙人。乌兰夫我们要在内蒙古公开的揭露，要在群众中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不仅在呼和浩特，要在所有的盟旗里头讲，要在所有县份里头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我们一定要懂得，内蒙古这个隐患揭发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啊！我们北边蒙修、苏修他们还在那个地方企图挑拨，企图利用。乌兰夫领导内蒙的工作差不多近二十年，日本投降以后他就到内蒙去了，这样长的时候不会没有他们的一小撮人跟着他们。这一次把王逸伦、王铎揪出来了，在这个揭发中还会继续揪出一小撮人。所以彻底的批判，公开的揭露乌兰夫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巩固我们内蒙古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们人民的团结十分必要，应该作为我们内蒙古大批判运动中首要的工作(鼓掌)，同时也要检查我们过去的一些保守组织广大的群众，你们是不是参加，认真的参加这次对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批判运动，你们要想革命的话，这是最好的考验！(鼓掌)(长时间呼口号，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同志们，这也就是你们拿这个问题，彻底的批判内蒙古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几个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一伙人，就是成为你们跟欺骗你们的、蒙蔽你们的那些坏人，那些反动的头子，跟他们划清界限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鼓掌)并且王逸伦，因为他是一个特务，叛党分子，所以对他的事情还是继续挖掘，还有可能挖深一些。王铎不仅他本人，他老婆也在活动，很可能你们回去对他批深一点，批透一点，还会揭出很多事情来。

第六个问题，“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鼓掌)。

同志们，你们好好读这一段就晓得了嘛，中央是各方面都想到了的嘛，(鼓掌)一方面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整风，这样推动革命派大联合，并且告诉他们，斗争的矛头是要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至于对保守组织应该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嘛(鼓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跟“三司”的同志，学生同志，工人同志，也还有几个农民同志，机关同志，我们再三说，你们回去无论如何不要打击报复，要好好的团结他们，你们相信，他们里头负责的人，革命的会响应中央的号召嘛！(鼓掌)至于你们的

上层组织，那个“工农兵委员会”，那个“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那个跨行业组织，现在在全国都不适用，我们都劝他们解散，有的上层组织都劝了，回到本行业，回到工人里头。你们不能又是工人，又是学生，又是军队，又是服务性行业，又是机关，这不就变成革命委员会了吗？有革命委员会，底下再有跨行业组织，这不是二重政权嘛，那怎么允许，那不对嘛，许多跨行业组织，我们现在在夺权这个阶段不要搞这个。运动初期，不懂得，搞了一些，只要没有做坏事，有些还做好事了，我们也劝他们取消。现在对内蒙古也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专门对你们的，而且这里头确实有些坏人，操纵了你们，蒙蔽了你们，欺骗了你们，应该把他们抓出来。至于许多工人、学生、机关同志还要革命的话，回到本机关、本学校、本工厂里头去，在那里参加他们革命组织还是许可的嘛，所以，这些办法都想到了，而且我们主张，我们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这件事情是要大家互相勉励。

第七个问题，“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这个问题，我们照顾了军民关系。在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了这个问题，也解释了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相互补充作用。一边说拥军，一边说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对了。军区少数的领导人指挥、批准武装的人对革命的群众压了一下子，只要他们真正的认识了错误是允许他们改的，而且只要改就行了嘛！因为我们整个人民解放军还是伟大的，光荣的嘛！可靠的嘛！(鼓掌)我们可以说真正地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国防的、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嘛(鼓掌)，所以不要因为一两个或者两三个领导人犯错误就把我们整个解放军看成是不好的，那是最大的错误了。这个问题，凡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群众一说就懂得。至于个别的人提的不适当的口号，我们劝他要把口号拿掉。这种事情在呼和浩特也发生过，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只要我们把问题讲清楚，是讲得通的。许多同志，军队来的人，过去受上面蒙蔽犯了一点错误，广大群众不会责备。你们只要领导承认错误，这个弯子就转过来了，你们不要扭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青海那个事情，经过刘贤权同志回去以后，“八一八”的组织跟军队的同志互相融洽得很，军队走出来，他们欢迎他们，军民真正像鱼水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内蒙古的人民和军队一定也会搞得这么好的。(鼓掌)毛主席最近讲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一定要依靠什么人把这个大运动掀起来，使它蓬蓬勃勃的前进呢？首先靠广大群众，次之靠人民解放军，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也靠大多数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嘛！我们干部中犯错误的是一小撮嘛！

第八个问题，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青海问题在这一次解决事情以前中央就有了决定，那一共是九条规定，原则上是要责成军队他们回去、革命组织去回宣传。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当时都给他们交代了，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四个文件，当然还有其他的中央文革要广泛宣传。这四个文件和内蒙古直接有关的，就是一个八条命令，一个十条命令，一个青海问题决定原则，那里数目字不要去宣传了，还有安徽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内蒙古。所以要求内蒙古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干部，我们人民解放军也要坚决地贯彻执行。

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解释的八条决定的精神。(鼓掌)这个决定发表以后，内蒙古就来问了，说这个决定是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副帅林副主席决定的，批准的？后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作了一个回答。我们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一讲。

###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周总理已经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心重新作了清楚的说明。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

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经过林副主席同意的，(鼓掌)这是不能够怀疑的！是不能怀疑的！(鼓掌)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鼓掌)决定以后在内蒙所发生的事情同样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个决定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内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反对那一小撮坚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的那些坏人。(鼓掌)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是一小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鼓掌)跟他们走的，那是走错了！(鼓掌)回过头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鼓掌)这样作那还是及时的。希望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今天听了周总理的讲话以后，赶快回过头来。(鼓掌)刚才开会以前和开会以后，有少数人公然地煽动一部分人退出会场，采取恶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这是公然的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公开的对抗党中央的行动，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呼口号)后来开会后，有些人觉得不对，又回来了，我们还是欢迎他们这样做的。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还是给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鼓掌)。我感到今天这个会还是开得很好的(鼓掌)。在中央决定以后，鉴于内蒙古还有一小撮坏人反抗中央的活动。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为了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象，能够回头，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就打了电报给呼和浩特各个群众组织，批了三条。这个三条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现在来宣读一下，由王力同志宣读。(王力同志宣读三条：略)(鼓掌)

这个文件还可以发给大家。同志们！你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内蒙古是我们国防的最前线，在内蒙古那里，苏联修正主义者，外蒙古修正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的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涉我们的内政，乌兰夫、王逸伦这一类人就是他们的代理人，所以，要高度的警惕，要百倍的警惕，不要上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些坏人的当。你们因为是站在国防北部的国防最前线，所以，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国防，我们要紧紧地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团结起来，过去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欢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仍然是革命群众，要同他们合作。我们相信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坏人终归是会孤立的，是会很孤立的，他们不过是一小撮人，只要群众的眼睛擦亮了，他们就无所作为，他们就会被群众所唾弃，他们就会一败涂地。

我最后一句话，还是希望同志们回到内蒙去！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紧密地团结起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萧华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总理、伯达同志的讲话，拥护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鼓掌)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支左的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决定下达以后，立即得到了内蒙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坚持错误的立场，对抗中央的决定，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军队同志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严重的违犯军纪的行为。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批准的，一切拥护毛主席，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因为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林彪同志再三号召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鼓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决定，中央通过了这个决定，我们就应该不折不扣的，坚决拥护，坚决的执行！(鼓掌)我们宣传这个决定，我们执行这个决定，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就捍卫这个决定。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拥

护不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在行动上，(鼓掌)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是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真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在行动中违背毛主席的话，执行这个决定，就是一个行动的考验。(鼓掌)

内蒙的事件主要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负责，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但是他们同王逸伦还是有区别的。王逸伦是坏人做坏事，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军区的某些领导人犯错误是上了他们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是受了骗，站错立场，只要他们迅速地把立场端正过来，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好同志。(鼓掌)那些受欺骗、蒙蔽的干部，他们也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是受了蒙骗，受了坏人的挑拨，但是，只要认识清楚，我们是可以原谅他们的，他们是没有罪的。当然，这些同志应当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性，接受经验教训，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来武装自己，使以后不要再重犯错误，再不要上他们的当。

我们军队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养的，我们军队是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觉悟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当前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内蒙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一切军队的调动必须严格遵守军委的规定，参加地方集会和上街游行、示威必须经过军区的批准，不得擅离职位，不得擅自行动。一切内蒙军区的同志不要受坏人挑拨，受坏人利用。这一点同志们在政治上失去警惕性，在组织纪律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坚决不允许，坚决反对！(鼓掌)人民解放军应当最遵守纪律，应该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任何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都是削弱我们军队战斗力。你们上街游行对抗中央决定，这都是对文化革命不利的，对保卫国防不利的。内蒙地区是处在一个反修斗争的最前线，阶级斗争是非常的复杂，内蒙军区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担负这个任务，执行这个政治任务，所以中央在决定上就决定了要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加强内蒙军区的领导。刚才总理说过了，就是调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军区的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坚决的一个同志。所以，他到内蒙军区，对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内蒙军区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大大的加强。军区的吴涛同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过去长期在东北，在林彪副主席所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工作，一贯做政治工作，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拥护林副主席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同乌兰夫的斗争中，他也是挺身而出的，斗争得最尖锐的一个战士。在刘贤权同志还没有到达以前，中央决定由腾海清同志去代理内蒙军区的司令员。腾海清同志是由中央军委决定的，中央军委派去到内蒙军区代理司令员的。在刘贤权同志没有到达以前内蒙军区同志应该服从腾海清同志的领导、指挥。希望内蒙军区的部队，内蒙军区的同志要团结在以刘贤权、吴涛同志，在目前是腾海清同志、吴涛同志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去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一切任务。

当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担负着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我们希望内蒙军区部队的干部、战士同志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内蒙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鼓掌)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鼓掌)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刚才周总理、陈伯达同志、萧华同志讲的话，把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决定和军委的命令，已经简单明了讲得很清楚了。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我希望我们全体到会的同志尊重我们的这个会议。我们的这个会议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召开的，(鼓掌)是向同志们传达毛主席批准的、林副主席批准的、党中央的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的一个会议，(鼓掌)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会议，(鼓掌)为此，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萧华同志代表军委以及军委文革小组的同志，全体同志，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同志，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全军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萧华同志，关锋同志，杨成武同志，还有谢富治同志都出席了。你们看，我们这个会是多么盛大的一个会议呀！(鼓掌)

同志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工作这样忙，繁忙的中间来召集这么一个会呢？这么多的负责同志出席这个会议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还有几个部队的几个人参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把我们吓得不得了，跑这来开会了？不是的！是不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来了这样多的，好象是几千人吧，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来，那就把我们吓住了，嗳，赶快见见你们，开一个会吧，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也是不是的！那么是不是因为同志们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把我们吓的不得了，所以，就来召集你们来开会呢？也不是的！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是因为这个东西，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为的要贯彻，为的要宣传，为的要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为的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对内蒙的八条决定，也为的使同志们真正的了解内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同志们，你们以为我们不了解内蒙的情况，我这一点明确的告诉同志们说，我们了解的情况比每一个同志多。这一点请你们相信我们(鼓掌)。是为了使很多的受蒙蔽的同志觉悟起来，站在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会对于同志们来说，是上了一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课的一个会议，(鼓掌)也就是周总理所讲的，使我们有些同志受蒙蔽的同志向一小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划清界限的最好的机会的一个会议。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很珍视这个会议，在你们的政治生活中间记得这个会议，记得这个会议，因为毛主席关心你们召开这么一个会议的。(鼓掌)但是，在这里边，我向同志们说一下，就在这个会议中间，有的同志还不了解，还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有的人还要退出这个会议，那么这当然是不对的了。好好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当然了，青年人，一时的冲动是难免的，难免的，那么后来大家回来参加这个会，我们是很欢迎的。所以，我看到了同志们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有那样的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替你们难过。所以，我就讲了，你们不愿意参加你们就回去，当然，看到了你们还是愿意听周总理的讲话，愿意听毛主席的声音的。所以，这一点可见同志们犯错误的时候是可以改正，是容易改正的。我们欢迎同志们改正错误。(鼓掌)

我们讲第二个意见，内蒙古发生什么问题，刚才周总理讲了的，我们人民解放军个别人开枪打死革命的人民。打的这一枪是从内蒙军区开始的。同志们，要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什么时候曾经开枪打死革命的人民？这个周总理讲过的。内蒙发生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解放军报》派了记者去，这是中央派的记者嘛，竟然被内蒙古军区逮捕，内蒙军区逼供、毒打，甚至我们打电报还是押解到北京来。押解中间，他们的笔记一直到最后才交给我们。你们想一想，同志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了，一些同志不知道的，内蒙军区擅自派了武装进入到我们毛主席住的首都北京，派部队带枪在北京的街上抓人，就在那里呢？就在甘家口街上抓人。你们想一想，哪一个省，哪一个军队敢于这样作，他们可以派武装进入我们的首都，自己可以自由在北京市上抓人。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这样的事情严重不严重！长期以来，内蒙军区个别的领导人，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下压群众，上抗中央，下边镇压群众，上边抵抗中央。周总理讲的，他们把中央召集他们来解决内蒙问题，

他们把它看成是“重庆谈判”，看成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的。你们想一想，说这种话的是怎么样的错误，实在不是革命的话，是反革命的话。怎么这么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中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同志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样的问题严重不严重！他们惯于用两面手法的，表面上说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但是呢？在内蒙地区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做，甚至于他们公开的可以打这样的电报给周总理，给中央军委，给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军文革。什么电报呢？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来的电报。他的电报怎么说呢？他们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中央精神打着括弧的)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们讲的反动宣传，大量张贴标语，什么样的标语呢？在这个电报上公开地写着，我念念同志们听一听，什么标语。这种大幅标语内容：第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鼓掌)同志们鼓掌了，问问同志们，这是反动标语呢？还是革命标语？(群众：革命标语。喊口号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好，第二，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笑，鼓掌)第五，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这样的革命标语，竟然使内蒙军区能够向军委发电报说这是反动宣传。同志们，你们看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这有电报为证，空说无凭，有电报为证。所以，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内蒙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刚才肖主任讲了，有些部队还上街游行，反对中央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而是在过去的内蒙军区个别的负责同志。同志们，我们可以严肃地问为什么中央军委改组内蒙军区，你们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今天这个会，周总理详详细细地把问题和同志们讲清楚了，这是对同志们非常必要的，使同志们从受蒙蔽中间觉悟起来。

第三，希望同志们，要知道，现在在内蒙地区，我们的敌人的活动相当猖狂。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呢？苏联修正主义，外蒙古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台湾的蒋介石匪帮以及在我们内蒙的地富反坏右和屡教不改抱着阶级仇恨的分子，如乌兰夫、王逸伦、王铎就是他们的代表。在内蒙地区散布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谣言，同志们千万识别一下，千万不要受蒙蔽。比如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谣言，说是中央对内蒙古的决定是假的。这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是欺骗群众的，你们想一想，这样的决定怎么能够从北京发出不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呢？这样的决定怎么能不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呢？问题不是这些，问题就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利用这些谣言欺骗人民，目的是反对中央这个决定，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谣言是很恶毒的，甚至于挑拨中央同志的关系，甚至于造周总理的各种谣言。同志们，这一点应该提高阶级的警惕。内蒙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一个地方，是国防最前线。内蒙，我告诉同志们，内蒙今天发生问题，明天、后天莫斯科就可以报导的，今天发生问题的时候，明天、后天香港就报导的。我相信同志们大多数是革命的。但是，要革命，就必须提高阶级的警惕，因为有事实，我可以告诉你们，王逸伦就是一个特务。在我的看法，王逸伦不仅是苏修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的特务。所以，这一点同志们千万要站稳阶级立场，千万对问题要有一个阶级的分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敌人在内蒙古的破坏活动。因此我想，同志们必须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的同志，什么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是革命者首要的一个问题。同志们，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像这几天内蒙古呼和浩特那种混乱情况，敌人高兴不高兴？苏修、蒙修、蒋介石匪帮，地富反坏，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他们高兴不高兴。同志们要记得主席的话，敌人高兴的事我们就不做，敌人反对的事情我们就拥护，所以，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阶级斗争，千万要有阶级仇恨、阶级警惕。这是第三点，从这一点我就要介绍一下。因为同志们要我介绍一下王逸伦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中央一次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我看这个人不像共产党。因为什么呢？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就好像敌人的特务在我们的法庭上的那么一种态度，不管人家怎么批评，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就把头一摇，造谣，造谣，造谣。因此我就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嘿，一下子问住了。他说共产党。我说你在哪里加入共产党？他说在北京。我说在北京那个组织加入共产党？他糊里糊涂说不出来。以后他说到莫斯科。我说那更怪了，凡是中国同志到莫斯科去，首先要经过我审查，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你呢？(笑声)他说他认得我，我说你认得我是一回事，我可不认得你呢。我说你在什么学校学习，他七讲八讲，讲一个什么学校，我根本不晓得那么一个学校。会后，我才知道他到了热河，他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中央组织部历次介绍这个人党籍不清楚，那么最后怎么到热河去的？是现在北京市黑帮刘仁把他派去的。到了那怎么样？到了那投降了敌人，后苏军到了赤峰，因为他会俄文，他俄文讲的不错，就替苏军做政治工作。苏军撤走的时候他和土匪搞到一道，就这样子骗了党，并且好象他是一个抗日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同志们就知道。一九六四年他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还同北京的一个女特务发生关系，直至现在这一次开会的时候还同女特务发生关系。同志们，你们看一看应不应该警惕呢？应不应该警惕呢？

另一方面，比如王铎，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从前知道他是在延安民族学院，是经常同乌兰夫一道，替乌兰夫做秘书的，是乌兰夫的亲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实际上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最近我们看到了香港特务来信，要同他发生关系。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我们还不敢断定王铎一定是特务。但是，这个人是什么呢？是王铎的学生，名字叫洁生。

另外一方面，你们晓得王逸伦他的亲戚，他的外甥是什么人？当他在北平的时候，就是此人也是他的家乡人，此人叫李铁忠，国民党特务调统局在北京地区的负责人。这样一些坏人，这样一些牛鬼蛇神，被我们军区认为是极左派，结合他们成为三结合的对象，还到处亮相，把王逸伦的报告录上音到各地方放，到连队放，北京也放了，所以，同志们受蒙蔽很久的，他们放毒，到处放毒(有人插话：今天消毒)现在消毒。我们这个会也是一个消毒会议。(鼓掌)所以，忘掉了阶级，忘掉了敌人的时候，不把敌我分清楚的时候，我们非犯大错误。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记取教训。我这里有一大摞王逸伦的材料，你们看他和裸体特务睡觉的照片我们都有的。这一点我们要做为教训，要提高警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把他揭露出来嘛！他还是自治区的副主席嘛，那么，同志们相信他也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已经长期混在革命队伍里边还没有揭露，那么，同志们受蒙蔽，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点，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些保守组织，有的受蒙蔽的同志，在内蒙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这个错误。犯了错误只有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改正错误。我想，同志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是有雄心壮志的，绝大多数的人，青年人是有这个抱负的。既然这样，有错误我们也等，我们有错误，勇敢的承认错误，有错误就同错误划清界限嘛，改正错误，不要夺权嘛，要把自己错误的权夺掉。这一点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毛主席的办法就是一看二帮。一看是怎么样呢？要看他自己是不是觉悟，看他自己是不是改正错误，是要看了。那些坚持错误，甚至屡教不改的，个别也有了，但是大部分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所以要看。第二条，要帮，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所以，这一点，只要同志们承认错误，不要抓他这样的小辫子，那样的小辫子，应该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团结起来，向着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着内蒙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作斗争。无论是造反派，无论是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比如现在还有人抓“三司”冲击军区，现在中央不是讲了嘛，那个不要追究，人家犯了一个错误，允许人家犯错误嘛，你们现在不是有些保守组织，出入军区，出出进进那不是比“三司”还厉害吗！(鼓掌)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你看是不是已经比“三司”高明咧！一时的错误，我们不责备，不责备的，你们没有犯这个错误也不要抓人家的这个小辫子。随便我讲一句话，我郑重地讲一句，在呼和浩特，在内蒙，有这样的标语：打倒康生！不怕这回事，不要抓这

个辫子，不要抓这个辫子。打倒周总理的也有了(周总理：这个辫子不要去抓啊！)这个辫子不要去抓！(鼓掌)如果说我们违反毛泽东路线的，不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刘邓路线，不要你们打，他自己会倒的，如果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你怎么打，也打不倒的！(鼓掌，呼口号)所以，你们去抓这个辫子干什么？不要抓。

最后一点，就是许多同志讲过的，希望同志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理、陈伯达同志、肖华同志讲过话了，时刻想到我们对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不是言行一致，同时观察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现在这本书差不多谁都有一本的，地富反坏也去买一本去，保守派也去买一本去。这里面你们不能单看外表了，不能单看讲的，要看行动，要看实践，要区别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当前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手段，大家要善于区别这件事情，善于区别这件事情，话是要听了，听其言，但是要看实际行动，要观其行，讲话、读语录是一回事，做事情，实际行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行了。所以，这里有个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的问题，对内蒙当前来说什么是一个标准呢？拥护毛主席批准的内蒙决定的人，是真拥护毛主席的，(鼓掌)是一个标准，当然，一个时候不大了解，一个是还没有弄清楚，一个是还有点怀疑，你不能给人家立刻戴上一个反毛主席的帽子，那个恐怕也不好，但是，这是一个标准。这里面我也讲到了，恐怕对内蒙“三司”的同志我也讲几句话。“三司”是一个革命组织，但是，革命组织逐渐扩大的话，必然就可能混进一些不纯的成分在内。你看看吧，我们共产党还混进来彭、罗、陆、杨，刘、邓、陶铸。有人提善意的批评，“三司”应该很好的检查。相反的，你那个“无产者”就那么无产呀？我看也不见得吧！反“三司”的人组织就那么纯了，不是吧！那个军区里面他们就那么纯？他还结合王逸伦呢。每一个组织中间都会有，必须在随时这方面整风，自我批评，清理组织，巩固组织。另外一方面，“三司”的同志，也不能因此骄傲起来，也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所批准的内蒙问题的决定，而且要做模范。这里面不是讲嘛，反对打、砸、抢、抄、抓嘛，这一点，“三司”的同志一定要注意，你们自己要首先遵守，你才能去说服人嘛！所以说，执行毛主席路线一定要见诸实践的，见诸实践中间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有错误的就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同志，以及受蒙蔽的、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经过我们的这一次会议会了解的，会觉悟起来的，会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反对那些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反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等坏分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点我们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我很赞成。内蒙是我们国防的前线，我们有权利要求，同时也有义务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面，在毛主席的批准的决定下面，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乌兰夫、王铎、王逸伦等人斗垮、斗臭，实现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鼓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已经把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委托我们的任务，已经在这个地方实现了，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你们了。(鼓掌)许多从内蒙古来的一些同志，你们口口声声说日夜的想念毛主席，我也相信你们这一番好的心意。那么，我们大家就是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你们了。(鼓掌)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要你们听毛主席的话，赶快回到内蒙古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同蒙蔽你们的，欺骗你们的，使你们上当的，跟那些反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鼓掌)你们坚决的，跟其他同志一道来闹革命。同时也希望站在呼市“三司”的观点的一切的同志，你们要响应刚才康生同志的号召，你们也懂得过去你们受压迫，所以你们成为革命派，坚定的左派，那么现在你是平反了，你是革命了，你们可不能象执行反动路线那样，转过来去压迫他们，那就不对了。(鼓掌)所

以，你们双方都应该把决定的第六条、第七条好好地读一读，我们大家站在一起，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一伙人，团结起来闹革命力量就会更大。希望你们听到了我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以后高高兴兴的，除了极少数挑拨者以外，大家携手一道回内蒙古去闹革命！(鼓掌)

让我们结束这个会议，让我们高呼：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散会。

附：刘华香检讨

刘华香检讨：

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并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以及到会的全体同志们：

自从三月十八日以来，中央负责同志，军委负责同志以及内蒙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小将们，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诚恳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四月十三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后，使我们对所犯的错误，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完全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鼓掌)我们一定不折不扣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按照中央的决定来处理内蒙问题。近一个时期，毛主席、林副主席把“三支”任务交给军区，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辜负了毛泽东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重托和信赖，给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万分的惭愧。

这期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指向了呼市“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阶级分析，没有看他的大方向，只看到他冲击了军区，便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我们把一时的现象当成了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用感情代替政策，把呼市“三司”这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当成了反革命组织，对他们实行了分化、瓦解的方针，反而支持了保守派，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

这个期间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逸伦当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把斗争锋芒指向一些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高锦明、权星垣等同志，非法地给他们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颠倒是非，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的界限，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甚至开枪打死了韩桐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错误。

这个期间，我们还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央很不尊重，执行中央指示很不坚决。中央派去的记者，我们私自扣留，呼市党委、人委夺权我们不请示报告，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召开几万人的庆祝大会，总理指示不要召开大会的时候，我们还想延期召开大会。我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把吴涛同志当成了三反分子，抄了家，封了文件，停止了他的工作。这也是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三月十八日以后，中央首长三令五申让我们释放被捕的同志，我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贯彻执行。这是

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的表现，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立场站错了，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了革命群众，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这些错误的产生绝非偶然，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政治挂帅的必然结果，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是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的必然结果。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值得我们作为深刻的教训，我们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以后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组织呼市“三司”。我们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八条指示，军委的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作好部队的思想工作，作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贯彻主席三个指示，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停发工资者一律补给，不同观点的人不准打击报复。枪杀韩桐的凶手一定要依法惩办。

我们改正错误，和呼市“三司”革命小将，全区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领导下，把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坚强的反修前线，完成党中央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以上没有检查的地方望批评、帮助、教育，我们继续检查，今后坚决改正错误。

此致

敬礼

刘华香

萧应棠

刘 昌

黄 厚

王良太

## 732. 萧华对艺术学院的讲话

(1967年4月27日)

今天我们来座谈一下，谈些问题。

我这两年养病，所以对艺术学校的事情管得很少。前个时期准备好几个会，有其他任务要料理一下，所以对全军文革的事也管得不多，从四月十八号开始吧！反正是从最近才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军文革，为了保证我们的军队永不变色，永不变质，这是百年大计。

首先肯定艺术学院的革命组织“星火燎原”，你们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中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你们的革命干劲不错，闯劲也不错，敢闯敢斗。你们对文艺团体的点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点革命之火嘛！最近同志们通过小的整风，风格很高，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思想有了提高，保证了今后运动能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军委同志们听了很高兴。你们在运动中主流是对的，这不等于说，你们没缺点，没错误，缺点错误是有个时间冲击军区。你自己是解放军，应以适当的途径提出来。这方面是有缺点的，但这不是整个“星火燎原”的问题。派出去的个别同志，极少数的同志当时对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很好的体会，犯了错误。经过检查、整风有认识，这是好的。那时是有些无组织无纪律，光要民

主，不要集中，光要自由，不要纪律，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你们已经检查过了。我想在革命的过程中，只要大方向对，主流是好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这还是好同志，好现象，也可以锻炼自己。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给我写了信，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欢迎这个态度。同志们也有些做过头的地方，一一请罪不好，我不让你们叫嘛，有了错误检查，请什么罪啊！改正就可以嘛！那天开会，我讲了你们，因为我发觉有人对你们有不正确的认识。（“星火”插话：已有人说我们是反革命组织）真金不怕火烧！是要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起来的。

现在的做法，江青同志不是讲过了吗？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看了没有？很重要啊！要学啊！（萧主任念讲话中的一段）“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总理讲话中也有：“……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它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文革说话的。这就是当前的大方向。在全国各地揭露、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修养》要批倒，同时又要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要掌握这个大方向。也要彻底揭发文艺黑线，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江青同志也批评了屁股坐不下来的小将。艺术学院主要靠你们自己。把运动搞深搞透，搞仔细，还得发挥你们革命派的力量。

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和最近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总的方面要肯定成绩，很伟大。特别是支工支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推动全国学毛著，推动农村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理前几天开会，还讲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当然在繁重的任务中也有一些缺点，个别地方还犯了错误。这么多人投入运动，过去住营房，没接触过这么多群众。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枪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有些缺点、错误，没经验；有对有错，或开始错，又改正过来了。但性质不一样，是错误和缺点的问题，军委也开了会，会后会很快的扭转过来。

十条主要是支左爱民，与八条不矛盾，八条命令继续有效。军事机关不能失去作战指挥，要保护稳定，这些事都是一致的。江青同志概括为“拥政爱民”，我们要响应贯彻。

全国有些保守组织是不是有些抬头，军队有些地方活跃一些。保守组织看怎么来看，保守派抬头，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个斗争经过一次次反复，在阶级斗争中左派力量才能受到锻炼。不能说活跃一点就是有后台，不能这么说。（“星火”插话，北京军区说：“李曼村是你们‘星火’的后台”）。你们不要听小道消息。

另外，有些地方指导思想的确有问题。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不高，冲击军区真正冲的是左派，（当然也有各种思想，有的就想看看司令员是什么样子……）冲军区的基本都是造反组织。毛主席讲：左派冲，欢迎；右派，要追究。如果思想不明确，就压制了左派。造反派本

身也要检查一下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自己不争气，给保守派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不从本质看问题，而抓住一个人、一件事错了。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政策，方法，不然也容易被人家利用，造反派应成为遵守、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这样就少犯错误，少被人家利用，使人看到造反派真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近左派内部打内战，在大联合中有的“私”字当头，争名夺利，争席位，不顾全局利益，计较个人利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就是在批刘邓的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二、在斗争中好好整顿组织、思想。最主要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着(每个)造反派的思想活动去学，这样才能学得好。造反派组织大轰大冲做得好。就是有时坐不下来。《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华。语录，著作都要学。还要按照陈伯达同志提出来的几篇学。要带着问题学毛著，你们每天都坚持吗？(“星火燎原”同志答：坚持)。要坚持，还要逐渐增加。昨天的社论很重要(指《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你们学了没有？(“星火燎原”同志答：学了)这篇社论是有的放矢的，象这样一些社论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社论很重要。社论中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起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样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社论中说：“在搞违反政策的鲁莽行动和无原则的纠纷上是‘好汉’，在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战场上是懦夫。”真是把无政府主义整个思想面貌都描写出来了。提倡纪律不能说成是奴隶主义。要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嘛！没纪律怎么打仗？当然根本是靠政治、靠思想，但也要有自觉的纪律。打内战时多做自我批评。打内战在天津、辽宁地方上很突出，军队也有这些问题。这个很重要，打中要害，我们一定要克服其中所指的现象。

大破大立。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立。哪些是立刻能改的，马上就改。要从批判刘邓如何引导到本单位的斗批改上去，这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九个月了，艺术学院立了些什么东西，拿出什么新的创作来了没有，你们搞部队文艺的，要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嘛！破是为了更好的立嘛。光有破不立那能行啊？开花要结果啊！部队文艺团体(包括艺术学院)如何很好地和战士、工农相结合，搞出新的创作，这很重要。《白毛女》改得很好，现在改得比歌剧都好，造反精神足了，武装斗争突出来了。《沙家浜》最近也改了。我们军队一个也没有，一个新的创作都没拿出来，歌子还有几个，好的不多。这点是受了批评的。是不是可以从艺术学院、总政文工团、驻京文工团先拿出点文化革命的新东西出来，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现无产阶级的东西，给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看看嘛！是不是你们腾出些力量，排出些新的节目来，这样子能看到成果。

最近要大破大立，艺术学校是全军文化革命的重点，也是培养军队文艺干部的基地，艺术学院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贯彻更好。艺术学院搞好文化大革命意义很大，对全军都会发生影响的。过去做得不好，修正主义毒素经过批判要肃清。我不同意你们最近又派人出去啦，你们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嘛。派人出去搞不好要犯错误。不相信人家会搞好斗批改，屁股坐不下来。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把力量分散了。这样也不符合中央军委的规定。到青海去的五一以前都回来，军队也要贯彻。(“星火燎原”同志问：现在有来京告状的，怎么办？)来京告状的那是另一回事，搞完了动员他们回去嘛。

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你们这点还做的不错，没有发生过武斗。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学生都没有，都是教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打了九个月的架，高等军事学院在这点上说来是不高的。老婆小孩都去斗，我们反对的。打本身就是违反八条。最近我们不得不对(高等军事学院)实施军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星火燎原”同志问：高等军事学院哪个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现在正在进行调查研究。会闹清楚的。

以后，有一条，那个地方搞武斗，你们不要去参加。你去起什么作用？两个都是左派，你支持谁？最好不要去，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艺术学院以后对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去参加，我们不主张武斗，(武斗)是违反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文化革命就是思想革命，要触及灵魂。打人简单，主要是灭资兴无，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打两拳就不出修正主

义了？艺术学院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模范。不要盲目，什么事情都要调查研究，独立思考。

那天，一些院校到三座门去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要把是非界限搞清楚。你们不去是对的。不能因为一个人坏了就说军委文革都坏了，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否定全军文革。江青同志就是全军文革的顾问嘛。还有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关锋同志嘛。不能说解放军中某个人犯了错误，整个解放军就都犯了错误。罗瑞卿曾经有影响，但很快就被打下去了嘛！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嘛，这是主流嘛！全军文革就是有某个人犯了错误，那全军文革就都是坏蛋，不能这样看问题嘛！正象“星火燎原”一样，由于你们某个人的错误或一件事情上的错误，不能说整个“星火燎原”就都坏了嘛！不等于“星火燎原”的主流就错了嘛！我们看问题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行动要考虑后果问题。

对某个人的材料调查，有意见可以提，但考虑方式。敌人很注意我们军队的动态。《解放军报》最直接，他们要搞动态，找材料。修正主义最注视我们。我们要考虑到国际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知道军队是一张王牌，我们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中某些人有缺点，有错误，采取什么适当方式为好。这一种好些，另外一种可能就产生副作用或震动太大。我们考虑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要从整体来考虑。你们对军委某个同志有意见，你们可以批评，提意见，写小字报，大字报，可以写给林副统帅，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你们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大字报最好不上街。我做为一个意见提出来。

我很赞成你们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可以批判，但仅限于军队范围之内，以开中型会议为主，大会开一、两次必要，主要是打掉他们的威风，教育群众，鼓舞士气。总这么开就成了老油条了。比如彭×在开第一次批斗大会时还吓得发抖呢，以后他就满不在乎了。(总政治部这次批判刘××，二百多人开了十三天会，把东西端出来，全斗臭了。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大家把他亲自写的，签过字的东西一一拿出来跟他对证，他就没有办法了。搞思想路线斗争，摆事实讲道理嘛！)各个文艺团体可以轮流，要搞材料。把炮弹、子弹准备好，从总政这次批判会来看，效果好，教育人。外地方面不要来了，驻京部队主要是文艺团体，对罗××、刘××、陈其通可以分几次(批斗)嘛！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大会只能用来教育群众，不要开太多了，主要是靠小会斗倒斗臭。我们支持你们开这个会，但你们一定好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艺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是归全军文革直接领导。全军文革、文化部给你们提供材料。你们也掌握一部分，但本机关掌握总是更准确一些。会一定要开好。斗倒斗臭，要有充分材料。

报纸不要办了，我们报纸够多的了。我劝你们还是搞好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你们有稿子寄给《解放军报》，这是造反派最大的报纸，中央文革直接在抓，林总也在抓，你们应该完全信任。

魏传统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批判。(“星火燎原”同志说：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现在我还不能定他是三反分子。我不能定调子，要先搞材料。你们搞的那些材料我再看看。苏××、许××、成×、张××都斗了，但军委都还未做结论。你们先斗嘛，先批嘛，摆事实、讲道理，把缺点错误摆出来，根据事实，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他本人的态度来看。

夺权先不能定，看批判的结果。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夺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另做处理，这一点江青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的讲话中也谈到了。

关于演出问题要先和文化部谈谈，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

造反派的力量要团结好，要壮大，你们要做保守组织群众的工作。有些地方保守组织的人很多(如内蒙有七、八万，成都产业军有十几万)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他们那里也有左、中、右嘛。应该把群众和头头分开。这样才能分化，强制武斗，砸也不能解决问题，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使群众觉悟过来。保守组织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写反动标语的、污蔑领袖、污蔑副统帅、盗窃国家机密、行凶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按公安六条办事)，两类矛盾要区别开。对外单位组织的分辨，要很好地调查研究，不能用感情代替，有些单位斗

争相当复杂。不能因为某组织中有自己的同学，或是什么不去支持。也不能因为他过去支持了我，我现在就去支持他。这样是不行的，要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今天谈的你们要独立思考，你们可以提意见，送大字报。

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内部参考文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两点二十分，军委文革副组长萧华同志在×××接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的十六名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王宏坤同志、余立金同志。萧华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在讲话前，萧华同志先听取了“星火燎原”同志们的汇报。在谈到“四方面军战史”时，萧华同志说：“过去的战史可能有问题。各方面都送战史，那么多，有些都没有经过审查。”

在谈到军委文革小组×同志曾到我院讲“目前不适宜杀回马枪”时，萧华同志问：“你们院的领导做过检查没有？”又说：“他不敢亮，你们要他亮嘛。应该给他们以机会。魏传统有什么事实，你们讲一讲嘛。”

“星火燎原”同志反映：军委文革×同志到我院放风：“军委文革×负责人讲了，魏传统基本是个好同志，应该以他为首组成三支两军的领导班子。要搞清楚究竟是谁讲的。”

萧华同志对军委文革×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不要随便乱说话。”

当“星火燎原”同志问到有关军委二月密码电报问题时，萧华同志说：“有这个电报。因为那时各个军区都来告状，军委讨论了这件事，是军委发的。”

关于“星火燎原”的出版问题，萧华同志说：“报纸很多啰，你们是不是每篇文章都看了？《解放军报》就是全军最大的造反报；《红旗》、《人民日报》就是全国最大的造反报嘛！我们看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节约闹革命，目前正在大量印刷毛主席著作，要印一、二千万册，《毛主席语录》也要重新搞，有的地方要删去，前言用林总写的。印刷厂很紧张，我们开会，会已经完了，可连个简报都印不出来。”

“星火燎原”同志们反映：“在我们整风时，为什么军委文革×同志要我们把检查材料直接送到叶办，要的很紧。第二天又退回来，说写的一点也不深刻，非要我们大谈给别人画黑脸时的活思想是什么，叶××又不是全军文革的，为什么要送到叶办呢？”萧华同志说：“叶办要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说不要写请罪书嘛！”萧华同志立即对军委文革×同志讲：“把以前让他们写的那些检讨，都统统送还给他们。”

“星火燎原”同志接着提到：“当时还有各军区给军委写的好多关于我们的材料，还说不给我们看……”萧华同志说：“这些东西放在军委文革也没用，全部交给你们自己处理。”这时“星火燎原”同志热烈地鼓掌。

### 733. 谢富治在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4月27日)

关于北京形势，今天和昨天的发言是一致的，没有分歧。

我们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目前形势大好，但也有保守势力大活跃。回忆一月夺权以来，毛主席提出三结合、大联合的号召，到二月中间三月初，革命队伍整风，整掉缺点进行大联合、三结合。但少数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革命小将整风进行反扑，有的省、市反复比较严重。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针对逆流进行了反击，一方面让大家把大方向针对刘少奇，要搞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这样又出现了新的形势，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但是斗争总是经过反复的，这种反复、曲折有好处，正如江青同志说的，反复是个锻炼。

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进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与主流同时存在的，冲击主流的，这里有保守势力，甚至有右派

势力，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活跃起来，要干扰这个方向，要把斗争转到造反派内部，转到其它次要上去，次要的人，次要的事，这并不是主流。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坏事，它可以考验锻炼我们，也可以暴露已经出来的阶级敌人。不要怕它，但我们不希望上他的当，不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不要受干扰、牵涉，继续搞主要方向，就是继续搞大批判、大斗争，斗、批、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大批判，大斗争，就没有大联合的基础，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问题，主要是把人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决战中去，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刘、邓，旧北京市委和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大道理管小道理。其它事情都符合这一点，前一阶段北京在大批判中作了许多工作，有很多成绩，但是很不平衡，不深入，没有计划。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差，城市比农村好，大学比中学好，就是好的单位也不深入，现在要把运动推入更深更广泛的阶段，要有计划，现在没有计划，你开一个会，我开一个会，大家都在抢斗争的对象，斗争的对象很需要，可以，但是真正认真批判不靠这些东西，要搞直接有关的。会议要开小型会，以小型为主，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小型会议。让干部都参加，可以揭露，可以亮相。在批判中，上海搞了电视，北京大使馆多，不便于搞，要分不同领域进行斗争，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也是我们斗争的需要，没有革命的大联合，斗争就不能胜利，一方面要搞大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就是大联合的胜利；另一方面，小分裂也在不断产生，我们不怕分裂，但方向一定对准大联合，高举大批判、大联合的旗帜，我们的革命队伍中的分裂，因为这是对阶级敌人有利的，大联合只能从革命的大批判中来搞革命的大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大批判、大联合的结果，反过来，革命委员会又要为大批判，大斗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服务，不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的大联合，三结合，看来不是巩固的，我们要力争革命的三结合。

现在，我们处在第一线，七百万人口的事情统统叫一个人来管怎么能管得了，常委也管不了，没有组织是管不了的，所以首先要迅速搞三结合，首先一步一步的搞县、区、局一级的三结合，这样起码可以第二线挡住，否则千千万万事情都送到市革命委员会来，没法解决，长此下去，革命委员会也就没有威信了。已有的三结合要巩固，三结合的关键是干部问题，现在有的干部站出来一个就打一个，这是不好的现象。有三种情况：一种站出来是应该打倒的，他本来就不应该站出来。另一种是保守势力在制造混乱；第三种是革命队伍中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起作用。这三种情况，都要在大联合中解决，真正的大联合、三结合是基本条件，否则就搞不成，总的来说是大好形势。但右派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破坏大联合，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存在两种情况，一个势力是阶级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守势力是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下起作用的，地、富、反、坏、右破坏大联合。一种是我们队伍中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在影响大联合，重要的是山头主义。

目前，无政府主义对阶级敌人有利，当造反派造反时，清规戒律的约束是不利于造反派的，目前无政府主义对造反派是不利的，因为大多数造反派夺了权，少部分没有掌权，只有保守派和不准三结合的干部才不受约束，大造其反。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社论，我们的队伍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没有联合的要创造条件联合；已联合的要巩固，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要总结经验，不足的地方要补救，不仅一个机关，一个学校要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大范围也要反，造反派要有伟大的气魄，象毛主席那样团结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才有力量反击逆流。现在大学影响较大，现外地串连的学生一律撤回来，到郊区、工厂进行宣传工作的也一律撤回来，以后需要再统一安排，昨天看到一个材料，北京十几个部还有学生在，有的支持这派，有的支持那派，学生进去的目的也许是好的，但进去认识不同，也夹杂着小团体主义，不利于大联合，统统撤出去，去中学调查的也撤出来，今后需要，由市革命委员会统一安排，革命的支持需要，但主要靠本单位，现在各地都来信来电报，来北京学习大联合的经验，其实，北京剥开

一看，不能说一团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怎么能让外地学习天天打架呢？所以以后的工作要抓起来，要显示人民的力量，要支持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支左、支工、支农，支错了是少数，支对了是绝大多数。现在有的解放军在下面讲话不灵是不对的，有的地方和解放军的三结合也没有搞起来，我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不要到处去揪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谭震林的人物，不要再讲“二月兵变”了，从理论上讲，他们是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的，但具体事情还没有搞出结论，国家的机密不能泄露，现在我们每天的事情香港都知道。有的小报在香港很值钱，小报一个是泄密，一个是黄色漫画。在宣传中不准确和泄密就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所谓毛主席对宣言的批示，现在全世界都在广播，其实没有这回事。最近“联动”放出来了，有的很坏，很可恶，必要时再把最坏的关起来，对多数人要进行教育。最近准备把大学关的人都放出来。（这时蒯大富、韩爱晶同志表示支持。）

今年三月份总产值增加××%，四月份又在下降，值得我们注意。

### 734. 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摘要 (1967年4月27日下午)

关锋同志：

青海的同志们到北京来了好几天了。你们的意见，材料，要求都收到了。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看看大家，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相信你们是要革命的，所以才来见你们。我们来见你们主要解释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有些同志想不通，我们觉得要想通这些问题，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清楚，小是小非问题解决不了。今天不谈小是小非，谈大是大非。青海事件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第一条，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军区副司令员）夺了党在青海军区的军权，推翻、扣押了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否则就糊涂了。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跟林彪同志走的，是跟毛主席走的，政治上是很强的好同志，无论从历史上，到青海来讲，中央军委是了解他的，是一个好同志，赵永夫是一个什么人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国民党教导队干了好几年，你们知道什么是教导队吗？（答：不知道）是干特务的，后来回到家乡，在一个地主民团里干事，以后就混到我们队伍来了，一直没有发现，这一回他自己跳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很多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赵永夫欺上瞒下，煽动了军区司令部的一小部分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斗争了刘贤权同志，把刘的军衔、帽徽都扯掉了，并遭受毒打，他想取而代之，把军权夺了过去，根本不向中央报告，甚至在群众中发传单，宣布刘贤权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是反革命军事政变，是青海的大事情，这就是青海问题。

第二，他篡夺军权后，又勾结××部队，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多人，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事情，军内也没有的事情。就抓起来的小孩子，我们都看见了，有十四岁的，有十五岁的，有小女孩，他们是反革命吗？实行的是资产阶级镇压。王昭是罗瑞卿的死党，是安在青海的死党，但他在幕后指挥的，赵永夫完全是欺上瞒下的，说“八·一八”有枪，先开枪，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没调查嘛！他派了一个专门小组在报社里搜，结果一支也没有，什么地道、阴沟都找遍了，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问赵永夫如何解释，他无言可答。接管《青海日报》是错误的，“八·一八”办的《青海日报》三十三天，我们全都看了，罪状是捏造的，我们都看了。

我们问赵永夫搞三结合，结合谁？他说：“结合王昭”。王昭是什么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知道的，看青海问题要抓大方向，搞反革命夺权，伙同王昭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或者放在次要地位，那就永远也解放不了，刘贤权同志处理得很好嘛！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是很满意的。

王昭的党羽是不甘心，还在煽动，最近青海出现了大标语，要欢送刘贤权，打倒刘贤权，

(刘贤权同志是中央调至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内蒙是个大军区，刘贤权现在不能去，由别人去代理，以后去。贴他的标语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贴的人是受了欺骗、受了蒙蔽，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当赵永夫打击刘贤权的时候。你们应当想一想。有错误可以改嘛！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追究，要接受教训嘛！要严防坏人欺骗，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也不要呕气，不要纠缠枝节问题，那样会犯错误的，特别是你们那六位负责同志，不注意的话，会犯错误的。受蒙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教训，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副司令员把司令员打倒，军队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有问题由上级撤换，有问题的可以反映。受蒙蔽的人概不追究，刘贤权要注意这一点。可能下面群众不会这样做，但你们应想一想死难的同志，被捕的同志，心里就会好一点，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毛著，提高一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刘贤权，把青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你们离开了中央决定，是要犯错误的，决定(指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林彪同志批准的，林彪、萧华、杨成武同志很关心青海的问题。不能有怀疑，不能对抗，不能抵制，你们当中有人跑到接待站贴大标语：“打倒刘贤权”，你们六人当中有四人是共产党员嘛！应该站到党的立场，这样下去会犯更大错误，在座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而有人贴刘贤权的大标语，这算什么问题？这算不执行这一决定，这件事你们负不负责任？原来受蒙蔽被欺骗了，中央原谅你们，为什么现在你们还这样干呢？有些人把大是大非看得轻了，相反，有些人把小是小非看得重了，贴标语很不好，你们不是真正的负责人。(答：是。)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对人民事业不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会继续犯错误。希望你们从这接受教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你说你不知道，怎么不反映(青海的情况)，至少你们没抓大是大非，抓的小是小非，可能有的同志很不满意，我相信多数同志是会理解的，如我说你们很对很好应很好走下去，也许会有好多人会高兴，但过一段时期，有人会反对我，不能那样，那样会继续犯错误的，同志们欢迎也罢，赞成也罢，反对也罢，将来会明白的。

戚本禹同志：

文革小组要我们来见大家，因为你们经常到中南海、国务院接待站对抗中央的活动。为了避免大家犯错误，才讲一讲中央精神。你们其中一些人还在进行对抗中央的指示，写“打倒刘贤权”的大标语，攻击“八·一八”大方向错了，你们对。为了使同志们不犯错误，是想劝服大家听党、听毛主席的话，不要上当，擦亮眼睛，不要听赵永夫、王昭的话。中央决定是不能动摇的，内蒙出来了四千人，也就只有十来人在那里跳，广大群众自发起来游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你们当中就有那两个人，也许你们后面还有人，你们为什么还闹、贴大标语，还动员了一些老太太，有小孩的妇女，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动员他们来？光考虑自己，不考虑人家，你们可以写信给我。赵镇压群众，屠杀群众，你们为什么不告急，给刘贤权平反、给“八·一八”平反，你们就告急了，你看你们的口号，为什么不喊打倒赵永夫？刘是跟毛主席长征的，赵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他镇压群众你们就支持，对老红军你们就打倒要打倒，你们错了，方向错了，赵不敢干的事你们敢干。最仇恨刘贤权的是赵永夫，是刻骨的仇恨，(他得了势就会枪毙刘的——关锋)你们这样做了谁高兴？青海有人写了要“欢迎刘贤权”。你们其中有人要搞复辟，要和赵同生死，共患难的，你们是拥护赵的，不拥护刘的，对反革命罪行你们不反对，毛主席给平反了，你们反对决定，你们同反革命坐在一起是大问题，不是开玩笑的问题。还要接管接待站，要把接待站人员拉上街去辩论。这里是北京，不是赵统治的西宁，就是赵统治的西宁，北京学生都知道青海事件，你辩论可以，人家到时候发生武斗我们可不管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不存在任何幻想，赵打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告急，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给他们平反了，你们就来了。好人站错队赶紧过来，大多数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八·一八”做得对嘛！当然“八·一八”不是那么纯，我们是知道的，刘贤权同

志也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慢慢会……解决的。两个组织比较起来，我看你们不纯，赵、王是最大的不纯，要看大方向，是站在刘一边，还是站在赵一边的，一个是毛主席的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两方面打、砸、抢，我们都反对的。就看你们站在哪边，站错了队就改嘛！同志们要认清队伍，弄不清就往里钻，要作阶级分析，看看对不对，在青海你们吃不开了，才到北京来贴。你们过去听说过象青海这样的事情没有？（答：没有）给你们一个任务，回去做工作，应不应该。刘是一个好同志，他挨过打，他没有报复过谁嘛！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没有喊打倒刘贤的口号，我看你们心里头是想喊的，你们青年人不要瞎起哄，不要叫人利用了，不要当枪使，你们要很快的改正错误，不要听煽动，他们要把青海搞成反革命的基地。赶快回去闹革命，反对赵永夫，你们组织不要恢复，错了嘛！干脆解散算了。

### 735. 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4月28日下午)

.....

总理：对干部考察不但从上到下，而且从下到上，结合起来，要全面看干部，过去不大注意下面的呼声，所以不全面，现在发动群众就全面了，所以主席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

康老：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本身就是要分析，材料有真有假，半真半假，要学会分析。干部的材料也是这样，要调查，要分析核实，文化大革命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一个东西就相信了。有的看来问题不大，但一调查就有问题。

#### 关于所谓“二月兵变”

康老：我顺便插一下，说“二月兵变”，有些我不晓得，开始我有些晓得，现在传遍全国，外国记者传遍全世界。“二月兵变”具体怎么来的，为什么在二月，说法很多。二月事情很多，彭真的二月提纲也是二月，彭真曾下命令在北大驻一个团，人大驻一个团。这件事军委晓得，解放军确实到北大、人大去看过房子，陆平当时收拾房子，北大有些师生不大同意，以后又到人大去看房子，以后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去驻。（军委考虑不大合适）六月一日轰元梓大字报出来后，北大同学怀疑，是不是彭真有阴谋？华北局也传出这件事，说彭真要作军区政委，原政委是李雪峰。这件事传到师大去了，谭厚兰当时一派很少，十多个人，把北大的大字报搞到师大去了，再和去年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联系起来也怀疑彭真了，要在学校驻军为什么，师大孙友渔工作组利用这件事镇压革命派，说谭厚兰一派有意造谣，挑拨人民同解放军的关系，打击左派，一挑动就挑动起来了。当时打的很厉害，好象还出了一个简报，我后来到师大去，反对孙友渔，讲起这件事，说确实有解放军去北大看房子了，为什么师生怀疑一下彭真不行呢？他们完全不是造谣，而且北大有人看到解放军了，我在会上讲了这件事，为的是揭露孙友渔，讲完了后师大又贴了一张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传至人大，当晚把郭影秋揪到人大，问郭有没有这回事，郭说“有”。后来革命师生来问了，为什么彭真要搞政变？这时正是邓、陶到人大去，那时邓、陶的问题还没有揭开，他们说哪有政变，他们是保郭影秋。其实北大、人大也没有说是政变，是怀疑这件事。这事当时过去了。邓、陶问题揭开了，革命师生一想，咳，这一定是大阴谋。彭真要篡党、篡政，是一会事儿，不能说这件事是“二月兵变”，后来事情又发展了，后来陆平又到南口去搞民兵，吹牛说他在那里打过游击，六五年罗瑞卿到云南，六六年初邓小平要到××去，彭真到××去，也联系起来了。有人在大会上问彭真，彭真冷笑，打得不准，你问他，他很高兴，助长敌人的威风。

总理：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革命群众怀疑是许可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 关于批刘、邓

康老：军训主要是学政治啰，学毛主席的思想，活学活用，当前主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什么批判呢？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作武器来批判。林总讲带着问题学主席著作。是否先定性后批，或先批判后定性，这是具体问题，更主要的是带着问题学，而且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邓路线。

富春：批判刘、邓同本单位结合起来，这是毫无问题的，先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的路线搞清楚。十几年也好，二十几年也好，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指定了题目，要从刘、邓言论中来对照，看出党内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两条路线搞清楚，就不是政治挂帅。现在大方向就是这个东西，使每个同志懂得，解放后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总的方面，解放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刘、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个关键时刻，刘、邓同主席唱对台戏，一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这个武器，也难同本单位，本地区结合起来。

### 736. \*毛泽东的一个指示(1967年4月29日)(见《系年录》第八十四卷)

### 737. 王力对在京外国马列主义者的讲话(摘要) (1967年4月29日)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大革命，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革谁的命呢？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最近几年也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有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当权，在他们所控制的这些地方、单位，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要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内部被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理人篡夺领导权的这部分的问题，革他们的命，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必须用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贡献，这贡献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样伟大，与列宁、斯大林创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一样伟大。主席强调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本是马列主义的根本问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问题易被忽略，似乎没有阶级斗争了。毛主席特别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如斯大林也未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列宁死前有两个著名论点：(1)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的被推翻而凶猛十倍，阶级斗争不是消失而是改变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2)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每日每时经常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两个著名论点出发，列宁强调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提到并十分重视列宁这两个论点。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国际的经验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问题，同时提出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九六四年底六五年初，主席在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六五年九、十月间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开展后，主席进一步从理论、实践上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问题。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说，就在于它不仅承认阶级斗争，

并且承认暴力革命，打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切斗争集中在夺取政权问题上。这一根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是否就过时了？主席领导的这场大革命从理论、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这仍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在政权问题上，集中表现在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要夺取政权，而无产阶级要保卫、巩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向无产阶级内部篡夺了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理人进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代，充满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夺权反夺权问题上，如果一个马列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丢掉了这个根本问题，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丢了这个根本问题，就会亡党，亡国，亡头。苏联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问题，而是整个变了，共产党成为法西斯党，是新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在现时代，资本主义有几种形态：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变质，资本主义复辟成修正主义也是一种形态，中国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实践解决防止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以下一段介绍文化大革命具体开展情况等略）

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就不能不集中表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上。社会上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起不了多少作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危险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和作用，他们是社会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约束在党内范围内，而在文化大革命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就是夺权的集中表现。这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和摧毁，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一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以下一段谈十一中全会重大意义，上海一月风暴等略）

文化大革命发展有本身的规律，先有事实，然后才形成概念，不是什么人脑子里想出来的，上海的夺权斗争，是上海革命派创造，经过毛主席总结上升为理论，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总结到一点就是夺权，把党政财权夺回到革命派手里……问题不在于形式，在于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苏联是发展了的巴黎公社的形式，这一形式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白匪、孟什维克，社会党、赫鲁晓夫都可以用苏维埃的形式，但内容可以变为法西斯的，君主制可以是封建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英国有女王，但是资本主义。挪威有国王，但美国比挪威更反动些；又如尼泊尔是国王，印度是总统制，但尼泊尔比印度进步，又如西哈努克比南越要好些。所以要看实质内容，不要看形式，我们人大、党委制都不改，主要是保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保证政权不变色。

（以下一段讲革命群众组织带统战性质，一般讲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略）

最近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决战时刻十分重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总代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是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彻底批判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重要内容。因为这次革命是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些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散布反动路线的毒素，这一批判斗争运动不能不涉及到每个战线，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要清除其影响。他有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过去没有清算过，这种思想在过去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混杂在革命队伍中，比较隐蔽，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手法，对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装着拥护的样子，打拥护旗号，不断拿出其货色，又不断缩回去，所以能长期隐藏。在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他们还是可以参加的。但如按他们真实主张去做，民主革命不会完成，只会失败。现在把他几十年的东西集中起来研究，就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在全国胜利前，他就是考茨基、孟什维克、陈独秀观点，把民主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幻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后再搞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推向遥远

将来。在全国胜利后，他就是布哈林、托洛斯基、季洛维也夫观点，要搞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完成后，他就是赫鲁晓夫观点，要复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一整套的。在抗战胜利后，它的一套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纲领就是要搞合法议会，把人民武装交给人民的敌人，主张到政府中去做官，一做官，美金就来了，按他这一套去做，中国就要出现法国、意大利的局面，还要更惨，使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法西斯，千百万人头落地，什么宪法，部长，一个早上统统光了。他不是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吗？是一整套修正主义观点。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向社会主义进攻。中国没有象样的社会民主党。但社会民主主义者钻进党内来了，其总代表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拉下马，靠边站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及黑《修养》彻底批判，把修正主义思想破了，作为反面教材来提高革命派及人民觉悟。这个大批判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运动。

### 738. 潘复生的讲话 (1967年4月29日)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激烈尖锐的斗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强大的战斗队伍，所向披靡。他们夺了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组成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黑龙江省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目前，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攻击，结合批判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都在重新组合。如何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是摆在革命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党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是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斗争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

#### 在斗争中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各派政治力量，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要识别哪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哪些是保守派，就要求我们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辨明。

在黑龙江省的政治中心哈尔滨市，各派政治力量的对立，首先是在对待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在革命群众开始揭原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原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发出了一个“通知”，要群众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是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企图压制革命群众，保护自己。以“红色造反团”为一方，识破了这个阴谋，坚决反对这个“通知”；而以“八·八”团为另一方，则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的口号。“八·八”

团在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唆使下，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围攻红色造反团。一个要反，一个要保，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从此，这两派政治力量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站在“红色造反团”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以“八·八”团为首的一派，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我，斗争我，另一方面制造谣言，继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红色造反团”。保守势力一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貌似“公正”、“不偏不倚”的人，也站出来表现自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表面上既不赞成“红色造反团”，又不赞成“八·八”团。他们说什么造反团敢于造反的精神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造反团猛打猛冲，不讲政策和策略。“八·八”团稳，讲策略；但是保守。在整个斗争中，他们始终看风使舵，左右摇摆。“红色造反团”发展顺利时，他们靠近造反团；“红色造反团”遇到困难时，他们靠近“八·八”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八·八”团基本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为时机已到，也纷纷出笼。他们欺骗群众，招兵买马，建立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他们联合保守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大搞白色恐怖。

在斗争最激烈最紧张的关头，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给予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受蒙蔽的群众越来越多地觉悟起来，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保守组织也大搞形“左”实右的斗争，妄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当他们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八·八”团甚至同“红旗军”等反动组织公开联合，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夺权政权。但是，他们终于失败了。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保守组织由大变小，中间组织两极分化，最后解体；而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则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从斗争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具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色造反团”在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联合夺权等斗争中，始终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

他们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使在被围、被压处于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他们是在革命中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他们既不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招兵买马的大杂烩，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

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在每次大的战斗之后，就开门整风，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革命化，更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不要“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的主流，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保守派，不能看人数多少，党团员多少，模范人物多少，不能只

看成分。“八·八”团里党、团员多，他们攻击我说：你是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依靠党、团员，而依靠成份不纯、调皮的造反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起来革命的，大多数是平时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搞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满，敢于提意见，对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是反抗的。他们在运动中给领导贴出大字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的革命精神很强。而有些党员，由于深受黑《修养》的毒害，唯唯诺诺，奴隶主义，当驯服工具，有意见不敢提，出了修正主义也不敢反，还自以为是好党员。“八·八”团的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有些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看不惯，感情上格格不入，这是很值得深思猛醒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

识别一个群众组织的性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观察，具体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也有做错事的，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看他们的大方向，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整个组织和个别人。有的保守派组织，也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搞一些形“左”实右的斗争，我们不能被这些现象所迷惑，不能仅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宣言”和“声明”，要听其言，观其行，特别是要看他们的行动。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每个群众组织都要发生变化。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而其中一些动摇分子、投机分子，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会分化出去。有的群众组织，在一段时间里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物篡夺了领导权，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由左变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些保守组织，经过分化，也有一部分人会转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方面来。在民主革命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阶级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一目了然的。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地发生激烈的变动，情况极其错综复杂。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断地分析这种变化。

### 在斗争中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勇敢的革命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有勇有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不断地锻炼成长。在他们当中，可以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干部，应当为他们的大批涌现而欢欣鼓舞，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热情地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坚决地依靠他们，同他们一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

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就会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就会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只能同保守组织情投意合，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格格不入。只有敢于革命，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才能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战斗的深情厚谊，从立场上感情上和他们一致，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每一个革命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只有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深入群众，同革命群众战斗在一起，从多方面了解情况，获得感性知识，经过分析研究，才能构成正确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可以更好地向革命小将学习，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活思想，帮助他们提高。同保守派群众接触，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动向，便于研究斗争策略，便于教育和争取受蒙蔽的群众。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分析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政策、策略。一时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去年十月，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发现“红色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同时有的进行武斗。我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

点，指向原省委、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红色造反团”有人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方向。他们立即与当时“八·八”团破坏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开好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使“八·八”团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活动，使三级干部会议得以顺利地召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分歧的时候，我们就用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促进他们在斗争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总之，用毛泽东思想帮助革命小将们成长壮大，使他们成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的捍卫者和坚决的执行者。

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当无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的打击时，我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同他们一起斗争。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哈尔滨，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红色造反团”，我就马上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红色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团”一上街就被围攻，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他们。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把祸首抓起来。卫戍司令部昼夜武装巡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守派和反动组织就反对，这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原来的省委多数人不支持革命派。我支持革命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有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我处的“红色造反团”的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侦察，看有哪些“红色造反团”的人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我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抢走东西，砸碎家具，然后冲医院捉我，实行阶级报复。这一切没有使我屈服。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不怕挨斗争。有的人想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中，其实质是害怕斗争。而害怕斗争，实际上是站到了保守派的一边。这个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稍有动摇，非犯大错误不可。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一支最可信赖的力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军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始终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斗争处于困难的时候，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革命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无限信赖人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看作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我们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同军队密切配合，要爱护军队，要好好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夺权斗争胜利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很尖锐复杂。这些斗争，还会不断地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反映出来。在斗争中，“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这是一条既定的路线。在夺权的时候要这样做，在掌权的时候也要这样做。为了建立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最富有革命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这个革命委员会中，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要有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必需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解放军干部

参加革命委员会，可以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可以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的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夺权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领导干部识别、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只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打掉官架子，甘当小学生，敢字当头，不怕围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自己的立场完全转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才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经受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

### 739.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30日 人大会堂西大厅)

总理：明天过“五一”节，我们今天接见福建，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你们留在北京过“五一”节，祝你们好！祝你们节日好！

总理：先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1、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许多宝贵意见，对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大作用。一面开会，一面根据你们的意见解决了很多问题。会议虽长，共开了四次，在会内会外与同志们接触，研究你们送来的材料，解决了很多问题，同志们对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军区一来就了解了很多情况，引起了军区同志们的注意，第一次会包括北京同学和福建同学一同来的，第一次会上廖淑光同志作了汇报，当中插了很多话，当场就定了六点意见，引起了军区的注意，初步的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来你们又举出了很多事实，我们就逐步解决，书面的和座谈的也解决了一些问题，40天我们解决的问题应作肯定。

2、福建处在反对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保卫中是很有很大贡献的，在粉碎美蒋特务上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军民一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致对敌。

同志们，特别是北京等地同学到过福州、厦门等地就很清楚，对面就是美蒋敌人，我相信一提起就知道，就会注意，不会忘掉这些。并且值得提出的是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方面是有很大成绩的。不仅要备战，而且要作战，要严防美蒋特务的偷袭，在敌人面前我们不会放松警惕性，三军和民兵都会注意到这一点，敌人也肯定会趁文化大革命来钻空子，但这当然是徒劳的。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会抓住一致对敌这一点，希望你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加强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我相信你们懂得这一点。

在厦门、晋江等地我们贴出的标语口号如果被敌人利用，敌人高兴就不好了，这种事我们要少数，敌人高兴就不好了。当我们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争论时不要忘记阶级敌人，这是福建军民面临的一个更迫切的任务。

3、福建的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革命派应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民爱军，军爱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叶飞揪出来揭露他，批判他，这是一件大事，中央肯定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想一想在你们都批判过叶飞，在批叶上，有先努力的，有后努力的，包括“八二九”在内有成绩，后来犯了错误，但是只要参加斗争，成绩要肯定，这是你们很大的功勋，革命不分先后。

全国要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福建，你们确实批了福建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这就是很大的功绩嘛！在这点上你们就有团结的基础，在继续批判叶飞的这个斗争矛头上你们有前提，这一点提醒你们。在这里点了叶飞的名，希望你们回去后在大字报上不要写出来啰！小报当然情况不同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们点了某些人的名字，但在报上不见了，要留有余地，我们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不要点名，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这点请同志们注意。

在本省你们有了共同的基础，联系到全国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要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还要和解放军大联合，结合干部亮相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革命三结合创造条件，福建的干部条件不成熟，革命群众左派组织条件还不够成熟。

你们要特别注意拥军爱民，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方针。江青同志讲过把十条、八条把拥军爱民结合起来，《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

4、“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准。把“一·二六”，“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被逮捕的人应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反革命分子待查明后除外，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一律平反。最近韩先楚表示把“一·二六”事件，“二·七”事件当成唯一的标准是不妥当的，表示要采取措施。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这个态度是好的，革命群众应当拥护韩先楚同志这个行动，这个态度。(鼓掌)

不能说“一·二六”冲了军区就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没有冲就是保守，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嘛！不要把“一·二六”看得太严重了，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除个别确有证据的应拘留，总有个别坏人。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结合。台湾的报纸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

要为军区说几句，军区对“一·二六”事件还是有认识的，28日曾作出决议说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是不正确的，他们已经在改了，当然认识有个过程，但主观愿望还是要与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的。他们是逐渐在改变嘛！

5、各革命组织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应通过协商和联席会议来解决，解决不了可暂时留下来，先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对不同意见的组织进行围攻，不许武斗。各革命组织矛头都是指向叶飞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共同的大前提嘛！办法上、观点上有不同的争论是正常的现象，应当允许这种现象，不要认为这派占上风就把另一派压下去，如果说冲军区不对，“二·七”会坏了就压下去，搞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这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平反了，被压制这方面抬起头来了，但我们也不要反过来压人家，没有冲军区的过去也是狠斗叶飞的，不能说是保守派，不要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连宿舍都贴了大字报，我们都抄来了(笑)，有争论通过协商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留下来嘛，先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能说服人，不要压服人，压服是不能持久的，不要用粗暴的方法，不要把意见强加于人，粗暴压制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工作作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面临美蒋，还有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要大批判，任务很重嘛！

6、各革命组织间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不看自己的短处，只看自己的长处，不看别人的长处，要进行自我批评，克服私字，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唯我独尊的错误思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人观点不同，如果只争吵就不能一致对敌，对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采用自我批评来克服私字，我们既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嘛！只有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才能实现革命派大联合。革命派都要进行整风。

7、对解放军负责人有意见可提，送大字报，派代表都可以，但不要冲军区，冲是无益

的，是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不要追究，这讲了过去也讲了未来。解放军在前线不仅担负支工、支农、支左等任务，而且还担负备战、作战的任务，24小时不能停止侦察，待命。民兵、渔民也有这样的任务。所以要首先重视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和任务，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叶飞在福建搞了十几年，确实有不少问题。但首先要对解放军有很大的信任，反过来，解放军是真的、实事求是的支持福建各革命派。我们提醒你们重视解放军，但不是说解放军没错误，有个别地区可能严重一些，但在文字上不说。福建是个大军区，不仅指挥前线，而且还指挥后备部队，随时准备海陆空三军作战。不仅在62年，现在也是紧张的。

大区主要是指挥作战的，跟地方接触较多的是省军区人武部，当然大区也有缺点，但要区别开。有问题要解决，叶飞搞了十七年，干部受影响，有意见提，革命造反派要敢提意见，坦率地说，但方法要注意，不要大标语、大字报上街，这与北京不一样，福建不能这样搞，可以写信，反映情况的方法，我相信大军区会支持你们，会互相了解。提醒你们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开大会，什么万炮齐轰，并不是不可炮轰，而是要注意方法，这与北京不太一样，在北京轰我两下也没关系，反正是空炮嘛！福建对面就是台湾，消息很快就传过去，如果军队失去人民信任就不好了。

8、福建有个别干部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人民，应把农民群众与林白分开，广大农民进城是受蒙蔽的，随进城的干部应向农民群众道歉，因此人武部逮捕大批人是不对的。林白是犯严重错误，煽动农民，经济主义进城。真正的老区是闽西，闽北这次来的大都是沿海的。真正老区来得很少。要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来解决，人武部应主动消除与群众的对立。

9、赴京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结束立即回本地，(当然啰，明天是“五一”在这里过！)有问题就地解决，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决议，我们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0、鉴于当前福建革命三结合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宣布在那里实行军管，并责成军管会解决“1·26”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待条件成熟后成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军管是过渡时期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以上十个问题是经主席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作出的组织措施。

再说几句：1. 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

2. 北京同学对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肯定你们的成绩，但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十个月了，福建的同学要有信心嘛！不要再进行串连了，中央已三令五申了，首都红代会也发表了声明，所以希望你们赶快回去。

现在请韩先楚讲几句。

韩：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屈。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对福建作了很多重要指示，革命造反派同志也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鞭策。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以上三个问题，使造

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错误的原因是：

1. 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小将保护不够，对叶飞十七年搞的东西和对地、富、反、坏、右警惕不够。一些问题已经采取措施。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选》，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虚心接受意见，将中央指示落实。要迅速地改，彻底地改。

2. 我们历次说明：凡被军区错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革命组织一律恢复，凡以“1·26”作革命与反革命界线的一律无效。

3. 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斗群众的恶劣影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刘、邓、叶飞，集中火力把他们彻底斗臭、斗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 尽最大努力完成五支任务，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充分发动群众，扩大左派组织，为三结合的实现创造条件。

5. 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作好爱民工作，不断加强军队与革命群众的关系，我们与革命群众心连心，肩并肩的战友，我们有着血肉关系。阶级敌人随时在破坏这个团结。左派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好的爱护，我们现在正在整顿支左工作，调换不适当的人员，希望与同志们一起作好支左工作。

我们决心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伯达：我拥护总理代表中央对福建很明确的讲话，拥护韩先楚同志自我检讨的很诚恳的讲话。

革命群众同解放军团结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

一致对敌！

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故乡福建胜利万岁！

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我们的故乡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最后总理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 740. 戚本禹讲当前形势 (1967年4月30日 中直礼堂)

形势很好。大批判决定中国命运，全世界关心。

党内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历史上，抗战后存在是走半殖民地道路，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胜利了，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到文化大革命才得到总解决。批判《海瑞罢官》、翦伯赞均要舆论准备，吴晗、邓拓是前哨战，现在是大决战。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在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好多中央同志感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为中国命运担忧，但很不理解。甚至看了主席的大字报后，还不知道大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有人至今仍不知，可见理解大斗争很不易，我们自己是否充分理解了！？

彭、罗、陆、杨、刘、邓、陶形成一股力量，有国内外支持，国外与帝、修联系，国内有地、富、反、坏、右支持。主席到各省时提出云南的蔡锷，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还以为主席在讲故事。有人反苏修有劲头，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我们应紧跟

主席，过去有距离，今后也会有距离，总要紧跟。刘、邓将大批叛徒占领要害部门，如杨尚昆、曾×，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竟跳出来说：“刘怎么还不造反。”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三大要害部门均被他们掌握，工交、文教也占了要害部位，刘敢于提出开调查会不适用，又说不能蹲点的靠边站，……都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我们还麻木不仁，经过大批判，全党，全军，全民把盖子揭开，展开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工农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多，把群众的革命觉悟提得这么高(如《光明日报》登载清华的小将批判“人的阶级性”一文并没人为之加工)，小将挖叛徒集团千辛万苦，一个一个查对，大批判中建立功勋，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标志青年一代，看到我国接班人可靠，有了保证，这是一。

第二、夺权斗争。主席说：三、四、五月看出眉目。过去很多省市掌握在刘、邓叛徒集团手里，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手里，现在六大省市夺权胜利，有的经过两派斗争，已有胜负(青海，内蒙，福建)，两派斗争激烈，局势已明朗化……。干部经过考验，青海、四川都有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斗争激烈，很有希望。反而不明朗的地方弄不清楚，不知道运动起来了没有。要支持左派，地院“东方红”有风格，同学自己出粮票，把四川的革命派保护起来。周总理、康老表扬他们。湖南斗争厉害，抓“湘江风雷”，抓了好多人，张德生反对抓人，出来造反。不要光看发生武斗，打、砸、抢，要看主流，有的是革命反抗，并非打、砸、抢。坏事可以变为好事，经过反复斗争，局势就明朗了，有了“三结合”对象。还有的省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多数的省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了代价，经过斗争的结果。所以，形势大好。少数省份，保守派占优势，局势发展不平衡。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少数组军区迷失方向，个别的也是坏人(如赵永夫)，大多数是认识问题，经过斗争，正在转变，尤以经过军委扩大会议后认识统一了。

第三、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运动在深入。北京有很多单位进入斗批改，全国需两、三个月。

第四、整个生产局势好。一月上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局面相当严重，经左派反击，主席一月风暴号召，大有好转，军队参加作了很多工作，四月以来，局势好转。

通过大批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夺权斗争明朗化，运动深入，生产好，主要这四点标志着大好形势。

问题也存在：如斗争反复，压制左派……。当前苗头有两个：(1)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军委十条下达后，如北京轰李钟奇，超过了轰刘少奇，相当大的冲击。中央文革开会解决了，各省市方兴未艾，值得注意。要宣传拥军爱民社论。左派开始炮轰省委，省委住到军区，又炮轰军区，发了八条命令，不能炮轰军区，军区遇到冲击，抓了人，犯了错误。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听不清)对过去的错误不认帐，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个别人是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利用支左的错误，来挑动群众(山东、广西、韦国清是好人)，中央文革不赞成，军区大都是认识问题。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刘志坚搞不介入)，许多人不知道海瑞、三家村、聂元梓的大字报，不知道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对刘少奇的错误更不清楚，犯了错误，帮助刘、邓路线，他还不知道。部队无财权、人权，并非保护自己的地位(地盘)，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调查研究，往往坐在保守派一边，抓人。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如果不去批判刘、邓，不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把矛头指向军区，就不对了。这个苗头要注意，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内部解决，勿使矛盾公开化。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刘、邓不敢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解放军。刘、邓已经把反毛主席的秘密报告做好了(在畅观楼，搞了黑秀才做秘密报告)，政变后的安排也搞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解放军才不敢动。对解放军不能冲击，要内部解决。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矛头转向解放军，自己溜掉。抓人虽多，但矛盾性质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如果以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态度去对解放军那就错了。

(2)无政府主义。现在是现象，不成为系统的东西，即打、砸、抢，什么命令也不听。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机会主义压制革命造反，奴隶主义绝对服从，驯服工具。现在起来造反就是为所欲为，不要组织纪律，不要领导。学生、工人中严重，不上班，不工作，但工资要领，所以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夺了权，无政府主义对我们是个麻烦，要引导，应教育，“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关押不是个办法，放出来教育，争取多数，少数顽固的，让他们表演，“联动”的基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右派的子弟主张血统论，对他们要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北京的“联动”还到天津、武汉去闹，他们闹，让群众去对他们斗争，群众会对付他们。

## 741. 傅崇碧等接见革命造反者总部及分部负责人的讲话 (1967年4月30日)

傅崇碧同志讲话：

大家的意见很好，递了很多条子，因时间的关系不能再继续开了。回去我们研究一下，过了“五一”再找你们商量，现在主要不能再发生武斗了。今天周景芳同志给财贸尖兵打个电话，不能再调兵了，武斗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者、红色造反者过去有很大贡献了，你们自己发表声明，自己撤销了，不是我们强迫的，主要你们适应了大联合的形势。关于北大的武斗，江青同志讲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假如说：一方要让，那怎么能打起来呢？如果用压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求“革命造反者”、“红色造反者”，要发扬过去的造反精神，如果有人把你们打成反革命，我们给你们平反，一定在五一节不能发生武斗，同志们能不能做到？(到会者答：能！)

有人问：“‘财贸尖兵’不听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利用工代会的名誉再调入怎么办？”

傅讲：“那是更错误的！”

## 742. 周恩来接见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派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30日 中南海小礼堂)

参加接见的李富春同志

五一前夕要开宴会，来晚了，主要研究发票的问题。北京经过一百天的斗争，向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经济新反扑开始，上海就进入了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夺权斗争的继续。因为斗争的深入，过去总是由上而下的多，如51年农村的清匪反霸、52年工厂的三反五反、56年的肃反、57年的反右、59年的反右倾、63年的社教运动都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的调换都不彻底，老的资产阶级反掉了，新的资产阶级又上台了，自去年五月份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彻底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性运动，是举世无双的、无例可循，靠摸索对有错，错了就改，地方省市领导绝大部分都瘫痪了，虽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群众通不过。因此从上海一月夺权到这个月二十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只有六个省市带三结合的性质。

曾经试图搞革命三结合，不行，有的发生了问题进行军管，开始有十个省市，新疆、云南、浙江、江苏、陕西，后来，发生问题的有青海、内蒙、广东、西藏、安徽，结果都实行军管。但军管是过渡性的，不同于49年的军管，那时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现在是发动起来了，只是三结合条件不成熟，军管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使革命干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通过亮相，得到群众同意，进行三结合。还有十二个没有解决，刚才听说福建也实行军

管。十二个里面正在筹备的还有五个，只有天津筹备委员会，是夺权的指挥部，象内蒙一样，其余的七个是天津、四川、广西、河南、河北。在北京来说一百天只有六个单位成立革委会，军管是多数，有革委会的下层还有在夺权的，有的经过帮助甚至还有反复。不平衡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这是地方的情况。

机关、工厂、企业的性质不同一些，特别中央与省市不同，一月二十日号召夺权，造反派只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监督业务的情况也不同，有反复。即使造反派占优势，并取得组织上优势的，有所发展，但遇到三结合的问题，干部亮相要得到群众通过，想树立典型，但还没有。农口子过去搞过三结合被现在的造反派否定了，不是真正的，我准备还找他们谈一次。过去三结合不是真正的，是凑合的。过去要抓业务，当时很需要，造反派监督。造反派如不管，官复原职，就恢复旧秩序了，是资产阶级复辟，非常危险，因此，还不能树立典型。有的出现另一种情形，一个造反派分为几个组织，有的确是保的，有的不是，都是矛头向上。但也争执不下，基本上成功的有外交部、铁道部。外交部联络站我们始终支持，不仅领导了革命，监督生产也有成绩，监督外交业务是不容易。铁道部整整四个月保证了铁道运输的稳定，最近发生点问题是特殊情况。

下一步怎么走，多数部门都要求军管，不然生产上不去，和下面通不了气，因此，《红旗》第四期，毛主席加了一段不管是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军管。横的三结合，对机关也适用，就是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三结合，部局处级总有几个可以站出来的，需要一个时间。既抓革命又促生产，革命群众组织参加领导班子，准备根据这个设想去做，还没有形成文件，要通过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现在不管是一派，或一大派，还有其他的小派，或两派是对立的，但又都是革命的，或一派是保守的，一派是造反的。何以证明是革命的，那就要通过把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分化就快一些，有的不愿意一块批，但只要你旗帜举得高，未参加组织的会去加入的，这就从政治优势，转为组织优势，否则就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今天的报纸社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究竟一派好，还要两派好，不能论形式，一大派中总有先进和落后的。不在派内就在派外，要看实质，群众思潮是会有起伏的，不会永远是铁板一块，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否则就不符合主席思想，没有矛盾没有发展，那就错了。

造反派怎样对待其他的组织？造反派要领导革命，监督业务，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反对派也好，要听听不同意见。对外交部联络站一开始我就支持，他们监督业务有成绩，我现在还支持，他们已经百分之六十几了，不仅政治优势，而且组织上优势，其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小组织总有不同意见，政治上要平等对待，也可能势均力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要允许他们活动，否则搞得不好就容易产生武斗，武斗我不主张。绝不能采取强制的态度要他们取消，要允许他们参加批判，他就会越搞越小，也可能有点波折，他们有所发展，这也好，正确的就吸取嘛！你们也就发展，但不是强制的，要争取他们，除非是很坏的，是右派，那是少数的，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批评——团结，或团结——斗争——团结。这是指一个组织占优势的。如还没有占到优势的，就在批判中联合，同时考验干部。能不能站出来，不一定要通过业务，恢复业务的，也要通过批判，我们要帮助他们(干部)过关，在批判中是否与刘邓划清了界限，最容易看出，因为你知道的多嘛！

批判可用大小会形式，不要老开大会，批判刘、邓、陶都是背靠背大会，对资产阶级煞威风，长革命派志气是有作用的。要大、中、小结合，各部负责人可在小会上表态，但你们要创造条件，给机会。

我现在只能管口子，先搞财贸，然后外交、农林、国防口是富春同志，军管由王树声、×××、××同志，还有军事科学院的同志，组织军管委员会，管二、三、四、五、六、七机部，五一过后就实行。文教口也撤销了，中央把文教出版电影合起来了，下设有宣传、出

版、电影三个组。只剩卫生部，科研由聂荣臻同志负责。现在我们在调整口子。

你们在大批判中如何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有的部可能还要一两个月，总是要条件成熟，过去保守的，要允许人家革命，要欢迎他们站到造反派一边来，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要在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那些领导干部真正可以过关的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我忘记说国家科委张本同志来了么！（答：没有）现在听说要分成两个组织，当然有分歧也可以。科学院×××来了吗？（答：来了）我们是支持的。总之把张劲夫集团搞垮了，国家科委也把韩光集团搞垮了，都是靠你们自己，不仅要看自己领导的群众，还要看到不同意见的群众，这就是五一社论讲到的。有的总想先把别人压下去，然后发展自己，这是不对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那样处理，毛主席一贯主张团结大多数。今天去机场迎接由印尼胜利归来的同志，中央四个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都去了，虽然观点不一致，但对敌是一致的，明天天安门又有很多人要上去，民主人士也让去，首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党内还有左、中、右，这是统战政策，列宁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布哈林也在政治局，你以为就中国党是这样啦！上观礼台不行啦。你们可能又要抗议我把保守组织都请来了。我也是讲给他们听的，对敌不能客气，对人民内部要客气，否则还有什么先进、落后，先进了也不要满足，还要再先进，螺旋式上升才是运动规律。要有原则性下的灵活性。

观礼台的票是两千张，89个单位，有少数不去的，我交给你们处理，我就主动了。我对两个部比较熟悉，外交部30张，联络站只给20张，10张给办公厅，发给180人的其他组织，要是我，只要十几张，把8、9张分给自由战士，要有容让，你们政治上优势，组织也优势，让不同观点的一道去，这不更好吗！铁道部联络站占70%（另一派马上说：没有一两派争起来了），卢天成来了吗？（答：来了）你说，（卢：联络站总的人数是多一点）好久没去了，情况有些变化了。（另一派，他们昨天晚上还在保吕正操）

造反派取得了领导权的要宽容一点，这是争取多数的开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这话是主席讲的，我不能按主席的原话讲，我慎重一点，如果讲错了，贴我的大字报。无产阶级心胸要开阔一些，“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每个造反派都要有这个心胸，夺权斗争才可能一块进行。

订货会过了五一开，我跟富春同志商量，我们现在还没有转入有储备的情况，现买现卖，三五计划要报上去。两颗原子弹是现炒现卖，是政治挂帅。物资部袁保华虽是监督留用，但这次会他非参加不可，造反派可以参加领导小组，这次造反派来的可能比较多，但要有帮手。不能在会上造反，一万五、六千人的会咧，过关有个先后，我先搞财贸，然后外、文、农林。

票的问题本来是国家事务管理局的事，也要我来分。我看，公字要多一点，私字少一些才能分好，夺私字的权嘛！势均力敌的，也要在非原则问题上妥协嘛！

（12：30 散会后，总理离开了会场出去后又转来再三嘱咐）如果分不好，宁可都不去，也不能在那里去吵，因为明天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修正主义国家的，要考虑影响，主席也要去。

#### 743. \*毛泽东对林彪三个问题的报告的指示(1967年4月)

(见《系年录》第八十五卷)

#### 744.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5·1前后) (见《系年录》第八十五卷)

#### 745.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五卷)

#### 746.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五卷)

**747. \*毛泽东接见张本的谈话(1967年5月1日)(见《系年录》第八十五卷)**

**748. \*毛泽东在中南海5·1节晚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五卷)

**749.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全体人员的谈话记录**  
(1967年5月3日下午)

总理问：粮食部造反派来了没有？(陈国栋：来了)一派还是两派？(朱相远：一派。张强插话：是多数派。陈国栋：“粮食公社”是夺权的)你们是两派吗？(答：是两派)那派是与你们对立的吗？(是对立的)有对立面才好嘛！(朱相远：我们“保护”他们)“保护”不对，要团结他们，你这口气不是毛主席思想，怎么“保护”他们呢？要团结他们嘛，说“保护”就好象他们犯了什么罪似的。造反派当了权，不能骄傲，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希望你们比我们做得更好些，不能百分之百的给你们鼓掌，那是害了你们。这次发票你们给他们没有？(朱答给了)这就很好嘛，你们分票分得很顺利，铁道部和体委就分不下去。

总理开始点名问北京三个代表的年龄后说：你们有老、有中，没有少，要老、中、少三结合，二、三十岁算少，四、五十岁算中，象我们六、七十岁算老的，五、六十岁也算老，每次会议要有少的参加，没有少，就没有新鲜血液，冲官僚主义、挖修正主义根子，要靠青年人。

总理问：去年北京收购任务完成没有？(答：完成了)去年开始那么担心，也完成了嘛！去年的生产怎么样？(降低了一点)那些地区降低了？(答：顺义、房山、通县)什么原因？(答：有内涝、虫害)北京条件很好嘛，是不是与旧市委捣乱有关系？今年春播怎么样？(答：夏杂粮减少点)棉花、稻谷呢？

秧育苗了吗？(答：育了)

总理继续点河北代表的名以后，接着问：去年河北完成任务了吗？(答：超额完成了)棉花差一些，下的太多了，农民总是农民，还不是无产阶级。主席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列宁讲过：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已经十二、三年了，尽管如此，情况只要好一点，总是想向资本主义发展。有三个支部书记典型，大寨的陈永贵，遵化的王国藩，沙石峪的张贵顺。陈永贵是个好书记。他的特点是自力更生，公字当头，长期学习老三篇，身体力行，十几年来只借过一次贷款，后来还了。六三年大水灾完全靠自己，不要国家贷款。六四年到北京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过一次，当时我提醒他大旱怎么办。果然旱了，六五、六六年两年大旱都克服了，靠主席的自力更生，靠劳动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第二是公字当先。收获以后，总是先交公粮，每年国家征购总是增加的。八十三户，三百七十九人，就这么多人，人定胜天，学习老三篇，集体观念强，就是这样，一点私字也没有吗？他有个儿媳妇在供销社工作，占小便宜，多吃多占，卫恒就抓住了这点，要打倒他，新华社记者也跟着起哄，我们一看就不对头，这也不是他的事，不过管的不严。在一次会上我问过他，他老实承认了，我劝过他最好不要叫他儿媳妇到供销社工作，还是回去当社员参加生产劳动好，这事也不那么容易，公公没有那么大神气，不能象封建社会那样，还要通过儿子去作工作。听说现在他儿媳妇还在供销社工作。小毛病是免不了的，应当看到大节，大寨还是一面不倒的红旗，这次夺权对了，晋中十几个县都是卫恒布置的，东到阳泉，西到黄河、汾阳。这次文化大革命打了几百个，没有平反，山西夺权就是晋中地区比较差。晋中十几个县首先是陈永贵夺了县委的权，夺地委的权他也参加了。陈永贵这样的同志是共产党员的模范。

第二个是河北遵化县西铺大队支部书记王国藩。是三条驴腿办起来的社，原来四户一头

驴，退出一户，剩下三条驴腿。他们坚持了合作化，成功以后，就骄傲了，脾气大了，一言堂，这次文化大革命，外来的一派整的他很凶，撤了他的支部书记，还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就开门整风，在家检讨，任何人到他家批评都欢迎，谁骂他，他都能听。他在干部关系、工作作风上有些毛病。过去历史上，河北地区有两面政权，国民党来了，他是应付的，有人说，他是叛变投敌。每天川流不息的人去批评他，他能开门整风。一个农村干部，这样作不容易的。这态度是好的。另外同他一起办社的两户姓王的，生活很朴素。这次他们说，王国藩有毛病应该批评，但功大于过，不应开除党籍。我认为暂时不当支部书记可以。目前有三个组织，有两个是实事求是的，认为功大过小，有一个是外乡来的要开除他的党籍。最近听说平反了，支部书记也恢复了。有一个组织成份不纯，打击报复，头头已被揪出，证明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生产还是搞得很好的。他有严重错误应该批评。(总理问收购怎么样？答：最后完成了)

第三，沙石峪支部书记张贵顺垮了。这个队更艰苦，这个地方尽是石头，开山挑土，种田，产量仅次于大寨，完全是愚公移山。这个大队都是外乡要饭的到这里来的，支部书记过去是中农出身，好了以后自私，想往上爬，砍了集体的树，化公为私，别人的房子不够住，自己盖了八、九间房。他有两个孩子，是大学生，一个已经毕业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两个人不去外边造反，回去保爹，成了保皇派，引起公愤。要开除他的党籍。十几年辛苦，最后来了个自私自利，支部书记不能当了，开除党籍是早了些，只要认识得好，还要教育彻底承认错误，还给他改正机会。

三个典型都是白手起家的。最好是大寨。农民经过十多年教育还是如此，还要继续教育。我们知识分子，更要长期教育了。农民这是劳动者，不注意这一面，尽管语录背得很熟，用起来还是不容易的，要长期教育。

困难时期照顾农民一点是有好处的。是主席革命路线，还是刘邓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上去分析，不要从一件事去看，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资，就是物质刺激，就是刘邓路线，一说精神号召就是革命路线。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比国家收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如果过多讲这句话，你们会问这是谁提的呀！主席讲这句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不下去，不调查，六一年以前高指标，高征购；你们整了他，现在就以多报少，同样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所以主席说：不要那么着急，没那么多。还有土地，农民总有点个人打算，个体经济几千年了，集体才几年，个体经济习惯势力大，我们干部相信丈量，丈量也搞不清。农民把丈尺搞长点，还是以多报少。要相信农民，要做群众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他就会相信你，会说老实话。

灾情也是如此。六三年河北水灾，农民就以少报多，国家发的东西多啦！六六年地震也报多了，省委也想每个人都发点，我说这不行，那样发还得！农民把我们的脾气摸熟了。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实行四同，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只凭一句话，说是刘邓路线的，那是不行的，必须要把当时情况弄清楚，要作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三自一包”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因为以多报少，以少报多，是对付官僚主义的，所以主席不相信。主席对形势估计不象别人，估计十年、八年才能恢复，实际在六四、六五年四、五年的功夫就已恢复和超过了五七年的水平。(陈国栋插话：粮、棉、烟叶都是超过了)油料呢？(答：差一点)油料也可能超过，他不报，你不给他油吃，他抓几把花生，抓几把芝麻，你知道吗？说十年、八年才能恢复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过去的奖励政策是需要的。棉花地区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恢复的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换回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

粮食部把大米、小麦叫主粮，小米、苞谷、薯类叫杂粮。这是南方人搞的。我是南方人，

我反对只吃一种粮食，大米营养价值并不高。我看六种粮食都叫主粮，红薯也叫主粮。到一九七七年，红薯可能作为副食了。这个做法是那个搞的？陈国栋搞的吧！（陈国栋：是粮食公司时搞的，是开国时搞的，不过我们长期没有改变。）

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当然五八年如果象林彪同志那样政治挂帅，大学毛主席著作，有可能不走这个弯路，主席思想真正被群众掌握，起作用还是有个过程，干部中毛泽东思想没挂帅，思想上形而上学。干部还是黑《修养》是主要根据，我问过许多干部，都说，学黑《修养》比学主席著作还起劲，我没读，也没有反对，没读怎么反对呢？黑《修养》在干部中影响很深，一下子不容易改变。五八、五九年大跃进是实际工作中走歪了，不是大跃进的错误。六二年总结会上本来可以转过来，结果当时把形势估计得悲观。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是对的。主席还多给三年，实际到六四年，三年功夫改变过来了。纠正过去的错误，采取奖励政策，要逐步改过来。超产超购可以少搞一些，奖售可以少一些，逐步减少，一下取消会失信于民。例如河北棉花去年减少了××万亩，结果邯郸棉农收入减少，积极性受到影响。沙石峪是个尖子，不能希望全国一下都象沙石峪、大寨。毛主席思想是一步步生根的。发展永远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长期的，平衡是暂时的。大寨、沙石峪也是发展的，不断前进的，因此奖励政策逐步减少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增加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广东来了没有？（答：没有）可以批评一下，广东粮食上调是有成绩的，糖料作物已经很多，还提价就不对了，去年因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突然降价，甘蔗比柴火还便宜，这就不行了，所以不计算，这边一拐，那边一拐，这是领导上的资产阶级作风，要批判，所以对事要仔细研究，学习主席的预见。根据主席的方针，过去错了的要改正，也要有个过程。超产、超购、超奖，高档、高价当时东西少是需要的，那两年是困难时期，现在红卫兵就要砸掉了，当然那时不会搞红卫兵运动的，红卫兵运动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形势决定的。经过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艺改革，姚文元同志文章揭开序幕，揪出了彭罗陆杨，有了基础，才提出来的。

高价商品，陈云主张卖炒肉片，行不通。养猪要给补贴，茶叶高价，太高也不行，结果卖不出去。当时财政赤字看得太严重了。我们最高发行到××，很快回笼到××，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刘少奇他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资本主义一样……。你们要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认真把十七年来的财经政策整个去研究分析，不要孤立去看。今天我只举出几个例子，那些是主席的，那些是刘邓的。比如工资政策，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有很多错误，财贸战线要很好研究。造反派同志可以大胆怀疑，提出来，当然怀疑一切是不对的，他们提是没有问题的。你们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对抗，要用帮助的态度作些解释。青年造反他总有几个基本信念。我们粮食工作也有错误，总路线以前有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特别是要消灭敌人在我们境内就更有必要了。今天我就讲这么多了，讲的对不对，回去研究。

我们要力争几件事：主席指示不靠进口粮，解放后没人卖给我们粮食，五三年起搞统购统销，一下就解决了。五三年到六〇年八年没进口，搞得很好。五八年大跃进中高指标、高征购有错误，一亩小麦报八千斤，（插话：稻子报十万斤，上边能站人）有的站在稻子上照了象，这太官僚主义了，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我和西哈努克去杨村（武清县）看过一块田，稻子用电灯照，风扇吹，我说不行，不能作典型。他一个王子都懂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总书记看不出来，真是官僚主义作官当老爷，问题不在于下边弄虚作假，居然有人相信。有人站在稻子上照了象，照片还能找出来，那张照片对于挖苦我们官僚主义做官当老爷很典型。底下说什么都相信，所以那么一搞，才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如果早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错误就会少犯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还有。夺权斗争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能站出来，河北、天津夺权还不行嘛！天津象北京一样，开了几个

代表会急了一点。到现在二十九个省市，成立革委会才有六个，占五分之一，军管的十二个，共十八个。军管是过渡，还得有大联合、三结合，说明即使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也还有新旧的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运动发展总是不平衡的，问题是在于前进还是后退，毛主席领导总是把运动推向前进，军队支左、支工、支农，毛主席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但也有支左支错了的，错了就改，要“三依靠、三相信”，因此讨论政策，在粮食战线上要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造成的错误，全面进行分析研究。领导干部和造反派要有区别，群众说错了可以不算，领导说错了要检讨。(总理逐一点各省代表的名字……(略)点到安徽来两派时)总理讲，两派可以同时存在，为什么要一派呢？可以树立对立面嘛！有对立面才能相互推动，如果只有一派，保守的也进来了，不要喜欢一派包办一切，粮食部既然是一派，就要老、中、少结合，尊重青年造反派造反精神，先作学生，后作先生。今年小麦征购多少？(答：×××)去年多少？(答：×××)粮食、棉花、油料、糖料不能松懈，我主要就讲这些了，下面请先念同志再谈谈。

(八点三十五分总理谈话结束，全体起立鼓掌欢送)

李先念：

总理讲了，形势很好，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粮食工作上也反映出来了，不想多讲，也没有什么可讲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政策和任务的矛盾就可解决，主要是把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上下统一了任务就能够超额完成。去年证明原来预计征购×××—×××，现在是×××嘛！这不是政策和任务统一起来了吗？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是犯了错误的，就是由于不理解，你们炮轰我欢迎。

不要突出数字，要突出政治，搞好人的思想工作，指标、数字作参考，现在的形势很好，雨水好，人的精神面貌也好，我看是可以超过任务的，超产、超购、超奖，议购、议销；总理已谈了，我不想谈了，同志们可以讨论，有些省没有必要搞议购的，也可以不搞，这么大的国家，一个章程，不大合乎各地的情况。

奖售政策问题，大家可以翻一下文件，一九六二年秋天，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指出：“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日益增多的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商品粮食的集中产区和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应该得到更多一些的工业品，经济作物区还应该得到必要的粮食”。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時候，他们所得到的工业品要受到适当的优待，使集体经济单位，从国家得到的工业品逐年增加，“农作物的产量高，商品率高的集体经济单位应该优先得到工业品的供应，并且使他们能够维持较高的油粮标准”，同志们可以再翻阅一下文件，超产、超购、超奖，主要是化肥，布，明年可以取消，没有实行议购的地方，也不要去提倡那些东西。

我曾经把粮食情况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五一”那天晚上又当面说了几句，我说粮食情况很好，主席很高兴，并提示我们必须把粮食扣紧，必须把棉花扣紧，必须把布匹扣紧。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方面不购过头粮，另一方面在销售上要注意节约用粮，国家储备多了，农民有余粮了，生产进一步发展这是基本的，是好的现象。但是有个弱点，粮食还不够，国大人多，没想到这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对节约粮食，讲过许多话，《党内通讯》六条中教导我们说：“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我们必须认真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农村要节约，城市也要节约，目前节约将来也要节约，丰收不忘节约，增产不忘节约。七亿人口，一人多吃一斤，就是七亿斤，一年一人多吃一百斤，就是七百亿斤，毛主席说要我们抓紧，就是要我们不要骄傲，要谦虚。要用主席思想去统一全国人民思想。

南粮北调，大大减少，这是主席的战略方针。主席指示要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调。南粮北调去年已大大减少，河北往年调进×斤。去年只调进×斤(赵发生插话：去年按生产年度已经自给了)毛泽东思想已在这些地方发挥巨大作用。但千万不要浪费粮食，造反派革命组织要注意这个问题，今后南方煤炭自给，北方粮食自给，有余就好了。

现在政治、生产形势都很好，两派意见不一致，要大联合，三结合，革命干部站出来，小麦还有一个月的时光，不刮热风就丰收了。数目字就是这样了。不讨论了，做好了还能超过。前几年为数目字吵到中央，就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一直闹到总理登门拜访，现在用不着了，今后会议由粮食部自己召开了。这次会议不是开得很好吗？

一定三年政策，今年是最后一年，下一步粮食部要提出意见来，搞什么样基数，九、十月份再讨论。

### 750. 谢富治在机床二厂接见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3日)

第二机床厂全体同志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二机床厂是来学习的。你们厂是北京革命造反派中做得较好的。你们造反派在过去几个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光辉照耀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完全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反复、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成立了第二机床厂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群众高呼口号)

我们今天来，是向你们学习的，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斗争得好！斗争得坚决；第二，向你们祝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也是个大胜利。四月十九日那天我没来，很抱歉，今天来补这一课。(群众高呼口号)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毛主席说，这好比万里长征，才是第一步。工人造反派起来掌了权，我们要巩固和发展，要掌好权，要继续你们原来的光荣传统，永远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要把所有的革命派和所有能团结的人都团结在我们一起，集中力量批判刘、邓，批判《修养》。另外，还有对北京市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要投入到这个大高潮中去，把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狠抓本厂的斗、批、改。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是最重要的，要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另外，我们要保持我们革命的战斗精神。没有革命的大联合，就不可能有革命的三结合，如果不搞好三结合，就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今天为什么到你们厂来呢？是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掌握着斗争的大方向，你们要永远掌握毛主席的群众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是不行的，现在有些地方左派内部搞分裂，搞分裂谁高兴？只有刘、邓高兴，彭真高兴，保守派高兴。这样搞是一千个、一万个不应该。搞武斗、打架，都要反对，要象你们这个厂这样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大联合，要巩固联合，就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既要坚持革命精神，又要团结多数，去掉“私”字。

现在北京有个严重现象，就是无政府主义，这对敌人有利，只有敌人高兴。我们要打碎过去旧的东西，但革命的秩序应当要。刚才我跟你们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谈了要发展胜利，巩固胜利，要注意三条：第一，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第二，革命委员会不能脱离群众；第三，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能使我们的队伍提高了，保持旺盛的战斗力。现在到你们厂参观的人多了，外国人也多了，你们要戒骄戒躁，永远谦虚，不要脑子发热，要求永远保持这个光荣传统。“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第一，革命统帅生产，但要促生产。四月份你们生产有了问题，什么出勤率、自由主义、不听招呼。修正主义的东西可以不听，革命委员会是你们选的，应当听嘛！要注意把秩序搞好，把生产搞得更好。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能哇喇哇喇多讲话。

预祝同志们好！预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预祝同志们永远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抓革命、促生产，什么都好！

## 751.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各派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年5月4日 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总理健步入场，神采奕奕，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总理坐下后对坐在旁边的敖本立同志说：“皮帽子不戴了？我看你的头发就象没戴皮帽子，不戴皮帽子就显得更年青了。”

今天我只跟你们办一件交涉，不多谈，因为开会，我是从会场出来的，还得回去。

你们联络委员会到各地的都回来了吧！现在办事的还有几个？

(答：十一人。)

各部都有吧？事情多不多？(答：各部都有，每天轮流值班。)

今天那一个值班？(“粮食公社”的张赤焱答：我。)

你是那一个单位的？(答：粮食部“粮食公社”。)

噢，“粮食公社”。联络工作还行吧！……你们财金学院从那个战场撤回来的？现在怎么样？(敖本立答：天天打内战。)

打伤了没有？(敖：在中山公园打了一顿。)

你挨了两下子没有？对打伤的应该慰问慰问他们。(敖：还把我们两个人抓住送公安部去了。)

那怎么会收呢？(敖：没有收，揍了一顿。)

如果财贸联络委员会还起作用的话，就由你们通知，开个会，财贸口的大会。本来早就该开了，出现了二月逆流，拖了一段时间。但是也不奇怪，运动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才能前进。财贸口有多少人？(答：九千多人。)

你们的大会开得比外事系统还早，那天你们开的在什么时间？

(答：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那次成立大会还向全国发号召了嘛！后来因为夺权斗争，把检查的大会推迟了。外贸部本来搞得不错，现在怎么又分两摊子了？

(外贸“井冈山”答：二月逆流后出现原则性分歧。)

原则性？只是观点不同，不要当成敌我矛盾嘛。

(外贸“井冈山”：我们反右，他要反“左”。)

这也不是敌我矛盾哪！清华不是搞了一下反托派吗？也没上升到敌我矛盾。外贸部这次广交会搞的不错嘛！

(外贸“井冈山”：那是我们这一派去的。)

你们监督业务是那一部分搞的？(答：政治部的，他们那边的。)

去广州的那一派呢？(答：是我们。)

他们一个也没？(答：他们留在家里打内战。)

外贸学院呢？(答：两派都有。)

财政部怎么样？(答：四个司令部，两大派。)

财金学院还有人在那里没有？(答：走了。)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学校去人，川流不息，现在政变没有？

(答：是由十几个单位组成了调查组，搞了半个多月，已经结束了，结论和李先念相反。)违反命令都是对的？

(财政部“井冈山”、“革联”答：不是，我们是按照总理指示检查，但是十七日讲话，十八号我们一传达，就把我们搞垮了。)

吴波软的很嘛！（财政部“井冈山”：吴波对我们卡的很紧。）

那么你们受压制了？受压制再起来嘛，总要经过几个反复，才有力量。要靠自己，不要光靠别人。

（总理将财政部一、二、三、四司的代表点了一下名，“三司”插话：我们是被二、四司当扒手抓的，他们是保守派。）

有对立面有好处嘛，怕什么？

（敖本立：现在财贸口六个单位是对立的。）

那六个？（敖答：财政、外贸、粮食、财金学院、外贸学院、《前进报》，那些保字号的组织都是二月逆流的产物。）

我跟你说过嘛，事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对立面才有好处，否则就是温室的花朵了。这样才能锻炼你们。

（财政部一、三司又谈了他们被二月逆流冲击和恢复的情况。财政部二、四司插话说：对造反司令部的垮台，我们有不同看法，党组吴波和李先念是有错误，但是他们的垮台，主要是内因起作用，当时传达报告后，所属战斗队纷纷退出造反司令部，不能把它都看成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对最近的调查报告有保留意见。）

你们财政部不是开了大会吗？（开了，外面来了很多人。）外面的来了？我们说了，外单位除了农林口的不要去，但是有的大学不听，仍然到财政部去。主要靠财政部造反派自己奋斗，怕什么？干革命怕扣“反革命”帽子？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总会有人反对的，不赞成的说得凶一点，赞成的，说的好一点，主席从来不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先念同志已经承认错误了嘛。

（财政部“井冈山”：他没有向我们承认错误。）

要给他机会嘛！财贸口已经走了一段弯路了。不要一个一个来，我看要改变办法，先开大会，要李先念同志检查一下，然后转到各个部。

现在净搞大标语，今天大字报满街，说欢迎陈伯达当新北大校长。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一段笑话。蒯大富说他们要求派军代表，我说要找肖华商量。聂元梓同志提起北大的事情，我说北大已经定为校长制，不是让周培源当校长吗？聂元梓说我们要求陈伯达同志当校长，我说还得研究研究，我并没有答应，结果满街大字报，要陈伯达当校长，这简直是笑话。

（有的同志听总理是这样说的：在天安门上，聂元梓要求伯达同志担任北大校长，我高兴的对伯达说，你当校长不是很好嘛！但当聂元梓真的要求陈伯达同志去的时候，我说，还得研究研究。）

北京市大标语太多，你们会失信的。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外国记者看到就乱猜。夺权斗争已经四、五个月了，运动应该进一步深入了。

财贸口开个大会，让先念同志作个检查，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去。然后开小会，财政部、商业部、银行、外贸部、粮食部都可以谈一谈。先念同志说过错话，做过错事，都是是非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财政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泄密不知传出去没有？（财政部“革联”指出泄密问题是政治迫害。杜坚介绍了情况。“粮食公社”参加调查组的代表说明了吴波前秘书李明没有找当事人，而是找了保卫干部，司局长了解的情况，写的泄密报告，夸大了事实。）

确实没有传出去是好事。如果吴波的秘书不找本人，写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应该负责，吴波也有责任，把事情弄清楚就算了。

（财政部二司插话：调查报告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要求总理再派人调查。）

总理对联络员董枫同志说：你把调查报告摘录一下，让我看看，再派人复核一下，实事求是，如果我那个批评有过火的地方，我收回，承认错误。

各部里面有两派不要以为了不起，夺权斗争经过几次反复，考验你们，也考验领导干部，受得起，经得起，反复有好处，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造反精神不够的，可以增强造反

精神，如果保守，就要追上，方向错了，就要回到主席路线上来，斗争总会有反复，不是铁板一块。一个部，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派是不可能的。

我跟蒯大富说过，清华大学“井冈山”一万多人，都是那么先进吗？就没有保守思想了，那末保守思想哪去了？事物总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多数、少数、螺旋式上升，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了，不同观点的争论，能够提高觉悟。现在有的地方观点不同就打起来，你们青年人，性情比较急，我们只好劝说。解放军去劝说也挨打。天津的天大，南开对打，不但打伤了，还打死了，我们就讲，要把凶手交出来。北京最近也打了一阵。（敖本立：都是保字号挑起的！）都是保守势力？（敖举了百货大楼的例子）那天我得了个通知说围了三天，去了七个连还有人跳楼。用力服人是不行的。不要怕有保守派。没有保守派怎么有造反派？没有偏右，怎么有左？没有坏怎么有好呢？没有少数怎么有多数呢？不容许对立面的存在，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中央常委都有对立面，你们年青人怕什么？你们曾经是造反派，现在还是造反派，我一直支持你们，但是支持你们不等于帮助你们压他们，而是帮助你们团结教育争取他们。这中间还会有分化，多数了还要前进，造反派总是由多数到少数，总是螺旋式前进的。就象主席讲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还有无政府党存在。列宁时代政治局里就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康姆尼也夫，还不是统一战线吗？他们把十月革命暴动的时间泄露给资产阶级报纸，列宁说他是叛徒，还容许他留在政治局里。毛主席就更伟大了，时代不同了，更加发展了，你们要学习马、恩、列、斯、毛。不要见了一点保守派就紧张。怕什么？保守派要打，你们不要打。不同的意见他总是要摆出来的，有了对立面就好嘛！能促使你们更快进步嘛，那不更完善了吗？我们总是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也如此。反对你，它也能反映出你的弱点，你就改进嘛，进步了不就更好吗？如果他要学你，赶上你，那不也更好吗？你们要多学点主席的书，把老三篇读熟，要实践，这样就领先了。

上次发票时，我谈到在机关中搞“三结合”有两种设想，一种是要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高级领导干部站出来的，群众通过的，中级领导干部，站出来的，组成“三结合”班子，以革命组织代表为基础。前提是革命派大联合，大联合首先要大批判，通过大批判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邓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有了大联合，才能有革命群众的代表，然后考验出一部分革命干部的代表，搞大、中、小的，老、中、少的。所谓老的，五、六十岁吧，中的三、四十岁吧，少的二、三十岁。机关必须有新的血液，新的力量，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官僚主义。

另一种设想是横的“三结合”。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不管那一类，首先要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刚才有的单位有些问题要调查澄清，最重要的要大批判。我劝你们读一下黑《修养》，我就没有读过，只争过一个问题，不象主席那样全面。读都读不下去，我要硬着头皮读下去，我们要写一篇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你们也要写，不能只写“第×期社论好得很！”的大标语就完了。你们财贸口要拿点货色出来！看了黑《修养》以后，看财贸口十七年有些什么问题。大会上先念检讨，我们讲讲话，不可能讲多了。各个部开小会，比如财政部，一、三司是老造反派，加上你们认为保守的二、四司开个会，让先念、吴波联系他们自己的认识，讲讲十七年来财政方面那些是主席说的，那些是刘、邓的，然后再进行批判讨论，财金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去嘛，领导干部也受锻炼嘛，经过大批判才能实现“三结合”，三结合要和改联系在一起，要改革官僚机构。财政部有多少人？（答：七百多人。）需要多少人？（答：一、二百人。）那可以砍掉四分之三嘛。否则还是原班人马，那还不是复辟？通过二、三个月的批判运动，首先，考验领导干部，现在有的人嚷得厉害，为一个口号吵一天，过去开几千几万人的大会煞威风。光开大会不行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快到一年了，时间不多啰！学校联系到本单位斗、批、改，任务就更多了。要认真批判，不能说，一执行反动路线就是刘、邓一伙的。要让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革命群众都投入大批判，包括停职反省的都可以让他们出来批判。比如，商业部的姚依林、吴雪之，财政部的王学明

都可以让他们出来批判。在批判中看看领导干部到底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如何。要求在政策上发生影响的，如财政政策、粮食政策要进行深入批判。在大批判中考验干部，提高群众觉悟。那天发票我讲了，首先要抓财贸口，今天跟你们打个招呼，财贸口开个大会，你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留下几个人商量。

(商学院“红反军”插话：我们十几个单位，成立一个批判李先念联络站。)

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不光批判李先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批判他十七年的问题。)

我不是这样来看李先念的问题，十七年财贸口是怎么开始的，你们不了解。

(有人插话：是从薄一波开始的。)

是陈云。中央态度你们晓得。

(商业部“红反军”插话：我们先批判一次李先念，再让他作检查，因为李先念不下来。)

现在很难下去，先批判，很难做工作。军事院校有三千人在开会，提出不许贴了一定要贴，不许去的一定要去，不许干的一定要干，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执行的，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召开这个会，你们到底赞成不赞成？(答：赞成。)我们和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合作。也要听一听另一派的意见，万一发生一个单位的两派吵的不可开交，告诉你一个办法，就叫另一派旁听。打架不行。我们提出这个方案，召开财贸口大会，由李先念检查。

如果你们比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掌握的材料还多，那我们还尊重你们。但是到目前，中央、毛主席对李先念还是以前的观点。要尊重事实。还是靠财贸系统自己，力量够了。过去十七年的问题很值得批，恐怕不只十七年，其实还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关于财贸方面就有过论述。要用毛主席思想为纲，批判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如果先有框框，然后去调查材料，搞出一大厚本子，往往站不住脚的。还是深入批判，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到各个战线上的问题，我们的方案，你们不赞成可以商量，还是委托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如果保守的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他们列席。你们十一一个人开会，他们列席可以做副代表，各单位如果对本单位的代表不信任，可以再加上一个副代表，在后面坐着。要在五、六两个月把大批判搞好，我们不通过你们，召开一个大会，那就不好嘛，过去一向是协商的嘛，我们就这个方案，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

(银行提到三大案件和失踪了两个人的问题。)

失踪了两个人，是到学校去了，还是去你们系统里？自由捉人是不对的，不符合军委八条，这个做法不好啊！(银行插话：北京卫戍区晓得。)

卫戍区晓得？傅崇碧没告诉我，等一下我要问问傅崇碧。弄得没有下落，灭他的口不好啊！这种绑票，搞得人不知下落，这是彭、罗作风，是不光明磊落的。如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错误，那不打倒嘛！如果是违背毛主席的不打也要倒。三大案件主谋是安子文。应该以银行造反派为主，学生不要住在那里，以免影响业务，去几个联络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先作结论，后搞材料。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做，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是刘、邓的做法。六五年毛主席就和我谈到刘、邓问题，但是到十一中全会也没有提得这么高，而是后来一步一步认识的，这是等待群众觉悟的问题。不能先扣帽子，后调查。

(“粮食公社”代表插话：就是有人还没贴几张大字报就定下三反分子，再去调查。)

那怎么行呢，运动初期还允许，现在运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不要扣大帽子，大帽子压不倒的，一定要有充分事实证明。三大案件不要马上做结论，要逐步认识，逐步提高。

我在中学红代会上，同蒯大富商量过，红代会委员中应该有一个财经系统学院的代表。党组有些记录，中央会议的记录那不能看，把成都会议的记录都拿出来了，那不行。

## 752. 陈伯达、戚本禹在师大座谈记录(摘要)

(1967年5月4日 师大井冈山图书馆)

参加者：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队干部等一百余人。

首先谭厚兰同志把《教育革命》杂志递给伯达同志。

伯达：这可见你们不严肃，你们办一个刊物，必须很严肃，每一个地方都不准错，每一个标点都不准许错。教育人的首先受教育，毛主席说，先做群众的学生，就是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这不是宣言的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不是宣言的吧？（是实践），看来你们的水平不够高啊……

.....

伯达：你们研究过教育革命这个问题吗？研究过吗？

戚：可不是研究嘛！写了这么多文章。

伯达：哪里有很多文章，不算多嘛！

（同学：才开始搞，前些日子光在外头大轰大嗡）

伯达：你们应当严肃一点，冷静一点研究，这个东西是百年大计。总之，各个社会有各个社会不同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与社会制度和那个时候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与那个社会的阶级相呼应的，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算上层建筑吧，算上层建筑，是不是它为那个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现在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嘛！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

（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

那一个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我这几天看了北京大学编的一本《哲学文学史》，多少时间那个文学史搞出来的，没有多少时间吧？我现在建议你们搞两本书。可以不可以？编它两本书，写它两本书，（可以！）几个月的工夫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一本是《世界教育发展史》，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包括后来苏联的。苏联开始的时候，对教育制度是有些改革的，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过了一个时期，又停顿下来了，实际上基本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沙皇时代的教育制度，五分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有一本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可以不可以，书不要太长，太厚，否则看的人就不多了，写的生动活泼一点，要人家看得懂。经过文化大革命，大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多了一点吧？不要象这个记录稿（指伯达同志在北大关于教改的座谈记录稿），糊里糊涂地就登出来了，不管它是不是对的……。

还有你们这个师范学校本身应该怎么样，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过去没有这种师范学校，封建统治时代没有什么师范学校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的，中国学校制度基本上是搬外国的，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以后又掺杂了一些苏联的，苏联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伯达：马列主义当然批不垮，马列主义要发展嘛，如果停止了，马列主义是不行的，这个教学制度，马列主义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你们师范大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嘛，是不是，教育制度，世界的各个社会制度的教育史，中国的教育史，各个时候的，可以不可以搞这两本书，不然你们闲着没事做，斗批改的一部分嘛！

戚：你一说他们会马上组织人搞的，没问题。

伯达：我的建议也不一定对，你们考虑考虑，一定要经过独立思考。

戚：他这个书编得有用处，他编了以后教学还用。

伯达：师范大学应当研究这个东西嘛。

谭：有专门搞，我们有个教育系。

伯达：教育系，应当不只教育系的工作；教育系比较狭，(谭：过去都是苏修的那一套东西)应当是宽一点，各个系都吸收，这里面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都要研究，小学和中学有些差别，中学和大学也有些差别，是不是，你们这里研究过没有。

(伯达同志看阅《教育革命》并作了指示)教学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让戚本禹同志念主席五·七指示中有关学生一段)这就是最高指示嘛！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还有就是教学方法怎么搞，究竟是一个先生讲，学生听，这个方法，还是怎么样搞，过去不是有一句话，“教学相长”嘛，又当学生，又当先生，又当先生，又当学生，是不是可以这样，但是小学就有点不同，中学是不是还要人管，也不一定采取过去人管的方法，(戚：启发式的)是要启发式的，入学年龄，比如说现在七岁才开始读书；(谭：五岁就可以开始)七岁实际上有的就是八岁了，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读书，那是硬灌，填鸭式的，提早到什么时候合适，按照你们先研究一下吧！

伯达：过去中国读书可能有的五岁、六岁、七岁。五岁读书，读私书，有的可能活到七八十岁。

谭：发蒙越小越好，发蒙大了不好，六岁就可以念书。

伯达：五岁、有的五岁就可以了，你们看什么时刻生的，有上半年，下半年生就不一样。

谭：过去限制的太死了，差一个月也不行。

伯达：那我看这(谭：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他这个不仅是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过去中国一般读书的人五岁上学，五岁开始时读伦理，读孔子的东西，孔子有三千弟子，他一个人怎么能教这么多呵，我看他不是上课的方法，无事跟大家聊聊天，启发启发，可能很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跟一个学生说这样的话，跟另一个学生说另一样的话，看对象教学。

根据十七年的经验，我们教学制度应当怎样革命，你们可以讨论。这个杂志(指《教育革命》)这一期不算了吧！另外再搞一个创刊号吧！……这个东西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提到，不要只一个人说话就算了，她是你们的权威是不是？(谭谦虚地说：不是。)

戚：勤务员。

伯达：无产阶级的权威？(谭：勤务员)勤务员可以当权威，有权威的勤务员，有非权威的勤务员，是不是？完全没有权威也不行呵！你们读过《论权威》这篇文章吧！(读过)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权威，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学术权威也是这样：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是不是，需要说的我都说完了，(对戚本禹说)你看怎么样。(戚：大家说)

还有一本书，等文章都发表了，搞一个讨论集，教学制度的讨论集，一个集讨论不完可以分成几期，分成几集，第一集、第二集，就这样吧，给你们出了这么多题，你们就有工作可做了嘛！是不是就不一定要武斗了吧！

戚：我没有学问。大家讲吧，伯达同志来嘛，想听听教学改革方面的意见，有什么想法。你们这里专管教育，师范大学，都是老师。刚才讲好为人师。(笑)一出来就是老师。刚才有人说这是培养工作组的，过去老师就是工作组，过去老师在学校里专门整学生，培养工作组的大学，主席讲了嘛实行突然袭击。

同学提出今后不要师范了。

伯达：我也是师范学校的，还当过大学教员……

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教授都是骗人的，学生一般都不上课，上课也不管你教什么，也不听你的，做样子的，先生瞎说一通，就下课了，无非是拿几个钱，现在可以改变一个方法，不采用教师制度可以不可以。

戚：不要教师，大家讨论讨论吧。

伯达：小学还是要，辅导员就可以嘛。这个你们讨论，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在你们刊物上发表，不要搞成一派，要有两派。

.....

伯达：有很多毒草，你们烧掉了没有批判对象了，是不是，毒草要批判啊。

戚：现在毒草都不准借，你们图书馆准借吗？（借）

伯达：这个没必要，要提倡积极，要提倡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现在要搞教育制度发展史，没有参考书不行吧，要从毒草中看出问题啊。

谭：我们把刘少奇以前发表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可以借。

伯达：你们要编书，没有这些不行啊，我看可以编两部，一种编两部，三部也可以嘛，不同观点的各写各的，百花齐放，有的也可以写短文在报纸上发表，一二百字，二三千字也可以，不要都搞大文章，五千字就长得不得了。不一定写得很长。

天文系同学发言提天文系要不要和天文系要不要在师范学校办的问题。

伯达：天文学的发展跟农业的发展也相联系的，将来工业的发展跟天文学还有很大的联系。发展到现在，工业的发展与天文学很有关系的，过去的农业的发展，就是跟天文学的发展是有联系的。科学的革命，自然科学的革命，首先是从天文学革命开始的。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太阳转的，这样就起了一个大革命，过去的人们，都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的，天文学不能说与国际旅行没有关系，看怎么搞的问题，将来还是很重要的，将来要打通宇宙的航行道路，.....

同学：师范大学要不要办一个天文系？问题是在哪儿办？

伯达：可以研究嘛！师范大学它要搞一个天文系也可以嘛，首先是要不要师范大学？

同学：实际上其他重点大学也培养教师。

伯达：那也是嘛，农村教师教了那么多年，不一定是师范大学的。

谭：师范大学没有什么必要，师范大学毕业后有的当干部，有的干别的去，不一定完全当教师。

戚：你们学校毕业有多少人当教员，多少改行？（众：好多都改行。）

戚：占多少比例？调查一下。

同学：生化专业三分之二改行，地理、历史大部分都改行。

伯达：过去师范大学的学生，革命的相当多，过去北京流传着“北大老、师大穷、清华……”  
(戚插话：清华洋)北京师范大学穷光蛋多，比较穷的人多，当然现在是统一分配的了。过去的革命性是比较.....

谭：革命性强一点。

伯达：可也不一定，过去师范大学在几次革命运动中并不是很突出的。

伯达：(念条子)将来地理系不要了，要斗批散，哎呀，斗批散很容易呀，地理系怎么能说不能够参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呢？

戚：这里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改革问题，而不是要取消。

伯达：学地理很重要，不管学那一行，都要懂一点地理知识。

戚：主席的地理很熟悉。

伯达：是啊，你不管学哪一行，学教书也罢，学工也罢，学农也罢，打仗也罢，总之，地理得学，所以要看用处。怎么教是个问题。

戚：时间不一定那么长，学好几年。

伯达：学很短很短就够了。

戚：中学学生以后还要学地理，还得有教员吧，地理系恐怕还得要。

谭：地理也可以自己看得懂。

戚：小学你总还得教吧！

伯达：我看这样吧，各个教室、图书室，都放有大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天文图，究竟有多少大的星星，现在已经发现了的，小的星星已经知道了的，都可以注出来，有哪些星座……。

体育系代表发言：他们委托我问中央首长体育系怎么改？

伯达：我们问你们，提出问题就讨论，研究一下，你们讨论教员怎么办？要不要？包括要不要功课，怎么教法，怎么学法，学生和先生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讨论，怎么学，怎么教，教员的作用是什么作用？要真正来一个革命。

戚：办新式的无产阶级学校不是简单的事。

(周耀文同志代表理科几个系发言向首长反映情况，李少明同志代表文科几个系向首长反映情况)

伯达：你教中文的，你今年多大岁数？

李：四十岁了。

伯达：你是什么时候毕业的？

李：我是五〇年毕业的。

伯达：教什么？教中国文学吗？

李：现代文学。

伯达：现代文学，课本给我看看，好不好？

李：师范大学到底要不要？

伯达：你们讨论一下嘛！

(李少明提了文科教改有关的问题请伯达和戚本禹同志解答)

伯达：这个师范学校要不要，要是保存哪些系，这个文科不单是师范学校，还包括其他学校，其他的大学啰，文科要不要，要……(这一句不清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应当是能手，要有天文知识，要有地理知识，要有数学知识。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应当是这样的。要能够当教员，能够当工人，能够当农民，我这是瞎说的啰！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师范大学究竟要不要，可以经过你们自己讨论，文科要不要，要哪些系，如果要，教学应当怎样改革。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人哪，要有文化的，还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懂得天文的他一定有普通的天文知识，过去这个船夫，帆船，不是汽船，船上的水手，他懂得天文，懂得地理，……没有天文知识，这个船万一碰到什么自然灾害，还不行呀，在大风的时候，懂得天文知识，就晓得往哪里走呀。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全的工人，他能说能算，同时他又各种的知识，各方面必需的知识，有普通的基础知识，天文、地理的普通知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都要这样。

现在我们的这些学生都有点可怜的知识啰，……在学校里面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必须打破，文科必须要大革命，文科是学文的嘛！一般人都要学的。理科、工科究竟怎么搞法，都要经过研究，经过讨论，师范大学的确是一个教学革命阵地，你们首先出版了这个刊物，可是没出版好，……教育革命，你们学生来回答，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不是全部的能回答，要能够回答一些问题。

(历史系一同学发言说历史系比较难搞。伯达：历史系最好搞啰，……)

(历史系同学发言后)

伯达：过去这个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剥削阶级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历史，应当是颠倒过来了，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劳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家都去劳动，停止劳动，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养活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没有劳动，没有人做工，没有人种庄稼，人怎么能活下来呀。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过去的历史，

一百多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农民有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陈胜、吴广这大概都是劳动人民，揭杆而起嘛，把当时秦朝打垮了嘛，只几个月功夫嘛，农民战争，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劳动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完全被统治阶级垄断了，应该知道统治阶级的历史，对统治阶级剥削群众的历史也应该知道，首先要懂得这些阶级斗争史……教学的问题也要研究……要不要这个系，这个系是个什么样的系，历史系要不要，需要不需要……

……历史的真象被歪曲了，被剥削阶级歪曲了，被剥削阶级御用学者歪曲了，(以翦伯赞为首的学者了)现在要恢复历史的真面貌，过去中国的历史事实，被颠倒了，历史要重新翻过来，这是戚本禹同志作的工作嘛，他现在还想作，我就没有这个勇气了，我现在已经不行了。(众笑)不是说没有这个勇气，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修正一下，随时修正错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勇气还是有的，只靠勇气也不行，……我应当拜戚本禹同志为师，他能够收我这个徒弟，我很欢迎。(戚：你把我放在完全被动的地位)被颠倒的历史应当颠倒过来嘛，年纪大的人应该拜年纪轻的做先生，这话对不对？(戚：那你是先生啦，大家都是大人物，你把历史颠倒了嘛)我应该拜同学做先生，我这样才能前进，才能越来越进步，因为年纪大的总是保守一点，保皇派，(众笑)我和戚本禹同志到外事口去谈话，我就事先跟他们说，他们有两派，一派在楼上，一派在楼下。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谁到楼上去呀，我说我是保皇派，戚本禹同志是革命派，你们两个跟着来，楼上楼下合在一起开会，不然的话，会开起来太麻烦了。大家有意见，两派有意见……

戚：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那幼儿园的小孩是最革命的，因为他们最年轻了。

伯达：我说两派坐在一起，他们说不行，他们是保皇派，我说保皇派可以坐在一起议论嘛，他说他们人数比我们多，我说还是坐在一起。他们说那派代表……如果真理在你们这里，他们人多可以让他们搞垮嘛，道理对了，他们就站不住了嘛。

同学：陈毅一上天安门，保皇派又起来了，造反派反陈毅，保皇派保陈毅，陈毅上天安门了，保皇派又高兴了，造反派又受压制了。

同学：还有谭震林。

戚：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你们的嘛。

同学：江青同志讲，农林口很重要，关系到五亿农民的事，农林口造反派刚起来，快要夺权了，谭震林一上天安门，保皇派又起来了，本来快垮了，说你们搞错了，你们跟师大“井冈山”跑，师大“井冈山”有坏人操纵，他们造反派又起不来了。

戚：“坏人”操纵了，就是你操纵了，“坏人”操纵就是指的中央文革……

伯达：……农林口我没去过，我没干预过。

戚：你来这里不是支持他们吗？

伯达：他们是师范大学呀。

戚：他们是反农林口谭震林的(众笑)，人家都照了像了，你跟他们坐在一起嘛！

伯达：那就逼上梁山哪。

(同学反映外地情况，武汉保谭派又活跃了。)

伯达：如果真理在你们这里，你们还是对的，如果真理不在你们这里，那你们就是不对的，按照你们自己意见去办嘛……

(关于批判“联动”的部分略)

伯达：今天不一定再谈了。提一个意见，你们学校有多少人？(七千多)七千多人，几千个头脑，集合在一起，集中起来，就有无穷大的智慧，可以先开一些座谈会，交换交换意见，作长的比较系统的发言，允许几种不同的意见发言，也允许错误的意见发表嘛，这样搞，就慢慢搞出一个头绪来了。今天我是来请教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我们说了就算了，不行的，你们现在应到各中小学去，到各大学去，互相交换意见。

**753. 聂荣臻接见院夺委会勤务组正副组长、新技术局勤务组  
及造反大队核心组负责同志时的谈话记录**  
(1967年5月4日 京西宾馆)

(接见时总理联络员及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代表三人在座)

聂总：今天跟同志们谈一下。总理在三月十七号谈了接管科学院新技术局口的问题；二十五号我又找新技术局口各代表谈了。在座的都去了吧？

一个多月过去了。搞军管的同志在学习，搞“四大”。军管不能象派工作组那样东拼西凑。军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有些单位两派分歧很大，需要做很多工作。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很多艰苦工作。

今天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有些单位夺权好，也就不一定军管，可以派代表。军管就是向大家学习，跟大家一起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抓好革命，促好生产。

王锡鹏同志先谈一下吧！

王：我们向聂总汇报一下，从元月份夺权以来的情况：

(1)大联合问题。(略)

(2)“三结合”问题。

聂总：三结合怎么样？(王锡鹏谈了一下各所“三结合”的综合情况)站出来司局干部有几个？(我们答：比较明显的有五、六个)太少了。有些干部你们可以甄别一下，做些工作，问题不大的检讨一下站出来革命就行了。(王锡鹏又谈到，前段说要军管，对搞“三结合”有一定冲击。)不管怎么样，体制改变不应该对文化大革命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受影响，也不会受影响，不管军管也好，军代表也好。军管应抓革命促生产。军管很快就要下去了，就在这几天，现在谈一谈，你们有什么意见提一提。(王锡鹏谈到有一段夺权委员会也受到了冲击，有人动摇了一下想解散了)夺权委员会不能解散，军管是过渡时期，(刘建林：那我们要搞院级“三结合”了？)你们搞“三结合”，应该搞，我们派军代表去。

(王锡鹏：我们院一级“三结合”本来是计划搞的，后说军管，停了一下，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厂、所一级“三结合”未停。接着，王锡鹏谈到所一级“三结合”情况，说：司局长干部结合了十四个。)

聂总：那很少。(王锡鹏谈到，干部靠边站的还有百分之四十四)这个比例大了一些。你们可以做些工作；有些问题不大的，可以做点工作。(王锡鹏谈到，原来听说四月份就接管，科学院一分为二就算了，所以院一级“三结合”没搞下去。)你们不能那样子，不能松劲，还是要搞。

王锡鹏继续汇报：(3)抓生产问题(王锡鹏汇报了一下情况，说明现在重大项目已经恢复或正在恢复)。

聂总：还没有完全恢复？(王锡鹏谈了生产方面许多具体情况，提出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斗批改问题，方向不定；一是京外分院的生产问题——略)

聂总：暂不接管，只是军管。军管是做群众工作，搞大联合、“三结合”。我们写个材料，还要中央文革通过。我自己的想法是先搞大联合。在这一点上，科学院还好一些，有点争执还是好一些。有的单位很糟，没有大联合，没有“三结合”，跑到社会上，分别发生联系。

做好大联合，搞“三结合”，产生新的领导机构，这时才算军管结束，才可以接管。文化革命委员会还要长期存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搞一年就完了？大学我看今年开不了课，还没有斗批改。科学系统也是这样。大学、科研体制都是外来的多，还没有多少是我们的东西。当然，并不完全排斥外来的；但科学研究怎么走自己的路，怎样适合我们自己的体制，我们还没有经验。这个工作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突击就能搞好的。

新技术局军管后，国防科委接管，计划局口你们自己把文化革命抓下去。我也征求你们的意见。

过去我们设想，科学院招牌还存在，机关与国家科委合一，可以节省一些人力，有很多是重复的。

新技术口有些所大联合搞得好，“三结合”也搞得好，这些所可以不军管。派个把军代表参加“三结合”。

现在你们还有斗争，总而言之，科学院的斗批改还未深入下去。

关于刘西尧同志的问题，我也不清楚。他是总理的联络员，不久前二机部开业务会的时候，有个同志提条子给我，问刘西尧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说，刘西尧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这也肯定是有。至于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到今天我还没有根据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他们贴我的大字报，说我保刘西尧。实事求是嘛，他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为什么要保他呢？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还要揭发他。另外，总理怎么会弄过刘邓司令部的人去当联络员呢？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没有材料，总是也没有这个材料。二机部的情况我没有摸；科学院你们怎么管，你们可以有你们的看法。但总得实事求是。

(下面新技术局张百生、赵永昌二同志汇报了新技术局的情况——略)

聂总：科学院潜力没有发挥。这我不知道。张劲夫从来不给中央、主席作报告。我说你半年汇报一次也好嘛！他从不汇报。(下面谈到九机部的问题)九机部我都不知道，张劲夫就是想借××任务搞点东西当个九机部长。这次我们重新调整，就是为了使新技术局口的潜力充分发挥。

(张百生同志谈到新技术局的情况，说局里也有一部分人对“夺委会”有看法，他们也在搞刘西尧的问题。)

聂总：开会斗他，总要给总理打个招呼，他是总理的联络员，(刘建林插话：还没有斗，是串串连会，贴大字报、大标语。刘建林还谈了院内对刘西尧问题的一些反映。)

(下面新技术局同志谈了京外有关单位的情况，聂总有些插话)

接着聂总谈到：军管会只是帮助搞群众工作，你们这儿没有两派，只派军代表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基本理论研究。明年物理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与苏修争了半天争来的，旗帜不能倒下。科学院要分题目，要抓，快搞。要出点风头，还是物理方面。造反不能把基本理论造掉了。从前理论研究与任务对立，那是不对的。但不能不要理论研究。没有理论，就不能指导科学研究。我不是科学家。钱学森他们是主张搞的，搞得很远。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要在物理方面搞几个大项目。你们院夺权委员会在这方面要抓一下。(下面刘继英等人谈到这个任务很迫切)聂总说：物理研究所就没有一个项目？数、理、化，我的设想是都放在科学院。关肇直同志提出坚决要带几个项目，我同意了，但这不影响整个所。

军管后不一定接管。

通过调整，把力量集中，配套，充分发挥潜力。

基础科学放在北京。人家国际上来了，联系方便。人家来看看，你还要开放吧！参观参观，你这儿连个搞物理的也没有？

(聂总问到数、理、化三所运动情况，我们说搞得还不错。)

这几个所不派军管会怎样？跟大家讲清楚。

(下面李先惠同志谈到科仪厂)聂总说：科仪厂搞得不错嘛！派个把军代表与你们结合不行了吗？

接着聂总又说：院夺权委员会，如果你们欢迎，我们可以派军代表与你们“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支持你们造反派。新技术局可派军代表驻局。

刘西尧：接管单位运动由谁统一领导？

聂总：还是院夺权委员会，我们派军代表支持你们造反派。

(刘建林问：在军管阶段，院夺权委员会与各接管厂、所还是上下级关系吗？)聂总答：那当然是啦！

聂总强调：军管会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委派，不是国防科委委派。军管是个过渡，军管

后接管，接管后脱离了科学院。

所谓搞“三结合”，院里也搞“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业务可搞两个班子。新技术局口的逐步转向国科委。

李庄：搞业务的不参加军管(指国防科委派到新技术局抓业务的同志)。

聂总表示同意。

接着聂总谈了些别的，又接着强调指出：今天明确下来，都搞一段军管。我们派代表与院夺权委员会“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科学院革命。各所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管小组，主要管文化大革命。

国家下达的任务，国防口、计划口业务分抓，有联系的通过革命委员会协调。

原有任务不动。收尾后，可以交的交出，国家需要的任务不能停下来。

调整调查工作可在军管阶段进行，由国防科委、国家科委、科学院三方组成调查组。

(有位同志问到三线工地是否派军代表？)

聂总：如果没有没什么大问题就不派了。若需要派，就地派。

科学院现在基础不小了，干部各所自己解决。要大胆提拔，一定要打破框框。过去要一个所长，都要外边调，尽搞些老头子，胃病、高血压。我身体都不好了，比我身体还不如；业务也不懂，又领导不起来。我根本没想到从外边调一个干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精力最充沛了。三十多岁，四十岁正好工作。一定要打破框框！各所可以解决，完全可以解决！我相信一定比过去搞得更好，这一点不能动摇。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我调干部，我不打这个报告。毛主席说，要当好班长，我不相信在一个所里找一个班长就找不到！只要不搞无政府主义就好办。现在最害人的就是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自己选的也怀疑。

领导班子，由造反派提，报国务院批准，不是选举。半导体所刘再生，为什么把他搞到半导体所呢？框框必须打破，过去张劲夫就是要老资格，我们应该看德、才。有德、有才就行了。有德，很重要，忠于毛泽东思想。才，有业务能力，有组织能力。这一点不要动摇。所有的是！今天在座的多是三十多岁的人，三十多岁的人，没有一点组织能力，我都不相信。学自然科学的人，应该更有组织能力。

整个科学院看还是比较好的，计算所差一些，总的说是好的。科学院搞革命委员会，我报告总理，派军代表与你们“三结合”。

(秦宝臻：军代表来后，联络员可以撤了吧？)

聂总：联络员是周总理派的，我无权给你们作结论。

(最后，我们要聂总再明确一下调整调查问题)

聂总说：军管过程中，解决调整调查问题。这期间组织一个小班子，调查一下。总的说，不能大动，搞得人心惶惶。

(根据王锡鹏、刘建林、邹协成、李先惠等八同志记录整理)

#### 754. 聂荣臻接见科学院(京区) 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勤务组正副组长谈话纪要 (1967年5月5日 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

聂总：怎么样？昨天回去跟大家谈了吧？

(王锡鹏等同志回答：昨天晚上在所一级勤务组会上传达了，今天对群众传达。)

聂总：唉！科学院的事也很麻烦哪！这个无政府主义太厉害了！可不容易克服啊！传达了，有什么反应？

(王锡鹏：你说的数、理、化三所不军管，化学所还没有听到什么反应……)(甘子玉插话：物理所还有意见呢！)

聂总：物理所，主要不是国防不需要；而是基础学科总要搞一搞，国际上来人，也需要

看看。明年物理讨论会，它就要搞一些项目；马上抓，不抓不行。 $\times \times \times$ 也要搞。(甘子玉插话： $\times \times \times$ 研究也要集中，放到科学院， $\times$ 机部还有点不同意。)拿到科学院有什么不好呢？搞 $\times \times$ 的人要集中，研究一下怎么搞， $\times \times$ 要搞多大？这是比较硬的， $\times$ 国到现在都没有一个， $\times$ 国要搞，我们也要搞， $\times$ 国感觉他们物理很那个，物理学家很多呢！好，你们先谈谈吧！(王锡鹏：今天我们向聂总汇报一下关于刘西尧问题院内的反映(略)。王锡鹏谈到有人说刘西尧是科学文化革命的绊脚石，要踢开。)

聂总：他在这儿有什么障碍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他是总理的联络员嘛！

(刘建林说：我们本来实现了大联合，达成协议，除红卫兵司令部外，院级组织都取消了，最近因搞对刘西尧问题，有几个组织又恢复了。主要是“三红”，他们与科大“东方红”，北工“东方红”的一部分人串连，提出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刘西尧，并且一定要在科学院把刘西尧打倒，不在科学院打倒刘西尧，刘西尧就打不倒。)

聂总：那说明 $\times$ 机部打不倒了，说明 $\times$ 机部没有材料能打倒刘西尧了！

(刘建林说：有人提出说刘西尧是刘邓黑司令部伸向科学院的另一只黑手。)

聂总：啊！总理的联络员，说是刘邓的黑手！这怎么说呢？

(邹协成：听说刘西尧作周总理联络员中央文革推荐的……)

聂总打断了邹协成的话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推荐也好，不推荐也好，要拿出刘西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要拿出材料来，究竟有什么事实，要实事求是嘛！刘说错话，做错事是有的。那天我给 $\times$ 机部的人讲了，说刘西尧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到今天还没这个认识。

(邹协成：刘西尧说过，中央文革他只认识陶铸、王任重，刘西尧做总理联络员是不是他们推荐的。)

聂总：那时是王任重提出的，我知道。我说要抽调可以抽调。

(邹协成：还有六六年三月份刘西尧陪邓小平去西北视……)

聂总：奇怪呢？我看了报纸(注： $\times$ 机部的小……很多人：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还有些部长，都去了)。

(邹协成：要害的地方，李富春、余秋里没有进去，是不是把李富春、余秋里排斥在外边，一些机密工厂不让他们进去，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聂总：这是毫无根据！我肯定的说：这是毫无根据！这是富春、余秋里没进去，可以问问富春嘛！有的愿意进去，有的还不愿意进去哩！

邓小平他那时是总书记嘛！陪他去一下就有问题？

(邹协成：北大社教问题，在放射性防护和毕业生质量两个问题上，刘西尧写过两个报告，是很受彭真赏识的。)

聂总：这我问过他。彭真叫他去，他不能不去，有问题也是彭真利用了他的报告，我现在读读，(你们不要拿去公布)我对刘西尧看法，给你们交个底，你们不要作为材料去公布。

刘西尧原来我不认识他，五六年调来国家技术委员会工作；后来到五八年，与国家科委合并，他当国家科委副主任；六二年调到国防科委作了一年多工作，又调到 $\times$ 机部。他原来是湖北省委副书记，后调到东北第二汽车厂，后来那个汽车厂下马，调到北京来。

总的印象，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有魄力，对事物看法比较敏锐，总的感觉，一般看法还是好的。

在调 $\times$ 机部后，就是在国防科委时，我们的意见是否完全一致，也不一定。在部院合并这个问题上，他是支持罗瑞卿的，但就这一事件，我不认为刘西尧是罗瑞卿的人。(甘子玉插话：那时我们还吵过，他强调科研结合生产。) $\times$ 机部的情况与其他机部不一样。(甘子玉：基本上是个科研部。) $\times$ 机部也不合适(指罗瑞卿那一套)，最近我问过他，他承认他那时不对。我提出把 $\times$ 机部九院拿出搞科研，他是最先同意的，我说现在把 $\times \times$ 部分拿出放到科学院，他很赞同。我说你们哪有力量搞那么多？他同意拿出。所以，我并不因为过去个别问题上认

识不一致，就说他是追随罗瑞卿的人。意见不一致是经常发生的，不可能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意见都完全一致。不能说在某一问题上他反对过我，就说他是反我的。认识到错了就行了！不能记一辈子。一辈子记着：“你那时候反对我！”我这个人不会做这种事！

(刘建林：现在有人说刘西尧是罗瑞卿的得力干将，大标语都上街了。)

聂总：你说他这个人是坏人，打成黑帮，黑帮人物，我现在无根据，我找不到根据，现在这些问题，运动中，反对你，抓住一点就给你上纲。

另一派反对你们，抓不住什么东西，反刘西尧就是为了反对你们。总理怎么会弄个黑线人物当联络员呢？

(刘建林：搞刘西尧问题的不都是要搞联夺。邹：这种人是少数。)

(邹协成提出刘西尧与王任重的关系)

聂总：他那时是湖北省委副书记嘛！他认识王任重是在解放后。他原来在大别山，与李先念在一起。我知道那时王任重在冀南，他认识王任重是在解放后。王任重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面派出了问题。

邓小平、罗瑞卿我还领导过他们呢！我当兵团政委时，邓小平是宣传部长，罗瑞卿是保卫部长，还是我的部下，你怎么不把我联系上呢？邓小平，我在法国时就认识他。你们也见过邓小平嘛！

一个总书记，还没有揭出来，跟他去一去有什么奇怪呢？(指六六年刘西尧等随邓小平视察一事)这些人调查得很细，富春没进去都调查出来了，那有什么？也许是他自己不进去嘛！

(邹协成：据说刘西尧到×机部是罗瑞卿推荐的。)

聂总：我也赞成嘛！那时要加强×机部嘛！也许罗瑞卿看中了他嘛！那有什么关系？

(邹协成：刘西尧在运动中是两面派，这是肯定的。是不是黑线人物有怀疑。八月十三号来科学院后，本来不应再管×机部的事，但他实际上还管，有两件事说明他是两面派。下面邹协成详细谈了刘西尧对抗中央指示，销毁和窝藏黑材料的问题。他接着说：这两件事揭出后，科学院有的同志就怀疑他是否在科学院真正执行了毛主席路线。他一方面看来支持造反派，一方面也对串连队说了一些支持的话。)

聂总：他跟我说过，他是支持你们的，这是他说真话。他是支持你们的。

(邹协成：在搞经济主义问题上，刘西尧也搞两面派手法，他一方面对有些所说出去串连人要很少，另一方面又在关于“串连”报销通知上划去了总理关于串连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的规定。

在一月夺权问题上，我们造反派打内战，双方各有错误，这主要是“私”字作怪，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作为联络员刘西尧拉一派、打一派的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保险柜问题上，刘西尧也同意搞专案组调查这事，但最近我们找他，他又说我们搞刘、邓材料抬走保险柜，大方向是对的。并说对“红联”的负责同志一直是信任的。并不怀……(不清)，这也是两面派。

第三件事，“三结合”问题，在军管之前，三月十五日他对夺权委员会勤务组讲院一级“三结合”暂时不搞，先搞基层“三结合”，后来我们没有搞院级“三结合”，我们认识上也有问题，但院一级“三结合”没搞与他有关。

另外，刘西尧在“造反团”和“红联”打“内战”时给“红联”定调子：“红联”基本上是机会主义思潮，还有二·一四大会，一方面向我们表示：他不同意开这个大会，另一方面又向大会主席团提供“九·八”内部文件，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刘建林等人：那有什么关系？那文件哪儿都可以看到。问题是，违反了“九·八”规定嘛！)

(邹协成：科学院的问题与×机部的问题联系起来看，就看出很多问题。)

(周信：造反团自成立以来，刘西尧是坚决支持造反派的，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的。)

聂总：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支持你们的，秉承总理意图支持造反派。也变过那些是保字号。

(周信：关于外出串连问题，当时在院部召开了一次各造反组织代表会议，重点讨论了外出串连问题。刘西尧讲话坚决贯彻了总理指示，提出要出去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出去。(邹：这正是两面派的表现)目的是去煽风点火搞革命，数学京外来京百分之十以内，京内出去要比这还少。)

(刘建林：当时我们还请示过刘西尧，他强调按总理指示办事，京外来京百分之十，京内外出要更少。我们所就控制了，一个也没有出去。串连风刮得厉害的是物理所，六五一设计院和数学所等。)

(周信：关于打内战问题，是因为“红联”的同志单方面于一月二十一日夜偷偷地把印章拿跑，引起全院多数革命造反派不满。(聂总插话：没有联合！)我们自下而上地联合夺了权。当时的形势是大联合，大夺权，而“红联”有人提出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与中央精神违背。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联络员当时支持大联合，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周信：关于保险柜问题，一月七日“红联”把藏有国家核心机密的保险柜抬走，既不通过总理联络员，又不给总理打报告，就拆封了。这事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知道以后，给“红联”勤务组去信，让他们送回机要室，他们没有送，还写信骂了我们，后来我们又写了个通令，他们还是不送，群众出于对党和国家机密的爱护，采取了“二·一四”行动。(聂总：这事我知道了。)联络员是不同意我们这样做的，柳忠阳还与李采吾争过。)

(刘建林：采取“二·一四”行动是有缺点、错误的，但这决不是联络员的意图，现在有人说这是刘西尧带队去包围物理所大楼，这简直是笑话。我们是当事人，当时我和田淑清、张国凡、天文台的胡景耀等同志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跑去找刘西尧、李采吾等，要他们无论如何出面调停，避免冲突。刘西尧表示愿意做工作，并要我们告诉王锡鹏他们不要去包围物理所，我与刘西尧等抄小道先去物理所，还没走到，队伍已经动了，我们先到几分钟，刘西尧看到队伍已经来了，还让我再去告诉王锡鹏他们，不要把队伍带进来。我去找王锡鹏，已经来不及了。这怎么能说是刘西尧带队包围物理所呢？邹协成你可以了解一下嘛！)

(邹协成：这一点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这个看法。)

(王锡鹏：关于对院内问题的一些不同看法，在这儿不要再说了，我们主要谈一下刘西尧问题。)

聂总：说吧！说吧！谈谈好嘛！(邹协成：后来我们联合起来了。)

(刘继英：我们原来是一块打出来的，后来分开了，以后又联合起来了。)

聂总：这个联合是很重要的！

(王锡鹏：现在围绕刘西尧问题有不同看法，看来要辩论。)

(李蛮膜：弄不好又会分。)

聂总：……

(周信：关于三结合问题，当时我们提出了六个干部准备作第一批院级“三结合”干部，让大家讨论，还没通过，军管问题出来了。我们提出先搞基层“三结合”，在此基础上搞院级“三结合”，刘西尧同意了这个意见。)

(刘建林：刘西尧是谈过先搞基层“三结合”，他说：院党委委员那个行？没有一个能结合的。但刘西尧从未明确说过院级不搞“三结合”。我们没有搞下去是我们错误领会了军管的意思。)

(周信：有人说刘西尧不搞院级“三结合”是因为他想当第一把手，这是不真实的。刘西尧早在“红联”勤务组提出要结合他以前就说他们联络员最好不结合。)

(甘子玉：刘西尧他们是不想在科学院的。)

聂总：总理联络员，超然一些，好作工作。

(邹协成：聂总，还有两个事情不清楚。第一是总理向主席汇报过科学院革命派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科学院革命派壮大了，这是事实，但说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这不真实。这是谁向总理反映的？)

(甘子玉：我看到过这个传单，不是科学院搞的，是在外面看到的。)

(王锡鹏：我问过刘坚，他们没有向总理作这个汇报，他们只汇报过印刷厂的情况，这事发生后，刘西尧给总理写过一封信问此事。科学院印刷厂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这个总理是知道的。他们承担印毛选任务，一直完成得比较好。今年第一季度又提前三天完成任务。还有电子刻板机安装成功。

奇怪的是，总理给主席汇报怎么会传出来？)

聂总：那不容易传出来！现在好多东西都不真实！

(邹协成：第二个事，聂总，李德仲这人你了解吗？)

聂总：这个人现在糊里糊涂，劲头不那么大，平山人，抗战中当过地委书记。原来在晋察冀、石家庄附近当地委书记，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记不清楚了。好象有什么问题，可以查一查。还有个山西帮是吗？裴丽生、杜润生，还有秦力生。

(刘建林：还有卫一清、解兆元、田巨生。)

这些人都不行啊！

那么多山西人搞到一块，呵！

裴丽生有历史问题吧！(邹：有，被捕过。)

杜润生也有历史问题。(邹：是个叛徒，自首书都找到了。)

(甘子玉：是在华北李雪峰把杜润生重新拉入党内的。)

聂总：我老早就说，这人不能放在科学院。这对科学院影响太坏了！这个人又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早就不让他在科学院了，张劲夫不听。文化革命开始后，我对他(张劲夫)说，这次无论如何杜润生过不了关啦！……

所以我说你们这次无论如何要从科学院自己提干部，不要去外面调了，搞些老头头，第一无干劲，第二老弱残废，第三政治上不可靠。

就是要打破框框，三十岁的人，大胆提拔。院里可能还不行，所里要换一批。十几年了还不出干部，那才是奇怪的事！我们二十多岁不是当干部了？三十多岁当军政委，抗战时四十来岁，进城才五十来岁嘛！

(邹协成：科学院级别高的干部特别多，这些人怎么处理？)

聂总：那以后处理，中央统一处理。

你们要大胆提拔，三十几岁的人精力最充沛了，我昨天说了，有德，有组织能力就行，不要搞些老弱残废，高血压啦，心脏病啦，肺病啦，那不行，搞科学不紧张是出不了东西的！

三十岁的人当所长，完全可以。

院里你们现在还困难一些。

(邹协成：温伯华是不是可以调回来，他有能力，运动中又是左派。)

(王锡鹏：早在六月份他就支持我们造反。)

聂总：他现在在那里？

(王锡鹏：调到国务院当总理联络员了。)

聂总：那不好办，总理的联络员。

(邹：是临时调去的。)

聂总：你们可以写个信。

(周信：微生物所原党委书记林一夫是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好干部，被张劲夫排挤走的。我们希望调回来参加夺权委员会。)

聂总：他现在在那儿？

(周信：在二轻部当司长。)

聂总：现在调干部，这……(对甘子玉)你记下来这件事。

还有，你们可以对那些没有多大问题，运动中犯了错误，能认识改正的，让他作些工作。

(刘建林：科学院有一些这样的干部。资格挺老的，看去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既无能力又无干劲。)

聂总：那不行！没干劲不行！没干劲就不会突出政治，那不行！政治是力量，政治嘛，林总提出三条，其中有一条是有干劲。

(刘建林：现在我院有些所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群众组织负责人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很多都是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大学毕业的。)

聂总：可以嘛！可以要一些二十多岁的人。带一些新手嘛！我们那时候参加革命都是青年，中学生毕业的都不多，小学毕业的多。带徒弟嘛！当个小参谋，经常在指挥部里转，他知道的事情就多。六三年大学毕业生，可以！我说了多少遍了。我看你们这一次坚决打破这个框框。所里可以，院里也可以，三十岁左右的人，完全可以，我在红军时才三十一岁。

(甘子玉：过去框框太多，当室主任要副研。)

(王锡鹏等：过去当所长要有业务能力。)

聂总：什么业务能力，我就知道有些所长就不懂什么业务。你们搞“三结合”提拔一些年青人，也要一些老手，有点权威，错误不大就可以。

要找一些青年人，否则，危险呀！找不到接班人，我很想找个替手，找了这么多年，还没找着。不是我这个人要的条件高，你总得把这一摊子抓起来呀！

你们夺权委员会，有分歧坐下来谈清楚，但无论如何不要分裂，一定要加强团结。争得脸红脖子粗可以，但一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告诉你们，大联合不好，“三结合”就没有基础。你们谁要是搞分裂，就给张劲夫制造了复辟机会。你们还要团结其他革命派。还有“三红”(对邹协成：)你是“一红”吧！(邹：我是“红联”的。)(刘建林：他是“红联”的主要负责人)(王锡鹏：他在“红联”中是有影响的)你应该用你的影响去作工作。

聂总：(对大家说)：你们现在是优势了，但还不够巩固，科学院，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至于刘西尧的问题，我说了。说他是坏人，我还没有材料，总理怎么会弄个坏人当联络员？虽然他与我有过不同意见，我也不能说他是坏人，那样未免太小气了！为什么要人家老与你意见一致呢？我还没有材料说他是坏人。

(王锡鹏：有一部分人现在要大搞刘西尧，要把这当成中心任务搞。)

(刘建林：我们决定五月份主要任务是批判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搞“三结合”巩固大联合，而有的所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搞刘西尧问题，数学所就是这样。)

(邹协成：“火炬”大队是这样。)

(刘建林：有人提出：管你“联夺”不“联夺”，我就是要大搞刘西尧，非打倒刘西尧不可！)

聂总：他们闹得厉害，你们要随时向总理反映。

(王锡鹏：对于搞刘西尧的问题，我们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对二机部革命同志炮轰刘西尧，我们坚决支持。我们要用一定的力量调查刘西尧的问题，把它搞清楚。第二，对刘西尧采取什么行动要请示总理，因为他是总理的联络员，这不是什么奴隶主义，我们认为应该请示总理。)

聂总：应该！你们认为现在还需要刘西尧作联络员了呢？

(王锡鹏：需要倒不一定需要了。)

(邹协成：可以撤掉了。)(周信、柳忠阳、刘继英：我们不同意。)

聂总：不过现让刘西尧走对他打击太大了，这样好象你们也同意打倒他了！

(刘继英等人：留在这儿有好处，有些问题他指导一下有好处。)

聂总：他经历比较多，有经验。这个人工作能力有，敏锐，来得快，有时也太快了些，有时不那么客气。(甘子玉笑着说：他也爱吵架。)

(王锡鹏：我们调查一下，向总理反映，总理要撤就撤。)

(刘建林：现在有一部分人与科大“东方红”、北工“东方红”串连，成立联络总站，专搞刘西尧问题。)

聂总：科技大学现在也是无政府主义厉害呀！现在没有人管他。科大是个问题，你们夺了权了，要管管科大，与他们造反派接近接近，你们要想些办法做些工作。

(王锡鹏：他们来挂过钩。)

聂总：挂钩就让他们挂嘛！

(邹协成：聂总，听×机部人讲，你同意他们来科学院贴刘西尧的大字报、大标语？)

聂总：大标语、大字报街上都贴了，我怎么能说不让他到科学院贴？这也能说是我支持他们搞刘西尧？

×机部，他要搞，他就搞。你们应该注意嘛！

(刘建林：那我们就不应该把搞刘西尧问题作主要问题了！)

聂总：这个问题，由你们下决心。我把情况谈了，你们怎么办，你们看吧。

(下面聂总谈了×××任务问题——略)

聂总：张劲夫这个人，总理在广州会议上批评过他。他这个人，总不交心。我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爱护，我对科学院是爱护的。六五年刘少奇要把科学院的技术部门分到……(不清)，指名对我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当时身体不好，写了封信给中央，不同意他的看法，不同意把科学院搞成工业部门。

科学院在解放后十七年来有很大发展，也作了很多工作，但张劲夫从不向中央作报告，我说你一年报告两次也好嘛！他从不汇报。本来分配他与北大等学校搞一些科研方面的协作，他不感兴趣，但说搞×机部，他就有兴趣了，我看他就是想当部长。

(科学院)现在分开，你们也了解一下，这不是拆台；而是太大了不好管，重新编组，组织一些研究院，充分发挥潜力。科学院小一些好领导。但要留下几个基础学科研究所，北京是个中心，总得摆出去呀！另外，编组的东西与任务结合得紧，发展得快。有些东西还要从外面划入科学院(×××等，那是很大的，比计算中心大得多)。

物理所尽可能保持完整的一套，技术物理中心最好还是放在物理所。(下面邹协成提到关肇直的事)

聂总：关肇直当所长，当然不要华罗庚了，华罗庚搞臭了。这个人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印：我们还要批判他。)适当批一下可以。

(谈到关肇直)

聂总：这个人是个好人。(邹：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运动中造反也比较早。)不是我要挖他出去，是他自己写了七、八封信，一定要去(到国防科委)，他要把结合实际走出一条路来，(甘：他说所里还有几个人，可以把工作抓起来，)我倒并不是要他出来，是他自己要到国防上搞点任务，我看这也好。我看他还可以当个所长，再弄个副所长，提拔新生力量。(邹：那我们就没意见)数学所完全可以，还没有回信呢！(甘：他可以在国防口，人不要从数学所抽得太多。)(下面，刘建林又问了刘再生的问题)

聂总：刘再生是留日学生，学纺织的。抗日艰苦时期搞军工厂，说句公道话，那时是做了些工作，扒铁轨，造武器，做了些工作。政治上不那么强。后来到天津工作。

(刘建林：半导体所×××也定为三反分子，他包庇叛徒，反毛泽东思想，对抗国家任务。)

聂总：是不是三反分子，我没有什么材料。

(邹协成：聂总，你谈谈张劲夫与上面的黑线关系。)

聂总：陈老总说，这个人(张劲夫)在新四军时，在刘少奇面前是比较吃得香的，张劲夫、

何伟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在刘少奇面前是吃得香的。另外，宣传部管他们，每一次宣教会议他都参加。我们头两年还合得来，后来就格格不入。五八、五九年他劲头还大，六一年劲头就很差了(甘子玉：后来也不往这儿送批示了)。大跃进那时，他太热了，我还批评过他，给他泼点冷水，让他不要太热，后来恰恰相反，他没劲了。张劲夫说，他与中央挂不上钩。挂上钩，怎么挂不上钩呢？看你挂在那儿，有的钩挂得不对头就是了。(甘子玉：他还是专科)很好挂嘛！

(刘建林：聂总，我们把你派军代表与我们搞“三结合”的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高兴极了，我们马上选择干部，立即搞“三结合”，等着你派军代表来！)

聂总：你们快搞。(最后，聂总与我们一一握手，接见结束)

被接见人：王锡鹏、刘继英、柳忠阳、李蛮膜、周信、邹协成、李先惠、刘建林(此文

根据刘建林等三人笔记整理)

**75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等  
在接见四川一些专、市代表时讲话纪要  
(1967年5月7日下午8时 人民大会堂西厅)**

被接见人：川大“八·二六”代表二人，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一人，江津、绵阳、雅安、彭县代表各一人，西南联络组代表一人以及其他方面代表共十五人。

(总理和其他首长进场，大家鼓掌欢迎。中央首长向大家一一握手，见川大“八·二六”的李洪宾脚伤时，关切地要他治一治。)

总理：你的脚怎么样了？李洪宾要好好治一治，在这里不治好，回去不好治啊？

康生：要好好治一治，治不好找不到爱人啊！(众大笑)

(总理先翻名册看，一一点名)

总理：(对杨文元)地质学院来了没有？(杨：来了！)你们今天得到什么关于成都的消息没有？(当汇报到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川大“八·二六”在这次流血事件中都挨打了时)李洪宾同志，你们都是长期的战友嘛！(对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你们过去对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有错误，你承认吗？不要打了吧！(王力：双方都吸取经验教训吧！)

川大“八·二六”江海荣：他们说他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跟中央接不上关系，是王力搞的鬼。(总理笑：哪里！不是！)

关锋：双方都原谅吧！

王定之：我们西南联络组对成都红卫兵部队是这样看的，我们觉得成都红卫兵部队底下的广大战士是造反派，他们的一些头头是走的机会主义路线！

“二·二战斗团”刘喜说：总理，我讲几句，我觉得我们到这里来不要转移大方向了，开枪的老产又不在，不要互相告状了。

王力：不要听阶级敌人的挑拨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承认错误……)

康生：你对了，错了就承认错误吧！

关锋：对你们承认错误，人家就原谅你们了！

王力：(对川大“八·二六”李洪宾)你们也不要提那个口号，不要提他们总部一小撮了。

对“产业军”才能那样，把它的一小撮头头和广大战士分开来。

总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那个坏蛋就代表了嘛！批判李井泉嘛！成都红卫兵部队的领导，二、三月有动摇，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相信军委那封信，迷信军区，没有独立思考啰，但大方向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把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看成对立面啰！但在对产业军方面你们是一致的。你们应在这场血战中团结起来，把过去长期以来的裂痕去掉啰！因此，川大“八·二六”的，他们有错误就让他们内部去解决。领导上犯错误改就行啰！那一级领导不改，是会被淘汰的。

(成都红卫兵部队代表申辩后)

总理：你们在抵制军区方面主要是不与“产业军”联合。但在对待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上了军区的当了。你们承认这点才站得住脚。你们现在改了我们就欢迎啰！

(当雅安代表谈到一三〇师师长说：重庆的镇反大方向是正确的，辛易之材料已上报总理为伪重革联委三结合对象时)

总理：镇反的大方向当然不对，辛易之的材料我倒看过！

叶群：现在谣传很多！

总理：康老，你还记得吧？

(北地“东方红”的杨文元发言，“红卫兵成都部队”要北地回成都检讨)

总理：不！内因为主呢，还是外因为主？

康老：人家流了血我们心里都痛嘛！你们还在吵，这怎么行嘛！

总理：我原以为今天你们能坐下好好的谈，但现在还在吵，这是出乎我们的预料的。我是认识“成都红卫兵部队”的，去年认识的。现在我要多说两句。你们“成都红卫兵部队”对“产业军”划清界限，这一点我是欣赏的。但后来对川大“八·二六”的态度是迷信军区，上了当啰！写成了文字嘛！这是很大的错误啰！你们要批判刘邓嘛！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中南、西南李井泉、黄新亭、郭林祥嘛！也可能还有其他个别的人嘛！这是一小撮嘛，“产业军”一小撮头头，也可能跟着他们跑的，你们的矛头要对准他们。成都的事情我们知道了，主席知道了不安，林副主席听了也不安嘛。因为我们给他们两位写了报告嘛！对这件事要作专案处理，要追查凶手，查出幕后指挥，要治好受伤的，要抚恤死者。

王力：枪一打，阵线就清楚了嘛！你们这样下去是会脱离下边群众的，不虚心嘛！(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

总理：对，王力同志这句话讲得好！

(王定之向总理汇报四川四月以来发生的事件。中间康老宣读新华社关于成都血案在首都反映的新闻报道)

康老：你们听听，不谈成都就是首都各机关，学校，厂矿群众了解成都流血事件后想的什么？

(王定之汇报完毕)

总理：照你这样讲四川问题漆黑一团，今后怎么办？二月兵变不是一回事，同学们多动一下脑筋是允许的，二月逆流又是一回事。有许多老干部，没有与刘邓彻底决裂，出现一逆流，但夺权的主流是好的。四川的问题本来排队比较晚一些，但没想到解决得这样快。既然解决宜宾问题，四川的盖子就揭开了。因此要解决。四川问题发生了这样大的流血惨案，我们心里感到不安，夜长梦多啰，四川问题不解决，不行了！现在造反派解释后双方都有力量，老呆在这里是不行的。四川的材料，新华社记者整理的，你们反映的，我们都看了。四川问题应该结束啰！矛盾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李井泉、黄新亭与广大群众的矛盾。“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是对的啰！但打倒李大章就不对了。因为两个都姓李，又是省长，所以都喊打倒，李大章是没有实权的。李井泉是不给他实权啰！

廖志高、李井泉、黄新亭一小撮才是打倒的啰！今天我们已把李井泉、廖志高调到北京来啰。

我想，四川问题应结束了，大家都愿早回去嘛！我找大家来主要是研究今晚的会。四川问题我们已经清楚啰！你们写的材料我们都看了。今晚不要再讲了，讲讲只是生动一些嘛！

四川问题我们吸取了内蒙的教训，内蒙是派北京军区的同志去解决，本地的吴涛不能回去。对下面的人争取不够，结果下边的人乱哄哄的。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下边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是梁兴初同志，张国华同志是政治委员。他们两个都是新的，你们要与他们互相配合啰！而今互相信任很重要，四川十六个军分区，四个警备区，独立团、独立营的问题，现在有的还未暴露，要相信中央一定能够解决。今天晚上把四川会议结束，下边的群众回去啰！留在这里再商量一些问题，各专、市的主要头头可晚一两天回去，再到成都去开个会，看大家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我们就把大部队调来，十点钟准时开会。是不是这样？你们吃饭。

关锋：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是主席批准，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相信梁兴初同志、张国华同志能解决下面的一切问题。

总理：来，站好合个影！（对王力）去叫江青同志来合影！

（江青同志进场就向代表敬军礼，大家鼓掌欢迎，九点十五分总理与首长与代表一起合影，连拍三张，合影后，大家分别拉着首长的手反映问题，九点二十分在人民大会厅用晚餐。）

## 756. 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决定的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5月7日)

今天开的结束会。陈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日的流血事件，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一小撮人。对刘、邓、李、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

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路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都是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兵〇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准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二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一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一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军队，部队错误一定能够改正。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也要这样看待犯错误的人，你们不要担心嘛！新的领导会支持你们，你们革命革对了，你们过去做对了嘛。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找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我找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了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

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统一派三十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请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票、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757. 谢富治、丁国钰、聂元梓等在红代会各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5月7日下午 北大临湖轩)

聂元梓：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非常忙，晚上得不到休息，最近深入到群众中，到工人中去谈了话，开了会，解决了问题。昨天，谢副总理主动到红代会和大家谈话。要把红代会搞好，我们要抓紧时间谈些重要问题。

我先说一点：首先我自己学习主席著作学得很不好，思想改造很差，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都是有的。改造思想不彻底，在工作中反映出许多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最近时期，北大出现炮轰谢副总理，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和地院同志发生分歧，站得不高，没能虚心听取意见……(没记下来)，对地院同志发生武斗，责任主要应该我负，正因为这样，对谢副总理处理问题时产生一些误会。孙蓬一在那天大会上讲了许多错话，尤其那天更不该说。这引起了一股反谢的逆流。邓小平的女儿活动猖狂，如不能彻底解决易产生政治上的错误。最近开了会做了自我批评，同志们对孙蓬一，对我作了批评，我们作了检查，这是初步的。和地院的关系上，我们主动些，相信关系一定会搞好的。

最近大家提了一些意见，说北大支持错了，确实有支持错的，这我要负责任。这一方面我们要很好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批评，把支持单位公布出来，请同志们批评。

另外对一些单位和一些兄弟组织有不同看法，也把他谈出来，和大家商量。……

红代会的工作作得很不好。主席讲：要消灭山头，首先要照顾山头。

谢副总理：讲得很好嘛！

农机：聂元梓同志，党和毛主席信任你，给你很高荣誉，你不应躺在过去的功劳上，反对谢副总理。

谢副总理：那件事别提了，提别的事情。那件事别提，不要提，提别的。

农机：学校出现新的问题，三结合问题，有大分歧，要分裂，但还没有分裂。

谢副总理：作工作，不要分啦！

农机：指挥部有四个在那边，一个这边。

谢副总理：糟糕，糟了糕。

铁道“红旗”：我们对“新北大”组织保留看法，他们登保守组织消息，新北大校刊不应登保守派文章……“新北大”两面三刀。

谢副总理：不要上那么高纲。

财经“八八”战斗队：聂元梓说新北大不喜欢保皇派，但支持保皇派。

谢副总理：这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吧。

财经：二月逆流后，产生四·一串连会，分成几派。

谢副总理：不要分裂，你是站在炮轰这边，还是站在哪边？（炮轰的）轰两炮就行了嘛！

财经：北大支持四·一串连会，要揪孙蓬一示众。

谢副总理：不对嘛，揪出示众。我说就没什么多大原则。一句话支持，两句话支持，没什么原则。有些不见得是他的，有些这个学校，支持这一边，又支持那一边，这个地方冒出两个人，代表某个学校，那个地方又冒出两个人，代表某个学校。不要分裂。你不分裂人家就支持你这边，还是在于内部，关键在于内部，合不合乎毛泽东思想，不要夺权，二月风暴大夺权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不要分裂嘛。现在你们不轰了吗？（继续轰）不要继续轰了，李先念最近有个检查，很好的，主席都很赞扬的，我刚才不是讲李先念怎样，你们两派为这事分裂，适可而止嘛，就可以团结起来了嘛。

财经：北大和保守势力勾结在一起……反攻倒算，阶级报复……

谢副总理：你自己分裂，埋怨别人？

劳大“东方红”：没有介入分裂，组织内部出现一个四五分裂，后整风了，合起来了。

谢副总理：好，好，好经验。

劳大：出现分歧，无限上纲是坏的。（谢：鼓掌）

石油“大庆”：最乱，分裂最厉害。开始是打倒余秋里，后总理肯定余秋里，我们转变了。“造反不分先后，保皇不分早晚”。

谢副总理：因为炮打哪个人，为三结合，夺权不一致而分裂可以总结一下，红代会总结一下。“打倒”，“结合”就分裂啰？上纲，上纲，新保皇派上纲上得太多了。还有学校与学校支持这一派和那一派的矛盾。

电影学院：……武斗……

谢副总理：演电影的还打架？一边一半，你们二百，他们二百？你们叫什么？他们叫什么？谁支持他们？列席可以发言嘛，先发言，讲吧，不要激动。

钢院：……

谢副总理：你们两千多人，他们三千多人，势均力敌。

蒯大富：不要看人多少，看真理在谁手里。

钢院：他们说是革命干部，我们说不是。

谢副总理：叫他装嘛，他是坏干部他跑不了。非法抢那个人，年青人嘛，现在那个人呢？（还在六楼）是你校政治部主任（我们说他是黑帮），那为什么分歧那么大？（我们认为这个人很坏）你们认为谁好呢？（还没有）不要开大会嘛，发动内部斗争嘛，辩证嘛。

谢副总理：有相当多学校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分出去了（较普遍）。

谢副总理：要订条约，出大字报就不干了。我没上过大学，话也没个逻辑。听了同学们许多意见，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月风暴，中间有些大大小小曲折，不管中间有什么曲折，从总方面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逐步胜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失败，现彻底批判刘邓，特别是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当然还有邓、陶，还有北京旧市委，挖总根子进入到各方面夺权。二月风暴大夺权，有的好些，有的差些，有些地方没经验，没“三结合”，多数地方大方向对。现保守势力搞反夺权。没有“三结合”不是革命派不愿意，一方面条件不成熟，一方面犯错误的干部不站出来，责任不在造反派，没有三结合，权巩固很慢。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大批修正主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促进大联合，只有在大批大斗中才能促进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当然有的地方实行三结合反过来促进大批、大斗。如北京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大斗争中达到三结合，他可反过来促进大联合。

在这次斗争中，主要讲二、三、四月看出眉目，后来讲二、三、四、五月，现在看来恐怕这个时间不行，还要长些。当然总形势是大好形势。革命造反派队伍发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敌人不会甘心死亡，失败，总是要反抗。越到死亡之时，越激烈，反抗形式多种多样，是复杂的，当前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大批判、大联合极力破坏，在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是它的重要形式之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了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向革命派挑起武斗，进行夺权。主要这两手，这两手互相影响。有后十条，忘了前八条，出了十条，八条还是适用的，你用十条否定八条，操纵一部分群众搞武斗，向革命造反派进攻。要识破他们的阴谋，不要上当。上这圈套的，工厂严重，学校不少，机关也有。北京是首都，主席所在地，影响全国，希望红代会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不要参加武斗，上他们的当。他们破坏运动还有第二法宝，使用种种方法破坏革命派内部联合，即破坏一单位、一城市的大联合，总是使你越分裂越好，什么左派内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那是反动的。当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下，乱一下资产阶级统治，乱是对的，乱有阶级性。还有什么“左派分化论”、“左派斗保守派论”，批驳嘛！批驳这个东西，当然不要随便戴大帽子啦！每个学校尽管有千条万条意见，都要象毛主席所说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违背这个方向，我们不赞成。红代会核心小组，我表一个态度，北大一定要参加，革委会文革同意北大聂元梓主流是主要的，当然也有支流、失败。当然，对方就重视支流，这个武斗风一定要把它扑下、煞下去。毛主席给了我们多少斗争武器呀。内部也好，对保守派也好，为什么还要武斗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然最近街上大字报有浪费，要反对，文教费化十二亿，大字报发展到人那么大的字，大学生没种过庄稼，不知粮食。中央文革一开会，材料就一麻袋一麻袋的，那么多根本没人看。我告诉你，你短的有人看，短文章，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当然人的思想上批判长是可以的，但多数情况不要搞长文章，要节约闹革命。为什么要搞武斗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要加一个武斗，五大。一贯反武斗是毛主席的思想。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毛主席写的。后文革三令五申反武斗。吃饱饭没事打架？有坏人，我们总还要抓几个搞武斗的。君子协定不许贴大字报。你们要敢于解放一大片嘛。你只要对，就大胆干，现在你做什么事都有人反对。文艺界可是有一些坏人就是了。对少数干部可以看档案，普通干部去调查就行了。档案可以为革命服务，不能每个人都去查档案。

(问“联动”活动，杀，打……)这个“联动”反动得很，放出“联动”是毛主席一方面宽大，一方面使他们成对立面，大多数还是好的。还有些很坏。北京目前还有流氓，整个秩序坏人控制大得很，不把整个武斗内战解决。解决不了，空子就大得很，不说“联动”嘛，左派内部还打，有各种各样的打人，各种各样的打架，这里面坏人就有空子啦，“联动”就有空子钻了。“联动”打几十人，有的地方有几百人，上万人打，那不解决，“联动”怎么解决？大海之中，专弄“联动”，那当然也可以做，但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我们那儿还有八十几反动大学生，毛主席要放，说早就该放，我就拖，我们可能放出十多个，毛主席让都放。打人哪，还叫他坐班房的，“联动”再打人，是可以抓的，最近有许多行动不是“联动”干的，因“联动”有点臭，有些坏人利用。内部不要上纲，在人民内部问题大了，提倡自我批评，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刚才农大讲的很好，大大提倡自我批评，提倡一下接受别人批评，这样子就可以使我们前进了。一个组织在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下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害处特别大，如去年夏秋，那时强调纪律，束缚群众，如果目前还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利于干革命，只利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现在有些单位老统一不起来？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无政府主义也是典型的。中央文革很关心你们怎么支持展览馆把它开好，我建议你们在座调一个人去看守行不行，现在就是没那么十全十美的，只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维护他的领导。红代会有许多缺点，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大方向是对的嘛，全国可有影响，你们要维护红代会，要做工作。有人搞分裂，再成立一个违背大方向。已经联合的，支持它，没有联合的，通过批判促进联合。为什么保守派那么嚣

张，越分裂，保守派越猖狂，越有市场，联合了，他就没有市场了。我今天就是想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如何掌握大方向，反对武斗，反对内部分裂，不要敌人还没打倒自己就分裂，就放弃警惕，当然分裂在一定条件下也不是完全可避免的，但我们要阻止他们分裂，分裂是敌人的阴谋，左派不要上当，应该反对分裂。而且反对分裂主要是把工作做好，把握大方向，当然分裂也不可怕，但主要不要分裂。首先红代会同志、造反派同志们紧紧掌握大方向，紧跟毛主席、中央文革指示办事。目前大批判旗帜要鲜明，斗批改要抓。刘应批，该批的地方多得很，一直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通过这个批判，掌握第二大方向：大联合，按系统的归口大联合。首都已乱了一年了，建立军委会还乱哪，我们要打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旧秩序，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不是无限制的乱。我反对大杂烩联合，但联合是方向，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原则，一定要联合。联合是大方向，分裂不是大方向。左派内部联合是大方向还是分裂是大方向？联合嘛！再一点革命的大联合要尽快地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不要小看革命的干部，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没“三结合”，过两天要分裂，要建立权威，有中心，当然权威、中心以广大群众为基础，三个方面都需要，大家不要勉强，尽快搞“三结合”，搞不起来搞筹备小组，要搞这个大方向，这个问题，刚才一系列的问题要掌握好。什么人破坏这大方向？首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派打内战，左派同保守派打仗，他好受，坐山观虎斗。我们要随时准备识破敌人，不要放弃警惕性、原则性，不要毫无敌情观念。他们可动手，可通过保守派搞，可分化左派队伍。二要注意造反派自己队伍中的缺点甚至毛病。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习毛著，要看到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局部要服从全体，不要因小利益让敌人钻了空子。山头呀，个人呀，还是“私”字。“私”字对我们危害大，要边战斗，边整风。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都有这个问题。这中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团结多数的问题，在坚持原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团结大多数，团结左派内部大多数，团结中间派，连四川那样坏的产业军，毛主席不是还提出正确对待嘛。不要采取对不同意见就压，叫人家保守派，我们不采取这个政策，包括大多数干部。胸怀要开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昨天我在工代会上批评乱搬房子，一部分搬这个厂，一部分搬那个厂，我很生气，说你不象工人阶级，要团结多数，这一条要看得高，看得远。要团结多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办法完全按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团结这一公式，尤其是自我批评。造反派内部自我批评非常重要。伯达、江青、康生讲过几次，不要随便上纲，不要上纲那么厉害，双方上纲那么高，妨碍团结。该上纲，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上纲，通过每个学校红代会：

1. 北京革命委员会关切武斗，采取措施，十号前把武斗制止，发表通告，八号工、农、大、中红代会发表联合声明，对挑起武斗者是反革命，九号建立新秩序，写文章，开大会，宣传转载。抓出幕后者，消灭几个。十号后，搞好大批判，大斗争(刘邓陶)。
2. 红卫兵战果展览会  
组织各院校负责人去检查，北京展览馆东门前。  
星期二上午九点集合。  
每校不超过三人。
3. 今晚组织学习革委会学毛选指示。
4. 各校自做的纪念章，两个交红代会，中央文革要。

## 758. 张春桥、姚文元在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7日)

张春桥：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和姚文元同志到济南来，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们这次来，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因为

毛主席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以，在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开会的时候，看到材料知道济南的形势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毛主席就决定要我和姚文元到这里来看一看。我们到这里以后，因为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主要的要我们帮助一下济南的和驻山东的部队，使得他们接受过去的经验，如果工作里边有缺点，能够早一点改过来。所以，我们到这里以后，主要的时间是用在和部队的同志谈话，向部队的干部作报告，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始终也没有忘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原来是很想找一个机会，和大家见面讲话，但是，不是因为你们的错误，也不是因为我和姚文元的错误。我们就始终没有开成会，这个事谁的责任？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们心里总是很不安。如果到了济南一次，又知道省的红代会在那里开会，我们居然不来看你们，那我们怎么能离开济南呢？所以，无论如何今天要来一趟。我们有一些话，昨天曾经找一部分同志讲了，因为那个时候估计到也可能就来不成了，把我们对济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包括对红卫兵小将的意见，我们已经讲了，他们会给你们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不准备多讲话，主要的是跟大家来见见面。我们来跟同志们见面，这是我们表示对济南的山东的红卫兵小将的支持。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所有成员，永远和红卫兵小将们在一起，同时，我们也经过你们来表达我们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对于王效禹同志的支持。因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山东省的革命群众、革命的领导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种革命的力量加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英勇的斗争取得来的胜利果实，这个胜利果实不应该被任何人所破坏。同时，我们昨天也和一些同志谈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地方的同志来讲，就是拥军，对于部队来讲，是爱民。这样就是把拥军爱民的旗帜大家高高地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命根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依靠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经过长时期的奋斗所得来的。我们现在能够在这儿进行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放手地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能够在这里开会，我们靠什么呢？我们最主要的是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祖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象现在这个样子来搞。所以，我们这一点无论如何要记住。再呢？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的胜利果实，也要靠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来巩固。没有军队的政权，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人民解放军在工作里边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要的方面。(会场高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刚才喊得对！我那天和部队的同志就讲过，我说：你们应该懂得最热爱解放军的是红卫兵小将，不要因为看到街上有那么几条标语，好象对你挺恭维，说你顶好，顶好，那个东西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我们。所以同志们，当然我们解放军在工作里面有缺点有错误，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工作中，任何人做事情都是难免的，都会有缺点，有错误，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要使得别的人看我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你要看大方向，你要看主流。这个我们天天讲，经常讲。谁如果要是把我们红卫兵小将们的缺点错误夸张起来，那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同样的呢，如果我们对解放军的工作，我们也是应该看他的大方向，看主流。不要把缺点错误夸张起来。有缺点，有错误，如同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样，我们就会感到痛心。我们要想一切办法，热情地诚恳地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而且我们相信，他们可以改正。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所以有力量，就是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人民的觉悟越来越高。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保证。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大批的领导干部站到了革命人民方面，这两种力量还不够，还要加上人民解放军，这三种力量，缺一个不可。缺了一个，我们的革命就没法进行。只有群众没有领导干部可以吗？不可以。只有领导干部没有群众，那算什么领导干部呢？单单有这两个力量，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我们的后盾，我们还不是最有力量。这三个力量加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本来不准备讲话了，但是，如果见了面嘛，就有些话要说，所以就说了那么多。最后，我祝山东省大中学校红代会开得完全成功！祝同志们，你们回到各个地区，回到本学校，本

单位以后，能够把你们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让我们大家共同地把文化大革命，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向山东省红代会的同志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向山东省的红卫兵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口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山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以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伟大领袖的关心！(口号)我们一定把你们热爱毛主席的这种心情带回北京去！(口号)这两天在济南市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你们，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打了一个胜仗！(口号)这个胜仗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我们相信山东省的革命委员会一定会经过风暴的考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领导全省人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没有什么话要多讲的，因为有一些意见昨天已经讲了，因为在这儿我们都是同志，是战友，所以大家相互见面心里都很高兴，所以我这儿只简单地表示一点希望和祝愿！

祝同志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用毛泽东思想来夺取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祝你们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针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地开火！把他批臭、批透！(口号)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肃清刘少奇在山东的影响！把毛泽东思想的战斗旗帜插遍每一个阵地，祝你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山东省的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壮大和发展左派力量，团结教育争取中间力量，分化瓦解极少数的保守派，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进攻！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指示，以左派为核心组成一支浩浩荡荡千军万马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搞到底！(口号)祝你们大力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拥军爱民”的口号，做好拥军工作，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学习！同时采取热情的积极的态度来帮助解放军的同志来做好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的工作，帮助他们来积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我相信我们红卫兵小将永远同解放军心连心，肩并肩的战斗！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都是没有用的！(口号)祝你们搞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祝你们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结合，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大立“公”字，大破“私”字，不断用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克服自己头脑当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思想，永远跟毛主席闹革命！永远前进！永不掉队！永远做红色的毛主席的战士！我们要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前进，不断锻炼自己，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青春！同志们，现在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大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入全中国全世界！不管还有多少反复，还会有什么惊涛骇浪，还会有多少尖锐的斗争，只要我们紧紧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只要我们真正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的方向前进，胜利就一定是我们！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759. 陈伯达谈天工“八二五” (1967年5月8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下午三点天津驻军六六军政委杨银生同志在干部俱乐部召集天工“八二五”班长以上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五月八日下午陈伯达同志接见了胡昭衡同志，关于“八二五”的问题，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六六军召集“八二五”的积极分子和全体会议，传达并听取他的意见，指示如下：

你们开始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你们是走错了路，有的人开始走对了，有的原来走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原来是对的，不能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明明是走了一里，就说是走了二里，就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自己走到反面，你们不仅在天津而且到唐山，过错就更大了。你们过去虽然做的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里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也不让商量，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打倒的也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把天津搞乱了有什么好处，天津布置是中央定的，没有红代会是缺点，可以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同情的，你们这样与解放军对抗是严重的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解放军不能说一点缺点没有，有缺点可以提意见，为什么非这样闹翻不行呢？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难道天津三、四百万人就由你们这很少一部分人垄断？解放军并没有得罪你们嘛？！工作有点缺点可以弥补嘛！工作有缺点不能弥补，毛泽东思想哪里去了？没有吸收你们进红代会是个很大的缺点，中央说要补嘛，为什么补也不行？非要推翻另立？你们是不是正确还要经过实际考验，实际考验证明你们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证明你们不正确，这些意见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一时弄不清楚问题，是可以原谅的，这么长的时间到了头的时候了，一个人一辈子有几天功夫方向是对的，就吃老本吃一辈子，把别的造反派都否定了，也就否定了自己，毛主席再三说过，要读读阿Q正传，你们是不是赵太爷，也不许别人革命，要防止你们上别人的当，上少数其他人的当，回过头来还是同志，有意见可以提，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脱离了群众的想法了，你们的行动是与群众利益相反的，你们的干劲要保护，看是什么干劲，干对了我们赞成，干错了的我们不赞成，你们要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正确的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没有你这一家世界照常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常进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鼓掌欢迎你们，有意见你们可以提，现在连中央的决定，耐心的谈话，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完全不理，都抛到脑后，你们究竟到何处去？你们要不要无产阶级权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无产阶级权威。你们要不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你们这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代表无产阶级，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占领了你们的脑子，无政府主义不管变成什么形式，最后总是要失败的，我们不是怕你们，是拥护你们，无产阶级怕什么？你们以为这样乱闹一通我们就害怕了，我们所以等待，但不能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你们身上，你们按中央指示做，欢迎你们一块革命，我们等待这么久了，你们看不清我们的耐心，你们越走越远，这样下去后果怎样？为什么不可想一

想？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走错了路是经常的，走错了倒回来，这是完全合乎事物规律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前进的路，走错了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再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打倒无政府主义！

## 760. 谢富治接见京毛二厂革命造反委员会(307)的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7年5月8日晚 京毛二厂半工半读操场)

这个楼破坏的好不好？(群众：不好！)看了以后使人痛心，看不下去，你们青年没有种过庄稼，不知道心痛。你们叫老农看一看，就会边看边哭，这种作法完全是犯罪行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不管是什么人干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工厂停下来了，象现在这样现代化工厂要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这种行为，我们要反对，一千个反对，一万个反对。毛主席给了四大，为什么要武斗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和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小组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你们现在，你们却把工厂停下来，破坏生产，我们坚决反对。

看了这种情况使人非常寒心，这肯定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挑动下干的，我们要把矛头对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矛头对准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对准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不能把矛头对准群众，我们不能把矛头对准国家财产，我们要追究这些责任，我们都要跟这种行为作斗争。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起来把外边的群众通通喊回来，尽早地恢复生产，自己动手把楼修好，我们不要武斗，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把矛头对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不能破坏国家财产，我们看了很痛心，你们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工人，你们要起来造反，造那些破坏国家财产的人的反，不管是什么人。我、徐凯、蒯大富、韩爱晶，我们这几位都是革命委员会的，要来看一看你们，都是青年人，办公楼废掉了，算算这个合多少小米。

无论如何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我们都不下去了。

谢副总理问：“厂房破坏了没有？”

众答：没有。

谢副总理：“哦，还没有破坏。”

群众：我们生产三天了。

徐凯：“你们生产三天了，他们呢？”

众答：“他们静坐去了，有的到卫戍区去了。”

谢副总理：“我们刚到了大门口，找到了两派621、622，还有解放军，三派已达成协议，搞了几条，把那个起草的拿来，你(蒯大富)来念念。”

蒯念：一、所有的工人都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二、不要武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有不同观点运用四大。

三、进行武斗的工具一律要拆掉，抓人要放回。

四、不许调外单位人进行武斗，也不准到外单位去武斗。

五、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准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派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

六、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

谢副总理：“赞成不赞成？”

群众：“赞成！”

热烈鼓掌。

## 761.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9日 工人俱乐部休息室)

出席“红色造反阵线”、“毛泽东主义公社”及其他革命组织。

戚：你们还在争论吗？听说你们还打了人，谁打人了？谁打的人，站出来！（“主义公社”王树椿同学站了出来）

（“阵线”：还有萧苏华）（“公社”：郑维忠）

戚：（对萧苏华）你对大字报有意见，你可以贴大字报嘛！干嘛要撕人家大字报？（萧苏华发言）（郑维忠澄清问题）

（曹锦荣发言）

戚：为一个戏也报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事情也太多了。

（曹锦荣发言，谈到“公社”星期六下午造了“阵线”排练的反王树椿武斗）（对王树椿）你上去给人家一脚！你那怎么能这样作呢！啊？你就站在那里吧，罚你站，反正你们这里不能武斗。我们是反对武斗的，你要愿意武斗，我也不管，你们大家愿意打就打，反正我们反对，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管什么理由，有一百条理由，你武斗就不对，你们的问题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些你们的材料，和军训同志谈了一下，情况不是很清楚，讲个人意见供大家考虑。你们有两派，一派是“公社”，一派是“阵线”，这两派，军训同志和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不认为你们中间的那一派是反动派，你们也没有这个看法吧？（两面争论）你们一百多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派都不是敌人（“阵线”有人在挑），（李武林在挑），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认为你们都是革命的同学，革命群众组织。你们两派都不是反动组织，你们那派都不是“联动”。

先讲“公社”这个组织，“公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事情的，揭发了鲁方，揭发了张旭，当然，鲁方、张旭是什么性质的，以后还要经过批判再定，不管什么性质，揭发是对的。工作队来了以后有错误，你们也造了反，工作队走了，那个临时革委会……

（“阵线”：你们造反是靠小道消息的，鲁方、张旭是全校革命学生揪出来的，是“公社”和“阵线”的同学一起揪出来的……）

（两边争论小道消息问题）

小道消息得了以后造反，也可以，也要肯定它，什么叫小道？我也不懂，听说黄爱真来了消息，听了一些风声造了反。造得也可以，也对嘛。造了他的反，比如：从小道听说刘少奇是个坏蛋，那听了小道消息造了他的反那也可以，如果他假造反，将来还是会暴露的，你不要怕，你看嘛，他现在还不是反革命，你还得承认他的造反是对。你这边没得到小道消息，他得了一个小道消息，他造了反了。他造了反了你好象吃了亏了，当然观点就不对了，承认他，承认他造反造得对，从这些方面来讲“毛泽东主义公社”这些地方应该给予肯定。

那么“阵线”，不是所有同志，“阵线”有些同志在运动初期保了一段。（“阵线”：“公社”也有！）保一段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公社”也有一些同志，“阵线”的同志，根据我们了解人数比较多一些。（“阵线”：不，“公社”多！）我讲的是比例。保一段没有什么的，我还保了很多人呢。保嘛弄不清当然保一点嘛，为什么这一方面“公社”有错误，人家保了那么一点儿，为什么抓住不放？！这有错误，为什么人家不服气呢，你这不完全是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那么你保了一段，也要承认，保错了就保错了，那么后来他们大多数同志，保了一段的大多数同志，承认了这个错误，表示要从旧的阵营中杀出来，向反动路线开火，这你应该肯定他，他不保了嘛，他愿意革命嘛，所以，为什么说“阵线”也是革命的组织呢，

因为他现在也要革命嘛，你们“主义公社”就不准人家革命，这就不对！

现在争论的是李武林问题，一方面说，是刘邓司令部里的吹鼓手，顽固分子，一方面说他是有错误的，但要挽救，我看李武林这个同志现在“阵线”要批评他是可以的，应该批评，但现在不一定给他定性，这个人是有错误的，主要的错误是运动的期间他总要拉一派保他，这方面“公社”做不够好。他总要拉一派保他，面对着群众之间，由于你们引起的这样大的争论，你们不挺身而出，不好好检查你的错误，反而人家保你自以为得计，沾沾自喜，这就不对。因为你自己一个人，造成群众中间这样的分裂，不团结，那末你应该感到很惭愧很痛心，出来检讨自己的错误，使两派能够团结起来，应该这样，你这个态度不是那么太端正，这一点军训同志也说了，所以你这样的人我看轰你一下烧你一下有必要。这一点你们“主义公社”也要轰他一下，烧他一下，因为有错误，特别是运动期间有错误。你不是还有秋后算账吗？对群众准备秋后算账，还有你开始同意对联，这就是迎合了“主义公社”的心理，“主义公社”起先的宣言中就有对联。（“公社”：没有，当时还没有“毛泽东主义公社”。“阵线”：有。）总之，至少开始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同意对联的，这一点我也能想到，因为你们开始是有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领导“公社”，那些同志天生就喜欢对联，因为他们自己还觉得自己血统高贵，你同意对联也不稀奇，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错误，你们改了就算了嘛，因为后来你们也没有干什么“联动”的事情。那末李武林也是同意这个东西的，助长了这种情绪，而且以后群众有意见，你总是要找一些人保你，越保你越来劲，不是好好的检查自己的错误。你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申辩自己，你那天来了一个条子是吗？如何申辩自己，自己不好好检查自己错误，这不对，你应该有什么错误，应该好好向同志检查，你只要好好检查，那么“阵线”觉得你也不是那么，的确，只要你好好检查，他也就放过你，那么“主义公社”也好说话，最怕是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越保你，“主义公社”越被动，“阵线”抓你不放，我看你这个账也交不了，你也很被动，你也很困难。你现在好好检查，认真检查，有什么错误好好交代，跟群众交代，有错误给党给群众检讨是光荣的，这是改正错误，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老资格了，好象这些都是些小孩子，小孩子造起反来相当厉害的。我告诉你，你不好好检查，交不了账，谁也保不了你。“主义公社”保不了你，我也保不了你，军训同志也保不了你。还是希望你好好检查，你现在变成芭蕾舞校的中心人物，简直是弄得不可开交，大家武斗，你都要负责任。

“公社”你们不要保他的错误，他有错误你保他干什么？不要保他错误，等他检查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了再保他，这样你就站得住。他还没有好好检查呢，你就保他，弄不好的话，你们自己还要在里面栽个小跟斗。我看你让他检查，检查的差不多了，的确是好好检查了，你再保他，因为他检查了的确检查好，那时“阵线”的攻势也就差一点了，攻势不那么猛烈了，那时候就好办了，我就跟你们讲老实话（笑声）。当然“阵线”攻你，他也有点他的考虑，因为你给“公社”有点瓜葛的，是吗？他把你弄下来后，他就可以压倒对方，他无非是有点私心杂念，大概是。（“阵线”：不会的）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你们是不是也先采取一个一看二帮的态度，先看一看他，先看看不要紧嘛，看看他这个人究竟检查怎么样，不行的话再帮助他，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看二帮。因为你现在不能说李武林是阶级敌人，他就是国民党，就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他第一不是国民党，第二你还不能肯定他就是刘、邓司令部的打手。（“公社”：他们已经定了。双方争论）他没有检查你不要保他，我保可以的，你不要保，你让他检查看一看，我现在说他还够，难说也许发展起来就够了呢。他自己不好好检查，往下发展的话，是什么难说了，跟群众站在对立面，你整群众，再下去的话，搞黑材料，再往下搞些阴谋活动，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变成刘邓路线那个什么刘少奇分子也可能，不是不可能，你现在越保他是害他，你越保他，他就越带劲，就不好好检查，他越往下滑。你们别保他，领导上保保可以，解放军来了保他几下，可以。你们不要保他，因为你要避些嫌疑，他和你有那么多瓜葛，你还保他，先轰轰他，你们也可以轰，轰了以后，他对自己错误有了检查，检查如果基本上可以了，就看看他，以观后效，我把你

们那天的材料都看了，根据现在的材料，还定不上黑帮。也许你们还有材料，没有揭发。（“阵线”：还有！）我看你们先不要定框框，不一定先定框框。（争论）我再说一遍，第一，你们“公社”的同志不要再无原则保他，他有错误。（高振华插话：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都拍了照。）既往不要再咎，大家都算了。第二，“造反阵线”的同志不要定调子，说他是黑帮，你们带来的材料我都看了，军训队今天下午带来的材料我也看了，他还够黑帮，黑帮是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不够黑帮，所以你们不要定调子，可以批判，他的错误可以批判，他应该检讨，如果他基本问题都检讨了，那末可以再看一看。不要急于处理这件事，因为无论如何鲁方、张旭的错误要比他大一些，这两个人你们双方都没有批判嘛，搞那么几天就放下来，不要老是揪住不放，那当然要看他态度啰，他态度不好那你马上可以揪住，我也没意见，他态度基本上可以了，那末搞几天就放下来嘛。把鲁方、张旭问题搞个清楚，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两个人现在都是什么东西，不能定案，军训同志定不下来，我也定不下案，我看他们材料看的不多。是不是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既然你们请我来嘛！（众：好！同意）

你们现在双方的对立局面我觉得应该改变。江青同志在大会上讲过现在进入一个大批判大联合，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么一个阶段，当然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因为有些地方运动发展不平衡。她是搞北京市的发言，她这个大批判大联合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总的精神是适合你们学校，我研究过你们学校的，适合你们的，你们现在学校应该按照江青同志讲的，大批判大联合，如果违背这个方向，你们这个学校的运动就要走弯路，你们学校里现在不是武斗的时候，不是打架搞分裂，大动荡大分化，不是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还按照那个情况走，那你们就违背历史发展的进程，你们自己就要被历史所抛弃，你们那一派就要失败，如果谁不抓大联合的旗帜，而去搞大分裂、大分化，现在你们不是这个局面，因为你们学校这个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江青同志讲的那个阶段，如果不按江青同志讲的来搞，而要反对大联合、大批判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还要搞大分化大分裂，还搞武斗，那么你们就要违背现在总的运动发展的规律，你们那一派搞的最厉害，将来那一派失败的最垮。（对王树椿）好了，你坐下。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江青同志讲的那个规律是适合你们学校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大联合呢？我想你们双方都热爱毛主席的，你们两个组织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看见毛主席，都能跳起来的。那你们都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一个阶级的兄弟姊妹嘛，那为什么现在不能联合呀？现在我们只是对那种人不联合，对阶级敌人，对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那些顽固分子不讲联合，对那些人讲联合我们就没有原则了，就变成和稀泥，变成折中主义，但同志之间应该搞联合，你们这还都是同志，我看你们这两派绝大多数同志的纠纷，人民内部的事务问题。那末，要实现大联合大批判，转入本单位斗批改，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要分清一些是非。分清是非我看主要的方法不是指责对方，因为指责已经很多了，对方都知道你们什么观点了。现在你们转入大联合大批判之前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应该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行整风，整自己的风。你们整风了没有？（“阵线”：我们贴出海报准备整风。“公社”：我们早就整风了。“阵线”：整了几天说是右倾又关门了。）你们应该在解放军的领导下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学的不好，过去没很好学，现在也学得不好，我听听你们的发言，我就知道你们学得不是那么好。是不是？我也不可能吹牛，我也学得不好，但是你们大家也学得不好，要很重视这些问题，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触及自己的灵魂，是不是？你那个毛著学不好，你那个舞也跳不好。你别以为……。要很好学习主席著作，很好的用毛主席思想检查自己运动以来的表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高价征求人家的批评。别人有什么意见要很好的听，听了自己要改。你们是不是有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戴排长：有的都很少去）你看，天天读都不去。（众：我们按战斗组自己学）没有好好学，那家伙，对待同志象对待敌人一样，眼睛都红的，瞪那么大，能学好吗？没有学好，对黄世仁也就这个样子吧，我看，没有学好，现在要号召你们团结，学习主席著作，要很好分清是非。你们那篇鲁迅兵团的文章好好学习一下。那篇文章写的很好。要懂得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你们有很多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挺得意，津津有味呢，那是小

资产阶级东西，你们要区别哪些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哪些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总发现文艺学校文艺团体，小资产阶级特别吃得开，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非常得意，而是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呢，其实是小资产阶级，你们以为那是革命情绪，小资产阶级情绪不都是革命情绪，你们革命造反组织里面，不都是每个同志，而且不是少数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说我参加革命，我参加红卫兵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你参加了红卫兵，你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也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你们这里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里面他会分化的，大多数人(小资产阶级)，经过革命的锻炼，在大风大浪里游泳，会学到很多东西，必然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接班人，有一部分人呢，少数一部分人呢，你别看他，他越革命越发展小资产阶级东西，结果他越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小集体主义，甚至走向对立面，变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五四运动以来，你们分析分析，这种人太多了，历史教训太多了，五四运动的一些有名闯将，是风云人物，那是不得了的，最后变了，变成反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历史垃圾。很多！你们看看历史，所以毛主席提出来，学生运动要与工农相结合，如果学生，小资产阶级不与工农相结合，他就要变化，所以我们要在运动中前进，学习主席著作，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不断地改造自己，要革别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林彪同志讲过，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也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你们不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了，那么你们慢慢的也会变化的，你很好革命闯将，很可爱的红卫兵，将来会变成最不可爱的垃圾堆，变成狗屎不如的人物，狗屎可以肥田，毛主席说过的，而你变成一个狗屎都不如的人那很可能的，党的叛徒张国焘就是五四运动很出风头的，假革命，后来变成反革命。运动里面也有，很多人，有些人，相当多的人，经过革命运动改造自己变成无产阶级变成共产主义者，也可能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个人主义者，变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呀。轰人家很容易，轰自己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应该很好的整风，检查自己，提高认识，用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那末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两派团结起来，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本校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你们的斗批改基本上还没有很好进行，我就是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

为了促进你们联合，你们需要建立一个联合的领导班子，联合的领导机构，首先你们的演出就联合，你们一共才一百多人，分两摊，各搞一套，这个我不赞成，那样，你们搞的东西我也是不去看的，你再好我也不去看的，请我看也不看的，因为首先你是分裂的，还是要在统一的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底下，因为演出也是改嘛！也是斗批改，搞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看。

联合要有一个联合班子，我不大了解你们这几人的情况，我问了一下军训同志的意见，原则上我们是两派都要，他们提出一些人来，我看提出来必须讨论讨论，大家研究研究，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们抓起工作来，他们提了这么几个人：潘世彬，你挺爱闹的，挺活跃。赵景参，你是公社的？王淑湘，噢！你也是活跃的。李凤岐、王正甲，邵爱柏你是教员？教什么，教导室工作的。曹锦荣，你也是教员。杨仪，教什么的？(众：教俄语、教政治的)还有干部叫郑维荣，这是军训同志提出来的，我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还是了解得很久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提出来，请大家看一看，临时领导机构，领导领导看，他们先作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的临时领导这件事情，行不行？都是好人吧？(对潘世彬)你也是好人吧？(潘世彬：戚本禹同志，我觉得干部问题还应该考虑考虑。)郑维荣，是吗？(“阵线”：可以)干部不做领导，干部作个成员，好不好？(潘世彬：我们觉得好多问题没有谈透)哪个问题？(潘：军训队对我们“公社”好多问题上不了解)我知道都知道，(潘：我们在好多问题上和军队有分歧)行了行了！今天我们和军训队交换过意见，军训队的同志是好的，是喜欢你们的，工作都有缺点嘛，你的工作也有缺点嘛，你看，他首先提出你的名单嘛。(众笑)你也有缺点，我听过你的发言，我知道你，我看叫你去搞军训，搞得不一定比他们好。你们也可以提名单。(潘：干部是不是可以提李成德？在外面他一直是中层干部，在部队当营参谋，可是到学校一直受打击。)李成德，你算那一方？(“阵线”：保李武林的。潘：“辽沈兵团”

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你也参加一个吧，也可以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好不好？“阵线”一边你们也让让步。

“阵线”：吴俊学！“公社”：不同意！

戚：你们不要老吵，就是十人小组吧，加上你(指李成德)这个同志嘛，这个同志怎么样？(众：不错，都是好人！)那么就十人领导小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紧，人员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两晚上也讨论不出，解决不了，如果提出来以后都认为大多数同志是好人是革命同志，不是假革命，不是反革命，我看那就行了，那个具体人不分行你们再看。

“阵线”：不加李成德！“公社”：加！“阵线”：那么不要邵爱柏！“公社”：“六七”时候就是邵爱柏一个坚定革命左派，要么让郑维荣走！戚：郑维荣是那一派的？众：那一派都不是！戚：那一派都不是，你们反对他干什么？潘：郑维荣在运动中亮相不够！

戚：他是不是黑帮？不是黑帮可以参加领导，就十人领导小组吧，(大家鼓掌)大家鼓掌就说明还可以嘛！还可以就算通过嘛！鼓掌通过嘛，谁有保留意见也可以，个别人保留也可以，你也是赞成的对吗？除掉一个人。(潘：我感到有很多话没有说。)我看你有些就不说了，话说多了不好，现在有些事情可以多说，有些事情可以少说，你要学会说话，现在有些事情同志间老账老翻来翻去就不行，就不好了。你有些话我也知道了，因为材料我看到了，军队同志的意见我也知道一点，今天我和军训队交换了意见，军训队是很好的，辛辛苦苦帮你们做了不少事情，他还是希望你们团结的。而且他对你们的看法还是正确的，你看他还是认为你还是一个好同志，有些缺点。我也是这个看法。(笑声)他首先提出你嘛！你看这是他们定的(名单)，口说无凭，首先提出你嘛！你们选个组长，选个副组长，这个事又麻烦了，(“公社”赵景参：潘世彬组长，王淑湘副组长，怎么样？)(“阵线”：“阵线”人少，“公社”人已经很多了，比“阵线”多)那就这样好吧，潘世彬组长，王淑湘副组长。(众：好。掌声)你们两人首先打架了，咱们话说前面，你们团结搞不好，找你们两人是问啊！你们两人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啰，你(指潘)有没有？(潘：有)你(指王淑湘)有没有？(王：不是没有团结愿望)你须有团结愿望？(王：有时候有，有时候对他们有些意见)你想不想大联合吗？(王：我当然想啰！“阵线”人少了，“公社”许多人都死保李武林的，根本不许轰的，一直压人家。)(“公社”：压谁呀？)既往不咎，你们自己整风时可以咎既往，可以检查自己。对方的人都不要提了。让他自己检查，你们整风不提他们意见，他们整风不提你们意见，因为过去已经提了很多了，都知道了，你们自己检查自己，你们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我对你们好象希望不大了。你们还想参军，干什么的。(笑声)(众：批准我们了？)我一看你们这样参不了军，到了军队整天打架还成吗？(众：我们不打架)你们不打架是为了参军？参军的事我没有答应你们啊！我没有这个权利，你们要求参军，象你们这样都不能团结，还能参军？(众：能团结)而且你们为了参军而团结，参军再闹不团结，那还要？再搞两派到军队里面来是很难办的事情，人家军队都是非常有纪律的，非常团结的部队。(王素华：参不了军，那我们更不团结了)那就算了嘛！那末你李武林最近不要干预群众运动了，你就好好检查啊。我不认为你是右派，不认为你是黑帮，但是你有错误。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那就检查去，而你们也不要老去争这个，因为李武林不是你们学校的重点，你们主要还是搞斗批改嘛，而且你们大批判也是搞得不好。批判《修养》的文章你们学了没有？(“阵线”：现在李武林影响我们揭学校阶级斗争盖子。)

戚：不要说了，我说了嘛，我已经让他在边上，意思就是靠边站，我没有说这话就是了。(“公社”：完全同意！)叫他去检讨，检讨好了还可以回来。这已经很重了，我认为，对他已经很重了，已经让他检查去了，因为光就这一点，他老是得意，别人保他，他很得意。不过你们(指“阵线”)不要拿这一点去压“公社”。你们大家那些同志在搞分裂，你们就要反对他。他在十人小组就呆不下去了，如果不搞团结的话，我们就反对他。(“阵线”：李凤岐谈联合演出)戚：联合演出，你们解决嘛。怎么搞呀？如果不能联合就没有希望，你们班子就搞这个事嘛。你们没有乐团怎么办呢？(“公社”：有，我们有北影乐团。)(“阵线”：有，

音院“红岩兵团”)你们找乐团要找搞联合的，你们别要那些不联合的。你们要演什么? (“公社”:《白毛女》，我们也支持他们演《红场战歌》)(“阵线”:他们造反了。)我不知道你们那派要演什么，我看先演《白毛女》也好，因为《白毛女》……(“公社”鼓掌)我看，你们鼓掌就是要压人家。创作的东西没有很好试验。从庆祝二十五周年的角度考虑呢，演《白毛女》好一点，但是你们要创作出新的我也赞成，演出之余也可以创作些新东西。《白毛女》我看也可以改。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听到了吗?(众:看到了)根据那个意见能改多少就改多少，你们能不能改点新的，不能改坏了，这样的话，他们那一派也可以参加改嘛。(“公社”鼓掌欢迎)联合搞。(“公社”:一定联合搞)(“阵线”:我们已经排出来了。)而且演员安排也要尊重一下“阵线”。垄断我就反对了。(“阵线”要求发言)一会讲好吗?我把这说完。你们是也要搞一个《红场》是吗?(“阵线”:《红场战歌》反修战士的)(“公社”:坚决支持。)他们也支持好嘛!因为你现在……(“阵线”: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列为五月份演出计划)我不知道什么“工农兵文艺公社”，我不管。(笑声)因为《白毛女》是个样板，你们还是先把样板搞好，好不好?但是你们也不要这个去压人家，说你看我们胜利了!这不是什么胜利，因为这是一个样板，你们就先搞好这个样板，而且你们还可以作些改动，江青同志不是说序幕和尾声不要吗?你们可以搞得精练一点，搞得好一点，第四场也可以改动。你们看看记录。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来改，马上作很大改动也有困难，你们先作些小改，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公社”:二十三号左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弄要弄好，打响第一炮。不要弄得不行。恐怕你们许多同学很久没有练功了吧?(众:一年)你是跳什么的?(问一位同学)你也是演员吧?(有人答:她病了!)(有人说:罢演了。)你是演什么的，众:演喜儿的)几天没练功了?(众:一年了)能跳吗?(众:能跳)上海我就看台上站不住，我看这不行。芭蕾舞，要跳得自然，使人觉得是一种艺术，跳得很生硬的话，把一个很好的政治内容的戏剧给破坏了。能不能跳好，我很为你们担心呢。你们学了几年?(众:六、七年了!)七年了?这么小就学啦?(“阵线”:我们提出要“红岩”来伴奏，音乐学院乐队)乐队要联合，联合就请他们，不联合就不要他。他们不联合，我们就不要他们。(“公社”一同志:你这是指“战斗团”和“红岩”吧?新影已练了，他们三派联合起来了)不要新影了，我看你是哪一派，是“公社”一派的吧?!就要“红岩”吧!他们是学院，你们也是学校。(“公社”:可以可以。)如果好，将来可以给安排剧场，看不看，很难说啰，我们时间可能不一定够，你们教员也可以一起参加演出嘛!(张文鉴问:舞台制作方面的单位没有联合，能不能参加?)其他人不管，反正剧团要联合，你们自己商量好不好?(众:好!)那有那末多具体事情?你们自己商量，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成立一个领导班子，搞得好的话，解放军就可以站在第二线，给你们出些主意，促成你们的联合。(潘世彬:戚本禹同志，不是三结合，怎么少一结合?)你们不是有解放军嘛，你们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和解放军商量商量，他们第二线，你们第一线，你们如果不来一个解放军，看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搞好。看一看，实在不行再说。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搞好。小将嘛!(“阵线”:学校以后的斗批改的对象鲁方、张旭的性质还没有定)你们批嘛，我看了你们的材料还不行，材料够了当然可以定了。实在定不下来，那就没有办法嘛。属于斗批任务。你们这里有几个演白毛女的?原来的也可以用嘛!都可以。(“公社”:去年我们排过。)不要说这个人保过一段就不能演，我反对。(“公社”:我们绝不这样，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什么阶级路线?(“公社”:党的阶级路线)他的出身不好，也要允许人家革命。不要不让人家革命。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王敏谈《红场战歌》是新生事物)我没有发言权。在没有影响演出《白毛女》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鼓掌)首先要演出《白毛女》，因为它是样板戏。(鼓掌)你们两个(指王、唐)是演员，(众:是教员，年青教员)你也是教员?(答:王刚毕业的)叫什么名字?(答:王敏)在不放下《白毛女》的情况下，你们两派一块搞，(“公社”:在不放下《白毛女》的前提下，我们一定支持，争论)你们很难大团结，这么小事情也要吵，原则谈的很清楚了。参军问题我很难解决，我没有这个权利，(笑)按你们这个样子，中央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中央要的话，我也建议不要!

反正现在不行，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搞的好，我可以给你们提出要求。但不一定能批下来，也可能说根本不行。(问：那我们提出去广州吗？)如果谁提出要你们去广州的话，我也要提出反对，你们反我好了，给我贴大字报好了。到广州去打架吗？(问：将来学校还要吗？)还要，斗批改怎样搞法你们自己考虑。现在没有听到谁要取消的消息。因而芭蕾舞我们国家还要发展，西方已经没落了，我们这里还要发展，因为它这舞蹈性很强，过去美化公主小姐王子的，现在要美化工农兵，这个舞蹈可以美化形式很好的，很能美化工农兵，你们没有看到喜儿出来不是很可爱的吗？它就美化了嘛！你看地主狗腿子……吗？他是丑化他。不用讲话，在行动上就完全可以。京剧改革芭蕾舞改革，这是最难改革的，一个东方的一个西方的，现在我们国家都改革成功了，为什么不要呢？学校要不要看你们自己，弄得不好当然不要啰，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什么？(众：没有了)你们该休息了。(王敏：青年教师要求单独谈)你要单独谈他们以为什么了，你给我是信吧。(潘世彬：文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学校就这样搞嘛，江青同志讲的完全适合你们学校的情况。(潘：文艺界出现了北航“砸三旧”的观点。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希望你们给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讲了？这个问题讲起来比较长。(赵：文艺界是不是没有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就不能进行斗批改？)反正江青同志讲话的精神在北京来说很多文艺单位还是适用的，在你们学校这里也适合，江青同志讲话不能完全没有一点普遍性，为什么她在运动一开始时不讲这话呢？也可以安排得好一点，如果你们演出有人，不冲击运动，那么可以安排嘛！十人小组安排吧。(清华“井冈山”同学：对文艺界干部的估价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一估价对文艺界是否适用？)什么干部，干部好的当然是多数。反正总的说，文艺界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你不能说，文艺界大多数是坏人，很简单的道理。(问：文艺界对演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管文艺界的什么人，总之大多数是好的，否则是不对的。我从来是相信大多数的演员大多数是好的，那有这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有一点儿，不要把坏人看的那么多。(王绍本：我们算不算三旧人物？)三旧不三旧，看你本人革命不革命。(王：我们要求革命，但压制我们)革命是压不住的，压不住的。(清华“井冈山”同学：目前三名三高的人物参加了革命造反派怎么看，分歧比较大)具体分析，对三高我们是反对的，对三名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一概打倒，也不能说一概不好。不要记了，你们记了就要搞传单，我就反对那个事了，我又不是什么权威人物，我瞎说一顿，不要记了，我是一个小学生，而且还恐怕只能说进幼儿园，所以你们一记，我就紧张。(清华“井冈山”：文艺界好多人都要改行)他愿意改行我也没有办法，你愿意干，你来干吧。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怎么讲的？方针政策怎么来的，你说说看，没读好，你们都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最反对，你们再不学，我就不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没有？(众：有)拿来看看，当中有许多方针政策，讲当时很多方针政策，也是碰到你们这样一些问题，怎么办？你们的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学好了的话，许多问题你们自己可以去讲，(清华井冈山：同学找出那一段语录)对，对，就是那一段，你们分析分析你们这里的客观实际嘛，找出办法来嘛！你看大学生比你们学得好，你们的材料很丰富嘛，你们学好多年了，就从这里找出方针政策来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嘛，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事实很多，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你们学校就有许多事实，从分析这些事实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活学活用，然后结合你们学校情况来研究。毛主席讲现在的事实是怎么怎么的，完了以后毛主席最后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你们也学习这个办法来找活学活用就提高了，你们找找看。

(王敏发言说李武林问题)戚本禹同志，现在不是排除这个因素，让他靠边站，你们就不要……(教员讲，运动以来一直把我们打成一小撮保皇精华)你们教员中间是不是也有个别的不好的，这些问题……(“阵线”发言继续谈李的两面三刀)我也给李武林说点公道话。他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不是一点也不好的，他不是主张演现代戏吗，不管他怎么说，他口头上说，口头上说也好嘛，(王敏：他让我们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来演“天鹅湖”)当然，“天鹅湖”这

个看法当然不对，他有错误，他也有正确的地方嘛，不要不对他一分为二，这样吧，叫他去检查，你们可以批，可以轰他嘛，轰他以后，我不是说“公社”暂时不保了嘛，你们不是完全有权利轰了吗？总之有错误嘛，不要一棍子打死他嘛！过去他究竟是跟着毛主席战斗这么多年嘛！在世界上你还不存在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战斗嘛！他还是有一点功绩嘛！你不能说他一点功绩也没有嘛！我们只有对那种人对那种叛变的人，我们是抹杀他的。对于革命的同志，即使有过很多错误，我们也要团结他，帮助他，念他过去还是有功劳的嘛，你们还是争取他嘛！（潘世彬反驳“阵线”的观点。“阵线”与他辩论）不要吵嘛！李武林的会可以开，但是不要一下子定性。（王绍本：戚本禹同志我们“阵线”为什么再三提到教员的问题，学校不大，师生共一三五人，教职员加起来一共六八人，比学生还要多。我觉得这是有特殊的，但从运动以来，教员一直是受打击的被揪的，要在教员当中扫牛鬼蛇神，运动初期就是李武林让学生去揭教员的问题的。）（“公社”群众：不对！不对！）（两派争论）（“公社”同学：我们认为，咱们应该正确理解戚本禹同志讲话精神。李武林靠边检查，我们革命同志联合起来。我们要作深刻揭发批判。把矛头集中在真正的鲁方、张旭这些人身上，揭发他们的问题，要好好地去认真彻底的理解戚本禹同志讲话的精神，怎么发动群众）（两派争论）（戚本禹同志让我们联合，首先我们有没有联合的诚意。）（“阵线”：联合要有原则！）（戚本禹同志讲话就是原则嘛！刚才戚本禹同志给我们规定了一项原则，就是这样，“公社”不保李武林，让李武林作检查。集中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这个原则嘛！还有什么原则？）（“阵线”：完全拥护这点。）拥护这点就要联合起来嘛。

他是不是公社的？（指刚才发言的“公社”同学）他的意见讲得很对嘛。（“阵线”王绍本，戚本禹同志我再接着讲，我刚才为什么讲了学校的特点，从运动以来，不是把矛头往上指，而是向普通教员，我觉得这种影响在相当一部分群众身上还是很严重的，现在就可以调查，我们军训代表也可以调查，很多教员不敢起来讲话，群众不发动起来，你怎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看你说的太严重，我看你们教员很敢讲话。（“阵线”教员诉说：“公社”要把他关起来。“公社”争辩说并没有这样做。“公社”一同学：既往不咎。“公社”就一教员发言，两派争论。）我的意见不是指示，你们愿意就听，不愿意听就拉倒，就这么回事情。（众：我们愿意听。“公社”一教员：教员中间反动路线是存在的，但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鲁方、张旭，不应该去揪李武林。可是我们这里批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什么一张也没有？）没有？（群众：你当着戚本禹同志面撒谎！两派争论）他叫什么？（“阵线”：高振华。）（“公社”一教员继续发言。争论。）多听些不同意见有好处。不要一听不同意见马上反驳，人家一讲马上那样子，我看以后事情很难弄，你说，你们对刘少奇的仇恨就那么够了？今天播送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文章，可你们下午就打架，我不管你那一派，这那么好？我看你们也可以听听不同意见。（“阵线”一群众发言）你写过几张大字报？（“阵线”：很多。）有十张没有？（答：记不清了，不多。）所以人家讲的意见你们还是可以听的。（答：所以戚本禹同志，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您能再来一次。）如果搞不好，我不想来了。如果搞得好的话，我还来。

（“阵线”与“公社”争论联合批判，联合不起来责任在于谁的问题。）

（“公社”一同志：对过去问题应该既往不咎）

我讲的既往不咎不是说你们对自己不咎，你们对自己的错误缺点还是要咎。现在呀，我建议你们双方这几天不咎，去给对方去咎，不要象这样的咎，咎几天自己的好不好？（大家：好。）检讨一下自己有那些错误，我很少听到你们哪一方面讲话说我有哪些错误，我们这一派有哪些地方不好，怎么不好，哪点错了，没有，都没有。

（“阵线”：我们保工作队，保革委会都公开检查三遍了。）

“公社”方面可以检查，你们也可以检查，自我检查，学习主席著作，检查自己的错误，这几天不要攻击对方了。因为这样的话，感情上就不能合起来了。这几天不要攻击了，好不好？（众：好！）检查以后，不够的地方还可以善意的提出来。如果他检查你们觉得不够，可

以提出来。斗批改有几个任务，几个问题。最近几天，过几天也行，批判李武林我也主张不要搞很久，搞几天就够了，如果你有材料，觉得不过瘾的话，那么可以拿材料给我们看，给解放军同志看嘛，完了以后，双方自己检查自己，学习主席著作整风去，好好整风，这几天不要互相攻击了。暂时先顾一顾家里的事，搞搞内部问题，以后双方不一定开会，开会就要吵起来，可以贴大字报，把整风结果公布出来，公布后双方有什么意见可以贴大字报，贴大字报可以答复。搞了整风以后，搞斗批改，搞本校的斗批改，这两个人什么性质呢？现在还定不下来，如果他不是黑帮，那当然不定，批判完了就完。如果是黑帮，你们定不下来，他跑了的话，你们也……(“阵线”：反正我认为他不能再当领导干部可以吗？)批一下，批透吗？不是批人的问题，特别是批他整个的反革命文艺路线的问题，刘邓修养文艺黑线，周扬、林默涵的文艺黑线对你们学校这里有反映的，要把这根黑线批透。批透批臭，这样你们才能立起新的东西，才能创造新的东西嘛。把文艺黑线批深批透，结合整个刘邓的批判，大批判嘛！在这个斗争中搞联合嘛，那么同时可以每天用一定的时间排演《白毛女》。工作很多呢，要整风，要学毛选，搞联合，要批，要改。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你们还要整天打内战？！就不行了，没有时间了。李武林的问题再大，跟这事情比起来是次要的。你们要抓住主要矛盾。搞三个月的李武林，搞完了以后，全国都前进了，你们还有搞李武林。不要丢掉四爪，光拣芝麻。他当然不是芝麻，可能是个烧饼，烧饼芝麻也只是个大小嘛，还是搞大的，搞刘邓黑线的批判，刘邓文艺黑线在你们学校的反映，批判这个，提高自己，学习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灵魂，搞整风，搞斗批改，李武林是你们这么多的事情中的一件事，他是一条牛腿，不是牛鼻子，要抓住牛鼻子，牛就可以跑，不要抓了牛腿，没了牛腿它怎么跑。你们学校的主要矛盾还是你们本校的斗批改，大批判，大联合。联合，现在是你们的主要问题。大联合，大批判，转入斗批改，江青同志指出的这个大方向是你们学校的主要问题，而李武林只仅仅是一个部分，一个局部，你们还是抓住整个。现在来说，你们现在是两派，怎么团结，怎么联合的问题。我看批判李武林，李武林将来调工作吧，不要在你们这里搞三结合了，免得你们两派(“阵线”鼓掌叫好)你们这种情绪也不对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鼓掌我就高兴，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李武林还是让他革命的，你们这里为了消除你们的因素，搞不好，他到别的岗位上去革命，调动工作嘛，……现在不说，看看他本人的表现再说。

(高振华再一次要求谈谈)写信好不好，把他名字记下来，不是还有王敏吗？你的信跟王敏的信我负责看，好不好？今天就这样，好不好？同志们！(众：好！)

(热烈欢送戚本禹同志)

## 762. 戚本禹在文艺评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10日凌晨 军人俱乐部)

戚：人大“三红”来了没有？“三红”的“文学兵团”来了没有？我主要是要见“三红”的“文学兵团”。

今天主要是商量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是和“三红”研究《欧阳海之歌》的问题。

前几天我讲了关于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问题。我们要纪念《讲话》，欢呼胜利，批判刘少奇、周扬的文艺黑线。

五月份以纪念《讲话》为中心，开群众大会。要重新发表主席的《讲话》，我们有个想法，发表一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还准备发表纪念《讲话》的社论、文章，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周扬。如周扬在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时抛出的大毒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江青同志的讲话也要发表。(有人说：已经广播报了)

最近准备召开一次纪念《讲话》的群众大会，你们“文学战斗兵团”可以发言。从五月

十日开始，演出现代戏和好电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交响乐《沙家浜》，芭蕾舞《白毛女》。要大力宣传样板作品。各地广泛宣传，搞样板戏，搞纪念活动。还要把一大批毒草拿出来示众。如《燎原》《两家人》(这个作品是歌颂单干的)《逆风千里》(这个作品是宣扬投降主义)。《林家铺子》和《不夜城》是美化资产阶级，宣扬“剥削有功”，还有《武训传》这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有人说：没有看过)还准备把同志们召在一起开个大会，你们可以准备，上次你们开的两次会，纪念《讲话》我们都没有参加。你们都是革命组织，分两大派，我们不好参加。我很希望人民大学联合起来。可他们就是联合不起来。

刘庆库(“三红”总部负责人)：我们希望戚本禹同志到人民大学去。

戚：你们联合不起来，我就不好去。我去有什么用？我说话你们又不听。——你们斗彭真的大会开得怎么样？

刘：开得还不错。“新人大公社”破坏大会。

“三红”战士：他们破坏我们的大会。

戚：你们为什么不和“新人大”联合？

“三红”战士：我们发了请帖，赵桂林拒绝了。

赵桂林(“新人大”负责人)：孔宪龙同志(“三红”总部负责人)，在一次大会上说决不能让“新人大”在会上发言，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让步。

“三红”战士：这是造谣！孔宪龙(低声地)：我讲过。

戚：你们为什么不让人家发言？！不让人家发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不让人家发言，那算什么叫人家参加大会？

“三红”战士：他们破坏大会，……

戚：你们先不要讲这个！你不叫人家发言就不对。如果你们让他们发言，他们再破坏大会，那我就骂他们了，我要批评他们了。我们给你们很大支持，让你们联合起来斗，以“三红”为主，你们就是不执行，我们给你们打了电话。

刘：我们没有接到电话。

戚：怎么没有接到？查一查去。

刘：我们只接到谢副总理的三点指示。北京卫戍区保证我们开好大会，王××同意我们自己开。

戚：王××是什么人？打电话问他，怎么传达的？你们在斗黑帮的问题上都联合不起来！

“三红”战士：他们说我们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我也怀疑这个问题。这里面肯定有坏人，回去查一查。反正把自己的同志往死里打，肯定不是好人。(鼓掌)在同志间打内战，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种人肯定没有好下场！(鼓掌)你们为什么连斗黑帮都联合不起来！你们学校很复杂，特务很多，我还怀疑你们两边都有坏人。为什么打自己同志那么起劲！

赵：五月七日，他们把皮带、棍子都准备好了……。

“三红”战士：造谣！

戚：打自己人绝不是好人，我坚决反对武斗。如果你们不听，你们愿意打就打去，我们也不怕。

《欧阳海之歌》出版以来，在群众中评价很高。书里也有一些黑《修养》的话。有些同志说是“毒草”，是黑《修养》的“黑苗子”。这主要是人大“三红”的“文学兵团”。(刘庆库插话：不是“文学兵团”，是“新闻兵团”。)是“文学兵团”嘛！(刘：不是，是“新闻兵团”。)“文学兵团”也没有关系嘛！“文学兵团”有战斗力嘛！我看过了你们的几篇文章。“新闻兵团”来了没有？(一人答：来了。)不要紧嘛！我相信不是别有用心的。书中有些章节的确有些错误。

但是，第一，《欧阳海之歌》是一部用毛泽东思想塑造英雄形象的优秀作品。主要成就

是塑造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英雄形象。欧阳海是集中了无产阶级优秀品质的战士。正象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里指出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小说把这种人写出来了。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概括了好的品质。他是怀着阶级的仇恨参加我们的队伍的。

第二，写兵写得比较好，是很突出的，他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在英雄成长中的决定作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英雄。人大“三红”想成为英雄，就得好好改造自己，只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那就成不了英雄。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联合不起来，就是主席思想没有学好，甚至可能有孙泱、胡锡奎的思想在起作用。

一条主席语录，就起很大作用，北师大搞了六天六宿，在困难的时候，念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鼓舞了勇气。北航“红旗”更多，搞了二十八天。地质“东方红”在困难时，唱《望见了北斗星》。

那时，周扬一提到毛泽东思想，一见到毛主席的名字，就是庸俗化。他们是反毛主席的。当时，我们就提到是毛主席思想的光辉，使作者写出了《欧阳海之歌》这部作品。

这部好的小说你们说是大毒草，这不对。这部小说描写了大跃进，还写了备战，描写了部队的新面貌。

第三，小说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写出了以欧阳海为背景，歌颂了人民解放军，描写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部队。这部小说也是有缺点的，书中写了刘少奇的话。要把刘少奇的话删掉，换上主席的话。这部小说主流是好的，应该基本肯定。这是我和我周围的同志商量过的，今天我来保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金敬迈。虽然我没见到伯达同志，我请示了江青同志，这也是小组同意的，我不是拿小组来压你们，不对，你们可以批评，可以讨论。不过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三红”的一个很普遍的毛病，“新人大公社”有些缺点，你们就连“新人大公社”是个革命组织都不承认，我讲话肯定过了，你们也不承认，你们现在还不能联合起来。

刘庆库：总理讲过，一个学校有两个革命组织，联合的时候应该以左派为核心，扩大组织。

戚本禹：“新人大”是右派？（刘庆库和部分“三红”同志：不是。）

戚本禹：是中间派？（刘庆库：不是。）

戚本禹：那是什么？（刘庆库和部分“三红”同志：是保守组织。）

戚本禹：（很生气，说话声音很大）这不对！我不这样看。“新人大”是保守组织，它保刘少奇了吗？！保邓小平了吗？！

“三红”一战士：“新人大”参加了二月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总部中有六个人参入为郭影秋翻案。（刘庆库起来附和）“三红”一战士说：其中就有赵桂林。

赵桂林：这是造谣！我讲话我负责任，你们讲话也要负责任！

戚本禹：你们就利用别人的一些缺点来全盘否定人家，我要是象你们那样，不保你们，我说你们攻击康老是逆流，把你们攻击康老的前后经过和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让全北京看看你们是个什么组织。我够保护你们的了，你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我还给你们三七开。

“三红”战士：他们跟萧前结合，萧前是他们的决策人物。另外一个战士说：萧前这个人是拿定息的……。（他还没有说完）

戚本禹：你别说了，这些我都知，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了，我说萧前不是右派。萧前是我解放的，你们老抓“新人大”干什么。

赵：他们要枪毙萧前，打倒萧前。

刘庆库：“新人大”歪曲你的话，他们说萧前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

戚本禹：这有缺点，有错误。

赵：这是我们个别同志说的，总部作过纠正。这方面我们有缺点。

刘：萧前是他们核心组成员，又说萧前是极左派。

戚：人家不是承认错误了吗？

刘庆库：萧前自从你解放以后，他就向革命小将反扑。

戚本禹：你们可以批评，他不是黑帮。我有个提议，就是你们成立一个联合作战组，“三红”为组长，“新人大”当副组长，能不能接受，你们自己考虑。

刘庆库：两个组织联合起来，在作战方面以左派为核心，在组织上也必须以它为核心。

戚本禹：谁正确就以谁为核心。

刘：戚本禹同志你知道几个月来“三红”是怎么走过来的？

戚本禹：不光看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还要看你现在怎么样走！你们近来做的一些事情就不够好。在斗彭真上都不能联合起来。

刘：这里边有许多问题，涉及到我们校内的情况。“三红”一战士站起来说：他们和彭真划不清界线。（其他单位都不以为然地笑了，歪曲成这样谁还相信？）

戚本禹：不管什么问题，你们不让人家发言是不是错误？

刘：这里边问题很复杂。

戚：（打断他）你说，是不是错误？（刘：（低声）是错误。）

戚本禹：承认错误是好嘛，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让“新人大”参加主席团，让他们发言，还让他们多发，你的心胸狭窄，你们就没有这个气魄。

刘：在校内问题上，我们的确联合不起来。在对我校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看法上，我们和“新人大”存在着原则分歧。在对待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上，我们之间也存在原则分歧。他们认为六〇年的反修教学检查和五八年的教育革命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是胡锡奎领导的。他们为右派翻案，我们学校的一些右派分子都出笼。

戚：（这里的几句话未听清）

刘：我们说李培芝是叛徒，他们说是左派。

赵：你们这是造谣！

戚本禹：你们根本没有联合的诚意，到现在还认为“新人大”是保守组织。你们两个组织不能联合起来，放着第一号敌人孙泱不斗，孙泱是蓝衣社特务，还没有脱离蓝衣社就加入共产党，同严慰冰关系很密切。你们不去搞。

赵：我们已经斗了三次。“三红”战士：他们单方斗，破坏大联合。

戚本禹：你们要向师大学习，师大做的不错，虽然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你们人大这种分歧不正常。

刘：戚本禹同志，那我们让“新人大”再斗一次吗？

戚：斗彭真就你们人大一家斗啦？

赵：谢副总理已经批准我们再一斗一次。戚：（没吱声）

刘庆库：“新人大”还要斗彭真，怎么办？

戚本禹：这个我不管。

散会后“三红”同志围住戚本禹同志，出会场又围住戚本禹同志的车，堵在车门口再三追问戚本禹同志怎么办。戚本禹同志一再摆手，说：我不管，我不管，你们去问谢副总理。

### 763. 关锋、萧华、杨成武接见军测红总、清华、矿院、地质、北航时的讲话

（1967年5月10日夜 人大会堂）

解决问题：军测“红总”要揪总参文革主任王新亭同志，在王的门口搭上帐篷，等了二

十七天二十七夜，并不时用大喇叭叫来叫去，首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的时间关系，在接见

前，杨、萧接到总理的电话，要研究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杨代总长代表军委用很短的时间讲了关于王新亭同志的问题，后两人走了，关锋同志讲了约十五分钟。

整个接见半个多小时，把讲话整理如下：

杨代总长：内容从略，基本意思是王新亭是个好同志，是毛主席一边的人，你们有意见可以反映，但是，不要搞那样的行动。

关锋同志：这次接见的主题，杨成武同志讲完了。我现在谈一谈掌握斗争大方向问题。这个问题，同志们会常常想，常常提，大方向，就是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散布的影响是不小的。我们要化很大的功夫，很大的气力去批，批《修养》，有的同学说：“过去我就没看过《修养》，用不着批，现在看它，也许会中毒。”这是不行的，不是打倒三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不是靠边站的问题，其实早已靠边站了。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批深批透。要保证国家永不变颜色。这次运动不是罢官革命，在批判中要受教育，大破大立，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

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西要狠狠地扣一扣，真正抓住，结结实实，臭，不是把奇字写成狗，不只是人臭，而是要把他的货色搞臭，以后再出了点什么，一下子就清楚了，这是百年大计。

学校斗批改的联系，要有一个权力机构、领导机构，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关锋同志问：地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了吗？地答：成立了，关笑，点头)

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要带这个问题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保守派的组织的群众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要意气用事。有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什么“保皇有罪，罪该万死”，那样的话就说不下去，要作工作，做说服工作，如果说不服，有三种情况：(一)不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二)不全真，那你就应虚心听取别人正确的一部分意见；(三)是真的，但是不耐心。北京第二机床厂搞得不错(举一老工人的例子，从略)。工厂能不能掌握大方向很重要，不和学校一样，五千人的工厂三千人掌权，二千人不服，那机器就转不了，所以，他们得出，不能争取多数，夺权等于白夺。工作是困难的，但是，要相信群众，尤其是不听的时候，对主席思想也不动摇，不能动感情(举十三期社论后的情况)。真正的左派要学会作群众工作的本领，不能压服，压而不服，这一点要注意。清华闹分裂不好。(有人问到最近全国、北京连续发生武斗)武斗光靠下命令不行，十六条不早就明文规定了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也有重要通告吗？这个东西是我们文革小组起草的。我们对武斗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左派同志，革命同志要掌握自己。地方院校支持军事院校要慎重，没有调查研究搞错了就会被动，事情是很复杂的。应该坐下来好好谈，现在有人讲，左派内部要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不对的。不要搞清一色，最近主席经常告诫我们，这违反辩证法，只能孤立自己，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吗？允许人家保留意见，要有商量的气氛，不要动不动互相扣帽子。(清华同学讲：“四·一四”派说总部形“左”实右，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关锋同志讲：运动好长时间了嘛，难道还没有共同的东西？分歧先放在一边，先谈谈共同的东西，然后，再来解决分歧，要革命的同志会走到一起来的。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全军文革前天开了会，搞了一个草案，预备交中央文革，送林副主席、毛主席审批。三支成绩是主要的。刘、邓、陶、李葆华、赵永夫、刘澜涛、李井泉他们就无所谓支错的问题，他们就是另一个司令部的人。

#### 764. 萧华、杨成武、关锋等接见张、宣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讲话 (1967年5月10日晚)

首长们在详细地听取了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

关锋：

同志们：

我向大家问候，向张宣地区挨打的同志们慰问，无论什么人，打总是不对的，不应该打嘛！对张宣地区的文化革命没有接触，昨天和王力同志接见了地方上一些同志，说的情况很严重，没表态，我说请原谅，这么大的问题，我只听了一方面的意见，没请示报告，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今天也是这样。我现在讲点，也许有用，也许没用。主席最近一些指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拥军爱民，三个相信，三个依靠，这三个相信，原则上容易通，实际上也不容易通，如相信群众……，参加保守组织的大部分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要做工作，做不通的时候，还是要坚持相信群众，如去年发表十三期社论，有些人反对，我们没有说他是老保，我叫他们不要把意见强加于我，我也不强加于你，你们自己去独立思考，所以对待保守派，我们一定要耐心地做工作。在全国来说，“五支”成绩是基本的，有些地方是出了一些缺点，对这些问题怎么看，除赵永夫式的人物以外，改过来就好，(杨成武：有两个左派，支了一派，另一派就反)萧华：部队没搞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整个北京地区不错，搞得很好，错误有)一般的支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一样。(众：我们二月份开始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要给他们一些主动，不是由我们在群众面前去斗，林副主席说，带枪的刘邓路线是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的，这是内部问题，是警惕这个问题，所以公开时抹掉了，为的是为了维护军队的威信，我们今天之所以敢于开展四大，除毛主席威信外，我们有伟大的军队，应该看到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很大的，存在一些问题，正在解决，解决要采取恰当的方式，不要公开的搞，什么带枪的刘邓路线呀！公开的搞不利于解决问题，向上向当地反映情况都好，这是需要冷静地考虑的(萧：主席是这样讲的)，刘邓陶如果不是一贯地反毛主席，光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会是这样。大家提的要求，回头萧主任讲，有些问题是不可以研究。信的问题，是真的，不是假的，萧、杨、关都看了，有个口径，凡是答复这类问题都这样答复，(杨：最近天津、广州的处理都是这样)这是主席讲的，(萧：这是最高指示)陶铸却说绝食是伟大的创举。希望同志们给其他同志们做做工作，当然谁也不愿意不吃饭，这是被迫的，最后还要重复一句，和保守组织的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根本不同。

萧华：

关锋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军队五支的确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任务来得急，有些部队，有些地方犯了一些错误缺点是他们没有搞过，有的连四大也没有进行，以前同群众接触比较少，没有经验，难免要犯错误，这点可以谅解。但不能说没有经验就应该支错。有的地方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有些不能理解，所以旗帜不鲜明，或是立场站错了，或是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仓促表态，还有个别领导人犯有路线方向的错误，如成都、内蒙，对于他们中央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赵永夫当然不一样，他是国民党员，是坏人干坏事，这是个别的，绝大多数是好人犯错误。这就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认识错误的一个过程，一个改正错误的时间，军队连续召开了军区干部会议，军级干部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就是研究支左问题。张家口情况如何我们没有调查研究，还需要继续听取意见。四川内蒙问题，都是经过几个月调查研究的，反复是坏事，但也是一个好事，可以暴露，可以考验人，张宣地区处在反修前线，那个地方阶级斗争很复杂，处理与军队的关系应该慎重，应当做内部问题来解决，要把两类矛盾分别开来，不要把矛盾推到社会上去，被坏人利用，日本记者要得我们的情报是最难的，现在则认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技术工程学院更要警惕。军事管

制是主席提出来的，实际上是政治管制，有些军事管制的地方就是错了，也可以去冲击。你们与×××师领导同志在支左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的，但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军队院校与部队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你告诉×××师不要利用广播台，进行对对方的攻击)要停止武斗，武斗不能解决问题，很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不论是哪一方面，搞武斗是不好的，特别是院校、部队，我们靠摆事实讲道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就是对领导组织也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同志们提出保障革命群众人身安全，这是很重要的，(杨：我们同他们讲，你们也要相信他)你们讲话也不要激动，对兄弟部队，院校，也要讲究方式，不要开始就讲人家是一小撮混蛋。调查组，我同意由全军文革派，你们为什么那么不相信北京军区，(他们把我们的意见都转给老保了，)(杨：不相信整个军区我就不同意了，从战士来说，你们比他们水平高，不要同战士对立)他们打了你们，不还手，这很容易。我同意由全军文革负责，北京军区参加，北京军区山西就不错，郑维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杨勇、廖汉生很坚决。在支左问题上，经过各方面的调查以后，得出结论，错捕，错解散了群众组织，马上平反(肖：我们马上告诉他，要落实)，各院校群众组织建议自己也整整风，部队也应该这样做，×××师的确也有那些不对的，向院校同志检查，你们也可以作自我批评，但不搞请罪，旗子倒过来，领导翻过来，不要冲击军事机关，八条十条均有效，(众：他们说军事院校，不是军事机关)这不对，怎么不是解放军，部队院校如何搞，拟出了几条正在中央文革讨论，以后下发。当前要掌握大方向，有些院校少数同志屁股坐不下来，对本校斗、批、改搞的不突出，这是个开花结果的问题，应当正确地对待干部，只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让他们检查改正，一道参加革命，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包括一些学术权威。人事的问题关锋同志讲过了，这是处理绝食问题的统一原则，再嘛就是不要武斗，不能认为是大毒草，(杨：不能认为有关批评的就是大毒草)我们要从全局来看问题，全军文革总可以基本信任嘛！同志们反映意见，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帮助，回去以后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讲话》二十五周年快到了，我们要很好的宣传学习。祝同志们斗争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杨：我完全同意关锋、肖华同志的意见，祝同志们斗争胜利。

众：要求参加做社会调查。

萧：调查仍以全军文革出面。

北京军区代表：我是来听指示的，回去按首长指示办。

杨：现××军还在北京开会，改正还有一段工作时间。

萧：当前要造成一个条件。

杨：外因是条件，内因才能决定。

萧：支左当地驻军应组成一个统一的，你们过去关系不密切，我看以后，每十天××军找三个院校开个会。(众：我们去他们不让进大门)

## 765. 陈伯达在北京六中的讲话 (1967年5月11日)

陈伯达：你们不应分“四三”、“四四”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无产阶级的学生。

同学：现在正在批判“四三”反动思潮……。

陈伯达：“四三”思潮也不要批判，(鼓掌)以前来了几次我记不清了，我糊涂了，要联合起来做无产阶级革命派，有问题可以商量。(停了一会儿)上次我碰到的同学来了没有？看劳改所的两个小孩(这时原劳改所看守××答应来了，并到台前。)上次我来，他们两个人开始装睡觉，后来开了门，你有些害怕吧？后来我给他留个条子，说明劳改所的人是我带走的，

无关他的事。现在那些教员还在吗？

同学：在劳动，有的参加军训。

陈伯达：他们改了吗？认错了吗？（同学：没有）

陈伯达：不要关起来，在那里敲敲打打的，董良翻来了没有？

（答：没有。“四三”派同学发言，底下乱哄，不管那一方都不让另一派发言。）

陈伯达：让另一派说话，不管对不对，让人家说出来嘛，乱哄不能解决问题。我是你们的小学生，我是来请教你们的。你们处的地位是教员，我的地位是学生，我不需要你们鼓掌。有不同意见一个人说就好了，不要乱哄，真理不在乎乱哄，造声势，主要的向你们请教军训，你们有多少学生？（答：一千多人）留五六个人就可以了。听说你们有两派。（答：对）你们两个月搞了什么？（同学：学习毛著，提高三性……）你们学好没有，学进去没有，学不进去军训就搞不好。军训就是一个形式，你们只是排队走路，这样不够，军政训练必须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你们学什么？（答：《老三篇》《将革命进行到底》……）学没学《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答：学了。）动了没有，表现出来了嘛。学习毛选后应该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不能把他当形式，这样是搞不好。学了“三性”吗？革命性第一，这是什么呢？在文化革命中要革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思想现在还有影响，就应该立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教导应该时时用，把错误思想挖掉。我的头脑中也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把资产阶级思想从头脑中排除出去。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新一代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把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头脑中排除出去。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当中的人，不要有特殊观念。我们的头脑中有两种思想，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一种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两种思想经常作斗争，而且新的东西不断涌现出来，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可是事物在前进，也可能由先进的变成落后，我为什么说“联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你们“联动”的在这里不要着慌，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红透了，“联动”的臂章红，认为自己红透了……毛主席说要思想改造，是不是自来红呢？（众：不是）是不是红透了？（不是）“联动”的袖章各式各样，分类分等，还是封建的。思想改造要经过反复斗争。

我很笨，我很蠢，我离开家乡几十年了，还是家乡话，简直来不及改了，老百姓说我没有忘本。有人读了几年书就带洋话，老百姓听不懂。一个人永远没有毕业的时候，学到老做到老，不象“联动”红透了。“联动”的行动很不高明，打着大旗骑着自行车，还有匕首，“联动”不一定都是假的，“联动”做的事正符合坏人的需要，有一次在工厂抢自行车，还扎了人一刀，有一些真的假的“联动”借抄家机会把人家的钱和东西都抢走了，你们说一说吧。

你们说军训还要不要？（同学：要）为什么？（同学谈了一些军训的好处）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要执行十六条，谁也不能包办代替，头脑中的革命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要靠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动不动就吵起来，有人还用广播车，你的声音大，我比你还大，乱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浪费国家财产，你们搞过喇叭车没有？（众：没有。）

（后来陈伯达同志又谈了一些他解放前上学和教学的事）

军训要让同学自己选排长连长，军训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让解放军同志当你们的顾问，我希望他们（“联动”）能听得下去，以后不要说江山是我老子打的，江山是毛主席领导劳动人民打的。哪有江山是一个人打的？我们的江山是无产阶级的江山，我们要紧密依靠群众，没有群众，你们那个老子也打不了天下。不要歧视参加“联动”的同学，只要他们回过头来，就让他们参加革命。现在是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难道青年还跟他走吗？……不要分“四三”，“四四”，大家可以商量，联合起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打砸抢，“联动”的同学要回过头来，不要这样搞，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什么团体都可以公开。

(中间插话关于劳动的事，从略)

不要划“四三”、“四四”的界限，这不是原则上的调和，既然都同意军训，为什么要划一条沟呢？这边的人不可以过来，那边的人也不可以过去。解放军不要这么多，自己选排长，听说难得很，吵得一塌糊涂，这样不好，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选上，让他们都学习管理方法，不是说只选你不选他，轮换着来嘛。一个人当半个月，现在有一种风气不好，选上的不能下来，只能上台不能下台，又能上台又能下台，这样才是辩证法嘛。不要垄断，要做无产阶级接班人，大家轮流做管理工作，大家都学学。搞太久了不下台，就要搞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我的话不一定对，可以批评。

在学校搞斗批改的解放军，最多十几个，具体留多少，大家讨论。

你们还准备打架吗？(没有)有人准备匕首了吧？(没有)

(边笑边说)靠不住，你们的桌椅板凳坏了吧！现在要好好修理桌椅板凳。我说这些话有无益处，不敢肯定。

(又谈到“联动”对流氓的问题)

按“联动”的标准，在农村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流氓了……我赶快把扣子扣好，以免出去被打成流氓，(大笑)“联动”简直是糊涂人，告诉“联动”，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流氓。

中央文革没有向“联动”投降！(鼓掌)

## 766. 王力、关锋讲话

(1967年5月11日 在政协礼堂)

王力：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今天我们本来到四中，后来到了女附中。我们的任务是要作调查，听同志们的意见。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所谓的“四三”派，所谓的“四四”派，中学红代会的问题，班级大联合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发言权，我们要作调查研究，当你们的小学生，最近几天我们要召开座谈会，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主席。(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同志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清)同志们团结起来好不好？(众：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个编辑部发表社论(关锋插话：“同志们，是两个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啊！”)这样重要的文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两个编辑部联合发表的文章，全世界都非常注意，打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疼，小将们不注意，却在打架，我们必须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一斗争同本地方、本部门斗争结合起来，同有步骤的转入斗批改结合起来，通过大批判进一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样的大方向不能转移，不应当转移，这是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是拥军爱民，这两个问题根据毛主席指示，根据当前形势提出的大方向，四、五月已不是二月三月的时候了，当前形势需要我们抓住这两个问题，这也是主席教导我们的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相信依靠群众是最根本的一条。这一条根本原理谁也不要离开和违背他。离开违背他，就要犯错误，领导同志是这样，解放军同志也是这样，革命小将同志也是这样，革命小将自己也不要忘记这一条啊！(关锋：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作艰苦工作)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好人，这是第一条。我们对“四三”，“四四”研究一下再发表意见，我们建议不要互相戴大帽子，好不好？(互相戴了大帽子不要记仇。——关锋插话)过去戴的大帽子不要记仇好不好？记住毛主席相信群众这条原理，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没有这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主席说的，没有人民的军队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志们，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对于人民解放军工作中有一些缺点和错误，适当的提出，他们会表示欢迎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善意的，

与人为善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解放军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要看得太重，错了只要他们认识到了改了就好，有些同志对解放军同志批评过重，或方式上不好，解放军也不要看得太重，同学们犯了一些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了，都是一家人，都是革命同志，经过这一段，应该说军队方面，同学方面都有经验了，应该更好地团结。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斗争当中逐步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这也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斗争的重要内容。只要我们坚定按毛主席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更好地完成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的斗争任务还很艰巨，前进路上还有种种障碍，我们前进一步都要斗争。不要以为到了争权夺利的时候了，任何争权夺利都是不对的，我们一定严肃对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767. 戚本禹讲话 (1967年5月11日晚)

我在人大开了一次会，会上附中红卫兵要求我来，现在我来了，想听听你们各派的看法。  
(革命师生的谈话略)

情况不清楚，我不想多讲，不要录音，一个学校的情况，不一定适合普遍的情况。目前形势很好吧，是吧？形势很好，也有缺点，大批判在全国已进入高潮，这是大决战，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大决战，现在大批判中，全国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思想水平提到从来没有的高度，咱们的国家从解放以来，已解放这么多年了，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从没有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我们红卫兵在学校里学政治，上了六年五年，读了很多书吧？群众什么时候贴大字报？(答：六月)现在还不到六月吧？现在是五月十一日吧？究竟是这一年学的东西多，还是前几年学的多？这一年学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当然这里面有的学得不好，但是学到了许多毛泽东思想。《修养》这个东西，这个黑《修养》以前在政治课上读不读呀？清华大学有两个同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个叫×××，两个红卫兵，写的文章，水平是很高的，《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全国各地报纸都转载了，象他这样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我经常接到你们的来信，你们办了个小报，那些文章写的很好，第六期小报写的还是不错的，这些文章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你们有很多同志的发言，讲话，讲的很好，那么这些讲话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讲不出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记得有些中学生有不少打电话都不会打，打电话都不会，现在讲话，到处争论得面红耳赤，拿主席思想来驳斥对方，应用得极端好，用于阶级斗争，但是也学了，他读了，他不会，慢慢地运用的过程中，他就会用好的，批判黑《修养》，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路线，在批判过程里，革命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很高很高的高度，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恐怕没有的高度，我们工农兵的思想水平，他们对待科学和社会科学掌握的水平，拿整个世界来说，比较起来说那是最高的。美国大学里的学生，社会科学家，什么这个家那个家我看不比你们红卫兵，你们不信，来辩论辩论，恐怕这些家们，我看他们辩论不过你们，这是很大的力量，我们靠什么战胜修正主义，就靠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思想觉悟，靠他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如果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了，那么对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有可能不变颜色，将来谁搞修正主义，当官作老爷，要压迫群众，要搞新

的剥削阶级，要搞这个东西，那么红卫兵战士，我们就要起来抵制，造他们的反，他们修正主义将来吃不开了，我们大家的眼睛就会擦亮了，觉悟都提高了，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你们看到我们搞什么夺权，有些过去对刘邓路线，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忠实执行者的斗争，有夺权斗争，我们取得很大的胜利，而且胜利不断地扩大。是有我们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同学，我们人大附中红卫兵同学在青海斗争中流了自己的鲜血，北京来说，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人大附中的红卫兵，他在青海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用年青的生命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大海同志学习)这个红卫兵是哪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红旗”的？(是红卫兵的)这个同学过去表现好不好？表现得怎么样？(答：好！)挺好的，我们人大红卫兵应该纪念这个红卫兵。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整个生产，工农生产，自从解放军支工、支农、支左以后，加强了生产制度，很多地方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所以整个来说，我们的形势是很好的，大好的形势，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们困难还有，阻力还有，但是这个困难，这个阻力，终究要被我们克服的，要被毛主席所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所克服的，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来说，对广大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来说，是有的，我们声势越来越大，总的一句话就是很好的，一天比一天好。形势很好，在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阻力的，但是阻力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是会战胜的，在整个声势中，我们要考虑调查人大附中的情况。我们人大附中能否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人大附中推向新的高度。把我们的人大附中变成克服困难克服阻力的一个动力。我们这个学校广大红卫兵战士有责任，如何在我们学校配合这个大好形势，夺取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不要使我们学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变成阻力。那么，就要大家努力，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复课是可以把学校变成天津的延安中学那样，希望你们人大附中能够在大批判大联合转入到本单位斗批改当中，做好的榜样，做好的典型，就象延安中学那样，天津的延安中学，你们知不知道？出现第二个革命中学，可能不可能？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树立一个好的典型，用到全国的中学文化大革命里能起很大作用，不光能在北京市里能起很大的作用。人大附中红卫兵是最近起来造反的一个战斗单位，后来有的老红卫兵犯了错误，我们是不赞成老红卫兵这个称呼，后来又有“井冈山”红卫兵起来，继续前进，是吧！“红旗”红卫兵开始有些错误，后来又造反嘛！(这一段不清楚)这么多解放军来支援你们，帮助你们搞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们的感情跟你们是一致的，有这样好的解放军，都是很爱护你们的，非常喜欢你们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你们，同你们一起战斗，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阻力不能克服？还有你们这里的干部，过去什么干部都靠边站，那么现在干部问题很多，刚才两个干部，一个叫陈帮友，一个叫刘庆振，刚才他们都发了言，还有一个叫韵志冰，这就不错了，有的学校一个干部也不行了，你们这里无论如何还有三个干部发言，还可以，是不是这样，(众齐说不一)有的人是老好人嘛，不是坏人嘛，什么都是老好就不行，以后态度要明确一些，(有人有点修养)有点修养不要紧，改了就行了，批判，他自己也批，你不能说一点修养也没有，“红旗”有没有“修养”？(众：齐说不一，有！没有！)(“红旗”一战士：“红旗”也要分析)有的人有，有的没有，谁没有，谁一点也没有的举手，我看对自己还得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我就没有一点缺点，无政府主义总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吧！无政府主义是我们不主张的，毛主席从来反对的，刘少奇是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当然不是扣帽子，不要有一点无政府主义就是刘、邓路线，无政府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就是黑《修养》这本书，它是黑《修养》产生的，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机会主义搞到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报纸上说了，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大家都看看这篇文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那个人，那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修养”的毒，李百替也有错误吧！(李：有)李百替有缺点有错误，但是你们说李百替是什么叛徒哲学，我不太赞成，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同志，还是一个好同志，不要否定他，不要一下否定他，他有缺点，过去你们打他，他说了假话可以检查一下。(“红旗”一战士说：李百替说干部子弟本能地反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干部子弟对党和毛主席的热

爱是空虚的，漂渺不存在的)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如果他是叛徒哲学，我接受你们帮助，你们可以帮助，你们可以相信这点，他是一个中学的青年学生，你们整他说怎么不对，他说了假话这个他有缺点，他可以检查的，你是否允许他革命，他还是革命的造反派，(有人说：他就是不能掌权)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讲话，我认为还是好的，(有人说：他的讲话是假的)那也可以说你今天讲话是假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嘛！要相信历史的考验，对你也要考验的，我们将来还要看嘛！将来中国还会有困难的，还会有斗争的，在将来的斗争中我们还会看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的路线上，不要一下给他做结论。象李百替这样的红卫兵要赞成他，还要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说中央文革有垮的危险)那么李百替和“联动”究竟那个好，“联动”好吗？“联动”在公安部喊反动口号，那么“联动”和李百替那个好，(一样！比“联动”好)我讲话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中央文革，我来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大家的，(鼓掌)我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大家的，可是我讲话不代表中央文革，讲话代表我自己，好不好，我也是红卫兵一战士嘛，那么李百替如果是通过群众，相当多群众赞成他，愿意让他革命，因此，赞成他担任领导干部，我看你们这派同志也应该对他看一看，允许他工作，看他好不好，应该一看二帮，来帮他，为什么我们要放“联动”呢？不是说这个“联动”做的对，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这样认为的吧！(答：不！)不是“联动”做的对，而是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而是因为他是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这是青年人犯错误嘛，总要允许人家改正，他们是青年吗？是不是？你们如说我讲话和你们讲话不一样，你们年青人讲话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错误话，有很多讲错了，那么我讲话呢也有很多错误，但是我讲错了的话，别人一批评我，我马上就要检讨的，但是红卫兵讲话讲错了，你们是不是检讨了，算了，讲错了就算了，所以青年人讲话嘛，有错误就允许他改正，不要看的很严重，因为他是青年人嘛！一般不是那么能定型的，上午他讲了话可以支持，赞成，这个人下午可以反对他，晚上还可以赞成他的，青年人是有这个特点的。但是李百替呢？毛主席还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你们认为他反对毛主席，我不这样看，不要随便给一个青年人扣上一个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他真正反对毛主席，才说他反对毛主席，他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就不要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要随便给一个人定罪，说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个“联动”就有很多人反对毛主席，那么现在都放出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很慎重，不要随便胡说你这个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于这个东西要慎重，在我们国家里，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因为我们说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反对毛主席那你不是反革命，那就要抓住他，那我毫不犹豫就要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当然毛主席说的要放，我就要放，我究竟抓他赞成不赞成呢？抓他我还是赞成的，但是毛主席说要放我也赞成。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也赞成，但是放出来，你还是反对毛主席，我还是要抓，(鼓掌)如果抓了以后毛主席要放，我还要放，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说的，但是你反对毛主席我就认为你是反革命，决不能说反对毛主席还有什么光彩？没什么光彩！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林彪同志讲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诛之，是不是这样？(众：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对嘛！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他的确反对毛主席那我们说要砸烂他什么我就不管了。他不是，那就不要随便给他扣什么帽子。你们赞成不赞成呀？你们是不是赞成不要随便扣帽子，赞成吧！(完全赞成)完全赞成好嘛！我相信你们是会赞成的，那么是假的是真的那得历史考验来看，你让他表现嘛！你给他表现机会看嘛！你们说不让他参加领导工作，我看可以让他参加领导工作。因为你看嘛！有什么关系呢？你要不给他看的机会，他就是真的反对毛主席你也看不出来，抓也抓不住，我看他不是反对毛主席的，按我的观察，到现在为止，也许他将来会反对毛主席，现在为止我还认为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在这运动中考验、在工作中考验、在斗争中考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大附中，我们希望按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扩大批判，在大批判里搞大联合，大联合里面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把人大附中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鼓掌)办成延安抗大式的大学校！(鼓掌)

我是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都是不好的，那有这样事情呢？大多数是好的，多数是好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毛主席从来是相信大多数的。所以同志们他要相信大多数。大多数教员也是好的，你们教员也不要计较。压制过、整过你，整错了的，整对了就整对了，整错了不要计较，不要揪住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是青年嘛！他们也是出于维护毛主席路线的嘛！横扫牛鬼蛇神嘛！他一时找不到于是就找到你了，也可能找错了。找错对象就完了，不打不相识就完了，如果你们打红卫兵，你们打错，有些人是好人，你们打错就赔礼道歉嘛！对不对。有没有打错的，没有！有！打错了就赔礼道歉嘛！去给人家鞠个躬嘛！是不是呀！三鞠躬嘛！不行再鞠一个，再不行再鞠一个嘛！三鞠躬嘛！我给你赔礼道歉。你还扭住不放，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们应该有这个气魄的，打错了，的确打错了，要赔礼道歉，叫声老师嘛。说是××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打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道歉，行不行？（行！）你们有没有这个气魄？（众：有！）恐怕不大有吧！说得挺厉害……九十度封建吧！封建一点也不要紧，敬个礼嘛！象解放军那样敬个礼！可以吧！（可以）不全是封建的、封建的反封建就不要了，敬礼嘛！向他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嘛！这总是可以吧！这不封建吧！有好多红卫兵，有解放军同志的支援，有干部教员一起参加战斗，我相信人大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可以搞好的。现在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们要建立一个领导，领导你们人大附中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的那么一个临时机构，领导机构，（鼓掌）你看解放军同志还要多呆两天，恐怕这个问题啊，还有阻力呀！要建立这么一个临时领导机构，那么一些事情都办得成，你们斗、批、改也办得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它是赞成要有领导机构的，要有领导，不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死敌，它从来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下面我们就说首先要搞好本单位，搞好你们这个单位的斗批改的。首先要搞好临时领导机构，那怕这个临时领导机构很大，而且领导机构里要照顾到“井冈山”，要照顾到“红旗”，照顾到红卫兵，三个组织都要有人参加，这回又该怎样？你们又该说戚本禹又在和稀泥，不是，同志们，建立这样的领导机构，不叫和稀泥。不仅有这三派，而且要有教员参加，要有干部参加。干部、教员、教职员，包括工人，而且这里面有老头，有中年人，有红卫兵，那个……干部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你们在军训期间暂时联合，恐怕你们马上建立起这个机构是可以的，往后的工作，你们几派可能争几天几晚上不休息的，如果暂时的过程实在找不着挂帅人物呢，那么让军训的同志也派一个同志来挂帅，在军训期间同样挂帅，（鼓掌）慢慢的军训同志就要转入第二线，让你自己来搞，你们自己搞好了呢，他就可以退出你们的学校，要有这样一个临时机构，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啊，军训同志参加几个同志，因为军训也是临时的，他在军训期间他领导这个班子，你们说现在还搞不出挂帅人物。你们是可以搞出来的，有军训同志的帮助，把挂帅人物树立起来。树立他的权威，你们有这个领导班子，虽然是临时的，同志们你们听从这个领导班子的指挥，因为他就是一个权力机构，有权决定领导学校的一切，领导学校的革命，领导学校的教学、领导生活、领导我们学《毛选》吧，都要多方面领导，我们红卫兵战士们、学生们、教员们，必须受到这个领导机构的约束，受到这个机构的约束，比如有的同学要到四川去，如果这个领导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去，否则要叫独立行动，所以要重视这个领导机构所制出的纪律，所规定的制度，这个恐怕你们就不会很赞成吧？我约束你们来了，你们就不赞成了，对吗？你们愿意自由行动，随随便便骑车就跑了，愿意来就来，愿意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要约束你们，你们就不赞成，所以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要有纪律，要遵守，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建立，我希望你们每个红卫兵组织自己讨论一下，提出人选，然后协商，共同协商。各个群众组织协商，这是有左派队伍参加，因为刚才有条子说是不是联合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同志们，你们学习毛主席的联合政府没有？他们的联合政府就是联合政府，那是搞统一战线，因为那时我们要配合中央作斗争嘛，团结起一股力量嘛，是不是，就要搞联合政府。你们这个不是，你们红卫兵是民主党？是民主党派吗？“井冈山”是民主党派吗？“红旗”是民主党派？你们那派是资产阶级的党？如

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党怎么叫联合政府，那不是搞联合政府嘛！不能叫联合政府啊。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嘛，都是向毛主席的嘛，怎么叫联合政府呢？你们一听联合政府就怕了，一听联合政府就不敢要了，那不是联合政府，如果说你们“井冈山”、“红旗”和红卫兵，你们是民主党派，那可以说是联合政府，你们是不是民主党派？不是吧？（同学：不是）是革命组织嘛，革命组织大联合嘛！怎能叫联合政府呢？大联合的临时指挥机构嘛！不能叫联合政府，也不能叫折中主义，什么叫折中主义呢？折中主义呀！就是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政党观点把它调和在一起，那才叫折中主义。两个阶级是对立，你死我活的，一个修正主义，一个马列主义，两个主义把它搞到一起，这就叫折中主义，那你们这三个组织那个是修正主义的？可能是不是“红旗”是修正主义的呀，“井冈山”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也是修正主义的？我看还不象，有些人到底什么时候变成修正主义，但是从总的来讲，现在还不象修正主义的，拿红卫兵来说，刚组织起来的吗？（刚组织）刚组织起来……打人的不多，只有几个，就是骑自行车打人的人也不一定是坏人，那天我下午看到一个骑车子的打人，就叫他下来，我说你们是不是打人，他们也承认自己打人，我说你们打人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打流氓……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是不对的，是不太好的，但是他们拥护陈伯达同志，拥护毛主席，看到我们中央文革很高兴，你看：他们也不都是坏人嘛！小孩都是小孩，弄不清怎么回事，跟着瞎起哄，有些人跟着瞎起哄，真正是“联动”的，执行刘邓路线的，有些是黑帮子弟，黑帮子弟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很多黑帮子弟是很好的，是起来革命的，可是有些人是主张对联的，就是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就愿意作这个混蛋，老子反动你应该起来造反嘛！应该造你老子的反，但是他还要跟老子走到底，他老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搞什么反动路线的，他就愿意和他老子反动到底嘛，因为他也有他的反动哲学的，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于是他就犯错误，这种人是少数极少数，有很多黑帮子弟还是愿意革命的，就算老子是黑帮他还愿意起来造反，愿意革命！我看是不少，例如××所，有个李××，他这个人是黑帮，他的孩子是敢于在没批判以前就反对他老子，这个人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是敢于造反的嘛！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联合的，是可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的，不要排斥人家，不要抓住人家小辫子不放，每个人都会有些错误的，在民众的大风大浪里，这个大风大浪是我们没经历过的，这个风浪是很大的，在大风大浪里你们游泳，学习游泳嘛，总是会喝水的！一个风浪来了，你没看清楚喝了一点水，那么喝了一点水，别人喝了水，他们喝一口水嘛，要让他起来革命嘛，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看到别人喝了一口水了，还要按人家脑袋往水按，这就不是同志的度量，如果说要把同志当作敌人打了，这个人迟迟不改的话，那没有好下场的，我告诉你（鼓掌）你们别鼓掌，你们双方都有错误，你“井冈山”过去也抓住人家辫子说“红旗”呀或老红卫兵都是“联动”呀，那抓住不放得可厉害呢，最近“井冈山”什么“四·三”派出现“四·四”派，挨了批评有的灰溜溜的，你们也抓住人家不放，这个我知道的，因为你们经常来，给我来信，我晚上回来看信，我知道一点，你们恐怕说秘密，你们信里写的难道没有条子里面都有的，将来都是有证明，要把××打倒，最后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就好了，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马上改正，把自己的同志，阶级兄弟当作敌人打没有好下场（鼓掌），那样当不了接班人，毛主席接班人中有一条要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段你们都读了没有？这五条有一条（戚本禹同志念内容）第三条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一条你们能不能做到呀？（答：能）能呀！我看现在情况你们还不能做到，如果做到就不错了，如果做不到还不行呀！而且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要团结，这是接班人的条件呀！同志们！如果人家反对过你，你就要往死里打，那就不能做接班人，但是以前有点错，后来改正了，那也可以做接班人，以前有的把自己的同志打错了，打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改正了，还是可以做接班人，也不能绝对化呀！利用我的话，揪住不放，那也是不应该的，你看有这么多好的嘛，有这么多好的红卫兵战士，有解放军战士，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你们应该搞好的，现在中心问题是条件，大家要通过协商，成立一个临时班子，临时领导机构，要有这样一个机构，

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不行的，你们(支持)协商提出一个名单来，最后由军训团同志根据各种不同意见来考虑，提初步名单开大会，大家通过，行不行呀！(众：行)那么这里面就要确定一个方案，由那些个团体确定，那几个人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可以看嘛！将来在临时领导班子也可以观察嘛！这里包括干部、教员、教职员，还有学生，你们现在担任领导的，在军训时候由解放军担任，因为你们一时搞不出来，那军训完了以后呢，让你们的学校自己人来搞，现在主要你们学校大联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也许会有坏人的挑动，但是现在看起来，主要的阻力是来自你们自己，主要的阻力在你们自己，来自自己的什么问题呢？来自自己的相当同志反映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鼓掌)这个问题是你们学校需要下相当大功夫的问题，是要好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几个月都没有纪律了，同志们，我和军训同志谈了话，军训同志回答我们，喜欢你们，向你们学习很多东西，说你们大方向是好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他们也反映了一点，你们的纪律性比较差，他们还是客气的，说你们语录学的较差，但是我们看你们几乎没有什么纪律，我说的比较重，因为他们是好人，他们喜欢你们我也喜欢你们，但是呢，我说的比他们重一点，可能你们几个月没有纪律了，不是所有的人没有纪律，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纪律的，你们都说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解放军的话，说了就好，但是有些话你们并没有听，你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愿意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就不听，就象你们检查自己一样，解放军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愿意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也不愿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你们愿意听就听，不愿听也就不听，这就是没有纪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可能你们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个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们还记得这个文件吗？同志们(记得)恐怕是不记得了，是忘了……有的学校不是你们学校，有的学校赶人家好象老在这呆着，要赶人家，赶人家，人家不走，为什么不走呢？他们有任务，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走，而是愿意走呢！因为人家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他们来的他们就不走，你们还没有这种情况，你们还好呀！你们还不错！怎样执行命令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你们这部分就不大听命令，相当一部分人不听命令，你们听你们自己的命令，不大听毛主席的命令的。毛主席说的嘛！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表了一个对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嘛！就是一边复课，一边闹革命嘛！就是从三月一日起禁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本校，下乡下厂的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而且要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这个命令你们就没有很好执行，最高指示，中央指示就没有很好的执行，解放军执行了，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你们有的人不参加，人家规定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然后训练，你们就不听，有的人可以睡觉睡到十二点起床，有没有呀？(众：有)他打青蛙去了，他逮蛤蟆去了，那，那，那象话吗？那老乡再不干，你们是小孩吗？你们不是小孩，是红卫兵战士嘛，你们不是小孩，是红卫兵嘛，把红卫兵当成小孩，不是光荣，是耻辱嘛，你们首先要好好军政训练嘛！你们下去首先要打击无政主义，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没有纪律性，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你们不要鼓掌，这是毛主席的话，不是我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主席的话，你们要仔细想一想，你们是不是按毛主席的话去作的？因为毛主席的话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所以你们不想完全做的，你们说拥护毛主席，我们看这一条。你们是不是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考虑这一条。你们是不是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考验这一条。还有的人要去串连，到外地去到四川去，到那去。你串连你就不给解放军打个招呼，没同意你去，你就跑了，这叫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组织性纪律性，那叫什么哪，那不叫无政府主义叫什么呢？过去跑了那是毛主席号召大串连，我是赞成的，现在毛主席不让跑了，让回来，你还跑，还象过去一样，那怎么行呢？对吧！到四川去，到青海去，那是经中央批准的，去了几个人嘛！但是，你们没批准的也去了，也去了几个。好象听他们说，到四川去派九十多个呢，不多吧，有些人认识不对，所以你们去了，以后回来，还要作检讨，那怕你革命得很好，回来也要作检讨。你们要按照组织性纪律性来作，你打仗也要听指挥的嘛，毛主席让你去你就去，毛主席不让你串连，你就别串连嘛。你们要搞本单位斗批改，要转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要搞这件事情

嘛，这件事要善于掌握嘛，而且这些事情要比出去串连艰苦的多，你们有的同志怕艰苦，坐不下来，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这是我给你们估计的，你们自己估计估计看，是不是这样的，怕艰苦就出去跑，图省事，这个革命革的很长，我们革的又不好，又是不好革，又不知怎么革法，你们要杀出一条路线，你们要自己去闯，很艰苦的任务，究竟应该怎么搞，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革命的新中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毛主席的新中国究竟怎么办，究竟怎么搞，这是斗争中没有解决的，要你们去解决，但是你们要不怕艰苦，不愿意解决这个任务，不愿意挑这个重担子就跑出去，有的同学就是这样的，你们自己给自己估计估计，是不是这样？我看是这样的，相当多的同学是这样的，还有个别同学不好的，个别的少数的破坏国家财产，偷人家东西，这个是不是无政府主义？也是无政府主义，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去抢东西，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是强盗式的，有的个别同学，而且偷解放军的东西，这太不象话了。人家一说，解放军说，我们东西偷了没关系的，这可是极个别的啊，我愿意是相当个别的，极少数，是一、二个，但是也是无政府主义吧，也要反一反哪，随便打碎国家的玻璃，我们过去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不能破坏国家财产，你们这个应该进行教育，应该进行批评的，你们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进行教育，要搞臭它，搞无政府主义，搞臭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要打玻璃，不要破坏桌椅板凳，那东西是劳动人民的东西，不容易，那木头是从山上运来的，作个桌子，作个凳子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国家是很穷的国家，要爱护我们的国家，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要破坏，不要打砸抢，有的同学传出来是我说的，这个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打砸抢，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要作阶级分析，我看打砸抢就是阶级分析，打砸抢就不是革命群众所作的，但是革命群众作了，有的革命群众犯了错误，就是打砸抢，那么应该改正错误，这是我说过的，要看到主流，如果做过的，但不能拿我的话去辩护，打砸抢就不是革命行为。你们的大字报，你们打内战，有的大字报还贴很大字，越大越好。贴一张大字报就要很多浆糊，一天就要用四十五斤浆糊，用四十五斤面粉，是不是这样？这里有没有伙房同志，四十五斤面粉能给多少人吃饭？能作多少馒头？那么一大堆馒头，你们知不知道这面粉来得不容易，秋天种，夏天收，一斤面要流好多汗珠子，要耪地要除草，麦子长起来很不容易，长出来磨成粉，作的香喷喷的给大家吃。贴大字报要用一点浆糊，但是要节约，不要浪费。你们打内战的大字报，我看最好不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符合大联合，不是大是大非的大字报，最好不贴，贴小字报就行。不要浪费，那个浪费，那个无穷无尽的浪费，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把各国的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都看了一下，无政府主义的表现都有的，打人，杀人，抢人哪，当强盗呀，反正是不要工农的利益，或者人民的利益，这些都有的。无政府主义是阻碍现在的大联合的一个主要因素。怎么才能搞臭无政府主义，怎样反对无政府主义，实现大联合呢？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听说，这里学得还不是很好，你们学得好不好？(众：不好)有的在学习主席著作当中看小说，看《红楼梦》，看《说唐》。大家不是说主席说过嘛，可以看这些东西呀，按主席说的看《红楼梦》也可以的，不是说一点也不可以，但是要看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不是站在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仇恨立场上？《红楼梦》不看是可以的，主席著作不看那你就会迷失方向。那么你看《红楼梦》，怎么看？你是批判着看哪，还是抒发着看？弄不好你中毒你也会变成林黛玉、贾宝玉，变成哭哭啼啼的，我看还是不如不看，但是看我也不反对，但是位置要摆得适当，摆在适当位置上，要批判着看，而且现在来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就拿斗批改来说这是有很多问题要研究的，你现在用看《红楼梦》来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不对，这是错误的，这里面我也不知道是那个派抄了一些黄色小说自己看，个别人，不是所有人，个别人有的话，要赶紧改正，你们抄家的东西，你们自己拿着用，这就不对。要学习主席著作，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有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才拿起《语录》，自己对自己的时候《语录》就放到口袋里去了，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自由主义第几条？十一条啊，我希望你们把毛主席讲的自由主义，(读十一条)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那不对。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要

活学活用。要针对你们人大附中目前产生的问题，各派自己学习主席著作，要各派作出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请解放军给你们当指导员，大学特学，学他几天。那一派，他要不学习主席著作的话，他就要垮台。过不上几天就要垮台。你们“井冈山”自己学也可以，“红旗”自己学也可以，按班学也可，在军训期间是按班学。可学的东西很多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好好学，我建议你们就这样开大会来学，大家坐好，不要站着，一人拿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句一句讲，一句一句读，有解放军同志来给你们念，给你们讲，你们也可以讲，那样学才能学好，班级学也可以，你们总是要学习主席著作，你们不学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清楚嘛，对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对解放军采取什么态度，对朋友采取什么态度，对敌人采取什么态度？

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搞大批判，最近《红旗》杂志社论这一文章，你们学了没有？我看你们就没有好好学，我就没看见一张大字报，也可能我没有看见，没有好好学，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是打中要害的。反正你们要学，在学习主席著作中来搞大批判、大联合，来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解放军和你们一起学，解放军同志跟你们一起学，大家一起来学，学习主席著作，还要学习别的单位，别的兄弟单位，大家学习主席著作的榜样，要向人家学习，要找差距，要向人家看齐，延安中学、六中就是学习好的，学习主席著作好的。你们向人家看齐嘛，要向人家学习嘛！

你们要学好样子，别学坏样子，大学里有什么好的东西，你们要学习，那些是坏的东西你们要抵制，特别是你们这个人民大学老大哥，是不是，你们是附中，他们是老大哥，那个人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来了人大同学没有？“新人大”的来了没有？来了！噢，就来一个，噢，都来了，我说你们不好你们不高兴，人大同学，今晚你去不去？去不了啦，我今晚还有事，人大来了几个？两派是不是都来了，都有，都来了，“新人大”？也有，我当你们面说，我不背后说，就是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他有坏的也有好的。有人大“三红”还有“新人大”，它写了许多好文章很不错的，我经常看的，在大批判里面它有功勋的，它还抓出一些叛徒，最近，人大“三红”我还表扬了，它还做得不错。它(指“新人大”“三红”)还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本单位的还有变节的它都抓出来了，它最近搞孙泱也搞得有成绩，搞胡锡奎有成绩，搞郭影秋它有成绩，这值得学习的，人家搞本单位斗批改比你们搞得更好啊！

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你们这里边有谁啊？(邸文惑)邸文惑是不是黑帮？够不够？(不知道)你看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不够就不够，不要硬拉。够了就够了，不够就不够，但是他的错误要批判，比方过去你们学校里有的，他在学校里执行彭真一套错误路线，这是有的，不管他是不是黑帮，他执行了要批判，这没有什么好批判的，这就够了。

这一点人大他们大学做得比你们好一点。它也有不好的你们不要学，它两派尽打内战，你们别学它。你们别学它。你们已学了的，它打内战你们也打内战。都打到中学来了，你看人家对你们不太感兴趣，据说你们“红旗”和“井冈山”也是各有一派支持的，打内战你不要学，别学打内战，它说它有新的问题，有新的问题，但新问题怎么解决呢？按毛泽东思想解决，打的脑袋流血，那是毛主席的方法吗？那是毛主席的教导吗？我就不赞成。那还批评不得，最近我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反对我，最近来了很多条子，说我那天批评他了，打内战，反对我不要紧，我这个人就喜欢人家反对的，越反对我越高兴，可以反对的，但是反对我我不赞成的！他说我和稀泥，他说应该以人大“三红”为中心，来进行斗批改，我倒很希望以人大“三红”为中心进行斗批改，我也很喜欢人大“三红”，以它为中心，那么它很有造反精神，从头开始，它的造反精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们自己不争气我有什么办法呢？！它不争气，它最近搞了个批判彭真，另外跟我还有点关系，说我和人大“三红”要我照顾他一下吧，因为他好象是这个学校没有照顾的，我就照顾他一下，结果他自己搞批判，我说要联合它不搞联合，他不跟“新人大”搞联合，你要反映怎么样？你不让人家参加主席团，这

个事情，我就很恼火，很不高兴，很不满意，这个你们不要学它，我告诉你们，你们也搞了两派，搞了“井冈山”一派，“红旗”一派，这两派打内战，然后，红卫兵也参加进去，红卫兵又卷进去，我看你们现在也是支持一派打一派，我已经看到了，有这个苗头。啊，没有？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要做促进他们联合的工作，而不要促进人家分裂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那没有好下场。这两派(“三红”、“新人大”)再不搞联合的话，我就要采取断然措施，不管你自己的话，我就派军代表去，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不好好搞联合，还不争气的话，那我们就派军代表去。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跟文化革命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商量这个问题。八点多了，你们都没吃饭吧！不讲了。

### 768.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以及外事口 其他九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讲话 (1967年5月12日凌晨)

地点：中南海      时间：一点零五分至四点

总理问了各单位的人数后，让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先发言。

联络站代表：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九个组织单位支持我们。

总理：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不能再主持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姬、乔不能再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让外交部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批判。但是，从他一月二十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批陈联络站的其他单位响应支持。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联络站代表：我叫×××，总起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今天我们来把外交部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告诉您，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总理：我跟他们(指“九九兵团”)单独谈这个问题，准备让陈毅去检讨。问题是忙“五一”耽搁了一下，本来这礼拜排上，刚把财贸口讲了一次。刚才接见也是造反派，我谈了两个钟头。部里和学校不同，要抓业务，又要抓革命，革命统帅一切嘛，你们外交部带头来这样一个示威游行，把陈毅抓出去，我没法答复你们，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去对你们不利。批判我赞成，我支持。上次我对业务监督小组谈了怎么大中小结合的问题。现在你们要搞示威游行，要抓陈毅，你们又给我提出了新的问题。你们外交部是夺了权的单位，是半掌权的单位，你们掌权我支持你们。每天监督小组的东西都发到主席、林副主席那里，都有你们的名字。这一点无论如何彼此打一个招呼。

联络站代表：这一点我们在简报上登过。

总理：简报我看了，你简报登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不能这样。

联络站代表：昨天上午我们开大会，给您打过电话，没有打通。

总理：我有多少事啊，同志，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昨天我在京西宾馆，天亮才回来，一回来就看到钱嘉栋的电话记录，叫钱嘉栋给你们打个招呼。开始想让你们走一下，还是好的。后来想不行。外语学院、外交学院游行我不管，你们造反联络站情况不同，是半当权，四个月来我一直采取这个态度，上次我想把少数派找来，谈谈要他们支持你们，你们不同意，我

没有说服你们，你们也没有说服我。你们不同意，我就没有坚持，没有强加于你们，我就放弃了我的意见。从这以后，没有再召集，我每次都这样尊重你们。难道在外交部的工作，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不能商量。一外二外你们打倒陈毅我不管，外交部是外交部。

(学生吵嚷，发言略)

总理：我就是这一点意见。外交部系统商量，学校也要商量，使领馆也一起商量。外交部跟使领馆是中央直属单位，不能强加于中央。这个问题这样搞，中央推下来，不可能赞成，对你们不好，早晨就说了。学生在马路上贴标语，谁也不管，不灵了。你们外交部也出来，你们就是一个组织吧？(答：是)半当权了，我们也承认你。有一次文件上没有写你们，我补上，有的文件没有抄你们的，我用毛笔写上你们的名字。我一直表扬你们，尊重你们的进步，三结合举例子有这个可能。使节出去旅行，我推荐你们，你们也答应，我马上批了，等你们名单来了，送中央，现在问题摆在面前(指陈毅)，要中央表态不可能，中央顶回去，也不好，外电一分析，有什么好处，矛盾又出来了，有什么好处？外交学院，外语学院以及其它系统没有关系，标语仗打了好几个月了。唯一的外交部不能这样做，我们要冷静地考虑一切问题。我看了你们的电话记录，钱嘉栋告诉我的，我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一下，讲了几句，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所以我马上打了电话。如果不照顾，我可以不管，我睡我的觉，你们去抓去，来了再说，那实际效果会怎么样，我不能那样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们读了，明天要重新登。主席讲到一个动机和效果，我们马列主义者要看效果，看客观反应是最好的尺度。至于内部批判，我早就说过了，我们来研究一下大中小怎么结合起来，按照次序，先搞财贸，后搞外交，我把农林口放在最末位，最难办。

刘令凯：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交部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还没有被罢官，你们揪，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他还要活动，你们有权利提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判。

刘令凯：您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吗？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飞机一坐怎么行？(群众：总理应该相信群众，我们从来没搞过游街，现在外交部的环境很好。)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这个道理我赞成，要打倒陈毅，这样不能揪，要创造个条件。(群众：什么条件？)

总理：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了，他也没去。

总理：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他象我这样就不会怕了，他自己心中有事吗？

一同学：他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总理：是有鬼。你们想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象什么样。

“六一六”：五月四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总理：五月四日，他已经有肠炎了。

学生齐声说：总理，你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游街的，相信群众。

总理(有点生气)：我们还商量具体的，在这个地方不要给我施加压力，把外事口划成几个大部分，大中小会结合。外交部包括使领馆是第一大单位，外交部打头阵，你们(指留学生)主要对象是高教部。一外是个大单位，二外，对外文委是个大单位。二外和文委机密少些，可以结合搞。学校跟业务机关还是分开来好，(批陈联络站也提出)批判联络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只能派几个代表旁听，你们只能扮演这个角色。

当总理问外院是否跟“红旗”大队一块搞时，“六一六”、“井冈山”、“红旗造反团”表示坚决不跟保皇派在一起搞。

总理(大笑)：你们怎么怕保皇派？你们还是有怕，我支持你们嘛！

(各单位报人数，批陈组代表介绍“红旗大队”假批判的情况)

外院三组织：我们坚决不同“红旗大队”在一起搞。

总理：批判总要使学校大多数都能听到吗？搞喇叭，会由造反派主持。外院有“红旗造反团”、“井冈山”、“六一六”主持大会，其它人都可以参加。(众：拍手，好，同意)

“九九兵团”：总理，“九九兵团”还是同外交部一起搞较好。

总理：对外经委、外专局、外办其它单位一个大单位。

刘令凯：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总理：不能马上交给你们，首先是外交部。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证明(头转向联络站同志)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我听主席话，我是主席学生，我不能讲，不能轻易举手表示赞成，不能随便投票。就说揪陈毅嘛，不要加形容词。

学生(我们不强加于总理)

(文委、二外介绍情况)

总理：我给你们先排了次序。还是先开大会，分几个，一个外交部联络站发起，他们是主人，如果同意，使馆参加，“九九兵团”你们请不请对方参加？(答：请，但是我们主持)陈毅肠炎好了，我马上陪他去。(外交学院一人说：他肠炎好了。)

总理：你怎么知道？你消息倒灵通。

总理：第二步就是一外的三个组织，第三步就是外交学院和留学生，第四步，二外和文委。这是大型的。中型的好办，外交部开外交部的，使领馆开使领馆的，留学生开留学生的，我们主张小型的，一百多人，例如，“六一六”，人少，真正触及灵魂的座谈几次有好处。五六千人大会，场地都难找，还要跑到乒乓球馆。这样大的会只能开一两次，不能触及灵魂。你们外交部跟他们一起开一个大会，后可开中小会。

刘令凯：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联络站？

总理：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批陈毅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以后交给联络站。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群众：我们都是打倒，我们下定决心。

总理：你们下定决心，不能强加于我，我跟你们安排好了，你们一个人一下子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群众：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主席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这种方式。

一同学：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保留你的观点。

总理：你开这样的大会不能做工作了，外交部第一个开，这是大型的，等问题弄清楚了，再开这个大会。现在条件不成熟，开这个大会没意思。

总理：你们来人少些好商量，一来这么多，象群众大会，怎么商量，我还是按原来的，先交给外交部。我们另外商量，用这样大的群众大会来对付我。

(群众：我们是应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总理：我跟你们建立这样的同志关系，你们用这样方式对待我。没法商量事情。

(群众：我们同意总理的安排，但在这之前，先开一个外事系统大会)

总理：我告诉你底子了嘛，中央不同意，把底交给你们了，我没有反对最后再开，用三个月的功夫，要真正触及灵魂，小会多开。现在两百多人，我说两句话，你们就起哄，陈毅怎么来！

留学生：开大会，陈毅来不来？

总理：当然到会，这问题不安排好，怎么出面。对于陈毅问题，我跟刘令凯等十一人开了七、八次会，主要听你们讲，我只插了一句，陈毅总不能比薄一波再坏吧，现在我讲几句

冷静的话，你们就哄。我们先把时间安排一下，不能每天都有，总有几天，两天或三天搞一场。头一场我总要陪一下，打开局面，否则我怎么向主席交代。我那次都支持你们，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中央文革还有几个人在北京，每次我们都全体出席，解决一个事情两个礼拜。中央直属机关有八十八个。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总要我们为革命多作一些工作。我说几句话，就围攻，我仍然紧张，你们可以放假闹革命，机关三分之一做工作，我们那有三分之一。我说一个机关几个人，你们都来了，我一讲话就施加压力。我完全想在这里打开一个局面。我要在六年前，我没问题，现在身体不行了，现在我嘴里说了，我一直支持你们，一外你们问那个出席，如果谁站在红代会，我就支持他们，我没有采取这个态度。你们揪陈毅比他们早，我支持，外交部联络站我支持，使馆他们是少数，但我支持“九九兵团”。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到目的，你们高兴地走了，我还要受那一派压，他们也会来府右街的，他们来，我又不能不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好办些，是多数，那个少数不来听，关系不大。我们争取他们来听，你们使领馆，十七个单位，他们三十三个，我们劝他们参加，最好由外交部发起，使领馆也参加，留学生也来参加，我也少费些唇舌，如果你们同意这个精神就好了，至于小会，使领馆，“遵义兵团”都可以搞。对你们一外的三个组织我支持，我在中央不知说了多少次，夸奖“六一六”，我从心里对“六一六”有感情，尽管说打倒我，这刘令凯知道。(刘：只贴了总理一张大字报，没说要打倒)没关系，我没倒嘛！坏人，你不打他也要倒。(“六一六”：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外，批判陈毅我支持，你们三个组织发起，我不是支持你们吗？要说服他们参加。

二外我相信你们的话，有几个月没到你们那里去，相信你们，他们能够参加就参加，不能就不能。文委二外搞一次，还有对外经委要搞一次。一外每个单位自己单独搞，二外也是。“六一六”，我对他们心里有感情，不知有多少次会，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只插了一句话，那句话到今天也是这样，陈毅不能说比薄一波更坏，薄一波叛徒集团，把党内搞得糊里糊涂，还有陆定一、罗瑞卿，这仗至少三个月吧，五、六、七月认真地搞，抓住刘邓路线为纲，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纲，联系起你们的批判对象嘛。我能够在外事口开一个会，我能够转过去，到农林口去了。

现在各单位派一个代表跟我秘书钱嘉栋把日程安排一下，本来想同外交部谈业务问题，现在这形势很不好谈。

总理：(对学生)凡是你们能看的大字报都贴到老部，我主张在那里看。进三十号看大字报当然不行，留学生看大字报只能在老部，大字报只限于外事口，不能让所有学校都来看，那外交部就成了东安市场了。

第二、使领馆的问题交给“九九兵团”，批判使领馆执行的反动路线需要你们参加，你们就参加，你们需要和他们一起开会也可以邀请。

联络站代表：我代表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讲几句话，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外交部是一个机密机关，三十号是办公地点，同志们看大字报我们支持，我们印发的材料给他们看了。另外，老部有办公厅所属的××局，××室等，进去看大字报也不合适。我们有些材料已经满足他们的要求，交批陈联络站由他们散发。

第三、刚才“九九兵团”表示态度，联络站与“九九兵团”业务系统是一个，搞文化革命在一起，“遵义兵团”检查他们也有外交业务也很好，以他们的外交业务另开大会，用大小结合。

总理：我一年多没到老外交部去了，不知道还有机要局，那老部也不能进，大字报总有些地方看，这个问题由联络站负责处理一下，另设大字报区。谈到保密问题时：

总理：怎么没有，上次关于××国家密泄出去了。正是有阶级性，让阶级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拿去了，对他们有利。

(保密保一大片)

总理：你这样没有无产阶级分析，你担保造反派一个坏人没有，不能担保，不能担保中南海一个坏人没有，难道一点密也不能保？

留学生：革命小将不能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看，恰恰暴露部里实际上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联络站：你不了解情况就讲冷冷清清。

外语学院：可在四十号开大字报区或在正义路四号。

王中琪：这个我们可以考虑。

总理：大字报给留学生看，同时也把印的东西给你们，使领馆留学生开会能在老外交部开的就在那里开，如不行再找地方。“遵义兵团”，其他单位最好来几个人我们商量一下。

谈到外交学院调干出入问题：

总理：这是外交部自己搞成的，搞了那么多干部的储备，斗批改一完搞个小外交部，这出入证根本不要了，小外交部到这里更近一些，我实际上兼外交部长了……

总理：大字报一定要让大家看，外交学院都有这个权利。

王中琪：陈毅到群众中来能同意了，姬鹏飞、乔冠华的问题……

总理：刚才你们来以前，我把乔冠华的材料看了一下，姬鹏飞的我没有看，字太小，看一次我眼睛受损失。我看了以后才能下断语。

联络站代表：那行，把姬的材料打印了交给您。

“六一六”一同学问：为什么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在中央常委，你怎么，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保密，你不能这样问，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儿还有领导，没有领导了。

王中琪：第三个问题关于停止陈、姬、乔对外活动事。

总理：现在不能答复，已经超过我的权力范围了，我刚刚说了不能进一步回答了，我把什么话都说出来，当然回答不好，我说留有余地不好吗？把中央所有的话谈出来不好，我赞成你们搞，把你们什么口号都接过来不行，那我违反常委纪律，这样你们可以搞你们的。你们领导我们？有一天你们会领导我的，我希望你领导我，但是今天我稍微等一下。(笑声)

关于学校夺权问题：

总理：所有学校夺权我没有管过，不管是一外、二外、外交学院、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到现在监督小组有文件的就是你们(指联络站)。

(大家要总理休息)

## 769. 戚本禹接见红卫兵总部革委会、“东方红公社”、“赤卫军”

### 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1967年5月12日 北京玉渊潭中学)

你们要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条是谁写的？红卫兵总部是吗？你们吃饭了没有？要说老老实话，你们的条子上写着你们学校是没有名的学校，这是自卑感，你们让我们到普通学校来，认为自己没名气，(有人说这是三类学校)什么三类、一类学校？(有人说：师大一附中是一类学校)那你们改成师大一附中算了。(接着争论一会儿)

一句话，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就是最好的学校，所以你们的条子我不赞成，过去有名气的学校不一定是好学校，你们说能不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一类学校？(众：可以)你们谈具体点好不好？你们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只要不武斗就可以。哎，你们教室中怎么没灯泡？灯泡也造反，也有出身？是地主还是富农？灯泡是无产阶级吗？是否可以宣传一下，要爱护国家财产，破坏国家财产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

你们双方讲道理好不好？不好，不好在那里？好，好在那里？要讲道理，伤感情的话，

不要说。嗓门小一点，双方都讲道理，讲具体事情，不要形成两派斗争会，要按“三·七”批示讲。(同学讲：从略)你们没有高中，毕业后怎么办？办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没有房子自己盖，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学制要缩短，不是学那么长那么多，你们和教师一起研究，中学六年，不要这么长吗？大学毕业都成老头儿啦！(有人说复课闹革命是个大阴谋)复课闹革命怎么是个大阴谋呢？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声音嘛！怎样办成毛泽东的大学校，把学制、教学方法都改革一下。资产阶级的教育有过革命，戊戌变法时就搞过洋学堂，这是从英美那里学来的，后来从苏联那学，苏联也是从英美那学来的。总之一句话，从资产阶级那学来的。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你们学校有好的基础，实现了大联合，其中有缺点，可以改正。要把“东方红公社”二十几个人团结过来，你们有没有这个气派？(众：有)说得很好。穷棒子可以革命吗？你们工农子弟多吗？你们要有志气，要争气。中学四年就够了，最多五年，初中改变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军同志一起研究，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这是总方向。

你们不要给“东方红公社”戴帽子，什么“拆台派”“反对解放军”，帽子够大的。他们说了不妥当的话，但还不是反革命吧！现在让“东方红公社”的同学讲讲话。(“东方红公社”同学介绍情况)……对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听听，但不要打击报复。你们“赤卫军”有参加领导班子的吗？(没有)你们后面同学有意见吗？(众答：从略)你们给中央文革写信的是谁？来了吗？(答：没有)你们之间不要互相评论，有小弟弟吗？和弟弟吵架，骂你混蛋，还计较吗？都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学生，不要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当然啰，两方辩论，要拣最厉害的说。

(众说……)说革命小将可以，每个人都应这样要求自己，你们有多少“联动”？对他也要团结帮助。

我今天来，是想调查点情况，你们的观点，解放军已经和我谈了，不过，你们争论一下也好。中央同志不赞成“四·三”派和“四·四”派的提法，要尊重这个意见，谁要有意见都要批判，这种说法不利于大联合。我第一次到你们学校来，我听了解放军的意见，我相信解放军在这里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支持解放军在这里工作。当然有缺点，相信他们能克服。解放军这搞的“三结合”“大联合”，大家有意见，是正常的，没有不同意见才怪呢！你们之间有小小的争论，在我们这里，比较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不要看得很严重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扩大，不要挑拨，不要弄得不可终日。

文化大革命主要搞什么？是不是“东方红公社”和红卫兵总部搞得不可开交。解放后，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航道，刘邓搞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工厂中的自负盈亏，农村中的包产到户，是一套修正主义东西。在教育战线上，也培养了一批精神贵族。主要两种人，一种人是不干活，一种人是特权阶层。我们的国家，首先要解决按谁的航道走。你们的大批判恐怕还没很好地进行，还要大搞。《〈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学过没有？那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打中要害的文章，要很好学习。他(刘少奇)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看到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要划掉，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说什么“红色资本家”，“资本家剥削有功劳”，“你们剥削好得很”这样说你们赞成不赞成？(不赞成)不赞成就要批判，把他在农村、工厂搞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搞臭。教育、文化要进行批判。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和他对抗的。我们就要看现代戏，演工农兵。你们看过现代戏吗？《白毛女》看过吗？二十五周年纪念要大演。芭蕾舞过去主要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在演喜儿。刘邓喜欢《天鹅湖》，香港片子，你们说《白毛女》好？还是《天鹅湖》好？他们赞成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也是两条路线，敌人需要批判的东西很多，你们学校要搞大批判，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很多恶果和危害，可以批判。受害和受蒙蔽的都要起来批判。要拆刘邓的台，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台，不要拆自己的台，拆革命同志的台。这是大方向，要展开大批判巩固大联合，进一步改善你们三结合的班子，能

掌握这个大方向，很可能由别人看不起的学校办成一个好的有名气的学校。你们不是喜欢有名吗？看你们有什么名？要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学校，这个名还要。你们学校还是有基础的，你们大联合还是有成绩的。

两派老是这样吵下去，也许没希望。你们都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指责对方时很有劲，检查自己就没劲了。自由主义第十条记得吗？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要很好掌握大方向的话，就能办成新型的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中等学校。你们说没条件，我看有很多条件。这个大洋楼，比农民住的好多嘛！解放前这样的校舍恐怕没几个，重要的不在条件，而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掌握在手里！

你们要组织学些文章，天天读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对你们领导班子问题，两派焦点就是在是不是革命的，据我听到的情况，应该承认“三结合”班子基本上是革命的“三结合”，但是有缺点，第一，成立比较匆忙，没有经过群众很好酝酿，急了一点，因而造成了第二个缺点，群众基础不那么很好，“三结合”班子的同志，不要强调是选出来的，最好是用行动来得到群众的拥护，把大批判，大联合搞好。你们(指三结合)不要怕攻，怕说“大捏合”“大凑合”，一说就紧张，尤其不要鼓动别人去反对他们(指“东方红公社”、“赤卫军”)，你们让他们造你们的反，甚至送上门去，送货上门去，送货上门，到你家去讲，三天三晚也叫你讲，要他说吧，要纸给纸，我少写，你多写，这样你才站得住，这些人无非是小孩子、小姑娘、小红卫兵，他又没枪，又不能枪毙你，我都不怕他们。要承认他们，给他们活动的机会，你们应有这种气魄。解放军支持你们(三结合)，这么多群众支持你们，你们怕什么？怕就不是革命派。他们讲不同意见，你们也不要扣帽子，说“拆台”，“反解放军”。就是反对解放军也不怕，让他反，让他拆，让大家看清楚。我看这些人也不象反对解放军，也许是，也许是。

你们看人家演戏，看了第一场，不看了，要看到最后。什么叫“大杂烩”，革命和反革命联合在一起，才是大杂烩。我讲话，你们不要鼓掌，你们不是给我鼓，是给自己鼓。“联合政府”是国共统一战线，你们也不是国民党。我承认你们基本上是革命的三结合，里面每个人是否都好，我没调查，但总的来说，根据解放军来说，还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们应看一看，今后执行不执行，不要一拉幕，就不看了。(有人问：“三·七”批示后，还可以成立组织吗？)可以，“联动”成立也可以，如果还赞成“联动”观点，就让他们挂牌子，给办公室。但按我们的说法还是搞到一起联合作战，把“东方红公社”做一个红卫兵总部的一个分部。这是今后的方向。你们承认他们存在，做为一个分部听领导班子指挥。拉出去成立“独立大队”我不赞成。你们看过那个片子嘛？解放军没那个独立大队，歪曲工农兵形象，你们赞成吗？(不赞成)他们允许你们存在你们还要听他们领导，不这样，斗批改就不能搞下去。谁也不听谁的，就要把西瓜丢了，两派的争论无论如何是芝麻，成不了西瓜。要抓西瓜，不要丢西瓜。你们打破脑袋，也是为了芝麻。大方向是大批判，把这个搞好才能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双方伤害感情的话不要说。不要象小孩子一样，是大人了，是革命小将了，不要象弟弟妹妹那样，要做小政治家，不能象小孩子吵架嘛！你们有没有政治家的风度哇？对敌要狠，对同志要和，雷锋有一句名言，记得吗？(众答：……)你们对同志是否象春天一样？同志间要批判，但首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把同志整死。过去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既往不咎。从今天开始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巩固大联合。现在“三结合”班子十三个人，将来可以十五个人。对个别人有意见，也可以下去，要能上能下，不要一拉幕，就说毒草，不看了。《白毛女》剧团有两派，一派是香花派，一派是毒草派，我们说先看看，一派要演，一派不演。要演，要看看我们观点，不同观点可以同台演出。(有“联动”的分子问：对“联动”怎么办？)演戏的没“联动”的，就是对“联动”分子，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说亲联派。

演到最后，一看，这戏不是毒草，但有缺点，第四幕要改，全讲自然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你们这个三结合有缺点，要让他工作，不要开口就否定，新生事物总是有缺点的，肯定

有人会经不起考验，将来会有人代替他。

你们今后嘴上也要有站岗的，说话要让站岗的审查一下，不要搞人身攻击。大家有意见可以保留。(有人说，十六条是这样说的……)我的话也符合十六条啊！

你们劲挺足，挺好，你们的劲好象没地方用，要用在大批判中。

好了，今天会就结束了。

注：“东方红公社”是属于“四·三”派的组织，据他们说，这份讲话是革委会整理的，有一些对“四·三”派(代用词)有利的话，被删去了，特此作注，仅供同志学习参考，关于被删去的话，我们以后将补正。

#### 770. \*周恩来、杨成武在接见 5·13 事件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凌晨 人大会堂小礼堂) (见《系年录》第八十七卷)

#### 771·周恩来、杨成武接見時的讲话

(1967 年 5 月 14 日人大会堂会客厅)

军测“井冈山”、部艺“星火燎原”、战友“新燎原”、中学红代会部分观众代表、工代会部分观众代表、陆、海、空军部分观众代表、北空“革联”总部代表……等二百余。陆、海、空军联合演出单位代表未到。

总理：我现在也搞不清你们是观众呀，演员？还是冲会场的？不管那派演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二十五周年嘛，不管那派演，都要演嘛！

都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现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到了个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快一年了，不是要大联合吗？“战友”，我不管他是新老“燎原”，我都和他们一块战斗过，出过国嘛！回国后，你们就分成两派了。五一节演，我说服了他们才合起来演出。马玉涛说：“为总理演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说：“不要为我演嘛，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青艺叫我去看，在那里你们就打起来了。纪念《讲话》嘛，大前提是一致的。今天你们就大打出手了，以前你们把马玉涛的辫子给剪了，(群众插话：他们还要把马玉涛打死！)我要接见就接见战友的全部，我们都是解放军嘛！

有人喊：我们就是要支持造反派，不支持保皇派！

总理：现在同去年不一样了，新老“燎原”都是造反派，这个事情很客观的。你要把一个团体研究清楚。你们还是一年以前的看法，以为自己是造反的，人家不是。要研究清楚了再行动，不要一号召就来了。今天展览馆、三座门、中南海就各闹一场。你们一两个观点不同就是死对头似的。

你们演长征组歌，是有革命感情的。现在我们搞大批判，要矛头向上。群众之间有问题要商量。在批判中考验双方，不要有私字。我们活了七十多岁也要去掉私字，活到老，学到老嘛！你们那么年青就学得那么准呀！难道没一点儿缺点错误，我看不可能。

这时有一人插话：“今晚我们部艺“星火”的人都快死了。他们还说林副主席、周总理打电话支持他们。……”

总理问：你是演出的？观众？冲会场的？

答：冲会场的。

总理：去冲展览馆就是不对。(热烈鼓掌)不管怎样，今晚演出是总政批准的。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你们为什么要冲？有什么好效果？我们听了难过！

杨成武：这造反没理！

总理：你们造毛主席的反呀！你们还喊毛主席万岁！不惭愧吗？长征组歌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吗？全军文革也没叫你们去冲，你们就是这样爱毛主席？有阶级感情吗？

杨代总长拿出冲会场发的传单说：你们一进去就发传单，你们就是进去打架的。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一听到打架都感到难过。

总理：打电话看看死伤多少人？

你们这个行动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好好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你们不要打架，你们派别多，总之我不了解，你们冲就是不对。已经演出了，不管总政知道不知道，就是要演。你们一冲，林副主席一听就着急了，就是要支持他们演。可是你们还是以派别的利益为重，不以大局的利益为重。不管是那派，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应该观摩。你们派别多，观众不了解嘛，不管那派都要欢迎。就是其中有保守组织也应该这样，也要演。要尊重人家，要有民主作风嘛！他们要不跟你们合作，那是他们错了，他们来了我要说他们。不管怎样，冲是不对的。在人家门口贴大字报是不对的，斗争也要有场所嘛！这样就能把人斗垮吗？不见得。

杨代总长：总理讲的不要打架嘛，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以为打架最厉害最左派最革命，要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那才是左派。今天这种事很不好。今天海、陆、空的首长都支持演出，我完全拥护总理的指示。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很好学习古田会议的精神，要整风，要学习“三司”的文章。要夺两个权，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要两个革命……。总理说得好嘛。现在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形势不同了，当前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大联合，三结合，打、砸、抢不是总方针。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讲话已讲了。现在四点多了，很晚了。

观众一红卫兵插话：我们认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亲眼看见他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先打砸的，打破一个定音鼓，他们连帽子都不戴，敞胸露怀，根本不象个解放军。他们还把我们的旗帜撕烂了。他们有人还说：刘少奇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说这句话的人是测绘学院的。当时我们立即提出强烈抗议。

总政军乐队一冲会场的说：“他们是保皇派，就不能让他们演。”

总理：事情要加以分析，你们把人家说成是保皇派，也要看保什么样的当权派。新老“燎原”我都了解。你们今天去冲，我就不支持你们。今天把你们请来，你们的派别斗争发展不健康。有对的，有不对的，你们的反映也不准确。我们要接见就接见“战友”的全体。你们不能说人家是保，只认定自己造反，把对方当作敌人。你们这样去冲是不合乎八条十条精神的。首先在派别斗争中你们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太自信。要有分析，派别是否完全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呢？并不完全分得那么清，那能凭感情办事。我从“战友”就看出问题来了。中央文革现在就在研究什么叫“派别”。明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就要通过一个文件。青年人自负，自负是可以的，过分就要出偏差。现在大家坐不下来，得到一个电话就要去冲。要坐下来嘛！如果不把这个私字过关，我们跟主席几十年了，现在还紧跟不上呢！我们不要说主席四卷，语录是否读熟了？如果这样你们怎样作好接班人呢？你们动不动就串连，打架，上街，中央的四个决定你们根本不听，你们都是解放军，有的是后备力量。我们当了几十年解放军了，一听长征组歌就有感情，难道演员就没感情？

你们在红五月中要好好学习社论、文件，我看就得改变观点。我不信你们学够了。在红五月中要好好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很全面，好好学习人民日

报社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要掌握好思想武器才能去辩论。下次我要见你们，就要问问你们学得怎样？今天的事情只要分析一下很好解决。受伤的，我调查一下。你们冲是不对的。总政听说要打架，叫不演了，可票已发了，那就演了，那只好支持了。你们不应冲。双方打人都不对，双方都有毛病，你们不要这样做了，这样的事情不要继续，这样要把阵线搞乱的。不必再说了，希望你们今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讲事实，摆道理。

杨代总长：现在我提议这个会就到这里了，好不好？众答：好！（鼓掌）我们还要接见下一批呢！

## 772. 陈伯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讲话 (1967年5月14日)

刚才接到一个小条子，工人写的，现在我请王力同志念一下。

(王力同志念条子)(条子内容见下页)

我们是为党的事业来的，为着祖国人民的事业来的，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我们有兴趣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言。对你们的打架，对你们的吵架，对你们的武斗，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没有事好干，跑到这里来玩的？我们来看你们的，是因为你们是祖国的儿女，你们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的儿女。你们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我们看了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按着毛主席的话去做，不要成为说空话的专家。（萧华同志插话：要打架到越南、到前线去打。）我们是要去睡觉的，你们也要去睡觉的，现在天亮了，我们已经工作二十四小时了。我们是不得已来的。一个文工团要表演，一个不要表演，有什么道理？一个要演，一个要冲，说什么“打倒保皇派！”我看道理不算多。我想刚才抬上的那个同志，我不知道名字，我们希望能够救活，如果不幸救不活，两派不要为此事再打架了，死了不能再活了，要把这作为一个教训来纪念死者。不管那一方面，不要用死人做本钱再来打对方。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内部互相误会是有的，误解是会有的。这样出现了不幸的事，我们除了在这里吸取教训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打死另一个人来赔偿这个人，如果另一方面因为打死了人而高兴，这不是无产阶级感情。我希望双方各自都做自我批评，不管怎么样，双方都有缺点，要做自我批评。但是我不是说，一派演，另一派冲。为什么不可以让另一派来表演表演戏看看呢？戏是多种多样的，只准一个演戏，不准另一家演戏，这是宗派主义。

我在这里向你们讲点道理，不对可以驳我，不希望你们鼓掌，鼓掌会增加我的难过！

你们想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想当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想当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好的非党战士，你们就都要自我批评。你们想一想，为什么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要做一个阶级分析吧！分析一下，你们做对的地方，做错的地方都在哪儿？你们双方可以不见面，因为现在感情太冲动了，隔开一个时候，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再见面，那时想法和现在会不一样，那时可能握手，抱头痛哭，认为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

可能你们都觉得我说的不对，因为你们都是打人骂架的英雄，但愿不要这样想，如果不这样想，双方把抓的人都要放了，把抢的东西都交出来，等一会就很好有秩序的离开。

希望两派暂时都不要表演了。希望北京，地方的院校，不管那一派，都不要到部队里来插手，你们学校自己很多事没办好，文化大革命没搞好，自己脑子里的思想革命化还没搞好，到这里来插手干什么？

我批评的是严厉一点，但是我是好意的。我记得，我去年在政协俱乐部看到东城区纠察队在打人。我召他们开会。我说，这里是吃喝玩乐的地方，是培养搞修正主义的地方，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叛徒？这些小孩很听话，我让他们：你们把匕首、鞭子都放下来，你们偷偷放下来，我也不点名，结果有一大堆匕首和鞭子。我是很少发

脾气的。因为这些孩子们很听话，我心里也很难过，当我和孩子们一齐出来时，我跟一个小孩讲了，今天批评得太严厉了。他说，这样说好，以后才能改。现在在座的比东城区纠察队的孩子都大些，你们总不致于不如他们吧！如果说的不对，可以攻我。如果说得对，你们可以考虑。这些道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只能依靠人家自愿，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方法。

再见！回去睡觉，今天的事象做了一场恶梦吧。

请同志们听我的劝告！

同志们，你们先走，你们走完了，我们再走！

我们不是首长，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看着你们走！

王力同志所念条子内容：解放军是全中国人民的榜样，要做群众的模范。在解放军里更不要出现武斗，解放军要做善于区别与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模范。

(王力同志念完条子以后，一担架从后门抬了进来，伯达同志让赶快送医院抢救)

在伯达同志讲话前，肖华同志讲了话：主要讲解解放军必须听林副主席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制止武斗和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对任何事情要用阶级分析，实事求是，要按林副主席的号召，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特别强调军队的突出政治，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讲到了怎样看他是否是一个左派的问题。

### 773. 周恩来、杨成武等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年5月14日)

(五月十二日下午，军队院校革命造反派召开斗争三反分子罗瑞卿大会，我海军直属机关一四七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支持这个大会：写了支持信，送了大幅支持标语，并把三反分子苏振华押送会场陪斗。大会前，我海军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曾向全军文革发表声明，不得让海军一些保字号组织参加这个大会。全军文革院校组当即答应我们的要求。可是，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保字号组织，不但出席了大会，而且是主席团委员，这些组织阻止我队员入场，当时，我代表提出抗议，指出全军文革院校组背信弃义，要求严肃处理。但全军文革院校组竟置之不理。为了澄清问题，我们海直机关一四七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派出代表数十名，前去全军文革与院校组杨、王两副组长辩论了三十小时。)

当周总理举着毛主席语录，在杨成武代总长的陪同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北厅时，正在等候的海直机关革命造反派马上起立，顿时狂呼“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听说你们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历史是不会倒转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来接见你们了。你们吃了点亏（指在斗罗大会上受排斥），受了点委屈，各人有各人的委屈，你们比我们当年好多了。你们只是一点小小的委屈。你们解放军是革命的支柱。你们解放军在马路上跑跑也是光荣的，你们应该相信和依靠解放军。你们自己就是解放军嘛！吃点亏算不了什么！你们受点委屈，吃点亏，就有进步，就有心得。他们开斗争大会，你们还可以开嘛！

你们这样的海军大院，必然会有各种思潮，各派斗争，当然比地方要好些。斗罗瑞卿大会，你们是被排斥的。这种派别斗争，当然有争执，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一位代表说：“参加斗争罗瑞卿大会的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他们要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肯定的左派李、王、张打倒，所以我们要同他斗。）

杨代总长：你们支持李、王、张，我们也支持李、王、张，我比你们支持得更早。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然就搞敌对了。

你们的问题虽然是对立面，但是不外乎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有派别，错了就改。你们对了，他们就不对；他们对了，你们就不对。在政治运动中，有派别不奇怪。我们高党级机关还是有派别斗争，如果没有派别斗争，就成了铁板一块了；铁板一块是没有的。

（这时大家又介绍了海军某些保守派组织的情况）

周总理：本来你们没有要求我接见，现在我来接见你们了。

杨代总长：总理来接见，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

（大家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在政治运动中，总是有派别斗争，总是分左中右，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一件事总有人不满意，不可能都满意。上次斗争罗，你们的反对派上了主席台，你们就不高兴了。造反派能否经得起考验，要在实践中证明。

杨代总长：总理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

周总理：我十二点钟还要去参加一个会。

杨代总长：总理接见你们，是对你们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比上主席台还好，是不是比上主席台好？（众答：好！）

（大家欢呼：“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人说：他们颠倒是非，骂我们是保皇派。

周总理：你是造反派，人家说你保皇派你就成了保皇派了？造反派主要靠是不是掌握毛泽东思想，主要靠自己，你们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我看你们的精神还是不坏的。

有人向总理谈了一些海直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周总理：我可不了解你们的具体情况，我只是表示向你们支持一下，造反派要经得住考验，主要靠你们自己。

昨天人家演出，他们去打架干什么！人家演的，是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为什么要打？不管什么派，只要是演这种戏，就得让他们演嘛！但是，你们要心平气和的同他们说明，不要让他们打架。

有人提到了海直机关两派斗争的情况。

周总理：你们三千人，他们一百来人，有一个对立面才好。有一百多人的反对派，就能很好的锻炼自己。如果你们被他们分化了，就说明你们的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如果你们能比较好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分化他们。

你们受了点委屈，没有什么可气的，不要那么脆弱。你们现在真是幸福。你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干革命。我们过去在白色恐怖下闹革命。当然我们那时的水平没有你们现在这么高。你们不要那么脆弱。这正是打仗锻炼的好机会，要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值得计较这些。

再过二天，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周年了。现在是大批判，要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

现在就看你们是否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合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刚才，我接见那些打架的人，有些人就是不听你的。你们是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是红五月，好好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老三篇。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应该比去年更高些，要懂得怎样进行政治斗争，打仗要有勇有谋。你们研究材料我不反对，但是掌握材料也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你写一张纸的材料，我看，写两张纸的材料，看的机会少了，如果你写了很多，我根本不看。你们要学毛主席写文章，你们当然达不到，但要从现在努力。

杨代总长：象《为人民服务》就不长。

周总理：你们在三座门没有白等。我支持你们，你们现在不要到三座门去了，不然，我就陪你们去。(大家答：不去了)

(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在口号声中，边走边向大家招手，并连声说：我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周总理走后，大家又向杨代总长提了一些问题，并接受了我们送上的一些材料。杨代总长也边走边说：我支持你们！

#### 774. 张春桥、姚文元、杜平的讲话 (1967年5月14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向江苏省和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了重要讲话。现整理成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供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学习。

张春桥：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同志们好！(掌声、口号声)

我们这一次到南京来，是毛主席的党中央叫我们来的。(掌声、口号声)我们带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南京和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限的关怀。(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早在二月中旬，我和姚文元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示我们，说你们回到上海，要关心一下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两省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你们上海啊，有些孤立。要我们能够关心这一方面的事情，能够对江、浙两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帮助，对于这两个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感到很光荣，应该来看望同志们，但是，那个时候上海的事情也确实忙乱一些，一直等到三月底，我们说再不来不行了，我们下决心到南京来，火车票也买好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电话来，要我们马上到北京去。我们就估计到，江、浙两省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呀！见到毛主席是没法交账的。果然不错，我们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见我们的头一句，就说：你们没有到南京去呀？(掌声、口号声)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的批评，同样，也就是毛主席对江苏的关怀。(掌声、口号声)这一次，我们要走了，我们就向主席请示，说我们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么指示？这一次，大概主席怕我们不来吧！主席就把路线给我们划清楚了。(掌声)就说你们这一次回去，先到济南，然后到南京，然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掌声)同志们，上次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坚决地执行，犯了错误，这一次最高统帅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执行，有错误就改么！

(掌声)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完全按着毛主席指定的路线，到南京看望同志们了。(掌声、口号声)我们到这儿来，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做同志们的中小学生的。(掌声)我们到这儿刚刚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同志、省军管会的同志见了面，谈了话，交换了意见。但这个时间花的不多，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我们的桌子上，从这里算起，大概这么一堆吧！我们看了，当然还没看完，因为天天往这儿送来，刚才一坐又是一堆，又送来了。我们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会，不过他们不认得我们就是了。(掌声)我们没有参加，光听了。也看了你们打架，打的挺热闹。你们武斗这几天可是带劲哪！真是斗得上劲啊！我们就是看了这么多，谈了这么多。从这中间受到教育，学习到很多东西。不过，时间总是太短了，同时我们的水平实在很低，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很少，接触到的群众也很少。一句话学习得不够，调查研究还很不够，还没有发言权，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但是，很多同志要求见我们，要求跟我们谈话。如果我们都接见呢，而且都要求单独谈，那我们时间实在安排不过来，最后也想啦，还是象今天现在这样，大会上咱们见面谈话吧！

我们到这儿，很多同志问我们，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怎么样？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总的来看，是大好的。特别是四月初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黑《修养》以来，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斗争更加深入了。可以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样一个大的批判，最大规模的批判，促进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胜利，原来所预计的，二三四五几个月就可以看出眉目，那么这个眉目，现在我们看得更清了。除了有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已经建立了筹备小组，他们现在接受了这些最初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现在做的细致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从报纸上看，好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少哪！实际上都有进展，包括有一些地方曾经曲折比较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较大，那些地方现在的局势也都在改变。所以，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全国的农业今年整个形势都很好。北方，往年总是春旱，今年，华北地区、济南地区我们看了，山东地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山东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今年春天都没有发生旱，只有少数地方有旱，雨水比较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公社社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了。所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工业生产整个形势也是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吃饱了饭，就可以放手闹革命。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任务，所碰到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是发展的顺利一些，往前走的远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这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事情不可能发展的那么平衡。也可能现在发展的比较顺利的地方，过一个时候，又要遇到了新的困难，发生反复，也有可能。这是讲全国。那么江苏省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这个问题当然是应该你们答复啰！是应该我们问你们的，你们知道的比我们清楚。我们从这几天接触中间，和根据我们过去的了解，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嘛！生产的形势也是好的。比如四月份的生产，三、四月份都好的，五月份有一点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的部队，在南京军区的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应该说比起军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掌声，口号声)

同志我们要我们对这里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这个意见很难提，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不过我们也感觉到有些问题，想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些这样的问题。关于工作，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的任务、工作，这些，《人民日报》的社论、

《红旗》杂志的社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想做全面的讲解，我们只想说这么几个问题。我和姚文元同志有个分工，我说两个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掌声)因为刚才都是讲的好听的话，你们都鼓掌，我下边的话有的不见得那么好听哪！(掌声)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管我说的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希望你们还是耐着心听一下。(掌声)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主席台，主席台这儿为什么都是当兵的呢？你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因为是军管会么，所以都是当兵的。但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和姚文元同志给你们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们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我们就有一个建议，说这个会可否由你们双方联合召开。他们当时说可以，我们说到会场上会不会打架呀？他们说保证不打。那么结果呢？一直协商啊，协商，没达成协议。所以，最后由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开会。那么你看，又是好事由军管会来主持开会，你们想鼓掌，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事，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呀，这种对立呀！相当深了，同志们啊！就是都多一个主席台都有点困难了。按这样子搞啊，我看你们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呀！那就要相当长了，就一直是当兵的坐在这儿了，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坐在这里，那么这个老百姓上不来。或者一上来就吵架！就从这儿说起吧，我的话就从这儿说起。

请同志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会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包括今天没到会的，也希望你们散会以后，跟他们一块，郑重其事地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南京，究竟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的紧不紧？这是头等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呢？这个中央的同志都一再讲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讲了。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夺权的阶段，全国还都是这样，都是正在夺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现在是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要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经过这个革命的大批判，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来为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必须紧紧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就是要掌握这几个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究竟怎么样，你们掌握的怎么样？我们问过一些同志，有的同志承认说掌握的不算太好。我们跑到街上去看一看，你们街上的标语呀，大字报啊，真多呀！那倒不是冷冷清清，而是热热闹闹的。但是，这里边究竟那一方面多呢？打倒刘邓的有多少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不多。你们当然也可以批评我们啦，说我们有一些，你们没有看到。但是，至少我可以说一句，你们那些最重要的贴标语、写大字报的地点，这一方面很少，主要的街道我们不是看了一次，每天我几乎都去嘛，我们来到的当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大标语，因为这非常灵。到一个城市，你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地方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你们对刘邓不大关心，你们关心的什么？这一个派说那一个派某某人是罪魁祸首啊，某某人是罪责难逃啊！那个都是小厂，以厂为单位贴来贴去。当然一个厂的事情么也是国家大事啰，但头等的国家大事是什么呢？是批判刘少奇么，是批判刘邓，这是总后台么，如果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摧毁啦，你那个厂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啦。如果你那个厂都是你的天下啦，但是刘邓上台，同志们啊，你那个厂的天下就维持不住，那维持不住的。你们的广播站我们也听，一直到深夜，还在广播，也都是两派互相在那吵啊吵啊，就是听不到你们批判刘邓。这个我觉得我不冤枉你们。这是讲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这个批判究竟怎么样？我们再看一看批判省的，江苏省的。据说都进行了一些，前天还为了抢彭冲打了一架。说是进行了一些，但是，我们看不是那么集中，就是全市人民的革命造反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对刘邓对旧省委，你们的精力呀相当分散，不是很少的分散。我们看那些标语我们不知道，刘少奇这个我们知道的，你们那些标语上的那些人名啊，我们只有几个人知道，文凤来的呀，曾邦元呀，这几个人知道，其余的都是一个厂里边的什么某某人，那标语写那

么大，比刘少奇的名字都大，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讲大批判。

那么大联合啦，同志们，我们在街上几乎没有找到一条，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一条，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倒是这一种很多，你是老保，你是什么反革命。这些你们大家都没办法来解释吧，这个地方两派都不能上台，这是最现实的啦！今天开个会，希望你们两派的负责人到台上来主持会，那么你不来主持会，如果说主持会还有个问题呀，谁来当主席呀，那一定要打破头的，那么要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你坐在这也好，坐也不能坐，哎呀！这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都是这样子的气度，还叫无产阶级革命派呀！你们看看五一天安门上那个名单，毛主席是什么气度，什么样的人都让他上了天安门么。所以，他才是毛主席呀：他才成为我们大家的领袖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你们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当权呀！同志们，夺了权掌权就是这样子掌法呀！我看危险呀！同志们，现在武斗么还是不断，而且发展到绝食，不但发展到绝食，又看到一个传单，要三绝，绝食、绝水、绝医，就是不但不吃饭，而且不喝水，那么如果不吃饭不喝水不是身体就不行了么，医生要来给看病即绝医，不准看病，这个传单我不想念，许多单位都署了名的。我反对这个传单！(掌声)同志们你们看，我为什么要反对哪！我们毛主席率领我们红军，率领八路军、新四军，率领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绝食过哪！(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应该是吃饱了饭，睡好了觉，喝足水，有了病要好好看。如果是敌人，咱们就和他斗，拼死的斗。(众：对！)何况你们，我下面还要讲，你们现在绝食已经发展到不是对敌人！(众：对！)这样一些现象能够说我们江苏的首先是南京的斗争符合党中央所规定的革命的大方向吗！能够说这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吗！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革命的大方向的，这不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轨道上前进的。(掌声、口号声)同志们，革命的大方向，这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来决定的，不是我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或他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确定革命的大方向，是根据客观的实际，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决定的。我们江苏地区和全国一样，江苏的基本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革命的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就是说这一个矛盾，我们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认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江苏并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这一个，新疆也是这一个，黑龙江也是这个矛盾，这是全国的共同的矛盾，江苏难道说例外呀！说江苏这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是革命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什么文凤来同曾邦元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你们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吗？(众：不能！)这一个基本矛盾它就决定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本身就提出来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谁，要联合谁。离开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没办法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够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够把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看起来，你们这里好象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淡薄啦，模糊啦，混乱啦，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是指向旧省委，而是两方面互相指向。两派交给我们那么多材料，这些材料里边，揭发省委的有一部分，不多。揭发刘少奇在江苏的罪恶的一本没有。大家都知道么，刘少奇在华东地区，首先是在江苏地区，影响是很深的呀！同志们，他在江苏工作了很久，在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很深啊！可是我们大家不管，你北京啊，你批判刘少奇你批你的，我的兴趣不在刘少奇，我是在文凤来，曾邦元。给我们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这一派揭发另外一派的。那些材料，同志们，我在这里在我们同志之间我可以说，要是过去江渭清搞这么多材料，哎呀可宝贵啦！他搞不到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搞你们的黑材料搞不到这么多啊！但是，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就揭发，我说他背后有什么人是后台，他说他后台是谁，他干了什么坏事。究竟那些事实是不是事实，老实说，我们两个不愿意查，我们不愿意听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离开了大方向。革命的同志之间，下面我还会讲，就是对方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用这种办法互相揭发，都弄到街上，贴到街上，究竟谁高兴啊！老实说，我们开了几天会，看了这几天的材料，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心里很痛心啊！怎么两个

革命派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看，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还不能够证明两派中间那一派是保守派、保皇派，我们认为三月五号中央在接见江苏省两个代表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作的评价，就是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口号声)当然，同志们，现在哪，我们当然也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特别是因为两派的组织都不是原来最初那个时候啦，也甚至于不是后来在三月那个时候，因为后来都有些发展，在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个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因为基层组织有了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组织有了问题，甚至于说某一个大组织他的某一个负责人出了问题，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一个组织整个是坏的。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去推论，那么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一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出了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原来你们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就是个坏蛋，因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个坏的党，那你们同意吗？(众：不同意！)所以不能够这样形而上学的不作阶级分析，不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子来判断一个组织，以致于从这里得出结论进行互相攻击。根据你们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刚才说啦，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现在两派互相攻击的作法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两派应该根据中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众：对)

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我们同志们大概在各种会场里边，或是在日常的学习里边念了至少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恰恰忘记了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恰恰不是去看一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接见江苏的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就已经很严肃的指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谈话的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状揭发中间就把这个记录，说这个本子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都给我们啦。那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本子也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我们觉得大家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央所指出来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中央那讲话里边最关紧要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啦，枝节问题争的一塌糊涂，争的面红耳赤。总理也讲啦，康生同志也讲啦，其他同志也都讲，里边着重的说过一个就是敌人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的很生气的讲了这一段话。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两个说，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我说就把过去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够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点究竟在那里，是劝你们大联合哩，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哪，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就是讲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评对方，着重的要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于十几个省的代表团，统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都是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的方针，都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啦，军队和地方发了问题，怎么办？就是开这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地方开会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评，一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我们解决当前，下边我简单的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的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法最好，中央给你们的方针也是这样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边，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报，也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个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中央

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但是，看起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来作，相反的据说憋了一阵，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憋着，憋了一个月，到后来说是憋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子搞来搞去，就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能够端正。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几句，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的形势是很好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在一月三号事件以后，那个时候的形势比上海还可能好一些，因为我们看一看历史么，你们南大在全国大学生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几个学校中的一个吧。总理上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那时候就是三个大学站出来最早啊！北京大学，南大，西安交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的组织也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为早么还是这里先建立，建立啦江苏没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后来上海因为中央那时候派我们先到上海的，上海就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后，江苏才批准的，那也只是差一点，差一天的时间么，但是建立还是你们江苏的早。江苏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数量比上海不少，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几乎是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过来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个全线大战，十二月底一月初哇，那个时候是这样一条铁路线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卫队同志进入了战斗，肩并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十二月底我们还在北京，接到的电话，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给我们打电话、打电报，苏州、无锡、南京，我们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们就看到是那么一个大规模的斗争，当时革命派团结得多好啊，多么大规模的联合啊！(掌声、口号声)我希望同志们冷静地听听我讲的话。应该说，我有许多话是给你们的领导人都说了的，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讲！那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肩并肩的在一块儿斗争，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相信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够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苏的也好，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好象同志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不再回忆一下我们共同在一块作战的时候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阶级的友谊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战斗的友谊哪！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众：对！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那个时候的形势，我刚才讲，老实说，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说我在上海工作就说上海的好话，同志们不是这样，我现在也在江苏工作，我没有这个本位主义。(掌声)但是，现在我们比一比，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承认南京比上海落后了一些呀！(众：对！口号声)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比江苏前进了一些，当然，我刚才讲现在形势比你们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骄傲啦，也可能出大纰漏，将来落后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再去算那个帐，今天我们在那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据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赤卫队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的，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之下，巩固和扩大了在战斗中间形成的革命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联合的夺权。在这个过程里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也有几个组织，个别的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的捍卫了这个大联合，使大联合没有遭受破坏。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们大概如果从报纸上看，好象上海一次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就这个中间，我们认为处理的比较正确，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的，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四日，比你们早，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这几个机关，宣布夺权，他把华东局也夺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两家夺不行吧，你能够夺得下来呀，

我们是劝了他们，他们这两家说，那怎么办哪！他们一看是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第二次哪，又有四个组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四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深更半夜，去夺啦，夺了以后呢，而且通告都准备好了，但是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的，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登这一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由我们来说服他们，我们就说服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按人数来说，但是你们这样子，权夺不下来，夺下来以后也掌不了权，掌不好，要搞还是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这一些同志总算好，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那当然还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东局的权，这些我们都说服啦，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够一部分单位夺权。一直到二月二号，这一次总算是夺了，就是三十八个单位已经联合了，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他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委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吗，也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来参加，由我们邀请了。然后我们再把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们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先通知他们，中央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既然你们要我们参加，宣言总要让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委员咱们还可以协商一下吧！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决定推迟，我们就连忙连夜地忙着几天，给他们搞宣言，搞委员名单，筹备新的成立大会。那个时候就发现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就有一百多个，那么现在只有三十八个，其余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吗，那我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呢？这个矛盾就很尖锐啦！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个单位，说把你们这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说我们三十八个单位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子不就是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就不是我们独占了。他们就同意了。就是说：不是组成单位；另外，我们又去说服剩下的要组织第二个人民公社的几十个单位，找他们代表来，就说：你们是不是不要另外组织一个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吗，上海只能有一个政权，怎么有两个，他们那三十几个单位，叫做发起单位，你们稍后参加，因为还有争论吗，有的说你是老保组织，有的说你是什么大杂烩，那么人家不接受你，需要讨论一下。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他们就要求无论如何当时要参加。后来有两条，他们在这两条下同意了，一条我们就说，那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我和姚文元参加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不能参加两个啊！我们参加这一个，你们再成立一个，我们不参加，中央不批准，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很被动吗？他们想一想这个是。第二吗，我们这个成立大会你们都可以参加，成立大会都可以来吗！包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组织，我们说他们的群众可以来参加庆祝会，有什么不可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是庆祝吗，所以，这样子没有再引起大的波动，还是保持了革命的大联合。所以说，上海的形势为什么比较稳定，发展的比较顺利，不是波浪那么多，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的革命大联合，是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缺点错误很多，但是因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所以形势就比较好。这是在一月十一号

中央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里面明确地讲到的。我们上海就是根据中央这个贺电，一月十一号的贺电，那是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贺电讲了吗，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行动里面遵守的原则。那么，江苏今天的形势，我们觉得问题也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巩固这个大联合，相反地你们的联合发生了破裂，你们不是联合夺权，而是一派夺权。在中央对这个问题上作了耐心帮助以后，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讲话以后，在实行了军管以后，我们感觉到，你们没有能够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弯子转过来，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缺点和错误纠正了，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感觉到这个状况是不好的，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把中央的讲话再好好地学一学。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数同志，现在头脑里面敌人的观点淡薄了，甚至忘记了，好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睡觉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还是想复辟的。我们不能够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抱有任何的幻想，不经过斗争，胜利果实到了手里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桃子吃起来也是不甜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江苏的、南京的、无锡市的、苏州市的……统统把它打倒，那样子我们才能够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我们感觉到，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凤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你们两派，同志们，我们想到的一点，这个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为了请同志们清醒起来，我们跟你们讲，有危险，搞的结果，你们两派，如果那一派希望把对方打倒，我们的判断是做不到的。(掌声)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斗争中间，你们两派斗，保守势力就要抬头，就要利用这个形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利用这个形势，那么，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相信，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两派的同志，会选择第一个方针而反对第二个方针的。(掌声)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前途。(掌声)而绝不会走第二个前途的。当然，你们已经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马上解决相当困难，要想一致联合起来不容易。那双方就应该有诚意，有团结的愿望，有联合的愿望，凡是对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对革命的大联合不利的话不讲，想一切办法，促进双方的接近。有一些事情既然不可能一次都解决吗，先从局部解决也可以，或从一部分解决也可以啊。比如说，批判刘少奇，这一条我看没有理由反对吧！打倒刘少奇，这个有什么能够说不能联合，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我打刘少奇是为了另外的一个目的，没有吗！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我看都找不出来，只能找出一个可以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吗！这个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批判江渭清是可以联合的吧！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求你们马上答复，江渭清在北京，前天总理写个信来，给我和姚文元，就问，你们这里有些要求江渭清回来开斗争会。总理要求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现在回来，究竟是否适合时宜？我们两个看一看，觉得不是时候，你把个江渭清搞来干什么呢？看你们在打架啊！看你们在打架，他才高兴呢！开个斗争会，也不是两家开，一家开一个，开的时候说不定另外一派来了，要抢他走。那个，江渭清高兴啦。我看，你们什

么时候联合有点眉目，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这个事，不要你们马上答复，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也没有答复总理。还有嘛，比如说，在某些问题上，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可以完全采取联合行动吗，在一个单位里面也可以吗。一个工厂里有两派，我们共同来批判江渭清，可以不可以？我们共同来批判刘少奇，可以不可以？甚至于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两个组织看来看去完全没有理由分裂，而应该联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如果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原来属于两派的，或者属于几个组织的，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得到他们上级组织的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如果大家都主张大联合，下面要求联合了，我这个上面组织本来就应该促进你们联合，而你们真的联合了，我应该支持。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你们各种形式联合，包括你们基层自己的联合。(掌声、口号声)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你们才有希望开工代会，开红代会。否则的话，那好，将来你看，大概是两个或三个工代会，两个或者三个红代会。那最后怎么办呢？两个三个革命委员会呀？省、市可以几个政权吗？我们建议你们考虑这些问题。为了创造联合的气氛，我们建议你们能够首先停止武斗，不要再打吗！你们要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拳头打倒啊？那个是打不倒的，他的影响，黑《修养》的影响是在人的头脑里边，你把人头砸烂了，影响在另外一个人头脑里还存在，这个只有经过批判，而批判呢，就要花脑筋，就要动脑筋。现在同学们啦，我看你们也是这个神气，反正屁股坐不住，就是想斗，手就是痒，你要真批判一下刘邓啊，就艰苦一点儿了，就要好好地看点儿东西，写一点象样的批判文章。刘少奇上个月还说，现在发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能够驳倒他的。南京的同志们，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很高兴啊？你们服气啊？(口号声：打倒刘少奇！)我们希望你们这里写几篇能够把他批倒的文章出来。你们南大是有名的大学吗，为什么不应该写几篇好文章啊？那个比拳头困难噢，另外，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各个组织，都要警惕一个问题，或者说要正确处理和干部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是有些干部，现在不敢站出来，说站出来，你们两派，要站在那一边呢？站在这一边，那一边就要揪，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过。到你们这儿一看，你们这儿特别尖锐，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个问题你们如果不联合呀，使得要造反的干部不好站出来，站出来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当然希望你们大联合，同时现在你们如果有联合的愿望，就不要把某一个干部拉在自己这一边儿来，说只准他在我这边，不准到那边去。你们也不要希望那一个干部站在我这边，给我撑腰，我就有力量了。那个不好，同志们，革命群众组织最大的撑腰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掌声、口号声)我们也希望革命领导干部，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局势下边，也要站出来革命，在表示站在那一边这个问题上，要十分谨慎。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可能两种或三种情况都有，有的确实是站出来造反的，那么，他要站在一边，就要加深你们的分裂，这不是他原来的愿望。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稀里糊涂就站在那一边，造成你们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就是故意地要加深你们的分裂，就宣告站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要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只有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义务，没有破坏或妨碍革命大联合的权利。(掌声)中央明确地规定过，不能够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支持一个，排斥一个。有人想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明确地劝告这些人，这种办法护不住你的，最后革命的小将们会识破你们的目的。(掌声)我们希望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地考虑一下中央三月五号给江苏的那些指示，也参考一下我今天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静下来，你们用那么三五天，不要出去打架，就在家里想想这些问题，好不好呢？(众：好！)如果你们想的结果，说张春桥今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干，那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打你们的。这是关于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这就很少了，因为这一方面报纸上的社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了。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觉得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

介入地方文化大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掌声)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掌声)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掌声、口号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掌声)当然因为时间短，没有经验，也有缺点错误，有的地方出的错误也不小，也不少。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看，应该象对待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一样。(掌声)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不是也常犯错误吗？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十六条是怎么写的呢？是说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为什么对老红卫兵就另外一个标准啦！我们应该是一个标准。(掌声)咱们都是兵，老红卫兵，小红卫兵，都是一样。错误有，下决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他们现在也在改，而且我们这一个时期和部队的同志接触，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方面，还是象我们解放军的样子。我们应该记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的。(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开会啊？包括你们武斗吧！(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你们怎么能够在这里武斗啊？！国民党能给你们自由吗？可以打呀、闹呀，可带劲儿啦！如果人民解放军出来干涉，一个一个都抓起来，你们就没有这样自由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就是人民解放军保护着我们在这儿搞革命。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我们应该象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热情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改正，不要把这些东西弄到街上去。(掌声)我不是不要你们批评，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掌声)还有对军管会，既然是军管了，同志们这就是个严肃的事情，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够那样随便地冲了。因为那是军管了嘛！它是带强制性的，它是军事管制，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希望小将们碰到实在忍不住的还是忍一下。忍住吗，有意见还是要讲，要批评，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你们也可以批评。你们这里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个口号吗，我们当然不能叫他取下来，不过我们一再声明过的，对我们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都可以批评。今天我和姚文元在这儿讲话你们也可以批评，欢迎你们批评。批评有好处，如果听到你们批评，我们会高兴的，不会不高兴。同志们，你们大家要知道，江苏这个地方，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呀，是蒋介石的老窝。同志们，这一点，头脑里不要忘记。你们刚刚纪念过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为十八年，这个地方就都是我们的啦！这个地方有坏人，有敌人，他们会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不当心，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挑拨，来制造事件。我们无论如何要警惕！我们相信，不管道路怎样曲折，你们中间对立多么严重，我们看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你们会好起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会把你们联合起来的。(掌声，口号声)跟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掌声)我们希望整个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也希望你们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联合起来。(掌声)这样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变成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祖国。(掌声)我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狠狠批评。(掌声、口号声)

姚文元：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学习！(掌声)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南京和江苏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掌声)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给带来了毛

主席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心！（掌声、口号声）

我们的讲话有一点分工，刚刚春桥同志讲了两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的问题，拥军爱民的问题。我这里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掌声），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讲这么一个问题，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掌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伟大的成就，包括南京、江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取得的。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调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地开火，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地进攻，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战斗的旗帜！（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集中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当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看全国一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好的单位，好的组织，根本的一条，都是因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得比较好，比较坚决，这是我们一条根本的经验。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拿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为我们区别是非，判断争论，指导方向的根本的标准，不是小团体主义，不是宗派主义，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所有的新的指示，新的精神，我们要学得快，跟得紧，要执行得全面，要执行得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我们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如果从去年五月十六号起，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嘛！中央发出那个重要的通知，揭露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五月十六号发出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嘛！再过两天就是一年啦。如果从去年六月一号毛主席批发和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来，那么也很快地要到一周年了。当然要从搞京剧革命算起，那就更早一些了。我们是讲群众运动。这一年，我们经过了冲锋陷阵，这一年斗争是非常丰富的，是不平凡的，是充满了很多的宝贵经验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我们希望共同的回忆一下，在这一年当中，毛主席给我们的，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给我们的关键性的宝贵的指示。拿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来对照一下我们的工作，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因为南京啊，也是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早起来的地方嘛！一个北大，一个西安交大，一个南大，都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起来比较早的嘛！那么这样子哪，来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促使我们搞好当前的工作，用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一条轨道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前进！因为这个里面啊，我们假使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主席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我这里下面讲的还不完全，为了我们共同学习，我们回忆了一下。从去年毛主席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来，全国各个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这一些人，他们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这个时候，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下去，在全国大搞白色恐怖，一批革命的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同时，他们在干部路线上，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制定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毛主席亲自写的起了划时代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鼓掌），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的面目，揭露了他镇压群众的反革命的路线，这样子使得这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彻底破了产。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红卫兵。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出：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造反有理”。同时，

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就指出了：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们，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还是很早的时候。从这以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两条路线激烈地反复地斗争当中开展了起来，一批批红卫兵小将勇敢地起来造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什么哪，他们搞了一个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这一个阴谋，所以在去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发出了一个指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中央发出一个指示，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农整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回击。毛主席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反扑，从那个时候以后，不但全国的学生运动起来了，而且全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这一种形势下面，在去年的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又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新反扑就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同时，用各种办法来分裂、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想分别击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面前，也是毛主席给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亲自决定向全国播发，同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斗争。指出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一月九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里面，就把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写进去了，就是刚刚张春桥同志也念过的。指出了，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因为当时主席在北京指出了，上海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当时在上海听到了主席这个话。基本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主席肯定了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又亲自批发了黑龙江的基本经验，又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啊，就有了重大的发展，就是矛头紧紧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提高自己队伍的觉悟。这一条路线，就指引了全国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保证了这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全国范围以内，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重大的指示，执行得好，执行得坚决，运动的发展就比较快，就比较顺利。如果在这个当中，那一个方面忽视了，或者对主席这一些指示不是执行得很全面，不是执行得很坚决，那么我们这个运动的发展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忆一下，临近到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哪，也出现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就是小团体主义呀，无政府主义呀，宗派主义呀，个人主义呀等等。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把夺权斗争搞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斗争当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假使没有这一个条件，就不能够实现毛主席上面讲的这一条路线，夺了权也是不巩固的，也是会发生分裂的。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矛头是不是对准主要的敌人，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是搞不搞革命的大联合，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放在前头，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还是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放在前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队伍的问题提出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连续的批发了很多文件，譬如说，当时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叫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红卫兵小将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看到以后很赞扬，马上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而且在全国广播了。这个时候，毛主席还向全国红卫兵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队”开门整风的经验。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边战斗边整风。接着又批发了延安中

学的搞军训的这一个经验总结等等。同志们，为什么前一个时期毛主席连续的支持了这样的一些群众当中的创造呢？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临近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必须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整顿自己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前这一场大决战搞好。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做了很多报告、指示。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有的同学，有的单位，有的组织接受的比较快，但是也有的同志接受的比较慢，甚至有少数人、个别人思想上有抵触。那么现在看来，凡是这一方面搞得比较好的，夺权斗争都搞得比较好，夺权以后掌权比较好。凡是对毛主席这一系列的指示，领会不深，不是很深刻的去领会他，夺权斗争就遭到了挫折，夺了权之后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后再回过头去再学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领会就比较深刻了。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要不要、能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半途而废，还是进行到底？要进行到底就要把我们队伍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要提高。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东西要去掉。我觉得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当前，江苏和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同志们很好地再来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掌声）

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必然的发展。我们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抓了这个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在干部路线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个大批判开展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就把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各地对本省、本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大批判当中，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带动斗批改。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希望同志们要很好的领会，很好地接受并坚决地执行。（掌声、口号声）

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必然的发展。我们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抓了这个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在干部路线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个大批判开展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就把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同各地对本省、本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大批判当中，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带动斗批改。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希望同志们要很好的学习，很好的领会，很好地接受并坚决地执行。（掌声、口号声）

在这一个时候，主席还抓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支、二军”的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各地都参加了，积极地支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军委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有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毛主席批发的军委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怎么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着重讲拥军呢？因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冲击人民解放军的这样子一股苗头，有一些左派组织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制定了八条，特别讲了一下，重点是讲拥军。在八条出来以后，我们军队“三支、二军”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个主流。同时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在支左工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四月六号军委发布的十条，毛主席批准的十条，他

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群众，是讲爱民。在十条出来之后，左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后来，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当中，在纠正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否定解放军一切的错误。就是把解放军支左的成绩都否定了。为了完整地执行八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席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这就把八条和十条的精神完全地正确地、全面地统一起来了(掌声、口号声)。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指拥军爱民的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是怕坏人利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就知道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说革命造反派，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毛主席的伟大路线，伟大旗帜指引下，肩并肩的共同战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掌声)。我上面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回顾，就是把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在斗争当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引导我们运动前进，把一些关键问题我说了一下。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执行这一条路线是不是很彻底呢？是不是很完整呢？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拿毛主席这一条革命路线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呢？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我看不见得。刚刚春桥同志讲的那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在处理两个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他的一些具体的指示、具体的政策，做为我们争论的一个基本的标准。不然你怎么解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露怎么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虽然中央三月五号的指示，三月九号的电报说得非常明确，还没有实现呢？怎么能够解释整风搞了一段后又搞不下去了呢？我们应该看到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广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始终是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这一条路线，是在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就是同镇压群众，欺骗群众，用什么物质刺激来毒害群众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还有分裂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等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地认识毛主席的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东西，我们要认识得比较深刻。历史告诉我们，胜利的历史和暂时一段挫折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把毛主席这一些指示领会下来，把毛主席这条路线坚决贯彻，好好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思想，我们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由于离开了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或者在某一些问题上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那末革命运动遭到暂时挫折的事情呢，也不是一个地方。我又看了一下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指示，曾经指出了，根据两个月实践经验，从安徽的夺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而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革命干部。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毛主席这些指示已经发出好久了，还是一月革命的时候吗，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自觉地改正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呢？还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有一些“私”字在作怪。不要紧，任何人有了缺点，改就是了。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多么重要，离不开这些指示的。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些指示，来去掉我们头脑里的“私”字。犯了错误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发现了就改，并且接受教训，防止再犯，我们自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运动当中，不犯一些错误，问题哪，不要不接受教训，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误，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吸收教训，不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收教训。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就可能重犯自己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志们在这几天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好好地回忆一下，重温一下，拿这个东西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段的工作，至少是这两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符

合毛主席指示的，我相信，只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一定可以使江苏和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前进！（掌声）因为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掌声）谁掌握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这一条路线，就一定能够胜利，这是不必怀疑的。（掌声）

这里，我想再简单的说几句，革命的大批判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搞好当前革命斗争，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对这个大批判的认识需要提高，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当前的一场群众性的、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因为多年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在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刘少奇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最近中央的会议上，很多负责同志，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历史上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的罪行（口号），当前这个批判首先是在批判黑《修养》，批判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上展开，他已经并且正在深入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工作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件巨大的动力。同志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批判，就是在革命，在批判当中，在斗争当中发展。不搞革命，不搞批判，马列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力。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充满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种斗争，总是为我们各个革命阶段实现这个任务扫清道路。所以当前这一场大批判，绝对不仅仅是写几篇文章的问题，他要深入到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巨大的动力，成为推动我们斗批改，成为推动我们各个单位斗争的一个巨大动力，所以这是一场很大很大的革命，这是对于我们党内多年来，修正主义的一个总清算。这个批判，大大提高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斗争，譬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标语，这是从北京传来的了，打倒刘少奇写成打倒刘少狗，但是你这样子写一写很容易的，把刘少奇这个字丑化一下啦，我们不提倡这样子。真正地要把刘少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货色，丑恶的灵魂，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批透，这就要花一点功夫，这就不象写一张标语那样简单，那样省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个大批判的问题上，准备花很大的力量去搞，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文章吗？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还要连续地搞一些这样的文章，要把他那一套批透、批臭、批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掌声）这个大批判，还会接触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摧毁保守派的思想基础。（掌声）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组织的什么赤卫队，还有什么反动的血统论啊，总根子就是刘少奇！（掌声）所以把这些东西摧毁，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人觉醒过来，会大大促进我们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的工作。（掌声）这个大批判，会使我们更深刻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一个总的问题，就是从各个方面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他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口号）所以我们批判这个东西，批判他那一套，什么外交啦，统战啦，还有什么宣传啦，组织啦，一整套的东西，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你对照一下嘛！毛主席的思想是什么？毛主席的路线是什么？刘少奇的东西又是什么？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来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说到了，刘少奇在华东、在江苏是有他的影响的，包括他的历史上的影响，我们江苏的革命造反派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在江苏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他彻底肃清、消毒。（掌声）要把毛泽东思想插遍我们南京、江苏的每一个阵地。（掌声）这个大批判也一定会促使我们更彻底的揭开、揭露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和幕后活动彻底揭出来。（掌声）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有大量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要中国不变颜色，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下去，走到底，当前这一仗就一定要打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革命的大联合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共同搞这一场战斗呢？为什么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影响我们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呢？我觉得不能。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场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同志们能不能做到？（众：能！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刚才张春桥同志已经念了三月十日中央电报当中的指示，我就不去念了。用毛主席的思想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执行中央很明确的指示？想一想。如果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解决好，我看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有了保证，或者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吧！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不解决，那是不行的。最近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也和一些同志交谈过，我觉得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包括有一些保守派，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分化瓦解左派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警惕！这个问题只要认识了就好解决，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江青同志说，不要上当，不要被坏人利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这一句话。

第二个原因，觉得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中央的指示指出，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要求大同存小异。这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的。毛主席从来就告诉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对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方法不对头，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甚至就要扩大。看了这几天的大字报，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用了些什么方法呢？有的是用打架的方法。打架的方法能够解决头脑子里的矛盾吗？还有一些就更不是了，我看了有一些送给我的，有这一派把那一派画一个乌龟，那一派把这一派画一个“袁世凯”。同志们，这一种斗争方式，我很坦率的讲，是比较低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用这一种办法。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好地想一想，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是毛主席《矛盾论》里面讲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倒过来说呢？你不是用这样一些办法，你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另外一种办法去解决，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保卫祖国，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用打倒的办法去解决；我们革命组织同保守组织，比如说，与“赤卫队”之间的矛盾，我们用争取、教育、瓦解及孤立极少数坏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怎么样呢？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刚刚在会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吗，大家这个情绪，火一上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大方向。如果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而是用武斗的办法，或者用其他一些办法，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头脑里有不同的认识，拳头怎么打得掉呢？或者把电话砸掉，把杯子砸掉，把玻璃通通打碎，这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分歧，只能把分歧扩大，甚至于原来不是对抗性，硬是把它扩大到对抗性的，即使真是原则分歧，用这个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同志们，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之间也有矛盾。最著名的革命造反组织之间也有矛盾吗，大家到过北京的同志都知道的吗，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不是还闹过一场吗，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能够一致，就是说，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北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点上他们一致，在这一点上一致了，他们就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之后，有没有矛盾呢？还是有矛盾的，还是有争论的，天下哪里有没有矛盾的，没有争论的事情呢？两个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吗，何况两个派别呢，总是有点差别的吗，这个人抽烟，那个人不抽烟，不也

有一点差别吗？假使我们忘记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不能在解决主要的矛盾问题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在另外一些矛盾上，纠缠不休，或者认为，只有这些矛盾解决了，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认为我们革命造反派之间，没有一点矛盾，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那得出的结论啊，就是永远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呗，不永远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吗？假使不是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求大同存小异的办法，原则分歧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那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辩论吗，就是辩论暂时不能解决，放一放吗，我们在当前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逐步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我希望同志们在处理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时，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不要用对待“赤卫队”的办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拼命去搞，挖空心思去搞那些材料，那不是对待敌人的办法吗？只要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个矛盾是能够解决的，是能够促进对敌斗争的，是能够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这一点也希望同志们能够想一想，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很好执行中央指示的，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这一点我们谈的时候，双方面也都承认的，有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分散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这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央指示要大家回去，当时不是要大家自己批评自己，回去整风？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整风，不是整一次吧？！不是整人吗？！是边战斗边整风吗！小团体主义的最大坏处在什么地方？首先是在于，他使我们看不见大的斗争目标。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有一个根本的指示，就是刚刚大家念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小团体主义呀！就使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于不关心省里面的大事，市里面的大事，而只是关心我这一个团体的事情。你们这里的团体很大，不是小团体，而是大团体，但是这个大团体哪，也是很容易犯小团体主义的。我们看到过一些街头的争论，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了，发生什么“五八”事件，还不晓得五九事情，两派在这里争论，我们就去听了，我们觉得有这样子一种情况，双方谈问题的时候，总是以我这一方，“八·二七”这一方怎么样，你那一方，“红总”一方究竟怎么样，如何如何？而比较少的听到，究竟是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方。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我们要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凡是这样子，我们都要支持，都要拥护，都要赞成。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就要批评。不要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纠纷，而这个纠纷发生在我这个基层组织，就肯定我这个组织一定是对的。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而首先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一下。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一听到两个组织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纠纷，先没有问一问是非，眼睛就红了，一红啊，就闹起来，就是昨天晚上，我这里也不回避吧，我十二点以后，到原来省委那里一个地方，不晓得这两派是哪两派，我就看到在那里闹，是不是有什么原则分歧呢？问了一下，问那里的战士，也没有问到，但是有这种语言，把文风来揪出来，把你们的后台曾邦元揪出来等等，我一听这种话我就想，大概总是与两派的基层组织有关系，我希望同志们眼界要扩大一点，遇到了争论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总的是非，不要只从自己的这个团体这一个立场出发，而要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点出发。刚刚张春桥同志讲过了，我们两个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基层组织是好的，但是，也难免有个别的坏的组织，因为现在组织发展得很大了吗。我现在想讲一讲另外一方面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起来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党，但是我们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因为有这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否定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同样的，

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就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说这一点就希望同志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够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小团体主义的情绪是很容易滋长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警惕。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自己的工作，要采取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这是毛主席多年来教导我们的方法。就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中央不是讲了吗？大家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嘛，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很好地采取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因为我们采取了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我们就能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能够对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去改正。大方向正确，并不等于十全十美，假使哪一个组织认为自己的组织是十全十美啦，那就等于讲这个组织不要进步了，不要革命了。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看到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绩、主流、方向的时候，对待自己还要看到缺点、错误，要把这些缺点错误当着我们队伍内部的灰尘，脸上的灰尘把它洗掉。我们对于别的革命组织也是这样，也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过去我们在山东的时候，提出了两个主流，两个支流：希望革命造反派对待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二军”的工作，要看主流，成绩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我们对部队的同志也提出了，看我们革命造反派，要看大方向，要看到他们什么是主流，革命的大方向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两个主流，两个支流。现在，我想再增加一个，三个主流，三个支流。就是指革命组织相互之间，看对方的时候，也要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看另外一个革命组织的时候，要看他大方向，看他什么是支流。缺点和错误如果是支流，那就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积极帮助他去解决，不要只抓住对方的缺点错误，忘掉了对方的主流。所以我想，这样子三个主流、三个支流，这样子提出来，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我们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正确一点，把我们的成绩发扬得更好一些，把我们的缺点错误去掉的更多一些。

这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两个革命组织，中央指出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吗？这个也可以开个小小的座谈会，遇到了分歧，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对对方那些意见要听，要认真地听，同时对另外一个组织提意见的同志，也要区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思想问题上，逐步地解决我们的分歧，在大方向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掌声)这里什么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采取调和和折中态度，这叫作折中主义。(掌声)折中主义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折中主义的，我也是从来反对折中主义的。(掌声)但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同时反对两种倾向，这叫不叫折中主义呢？这不叫折中主义。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反对。这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不能叫折中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毛主席前一个时期，最近吧，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掌声)这个话当然毛主席是概括地来说的啦，是说的很深刻，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来教育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那么怎么领会呢？机会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走向反面，修正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资产阶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用这两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交替使用。我举一个陶铸的例子，陶铸开始镇压群众是镇压的很厉害的，在那个文教口，拼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后来看了不行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行不通了，革命群众起来了，他又搞无政府主义，他就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还提出过一个什么绝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是陶铸的东西嘛，陶铸这种思想该不该打倒呀？(该！高呼：打倒陶铸)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们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也是不应该怪我们革命小将。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把这样那样的东西怪我们革命小将。同志们不是的，所有这些错误思潮，包括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其根源，其出处都是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对！掌声)但是我们要警惕

他们这种影响，就要肃清这种影响。(掌声)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完全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搞白色恐怖，也批判了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革命的左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所以我们对这种思想，我们也要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过去在中国是没有多大市场的，只有在欧洲比较多，克鲁泡特金等等这些人，搞一套无政府主义，还写书。中国过去这种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抬不起头的，这个你要算，过去上海有个巴金，此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个小说叫《灭亡》，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里面就是描写一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才是英雄，群众都是群氓，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市场，就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种思潮偶尔出现一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反面教员，就说明我们革命队伍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它的出现不过是教给我们必须这样做，增加一个反面教员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说了这一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刚分析了这些方面，三个原因吧，妨碍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妨碍我们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你们的成绩很大，工作很多，为什么今天着重讲一讲这一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同志和战友，因为我们要共同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一讲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拿毛主席那些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正面教员，作为我们思想上的无价之宝，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温习，希望我们能够去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更坚决地更好地贯彻下去，把江苏的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再大踏步地前进。刚刚张春桥同志讲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可能性，今后的两种可能性我就不重复了，我相信同志们。这里我说一点，就是出现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革命的大联合还联合不起来，或者出现了打、砸、抢发展，生产下降，甚至于保守组织也起来了，来乘我们革命派闹分裂的时候。假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三个相信，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相信广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还是要革命的，就是出了暂时的曲折，我们的运动，也一定会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的，(掌声)但是，我同大家一样，还是希望大家根据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是这样(众：对！掌声)当然啰，希望同志们的眼界放大一点，从整个南京市，从整个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来想一想，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要求来想一想，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的更好，对不对呀？(众：对！)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全国的形势是好的，江苏的形势也是好的，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有广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很强大的呀，这里的革命造反派还是经过战斗洗礼的呀；(掌声)还有梁杜吴这样很早就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掌声)所以你们要很珍惜这一些好的方面，要去掉那些不利的因素，要发扬这一些好的因素，假使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形成。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工人、农民、干部，都非常关心江苏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掌声)我们一定同你们共同战斗！(掌声)今天的会议，虽然开得不大，还有那一边，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同志要求见面，我们想今天就不去，我们共同在执行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我们随时可以见面的。(掌声)只要我们是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条大路上的战友，我们就能永远走在一起的。(掌声)如果在将来，你们在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下，你们能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更盛大的会，那个时候我们上海一定派出更多的同志来到这儿和你们更多的同志和战友见面。(掌声)最后我们一起来呼几个口号：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  
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揭露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边战斗、边整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杜平(江苏省军管会主任):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小将们！同志们！

刚才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给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我建议同志们很好的讨论，认真的执行。

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来南京，是毛主席派来的。(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关怀！(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敬祝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掌声、口号声)

江苏省和南京市实行军管以来，得到了南京市、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省、市军管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掌声)同时，希望你们今后继续的帮助我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及时的批评！同志的批评是最大的阶级友爱，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批评的过程中间正确的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是一样的，是一派大好的形势。(掌声)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在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掌声)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集中精力打击敌人；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在干部问题上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干部站出来革命创造条件；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消除武斗，才能消除无原则的“内战”，促进生产大发展；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掌声)我们是相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坚决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是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内战”的。(掌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用最实际的行动，热烈的响应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号召，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掌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为彻底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而奋斗！(掌声)最后让我们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775. 谢富治接见一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冲外交部代表讲话 (1967年5月14日)

### (一)外交部二号礼堂

谢副主席听见外交部内的争吵声，散步来到外交部，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直接来到礼堂，有人发现后要求讲话，“红旗”大队的人也要求讲话。(鼓掌)

谢：我不了解情况怎么发言，我是偷偷跑来看看。这样压迫人，总理永远不会接见，要我讲话只是一句话：统统回去！统统回去！将来这样当外交官真糟糕！

### (二)会议室

谢：你给我录音啊！我又不是演讲……这么多人对我威胁太大，你们是不是派个代表给我说，隔壁就是我的家，每天喇叭都响，我怕你们武斗。你们大学生，来干什么的？宋远利、刘令凯来了吗？你们看了机密文件了？(同学：他们造谣)我今天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三家(“六·一六”、“造反团”、“红旗大队”)都有理，都批评我，涉及到总理的问题，我就没理，都来斗我，说我不对。(同学：我们那次态度不好，我们向您检讨[指四月十八日]。)就我一个人不对，大家都斗争我。(大家哈哈大笑)(同学：你对刘令凯太宽大了。)怎么宽大了？

同学：宽大的无边。

谢：他现在很好，没贴总理的大字报。

同学：刘令凯说过，“党内现在还有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米高扬式的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是卖国主义者。”

谢：(此时谢发现“红旗大队”一同学衣袖上有血斑)这是怎么搞的？

同学：外交部人打的。

谢：不要告人家的状，我不听。

同学：他们告我们的状了。

谢：没有！我没听见！(大队的人继续讲，关于刘令凯对抗总理……)不要讲刘令凯了！

同学：那你讲今天的吧。

谢：又是想问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革命行动，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是……。

谢：我想还是找两个头头了解一下情况。

同学：还是让我们大家听听。

谢：在天安门广场我看见过你们，想和你们辩论，可是你们人太多。总理告诉我你们抢了材料，……

同学：根本就不对。

谢：总理会说错话吗？他们(刘令凯)到外交部待了多长时间？

同学：一天不到。

谢：那你们今天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第一次，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

谢：那为什么今天又来了？

同学：那天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可是“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都进来了。

谢：有个“井冈山”？同学：刚刚成立。

谢：有多少人？同学：(答人数)刚从“红旗大队”出去。

谢：刘令凯他们还是三十人吗？同学：有一百多人。

谢：好，他们也有一百多人？有发展了。

同学：从“造反团”里又出来一个“二八团”，他们是反总理的，是原来的老保。

谢：不要这样说，你们都是红代会的嘛！就是刘令凯不是谭建峰(听不清)……他们来没有来？你们可以和宋远利合作嘛！

同学：他们说我们是保陈毅的，是新的保守派组织。

谢：他们是搞激将法。同学：不是什么激将法，他们是想把造反派搞成保皇派。……(同学议论)

谢：你们现在要讲团结，不要随便保皇。

同学：我们很欣赏您的话：“极‘左’派或保皇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对待真正的“革命造反团”很适用。

谢：不要这样讲，我没讲过这个话。(同学中有一人拿出了“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声明”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谢：我看过了，我当时就问过，为什么没有地质“东方红”？(同学插话，他们只去个代表，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宋远利他们？

同学：“造反团”不同意第二、第三条。

谢：我不同意……(不清)

同学：如果这样，为何红代会四十一个单位都同意我们的观点？

谢：我听周总理说了，你们提意见可以到房子里去，为什么到大街上去，你们这样怎么能做外交官当大使？(谢很气愤，接着激动而又气愤大声地说)千条万条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刚从办公室回来，怕你们武斗，出来散步看看。大门那儿很多，我从西门进来的，走走、看看，我根本没有接到总理的指示，我不能代表总理。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这样压总理行吗？同学：总理说要接见我们。谢：那打个电话。

同学：我们也去听听。

谢：啊呀！大学生了……我打个电话，叫他派我接见你们，那你们可以回去，如他有空来见你们，那就是他的事。我现在去打电话，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派人来听，来监督。昨天在天安门，“九·一五”，“九·一六”闹起来了，问我你是哪一派。我说我是“九·一六”。我请你们不要闹了，要把矛头指向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这些大学生啊！总理今天不是派我来的，如果是总理派我来的，我会这样偷偷摸摸的来？总理如果派我，那我就可以代表总理，行吗？那我现在打个电话。

同学：今天来的还有二外的。谢：我以前没有和二外打过交道。

同学：(慢条斯理的，文绉绉的……)你今天来散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感到很幸运！你从总理那里得到：我们抢了材料，我们感到总理还没了解清楚，我们想这一定是总理反映的，我们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向总理汇报。

谢：那你就说吧！

同学：要说起来很长。

谢：你们大学生讲话就是那么长，讲得简短扼要点嘛，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二外也有两派？

二外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象你说的是“极左派或改良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介绍二外几个组织情况)。

谢：不要用这个话！

同学：我们想让总理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听说派代表，我就派了代表，可是“造反团”等组织派进去了三大卡车，还说说搞了游行，姚登山说：“总理很累了。”我们于是就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可是他们传达总理指示，来压我们。……

谢：你们闹那么对立吗？(“红旗大队”与“造反团”)他们两家都在一起活动吗？(“六一六”，“井冈山”)

同学：他们明里是两个组织，暗地里是一样的。(并介绍了五·一二接见造反派的情况)

谢：你们也不能因人家偶而说了一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同学：我提示谢副总理，应注意这一点。(傲慢至极)

谢：听说你们有一个组织夺权了？

同学：就是我们，我们有二千一百人了。

谢：明天我们要开会，对武斗要采取坚决的行动。

同学：(大队要继续汇报，企图要造“造反团”的谣言)外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冲了外交部，把陈毅办公室搜了，什么都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理就接见了，总理对他们这种行动，深有体会。我们希望谢副总理把我们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他们还把总理逼得心发跳。

谢：“六一六”和红旗革命造反团在不在一起？

同学：经常在一起，有时不在一起。他们还贴总理的大字报。

谢：这是反动的。

(同学们闹起来了)

谢：小家伙天真烂漫。

同学：不是这样，他们贴总理的大字报，在总理的名字上还打“×”。他们在“欢迎总理到我们学院来”的大字报上的总理二字画了两只黑手。(“红旗造反团”写了一个材料)过去是明的，现在是隐蔽的，是一贯反对总理的。

谢：不能把人家说成一贯是反革命，(谢副总理问一个组织的领导人的名字宋远利)现在应该讲一讲外交部。你们讲这一派那一派，在我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我反对。你们这么说，我就走啦！(起身欲走)

同学：这都是实话。

谢：我要反对，我不听！在外交部为什么不讲今天的事？宋远利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我不要听。(“红旗大队”插话：要用发展眼光看人，现在变了)我有几个月没见他了，上次只跟他说了几句话，你们不能批评我的老朋友。(大队插话：现在他不是你的老朋友了。(下面不清)

同学：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情况。不过我今天不是来压总理的，是揪陈毅的。

谢：可是你们到外交部，揪得出陈毅吗？他又不在。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光告人家的状。你们发了这么多言，都是告别人的状。

同学：这都是事实，可以调查。

谢：陈毅在国务院，你们都知道嘛！

同学：(理亏地……)他是外交部长，不在外交部揪吗？

谢：你们来了一千多人，我是为你们着想，我感到这样不好，你们既然来了，我就打个电话给总理。看他有什么意见。

同学：望你能把我们想(给)总理的事儿说一下。

二外同学：(稍稍谈首都红卫兵的分歧)

谢：(打电话给总理，总理在大会堂。谢讲，我今天是散步散到这里来的。听说这里要搞武斗。我进来后，到处都是。看样子他们要台阶下，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台阶，总理是不是给我一个指示？总理讲：要他们撤回，明天找他们几个代表接见)我有事马上要走，总理的电话打通了。选几个代表，明天总理接见。但你们马上得出去。

同学：选多少个？(吵)

谢：我那来得及问，反正两三个吧！

同学：(乱吵吵)不成，五、六个，七、八个，八、十个，全部？

谢：七、八个吧！七亿人都要见总理，我要批评你们了，我看到血衣了。没看到人。你们还有人带刀子，带剪子。

同学：(吵)造谣！他们诬蔑我们有人带手枪呢！  
谢：你们是打了架了嘛！反正打架是不对的。  
同学：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有同学说，他们打的)  
谢：你们要响应总理的号召，马上撤！  
同学：好！(鼓掌)相信总理，我们没打人。  
谢：你们要撤，要排好队，不要搞小动作！要突出政治，你们将来要当外交官……。你们是不是打扫一下房子，大标语盖一盖。  
同学：我们没写，他们都把骂我们的贴到大街上去了。  
谢：你们撤，收拾一下，我就管这一点儿，我是公安部的，不管外交部。  
“遵义兵团”战士：我们支持联络站，“红旗大队”冲入保密室是错误的，保卫保密人人有责。(揭发“红旗大队”砸广播室事件真相)  
谢：你们是哪儿？  
一同学：我们是归国的学生“遵义兵团”。  
谢：你们做的对！就应该管！(谢和我们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战士握手)

### 776. 周恩来接见北外“红旗大队”、二外红卫兵代表讲话 (1967年5月15日 中南海小会议室)

(在总理进会议室内，我们把北外“造反团”的《号外》放在桌上，总理进来后详细地看《号外》)

总理：你们就为这个冲外交部？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走机要大字报，这怎么会对的？不管有多少理由，就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规定。  
代表：(澄清事实)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总理：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同学插话：“六·一六”红卫兵早就来冲过。)“六·一六”冲进去，又让他们出来了，你们还冲到了机要室。  
代表：那是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  
总理：什么叫政治迫害？你们为什么不能和联络部好好谈一谈呢？  
代表：在这之前我们就在外交部等了两天一夜，要揪陈毅。  
总理：那天接见(指十二日)，你们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呀！  
代表：我们等了两夜一天，总理可能不太清楚。后来我们遵照总理指示，马上撤回去了。  
总理：对呀！我说了你们就撤回去就是好事嘛！  
代表：外交部不能冲，我们有这个概念。十一日“六·一六”冲了外办，冲到陈毅办公室。

总理：(对钱秘书)打电话问问。  
那这就是两个概念了：第一，“六·一六”冲陈毅办公室；第二，“造反团”十一日冲进外交部，因此要冲，不然就显得落后了！你们十三号天明以前冲进去，十四号天明以前走。你们过去遵守规定而没揪到，于是就采取这种政策！  
代表：“造反团”、“六·一六”一冲，总理就接见了！  
总理：不是因为冲才接见，是因为他们九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

代表：他们自己在《号外》中也提到游行了。

(代表给总理念《号外》，《号外》中说：“总理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总理：这里边有出入的地方，第一句就不对嘛！(指“周总理把批判陈毅的权力交给了外事系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句。)游行示威也不对。可是他们十二号就贴出来了。为什么他们的号外发出后，你们不立即拿来见我？你们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

代表：今天他们才贴出来(十四日)。

(代表们又汇报“造反团”造谣说总理让我们向他们靠拢问题)

总理：为什么听到以后，不立即来见我？告诉我他们歪曲了我的讲话。

代表：我们曾经通过罗贵波给总理秘书张同志打电话讲了这个问题。“造反团”在传达时说总理让“造反团”去瓦解“红旗战斗大队”，并扬言总理已经把批陈的领导权交给他们。

总理：开头就不对。但是你们十二号就听到了，很可以打电话来嘛，十三号你们也有一部分人来了嘛！

(代表们介绍十三号一一五师去中南海，外交部经过)(红旗大队一一五师)

总理：你们既然知道到外交部揪不到陈毅同志，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不讲明白？我也知道我的话走了样子，为什么不把内容告诉我？

(钱嘉栋同志站起来解释十三号我们给打电话要求见总理的情况)

总理：如果他们跟我说的有出入，你们可以向我反映嘛，这不就很合理了。但你们没等我回话，也没给我东西，马上采取行动，本来有理也变成无理了。他们骂你们几句怕什么？就看你是做坏事，不做坏事骂不倒，做了坏事不骂也倒嘛！

那天你们来告诉说走了样子，这我是知道的。我十一号谈到天亮，十二号搞到四、五点钟就睡觉了，十三号处理别的事情，今天处理你们的。我很少在六点钟以前睡觉，你们的事情我脑子里不是没有，有这个事情。就是不对也不该冲进去嘛，你们完全可以不采取这个行动嘛！

(代表们简介十三号晚上的情况时说：“造反团”、“六·一六”几次冲进外交部，联络站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支持)

总理：你们这样做结果就会走向反面，给自己造成一个大错误，不要拿“六·一六”、“造反团”的错误来抵消你们的错误嘛！

代表：我们是要下定决心，揪出陈毅。

总理：下定决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了嘛！打了很多人，进了机要室，这样就把成绩抵消了嘛！等那么久还不走，又冲机要室……

(代表们介绍情况，指出我们“冲进机要室”之说完全是联络站中一小撮人陷害我们的：

1.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机要室。进去之前，我们给联络站打了电话，问是否可以去看，他们态度蛮横地说不行，并没有说是“机密室”，又没有任何标记。

2. 门一推就开，门外有六、七个联络站的同志，但并没有阻挡我们，也未说明机要室。

3. 我们进去后不到两分钟，电流就被卡断了，根本没法看大字报，不可能抄得很多，我们看到的东西也并不是什么“机密”。)

总理：人家锁着门，里边没人，总不该进去嘛！

4. 我们并没有撕大字报，是他们撕的，放在厕所下水道里用水冲走了。我们人不多，灯灭后，我们人出来把住门，以防武斗。

总理：有没有人用笔记本抄啊？(有人说没有)怎么没有？已经交出去几份了嘛！(代表答：我们为了对革命负责，拿出来给他们看看有无保密东西)

5. 当我们进了屋，他们来了好多人，我们的人挨了打，女同学被打了，我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遭到围攻，衣服被撕破。

总理：他们说是他们的衣裳，你们拿去的嘛！

(代表气愤地说：可以查嘛，我们的衣服和他们的不一样，可查出。又讲他们不让吃饭

问题)

总理：公安战士说和你们一起去抬饭，你们不要。

(大家澄清事实。我代表向总理承认错误。但提出：为什么联络站千方百计把事态扩大，“造反团”、“六·一六”三冲外交部都没事，我们进去后为什么向许多学校宣传扩大？)

总理：外交学院、一外“造反团”等集合起来，人并没去嘛！

(代表说“遵义兵团”、地质都去了！)

总理：后来不是把门打开了嘛！他们自己退到楼上去，下午你们冲上楼把人拖下来打，把人家喇叭摘下来。

(代表们澄清事实)

总理：你们还到老八号去，不让有约会的使节进去嘛！

(代表：根本不是！我们让他们进去了，有门卫解放军可作证)你们冲进去，他们就得大打一场了！

(代表：他们说扣我们人是根据总理指示扣的)

总理：没有。

(代表介绍我院两个组织大方向问题。指出：我们和“造反团”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介绍我院“造反团”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崔定远、杨岗以及“造反团”的组织路线)

(此时，代表们请示在外边的“红旗”战士可否进来听？)

总理：不行！不行！那天我让他们(指“造反团”等组织)搞得根本没有办法，到处坐的是人。我精神极端疲劳，你们还来整我！

(代表们不再要求进入，继续介绍“造反团”组织情况及其在批陈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揭露其本质是攻击“红旗大队”，并介绍了我“红旗大队”一贯坚持批陈的立场和行动。)

(然后由二外红卫兵代表介绍情况，揭露二外“首都红卫兵团”的本质，这个大杂烩组织一直千方百计搞垮革命左派组织一二外红卫兵，把她打成“新保守派”，说陈毅是她的后台云云。)

(代表问：前天总理接见时是否对他们说过，我们在文委夺权大方向错了？)

总理：文委夺权我根本不知道，只和陈总说过：因为是外单位夺权，需要看一看，我对他们只说过还要看一看，没肯定也没否定。学校夺权我一直没过问，部门夺权也没管，只抓了外交部和铁道部。

(代表们说那些机会主义组织就是想把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抓过去，如果真那么办，就要出现复辟现象。)

总理：那么容易复辟啊？你们这么多材料怕什么？

(代表：他们宣传说总理把批陈领导权交给他们了，总理承认他们是真正革命造反派)

总理：不是因为他们是造反派，而是因为他们要游行示威，我才让他们分别召开会嘛！他们召开会就把权夺过去了？

(代表：他们召开会就是为夺权。)

总理：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曾经说过的话吗？我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观点正确，你们就坚持嘛！你晓得中央什么意见？我也没讲嘛！什么权不权的，我就是让他们开会。

代表：他们造很多谣言。

总理：群众就这么相信谣言？从运动开始到现在不知道给我造了多少谣，我根本不生气。

代表：这样下去，造反派不香，保守派不臭。批陈的领导权一定由我们来掌。

总理：经委也好，计委也好，建委也好，我让他们召开批判薄一波大会，他们答应了又分开了，直到现在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那么怕的呀？不可能没有反复嘛！闹成这么一个组织还能没有反复？你们既然这么有道理，为什么冲外交部去不来见我？你们把人家围住，抢走了人家写的东西，这就不好了，这样会走向反面啊！我警告你们：你们的话我不能完全同意。我刚才和他们争论了半天，我从不承认“红旗大队”是保守组织。谁是造

反派，谁是保守派，还要在大批判中考验。大批判是最好的考验。如果你们没放过批判陈毅同志，在批《修养》中又带头，这么有道理完全可以来找我嘛，何必冲外交部呢？你们又扣人，这样做会走向反面的！

(代表讲“六·一六”搞总理材料的事)

总理：这怕什么呢？(代表非常气愤：“总理宽宏大量，我们不能容忍！”)

(代表反映“六·一六”“造反团”说外院“一·二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总理：他们当我面为什么不讲啊！

(代表：两面三刀！)

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纠缠，没意思。如果他们真这样就会在批判陈毅同志问题上形“左”实右，走得很远，正好暴露自己，怕什么？我曾在人民大会堂给刘少奇解过两次围，刘少奇要打倒周某人，有什么关系呀？后来问他，他说没说打倒嘛！

(代表们揭露“六·一六”最近言行)

(代表：他们说总理把权交给他们，于是就骂我们保皇派)

总理：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嘛！他们要打倒我，我把权交给他们，他说你们是“保皇派”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有了批陈联络委员会吗？

代表：我们没有权。

总理：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反正都走到自己反面去，我从不干涉你们的自由，搞不好走得远就走向反面，我只是提醒一句！你们同样可以要求陈毅出席你们的批判会，谁给你们把权力取消了？

(代表：据他们说，总理把权交给他们了)

总理：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嘛！以为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哪有这么简单哪！他们提！你们也提！既然批判本质不同，为什么怕他们哪？

(代表：我们不怕，是领导权问题)

总理：什么领导权不领导权问题，经委、计委两边都批，余秋里也没倒，谷牧也没倒，哪个是造反派现在还没有看出来嘛！

(代表：他们说总理把批陈的权力交给他们了，请总理辟谣)

总理：我从不辟谣。你们有权力要求开会，提要求嘛！

(代表们要求开会)

总理：是两个组织要求，还要整个外事系统？

(代表：外事系统)

总理：怎么开那么大会。

总理：我马上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加强外交部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不然很被动。增加警卫，我不管哪一派的，谁去我就扣留人。以前的不再追究了。打人的问题你们说他们先打，他们说一直静坐。(代表澄清事实)

不管怎么样，人家是主人，你们跑到外交部去打人家就不对嘛！反正打人是不对的，听说你们还有一个人带着匕首。……

(代表澄清真相)

拿的机要大字报已经全部送回来了吗？抄的笔记本交回了吗？你们同意不同意回去查一查？

代表：同意！如果有，保证送回！

总理：可以搞书面材料也行，同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打倒？真能打倒？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我们提出十七号开会)

总理：不行，来不及嘛，我没时间看材料，我还要处理重庆的问题，你们还是把从去年到现在的批判陈毅同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拿出来，可以提出方案，这样也可以说服人

嘛！

我还得搞一个试点嘛！外交部联络站第一次会议还没开嘛！你们要开多少人的会？

代表：一千人左右的小型会。

总理：一千人还小型？至多一、二百人。

一外代表：我们开会，欢迎总理去听。总理一直没到我们学院去。

总理：就是要去还好一点，一天变化一次，去更麻烦了！我得把试点看一看再说，我早就说过了，我那个办法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

代表：我们要求试点一方面一个。

总理：对，要在两方面，但第一个还是要在外交部，由联络站出面，不能加其他单位，外交部不要和学校混在一起。他们要和你们算账，我要他们不要去，“六·一六”、“造反团”，你们自己去争嘛，外交部不要去搞。

(代表反映说：××等院校要开我们声讨会)

总理：那么多人没有替你们说话的？

代表：我们不愿把事态扩大，没有把事情告诉其他单位。

(二外代表说姚登山作报告受阻挠一事)

总理：中央的意见让市革委会组织一次大会。为什么你们和联络站搞翻了呢？

你们提一个计划，把一年来斗争情况写写，到今天我还对外交部说游行搞错了，也不打招呼。你们本来很主动，但十三号事情搞被动了。每一件事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争一日之长短，只争朝夕要看条件地点，不能在什么事上都“只争朝夕”！

## 777. 戚本禹在接见首钢“东方红”和“革造”等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15日 政协礼堂会议室)

戚本禹：军代表来了多少人？你们属于那个单位的？

听说你们双方都带来了人，没有发生事情吧！这个我不欣赏，我们是看谁有真理，不是看来看的人多少。

你们“东方红”有的几个人我认识，今天来了没有？

(答：张兆庆、杨树林等来了。)他们有多少人？(答：号称一万二)你们有多少人？(答：一万多人)(王副主任：他们指“东方红”都有名单。)

你们现在生产能不能正常进行？你公司有几个厂矿？(答：生产基本上正常进行，主要厂矿有十几个。)

(接着，戚本禹同志把到会的“东方红”成员都问了姓名、单位、职务、政治面目、工种)

好吧！你们有没有汇报材料？(答：有)我边看材料，边听他们的，尽量动员合起来谈，(“东方红”插话：我们就是要合起来谈，进行辩论)

估计他们是不同意的，我跟他们谈谈，尽量在一起谈，两派在一起谈，我一听就清楚了。回来再跟你们谈。(退场)

(“东方红”向戚本禹同志指派的另一位同志继续反映情况。两点十分通知“东方红”代表与“革造”等组织的代表合在一起谈。)

戚本禹同志：这是你们(指“东方红”)贴的？(指五月十三日上午戚本禹同志对首钢“革造”进城闹事的群众的讲话)贴这干什么？让他们自己贴呗！你们总喜欢把矛盾扩大。(“革造”：他们都贴满了)贴就贴吧，反正你们都在打。你们(“东方红”)抄家通没通过军管会？(答：没有)那么，这个是错误的，你们承认不承认？军管会表态。(王副主任：我认为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他们是清查材料)如果抄了总部、分部、家这是不对的，不能承认是对。(王副主任：抄家是不对的。)好，我们支持。中央重要文件早已规定不许打、砸、抢、抄家。你

们(指“革造”等)抄家了没有？(答：没有)你们说一个都没有抄？我才不信呢！这一点，“东方红”就好，抄就承认抄了。你们是不是一个没抄？(“革造”四月二十日上访，我代表上访的，家里情况不知道)你没抄，你的组织抄没抄？(东方红：他们偷袭了“东方红”总部)这个清楚嘛！好，你们两边都抄。“东方红”决不会自己抄自己。

(军管会何处长反映：“革造”抓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首钢军管会代表兼首钢武装部长侯俊同志的情况，刘庆民承认是事实)你有什么权力抓？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策？(刘庆民：因为要拉回斗)，你是不是违法乱纪？你们抓侯俊是错误的，是违法乱纪，以后，双方又打了人，你们(指“东方红”)又抓了他们也不对。

你(刘庆民)有什么权力抓人？我们都没权力。随便这样下去还得了？无政府主义！(徐中凯：我们抓人不对。)你们抓了多少？

(答：三十二人)放了没有？(放了，只留下三个凶手)你们马上放了，交军管会，马上打电话。(“东方红”一人，军代表一人立即执行。)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扣留人、抓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你们见了没有？(答今天刚见了)重要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如果发布以后再发生事情，要严肃处理。你们双方都有坏人，要把坏人抓出来。现在国民党特务就让搞武斗，你们石景山地区就没特务？你们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国民党的话？你们军管会要查，要查两方面。

(刘庆民：谈侯俊问题)侯俊有天大的错误，你们这么做也是错误的，是违法乱纪，(刘庆民等：现在知道错了)你(指刘庆民)是明知故犯，怎么会不知道抓人是违法乱纪！(刘庆民答：潘永堤是幕后策划者……揭发潘永堤搞二月兵变。)什么二月兵变？没这事，潘永堤搞二月兵变这是没有的事！我正式给你们声明。

(“革造”：提贾拓夫之死的事)

贾拓夫的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要很好调查。(王副主任：是，我们正在调查。)

(迁安矿军代表谈矿山情况，“革造”去了四十一人，跑了二人，带着棍棒、铁锹等，矿山造反派去了三百多人)

戚本禹：这要你们(迁安军代表)负责，用得了这么多人吗？他们三十几个人一般情况下不敢动。这事情你们处理有缺点。

你们是否都有广播站？(答：公司有一个)给他们一定时间，你们双方都发表个声明，不准武斗，把稿件寄来。抓侯俊是违法乱纪，“东方红”抓人也是错误的，甚至有严重错误，就是不准武斗。

(“革造”：他们抄了我们的东西怎么办？)

以前的事不提。不许发生武斗，再发生武斗，军管会负责处理，处理不了通知我，今天清晨开始。工人群众是不愿意打架的，真正的二楞子，只是吵吵嚷嚷，也不会武斗。真正武斗的还是你们这些负责人搞的，甚至有操纵的。双方不准武斗，只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准五大，大武斗。违法乱纪要进行处理。再发生武斗，谁是革命派，谁不是革命派，我就清楚了。真正的革命派是不会打人的，拿着棍子把阶级兄弟向死里打，决不是革命左派！记者，你们去了解，谁发生武斗了，报告给我，我倒要看看谁先发生武斗。从明天开始，用一个月的时间考验，看谁发生武斗。

你们说：矿工停产罢工怎么回事？(“革造”：我们上访，最多三百二十人，最少一百八十人。)“上访”是错误的，他们已经承认了。不然，今天就不谈。(张兆庆：我们没搞停产、罢工，我们有两次行动，一次是四月三十日派人动员他们回厂，一次是五月十三日的行动，七、八百人。)在这点上，你们(指“革造”等)错误大，你们二、三百人，二十五天，算算多少工？(何处长：昨天“东方红”有八百多人)你们军管会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们还是听你们的，你(指何处长)还不是爱护他们的态度，即使他们是左派，有错误也要指出来。

生产不能分观点，不要因为观点不一样，就不一块工作。毛主席没有说过观点不一样就不一块生产。生产上服从指挥。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指白宝利)不是车工吗？(白宝

利：是的，我是车工。我现在脱产了。)你脱什么产？(白：我在总部。)(“革造”有人争吵)我现在看出来了，你们态度不好，你看“东方红”态度就比你们好，不吵。(“革造”：他们要抓人)抓就抓嘛！如果怕抓、怕打，我看就是胆小鬼！

明天(十六日)上班，(“革造”：我们要休息一天)争取今天(十五号)上班，没有上班的，明天一定上班，不上班就按旷工论。

既往上访的，照发工资。(“东方红”问：奖金发不发？)奖金不发。你们不上班给工资就不错了，还发奖金？！上访的不能发奖金，因为你们上访就是错误的！

双方脱产，按人员比例，(王副主任：要报组织名单)最好少脱产，脱产少了是光荣，不要争名额。人多了，搞成官僚机构。车间支部书记脱产不脱产？(答：脱产)我在工厂时就不脱产。以后你们要搞革命化，支部书记不脱产。车间主任事情多一些，半脱产可以。

第三个问题。军管会同志，现在两派组织都要承认存在，承认是合法组织，让他们表演，是革命，还是保守的。你是造反派，原来的成绩是肯定的，但以后不革命就不支持。也不一定这个组织以前是保守的就永远保守。我不知道那个是保守的，没有倾向性。象“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还允许存在，表演得不得人心，脱离群众，自己就垮台，我们相信群众。生产时间不要哇喇哇喇放广播，定定时间，早、中、晚三次。

(刘庆民：他们叫“东方红”出报、广播，压制一方)

(“东方红”：他们炮轰解放军……)

戚本禹：让他们炮轰解放军，让他们炮轰共产党，完了把稿子拿来。我还怕他不轰呢！轰，我就看清楚了。军管会，让他轰。广播三方各掌握一小时，军管会掌握一小时爱给谁用就给谁用，军管会有这个权利。(刘庆民：我们没有炮轰解放军)恐怕以前还是有的。潘永堤有错误，但我不赞成炮轰这个办法。你们(军管会)可以找他们给提意见。不要怕，让他们讲。我不赞成把军管会的问题公开炮轰。但你们做了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你们这样做会脱离群众的。有缺点，有错误，可以善意的提出，解放军应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讲话是调和、折中，你们可以不按着去做。今天就讲三条：一、用文斗，不准武斗；二、坚持生产，服从指挥；三、承认他们(指“革造”)是合法组织。

给他们广播、出报，让他们表演。我倒有兴趣去看看你们厂的情况。(鼓掌)，承认没有夺权的组织是合法的。报纸不一定同比例出，我看你们(指“革造”)可以少一点。过去，我们印小报，黄纸的，国民党都是大报纸，但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造谣公司。按人数比例来供应他们的纸张，你们不一定非得领取分配量。你们双方不要浪费，以后双方用了多少经费，过一段时间我再看一看。

贴几张大字报用一桶面，这还了得？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你们这里有没有农民出身的？(答：有)那你应该知道，冬天很冷，种麦，夏天很热，收割有晕倒的。我们为什么存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因为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他们给的，你们要扪心自问。你们糊一张大字报的面粉，够一个人吃一天。现在贴的大字报有的没意思，贴一些口号有什么用？主要在于你们的方针、政策。

就这么三条。我不想再听你们更多的了。你们夺权了，要掌权，你们没夺权的就生产。(“革造”：我们不承认，因为是假夺权。)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承认它。军管会承认不承认？(王副主任：承认，我们是经过调查表态的)那我就没办法了，军管会承认了。你们生产上要服从指挥。当然，在观点上可以不服从。夺权说服不了，你们可以不服嘛，生产不听指挥要处理，没有权威是不行的。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没有？在没有成立之前，由他们(指“东方红”)负责。在现在这个时期，你们要服从指挥，否则说明你们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就不是革命组织。在这个期间，要维持临时权力机构，逐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谁不听指挥，这个主要指你们方面(指“革造”等)就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就不是革命组织，我准备用一、二个月时间来考查你们，也许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的，革命不分先后。原来革命的组织有

的变成不革命了。“老红卫兵”开始方向是对头的，以后出了“联动”。你们不会变成“联动”吧！(张兆庆：我们不会。)我希望你们不要那样，也希望你们(指“革造”等)不要那样。

军管会，对待你们认为的保守组织，要采取正确方针。我好象有那种感觉，(王副主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你们看，我稍有感觉，人家就承认错误。四川“产业军”是很大的保守组织，四川保守组织多。毛主席对他们怎么样？连保守组织都没有。(王副主任：我们对他们没有表态，没说他们是保守组织。只说一·一九夺权砸的“红联”是保守组织。)

(“东方红”：他们组织太多)你们就分两大派。我还要考察，我原来抓一个厂，现在就要抓你们，准备到你们工厂去。

(王副主任：他们得告诉我们负责人名单，有事好联系。)我给他们指定一下负责人：刘庆民、王庆珍两个。

回去，你们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要以为北京武斗多，你们不要得劲。石钢在北京是很有名的重要的工厂，做好了会起促进作用。光华木材厂也是很有名的，但是厂子小，没有这个条件。希望你们通过这场风波，逐步地联合起来。现在大联合是大势所趋，这是潮流，不是三国鼎立，如果不认识，逆这个潮流，你们就要失败，包括军管会在内。

事情是复杂的，我们脑筋也要复杂一些。如果一天到晚搞分裂，不管是那派，都要被历史抛弃。我们是要搞分裂的，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裂，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裂。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就会从这点出发，这样也可能都胜利。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就不会搞这个，就要失败。北京的工人运动是落后的。你们应走在运动的前面。

希望你们互相赶紧整风，如果你们有勇气的话。不要互相打群架，这个农村的人知道，打完了连人都不认识。无产阶级要有那种气量。两个队伍合成一个，建立起坚强的核心，你们石钢有这个条件，举起红旗，站在北京市前列。军管会也要整风。(王副主任：好！)促进他们两派的大联合。目标要远，要看到全国、全世界。

你们(指“革造”)给我念语录，施加压力，我都懂这一套，实际上你们没有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你们打架，脑袋都打破了，到了可悲的地步。你们这些人都是有能力的，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眼光狭窄，小资产阶级。

你(指张兆庆)不要以为你是医院的保健大夫，搞了一个全公司的组织，就满足了，你别以为你高明，你同意吗？(张答：有些我还没有认识到，我回去认识。)你以为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吗？我不认为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军管会高明的话，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不管你是造反派，以前功绩我承认，但我看现在，重在表现嘛！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支持。完了。

(“革造”：站在我们这边的当权派，他们老斗，怎么办？)当权派愿意怎么斗，就怎么斗。对军管会有意见，可以个别谈。我到你们厂不会影响你们的生产吧？(答：不会)我到厂里后再听你们的意见。今天谈到这里，因为你们明天还要上班。

## 778. 周恩来及中央首长其它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纪要 (1967年5月16日)

时间：五月十六日晚七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

接见人：总理、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叶群、王新亭、徐立清、粟裕、郑维山、陈先瑞、傅崇碧、陆扬等负责同志。

总理讲话：

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同志：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众答：对。)

总理：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当讲到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会场很混乱)、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江青同志：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决定。)

总理：内蒙位置很重要，那里发生的每个问题，苏修很快就知道，前一段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错捕了很多革命小将，他们生气勃勃，敢说敢干革命性很好，而被打成反革命。八条下来，没机会和他们讲，遇到了阻力，主要是王逸伦、王铎搞鬼，你们没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同志：

首先问同志们好，我完全拥护总理对中央决定的解释，中央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同志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中国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为什么战无不胜，因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相信同志们会坚决执行八条决定的。(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高锦明) 同志们不要有什么难过，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大多数，前一时期内蒙军区少数同志犯了错误，你们是没有责任的，你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搞不清楚，受了蒙蔽，只要向你们讲清楚，相信你们一定会坚决执行八条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遇上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幸福的。你们一定会坚决拥护十一中全会决定，拥护十六条的。相信你们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刚才总理讲，派一些代表，座谈听取你们的意见。还有一个办法，派一个代表团到内蒙去。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那里是战略要地，你们要回去，抓革命，促战备，抓好三支两军任务，应该回到内蒙去(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我懂得你们的心情，毛主席、林副主席，昼夜处理国家大事，还有国际斗争，如果每一个上访人员都要见，那有这么大精力呢！你们要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吗！你们要想一想，那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民主啊！但你们也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你们要回到内蒙去闹革命，加强战备，你们要把枪口对外。

聂荣臻同志：

中央对内蒙问题是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后决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审查批准的，是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听党中央的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能产生对抗中央的行动，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像林副主席指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同志们对中央的决定，既然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就应当坚决执行。在执行中求得理解，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都是不允许的，不然我们这个军队就会成为涣散的一支部队，这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内蒙古军区处在反修前线，位置很重要，要提高警惕，不要上敌人的当。各级领导，特别是政治干部应当立即动员起来，深入群众，教育大家坚决拥护贯彻八条，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希望大家不要受一些现象所蒙蔽，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斗倒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应该回去忠实的传达毛主席、

林副主席的声音。(台下一片混乱，递条子，送材料，这时江青、叶群同志接送来的条子和材料)。

叶群同志：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我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完全反映了我们的心情。我来之前，请示了林彪同志，他知道你们来了，知道你们都是想多作一些革命工作的，他嘱咐我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我完全拥护总理关于中央决定的解释，因为这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要听党的话。大家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不但在座的，就是在内蒙的全体指战员也是这样，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说把指战员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最关心解放军，党中央最关心解放军。周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对内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江青同志讲了，我们需要有革命性，需要有组织纪律性，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吸取这些教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对解放军的期望。

总理：时间很晚了，明天大家是不是分头座谈一下，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总政分头下去听听，我有时间一定也要去听听。

(台下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 779. 聂荣臻在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续)

(1967年5月16日上午)

当针刺麻醉的代表谈到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要赶快作出成绩争夺国际地位时，聂总说：“报纸上没有发表过，广东有一个人带了针麻资料跑到香港去了。一九六八年的科学讨论会上可以出这个题目吗？能拍点电影吗？明年要搞出去，可以发表一下。”当代表谈到针麻有优越性时，聂总说：“是，有他的优越性。”

当代表谈到北京和上海有两个经络研究所是否可以搞针麻的机理时，聂总说：“那个怎么样？(指重复朝鲜工作)那时我们是这样的态度：他们要我们表态，我们没有做出来以前不能表态。这个问题，他们不高兴，好象我们不支持他们，我们是没有搞出来嘛！这个东西，搞不出来就是搞不出来，科学是真理，要实事求是嘛，不能伪造，不能单为了外交。经络这个东西还搞不清楚道理，有针麻这条路，可能在科学上找出点根据，你们几家研究一下，从这方面搞，提出个计划来。”

当代表谈到针麻研究工作分散和集中的问题时，聂总说：“医院还是要作，不能集中。研究力量可以适当集中。过去总是各搞一摊，分散得很厉害。”

当上海代表谈到外宾参观打针麻时，聂总说：“很多外国人多少年来对我国的针灸工作很感兴趣，苏联也派人来学。我自己也很相信，也扎过针，是有效。针麻这个名词不大确切，因为他不是一个麻醉的问题，而是有调整功能的作用嘛。”

当化学所的代表谈到化学所要留在科学院的决定引起震动时，聂总说：“大家可以讨论讨论，鸣放一下嘛，你也鸣放，我也鸣放。”当化学所的代表问到今后化学所搞什么样的理论时，聂总说：“搞结合生产的，结合实际的。”当化学所的代表谈到有些搞国防任务的有了较好的基础，拆散了搞理论不上算时，聂总说：“不会拆，以后组织的时候总是要有交叉，有国防，有民用，不能把过去几年搞起来的都拆散。”

当物理所的代表谈到要发点牢骚时，聂总笑着说：“发吧！大鸣大放！”当物理所代表谈到物理所搞激光时，聂总说：“激光将来是不是可以合到那边去？(指上海)”物理所的代表谈到基础研究怎么搞，科学院今后的办院方针是什么要请聂总指示时，聂总说：“我是要

听你们的意见，我没有好多意见。”物理所的代表谈到技术物理中心急待解决问题的时候，聂总说：“技术论证搞了没有？我讲了多少次啦！要把全国有关方面的人都集中起来讨论讨论方案嘛，要集中全国的意见，主席不是经常教导我们作事情要依靠群众吗？应该发动更多群众来讨论讨论。”当物理所的代表提出打算搞旋光照象，希望领导上支持，聂总马上说：“这当该支持。”我是主张大学可以搞科研的。在大学中搞点科研有什么矛盾呢？搞起来教学可以提高，一方面是为国家的需要服务，一方面提高教学。相反，不搞点科研，教学不能提高吧！学校搞教学，也搞些科研，承担点任务，搞些生产，我以为这是符合主席五·七指示的。过去学校搞科学摇摆得很厉害，一下子全力以赴，丢掉了其他方面，一强调教学，又都下来。凡是能研究的还是要安排。过去指定张劲夫抓这方面的工作，他始终没有抓。理论研究工作，在一个国家里是不能少的，社会科学方面，没有理论不能指导革命，同样，自然科学没有理论基础就不能指导科学的发展。人家欺负我们就在这里，苏联撤专家，美帝封锁，中国要订货，人家就不给。这很好嘛！逼上梁山！主席说：“苏联撤专家是好事，要给赫鲁晓夫一枚一吨重的大勋章。撤专家，把我们逼上梁山，中国自己搞，自己上马。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和赶超先进水平的号召鼓舞着我们。几年中，技术方面还有不少成绩。基础学科方面抓得还不够，但也是有成绩的，不是吹。当然要任务带学科，如两弹就带动许多新技术、新学科。电子计算机，开始向苏联订货，只给我们每秒三十次的。撤了专家，就下定决心我们自己干，一万次的，×次的，××万次，现在×××次的快出来了！封锁吓不倒人，愈封锁愈促进自力更生精神。越是奋发图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绩更大。

十多年来，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不断发展。我是外行，你们是搞科学的研究的，比我更清楚。我们工作中走了许多弯路。不过我是很乐观的，只要大家努力抓紧，可以很快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协作问题很重要，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打破本位主义。一个××部就能造原子弹了？要许多物质，不搞协作你都自己干？不搞协作各自为政不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就是要齐心协力大协作。协作很重要，你们过去是大协作搞成了，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配合起来，复旦也参加了吗？(有人回答：六〇年下马了。)所以，坚持就能出成果，胰岛素六〇年要下马？我们说不行，坚持下去，就搞出来了。今后还要大协作，主席对尖端技术的突破就指示过要“大力协同”。

当基本粒子的代表汇报时，聂总问：基本粒子现在有多少人？(答：全国有×××人)“×××人也不多。”当汇报到高能加速器的问题时，聂总说：“国外的加速器愈搞愈大，他们自己也怀疑，这个方向有问题。”当汇报到有人认为高等学校不要搞抽象的理论时，聂总说：“理论与实际不要对立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正确的方针。”当谈到理论、实验、加速器三者的关系时，聂总说：“要商量一下，大家讨论，如何搞法，搞多大？愈搞愈大，要研究一下，这是个问题。都比大，他们自己也怀疑。”当原子能所搞实验的代表提出来一定要树雄心壮志，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时，聂总说：“是，要有雄心，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嘛！”

基本粒子这个项目汇报完后，聂总指示说：你们先讨论，提出个办法。你们要有个比较集中的意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然后集中一下，究竟如何搞？原子能科学一定要发展，不能停止，我们还要继续搞，不能放一个原子弹，放一个氢弹就完了。这只是开始，原子能科学的工作还很多，×机部抓生产，这方面工作抓的很少，科学院也没有抓，涉及到体制问题。我的意见，高能核物理不能放在×机部，×机部要搞生产，忙的够呛，将来科学院要搞成比较完整的一套，准备放到三线去。你们先座谈一下，集中起来，搞个比较可靠的意见。

加速器的确是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回旋加速器不只一个，××，××……北大呢？(现在没有)都有了，你们一定不要搞重复了。核物理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内只是议论，没有解决，这的确是个问题。至于高能加速器，是不是越大越好，我怀疑，不能老跟着人家老路跑，你们先座谈一下。总而言之，是支持你们搞的。人家有的，

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基本粒子，去年在北京物理讨论会上有一篇论文，明年如果搞，只一年的时间，很仓促呀！应该有一个题目，去年放了一炮，第二炮就不响了，怎么行？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好好地准备明年的科学讨论会。

## 780. 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二次会议 (1967年5月17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西北厅)

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白斌，蓝亦农也在场。

总理：今天解决重庆问题，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八·一五”的讲吧。

“八·一”兵团发言(略)总理：(插话：扼要点。)

重庆“军工造反团”发言：(反对“革联会”的)(略)。

总理：四川问题已在开展，应该赶快回去，最近我们开了几次会。

附一

总理：读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部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是革命组织，斗争矛头就要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在大批判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现在进入全面阶级斗争，最近《人民日报》、《红旗》都看到了这方面文章，全国矛头就指向刘、邓；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要在这个大批判斗争中来考验你们锻炼你们，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的错捕革命群众，等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重庆警备司令部就是四川的野战军，在五四年抗美援朝及六二年抗击印度反动派是有功劳的，是具有红军光荣传统的一支好的野战军，当然不是说就不会犯错误。党中央、毛主席今年一下就提出了“三支、两军”任务，这是很重大的任务，“三支”，“两军”，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很不容易的。而错误在于革命造反派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

另一派。这和成都军区还不一样，成都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在重庆则是支持革命组织中的某一派，压制另一派。他们支工、支农是努力的，应该承认是有显著成绩的，当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他们从印度反击战回来后，野战军被李井泉分割得非常散，分驻四十多个地方，这是不允许的，这是很难想象的，早上主席听了也感到很难想象。这是李井泉的坏主意。李井泉为了加强地方的独立团，把野战军变成地方部队，××军处在不利的环境，当然，现在的部署要加以改变。在重庆支左工作中，不是支持保守派复辟。错误是没有顶住成都军区方向路线错误，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肃反运动，错误地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捕人捕得多，问题不在于捕多一点、少一点，问题在于不应该搞成镇反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过火、偏激一点，只要大方向没有错，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怎能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来对待呢？警备司令部是受了成都军区某些领导人的影响。

“八·一五”观点的要夺权成立革联会，而四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军工“造反团”等反“革联会”的组织有不同意见，不赞成“革联会”，警备司令部不听多方面意见，错误地只听一方，不听另一方，于是支持一方把另一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是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他们在改正，支左犯了错误，没听多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认为重庆情况与成都不同，他们五月七日给中央报告中有一句：如果我们支持错了，请中央指出，我们就改。他们原来没有认识到错误，听了中央意见后才恍然大悟，认识到这个错误，逐步认真在改。捕人早已放了，解放军“三支”、“两军”这重大的任务，人数也不少，解放军多年没有作群众工作了，犯错误是可能的，相信他们能改。毛主席说：“支左错了就改”，允许他们改正，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队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队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生产领导班子。

这一条我们有意避开“革联会”的问题，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针对“革联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说一月革命风暴夺权，当时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夺权要实行大联合，而重庆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实现大联合。一方参加了成立“革联会”，另一方不赞成，反对“革联会”。同时“革联会”中一些工作人员，没有经过群众斗争中认真亮相也不够条件的干部也吸收进去了。但也不能说是反革命复辟逆流。“八·一五”有军队支持，有权，就利用这个权来压制另一派，就形成重庆紧张形势。都是革命派与革命派的争论，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尽去争“革联会”的问题，革命不会前进，以后不去争论这个问题了，由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来领导好，努力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

我们解决江苏、安徽都没有回答夺权方向问题，重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象前天(十三日)那样争论下去，三天三夜争不完。大家回去要听中央的话，不要再去争论“革联会”这个问题了。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前的就不存在了嘛！在大批判中形成大联合，你们回去后，不要纠缠这个历史问题。这样下去会影响生产，对革命不利。

中央指定三个同志负责筹备革命委员会，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组成筹备小组。这就不是哪一方的，有代表性的组织应该参加。辛易之大多数人有意见不适合，其他人你同意我不同意，我同意你不同意，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过去干部没在斗争中认真“亮相”，原来的干部不符合。四川刘结挺、张西挺是受李井泉压制经过长期考验的，所以提到了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认为，重庆干部条件不成熟，不提名。革命干部参加由群众去负责识别，

回去与你们商量，重庆不需要军管了。各单位在大批判斗争中联合起来，把真正出来亮相的革命干部选出来搞好三结合。

重庆紧张的形势是由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搞的。你们都是革命组织，都是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同时建议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吸取革命群众的意见，象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一样，写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一类的东西。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不能说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是右派组织，过去宣布错了就应该取消，要平反，要公开恢复名誉。现在看来你们两方面的对立问题要解决，这是个难题，从今天看来你们还是非常对立的，不大好解决呀！这个问题，“革联会”的，当权的一方要主要负责，你们把反对“革联会”的说成反动的，右派组织嘛！你们要主动地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再闹下去，永远也没有个完了。“八·一五”犯的错误要多些，你们掌了权嘛，应很好地自觉地检查一下，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反对“革联会”的以后把矛头对准刘、邓、李、任等就好了嘛，就可以在大批判中联合起来了嘛，大家这样做就容易消气了嘛！

对于你们这方(对着反对“革联会”的代表说)不要现在翻过来了，不要以为你过去压了我两个月，现在我也要反过来压你一下，这样你压我，我压你，压下去永远没有个完了。

整风就容易消气了。希望你们造反派作出一个表率来。成都双方我们找来开个小会，过去受压制打击的“八·二六”与成都红卫兵部队在去年八、九月份共同奋斗，今年四、五月份对立就那么大，应该合作。“五·六”事件不都在现场流了血，成都红卫兵部队也被“产业军”头头打了，对待保守组织“产业军”是一致的，但回去又闹得很凶，我们很担心，还是给你们开小会，我再三呼吁双方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重大“八·一五”对李井泉的问题处理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八·一五”观点的人先自我批评，我们希望你们能作出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表率来。

宜宾事件你们都晓得了吧，十四、五两天，四、五十死的，伤××。是“产业军”搞的，后就是××军解开的。

不要互相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要乱抓，首都抓彭、罗、陆、杨那一个都没有把他看出来，今天你抓去，明天他又抢去。你重大“八·一五”就看管得起来，因为你掌了权嘛。不然就又被别人抢走了嘛，……说明了不要打、砸、抢、抓。要交出来给群众大、中、小会批判，更重要的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希望你们重视这个问题。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条和十条是相辅相成的，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中共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对重庆原则上同样适用。三个依靠，三个相信应该时刻记住的，我们相信干部总有出来亮相的。总是解放大多数并且要加强军民团结和各革命组织的团结。这个文件是刚才等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看了批了拿来念的。

康生：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五条”意见，这是经过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批准了的，是经过毛主席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完全同意总理的解释。

首先第一条告诉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那么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邓的罪恶还要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群众中，在军队里对李井泉的罪恶都要进行充分批判，这是同志们要注意的。希望同志们今后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今后你们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批判刘、邓、李的。两个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你们学习如何，研究如何，讨论如何？同志们，希望你们在报纸上报告中对刘、邓路线彻底批判，而且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的文章。同志们记得吗？今天是五月十六日，在一年前就是我们伟大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很大历史意义的，马列主义的文献，今天正好一年，实践证明是值得我们深刻学习掌握的，今后无论在学习、工作要掌握的，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大家晓得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军队。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同志们知道，没有解放军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进行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军的一个或那一个方面出了差错，但总的原则不动摇。

中央讲了要实事求是估计××军“三支”“两军”的工作，要看到他们的成绩，也要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在支左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是支持的右派，不是保守派，他们的错误首先是没有顶住成都军区的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的方向性路线问题上的错误。

成都军区所以犯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的方向性路线错误，主要来自刘邓路线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

“八·一五”讲大方向，但就没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讲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镇压群众运动”，可以理解被镇压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反对镇压的，因为他们受的是镇压，是受害，“八·一五”同志是受蒙蔽，你们应首先自我批评。

一些组织受镇压，一些同志被捕，在成都暴露得很充分，在重庆如此，问题不在于捕人的多少，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因此就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不能这样看。这一方面不要因此骄傲反过来打击他们，不然就会重新犯错误。

希望两方面同志考虑这个问题。

军队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错误是支持了一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但我们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受过毛泽东思想考验的，现在认识到错误比成都早一些，这方面尽管是有缺点和错误，但决不要动摇对解放军的信任，对××军的相信，他们是在朝鲜、中印边界立了很大功勋。难道这样的军队不应该拥护吗？同志们应该不应该拥护？（众：应该）

第四，革命组织与革命组织之间的团结问题要进行整风，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你们记得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国务院发了关于军训的通知，大中学校师生要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讲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好，是解放军经验。

重庆大学你们是大学生，考一考你们五学解放军，学什么？（重大“八·一五”的没有人答）“八·一五”是拥护解放军的，周家喻你讲一讲五学习什么？（周家喻答不上）考倒了热衷于打内战。

康生同志接着说：“五学习第一学习政治，第二学习军事，第三学习四个第一，第四学习三八作风，第五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你们搞军训的，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

建院“八·一八”：开始学习好，后打内战。

康老：这还是老实话，十五个文件你们连题目都背不出来，可能老三篇还背得出来。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怎么行呢？没有武器怎么打仗呢？要整风。五条中一条就是要自我批评精神，你们现在打内战打得厉害，《九评》里不是有一条，去看第三条，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方面你们还没有作好，我不是青年人，是老年人，青年人批评人家马列主义多，对自己马列主义少，是通病，要整顿组织、思想、作风，要以理服人，造反有理嘛，不应当打、砸、抢、偷、摸，四川打得厉害，这是惨痛的教训。

那么第五条总理讲了八条、十条结合学，拥军爱民加强团结，加强革命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谣言多，二十几首，三十几首诗词，同志们不要上当，不是毛主席写的，有的是反革命分子邓拓写的，三十七首中有五首是主席没有定稿，抄来抄去，送来传去，搞得乌七八糟很不象话，毛主席的著作诗词都是要经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登出为准。

还造毛主席几条指示，周总理的、王力的、关锋的，我不会写文章，人家帮我写了几篇。给姚文元造的更多。

这次中央有五条，后八条。要动脑筋，应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讲来讲去就是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够，运用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学好毛主席著作。

王力(插话)：十六条发表了一年了，就是不好好学。

康生：你们学习怎样？

康老：通知发下一年了，明天就要登出来，同志们好好学一下，来一个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

康老问：我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产业军”的问题你敢不敢去作工作。

(周家喻：我们早作准备)

康老：左派就要对保守派进行分化、瓦解，说服教育工作，这句讲得好，要实践。

周总理：你说接受批评，面对“八·三一”、“九·一五”作自我批评有没有勇气？(周家喻：有)你们过去是当权派，听不得人家的意见。

康老：总理这个话不仅是对“八·一五”讲的，也是对你们讲的。(强调)你们不要各取所需。

周总理：我对重庆山城是有感情的，我在山城住过几年，过去是雾重庆，现在是光明的重庆，希望你们快回去。(众起)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 781. 周恩来在接见军队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5月18日 京西宾馆)

我这是萧主任抓我的官差，让我来见你们：三点钟还有两个会等着我去。怎么！又出去打架了吗？你们就是屁股坐不下来，我看你们这些青年同志，就是坐不下来，是文不文，武不武，真正的军事战场你们没上过吧？你们又缺乏战场知识，现在就让你们去打仗不行吧！

“文”就是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才是又能文又能武。不同意见的双方，可以开辩论会来解决嘛！为什么要打架呢？你们也要注意，对待同志的错误有少数是敌我性质，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了。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掌握精神武器。当然啰，吵两句嘴，打两次架也是难免的了，青年人的火气壮的很。可不能老是去打呀！

你们好给人家戴个帽子，不要轻易地说人家是保皇派，他保谁呀？就是说北京军区文工团“老燎原”，“新燎原”，或者都是造反派，又都有错误，“老燎原”承认的早些，“新燎原”都去抄萧主任的家嘛！当然，后来“老燎原”压了“新燎原”这是错误的了。所以说，调查

清楚再讲话，看他们的大方向对不对，只要站在你们一边就是好的，那不一定。你们青年人，锻炼的不少，但考虑就不够，你们是那里有事就想到那里去打，找打架的地方。你们部艺就是能出去包打天下，你们冲了多少军区？广州去了吧？成都、南京、沈阳、武汉，好家伙，都是去的大军区，济南去了吧？(没有)这几天，接到成都告急，新司令员、政委还没有到成都，你们又派了十个人先到了，又把人家一个军区副参谋长(误：政治部副主任)给抓起来了，斗了一通。赶快把他们叫回来，好好学习一下文件、社论，学习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北京革命委员会的通告，那是伯达同志起草的，我看你们是屁股坐不下来，不肯学习，今天的通知你们看了吗？(听广播了)什么内容？(众不答)我今天考考你们！哪个能说。(军艺董铁山讲：略)通知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毛主席怎么讲的？为什么在今天又重新发表这个通知书？去年是党内的嘛！现在公开发表了，谁知道？

毛主席在通知里讲“混进党里、政府里、……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看来你们没有用心看，一年以后，再发表这个通知是有现实意义的，有历史性，是有针对性的，是反映目前什么问题呢？通知上讲的彭真，用你们的话说，早已揪出来了嘛！斗的不成样子，那时批判的就是彭真，那么现在有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在我们身边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指的刘少奇吗？所以你们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刘邓。

这个通知是历史性的文件，毛主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六十年代，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发表了这篇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当时只解决了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我们毛主席思想就更进一步了，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在社会主义专政国家里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问题。主席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能够把他揪出来。

在组织上的批判，就是同志们说的啦，这个好记，就是彭真包办的五人小组被撤销了，重新组成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的参谋部，实际上也是政治部，具体相当于党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刘少奇当时就是不赞成起这个作用，他想把中央文革当成建议机关。

现在中央文革是三结合的班子，象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这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喽，算是老年吧；象江青同志、王力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就是中年；再就是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们都三十多岁，是青年，中央文革就是“三结合”的，你们就是不搞三结合，中央文革为你们树立了三结合的榜样嘛！

怎么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要狠批《修养》嘛！你们青年人，也许批《修养》感到枯燥无味。陶铸那本什么《情操……》你们看过吧！(过去看过！)现在再看看，不读这些书能行吗！你们好好地看看，才好批判嘛！这本书要批判。

象你们部艺斗、批、改搞的怎么样？(我们正在搞魏传统)有罗瑞卿、陈其通、魏传统管过你们，魏传统，就传统的够呛！你们上要批判、邓，下要批他们吧！你们上也不批，下也不批，成了后勤部队了，就说你们部艺，罗瑞卿、陈其通、魏传统和邓小平一样的文艺思想，都是喜欢四川戏嘛！是封建资本主义的反动的垄断的艺术思想，他要独霸，他要是说四川戏好，别人就不能说坏，搞封建主义的东西，还要别人说好，你要不说好，他就跟你吵，不是假吵而是真吵，你就不能说四川戏不好！他们艺术思想就是希里古怪的。

(部艺同学问总理：上次我们整风时，全军文革来的同志说“魏传统是个好同志”，还是首长说的？)

那是他们搞错了，他们不了解情况，不要责怪他们。

好了，快三点了，我要去开会了。

## 782. 周恩来、萧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1967年5月19日)

时间：五月十九日凌晨，地点：人大会堂

接见人：总理、萧华

总理讲话：

总的精神开了三次会了，连续开会该讲的都讲了。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内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他们挑拨是非，把军区也拉进去了，他们从中得到好处。这次是最大的收获，查明了王逸伦、王铎是什么人。过去军区也受蒙蔽了，上当了。这几个月中部队也受了蒙蔽，在支左工作上出现了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其次是军区个别领导人。造反派有一些缺点可以原谅。比如红卫兵冲中南海，冲了八次，有时冲到第五道门了，还有用大卡车冲进去了，象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吗？还不是大事吗？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么，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们，没有扣帽子，劝他们出去，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冲无非是见我们嘛！那我们就出来见他们。造反派冲军区，想要军区支持他们，还是相信他们，你们不要太紧张了。邵德胜的问题，要调查清楚，但不要去宣传扩大，要保卫解放军的荣誉。韩桐死了，“三司”登在小报上，我们还说了他们。整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是战无不胜的。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要逐步掌握政策，不要和红卫兵小将计较什么，中南海周围喇叭很多，我们这些人养成了个习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办公办到天亮，准备休息，喇叭响了，但毛主席从来没讲一句话，有时我们说几句，中南海喇叭是否少按一点，但他们感情一来，就不管这些了，对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谅解嘛！军队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就不能和学生一样，要保持稳定。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机关院校搞四大，武装部队搞正面教育，不能说走就走，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还有个备战任务。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要稳定。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因为你们还是革命战士。

解放军不要带红袖章了，红卫兵给我们带袖章，是送给我们的嘛，就保存起来嘛！领章帽徽，人民解放军最光荣嘛！解放军不要和其他战斗组织串连了，不准串连。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象市场一样，这就忘掉了还有战备任务啦。你们是自己乱了一些阵。犯了一些纪律，我提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回去写什么检讨了。

工厂的工人组织，农民的基层组织，学校里的学生组织，这些基层组织，都是要革命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所不主张的，是跨行业的，因为他们什么都管，就象北京的革命委员会。那是以后要搞的三结合。要是一个联合组织都象革命委员会，那怎么能行呢？所以要解散。对上层的领导人，可以回到原单位参加基层组织。至于基层组织，就不要解散了。解放军就不要和这些基层组织在一起搞串连，看看他们的传单，同意他们的观点，也是可以的，有思想自由嘛，但不能有行动。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你们到北京来了，我们就要做工作的。警卫营要做模范，过去你们领导上犯了错误，你们是受骗的，所以认为“三司”是个反动组织。过去你们支持“无产者”，所以现在感情一时扭不过来。你们要集中在一起，整顿一下，要做模范嘛！部队还是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嘛！还是相信你们的嘛！我要是到呼和浩特，就住到你们那里去。青年人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下决心改正过去的缺点，成为更可靠的人民军队，成为呼市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很好地学习中央公布的通知。一年以前，毛主席就有英明的论断，还要学习阶级、阶级斗争、政权等论述。要弄

清这些，就会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自觉执行八条，作到打不还手，骂不开口。骂一句打一下算什么呢？这样就不会憋一肚子气了。

你们要去做模范，这一次整训，是要把过去不正确的观点端正过来，过去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八条和中央的通知。江青同志受林副主席委托起草的纪要，很快要公开发表，也要好好学习。你们要准备接受新的光荣任务，如果你们还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就要做模范，我们寄予你们很大的希望。你们要带头回去，起模范作用。到六个点上去宣传嘛，回去解决问题嘛。有些问题还要调查。军区的领导干部也都要回去，大家要检讨，检查错误，不要你几条，他几条，要思想一致，吸取教训。“五·一〇”两个副司令员的命令口径就不一致，那一天我一直在那里等到你们天亮嘛，说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乱子嘛，证明了毛主席的教导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现在是乱一些，包头工业生产受了一些影响。只要你们带头回去，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八条，就会把内蒙的形势扭转过来。我就讲到这里。

萧华同志讲话：这次总理请你们来，三天的大会中做了许多指示，这次又亲自单独接见你们，这是对解放军的关心，是对内蒙军区，特别是对警卫营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这是同志们一生的光荣，是内蒙部队的光荣。因为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宣传。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不折不扣地坚决地执行八条，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要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保卫国防，保卫边疆。对于小将要爱护，要看主流，看大方向，不要计较那些过头话，不要只看小问题。有一个地方，小将把解放军打了骂了，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这样感动了小将，第二天几百、几千的人去慰问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他们冲国防部、中南海，我们也没有责备他们嘛！要关心他们，象雷锋、王杰一样，做好爱民工作，过去你们的认识有毛病，不能怪你们，要怪王逸伦、王铎、怪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你们要把认识改过来，把军民关系搞得更好，内蒙处在反修前线，任务很重，要警惕坏人挑拨离间，要有高度的阶级警惕性，要保证军区首长正常的进行工作，保证指挥体系，保证机关的工作秩序。对首长要尊重，不要轰，轰不能解决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样会涣散部队。你们要求首长解答问题，要安排时间嘛，希望你们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这次，总理一再看望大家，只有无产阶级的总理、革命的总理、毛主席的好学生，才能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期望，相信你们会做到的。

### 783. 周恩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 内蒙军区领导干部、内蒙党委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1967年5月21日)

时间：五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到十一点

地点：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接见人：周总理、康生、徐向前、萧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粟裕、郑维山等同志。

被接见人：内蒙军区、滕海清、吴涛、刘昌、刘彬、黄厚、王良太、张德贵

内蒙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

总理：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无产者”、“工农兵”等跨行业上层组织要解散，中央“八条”明文规定不能改变。明天要开好一个专车等着，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

关锋同志：你们这些司令员、政委还有点威信没有？这一点威信都没有了？部队就带不回去？我就不相信。

总理：警卫营的干部那天我接见是一个一个让他们讲的，我讲了以后，下面的战士要发言，他们不让，我让他们说嘛！结果就是候凤英的问题嘛！刘彬、黄厚、王良太你们能把部队带回去吗？（刘、黄说：大部分能带回去。王说：坚决要带回去。）矛盾不能上交，问题就是军区党委了。昨天晚上还要抓吴涛，会是怎么组织的。

关锋同志：这是借口，什么时候都有借口。

总理：滕海清、吴涛处在困难地位，中央坚决支持他们，不行的话，我就陪他们指挥去，所以责令你们（刘彬、黄厚、刘昌、王良太、张德贵、郗端卿），你们要绝对负责任。军队个别坏人在煽动，大多数人莫名其妙的反对滕海清、吴涛，说什么滕海清的车轧死一个人，当场就有人起来做证，没有这回事。我在一所也有人提出来，当场我就批驳了他们，他们就没话说了，显然是有人捣乱。中央坚决支持滕海清、吴涛同志。滕海清到内蒙以后，问题处理得很正确，我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实在不行我送他们回去。哪有这么回事，部队这么多人自由到北京来，马上开个军委常委会、军委去人，你们七个人都去，一起说话。我从十号以后一直等待，我去接见看望他们，现在不听说了。

关锋同志：这样闹下去会有什么结论，你们老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嘛！

总理：显然不是大多数了，而是个别人的问题，要执行纪律了。现在要你们去执行纪律，准备一千五百人的专列，生火待命。这是一个考验，看他们到底是不是解放军。他们往南走，所以鼓励他们啦！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要宣布几条命令，军队哪有这样事嘛！做群众工作也不能这样嘛！他们提了那么多意见，还有书面的，我们要去研究嘛，新的问题要去调查嘛！还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说能够去传达，等一会军委会议后，决定了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了以后，你们去传达，你们一起去讲。你们回去还能不能把军区大院整顿得象一个战备的军区大院？不能让带袖章的随便出进。部队要备战嘛！王良太，以后军区大院的秩序能不能维持？在呼市的部队你们军区首长能不能控制在营房？军事机关不能与外面串连，过去军区自由让群众出入，后果很不好，只要一串连，各种思想都来了，就会使机关受影响。要重申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能去军队串连，军队也不要到地方去串连，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服机关和部队？不然的话，确实滕海清、吴涛没法在机关里办公。王良太你是机关首长，能不能做到啊？

谢富治同志：你们看总理、中央文革下这么大精力，你们不要再犯错误了。

关锋同志：不要一错再错了。

谢富治同志：他们越闹，你们的错误越大，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资本。

总理：我们相信你们，所以没调部队去。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

谢富治同志：中央耐心是有限度的。

总理：串连必须停止。要搞几条，必须恢复秩序，现在这样绝对不允许。

康生同志：随便到外边去，随便把武器丢了，是什么军队！我听到这情况以后，心里很难过。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是中毒最深的，长期受蒙蔽，看了心里很难过。你们这些干部，如果还有良心，第一要看到乌兰夫，第二要看到王逸伦，王铎，第三要看到自己的罪过。从井冈山到现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的军队！我很激愤！这样怎么能

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对得起人民？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后果是多么严重啊！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你们这些干部下决心了。你们看这个部队怎么带的！哪有这样的军人！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你们要拿出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理：要规定几条，军队不要串连，不要上街，汽车不动，汽油不发，广播器材要严格控制。“三司”我们去正面说服嘛！“三司”是最听话的，只要军队稳定，三天就可以改观了嘛！“无产者”、“工农兵”要解散嘛！是上层组织嘛！下面的广大成员还是好的，就是有些坏人嘛！这些坏人，只要局势平定下来，就会查出来的。

康生同志：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结果，就是因为背叛中央、欺骗中央，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搞上骗中央，下压群众，“重庆谈判”，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表态。你们要下决心去解决，向北向南，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的行动背叛了中央嘛！

王良太：我们矛盾不上交。

关锋同志：王良太同志，不是矛盾上交不上交的问题，是个决心问题。矛盾一定要上交，中央就只好管了。

总理：这是考验，如果不划清界线，就会和坏人混在一起。

康生同志：那一天的大会上，看的很清楚吗！哪是滕海清的问题啊？就是背叛中央嘛！中央的“八条”肯定了高锦明，他们当场就要打倒，象什么解放军呀！你们都是老干部吗！还要不要共产党员的原则？

总理：群众组织还听话呢！军队怎么还不如群众啊？

康生同志：你们惭愧吗？

谢富治同志：你们越走越远，不好收场了。

总理：还可以收场的，只要下决心。在那样的大会上，喊背叛中央的口号，象什么军队嘛！你们犯了错误，要好好批评，坏人是个别的。

关锋同志：只要下决心，部队是可以带好的，带了大半辈子的军队嘛！

康生同志：相信你们是会带好部队的。

总理：你们现在去开个会，滕海清同志主持一下，一个小时以后再来谈。

(一个小时以后)

总理：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战士这样做，只能使苏修、蒙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之流高兴。解放军的战士，要拥护党中央，如果仍往南走，心向北，实际上就是帮助了蒙修。支持左派，这是个立场问题。还要教育争取被少数保守组织头头所蒙蔽的革命群众，否则就会打击一大片呀！而不是解放一大片呀！坚定的左派，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坚持支持左派，一个是教育争取保守派，缺一不可。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要亮开思想，有什么话都说出来，不要两面三刀。

#### 784. 陈伯达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23日)

同志们：

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二十五年前，我们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预示着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即将在全中国到来，同样，也即将经过不同的历程，在世界各国到来。

毛泽东同志这篇伟大的著作，是二十五年前以文艺问题为题，实质上是属于政治问题的一次大论战的总结，是围绕着关于肯定工农兵或者否定工农兵这一个当代政治根本问题的一

次大论战的总结。

这篇伟大著作，是我们党关于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宣言书，解决了一切要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问题，解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是否入党问题，指出了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这篇伟大著作所涉及的，不限于文艺问题，但它又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于文艺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解决文艺问题的百科全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方面进行的一个全面的大革命，并且成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和纲领。

这篇伟大著作，在实质上，还成为世界上被压迫阶级、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政治大搏斗的思想武器，成为各国革命者在思想上、政治上向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进军的号角。

毛泽东同志关于京剧革命的一封信上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

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由工农武装起来的士兵，要去占领政治的舞台和经济生活的舞台，还必须去占领文艺的舞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结论。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其中包括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都没有例外地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毛泽东同志彻头彻尾地把资产阶级那些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腐朽废话，都扔到垃圾堆里去。毛泽东同志彻底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反动观点。毛泽东同志认为，并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什么独立于阶级政治之外的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在一切问题上，同样地在文艺问题上，一贯地阐明了一元化的无产阶级宇宙观。他完全正确地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论点。他指出一切革命文学家，如果要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的人民服务，就必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很清楚，一切革命文学家，如果不执行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不努力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就不会去接近工农兵群众，不会去参加工农兵的实际革命斗争。结果，就不可能正确地表现工农兵，也不可能反转过来正确教育工农兵群众，而且会和工农兵群众的事业背道而驰。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种无产阶级政治对于文艺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文艺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反作用，必然要经历很长的时期，经历长时期的无产阶级斗争到革命的胜利，经历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我们还完全不能低估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个斗争，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失掉了政权，失掉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他们在文化、思想、文艺阵地上还是有力量的，他们那些历史久远的、强烈地表现自己剥削阶级的文艺，在群众中还是有市场的。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的统治以后，不可能一下摆脱他们长期形成的那些文化影响、思想影响、文艺

影响。同国际资本势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持这些阵地，巩固这些阵地，争夺这些阵地，来腐蚀我们的群众，腐蚀我们的革命干部。他们要用和平演变的手段，让那些奴役我们人民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把我们的无产阶级剥夺剥削者的政权，再变成他们地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政权，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社会主义的集体财产，再变成他们的吸血的财产，重新压迫人民，重新剥削人民，重新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个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同样地，总是想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不少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而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的确，在思想、文艺的阵地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是被篡夺了。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还有，许多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他们在这些阵地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努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也都是很清楚的。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他们为工农兵服务，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就是为的要经过不同革命阶段(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去争得无产阶级胜利，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他们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的要在革命的继续前进中，争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争得社会主义的跃进。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够不能够保持这一个政权，巩固这一个政权，强化这一个政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实际的根本问题。

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全党提出，必须预防敌人用糖衣炮弹的攻击。

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真正科学的，是很英明的。

敌人的糖衣炮弹有多种多样。他们很懂得利用像“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资产阶级就是要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便“征服人心”，从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反革命复辟扫清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闹单干风的实际情况，特别地、强调地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同时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可以说，革命或反革命的阶级总是把造成舆论作为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同志阐明的一条重要历史定律。古今中外，一切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没有例外是这样的。

这种“舆论准备”，其中包括文艺。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关注着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一直把无产阶级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文化思想战线上这些方面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十七年来，所有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问题，从批判卖国主义《清宫秘史》、奴隶主义《武训传》、唯心论《红楼梦研究》开始，都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我们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思想、文艺问题的一系列战斗性文件，非常必要。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的这一系列文件，是要大家注意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习惯势力和影响，而归根到底，就是在于防备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切真诚的共产党员，对于思想、文艺问题，如果掉以轻心，如果稍为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的教导，就会在政治上犯大错误，就可能在政治上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就可

能在政治上潜移默化，演变为像苏联赫鲁晓夫集团那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就可能和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流合污，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去搞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

是不是所有事实，都无情地揭露这一点，证明这一点呢？是的，完全是这样的。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敲出警钟。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曾经严厉地批判我们国家艺术工作方面的弱点，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样的“咄咄怪事”。他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对于解放以后组成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还提出过以下的警告：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但是，那一小撮做官当老爷的，已经被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迷了心窍。“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还有，那些老早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某些所谓“文化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警告，根本听不进去。他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轨道，拼命挣扎。经过一年半之后，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居然抛出他那个修正主义的、臭名昭著的所谓“二月提纲”。这是集中地表达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思想的一个“提纲”。

我们的无产阶级天才思想家—毛泽东同志，用他的所向无敌的唯物辩证法解剖刀，把彭真“二月提纲”的丑恶面貌，尽情尽致地揭露出来，并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通知》。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指出：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权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斗争是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起来的。但是，历史的规律并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像旭日那样，兴起在中国大陆上，震动了大地。

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推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而毫无疑问，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当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思想大论战、政治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结合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我们的斗争水平，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

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785. 戚本禹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 (1967年5月23日)

同志们，朋友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亲爱的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福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一)

今天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日子。这二十五年，是我们祖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所未有的飞跃发展时期。二十五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美、英帝国主义，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而且在解放以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是谁领导我们将一个被压迫、被剥削、黑暗、贫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

统一、光明、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世界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说得好，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伟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段，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阶段是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强调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谁要是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针对我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光彩夺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著作，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光辉文献。

这部光辉文献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时候，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周扬、王实味、丁玲等一小撮反党分子、托派和叛徒，放出了大批毒草，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大肆鼓吹“创作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类之爱”；他们反对歌颂无产阶级的光明，胡说什么“太阳中也有黑点”，“文艺的任务就是暴露”，企图煽动别人出来攻击党和人民。周扬、王实味、丁玲等人在延安文艺界掀起的这股反党的逆流，是在文化战线上配合蒋介石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的猖狂进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根据地的人民政权，破坏抗日战争。

当时，我们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在大规模地开展着，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尖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这次伟大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讲话》，是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指南，是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的指南。毛主席的《讲话》对当时文化战线上出现的反党逆流和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为政治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军队。毛主席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

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是争取解放，夺取政权的工具。毛主席把文艺工作者看做是一支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服务的军队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毛主席在《讲话》里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军解决了斗争的大方向问题。他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

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战斗目标和斗争方向，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打退了周扬、王实味、丁玲等一小撮反党分子、托派和叛徒的猖狂进攻。毛主席讲话以后，解放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信念，到工农兵中去，学习工农兵，表现工农兵，以文艺的武器去鼓舞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伟大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在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建立了战功。

## (二)

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时刻，来隆重纪念毛主席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主席就说过，“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我和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时刻都在企图进行反革命复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剥削阶级要收回他们失去的政权，一定要首先制造舆论，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做思想准备。文艺就是他们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进行篡党、篡军、篡政阴谋的一个先头阵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等人，把持和控制了旧中央宣传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掌握了许多(不是全部)文化出版机关的领导权，把这些机关和团体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俱乐部，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早就被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识破了。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曾多次指出：解放以来，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文学、戏剧、电影、曲艺、音乐、美术、舞蹈、艺术院校，“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许多部门是被“‘死人’统治着”。在我们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舞台上专了我们的政。特别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经济困难时期，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乘机抛出《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等一大批毒草，含沙射影地辱骂和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与此同时，一大批歌颂叛徒、宣扬投降主义、鼓吹活命哲学的戏剧，如《四郎探母》、《桃花扇》、《李香君》、《李秀成》、《上海屋檐下》、《丽人行》等等，也纷纷出笼。电影界里的情况，更为突出，如解放初期的《清宫秘史》、《武训传》到《不夜城》、《林家铺子》、《两家人》、《逆风千里》、《兵临城下》、《早春二月》等影片，放了多少毒！他们为了宣扬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其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极为丑化工、农、兵，美化资、封、修，干尽了坏事。他们还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歪曲党的历史，在银幕上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立传，为右倾机会主义叫好。

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就是这样干的，在他们的策划下，为臭名昭著的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也出笼了。这部小说，公然篡改历史，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但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复辟活动，逃不脱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面光芒四射的照妖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无法躲藏。因此这一群牛鬼蛇神极端害怕这个《讲话》，极端仇恨这个《讲话》。他们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散布种种谬论，如什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来攻击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他们还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宣传《讲话》为名，歪曲和阉割《讲话》的根本精神。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们对毛主席光辉著作的种种攻击，他们所有的谬论，早就被毛主席的《讲话》批判得体无完肤。掌握了《讲话》这一威力强大武器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就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进行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九五七年以后又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斗争。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战斗号召，并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六四年，毛主席先后对文艺工作作了两次极其重要的批示，给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沉重的打击。在毛主席发出了两次极其重要的批示以后，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江青同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他们冲破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层层压制和阻挠，在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的舞台上，第一次使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长期统治艺术舞台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开始被赶下台了。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也是毛主席这一伟大著作的胜利。

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实行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贯彻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投出了第一枪，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又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像江青同志所说的，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界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对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正确的分析。《纪要》横扫了多少年来资产阶级在文化界散布的妖风迷雾，灭了他们的威风，缴了他们的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胜了第一仗。林彪同志指出：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紧接着，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通知》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以彭真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炮制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二月提纲》，击退了他们的反扑，打乱了他们的阵线，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直冲牛鬼蛇神统治的阎王殿。

旧中宣部垮台了！

旧文化部垮台了！

旧北京市委垮台了！

那些平日不可一世，以“大人物”自居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貌似庞然大物，其实只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 (三)

同志们！从全国解放以来文化战线上的尖锐斗争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所作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以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中，革命的文化大军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泛滥的重要力量。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依靠手里拿枪的人民军队，但是文化大军也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大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肩负着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

这次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了革命的文化大军是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进攻的一支有力的突击队。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時候，我们要充分认识革命文化大军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毛主席的《讲话》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为了使这支文化大军发挥更大的威力，我们必须用毛主席《讲话》这个伟大的建军纲领来端正我们的方向，建设我们的队伍，武装我们的战士。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战士的面前，文艺界向何处去？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什么？文艺战线的方针、政策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毛主席《讲话》中得到解决。

第一，坚持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文艺是为千百万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服务？是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服务？是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复辟活动服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的焦点。文化界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长期控制和影响的文化界，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个方向问题。这个根本的方向问题解决了，其它的一切争论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其他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只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解决了文艺工作的大方向问题，我们才会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战斗，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战斗！

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在三大革命中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学习群众的语言，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表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两面派的手法猖狂地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们提出“全民文艺”的口号来同毛主

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二年，在《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時候，周揚、林默涵等人搞了一個假紀念，炮製了一篇《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大毒草，提出藝術要為包括資產階級分子在內的“全體人民”服務，打出了“全民藝術”的反動黑旗。他們還公開地說“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全民的文化”。

無產階級的藝術能為資產階級服務嗎？社會主義的文化能是全民的文化嗎？

決不能。毛主席在《讲话》中早就斥責了這種荒謬的主張。

“全民藝術”不是什麼新鮮的論調，它不過是赫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在藝術上的翻版。世界上決不會有什麼“全民”的藝術。藝術不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周揚、林默涵的“全民藝術”論，就是打着超級的幌子，反對藝術為工農兵服務，反對藝術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把藝術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工具。

文化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解決這個方向問題。

不破不立。我們要在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展大批判的運動中，大破他們的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服務的藝術方向，大立我們的為工農兵服務的藝術方向，我們要以毛主席的《讲话》為武器，積極參加大批判運動，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的江山。

現在文化界有所謂“十七年和五十天之爭”，爭論的焦點是：現在文化界究竟是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呢？還是批判去年六七月間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這個爭論引起了文化界同志們的廣泛興趣。其實，這兩個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絕不只是五十天的事情。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同批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當然也是為了保護他們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我們既要批判十七年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也要批判保護這條藝術黑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的總代表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都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前大批判運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的總代表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深、批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樹立毛主席的革命藝術路線。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拿起筆來做刀槍，在這個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發起總攻擊的時刻，勇敢地投入大批判運動，狠狠地擊敵人！

第二，組織左派隊伍，搞好本單位的斗批改。

資產階級統治我們文化界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十七年來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盤踞和控制的領導機關、文化團體、藝術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要奪權。

要組織浩浩蕩蕩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軍，每個單位都要在鬥爭中逐步形成堅強的左派隊伍。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在革命的大批判運動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同心協力搞好本單位的斗批改，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他們的罪惡，肅清他們的流毒，把他們斗倒、斗臭、斗垮！

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閥和反動“權威”。

一切需要奪權的地方都要建立新的真正革命的領導核心，來領導這支文化隊伍。

要按照毛主席在《讲话》里的指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分清敵友我，區分兩類矛盾。有些人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主席，但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作品，演過一些壞戲，對於他們不能打倒，要耐心幫助他們，教育他們，不能歧視他們。只要他們敢于檢查錯誤，認識錯誤，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應該歡迎他們，團結他們，同他們一起進行斗批改。

第三，抓創作，樹樣板，大立無產階級之新。

推翻资产阶级文艺，创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关键之一是抓创作。有了创作之新，才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之新。根据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一般来说，每个文化单位一方面要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一方面要创作和排演现代的、革命化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

要重视和发展工农兵创作，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代的新风貌，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抓创作的关键又在于树立优秀的样板。样板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了样板，才能说服人，才能彻底摧毁旧的东西，才能为新生事物开辟前进的道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一批优秀的样板，是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新的艺术典范，它们把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了。这一批优秀艺术样板的出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

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壮丽的革命理想相结合的优秀作品。这种优秀作品只有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才能获得成功。

盲目地崇古、崇洋、崇修，“言必称希腊”的贾桂精神必须打倒。不信天，不信地，也绝不要信什么洋、名、古，只信工农兵，只信无产阶级，只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古老的京剧、三十年代的电影，什么法国的文学、英国的莎士比亚，什么俄国的三个斯基、苏修的肖洛霍夫，统统不要迷信。古代的好东西，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外国的好东西，我们也要批判地吸收。但是要按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示去做，绝不可以让那些剥削阶级的玩艺儿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无产阶级，迷信他人，低三下四地去迎合他人的需要，永远不会有出息。我们的震动世界的艺术珍品，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膜拜的所谓“像佛一样”的洋专家从资产阶级那里转抄来的《天鹅湖》，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我们的《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起初并不是想演给全世界看的，但是它们却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全世界的进步人类意想不到一个在西方世界里逐渐趋于没落的古老艺术，在东方世界却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支持者把我们自己的艺术珍品说成是“土包子”，把外国落后的东西看成是九天的神明，吃了几片洋面包，便“数典忘祖”，“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真不懂得他们还知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

我们要向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革命的奠基者和这些戏剧、舞蹈、音乐革命的先锋战士学习。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革命是文艺战线上最艰巨的攻坚战。它们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困难是很大的，斗争是很艰巨的。资产阶级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各种攻击、诽谤、流言蜚语、打击陷害，明枪、暗箭，接连不断地加到文艺战线先锋战士的头上。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着他们，他们毫不气馁，毫不畏难。为了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文艺的阵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化革命的尖兵在江青同志的率领下，持久地、连续地艰苦战斗。在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以后，他们终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拓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们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战斗精神，是我们所有的文化战士的学习榜样。像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这样顽固的文艺堡垒都被我们的先锋战士攻破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攻克的文艺堡垒呢？文化大军的战士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信心百倍地勇敢前进吧。

#### 第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一切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反动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统统都要加以批判，决不能让这些毒草任意泛滥，毒害人民。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支持者，极力宣扬一种“无害”的谬论，胡说什么不管什么戏只要看了“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他们所说的“无害”完全是欺骗。他们公开主张可以随便放映的外国“无害”的电影，全都是宣扬资本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的作品。他们公开主张可以到处上演的“无害”的“剧目”，都是些宣扬剥削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以至含沙射影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难道世界上真有那种所谓“无害”的作品吗？没有。毛主席在《讲话》里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对你无害，对我就有害，哪有那么一种对于各个阶级都“无害”的文艺作品呢？难道那些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腐朽文艺作品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所造成的毒害还嫌少了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推行的“无害”论，其用心是要用这块盾牌来阻挡群众的批评，以让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贴上“无害”的标签推销给亿万革命人民，其目的就是用这些文艺作品麻痹和毒害劳动人民，以实现其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打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来抵制文艺批评，他们大肆叫嚷说“要放”，“要有放的自由”，要“兼容并包”，“自由竞赛”，“审查要宽”，“不要干涉过多”，“不要粗暴”。他们利用这些口号来为他们的毒草出笼开辟道路，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他们根本歪曲了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抽掉了这个伟大方针的阶级内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繁荣无产阶级文化服务的。毛主席在阐述这个政策的时候说过：“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主席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而他们的所谓放，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只准毒草放，不准香花放，只准右派鸣，不准左派争。这是要资产阶级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我们绝对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所教导的，把你们放出来的毒草统统锄掉。

什么“不要粗暴”？真正粗暴的不是别人，真正粗暴的是资产阶级老爷们。什么“小人物的文章”呀，“党报不是辩论场所”呀，不都是这些人说的吗？言犹在耳，赖是赖不掉的。

同志们！在资产阶级老爷们统治的地方，无产阶级连一棵新生的苗苗都不准生长，这还不粗暴？新生事物刚露一点头，他们就要疯狂地镇压，讽刺、谩骂、压制、打击、围剿、扼杀，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粗暴！

京剧革命刚搞了一点样板，资产阶级老爷们就要压，就要破坏。压不住，破坏不了，就破口大骂，什么“京剧现代戏像白开水”呀，什么“话剧加唱”的呀，罪名一大堆。正像我们京剧革命的先锋战士所说的，“这些人简直是无知！白开水有什么不好？有了白开水，才能泡茶，才能酿酒。没有白开水，活都活不了。‘话剧加唱’又有什么不好？从来的京剧都是话剧加唱。不说不唱，哪儿来的戏？”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为了反对京剧革命的一个样板，连体面都不要了，胡言乱语，瞎说一顿。这还不粗暴？什么“京剧现代戏像白开水！”什么“话剧加唱”！不服气吗？请拿最好的旧京戏同我们的样板戏比一比吧！旧京戏哪一点比得过我们？究竟是我们现代戏的工农兵演得美？还是旧京戏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演得美？旧京戏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灵魂到形象都丑死了，比得上我们舞台上的工农兵吗？且不要说政治性、思想性了，就是艺术性也远远比不上我们。我们的现代戏哪有旧京戏的那种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的邋遢样子？

旧京剧搞了一百三四十个年头，我们才搞了三四年。新的三四年打败了老的一百三四十个年头。革命触痛了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的粗暴统治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反咬我们一口，说我们粗暴，真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哪里是什么粗暴？我们倒是太文雅了。你们的这一套还是统统收回去吧！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害怕群众批评，他们骂我们的批评是“棍子”。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他们害怕的，正是我们要提倡的。我们就是要发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如果把群众的批评说成是“棍子”，那末这是“无产阶级专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钢棍子’、‘金棍子’”，宝贵得很。而且，还可以奉告资产阶级的老爷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棍子”，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一定要打破文艺批评中的“专家”路线。把文艺批评当作知识分子的“象牙之塔”，由少数人垄断，这是完全错误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文艺批评的武器应该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因为最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爱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工农兵群众。只有发动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来检验文艺作品，才能铲除真正的毒草，保护真正的香花。只有发动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审查文艺作品，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繁荣革命文艺的创作事业。

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好得很，我们应当为它欢呼。

同志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空前有利于无产阶级文艺大发展的新时代。剥削阶级腐朽的旧文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革命文化的新时代，到来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敌人在今后仍然要同我们进行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文化阵地处于阶级斗争的前线，斗争更为复杂和艰巨，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新的困难和阻力，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可抗拒的，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任何困难和阻力都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同志们，新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用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地改造自己，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紧紧地跟着革命的工农兵群众，不断革命，为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人类历史上最壮丽、最灿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而奋斗！

让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在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786. 姚文元在上海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  
(1967年5月23日)**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在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总清算的时刻，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无耻的叛徒行径和叛徒理论在全世界日益破产的时刻，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举行隆重的集会，来纪念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划时代的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鼓舞全世界被

压迫人民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勇敢冲击的响亮的战斗号角。

《讲话》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最明确、最完整、最彻底地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话》全面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全面地、深刻地制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讲话》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给予文艺、思想战线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以摧毁性的打击，彻底揭露了周扬一伙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动面目，这个批判是这样深刻、这样尖锐和有力量，是这样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使得以后的各种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包括《修养》所鼓吹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贩卖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论点，包括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奉为至宝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管有多少伪装，多少变种，多少花言巧语，都逃不脱《讲话》这个照妖镜的无穷威力，只要一照，立刻现出丑恶的原形。《讲话》所指出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同工农兵结合、必须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道路，是一切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唯一道路，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唯一道路，也是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根本保证。一切革命的干部、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都从这里找到了进行思想改造、同群众相结合的根本途径。《讲话》在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时候，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我们学习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光辉的典范。《讲话》是发展革命文化的万古常新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文艺战无不胜的战斗旗帜，是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的指南针。

毛主席这篇伟大著作，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伟大著作，直到进行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要指示和文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了一个发展无产阶级文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全新的历史时期。

二十五年以来，在中国，在世界，《讲话》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为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予形形色色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以沉重的打击。《讲话》中对于工农兵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评价和歌颂，对于什么“人类之爱”、“人性论”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批判，帮助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摆脱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欺骗，奋起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当然，这二十五年不是在风平浪静中渡过的。二十五年的历史，是充满着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彭真、陆定一、周扬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大力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以及全国许多文化部门，疯狂地反对和抗拒《讲话》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抗拒毛主席历次关于文化问题的重要指示，疯狂地推行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即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的罪恶事业作舆论准备。在上海，旧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样猖狂地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抵制毛主席关于批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他们还竭力反对和破坏柯庆施同志为坚持毛主席文艺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同陆定一、周扬一伙相勾结，妄想把上海当作发展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半壁江山”。十七年来，这一小撮钻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文艺“权威”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他们以北京、上海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主要据点，把黑手伸向全国各地，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大搞“和平演变”。他们狂热地吹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他们狂热地支持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政治需要服务，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服

务；他们狂热地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宣传毛泽东思想是“简单化”、“庸俗化”，鼓吹早已被《讲话》所痛斥过的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他们狂热地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僵尸魔鬼、少爷小姐，总之，一切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搬上舞台加以美化，抹杀或者歪曲伟大的工农兵的形象；他们狂热地在文艺界中招降纳叛，包庇坏人，保护和发展资产阶级新贵族，把大批叛徒、汉奸、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剥削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安插到重要岗位上，进行着种种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狂热地打击一切敢于起来造他们的反的“小人物”，打击一切敢于坚持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人，仇恨已极，恨不得一棍子打死。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或抹杀，或歪曲，或篡改，或封锁，或抵制；但是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却奉若神明，言听计从。十七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干尽了坏事！从吹捧《清宫秘史》到炮制《海瑞罢官》，就是他们整整一部反对《讲话》、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历史！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要用无产阶级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梦想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正如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揭露过：他们想搞“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反革命政变。

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解放以后历次重大的文艺斗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入手，揭露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讲话》的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现在，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面目，终于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出来了，他们的阴谋被粉碎了。

同以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即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相对立，江青同志坚持了《讲话》中阐明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热情支持了文化界中那些坚持《讲话》方向的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她敢于反抗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种种清规戒律。她所领导和发动的京剧革命、其他表演艺术的革命，攻克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反动文艺的最顽固的堡垒，创造了一批崭新的革命京剧、革命的芭蕾舞剧、革命交响音乐，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这些作品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有高度的革命性和艺术性，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是推陈出新的典范，是无产阶级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作品在中国和全世界的舞台上，用典型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高高地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舞台上那些剥削阶级的牛鬼蛇神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一个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的、极其重要的文件，它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从根本上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基础，为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感到很光荣，因为许多重大的战斗是在上海进行的。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魔爪控制着旧北京市委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在上海发动了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批判，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炬。我们要发扬这种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永远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首先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这篇伟大著作和其他关于文化革命的伟大著作，当我们进行大批判的最重要的战斗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所占据着的阵地，肃清它们的毒素，弄清它们的一切地下活动，把领导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并且进一步彻底批臭文艺黑线

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从来就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斗争中，开辟自己的前进的道路的。从斗争中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灵魂。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才能给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已经处在掌权地位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定要把学习、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念念不忘，天天不停，切不可被日常的繁忙的事务挤掉了学习的时间。

思想的阵地必须用思想的武器去占领。靠拳头，靠打砸，是不能够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的。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着的地方，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去战斗，才能把阵地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欺骗、蒙蔽的群众，只有用毛泽东思想去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才能使他们觉醒过来，自觉地清除头脑里的错误思想，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能不能把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搞好，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应当看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很顽强的。剥削阶级的传统影响，旧的习惯势力，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消除。挖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等于肃清了他们的影响；挖掉了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在最近又一次重复地提醒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对于毛主席这个语重心长的指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再三地深思又深思，要永远铭刻在自己心里，千万不要忘记啊！千万不可以用太平观念、麻痹大意来松懈自己革命斗志啊！千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啊！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是阶级的最敏锐的神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每一个回合，每一个起伏，每一个转折，总是首先从文艺上反映出来。毛主席不就是领导我们从批判《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等大毒草中，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吗？文艺领域的大批判工作，还需要深入地进行下去。对于“全民文艺论”、“写中间人物论”、“人性论”之类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于那些直接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吹捧、所支持、所培植、所利用的大毒草，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的主要作品，首先要进行批判和消毒。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应当和文化大革命中整个政治斗争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服务。

上海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老窝，解放前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上海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许多坏戏、坏电影、坏书出在上海，许多重大的斗争是在上海爆发的。上海文艺战线上的大批判能否搞好，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挖掉文艺黑线的根子，能不能把文教战线的各个阵地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切不可轻视。我们要在思想战线上，发动广大群众，抓住重点，一仗一仗地打下去；同时应当把埋藏在文化领域中的坏人的政治面目清查清楚。

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文武两支军队要更好地结合起来。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

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主席指出，这两支军队要“互相结合起来”。这是毛主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我们要深刻地领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彻底战胜敌人，也要依靠文、武两支军队很好地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对敌。就是说，要拥军爱民。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最高统帅毛主席的率领下，文、武两支军队紧密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如虎添翼，我们就能粉碎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抗，夺取新的伟大的胜利。

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要坚持毛主席的工农兵方向，搞好文艺领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工作。文艺团体的工作人员，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根据目前的斗争形势，文艺团体的工作人员，应当回到本单位，集中力量彻底闹革命。一面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一面创作和排演现代的革命化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和戏曲等。

目前，离开完成文艺界的斗批改，还有一段很长的很艰巨的路程。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还是有反复的。文艺界的根本改造，在于《讲话》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我们文艺队伍，必须从同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在目前，我们主张文艺工作者回到本单位进行斗批改，这是因为如果不把各个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不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深批透，不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不对文艺队伍进行一番整顿和清理，阶级阵线就不能分明，我们就不可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同工农兵结合没有保证。应当指出：有一些文艺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同战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工农兵热烈的欢迎，这是主流；但也有极少数人，却利用“串连”的机会，到工厂、农村中制造混乱，挑动武斗，甚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他们不是像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老老实实向工人、农民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是“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向群众灌输了一套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敌对的思想，极力制造革命队伍的分裂。对于这极少数人，难道不应当好好地学习《讲话》、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吗？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是用毛泽东思想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江青同志率领下，向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顽固堡垒进行了勇敢的冲锋陷阵，创作了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优秀的革命样板戏。上海红卫兵战士、革命文艺工作者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小分队，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创造了许多短小精悍、富于战斗性的小节目，及时配合了各个阶段的斗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今后，我们在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都要继续努力。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革命的雄心壮志：创造出反映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样板作品！创造出反映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优秀作品！革命的音乐工作者，应当创作出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派伟大革命精神的作品！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红卫兵之歌”！革命的文学工作者，应当塑造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不朽形象！我们应当在文艺的各个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谱出一曲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要认真地在各个方面贯彻群众路线，加强自我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克服我们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而且是对一切革命工作的同志都是有普遍意义的。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毛主席多次号召革命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显然，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才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是为一个小团体的利益服务，而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利益服务，如果一个革命群众团体的利益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不符合，应当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而不应当是相反。一切革命干部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大力支持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同脱离群众的各种官僚主义习气作坚决斗争，要用极大的努力，不断清洗我们思想作风上脱离群众的灰尘。毛主席在《讲话》中教导我们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同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

毛主席在《讲话》中，谆谆教导我们，要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他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讲话》是一篇深刻的整风报告，是促进我们思想无产阶级化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自觉地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阻碍革命的大联合的错误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要善于分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界限，作耐心的、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导一些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团结他们共同前进。

毛主席指出：只有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取得一致，“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能达到克服宗派主义、联合对敌的目的。他在《讲话》中引了鲁迅的一段话：“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毛主席的指示，不仅对于文艺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也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中，联合起来，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勇敢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787. 周恩来及中央其它负责同志接见呼市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谈话纪要 (1967年5月26日)

时间：1967年5月26日22时50分—27日凌晨零点40分

地点：人大会堂一楼西大厅

出席：呼市造反派代表 30 人，军人代表 26 人

周总理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等领导人满面红光步入会场。)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 4 月 13 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 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副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 100 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及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副主席主持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军队的留一半，清查一下，除了集训的，还有没有散兵游勇的，倾向你们的劝他们回去，中间的也要帮助他们回去，少数头头顽固的交卫戍司令部，“三司”也可以留下三分之一，“八·一八”来了吧(“八·一八”王志有同志站起来，递照片)，“红联”、八大员来了，你们不要赶，你们去说他们也不听，告诉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去做工作。军区造反派回去要听吴涛政治委员的话，听滕司令员的话，他们先动手，我们后动手，这样才有理。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很关心，昨天还打电话问内蒙事态怎么样？“三司”很听话，就是很听话嘛！工会大楼先不要进，要孤立。于顺昌挨过打吗？“三司”要听筹备小组、军队的话，一步步走，发展的慢不要紧，容易巩固，否则左、中、右都进来了，就要打内战。下面的保守组织不要砸他们，他们开会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派少数人参加，开的好可以鼓掌，他说的不对可以质问，政治上的优势不要马上想占组织上的优势，这样容易对立，呼市、包头交通方便，处于反修前哨，左派发展要有步骤，要坚决学习五·一六通知，社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这次反复，左派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内蒙乌兰夫、王逸伦。

筹备小组不要齐了再成立，几个人先成立起来工作，四川筹备小组才四个人，这是司令部嘛！

总理接着讲：我就讲到这儿，下面由康生同志给大家讲一讲。

康生同志：刚才总理把中央的措施讲了，详细情况没讲之前同志们不知道，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笑)

(总理说高树华同志很守纪律呀)内蒙之所以这样，是乌兰夫的罪过。通过这件事更加暴露乌兰夫十几年的叛国罪恶，要宣传揭发乌兰夫的罪过，希望“三司”、“东纵”、“八·一八”今后利用这点来批判乌兰夫，“三司”过去做了，但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做，要反映出乌兰夫是蒙族的叛徒，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三司要加紧做这个工作，彻底的揭露，要把斗争的大方向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内蒙就是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要彻底暴露，批深、斗臭。军区王良太、黄厚、张德贵从开始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最后把反革命(面目)暴露出来，革命群众也应得到教训，只要我们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受多少挫折，最后还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三司”、“八·一八”、工厂的，“东纵”的也好，中共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发表了，两个编辑部发表了文章，和毛主席著作，明天还有，你们学得怎么样呀？我们要批判党内头

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什么做武器呢？要像林总所讲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个阶段“三司”是守纪律的，实行了毛主席的政策。我出一个问题，去年毛主席提出学习解放军有五点，哪五点？

高树华(站起来回答)：学军事、学政治、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总理、康生听后点头，并补充说还有三八作风。

康生同志：保守派闹事，王良太他们有三个目的，(1)对中央施加压力；(2)推翻八条；(3)保护保守组织的活动。

昨天收了他们的车票，有糊涂人还高兴呢，以为他们胜利了。过去他们犯了错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犯错误。胜利了，要特别警惕，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千万要注意，斗争还没有完，各盟市还很紧张，毛主席说要戒骄戒躁。现在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保乌兰夫的人会不会打到你们内部？我看你们要警惕，我看是有。内蒙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做好，不要骄傲，不要麻痹，不要放松警惕。

第二，我们要总结他们的错误，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里存在着对保守派的策略问题，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你们那儿还有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按马克思的话，你们还没有完全被解放。不能只靠打、砸、抢，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包括在北京的提出了反动的五条，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了，吴忠启这样的人就按法律制裁了。当然这是少数。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要帮助教育，真正的左派要掌握策略。毛主席说过：不但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已经被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也不要因为别人挑动而犯错误。

毛主席提出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以前的经验证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保证，不能只看到黄厚、王良太。你们要听滕司令员、吴政委的话，同他们配合好，向他们学习。有缺点可以给他们提出来。内蒙是个很活的例子。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要相信解放军，不能动摇解放军。从这个事件更证明了解放军的作用。工学院的来了没有？(陈永华站起，以后郝广德把各学校代表向康老作了介绍)我提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有打内战的危险，现在有没有苗头，我不知道，过去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外界有压力，现在中央支持了，外界压力小了，将来一天天你们的权就大了，就争权夺利了，北京有句话叫“摘桃子”嘛！你们那里的“桃子”也快熟了吧！(众笑)北京的经验教训，你们要吸取的，你们要大联合，有事情要商量，我要问你们打不打内战，你们都会说：不打，光唱上说不行。

总理和王力同志讲了，你们筹备小组很久了还没有成立起来呢，希望你们商量一下，很快地搞起来，革命是需要的，所谓筹备小组，不是正式的革命委员会，有几个人就行，不用搞选举，人不要很多的，是筹备小组，以后群众有意见可以搞掉，人可以少些，快些搞起来。有的单位多了可以减少，有的单位要求增加可以增加，增加一个师长，工学院没有，没有可以增加一个(工学院东永华站起来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行了，不要那么谦虚了吗？一想起这个东西就打内战。

王力同志：乌兰夫不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爷，要充分估计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5月6号就打起来了，他们共同流了血，面对着“产业大军”，应该团结，前几天我去广州，原打算开50万人的大会，后来分成两摊，一个5万，一个2万，这就是宗派主义在作怪，是向英国人示威呢？还是向英国人示弱呢？当然不是和稀泥了。内蒙还是不可轻敌，你们在内蒙打内战，泽登巴尔高兴，勃列日涅夫高兴，乌兰夫、王逸伦高兴、王良义等人高兴，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的缺点。

总理：在工会大楼打死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爬电线杆子掉下来了，死了。不管该死不该

死就不用追究了，这个事让筹备小组去处理。中学生要一样做工作，军队有可能，可以下去军训，北京正在搞试点，大家可以帮中学做。

“联动”抓了后，主席叫放了，考虑他们是青年人，可以教育，现在有不少人认识了错误，还有一小部分坚持观点，在北京的少了，他们到外地去了，到内蒙去的是和军区黑司令部联系，少数的顽固头头可以管教，分阶段。

“工农兵”底下的贫下中农、工人可以说他们是革命的吗！如果观点一样可以成为造反派。

乌兰夫、王逸伦不能放回去。王逸伦的案子没弄清，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从头就坏。乌兰夫在内蒙还有民族问题，运动还在发展，对少数民族要团结他们，你们今天来的蒙族同志也有几个吧。

康生同志：我要讲几句，你们要研究了，你们提出要王逸伦，你们并没有汇报材料，搞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人，材料要调查好！搞不好他就放毒。如果说在东方大学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已死了，你们找谁去？他说三二年在北京入的党，介绍人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你们怎么办？乌兰夫也是这样，要调查，掌握了材料，有了材料才好作战，乌兰夫、王逸伦的材料要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依靠大会轰，当然开大会可以造声势。

总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拥军爱民，你们要好好做，一个是对军队，一个是对保守组织，一个是对内部，这就看你们的了，对你们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死了人就不要太追究了。

康生同志：现在的话，那个该死，那个不该死就不要追究了。

王力同志：要抓住主要问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咱们就谈到这儿吧，欢送你们回去。

总理、康生、王力同志同声说：“你们回去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理手举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众随同高呼、鼓掌欢送首长。

**788. 陈伯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叶群等在接见  
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及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616”、  
二外首都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负责人时的谈话纪要  
(1967年5月27日晚8:30)**

地点：大会堂东会议室

谢富治同志开始讲话，因去晚了。未听全，其基本精神是：形势大好。出了两件事情：第一，北京目前左派队伍打内战，内部斗争很激烈，不是大联合，一个单位的分裂形成很多单位的分裂，还要形成两大派，事情正在发展。第二，贴总理的大字报。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北京做得好就当经验来学，做得不好影响很坏。这两件事做得很不好，对我们的国家大事不利。主要锋芒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队伍内要大联合。外事事情很多，对苏修、蒙修、美帝。我们不能干扰大方向，这两件事就把我们阵营搞乱了。红代会不要把他们搞成反革命。首先是他们不对，因为贴了总理的大字报。打内战也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否则斗争锋芒就错了，干扰了大方向。

下面主要谈一外“造反团”、“616”和二外首都红卫兵给总理贴大字报一事。

陈伯达：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贴总理的大字报，把国家大事都搞错了，总理是全国人民选出来的，你们一个学校有什么资格，你们说不让他

管国家大事就行了？不行的。我看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大事，把国家大事搞错了。

关锋：关心国家大事要照顾大局嘛。

陈伯达：不顾大局，就不是关心国家大事。我看，你们现在当外交部长还不行，连一条道理都讲不清。你们说总理保张彦，我是当事人，我可以驳倒你们，总理是不保张彦的，情况一搞清楚，总理就把张彦撤了嘛。

二外：张彦把整伯达同志的材料交给总理了。

陈伯达：交给谁都可以，反正谁也不想看，我也不想看。总理是不保张彦的，我知道，情况都了解，事情都清楚。

叶群：在这个问题上，总理是支持伯达同志的。

陈伯达：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就是说总理保陈毅。我也保陈毅。戚本禹同志知道。我保的最厉害，说我是最大的保皇派，按照你们的逻辑总理保陈毅，要打倒陈毅，就得打倒总理。那么，陈伯达保陈毅，你们要打倒陈毅，先打倒陈伯达。

同学：伯达同志怎么保陈毅？

陈伯达：怎么说我不保陈毅？

同学：本质不同，你保陈毅，允许我们批判，所以不能算保。

陈伯达：反正是一个保字。

同学：本质不同。

陈伯达：你们不要跟我相搅，保就是保嘛，有什么本质不同？

戚本禹：总理保是可以的，陈伯达同志保也是可以的。你们反陈毅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能因为总理保陈毅，你们就反总理。现在有很多人在台上，中央都保，有人反这些人嘛，但不能因为中央保这些人就反中央。

你们批判陈毅。我们是很高兴的嘛，你们造反有理嘛，批判他的错误可以嘛。

但是你们不能一反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这不符合主席思想。你们应当用各种方法，使陈毅不得不按主席指示办事。这才是你们的胜利。

陈毅还是要保，他是外交部长，还得做工作，人家宴会要开了，你们把人弄走了，工作怎么做？

陈毅也说过，他反过几次毛主席，毛主席都允许他改正了嘛，毛主席现在还是这个方针，你们如果跟不上，你们要被动，你们下面的战士也要被动。

总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下面总管具体事务的参谋，是一国的总理，不能随便打倒。我们上次说得清清楚楚，你们也听得懂，你们批陈毅，我们支持。但不能反总理，但你们当时答应，回去没几天又反，刘少奇不守信用，你们不要干蠢事。外国人现在造的最大的谣，就是说陈伯达和周恩来发生分歧，要顾全大局。

谢副委员长对你们很感兴趣，说了不少好话，你们不要反对他。

要善于理解我们伟大的舵手。现在指挥舵，船舵向什么方向摆，要按照航向前进，不要干扰航向。

你们不要反总理，这是严肃的政治，要严肃对待，千万不要干扰航向。

这么伟大的斗争，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不容易。毛主席有他严密的战略部署，千万不要干扰航向。

对毛主席思想，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林副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杨成武同志的指示。杨成武同志一直到现在还是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要不是他们掌握着军队，反党分子称为的“刘公”早就造反了。

红代会的同志不要干涉他们，自己去改正，允许他们自己去承认错误，你们不说说和写什么：“谁反对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这样说，这样写，心是好的，但适得其反。外国人知道了：有人在反总理。

关锋：文化革命，包括舆论准备阶段，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基本的问题已经搞清了。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已经搞清楚了。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这个领导班子，要维护，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谣传不要听，不要听谣传，指导自己组织的方向，要用主席思想指导航向，千万不要靠动态判断形势！

陈伯达：现在攻击总理，对国家大事是有害的，不利大的形势！这不叫关心国家大事，这叫犯错误。你们贴总理的大字报都是不应该的，现在听说北京要搞两大派，这对不对啊？

谢富治：“六·一六”没参加。

陈伯达：你们可以将功补过嘛！我们反对搞两大派。

谢富治：你们听见没有，伯达同志反对搞两大派，我也反对搞两大派，你们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陈伯达：听说有人把中央文革分成两大派，我坚决反对(×××讲：是孙蓬一搞的，自称是“江青派”)

以下主要是对话，谈了各种其他问题：

一、不要冒《红旗》杂志的名。

伯达：《红旗》两个字是主席给红旗杂志题的，不许乱用，其他人乱用是错误的，北航“红旗”出了一个刊物，也用《红旗》，鱼目混珠，别人分不清，你们写了“北航红旗”出版也不行，不能用《红旗》两个字，我是《红旗》杂志主编，我要垄断，有意见，可以保留。

二、红代会组织发展问题，外出人员撤回问题：

问：谢副总理，红代会把那么多组织排斥在外，你也同意吸收，为什么不敢明确表态。

谢：我讲了人家不听怎么办？

问：市革命委员会作了指示，不执行，怎么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伯达：那不行。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要执行。

谢：你不要老说人家不执行，你们执行了没有？你们在外面的人都回去了没有？

答：如果我们没执行，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批评，我们是坚决执行的，我院革命委员会已作出决定，一律撤回，王大宾亲自发表声明，不承认我们同学在外面的声明，目的就是让他们回学校。并且，我们建议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监察小组，谁不执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要批评处理。

谢：好，这个建议很好！

伯达：在外面不回来的要开除，你们学生不要到外单位去。把人家分成两派，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学生就不懂的这个道理！难道就只有你们能领导革命，别人自己不能领导革命？一律回学校。

三、中学红代会不要开除一些组织。

伯达：中学红代会的来了没有？六中“红旗”不能开除，你们告诉中学红代会。

××：已经开除了好几个。

伯达：唉呀！不要随便开除一些组织，开除不行，不解决问题。

四、《红旗》杂志第七期评论员文章。

关锋：有人骂《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资本主义复辟宣言书，这是错误的。

农大：那篇文章有错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关：那篇文章是大家的意见。

伯达：你们可干的事多得很嘛！去批那个干什么？

戚：有理可以讲理，有意见可以保留。

五、不要打内战

戚本禹：现在有人把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分成两派。那是胡说，你们不要信。北航来了吗？北航信不信？(答：不信)清华信不信？(蒯大富：不信)好，北航不信，清华不信，你们不要

参加他们打内战(井：我们不参加)好，北航、清华没参加打内战，这一点作得好！井冈山吗！毛主席的井冈山，那个山头也不要抢。只有那个二龙山什么的才抢山头，《水浒》里的二龙山！

谢：他们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毛泽东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不太清楚。有的在另一个问题上有点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又不太清楚，争论不休。……

叶群：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议论一外、二外贴总理大字报事)

伯达：要让他们修正错误，改正错误，不要犯了错误就灰溜溜的。

## 789. \*戚本禹谈毛泽东制定五·一六通知的历史背景(1967年5月30日下午)

(见《系年录》第八十九卷)

## 790. 聂荣臻重要讲话摘录 (1967年6月2日 北京工人体育馆)

### 科技战线的斗争形势

一年以来，科学技术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向科学技术战线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首都科学技术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大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同样地正在进入决战阶段。……

### 科技战线上的大批判

各科学研究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长期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的反动观点，改革一切阻碍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发展的上层建筑，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革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改造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把我们的科学研究机构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对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科研单位，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正确掌握对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对他们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和作风，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科研单位的斗批改

许多科研单位已经逐步转入斗批改，革命群众正在研究科学改革问题。各个科研单位的改革，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走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从全局出发，按照不同情况来进行。改革的最高准则，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科学技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科学研究要密切联系生产，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专门的科学工作要和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结合起来。要建立一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科学技术队伍。科学技术人员要投身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同工农兵相结合，

向工农兵学习，不断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科学的研究机构的改革要朝着消灭三大差别，防止修正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

\* \* \*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也应该彻底打破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办科学的框框，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遵循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走我们自己的毛泽东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道路，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科学技术工作，改造科学技术队伍。我们要批判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树雄心、立壮志，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以上小标题系原编者加)

### 791.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 (1967年6月3日)

同志们：

刚刚春桥同志已经把主要的问题都说了，毛主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重要的指示，在他的讲话里，都向大家作了分析，作了说明，我这里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自从毛主席制定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的“通知”发表以来，我们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的一年了，这一年是难忘的一年，是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斗，冲锋陷阵的一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一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是无产阶级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巩固的一年，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被挖出来的一年，这一年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伟大发展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一年，这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公认的。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的一切胜利包括我们上海的胜利，一月革命风暴的胜利，以及十几个月以来的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取得的，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要忘记或者是忽视。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指明了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调动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和干部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次的反扑，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个一个被资产阶级盘踞着的顽固堡垒被我们攻下来了。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集中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当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看一看全国，看一看上海，运动搞的【好的】一些单位、一些地区、一些组织，都是因为对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毛主席在各个阶段上的新指示跟得比较快，执行得比较好，比较坚决。对于党中央为了贯彻毛主席这一条路线，规定的许多政策，学得比较好，贯彻得比较及时，比较坚决。而有一些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展还不是那么快，或者还不是那么理想，除了阶级敌人比较强大，那个地方或者还没有彻底打垮，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从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来说，往往是因为对毛主席这一条路线贯彻得不是那么很彻底，或者在好几个阶段贯彻了，到了某一个阶段贯彻得不够好。所以我们今天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最近毛主席发表的许多重要的指示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文件，我们的中心就是要通过这个学习，紧紧地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掌握革命的大批判的武器，掌握我们自己思想改造的武器。关于在大批判当中加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决定，在报纸上登了，希望同志们好好地看，好

好地执行。我们多次的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拳头，不是刀子，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任何一个革命组织，如果毛主席思想占统治地位，他在工作里面真正贯彻毛主席的路线，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事，这一个组织就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就会从弱变强。如果这个革命组织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那就是再能动员一批人去打架，也是要失败的。毛主席告诉我们：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新的变化了的情况。毛主席还教育我们：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这一个指示，非常重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是搞到了半中腰，还要搞下去，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很艰苦的斗争，还有很多仗要打。怎么样子能够把以后的仗打好，把革命搞到底，就是要靠我们革命造反派真正地来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著作。同志们，刚才春桥同志说了，最近看到有这样一些现象：前一个时期，《红旗》每一篇社论出来，满街都贴着欢呼的标语。最近有几期《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也有欢呼的标语，但是在有一些地方就不象过去那么多。为什么呢？我们问了一些同志，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同志的思想没有很好地跟上形势。同志们，形势是在发展的，不跟上是不行的。革命是要前进的，我们希望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对于毛主席、中央每一个新的指示，要象过去一样紧紧地跟，好好地学，坚决地贯彻。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好的，很多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不错。我看到报纸上登的了，象先锋电器厂、螺帽八厂革命派夺了权掌了权以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决了掌权过程中的矛盾。他们那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不错嘛！随着革命造反派掌权，地位变化了，我们放着严重的学习任务。我自己对毛主席的思想学得还不够，领会得很不够，也要向在座的很多先进的同志学习。这里我只想把这一年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么在斗争当中发展的，毛主席在各个阶段上许多重要的指示，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同志们一起重温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看一看历史，看一看毛主席在各个阶段上的指示。我自己是看了一遍，想了一下，非常宝贵的，非常有启发的。我们应该象老三篇一样，当作座右铭，念念不忘。因为毛主席这一些思想，这一些指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应该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总结工作，来指导我们斗争的方向。下面我就想把主席的思想在这一年以来，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毛主席的指示，在这里和同志们一起重温一下。

从去年五月十六日这个通知发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的革命纲领，现在我们去看这一个文件，她的伟大意义啊，就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刻了。这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毛主席在这个文件里面指出，我们应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使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又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则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又指出：“要破字当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主席这一些非常深刻的指示，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充分的发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毛主席这一些指示，已经很明确的说明这一次斗争的矛头是对准谁呢？要紧紧的对准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那些什么反动权威嘞，特别是要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有的同志，我要说的这是个别的同志，还有这样说，批判刘少奇象批判周谷城一样是打死老虎，同志们，这怎么是打

死老虎呢？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的重大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当时就指出，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只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和专政的关系。毛主席在当时这个指示里面，就明确地规定了在文化领域里面，进行斗争把权夺过来，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搞大批判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所以在中央这个通知里面，已经规定了要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向中央各机关、各省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地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是毛主席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的方向和路线，当时这个文件就规定了，在这一个斗争当中，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是广大的革命人民，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紧接着，在五月十六日通知发下来以后，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批发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支持了革命派，自下而上的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毛主席亲自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个熊熊的烈火，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垮台了，当时全国的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反，在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这一伙人他们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就抗拒通知里面所规定的这一条路线。通知里面是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们就实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大搞白色恐怖，把一大批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同时他们在干部路线上实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在七月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制定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这个“十六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同志们，你们在学习毛主席指示的时候，十六条是再三可以拿出来看一看的，十六条把《通知》里面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具体化了，更加向前发展了，毛主席亲自写了伟大的《炮打司令部》的那一张大字报，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面目，揭露了他们镇压群众的反革命路线，而且揭露了他们在历史上也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这一张伟大的大字报，象原子弹爆炸一样，彻底粉碎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迷梦，使得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破了产，这是《通知》发布以后，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展以后，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场大的决战。毛主席热烈地支持当时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了造反有理，为什么毛主席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呢？因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一场革命，是要造混入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那些反动派的反，这一点当时有许多人还不理解。同时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毛主席当时就指出了，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的得到解放。”那还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在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就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提出来了，毛主席一面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全国广大的革造反派起来造反，坚决反对当时好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红卫兵的污蔑、打击、咒骂。毛主席是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同时又向红卫兵提出，要他们注意团结大多数，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毛主席那个时候就相信绝大多数的群众，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人，坏人是少数，这个同当时刘邓搞工作组的时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热烈支持全国红卫兵，这一点很快的传遍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纷纷起来了，毛主席关于团结大多数，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个指示，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深刻的注意，从此之后，毛主席的指示，鼓舞了全国的造反派，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非常激烈的，反反复复的斗争当中开展了，一批批的小将起来造反了，在重重的压迫下杀了出来，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斗争。我们回忆一下，在这一个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什么东西呢？他们在要什么鬼呢？他们搞了一个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来了这么一手。上海也是这样。旧市委内一小撮人欺骗煽动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去包围学生，现在这个情况很清楚了，所

以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保守派围攻革命派，这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范围一次大反扑。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把工人和学生分裂开来，他们是采取要想把工人和学生分裂开来，对立起来，因为当时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我们现在不能忘记这一段历史，特别我们在搞革命大联合的时候回想那一段是很有好处的。毛主席很快地看出了这一个阴谋，所以在去年的九月七号毛主席就发出了一个指示，他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主席要中央发一个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农斗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是对当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次猖狂反扑在全国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回击。毛主席的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两条路线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反扑，而且那个以后呢，不但全国的学生运动起来了，而且全国的革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这些战线上的造反派起来了，而且都受到毛主席的支持。象上海工人起来造反成立“工总司”，机关干部起来造反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革命造反派大大地发展了，壮大了，在这一种形势下面，就在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就提出了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发展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是在各条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夺权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毛主席抓了什么呢？毛主席提出了要搞一系列的指示，就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搞一系列的具体的文件，这就是大家看到的陆续发表的中央关于中学、小学、大学、文艺、公安等等规定。在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开展之后，毛主席就着重抓方向、抓政策，因为全面的阶级斗争开展以后就需要具体的指导，十六条的精神要具体到各条战线上去，这也包括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的通告，以及关于临时工、外包工嘛，我翻了一下，是今年二月十七日发的，那个决定里就是讲：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他们可以到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企业去参加本企业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决定，包括这个决定现在都是有效的。我觉得我们回顾毛主席当时抓了许多各条战线上政策性的条例和文件，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因为我们现在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要贯彻中央的指示，还需要搞这样的许多这样的文件，小教这一次通过了一个上海怎么贯彻复课闹革命，小教搞了一个，别的战线我们希望都能够自己搞。在这样的形势下面，就是在进入夺权斗争新阶段的这样一个形势下面，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又搞了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新反扑，就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他们眼看政治斗争要失败了，就想用经济手段使社会主义经济处于瘫痪，使无产阶级革命派陷于极端被动，他们想搞一个烂摊子，使我们没有办法夺权，所以当时的斗争是党内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就同整个社会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紧紧地扣起来了，他们还想用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分裂、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以便于他们各个击破，就发钞票。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挺身而出，挑起了革命生产两副担子，发动了一月革命，在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一次新反扑面前，毛主席给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亲自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决定向全国播发登报，同时毛主席还高度评价了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斗争，指出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就给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发来了贺电，这个贺电里面把毛主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革命大联合的思想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了。毛主席在这个贺电里是这样来表达毛主席的思想的，我不念那个全文了，就念这一段：你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里。这个文件里还说：“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任务”。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当时最明确的指示，我们以后的夺权斗争继续开展，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这个指示下开展的。

当时毛主席在北京就指出了，上海的基本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毛主席总结的。我们当时在上海听到了毛主席这个话，真是非常兴奋。毛主席总结了大联合的经验，象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的心情吧，也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了。我们现在搞革命的大联合，只能在毛主席总结的这个经验上，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绝对不许倒退。后来，毛主席又总结了黑龙江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反对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提出了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后来，在《红旗》杂志的文章里面，毛主席又把这个思想归纳成一个非常简洁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公式，下面这一段话就是毛主席讲的：“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样，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时刻，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有了一个很重大的发展，这就是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广大的群众和干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一条路线，指明了全国运动的方向，保证了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最关键的时刻，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南针。在夺权之前有了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夺权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也有了，就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机构。毛主席这一个指示，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运动，啊！夺权斗争这一个阶段的运动，一个主要的一个指针，保证了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条路线，基本的路线，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学习、深刻的领会，一定要贯彻、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在夺权斗争当中，除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样一个最主要的指示以外。毛主席还通过许多指示紧紧地抓住了革命造反派队伍的革命化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就是那一个我们到北京去汇报工作那一段时间，毛主席在有一次这个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话的时候，就指出：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要不要打倒呢？毛主席就是批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二月到北京，向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也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讲部分改善可以。那个时候毛主席一再提出来，要相信大多数，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要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这一些指示，对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主要的来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刘少奇、陶铸，他们都是经常搞形“左”实右的。要批判肃清他们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使我们不能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我们不能夺好权，掌好权，不能团结大多数。我们晓得，在阶级阵线越来越分明的时候，打击的矛头应该是越来越集中，而不是越来越扩大。但是，陶铸这些人，他们搞无政府主义哪，刚刚相反。这个呵陶铸是一个典型噜，他开始的时候，就镇压群众，镇压群众，在这个，在他那个文教口那里，拼命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但到后来镇压不下，看看镇压不下去了，群众起来了，他就搞无政府主义，搞形“左”实右，提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怀疑一切是可以的，还提出什么绝食是伟大的创举，陶铸这一种思想该不该打倒！（众呼：要打倒！）他那个时候呐，无非是想把阶级阵线搞乱。所以我们主要的，应该是把这些形“左”实右的这些东西，算在这一些人的帐上。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呐，也要肃清这一种可能有的思想影响。

我没看到，毛主席当时看到了，在随着这个夺权斗争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就革命造反派内部头脑里有一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哪，冒出来了，比如小团体主义呀，宗派主义呀，个人

主义呀等等。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把权夺好，要把权掌好，我们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斗争当中破私立公，不断地改造自己，如果没有这一个条件，权是夺不好的，夺了也是不巩固的，夺了权也是会发生分裂的，请同志们看一看，安徽问题的那一个决定，那里确确实实是革命派在夺了权以后，后来就去镇压和自己意见不同的革命组织，犯了错误。所以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就出现了这样子一个问题，一个，矛头是不是对准主要的敌人，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是搞不搞革命的大联合，是为谁夺权，为谁掌权，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利益放在前头、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是把小团体主义的利益放在前头，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批发了很多文件，我们回忆一下就可以把毛主席这个思想、这个线路看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当时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这是红卫兵小将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看了就很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马上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还向全国的红卫兵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队”开门整风的经验，那个经验现在看来也还是不错的，毛主席支持了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进行整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他们提出了边战斗、边整风，这篇文章也还是值得我们再去看一看的，那里面所批判的好多思想，现在在有一些单位并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支持了这个边战斗、边整风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支持了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接着毛主席又决定在《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搞臭风头主义》这篇社论，这我上一次在这里作整风报告的时候已经向大家说了。再接下去，毛主席又批发了延安中学搞军训的这样一个经验总结，就是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啦，关于军训，毛主席在这一段时候说了很多话，他说，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你们看主席这一连串批发的文件都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加强我们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担负起夺好权，掌好权的任务。毛主席还一再提出了要“节约闹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不但是为了爱护国家财产，而且是关系到造反派永不变色的问题，因为只有节约闹革命才能够抵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主席的这一系列的指示，批发的文件，向我们指出，我们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必须边战斗边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前这场大决战搞好。毛主席呐，又一次重复地说，他说，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同志们，我在开始讲的时候不是讲到清华附中一封信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嘛，现在毛主席又一次提出来，当时毛主席用的口气呐，是要注意，就是要提醒红卫兵注意，现在是说呐要说服，为什么要用说服这个字眼呢？因为当时有一些人思想还是不很通，不愿意搞大联合，还有不愿意搞大多数，所以毛主席要用“说服”这一个字眼，现在就看得很清楚，毛主席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呀，不但是一个大道理，而是在我们好多工作里面，好多工作这个经验教训里面，我们是体会得非常深刻的，那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能够做到团结大多数，他这个政权就比较巩固，他这个领导权就比较巩固，如果不是这样，不是采取解放大多数这样一个政策，反过来去压制和自己意见不同的革命同志，这样的话呐，自己也犯错误，政权不巩固，结果呢，自己也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样的教训可是很深刻。我们到南京对这一点体会得最深刻了。对毛主席这许多指示，不少同志领会得是比较快的，但是也有同志领会得比较慢，甚至于个别的同志相当还有抵触。从现在看来，对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从革命的三结合，从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一直到上面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内部提高觉悟，这样一系列指示，贯彻得比较好的地方，夺权斗争都搞得比较好。夺权以后，掌权也比较好。凡是对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领会不深，或者贯彻得不坚决的，夺权就遇到了困难，甚至于夺了权以后，又受到了挫折。有一些同志，经过一段工作，再回过头去学毛主席这一些指示，领会得就比较深刻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经过了这一段时候，

回过头去把毛主席这些指示从头重温一遍，就觉得比当时看的时候啊，比较深刻了。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值得再三去深思的。在这一段时候呐，毛主席还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这一次我们到北京的时候，听到毛主席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毛主席这个话呵，当然是很概括起来说的，但是说得很深刻。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有些地方为什么搞不起革命的大联合。我听了以后就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还运用了列宁的话教育我们，就是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是列宁的一句话，无政府主义呢，是对工人运动当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机会主义走向反面就变成无政府主义。你原来修正主义压得很厉害吗！你拼命的压吗！没有民主吗！一旦走向反面呐，就很容易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个没有什么奇怪。过一阵呢，会走向正轨的。谈到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们座谈会啊还有一些同志呵就问：无政府主义究竟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潮？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象陶铸呐这些人，他们可以两手交替使用，九月份就用镇压，压得非常厉害，有一阵就搞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过去历来是发达的，只有欧洲比较多，上海过去有一个人，你们晓得呵，有一个叫巴金，他这个人是搞无政府主义的啦，他写过一篇小说叫《灭亡》，不晓得同志们看过没有，那里面描写的是打倒一切、排斥一切，这样子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英雄，群众呐，都是群氓，所以批评这一些思想，教育我们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地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世界观。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呐？毛主席还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总决战，在我们各地揭露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一定要再追根，再追下去，就追到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身上。所以这一个革命的大批判呐，本身就是两条路线的深入发展，这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里边，就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里面就讲到：批判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会工作、青年团的工作、党的工作，刘邓路线都要批判，你比如说红卫兵的组织，红卫兵的组织就应该批判刘邓在共青团上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他们在共青团上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这样子我们将来革命红卫兵的建设就有一个牢固的思想基础，就是建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是这样，在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以后，主席又同意广播了上海市六女中的经验，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当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这一系列最新的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对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带动斗、批、改，这一个思想也就是我们当前要贯彻的一个中心的思想。

在经历了夺权斗争的阶段之后，毛主席还抓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都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批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一月二十八日军委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日军委的十条命令，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解放军，重点是讲拥军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着重讲拥军呢？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股冲击人民解放军的这样一股风，有一些左派组织在关键时刻犯了错误，所以搞了一个八条命令，不要冲解放军，重点是讲拥军。在八条出来以后，军队的三支两军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个是主流，同时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在支左工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四月六号，毛主席批发的十条，主要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群众，重点是讲爱民的。在十条出来之后，左派受到很大的鼓舞，受到很大的支持。但后来呐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在有一些地方，解放军在纠正支左工作当中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有一些造反派又受到了一种新的思潮的影响，就是否定解放军的一切。有的地方又重新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这为了完整地执行八条

和十条的精神，毛主席就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的号召，毛主席说，要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主席这里用了一个走上正轨的话，向双方进行教育，就是要大讲拥军，大讲爱民。主席希望我们在工作里面把八条的精神和十条的精神完整的掌握起来，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把主席的拥军爱民的号召贯彻下去。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以上我就是把毛主席的思想从五月十六号的通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夺权斗争的阶段，一些主要的思想作了一个历史的回顾。那么，在第一批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三支两军的工作之后，在一批军管会成立之后，就在最近这一个时期，毛主席对于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作了一些新的指示，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不能忘记的指示：

第一，毛主席强调，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包括我们军管会其它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这样。刚刚春桥同志已经说了，毛主席说过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这几年联系群众比较好，群众欢迎解放军。以后，在有一些地方，就不是那么欢迎了，脱离群众了，那个时候呐，是彭德怀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拼命要加薪水，呵，要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毛主席就教育我们，在夺权以后，时时刻刻也不要脱离群众，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一次，我们在北京见到主席的时候，他再说了一句话，“制度要有利于群众”。“制度要有利于群众”，这个同上次主席说过的，不在于形式，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是一致的。就是要有利于广大群众，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要有利于群众这一句话，就包括了我们机关的改造，包括了我们各个方面的改造，包括了我们的思想作风，都要考虑主席这一个指示。主席这一个指示，为我们的机关建立了三结合之后进一步改革、革命化指出了方向。

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革命群众的负责人要又做官，又当老百姓，这个官当然是一个象征的，就是又参加领导，又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基地。毛主席处处考虑到群众问题，时时刻刻要我们不要脱离群众，要我们贯彻群众路线。这一个指示，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很好的想一想。

第二，毛主席最近指出，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对于革命组织同参加过保守组织群众的矛盾，都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说，所谓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呐，就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毛主席在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时候还说过，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好。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好，谈心活动就是大家谈心呐，把心里的思想亮出来，开小会，这个是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其它的很多办法。毛主席教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新的阶段当中，不但要在对敌斗争当中，敢闯、敢斗、敢革命，而且一定要学会如何正确处理革命群众内部的矛盾。要我们工作越做越细致，只有这样，才可能去团结广大的群众，把无产阶级专政巩固起来。现在不是听说有一些学校里呀，以及有一些干部当中、工厂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叫做逍遥派，什么叫逍遥派呢？就是或者任何组织都不参加，或者挂一个名，什么事情也不干，整天逛来逛去。对逍遥派呵，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呵。据我们了解，逍遥派并不是那么逍遥，他头脑里还是有思想问题的。有的呐，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碰过钉子，犯了错误，喝着几口水，总之他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事也不干了。有的呐，头脑里有一些问题呵，一直没有想通，还有一些同志呐，是担心个人的前途，听说有一些毕业生的同志呐，就想到毕业以后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在考虑这些事情，对他们也应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告诉他们，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要给他们讲清楚，革命的群众一定要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道路，不要走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道路。所以，关于这一点，要做细致的这个思想工作，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这一句话我看就顶得上一万句。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第三，毛主席还提出了，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这是在江青

同志那一个讲话里面引用了的。毛主席这一句话，是对领导同志提出来的，他们过去有很多功劳，很多战功，要他们立新功。但我觉得这一句话，对于我们革命造反派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不要背包袱。我们一定要永远前进，革命到底。为人民立新功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责任，立新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不断地为人民办事情，不能因为我们办了几件好事，我们就停止不干了，吃老本了，我相信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把毛主席这个指示坚决地贯彻下去。我们一定会把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先进的单位要立新功，过去走得慢一些的单位也没有关系。赶上来嘛！也要立新功。

第四，毛主席最近指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那个重要通告，就是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同上海一样，都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当前应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新秩序。所以毛主席批发了那一个文件，就象北京的同志说啰，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这个都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新秩序的一个部分，我们要从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当中，领会主席的精神。从全国来说，最近挑动武斗的绝大部分是保守派，就是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的保守派，从全国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了，进入到决战的阶段了：敌人要反抗，就利用了一部分群众来搞武斗，从全国来说是这样，这个从去年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甚至于是相反了，所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所挑起的这一阵武斗的歪风，如果在上海什么人要搞的话，我们要坚决刹住，坚决反对。

第五，就是毛主席最近在《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一篇社论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毛主席在我们胜利的时刻，提醒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要看到谁战胜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谁胜谁负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千万不可有松劲的思想，太平麻痹的思想，还是要抓住阶级斗争的纲，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一个指示，我们在上海的同志，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了的地方，我们更要注意，我们不能忘记，不能麻痹。

上面我只作了一个非常粗略的回顾，就是把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样在斗争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引导我们运动前进，把一些关键的问题说了一下。当然我说得是很不完全的，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说到，但就以这一些关键性重要的指示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思想是多么丰富，是多么伟大，是多么正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我们在回顾重温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的时候，要掌握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它的中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它的主要内容。要彻底贯彻群众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群众路线，就不能掌握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大多数，这个是我们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毛主席一再教育我们，只有不仅承认阶级、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最后就写了。根据林彪同志的精神，无论怎么样千头万绪也不要忘记政权，也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放手发动群众，贯彻群众路线是统一的，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掌权的时候，放手发动群众，把他们推翻，把他们打倒，把他们揭露出来，批透、批臭，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就要运用这个政权，来支持广大的革命造反派，支持广大的革命群众，实行群众路线，同时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的斗争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始终是支持革命左

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包括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要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毛主席这一条路线，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这一个斗争当中，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当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更加无产阶级化。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总是把群众当中先进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提高，然后又贯彻到群众中去。这一条路线，是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同毛主席这一条路线针锋相对的。就是镇压群众，欺骗群众，分裂群众，腐蚀群众等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嘛，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搞白色恐怖嘛，把革命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嘛，分裂群众嘛，就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斗学生嘛，腐蚀群众嘛，就是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嘛。还有最近有一些地方搞武斗，也是想用过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办法。所以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在一切工作当中，都要牢牢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忘记群众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采取过的一切形式、一切手段，都不要忘记，而且在我们掌权之后也永远不要犯这一类的错误。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贯彻得很好呢？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是拿毛主席的路线来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呢？作为判断是非、判断争论的标准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需要拿毛主席这一条路线好好地想一想。在今天，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很多重要指示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重温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这些重要指示，拿这一个指针来总结我们这一段的工作，至少把这几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我们哪一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持下去，就要发展；哪一些地方是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就坚决改正。只要我们是这样做了，我们一定可以使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进，创造出新的成绩。因为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这些重要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在革命大海中航行的指南针，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所以我们更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更好地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贯彻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这一些重要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阶级敌人的一切反抗、破坏、阴谋，我们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不可怀疑的。我今天就简单地和大家一起重温了主席的这一些指示。话讲到这里。

## 792. 林杰讲话 (1967年6月9日晚)

### 北京市目前存在三个问题

六月九日晚，林杰同志在对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轻工“红鹰”等单位同学谈话时说，北京市目前存在三个问题：1. 刘邓之流罪恶没有揭深揭透，没有弄得家喻户晓，将来这是有复辟危险的。现在同学们喜欢放炮，爆炸性地搞运动，喜欢轰，就是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如上海，上海人民对曹荻秋、陈丕显的罪恶差不多每人都清楚；2. 无政府主义很严重，也不如上海，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说一句话很起作用的。北京因为首长天天接见，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外，都接见过，因而有的人不在乎，连伯达同志的话都不怎么听；3. 现在我们北京的知识分子伸手太长，控制了工人运动。实际上我们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比相差得很远。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最大限度的大联合，搞深搞透刘少奇，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秩序。

(谈到夺权问题)一个造反派组织夺权，没搞大联合，没搞“三结合”，中央不认为这是犯方向性错误。这种情况在全国很普遍，我们《红旗》杂志社也研究过，一直没有这样提，一直不认为是方向性错误。这是有缺点、有错误，改了就行了，以后弥补就好了。

### **793. 陈伯达接见北航师生讲话 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1967年6月11日)**

一、行百里者半九十  
(大家要求陈伯达同志题字)

陈伯达同志题：

“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给“红旗兵团”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

我又学了一点，“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一句中国古话。说要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只走了一半。

为什么走了九十里路，只差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路呢？这就是说后面的十里路是比较难走的。大家在文化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文化革命才走了一里，数不到九十里。你们也可能走得更多一些，二百里路，三百里路。所以不能自己满足呀！走了九十里才称走了一半，对你们可能走了一百里，我们才开步走。你看我今天才来当你们的小学生，才开步走嘛！

陈伯达同志又给《红航一号》题字：

“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二、要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我说过，我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甲、乙、丙、丁是丁等，你们现在的程度比我们高……  
(众：我们都是陈伯达同志的小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小学生，以后你们再给我上课吧！今天没有机会上课了。

我今天是来谈教学改革。过去我们教育制度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继承来的，教育制度，还有从苏联抄来的教育制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教学)。关于教育制度问题，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你们要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

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泽东思想。

今天就出这个题目。

你们可以办一个刊物，大家可以发表意见，现在就是大家提个方案，具体化。

### **794. 谢富治谈当前几个重大问题 (1967年6月12日下午)**

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见北航“红旗”韩爱晶、井冈山等同志。韩爱晶和井冈山向谢副总理介绍北航情况，并反映同学要求复课闹革命。谢副总理说：是否可以半天上课，半天闹革命。上毛泽东思想的课。谈到毕业生鉴定问题时，谢副总理说：我倾向少数人(表现好、表现差)做鉴定。

#### **关于三军联合演出**

关于五月十三日三军联合演出，谢副总理说，演出是林总、江青同志支持的。你们不要管了。演出派在海军是支持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在北京军区是支持郑维山的。在空军是支持吴法宪、余立金的。反对演出派打砸抢很厉害，第二次我们去看了戏，但还有人要打，第三次演出林副主席去了，他们还要打，结果抓了打人的人。

## 大学也有支左问题

在谈到支左的问题时，谢副总理说，大学也有支左问题，支左好的话，有贡献，否则就要降低你们的威信。成立了革委会后，支左要统一，要经过革委会讨论。支左要注意五点：1. 被支持的是左派，要坚决地支持；2. 情况不大清楚，要做深入细致调查工作，不要轻易表态；3. 双方都是左派的，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4. 支持错了要马上改；5. 一个学校支左要统一。你们学校名声大，支左要慎重，要支准。支持一方时，对另一方不要说得一塌糊涂。至于两边都是造反派就更不用说了。你们北航在支左问题上要做出模范。现在北京军管了××个厂，军代表表态的××个厂，就是采取调查研究、讨论后才定的嘛！对支左要总结。

## 关于红代会

谈到关于红代会的问题时，谢副总理说：对聂元梓这次批评，还是爱护她。红代会核心组要扩大到十五人(参加市革委会的十四名委员，加上财经“八·八”)，王大宾要当核心组组长，把北大、矿院、轻工开除出核心组是不对的。《红卫兵报》编辑部也要加入。抢印、利用多数压人都不对，我们党从来不用这一套。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对高校两派，你们两边都要做工作，但不要陷进去，陷进去就没有发言权。你们要做思想工作，一家一家地做，先去地质、师大、问问他们，这样搞下去会搞出什么名堂。事情不见得几天就能解决，但是还是应该做工作。蒯大富革命性很强，就是不大稳。

## 中央文革小组分工

谈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分工时，谢副总理说：现在宣传由王力负责，教育由关锋负责，文艺由戚本禹负责。

谈到文化革命何时结束时，谢副总理说：中央文革讨论了几次，还没有得出结果来。

## 北京运动应该先走一步

谈到目前运动情况时，谢副总理说：运动应该先走一步，但现在北京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都快给搞散了。你们为大联合出了多少力啊？学校斗批改都有待解决吧？现在中央各部都在吵，四、五月生产有所下降，这非常不好。前一阶段是揪，现在应该是批判。但是保守势力大的地方就打，左派占优势也自己打内战，如哈尔滨。有的是原则分歧，有些是为的争权，有的风格不高，那天(指三号)伯达同志发那么大的脾气，就是因为北京有些乱，没有成为文化革命的模范首都。因为五月二十七日讲话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才决定六月三日接见。“西革电”解放干部做得比较好，清华就差些。

## 关于学部

谈到关于学部的问题时，谢副总理说：学部前几天出了问题，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市革委工作人员不能同学部联系。在学部问题上你们要注意，岁数大的人，你们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对别人的支持，也要小心。

谈到《红卫兵报》时，谢副总理说：现在办两家报纸或许是有坏人挑动，或许是山头主义、风头主义造成的。你们要好好把握住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中央文革就不会犯错误，要抓大方向，不要管社会上的事。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大联合、三结合、搞斗批改。

谈到关于对待毛主席讲话时，谢副总理说：现在一讲话就录音，到处贴，这还行？！毛主席讲话，要待一年修改后才能发表。

上次主席对清华的讲话，蒯大富就传出去了，这样我也犯了罪。

## 795. 周恩来接见农口造反派讲话 (1967年6月13日下午)

总理：干部的亮相，一个是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决裂；第二是彻底批判本单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自我批评。最重要的是第三个。自己检查批判深刻，这是最好的“亮相”，检查不深刻，这一派结合，那一派反对，这样就过不了关。我的意见是搞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本单位结合，主要是谭震林和各部的。你们对廖(鲁言)不感兴趣，认为是死老虎，他是农办副主任，给中央起草过很多文件，谭不在，他管事，那一定他是有很多影响的。现在他是叛徒，就没有人理了，那他就轻松了，像薄一波就很少有人找他，不能以为是叛徒，就不去斗。他还有和刘、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关系就不去弄。廖鲁言在今后革命舞台上不可能出现，但有很多工作错误是从他那里来的。农政、农办第一个是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联上本单位，农政、农办就不但是谭震林的，从历史上还有邓子恢、廖鲁言。

第一，不要搞得太长，那无法检查，一个人就检查的很长，别人就不能再说话了。第二就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的，再结合本身参加的那一段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自己做自我检查。第一部份根据自己的历史情况来决定，主要是第三部分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最后就要看群众的公断。

我们和苏修的斗争，最后一次破裂了，赫鲁晓夫倒了以后，我们还去了一次，祝贺了一下，到六五年三月会议，我们就不去了，六五年五月会议，我们劝他不要开，当场他们不满意，一定要开，第二天大闹一场。二十三大，刘少奇想去，主席不同意，三月会议以前，不是他们不修，他们已经修了，但我们留有余地。六三年，两党搞了一个会谈，以后我们又写了八篇文章，一直到他们完全修。现在你们的对立面修没修？还没有修，现在还要看他们。现在你们就不能和他们一起开会，你们就没有这个雅量。

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老打架，现在有的打架，就往死里打，我不管那一方，那一方做的，那一方负责。现在有的上台举手喊，拥护解放军，下面就动手打人，现在打了人，连人都找不到。

## 796. 李富春对鞍钢代表讲话(摘要) (1967年6月13日下午)

革命派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们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革命性—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闹革命；科学性—讲究党的政策方针，讲抓革命、促生产；组织纪律性—就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守党的方针政策，遵守无产阶级纪律。我们鞍钢十几万都是无产阶级产业大军，更应做到。

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魄。革命组织必须贯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六·六”通令，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概。谁个革命组织这样做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组织，相反的就走到反面去了。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气概、魄力，现在这事是对每个革命组织的试金石。谁挑起武斗，违背中央的政策，谁就走到相反的方面去，必然被历史淘汰。

鞍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认清敌、我、友，首先认清革谁的命。我想，鞍山、鞍钢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有这么三条：

第一条，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加上薄一波在鞍山的影响、流毒。

第二条，要坚决反对王、赵、罗、钟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是鞍山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这是鞍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条，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如何把鞍钢这么个大企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真正贯彻毛主席提倡的鞍钢宪法的模范地点。

革命左派要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真正革命的左派，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模范，要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不要搞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要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不分先后，走错了，改正了就行了。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迷失方面。

认真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方针。我们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需要搞好生产，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大家来竞赛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大家来竞赛保证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坚决不搞武斗，把武斗搞臭。要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节约使用原材料，节约使用煤炭，节约闹革命。群众组织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脱产人员，不管那一派的要立即动员回到原生产岗位上去。不要动用生产车辆，不要在革命中随便挥霍国家财产。勤俭建国，节约闹革命。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大民主。各革命组织要认真贯彻《公安六条》、“六·六”通令，坚决制止武斗，禁止打人的凶器，什么皮手套、匕首等。国家的专政机关对行凶的凶手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民兵武器和一切其他武器都集中封存保管。以后再发生武斗，打死人的凶手，不管是哪个革命组织的，都必须抓起来。

### 797. 李英儒对中国杂技团讲话摘要 (1967年6月13日、21日)

6月13日：中国杂技这门艺术怎么办？方向问题，大家非常关心，不是一个团的问题，全国牵扯面很大，不止十个团，而是上百个团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这门艺术，如何使杂技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服务。我们想到杂技有以下几个问题：

1. 新排的节目(看节目单)例如：“女民兵”、“活捉美帝野心狼”、……政治性比较强，希望杂技的重点向这方面转。
2. 毒草节目，要不得的，不管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大家是都没有意见取消的。
3. 问题在于一部分相当多的节目暂时还没有用起来，没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个问题。象“空竹”这个节目要不要，你们有最大的发言权，“毽子”我问过那个同志(指革会)这部分节目可以研究一下，问题不在于一个人干不干，而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这部分节目，不等于原封不动，我们不主张封建迷信、靡靡之音及损害健康的。

6月21日：这个剧种方向到何处去，一种意见取消，一种意见改革。我们坚决支持改革派，我们秉承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主张改革。我们如果宣传取消，那就没有杂技了。我们所以站得住脚，我们要依靠杂技五大技术(高空、动物、杂技……)来为工农兵，来为国际统战服务。因此不能取消。不能斗、批、散，我们绝不能搞斗、批、散。斗批改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斗批散是反对毛主席的。踢毽子的说“我不是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看在于为谁服务。上次我说过了，翻筋斗，如果演清兵进攻太平天国，这是反动的，如果演新四军捉胡传奎，这就是革命的。我想好多技巧要看是不是掌握在工农兵手中，去歌颂工农兵，歌颂社会主义。

因为有动物，就说是野兽派，野兽派说的是画。资本主义、欧美的画派，穷途末路，把人画成原始动物，这不能与马戏的训熊混为一谈。邓拓是反党的，但不能说马戏就是邓拓的动物世界。有些人有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不能说动物就是坏的，那农村中老牛、老马怎么说呢？

### 798. 周景芳在彻底批判反革命《二月提纲》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7年6月14日)

革命组织同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中，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同样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应该耐心帮助，耐心地作政治思想工作。敢于到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中去作思想工作，也要敢于让别的同志去作思想工作。不敢去作保守组织群众的工作是不对的。有的退出原来的组织起来革命啦，就不要说他们是变种，不要歧视他们。

有人说革命派与保守派讲联合是放弃了原则。现在应当联合起来，平起平坐，这不是降低了革命造反派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威信。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掌握斗争大方向，这就是最大的原则。要集中力量，团结对敌，一切小是小非，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是什么妨碍我们的大联合呢？是什么使我们要打内战呢？我看有下面三点原因：

- 一、阶级敌人进行挑动和破坏，暗地里捣鬼，挑动群众斗群众。
- 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严格区分，处理方法不当。
- 三、有些小偏差，存在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不顾全大局，打内战妨碍大联合。

上面所谈几点，主要对革命派取得了优势地位、占领了地位的单位谈的，是对北京市总的情况，一般情况讲的。各单位应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方针和战斗部署。

### 799.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接见

广西两派代表、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

(1967年6月15日晚)

总理说：不管哪一派不要动员农民进城，既影响文化大革命也防碍生产。国际列车上午九点从柳州开出来了，这很好，可是你们所属的组织继续阻拦，到今天晚上还未开出广西境界。康生说：什么叫革命？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在中央面前，你们不感觉羞耻。总理说：赶快打电话回去保证列车正常运行。康生说：再这样下去，《人民日报》公布你们的行动。伯达说：不管哪一派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截车是政治上的错误。阻拦国际列车对祖国荣誉是有损失的，要保证国际列车通行。戚本禹说：还是按康老的办法，再这样要在《人民日报》上通报你们。伯达说：再〔通〕报你们，你们的“英雄”就要破产。总理说：桂林“老多”还在那里打天下！你们回桂林好不好？人家自己都起来了，你们应该回去。伯达说：不能包办代替，革命过头了，会走向反面。康生说：你们回桂林搞斗批改。铁路问题你们都打回电报了，总把这个事情和任晋南(区委书记)联系在一起。国际列车不开车，不一定是任晋南指挥的，我问他们，他们说没有此事，如果查出来是他们干的话，要批评他们，对《广西日报》，你们三个人(区委书记任晋南等)打电报支持冲报社，这是错误的。说韦国清同志遥控，他倒是不知道。

### 800. 周恩来再谈李先念和所谓“四六决定”等问题

(1967年6月16日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讲话摘录)

抗日时，两重政权问题做法不同，在敌占区，可以用不同方式对付敌人。如平原游击队用群众的面目是可以对付敌人的，这与叛变是有区别的。郑位三的问题，你们一定要给李先念加上这个大帽子，郑位三是个中央委员，但是是最落后的了，开会都不通知他了，他的和平过渡还在赫鲁晓夫之前，他说他是马恩列斯毛之后就是他了，多狂妄。他现在唯恐天下不乱。我们要乱刘、邓的天下，不能乱毛主席的天下。你们提打倒李先念，当然我不赞成。但这种提法是你们的自由，但说成是叛徒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了，定了以后人家就不能翻身了。

刘邓叛徒集团，南开小将搞的，经过中央多次审查才定的。叛徒就是敌我问题，既是叛徒，和他一同办公就成问题了，在一起照相也就成问题了，政治上的问题你扩大一点，只是程度上的问题，不要紧，但一定成叛徒，政治生活就完结了，就把人家一棍子打死了。你们调查不问问我们，你们查出不合适，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今后你们还要革命，人家随便说你是个什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滋味！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能象资产阶级那样竞选时把对方说的一无是处，竞选后又握手称好，叛徒哲学是北方局刘少奇提出的，是南开搞出来的，如果你们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论证一下，反正我们没有掌握这些材料。李先念近六十岁了，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时，主席看见就说这个人是个好同志，有政治头脑，当然也有很多错误，比如到西路军去的有很多将领，并不能把西路的都打倒，也不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罗瑞卿把反张国焘扩大化，主席马上制止，主席主张只批评张国焘一个人，批评后，还让张国焘担任边区主席，后来他跑到胡宗南那里去了，以后又跑到武汉去，他的警卫员都不跟他了。最后张国焘去见蒋介石去，一个人单枪匹马连匹马都没有了，这是主席的伟大。李先念同志在宣化店的有王震、王树声，我还去宣化店，郑位三对我只说了一句话，说周某人也去了。为什么当时要突围？主要是为了大打，在苏北打大仗，我是五月底六月初去的，因为张治中去新疆了，张群军事上不能负责，我就同俞大维、马歇尔谈判，争取时间突围，我到武汉又坐汽车到宣化店讨论突围，“四六”决定我都不知道，如果有这事为什么不来问我呢？那时我在宣化店，三月初，张治中、马歇尔同我在谈判，马歇尔是想缓和一下形势，回去报告，我们当时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突围，我回去时，李先念、王震到了武汉。如果有这事为什么不向我说？我都不晓得。

(在《前进报》提到王芸生历史上是叛徒的问题时)大革命时期是党员还是团员？(答：据我们知道当时是党员)，他多大岁数(答：六十来岁)四十年前十几岁，不一定是党员。

我是二二年入团的，二二年四、五月批准入党的，入团哪能算党龄。凡是大革命中退党的都是叛徒，还要研究。你提的倒是个新问题，有这种情况的算起来多了。大革命时期，由六万人退出后，不余一万人，严格说来也可以说是叛徒，但应该是逃兵。这些人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已退党了，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算不算斗争大方向？应研究。他是民主人士嘛！

敌人高兴的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并不是大惊小怪，因为叛徒就不同炮轰一样，所以不让你们开这个大会了。这个决定(指“四六”决定)还同直接叛变的不同，何况至今找不出个成文的决定。当时是双重政权，有些是应付的，我们的乡长、村长给鬼子也当，为我们通消息，最后把敌人搞掉，这样两面政权是允许的，在安徽、山东等地都有，中原地区的问题要进一步检查，因为有些复员的并不完全象郑位三说的那样子，有些人没有自首照样过来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这样的会，今后要开得谨慎一点，要掌握大方向，搞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问题至今中央才发表了六十多个，党报不登的，也不开大会，只是内部登。南开“八·一八”，“卫东”做了些认真的工作，你们如果认真的工作，我愿支持你们，但也不能抓叛徒都抓一下，也没这个必要，这是很严肃的任务，你们财贸口要向南开“八·一八”、“卫东”学习，调查人不要多，经费也不要多，要做认真仔细的工作，象林彪同志说的要有三性。

去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今年发表，有人预测又要搞什么人了，这是什么作风。发表“通知”说明毛主席预见的正确，当时刘、邓还在台上，没有说他们是敌人，所以“通知”在今年发表。怎么能说又要搞出一批呢？

我希望同你们接触，多给你们一些主席思想，我绝不会对你们说假话的，希望你们能理解中央的意图。

## 801. 谢富治讲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摘自 1967 年 6 月 16 日接见北大各组织代表讲话)

现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六月十九日就发表十周年了，这要好好庆祝一下。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拿出毛主席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你们之间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毛主席又讲到“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你们现在有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有领导，而是无政府状态的。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明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听到没有。……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又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还要推广，“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你们就是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你们采取的那种砸广播，冲会场，游行示威，都不是这种方法，不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嘛！

还有一段很重要，讲到改造问题，毛主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人人都要改造。我这个人要改造，你们大学不管那种不同意见，都有一个需要改造的问题。当然，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不同，不要以为某个人完全正确，某个人完全错误，当然有的人是比较正确的。……要注意这句话：人人都要改造。

毛主席还讲了一段，很重要，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几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办一件事一定要从六亿人口这点出发，要改造自己，不要办事人越少越好，圈子越小越好。

还有一段，“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仅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才能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在我们造反派，都有一个弱点，就是不会作人的工作。最近毛主席批了一个五十四军的报告，谈到对群众保守组织的作法。毛主席说：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你们现在要都学会作思想政治工作就好了。现在就是打架、冲、砸广播台、静坐、游行、喊口号，当然，这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一下，也还是可以的。不过也不是办法。对人民内部不能这样做，要按照毛主席那句话去办，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办。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创造性发展，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放弃不用，还天天这样搞呢？

## 802. 谢富治、吴德、周景芳对部分大专院校的讲话(摘要) (1967年6月16日)

吴德：北京市大专院校分裂如何解决？解决学校的分裂，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夺权也无法解决。分裂问题表面上是学校问题，实际影响全市各个方面。革与革、

革与保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了，考虑北京市当前运动，本着中央精神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成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模范。

周景芳：双方的问题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自我批评，不要抓住对方的问题不放，将其一棒子打死。双方也可能存在着很多原则问题，甚至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有两条路线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无两条路线斗争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一样，但仍然可以解决。保守组织进来也不要紧嘛！革命派占优势，有被领导的，被领导的越多越好嘛！对于保守的，甚至是反革命组织之群众也要争取。对于保守组织，只要其改变路线，即使不解散，也可以，造反不分先后嘛！应团结他们，否则就会孤立自己！不然就等于放弃领导权，因此我们需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今天革命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关键，斗批改搞不成，人民的精力都集中在内战上就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搞不好，就会发生方向路线性错误。人民内部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应正确解决，不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现在革命发展到这个阶段，还搞打、砸、抢，是极端错误的。红代会不能分裂，不能垮台，红代会的报纸只能出一种。(老“三司”很好，外地人都以“三司”为荣，以与“三司”有联系而自豪)有问题可以协商讨论，掌权了，别人又成立组织，不能干涉，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场合可以发表意见，但不要用剥夺的方法，不要去挖人家的墙角，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事物的内部而不是外部，要依靠自己。斗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遇事要考虑，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不符合党的政策，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一贯主张，要按着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做，否则会犯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注意斗争非常复杂，队伍再纯也会有坏人挑拨，注意自己队伍中的坏人，注意别的队伍中的坏人，资产阶级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也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斗争是复杂的(各种思潮)，运动已到了转折的关头，各种人物、各种思潮都要出来表演，要提高警惕。

谢富治：过两天就 19 日了，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十周年了，中央要好好庆祝一下，(马、恩、列、斯未解决的，毛主席解决了)这篇光辉著作对目前运动有指导意义，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建议在一周内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篇文章，拿出实际行动，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希望大家上街贴大标语，多多自我批评，最近报纸一再强调大联合，你应为大联合，大批判，大斗争，为本院斗、批、改，反对武斗作出贡献，不能用初期的做法去对待，你们是否搞一下整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听林副主席的话。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吗？要拿出行动来，不要停在口头上，搞了一年多了，要提高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能力，斗争水平，《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文革说话的。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才是大方向。

#### **803. \*毛泽东指示(1967 年 6 月 18 日)(见《系年录》第九十一卷)**

#### **804. \*毛泽东和卡翁达的谈话(1967 年 6 月)(见《系年录》第九十一卷)**

### **805. 周景芳的报告 (1967 年 6 月 19 日 北京工人体育馆)**

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结合继续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引导群众和群众组织更深刻地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整风，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积极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我们当前的最

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应当根据中央的指示，推动各群众组织，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南，进行整风，结合对《通知》的学习，总结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改造世界观，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

归结起来，就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向我们头脑中的“私”字拼刺刀，纠正错误思想，改造世界观。现在，我对学习和整风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这次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开展整风运动，实质上也就是进行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其根本目的就是：第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把政治觉悟提高到路线觉悟的高度。路线问题是关系到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到革命事业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第二，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克服各种违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错误思想。第三，充分认识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特点，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新秩序，大大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和节约闹革命，能够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学校里的复课闹革命等方面大大前进一步。

(二)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首先要解决对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摆法的问题；其次，这个革命的大方向，不是随便决定的，而是根据客观的实际，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三)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如何完成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任务的五个问题：1. 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方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什么事情也干不成；2. 克服宗派主义，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3. 正确处理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4. 正确处理革命群众组织同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与受蒙蔽群众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 从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革命的“三结合”，用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提高革命的大联合。

(四)克服脱离劳动、脱离群众、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五)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开展群众性整风运动，实现思想革命化：1. 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结合整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运动。第一，“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第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 正确对待自己，自觉的革命，认真进行自我批评。

## 806. 周恩来谈氢弹试验 (1967年6月21日)

六月二十一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卫生部“6·26”医疗队时说：

我们胜利了，两年零八个月前我们声明了，有必要就试验，没有必要就不试验。象美国、苏联，多次的进行核试验，第一是吓唬人，第二是没有把握，所以就反复的试验。我们第一是反对吓人的，第二是进行必要的试验的，其余的在实验室进行，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当然，到必要时到一个时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们试验一下，成功了，我们就总结经验，再前进。只有美帝、苏修才搞核讹诈，讲得那么吓人，什么氢弹如何如何，大气层如何如何。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有个地区，美国多次试验，树都烧了，一片焦土，几年后，正象毛主

席说的那样，山上的草照样生，水中的鱼照样游，妇女照样生小孩，那象他们说的那样：“世界地球要毁灭”。他吓人，吓了自己。世界没毁灭，他自己倒毁灭了。这些宣传内容今后要变成人民的常识。六次试验都很安全，第三、六次比较危险，但尽量避免了。

## 807. 戚本禹与电影界谈话摘要 (1967年6月22日午夜)

最早起来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同坏人有抵制的就是造反派。保守派认识错误就好了，但保守不保守都联合这就不对了，“产业军”怎么能和它联合？

如果那一派到现在还是死保的，那要退出的。过去保的，现在改了，那要联合。但口头上喊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实际上执行的刘邓路线；口头上叫斗陈荒煤，实际上是不斗陈荒煤，这不能联合。

我们提倡大联合，是要在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中大联合，联合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联合，那也不要强迫，因为他不愿意联合，我们要的是革命大联合。

以谁为主？还是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为主是不是说你人多一些，我人少一些，这仅仅是一点，其决定性的问题要看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即使是你九个人，我一个人，也要看这一个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过去陈荒煤能领导电影，现在舒世俊就不行吗？她过去对主席有深厚感情。在跟主席所有摄影的人她是最好的。也许过了若干年后，舒世俊官大了，变了。我也不能给自己打保票，官大了，就忘记了老百姓了，忘记了毛泽东思想，忘记了群众，就会变。但她现在是无产阶级的权威，我们还要拥护她。

女同志为什么不行，中国七亿多人口，女的占了一半。这次文化大革命女同志就是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妇女解放是共产主义解放的标志。”我们脑子里封建思想要取消。

我们的文艺组组长江青同志就是女同志，京剧改革确是不好改啊！但她最有主席观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也是女同志。主席看了京剧《海港》里面的女演员也说很好。

## 808. 萧华在接见“星火燎原”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2日下午 京西宾馆)

“5·13”的事情你们冲了三军演出，搞打、砸、抢，是严重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解放军艺术学院是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我是总政治部主任，对你们教育不够，我应该负责。首先没有有效制止，事后也没有严厉批评，这是我的错误。三军造反派对我的批评贴我的大字报，是对我很大帮助，而你们却贴出针锋相对的大字报、标语，提出错误的政治口号，这个极错误，你们有些人搞打、砸、抢是要提出批评的，一、二月还冲击了7个军区，在全国出了名，出了坏名。

对已查明的个别打人凶手，要实行纪律制裁，当众公布纪律处分扣留，由卫戍区执行。目的为教育他们。

艺术学院成了大旅馆、大收容所。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串连，你们至今还有人在西藏。你们不但自己乱跑，还把别的单位迅速收容进来，你们到底有哪些单位，哪些人，从来不向上级报告，简直是独立王国。

立即动员外单位回去，今后艺术学院不容许收外单位任何一个人，你们在外边的人统统回来。

同志们，你们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你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检查自己，坚决改正错误，真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809. 周恩来接见农政农办两派代表时谈话纪要 (1967年6月24日)

批判谭震林的问题，是农大是农林口上次谈的，组织一千人的大会，我赞成，先叫他听听大家对他的批判，我已经叫他准备了，第一个检查写的不好。我没有时间找他谈，叫别人和他谈的。在农大开不保险，我陪他去也不好。是不是我们找个地方发票，一千人的比较好掌握，你们(指“东方红”)转达一下，这次一千人，下次还可以调换嘛，一次不能所有组织都参加。地点由我们找，组织由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谭震林没有定性以前，先以人民内部矛盾批，要是定了敌我矛盾，那还批什么？但是批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批。

秦化龙的问题是农口的，因为完全是根据谭震林的报告搞的，许多单位要为秦化龙翻案，首先是农办、农政。另外还有的同志不同意，还是根据上次我讲的，也不要多长时间，有三、四次会，把这个问题搞清。我倾向先搞秦化龙问题，搞清以后，中央好有个看法。当然，也不放弃四个领导的亮相。张修竹的问题等秦的问题搞完再搞。江学彬如果与张修竹不同，也可以亮相。

### 810. 周恩来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4日)

#### 六、七月看出眉目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有六个省市站出来了。上海首先站出来，是比较好的了，首屈一指。山东也比较好，济南军区表现得很勇敢，有一段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他们勇敢承认，很快得到群众的支持，证明痛痛快快好。犯了错误承认比不承认好，早承认比晚承认好。黑龙江也比较好，最近出了点事。贵州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北京。山西现在也出了点事情。其他各省有的成立了筹备小组。现在在北京正在谈的有：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甘肃六个省。还有两个需要解决，还没来北京，是湖北、宁夏。新疆还没有定局，吉林、辽宁还没有解决。

全国形势比预计的慢，中央各部更慢，原来我宣布的，主席说三、四月见眉目，前两天，主席说：现在不是三、四月了，而是六、七月了，推迟一个季度。主席对形势的估计从来就是，估计的快一点不如慢一点，估计顺利不如困难一点，估计的好不如坏一点。

####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为什么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很多文章，就是要大家好好学习。老保是个整体组织，不是具体人，一定要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在已经到关键时刻，大家要好好学习社论。

现在，各部的两派斗争都很严重，观点可以不同，那有完全相同的？怎么可能铁板一块呢？今天不会有，一万年也会有矛盾，阶级消灭了，也还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毛主席的《矛盾论》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在目前决战阶段，要运用毛主席这个伟大的真理，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要节约闹革命

最近西安师范学院的学生给中央写信，反映大少爷作风，不是节约闹革命。江青同志很

重视，节约闹革命写了三篇社论，还不够，西安的文章明后天可能登报，对你们会有震动，夺了权又在搞修正主义，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个学校两派都要搞主席塑像，各自要在自己的主楼前面搞塑像，有一派批了七万元，没有这个必要嘛！主席也不同意这样作，这不是尊重主席，是为了自己嘛。我们计划要有节约精神，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你们不要因挂主席语录牌、主席塑像化很多钱，不节约不行。人大会堂搞几个是可以的，全国就这一个嘛，到处都搞就不行了。贴大标语字越写越大，面粉越用越多，农民是会有意见的。

### “梳装打扮，送上门去”

民族资产阶级，赞比亚总统刚刚来了四天，听了我们一些介绍，现在懂得多了。今天主席接见他还说：我们先独立的国家，应该援助后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不要感谢，不援助是错误的。中国建设还需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帝国主义完全灭亡也要几百年，这都落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如果不好好教育下一代，照毛主席的路走，下一代出了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柯西金和约翰逊在纽约的对岸做肮脏买卖；二十三日谈了五个钟头，二十五日还要谈阿拉伯问题，他们该能满足阿拉伯人民的要求？出卖越南，越南能和平解决？还谈什么“世界和平”，“战争永不发生”……简直是骗 [未完，残缺]

## 811. 张春桥讲话摘录

(1967年6月24日)

从军区到县入武部，这里有一个内部力量对比问题，搞不好出现四川局面，怎么解决对我们有利，内蒙、四川大干一场，最后还是解决，但是否还有另外办法，我跟姚文元到济南去，那时表面上看129个县，只有7个县未夺权，9个市只有枣庄一个市未夺。实际上夺权大部分是保守势力。山东省夺权是青岛先夺权，王效禹是一月三十一日到济南的，正是济南军区、省军区、公安厅反击所谓反革命逆流。把“工联”、“山大主义兵”这两个大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把十几个领导人抓起来，王效禹三十一日到的，二月二日就宣布夺权，在这样形势下夺权，最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打下去，中间、保守势力都有组织，这个掌权势必掌握在中间偏保手里。直到三月份发现问题，原来王效禹认为济南市的市委书记杨××比较好。但他当了市革委会主任后，下了命令官复原职，这真是复辟。这样情况下，部队介入了。部队宣传队一进入工厂、学校，他就支持了中间、保守组织。对“工联”、“山大主义兵”的下属组织他不会支持，而“工联”、“山大主义兵”的下属组织越整风越检讨越垮台。所以整个省是中间派，保守派掌权。当时，王效禹同志要反击逆流，势必把矛头针对军队。我们从北京到济南去，一下飞机，还没有到住的地方，就在机场休息室干了起来。那时把记者都找来开会，连续开了三天，一天开到凌晨一时，我说我趁现在机会去看看大字报。一到街上，红卫兵正在写“打倒杨得志”的大字报，那时搞不好，就很快会变成四川、内蒙。中央有个同志说了一句“独二师是罗瑞卿搞的部队”，红卫兵就把这上了街，伤了一些战士的心，有的抱了枪哭，我是来当毛主席的兵，怎么变成当罗瑞卿的兵。后来我跟王效禹商量，马上把街上大字报、大标语改了一下。当时研究，一是放手闹，一是争取时间做工作。做部队工作很难做，那么多部队负责人谈话都对我们说我们好心好意支左，怎么说犯了路线错误，当时四五十个部队首长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犯了错误。他们希望我们支持他们，而我们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批评了他们，支持了王效禹。经过五天工作，情绪才转过来，三方面(指部队、群众组织、领导干部)才在一块开会，开始还是互相揭对方，机关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山东干部杀出来较迟，他们就谈自己的体会，当时对造反怎么看不惯，后来思想怎么通的。有几个工人也很会做工作，向部队指出怎样支持错了，这些同志把部队说动了心。那时给我们压力非常重的，部队给我们送来大量材料，都是攻击造反派的，我和杨得志说：我不看了，完全是我施加压力。杨说，不是的。我说客观上是如此。后来同意开一次排以上干部会，我去讲话，

做说服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会场还好，没有大闹，但会后提了大量条子，向我提意见。我们做了八天工作，仅仅创造了一个条件，在一起开会作自我批评。山东从大军区到市军区一直到人武部都一个观点。八天后，首先是空军贴出大标语，支持造反派。

中央决定有些同志担任军区政治委员，但部队内还有人贴大标语“打倒王二麻子”，连名字都不点。我做了一些工作。要造反派首先举起“拥军爱民”的旗帜。那时，我们跟杨得志同志说，在工厂中的部队先一律撤出，部队宣传车不要上街。但部队内压力很大。而保守派满街贴大字报、标语“拥护解放军”、“解放军不能撤出”，部队内还有群众问题。所以我跟王效禹建议，无论如何要做拥军爱民工作。经过二个月工作，先是省军区发表了声明，提出了四条，这四条实际上是杨得志同志提出的。当时他要司令部、政治部贴标语支持王效禹，但有的就是不听。我跟杨得志同志说，你不能脚踩两只船，这样四面八方都会压你。

他们有一个朴素的阶级感情，只知道工人、贫下中农，不知道工人、贫下中农中间有革命的，有保守的，有受蒙蔽的。

## 812. 张春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4日下午2:30—3:30)

### 主席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丰富的经验

毛主席就是比我们高明不知多少倍，北京“联动”，就是主席说放掉。我们说研究一下，推迟了三天，后来主席说，今晚就放掉，结果放了后，“联动”反而瓦解了。主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丰富的经验。浙江的问题，主席是知道一些，浙江不搞好，主席很不安。我跟龙潜说，浙江不搞好，主席怎么去，主席休息的地方总要搞好。

### 大方向要抓得很紧，很紧

你们要考虑到长远一点，从现在准备夺权，到掌权，都要考虑。一个政权，总要大多数人拥护，即使对待暂时同盟者，都要照顾。毛主席在统一战线问题中讲得很清楚，毛主席讲对待同盟者，一是要带领同盟者取得胜利，一是要照顾到同盟者的利益。(注：大意，还没有查原文)。

现在不同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目标非常明确，再过一时期，夺权后，目标不明确，那就出现大问题。

上海一宣布陈丕显、曹荻秋打倒，有的群众就认为没有事了。现在上海每个月开一、二次斗争陈、曹大会，这样使人明确不要忘记大方向，再是可以从斗争中解放干部，又可以推动斗、批、改。

现在是那方面需要就开会。例如工厂批工业七十条，就把批判刘、邓、陈、曹结合起来。夺权以后，还有一个大方向问题。任何时候大方向不要忽略，要抓得很紧，很紧。把批判刘、邓，批判省委放在第一位，既能解放干部，又能争取同盟者。

### 权力机构要不断完善

不要怕犯错误，有问题，多思索一下，积累一下。上海已经有20—30%的大工厂实行‘三结合’，就是实行‘三结合’也会有变化。总要有一个过程，不断完善。到完善后，临时权力机构已结束了。临时机构不可能一下完善，包括人员调整，机构作风不断的完善。将来还是要成立省人委、省委，这是过渡。政权机构、党的机构，应该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机关，机构精悍，不这样庞大，密切联系群众的，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现在‘三结合’机构，除了部队，干部、群众组织外，还要老、中、小，这样可以交班。

《文汇报》是锻炼出来的

上海《文汇报》的确是锻炼出来的，造反派从多数变为少数，后来少数又变为多数。夺权以后，每天有二三千人到报社去辩论，《文汇报》的同志就放开门请他们进来辩论，一面报纸的锋芒始终没有打下去，他们写的社论和文章我们一篇没有看，我们看了错误可能少一点，但锋芒没有了。上海两家报纸没有封为上海革委会的机关报，还是造反派报纸。

### 813. 戚本禹接见首钢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4日晚)

毛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三大标准之一就是自我批评。现在鉴别一个造反派它是不是造反派，是不是革命派，它的一个标准就是它有没有自我批评。没有的，不能做革命造反派；已经做了革命造反派的如果丧失了这个精神，它就由左派、就由革命造反派变成不是革命造反派。你不要以为当了左派以后，当了造反派以后，那就永远是造反派，好象“联动”一样，不仅他是革命造反派，而且他儿子也做造反派，他孙子也应做造反派，那可不是那么回事。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好汉以后。他孙子也是好汉。那可不一定。那他老子当英雄以后，他以后就当英雄，那是错误的“联动”思想。你们可不要有“联动”思想。就是造反派造了反，以后他自己不造自己的反，他也当不了造反派，他以后也会由英雄变成“狗熊”。现在可不少，同志们，就是响噹噹的左派，响噹噹的闯将，现在不那么闯了，还不到一年，就不那么响噹噹了。造反到底，这个底到哪里？底到自己，造反到底。现在有很多“造反到底兵团”“反到底兵团”，反到底反到你自己，自我革命，你自己不自我革命，你就反不到底，到你这儿就垮，反到你这儿就完了。反别人是造反派，自己不反，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光看到别人有毛病，自己的毛病看不到，自己不反自己，最后都要垮台。林彪同志讲的，我们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又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不愿意革自己的命，人家说了句话不好听就打人家，这还是什么造反派？

如果你们掌握大方向做得好，军管会不支持你们，那么军管会是错误的；如果你们不能掌握大方向，到现在为止还要把矛头对准军管会的话，那军管会不支持你们，我看也可以。我说你们这个领导成员里边恐怕不高明，我上次就讲过了这个意见，(代表：是四级工)什么四级工啊？不在四级工，在毛泽东思想。你别看那个级别，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级别。中监委我去过一次，它那个书记是四级，它有个收发员是二十四级，但是我听他们两个人发言，我觉得那个收发员二十四级那个水平要大大超过那个四级，所以我说二十四级收发员可以当监委书记，也可以当收发员。你别说什么四级工，那学徒工里边有很好的同志。我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同志们，说不高明是你们一些方向上掌握的不好。

### 814. 周恩来接见上海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座谈摘要 (1967年6月26日)

没有去年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就要和平演变了。刘、邓的问题主席是知道的，六四年主席就提出二个独立王国这个问题。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就明确的指出了。(有人插话：那么为什么从前不提出来，不搞呢？)政治问题嘛，不同于杀人犯。杀了人，一下子就看清了，政治问题是适当形成的，当时我们还不敢想。(徐景贤：我们上海现在工作还做得很差，要向贵州学习。)上海很好，你们相互学习嘛！51年底、52年初，我说上海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很多。主席说：上海的产业工人也很多。在这次运动中，上海有很多创造，例如通过大批判推动大联合、“三结合”。北京学生还有人认为是大毒草呢！北京学生左右工厂运

动，上海有没有？(答：上海还好。)我赞成这样。像余秋里同志还没有解放，就是学生搞的呢！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在大庆掉了一个胳膊换来了一个大庆。毛主席点将，刘少奇不表态，邓小平反对，我投一票(指同意主席点的将)。

现在各地在树主席像、粗制滥造。有个学校有两派，一派搞一个，此风要刹住。(以后谈到节约闹革命等问题)机关要精简、要节约，你们上海每月经费有没有减少？(答：差不多！)要少一些。上海电视大会要多少钱一次？(在座同志答不上来，会后算了一下约需3000元一次。)卫生部门要纪念主席批评是“城市老爷部”三周年，现在你们关起门搞批判，有的打内战还做小老爷。(谈到李井泉时)

李井泉是你们上海帮捉回去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特点是认真听，作些记录。当听到有人讲李井泉时林彪同志站起来说：我看李井泉就是三反分子，邓小平与他很好，看人观其友，当然与李井泉在一起的不一定全是三反分子。(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逃来上海，陈、曹窝藏在疗养院里，有人告诉了张春桥同志，春桥同志暗示了红色警卫连，红警连同志通知了上海红卫兵，协助四川红卫兵揪走了李井泉)

上海大批判形势很好，上海在批判工业七十条，北京还没有批，薄一波给你们批，薄一波很嚣张，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工业七十条是唯一能够打倒邓小平的材料，邓小平平时不工作，打麻将，言论很少，工业七十条是他亲手搞的。(徐景贤：总理，上海大批判怎么深入？)你们创造嘛！上海红代会要搞，主席讲全国夺权二、三、四月，以后加了五月，还不解决问题，还要一个季度，全国六个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十三个省建立革命筹备小组，浙江、甘肃、云南有较大反复，杭州问题中央开了六个会还没有解决，中央最近对六个省有个文件，提出六个不准，这六个省要我回去讨论解决。

今年农业很好，煤、交通要抓一下。大中学生思想有些波动，要工资，无论如何要抓好学习。

在谈到三结合问题时总理最后说：“主席说，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主任。”

## 815. 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 (1967年6月26日)

去年三月，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宫本，就看出这个倾向来了，知道他这个人已经走到苏修的道路上去了。为了不欺骗日本人民，我们拒绝同他发表《共同声明》，没给他面子。这件事，西园寺先生了解一些，宫本回去说中国是大党主义，不同他签《共同声明》，实际不是这样。毛主席看得很远。同宫本签《共同声明》，就是给他擦粉，有欺骗作用，那就会迷惑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看不出他的真面目，那我们就对不起日本人民，对不起日本进步朋友了。不过没有想到他们会暴露得这样快就走了。

## 816. 康生谈云南两派 (1967年6月26日)

六月二十六日，康生、谢富治、王力等中央首长接见了云南两派代表。康生同志说：中央历来都认为，“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说是两个革命组织在观点口号上的分歧，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看恰恰对云南两个革命组织有很大意义，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在中央的方针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实现大联合。

目前昆明地区主要有两大派组织，即“炮兵团”和“八·二三”、属“炮兵团”观点的有：“炮兵团”、“三七炮兵团”，“共产党宣言公社”，“红旗兵团”等组织。属“八·二三”

观点的主要有：“八·二三”战斗团，“一·一八”战斗团，“一·二六”战斗团，“红炮兵”等组织。

“炮兵团”是六六年九月中旬成立。“八·二三”是十月下旬成立，两个组织都属造反派。两大组织的分歧，主要是从今年三月军管以后扩大了。云南××支持“炮兵团”，昆明××支持“八·二三”，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八·二三”召开纪念“八·二三”八周月大会，“炮兵团”说此大会是分裂的大会，是抬高自己的大会。四月二十六日“炮兵团”召开了一个大会，“炮兵团”为了教育，为了正确对待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因而吸收了一些曾参加过保守组织的人参加大会，“八·二三”说这个是保守组织的大会，冲了这个大会。五月二十六日，“炮兵团”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会后演出节目，“八·二三”说带火炬的节目是矛头对准××，因而发生了大的分歧。5·28以后两派发生了武斗，两大组织相互攻击，中央对云南很关心，六月下旬几次接见了云南代表，希望两派联合起来。

## 817. 李富春在全国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6日)

### 成绩是主要的，主流一直是好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勇敢的挑起了革命和生产两付重担，以革命带动生产，使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生产的形势很好。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劳动出勤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绝大多数的生产领导班子坚守生产岗位。现在，春播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夏收、夏种、夏征三夏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广大农民正在加强田间管理和抗旱防涝工作，为争取全年大丰收而奋斗。

在工业战线上，今年头5个月的生产，比去年同期又有了新的增长。一至五月份，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煤炭、木材、水泥和部分机电产品外，都比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如国内市场、农产品收购、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特别是粮食、棉花的收购情况都是很好的。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运动出现了一些反复，生产和建设出现一些波动是难免的，也是预料到的，今后还可能有新的反复和波动。但是成绩是主要的，主流一直是好的。如果我们拿目前暂时的一点困难的情况，去推断今后几个月的情况，把支流看成主流，把非本质的东西看成本质的东西，那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反之，只要我们方向明确，信心坚定，千方百计，努力奋斗，即使生产建设暂时受点影响，只要把革命搞好了，以后是完全可以补上去的。

### 当前要狠抓农业、煤炭和铁路运输

今年是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们应当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7年计划尽最大的努力。

对于今年计划的落实和调整原则，我们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汇报了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是同意的。我们落实和调整某些生产指标和基建计划，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要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更好地迎接生产、建设的新高潮，落实是为了更好地跃进。

一九六七年的计划指标，经过落实以后，一般地说，是比较可靠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的。当然，当前要集中力量狠抓农业、煤炭和铁路运输，只要把这三个东西抓

上去了，整个生产建设就好办了。要抓好农业、煤炭和运输，要搞好下半年的生产建设，要完成或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的落实计划，关键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的发展。

### 818. 周恩来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8日)

前天我在上海呆了一天，本来很疲倦，想□□，不行，革命的情绪激动着。他们搞得好，整风搞得好，工厂搞得好，机关、学校也搞得好。工厂两三千人的工厂，小的不算，公社的还不算，一年来，百分之七十的工厂实现了大联合，无产阶级的领导强。上海的工厂老，是几辈子的工人。上海工厂好处是造反以后工人自己管起来了。资方代表靠边站了，少数干部也靠边站了，我们参观了一个小厂，厂长管政治的女同志已经五十二岁，做了四十三年工，她从九岁起就做工，所以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明显，强得很。青年有意见可以向她提嘛，她能领导了。当然还是青年多，她们三结合加上民兵，从人物看是老、中、小三结合。她们在巩固大联合，也吸收科学人员，知识分子，依靠一部分知识分子。管理得很好，出勤率高。抓革命、促生产，我看到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我去时，革命是批判工业七十条，张春桥不在，现在在北京帮助我们解决东南几省的问题。姚文元出国了，他们一样做工作，生气勃勃，也有两个老的，王少庸和马天水，在四十以上，其他都是比较年青的，全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只有一个四十岁以上。主要靠自己。我们下了飞机，欢迎的场面，队伍是按工人、机关，然后是红卫兵这样排列的，在我们走过时，工人、机关的队伍原地不动，红卫兵和大专院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上挤，挤、挤，就往上围，把客人围上走不动了，围了五六分钟，可是回头一看，机关、工厂的队伍不动，队伍动也不动。学生下午就不走了，在机场吃了饭，完了就整风。晚上九点钟，学校还是原班人马，就完全井井有条，没有冲的现象。从这里看出工人阶级带头，可以影响学生。学生是革命的先锋队，带头的，但是不和工人结合就不行，机关知识分子是半工人阶级，是脑力劳动者，当然，将来体力脑力劳动都要搞，毛泽东思想扎根深了，就会不受影响。

你们占当权地位，不是让人家取消，承认他。你们占领导地位，不要自居领导，三结合还没有出现，你们是实际领导，但是不要说出去。譬如政协开会，实际领导是我们，人家叫我们领导党，但是我们说，后来，别人慢慢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说了，现在说了，事先主席不说这话。不敢谦虚，其实是自信心不够，自居的领导，结果一定做出麻烦。你们应该增强信心，但不要强居为领导。你们要自信一些。自信心不太多，自信心不够，又强居领导，人家不服，不服一定就压，压了人家没有几个人，也压不下来，自信心加强，不强居领导就水到渠成。

### 819.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上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8日)

西安大学反映了些情况，主席做了批示，成立革委会时，大搞排场，铺张浪费，出席人数37万6千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委会十万人成立人数的四倍，主席台五个彩门，请贴套印六次8000张，到北京、上海请人参加，用钱上万元。

防止资产阶级作风腐蚀我们，不是节约几个钱的问题。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犯了两个错误，请来了几个剧团演了几次戏，请了五省代表团，开了不好的先例，组织代表团，我再一次也是第三次作检讨。

这不是小事情，这是红色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在造反派夺权后的反映，

这是蜕化变质的开始，中央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要点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作风。

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里第一次提出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老红卫兵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为自己最革命，别人都是狗崽子，结果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反动组织，这是一个教训。三月份毛主席批示延安中学团结大多数，解放全人类，坚持大方向原则的联合。

## 820. 戚本禹接见河南“二七”代表时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8日晚)

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和“河造总”搞大联合，否则，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河造总”这个组织，大部分还是杀出来的，整个不能说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可以说是保守组织。

你们倒有三个缺点：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分，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了，全进了“二七”，有的人是不好的。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么都正确。第三，方法不对，抢、打、砸，你们不知哪里听到消息，说中央支持你们，使你们的有些组织非常骄傲，将来要站不住脚的，我看现在就有点站不住脚。你们面临着垮台的危险，你们有没有办法不垮台呀(“二七”答：有)你们胜利，中央会很高兴的。

你们发表了一个整风公告，不好好整风一定要失败的，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个“底”在那里？“底”就在自己，不革自己的命必败无疑。

## 821. 戚本禹狠批“公安公社” (1967年6月28日接见河南十大总部代表讲话(摘要)， 指出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

戚：“公安公社”来没有？

公：来了，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戚：(生气)始终是错误的！你们帮助军区抓人，违反主席亲自批的军委八条，干尽坏事，没办一点好事！

公：我们抓人都是军区批准的。

戚：你们把责任都推给军区，你们的责任跑不了，我就不想接见你们，你们既然来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检查错误，起来造反。

公：我带来有材料，听我们汇报。

戚：我不听你们汇报！！我的态度就是粗暴，对你们就是不客气。

石：(石油公司)我们开始就打倒刘建勋，打倒纪登奎。

戚：你们打倒刘建勋就是方向错误！！纪登奎也打不倒！！

石：我们是群众，刘建勋在河南五年犯了滔天罪行，我们喊打倒刘建勋，你们中央批准不批准在你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喊打倒呢？打倒刘建勋就是大方向错误！？

戚：喊打倒刘建勋就是在大方向错误！！！你们喊打倒是你们喊的，喊打倒就是错误的！其他你们喊打倒没有？！

戚：你们都是保守组织！“公安公社”干尽了坏事！！抓了好多人，逮捕了好多革命群众！！你们违反了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军委八条，抓了那么多人！！

女：(有一女的)我们抓的打人凶手是坏的。

戚：抓了一万多都是坏的？！军区都承认了，你们还不承认？  
女：首长派人调查！  
戚：我们不是首长，我说的没有调查吗？我们已经派好多人调查了！  
铁：首长听我汇报。  
戚：我不是首长！！我不听你们汇报，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贴一百张大字报，可以炮轰我，我还要坚持，你们要贴大字报“十大总部必胜”，你们不胜。  
有人在嘟囔：“二七公社”内保，外保。  
戚：看保的什么人，看谁保的对。  
石：你有啥根据(指戚)宣布我们为保守组织！！(大声吵)  
戚：(站起来)我看你就是保守组织，我看你就是保守组织(大声)，看你的态度就是保守组织，不讲了，我今天宣布，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认真检查错误。下次听你们的汇报。

## 822. 陈伯达讲话摘要 (1967年6月29日)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东海兵”说)？好象你们什么都懂，你们要知道，你们父母参加革命，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劳动人民的父母，没有什么血统，不要拿父母革命做为自己的包袱，自己这一辈子就吃不完了。不要靠父母吃饭懂吗？(东海兵答：懂)不要以为父母革命自己就了不起。北京“联动”说：我是“三司”爸爸，当爸爸就光荣呀？这是剥削阶级思想。乡下小孩骂人家父母，当人家爸爸那没什么了不起，还是当儿子好些。北京“联动”说什么我是“三司”爸爸，还写什么543488(这时陈伯达同志在纸上写了543488给大家看)为什么要当人家爸爸呢？这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老子变坏了不一定阻碍你们革命，儿子也不一定不革命，相反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你们(指“东海兵”)头发理的光光的，我看你们不要这样打扮，我建议还是留一些头发(“东海兵”：大包头是四旧)留点头发怎么是四旧？(造反派：他们头发理光是准备武斗的)哦！准备武斗时抓不到头发。

你们这里有没有叶飞的孩子？就是叶飞孩子也允许他革命。(对“东海兵”)你们要取得群众信任，需要有个过程，需要拿出行动。群众现在不一定信任你们，我是听他们的话，你们的话不大听，算我偏听，我们对你们压一下，压一下有好处，让造反派讲话！我看你们情绪要改变，你们父母娇养你们，害了你们，我说你们就是有点娇，当然今天娇，明天可以不娇。

“联动”看见人家纽扣没扣好，衣服没穿好，就叫流氓。我有衣服也没扣好，按他们规矩，中国老百姓大多是流氓，要知道当老百姓是不容易的。我是个小小的老百姓，其实我还不够格，劳动我搞不了，插秧什么都不会，最多扫扫地，做工我做不了，所以当个普通老百姓不容易，要重新学习。你们不是从群众中来，没有在群众中生活过。什么叫老百姓？(对“东海兵”)你们说不出来，人家对你们批评过火一点不要紧，有教育意义，懂不懂？你们要记住当老百姓不容易，做人民勤务员更不容易。建议你们学当老百姓，包括你们知识分子在内(指造反派)。

## 823. \*戚本禹谈大联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1967年6月) (见《系年录》第九十二卷)

## 824. 周恩来对卫生部革命派去××的医疗队做重要指示 (1967年6月)

总理：你们医疗队下去有五个任务

1. 了解农村人民生活习惯。你们医疗队有没有西北人？（刘：整个医务人员中人很少）。所以我要你们去，去了解了解情况。现在不是有人要批判李先念吗？李先念同志对情况很熟悉，他带着队伍在那里走到××，保存了大批干部。在我们高级干部中，走过那里的只有李先念同志，可能军队里还有王树声同志。

2. 治疗疾病。

3. 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首先要调查研究，要有阶级分析。调查要公开进行。不要搞刘少奇的办法，秘密进行，扎根串连。调查十天半月，再搞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在地区不好进行，当地水少，吃生菜洗干净不易做到，明矾沉淀也不易做到。中暑用什么有效措施？措施不多，食物中毒从现在看出不是严重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疾病治疗。所以我把你们的第三条治病任务放到前边去了，换了一下秩序。

4. 广泛进行卫生常识的宣传。生活习惯，疾病掌握了，再搞爱国卫生运动，就好进行了。把北京的经验带去。老爷卫生部有老爷，问题主要在领导，但北京的有经验医生、护士中也有老爷式的医生、护士。这次我有意识地把医生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5. 培训农村卫生员。此工作可以实践实践。主席主张速成，给个七天十天时间，培养一些能打针换药的不脱产的卫生员，如能训练一个班，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都可以。试办七天十天时间不算少了。医疗队任务共是五条，一、二条任务必须做好，三四条任务，要因地制宜，第五条如当地有些房子，可以十天半月地试办，增加不脱产卫生员，相机而行。医疗队的时间暂定一个半月，由到达目的地时算起。工作完成后，如愿意留下可以考虑，但不要强加于人。如果每队愿意长期留下工作的，七月下旬回来报告。

医疗队也是工作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要深入调查贯彻毛主席的6·26指示。老爷作风，城市观点都要不得。当地农民最劳苦，落后的地区就要有人去支援去改变面貌。这个队仅是先遣队，有愿留在当地的更好，就是做个试点。老爷部以前搞的通县平房、句容、麻城、湘阴几个大工作组，这是锦上添花，我们是雪中送炭。他们没有执行主席指示。这次××多人下去，能有1/10留下，我就很高兴了，超过更好，也许我把困难看多了些。这是主席思想，今天的报纸有一段很重要，这是1964年7月在《九评》内主席亲自加的。“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你们一定要抽时间好好学习这篇文章。（指《红旗》杂志67年第10期初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 825. 潘复生讲看哈尔滨不要太天真了

（1967年6月）

潘复生、汪司令员等省革委会负责同志接见四个代表大会常委座谈哈尔滨形势时的讲话摘要：

潘书记说：文化革命搞一年了，主席批准的“三结合”机构，反过来要打倒，赵去非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七、八月份，我叫他专门搞“红旗军”，现在他们要绞死他，赵去非和我一样，很早就是造反派，他们就是要斗潘复生、汪家道、范正美、张万春，斗“三结合”，必须从阶级本质来认识这个问题。把这个省革委会打倒，谁来？军工的口下派和谁结合？（解放军不能结合）过去的三军一团一队都来了，同志们想想，如果他们掌了权，我们呢？

我们成了反革命，港务局打伤了多少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较量，如果把我们革委会打下，影响省、各工厂，现在县里也在动了，看哈尔滨不要太天真了，就看见一个潘复生、汪家道，几个大楼，他们光讲“红联总”的棒子队，就不讲“三司”的铁棍子。“三司”在军工住了许多人，我们的思想要统一，步调要一致，军工边世口确实别有用心，他有后台，他说北京红代会支持他……

### 826. 周恩来接见财贸联委、财贸各派代表的讲话(摘录) (1967年7月1日晚 中南海会议厅)

听说你们要联合召开庆祝党诞生 46 周年大会，什么时候开？多少单位？(众：时间未定，有 26 个单位)好，总共 26 个。我经常讲过，有对立面不是坏事，不要一听不同意见就紧张，失掉信心。只要不打架，在一些问题上争一争，有什么不好？可以推动事物前进。双方大方向一致的，要求大同，存小异，合了以后，也有矛盾，具体问题可以在内部商量解决。你们为“七一”联合召开大会，这是最好的题目，这是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央的三个文件、《红旗》社论，要认真学习、宣传。你们参加会的单位，还可以扩大，小的组织也可以参加。26 个，再加几个有什么不好？不要单从人多人少看问题，人多观点不容易统一，人少意见容易坚持，各有短长。你们同意一起开会，我一定去，坐一会也行，不可能时间长，起码一刻钟。我可以为你们借场地。

### 827. 王力在云南接见军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日)

我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支持革命干部，支持革命群众，把他们支持起来，建立革命三结合，我们胜利了，我们就退出来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所以我们最无私心杂念，只有一个目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无限信任我们，我们应该信任军队。从军管第一天起，军管就是为了不军管，最强的军管就是为了最快的不军管。支持革命的起来，搞好老、中、小三结合，毛主席讲一定要有小将，但现在叫小将挂帅也不行，老干部不能都打倒。把三结合搞起来，一定要打破框框，二十多岁的人可以做事，二十多岁的优秀的可以担负领导工作。我们这次来解决云南问题，毛主席没有忘记带红卫兵。毛主席处理每件事，不要看成是个别问题，一定要看他的伟大思想。我们一开始就要搞三结合，不要等三结合起来了，再搞三结合。

### 828. 戚本禹对文艺界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日凌晨)

要作青松，松柏长青：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议成立节约检查小组，你们成立了没有？这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防止新的掌权者变成修正主义者，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也不要作桃花，只能开一个月，要作青松，松柏长青嘛！它有坚定性，要经得起考验，不要革了几天命就完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关于毕业生问题：

毕业生要服从国家分配，叫他们安心搞文化大革命，将来有一批人要留在学校继续搞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毕业，还要有好的业务水平，起码九月份以後才能谈这个问题，斗批改还没搞它嘛！如果家里生活很困难，可以预发工资，等搞完文化大革命再走。

### 复斗批改之课：

是不是你们几个学校开课，复斗批改之课，改变散的状况，现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和各地形势不同，有条件开课。根据文艺口的情况，我们考虑文艺口可谈复课问题。暑假就不要放了，今年就不回家了，回去说一下，不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毕不了业。分配时，是一批一批地陆续毕业，越想跑越想毕业的越是跑不了，首先要回到学校里来。

回学校以後，按班级、组织两方面活动。要建立考勤制度，每天到校要登记，经常不上课的学生我们就不要。老师们也要上班，老不上班，就不开工资。完全依靠自觉不行。自觉和制度是对立统一的，都自觉就没有制度了，到共产主义还要有制度。

复课以後干什么？复课马上学习不行。主要搞斗批改。上斗批改课，可进行小组、班级、组织活动，你们自己安排。班级活动起码两小时，组织活动可以六小时，可安排个人活动时间，主要搞斗批改，还要练基本功，江青同志提出来的，唱歌的要天天唱，长期不唱，就很生疏，不熟练，成天唱歌，不关心运动，更不行。思想不革命化，就不能分配你工作。六小时到七小时搞斗批改，一小时到二小时练功。斗批改要分配人搞专案。这个月斗，下个月批，要批得对，批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要研究一下是不是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要看是不是站在反动立场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也不能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学术权威就是反动权威。不要把革命权威打成反动权威。你们要敢革，又要敢保，要敢保革命权威。我就敢保革命权威，我就保劫夫。他们中间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你们要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排队。最後就是改了，要研究今後如何学，要研究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要研究如何创作，要搞样板，七、八月主要搞斗、批，在外的都回来。斗、批搞得差不多了，都要搞总结，小组搞总结，九月搞不完，搞到十月，总结通过了毕业。

## 829. 王力在昆明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日)

我们到云南的这几个同志，我们本身也是一个“三结合”，有干部，有军队同志，有红卫兵小将，这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组成的一个“三结合”班子，到你们云南来当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对云南问题很关心。毛主席提出来，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毛主席坚定地相信，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动手把云南的问题解决好。

我们感觉到，从今年四月中旬以後，我们昆明的同志们，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些同志们嘛，没有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一直到现在的形势。今年四月中旬我们的伟大领袖向全国的人民发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口号，这是一个根据当前的形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一个口号。

一月二十八日，发布了八条命令，这八条稳定我们的部队，也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八条就是一个“拥军”的八条。发布四月六日的十条是“爱民”的十条。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爱民”问题，它是军内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处理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处理同革命群众关系问题的“爱民”。因此，从四月六日以後，全国的形势很快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势变了，新的问题冒出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了。根据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这一伟大的号召，你们两大派的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来冷静地分析一下云南的形势。根据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口号来认清我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人民解放军，同昆明的军区，同云

南的军区的领导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

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个问题：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昆明的以及云南的两大派的关系问题。这样为什么毛主席说相信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能够同志们自己解决呢？就是说同志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在“拥军爱民”这个伟大口号下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正确的轨道，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紧地沿着斗争的大方向前进。

现在据我们知道的，我们这一次来学习的，同志们给我们上了一些课，军队内部的问题，已作了比较好的解决。昆明军区的同志、云南军区的同志，都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云南日报内部两派的同志，同昆明的“八·二三”同“炮兵团”的同志，已达成了协议，达成了很好的协议，明天就要出报了。毛主席希望云南创造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范例，自己解决云南问题的一个范例。

### **830. 陈伯达对教育部的重要指示 (1967年7月5日晚9:30—10:15)**

你们有几派呀？(两派)你们每一派都称其他派是保守派，是吧！自己是革命派，其他的都是保守派。可以不可以改变一个观念，承认对方除了个别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革命派。我现在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争取你们的革命的大联合。我希望你们哪，各派搞一个大联合，怎么联合不起来呢？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联合起来！凡是拥护毛主席思想的，都要站在左边来！看看要花多少时间整风、做自我批评，在适当的时间里面，你们各派派出代表，比方一派派出五个代表，或是三个代表吧！搞一个联席会议，好不好？交换意见看怎么样子再回来报告你们的那一派，让你们这一派讨论讨论，看你们和对方协商的结果如何？开政治协商会议呀！(笑)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各个造反派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考虑啊，组织五十来个人的班子，组织一个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建国以来学了苏联，有个缺点，国家的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太庞大了。像教育部，过去还是两个教育部是吧？现在合起来变成一个教育部了是吧？但是人是这么多，我觉得五十个人就可以管全国的事了。连做饭的，五十个人，作饭的一、二个人就够了！扫地自己扫，不要旁人扫，咱们老头子以後也不扫了，五、六十岁的人可以不扫了。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可以扫地还是要扫吧！清洁卫生自己搞，赞成不赞成啊？这五十个人经过选举，选上就选上了，选不上也不要唉声叹气。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上了，不一定一辈子的铁饭碗。我们这个由群众选举出来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代表，如果作的不好，如果不能胜任，还是可以随时撤职的。他如果是不能工作了，做的不好了，随时可以罢免他。

### **831. \*毛泽东在接见×××会议全体人员后的指示(1967年7月7日) (见《系年录》第九十二卷)**

### **832. 李再含对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军管办公室代表的讲话 (1967年7月7日)**

四川，中央已经有了一个十条，要搞得好，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机构筹小组。这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慎重考虑，严格挑选，以张、梁、刘、张四同志为首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是信得过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信任的，我们就应该相信，应该支持。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听毛主席的话。主席信任的，我们就要信任，没有错。理解的要信任，不理解的也要信任。这几位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筹备小组在短短的时间里，应看到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应看到在筹备小组领

导下作了艰巨的工作。

我们应看到成绩是主要的，有些问题、缺点甚至错误是难免的。这样大一场革命斗争，不犯缺点错误不可能。问题是所出现的缺点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的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合乎实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执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性质不同，谈不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也是难免的，是无产阶级内部的问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红成”有二个错误看法。第一：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红成”却认为李井泉已经打倒了，革命的对象已不是李井泉而是革筹小组了。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红成”认为根据《文汇报》社论，现在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他们要反对，这也是针对省革筹小组，他们认为是进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大家知道刘结庭同志同李井泉的斗争就是反对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难道过了这几天，刘结庭就搞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不能令人相信，不合逻辑，也不合乎事实。《解放军报》社论提出两个司令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应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对他们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应从爱护角度出发，进行帮助，不应该拆台。不应站在对立的立场，不应看笑话，应该善意批评，积极支持，这样做欢迎的，也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拆台，对立看笑话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更不应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虽然我们没有，但应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是宗派斗争，刘邓路线在组织上反映出来，就是他们搞小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把他们的亲信和叛徒集团安插在中央全国各地领导岗位上，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不能搞宗派，搞山头主义，这些东西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要解放全人类，没有这样的气魄不行，几个人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允许搞这些事。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刘少奇就是任人唯亲，为什么全国有那么一小撮，就是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产物，有那么一条黑线是客观存在的，结成死党，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搞资产阶级那一套，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按他们那一套搞下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变了，变成资产阶级的了。

### 833. 叶剑英谈国防科研

(1967年7月8日)

1949年毛主席就指出：要尽一切可能扩充自己的炮兵。林副主席也提出：在政治、军事、技术落实各方面都要加强战备，争取在尽短的时间内使得武器装备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有了新的武器装备，我们部队就如虎添翼。我们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核武器的飞跃发展就是例证。尖端、常规都要发展。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主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但也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次部队反映，要尽快搞出新的装备。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技术装备赶不上人的思想，这个矛盾，要力争尽快的解决。聂副主席很重视同志们的意见，他正在抓。武器装备不能很快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路线不断受到刘、邓、彭、黄、贺、罗的破坏干扰。毛主席1964年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氢弹爆炸外国就很紧张嘛。刘、邓、彭、黄、贺、罗，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搞的是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反动的反动路线。同志们都知道他们是不积极支持研究设计的，彭德怀说什么“你打你的原子弹，我吃我的山药蛋”，罗瑞卿还有句谬论“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完全依靠外国搞仿制，对尖端任务说什么“能安排则安排，不能安排则坚决不安排，工厂有权利，……错了，我负责任”。看，多嚣张！贺、罗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主席说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搞秘密活动。贺龙这一生专搞秘密

活动的。毛主席说要打倒山头主义，贺龙偏到处树自己的山头。贺龙几十年做了不少坏事，就是扶植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与刘、邓接触结合的非常紧。他们就是抓枪杆子。他们是有阴谋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罗经常排挤、打击聂副主席，他多少年来一直受打击，不管是受多少气，他还是这样艰辛地工作。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党性很强。特别是彭真打击他二十多年，聂副主席闷在肚子里，去年才讲出来。贺、罗一直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 **834. 王力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8日凌晨1:50—3:50)

关于四川的问题毛主席是非常重视的，在去年十月，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当时对各个地方都没有讲这句话，就是对四川，毛主席指着李井泉的鼻子讲：四川出了问题你负责。

(1) 越是修正主义压迫，越要出革命干部。四川是个很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有很重要的三线建设，长期以来成为邓小平、李井泉、贺龙(谢：还有罗瑞卿、杨尚昆)他们这一小撮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一个基地，因此，四川这个地方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被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社会主义的领导统治得很黑暗，压制革命干部，压制革命群众最严重。四川这个地方正因为李井泉的长期黑暗的统治，所以毛主席、党中央坚信这个地方一定出革命干部，一定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毛主席思想的干部，它越是修正主义的压迫和统治，越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广大的革命群众也一定能够锻炼得很坚强。所以在十一月一次工交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大范围的会议上，公开地点名批评李井泉是个大黑帮。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李井泉这个人是很阴险的，一句真心话没有向党讲过，同他亲密的、搞到一块的都是些黑帮：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贺龙。长期以来，他是刘邓司令部的四大黑帮、大坏蛋，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

(2) 既要联系，又要超脱。部队怎样支左？李再含最有研究，最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对于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支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切革命行动、革命口号都要支持。不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里存在的、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潮，错误的口号、错误的行动，不能支持。相反地，应引导、批评，充满阶级感情，充满对他们的政治上的关怀来进行批评。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人民解放军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陷入到派性斗争中去，要站得比他们高。既要联系，又要超脱。革命主流总是不断前进的，我们要紧紧地掌握斗争大方向，不断分析阶级斗争总的形势。

### **835. \*康生在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7月13日)(见《系年录》第九十三卷)**

### **836. 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3日)

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大体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大家要求见首长，心情可以理解。总理很忙，中央文革小组很忙，整天通宵达旦。八万人进京告状，北京一天安排很多接见，解决各省问题，过去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中一块和一个省谈，现在不行了，只好分成几摊一块谈，伯达同志抓了江苏，还有高教，很忙。我找了他，

他说：要自己动脑子想问题，我就是去，条子一堆，一个也解决不了，要从群众中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这些人搞久了，我搞了三十多年，运动参加很多，这还是第一次，只好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要相信群众，不能吃现成饭，自己去解决。

在座都是老同志老干部了，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轰，越逼我们越冷静，越沉着，有的地方，如唐山、湖北、石家庄，坏人逼你表态，然后叫你犯错误，沉不住气最容易犯错误。

国内形势大好，这次氢弹，不是一般，不是美国、苏联那时第一个氢弹水平，而是先进水平。农业收成大好，夏季丰收，秋季基本定局。

文化大革命要看主流，不要听马路新闻，北京是左派已占优势，大家不要急，不要怕，不要压。

不要急，就是慢慢摸。山西解决快了一些，现在大武斗，刘格平、张日清天天在京西宾馆解决问题。山东一开始做错了，中央一帮助，杨得志很快扭过来，形势就大好。

不要怕，就是学好“老三篇”，破“私”立“公”，学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根本。搞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干部站出来，搞大联合，现在派别很多，工代会也有派别，我们不要乱支持，更不要抓人，当然罪大恶极的要抓，主要是靠教育。工代会有问题，也告急，要我们保，我们说主要靠内因。

不要压，就是要说服，做思想工作。上海工人左右局势，北京工人还不能左右局势。不要急忙表态，可以思想上有一个倾向，可以双方做思想工作，讲联合，讲策略，不要怕人家说你和稀泥。

### 837. 总理办公室吴斌传达总理对西安的指示

(1967年7月14日上午)

-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现在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辉有意见。黄、胡两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接电话人：交通大学李世英

七月十四日上午

### 838. \*康生关于军队支左的讲话(1967年7月15日)(见《系年录》第九十三卷)

### 839. 谢富治王力在重庆接见三方代表讲话的主要精神

(1967年7月15日)

十五日清晨3—7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在重庆接见了两派代表，王力讲话，主要精神有如下四点：

- 一、54军是毛主席的部队，中央是信得过的，也是第一个向中央检查支左的错误的。
- 二、不能把2—3月份的情况提到4月5月份，现在揪赵永夫式的人物是错误的。
- 三、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谢副总理插话：立即全面制止武斗)。
- 四、三方面(“井司”、“保革派”、“砸革派”)都要作自批评，首先“井司”做自我批评

(“井司”兰亦农副政委立即插话说：我们首先检查，要在什么范围就在什么范围检查)。王力对“砸派”讲：你们提的过左了一点，有些过激了。对“保革派”讲，你们压制了“砸”派，今后不能再压制了，我看你们的大字报骂“砸派”就比较多。

## 840. 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礼堂的讲话记录(摘要) (1967年7月16日凌晨)

关锋同志：今天开会，讨论大批判的问题，讨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大批判问题，从政治、思想领域内把他们批倒批臭，清除他们在各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大立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批判，要发动广大群众，在座的同志要努力。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现在我讲两句话(开玩笑的意思)，《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同志来了吗？红代会、学生运动的四大领袖来了吗？(众答：来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破剥削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要在批判中，大破大立。在大批判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使毛泽东思想树得更高，使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占领各个阵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太长，简称“走资派”。现在还有不少的走资派的垃圾堆，要扫除这些垃圾堆，要搞大批判，在思想阵地上、理论阵地上，把这些走资派、剥削阶级思想批深、批臭。就是刘、邓、陶，现在还没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了，《红旗》杂志开始写了几篇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最近还有一篇批判他的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经济道路。你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搞资本主义。下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批判，有这些垃圾堆供我们批判，对我们大立毛泽东思想有好处。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要搞一个大声势，要搞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一个非常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从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开始。(你们不要记了，我向来反对记，你们记的没有一个相同的。)

中国无产阶级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大事，很多人要提到这里面来。要把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斗臭斗垮，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批判这件事情，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时候还不大会搞，列宁同志就谈到这件事情，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批评当时的一些文章写得枯燥无味，说还不如十八世纪无神论的一些作品，所以列宁主张大量翻译一些无神【论】的作品，(伯达同志是指列宁这样一段话：“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于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这说明无产阶级要批判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使大家都喜欢看。我们看毛主席的批判文章，每一篇批判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有批判目标的，我们大家写文章都是要有针对性的，要像毛主席的那样文章学，还要花很大力量，要向毛主席学习，写批判文章，毛主席讲整了三风，写了《反对党八股》，因为写批判文章不容易写。思想的语言、思想的内容是一致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现在要学会批判，从批判走资派开始，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就是要搞“走资派”，“走资派”他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刘少奇不是以《论党》出名的吗？《论党》还没有人批嘛！你们清华大学搞了一个一百例，很好，形成文章还要有一个过程。一百例是积极准备材料，这是良好的开端。但是是一个小小的开端，要写成生动有力的文章还要下一定的功夫。现在思想阵地、理论上的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运动提出来的，批判刘少奇是实际运动提出

来的，经过脑子的思索，形成理论，形成书。我个人更落后于思想的阵地、理论的阵地。但是人的要求总是无止境的，你们比我们进步，我们要求你们更进步，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要求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思想的花、理论的花，世界上没有的花，是可以这样做的，毛主席、列宁就是这样做的。写文章不如指导运动愉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跋中就说过这样的话(伯达同志指的是列宁这样一句话：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国家与革命》是没有写完的。一边革命，一边写文章。理论上的批判是可以的。列宁八个月写出很多作品(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边革命边写作品。你们不是脱离运动，脱离浩浩荡荡的大革命，而是在大革命运动中提高自己的智慧，进行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照耀各种牛鬼蛇神，首先是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照耀它们的原形。怎样照耀？要在他们的言行中，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看出他们的各种丑态，文章是可以挖苦的，搞臭就要挖苦，挖苦的很有风趣的。鲁迅的文章就是这样，挖苦而又风趣，可以嘲笑辱骂，但是让人看了思想开朗，在大斗争中，同时学会思想理论的批判，首先学会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批判得非常有力，像《红旗》杂志那篇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那样。

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很多很好的文章，看出了我们伟大的希望，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能够发现问题，你们现在是早晨的太阳，精力饱满。不睡觉写文章是很困难的，适当的睡觉是必要的，我赞成八个钟头的睡眠，这是做好工作所必须要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反对广播车(伯达同志开玩笑地说)。但没有广播车，能睡好觉，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搞好批判。走错路是可能的，走弯路而且是很弯的路也是可能的。取消广播车，就是让大家很好地考虑问题。(下面伯达同志举他到天津的例子，略。)

现在大家要动脑，忙于思索，要像毛主席说的“善于思索”。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毛主席给延安《新中华报》题字，只是两个字：“多思”。“多思”，就要有一定的条件，这样大批判就广泛地很好进行。

要晓得北京在理论上、思想工作上，落后于上海，比上海落后，大大地落后。北京是首都，不出几篇好文章简直不行，说不过去。上海好是好，但外国人不大注意。

刘少奇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批判。世界观的问题就可以写很多文章。你们对刘少奇的哲学观点、世界观的问题都没有批判(关锋：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批判。)“阶级调和论还是阶级斗争论”、“投降主义还是革命路线”、“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很多题目可写。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剥削有功，资本家可以演变到社会主义”。《论党》，他的党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的党还是无产阶级的党？他讲“纪律”，说驯服工具论。列宁说的有自觉条件，所以林彪同志提了三个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驯服工具论是提倡奴隶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提倡自觉。你们可以排排队，一个例可写一篇文章，要有立论，不要空话连篇。邓小平是有东西要批判的。陶铸是“著作家”，是不是值得一提的“著作家”。

斗争与思想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是可以结合的，毛主席的许多文章是在斗争中写的，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天不是在斗争中的。现在出了毛主席选集，党内的东西还很多，不会比列宁少。这样斗争，会斗争得更好，批判得更好。这样不断提高我们思想的水平、理论水平。不搞思想工作、思想批判，我们会有片面性的。必须搞思想批判，使我们的思想提高，批判促进我们的文化革命，使它更好地前进。

张春桥：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形势很好！我不大同意说形势不好，没有理由悲观，应该乐观，包括南方有些省份，农民进城，有的地方开枪镇压群众，这样的形势并不说明我们的形势坏了，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壮大了，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既不能得到工人的支持，也不能得到学生的支持，只能蒙蔽一些不明真象

的农民，但农民是要革命的，这种蒙蔽不会很久。实质就是这样，这说明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别的出路，到了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非常虚弱。这样看问题可能比较实际，当然在这样的斗争中，有些学生负了伤，死了，在这样的大斗争中，一点代价不付是不可能的，但比红军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比哪一个战争、战役，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这样的看问题就不会悲观，越是这样的情况越是证明文化大革命正一步一步趋向胜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看到毛主席的教导，看到政权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政权的问题，夺了权的，要想到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夺了权的，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不管在哪种条件下，革命的大批判是必须抓紧的中心环节，已经夺权的地方就更加明显，如果不把刘、邓这些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真正批臭，那么夺取的政权就不会巩固，更不用说没有夺了权的地方。现在有些造反派总是有个想法，总认为他们(指刘、邓)是死老虎，实际上“走资派”还在走嘛！还在活动，还是活老虎，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是代表，把代表人物的思想批臭了，其他人的思想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这对提高我们的思想、战斗力也是很有好处的。千万不要认为是死老虎，不用说刘、邓，老实说就连彭德怀也还没死，特别是现在有些小将对庐山会议都不知道。十几年来，彭德怀有大量的小说、书、电影，大量地宣传他，但现在有几篇是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呢？冷落连点名都没点，直到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才点了他的名(指纪念《讲话》的文章)，他现在就死了心还天天想着要兵权，是国防部长嘛！像彭德怀这样的人物，还没在人民中批深批臭，高岗、饶漱石也还没批判，一大批反党集团的头目(伯达：也是一小撮)，一小撮走资派还没进行深入的批判。这些人究竟有几个批判够了呢？那一个也不够。在首都，批判彭真，最近《北京日报》多了些，但较零碎，系统的深刻的较少(伯达：文章要有集中的概念)。《前线》发刊词是他们的修纲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文章写得好。需要批判的上十个人，特别是刘、邓，尤其是刘少奇。现在很多造反派战士有些消极，目标不太集中了。逍遥派，实际不逍遥，他很苦闷，现在的逍遥派不动脚、不动脑，动手，打毛衣、装无线电、搞“三线”。因为我们的大批判不搞好，全国就看不到目标，目标不集中，看不到敌人，就会影响士气。所以要集中力量对准一小撮，不要把大批判看成可有可无的，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不下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巩固，现在他们都在翻案，那一个都不低头，都没有死心，要集中在大批判上，看到主要的敌人，把他们打垮。这是目前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大联合、三结合才能搞好。

关锋：讲几个意思是现学的，看了你们的《革命红卫兵》49号，学了一点东西，从你们这个报纸说起。

“……”这一段很好，我们决不能放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警惕性，必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调动智慧，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把刘少奇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千万不能认为他们是死老虎。他们是活老虎，人还在，心不死，还有爪牙(伯达：就是人死了，思想还没死，孔子到现在还没有死)。是代表他们的阶级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去年有这种说法，那一个点了名，撤了职，就认为是死老虎了，再抓一个活的，其实并没有死，真正地从思想理论上批臭批倒，在全国在全世界人民中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的认罪书是个反面教材，想到这一点很好，这当然是个反扑。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没有死，不能麻痹，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智慧，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大家想一想，如果将来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当中搞臭，时机成熟，他们要复辟，他们上台，管你什么“团派”、“414派”，“你造了我的反，我就要杀你的头”(指刘、邓之流)。我们的革命同志要有这个觉悟，没有这个觉悟就很危险。

第二段话“内战必须停止，逍遥派必须起来战斗……”。我们革命派之间打内战，刘少

奇就高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高兴，我们看不到敌人，或者把敌人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成死老虎，这样就没有斗争目标，没有方向，就打内战。求大同，存小异，大同是什么？忘记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找不到大同了，把那些次要的非原则的分歧，看成比天还大，就会把次要矛盾摆在主要位置。革命派之间有些是原则性分歧，有些是非原则性分歧。就是原则性分歧，比起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来说也是次要矛盾的。当然革命派之间的原则分歧也是有是有非的，但离开了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是大非，那革命派之间的小是小非是争论不清楚的。在共同对敌的前提下，要深刻地领会更好地运用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来实现大联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正确的。我们的革命小将，在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有成绩，要把力量、智慧集中起来对待刘少奇，脑筋要化在这方面。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当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是最大的道理，各派的分歧，各有各的道理，就是对的道理也要服从大道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这是战斗任务，历史任务，是重大的、严重的战斗任务。现在不好好批判，如果搁上十年、二十年，那些家伙要翻案。在座的可能有的同学斗不过人家，有些情况不清楚，道理搞不透，大批判是严重的战斗任务，也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第三段“这场大批判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斗争”，这很对，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也是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透了，对我国防修反修，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有极大的作用，对推进世界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也起极大的推进作用。刘少奇这伙在国际斗争方面，推行“三降一灭”的路线，扑灭各国人民的斗争，他们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推行这条路线。比如，对缅甸共产党，他们给搞了一个纲领，强加在头上，要缅甸共产党走议会斗争道路，交出武器，但缅甸共产党顶住了，没放下武器，搞武装斗争。对刘少奇这一套进行彻底的批判，对亚非拉人民的解放事业会起很大的作用。对刘少奇这一套，我们要做系统细致的研究，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加以分析，抓住要害，短兵相接，进行斗争。(伯达：文章不一定很长。)

刘少奇在我们夺取全国胜利之前，他主张什么？他主张走议会道路，也是机会主义、老修正主义的道路，反对武装夺权政权，把军队要给国民党。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正是他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要把我们的党改造成议会的党、合法的党。反对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我们的党，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在全国胜利以后，刘少奇搞资本主义，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四大自由”，在农村中，让党员带头剥削，反对合作化，搞富农经济，搞“三犁一马一车”式的中农，还有这样的中农吗？据东北调查，没有二百亩地是不行的，实际上是富农、地主。党员可以剥削，什么时候共产党允许党员剥削，他是要把我们的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比当年的布哈林还布哈林。当年，布哈林有一个口号“商人、富农发财吧”，刘少奇也是这样，让资本家、富农发财。在我国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刘少奇就搞复辟，搞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他有一个理论：没有拖拉机就不能实现农业合作化，这是第二国际的“生产力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用这个理论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在夺权前，他反对我们夺权。夺取政权后，他反对我们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他就搞复辟、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他是道道地地的老修正主义分子。这一方面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调查研究。大批判的过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批的好了，毛著学习也就好了。

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大批判搞好，完成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任务、历史任务，我们的革命同志也一定能够提高一大步，提高头脑中毛泽东思想水平，锻炼成为可靠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戚本禹：走资派不是死老虎。纸老虎是对的，但不是死老虎。刘邓是吃人的野兽，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彭德怀是野心家，原名叫彭德华，打过毛主席、林副主席。贺龙是土匪，他要当皇帝，叫真龙天子，他若得势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主义。我们现在不批倒批臭他们，就要犯历史错误。不打落水狗，狗跳上来就要咬我们。我们不能丧失警惕，不然他们就要复辟，就要把中国人民埋在血泊之中。

彭德怀还在每天锻炼，打太极拳，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你们要联合起来掌握大方向，搞好斗批改，这才符合毛主席的大方向，不会犯错误。

首先是各报纸、广播电台要制订计划，要把这当成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二，红代会要讨论这个问题，组织专门批判小组，《朝阳花》这部小说是吹捧贺龙的，要批判。第三，要加强材料工作，互通有无。第四，建议扩大批判联席小组，召集各校批判小组来开会，互通情报，由十个同志组成。《解放军报》赵一雅，《人民日报》唐平铸，《红旗》林杰、金钟群、李广文，《文艺组》金敬迈、郑××、潘世民、杨勇志、阎长贵。

#### 841. 高扬文讲话摘要

(1967年7月17日)

对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旧市委的批判还没有作到批倒批臭，还没有做到北京市七百万人家喻户晓。所以决定掀起一个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新高潮。这是我们的大方向，也是我们工作的纲，怎么搞法，我们初步有一个规划。

一、一方面要在所有的工厂中要开展大批判，大会也好，小会也好，一个工厂搞也好，几个工厂联合搞也好，一个系统搞也行，几个系统联合搞也行，要深入到工厂，要深入到家属，这是一个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这次批判，在机关也要开展，旧北京市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机关里散布了很多毒素，郑天翔、贾庭三这些人在工交系统放毒较多，万里、梁正中在城建系统放毒，这个批判就要在机关里狠搞。

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各局干部都可以参加，如各局的科长、处长、局长都可以参加。面对面的斗争，面对面的审判、揭发。这样更容易抓住关键，把他们打倒。

工交集中搞彭真、刘仁、郑天翔；城建集中搞彭真、刘仁、万里。彭、刘是共同的，其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批斗。

我们要停止内战，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样方向就对了。应该以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起来成为这次大批判的领导，吸收对立面参加，共同批判，也可以让他们发言，揭发问题。

#### 842. \*周恩来在武汉、湖北军区干部会上讲话摘要(1967年7月18日)

(见《系年录》第九十三卷)

#### 843. 康生接见河南代表讲话

(1967年7月18日)

河南省军区的检查报告送给中央。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经过中央同志，经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报告是六月二十七日报来的，为什么二十多天才向同志们宣布呢？因为中央需要研究讨论，还需要批示。另方面，也要和军区、野战军的同志议论；同时，也吸取各方面代表的意见，当中也听取何运

洪同志、徐文礼同志他们的个人检讨。这个报告说：自从介入文化大革命，方向就没有搞对。就是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既没有作全面系统的了解，也没有作阶级分析，就错误的把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军区没有在上边真正对准刘、邓、陶，在中南真正对准王任重，在河南真正对准省委内坚决执行陶铸、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把次要的看成主要的，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看成走资派的御用工具。群众组织里边这个或那个战斗队可能不大好，保守、不纯，但是，把整个群众组织说成御用工具，是对广大群众的污蔑，不符合毛主席讲的信任依靠广大群众的指示。用解放军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告全省人民书，宣布一个群众组织为非法，这种现象在全国可以说没有。二、三、四月间他们有许多机会改正错误，可是他们坚持错误对抗中央指示。大方向是什么？首先一句话，就是只有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军区犯错误，不是在这个那个问题上，而是在总的问题上，二、三、四月间继续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最最严重的问题。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事件发生以后，毛主席就立刻指示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来解决河南问题。这指示不仅是对河南问题，而且对全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教育了河南省军区，而且也教育了我们的同志。主席再三指示，要双方，就是说不是来一方，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们遵照主席的这个指示，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各省军区广大群众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针。但是很可惜，这样重要的指示被省军区坚决拒绝了。省军区不来，要来，只是要一个方面来，为什么不来呢？他们说是有意识的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一种事实，向中央说明他们这种办法是对的。这不仅是实际上，而且事实上就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写的还不够尖锐。无数事实证明，上抗中央的时候，必然下压群众。因为毛主席是代表群众的，毛主席是同群众心连心的，上抗中央，必然下压群众。

**844.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对河南、武汉形势的重要讲话(1967年7月21日)**  
(见《系年录》第九十四卷)

**845. \*江青在河南代表团会议的重要讲话(1967年7月22日)**  
(见《系年录》第九十四卷)

**846. 周恩来给傅崇碧的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3日)

转告李钟奇司令员：  
北京的学生不要打“红成”的，“红成”的应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要打架，快点回成都。

**847. 谢富治对地院“东方红”负责同志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3日)

请告诉王大宾同志转告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四三”派的同志们对“红成”这一些斗争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过分和他们闹。“红成”是不同意“百万雄师”的。请马上把大学、中学的调回来，可以留少数人作工作，“红成”只不过有几百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和他们大干，在武汉他们是拥护中央路线的，所以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对他们采取同志式的工作。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是经过研究决定的。

**848. 谢富治接见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中学红代会核心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24日晚)

我们这次出去，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派我们出去的，我们到了成都、重庆、昆明，后来到了武汉，我们到那里去是向革命造反派学习的，一路上比较顺利，得到王力同志和革命小将的帮助。

我们到重庆情况比较复杂，分两派，看来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有一派是犯错误多一些，一派是错误少一些。到武汉“三钢”、“三新”、“工总”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把“工总”打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五百多人，但不久以后就放了，头头没有放，头头是我们叫他们放的，为什么武汉的革命组织叫钢，是因被压，才改名的，我们去的第四天，准备座谈，我们到了武汉“工总”那里，我们和总理一块去，总理没有公开出席。第四天王力同志有一个讲话，我也讲了，开了一个扩大会，有“独立师”、“百万雄师”、“三钢”和“三新”，还有外地造反派，统统接见了，我们都讲了话，开了广播，全武汉都知道，“百万雄师”知道了来砸，来了上千人，伙同军队中一小撮干的，和他们坐了汽车，车上架了机关枪，“百万雄师”戴了钢盔，拿着梭标、刀子，号称140万。

他们矛头不是直对着我和王力的，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把矛头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是无比仇恨的，因为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毛主席、对林副统帅无限热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都是很好的，我们对这样的同志要拥护。他们竟敢公开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刀，对我们开刀，他们也不敢公开干，只好一个一个开刀，他们提出要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周总理有四点指示，第一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第二，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第三，“工总”要翻案，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司”有点偏保。周总理没有公开讲，我们讲了，都加在我们头上，他们到处造谣，说王力如何如何？武汉1000人包围了我们，中央警卫团十几个同志跟我们在一起，王力被抢走，被扣，我没有被怎么样，他们在门口喊打倒谢富治，他们拿刀子、枪都蹲在门口，我们没有下来，如果不出这件事，我们要到“百万雄师”那里去，那就危险了。

武汉这件事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独立师”他们干的，武汉的消防队他们拿刀杀人，河南出了我的大字报，特别多，“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我们把“二七公社”放了，他们对我们特别恨。

昨天一行动，一广播，武汉就也较平静了，军队起来造反了，“百万雄师”起来造反了。再发表几个声明，他们就分化了，谁反对中央文革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是纸老虎，靠欺骗宣传。

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对武汉形势特别关心，我们同志要紧跟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我们北京大规模游行，是自发的，毛主席说“很好！”中央文革也表示赞成，把这件事不能只能看到谢富治和王力的事，谢富治小得很，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着武汉的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不能侵犯，我们矛头要对准陈再道，对准一小撮，明天下午要开百万人大会，工人、农民要讲话。

有一件事要告诉同志们，有坏人来北京，在京西宾馆，北航的去游行示威了，我们也可以去游行，我们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注意一小撮。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一小撮，“百万雄师”不能叫“百匪”，只是一小撮坏人。我们北京还有一小撮“百万雄师”，把他们集中起来，给他们做工作。大学红代会要做思想工作，不要太简单了，是政治斗争，三军要组织一个班，做武汉来的一部分军队的工作，这件事我负责，我们同志要紧跟中央文革。

#### 849. 康生、关锋批评张日清

(1967年7月24日凌晨接见山西代表讲话摘录)

关锋：无论从爱护张日清同志出发也好，不要再把山西变成独立王国也好，都需要对张日清进行批评。张日清同志掌握宣传工具，根本不象话，和刘格平共同接见群众，标题上标出张日清不标出刘格平。《山西日报》成了一个派别的报。《文汇报》有好多好社论《山西日报》不登，偏偏登了一篇相信人武部的。“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不是说那些同志都坏了，是说罗瑞卿的影响没有肃清。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红总站”一些组织，开所谓控告张日清大会，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我们认为第一个口号很好。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警告实在应该，我们警告过好几次，这是爱护张日清，赶快刹车。张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还是很不够的，帽子不用戴那么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核心小组、军区的同志，是对他进行帮助。主席讲支左工作中支错了改了是认识问题，不改坚持错误是立场问题。

康老：同意关锋同志讲的。听了张日清同志的检讨，一、应当是欢迎，一个同志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就是检讨不充分，不彻底，还是要欢迎，而我们相信张日清是下决心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二、有三个希望：(1)初步检讨不彻底，还有没检讨的东西，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从那里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而观其行。”第二个希望，希望张日清同志做一点努力，把你五、六月份以来的一些话，想想哪里有什么错误，深刻想想对自己有帮助。说过去有战功，吃老本，这一方面是对的，有战功，但我希望，说过去不但有战功，过去也有错误。吃老本有两种吃法，一种吃法，一种是吃好的，一种是吃坏的。昨天河南刘建勋同志检讨，他是好干部，跟何运洪是根本不同的，他还从历史上检讨一下，说我过去有些什么错误，一方面从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检查，另一方面，开诚布公地把窗户打开，空气才能进来。我估计还有一部分力量支持你的错误的人，或者还有人要求你不要承认错误，或不承认路线、方向错误，顶多承认严重错误。我希望你们听到这种意见，千万不要高兴，那是毒药，吃上不舒服。你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象刘贯一那样的人吹捧你，现在不吹捧了，但是可以表示同情人。相反，有的人会对你施加压力。

(关：××军区的司令员，居然被他手下的几个小参谋绑架。)

康：他在中央开会时，承认了错误，一回去，一包围，就不承认了，怎么办？名义上被一般干部“绑架”了，两个星期司令员不见了，你说是他自己策划的。我看也未必，但是下边这么搞，他也满舒服，就跟上去了。你要防止“左”的，“张日清坏得很！揪走！”实际上你满舒服。你个人不要这样搞，别人搞你也要注意，如果你张日清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那刘贯一怎么办呢？他就拍你们二个人的马屁。依靠公、检、法、人武部、机关保守组织，你们那里有没有？我看你们的苗头和武汉一样一样的。张日清反对打砸抢，把打砸抢上得那么高，搞一下就是大方向错了。“百万雄狮”就是把“三新”、“三钢”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借这个名义把造反派压下去的。河南也是把“二七公社”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张日清，从你的讲话看，说到“红联站”，就说有点打砸抢，改了就好，说到“红总站”，就是路线方向的错误，莫怪人家说你打一派、拉一派。

## 850. 戚本禹给新华社革命同志的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4日)

我对新华社工作有几点意见，能转告新华社革命同志，作为研究问题参考：  
我认为新华社革命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很多记者同志在两条道

路、两个阶级斗争中很英勇，应该表扬。但是现在在新华社内部黑线影响是否肃清了，革命是否搞好了，新华社各部门领导权是否是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我有怀疑。突出一点，是你们那里可以向黑线司令部提供绝密情报，但不向中央文革等同志或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反映情况，例如“××××”“××××”绝密文件可以发给华北局、西北局以及中央各部门另外一个司令部一些人物，但不发给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还有这样的现象，是很奇怪的，希望你们向中央文革作检查，请王唯真同志抓一下此事。

### 851. 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二次电话指示 (1967年7月24日晚11:50)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翟怀明同志电话转达：

今天下午戚本禹同志电话意思是协助新华社革命群众检查××部领导是否在王唯真同志领导下，而不是要王唯真同志作检查，请新华社革命同志特别是参编部革命群众协助王唯真同志作好这一工作，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是我们一起商量过的。

王力、关锋、戚本禹

### 852. 中央首长关心武汉造反派 (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城楼上对“钢二司”一女战士的讲话)

林副主席称赞武汉造反派说：“好，你们干得好。”“钢二司”代表向江青同志倾诉武汉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时十分激动，不禁热泪盈眶。江青同志亲切地说“好，好，不哭，你们战斗得很好！”

周总理指示：“你们在京的武汉造反派要杀回去，回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待保守组织，要分化瓦解他们，不要采取报复态度。”

谢副总理嘱咐：“你今天的发言是要代表整个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于是“钢二司”代表在稿子里添上“我代表武汉‘三钢’、‘三新’、‘革联’。”交给他看，他说：“你们要和‘三新’搞好团结呀！”王大宾同志建议：“你就把‘三新’放在前面吧！”谢副总理拍着王的肩说：“还是王大宾有风格。”然后又关心地问“钢二司”的负责人杨道远为什么没有来呢？应该通知他来，这是大会的缺点。又谈到：“在‘二司’司令部召集‘三钢’开会，为了想把‘三司’从陈再道那边拉过来，我找了两个‘三司’代表来，结果他们对总理的四点指示很生气，但又不敢反对总理，却把四点指示说成是王力的黑指示，要打倒王力，还发表声明要打倒我，这是他们硬要往陈再道那边倒。你们回去一定要和‘三新’搞好团结，过去你们的观点，虽然不大一样，但现在已经一致了嘛，他们也在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回去以后，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钢二司”代表问候王力同志伤势时，他说：“不要紧。这一次他们暴露了真面目，暴露得更彻底了，这样好嘛，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得越彻底越好。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加强团结，不要闹意见，不要闹矛盾，敌人还没有彻底垮台，任务还很重。千万要搞好团结，造反派之间不能再搞分歧。”

叶群同志鼓励说：“你们干的好，很坚决。希望你们保重身体。”

刘建勋同志说：“陈再道是个恶霸，他已经走向反面了。”

### 853. 周恩来对批谭震林问题作指示 (1967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就批谭问题对红代会北农大“东方红”负

责人冯兴旺同志作了指示。

听完冯兴旺同志汇报目前农林口形势后，周总理很关心地说：最近十多天我都在处理武汉问题，很忙；但我对农林口的情况是了解一些的，我很关心农林口的问题。秦化龙问题辩论很久了，但另一派不服气，我准备亲自参加一次辩论会。我已将秦的问题提交给中央了，根据中央讨论的结果，我准备把这个问题结束了。关于批谭震林，还是按你们前次提的方案开一个一千多人的会；会场我负责找，说过了一定算数。最近我正要找农办、农政的同志和你们谈一次，我最近就安排。

谈到首都“516 红卫兵”团问题时，周总理说：我已看传单，我就知道别人挑拨我和你们的关系，我坚决支持你们，这是不会改变的，以后还要支持你们。

谈到谭氏八大金钢之一李宗权在红星公社挑动群众武斗，要踏平“东方红”时，总理说：“踏不平的。武汉‘百万雄师’还没有把武汉踏平，他们怎么能把你们踏平呢！”

#### 854. 刘少奇该滚出来的时候，中央自有安排

—戚本禹谈揪斗刘少奇

(1967 年 7 月 26 日)

刘少奇从安源煤矿一直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你们批判不要限于建工学院和十七年。要从安源煤矿以来各个领域都要批判。

过去刘少奇插手的地方，我们都不能插手。他耀武扬威，他“蹲”的“点”不要我们中央文革插手，我们的观点是和他对立的。刘少奇曾公开讲：我蹲的“点”，你们中央文革不要来管。这次主席回来以后，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且在历史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还举了好多例子，什么北洋军阀了等等。七月二十九日他已经不行了，本来七月二十九日他应在人民大会堂作检查的，但是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这实际是对抗毛主席的。七月二十九日他的讲话有东西要批判，这里有要害问题，你们可以从这儿入手。把七月二十九日的讲话和他在你们学院的讲话对照起来，一起批。八月二日他到建工学院来了，他通知了陈伯达，刘少奇从来不重视中央文革的，主席批评以后，才迫不得已通知中央文革来，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东西。后来陈伯达同志让我来了。刘少奇八月二日到你们学院来，来的时候，你们还排好队等他，他还是老爷架子，他到你们学院来，感情还在工作组方面，他是来捞稻草。我一去就和你们的工作组干了一家伙，我吃饭的时候，看见水缸上画有“大游鱼”，我就知道你们是抓了“游鱼”的。在辩论会上我是坐在后面的，我就是不和刘少奇坐在一起。你看中央首长接见和集会时，我就和陈伯达、江青坐在一起。这一次我在后面，我不到前面去，去了那是提高他的资格(众笑)。当时我写了一个条子，要刘少奇支持“八一团”，第二天，刘少奇说支持“八一团”，很含糊的。不就是装装样子。感情还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刘少奇的讲话，假装支持左派，因为在中央常委会上，我表态支持“八一”，所以第二天刘少奇又支持“八一”，但第三天又攻击范兴慧(原“八一团”，现是“新八一”)刘少奇的讲话，有个记者整理的，当时这个记者就说：“这个讲话前后一看就有问题。”就来找我问：“讲话是否删改，不对的就不要写了。”我就说：“就是要记这么一点，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吧！”我当时正是要这个东西。刘少奇是假支持“八一团”，他极力掩盖同情工作组和“革命团”的心情。第三次就是给工作组解脱。我在会上顶了他。他还给工作组打圆场。对工作组假批评，真保。“八一”当时受压迫，因此，有一个支持都是好的，都很高兴。当时我就怕你们上当，我就告诉了你们，不是别人解放了你们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你们的，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解放了你们的。批判刘少奇可能要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两年，你们要批材料准备好，小资产阶级才着急，无产阶级是不会着急的。刘少奇该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不会不给，自有安排，水到渠成。(摘自戚本禹同志七月二十六日接见新老“八一”代表时讲话)

## 855. 引而不发，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 (1967年7月26日戚本禹讲话摘要)

戚：你们可以在这儿批，别进中南海，解放军现在在“保护”他，我没有权力把他交出来，毛主席作决定，也要看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情况，解放军现在在“保护”他，你们去，解放军怎么办？你们可以喊叫他出来，发通牒，一下子出来，后面就没有高潮了。引而不发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

我有个经验，第一次土改时，农民劲很大，要求斗争地主，农民一气就打了他一顿，出了口气，再开会，人就少了，有的农民就满足了，认为地主被打倒了，威风扫地，兴趣就放在两亩地，娶个老婆，还有打内战，你当农会主席，还是我当，桃子没有熟，就把桃子摘了。下次我们就说材料不够，越说不够，他到处找材料，跑到三十多里外去找苦主，那会开得真好，大人小孩都发动起来了，连小孩都能编成唱歌了，控诉地主罪行，以前的会从来没开得这么好！会后团结的也好，我们这是小小的经验，主席的经验是大大的经验，大的了不得，我们不理解，你们别着急，水到渠成，水不到成干水沟了，无产阶级最沉着，你们不要着急，“认罪书”什么时候交出都有人考虑。

## 856. 谢富治、陈伯达在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年7月28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陈伯达、谢富治、吴德、周景方等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三会议室，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京的同志。武汉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三联”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谢富治同志首先讲了话。现将这个讲话纪录发表如下。

武汉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关锋同志、姚文元同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同志们问好！(欢呼：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陈再道是长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的。陈再道对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进行了镇压，压制了革命造反派，特别是挑动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搞武斗，制造了“七·二〇”事件。陈再道操纵“百万雄师”，把矛头对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最高参谋部，问题是很严重的。

中央文革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全国的革命派是心连心的，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将他打倒！谁反对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我们就将他打倒！

我走过好多省、市，我看到了很多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无限热爱的。武汉造反派也不例外，“三钢”、“三新”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也是这样的。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人是恨中央文革的，他们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我和王力同志这次去武汉是中央派去的。是代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周总理到过武汉，作了四点指示。

在军区的内部干部会议上，王力同志讲的四点是周总理指示的，但是“百万雄师”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指示。把这些罪名加在王力身上，把矛头指向我和王力同志。王力同志受到的压力还要大些。

“‘三司’偏保”是周总理讲的，也都加在王力身上，主要对准王力。当时他们只提打

倒我嘛，对王力同志提出是绞死嘛，他们总还算是“区别对待”的。但是主要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指向中央文革，指向群众。

中央表态后，武汉的形势一片大好，革命派扬眉吐气了，“百万雄师”里有人造反了，武汉部队里也有人造反了。如果谁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不管你号称多少人，都是纸老虎，哪怕几个人，几十人，只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就会取得最后胜利。比如，武汉除了几所大学外，其他的地方都是“百万雄师”控制了嘛，怎么你们还是胜利了呢？这就说明了如果只讲实力，不讲马列主义的真理是不行的。

现在武汉形势大好，希望“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统统杀回去。希望你们回去能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主要问题是敌人要狠。毛主席说过，对敌人要狠，对自己人要和。对少数反毛泽东思想、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是要打倒的，对一小撮坏蛋，如刘、邓、陶、王任重、陈再道，什么牛师长、蔡炳承，就是要狠，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统统批倒、批垮。对自己内部的事要和，团结起来对付主要敌人。革命派内部一定要搞好大联合。武汉现在形势大好，不是等于运动完结了，不管是“三钢”的、“三新”的、“三联”的，都要联合起来。有的造反派在过去犯了一些错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再提。我们革了三十多年的命，也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你们才搞一年嘛。有人说，有人在调查我们，我说可以再调查一下吧，这样好。我是假湖北人？可以去调查，到我家里去调查，我有缺点调查一下也好，可以改正。

“二·八声明”大方向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不能算毒草，只是不应该抓托派。我看你们是从北京学去的，托派是什么，我也问过王大宾，他也没有跟我说清楚。别人犯了错误，不要抓住不放，你们“三钢”、“三新”、“三联”也都可以抓出一条、两条的，这样不好。

什么“工总”十大罪状，这完全是陈再道之流捏造，什么照片等等，都是无中生有。还有什么“百万雄师”有十大好处，完全是颠倒黑白。王任重、陶铸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还没有把他们批倒批臭，你们就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再批倒刘、邓、陶、王(任重)。

今天本来是在九点钟开会的，为了人数到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拖到一点多钟了。我不希望你们回武汉后再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三钢”也好，“三新”也好，“三联”也好，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要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可以提意见。希望你们帮助北京的造反派搞好大团结工作，团结是当前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当前的大方向。要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大联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因此要听毛主席的话，是不应该受任何干扰的。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嘛！

我这次到云南、昆明、四川等地看见了原是革命派的合起来对付保守派，保守派没有搞完，就分两派打内战，有的地方甚至把自己都打死了，希望武汉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在人民内部不是原则问题，就不要搞得太紧张了。要读毛主席的书，特别要多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这是毛主席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我们在昆明只作了两项工作，一是读毛主席的书，二是搞团结。

武汉的造反派受压制，受陈再道的压制，特别是“三钢”，现在刚翻身，还没有完全翻身。我们对“百万雄师”的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只要他们改变了观点，还是要团结他们的，对“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和“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陈再道要严格分清。你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和陈再道、王任重作斗争，希望你们在斗争中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不要有“私”字。什么权、权，权命相连，当然党、政、财、文权都要夺。

你们回去要首先作制止武斗，打倒陈再道。回去后，不要到处抓“百匪”，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对“百万雄师”的群众，千万不要报复，不要报复，这是毛主席指示的。

今天没有要你们说，我们把情况汇报一下，请伯达同志作指示。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听到消息才来的，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你们的小学生。我总赶

不上你们，我要永远向你们学习，同学的集体智慧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永远是个小学生。这次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解决问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陈再道已经打倒了，武汉造反派到处受到欢迎，我作为北京的一个公民向大家致敬，向大家学习。对无产阶级大联合，我完全拥护谢副总理的讲话。我非常希望你们在战斗的道路上，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非常希望你们学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

武汉造反派团结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857. 谢富治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摘要)<sup>①</sup>

(1967年7月28日)

1967·7·28 凌晨一点钟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二楼会议厅，中央首长伯达、谢副总理、吴德接见了“三钢”、“三新”、“三联”的武汉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地质学院王大宾及北航、师大、矿院等代表。

谢副总理说明陈再道长期反毛泽东思想，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特别是“7·20事件”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

他们(指“百万雄师”)号称一千万，中央一表态就瓦解了，军队造陈再道的反，“百万雄师”造头头的反，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了，所以只要你反对中央文革，不管你九百万，都是纸老虎。如果你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哪怕几十个人，也是无穷的力量，那种只讲实力，不讲毛泽东思想的人是站不住脚的。

对敌人要狠，对少数不可救药的坏蛋象王任重、陈再道要打倒。

现在武汉形势一片大好，但仅仅只是开始，不管“三钢”、“三新”、“三联”也好，统统团结起来，不要纠缠在过去的事。“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有毛病也是从北京学去的，什么托派呀，其实我问了一下北航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托派，所以我说老帐一律不算。

陈再道搞了“工总”十大罪状，还有什么图片，完全是捏造的。什么“百万雄师”十大好处，完全颠倒是非。要对“百万雄师”做工作，做群众工作，我们只提一小撮坏头头，你们回武汉，要先把左派团结，斗倒王、陈，然后花很大的力量做“百万雄师”工作。造反派本身要夺头脑里“私”字的权，不应该在造反派之间夺权。

### 858. 陈伯达、谢富治与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28日)

伯达：(“新北大公社”同学说“团”、“O”、“飘派”他们说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不要这么说嘛，为什么上纲上得这么高？什么问题都要上纲！人家改正错误也不行！要给人家改错误的机会，不要逼得人家没有路走。对聂元梓是这样，对孙蓬一也是这样，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实际上就是打倒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同学：他们要孙蓬一靠边站)让孙蓬一靠边站就是要打倒，我批评一个同志就要打倒，行吗？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还是让他工作么！北大有缺点，我攻了一下，聂元梓同志接受了嘛，对同志就要批评、帮助。

伯达：(有人反映武汉问题时)北京革命派、红代会做了很多工作，但要促进外地革命派

<sup>①</sup> 此件为上文另一个记录稿，录以参考。

大联合。

谢富治：我们关心这问题，所以这次带北航同志去帮助造反派“和稀泥”。

伯达：你们一定要学习好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学深、学透，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人民内部矛盾一定按同志式原则来处理。(问北大一同学)你们同聂元梓同志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答：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人喊炮轰聂元梓，其实就是打倒聂元梓，醉翁之意我是知道的。那天我到北大搞了几条协议，我不当工作组，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

我的话是随便说的，清华“414”不要与蒯大富太过意不去，过分了就会走向反面，在人民内部，革命派之间“害人之心不可有”，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著作，不能学一阵就忘了就丢了(韩爱晶同志插话：要善良)善良有两性，有资产阶级的善良，也有无产阶级的善良，我那天到清华去，目的是要帮助蒯大富的，帮助“团”派的，不要不准革命，“414”不要咄咄逼人，希望大家好，给人家改正错误机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话。听说那天我还没有离开清华，“414”就贴大字报，所以我那天只好发表声明，你们不要把你们的意见强加给我，我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你们。

谢富治：以后不要叫这派那派，我看都是一个派，那派都有他特点，“414”也有他缺点。

### 859. 谢富治谈政法界大批判

(1967年7月28日下午在政法口讲话摘要)

公检法要彻底革命，要彻底肃清彭、罗流毒。毛主席给我讲了不止十次八次，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毛主席早有预见，彭、罗统治十多年，流毒很深。公检法机关造反过来，造反过去，还是处于保守地位。在二、三月黑风中，做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公安部门，支持造反派的少，支持保守派的多。

我们要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公检法要彻底革命！要彻底批判刘邓彭罗，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刘邓彭罗在政法界的流毒，要把刘邓彭罗特别是彭罗批深批臭。把他们搞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我们要彻底造反，统统造反，从刑事上，从检察，从法院，各个方面，大规模地深入批判，要坐下来好好学习毛著，好好批判，写批判文章，这不是一天两天，要搞个半年一年，搞得越深越好，批判时要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是总根子，不能开完大会就完事，大会也要开，也要造声势，更重要的是坐下来好好搞材料，要挖深批透，公安部要狠狠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在这边破，那边立。

### 860. 对人民内部矛盾要高姿态

—摘自周恩来接见二机部九院代表的讲话

(1967年7月28日)

你们是造反派，一年来，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学得很多了嘛！认识应该提高，要高姿态。你们离开学校不久，你们造反在前，这是你们的一大好处。这是中国革命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思想领导在先，总是先造舆论么！我们需要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工人是本能的阶级感情，你们要培养无产阶级的感情，要学习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提高自己，要走在前头。现在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老一代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你们都是二、三十岁。主席著作，这么多中央文件、社论，要好好学习，要高姿态。主席说：既然你们成了造反派，就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高姿态。毛主席说的，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这样当然要慢一点，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如果说不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又要说这是修字号的了，你们就是不会很

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前提下，左派要高姿态，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要搞小动作。要以德服人，当然德是有阶级性的，要以无产阶级之德，社会主义之德服人，从年轻时就要开始培养。

## 861. 周恩来的讲话

(1967年7月30日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

你们达成了几次协议，你们响应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号召，这是好的。但是必须监督执行。你们还要监督军区、军分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首先要求河南军区经过加强以后，要负起责来。在今天晚上开始表现出改正错误，有的真正改，有的表面上改，实际不改。他们要表现的。军区同志多次开会，光说不行，要行动，经过群众揭发，改正错误。

其次，过去曾经发了一些枪，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市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应该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第三，刚才十大总部的部分组织，省、市工人总部，“河造总”的代表团作了检查，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这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要在行动上改正。我们要教育他帮助他。比如不离开工作岗位，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现在要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上表现。“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要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愿回来生产，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停产、停业、停交通不行，要有实际表现。你们的宣言是口头的。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实际革命家，要从行动来表现。现在凡是回到工厂，不进行武斗，埋头生产，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造反派应该欢迎，允许他们从行动上改正错误。不要对立，弄得大家不敢回来。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这需要双方作工作：犯有错误的回到抓革命促生产方面来表现；造反派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把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商店搞好，才能共同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考验，左派更坚强，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于“百万雄师”不要叫“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得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河造总”曾经犯了错误，不要去辩护，你们“河造总”不但有声明，而且还有报纸，要坚决承认，认真改正，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错误是受蒙蔽，头头的错误就要看，从实际中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你们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不管谁，群众都看得很清楚。

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通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街贴大字报。

(根据记录稿摘要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862. 康生的讲话

(1967年7月30日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

同志们：

解决河南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多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你们回到河南去，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各方面同志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会议开得很好，首先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努力，其次也有客观上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大发展，对我们会议有帮助。在主观上，你们各个群众组织，还是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方向走的。如果包括今天提出签字的协议书在内，就达成了三个协议。这些协议都是你们自己写的，一个是“七·五”协议，制止武斗；一个是“七二·三”协议，反对武汉“百万雄师”，反对陶铸、陈再道、王任重、钟汉华；一个是现在签字的，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这个协议表示，大家赞成和拥护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同志们作了很大努力。当然，也经过一些反复，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但是总的方面是向前看的，很好。

武汉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形势，促使了我们河南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军区、部队干部、战士的觉悟，这也帮助了我们解决河南问题。因为我们一着手河南问题就感觉当中有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分子的黑手伸在河南，如果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比较难于解决的。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说，河南问题解决了，也可以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中央批评河南军区特别是何运洪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主张给“二七公社”平反，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中央的这个态度明确表示以后，反转头震动了武汉，也就是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感觉他们的问题严重，特别是“百万雄师”，他们感到严重了。因为他们过去是反对“二七公社”的。谢副总理亲自去调查，中央解决河南问题触动了武汉军区的问题，触动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来，武汉军区的盖子就揭开了。“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的反革命面貌暴露以后，也就促进了同志们的了解和觉悟。在搞“七·二三”协议的时候，我问过同志们：你们河南方面有没有群众组织受蒙蔽？有没有一些群众组织支持“百万雄师”？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有的。“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纷纷到河南去，不是偶然的。他们觉察到那里可以捞到稻草。这个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背叛的人也有所觉悟，这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这个问题。据武汉反映也好，我知道的也好，你们河南十大总部有几个总部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这一点我们提出来了。希望你们做工作。你们在这里同大家一起反对“百万雄师”。但是，你们在家里有的还是支持“百万雄师”。

“河造总”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确实你们有的组织支持“百万雄师”，你们“河造总”还派了专案调查团到武汉，六月十七日公开发表声明，这个声明被“百万雄师”到处翻印。六月十七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这一点你们要注意。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你们“河造总”支持何运洪，而何运洪就是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在思想上不能不接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清楚，希望同志们从很严肃的对待武汉问题上，得到教训。毛主席告诉我们：武汉一小撮人的叛乱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现在武汉军区常委的一部分同志发表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在武汉都知道了。河南也传了去，我现在把这个公告和中央的批示告诉大家。

武汉军区党委的这个公告是前几天搞的，对问题说得还不是那样全面，但是基本方面说了。这个公告一共写了四条，这个批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批语说：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十分的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第二、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

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一方面给他们一条出路，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同志们要看到，说他们做到三条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在革命行列，而是在反革命行列。对主席这个批示的精神要认真的领会。只要不坚持错误，为广大群众所谅解，那个时候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现在不是革命行列的人。)第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第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是乘机报复。(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应该帮助他觉悟，不应该报复，不然为什么算革命左派。)第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这是中央的批语。这个批语以及公告已发到部队、群众里边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现在独立师很多战士检讨了错误，同“百万雄师”划清了界线，广大群众纷纷退出“百万雄师”。当然，还有一小撮头头在那里挣扎，这是没有好结果的。恐怕就在那里边也还会有人觉悟起来的。这种情况促使了我们对河南问题的解决。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出，全国广大革命群众、解放军干部、战士一致声讨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叛乱行为。这一点在七月二十三日，我向你们介绍情况以后，得到你们各派同志的赞成，一致反对这种叛乱行为，反对“百万雄师”，反对陈再道、钟汉华，并且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晓得，现在河南问题还要同志们去努力解决。上次我讲过了，有些“百万雄师”，从武汉派人到河南去，甚至退到河南去；四川“产业军”也到你们那里去；“荣复军”、“联动”也到河南去。更重要的是河南的武斗还没有制止。新乡、开封、洛阳、平顶山武斗现象都还没有制止，你们还要努力。你们今天又签字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很好。我讲这个问题你们应当想一想，七月二十三日为什么你们达成了协议，而河南军区没有表示态度？本来，那天晚上，一方面你们群众方面对武汉政治上表示态度，另一方面，我想省军区也应该立刻表示态度。因为河南军区属于武汉大军区直接管。但是那天晚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天晚上何运洪不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当然，他说他有病，也许有病。但是最近我们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对他作了严厉批评。在那样的关键时刻，在会上讨论那样的问题，也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完全是错误的。打了陈再道，他心里有点痛。

……要引起“十大总部”、特别是工人总部的警惕，陈再道、钟汉华，及河南军区里边的何运洪、李善亭等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十大总部”。这一点，“十大总部”的人，特别是省工人总部的人，要告诉他们，提高警惕，这是第一。第二、你们十大总部、工人总部同“百万雄师”有关系。不是所有人，但是也不要否认有些人有联系。这一点也要使下边的人引起警惕。现在有些人已经警惕了，政治上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坚决反对“二七公社”，你们过去也坚决反对“二七公社”，在思想上有共同基础，在某些问题上有联系。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同“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划清界限，坚决反对他们，在这方面你们要注意做工作。

第三，我知道在郑州有些工人总部的人向农村撤退。这个方向不太妙。现在已经有些厂子停产了，这一点应该向他们解释，他们没有责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要给他们解脱，不是他们的责任，希望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一散布到农村，就可能走错了路。同时，长期在外边，对生产不利，对自己的家庭也不利，很多家属也劝他们回头。这一点“二七公社”要保证不报复。他们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李×同志代表省工人总部检讨了以后，我特别提请你注意。“产业军”、“百万雄师”在向你们方面伸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这方面，“二七公社”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要带动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些过激是有的，中央会议完了以后，“二七公社”可能犯错误，骄傲了，翘尾巴了，觉得自己完全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志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去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再领导河南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

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们通过后通告中央。

现在河南军区党委发了检查报告，一军也有一个检讨报告，这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的确像总理讲的，群众还要监督，看他犯的错误是不是真正改正了。要帮助军区以及一军改正错误。上次我讲过了，他们认真改正错误，我们要相信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只要改正了错误，广大群众一定会热烈拥护解放军的。何运洪等人不能真正代表解放军。我们相信群众能够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这一点我再三讲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有这种苗头，有些人还要硬说他过去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样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尤其是武汉问题，陈再道问题被揭出来以后，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何运洪等人长期地顽固地拒绝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所以我们希望军区坚决改正错误，群众要帮助他改正错误，坚决反对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坚持错误。坚决反对不支持他改正错误，给他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

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几个组织达成了三个协议，这很好了。但是这还要在实践中检验。从文字上达成协议，到实践中贯彻执行，这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同志们要言行一致。“二七公社”平反了，中央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了。他们反对何运洪，反对军区的错误路线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正像在会议期间“二七公社”同志讲的，不要在中央会议以后就骄傲了，翘起尾巴了，刚才“二七公社”的同志还讲了，的确有些组织有些不纯，特别是要注意掌握政策，决不搞报复，还要做工作，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这一点你们代表要紧紧掌握。有的组织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他们团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不要讽刺、歧视，要好好团结。当然中间也经过一些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点“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要背包袱。要善于掌握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很担心“二七公社”可能要犯错误，因为各个地方常常是这样，中央支持一下，自己骄傲起来了，不讲政策，打击报复，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我看了你们各个组织，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你们的思想方法有共同点，“二七”也好，“河造总”也好，“十大总部”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辩证法太少，不会反复考虑问题。

还有一条要注意，就是当着他受压迫的时候，自己团结在一起；当着平反，不受压迫的时候，就打“内战”。你们一定要注意。

“河造总”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得到了教训，并不因为犯错误把整个工作都否定了，我们也不是这样。不过的确你们需要有自我批评，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团结。我讲这个问题请你们注意。你们是青年，是革命小将，决不能玩这样的手段，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为了巩固阵脚，巩固组织，把阵脚、组织巩固起来，又会发生变化，那就不好了。你们今天晚上的检讨是好的，但我还要说一下，你们不但在这里检讨，在家里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也要检讨。今天“河造总”作自我批评，我很高兴，在整个会议中，我感觉你们自我批评不够。我觉得自我批评这是最重要的，这对你们有很大好处，是很大教训。

“十大总部”李×同志的讲话我是赞成的。但是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是工人总部，在这方面应做得更好一些。这一点请你们注意，我已经听到你讲的那个话里面还有话。你们对“二七公社”还有一些小嘀咕，这一点更要注意。革命群众组织有错误，改正了就好了，尤其是革命组织。我入党以后长期在上海做工人工作，我懂得工人的品质，他们无产阶级本质是好的。从武汉事件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你们千万不要轻信许多谣言，要从陈再道反革命叛乱中得到教训。他们有一个口号，说是中央文革只要知识分子、学生，不要工人，不要农民。“百万雄师”也是这样，说中央文革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四川“产业军”也是这样讲。他们想利用这点离间工人阶级同我们党的关系，工人阶级同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实际上真正不要工人，不要农民的不是党中央，不是毛主席，不是中央文革，而恰恰是这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欺骗工人、农民，引导他们犯错误，

煽动他们参加反革命暴乱。因此，我前天晚上问陈再道，陈再道假装他是不认识字的老粗，想说明他是劳动人民。我问大家，陈再道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工人、农民的叛徒，不能代表劳动人民。这一点希望省、市工人总部的同志千万要注意，不要上这个当。不然工人、农民就会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这是一个教训。反对文化革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党中央、诬蔑毛主席、诬蔑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解放军，他们甚至更狂妄地问我们，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就回家种地去。同志们，千万不要受这样的挑拨，这样的欺骗，谁不要解放军呢？真正爱护、信任、依靠解放军的恰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像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牛海龙、蔡炳臣才是真正不要解放军，他们把独立师的有些干部煽动起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是要破坏解放军的声誉，瓦解解放军的组织。同志们想一想，象陈再道、钟汉华、牛海龙、蔡炳臣他们能不能代表解放军？（众答：不能！）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这一点同志们要注意，要警惕。凡是煽动部队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才是真正破坏我们的解放军。这一点是一个很大教训。

有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革命不要党了。同志们，要想一想，千万不要轻信这样的污蔑。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亲自领导的，怎么会不要党的领导呢？我们不要刘、邓黑党的领导，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想象以前那样要刘、邓黑党的领导。那个党不能领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污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恰恰是要复辟刘、邓路线，想让刘、邓的党来领导。同志们想一想，武汉的军区政委是王任重，被打倒了，以后陈再道是第二书记，实际是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三书记，实际是第二书记。我们要不要陈再道、钟汉华的党领导？（众答：不要）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教训。

他们反对文化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专门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实际上恰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老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财产，要保护他们。但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路线，笼统地讲要不要老干部，那不行。刘少奇算老干部吗？邓小平算不算老干部？陈再道算不算老干部？钟汉华算不算老干部？（众答：是老反革命）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是老反革命。说那样话的人，就是要那些人在我们党内当权，恰恰是他们不要老干部，是对老干部的诬蔑，老干部应该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如果象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相反的。这一条同志们应该注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说，武汉问题使我们取得了教训。从这些重大问题上看，取得了教训就对我们解决河南的问题有好处。因为河南还没有发生象武汉那样绑架王力同志，毒打谢富治同志，还没有发生那样的反革命叛乱，但是，有些问题是相同的，陈再道、钟汉华他靠什么呢？第一，煽动独立师；第二，利用公、检、法；第三，利用分区武装部；第四，利用省直机关保守组织。这样去煽动蒙蔽一些群众、工人、干部。同志们，仅仅是“百万雄师”搞不起来那样的叛乱的，河南的何运洪一直在军区煽动镇压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公、检、法大量逮捕人，到底逮捕多少，何运洪说一千多人，实际上在一万人以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忠实的交待。何运洪就是利用这些东西，何运洪自己是搞公安工作的，在彭德怀保卫部当特派员，文敏生也是做公安工作的，赵文甫是领导公安工作的，省委机关的丁石也是做公安工作的。他们利用公安总部在郑州大量捕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使用法西斯手段，刚才张钦礼讲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很多。他们利用这个东西同样在河南支持某些犯错误的军分区、人武部，这一点应当说河南比湖北还厉害。我希望他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了错误坚决改正，这是我们解放军最好的一种品质。犯错误有时是难免的，但是要认真改正，我相信多数同志能够做到这些。他们今天应该脱裤子，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解决河南的问题。

(根据记录稿摘要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863.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0日)

同志们：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问你们好！向你们祝贺！

就是在整整一年前的今天，你们科学院的王锡鹏同志，国家科委的张本同志，就在这个讲坛上控诉了一小撮走资派张劲夫之流，控诉了国家科委一小撮走资派韩光之流。经过一年的奋斗，由于你们广大同志造反派的战士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开花结果，成了今天的局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把你们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引以为荣。为什么呢？是你们自己闹革命造成的，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的结果。你们今天隆重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是通过两个多月响应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进行革命的大批判，你们批判了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通过大批判结合你们科学院本身的斗批改，这种批判的成绩，许多单位告诉我，他们愿意向你们学习，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

科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绝大多数联合起来了，经过斗争把科学院的为张劲夫之流辩护的保守力量批垮了斗垮了，把中国科学院的绝大多数的同志的革命精神发扬了，许多跟着起来的群众大大地提高了觉悟水平，因此在你们搞革命的运动中，自然地形成许多在大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前提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表现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在革命运动中，很自然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这是在革命的运动中应该出现的现象，不是反常的现象，在革命造反派当中，观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不一致，在那个问题上不一致，但是不妨碍你们的斗争，抓主要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前提一致，斗争大方向一致。你们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来进行批判的，所以发展成不同的观点，形成不同的派别。这在革命的运动中，毛主席常常指示我们这是其中应有的文章。我把毛主席的思想转告给你们。你们要承认这个现象。在科学院的造反派中大体上分成两派，一个多数，一个少数，多数少数是一个现象。大观点相同，有很多小的不相同，这是可以的。不一定要再形成许多小的组织了，小团体主义的发展不利于大联合，六红可以联合起来成立“7·29总部”，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样六红形成了联合组织，那么毫无疑问，现在“造反总部”那一方面也必然形成一个总部。两个总部本来有许多战斗组在各所已经形成了小联合，形成了所的联合，现在应该归口了。联合归口，形成所的革命委员会，或者筹委会，在全院就形成了大联合，又是两个总的归口，有好处，可以。造反派在革命运动中只要大前提一致，大方向一致，都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同的意见发生争论，是能够对科学，对革命事业成为一个推动的力量。这是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的思想。

我打算推荐粟裕同志做你们的首席军事代表，我还没有完成正式的手续。正式宣布，还要经过正式的手续，要中央军委任命。你们急着要实现，满街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众大笑)这一贴不要紧，惹出了小小的麻烦，因为那天大家都很热情，而且要求陈伯达同志来，我也答应请他来，你们说要结合他，我说那怎么能到科学院来，忙不过来，做你们科学院名誉院长来呐，这是我一句笑话。陈伯达同志是很谦虚的人，他刚才已经到了这里，已经给你们科学院主席团常委，将来要做常委的委员都见面了，而且把他的意见说了，他本来还是科学院副院长。当名誉院长，他当然觉得不安啰，革命委员会是机关里面的权力机构，但是在行政上是有区别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权力机构，行政上反映还是不同，行政上如何改革，这还有待斗批改讨论，陈伯达同志非常不安，他到了这个地方，不愿意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们不愿意使他为难，现在我替他和代表我自己向你们道歉，我的一句笑话引起一场风

波，他也说过凡是科学院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的，他自然像去年的今天一样，来支持你们。现在看起来你们已经开花结果了，你们权力机构已经宣布成立了，一切权力归你们，一切事情你们来解决、决定了。这样能很满意地把你们的革命成果报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热烈鼓掌)下一步继续进行大批判，对党内最大一小撮人，结合本单位，科学院一小撮走资派。在这方面还没有批深批透，要把他们批垮、批臭。虽然他们已经垮了，但还没有臭嘛！斗批改嘛还要在科学领域中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改革你们科学院的制度。这一点陈伯达同志在一年前已经说过了，提过意见。过去张劲夫之流不准备实行，现在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权力机构，我相信你们会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陈伯达同志提过的宝贵意见，还有其他同志的宝贵意见来实现。我们相信你们能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认真学好老三篇，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实践反对过去科学技术研究的爬行主义。在这方面，你们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比一年前更加突飞猛进。希望通过你们科学院的革命大联合影响我们国务院的各部门，包括国家科委和其他单位，推广到整个国家的其它部门，我们要其它部门来向你们学习。

#### **864. 粟裕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0日)

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从开展以来，一直得到了总理、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积极支持。革委会的成立，必将大大促进革命的大批判的深入发展，更好地促进“抓革命、促生产”，更好地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当前，科学院的运动形势大好，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和大批判的新高潮。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我们要在前一阶段大批判的基础上，最充分地发动广大群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彻底清算和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流毒。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阶段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赋予我军光荣的“三支”“两军”的任务，教导我军要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865. 吴德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7月30日)

一年来，中国科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张劲夫为首的科学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科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了一个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形势好得很。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千百倍地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与中国科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停止一切无原则的内战，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枪口一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穷追猛打，把他们彻

底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866. 李富春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谈关于揪斗李井泉的问题**  
(1967年7月30日 16:50 在人大会堂我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主席台上)

问：我们(兵团)想请示一下关于揪斗李井泉的问题。

李：(很生气，语气极重)成都揪斗李井泉，总理根本不知道，总理还在跟他们要人。

问：既然不是总理同意的，我们就得给成都去电话辟谣。

李：完全可以。

周恩来联络员温伯华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谈话：

问：关于“红成”揪斗李井泉问题是怎么样的？

温：“红成”先把李井泉非法的弄去，然后给总理打了个电话去，总理不同意这种做法，后来总理说：“既然你们抓去了，开完会，立即送回来。”

**867. 周恩来、陈伯达对湖南军方代表谈话(摘要)**  
(1967年7月)

总理：龙书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龙书金(湖南军区司令员)：我认识了。

总理：你认识什么？还没认识好。那个叫刘子云？

刘子云(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站起来说)我叫刘子云。

总理：你是那一派的，是“高司”派的吗？

刘子云：我不是。

总理：明明你是“高司”派，怎么不是呢？“工联”你不支持，支持“高司”干坏事。

崔琳来了没有？

崔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来了。我叫崔琳。

总理：你是那一派的？

崔琳：(未答)

总理：龙书金你们军区搞的“湘江风雷”材料很不落实，是假的，欺骗中央，欺骗我，犯了错误还不承认，那还行吗？

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你们给广州军区的报告材料也扩大了。

龙书金：我一点不知道，是崔琳调查的，是崔琳搞的。

刘顺文(长沙政治干校校长)：你们犯了错误，现在还不老实承认，还你推我我推你。

黎原(47军军长)：现在长沙武斗还继续发展，而且越来越严重，你们军区警备司令部不制止武斗，我们47军出面，请你们军区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参加。

总理：龙书金，谁叫你训练“高司”武工队的？谁叫你煽动农民进城的，你打算把毛主席的故乡的文化革命搞成什么样子？

陈伯达：真不像话！

总理：你要好好检查错误。

龙书金：我一定检查错误。

黄永胜：我明天要走了，家里事很忙，湖南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肯定的。这次来北京，总理给你们的楼梯，叫你们下楼，如果你们的错误不好好检查的话，我看你们是回不去的。现在长沙还在死人，还在开枪。我明天就走，希望你们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就不好办了。

## **868. 聂荣臻讲话——宋任穷可以保 (1967年7月)**

科学院沈阳地区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代表王××同志在科学院(京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主席台上与聂副总理、粟裕同志交谈。当王××讲沈阳“无联站”要打倒宋任穷同志时：聂总说，谁说的打倒？打不倒，宋任穷他是有缺点有错误的，还得允许人家改嘛！王接着说：科学院沈阳地区造反派是属于“辽联”派的，对宋任穷同志是一直保的。聂总说：那你们就保嘛，宋任穷是清楚的。

## **869. 周恩来讲话 (1967年7月)**

周恩来在对浙江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到：不论在西洋画、中国画，有气节有正义感的还是徐悲鸿，那时候齐白石也跑到南京去，张道藩给他做寿。徐悲鸿就是没有对国民党屈服，但是有一批旧画家反对徐悲鸿，我过去题了“悲鸿故居”，有些归画家利用一批红卫兵要把这块匾砸掉，后来保护起来了。(张春桥插说：戚本禹同志去保存下来了。)

## **870. 陈伯达在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7月)**

同学们，战友们：

今天我参加你们的大会，很高兴。

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的人民群众，革命的中国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这个新历史，产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风俗，新的习惯，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智慧的灯塔。

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的，这种教育制度已经腐朽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人类历史上的崭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穷苦人翻身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

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这个新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一开头，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将会在切切实实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

希望你们遵循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用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力争上游，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搞出新样板。

祝你们的探索成功！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 **871. \*周恩来有关贺龙的讲话(摘录)(1967年8月1日) (见《系年录》第九十九卷)**

## **872. 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在欢迎中国红卫兵代表团 大会上和工农兵体院代表的讲话 (1967年8月2日)**

总理：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负责。

江青：过些天，我看你们体操和武术。运动员都穿长裤子，那不成了封建主义了。

谢副总理：第一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批判，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刘邓要统一，其他可以分工嘛，但不要分派。第二，武斗要制止，北京不能发展。江青同志头几天跟我说过：你要抓人，所谓老红卫兵越轨行动要反对，要搞好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第三，中南海搭棚子，搭就搭了，不过，(一)什么都成，但不能冲；(二)揪斗刘、邓要联合。钓鱼台、人民大会堂不能冲。我是受命讲的。第四，江青同志看了些材料，叫我打个招呼，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要革命化，不要搞庞大的机构，官僚主义。

“建工八一”贾健同志晚上被四个人袭击、毒打，险些死了，要提高警惕。贾健是老造反派，有些人就恨这些人，不要打内战，给敌人可乘之机。

外地的人要动员他们回去，我和戚本禹同志负责，大家帮助动员，但不能赶。

(在谈到毕业生问题时)要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参加大批判，关心国家大事，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

### 873. 周恩来、戚本禹在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8月2日凌晨)

中央首长详细听取了各地区的汇报，特别是对湘潭、常德地区的严重局势非常关注。当代表控诉各地军分区勾结保字号挑起武斗破坏生产时，总理一再强调要各军分区认真听取造反派的批评，进行检讨，采取有效措施，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制止武斗。在这次接见中，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一、乱夺枪枝现象要立即制止。已发下去的枪，军分区要收回。枪夺到坏人手里，影响社会秩序，十分危险。发枪不是不可以，要发到造反派的基本民兵手里，要进行审查。

二、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湖南军分区夸大了事实，在执行二·四批示中大抓、大捕、大肃流毒，错误更加严重。“湘江风雷”下面恢复组织的时候，一是要按系统、按行业进行。

三、已被煽动进城的农民，要立即劝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许围困城市，堵塞交通。保守派反对七·一三通知，更加证实中央七·一三通知是正确的。

四、湖南军区、各军分区，要认真作检讨，造反派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五、湘潭七·二五夺权是非法的。衡阳的夺权中央不承认，特别是湘潭现在还在反对中央。

六、总理说：“对湖南问题，主席最先察觉，我的表态是经过主席同意的。”

在接见过程中，“红联高司”派代表团土崩瓦解，纷纷倒戈起义，受到造反派的欢迎。“钢杆高司”垂头丧气。

### 874. 李富春对渡口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2日)

八月二日下午3—7点，李富春副总理在中南海对铁道兵及渡口市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1. 渡口问题主要是铁道兵的问题。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铁道兵屁股坐歪了，就不行

了，如果坐对，就好了，现在铁道兵的问题，就是崔田民，他的问题，先在内部揭发批判。铁道兵比较好的干部是罗华生同志。特别注意是××市武装部可能是不好的，部长、政委、副局长，都站在保守派一边，××市武装部、公安局，非彻底改组不可。

2. 革命派要高姿态。你们要造反派，红代会支持你们，我们相信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他们把你们压下去，你们不要用同样的办法把他们压下去，特别是一、二万人的群众组织，你们不要轻易给他们扣上保守组织的帽子，他们和在他们后面操纵的人要隔开来，这是政策和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群众组织可能保守点，对他们和操纵他们的要分开。我们要高姿态，而不是我们去压他们，这样才能成为革命派。邓小平与彭德怀、彭真的黑指示可以拿出来批判，这里有个要注意的问题，对贺龙与彭德怀、罗瑞卿还有区别，这次八一社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代理人只点了彭德怀、罗瑞卿的名，没点贺龙的名字，但是同样可以批判嘛！

### 87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对《红灯记》的最新指示 (1967年8月2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晚，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杨成武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叶群同志、吴法宪同志等中央首长再一次观看、审查了我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同时观看的还有中央文革文艺组金敬迈同志、李英儒同志。

演出完毕，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钱浩梁、杜近芳、高玉倩、刘长瑜等十一位同志向中央首长献了“《红灯记》革命战斗兵团”鲜艳的红臂章。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了参加《红灯记》演出的全体革命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接见时在座的还有金敬迈同志、李英儒同志。

中央首长的身体都非常健康！江青同志身体非常健康！中央首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我们的演出，接见我们并给以重要指示，是对我院全体革命同志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让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根据当时记录，将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整理如下。

江青：孙洪勋，你练功了吗？

孙洪勋：没有。

江青：都成了小胖子了。小胖子，每天要练功，要唱！

八场的音乐改的好。(对钱浩梁)斗志更坚的“坚”字今天唱的不好，没有录音好。

鸠山这个人的音乐搞得很优雅，鸠山应该是阴险、残暴、毒辣，现在搞得太优雅了。那

个能创作的打鼓的同志来了吗？

赓金群：来了。

江青：你可以找一找李劫夫同志，把鸠山的音乐研究一下。李金泉同志来了吗？

李金泉：来了。

江青：要表现鸠山的阴险残暴是我早就提出来的。

钱浩梁：我们还没有时间搞。

江青：鸠山的造型也很优雅，为什么把敌人搞得这么优雅，真是怪事！鸠山的音乐没有攻下来，应该攻克。

钱洁梁：我们准备把“铁蹄踏遍……”一段唱掐掉。

江青：这个戏越演越长了。

第六场李玉和出场要唱出。唱四句，把精神实质唱出来。李玉和要估计敌人会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他要如何对付敌人，这四句唱要把李玉和的这个精神准备唱出来。鸠山可以不出场，李玉和先出场。

这一场的舞台调度乱，层次不清，有重叠的地方，还没有以前的好。以前的缺点是把英雄人物死死地捆住了，但也有个好处，就是稳定。

这场戏要由李玉和唱开始，再由李玉和用唱来收住。《智取威虎山》我就要他们唱开始，唱结束的，他们还是攻下来了；“甘洒热血……”四句唱还是很好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好，没有力量。

总理：这句话你们念倒了，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念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江青：(对陈伯达同志)对吗？

陈伯达：(点头)对！

江青：这句话要改，可以从鸠山那句话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两句话要改掉，不要这样的话。

李玉和上场情绪不对。应该唱四句，很沉着。一开始李玉和还是被请来的客人，要很沉着。现在是一来就一个人气鼓鼓地先坐下去了，应该是先斗智，一开始还要装客人，直到后来叛徒出现了才显出英雄本色。主要是理解的不对。

粥棚一场，李玉和退着下场，心里是急着要退的，但表面是沉着的，可是又不要和敌人去顶，这也是理解的不对。

请总理讲一讲。

总理：这个戏就是鸠山动来动去的很不好，鸠山占的时间、音乐都太多了，重敌轻我了，敌人太夸张了，不要喧宾夺主。

江青：现在演三个钟头。要缩减，鸠山的戏要减，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音乐。

总理：铁梅回家的一场演的不错，唱改的好，悲痛又壮烈，激情起来了。回家后哭的不好，这段戏很不好演，要注意悲壮。

江青：这段近芳念的好。

总理：那你可以向近芳学一学。

江青：白口、唱都要悲要壮，第一句声音要低一些，这段在表演上要有一个过程。现在缺一个表演过程。今天唱的炸点子。

康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句不好，我想了一句，工作一忙又忘了。

江青：总理有个意见：李玉和就义的时候，对鸠山说：“我要考虑考虑”。“考虑”两个字不好。

总理：李玉和对鸠山说：“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要你考虑考虑”。“考虑”这两个字不好。你要他考虑考虑是不是就不杀你了？不是要他考虑考虑，是要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是

杀不完的。

江青：改成我要你想一想，与鸠山说的话对着驳他。

康生：高玉倩在第五场的唱法怎么都改了？

江青：没有改。

高玉倩：没有改，有一句“红灯再亮”改了。

康生：不对，我怎么听着都改了。

高玉倩：把“机密泄露”一句的唱法改了。

江青：为什么改？

钱浩梁：根据观众来信改的，观众来信说这里翻高不合适，就改了。

江青：这是歌唱么，内心独白，为什么不可以翻高，完全可以照原来那样唱。

高玉倩：观众来信说：把机密泄露了，可是唱到这里观众鼓掌叫好，不合适，就改了。

江青：我们还要有民主集中制么，不通过我你们就改了，要不我怎么负责呀。(众笑)我还看见这样的意见，在上海有一个观众来信说：“象一个铁打的金刚”，是宣传迷信。其实不是那样，老百姓经常说象个金刚么。还是原来的唱法好，现在改了就不神气了。白口也不象以前神气了。刑场那一场的念白(指李奶奶)要逼得鸠山往后退，要一句比一句高，要逼得鸠山往后退，这样母亲的形象就高大了。现在的念不那么有力量。我过去讲过，主要是理解的不对。

康生：第六场改散了，太零星了。

江青：舞台调度乱，还是恢复原来的调度，把鸠山的动作去掉一些，不要沙发，炕要往前一些，还是要桌子，李玉和受刑后上场，还是要扶着椅子。原来的调度缺点是把英雄人物捆在一个地方，不合适，好处是稳定。

总理：现在的景也太敞了，有沙发，还有炕，后边还有个隔扇门，不太象。按日本的传统是不上炕的。

江青：按日本的传统是坐在地上，那样观众就看不见了。

总理：也可以说鸠山中国化了，但是有炕也不太好。这场只是把原来跳舞等怪东西去掉不要了，就可以了。

江青：李玉和上来加四句唱，这四句唱要和前场人物活动，要和后边戏的发展，呼应起来，前后有联系。

《红灯记》最近演出了吗？

钱浩梁：最近没有演出，演《智取威虎山》了。

江青：啊！你们也演《智取威虎山》了？谁演的？你演的吧？

钱浩梁：是，请你审查审查。

江青：(问总理)怎么样？咱们看一次吧？

总理：看一次吧。(经久不息的掌声)

钱浩梁：一、四团合起来演的。

江青：应该合起来，把青年演员都合到一起。

钱浩梁：我演的甲字杨子荣，志孝演的少剑波。

江青：有B角吗？

钱浩梁：有，俞大陆演的杨子荣，孙岳演的少剑波。

江青：俞大陆的嗓子能上去吗？

钱浩梁：能。

江青：孙岳好吗？

钱浩梁：好了。

江青：今天俞大陆、孙岳来了吗？

钱浩梁：没有来，有演出。

群众：今天休息，没有演出，俞大陆的嗓子也坏了。  
江青：演《智取威虎山》这种戏，要演一天休息一天。  
康生：俞大陆个子矮一些。  
江青：个子矮没有关系，演的是气质，谭元寿不是个子也矮吗，各人有各人的演法。  
康生：俞大陆艺术上有进步吗？  
钱浩梁：有进步。  
江青：孙洪勋，(孙站起)你成了小胖子了，你应该练功。  
戚本禹：(小声对江青同志说)你今天已经批评人家两次了。  
江青：他不练功我怎么不批评。  
戚本禹：(对孙洪勋)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最大的鼓励。  
江青：嗓子是可以练出来的，你可以练唱。  
钱浩梁：他过去在《智取威虎山》中演过少剑波。  
江青：你可以演杨子荣么。  
孙洪勋：好！  
康生：刘长瑜练功了吗？  
刘长瑜：没有。  
康生：高玉倩练功了吗？  
高玉倩：没有。  
江青：(对钱浩梁)你练功了吗？  
钱浩梁：没有。  
江青：把青年演员都编到一起。演《海港》的李……？  
钱浩梁：李长春，现在在《智取威虎山》里演李勇奇。  
江青：还可以演《海港》么。(对吴钰章)你演《海港》吧？  
吴钰章：对。  
康生：(对刘长瑜)你的嗓子怎么有些沙哑？  
戚本禹：尽打内战，把嗓子都喊哑了。  
江青：不要打内战，要一致对敌。  
总理：敌人是谁？  
群众：刘少奇！  
戚本禹：阿甲你们斗了吗？  
一群众：我们斗了二、三十次了。  
江青：阿甲有好些事情不告诉你们。过去每次看戏都是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可厉害了，不好斗。  
总理：彭真也放了不少毒么，你们可以和北京京剧团联合起来斗彭真么！  
江青：你们可以排《沙家浜》。  
一群众：四团排了。  
钱浩梁：二团现在演。  
一群众：《奇袭白虎团》我们也学了。  
江青：(对钱浩梁)《奇袭白虎团》谁排的？你演了吗？  
钱浩梁：一团没有排，三团学的。  
江青：谁演的？  
钱浩梁：李光。  
江青：李光的嗓子上能上来吗？  
钱浩梁：能。  
江青：我看你们不要这么多团了吧，把青年演员都合到一起。

康生：这样你们就很有人材。

江青：袁世海解放了吧？

钱浩梁：没有。

一群众：我们还没有好好斗他呢！

江青：袁世海比阿甲还好一点么，搞现代戏他还是跟着走的。应该给他记一功。旧社会过来的人么，你说呢，总理？

总理：在改革的时候，还是积极参加的，三年前是个考。

江青：他不像阿甲那样厉害。阿甲这个人可厉害了！

总理：阿甲那是破坏！

江青：(对夏美珍)你练声了吗？

夏美珍：没有。

江青：你过去嗓子还是不错的么，你不练声，嗓子愈来愈坏。

戚本禹：(对江青同志)近芳同志关于用嗓子问题，不是给你写了一封信吗。

杜近芳：我看了中央乐团办的一个刊物，上面有您关于用嗓子的指示。

江青：不算什么指示，军队里对男声有些创造，张映哲是唱女高音的，也有假声，嘴也张不开。她吸取了一些民族唱法，用本嗓唱，就下来了，嘴也就张开了。(对刘长瑜)你的唱下来了没有？

刘长瑜：我现在念白基本上用大嗓，唱有时调门高就得用小嗓。

江青：不要愈唱愈高，据人家说，李丽芳中音是假嗓，你可以试试大嗓。

钱浩梁：你看我们的开打这样改成不成？

江青：开打不够精彩。

钱浩梁：我们改了好几次了。

江青：你们可以组成一个武打小组，专门磨这一场戏。这场戏主要是磨刀人与叛徒两人对着，应该有精彩的。现在比过去好一些。过去人家多，我们人少不合理。

钱浩梁：过去我们两个，敌人五个。

江青：现在游击队，有多少人，有一班人吧？现在人多了，以多胜少是符合主席思想的，但是乱了一些。不一定都跳出来，有的可以藏在墙后射击，都暴露出来也不太合适，你们可以搞一个小组磨。

你们都不练功，可不成。

钱浩梁：我已经给革命委员会提过了。

戚本禹：这不仅是京剧院的问题，是文艺口的普遍现象。李英儒同志要通知一下文艺口。

(李英儒同志答应)

刘长瑜：我们的小凳子靠近一些了，你看怎么样？

江青：这样合理，也亲近了。

康生：《红灯记》有一个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解决，跳车人死了李玉和怎么处理的？

江青：观众不会追问这些的。

康生：没有看见出葬，埋在屋子里了吧。(总理和江青同志都笑了，众笑)

总理：有人问我，我就这样回答。

还有个问题，过去我给你们这里一个人说过，现在再说一下，那边娃娃哭了，这边铁梅叫一声：“大娘，我给你们送东西”。这样就合理了，也可以敲一下墙，表现李家邻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江青：有些地方是不合理，铁梅放风应该到屋子外面去。

总理：有个小院才好，东北都是有小院子的。

江青：现在在屋子里说话我总感觉外边都听见了，景应该考虑重新设计，那样舞台上的

东西挤满了，困难，细推敲，什么戏都事多了。

鸠山的音乐不搞好就先不要改。

戚本禹：好，同志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钱浩梁：第四场我们有个想法，把鸠山的四句唱去掉，叛徒不打当场招供，就更暴露了叛徒的嘴脸了。

江青：叛徒当场招，可以考虑。

总理：没打就招了，和后边李玉和被打，宁死不屈是个明显对照，这样好。

江青：六场乱，要恢复原来的，减掉一些鸠山的东西，一下子不容易解决。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几句就请康老想了。

戚本禹：你们经常给康老写信，催他。

(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众热烈鼓掌)

## 876. \*林彪接见杨得志时的指示(1967年8月3日)(见《系年录》第九十九卷)

### 877. 周恩来接见贸持会讲话摘要 (1967年8月3日)

湖北孝感县金星公社搞的农业机械化是王任重搞的，完全是假的，是欺骗主席的，我看出了问题，但余秋里同志是内行看得更清楚，我给主席说，主席叫我去看，我委托余秋里同志去。有一个县是真的自力更生搞的，金星云是完全用钱喂出来的。当时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代表，几千人都在那里，内行都看出了问题。在这件事情上，余秋里同志是立了一大功的。这件事，王任重欺骗主席，余秋里同志是忠于主席的，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主席要我保余秋里同志，我保了，但现在余秋里同志被批成这个样子，我还要保他。

今年庆祝“八一”看三军演出，有一个新编节目，前一段演唱主席的诗词，第三段是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世界各国的人物都出场了，有日本人、马里人、坦桑尼亚人，还有印尼人。江青同志看了很不高兴，说不能强加于人。我说还不能怪他们。前一段报上大量宣传了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通过他们的革命斗争反映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来体现毛泽东思想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影响，不可能把我们的口号统统强加于他们。

我亲自去过非洲两次，我们的口号不能要他们全部接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民族主义国家。即使××××连我们的有些口号也不能接受。除了中国，××××是第二个左派社会主义国家，反帝坚决，开始反修时比我们闹得还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们报纸大段大段地删掉了，你们不是作外事工作的，不知道，你们做外事工作就可以给你们看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口号，他们不能全面接受，在与他们个别谈话时，还可以提得更高一些。这从姚文元的报告和他们的报纸中都可以看出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姚文元和我们个别谈时，谈得更多一些。你总不能说她(指××××)不是左派，也不能说她是中间偏左吧？还是左派嘛。

对民族主义国家，我们从来不说他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象苏修那样吹捧，说缅甸是社会主义，马里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从来不说，只有刘少奇到缅甸同奈温晤说一通，你们批判刘少奇的黑话里还有，那由他自己负责，我对奈温讲你们要把反帝搞彻底一些，你们处在民族革命时期。

现在黑非洲还处在我们“五四”运动时代，我们的宣传要根据他们的觉悟水平，使他们

能够接受，逐步提高，不能强加给人，主席最反对强加于人，要照顾他们的情况，能够接受。不能象斯大林那样搞教条主义，硬灌，强加于人。

### 878. 李富春接见煤炭造反派讲话摘要 (1967年8月4日)

你们的报告我看啦，生产下降的很厉害，这是同一小撮大大小小走资派的斗争的深化。所以有些地方，矿上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武斗。现在要迅速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煤炭产量下降，现在八月份啦，很快就要到冬天，煤炭产量下降要影响到国计民生，冬季民用煤不够用啦，反过来要影响到革命，所以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当然各个部都要注意啦，但特别是煤炭部要注意这个问题。

“东方红公社”今后如何在两派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煤炭部的生产班子，叫煤炭部的生产指挥部也可以，叫生产领导小组也可以，希望“东方红”要高姿态的主动和“井冈山”协商，建立这样一个生产班子。

“东方红”和“井冈山”分别派人到十个大矿去了解情况，这十个矿，“东方红”去五个地方，“井冈山”去五个地方，主要是了解情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生产情况，设备情况怎么样？职工思想情况怎么样？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怎么样？

### 879. 谢富治在政法界批斗彭、罗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4日)

我们公、检、法学校机关，都要很好相信群众，不能光相信自己是革命的，别人都不革命，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广大革命干部，相信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武汉问题解决以后，更加鼓舞了全国革命派，对全国保守派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是一个大好事，我们要更好的按照主席思想闹革命。

现在还有一个不正确的理解，什么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大串连，这是谣言，清华又走了五千多人。我们要相信群众，当那个地方革命派占优势的时候，他们会按照主席指示办事的，谁按主席指示办事，我们就支持谁。所以不要下去大串连。我们不但要开大会，不能光开大会，要开小会，写出很好的文章，把他们搞臭，要抓大批判这个大方向，要抓大联合的大方向，前一阶段到处抓武老谭，现在到处抓陈再道，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立起来的，是由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支左中有问题，这里大部分是认识问题，绝大多数是好的，绝大多数是支持革命派的，有错是个别的，总的是好的。

再讲一个关于武斗问题。我们反对武斗。武斗对大批判大联合不利，只有右派保守派一小撮坏人高兴，造反派不高兴，我们有毛主席给我们的四大自由，我们反对武斗，革命派和保守派斗争，他们搞武斗，我们可以搞文攻武卫，反对武斗，要上街游行，我说我支持，我也去。

### 880. 谢富治在接见一外“红旗”造反团时的讲话 (1967年8月4日)

我的意见是陈毅可以出去，去你们学院作检查，你们批判他，最好你们联合，由小到大好不好？(众：先大的后小的)，几千人的会你们能控制的了吗？几千人，上万人你们控制得

了吗？究竟是开小中大的呢？还是大会的？大会怎么开？（众：展览馆），怎么发言？各派代表发言？别的单位不听怎么办？（×××讲：我们可以做工作），那好！

先开个大会，几千人，带个头，然后再开小会，然后再检讨，开小会，外单位就不要去了。

### 881. 戚本禹谈陈毅问题

（1967年8月4日）

对陈毅一直不下到群众中来，戚本禹同志很有意见。他说，本来二月份就应该下来嘛，为什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到现在还老不下来，我们是保过他的。但是，这是二月份的事情。如果他当时不翻案早就过关了。但是他翻案了，我们对他的保就收回了嘛！因此，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式问题，是次要的。

关于陈毅问题，看到一些材料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来好好检查，我们外交战线上今后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的身上了。

### 882. 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八月四日有关外交部问题讲话摘要

（1967年8月4日）

谈到外交部新闻报导问题时，关锋说，关于缅甸问题，《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送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写了一篇，外交部这篇社论旗帜不鲜明，战斗力不强，最后总理还是决定用《人民日报》写的，外交部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发表这样一篇社论。紧接着，《人民日报》在新闻报导中提到了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外交部又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报导这样的口号，在机场迎接从缅甸回来的红色外交战士时，根本没有喊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这时我感到很奇怪，就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不喊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学生就拿出一个口号单，上面根本没有这口号。这口号单是外交部搞的。关锋同志接着又讲了另一件事，最近蒙修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发了请柬，给周扬和肖望东（戚本禹同志还加了一个蒋南翔）。外交部发请柬时，把周扬的扣下来了，其他的照发，这两个人报上已经点过名，蒙修使馆这对我们是很明显的挑衅行为，对这种挑衅行为为什么这末搞法呢？不仅如此，第二天《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蒙修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消息，外交部又去电话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载？关锋同志讲对蒙修的这种挑衅行为，我们为什么要报导，打倒奈温的口号和登不登蒙修招待会的消息的事本来《人民日报》本身就可以决定，与你们无关。这样看来，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你们看，资本主义国家报刊整天在写我们，而十多年来，我们的报刊连反映都不敢反映，更不要说回击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的思想上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另外他讲了，关于缅甸问题，如果是在七月一日以前，那不有话可说。七月一日后，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的，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戚本禹同志讲，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戚本禹同志说，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青年小将们身上。关锋同志说，关于宣传报导问题我们也有缺点，过去我们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时没有请外交部新闻司同志参加，以后请新闻司同志参加。

在缅甸事情刚刚发生以后，群众上街游行的时候，当时我正好在一亚，看到一亚同志起草了一个口号单子，在单子里有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后来这个单子送到部党委，回来以后就把“反动”两字去掉了。这个口号群众问为什么去掉这两个字，当时韩念龙讲这个问题

题时说这句子太长了，所以去掉，戚本禹听到这个话很气，说这个问题不是句子长不长的问题，而是敢不敢打倒“反动奈温政府”的问题。

### 883.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谈批陈 (1967年8月6日)

外交部先开小会，以后开大会。(对谢副总理说)你也知道中央文革的意见是叫陈毅同志检讨。我的意思是先批判、后检讨的。现在外交部先开小会，其他组织以后开。

到外交部开会我不怕，我得陪着陈毅同志去，这是毛主席给我的任务。

你们拿开大会的协议来压我，这样压我，我很难过。我知道(陈毅)大会检讨是通不过的，所以先要批判。你们是批判陈毅，不是叫陈毅检讨。

你们最后给我的一个电报说，我们得不到解放，你也得不到解放。这是给我下通牒。我本想给伯达、江青看，算了。我吞下去算了。

我是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办事，我自己有什么方针？

你们(指学生)不要去干涉外交部开小会。外交部开小会没有妨碍。你们要开一次大会，各派都要参加，然后回本单位开中会。如果你们到外交部和大会堂闹，那么我就将十一日大会取消，那责任要由你们来负。现在看来地点仍在大会堂。

指示三点：(1)最好明天一点到五点半开小会；(2)关于开大会问题，你们要写一个安排报告，说明安排情况；(3)今晚你们回去做工作，将姬、乔放回来。口号可以喊，但不能打旗子、刷大标语。

周恩来对“北外造反团”、“六·一六”说：“现在你们在外交部的扎营示威，这是针对我的。”

### 884. 李富春接见计委同志讲话摘要 (1967年8月6日)

李富春在中南海接见计委同志的讲话中说：“斗争薄一波，要挖他的历史根子，要挖痛。第一、挖(他)是刘少奇包庇下来的叛徒(下边未听清)；第二、投奔阎锡山，把大叛徒宋劭文、牛佩琮、戎子和等搞到山西去；第三、抗战时期搞牺盟会、决死队，牺盟会负责人是戎子和(下一个未听清)；第四、薄一波的一套手法是阎锡山那里来的，以后和刘少奇、刘澜涛、安子文等大叛徒勾结起来，到处伸手。你搞他的具体问题，他可以躲闪。你搞他的历史问题，他就没有办法。自首叛变61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

### 885. 李英儒在戏剧口会议上谈斗刘邓陶实况 (1967年8月6日)

中南海内部斗了刘、邓、陶，中南海的造反派都到他们家里斗的，这里有中央首长的意见，戚本禹同志插了意见，我们作具体工作的人员都参加了。

揪刘少奇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不能低头，可是刘少奇走一步向群众鞠一躬，臭婆王光美也跟着，王光美吓的不敢抬头。把实况录音机一打开，百万人的喊口号声，我们一百五十多个拳头都指向刘少奇，差一点就打上，把刘少奇吓坏了。

邓小平和他的妖婆也一起揪出来了，他老婆和他一样高，如果我有劲，我一手可以揪一个。大家问他：“杨尚昆按窃听器的事你知道不？”邓说知道。“主席怎么说的，说谁再按，开除党籍，你为什么还让他干？”他说：“我是反革命。”几次的这样说，他是反革命。

斗争陶铸时，你问他，他老哇啦哇啦的说，由于他老婆有病，没有揪出她来。

这次斗争会拍了电影，拍了三千尺，以后就出来彩色的，以后能让大家看。

对刘少奇，我们是引而不发。让大家看看他的丑态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斗争刘、邓、陶的目的，就是为大批判、大联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联合起来。

### 886. \*谢富治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1967年8月7日)(见《系年录》第一百卷)

### 887.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讲话(摘要)

(1967年8月7日凌晨)

现在把湖南的形势来分析一下，总的来看，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一切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暴露的愈彻底，解决的愈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希望龙书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黄司令员，当然也告诉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应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现在湘潭发出900多支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

说说群众组织的问题，现在有这个趋势，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枪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要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要跟同志们商量，但“抢”总是不合法的。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怂恿、允许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命令，林副主席同意去的，这样你还夺权，你还抓人，就是无政府状态了。是不容许的。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象其他地区造反派少，去抢还可以，长沙地区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这不应该。你们武装自卫是有道理的，但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怎么办？不然成了乌合之众，一定要有步骤的工作，不然中央派谁去也不能解决问题。

### 888.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红代会的讲话纪要 (1967年8月7日晚21点至8月8日凌晨在人大会堂)

我受中央文革委托，谈几个问题：

(1)中南海周围揪刘联络站问题。

我和戚本禹同志五号凌晨在西门讲了。周围将近2000个单位在这里，批判斗争这是个革命行动，所以召开了纪念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邓、陶大会，这是中央文革同意的，满足了周围这些单位及一切革命同志的要求，这是件大事，从政治、思想、理论方面批倒、批臭，起了推动作用，给这些党内“走资派”一点压力是对的，中央是支持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中南海里面，所以必须撤。

(2)北京很多学生外出串连。

这个问题需要讲一下，学校支持外地是件好事，但是有些学校一、二个人出去就代表整个组织讲话表态，这是不对的，牌子不能随便往外打。

中央着手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准备重点解决河北省的张家口、唐山、石家庄、保定。新疆、宁夏没有完全解决。

有些地方形势比较紧张，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河北，中央准备解决，从

海、陆、空军中抽出干部，派调查组，革命小将已经派了，已经到张家口、唐山、保定、石家庄，但是主要情况还是要靠当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同志解决问题，不能靠北京去的包办代替。还有东北的问题，中央也准备着手解决。

中央文革小组有个意见，就是大学的同学不要出去。出去后如果能解决好，就会帮助中央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反而会给中央带来麻烦，如果调查不清就表态，就会给中央解决问题带来困难。

有人说现在是第二次大串连，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央文革还有个意见。对形势有何看法，不要瞎猜，现在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有人看到这里发生武斗，那里发生武斗，就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这是完全错误的，凭传单和小报来判断形势是靠不住的。

### (3)关于武斗问题。

我谈一点个人看法。保守势力包括外地来京的保守势力在内，在北京搞武斗要作调查要反击，特别是工代会要反击武斗，因为北京造反派占优势，是能管理好首都的，所有北京市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反对武斗。

当前的大方向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大学主席著作，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各代会要为制止武斗贡献力量，要搞出挑动武斗的头头。典型的要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必要时可以开大会批判，要造成反对武斗的舆论。有人说打架越厉害，越是造反精神强，这是曲解造反精神。不要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你们是接班人，你们要处理北京的大事。

## 889. \*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时的谈话

(1967年8月7日)(见《系年录》第一百卷)

## 890. 周恩来在外交部批陈小会上的指示

(1967年8月7日)

第一件事情，这个小会在11号以前再开一次。

第二件事情，我庆贺你们在外交部这个系统大联合的行动，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啰，这个开始是个良好的开始。在批陈的会议上大家联合行动，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功。我希望第二次开的能比今天开得更好。要勇敢而谨慎。最近主席在一封信上讲的，在一个批示上还说这个话。

我还有一件事，就是外交部本身，在文印处底下印刷厂，两派更要应该有联合行动，抓革命、促生产。

## 891. 陈伯达对韩爱晶、蒯大富的讲话

(1967年8月8日晚—9日凌晨)

八日晚到九日凌晨，敬爱的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等接见了韩爱晶、蒯大富等同志，陈伯达同志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陈伯达：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深入地探讨问题，对周围的事没有很好地考虑，心总在飞(指总想外流)。

韩爱晶：(大意)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我们这几个人是小资产阶级，都快成修正主义了，要求到外地火线上去锻炼。

陈伯达：你们的毛病很多，你们还不是修正主义，你们要接近群众，学习主席著作，要有群众感情。

蒯大富：我们这几个人风头太多。

陈伯达：你们风头是出了不少，风头主义是腐蚀人啊！

(韩爱晶同志又谈了要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陈伯达同志写了：战斗，学习！战斗，学习！战斗，学习！

最后，陈伯达同志乘车送韩、蒯至北航、清华并意味深长的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还只走了半里啊！

## 892.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重要讲话(1967年8月9日)

(见《系年录》第一〇一卷)

## 893. 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的讲话

(1967年8月9日凌晨)

三新：北航在武汉搞分裂。

王力：你们当时没有认清，敌人利用二八声明镇压革命造反派，武汉经过了大的革命风暴，问题解决的彻底，军区专政机关都解决的彻底，你们有条件很快的执行革命的大联合，你们要创造一个三结合的典型经验，武汉事件“三司”垮了，证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王力：武钢的联合必须以“913”为核心，不支持“913”，就是不支持革命。必须恢复“913”，才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也是全国利益，因为陈再道主要搞“913”，但“913”不能歧视人家。武汉把自己的问题模范地解决，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不能打内战。主席对你们支持最大，发社论最多，你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要辜负中央、主席的希望，造反派要夺私字的权。

谢富治：听说“康老三”垮了，还是你们看的准，那时我和王力想保，你们研究得透。

王力：那时间各派政治力量都要出来表态，他们垮得最快，中央一表态就垮了。

李春玉(“913”)：我们为了大联合，“913”都准备加入“工总”成立一个工人组织。

王力：好，成立一个组织，武汉、湖北的担子全靠你们担。

谢富治：(对“工总”)机关的可不要吸收。

王力：发动他们起来抓坏人，支专政机关。

谢富治：坏的一定要抓，但不要抓得太多，专政机关不要轻易抓。要学习成都，靠他们自己起来抓。你们的那紧急通知还满有政策性。

王力：你们考虑一下，湖北的那些干部可以留用，湖北王任重、陈再道各搞一摊子，孟大唐的身份陈再道把他提高了，他老了，干不了事了，查他历史过去镇压过学生、工人运动，你们有没有可能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造反派介绍杨春亭—宜昌地委书记)杨春亭那不错嘛，可以提起来，有能力的可以越级提拔。

谢富治：杨春亭不错，姜一(黄纲第一书记)可以用，可以摆在后面嘛，干部问题上，你们不能打内战。

## 894. 谢富治接见外事系统代表讲话(摘录)

(1967年8月9日)

外事系统大家都是辛辛苦苦地工作，但各个战线都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外事系统也不例外，要革命，要批判，这一点也要大家一致起来，外办我也去过一次，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到缅甸，就戴草帽，穿布鞋，人家说这个人有意思，尊重中国风格，把西服一穿不象样子，要看内容，不看形式。再一个是用钱大手大脚，送东西送多了，你们有从使馆来的，使馆为什么不中国化，要闹革命，按原来的样子，就不能支持那个地方

的革命，缅甸是个典型，为了怕破坏关系，就不支持那个地方的革命，这是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外交部许多地方需要批判，要有中国的外交，苏联是一套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我们为了跟人家一样，大使馆的房子和美国的房子一样，汽车、房子、吃饭，服装一概都是西方，不需要彻底批判啊？先从批判或为批斗统一起来，开大会一起好啊！因为你们这样，和外国人搞斗争都搞不起来，和英国人作斗争搞不起来，现在搞的不是很大的原则分歧，几派，这个风气不提倡，当然你们好的是不搞武斗，武斗要坚决反对，江青同志说，文攻武卫，完全对，是讲“百万雄师”、“产业军”、“十大总部”，对“二·七”、“三钢”、“三新”、“八·二六”，他们围剿革命派，革命派要武装自卫，但我们机关学校的革命派占了优势，你们都不要跟人家乱抓帽子。搞武斗没有好下场，“百万雄师”专门训练武斗，四川“产业军”专门训练武斗，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的话，人再多也不行，是纸老虎，没有好下场，千万不要武斗，那一派也不要搞武斗，要政治、思想上批透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895. 戚本禹对煤炭工业部的重要指示 (1967年8月9日下午4时)

煤炭部生产情况很严重，中央文革准备讨论煤炭生产情况，煤炭生产下降，同煤炭部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关系。现在第一步，要解决煤炭部要有一个领导生产的班子。对你们这个局面我们下了个决心，就是实现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这个煤炭部改为煤炭科，不要这么多人，我看我提个建议，以后还要报富春同志，报中央文革来批准，煤炭部不要这么多人，我这个建议让你们讨论，煤炭部剩下两百多人指挥工作，改为煤炭科。煤炭科主要搞业务，抓全国煤炭生产，晚上的时间搞运动，那么剩下的800多人怎么办呢？分配到各个煤矿去，所有的勤务员，“东方红”、“井冈山”的勤务员都下去，下去搞三个月以后轮班，可以回来汇报，汇报完了以后再下去，你们究竟是那个路线，看你们实际表现，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来考验你们，对吧？你们煤炭部缩小成煤炭科啦！你们愿意叫什么都可以，二、三百人，剩下的人员要精干，能负担起指挥全国煤炭生产的战斗任务，要一个精干战斗的任务，主要要青年，不是因为我是青年啊。搞个生活班子，专门照顾下去的干部的生活问题，照顾他们的家庭问题，照顾他们的小孩问题。你们矿业学院下去，你们同意“井冈山”的就和“井冈山”下去，你们同意“东方红”的，就和“东方红”下去，不要到底下去打内战啊！不要把煤炭部两派分歧带到底下去，你们到底下去也不要说煤炭部两派分歧，不要去鼓动工人支持你们这派到北京去反对“东方红”或“井冈山”，你们谁这样做的话，证明你们这派不是革命派。你们需要去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支持他们的造反派，促进他们革命的大联合，把生产搞上去。

### 896. 李震谈公检法 (1967年8月9日)

八月九日下午，公安部李震副局长在公安部接见政法公社《政法批判》工作人员，李震同志说：

谢副总理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很重要的讲话，是有指导性的讲话，是根据主席指示精神具体化的讲话。专政机关最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彭、罗则完全相反，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我们的专政机关的作用，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他们却对人民实行专政，包庇、纵容反革命，纵容坏人，他们散布流毒，好象政法机关不是受人民监督，而是监督人民，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统治人民，不是对敌专政，而是专政人民。

第三：毛主席的肃反路线是群众路线，他们却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

另外他们还提倡奴隶主义，宣扬“驯服工具论”，只要上边说的话就听，这就被走资派利用了。

有一个第三次公安会议文件是主席改的，主席几乎全改了，是指导公安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以后印了发给你们《政法批判》，你们要好好学习，再看看彭罗搞的什么名堂就清楚了。

公检法，解放以来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肃反、镇反、几次大的运动都是主席亲自抓的，肃反运动中，光电报，主席就亲自批了一百多件，主席始终走群众路线，运动一来是群众路线，运动一过，彭罗又恢复了神秘主义、孤立主义，运动来了又冲击他们一下，对公检法的基本估计，这个问题还要问问谢副总理。

### 897. 林杰讲话

—揪出军内“一小撮”，我们的军队就更强大，更巩固

(1967年8月9日晚)

在全国不仅是温州的问题，温州是浙江的一个焦点，看来全国有一些地方的形势很紧张，越紧张越有好处。毛主席说过，那里乱子出得越大，那里就越有希望。现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军内“走资派”是在支左过程中暴露的，如赵永夫、陈再道。军内“走资派”必然勾结地方“走资派”，对他们，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倒，揪出军内“一小撮”，我们的军队就更强大，更巩固，这与拥军是一致的。

### 898. 姚文元谈文攻武卫

(1967年8月9日)

春桥和我共同表示同一明确态度，支持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具体组织要根据主席革命路线和按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可以先在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左派占优势的工厂单位试验。建议全市组织工人的武卫组织，可否先搞十万人左右。

组织武卫只能对付一小撮坏人，是工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还是靠文攻，什么是文攻，文攻就是大批判，只有把大批判搞好，批深批透，肃清刘、邓的流毒，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搞大批判一个开大会，但开大会主要是造声势。一个是写文章，江青同志最近讲了关于组织写重点文章的问题，北京已经组织了一百人的班子在写重点文章，上海也应该组织一个一、二百人的班子写重点文章，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写文章，要想办法写一些专门给农民读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小组已讨论这个任务交给上海，搞十篇左右的文章，每篇读半小时到十五分钟。

关于李大钊的问题的具体材料，我未看过，但听说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慢点搞好，不要精力分散，目前还是集中精力批判刘、邓、陈、曹，当然这些问题将来都可以批判，不仅李大钊，还有大叛徒瞿秋白，都应当批判。听说主席最近讲过(有人说文革搞的差不多了)“没有完的，还要搞下去。”

### 899. 关锋给地院的电话指示

(1967年8月9日)

关锋同志8月9日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勤务组负责人田春林电话指示，全文如下：  
田春林同志：

听说你们那里因为地院革委会确定朱虹、黄占起两同志随我去一趟(指去东北)有很大争论，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争论，妨碍掌握斗争大方向。既然争论很大，这次你们那

里可以不去人。希望你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把朱成昭批深批透，你们那里批判朱成昭，和大方向一致。8月2日，你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讲了几句话，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关锋  
8月9日

**900. 形势座谈会**  
(1967年8月10日晚8:00)

参加成员：

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中奇

各大中院校同学大专红代会、中学生红代会

大会开始是各大中院校同学谈北京及全国的形势，当民院谈到他院两派打内战动武时，江青：坚决反对吗！

周总理进入会堂，康生也来了，在总理之后。

康生：我刚才从美国人那儿来，我刚接见了美国人，(1)黑人有一个组织是黑卫兵，抗暴反美斗争，年岁 18—20，他们放暑假回家了，家里的生活比学校更苦，有时间体会到民族、阶级压迫，现在 100 城市都成立了，你们不要光听名字(指黑卫兵)(周总理插话，说的英文，意思是翻译不确切，可能是黑人红卫兵)

(2)现在美国人逃避服兵役：他们有一种办法，就是检查时，身上带毛主席语录，就不要了。

在“新北大公社”代表发言时，康生同志插话。

康生：7·24 对彭真批判大会很错误的，这样把讲台让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印成报纸发向全国，这是放毒，很错误的。

谢副总理：“5·16”是秘密组织(指“5·16”红卫兵团)不合法。(同学：是反动组织)。

**901. 周恩来接见煤炭部代表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0日)

陪同接见的首长：戚本禹、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

现在煤炭产量下降到这个程度，不管是煤炭部还是矿院，看到这个情况大家心里都不好过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都有些影响，首长是煤炭部的领导涣散，不抓业务，涣散了，当然与我们有关系喽，没有抓你们。不把煤促上去，第一是铁道，全国交通命脉，没这个，文化大革命怎样促进呀！更影响战备和援外。第二就是煤炭，煤炭是动力嘛，当然石油也是动力，还是煤炭用的最广，石油还要大上。第三就是钢铁。有了这三个就好了，其他少一些可以补上。现在看来日产下降有另外的原因，首先是矿上的原因，还有运不出去影响生产，没地方卸。铁道运输本身要煤，大多数是蒸汽机车。

勤务组都要下去，不要整天在家吵架，不要把观点带下去，下去要带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吵架在业余时间。

现在正在起草两个文件，准备带下去，凡是大矿都军管了，七月、八月雨季都过去了，

你们八月下去，九月生产就要看涨，冬季用煤多。勤务组成员下去把生产搞上来，两条路线斗争解决了，这是个很大的成绩。一、二月份我们曾用这个办法，把铁道运输系统抓上去了，本来铁道部长早就撤职审查了，后因为社会上两派又受到了影响，不过他们监督小组还是起了一定作用。你们如果能搞出成绩来，部的革命委员会也就有希望了。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王俊同志在二七工厂工作很有成绩，我们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电话联系好了，请他来作军事代表。请王俊同志任组长，范文彩(煤炭部副部长)同志任副组长，京西的工程师赵景琦同志在京西的工作不错，也来参加筹备小组。

## 902. 谢富治在工代会纪念“八·八”“八·一三”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0日在人大会堂)

现在，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多了。运动正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形势一片大好。

武汉问题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对武汉革命派的支持也是对全国革命派的支持，是在全国范围内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保守派的一次反击，反击他们挑起武斗，反对他们对革命派的进攻。

北京同外地情况有不同。北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所在地，北京的工厂、机关、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关怀下进行的。在北京，革命派是占优势的，当然某些个别单位情况例外。解放军总的说来是支持革命派的，只是个别有些问题。总之，革命派在北京是占优势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我们得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关怀，所以占了便宜，少走了弯路。

上海的工人阶级力量很强大，发言权很大，当然上海的解放军、学生力量同样也很大。在北京，工厂也多得很，工人阶级队伍也很强大，但是发言权不象上海的工人那样大。北京的工人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身边，有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关怀，应该成为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但是，这方面做的不够。怎么办呢？要加强团结。工代会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的。毛主席对我讲，要成立工代会、红代会……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成立了工代会，所以说工代会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承认了的。(大家热烈鼓掌)大家要不要支持工代会？(答：要！)工代会不团结，你们赞成不赞成？(答：不赞成！)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大团结。

还有一点，不论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是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只能用四大武器，坚决反对武斗。保守势力总想以挑起武斗，镇压革命派，挽救自己的命运，象“百匪”就是这样。可是他们总是要垮台的，彻底垮台的。你们不是说要搞游行示威反对武斗吗？什么时候搞，我也参加游行，要发动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北京没有发生武斗，一方面北京的解放军支持革命派，另外谢富治坚决反对武斗，可是在河南，保守势力刷标语说我是河南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我是北京的革委会主任，怎么会挑起河南的武斗，我坚决反对武斗。十六条上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亲自写上的，以后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讲话中又一再说明，武斗只能伤其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以后中央又三申五令不许武斗，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表面上也听说毛主席的话，但行动上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不听毛主席的话，这种人是什么人？是两面三刀，对不对？(众呼：对)在北京，在某些工厂学校有局部的武斗，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武斗还没有。前几天，有的人居然武斗到中央文革来了，他们拿着手铐脚镣去中央文革宣传组抓人，这样行不行？(众呼：不行)绝对不行，不管什么人都不行，我们坚决不答应(众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

打倒谁！)现在要发动大家起来，坚决抵制、反对武斗，要大造舆论。

我再谈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工人阶级是生产的主人，革命派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收获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能不损失的就不损失。

### 903. 周恩来在外交部批陈小会上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0日晚)

我们是想把整个外事口由联络站、一外“红旗造反兵团”、二外“首都红卫兵”，三方面发起，邀请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来参加，但这个要求，没有达到协议。那只能一方面开了，由这三个组织发起。但是，我有个要求，凡是不参加明天这个大会的群众组织，希望你们无论如何不要采取冲击的行动，因为冲击就要犯错误。如果不冲击，同样有权利另外协议开另一次会。

### 904. \*王力在新华社送审稿时的指示(1967年8月10日夜) (见《系年录》第一〇一卷)

### 905. 中央首长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1967年8月11日晚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的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较少，不总结经验就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不是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

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连，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火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嘛，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连加到某个人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相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彷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连，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连，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可是有人说：武汉表现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作的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个“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

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啰。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斗。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嘛。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

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莲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付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不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区。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

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像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二十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有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让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5·16”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5·16”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豹、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5·16”有联系)可能与“5·16”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

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林副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5·16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两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三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28年以前还承认有阶级斗争，到了36年就否认了阶

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并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5·16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5·16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5·16”，他们的名字不配叫“5·16”，他们是诬蔑“5·16”。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们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掂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5·16通知》和《5·17社论》来检查，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像，刘少奇题的字，也有33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音），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极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

同志们，战士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支”、“两军”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证明了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副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几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5·16通知》证明主席的预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一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5·16》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垃圾堆里拉出来，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像、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让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协议上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像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事件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到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曾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群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

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连，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个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讲，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对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副统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六六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九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六七年毕业生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愿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副统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谢富治：(记录不全 大意不变)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记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一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

“三新”最近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好。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的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嚷嚷，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的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

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我们要强调。

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学习。

康老讲，你们可以贴这样的大标语：“中央文革批准外出串连”纯属谣言，造谣！

## 906.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的讲话 (1967年8月12日)

总理指示精神如下：

(一)有关江西问题，福州大军区与江西省军区有关系，省军区不是犯了一般的方向路线错误，而是犯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二)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将要搞四大，造反派可以帮助提意见，选大字报、小字报，但不要进去串连。

(三)江西军区某些人策划打倒刘瑞轰是错误的。军区对刘瑞轰的态度是不对的。刘瑞轰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是对的。造反派支持他也是对的。

(四)总理一再指出：江西问题严重，特别是赣州，这是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策划，挑动农民进城的，不仅是军区内部，而且是省委内部以方志纯这个大叛徒为首的走资派和地、县一小撮走资派挑动、纵容的。

(五)现在夺野战部队的枪，不管是那一派都是错误的，尤其是“萍总”围攻、殴打野战军的战士，夺野战部队的枪，严重的说，是叛乱行为，当然，群众是受蒙蔽的。而萍乡“大联筹”自卫反击是正义的，中央是支持的，称赞的！

总理一再指出：造反派是听话的，讲道理的，但不要翘尾巴。要欢迎受蒙蔽的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时指出：相信造反派会听中央的话，会立即撤出驻省军区拥军联络站的。今晚再接见时，听你们的消息。

## 907. 中央首长对宁夏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12日)

周总理、康生、关锋、李天焕同志八月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

礼等同志，接见时中央首长作了两点指示：

一、中央决定：调宁夏军区负责人来京开会；检查纠正宁夏军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责成兰州军区派国防部队进驻吴忠、银川等地区，营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执行支左任务。

### 908. 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代表讲话 (1967年8月12日)

十二日下午四时，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同志接见了“湘江风雷”的代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周总理对《决定》作了解释。戚本禹同志讲了话。现将戚本禹同志讲话摘要如下：

华国锋是中央了解的。“揪出八·八电话的黑后台”是错误的。名单是毛主席批准的，今晚宣布，发展下去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真正有出息的人不是争席位的人，是根据毛泽东思想看问题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现在出头露面的人，将来总有一部分被抛弃，起码看他半年，他自己总会表演的，我还要看。刘少奇是多久搞出来的？！我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造反，同样，你们也要欢迎别人造你们的反，你们中间会有很大分化的，你们有一个光辉的模范——毛主席。“高司”的工作你们要做，“高司”原是造反的，左派队伍有的会步“高司”的后尘。对“高司”、对“工联”……怎么办？你们要考虑，你们看主席能调动多少人进行工作？！“高司”总还比当时的四方面军好吧？如果按照你们这样的水平，就非将对方消灭不可，这恰恰中了敌人的奸计，你们现在碰上的困难比毛主席当时的困难小多了，你们的条件好多了。

### 909. 杨成武电话指示 (1967年8月12日)

林副主席给卫戍区的题词，不仅是对北京卫戍区的，对全军也是莫大的鼓舞，莫大的鞭策，是推动全军更加无产阶级革命化，更加战斗化的动力。是把全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动力。要总参党委研究贯彻执行，掀起一个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和文化大革命密切结合起来，做好抓革命促战备促生产促工作，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把工作完成得更好。

### 910. 徐景贤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2日)

形势大好：第一点，林彪同志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注意这三个最小三个最大。把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大大巩固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世界的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外国人现在说现在我才理解，如果没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世界革命就要出现大的反复。

第二点全国革命派和群众受到极大的锻炼，我们每个人从来就没有得到象今天这样大的

锻炼。

第三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毛主席宣布介入运动，在“三支”、“二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清洗了一小撮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全军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加强了。

第四点我们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如饥如渴地读毛主席的书，这场斗争成了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课堂，从来有没有毛泽东思想这样普及到群众中呢？

不怕乱：怎样看待全国的乱？有的地方，交通中断，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发生这样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激化了，这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乱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的，我们要深信，毛泽东思想是可以领导统一全国的，我们不怕乱，乱一些矛盾出来，对我们是更大的考验。

八月是鲜红的八月：在我们上海掀起了三次大批判的高潮，第一次，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发表后，第二次是5·16通知下达后，贯彻六·二决议及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的讲话精神后掀起批的新高潮，这两个高潮推进了大联合。当前是面临着第三个高潮。八月是鲜红的八月，决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八月要大乱，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把八月变成大批判的八月。

我们的口号是：要做革命的批判派，要做今天的真正革命派，反对做消遥派、观潮派，还有消极派。

### 911. 周恩来对温州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13日)

总理于八月十三日在南京对温州做如下指示：

指示大意：

一、中央军委已经对温州问题定了性质，是反革命武装叛乱，但其中有受蒙蔽的群众参加。

二、中央同意派飞机去散发传单，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并马上给温州运送粮食、医药等急需用品。

### 912.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3日下午)

前几天江青同志讲的那个传单，什么“降龙”、“伏虎”、“十条”、“十二条”、“二十七条”，题目是：“请看革造总部核心的绝密策略”，实际上是“红色工农革命委员会”那几个组织搞的，这是反革命阴谋，要引起北京市革命派高度警惕，警惕保守势力泛滥，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死心塌地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美蒋特务，要警惕黑手。

北京的形势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有武斗、打内战的歪风，还有什么“农村包围城市”，这不仅是歪风，而且是反动的。公安部光有6条还不行，看来还要搞个东西，要来点专政。劳改犯造反一律枪毙！把出来的劳改犯统统关起来，要分清敌我嘛！劳改犯是专政对象，不能让他们造反。搞武斗，搞分裂，原因就是：第一，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第二，是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美国特务搞阴谋活动；第三，是造反派中有“私”字，这样他们有机可乘，被坏人利用。

北京市革命造反派搞大批判是头等任务，是不是革命派就看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大不大，革命派不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命，还算什么革命派呢？要革这个命，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所以要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革命的积极分子。

中央文革小组有个指示：1. 红代会各校外出的人统统撤回来；2. 除了中央特许派出的同学以外，所有的同学都不能以红代会名义或学校组织的名义发表声明，不能打一派拉一派。

各单位打架都有两派支持，要提醒地质、师大、北航、清华、北大，提醒你们几个大学注意，前天江青同志讲了，两派打架可能有黑手，但是我们不能怀疑是小将，小将不懂事，上了人家当。有人说：现在发展到武斗阶段，这是反动理论。打内战发展到实用主义，只要你支持我，不管是革是保，什么观点就搞到一块。保守势力为什么活跃？这与这个实用主义有关。

### 913. 周恩来接见广州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年8月14日)

“工联”代表说：“黄永胜同志上次接见我们‘工联’，说了‘地总’、‘红总’是保守派的，我们整理成传单。其实我们已经把黄永胜同志讲的‘地、红总’是保守派的话很明显的，都删去了，但是黄永胜接见‘地总’、‘红总’时说我们的传单造谣。”黄永胜说：“我没有说过。”“工联”代表指出：“‘地总’、‘红总’的传单，写明经黄永胜同志审阅的。”黄永胜同志说：“没有，我没有看过，可能是×××看过。”(声音越讲越小，听不清)。

总理说：北京就有这种看法，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看得那么微弱，把刘少奇的力量，看得那么雄厚，这对吗？这不是跟香港一样吗？你们是外来影响加上本身对形势估计错误，有些人提出来的形势是武装夺权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说武装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呢？夺毛主席的权吗？权掌握在刘少奇手里吗？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林副统帅指挥的，你们夺他们的权吗？这样说是方向性错误。

总理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广州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新秩序。

总理总结说：第一，夺枪是不对的。第二，公安局瘫痪，公安“红旗”也要负责任，但“1·25”要负主要政治责任。第三，“地总”、“红总”、“主义兵”、“春雷”去铁道局抢枪是不对的。第四，“华工红旗团”8·18是不对的。

总理十六日晨再次接见广州造反派，并指示黄永胜当天用专机接各派负责人来京。

### 914.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5日)

最近中央对湖南下了一个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次军区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这次点名的两个同志刘子云、崔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龙书金也要负责任的，对龙书金的错误，中央是详细了解了的，今年五月份在广州大军区会议上龙书金作了检查，当时我们认为他的检查是比较好的，有承认错误的认识，但是动摇了，继续犯错误，总的一句话错误的思想已经过去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向前看，主要是加强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没有共同的斗争目标、共同的方向，就不可能团结，当前的大方向是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的重点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不是到湖南蹲点了吗？刘少奇在湖南放了不少毒，搞什么三自一包，这可以批判嘛！还可以联系到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你们湖南省的张平化、王延春，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希望你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必须提高警惕性，警惕坏人挑拨离间，破坏团结，造反派之间打内战，要克服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进行整风，希望你们多作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戴里同志提出由“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成立一个由47军领导的维护治安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意见很好，我们决定中央建立一支造反派的群众武装维护革命的秩序，希望你们承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承认47军领导，这样才不致于使坏人和保守派去夺解放军的枪，加强三性，革命性领先。

## 915. 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讲话 (1967年8月15日)

原订于六月十四日让李先念检查，请中央文革参加，我也参加，到现在李先念没检查，原因我不说了，你们有的是知道的，很多问题把我占着了。武汉问题刚解决，外事口又出现了问题，我又去了两三次。所以推迟了一个月。现在定下十六号开会，还是中央召集，地点在人大礼堂。

还有煤炭部，李先念同志检查后，无论如何要抓革命，促生产，秋天到了，煤炭部当个典型，一号召就成功了，都下去了。

关于打人，你们要学习解放军。全国几万解放军挨打，也没开一枪，这是好事，要制止武斗，把他们说服走。安徽正在中央开会，他们想拿这个压中央，这是不行的。一年来经验，有人夺枪，这总有人在挑动，有人夺，有人让人夺，要不解放军的枪是不容易夺的。

一个要节约闹革命，一个要制止武斗，一个不能夺解放军的枪。

啊！还有一件事，广州秋季广交会快到了。(广州又打起来了)，总会解决的，你们把形势总是估计悲观，打架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解决了，现在广州造反派不到北京来了，到××时候就解决了。

等李先念检查以后，你们都下去，抓革命，促生产，我准备搞几个典型。

西单商场的问题，纯粹是打、砸、抢，拿国家财产当粪土。就因为一个人说了一句反动的话(刘少奇功大于过应当保)这可能是立场问题，也可能是认识问题，因为过去刘少奇宣扬自己是相当厉害的嘛。前几年国庆节登了两个主席的象，刘少奇最近答辩书纯粹胡说八道，把这事都推了，说是别人吹捧的，他自己不赞成宣扬自己，我就没听他说过。中宣部登他的照片，他是看了的，如果他谦虚的话，应该提出不登，他就没有提出来嘛，什么人家捧他！我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他。这就在群众中造成他是主席接班人的印象，而且是和主席并列的。现在如果没有对刘少奇认识不清的，那反而不合实际了。每个造反派都应有这个自觉，不要因喊毛主席万岁、语录高举我们就放心了，麻痹大意，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出了一个这样的人，就觉得不得了，武汉陈再道就是独立师政委听他的，我们把他们叫到北京，把他们调开整训，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解放军绝大多数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是听林副主席指挥的，不要把假象看得不得了。一不要高枕无忧，也不要看得不得了。西单商场就因一个人一句话，斗了几次，承认错误就行了，让他学习毛著，提高认识就行了，为这一点问题，结果把国家财产付之一炬，西单商场完全是打、砸、抢，而且是高级的打、砸、抢。他们把手表都抢去了，自来水笔没动，我感到奇怪，不是从使用价值出发，完全从价格来看。这是什么革命派，这不是革命派。当然他们参加打、砸、抢，不是个个都如此。解放军去晚了，先派两个连，最后又派到九个连，才隔开，政委挨打了，吴德也挨打了。我去看了半个小时(李插：我去看了三个小时，两派都打，都有缺点。)如果一派打，另一派不还手，顶多让他们绑去了，就打不起来，这才叫顾全大局。如果打，到外面去辩论，也就打不起来了。你们现在两派了，当然“财联”是多数派，你们是否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你们去参观一下，“财联”组织一下，让大家看看。这种打砸抢的作风不能提倡。

## 916. 王力在接见新华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8月15日)

武汉的事情变成了好事，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好解决，现在湖南、河南的问题也解决了。武汉是反革命暴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毛主席要谢副总理和我去武汉，原来想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彻底解决，现在不是彻底解决了吗？就舒服了吗？原来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去还是要保他们，

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拥护陈司令员，但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你们在新华社工作，看到很多消息，这里告急，那里流血，可能认为形势不好，其实形势很好，对形势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河南可能走在前面。北京的学生把全国形势说成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奏，全国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所谓军内抓一小撮，这是陈再道，那是陈再道，都是不对的。

军队的错误与地方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性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

革命派必须认识到，经过长期的斗争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的阶级界线是清楚的，依靠谁，打倒谁，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大多数干部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也缺乏事实的教育。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理论上的准备，又缺乏事实上的教育，因而判断正确与错误是比较难，敌我也分不太清楚，他们看作朋友，却是走资派，他们认为敌人，却是造反派，所以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

### 917. 姚登山谈革命造反 (1967年8月15日在外贸部)

在外交部造反派同志面前表示决心，也向你们表示决心，在这一点上，一定下定决心，不怕丢脑袋，紧跟你们闹革命，同志们，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乌纱帽的问题，乌纱帽的问题好办，帽子究竟是个帽子吗！丢了以后总有一天还会戴上的嘛，戴不上没有关系，脑袋还在嘛，这玩艺怎么能戴一次呢，脑袋掉了就完蛋了嘛，按也不上了嘛，所以就乌纱帽考虑就是私字当头了嘛。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道理，我们在印尼一年多来就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怕死，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取得胜利的根本一条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在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特别目前尖锐又复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跟不上小将嘛！象我们这个年纪不是二、三十年以前的，那时小光棍一条，也没饭吃，饿着肚子造反，他妈的死了算，现在不一样了，你们肚子吃得多大家伙了，真的呀，同志们，也不是这么个穷光蛋了，家里一大车也拉不了啦，洋服还有好多套；现在还没有用完，地位起了变化嘛，考虑这个考虑那个，要造反，打倒刘邓这个问题，中央点头了，这个没有错，这个犯不了错误，陈毅中央还没有点头，陈伯达同志还讲我是被保的呀，就考虑这个了，如果一旦错了，就考虑这个了，把帽子摘掉了，所以我参加了批斗陈毅三次会议以后，我就感到保守派有个特点，你说他不反对陈毅么，他现在确实不反对，你反对陈毅，他就打倒无政府主义，但是你说他反不反，也反！中央一点头，他马上打倒陈毅，打倒陈毅就来了，因此这就要划清界限，界限分明嘛，机会主义也是个实用主义，一句话，私字当头，我告诉你，敢字当头，一心闹革命，脑袋都不怕，他当然没有这些问题了，什么错了，错了怕什么，闹革命还有不犯错误的，错了再提高一步，是不是，只要根据实际材料，不管你张三李四是不是三反分子，就材料问题，而不是上面点头不点头，是不是？要是那样子，根本就用不着文化大革命，对不对？中央在上面点头，撤职查办，参加改造，还要你干吗？一开会一命令就完了嘛！当然了，我们不是不讲究政策，我们还有红司令吗！还听毛主席的嘛！

### 918. 陈伯达对天津革命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8月15—17日)

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同志在人大会堂三次接见了天津革命派代表。

伯达同志说：“毛主席很关心天津问题，因为天津跟北京有联系，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天津？天津就是通天的路。到北京要经过天津，是首都门户，你们有很大责任。”

接见主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1、解决围绕 609 厂武斗的天津市武斗问题。2、五代会(工、农、红、中、干)的巩固、发展和扩大问题。3、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有人说天津驻军负责人是天津的陈再道。陈伯达同志说：“这是自己的理论吧？”有人谈到天津五代会改组的问题，陈伯达同志说不是改组的问题，而是发展、扩大、巩固的问题。

## 919. 周恩来在接见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 年 8 月 16 日凌晨)

时间：1967·8·16 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南门会议室

总理讲话：陈伯达同志叫我来讲点形势，我刚开完湖南的会就来了。你们对形势的估计跟中央、毛主席完全不对头，怎么会是一个“战争解决问题”、“第三次大串连”、“武装夺取军权”、“反革命复辟前夕”的形势呢？形势是大好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培养的人民解放军不能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相比，刘少奇把黑手伸进了党内、政府内，影响大，所谓影响大，也是一小撮，军队就不同。解放军建军 40 多年，即使在“左”倾领导的时候，解放军也没有就是跟“左”倾跑，毛主席在军队里影响还是占优势的，遵义会议是个伟大的转折，即使在遵义会议以前，27—35 年，毛主席的影响在军队也是占优势。35 年到现在又经过了三十二年，四十年的历史毛主席在军内享有绝对权威。不仅是江西出来的部队，象谢富治，四川出来的部队都是这样，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嘛！四方面军也好，二方面军也好，不能看有个张国焘，有个陈再道，就怪整个方面军。谢副总理是四方面军的，陈锡联也是第四方面军的，丁国钰也在四方面军干过么，并不能因为个别坏人就否定了哪一方面军。在草地分家，张国焘叛变了，四方面军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广大指战员是革命的，张国焘 38 年不是光杆一条走了吗？二方面军，虽然贺龙是个坏人，还有广大指战员也在军队里嘛，是好的。不能因为一、二个头子不好就把军队分家。相反，36 年会合了，通过整风，在毛泽东思想下统一起来了，七大全党达到高度的统一，很快取得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看解放军不能与党、政的情况相提并论、没有解放军那能有今天这样的胜利？我反复讲过这个问题，现在再强调一次，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把党、政、军情况等量齐观，这是无视辩证唯物论，无视历史唯物论。以后不要提抓军内一小撮了。常常一句话不谨慎，可你们抓住了就是武器，抓住一句话，这样做，对于对敌斗争，对两条路线斗争，对批判党内走资派是不利的。赵永夫就是这么一个赵永夫么，张国焘也是一个。内蒙一声枪声，就把内蒙军区调来了，王良太要两面派，后来揭露了，群众给他定成三反分子，问题不就很快解决了。象乌兰夫那样的“走资派”，只要把毛泽东思想一宣传，问题也就解决了。陈再道本来就坏，是常败将军，我们毛主席念他是个老同志，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去帮助他，挽救他，结果搞了个叛乱，结果还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王力同志被绑架了，还不是解放军给救下来的？谢富治也是中央、解放军救出来的嘛。那个独立营长是用胸脯挡住枪口保护王力，包括犯错误的司令员、政委都保王力，在洪山，陈再道捣鬼，空军想办法把王力救出来了。只要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命令传达下去，问题就解决了。最近武汉就很好么！不要恍恍忽忽，说什么“反革命复辟前夕”、“武装夺取政权”、什么“比二月逆流还严重”，当然这是反动错误的啰！这种思潮是错误的。党内一些人受了黑《修养》的毒害，顽固不化，成了走资派；解放军没有参

加文化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军队同志不象党、政内一小撮要坚持反动路线，他们是没有经验，没有准备，军队有个老传统，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当然军队就是要讲成分，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就是你们学校武装民兵也讲成分嘛，当然也要看思想表现嘛，如果连这一点不理解，那你就太不理解人民解放军了。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没有提学习省市委，更没有提学习原来的北京市委。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模范，是从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概念出发，听话的就是觉得好，这不能怪他们，因而总有点偏。这是初期不可避免的情况。根据这一点，支左常常支错了。20多个省支左一点错也没有的还难找。我们要冷静地看解放军，他们是一旦认识到错误就改得快。请同志们想一想，那一个国家有这样好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北京因为隔拦武斗，护送红卫兵而受伤住院的，不是几百，而是成千成万哪！全国各省我都摸过，受伤的很多。当然也有生气的，这很难免，我也生过气嘛。解放军若不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林副统帅八年来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能有这样吗？所以毛主席敢于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没有解放军行吗？你们对解放军要有足够的认识，决不同于党内一小撮那个情况，赵永夫是个别人，不象党内情况，就是党内情况也要注意，北京有个谭震林，到武汉听说抓武老谭，后来又是陈大麻子，发展到××大麻子，对事物不能照搬，只能类比。中学生这样还可以理解，大学生嘛，搞了一年文化革命了，这样不行，象广州解放军的车辆、被服都被抢了，有些人毫无敌情观点么。(谢插话：戴着柳条帽，去抢车辆，北京绝对不能这样干，不允许这样干，对武斗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广州、福州、南京、济南、沈阳、长春都是敌情地带，一股风也刮到这些地方(济南除外)，到处抓陈再道(谢插话：大字报上写什么“绞死”，什么“油炸”，这个战士看了受不了。)没有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搞不好，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那天江青同志讲的，既要勇敢，又要谨慎。你们勇敢，发扬了勇敢精神；但要谨慎，要有科学性、造反派要能很好与军队结合。我们能说服军队同志，有的司令员被撤职了，自己还检讨错误。湖南龙书金，打仗很勇敢，一直在四野，支左犯错误了，湖南没有结合他，实际上撤换了，可是他自己还检讨错误呢。主席一向自己承担责任，不要上面的责任推给下边。“湘江风雷”那么大的组织，湖南的支错了，这是他们的责任，可是中央也批准了的呀！跟你们说话可不是那么容易呀，当面说了，过后就翻了。就说今天那个湖南的会，开始我跟湖南两派商定了来500人，后来来了二千多人，连红成也来了，北京一些学校也来人了。会上有人提打倒张平化、刘子明。戚本禹同志讲得很好，他说不同意这个口号，湖南的党内走资派是王任重、张平化，不能把刘子明与张平化划在一起，口号动摇不了解放军，但是会引起曲折，曲折太大对革命不利。

民兵武装问题，联合好了，发枪，武装工人，北京条件还不大成熟。你们要帮助解放军，解放军不能动手，你抢他，他不能抢，有的地方岗哨都不敢带枪。抢枪枝，被服也抢，车辆也抢，广州、沈阳街上没有车子走。这次中央调查团去，一个学校去一个地方，免得到一块打架。我说过了，你们去年去串连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建过功勋，可是说什么今年第三次大串连，没这回事！毛主席说：“去年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倒忙。”主席的话是非常辩证的，主观上你们是好的，但客观上帮倒忙。

广州、沈阳连救护车也抢光了，解放军只好骑着自行车跑，现在我就要解决广州问题。形势大好，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我们要互相协助，你们不要干扰我们，我们也不干扰你们的斗批改，无论如何，要把全国各地的联络站撤回来。到各地调查，要客观看问题，帮助中央解决问题。你们串连是好心好意，但是很容易帮倒忙。把道理跟同学讲清楚，他们也就通了。要教育广大群众，这样的解放军不依靠还依靠什么军队，每个地方支左都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比如象沈阳、南京。南京在军内有压制，对“八·二七”有压制。形势是好形势，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对我们的教育锻炼，增加我们的经验，经过一年文化革命，水平应该提高，各种问题要思考。军队里毛主席、林副主席享有绝对的威信，当然我们要号召军队跟群众打成一片，有错误就作自我批评，反过来，革命群众要多看军队的长处，即使犯错

误，也是积极的，能上沙场，干革命。

关于毕业生问题，中央正在拟一个文件，66年毕业生从九月份开始拿毕业生待遇，分三种情况：(1)分配的地方欢迎就去；(2)如果机构瘫痪了不能去，就留在学校；(3)如果提出要换一个单位(因为不能去)经过调查协商也允许。67年毕业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从九月份起拿毕业生待遇，跟66年的一样，另一种是到年底分配。一下子几十万毕业生分配有困难。毕业生多的学校，清华、北大、师大、人大有什么意见写信给我。

反帝反修游行很多，外交部掌握不住了，人家打了我们人，我们就打他们的人，这样就没有高姿态，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在战场上虽然是要针锋相对，但抓住了俘虏对待就不同了。外国反动的代表在我国，是在我们权力控制之下，搞游行示威、贴大标语，都可以，但不要打人，要显示出无产阶级国家的威力和优越性。我今天顺便谈谈外交政策。

(根据记录整理，大意保证不错)

## 920. 周恩来谈侨务问题 (1967年8月16日接见侨务界讲话摘录)

……华侨在国外爱祖国，祖国强大使他们高兴，这是毛主席、党领导的，他们回国后热爱毛主席。当然爱国主义还是资产阶级范畴的。另一种是大国主义，过去就瞧不起外国人，这种人上层多，劳动人民少，有的投机倒把，套外汇，他们在国外支持当地一派，如苏加诺，苏班德里约等。这种人回来对祖国有不满，他们属于右派。还有一种是中间派，回来不习惯不满。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改造过来，在朝鲜受气不等于反修，在印尼受气不等于反对反动派，头一种人是好的，是左派，第二种是看不惯的，将来还要走，走也不怕，要去香港也没什么了不起。主席说，他们明天要回来也可以。主席总是怪我们为什么不让罗隆基出去。他出去顶多是周鲸文，主席说他们写上一年也就没的写了。中间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不能只批评，不能只讲“不去农场就不是好样的”。还有第四种，钻进来的特务，朝鲜、印尼、缅甸都会派。印尼先排华，接着印度、缅甸、朝鲜、蒙古，以后还会有马来亚，菲律宾也要赶。华侨在回教国，要吃猪肉，人家不喜欢，又不能通婚，所以那些地方华侨少。回来的劳动者有保守思想，要教育。侨委是暂时的过渡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华侨逐渐参加当地国籍，支持当地革命才是好样的，不要怕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去了也翻不了天。要革命的隐藏下来。跑到蒋介石那里只是少数，解放了台湾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 921. 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天津代表讲话 (1967年8月16日晚)

伯达：五代会问题你们争论可能比较多，如果协议能成立的话，五代会的问题好处理。你们以哪派为核心都不要这样想。从大局着想，无产阶级着想，整个祖国的利益着想，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着想。不以某为核心或我这个组织为核心。五代会是扩大加强的问题。扩大究竟扩到多大？加强加到多强，你们讨论吧！

谢副总理：中央有没么个希望，毛主席一再强调解决天津问题。按全国站队来讲，天津问题最后。由于毛主席关心天津问题，所以才提前了。如果天津条件成熟或加一把力就成熟，那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成立革委会)。从全国来讲，天津形势基本成熟。中央文革关怀，伯达同志亲自领导，当然首先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帮一点忙，我们来做一点贡献。天津是较早提出成立革委会的，希望向前一步。如果能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伯达，我们可以去祝贺。

伯达：这个意见很好。可以考虑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 922. 周恩来接见农口革命造反派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7日晨 中南海)

总理：上一次约定解决农办，农政秦化龙的问题，搞了一段，结束不了，只好绕过去，先搞谭震林的问题。你们对批斗谭震林问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方案？请谈谈。（总理和同学、农口代表商量大会的时间、参加人数、发言人数以后）

总理：定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开。到六点半左右结束，中间休息一下。大会名称叫“批、斗谭震林大会”。你们是否邀请他们（指保谭派）参加？革命造反派嘛！要有风度吗！邀请他们，他们不参加就算了！口号你们自己去安排。地点在人民大会堂。<sup>\*</sup>（农口代表：要求把谭震林弄到农口各部、各校去轮流批斗）总理：可以嘛！你们搞一个计划安排，送给我。我时间很紧，就参加这一次大会，以后的批斗会由联络员参加。（农业电影制片厂“红旗”代表反映拍电影和大寨典型纪录片的拍摄问题。）

总理：大会可以录音，可以照相。关于大寨典型纪录片问题可以拍，我一直是推荐大寨这个典型的。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材料。（农口造反派代表表示坚决要摧垮首都“516红卫兵团”这个反动组织。指出农口“斗、斗、批”联络站一小撮坏头头（死保谭震林，借“516红卫兵团”这件事，大肆造谣污蔑农口革命造反派，继续陷害秦化龙同志。）

总理：如果“斗、斗、批”是谭震林底下的，你们把情况整理一下，交给联络员或中央文革。他们如果继续陷害秦化龙，你们可以也把材料送上去。

农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农林口保谭派还很嚣张，他们扬言要让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在八月份再次向谭震林请罪。

总理：十九号不是交给你们批斗了吗！（农口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的。）

一小撮走资派制造上月反革命复辟逆流以后，农口各部大印被保谭派窝藏起来了，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与李先念同志说说，把大印收回来。关于生产问题，我与李先念谈谈，农业由他负责，你们搞个具体方案再定。

[<sup>\*</sup>补漏：（农口代表不同意在人民大会堂，认为谭震林是三反分子，没有资格在人民大会堂。）

总理：人民大会堂就不能批判坏人吗？彭德怀是反党分子，就在人民大会堂批过，你们的意见我都同意了，就这一点你们还不同意吗？]

## 923. 戚本禹讲话

(1967年8月17日)

八月十七日凌晨，周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了湖南革命派代表。现将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摘登如下：

主席说：“提出以谁为核心，这很蠢。”核心是自然形成的，老是提以自己为核心的，他是最终成不了核心的，要被历史所抛弃，能成核心的，有出息的，是那些埋头苦干谦虚谨慎的人，而不是争核心的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成为核心，必须“工联”承认，“工联”不承认，你就成不了核心。现在谁也不能成为核心，所以要联合。斗争有两种，对内不能动拳头、刀枪。越以你为核心，越打架。

中央提的三个人，你们不能不信任。黎原同志不仅经过文化革命的考验，而且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不能再说章伯森狡猾。我很赞成你是左派，但在你们这些左派当中，我最相信黎源同志，你，我还要看一看，凡提自己是坚定左派的，都成不了左派，左派有变化的，有的向右，有的向极左，极左就向右靠了。章、华在湖南的干部中是比较好的，华有错误，但

也愿意改，过去有功，能力较强，你对他不信任，你可以看看，他还没有登台，还没有表演，就打倒他，他让他表演表演嘛！看他是什么样的演员嘛！多数的老干部我们要爱护，对干部要执行毛主席的政策，一看二帮。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很象无产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的激情很容易片面。章伯森是湖南干部中唯一没有逃跑的，因为跑不了，跟群众有了接触，站到群众一边，三、四月以前他就向中央写信，为“湘江风雷”翻案，还有一点舍得一身剐的精神，现在你刚翻身，就要把别人打倒。《决定》是主席批了的，三个干部主席了解。你们不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很可能犯错误，请你们来，就是为了扭转你们这种情绪，解决这个问题。

## 924.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三军党委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7日晚)

总政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什么都不搞。

全军文革也是，由廖初江同志领导。由吴法宪、张秀川、邱会作、叶群负责全军文化大革命，由中央文革直接领导。

对萧华，江青同志指出：总政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主要负责人，中央一保再保，都没有纠正过来。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要关起门来搞，主要靠本单位。总政究竟谁是什么人，一定要搞清。对萧华要揭开来，将来揭出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要抓大节，不要抓细节。

总政的材料不让往外抄。

有计划斗彭、罗、谭政、陈再道。地方不要到处抓一小撮。这样搞会上敌人的当。要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解放军，不能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威信搞垮。要保护革命群众。要搞解放军，就要上敌人的当。搞垮了谁去搞三支二军，谁去保卫文化大革命啊！

## 925. 康生在第二次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7日)

为了保障会议开好，今晚我有几个建议，如认为可以，各地各派可先达成一个协议。第一，希望各派之间在会议期间，在北京、在西苑旅社不打架；第二，不要彼此捉人；第三，大家不要抢材料；第四，开会时各地各派可根据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材料发言，不要吵起来，互相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这一派讲话，那一派就说造谣，要让人家讲话。

安徽问题不是刚刚开始的问题，中央有《九条》、《五条》，谁对谁不对，以这个标准为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到底是反对《九条》、《五条》，还是赞成《九条》、《五条》，我不必隐晦。安徽有这样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的，有的是反对《九条》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问题之所以闹成这样，与省军区个别负责同志不坚决执行《九条》是有关系的。安徽省在七月下旬出现了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值得大家检查注意。我看如果同志们能够本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九条》、《五条》，平心静气的，安徽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今天如果赞成，就达成四项协议，保证把会议开好，如果还有好的意见，大家提出来，先把这四条达成协议，然后向家里去电报，我就讲这四条。在这一方面，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挑起武斗了！在你那个地方发生武斗，你军分区不能没有责任，军分区不能不承认，不要把责任推给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好的。

康老：我再建议，双方不要贴有关死伤、打砸抢的文字、图片、传单。发出去的要收回来，贴出去的要覆盖上，你们这样搞，不是搞好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帮修正主义的忙，帮帝国主义的忙，帮反动派的忙，这是出我国的丑，谁高兴？反动派高兴，赫鲁晓夫高兴，蒋介石高兴，你们贴出去，马上就被人照去了，这些传单在香港一张要值一百元

美金，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这样做是给共产党抹灰，给毛主席抹灰。

### 926. 陈伯达、谢富治、吴德在北京仪器厂的讲话 (1967年8月17日)

谢副总理讲话：我们都是阶级兄弟，都是工人，不管那派武斗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95%都是革命的，你们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把武斗的风通通收掉，我们要反击这股歪风。外单位的通通走。

伯达同志讲话：要搞展览，要给大家参观。要彻底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揭发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要搞武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我们文斗，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我们革命委员会、工代会、卫戍区处理，要赶快恢复生产，不恢复生产就停发工资，如果不停发工资就是保护坏现象。不要歪曲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讲话。北京造反派是占优势，卫戍区是支持造反派的。谁带头打人，坚决抓起来，把首先打人的人逮捕。把所有的武器上交没收。我们不能用国家生产制造武器，把武器都交出来，都交给军管会、卫戍区，从现在起制止武斗，谁破坏这个，谁就是反革命。

### 927. 李富春在煤炭部全国电话会议上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7日)

引起大规模武斗，制造停工停产。这是他们反革命的两把杀手锏，是他们反革命的两个大阴谋，也是他们最狠毒的两手。武斗中牺牲的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停工停产所损失的是国家，是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事业。对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职工群众需要高度的警惕，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千万不要上当，制止武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主要最根本的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造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刹住武斗这股歪风。你们要向北京京西煤矿长沟峪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还有些煤矿也是比较好的，革命生产搞的还不错，如双鸭、井陆、开滦、淄汶等矿。煤炭部已经成立了煤炭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们的解放军空军部队派王素同志任组长，范文彩、赵景琦同志任副组长，做煤炭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 928. 李富春在欢送煤炭部在京单位下矿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7年8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国煤矿职工的一封信，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已阅、照发”。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煤炭生产和你们的极大关怀与支持。这封信交给你们带下去。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向广大职工作好深入细致的宣传。你们下去是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为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下去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都是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同时毛泽东思想是光焰无际的尖锐武器，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活学活用，一定能解决任何困难、任何问题，所以用毛泽东宣传队这个名义是光荣的、伟大的。下去，首先要带头劳动，而且要到井下劳动，要半天劳动，半天做宣传工作。不要包办代替，到各矿去抓革命促生产，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去搞大串连。

### 929.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石家庄、张家口、唐山三方面代表的讲话 (1967年8月18日晚)

(八月十八日晚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群众组织代表。郑维山及北京军区负责同志参加了接见。)

伯达：你们参考天津制止武斗的协议，唐山、石家庄、张家口都搞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情况各地不一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制止武斗是相同的。其中有的是共同性的东西，不可删掉，如劝止农民进行武斗，武器问题是一样的。在协议上签字了还要干(武斗)，就要垮台。江青同志说，破坏协议就是蒋介石，光订不准备实行不行。我们是为全党利益工作的，为伟大的中国工作的，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工作的，这样订成协议是不难的。订成协议也会实行的。据说有少数人想欺骗我们，我说，他们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太天真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希望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的同志不要有这样的态度。

谢富治：希望你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大会堂是神圣的，不能打架，大会堂过去走资派是不让你们进的，现在革命派都可进来了，但不能在里面打架，不能冲，我们打声招呼，不然要犯错误的。

### 930. 粟裕谈越南形势 (1967年8月18日 科学院)

由于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那么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里面也发生了武装斗争，而武装斗争就在最集中地最突出的是在亚洲，尤其在东南亚地区。越南战争从1960年打起来，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三年以前，美国有几万人在那个地方，可是现在哪，美国正规军队已达到了47万多人，将近48万人，而且还准备要增加到50多万人，这个力量已经超过了1950年到53年那个时候，我们抗美援朝在朝鲜战争时那样的兵力，可是越南那个地方有多大呢？人口也不过是一千至一千三百万人口，就是说人口不到美帝的十分之一，美国有一亿七千多万人口，而南越那个地方只有一千二三百万。美国用了最大的力量去对付越南，由它过去的特种战争打成了现在的局部战争，这种局部性战争美国动员了这样大的兵力，动员了它海军的几个师，整个太平洋的第七舰队，还包括一部分在印度洋在大西洋那边调过来的第六舰队的一部分，而空军力量，空军的战斗部队占它的整个空军部队五分之一还强。可是打了这么几年，打出结果怎么样呢？现在南越解放军所占据的地方已经几乎占了南越土地面积80%以上，在人口哪，在农村人口几乎是全部是南越解放军控制的。他们的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能够很好地配合，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能够很好地配合，南越战场是一个深的污泥坑，使美帝国主义越陷越深，由越南战场这样的技术发展下去，继续不断地开展胜利，把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武装斗争也发展起来了。

### 931. 粟裕与院革委常委的谈话 (1967年8月18日)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新阶段，决战的阶段，这是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全面决战的阶段。解放军很大一部分力量处在第一线，担负任务很重，也犯了不少错误，作为军代表，希望听取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向同志们学习。科学院在同志们的努力下大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北京是很少有的。科学院好几派能联合起来，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大联合对大批

判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把大批判搞好、搞彻底，把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没有大联合就完不成这个任务。也只有通过大批判，才能推动促进大联合，几派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指造反派)，对一个干部要批判要打倒有不同看法，对刘少奇、邓小平还有保的吗？！对他们都是要打倒要批判的，在这个前提下大联合。科学院在大联合方面已经起了模范作用，希望在大批判中也能作模范。我对地方的情况不了解，二、三、四、五、六、七机部下边有很多厂、院、所、相当大一部分群众坐不下来，对大批判不大感兴趣，喜欢到外面去闯。前几天中央领导同志讲到青年好动不好静。去闯去造反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是比较艰巨的事情，要有耐心恒心。耐心坐下来，整理收集材料，分析批判，才能把走资派彻底打倒，同时也教育广大群众，使大家认识到修正主义的罪恶在那里，才能从根本上挖掉他们的根子。我建议革命委员会能做大批判的模范，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大家要坐下来耐心搞这个事情。科学院有这个条件，科学院有广大群众，人才济济。到科学院的同志都是“家”。我们不仅要成为一个革命家，还要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大批判工作很艰巨，要耐心。过去科学院发明创造要有几十年才能搞出成果。现在批刘邓写文章不要几十年，当然不是几个钟头能写好的。科学院有大材。能动笔杆子、嘴巴子，把笔杆子、嘴吧子发挥起作用来，对科学院将来会有一个大大的提高。在大批判中也要教育自己，使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修正主义罪恶在那里，现在从理论上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系统的批判还不多。象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那是专门对一部电影。我建议科学院作专题的发言、报告，也就是一篇文章。我参加中央的碰头会，参加碰头会的有常委、中央文革、副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一星期二星期开一次，讨论政策、文章，碰头会上，中央同志号召大家写文章，我就把中央这个意思转达给大家，要写好批判文章，科学院完全有这个条件。写文章能使批判开展起来，会使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科学院搞好大批判对北京对全国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建议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勇敢地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932. 新华社、人民日报、唐平铸谈南开“卫东”  
《要大胆使用干部》文章的发表  
(1967年8月19日<sup>①</sup>)**

唐平铸同志谈：“伯达同志第一句话就说这篇文章很好。”“我认为文章观点没有错，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和审查的，只有中央文革小组审查才能发表。”

新华社“革联”负责人谈：“新华社播【发】这篇文章是经中央批准的，王力同志很欣赏这篇文章，并指示新华社同志好好学习，文章发表后已在上海等地大专院校和革命造反组织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人民日报社接待室谈：“这不要仅看到南大“卫东”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央的精神，文章在北京影响很大”。“你们想一想，《人民日报》在这样的形势，这样的时间，这样的位置上发表这样的文章，这绝不是《人民日报》一般的问题，而是当前的大方向。”

**933. 陈伯达就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  
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文章一事接见南大“八·一八”总部负责人的讲话  
(1967年8月19日)**

8月19日在人大会堂，陪同接见的有：《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同志。陈伯达同志在

---

<sup>①</sup> 本书编者按：原件无日期，此日期系编者酌加。

听取“八·一八”总部负责人江浩同志汇报后，讲：“《人民日报》登的‘卫东’那篇文章，没有调查研究，选错文章的时候也有嘛！你们都是红代会的，我对你们没有偏见。”“‘卫东’队压制你们是不对的，不能解雇工人，不应该打‘八·一八’同学、干部，他们压制你们是不对的，应该叫同志们安心工作。”伯达同志还接着鼓励说：“你们搞调查是很好的，你们要实事求是地把天津的问题好好搞一搞。”最后，唐平铸同志代表《人民日报》社检查说：“登卫东那篇文章，我们没有进行调查，可能不符合你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因为现在有很多革命干部没有站起来，‘卫东’的《要大胆使用干部》文章比较适时，所以发了。”他接着说：“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咱们可以谈谈怎么办！”

### 934. 陈伯达、谢富治讲话摘要 (1967年8月19日)

伯达、富治、郑维山及北京军区负责同志接见天津两大派代表

伯达(生气地)：你们被坏人玩弄，我们想挽救你们，批评你们，你们反复辟，谁复辟？你们反什么复辟？我根本不相信你们反复辟，我们对天津问题的处理意见是复辟吗？你们反什么呢？你们要当心啊！

我们处在阶级斗争中，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仍想法愚弄一部分人，有的人不自觉地被利用，我提醒你们，你们可能都是好人，但要当心，要上大当的。

伯达：让你们回去清醒清醒头脑。回去调查有无坏人干坏事。

谢富治：再封两个月也可以，(指《天津日报》)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是大方向，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革命派不要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干扰大方向。不要干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航向，要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把走资派批透，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是毛主席的航向，有的从“左”边干扰，有的从右边干扰，我们革命派不要受“左”、“右”的干扰，不要离开轨道！离开轨道就要犯错误。破坏工厂可以追查，一般问题就不再追查了。

### 935. 谢富治接见铁路口的讲话 (1967年8月19日)

谢富治：我完全赞同伯达同志的讲话。去年年底，毛主席就跟我们讲，这场革命不要怕，工业上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铁路运输，煤炭是工业的粮食，铁路是工业国防主要的大动脉。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工作在周总理关心下，工作是好的。我们要关心国家的大动脉。我们那一派也不关心。我们只关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关心铁路，你们革命造反派应当关心铁路。大量的人都要下去锻炼，不要留在大楼里。

### 936. 李先念召集外贸部“井冈山公社”和外贸部“革命造反总部” 两派代表座谈纪要(摘录) (1967年8月20日)

我和各组织都讲过，不要为我的问题发生意见，不对么！这样我心里难过，我犯错误，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炮轰、火烧、打倒？！至于打倒不打倒，还有中央、主席、林总和中央文革么。你们为这一点发生争执，我犯错误心里很惭愧，很多讲话就是错了，压制了造反派。

目前摆在外贸方面的任务非常严重，同志们想一想，同外国人打交道，订了合同，就要守信用。而且任务繁重，港口堵塞。你们也知道消息，农业不错，只是××地发生水灾，这么大的国家不发生点灾害不可能，我担心秋旱而不是涝的问题，我的看法比较好的，没有秋旱

会有大丰收。

## 937. 周恩来、李富春的讲话 (1967年8月21日)

李富春：

到厂矿去，这是个很好的形势。八月十号总理和戚本禹同志在煤炭部号召后，大家响应总理和戚本禹同志的号召递了决心书和保证书，很好。抓革命，促生产，精简国家机构，干部、学生要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问题迟早要作到的。煤炭部先走，铁路交通也要下去，冶金部、矿山、鞍钢、包钢、太钢、武钢、有色金属要下去，其次，一机、八机、化工、建材、一轻。当前首先希望铁道交通，学习煤炭部，以后冶金、一轻、建材、一机、八机。目前情况，各部抓革命、促生产任务不同，文化大革命进展不同，如何下法，我们不作具体安排，由各部及各革命组织大家协商，第一，协商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业务班子。可以有以下四种形式：1. 计委经委：业务小组；2. 下面各部校：部长不行，由双方同意的副部长搞，再不行由司局长搞，有革命派参加；3. 没有业务班子：象煤炭部，派军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4. 各部门，业务班子瘫痪的；各部门协商，部长，部长不行副部长，司局长，革命派代表参加成立业务班子。

四种形式，希望各部门回去协商。

第二，协商下去的问题，首先铁道、交通、煤炭。下哪里，下多少要安排，煤炭昨天已经下去了，两派各走各的，自己去商量处理，各部能下去多少，这是很大的工作，你到青岛，我到秦皇岛，你去上海，我去长沙。

其次冶金，能下去多少人，到什么厂矿去，由冶金部的同志自己协商，各人到各人的地方去，不交叉。

一轻部到直属厂去，要满足市场供应。到农村去，交换、商品原料最后是建材、化工、一机、八机究竟能下去多少人，下到哪些厂矿，我们不规定，你们自己协商。

到底建委、经委、计委工作怎么搞法，是采取分片分区分省市，还是其他办法，你们自己协商，不能协商，提建议，我们考虑。

学校的问题，小将的问题，矿业学院下去了两千，各部所属大专院校只能限于六六级毕业生下去，其他同学留在学校，搞斗批改，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作出决定，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把斗批改搞到底，抓革命，也可不下去。

工交各部要向煤炭部的方向走。

各部的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下去的情况不同，所以各部自己协商。有军管会要和军管会协商，有军代表要和军代表协商，中央不做具体规定，自己具体化。更有力地抓革命、促生产，把煤炭部作为一个参考。具体下去的步骤，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自己考虑，中央不做统一规定。下去的步骤，由各部革命组织自己商定。

周恩来：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了，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布局了，各地发动起来了，抓革命、促生产很重要，第二个阶段从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到夺权阶段，现在夺权已是决战时期，有些地方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采取军管作为过渡。军管的目的，最终是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军管是过渡阶段，要支持军管会。军管会的个别人犯错误，可以调换嘛。军管会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应当支持，军管工交财贸系统都有，国防工业全部军管。

我们找出一个新的形式来过渡，煤炭部就是一例。戚本禹同志发现两派可以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最重要的是铁路，我为什么说不能冲击军管会呢？铁路都军管了，两派发

生矛盾就很容易把铁路弄断。重要的站不断出问题，北京、郑州、东面的徐州、蚌埠、浙江金华、柳州、南宁、萍乡、长沙、成都、重庆都发生过这些事，所以决定分段由野战军，不同地方军队实行军管。两派有的是造反派之间，有的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只能在业余时间争论，不应在工作时间争论，不许停车，更不应该发生武斗，停工、夺武器，再夺，就是夺野战军的武器了。这个问题刚布置。所以还有一定的问题存在。所以要学煤炭部的形式，下去部分人，既劳动，又宣传，畅通铁路交通正常化，说服铁路线上的两派斗争，要说服铁路线上的群众组织不要和铁路以外的群众组织串连，否则是很不利的，在座的都懂得经济生活，经济动脉不能断，例如铁路断了，不仅物质生活不能保证，精神生活也受到影响，报纸也送不出去。例如徐州看不到报纸，也不能都用飞机送啊！有的地方告急，煤送不到，工业用电不能保证，只能维持照明用电，甚至生活用电也要停。这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样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本来铁道部军管后好一些，但是一冲又有问题，拆路、停车是不行的，我们号召铁路系统采用煤炭部的方式，疏通铁路，不要停车破路，铁道部要下去，学煤炭部，同样交通部也要采取煤炭部的方式。

煤炭没有了，交通水电也都要受影响，没有煤怎么生产，怎么运输，火电不能供给，要首先解决煤炭、铁路。煤炭部有一个新的形式，由军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戚本禹同志有一个创造，煤炭部当权派(走资派)打倒了，为什么两派一直总是互相打，仍然斗争很厉害？就是在九号戚本禹同志讲话的时候，仍然吵得很凶，后来一调查，群众不愿打，两派的头头、勤务员要打，戚本禹说两派都下去，头头首先下去。双方鼓掌，说明大家都厌战了。

勤务员也应该下去锻炼锻炼，带头下去，要能上能下，身体力行，经过考验再回来，当然下去还会有反复。双方不要到一个矿山去，不要吵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带下去，还要劝当地两派合作，如淮南、抚顺、鸡西、大同、鹤岗。同时动员了矿业学院也下去了。六六年级占很大一部分，但也有其他同学。

工交口近一年多，造反派起来，批判部的领导，广大群众、干部对走资派有所认识。所以不见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吵，而往往是造反派分派，我们说工交各部革命三结合条件已经成熟了，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的。因而一方面要抓革命促生产，一方面要促进大联合，最主要地是如何把领导推进一步。富春同志提了四种形式，当然首先是通过批判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大联合，成立由军代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判领导干部一年多，该有站出来的，部级的没有，司局级的一定有，能有初步条件，就可以搞筹备小组。干部的亮相，总有几个站出来的，由军管会进入到筹备小组，不仅是煤炭部、铁路，其他也可以。如果联合了，有了干部了，没有军代表，也可以派个军代表去，就是没有军代表，老中少也可以，主要由群众代表占多数。青年的作用基础，占多数，总有个交接班嘛。高级、中级干部继续亮相，也可以成立这样的筹备小组。掌握大方向，搞大批判、大联合，关键在于造反派，即便过去是保守的，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人家改了，应该欢迎他们，不应该排斥，人民内部矛盾会起变化的，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组成业务领导小组也可以，让亮相的干部管业务，同时，业务领导小组和业务监督小组并存的形式也可以，但最后还是过渡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形式。工交口在第三季度以前，应该实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当然如果象科学院那样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更好了。

武斗不要再斗下去了。武斗对革命对生产都不利。都是些老问题，一坐下来就争个没完。不断地循环、反复，走马灯式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要前进，不能停留在初期水平上，不要受学校影响。现在要求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水平提高，首先是加强领导，我和富春、先念算了算，多数条件已经成熟了，就是反复循环，受学校两派影响是不力的，煤炭部树立了新的榜样，工交系统应该赶上，铁路交通应该赶上。

再是钢铁，冶金部本来是一大派，你们自己可以选择，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呼吁你们，尽快解决筹备小组问题，你们也许能创造出比我们更好的方式来。

化工、石油、水电、林业，你们都有自己的直属工厂，甚至地质也可以嘛，本来地质部开始很好解决，后来出了两派，两派搞的挺凶，地质部有地质“东方红”嘛，地质“东方红”搞的好，地质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落后他们，他们促进你们一下，现在要赶上去嘛，地质“东方红”要很好地推动一下。地院“东方红”对你们很着急。我几次到红代会开会都碰到地院“东方红”的同学，他们都提到要你们尽快解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你们一开始就落后，他们一开始就走在你们的前面。

至于所属学校是否都象煤炭部一样呢？不必要。首先从六六年毕业生开始。九月份按毕业生待遇，先分配，最近有一个分配方案，如果分配单位需要就去，不需要就到直属工厂去锻炼。有的部门需要人多一些要去，如铁道部，但仅仅是到部的直属工矿去，要经中央批准，不要随便再去串连。我们再三跟红代会讲，我们批判了第三次大串连错误地估计形势的观点，要相信十六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各地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不需要再去点火了，帮忙了。主观上想帮忙，实际上帮倒忙。把本校、北京的两派观点带下去，不了解情况，去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甚至带着去年的观点去。例如：四川“红成”去年是解放大西南的，是造反派，今年他们支持了军区，镇压造反派川大“八·二六”，犯了错误（当然他们也是反对“产匪”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还搞了几千人来北京闹，今年再带着去年的观点去支持它，就要犯错误，就会帮倒忙，他们是配合军区镇压造反派的，我们让红代会作决定，不准串连，撤回联络站。

所以动员六六年毕业生去，要两派分开，由部里安排，中央批准。自己去是不算数的。绝对不允许自由串连，自由串连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应该把他们都调回来，林彪同志说要加强三性，都应该作到。红代会在会上说不往外地派了，但还是派去，都应回来。

财贸口有些不同，和外事口差不多，夺权不能扩大化，要搞就搞革命委员会，否则是不合法的，报纸上不给登，中央不批准，三结合不行，就先搞筹备小组。形式将同工交口的四种形式。

农林口条件就差些了，最近才搞大批判，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但对一方要去批判，也应该支持，不去影响他们，欢迎他们，也不能说人家一批就是假批判。应该通过实践来证明是真还是假。要开中小会，昨天的大会只是动员，昨天的会是有缺点的，有武斗体罚，一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这样，水平应该提高了。斗争武汉陈再道让他坐飞机，我们的最高统帅不满意，说那样不好。今天农口的，学校的都在，绝对不能体罚、武斗，大会一万多人不能控制，千把百人还能控制吧。要提高水平，但时间不宜拖得过长，当然农村主要是靠地方，中央也要过问，农林口也要下去锻炼，应到下边去，水产也是如此，在北京没什么事干，工交口、财贸口下去，农林口更应该下去。

提出口号，你们自己安排，希望八、九两月份多数有成绩，哪个单位好，我们先到哪个单位去支持你们，三、四季度，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应出成果。

我们一号召，相信你们会搞好的。你们自己讨论，讨论好通过联络员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去支持你们，对于领导机构，我们搞得晚了些，因为我们忙于搞各省的问题去了。

### 938. 陈伯达接见南开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8月21日晨)

我们要当你们两派的媒婆，都是一个大学，两个造反派，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应当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我刚才写了一个条子“‘卫东’应该承认‘八一八’，‘八一八’应该承认‘卫东’。”现在你们就成立协议，大联合的协议，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互相谅解，暂时不能解决的非原则问题以后解决。“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不要讲人多人少，力量大小，不要凭力气，不要靠打架，要靠毛泽东思想，要靠革命的原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切小问题就想得开了。毛主席在

抗日战争时期，曾批评要联合不要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批评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派之间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没有说大打出手么，都是用口、笔、不是用拳头，用武器。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唯一的武器。不要搞勒令，那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才搞了一年另两个月，就觉得了不起，其实才走了半里路。你们现在才二十岁左右，活到八十岁，还有六十年嘛，走完了死才算活到老，学到老，学到死，心不跳为止，学不够。我写字也写不好，不会草书，楷书也不可以写嘛！你们要互相学习，不要我是大姆哥，你是小指头，要学习对方长处，克服自己短处，要作自我批评，我建议你们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真学半个月，开联席会议。左派争以我为主，这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的小团体主义的心理状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

### 939. 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代表讲话 (1967年8月22日)

无论如何，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七月二十日叛乱事件后，提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的一句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口号是六四年提出来的，当时和刘少奇争论，刘提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大小贪污的矛盾。毛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九六三年社教时期就更清楚了，一九五七年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都是说的这两个问题。一九六四年四清时刘少奇不是不懂，但他硬说是四清与四不清、清官与贪官的矛盾。这个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那个时代都可以提，而现在的矛盾，从七届二中全会，主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中间有一个很短的过渡时期，从清匪到反霸，经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解放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由浅而深，这次是自下而上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矛盾没有改变，主要矛盾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4—65年主席狠狠地批评了刘少奇提的不对。主席还是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主要矛盾还是对准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打中了刘少奇的要害，刘少奇不甘心，发言抗拒，把党章宪法都抬出来了，拦阻主席发言。主要是党内一小撮，军队还是党领导的，现在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样搞不是把党内一小撮放弃了吗？七月二十日后宣传部门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出现了毛病，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现在不提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是主要矛盾，在中南区就是陶、王。他们上面还有刘、邓。现在不集中力量去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集中批判，就是把两条路线斗争放松了，把主要矛盾忘了，把一些观点搞成敌我矛盾，搞武斗，以至于动枪动炮。

要集中目标，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940. 陈伯达谈福建各派 (1967年8月22日晨)

韩先楚同志离开福建很久了，听了昨天的情况，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他下了决定制止人武部的整风。军分区人武部的做法完全违背中央，是荒谬、反动的行为。现在你们拥护解放军是对保守派施加压力，他既不拥军也不爱民，你们两派拥军(指“革造会派”和“八·二九”派)反对农民进城，你们的思想比较一致。主要是揪汪大铭(渡口市委书记)的“革联派”，他们拥军成大问题，他不拥军，也不爱民。

军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夺枪的主要是保守组织。假使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

起，就给保守派一个很大压力，它就垮了。

“革联”搞破坏，他们对革命派，对解放军都是有害的。还要争取这些人，有坏人在那里操纵。福建福州“八·二九”和“革造会”彼此都不会作工作，光算一些老帐，你们有共同点嘛！你们对“革联”要会做工作。

厦门“促联”派要会做工作，争取“革联派”多数群众过来。人武部搞的“过得硬”是反动组织，“过得硬”必须解散。厦门“革联”抓汪大铭是完全错误的，不要上坏人当啊！

### 941. 谢富治在北师大讲话摘录 (1967年8月22日)

附带说一声，最近揪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北京市还有一个革命委员会，全国有几个地方有革命委员会？连青海才有七个地方，全国其它地方就靠解放军在那里领导，你们把解放军搞乱了，全国怎么办？这个事情要顾大局，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嘛，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抓人。

### 942. 谢富治接见河北代表讲话 (1967年8月22日晨)

北京是首都，河北是省，首都是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所在地，河北在首都周围，武斗一定要停止下来，毛主席叫陈伯达和我们把河北事件抓一抓，大家帮个忙么！不要搞武斗，武斗上坏人当，各派要有积极态度，包括我在内，要把主要精神转移到大批判，对党内赫鲁晓夫的批判，停止内战，这个内战干扰我们的大方向，你们在一起住房吃饭，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人民解放军要自我批评，造反派也要自我批评。

### 943. 李富春在接见地质、师大、北石“北京公社”、“大庆公社” “革总”等组织代表时谈批判余秋里 (1967年8月23日)

李：八月十五日我和戚本禹同志接见矿院“东方红”时，关于余秋里，我们讲过革命群众可以批判，至于保不保，是中央的问题。戚本禹同志已经批评了矿院“东方红”。(×××：余秋里态度很不好)。这个问题我和余秋里讲过，你的态度很不好，不是甘当孺子牛的态度，革命群众批判你，喊打倒你，你应该举手，余秋里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应该有甘当孺子牛的态度，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批判。(×××：要求随叫随到)李：关于随叫随到，约个时间，每个星期几次按时去，留一些时间让他安排一些工作，我是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余秋里的。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谈大庆情况)

李：你们把大庆调查情况给我一份，最近要有中央文革解决黑龙江问题，黑龙江不是有山上山下派吗？

余秋里应该批判，你们把材料找一份给我，对余秋里你们的态度是对的，要实事求是，批深批透，至于本人是什么问题由中央决定，希望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大庆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搞了些东西，那个半工半读就是刘少奇的。王鹤寿、吕东有没有区别？你们帮

助一个煤炭部，冶金部、石油部、地质部，把业务班子建立一下，煤炭部已经建立起来了。

#### 944. 周恩来对外地上访人员的欢送词 (1967年8月24日)

你们应快快地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回到本地去，就地闹革命，进行斗、批、改，通过革命的大批判，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都应有你们参加，你们在北京就不能参加，你们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希望你们回去，极少数人有问题，谈完了也要回去，不仅如此，现在来的多数是职工同志，不仅要闹革命，而且要抓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应坚决执行，你们想想，战线需要互相配合，不能让留在家里的工人同志辛苦，你们领了工资，到北京来溜达，消遥，学生也是这样，学校也放假一年多了，你们应利用时间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七、八万人，甚至十万人来北京串连，没什么可串连嘛！

#### 945. 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8月24日凌晨)

总理说：“军区支左错了！柳州军分区支持，‘联指’，支持错了，破坏了正常秩序。军区愿意在这个方面改正错误，要做军分区、武装部的工作。”对“联指”，总理说：“你们方向错了，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你们把他们(指“4·22”)搞得只剩几个点，你们想消灭他们。怎么消灭得了？这怎么行？”当“联指”一再问总理，他们(指“联指”)是什么组织时，总理停了会，答：“是群众组织嘛。你们革命的话，可以成为革命组织。”总理责令军区给“工总”平反，立即释放熊一军、丁有义。总理指示：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公、检、法过去受彭真、罗瑞卿控制，有很多思想和作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搞跟踪、搞盯梢、偷听电话，搞特务活动，甚至挑动是非。总理多次强调、广西是援越抗美前线，要做越南人民最可靠的后方，要为大公、要国际主义。最后总理说：“桂林搞得不错嘛，你们可着手商量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你们老多做得不坏，在广西是造反派带头的一批，要做两边的工作。”

#### 946. 周恩来的讲话 (1967年8月24日)

总理：“工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工人红军”等组织先联合，使左派工人组织形成优势，不然容易被打掉，在多数工厂都能占多数，加以组织，编制训练，武装起来，发枪才可靠，不是所有20万都武装起来，可能武装2、3万。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制止武斗，不然达成协议也起不了大作用。铁路组织不要和地方联合，和地方组织一联，容易影响铁路运输。不过这样，铁路“总司”会感到孤立一点，因为他们是少数，对铁路“总司”，我们支持他们，帮助发展，使之形成多数。对“地总”、“春雷”可以促使分化、瓦解，使之成为少数，那就办了。对“春雷”指出他们的错误，要他们改变，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实际上“春雷”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了。

把保守偏保守中的杂枪收起来，把“地总”孤立起来，才能制止武斗。

#### 947. 陈伯达在解放军报社的讲话 (1967年8月24日凌晨)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解放军报》支持“新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李志高、金锋三人签名的大字报。这是一张很好的大字报。使《解放军报》开始揭露了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易亚。这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到处投机取巧，到处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他的作风是恶劣的，打一派，拉一派，主要的是包庇那些很坏的人。他原来的历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恶的事。以前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小政客，没有去理会他。他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对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一个不能见天日的小集团。这些我是知道的。我没有及时向党揭发这件事，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们的革命小将看出了他的真面貌，就把他揭露出来了。我们的革命小将象肖力同志，风格比我要高，他们做了我迟迟没有做的事，我觉得我应当向他们学习。希望大家紧紧地团结起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紧紧地团结起来，办好我们的《解放军报》。《解放军报》是一个很重要的报纸，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一个重要报纸，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岗位。这个报纸办得好与不好，关系到我们党的荣誉，关系到解放军的荣誉。大家都要关心，一定要把报纸办好。

《解放军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要办得更好更好更好！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解放军报》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祝同志们好。明天一定能够看到一个你们的更好的报纸。你们还要继续搞大批判，继续清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易亚的影响，这和办好报纸是不可分开的。

陈伯达同志第二次讲话：我完全支持刚才宣布的以肖力同志为首的《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一年多来《解放军报》有许多变化。推翻胡痴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接着推翻赵易亚的领导，是又一个很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肖华、胡痴、赵易亚这些人作怪，使我们《解放军报》受到很多阻力。现在把他们推翻了，还要继续揭露。关于赵易亚的问题，我希望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志揭露赵易亚，到你们这里贴大字报，使大家晓得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貌，通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学到你们这里来贴大字报，充分揭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貌。因为到你们这里来他还有很多的伪装，有很多内幕你们不清楚。他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一年多，斗争相当激烈，时间长一些就暴露多一些。过去没有以很大注意力来揭露他，现在借这个机会可以让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学来大量揭露他。公开揭露他，到你们《解放军报》贴大量大字报。希望你们紧紧团结在以肖力同志为首的临时总编辑周围。我再说一遍，这个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你们一定要以很大的力量来做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解放军报》的希望，不辜负林副主席对《解放军报》的希望！庆祝你们胜利又胜利！

#### 948. 戚本禹讲话摘录 (1967年8月24日)

目前有些现象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大批判的人员流向了北京，现在已经有十多万人了。这里面大部分是来反映问题的，来宣传的，来扩大影响的；有一部分是受了党内走资派蒙蔽，来北京对中央施加压力的，当然这是极小部分；还有一部分地区发生武斗，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来北京避风的；还有的是反映一般性的问题，如工资、福利等等的，还有的是地富反坏到北京来抢劫、投机倒把，破坏社会秩序，还有的人已经变成了北京的常住户。我们统计了一个接待站，光是常住户就有一百五十六户，占这个接待站的8%，常住北京，给北京、给首都增加了负担。

无产阶级革命派派代表到北京反映情况，我们是欢迎的，各个群众组织派代表到北京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不是革命的避风港。一个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战士，离开战场到北京来避难，这是不光彩的，你们的战场在本地。你们长期在北京是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派光荣称号的！这样就对不起在本地坚持战斗的战友。中央号召你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同志们！只有勇敢地迎着革命的大风浪才能显得出革命派的英雄本色。有的同志递条子，说在本地区有困难，受压制，革命还会没有困难了？如果受压就跑出来，我们的斗争能取得胜利吗？我们革命先烈，要掉头，人家也没跑到北京来，当时北京还不是革命的首都，他们没有地方跑，如果他们都跑了，革命能够胜利吗？现在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全国的革命造反派作你们的坚强后盾，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这么多好的条件，今天的困难再大，比过去革命先烈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打败美帝，打倒国民党总差得多吧！为什么遇到这些困难就要离开岗位呢？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

#### 949. 谢富治接见天津代表时谈话纪要 (1967年8月24日)

停产(×)天就等于5、6万农民的收入，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产品的进出口，有些零件不能用，妨碍了我们的机修，不能投入生产，这个损失就大了。第三是政治影响，外国船一停，影响就大了。如果封锁港口，不能渡船，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会办出这样子事来的。有些人只要人家承认是革命造反派，对什么事也就干得出来，不能因为是造反派，而且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就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样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四百万人交给你们，将来肯定是你们的，我们不要，66军也不要，主席讲过吗，打开主席语录249页，我也五十多岁了，要大胆使用青年。我们要好好交班，但总得有个过程。有一个造反派犯了错误，而且一直在犯，他们的口号是夺权，夺权，在会上他大吵，我们争了半天根本就是为了一个权。我一下就抓住了，在会上暴露了，我们叫他张国焘。

#### 950. 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8月24日)

我首先向同志们承认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过去工作中间，是犯过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批评我，火烧我、炮轰我、打倒我，我没有记仇，将来在实际行动中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很不理解，掉了队，革命小将很多事情走到我们前边去了。你们火烧我，炮轰、打倒，大方向是对的。有的地方为我而分裂，争论是不对的。不要保我。为我发生分歧，我很惭愧。粮食部的任务很重，夏粮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主要产区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四川等地生产形势都很好。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今年生产形势很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很好。这也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购任务、保管任务都很重。总理很关心，他再忙也要过问一下粮食工作，这是个大任务，人要吃饭的，粮食工作牵涉几亿人口吃饭问题。

#### 951. 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的讲话 (1967年8月25日)

伯达：你们是群众组织，群众没有委任，中央也没有委任，不能占领军管会。你们订了协定要不要执行？要不要联合起来？要不要制止武斗？你们这样闹矛盾，敌人会利用你们的矛盾，你们流血多，他们高兴。蒋介石在台湾高兴。我们不应做敌人高兴的事。

“革造会”：停止夺枪协议签订后，“革造会”15日就停止了夺枪。而“8·29”仍在福州夺枪。南平8·29夺枪，实际上是送枪。

伯达：韩先楚知道这种情况，是明夺暗送。

伯达：过去“8·29”还不错，不是“老保”是“新保”，在福州不全是“老保”吗？都是年轻人，认识了错误就好吗！做了不一定合适的事可以原谅，“8·29”毛病多些，“8·29”有错误的话在厦门是好的。你们要到前线去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不要在这里做买卖，是严肃的政治谈话，定了协议不干，难怪我发脾气，你们在北京一个月了，脱离了生产，脱离了群众，或者说些空话，应该回去看看，以后有问题再来。韩先楚写了一个检查，征求了福建联络组的意见，回去给你们看看。

“革造会”：韩先楚一贯两面三刀。

伯达：一看二帮，搞韩再道，本来是韩先楚吗。

## 952. 李富春讲话 (1967年8月25日)

李富春同志讲：总的讲几个问题：一、我从来没有说过，计委“红委会”以及和她联系的各个组织是保守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有你们的光荣历史。二、关于批判余秋里同志的问题，现在要重新部署，要总理决定，总理指示，总理部署，如果按总理指示我做错了我改。三、对余秋里同志的认识，从你们的汇报来说，你们对余秋里同志是有一定认识的，一月、三月、八月(8·3)总理保余秋里，余秋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文革小组，特别是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对文化大革命，在去年11月以前有抵触情绪，对文革小组直到今年二月还有抵制情绪，对于群众的态度直到今年八月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不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现在还没有自我检查，所以对余秋里同志应该批判。批判他就是帮助他，批判他使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批判他，揭露他，也就是挽救他，经过运动锻炼和群众滚在一起，群众帮助他进步，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是我最好的希望。在余秋里同志问题上，计委“红委会”，石油“大庆公社”，在某一个时期没有批判余秋里，我这是好意的善意的，而且别人批判也不应该反对，不应该说人家犯了方向错误，这正如现在人家说你们犯了方向错误一样，都是不应该的。你们要把党中央的保和和群众的批判更区分开来，群众尽量地批判，实事求是地揭深揭透，定什么性质，中央保不保，由中央决定，把这两个辩证关系区别开来，你们实事求是地批判他，帮助他，和他在一起，使他进步，不是吃老本，使他进步，不是骄傲，使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是你们最大的工作。

## 953. 周恩来谈批斗余秋里 (1967年8月25日下午)

如果你们把刘、邓、陶和余秋里提在一起，我是不能同意的，如果分开是可以的。中央还没有定性前单独的打倒余秋里是你们的权力。

关于余秋里的问题你们先批判，大会中会小会我都没意见，我一向主张联合开，我劝你们联合开，如果对方不赞成，当然没办法，外事口就是联合召开的，对外交部联络站也没有吃掉，联合开以后另外一个组织就解散了嘛。联合开赞成不赞成？

以前的不算了。余秋里身体不好，让他休息两天，下周开始吧。第一、最好联合，你们双方协商一次，一边推举五个代表，要有代表性的，计委、经委、石油部、石油学院，还有师大“井冈山”。一派五个代表，两个学校，三个部门。一定以部门为主，学校为辅，学校不要再干涉内部斗争了，不要包办一切，机关造反派已经成熟了。运动初期学生点火，是急先锋，比如，那时出去串连我们支持，今后再出去串连，尽管主观愿望是好的，结果适得其

反，帮了倒忙，这句话是最高指示。

### 954.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革命群众组织及生产班子成员时的讲话 (1967年8月25日)

富春：整个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精简国家机构，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是方向问题。煤炭部首先做了，煤炭部为什么要先走呢？因为煤炭下降得很多，所以煤炭先走了，当前最紧急的是铁道、交通、煤炭，然后是冶金、一轻、化工、建材，再次是一机、八机，逐步地下去。

如何加强抓革命、促生产，把业务班子搞起来。抓革命由各部的革命组织抓，生产班子可以有四种形式：

1. 已经有业务班子的，如计委，经委，建委，由业务监督小组一起搞业务。
2. 已经军管了，在军管下搞一个业务班子，将来部长不行的就副部长，副部长不行就司局长，由各革命派同意，经军管会批准。
3. 现在还没有业务班子，可以像煤炭部一样搞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派派人协商参加筹备小组，准备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
4. 现在有些部业务班子没有建立起来，有的甚至瘫痪了，业务班子还未定下来，各派协商一下，没有部长就副部长，或司局长，革命派同志参加。

周总理的讲话：戚本禹同志有一个创造，提出要勤务员都下去。规定两派不要在一个矿上，一派到一个矿。我们认为工交各部这四种形式在第三季度都要实现，如果象科学院那样的革命委员会，就更好了。六六年毕业生，可以到直属厂矿劳动锻炼，有两派，也可以不到同一个地方，但下厂矿不能自由串连，现在下去是帮倒忙。把北京的两派观点带下去，支持一派压一派，不一定行了。或者带着去年观点去，如“红成”支持成都军区，反对川大“8·26”，现在还继续与造反派对立。财贸口因为最近受外事口的影响，造反派想把夺权范围扩大，要搞革命委员会，不能叫领导干部都靠边站，而自己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不得到批准的不算数，各省的都要批准，中央各部更应该如此。农林口条件就差些。

### 955. 中央首长接见石家庄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8月26日0:30—4:25 人大会堂安徽厅)

伯达：石家庄还叫“狂人公社”？改一下名嘛！

“狂人”代表：根据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准备改成“鲁迅公社”。

伯达：改成“鲁迅公社”，那好。

“狂人”：协议中应该更加不准利用公检法专政机构来镇压革命群众。

谢副总理：我赞成这一条。我这个人，只要公平，我就赞成。

“联指”：我们有个告急。

谢副总理：(把手一摆)不要念告急了，一念就乱了。等下再告。现在双方马上制定协议去。军队派一个公道人去。我这个人不偏哪一派，就偏革命。专政机关参加武斗还算什么专政机关？这条提得合理。潘志放出来了没有？潘志是谁呀？

潘志：我能够被释放，感谢党，感谢中央首长。特别感谢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提出个问题，他们说抓我是谢总点头的。

谢副总：我不知道，不过也不要因为我不知道去整别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潘志：军区说陈伯达有指示，放我出来不给社会地位，不能当头头，交给造反派。

伯达：我从来没有发过指示，也不可能有指示。我是你们的小学生，说的不准确，听的人再加油加醋，不管怎么样，我说过的也无效，没说过的更无效。

## 956. 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1967年8月)

大批判是头等重大的任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位的重要工作，是巩固夺权斗争成果的关键，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好权的关键。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和夺权斗争的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要在组织上夺权，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包括大破以刘少奇为首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一套货色，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我们夺到的权才是巩固的。我们胜利已经十七年了，但是很多人对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刘、邓、陶的修正主义货色，还分不清楚。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常常把资本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东西，这样就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首先是对刘、邓、陶，特别是对刘少奇进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不能说完成了夺权斗争，更不能说已经夺到的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这一条，仍然会不知不觉地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把刘少奇的那一套也当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没有革命的大批判，刘少奇就打不倒，他会翻过来。没有革命的大批判把他们斗倒，他们就不服气。革命的大批判不能以势压人，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方法。

第三、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大批判这个中心环节，不但不能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无法改。林彪同志说：“没有破就没有立，没有批判就没有建设。”没有大批判，文化革命就会中途而废。

第四、只有抓住革命的大批判，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继续前进，才能真正武装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真正教育我们这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革命的大批判是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第五、用什么去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就是要靠革命的大批判。经过大批判，这些受蒙蔽的群众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什么是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才会觉悟，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第六、军队也要抓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支左工作，解决军队内部的问题。

第七、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抓革命的大批判。

只有紧紧抓住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才能进一步巩固革命的“三结合”。

(据传达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八月二十六日)

## 957.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1967年9月1日下午2时)

参加会议的首长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

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江青：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好久没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见过。这个会很仓促，来的很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我也不怕你们轰。（笑）对全国形势，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有分歧，现在看来还是有一部分不一样，因此闹了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就是大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不是你们，而是一部分坏人，而是有坏人，这就是“五·一六”。“五·一六”，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用极左制造分裂。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这观点我就驳过，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要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试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说右倾，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大方向，青年人好动，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又搞起一个大串连，这是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是搞煽风点火，今年搞宗派斗争，去了一头钻进去，错了还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做是错的，不认错不行了。错误的判断形势，听了过左的情绪，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打击走资派，而是对准军队、革委会，这完全错了。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军队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相信军队，就是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全军几百万很少有坏了，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误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焚长城。我讲得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到处再搞一小撮，搞喷气式，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说，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哄哄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连炮也夺了，一天打了一万多发，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打倒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是说斗争锋芒错了，但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坏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了中南海。去年在几个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外国使馆、大会堂，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边吧！甚至可以钻到里面，那人家完全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抓我们的人，这是多年惯例了，最近搞了×××××，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港××物资也被抢了。要警惕，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电台、革委会不能冲，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最近被查，怎么能随便抄？（谢：要查谁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有“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

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会损坏国家荣誉的，被坏人利用，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光是革人家命，不革自己不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三年在延安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己，连检讨也不做，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谈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批评了她。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大功劳，第一张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国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但你们也不给个机会，一个叫什么“红旗飘”的，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并不是因为他说了我的坏话才这样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自己记功，我们是要记的，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正，要不断的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被揪住，甚至连他的组织也要垮台。她的组织是很好的！他的助手不好，出了许多坏点子。聂元梓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可能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的不对，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的。

陈伯达：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组织代表中央讲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政治的讲话，是重要的、战斗性的讲话。文化大革命现在又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江青插话：“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上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党中央发出了重要号召，你们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很好的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的少数是会变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福建有一来电，内容是北京来电，内容是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想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我们正和福建两派谈判，来了这样一个来电，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难道是革命行动吗？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出了很大成绩。但你们夸大了。好象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红代会的，说是响当当的。我从不欣赏这个词，是货郎担里的东西，是招摇过市。还说什么坚定左派，刚几个月怎么说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这样象卖膏药、走江湖。我讲得不好，语言又不好听，故意说“好得很”，是故意捞稻草。当然是少数人。我说的大多数人都是好的，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有不正当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外出串连的都要回来。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富治说：只派几十个人。）除中央派的一律都回来，北京应该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要做出好样子来。

第一机床厂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搞武斗是错误的。（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七搞八搞搞出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慌忙忙，他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一天

我去北大，从大方向是要帮助聂元梓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其中有取消航空版，不要搞那么多人搞动态组，不要搞一千人搞，还有保卫组，我意见是商量一下，我走了两个钟头就抄了。不要这样匆匆忙忙嘛，不要派性高于一切，要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头脑乱烘烘的，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还有抄家，去抄自己的东西，封建阶级抄家还要经过皇帝，现在是自己随便抄，我说你们不要上当，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多思，你们要多想多思，要以毛主席党中央的轨道为轨道。

外事口的事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轨道，不能自己动，要听总理的。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领导的，是周总理执行的。刘邓的外交路线是卖国的，被毛主席否定了的。(康生：“三降一灭”是刘邓的修正主义的，有人却用到毛主席领导的、周总理执行的外交路线上去，这是完全错误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外一回事。)××在北京设了代办处，一些人不通过总理就去烧了，那天下午他们冲进去了，我们打了个电话说不能冲，告诉你们不要犯错误，你们还是烧了。(谢副总理：无政府主义发展到目中无人了。)(康生：头脑里没有敌情观念！一意孤行。)康生同志说得对，你们被坏人引到邪路上去了。不听我们的招呼，严重无政府主义，还有少数坏人煽动。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打电话都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你们抢干什么？破坏国家财产，是荒谬的。我和谢副总理到西单去看了，打成这个样子，我们都要掉泪。(谢副总理：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武斗。)(戚本禹：西单武斗两派的头头都要抓。)(康生：如果抓错，我一块去坐牢。)我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是不允许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难道毫无办法吗？！群众是有眼睛的，一个人抢几个手表，这是什么革命行动？(戚本禹：反革命。)(康生：强盗。)要抓起来，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如果参加了也要抓。大多数是好的，谁想把水搅混，这委员可能是好人，但上当了，狂妄得很。有些委员不称职就撤销，按巴黎公社原则，不要随便撤。不要派性。(谢：最好是各派自己撤自己的。)北京两大派有的学校分，这不好。(谢：上海是不分两大派的，北京学生去上海，就是反张春桥要分两派。)(此时康生给张春桥同志递了一个条子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他们吗？张春桥：康老叫我答复，4·20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代表六省市并向北京小将学习，现在我不修改我的讲话，但目前情况变化了，北京的学生往外跑，上海也往外跑，北京来了不少同学我们是欢迎的，我们还准备迎接十万人，最近浙江、福建的造反派被打来。最近还有些不大使得欢迎的事，北京的同学到了上海就说上海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张某某、姚某某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由就是上海的“联司”被镇压了，上海市革命群众对“联司”的行动完全对，我们支持，上海“联司”的性质武斗已经斗了一年了，而且被走资派挑动，所有反革委会的反动势力都集合在一起，搞武斗，打死了人，解放军要他们交出凶手也被他们殴打、扣压，上海革命群众很愤怒，十万人开了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他们交出人，他们不但不交，还组织反击，后来群众冲了进去，打得很漂亮，一个都不剩。(谢：好得很！)北京同学一到上海就支持“联司”反革委会，我担心会犯错误，希望他们回来，上海的同学也回去，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再去就会帮倒忙，希望他们回来，把大批判搞好，成为全国榜样，上海跟你们，你们作得好，就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全赞成张春桥同志讲话，上海已经先进，我们落后了，张春桥是中央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就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康生：外地串连返回北京的问题报上要公开发表。

伯达：你们好好学习十六条，北京的学生应相信各地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

康生：

江青、春桥、伯达同志提出的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问题，不要当着随便讲话来看待。毛主席、林副主席常讲，出来了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陈再道的暴露是坏事，当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全市群众一宣布，立即改变局面，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的坏事都变成好事，要有一定条件：(1)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这是最最重要的条件；(2)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解放军。同志们看到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最重要的条件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坚决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文化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解放军保卫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革命形势好得很！我收到很多电报，有许多党和国家要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特别是北京的成绩。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我们应向世界宣传毛主席创造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国庆要来了，我们是有成绩给他们看的，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过去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现在要听中央的话，要改正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守中央指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反动派。现在这个环境他们不利用嘛！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大武斗，可以调查一下，去那里看有国民党支部存在！(谢：“革造”、“红造”二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六师政委被打了。)

杨成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矛盾，为什么这样打？

康生：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嘛！为什么那样打是什么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之外还有人操纵，这就是走资派和国民党特务的挑动。对一个工厂、学校，是这样的，看看国家嘛，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过去敌人对我们月牙形包围，现在苏修、蒙修公开帮助美帝形成一个环形包围圈，东边是日帝，最近日帝外长到苏修去了，是干什么去了？印尼反动派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但苏联还帮助他。在缅甸，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国民党在沿海甚至内地派遣特务，最近外地把打砸抢照片拿到北京来展览，这是给反动派作义务宣传员了，这不行，要警惕。“5·16”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要从右的“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党中央，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的上当了，帮了他们的忙。对于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结合起来。还有提出抓军内一小撮，这是自焚长城。这不行，我们要搞垮解放军，敌人来了怎么办？最近外交口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革命组织犯了错误，对的要澄清，提出我们过去的外交路线是“三降三灭”是错的，我们讲的是刘、邓、彭真、王稼祥等人，他们要执行和平主义路线，是扑灭民族运动的路线，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整个外交路线是“三降一灭”。陈毅有错也可以检查；国际外交大权不能夺，是属于中央的，要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现在发展到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可以不经中央、周总理就向外国大使馆发电报。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报给另一个国家呢？这是错误的，是越级违法的。有一些大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给周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整我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但不是说外交口不可以依靠群众，不是文化革命中没有贡献，也不是外交口没有缺点和错误，可以提意见，但外交人员出国工作权是中央的，不要上敌人的当。烧×××××至少是无知的，注意有坏人。我、伯达和江青同志签字的意见都不听，你们是听谁的，外国记者报导说，我们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也是出我们的丑，也是出你们的丑。肯定外事口有敌人，我有根据，但今天我不宣布，运动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问题。可以肯定，他们是妄想。想动摇伟大解放军，这也是妄想。今天会是交心的会，你们青年不要上当，不要走歪路，是爱护你们的，希望你们能成为模范，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成为执行最高指示的模范。外出的同学都要回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自己还觉得自己是英雄。6408 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一小撮头子把矛头

指向 6408，企图挑起争端，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北京你们算模范，只不过要求你们更严格。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形势的估计，你们中一部分人对形势估计是错误的，八·五我听到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连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诧异，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大好的，去年八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连，煽风点火，记了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火点起来了，没有一个省市区没有点起来，当然，发展有不平衡，大中学校进行了一年学习，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个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是争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回应单位，争取本单位的胜利。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的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收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做准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副统帅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都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康老：外事口特别要注意，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要请示，否则就要影响全局。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一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再多的枪炮，几十万人也是小事，港九的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不要想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去解决××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都可毅然走上战场，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想走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费油，二、费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我们将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里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像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一声令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的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最少的一个人六处受伤，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重庆、沈阳、昆明等比较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拥护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哈哈笑，我相信不会毁。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红卫兵要组织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不少财产啊！(康生：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翘尾巴，很错误。)不准抢枪。(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借此打架。)以后抢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解放军是遵守四不，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评，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最后承认错误。

4、所有外地串连的要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就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到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北京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去串连，号称首都红代会说是中央批准的，那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连，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号召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

5、在本单位搞大批判、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出成绩。江青同志点了两个学校，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做模范，北京学生分两大派，又搞个假工代会。号召两大派大联合，有单位整风，做自我批评。我们在延安整风，检查自己的错误，我是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有的人对我专门研究，是好意批评感谢，但想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乱，拿这个要挟，煽阴风，不好的。好意、恶意的要区别，集中主力把刘邓黑司令部摧毁，肃清流毒。第二年一定把大联合、“三结合”搞过来，成果没有怎么算胜利。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半年生产就可以补上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刹住武斗，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生产就会很快好转，把生产搞好，争取世界革命按较好的设想取得胜利，不能无组织无纪律散散的。

7、六六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开始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

康老：大部是革委，希望你们爱护这个组织，不要拆台，不要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有缺点随时指出。要好好巩固不要拆台，要补台，要爱护不要糟蹋。

总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排车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副总理：今天是革委会扩大会议，伯达、江青、总理讲了很好的讲话，去【年】谈了类似的话，但并没有刹住，小道新闻听了很多，按毛主席教导去作，少数人按小道消息去做，如不按刚才的去作就会犯错误，不按毛主席指示去做，就会走上斜路。上次讲话虽传达了，但有相当的单位没执行，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你们研究一下，召开一个大会，每个学校两派至少十人或二十人参加，原原本本的传达，与上次讲话对照，看做得怎样，中学由中学红代会传统，“四·三”，“四·四”，不三不四都要传达，工代会、农代会机关也要传达，不能歪曲，传达错了由你们负责。

谢富治：

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一个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没有多少话讲。

1、大批判、工农学都要狠抓，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全国最大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也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去外地，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立新功，发动时有贡献，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劳。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2、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高举革命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那个同志作得对，我们支持，不对，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气愤。伟大领袖提出革命大联合，革命师生要搞好团结。不听江青、主席话，那听谁的？北京两派都是革命的，有个倾向，抓住某派几个人的缺点错误，想搞臭想搞垮那一派。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人垮了，那一派也垮不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的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地质划清界限还是革命的。

还有个条子：“打倒谭厚兰”，是错误的，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打个招呼，革命群众须树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不好。不要在那

一个人，那一个组织出了点问题，就想捞稻草。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斗争是否一派要消灭另一派？不消灭，前途是什么？(联合。)消灭哪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介入，批评我在派的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持一派压一派，就是反动路线。不管哪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反对。全国都看北京，是否要联合起来！在北京制造两大派，没两派的就硬要去支持出一派。当然自然分歧出两派，没什么可怕，但要人为的制造两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严格说，这是犯罪。

我们应强调联合，不能去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派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讲联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错的，为什么坏人可以兴风作浪？为什么武斗？坏人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还利用四大民主，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们要有敌情观念，一小撮走资派，帝、修、反、坏没死亡。

3、搞好市革委会建设各区夺权。中间一级政权，一个也建立不起来，有几个区准备成立筹备小组，马上就要打倒，根本不让你有政府，干部不站出来还可，一站出来就打倒，要爱护市革委会，尽管有缺点错误。我们有些倒退，支持的，不是打走资派，见当权派就打，在贵州支持“4·11”(但4·11也称革命派)，上海支持“联司”。要爱护革委会，当然批评也是爱护，学校建立的不能马上把他打倒，区、大学、工厂、企业都要建立权力机构。

4、抓革命促生产。北京煤不能解决，要有40—50%停产。在广州港等打架，不要说社会主义，连普通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不能破坏生产，要有敌情观念，有全局观念，革命，在一段损害生产是可以的，但可以不损。

5、制止武斗。最近又有发展，这是不能允许的，无论如何，不能在首都发展，要刹住这股风，“九一六”、“新九一五”动员上万人打。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坏人煽动。但有两大派支持，是非常错误的，听说正在酝酿大规模武斗，我坚决反对。搞了一年多了，你们常见首长，听毛主席声音，总应高明点嘛！西单商场事件要抓人，你什么也好，挑了武斗，就抓。总有一天群众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出来。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去支持武斗，煽动武斗，就违背了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期望，反对两面派。

6、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四·三”到上海、张家口……去发展势力，我不支持(“四·四”不要用此去整“四·三”)。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此机捣乱。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是错误的。派不能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7、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

8、北京解放军，大方向正确，他宣布了那个学校、工厂组织是反动组织？“红旗军”、“联动”不能翻案，确有人要搞卫戍区，想整垮，这样做谁高兴？有错误缺点，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

9、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都要按主席教导，要学，不要头脑发热，北京的革命派责任重大，要做个好样子。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一套。

## 958. 陈伯达、康生、江青的讲话 (1967年9月1日)

陈伯达说：“……外事活动……这是国家活动，大权集中国家，要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是管外交的，要是你们管，非乱七八糟不可。”

康生说：“中央早就说过，国防、外交大权不能夺，是属于中央的，要夺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总理说过很多，要成立业务监督小组嘛。……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外交权不能夺，……。”

江青说：“现在有人从极‘左’和极右的方面动摇中央的领导，就是‘五·一六’。‘五·一六’分几个方面军，反总理，有的反我反伯达，这是个重要问题，‘五·一六’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

### 959. 周恩来在接见国务院财贸革委和财联委委员时讲话摘要 (1967年9月2日)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还不满足，和我们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意见。我们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的话，我们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我参加过他们一次大会、二次小会，他们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要超过，一步一步练习么！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他们外交部夺权夺错了，一个学院一派(指北外“造反团”)就要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权大权。现在撤销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

……

外交部(八月份)夺权是错误的，已受了批评。你们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评。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开了会，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我的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外国使馆，结果给顶了回来。姚登山到处作报告，制造混乱，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评了他。中央提出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刘、邓、陈吗？你一个司局长级的干部，怎么能这样提，谁这样批准你提的呢？

给使馆打电话，人家不懂那个“陈”啊，你们总是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又说：“外交部的权最大了……监督权不算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

### 960. \*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见《系年录》第一〇五卷)

### 961. 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首长 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讲话纪要 (1967年9月5日)

时间：九月五日二十一点十分至六日零点二十二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李天佑、曹轶欧同志。

被接见的有军队和群众组织代表。

康生：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大会是第二次会议了。这几天同志们在下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家是愿意向主席革命路线方向前进！改进了我们工作，看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家里问题比过去改善了一些，问题还有点，武斗比过去少一些，但抢枪还是存在的，我特别感到好的一点，合肥的好派拟了一个电报稿，指出好派梁守富同志、曹在凤同志对解放军十二军的态度是错误的，合肥好派代表要打个电话支持十二军，坚决贯彻毛主席拥军爱民指示，表示对六四〇八部队是毛主席党中央派去的支左部队，表示对六四〇八的态度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应当大事小事向六四〇八部队请示汇报，这一条很好。

还有一条，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六四〇八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该向六四〇八部队道歉，应该向毛主席检讨，应该向广大群众公开检查，一共七条的电话稿很好，这说明我们的会议有进步，不晓得电话打没有？（答：打了。）这很好，要很好执行。（呼口号）应该使同志们了解中央关于当时的主要问题，形势问题：怎样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问题；拥护解放军问题；大方向问题；请江青同志谈一谈。

江青：

同志们好！（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来得很仓促，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康老把我拉来讲几句话，没准备，讲对了就供参考，讲错了，炮轰我也可以，火烧我也要以，都可以。（笑）

我想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们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认为是大好。因为形势不能孤立起来看。如果孤立起来看，当然啰，个别地方、局部地区是有问题。其实不然，形势要从全面、历史来看。从历史来看，今年和去年比较，大不相同。去年这个时候，党内猖狂，而现在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了。瘫痪本身不是坏事，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瘫痪了，不能动了。有的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中央在一个省一个省的、大的城市一个市一个市的解决，就像安徽请大家来解决。安徽的形势也不同了，你们安徽李葆华一小撮揪出来了，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什么？（姚文元：程明远，是叛徒。）程明远叛徒，这些坏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G派情绪非常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同志们！刘秀山是个坏人，我很早就知道的，也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就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在背后操纵，可能有好人上了当，当然啰，坏人就要注意。要把好人坏人分开。刘秀山躲在北京很久，现在不知道在哪里？（G派：在合肥，继续挑动武斗。）现在不管怎么样，武斗，吵过嘴都能坐在一个桌子上谈啦，这是不是个好形势？（G派：好！）你们这边的同志（指P派）为什么不吭声？是不是好？（P派：好。）

从历史上来看，有这样大的变化，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在全国普遍开展，在各个战线上向他开火，要批倒、批臭、批深、批透，要家喻户晓，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这样中国就不会变颜色了，因为他们统治了很长时间，他们是两面派，有一整套干部路线，保证他的错误路线。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一下子就起来了，一上阵就把这些家伙统统揪出来了，真是摧枯拉朽，都拉下了。同志们一定说我，江青同志说得那么容易，我们可不容易呀！我们也斗得可厉害啦，其实我们也在斗，只是没有武斗。如果谁和我武斗，我一定自卫，一定要还击。（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的时候，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倡的坚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的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在那样的情况下就要坚决自卫。武斗，要损失，要伤人，要破坏国家财产嘛，哪怎么行哪！我们为什么要当败家子呀！文攻武卫，一定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不要回去双方都搞起武卫，戴柳条帽子（康生：现在机关枪都用上了。），机关枪一响子弹打完了就完了。

总的说，是形势大好，文化大革命很锻炼人，锻炼了青年一代，也锻炼了老一代，像康老(康老：你们天天锻炼我。)。不要以为安徽问题复杂，不见得，各有各的情况，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比早一些时候更好，你们坐下来谈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各省的情况大体上一个样。经过中央谈了，好啦，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有反复是正常的现象。此外，有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的是往好处走，向好的方面转化。

形势好有几个条件：要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的大批判。当然啰，从文化大革命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苏修特务，日本特务，美蒋特务，他们总是要破坏的，你们不易识破。有一只黑手藏在背后，他们有的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同志们，允许不允许？(答：不允许。)目前在北京就有这个东西，我说是个东西，因为他是反动的，叫“五·一六”，人数不多，表面上是青年人，是受蒙蔽的，但背后有坏人，少数是有阶级仇恨的，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搞破坏活动。你们安徽也有坏人，反对中央(康生：反对九条、五条。)，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办事，就不会有反复；当然，反复也好，同志们多来一次，也欢迎。

“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材料都整理了。(康老：你们安徽在北京有没有收集中央的材料？炮轰派：有！G派整康老、王力的材料……。G派：刘秀山炮打周总理，我们掌握的有材料。康老：我说句公道话，你们好派也在搜集材料，不要光说刘秀山搜集。梁守富也搜集了。)当然，我们也不怕，心里无鬼，不怕。他们过去整我的黑材料，建立特别档案，在上海就有一大箱。他们问怎么办？我说拿来。有的地方成立了“特档”，就是特别档案，我们不怕，是小手法，见不得人的，(姚文元：是小丑！)小丑！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二月，有一股黑风，反对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又有一股黑风从极左的方面集中力量反中央，反对周总理，就是“五·一六”。这明显的反革命组织。我们要提高警惕。苏修特务，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他们千方百计进行垂死挣扎，我们要提高警惕，向群众宣传，揭露他们，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都是见不得人的。就是说，要反对从右面、从极左的方面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劝同志们提高警惕。

第二个问题，军队。好象有一个错误的口号：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一小提，甚至把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没有解放军，我们能在大会堂开会吗？(众：不能。)把解放军都搞乱了，能行吗？(众：不行。)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不能提军内一小撮，不能再另外提。现在到处都提，不管好坏，各个军区都冲了，行吗？尽管个别同志犯了错误，就是犯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这样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试问：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军队？(答：没有。)胆敢把军队的枪都抢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试问：有这么好的军队吗？(答：没有。)不能上当，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我就给北京小将讲过，到处去串联，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说你们揪不出，我们帮助揪，帮倒忙！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坐下来搞斗批改不容易，青年人好动，到处跑跑冲冲，还参加武斗，这个好办，青年人本性爱好。但斗批改要用脑子，是个苦事。不要到处跑，听说武汉的“钢二司”，刚刚翻身，就全国到处跑。还是要相信本地的群众，就像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协助你们，他们到处跑，你刚去，不了解情况，一头栽进去，就会犯错误。所以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起了不良后果，现在武斗风才开始刹住，好了些。同志们一定会说，那么军队就没有错误了？不是，有的，军队有错误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开展自我批评，允许改正就好了。不要看有些老同志说错话，作一些错事，他们是老同志，打起仗来就可靠，可勇敢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犯了错误，做了错事，同志们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

误嘛！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安徽的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怎么摸。(康老：在淮南好派九月二日冲了三十四师师部大楼，合肥的问题你们也知道了。你们采取了批评曹在凤、梁守富的极端错误，对啦，不管是谁冲击都不行。)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P派代表起来报告说×地好派把炮弹弄去了。)连炮弹都弄去啦？(安庆G派代表反映，安庆也有反对六四〇八部队的。P派也说好派骂六四四九部队。)双方吵起来了。这样吵不好，叫我当观察家吗？看你们吵，还是听我讲？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解放军是好的，广大指战员都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前是不介入嘛，一介入不摸底，不了解地方情况，难免犯错误，你们试试看，换个位置，看你们犯不犯错误？我是说容易犯一般的错误，不是路线、原则错误。所以，对军队不能这样，你们抢枪，有的战士都哭啦！又不能开枪，因为夺枪的都是群众呀！在国防前线的枪都抢，我们下一道死命令，中央也同意了。我要是警卫战士，你要夺我枪，我一定要还手，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全国……。(淮南炮轰派说杜重山、杨家保把武器发给保守派，双方吵了起来。)同志们，如果我的意见能起一些作用，就要创造良好气氛，我们要成为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姚文元：要好好地读一读今天的《文汇报》社论。)派性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建议你们双方都作自我批评，好不好？你反对我，我作自我批评，你就会觉得惭愧。这是个好方法。这就是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大同是什么呢？大同就是革命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你们都是斗“走资派”，有什么理由不联合，有什么理由不是为革命联合！而闹你们的派性呢？如果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能作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吵架、打架、抢武器。这样就很不冷静啦，说不清是非啦！就是吵，事情总是可以弄清楚嘛！拿你们安徽来说就是看你们是不是斗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派”，也有一小撮；斗不斗刘、邓全国最大的“走资派”，这就是大同。如果前提一样，就是同。异，就是不大统一的看法和作法。我们小组也有不同看法，我与康老有时也争几句嘛！(康老：你们自己有时也斗嘛，写文章要改，改就是反对自己嘛！)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哪！自己脑子里阴暗面，阴暗面如果不革掉，就是走到对立面，头脑里有个私字，就是个人主义，再大一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发展到谁的话都也不听了。把有良好的政治工作，有良好装备的野战军也搞乱啦，不是你们的本意，这是坏人搞的，切勿上当，要冷静，要心明眼亮，要善于识别敌友我，你们现在有时朋友也吵起来了。你们是分裂好还是大联合好？总是要搞革命大联合。同志们愿不愿搞大联合？(G派答：愿意！)我看你们这边(指P派代表)为什么不起劲？是不是愿意？(P派答：愿意！)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成立革命委员会，逐步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这股歪风，除了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第三个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难免有缺点错误，也可能混进很少的坏人，但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人硬要把毛主席批准、承认的革命委员会搞掉，是别有用心的，你们那里逐渐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对这个事情要警惕啦！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啰。在大好形势下，要警惕三个问题：有人从极“左”到右来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背后不仅有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我们有材料。小将不是挖出个叛徒集团吗？你们知道不知道？(答：知道。)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案子，小将都搞出来了，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过去我们对这个叛徒集团不知道，这是红卫兵的功勋。当然在安徽来说，揪出党内一小撮是同志们的功勋，但是有人要破坏党中央，当然我说的党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我是想提醒同志们，如果意见不适当，请同志们批评我。

现在，中央已通过一个文件，我来念一念给同志们听一听。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姚文元同志插话：这一次是命令啊！)

当读到“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时，江青同志说：“我再重复一遍！”

当读到“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时，江青同志说：“同志们听懂了吗？我再重复一遍！”读完之后，又接着说：“你想，作战系统打乱了怎么办啊？现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怕我们怕得要命，但也不能不防止万一。”

当读到“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时，江青同志说：“现在世界上有没有我们这样的大民主？（众答：没有。）没有！世界上没有，古今中外也没有！你们想轰哪个就轰哪个，你们想贴谁的大字报就贴谁的大字报，这是最大的民主，这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有。”

当读到“严防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破坏和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声誉”时，江青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向他们脸上抹黑，要爱护他们的荣誉。”

当读完第一条时，江青同志说：“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把我们的援越物资给抢啦，炮弹也抢啦！”姚文元同志插话：“是打美帝的！”江青同志继续说：“前方接不上气啦，我们下了死命令，限令他们送回，不然就缴你们的械，不管是哪一派。真生气了，把他们吓坏了，这样才缴回来的。同志们，还有人抢外国人的船。”康老插话：“是塞浦路斯的船，带着武器跑到船上去，叫外国人给抓去，以后又要求政治避难，当汉奸了！”江青同志继续说：“当汉奸了，真有这样的怪事！还跑到英国代办处把人家烧了，反对帝国主义是肯定的，在外头反，不要跑到使馆里去，不要跑到轮船上去，这是坏人搞的。这是破坏国家荣誉。”

当读到第二条时，江青同志说：“这些枪支有是发给保守派，武装了坏人。”

当读到“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连犯国法论罪”时，江青同志说：“我再重读一遍。”（群众热烈鼓掌，呼口号后。）江青同志继续说：“我认为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是爱护军队的。”

当读到“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时，群众热烈鼓掌，读到“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还击”时，群众热烈鼓掌。

（全文读完后，群众热烈鼓掌，呼口号。江青同志说：“我看大家都拥护这个命令呀！”群众齐答：“拥护！”呼口号。）

江青讲完后，康生接着讲：

同志们！江青同志关于当前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同志们讲了，关于提高警惕，防止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破坏文化大革命，企图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同时，讲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像在北京的“五·一六”反革命一小撮，还有“星星之火”，实际上是一帮反革命阴谋小集团，企图破坏动摇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及他们在各地企图破坏经中央批准的群众选举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情况，在解决安徽问题时，特别值得同志们警惕，值得同志们注意。所以同志们！这个对解决安徽问题有很大关系，安徽存在一股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五条，这个问题，同志不必讳言，在合肥有大字报，北京也有。（姚文元插话：安徽问题有坏人插手，你们知道不知道？）毛主席为了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加强解放军力量，派六四〇八部队去，现在有个别坏分子向六四〇八部队攻击，同志们要很好注意，江青同志讲话恰恰指出了这个问题，不仅安徽有，而且北京也有，（江青插话：有人住在北京，黄岩、曾希圣住在北京。）我老实讲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的，刚才江青同志讲P派有刘秀山、程明远，你们好派后头是谁？是彭宗珠。彭宗珠后头是谁？啊呀！安徽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呀！

江青同志宣布的命令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姚文元同志他是华东的，现在请姚文元同志讲一讲。

姚文元：

同志们，刚刚江青同志讲话很重要，宣读了中央命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讲到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刚刚康老也讲了安徽值得注意的问题，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我对安徽问题情况了解得很少，要先做大家的小学生。还要调查研究，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革命的大联合问题。自从一月革命以来，毛主席总结了革命基本的经验，提出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直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的所遵循的基本革命的路线。有七个革命委员会，有些坏人想把新生事物搞垮，是办不到的，她是新生事物，有无限生命力，是搞不垮的，是打不倒的。

我们搞革命的大联合，是指革命组织，不是指“五·一六”那样反革命组织，它是专政对象。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这样一个口号，以我为核心。毛主席指出：在革命组织之间，提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有了这个就不能搞大联合了嘛！革命大联合需要有一个核心，这就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的核心只能在斗争中形成，是在同党内最大“走资派”斗争中，同“五·一六”反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核心不是自封的，谁大方向掌握得好，谁革命大批判旗帜举得最高，谁对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观念最敏锐，谁的拥军爱民旗帜举得高，能够团结广大群众，谁就成为革命的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还会有变化的，所以，先提出以我为核心是妨害大联合的。

没有革命的大批判，就没有革命的“三结合”。怎么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革命大联合，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在这个基础上联合，经过群众考验，才能成为核心。安徽也要大联合，还是朝着革命的大联合方向走，在这个基础上考验谁是革命核心。我特别谈一下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呢？没有的。当然有坏人操纵，工人中分成两派，当然，工人之间拿起武器把对方打死，搞得你死我活，仇恨得要命，你说工人阶级会产生这种情况嘛？！这主要是由于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挑拨离间，还有百分之一、二、三的坏人。例如，我就知道在上海的曹荻秋、陈丕显搞了个赤卫队，工人一下子就分裂了。工人阶级本身可以大联合的，工人阶级在向党内最大“走资派”斗争中，在本单位向“走资派”斗争中实现大联合。对于参加过保守组织中的群众要耐心教育。因此，我希望同志们在解决安徽问题时，不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共同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准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加强大联合。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在斗争中逐步实现大联合，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候，在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像北京的两大派，就要在同“五·一六”斗争中促进大联合。外地应当这样看，这对不对？（答：对。）

二十二时三十分江青、姚文元同志离开会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

同志们，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不单是对你们讲的，九月一号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讲了。《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消息。为什么今天特别又来向安徽的同志们再讲一下呢？是为了使同志们更加注意这个问题，这是解决安徽问题的前提，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解决安徽问题，必须紧紧掌握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方向。

（二十二时三十一分李富春副总理进入会场。代表鼓掌。）

江青同志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的命令，这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马上可发到各地，要求各革命组织。（这时有人来请康老去开会。）我们会议多得很，下面还有两场会，请你们原谅。我已经七十岁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只能睡一点觉。（此时全场高呼：向康老学习，祝康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等口号。）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军区、各革命组织、各级军区、军管会都要严格执行。不管哪一派，都要执行，这是命令，不是一纸空文，要严格执行遵守。当前一方面人家都赞成拥护解

放军，另一方面又去夺他们反对敌人的武器，夺他们的枪，他们还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这种情况真使人感动流泪！同志们想想，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最重要的支柱。毛主席讲三个依靠、三个相信，最重要的是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有了军队，人民才有一切。谁要动摇、冲击、瓦解解放军，夺解放军武器，是不能允许的。这对国家，对反帝、反修，对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大的损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是举世无双的劳动人民子弟兵。夺枪、毒打，甚至使他们生命死亡，你们安徽有没有？我们想想，痛不痛心！平心静气地想想。

我们认为报纸上讲的，抓军内一小撮，除党内之外，加军内，这不对，错误的。为什么？因为，第一，像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陈再道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败类、叛徒。他们也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他们包括在党内。我军是党领导的，不像国民党军队、资产阶级军队。把党和军队分开是错误的。第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指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就冲淡了反对刘、邓路线。第三，有人有糊涂的想法，陈再道问题是在武汉发生的，广泛的一讲，清华大学、北师大三千多人出去，到处找张再道、王再道、李再道、黄再道……。这对军队不利。第四，有利于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混水摸鱼。所以中央提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北京开十万人的大会，同时中央又发布了这样一个命令。这个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局都是重要的，重要的。有的人到处揪，妄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解放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阶级仇恨，这个我们容易理解的。另外，有些革命小将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形势不得了，到处有陈再道，现在形势坏了，估计错了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讲讲大好形势。

有些群众组织对新去的十二军态度不好。我们中央相信十二军能够领导好、支持好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六十军也好，一二一部队也好，以及省军区绝大多数干部也好，相信他们。特别是十二军刚去不久，对停止武斗已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中央正在部署，六四〇八部队不仅是已经去了的，而且还要增加。（全场热烈鼓掌。）在这样情况下，各革命群众组织，特别是你们好派，这一点大方向要紧紧掌握，一点也不能怀疑、不能动摇，凡是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的，必定要犯错误，甚至会犯方向错误。你们（指好派）代表打了电话回去，这个态度好，合乎中央的精神，但问题底下能否贯彻执行？不一定。从打电话到执行，从干部到群众，有个很大的过程，要努力。希望两派都能注意。我不保证六四〇八部队每个同志、在每个问题上都不犯错误，即使有缺点错误，还是不能动摇这个大方向。我们相信十二军李德生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派，这是错误的。军队同志告诉我，淮南支临派冲击了三十四师。你们（指好派）不要一听到就立即否认，要调查研究，同时要去做工作，要打电话回去，要坚决拥军爱民，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这是个大局。不能从宗派利益出发，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合肥也好，安庆也好，在淮南、马鞍山、芜湖也好，我告诉同志们，芜湖也要去六四〇八部队。不要以为六四〇八部队去对我这派不利，这看法不对。部队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不能用宗派眼光看问题，应该以毛主席的路线看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军队中某些干部就不会犯错误，也并不是说批评军队某些干部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问题是要以毛主席的路线为标准。

过去安徽省军区在支左中犯过错误，G派“八·二七”思想，一·二六夺权前军区有没有错误？有，有很大错误。现在军区来了受过很大压制，打击甚至开除党籍的代表，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央九条下去以后，军区同志也有错误。现在正在揭发、检讨。当时炮派提口号“打倒严光”，我们那时说不要那么提，让他自己检讨。九条，未明显的写军区的错误，是为了保护解放军。九条头一条，成立军管会从南京军区调同志来领导，就可看出问题。九条下去后，军区某些同志对九条是有抵触的，这一点G派和各地同志要实事求是。今天安徽文化大革命运动反复一下也不要紧。但武斗现象，几派联合不起来，对九条没有贯彻执行，当然军区某些同志有责任。在我们的会议中间，十八号开的会，十九号严光同志有个检讨，我不全念了，他说：“对九条学习不够，认识不足，理解不深，在贯彻执行中，旗帜很

不鲜明，措施很不得力，表现软弱无能。”这一点廖成美、杨广立同志和他们军管会里面六十军同志及二炮方面的同志了解得更多些。所以这影响到九条、五条的贯彻。对这个问题，中央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政策，就是坚决维护解放军的荣誉，这一条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也不混淆是非，个别同志即使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他检讨、改正，使文化大革命能更好地进行。这个问题，将来中央同南京军区还准备怎么搞法，有个统一部署。当前主要问题希望你们不要动摇六四〇八部队，不要动摇解放军，包括六十军、一二一部队、工程部队，包括省军区领导下的独立师。要把问题分开，不要以为个别同志有错误而动摇拥护解放军，也不是因为拥护解放军对军队中个别同志的错误加以原谅，应帮助他改正错误，这才是帮助干部，巩固解放军，不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是一个问题。(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这几天，部队同志正在开会，这是好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检查一下，避免重复犯错误，使“三支”、“两军”更好地进行。不管哪个部队，任务是繁重的，没有你们帮助支持，他们是有困难的。拥军就是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支持解放军。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解决安徽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实际上这也是第一个问题。不过我是颠倒过来说。到底安徽部队和革命群众组织三月二十七日的九条和四月一日的五条，到底你们干些什么？到底应当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绝不能靠造谣、诬蔑、甚至别有用心，这是解决安徽的重要问题。不管任何造谣、诬蔑，中央的决定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一点也不动摇。(全场呼口号)这个问题，假如说运动的发展，从三月到八月，已经五个月，运动发展了，它还有不够的地方，那应当改。譬如说十六条，从一年来的发展看，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譬如夺权问题，十六条就没有讲，那是一月份的事，运动发展了，当然它会发展感到这个不足，那个不足，但总的方向不要动摇。九条、五条在四月份发展到全国后，不仅在安徽，在全国经过五个月的经验证明，不单对解决安徽问题有好处，而且对全国、对军队支左、对文化大革命有好处。因为九条、五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这个问题，同志们千万要相信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仅口头讲，而且要在思想深处，在实际行动上体现。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怎么能设想，中央文件能由一两个人决定，这怎能成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两个人就决定问题，那毛主席的领导到哪里去了？这实际是对毛主席的领导信心不足。千万不能听信谣言，简直是没有常识，别有用心，甚至坏人、反革命分子有意动摇、分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革命小将不能听信这个话，这是个常识，凡是遇到这样的事，不管怎样，头脑要特别清醒。这一点在安徽发生许多不正常的情况，身边有这样一个材料，安徽合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团，九月五日反映在合肥发现有冒充林副主席、伯达同志的名义精心伪造的两封信，说这两封信是张恺帆、刘秀山、程明远之流所操纵的合肥P派转抄出来的，张贴于合肥市邮电局的墙上。看来，制造这个假信，好派同志要查，这不是P派搞的，因为这对P派是不利的。当然，好派代表也是反对的。应该看到这是一小撮坏人搞的，是反革命。(阜阳代表：阜阳也见到这个信。)这信不光是阜阳地区见到，在合肥、北京也有，这信上说我正“忙着解决河南问题”。对我的情况很清楚了。还有日期呢：七月三十号。信上说：“多年来，我是了解严光同志的，这个人很忠厚，是个大炮。”严光根本不是大炮，他很沉着的。(炮派代表呼口号：打倒严光！严光罪该万死！)不要这样，我看也不是罪该万死，制造这个东西，不是搞我个人，是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诬蔑、造谣、分裂我们。看看敌人用了多大的卑鄙龌龊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同志们要很好地警惕！假造林副主席的信，还假造了陈伯达同志的回信，好象是真的。(G派代表：这事要调查。)我相信真正的革命群众都是反对的，我提出这件事，是要你们警惕。这是围绕九条，目的是把九条推翻，迷惑群众，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企图是反动的。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敌人搞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因此就觉得这么说就没有事了。

还有一个材料，是十二军军长在八月二十五日从合肥发来的信上说：六四〇八部队进驻安徽后，他们在初步调查和观察中发现安徽有一股抵制、攻击九条的反革命逆流，还有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同志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如“九条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在北京有，偏僻地方也有。(炮派代表：我们捉到“揪王力战斗队”的成员，从他们身上搜到三张军管会的空白介绍信。说明这是省军管会支持的。)听我讲，十二军同志说他们最近与好派接触，还有不少人流露出对九条抵触和不满的情绪。九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谁敢用个人名义发文件？他不要党籍了？我还想把党籍保存一下哩！(康老继续读十二军的信。)这是十二军同志的态度。同志们，拥护十二军，就必须拥护他们的这种态度。不能因为十二军采取这种态度，就不拥护十二军。他们只能采取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十二军的态度正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依靠的，应该拥护的。信中还提到：安徽省军管会对这样严重政治问题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停止，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严光同志对中央的检讨中也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有的革命群众组织歪曲和对抗九条的错误言行，没有坚决进行斗争。特别是六月十八日和七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八·二七”、“红联会”在合肥贴出炮轰九条，炮轰王力同志的大字报，并发生围攻《红旗》记者的事件，我们虽进行多次严肃批评教育，但没有严肃地追查处理，我到北京后，又听说阜阳、徽州也出现类似的大字报。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一件严重的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政治事件。对此我们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不是没有及时报告，是没有报告。现六四〇八部队指出，向中央报告，指出军管会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制止是有责任的。这说明，无论从十二军报告，从严光同志的检讨也好，无论从言论、行动看也好，安徽存在着是赞成九条还是不赞成九条的问题，是贯彻九条还是不贯彻九条的问题。这与安徽当前问题是有关的。当然，应该说明，革命群众对我怀疑，听了谣言，要同反革命分子严格区别开来。他们受蒙蔽，主要还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这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活动要区别开来，(李副总理：不要上当。)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这是一想就想得出的问题。谁敢一两个人就搞文件冒充中央？为什么想不通？是因为他有个宗派利益蒙蔽了自己头脑。(李副总理：这问题上纲了。)有些人搞宗派利益。不要这派、那派，只有一派：毛泽东派。(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李副总理：要好好学习《文汇报》的社论。)关于九条问题，我不详细说了，希望同志们回去真正把九条、五条好好学一下。每个团体自己检查一下，不要讲人家。看自己到底执行了没有？这不是口头讲讲的。比如，九条中的第六条说：“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你们执行了没有？不但没有执行，而且比三月二十七号那时严重得多。各革命组织要作自我批评，自己检讨，看看自己到底执行了没有？军队里也要检查一下。九条中的第二条说：”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请省军区同志看一看，是不是真正这样做了？希望同志们再好好研究一下。毛主席教导说，看不出一个工厂、一个学校里的广大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除个别坏人以外，广大工人中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呢？要冷静地想一想。“八·二七”、“革联站”，当时你们是不是一道共同战斗的？有什么样的阶级仇恨发展到现在这样，甚至动枪动炮？有的人牺牲了生命！不要站在宗派利益的立场上，应该回想回想。过去是一道战斗的，现在好像是敌我矛盾了，一派要消灭另一派。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阶级分析，有什么阶级仇恨要这样呢？但是，事实上却这样。是不是你们炮派不好，或者好派、夺权派不好？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是不是这派群众特别不好？那派群众特别好？不是。全国所以有这样的派性，都有一小撮“走资派”或坏人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志都是革命战友！为什么要这样！安徽的确情况复杂。不要你攻我，我攻你，两派后头都有不好的人。因此，中央注意了这个问题，三月间注意了这个问题。五条中的第三条：“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这句话，你们想了没有？当初看到两派后头都有坏人，但是决不能因为有个别坏人，认为整个组织都不好。你们这派攻刘秀山、程明远，他们这派

攻彭宗珠、杨明、杨杰、曾希圣。不要因为这些人而造成群众斗群众，不要因为程明远自首分子，认为整个炮派都是自首分子。这种情况各省都有，因为他支持革命小将嘛，革命小将同他们在一起，不知道他们的历史。这不奇怪。我知道黄岩很坏。在你们没有来以前，黄岩搞了很多坏事；秘密的，背着我们搞了不少坏事。现在未查历史，到底在狱中表现得怎么样？我现在不讲，黄岩后头还有黑手，更大的黑手。不能没有敌情观念。但是，个别人不好，要同广大群众区别开。五条中的第三条，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炮派同志也要警惕。三月份九条宣布时，程明远没有表态。合肥的代表还记得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都表了态，程明远不表态。我很注意这个问题。对程明远通缉是不好的。过去是历史问题。他有一个问题，关于他那个组织问题就是九条上讲的“红卫军”组织的成员，还是要回到工厂、农村。这一点很明显，程明远不满意，不表态。当然有所区别，他那组织还是革命的啰，怎样对待群众呢？九条中讲，“‘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的态度很清楚。又讲：“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两方面检查一下，整没有整？自我批评怎么样？实际上，你们是唯我主义，“以我为主”，我势力大就要把你打垮，你势力大就把我打垮，没有想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大家重温一下九条、五条。这个问题正如江青同志讲的，是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问题，还是去反对、动摇他，这是大方向问题。我们为什么赞成六四〇八部队？他的大方向是对的，为什么觉得六十军同志、杨广立同志、一二一部队的同志，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大方向是对的呢？因为他们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希望同志们注意。

现在你们来中央开会，将近一个月了。我们觉得代表同志的态度一天天有进步，省军区同志也是天天有进步。当前，中央正在进一步促使停火，停止武斗，达成协议。这还有许多困难，有许多不同情况，工作还要进一步做。作形势报告是好的，是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说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在全国胜利，彻底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安徽也一样，一定会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摧垮。中央从安徽的问题上，从你们代表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得出。全国是大好形势，安徽代表团也是好形势。当然还存在问题，大家的意见还多。这总是有的。但是，还要坚持毛主席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开会，还是这个方针。因此，在开会中间，要好好学习、讨论。要平心静气，不必为偶然的一句话，一个事情，或者那个地方打伤了一个人而激动。要紧紧掌握大方向。要彻底检讨自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抓革命促生产。紧跟中央，这是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还有障碍，要一步步克服，达到新的胜利，时时不要离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方向。

合肥代表团有些问题，上次我讲过了。六四〇八部队团里、师里的同志，师长、政委都在这里，今天会后，可以留下一个，回去一个，不必要都在这里。自己商量解决。有必要再来，军区同志留下来，要解决几个问题。十二军同志，也暂时留下，还有些问题要解决。李德生同志有封信说：“合肥好派要求三个同志回去传达中央精神，督促执行关于制止武斗的十一条协议。其他地区也有这样的要求。这个意思是好的。我们授权李德生同志，还有联络员同志，与各派商量，看需要不需要回去。合肥代表愿意回去三个同志，可以。”

省军区的钱祖春同志要求，让军区党委秘书武泽海、干事胡纪康来京汇报情况，我们赞成。他们的问题，不是这一派的问题，是军队内部问题。既然同志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同意来。

芜湖“联总”讲：王文达同志还没有释放。是他们(炮派)负责人之一。(芜湖 G 派代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八月二十九日王文达已由六四〇八部队接去了，为什么不来？不清楚。)那就不是释放不释放的问题了，这个好。(芜湖炮派又提出军队增派四名代表问题。)军管会同志同李德生同志共同研究一下。芜湖的同志要求他来，我们不反对，或者调换，你

们去商量。

(当芜湖 G 派代表提出金云发在南京被扣时。)他是什么人？是要出国的英语教师。(芜湖 P 派代表说，确定金云发出国是欺骗中央。)出国不出国，再说。抓了人，要放掉。抓人的办法不能采取。现在人在南京，廖司令调查一下，确实抓了就放掉。

再讲一个问题，同志们总是注意小事。小事，在你们脑子里好像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的大事却不重视！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今天，几位同志(指江青等同志)谈了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把小问题，“私”字的问题去掉，首先想想这些问题。(合肥 G 派代表提议：双方把坏头头抓起来。)不能采取抓的办法。

(淮南炮派代表揭发杨家保、杜重山的错误，要求把杨、杜调到北京听候审判时)关于杜重山问题我们比较清楚。关于淮南问题，可以告诉你们，市军管会要重新调整，杜重山问题包括在内，杨家保已回合肥了。现在主要由三十四师师长、政委负责。希望你们与师长、政委接触，同时希望你们两派停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不但北京关心，上海也关心。上海已派马天水去了。

我想问题还很多，我再重复一下，具体问题可以一个个解决，但是无论如何精神上要注意大方向。要把今天谈的问题好好学习，好好检查一下。这是当前关键性问题。大问题管小问题。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就容易解决。相信同志们能这样做。今天先讲这些，一系列具体问题以后解决。

我想提一个问题：到底你们赞成不赞成中央的五条、九条？(众：赞成！)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就好办了。

再问一下：你们赞成不赞成江青同志宣布的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武器装备的命令？  
(众：赞成！)

赞成不赞成中央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众：赞成！)

这些大问题定下来，小问题就可以一个个解决。还有个问题要讲一讲：刚才说，两派后头都有黑手，你们可不要动手。你们去斗、去打，(指合肥 G 派一代表)你这个想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你们到安徽去揪程明远、刘秀山，搞得鸡飞狗走的；也不赞成你们到京西宾馆去揪黄岩、曾希圣。否则，你们要犯错误的。如果这样，我们就不来讲话了。只要你们觉悟，不受蒙蔽，事情就好办了。有位同志刚才说出这个问题，谢谢他提醒了我。特地关照一下。

(全场代表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

## 962. \*周恩来、戚本禹等在人大礼堂接见黑龙江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1967 年 9 月 6 日晨)(见《系年录》第一〇六卷)

## 963.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天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9 月 16 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至十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参加接见的还有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吴法宪、傅崇碧、李钟奇等首长。江青同志主持会议。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 3 页第三段、第 224 页第二段、第 229 页第二段。

江青同志说：

小将们，今天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是小将。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恩来：

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专院校红代会、各学校一些代表来会谈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现在分成两派：一个叫天派，一个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后台可能有我一个(伯达：陈伯达。康生：我是地派的后台)，对我是个新闻。有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们喜欢坐飞机，一个经验，坐飞机从地上到天上，最后还要到地上。我希望号称天派的回到地上来。天派对形势有个错误估计，任务是从形势来，我有一次看过清华《井冈山》小报，对形势估计很坏，说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毛主席是少数了，是悲观的，到处传闻。

最近又比如，七·二〇后，在天安门上支持八·五大字报，我同谢富治也遇到几位。韩、蒯等几位同志，是第三次革命大串连阶段，北京学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这样，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批判高潮，还开了百万人的大会，形势大好，大联合，大批判。为什么还要出去搞串连？我们否定了这种看法。尽管这样说，可是许多同学回去还是这样估计，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两天我和两方代表都谈话，批判了这种形势估计。清华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达：北航也不少)因为听外面来电话，叫他们回来，就是不理。(江青：清华出去五千揪军内一小撮。今天出的报纸专门反对我，蒯大富到今天还反对我。蒯大富来了没有？你站起来，我今天批评你，严肃批评你，你要作检讨。今天是批评，不是打倒你)

武汉“三钢”“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悲观。“现在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前夜”“全国都要复辟”，这样估计，任务怎么提？“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夺我们军队了！所以揪党内一小撮到军内一小撮，宣传上犯了错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负责。八月中也还这样估计，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错误口号，肃清这个口号的影响。我们向大专院校谈过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谈过，但始终我们的话不灵。北京一派形势悲观，还在传布揪军内一小撮，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所认识大好形势背道而驰。武汉反革命事件后，引起了各地的注意，这个教训，引起各地军队认识自己错误，马上承认，改正了。

解决各省市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解决，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为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听毛主席话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一声号召，马上解决。武汉也是如此。中央一声令下，马上解决。事情是毛主席说的“三相信”，北航同学也参加的，了解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武汉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过了三个半月，革命总是深入了，向广度深度发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会、革筹、军管会，总之把革命推向前进。在这样的年头里，我们要求把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更深入推广，争取胜利，巩固胜利，抱着无限信心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大专院校不相信我们的话，主观臆断，主观主义，错误估计形势，“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驰。前几天，江青九月五日讲话，放了录音，讲了三个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你们的做法刚好相反。第一个确信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是主要巩固领导中心。《文汇报》十四日社论，领导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因为有这个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伯达和我谈了“五一六”阴谋反革命，破坏党中央。姚文元文章发表，最后一段突出性质，突出一小撮坏头头蒙蔽群众，揭发出来就行了，要认真对待，但不能扩大化。他们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图挑拨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关系，矛头好象对准我个人，其实同样对准中央文革。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战斗，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天天一起战斗。这样一个战斗关系，统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是钻什么空子？从右、极左钻空子，到处传布，不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利于巩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动摇不了，他要干扰我们的工作。今天我要再讲“五一六”问题。几个

根本观点要说清楚。

一、只是少数，不要扩大化。当然要揪后台、黑手，不要到群众中去抓一大片，揭发一大批。他们只是靠造谣，他们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组织揭发后不要扩大化。在群众中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这一派，两派矛盾越来越深，也揪不出来。最近对“湘江风雷”头头，有坏分子，一下子看成坏人很多，同意了省军区报告，抓人多了，犯了错误。这是有范围，现在是全国范围，它(“五一六”)似乎称八个方面军，名字叫方面军。其实只有几个人。“红旗军”全国也只有这几个坏头头，揭发后没有多少，以后就不听他们的造谣。

二、我们赞成你们在学校各组织清查出这样的人，确实不要乱窜，自己弄清头头，和坏头头划清界线。最好是本组织，不要别的组织去搞，如农大。地派“东方红”，认清了秦化龙叛党真凭实据，直至在揭发前，我提了意见，他们很听我的意见，审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卫戍区，我通知了，接受下来，这样搞很好，不但如此，还把农大“东方红”与“五一六”有关系的弄清楚，告诉我，并分析为什么有这种思想，这样做就不能扩大，这样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讲话，两派打电话回去，都把自己方面的黑手揪出来，揪出来以后并肩游行。(江青：二十万人。康生：两派并排)好派、炮轰派并排游行，争先恐后、缴枪恐怕落后，自己把坏头头抓了去，送到军管会。这样的事情应该提倡。农大走资派没有参加你们这方面。农机大、地派，你们应当欢迎人家调查秦化龙。如天派，北航“红旗”也有地派，他们是合作的，这样行动有利于党的纯洁。至于“五一六”也要有这种精神。

三、对于“五一六”，也要把头头揪出来，还是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不要因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体不好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主观主义，把群众推到对立面，挑动群众斗群众。

四、批判“五一六”以极“左”形式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领导。我们文革有什么矛盾？我们平常谈话当然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风格嘛！(康老：反映一种思想，与赫鲁晓夫一样，勾心斗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资产阶级这一套)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干扰，极左，实际上形“左”实右。我们指出“五一六”的反动性，但不能允许老保翻天，不能认为二月逆流对了，不能借此机会翻案。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毛主席核心领导。象《文汇报》讲的，从中央核心巩固起，到地方核心巩固，你们就要问问自己，错误估计以毛主席为核心领导，你们不知道我们内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乱想，把中央领导同志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干扰、动摇中央核心领导。是受坏人利用，要揭发问题、要检讨，走资派要想动摇，特务分子要想动摇，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领导写了，要想动摇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坏、右。你们啊！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动摇，要深思，电话一到，好象从中央文革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这种做法很不好嘛！从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形成许多派别。五四运动发展后，北大分两派：胡适之一派、陈独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产党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正确领导，这仍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取得领导后，虽然有刘少奇进行干扰，但总的方面还是红线。你们常常把毛主席的领导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头砸几个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过去是北洋军阀，可以这样讲，现在不能这样讲。不错，有坏人，有特务，走资派，但最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这个领导，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文章在你们中间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里你们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时候，我们时代和你们时代不同，我们羡慕。要好好从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对，哪些不对。

另外江青同志讲了，我们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军是支柱，不仅保卫国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我们，就是要保卫革命小将，不使走资派，坏人伤害你们。而你们怎么看？在一个时期，宣传上犯了错误，你们就到处乱分析，只能乱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统帅只能指挥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还不到。”完全是胡说，

看到解放军发展历史，从秋收起义到解放军，一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四好连队。林彪指示，解放军做得是出色的嘛！我们怎么能怀疑解放军。不错，有坏人，青海赵永夫，内蒙王逸伦、武汉陈再道，是个别的嘛！绝大多数军队考验过了。你们那么冲击，他们还保卫你们。看看语录，怎么能动摇信念。靠战争解决问题，靠什么武器解决问题，若干青年人认识错了，有坏人就上当了，你们得不到好处。拥军爱民，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军委八条命令发展到十条，拥军爱民，八条实质是拥军，十条实质是爱民。应该争取很好的一面，这个时代，毛主席的时代，特别重要，因为面临敌人。要搞走资派，要把他们批倒批臭。希望有最好的敌情观念，敌情特点，一打内战就忘记了。很多地方群众组织打内战，现在许多领导靠边站，应该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北京武斗破坏国家财产，工人农民带着眼泪进去，带着眼泪回来。有内因，有外因，有走资派挑拨，社会治安影响，这方面要照顾大局，继续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跟军队对立是错误的。要搞好学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如军训，好好支持。伟大领袖教导，学校最好搞军训，实现三性，只有军训才能使无组织现象转为有组织。

军管。有些国家最机密的地方，必须军管，不能实行四大。机要的地方，随便进出行吗？如大会堂，随便进，行吗？（江青：再重申：昨天夜里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革命小将，强盗哪有革命的。我气坏了，要谢副总理惩罚，要无产阶级专政）

提几件事。文化大革命，有的没学好，军队是国家专政的工具，公安又分派，没有统一。军队是统一的。在北京地方群众有犯错误，我们还是采取主席方法，不采取体罚，飞机子……这些都是王光美在桃园发明的。去年王任重开十万人大会，也是这样搞小将，没告诉我们，自己做了。北京爬墙捉人是从叶向真抓彭真开始的，叶向真、刘诗昆打解放军，首先他们打的。你们不要学他们，要批判他们的错误。北方对青年小将犯错误就踩在地下，北方对解放军抢枪就不好，外地有的还在发展，才发“九五”命令，不允许，把保卫你们的武器抢走夺去，青年人无经验，好玩，一个人背三支枪，走火，把自己也打了，学了一些特务作法。与中学生接触，去年八月到现在，爬墙、把人抓走，叶向真抓彭真不允许要公开要求中央逮捕吗？不是公开搞辩论，搞偷听人家电话，公开在谈话时带录音机偷听，带录音机偷听电话，切断电话线，开秘密会议，偷记录，偷日记本，这些办法都不是正大光明的政治斗争，是特务方式。去年得到斗争策略，是绝密文件，我们得到的，完全是特务作法。我们气愤，是国民党蒋介石搞的，中统、军统特务，苏联就喜欢这一套。主席长期反对，我听到特别担心，我很痛心，我不告诉你们，我就要犯罪。我们这代不要这种作风，去掉。传几代不是犯罪吗？抓人家一句话，围攻人家，这也不行，真理要全面嘛！要站得住脚。这一套特务手法是彭真、罗瑞卿搞的，喜欢的。康老不指出，要犯罪了。

（江青：我们宣布一切秘密会议为非法。我们都没有什么秘密会议，封锁中央。北航“红旗”有人写信给蒋经国，台湾中央青年反共救国团：“兹响应反共救国号召，曾以各种方式对大陆号召，曾得到普遍热烈响应，大陆青年普遍来信，希望国军返大陆。最近接到北航“红旗”一位红卫兵写给蒋经国主任的一封信，对大陆武斗和惨杀表示痛苦和迷茫，发出共同呼声。”他们究竟错在哪里？糊涂在哪里？提起你们的警惕。北京两派算派性斗争，容易使坏人、阶级异已分子活动。暴露出来是好事。北航警惕，各校组织都要警惕）

巩固新生事物。革委会是新生事物，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建立临时权力机构，要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既然革委会诞生了，新生事物，如红卫兵，有伟大生命力，必定是粗糙的、有错误的。错误，是爱护它，促使它成长，还是把它扼死？前面是革命的，后面是反动的。北京两大派，对师大就要找借口，要把它颠覆掉。内部有人，外部还有一伙人去煽动，去参加，到了现场的。

（江青：蒯、韩，去了吗？韩：是去了，去看了。聂元梓：没有去。江青：聂元梓来了没有？他们都藏到后面去了）

北师大有错，自己可以改正。为什么外地干涉呢？反对人家侵犯主权又去侵犯人家主权。

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做的都是相反。我们很难过，我们要负责，教育不好。我们学毛著不好，也犯错误，我希望路线错误不隐晦，不需要“五一六”收集，正面告诉我，提意见，我愿意接受。(康生：九月五日江青讲话、周总理讲话，你们不要说我们矛头对准革命小将，最近有现象把我们苦口婆心的讲话诬蔑成矛头对准革命小将)我们革命几十年，犯了许多错误。我个人犯过路线错误，要改正，力求少犯错误。我快七十了，我还要做到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造到死，如有错要改，不改则不进，则退。跟毛主席，跟副统帅林彪同志，跟到死，跟到最后一息。你们来日方长，你们取得一点点成功就自满怎么成呢？只要一天离开主席教导，就会犯错误。我们犯错误影响大了，你们犯错误影响也不小。北京工人中工作不够，落后于上海。北京工人运动起来，学生运动中两派影响工人运动中两派。(江青：你们从小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加上修正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要忘了还没有斗批改呢)我们有时教育少了，可能在某点上偏爱你们。(江青：热爱你们)比如蒯大富，我首先认识，我和他单独谈过，他的思想就非常不稳定，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思想摇摆很清楚。不要紧，初期嘛！要和工农结合，要锻炼嘛！要依靠党，相信党。再说韩爱晶，我没有接触过，韩爱晶很瘦，让我的医生去看看他。江青：我疼坏了，我很难过，你的自我检查不知象个什么东西)批评你们少不好，你们都有革委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能结合。《文汇报》十四日社论好，不管你造反早，还是功劳大，都要团结别人，学校如此，工厂如此，机关也是如此，是当前的重大任务，江青同志五日特别强调这三个任务。这样看来，发生派别，不是学好了毛主席著作，而是个人主义长期受资本主义教育，修正主义影响，并没有好好学毛著。在学校里好玩，简直坐不下来，就不能进行斗批改了。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都是不好的，是陶铸搞的。特别是包打天下，在北京可不得了，到现在不想把联络站撤回来。北京红卫兵是不错，前些时候点火是对的，是做出成绩来的，可是今天就不对了。各地运动搞起来了，每个单位革命自己可以解决，可以解放自己。根据文化大革命规定，不许外来干涉，你们这样干是完全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且把北京两派思潮影响全国，只要是少数就支持，造成外地对北京大专院校发生了反感，多数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帮倒忙，尽管你们一番真心。(康生：帮倒忙是毛主席说的，你们算什么拥护伟大领袖。江青、总理都讲了，就是不听。谢富总理：还有人说是大毒草)一切革命都是主要有一个问题，以谁为核心的问题。运动到这个时候，在一个学校里，不管你是这样造反早，还是造反晚，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江青：天派要吃掉地派，地派要吃掉天派。谁也吃不掉。老老实实从天上自己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工厂工人没有根本冲突，一旦觉悟很快站到一起。而学校里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动摇不定，但是本质上是毛泽东思想一派。压倒对方，是压不倒的。你们就是“私”字当头，“派”字高于一切。工人说得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的方针，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彻底批判刘邓陶。建议最好给一个月期限，不回来就开除校籍，而且国家不分配工作。学校的斗批改参加不好，这就是他们的分数。至少今年冬天就要搞出成绩来。你们放一辈子假啊！你们看看也不好，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一)为了迎接国庆，我们让你们两大派(红代会)联合起来。我们让军训人员到大中学校去，你们接受军训，先把队形摆好，接受检阅，否则就没有资格接受检阅。(二)今天是九月六日，有些地方三秋已到了，必须注意。北京晚一些。(江青：有些地方地、富、反、坏、右抢秋)我们应该拥护。(江青：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你们真正到农村去参加三秋，锻炼自己，不要把两大派观点带下去。(伯达：今天有篇社论《动员起来，打好三秋这一仗》)秋季分配、收割、选种都要做好。这两件事也是考验，最重要的搞好学校斗批改。

我讲得太长，我主要熟悉清华、北航。

(傅崇碧：你们支持外地把枪带回来，枪是国家的，都要交出来)

江青：你们拿了有什么用，连瞄准都不会。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

有人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还不知道。今天得到消息才知道。听说戚本禹也是天派后台，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戚本禹是地派的后台。(康老：半年以前，北大给我画系统表，说林杰、关锋、吴传启的后台是我，周总理是陈毅、余秋里、×××一派的后台。有书为证，不是造谣。江青：有人说我是聂元梓的后台，我是不三不四派，我们也争吵得很厉害)李钟奇最欣赏我的一句话：我是不三不四派。我和李钟奇说：“四三派”说我是“四三派”，“四四派”说我是“四四派”，我说是不三不四派。(江青：你这个半派)说我是天派后台，可能有点影子，只是给韩爱晶多说过几句话，把我们的话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江青：现在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太多了，总不能说造谣有功吧)有人说，陈伯达对韩爱晶说什么抓袁世凯。韩爱晶，我跟你讲什么抓袁世凯吗？当时你要讲，我不要你谈。(韩爱晶：当时我说的，你不让我谈，要我学毛选)怎么又端出袁世凯？我当时驳了你嘛！我在几个月前才认识韩爱晶，知道韩爱晶名字不是很久，我这个人没有记性，我今天是天派。韩爱晶，你们是天派，你们承认你们不是天派。我首先提两个问题：你们对二月逆流有明显态度，明显旗帜吗？(江青：有没有二月逆流？韩爱晶：有)我不需要你们回答：只是给你们提两个问题。(二)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表示过什么义愤？(江青：义愤。我来当翻译)你们知道我是保他的，我不是天派，我批评他们。我是不三不四派，我说得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有一天晚上谈东北问题，我要你们(韩、蒯)告诉我，辽大八三十一从军区大楼退出来。(江青对伯达讲：我是你的副组长，你都不跟我讲，对韩爱晶、蒯大富讲。你们不要紧张，坐下来。)听不清可以跑到前面来，我说的与你们有关系，到前面来坐，地上也可以坐。(韩、蒯走到前面，蒯坐在地下。江青说：坐到椅子上，不要搞得那么灰溜溜的。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要是敌人就不批评你们了。把头抬起来，腰挺直，听批评，不要低头)我送韩爱晶、蒯大富一个车到西门去看看，两位大将军，我是要利用他们。(江青：利用，没有给我说)利用你们干什么？当时讲了一些话，悲观情绪的话，修了你们还不知道修正主义。(江青：天派后台今天坦白了)分开时讲了一些话。韩爱晶，当时说了什么？(韩：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康老：你这个后台缺乏辩证法)当时给了我不正常现象，你们天派怎么这样悲观，我批评你们的悲观情绪，现在变成了你们的政治老板了。我和戚本禹到清华去帮他，也算变成了一个后台老板。你们那个情绪不正常，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你们有这样的悲观情绪、思想，怎么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你们就缺乏毛泽东思想，缺乏马列主义。毛主席说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不要翻译了，我不会中国话，听不懂话，该是天派以为自己正确，可是充满了悲观情绪，以为自己正确，不是欺骗自己吗？你们重要，还是毛主席重要？你们有悲观情绪，也要学毛选，学习江青同志拥军爱民的讲话，不能自毁长城，不能错误估计形势。真正正确的是毛主席、党中央，还是你们？你们对江青同志拥军爱民的战略性讲话好好学习过吗？想过吗？还是背道而行，你们派大批同学到各地去揪军内一小撮，都糊涂了，要自毁长城吗？不是中敌人的奸计吗？刚才江青同志谈了台湾消息：北航“红旗”一人给蒋经国写信，这不证明你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吗？不引起你们警惕了吗？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林彪说是一场思想斗争。听懂了吗？在你们面前，我们的敌人用形形式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你们，你们很不警惕，你们要成大官了。韩爱晶，你去西安坐飞机？(韩：坐火车去的)不是，对不起，坐飞机去，坐火车去。哪来的钱买飞机票、火车票？他们说财政权掌握在天派手中，你们拿钱挥金如土。你们口口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实际上怎么样？你们就不听中央的招呼。那一天北师大出问题，你们到体院去开会。江青同志说了不要开秘密会议，动态会不能开。(戚本禹：北航、清华、轻工等派别会议不能开了，非法的。江青：你们背信弃义，当面说我们是和平颠覆队。人大“三红”刘金库站起来，我告诉你，就是和平颠覆队。你当面保证不准进人大。我是不在乎这个组织，的确不知道，而你们回去就没有保证，你们保了××什么大

错误，人大“三红”中那么多特务，自己搞出来，我以为刘不是学生(刘介绍自己是五年级学生)言而无信。现在我就向你们宣布，不能搞秘密会。“五一六”就是搞秘密活动，那和“五一六”有什么区别)

现在到处抓军内一小撮，很多怪福建来的，北京来电说是受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建来，先来 1500 人，再来 8000 人，是北京红代会代表。这么干撒谎，说假话，你们不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到处乱跑，并说他们走了我们不知道，这是正确态度吗？总之，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你们影响，你们原是造反派，过了一年是当权派了，不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你们。我建议你们出门一律坐公共汽车，不要坐小轿车。(江青：哪来这么多小轿车？)是财政都要公开。错了就错了。还有一种资产阶级的特务手段，秘密侦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各派关系，根据毛泽东思想搞革命的大联合。你们一定要吃掉对方，对北师大就是去吃掉人家。为什么不能共同谈问题，而要吃掉人家呢？大鱼吃小鱼！

(江青：大鱼吃小鱼，北大聂元梓也去了。聂：没去没去，我们在家召开形势讨论会。江青：总之，你们是幸灾乐祸吧！谭厚兰被俘虏了，那是在高教部我们救出来的)要光明磊落，不要采取特务手段。搞这种手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韩爱晶那天讲袁世凯，不能歪曲我们的观点。(江青：你们糊涂，上当，听了只言片语，不理解)我们今天推心置腹把肚子里能挖出来的东西都挖出来了。我跟韩爱晶讲过，你们搞出一个复课闹革命，不要管人家的了，不要东表态西表态，安心搞自己的大批判，斗批改。(江青：我看你就是后台了)后台就后台吧。

江青：

我们今天给同志们，小将们开这个会，我是比较沉痛的，由沉痛变成气愤，一直都不能够冷静地谈，我觉得应该做自我批评，就是听你们的意见比较少，不能及时从思想到政治来帮助你们提高。另一方面，我接受外面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疼了，批评你们很少，都是说，好啊，好啊，当然现在老保翻天。我看，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是不容许怀疑的。但是在紧急关头，许多场合，我们疼你们，我是热爱你们，我是政治方面的人。我指着一个小孩，我跟他说过：你们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学左派。××和韩爱晶造了我的反，他俩今天来了。关于韩爱晶，那孩子照理说不是犯了什么了不起的错误，你不理解，若理解就懂得。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绝对主义，主观极了。你敢保证吗？你对北航保证。我感到有人从极“左”或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刚才总理、伯达同志讲了，很清楚。我们对你们太疼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接什么？主要是接思想，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你们脑子里这些少，不多。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不久前主席告诉我们，要我们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总而言之，你们有些错误，我们不能都替你们背起来，我们对你们教育、帮助不够。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很惊讶！你们水平不是先进了，而是落后了，提出你们深思。以后连续有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发展到目前，对我们每一步言而无信。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就是你们自大，个人主义膨胀得无处放了，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救世主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今天不见了，背离大方向。我是说部分人，但部分人相当起作用。我们想告诉你们，不要认为没有你们我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就完了。全党有两千八百万党员，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韩爱晶写了个自我批评，什么自我批评？大老爷，连我的名字都不写上。你不要辩解，对不起我，在座的没有写一个人。我这样疼爱你，疼坏了。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我要训的是你和蒯大富，我们都是不愿意训的。总之天派也好，地派也好，我们还是做的工作少。你们有些错误，我们也承担，我也不轻松，我和你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在你们最困难时，我是很难受的。你们谁的话也不听，主席的话也不听，按你们的话说，算老几。小报上有人骂我：“江青算老几”。不要以为离开你们我们就不行了。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回去不好好开

门整风，把你们组织里不纯的部分清理出去，是很危险的。告诉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话，我们依靠军队，依靠劳动人民，只有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马上就会跟着走的，不会象你们这样，摇来晃去，从来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析形势斜门歪道，非常痛心，把你们养成小特务，什么动态、作战部、信检，连我的信件都被人检了，是彭真、刘少奇的一套。主席关心你们，谆谆告诫，让我转告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我讲的是真正的小将，阶级异己分子不算在内。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缺乏敌情观点。刚才韩爱晶表现出来了，有三千万左右的地富反坏右，前两天从温州到滑石都是国民党特务和地富反坏右捣乱，这就是敌情。你们人大，我看有相当的特务，否则，苏修、日本特务对你校动态、人名都那么熟悉吗？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到你们那里参加会。我们这里有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外国人许多是朋友，但其中有混入特务。国民党留下一批人没有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北京两大派，我感觉就是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后面作怪。你们不知道。只有你们个人捧场，爱好吹捧，我们批评你们，今后我们疏远，他们就拉你们，今天特别讲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

另外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和军队讲过，你们觉得自己老了，立了功劳了，功是立下了，但是不要背包袱。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就是每天都想一想，自己为人民立了新功没有？犯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立功是本分。这话我谈了好几次了，但听不进。你们是老大了，老大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讲的是少数，少数想通了，也还是听的。立新功是要搞大联合、大批判、革命的三结合，并进入本单位的斗批改。你们不搞斗批改，谁去搞呢？我想这是最光荣的任务。你们丢掉了任务、灿烂的青春呀！通过思想，搞一个命令，不回校的不毕业，不分配。教师也如此。教师现在是操纵你们的。据我所知，以往会议你们不听我们的意见，脑子里还有一点的话，斗批改就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没有大联合的有困难，没有领导。学校按自己的情况进行，今年一定要进入斗批改。我倒愿意帮助中央做点事，我是搞了八个，一个搞几年，那是不容易的事了。学校的斗批改和文学艺术的斗批改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学校里还容易些，艺术难一些，学校里那么多人，不管怎样，你们受资产阶级教育那么多年，但终究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大学生都有毛选，有没有？（答：有）不应教条式的理解，必须真正理解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

话说多了，没有听。今天就说这么多。请康老讲话。

康生：

我的发言权不多，接触过北大、师大，间接接触过清华。自从工作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撤出后，因工作分工，与大学接触较少，发言权是不多了。有人把我搞上了地派的后台，不胜光荣之至，真是有愧啊！开始我支持聂元梓，同时我也支持谭厚兰，支持姚反薄一波、陶鲁笳。把薄一波整学生的黑信拿出来，薄一波自己也很难辩解。有一个问题，想与蒯大富讲一讲，上一次没有讲。有一个时期清华反对我，整我的材料，从党校，从调查室里，那些干部子弟大多是黑帮子弟，张际春的女儿、苏振华的儿子、刘仁特务集团的儿子，那么一些人。我首先告诉蒯大富同志，清华应该批判刘少奇，和党校联系批判刘少奇的路线。在党校安排，最近要批判刘少奇的路线。这几年来，刘少奇安插彭真、安子文这些叛徒，四八年以来，反毛主席。告诉党校要抓住批判刘少奇这个大方向。要联系，与“红旗战斗队”联系，不要和“红战团”联系。我还告诉过蒯大富同志，怎么批判刘少奇。但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好心，但人家听不进，说我是害怕了。他们以为是打倒了，所以有的话从来没有跟蒯大富讲过。刘少奇说过我是清华后台，十一中全会，单同我斗了三个钟头。我讲：“清华我不清楚，伯达清楚，是否找伯达。”后来把伯达找来了，那时我支持蒯大富。（江青：那时我们都支持他）刘少奇在江苏厅专门找我谈了三个钟头。我说清华我不清楚。刘少奇一下跳了起来说：“你不知道，我知道，每件事我都知道。”刘少奇说：“我是保护蒯大富。”我说：“怎么保护呢？关起来，开除团籍，算保护么？”这件事我从来没讲。初期接触了一下，后期没有接触，我

不是说没有责任，帮助不够，今天谈话，大家都有共同意见。上次江青同志讲话后，爱护同志们，帮助同志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同志们好好学习这段语录，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我们要耐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例子，帮助告诉同志们：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长期在想一个问题，毛主席说，一个工厂两派斗争，一派是革命的，一派是保守的，分歧很厉害，直至武斗。主席问，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有无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矛盾？毛主席说，他看不是，两派都是群众，都是阶级兄弟。外地武斗，用机关枪、六〇炮、高射炮，怎么解释？毛主席的指示我也想，除个别地方有坏分子，(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派杨勋他弟弟杨炳章是个坏东西，他是特务。但一个城市中、一个学校中，北大、师大，一个学校联合起来这样搞，而且斗得非常厉害。同志们，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到底有无不可调和的矛盾。(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只会批评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吃掉别人？天派不从天上掉下来就会跌死，地派不从地下钻出来就会闷死，就会自己埋葬自己。

另一个问题，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头头，有些言行不一致，就是江青讲的言而无信。为什么革命小将发生这种现象，这是两面派的做法。为什么表里不一？背着我们开秘密会议，深怕我们知道。(江青：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记者都急得哭了。你们封锁他们，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封锁中央，不让我们了解你们的动向)两面派手法，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我管过对敌斗争多年，也犯过错误。不管天派、地派，不是全部，有些特务做法。是哪里学来的？两派争相互用。还有那种思想方法，一篇文章专门研究那一句，那一字，又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我常想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第一、派别斗争，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幕后操纵。要有敌情观念，不要太天真。第二、美、苏、蒋特务，地富反坏右在后面是黑手。当然这种东西不会公开出面，而是间接手法。中央没有人就不直接出面。(总理：秦化龙常说的话是极左的。你们学校有没有这种人？有大的，也有小的)这点我倒是常讲的。我常把香港的报纸拿来。我国外事口就有美国特务插手(江青：我建议到地质学院去看一下九月十二日贴出的中央气象台“红旗兵团抓黑手战斗队”的大字报，值得参考，谁是地派的黑手？三十个为什么)敌人特务斗争的经验太狡猾了，同志们与特务斗争经验太少了，麻痹。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右的和极“左”。(江青：极左和右是相通的)今天偶然看一张报纸，《井冈山报》，是很错误的。九月七日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作了一个报告，恶毒地攻击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准备回击。但同志们在北京的做法相反，说苏修攻击我们是极左的。我看了这篇文章的题目：《评极“左”思潮》。评极“左”思潮是根本没有的(江青：你们用小报搞，我们就用大报来搞，通版标题批评你们)在你们说来，第一，“左”派幼稚病根本是不存在的。当然“左”和右是相通的。为什么列宁还要写书？你们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违反马列主义的，非常错误的。这篇社论可以说是写错了。

你们看现代修正主义是怎样攻击我们的，问题在于反对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自毁伟大的长城。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出这个报纸？你们说是林彪一小撮人挑动的。但江青同志讲过，清华出去五千人。据我所知，到河南反对我们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上海张春桥，当然不能肯定是哪一个学校的，在武汉反对刘丰、陈思玉。你们现在用来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是自毁伟大的长城。(江青：应该下命令，小报不许卖给外国人。有些人有一贯的思想，十条出来以后就说不能用，十条就反对八条。还由于原则问题，有一小撮人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见报)，国家机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军队。北京市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傅崇碧嘛！有没有把卫戍区打碎？(要打碎我们)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怎么能够把他们和苏修并提呢？必须注意，从报纸上也可以看出，某些同志言行不一致。(江青：我们还称你们同志，你们倒是称我们先生了)虽然主观上不这样讲，但客观

效果人家这么想。

江青同志对蒯大富说：我还是保你们，多做自我批评。有人说周总理是大保皇派，我是小保皇派。不要上街贴大字报，推心置腹，对犯错误的人要挽救，以免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勾搭的人注意。

谢富治：大联合，搞斗批改，斗批改光荣任务。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就要看自己做得怎么样。

康老：有些同志对形势有悲观，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法不正确。你们是用资产阶级政策、赫鲁晓夫、国民党台湾的那种看法来看我们。小报中有很多朱成昭的那一套反动的东西。由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的信心，就要犯错误。

江青：体育学院今天在这大会的点名批评，你们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实际上是包庇贺龙。

康老：天派中有许多整我黑材料，我知道。要材料，我还可以提供一些。(一)矛头有许多指向解放军；(二)制造白色恐怖，在宁夏派军队镇压了，但实际上是反革命暴乱。蒯大富想叫“红战团”集合，“二八团”开始活动了。

江青：当心老保翻天就是了。

戚本禹：体育学院两派检查一下，有无后台。

陈伯达：要大联合，开联合会议扩大联合。

江青：蒯大富、韩爱晶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谭厚兰向蒯大富、韩爱晶作自我批评。这次主要是你们不对，性质很严重。你们没有想，颠覆整个师大，人家就要颠覆你们。

康老：北大聂元梓，你们出现打倒谢富治。

总理：打得倒吗？这只不过自我暴露。

江青：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两大派就是你们这些头头搞的，群众是不会搞的。

好了，散会。

## 964. 周恩来、江青讲话 (1967年9月17日)

九月十七日晚九点半到十二点半，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大专院校代表，参加的有周总理、江青、康生、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中央领导同志。

江青同志讲：同志们，咱们开会了。先学习最高指示，P1—1，P3—2，P224—2，P229—2，P17—1，P249—1，P251—3，P252—2，现在请总理讲话。

周恩来：同志们、战友们，我昨天讲了一次了，今天再重复讲。今年七、八月份文化大革命形势更好了，更前进了。江青同志9月5日录音是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对形势的一致看法，形势一片大好。因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把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夺过来了，文化大革命在向深入发展，七、八两个月形势比以前更好了，成立了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上海、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北京，最近的青海；除此以外，还有过渡的军管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河南、湖北、浙江、江西都这样解决的；安徽、辽宁、广东、陕西正在解决。估计今年解决20个以上，甚至24~25个，可能速度会加快，经验可以推广。在现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加紧工作，排除干扰，干扰主要来自北京，来自大专院校两个方面。红代会各院校组织提出和我们相反的看法。第一，

搞什么“第三次大串连”的看法。8月5日我碰到同学说，提出这样看法是错误的。我和谢富治同志指示，坚决抵制、反对“第三次大串连”。最近点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名，现在不需要你们大串连，让你们回本单位搞斗、批、改，形势是大好的。8月份你们不听我们的意见，你们出去了很多人，清华最多，北航也有，师大要派调查组到西藏，经过我们劝阻没有去。由于这种看法，这种对形势的错误认识，红代会对形势看得很悲观，看得比二月逆流凶，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并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现在的政权是在毛主席的手里，你们要夺权，是夺毛主席的权，你们搞的武装是反动的武装。当然在有的地方由于走资派的挑动，保守派夺了少数的枪，但主席一声令下，林副主席一打招呼，一下就解决问题，怎么能提“武装夺取夺权”呢？武汉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做，把毛主席的权给夺去了。你们提的“战争解决问题”，就是打内战，搞派别斗争。甚至有的人提出现在主席是少数，要准备和主席去打游击。这种说法表面上好象跟主席跟得挺紧，实际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苏修、美蒋特务，可能会钻到我们队伍来，9月5日一讲到这个问题，再三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信心的。你们的这种思潮必须批判，不然从极“左”走向反面。现在敌人伸进黑手，你们要注意，从极“左”或极右的方面都是不允许的。“5·16”兵团矛头对我，不是我一个人，你批评可以，但是“5·16”兵团把我和中央文革分开，这是恶意的，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中央文革就等于中央的书记处，我是和中央文革在一起工作的，我们是一致的。第一个小问题，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他们中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说他们有八个方面军，还有什么地方军，他们是威胁我们的，其实人数很少，地方军只有长沙的几个人。你们青年人是容易受骗的，这是在欺骗你们，现在把问题查出来了，不要把问题扩大了。第二个小问题，我们主张革命左派组织，如果自己受骗了，你们自己把他们揪出来。我举个例子，秦化龙是农林口的，这个人是叛徒，开始他们没有注意，我是支持批判谭震林大会的，他们有人提出要让秦化龙上主席台，我说，如果秦化龙上主席台，我就不参加了，我跟农大同学讲了，他们接受了。他们加强了调查，搞出了秦化龙是叛徒，得出了结论。他们先把材料交给中央，然后由我和农大勤务组面谈，我同意农大将秦化龙送到卫戍区，我是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也没有背包袱，相反，他们把秦化龙揪出来了。外边的派别，说秦化龙是卫戍区逮捕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攻击他们，我们会弄清楚的。第三个，不能批判极“左”老保就翻天，二月逆流是存在的，批判二月逆流，批判陈毅，批判谭震林是对的，不能推翻，批判大寨式典型农业展览是对的，批判谭震林、廖鲁言、姜义珍是对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推翻。要彻底粉碎“5·16”，紧跟毛主席，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的方针是，孤立极少数，团结大多数，教育大家。张建旗是个小头头，当然大头头我已经逮捕了。现在有些人妄想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妄想！只要主席一声令下，群众一起来，就把他们揪出来了。现在有些人从领导人讲话中猜，瞎估计，这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北京有那么几个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这一点你们要相信。今天多来了一些人，就是怕你们把讲话传错了，你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作战部署，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受歪风影响，你们在北京不要放弃这个好条件。上海批评我们对你们太宠爱了，接见多了，北京的工人运动没很好地搞，上海的工人起来了，工人领导学生。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相结合不会改造好的。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很严重。你们要求教于毛主席，求教于群众。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但光有革命热情不行，必须有组织性、科学性。

第二个任务，巩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相信人民解放军。7月20日事件在宣传上出现一些错误。过去那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只不过是青海的赵永夫，内蒙的王逸伦，武汉的陈再道嘛！坏人是极个别人，不能到处抓赵式人物、谭式人物，后来又是陈式人物。找你们谈话，你们不听，还是按照你们的错误估计去做，你们到处设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

错误是严重的。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改了就行。现在黑线干扰主席的红线，当然，主席的红线是主要的，没有主席的红线，原子弹、氢弹就上不了天。毛主席的红线的中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军队是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再三强调要相信人民解放军，要发动群众，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有人来保卫。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非常繁重，军队是受罗瑞卿那条黑线影响的，但主要是毛主席的红线。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叶群同志插话：解放军支左不支派)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犯错误是由于缺乏经验，老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林副主席一打招呼，他们就奔赴战场。举个例子，西藏中印边界两派在打架，争谁是左派，后来林副主席一号召，他们就杀出去了，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如果美蒋挑起事件，他们就会杀出去的。你们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把各地的联络站统统撤回来，我们每天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他们就是不回来。你们包办代替，让你们回来搞本单位的斗批改，你们说这是大毒草，不管那一派这样说都是错误的。限期回来，一个月！一个月不回来统统开除党籍！毕业生也是如此！(江青同志插话：不分配他工作，不发给他工资)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军队和地方不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党性，不要有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地联络站根据小道消息干事，瞎估计，是错误的。我们有一个规定，外地来京的不是请来的，他们没使用普通电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干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你们要劝他们回去。国庆节要到了，两派联合才能参加。(江青同志插话：你们回来，有些人拿到战利品，枪和子弹，等等。是从美帝苏修那儿缴来的吗？不是！是从解放军那儿夺取的，枪和子弹必须交卫戍区，请你马上交回去)(底下声音不大)。(江青接着讲：我看你们声音不大，你们有意包庇，凡是枪支、弹药全部交到卫戍区，这样才象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这样做，专找反对领导的一派，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的地方红代会，把北京的观点带到地方上去，那个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要批判这种错误。今年八月份，林副主席号召向解放军学习，你们就是不学习解放军。解放军犯错误是会改的，枪被你们夺走了，还在念主席语录，哪有这样好的解放军哪！

第三，第三个大任务，巩固和加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没有经验的，象婴儿生下来一样，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但要活下去，有很强的生命力。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就打倒她，我们支持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就是按着这个精神办的，谭厚兰是知道的，昨天我们批评了蒯大富、韩爱晶同志。(江青同志插话：北京分两大派，天派、地派，天派要从天上掉下来，才能脚踏实地，地派要从地下钻出来，才能实事求是。我同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告)(关于北师大问题的通告)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否则，北京市所有的革命委员会就会被冲垮的，据说，他们还要大搞一场。我们是在你们犯错误的时候批评你们，这是爱护你们。你们那样做，是小资产阶级恶性发作。毛主席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今年快 70 岁了，我也犯过错误，犯过路线错误，你们把我的错误归纳起来告诉我。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改就行。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说话、不做事、不犯错误，现在把手伸进来，说他完全对了，完全正确，不行的。你们不要背包袱，要立新功。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要立新功。你们才有一年的历史，要立新功，不能吃老本。有些人还有另外的问题(江青讲：聂元梓有两大功劳，一个是一张大字报签了第一名，第二个是揭发了叛徒)。不能躺在功劳本上，不进则退(江青同志讲：现在有人当逍遥派，回家打扑克)。这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如果不克服，就会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陶铸式的东西。不要到外地去，不要到机关去串连，那里的革命派已经起来啰！你们有了成绩就自满起来，是不对的。

江青：

天派也好，地派也好，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背离大方向。我们很有责任，没及时地帮助你们，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是来作自我批评的，我的

话过去说得太多了，话说多了就没人听了，过去对你们太溺爱了，丰功伟绩，你们就背包袱了。你们要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光学不做，不能教条的学，你们要历史的全面的看待形势。要有勇气作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自我批评很难。我一向是这样对待自己，否定自己，肯定自己，再否定，再肯定，进行好多遍。你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你们很摇摆，什么动态呀！作战部哇！什么鬼名堂？勾心斗角，统统取消！我今天找你们两派，谈谈错误的性质，都是背离大方向的。你们就是怕斗批改，就是不爱动脑筋。回家的，串连的，不参加斗批改的，不毕业，斗批改光荣的任务由你们来完成，我们不能包办。不要去乱窜。主席讲：“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军队是跟着我们走的，你们有些错误是坏人插了黑手，你们有些人是两面派，你们尽欺侮老实人。中央的许多事情你们不要管。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恶果发作了，你们喜欢跑一跑，冲一冲，被敌人利用。你们要有革命者的英勇气概，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同志们，很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在这个时候提出“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有些人，但个别的，怀疑党中央，怀疑解放军，怀疑革委会，要防止，这样会走向反面，就到这儿了。

### 965. 中央首长谈西藏文化大革命 (1967年9月18日)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吴法宪、姚文元等中央首长，9月18号接见西藏汇报代表，听取关于西藏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周总理：西藏农奴戟，这些翻身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最热爱毛主席，最热爱共产党，最热爱解放军，他们的革命性很强。去年10月份在北京我见到过他们，他们要求回西藏闹革命，这很好。告诉他们我要表扬他们、奖励他们。

周总理：西藏军区二、三月份的错误，与“大联指”没有关系。

任荣：“大联指”对二、三月的问题公开发表声明作检查，散发全国。

姚文元：这是高姿态，是全国造反派组织少有的。(周总理、江青点头表示同意)

周总理很生气的说：“造总”现在还在抓军内一小撮；骂打倒联匪(指“大联指”)，简直是胡闹。

周总理：为什么过去我们长期看不到你们的材料，被一个黑手卡住了。“大联指”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嘛！

在谈到有人写报告、西藏“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要翻案，并定为革命群众问题时。

康生说：这个很坏。

陈伯达：坏极了，谁是土皇帝？你们是土皇帝吗？我看他(指写翻案报告的人)才是土皇帝。臭得很，不能让它恢复。

西藏“大联指农奴戟”红卫兵

注：“大联指”是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造反总部指挥部，“造总”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

任荣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是“造总”的核心组织。

### 966. 陈伯达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 (1967年9月18日)

我以前讲过技术革命问题，不仅要技术革新，而且要技术革命，装备应小，灵活轻便，这是一个辩证法。一九六五年，我到过三线，当时主要抓大庆问题。我就说过要采用电子技术，搞得小一些，体积就小了，主要矛盾是电子化。要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的科学。现在大庆油田搞得非常大。炼油厂搞小的，多快好省。

我已经有二、三年没抓这方面的事情了。技术革命总的说来要少而精，应产量多，体现总路线精神，多快好省，这是大前提。

一九六四年我到沈阳，邓小平、薄一波去了，李富春同志也去了。看大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全是苏联那一套。可以分成几个厂，小一点。搞技术革命，就是要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现在我们的企业是很笨重的。

自己有工业不造轮船，去买人家的轮船图便宜。

一九六五年，我到成都××厂看了××。我这个人对国家机密是不愿意看的，后来不知是谁让我看的。××天线大得要命，车子也很大，偏僻地方走不动，目标太大。作战时给敌人暴露了目标(看照片)，我上车看了一下，好大啊！搞成半导体的，体积就小了，机动线也好，天线也小了。在技术上质量高，很灵敏。这样当敌人飞机还没来时，我们就发现了。要采用新的半导体，搞得很小，目标敌人不容易发现，完全可以进行改造。他们当时说可以。

我自己想，是否搞小一点，精一些，多用新技术。工厂的人说我们的意见对，但是一直没搞起来。

我对自然科学是不懂的，军事工业可以帮助国民经济发展。电子，军事工业部门一改造，其他东西就会连锁反应。煤油、电厂都会跟我们的。元件的生产很重要，天津厂要搞我们自己的材料。东德的技术不行，日本也要提出独立思考，把电子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现在搞工业的思想不通。天津元件厂，一九六三年看过，他讲过几句话，我说有道理，我说你给我写成文字。

我们要搞技术革命，有两个很好条件。一是我们工厂还不多，改起来快；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完全可能搞好。我们最是先进的，不要听外国人吹，他办不到，他争权夺利。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统一计划。支持改造要××开始，要抓电子技术。

电子管就是不行，那么大。计算机是电子做的，大的不得了，我们要搞得很精，很有效，质量高，耐久。

天津厂写的文章到苏联发表，说中国不能发表，苏联就是巴尔金同意发表。听说澳大利亚先头要把氧气顶吹炼钢的资料卖给日本了，后来又不卖给我们了。邓小平、薄一波这些人真蠢！不懂装懂，搞苏联的，奴才主义。

军事工业的改造，必须要引起连锁反应，电子技术要带一个头。最近打下的敌人飞机，上面有不少新东西，要搞回来研究。人家照相为什么照得那么清楚？就是靠电子技术。我们要下决心搞，不搞便罢，一搞便是顶呱呱的。我们中国人民有力量，有智慧，完全可以办到。

半导体不搞是不行的。飞机将来要快，要保险，要一切电子化，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船也是一样要快，我们煤多了，煤油也多了，但要考虑核动力的问题。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大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要从我们中国开始，苏修是不行的了。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要集中全世界的新水平，在中国实现工业革命。不仅是电子，它会引起连锁反应，应帮助别的部门搞技术革命。

树雄心立壮志，不仅是国防工业，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都调动起来了，军事工业在历史上就是帮助整个国民经济的。我老早就有这个意见，但是刘、邓、陶极力反对。他说我什么也不懂。我就经常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没有毕业。当时他们很××，我到长春去，他们就跟在我后面去；我到沈阳，他们也到沈阳；我到三线去，彭真也到三线去，他们去看大的厂，我就看小的厂，我不去，他们哪也不去，我一去，他们就也去。他们是去作“消毒”工作的。

(伯达同志笑了。)

不是迷信专家，专家只懂一行。有些专家，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今天说得好好的，明天听了邓小平一说又不同意了，所以说不要全信他们的。国防科委技术任务很重，你们也可以一个个地突破，要有一个进取心。不要象邓小平一样，一点进取心也没有。我们有先进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够搞先进的东西。先突破一个工厂、一个行业。毛主席讲的就是要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着眼于超。

### 967. \*周恩来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9月20日)

(见《系年录》第一〇八卷)

### 968.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一九六七年国庆节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

#### 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

(1967年9月20日下午二时 人民大会堂)

九月二十日下午二点，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一九六七年国庆节筹备工作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由谢副总理主持大会，总理、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

为了迎接伟大的国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集各方面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迎接国庆，要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着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也为着过好伟大的国庆而奋斗。九月份是不平凡的，你们都听了江青同志九月五日的讲话录音，几乎所有的学校、工厂都放了。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伯达、江青同志都讲了话，你们都看了报了吧！特别是前几天，我们分别召集了大专院校各组织谈了话。本来应该在一起谈嘛，他们人为地分成了两派，一个天派，一个地派。都是红代会的成员，这样存在下去是小资产阶级派性，我们希望你们联合起来，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都出席了，还有工代会、农代会我们都出席了。他们联合起来了，不应该再分成两派，发展十足的派性，应搞大批判，最近有些工代会的两派头头代表谈判联合，还在讲条件。可是群众等不及了，站出来了，他们逼着他们双方代表取消他们的津津有味的条件。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联合起来，有什么条件可讲呢？这些反映了群众的呼声，证明了毛主席的话，证明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是对的。现在我们要摆脱学生的干涉，自己联合起来好了。这就是对我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们一个善意的和尖锐的批评。我们并不否认，去年这时，正是红卫兵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大串连，去点文化大革命之火，这个丰功伟绩，我们不会忘记，不会抹杀的，这在历史上也要记载一页。火，既然点起来了，就要由那个地方的群众自己进行革命。革命靠自己，解放也要靠自己，他们逐渐懂得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发展到这样阶段，上海出现了联合起来向上海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形成了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当然，革命高潮到来，走资派不甘心失败，要阻碍运动的发展，这样就掀起了二月逆流。由于中央文革的努力，击退了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上海、北京、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也就在这个时候，将近八个省市区：甘肃、四川、河南、内蒙、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解决了问题。现在六、七、八三个月，这些省市区都解决了

或初步解决了夺权斗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一小撮走资派都揪出来了。现在正在继续解决七个省市地区的问题，有广西、广东、宁夏、陕西、辽宁、河北，这样做剩下的就不多了，还要很快解决，将是新疆、西藏、昆明、吉林，这就说明了，在今年我们在继续巩固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更加前进。说明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深度、广度上是取得了伟大胜利，是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了。毛主席说：“六、七、八月份形势很好，督促我们将九月份的工作做得更好，要做好北京和附近几个省的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七、八月，特别是八月份，在北京红代会大专院校的一些学校中，对形势的估计与我们、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反，是一个悲观的估计。他们说，现在是全国一个反动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根据这个悲观的形势估计，就确定了工作，一些学校就认为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口号当然是错误的，这可能与我们宣传上有偏差有关系，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当然，军队内不是说没有坏人，有陈再道、钟汉华，我说头头啦，有罗瑞卿、彭德怀，不是说没有，但是这是极个别的。我们的军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革命队伍，是毛主席亲自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我们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一个强大的人民军队，这个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而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极少数的坏人开了枪，是极少数。多数的劝解群众，不要抓人，不要抄、抓，即使受到群众辱骂，他们还学语录。甚至，最近有的人向他们夺枪，但是由于中央没有命令还击，他们的枪被夺了，急得回来哭。但没有还击的，这是他们经受住了又一个考验，是伟大的。我们的解放军称得起毛主席教养出来的一支战无不胜的劳动人民的队伍。他们不仅能保卫海防、国防，支援越南作出巨大的成绩，而且在农业生产中，三支两军中也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所以毛主席说：我们应该相信和依靠民人解放军。毛主席在一月二十一日发出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由于我们的军队好久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情况不明，开始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与刘邓所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他们是以前就有黑线了，这些人长期当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而我们的军队的问题是由于认识问题，当我们的副统帅指出以后，绝大部分都改正了，当然，有改正迟缓一些，但绝大部分改得迅速，痛痛快快地改了。这个性质不一样，而且改得快。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不会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一旦国家有事，这些军事领导干部他们会和我们一道到沙场上杀敌。所以，所谓武装夺取政权，你夺谁的权呢？怎样才叫武装夺取政权呢？在大部分已经解决了问题的地区内，难道你们还要去夺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吗？正在解决的，你还能离开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自己另搞一套夺取政权吗？这就是另一个性质问题。战争解决问题，要打内战吗？在这种认识之下，就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夺权的现象，发展得很严重，夺野战军的枪，边防战士的枪，并且，甚至把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领章、帽徽都给扒掉，侮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抢夺援外物资，当然，我们指出以后大部分都还了，但还有一小部分散失掉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讲得严重，由于江青同志九月五日的讲话，大多数都起来积极响应，封存武器，迅速上交，禁止武斗，劝阻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工厂是欢迎离厂的立刻回厂，抓革命，促生产，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的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要跟毛主席走的，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还有一件事，大专院校组织，特别是北京一些组织的错误，是在大会上要严肃提出的。在那个错误的形势分析当中，还提出个第三次大串连的问题，尽管当时我们指出这是错误的，但还是不听，出去了一些，不串连的还建立联络站，以至许多地区都给我们来说话：北京红代会一些学校，在外地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干涉当地的革命运动。去年我们的副统帅肯定了红卫兵大串连，指出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现在各地都有了红卫兵，去年对，今年就不对了，再去就不对了，主席说是帮倒忙。讲了以后，有的回来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撤回来，在那里犯了不少错误，用小资产阶级派性，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现在我们正式宣布，北京和各地的，凡是串连的，回家的，在一个月之内要回来，一个月不回来，就开除他们的学籍，期满毕业生不回本校的，就不承认他们毕业，不分配他们的工作，我们号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同志们，你

们回去打电话，发紧急通知作出模范来，在国庆前通通回来，你们大家说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呀？你们是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学会和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就表示你们能不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听毛主席的话，在各地的要回来，有困难可通知市革命委员会，我们专门成立小组，打电话给我的值班室，我可以马上解决你们的这个困难，我对你们是善意的批评，希望你们跟毛主席跟得很紧。江青同志今天很累了，但是今天还要来见见你们。你们应该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第二件事，就是还有很多名叫“上访”的，现在还有三、四万人，这单是正式经过我们接待的，还有不叫我们接待的住到学校去的，说是战斗的友谊，不好把他们劝回去，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志们，战友们！什么战斗的友谊？战斗的友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友谊。这些人我们是不允许他们到天安门去参加国庆的，还是要动员他们回去，回去闹革命，在本地搞大批判。有问题没有解决由我们邀请来解决问题，中央批准留下的例外。否则你们那里就成为他们躲风的地方了，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他们被赶出来回不去，现在各地都在解决问题，他们应该回去闹革命。四川的包括“红成”在内二千多人，现在还有一千八百多人，这些人我们有意识不去接见他们，他们可以回去搞斗批改，只要他们说马上可以回去，我们可以马上见他们。我说的话是要兑现的。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第二个国庆，我们要搞得比去年更好嘛！第三件事，就是打人。在北京传出来一个坏风气，去年八月份反革命三反分子王任重私自组织的十万人大会斗争所谓的打人的流氓，他们还不到十八岁，跪在地上，弯腰，还在背上踏上一只脚，这些青年即使真的做了坏事，可以教育嘛！为什么要那样丑化，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追查一下这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燕飞”，实际是“喷气式”，这给我们文化革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是群众要搞吗？不是的，后来又有两个这样的大会，我们做了两天的工作，就不开了，主要是领导的问题。还有绑架，去年这时，还要晚一些的时候，×院××带了一伙绑架彭真，两分钟人就不见了，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找到。他们也管不了，最后还是交给我们，到卫戍区去了。从此后，绑架成风，随便抓人，私设公堂，抢档案不还，这些都是特务行为，还有抄家，窃听电话，偷看日记，还有私自建立电台和造密码，还有私设广播电台，他们的波长、呼号可以被外国听到，还有私设无线电报话机，这些都是违犯国法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就有这么一些学校，喜欢这样干，希望自己去发现。还有一个什么组织，叫什么动态组，看来就是情报组，有的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大多少倍。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和江青同志领导的，就是几十个人嘛！你们到全国去发展动态组，大到两千多人，到全国搞情报。搞情报国家才有权，一个组织怎么有这个权？大字报还没有见过的东西就传到外国去了。还有一个什么作战组，要打仗吗？怪不得要战争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才能搞的。现在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你们，你们还搞这个？应该健康地发展，搞文化大革命。过去我们五四的时候，还不会搞这个，有时也打打架，是和警察打架，跑到天安门去请愿，那时在天安门里住的是一些警察。现在不同了，换了人间嘛，这就不好。这样对文化大革命不利，我劝你们取消这两个组织，好不好呀？我劝你们取消这两个组织。我们还要注意国内外的敌人，还有敌人的飞机被我们打下来，外国还在打仗嘛！外蒙古还在增兵嘛！内部还有敌人，地富反坏右、还有坚持不改的走资派、还有叛徒嘛！还有反革命的三反分子不能改正嘛！有这么多国内外敌人，我们为什么不警惕呀！这些敌人还存在，我们要停止搞这些东西。这些在《六·六通令》、江青同志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有嘛，这些应该好好学习嘛，我们文化大革命中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应该取消，我们应该真正把文化革命十六条认真贯彻执行，我们要拿这些来考验你们。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会阻碍你们搞大批判、斗批改、大联合，希望你们不仅自己而且要劝别人取消这些东西，北京做出模范来，可不可以呀？

第四个问题，就是迎接今年的国庆节，国庆之前要作好准备工作，没有解放军的要派军队代表，帮你们编组操练，可不可以呀？凡是不听话的，不参加这个操练的，他就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国庆活动，不能让他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次要促进大联合，除了“五·一六兵团”反动组织外，都可以联合起来，可不可以呀？如果不联合，只有一派，我们就不批准，因为

不是要求你们在各方面都联合吗，从这个问题开始作，作为一个好的开端。再一个问题就是保卫问题。有的会说，去年毛主席接见那么多红卫兵，有那么多外地人，不是搞得很好吗？去年与今年不同，那是刚开始，我们没经验，敌人摸不到头绪，今年就不同了，今年他们有了斗争经验，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去看，他们可以去看，你们的《动态报》所搞的情报，他们能看到，我们就看不到。现在大字报上街是好事，但掌握不好就可能失密，希望你们国庆节这些大字报要审查好，另一个就是防止他们破坏，北京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解放军听话，认真执行勤务，没有夺枪的，但是有两种枪，一种是外地带进来的，一种是出去串连带回来的枪，作为胜利品。什么胜利品？怎么得到的胜利品？那里来的胜利品？从印度反动派哪里吗？从自己阶级兄弟那里搞来的，从解放军手里夺来的，这叫胜利品吗？我们听了都很痛心嘛！帮助两方打架，把对方的枪缴了，把对方叫俘虏，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化了，把一切枪支弹药通通的交出来。可不可以呀，迎接国庆要大搞拥军爱民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回去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急用先学，才能立竿见影，真正表现出一个红彤彤的具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接受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检阅，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献礼。

陈伯达：

我完全拥护刚才总理的讲话。一切什么派什么人都要把那些妨碍自己和人民群众前进的大包袱丢掉，把那些大石头丢掉，要把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看成一堆狗屎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切工人同志们，不要被那些带有派性的学生所迷惑，刚才总理讲过了，我们工人阶级应很好组织起来，北京的工人阶级应该成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北京一切革命派都必须成为拥军爱民的模范，北京到外地的学生要一律回到北京来，坚持节约闹革命，各学校各单位的财政开支都必须公开，希望革命小将(小兵)打个括号，写个小兵。叫小将，自己就恍恍然，飘飘然，叫小将其实是小兵，革命的小兵，还没有学会走路，还没有学会一、二、三、四，不要坐小汽车，还有秘书，还有什么，都不要了，这是腐蚀他们的，怎么能使他们【不】滑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呢？有时间的要和群众一样一律要用大汽车，很必要的时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临时召集开会时，革命委员会可以开车去接，现在有些小汽车到处走来走去，还带着秘书，不知这些汽车是从哪里来的，汽车是从哪里来的？成了小官僚了，了不得，成了飘飘然了，可有点象个小官僚的样子，这都是我们要革命的东西呀。要坚持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紧紧的跟着毛主席指引的大方向，紧紧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家高高兴兴的迎接国庆的十八周年，大家要有高度的无产阶级秩序，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在毛主席指引的大道上前进！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下前进！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康生：

我完全同意总理和伯达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今天是国庆十八周年准备大会，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建国十八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八年了，我们要团结一致，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而庆祝，因此我们要好好准备。今天多少号呀(答：二十号)啊，我想起来了，四月二十日我们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四月二十日到九月二十日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市革命委员会已经诞生五个月了，我们要在国庆十八周年的時候，庆祝北京市红色政权第一年的国庆，我们的红色政权十八年前有没有？(答：没有)今天就有了，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召开了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广大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

这些都是大好形势。今年国庆是庆祝你们这个红色政权第一年的国庆，可是有人对这个红色政权很不重视。我们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这个红色政权，不要小资产阶级情绪一来，就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要打倒谢富治，你们说这样对不对呀？当然不能保护缺点呀，有缺点可以调整嘛，你们自己成立的红色政权自己不保卫，怎么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政权，希望同志们重视自己的政权。为了国庆过得更好，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成一个团结气氛。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后，全国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的新形势。现在北京市有了这个趋势，经过斗争，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团结，大家会赞成的。刚才我听说北京大专院校在九月二十五日准备开这个大会，我很赞成。工人同志要注意，工厂里的两派斗争是受了学生的影响，我希望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工人阶级领导，而不能让他们领导你们，当然我不是要你们去和学生打架。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希望以工人的大联合去推动学校的大联合，当然学校的大联合同样会影响工厂，北京市过去已经成为全国的模范，我希望在大联合上也要成为全国的模范，我希望你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相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革命的红卫兵联合起来！加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伟大号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富治：

今天这个动员大会开得非常好，总理，伯达，康生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现在离国庆还有十天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来欢庆国庆、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革命派的大联合，欢欢喜喜过国庆。北京的学校、工厂、农村都积极响应了这个号召，出现了一个联合高潮。首都无产阶级要作全国的模范，要趁热打铁，我们要坚决走这个道路。如果联合了，什么事都好办，如果不联合，什么事都不好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这个关键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看到这一点，毛主席号召我们“加快联合，在大联合上立新功。”

## 969. 周恩来谈统战口问题 (1967年9月21日)

### 一、关于刘鄧和张经武

总理说：刘鄧问题牵涉统战民委系统，问题比较麻烦。张经武什么时候跟刘鄧搞到一块去了？怎么他也陷进去了……他怎么跟刘鄧跑来跑去，又到国务院宿舍(罗隆基家)、八机部……到颐和园万寿堂参加了他们的秘密会议，以后又跟刘鄧跑到保定？他怎么这样相信刘鄧？……他的家被抄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应该相信我们嘛，听说他给我们写信，刘鄧一说，他把信给烧了，你不写信，打电话也很容易，这个人简直是……。他对中央都没有信心，光向下跑，怕死就背离中央，我这次叫张经武进来就是为了让他避风的，看了统战部“东方红”的反映，才知道他也陷进去了(林杰反党集团)。

对刘鄧的斗争你们要联合起来。你们统战部走资派很多，有李维汉、徐冰，现在又来了一个。对走资派的批斗还有什么不能联合。(统战部)“革命造反团”有他们的成绩，他们搞

徐冰搞得比较深透，有些我们没想到的他们都搞出来了。

### 二、关于洪涛

总理说：民族学院要早派解放军，有那么多兄弟民族嘛！(对卫戍司令部联络员)你们要告诉卫戍司令员，要派军代表。(对民院)你们民院有共同的对象吗？院长是谁？(答：过去是乌兰夫，现在是刘春、陈林)你们要联合起来斗争嘛！现在又有个洪涛。

### 三、关于“1·15”反革命劫密案

总理说：洪涛、刘鄩在一月份以抢黑材料为名抢走的档案到哪里去了？散失了没有？偷看了没有？这批档案包括那几个单位？你们统战部的、政协的、民委的。(答：最近卫戍司令部到歌舞团等地去检查，发现封条有损坏，丢失的事情可能有)。档案问题，这次事件要由刘鄩、洪涛负责……。这件事要卫戍司令部去办。……

(根据谈话整理)

## 970.\* 张春桥、陈伯达、江青、康生、周恩来、杨成武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9月26日)(见《系年录》第一〇九卷)

## 971. 张春桥在空军某部祝捷庆功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9月28日)

同志们：

我跟余立金同志刚刚到上海，从飞机场赶到会场来了。我们刚刚到，同志们就问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最近，我们跟毛主席一起到各地视察，是随行的。一路上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接见很多人，处理各种问题，精神非常好。我们感到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是我们的幸福，也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口号)这是首先要向大家报告的。

今天的大会是打下U—2飞机的祝捷庆功大会。九月八日和杨成武同志在一道，听到打下U—2飞机的消息，以后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情况，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特别有二点，一点是参战的是新部队，刚进入阵地不久的；另一点是全部装备都是国产的。这两点毛主席特别高兴。参战的同志们，不仅是中央军委发嘉奖令，毛主席也知道了，而且很高兴。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旺盛的斗志，还是用国产的装备，U—2型这两天又出来了，再下它一架、二架！(口号)

第三，讲一下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家都非常关心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全国形势，毛主席在视察中作了深入调查。毛主席说：“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有七个省市：上海、北京、山东、黑龙江、山西、贵州、青海。建立筹备小组、军管会，或犯了错误，有问题但基本解决的有八个：内蒙、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甘肃；有可能在最近一个时期，新年以前，就是十、十一、十二，三个月还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市。北方五个：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黑龙江成立了革委会，但出现了反复，也算一个，另外是河北、天津。南方五个：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最近在谈判中的十几个单位。有些单位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象安徽、江苏的刚谈，东北三省的也到了北京。

昨天夜里十二点以后我参加了两帮人谈话，跟东三省、跟江苏，现在谈话比以前容易多了，刚来的时候当着中央首长的面，拍桌子，吵架，真是“势不两立”，现在能谈得起来了。现在看，到年底，可以十个或者多一些。全国二十几个省市，七个、八个、再十个，就剩几个了，有云南、西藏、新疆、宁夏、陕西等。

如果工作做得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春节大致可以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有个规律，哪个地方最乱，乱透了，就解决得好，解决得彻底。如江西省委、省人委都烂了，乱透了，好人、坏人分清了，当然坏人是少数。乱透了，就好了。这次视察江西就很稳定。

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深入，全国没有任何一次运动发动得那么深入，现在出现了一家人分几派的情况，在工厂辩论，回到家里还辩论。以前谈家庭，谈生活。现在谈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作用，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也很好，农业可能是解放以来最好的一年。这一点奇怪了吗？省市委瘫痪了，生产很好，说明机关可以精简。很多人呆着不干事。当然机关还是要的，不是不要领导。

第四，与部队有关的问题，对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一点很关心。人民解放军十八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是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从文化大革命中情况来看，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一部分军区、一部分军分区、人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怎么办？部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知道错了就改，不改的只是极少数，与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也说明必须对部队进行教育，要对军区、省军区、人武部同志开办训练班，加以训练，进行教育。对有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必须帮助他们比较快地改正过来。当然训练班不止限于犯错误的同志，比较好的甚至很好的同志也要去，包括地方上犯错误的同志。

毛主席还说：“看样子对红卫兵也要办训练班”，现在不少红卫兵也是当权派，工厂企业中不少不是原来的干部当权，大部分是新干部，这些同志革命干劲足，闯劲足，造反精神强是好的，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水平还不高，还必须学习。

军队、地方干部都要学习，办各种训练班，每次时间不要长，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说：每次最长两个月。

对这件事毛主席很重视。毛主席最近接见湖北、湖南、河南的军事干部，也有一部分红卫兵，一些犯错误的干部觉得，犯了错误，改得太慢，毛主席的接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不少同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还睡不着。

这次视察，毛主席一路上了解不少部队的情况。现在不少地方当家的是部队，军队的责任特别大，要学习，要提高，中央要依照毛主席这个指示按这个方针办。我们是否可以先办？训练班实际上是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再一点，主席在视察中，反复讲一个问题，就是军队上下级关系问题。解放军一向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是很好的，这是部队的传统。部队里有三大民主，有正确处理内部关系的作风。从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某些单位，某些方面受到破坏，有些领导干部比较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主席问：为什么有些干部群众那样有气，气从哪儿来的？这里有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起来反他，但犯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嘛！还有第二种，干部没有犯路线错误，群众也很有意见。这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房子好，出门坐小汽车，这也还可以嘛，但为什么要摆架子呢？见人就训，就骂，不跟人商量问题，不平等待人，这样就不行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骂人、整人，二年、三年，人家有气，遇到文化大革命，可找到机会了，好好地整一下。

毛主席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好好注意这个问题，调整好上下关系。按照我们的传统办事。我们原来的三八作风，现在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也是毛主席讲的，不知道你们××军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答：一样的）一样的。那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改一改，免得有一年总爆发。

毛主席说：“当连长、当指导员还接近战士，营长以上就少了。你们的官大了，我们小时候听见连长不得了，是大官了，营长是很大很大的官了。现在战士对班长很了解，很热爱，连长还知道个名字，营长就只知道姓了，团长有的就不知道了，上下级关系要密切起来。”

希望造反派也注意这个问题，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造反派当了权，官也大了，原来是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学生，现在的官比连长多了。人民要我们掌权，我们为人民服务，但架子不能大，不要弄得车间工人不认识你了，见你怕了，同学也是这样。我们革命造反派要一开头就建立一个好的作风，不然总有一天下面战士要起来造反的。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

最近，讲一下，上海整个形势好得很，毛主席视察期间，对各方面情况作了了解。这里要向三军的同志表示感谢。主席视察期间，三军同志作了不少工作，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好的工作条件。这也是三军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

我们希望毛主席在工作安排许可的情况下，再到上海视察，你们赞成吗？（全场欢腾，高呼口号！）

## 972.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代表重要讲话 (1967年9月28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五分到五时二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西侧会议厅。

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吴法宪等。

到会的“八·二七”、“红总”、“促联”，还有苏州、无锡、南通、常州的代表，及军管会的杜平、梁辑卿、吴大胜、杜方平等。

二十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五分，康老、春桥、吴法宪同志等中央首长健步进入会议厅。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康老：

同志们都从江苏来，同志们身体都好吗？（众回答：都好，鼓掌）今天来同大家见见面，春桥同志今天要走，临走前和大家谈谈，他对江苏问题比较了解，我要向同志们学习。部队梁辑卿同志来了没有？（梁站起来后坐下）噢，来了。我很了解同志们的心情，同志们有很多情况要向中央汇报反映。我想跟同志们讲，代表同志们来到这里开会有两个任务：一、反映江苏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中央首长汇报，这是一个任务。另一个任务，同志们到毛主席身边，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没有这些，解决不了问题。同志们只待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才能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也解决不了。到了这里环境比较安静，好好考虑一些问题，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好好地领会。春桥同志今天要走，走之前他把他刚才所听到毛主席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向大家讲一下。（这时候全场热烈鼓掌）

张春桥：

张春桥同志首先向同志们问好。（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张春桥同志说：江苏问题的解决我没有尽到责任。以前是一般的了解，没有负责任。从二月份主席叫我和姚文元同志关心江苏问题，直到五月才到南京去过一次，无锡、镇江、扬州、南通，我都没有去，苏州这么近我也没有去过。（康老问：苏州属于江苏吗？）苏州属于江苏，徐州属于

济南部队。(康老问：徐州属于江苏吗？)徐州属于济南部队的，我首先有责任。虽然，不是追究那个责任，也许是时候未到，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你们也许没有想到这是解决江苏问题的时候，打架没有打够，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武斗还没有斗够，大标语“打倒曾邦元、文凤来”还没有贴够，所以我们讲的你们也不听。你们要我们讲，我和姚文元同志估计了一下形势，感到讲也无用。如果你们认为我讲的是胡说八道也好，后来被当作胡说八道了吧！过了十天，所有矛盾的暴露也没有解决，结果矛盾也没解决。主席也很重视，七月底一次谈起来，主席说，江苏形势大好，很有希望，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都闹了，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一个月解决了。但后来说仅仅开始谈判，武斗还没有斗够，七月份我在北京接见过三派代表，当时讲主要负责人都在南京，来北京的都是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在南京谈，我们想也可以，把谈的结果送中央批示。后来在南京一边谈、一边打，这和当时的一股思潮，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么，“武装保卫”啊等等。最激烈的是八·二七退到下关。当时，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讲要慢一点，他们还没有打够。现在不知道你们打够了没有？(全场只是文凤来一个人插话：打够了。)只要没有打够，你们就回去再打，打够了就好了，那就说明主席万分正确，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你们觉得打得不够，可以再打。原来我对武斗比较急，一有武斗就想去解决。现在差不多了，可以解决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你们还可打。(曾邦元同志插话：群众等不下去了。)是啊！问题是群众没有耐心了。我还是五月份就想解决的，再这样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当中的某些人。现在形势大好，现在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八个省有了文化革命筹备小组。主席希望六七年底再解决十个省，其中主席提到江苏，主席希望江苏问题在年底以前解决。主席提出这一点是很有根据的，大概你们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华东地区也在年底解决，安徽解决得很好，浙江解决了，仅局部没有解决，江西也解决了，上次我们去了，很好，很稳定，现在就剩下江苏、福建了，这两个地方面临前线，江苏是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不仅保证了上海生产，江苏本身生产也有好处。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下，不能不想到这些，要大家考虑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想解决问题，正好今天部队个别人也来了，请军管会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军管会是直接负责文化大革命和抓生产的么！如果军管会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或是理解主席路线有偏差，这就很难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这一方面是有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是主要的。是吗？杜方平同志。(杜方平同志说了一声：是。)我们希望这些单位的同志，好好考虑一下江苏的形象，有多少错误就得承认多少，不要掩盖，要虚心听取意见。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好，就能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是关键。群众组织问题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个望同志们要牢牢掌握。目前看来，南京大批判也搞起来了，大联合也在若干单位实现了，铁路局也联合起来了，但听说目前南大进展缓慢。如果南大进展缓慢，我感到联合就成问题，这就说明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难办一些。从工厂看工人分为两派，主席讲这个问题我很想不通，感到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主席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你们“一·三”事件那时候是并肩战斗的，那时候“赤卫队”一派，你们一派。上海“一·三”以后，“赤卫队”没有打垮。还是靠江苏造反派帮助解决的。上海“赤卫队”先进入昆山，然后到苏州，到无锡，然后与江苏“赤卫队”汇合。但结果上海没有分裂，江苏分裂了，这个大家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上海没有乱，没有出现武斗？也许还有人讲，你在那里没有挑起武斗。北京没有武斗，有人讲北京谢富治、傅崇碧没有挑起武斗。上海主要是军队，有你，群众组织双方面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没有分裂。五月份几次要武斗，我们都正确处理了。主席讲工厂里面为什么会分成两派，而且是你死我活，不亦乐乎。不外乎有三个原因：一是走资派在挑拨、挑动，有人操纵，经调查的几个地方，大部分都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第二个原因，即是造反派内部混入了坏人，这些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些人是特务，他们利用造反派内部的一些错误，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三是造反派领导人私心杂念，以我为核心，争席位，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

义，起了很大影响。就想以我为核心，去发展势力，或者是要把另一方打垮。道理讲不过人，就要动武的，拳头不行就开枪。上海有个大学造反派很有名的，但就是联合不起来，彼此都是造反派，搞得双方都说对方是“老保”，但是，一问，私下都承认是造反派。这样搞就是要争以谁为核心。毛主席说，核心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不要搞以谁为核心，联合起来。主席说，人家要我去做核心，我就不要，还要你们去。遵义后十多年了，全党都承认了，主席还是讲不要去争。所以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人家就会选上你。所以就是这么三点。一、走资派捣乱；二、造反派内部有人混入；三、造反派领导有私心杂念，造成了不能联合。这几件有的同时存在一个单位，有的单位只是有一种。想想南京、江苏、无锡，我没调查，要同志们考虑，究竟是那一种情况。安徽就那么几个人，使两派闹得很厉害，我们一说明就联合得很好，把黑手斩断就解决了。解决还得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用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多少年，从井冈山，古田会议，都是用这个方法。主席讲，有些人看古田会议决议时，就是不知道研究批评的谁，当时没有点名，但是问题解决了。最近，主席强调要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次来北京，有一段乘火车，同在一个车厢坐三派，有一派火车上只有一个人，但家里有很多人。主席听他们辩论，他们辩论了两个多小时，都是批评了别人，主席听了以后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希望你们联合。几方面听了，心里都不服，但口里还讲，我还没有讲完呢！主席讲，不要批评对方，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去讲，要你们讲干什么？然后，这几个人从主席的车厢出来了，到我和杨成武同志的车厢里面还是吵，一方面说另一方面是个“老保”。当然，有些事情是原则性的问题，有些不是的，联合起来以后，是不是一遇到原则性问题，是不是又分裂了呢？请看主席语录一三五页。特别“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希望你们每次开会都念一念，行不行？(众：行！)当然，也不一定，这段是一九四三年写的，但开会从来没有人念它。如果念了，也就打不起来了。希望在北京的要常念，根据主席的教导，要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这样不是没有是非了吗？还是有的，那就是大是大非，如果都停留在原来基础上，那就很难联合了。后来，我和杨成武同志又去做工作，直到抵北京还有八小时的时候，我和杨成武同志和他们讲，主席讲了这么多了，你们回去怎么传达最高指示啊！怎么向群众交代呢？后来他们想通了，在到达北京前三小时就达成协议，联合起来了，去向主席报喜。主席说：你们联合了，我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斗私，批修。(所以主席的斗私、批修这四个字，就是从火车上来的)要批修，就要斗私，也只有斗私才能更好地批修。如果造反派负责人私字不清除，也不行。有人对“三结合”兴趣不大，嫌麻烦，还不如我领导好。怕解放了干部就不好独断独行了，军队干部也不希望参加。批修是大批判，要根除修正主义一套，刘少奇的一套，特别要批深、批透、批臭。联合起来干什么？抓革命，为了批修，那就要斗私，斗私就为了更好地批修。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考虑。我们希望工人在大联合当中出力，江苏产业工人很多，队伍很大，也有光荣传统，私心杂念较少，比较容易理解主席指示，希望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有点感到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得不够，还有学生决定一切的现象。当然没有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革命也是困难的。学生到工厂，首先先当学生，后当老师。江苏学生起了推动作用，先锋作用，特别在去年十月底前，学生帮助了工人，使工人起来了，学生最好当参谋。当然，工人里面也有些工厂，有走资派操纵。工人是个整体，工人内部也不是那么纯的，还有些问题。无锡“六·二六”是否都回去了？(无锡回答：还没有完全回去。)常州“主力军”是否回去了？(常州回答：回去了。)苏州“踢派”在城内，“支派”在城外，那形势就另一回事了。南京无论如何要执行那个协议，先把枪收回来。常州听说有五个工厂回去，我一听，糟了！那肯定要打起来了。所以要先封枪，在城市里面的一方，要负更多的责任，应该敲锣打鼓把他们迎回来，派代表把他们接回来。在上海我们问了一下，主要还是工人，一部分学生。同志们你们看，谁高兴？走资派高兴！现在天气冷了，他们没有衣服，有的连老婆、孩子都带了，现在我们无法解决，单被打出来的就有五万多人，连串连的在上海有十万人。现在安徽同志回去少一些。常州刘锦平打电话回来，也谈了点情

况。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一定要主动解决，无锡无论如何不要武装打回去，他们在城外守起来，当然，如果不，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向主席汇报，有这个情况是否先达成协议再进去。主席同意先封枪，两派都联合。中央决定武装左派，发枪给左派，要等到大联合好了，形势稳定了才行。南昌为例，造反派开始抢枪，因为保守派有枪，后来就去夺枪，人家要打你们，现在局势稳定了，枪没有处放了，工作时放在机床旁边，又怕别人偷去，睡觉时，又怕丢了，放在枕头底下，后来干脆都交了。如果不交，武装左派就无法进行了。现在，就有一些枪丢失了，有的在坏人手里，有人把枪卖了，换东西了，谁知道你们放到那儿去了，都交了？把队伍编起来训练，但目前要先交枪。过去我们都带枪，也都知道枪来得不易，都喜欢枪，现在都交了，制止武斗，可以为武装左派创造条件。我今天只能讲这些。我们根据主席的估计，江苏问题的解决，不会很长了，估计今年年底可以解决。也可能一直拖到年底，尽量早一点。我看拖得够久了，大家都本着主席的路线，在毛主席的路线上解决问题，多想想自己的短处，多想想对方的长处，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达到联合。对军队有意见可以提，也希望军队同志认真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了。大家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是这个调子。因那天去了许多人，都犯了错误，情绪很低(就是毛主席接见解放军干部的那一次)。后来，我们去讲了话，主席又去了，只要改了就好了。大多数都是好心的，过去有功勋，今后打仗还要靠他们。要说部队嘛，就是许世友吧，南京贴出了大标语，喊“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还准备开大会。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不是符合事实的。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没有反对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罗瑞卿把许世友抓起来了，毛主席下令把许世友放了。我看到了一张传单，完全胡说。上面说毛主席抓了许世友，彭德怀放了许世友，这完全是胡说。(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一直是站在毛主席这边的。)康老过去是许世友的政委，(康老：对，我过去是许世友的政治委员，无论在那次战斗，济南也好，兖州也好，孟良崮、淮海战役也好，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他很坚决，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坚定的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反对彭德怀、罗瑞卿都很坚决。)当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犯了些错误，有的也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对这些问题，有正确认识，军队的错误，也表示要由他负责。(康老插话：文凤来、曾邦元应该知道，他是一贯反对江渭清的。)他是支持梁、吴、杜起来造反的嘛！老实说，当时支持他们是不容易的。许世友对浙江问题的三点意见也是正确的，许世友对安徽军区的严光保李葆华打击“八·二七”的严重批评也是正确的。有些人攻击田普，写田普是南京的王光美，到北京来搞“夫人外交”。把叶群、江青和我都骂进去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中央送材料，怎么她送就搞“夫人外交”呢？我看到这张传单很生气。我不知道这张传单的作者是什么立场，是什么样的感情，这样把我们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去了，要把我们的共产党搞成什么样子，这那象造反派的话。你们那敢站出来批评呢？我希望你们对许世友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时也可能是武断，加上自己没有历史知识，也不进行调查，凭自己主观的想法，就提错了。当然还好，九月二日，听说要开个会，北京去了个电话，我也给文凤来同志打了个电话，北京军事院校也给南京军事院校打了个电话，我提了两点：一、会不开；二、口号撤销，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文凤来同志照办了，后来没有开，这说明造反派还是听话的。当然，事情都过去了，我今天又不是要来算这笔帐，问题已经过去了，今天说一说，便于你们了解全面。当然，并不排斥你们对许世友提意见。好吧，天亮以后，我要回到上海去，过了国庆我再回来，如若回不来，我以后到南京来看你们。

康老：

同志们，张政委的话很重要，是解决江苏问题的纲领性的讲话。这个讲话是根据毛主席思想来的，请同志们很好地思索一下。首先要把同志们的思想清理一下，好好学习主席思想，

主席革命路线。代表同志有个任务，就是如何做一个代表，你们把会开好，代表团成员的任务是什么东西，会议怎么样进行？告诉同志们，到北京来解决问题的有十个省市的代表团，事情很多，国庆节到了，外宾又很多，中央同志的时间很紧，我又不了解江苏的情况，要靠派到南京去的调查组和军管会了解。我了解江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江苏，我在上海入的党。徐海蚌、南通、如皋(那里是红十四军)、镇江、常州、无锡我也比较熟悉，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已经换了人间了。我要管五个省的工作，江苏、安徽、辽宁、宁夏(还有哪个省呐？)会议如何开好，主要靠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提几点建议，供同志们参考。

一、同志们首先要学习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副主席讲话，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特别是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同志们，你们放了录音没有啊？(众答：放了)放了几次？(众答：放了四次)还不够，以后隔一天要放它一次。同志们每天至少要以两到四小时学习主席著作。来到北京不要乱窜，糊里糊涂窜到“五·一六”那里去了，就糟了。这一条能不能达成协议？(众答：能)

二、同志们带来多少材料、照片、传单，又是这一派杀了我几个人，来告状的，这些传单往街上贴，谁高兴啊？帝国主义高兴，特务高兴。帝国主义拿了一百块美金也买不到这么一张。这也是出我们的丑。国庆快到了，带来的千万不要在马路上贴，我这不是说大字报、传单不可以贴，同志们要慎重一些，刺激对方的大字报，对革命的大团结不利。这一条不知道大家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

三、同志们来北京是否带武器，带枪来了？如果带了，赶快交到卫戍区。中央开会不带武器的，手榴弹、炸药、匕首，有没有啊？(众说：没有。)我很愿意听没有，但要加一句，要彻底清查。(张春桥同志插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通知吗？)不然的话，国庆到天安门都没有资格去了。北京到南京去的学生，现在在南京的多不多啊？(众说：不多了)他们带回来武器没有啊？(众说：可能有。)有的学生从外地带回枪来，说是什么胜利品，什么胜利品啊？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啊？原来还是我们解放军的。我们正在查，希望你们帮助一起清理一下，好不好啊？(众说：好！)

四、大家来开会，千万不要搞打、砸、抢、抄、抓。同志们也打够了，再要打就要回南京去打。(吴法宪同志插话：外地学校的有二十多个学生冲到总参谋部去了。)军事院校的去冲总参谋部这就不好，违反军令，中央三令五申国庆前不要搞这一套。这是错误的。这一点，你们能不能做个模范啊？不要搞打、砸、抢、抄、抓。各派能不能达成协议啊？(众回答：能！)劲头不大，响亮一点嘛！要下定决心，在北京要保证，开会时大家有意见，尽管讲，开会时不要打架，否则，耽误时间，又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发言，那个说造谣，这完全是造谣。我说他造谣，不是对你有好处吗？要让人家把话说完嘛！最后，希望同志们作出一个模范，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小是小非，要向前看。开一个分清是非，走向大联合、三结合的会议，而不是分裂主义的、吵架的会议，希望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初步达成协议，而不要开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会议。要开毛泽东思想的会议。春桥同志天亮要走了，我天亮要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那里去会谈，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P派)

### 973. 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双方代表时谈许世友 (1967年9月28日3:25—5:20 人民大会堂)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事实，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重复一遍)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由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是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毛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

单说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了，是彭德怀把他放的，这是胡说！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的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我在一起，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打淮海战役也好，他都是很坚决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是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张春桥同志接着说：“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生同志插话：要分析一下，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反对江渭清的)张春桥同志接着说：“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吧！那时候他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来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保李葆华，压“八·二七”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张春桥同志接着说：我们没看全部的传单，但有些传单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蒲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也骂进去了，而且也把我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了？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能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是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是有一股风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作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事实，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还好，最后，北京给军事院校打了电话，我也给文凤来打了电话，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也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笔账，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是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就说这些。……

#### 974.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铁路局的讲话 (1967年9月29日)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在今天(29日)晚20时40分接见了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在上海谈大联合的全体代表。

张春桥同志讲南京大联合问题。

我们很高兴，南京问题解决了，当然还有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内部矛盾总是有的，没有矛盾生命也就停止了。问题是内部矛盾按照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主席讲没有理由一定要搞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今天存在今后还存在，甚至代表名额，席位现在有的组织争的很厉害，争名称、名次、名额，这是“三名”主义，三名主义总是有点不好，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是作默默无声的，这是工人阶级的光荣，看那个同志毛泽东思想水平高，分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少奇的路线，不管他哪个派，选他来当头头。当头头只能说明他的责任重大，没有其他好处。有些人私心杂念很重，想弄个长当，我觉得我们无产阶级不应该为个人为小集团去争名额、争名称、争地位，应该为整个无产阶级去争地位、争利益，不是争山头。不管你是那个山头的，希望你们搞好联合，所以希望你们顺利地联合以后的问题，当然联合后还可能有反复，不过我们希望反复不要太大，要掌权就要代表整个阶级来掌权，小团体放前面的人是不对的。要把很多人团结起来，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认识错了已经改了就要团结他，这不

是调和主义，是讲原则的，只要他反对刘、邓、陶，你们铁道系统反对吕正操、武竞天和你们铁路局的最大“走资派”，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名次地位。谁当第一把手，不要到这方面去争，因为群众是会判断的，有的人一定要干，我看也可以上台以后一定也搞不好的，这是要垮台的，有的人可能勉强争了第一把手，我看做不好无非是他垮台，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方面化多时间了，我希望你们包括杭州的同志要很好正确处理，局势稳定了也还有出现分裂，如果没有这样准备，分裂了就难办，刚刚联合起来的单位应该搞好大批判，从斗争中巩固。敌人会挑拨，利用我们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局的运动，反反复复，总是后面一定有人，有黑手，肯定有坏人，我不相信工人阶级内部那么喜欢打内战。蚌埠的问题正在谈，我们希望你们联合，早一点联合好。蚌埠斗的很凶，当然你们那里有很多方面矛盾，但比起刘邓陶的矛盾，比起“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次要的，是第二位，还是以大局为重。那么过去的事情要不要谈？过去的事情是非总是有的，有时在这个问题我是你非，有时在那个问题他是我非，是不是不讲是非了呢？过去的事情我是他非，但是这笔帐都应该算在“走资派”身上。“走资派”弄分裂，我们工人是要联合，那么工人内部问题谈不谈，可以谈，最好的办法是自我批评。有意见可以谈，谈的主要方法是自我批评，不是一般的自我批评。我有缺点我向你们检讨，要采取不批评对方的方法，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并不是现在就有的，看语录 135 页就有，毛主席在 1943 年就讲了，现在读语录开始都不读这一条，但是现在联合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谈一谈(读语录)，这是谈拥军爱民的这一条就是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一条是不好办的，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最好的办法。主席这次到上海及其他地方都讲了这一点。有一段路我们坐火车，车上有三派都是铁路的，他说他是造反派，他说他是保守派，主席找他们三派代表在车厢内听他们辩论两个钟头，都讲别人缺点错误，主席插话说：“别人的缺点你不要讲，你讲自己的问题嘛！人家的问题他自己会讲，人家的缺点应该人家讲，你讲什么。”这样一来就吵不起来了，结果三派都检查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这三派在车上就大联合了，当然也不那么简单，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们也做了工作，但是联合了。蚌埠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来解决，已经联合的也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当然也可能混进坏人，但整个阶级来说，解放前受压迫，解放以后都当了国家的主人，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我们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是一个阶级，有问题可以互相帮助，我讲的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在上海谈好，就在上海谈，我们欢迎你们留在上海过国庆，如果回去谈那也可以。因为你们那里还有群众，听听群众的意见，也可能群众走在你们前头，也可能在你们后头，群众走在你们前头你们就要听群众的，群众在你们后头你们就要领导群众。我昨天回来，我回来前问江苏“红总”、“八·二七”，我问他们你们打够了吗？不够我们还耐心等待，曾邦元讲中央有耐心，群众没有耐心了，不要打了，我讲曾邦元的这句话是对的。要相信群众，再这样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的，因为群众是要求联合的，不会把个人利益小山头利益放在前面的，你们如果有条件就在这里谈，回去谈也可以。上海有些工厂头头在谈，群众锣鼓喜报却准备好了，包围起来了，谈不好就请你们出来到广场上谈，因为群众不要小山头。所以你们考虑是在上海谈，还是回去谈，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当然不会赶你们走的，欢迎你们和我们一块欢度国庆，你们的贡献不是对你们本身，而且是对全国，我们没有别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很快的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姚文元同志谈斗私、批修。

响应毛主席革命大联合的号召，逐步实现了大联合，希望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地方巩固大联合，进一步实现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我们向毛主席汇报铁路联合时，毛主席提出来革命大联合以后搞什么，毛主席讲“批修、斗私”(张春桥插话：这句话是对工人阶级讲的，首先是对铁路工人讲的，也是铁路工人光荣)。我们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想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能够搞好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批修就是要批判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你们铁路的坏蛋反革命分子吕正操以及武竞天以及本单位一小撮

“走资派”；斗私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斗资产阶级的东西，毛主席讲斗私就是要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的大联合有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毛泽东思想，如果能把私字斗掉，很多问题就能解决……。批修、斗私是我们的大方向，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就破坏这个大方向，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们就可以用毛泽东思想来识别明的暗的阶级敌人，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有的同志在胜利后犯了错误，我希望大家学习《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希望我们在大方向上团结起来，敌我矛盾要狠狠斗，狠狠批，内部矛盾要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来解决，希望大家要把毛主席的“批修、斗私”四个字很好执行。

**975.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0月1日)**  
(见《系年录》第一一〇卷)

**976. 陈伯达对红卫兵负责人的重要讲话**  
(1967年10月1日)

十月一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总理、伯达同志谈了两个小时话，然后伯达同志出来对城楼上的红卫兵负责人谈了话。他说：你们要好好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你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有些地方是有所改进的，在很多地方却有所增长，(指资产阶级世界观)你们如果不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可能垮台，毛主席党中央不希望你们垮台，如果你们硬要垮，我们也没有办法。陈伯达同志还说：你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党性，而是派性高于一切。我们是党性高于一切，我们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陈伯达同志又说：加入党的，应该懂得无产阶级党性，还没有加入党的，如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也应该懂得无产阶级的党性，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象鲁迅先生，他没有入党，就是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

**977. 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  
(1967年10月16日)

我跟姚文元同志回来以后，好多单位都希望我们讲一讲话，因为我们这个时期没有在上海工作，有些情况也不很直接的了解，我们原来考虑还是先不要讲话，先到各单位去走走，向大家了解一些情况，学习一些新的经验，然后看能不能讲一点意见，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参加筹备国庆和接见外宾，外宾很多，这样许多问题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因此现在直接了解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多，大家都希望我们讲一讲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答应了，所以也就讲一讲，但由于后来看到各地有很多传单，很多内部刊物登了毛主席的这样的指示，那样的指示，里面有很多靠不住的，有些完全传错了的，这样考虑还是谨慎一些，中央决定把主席的指示整理一下，发给大家，这样就有了一个标准，现在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地区所作的重要指示已经整理作为中央的文件发给大家了，并向大家读了，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多少需要补充的了，所以我们想把讲话推迟些，最近大家已经在传达了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单位很快，抓得很紧，传达了，讨论了，而且行动起来了，这是多数单位，也还有那么一部分单位抓得不紧，传达的不快，也没有认真的讨论，据了解还有少数单位，很少一部分单位，现在还没有传达，另外已经传达了的提出一些问题，跟革命委员会商量了一下，要我今天在这里讲几句话，把主席的指示在这里再传达一下，同时有些地方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回答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到在目前，主席的指示，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我们的工作目前在上海的工作中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主席的指示落实，把林彪同志在国庆节讲话提出的任务落实。我们现在每天事情很多，千头万绪，我们要抓住中心，最最重要的就是抓住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的落实，林彪同志在国庆讲话提出的任务的落实，这要思想

上、工作上、组织上都要落实，用主席的指示来安排我们的工作，包括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有了正确的科学的解答，这是我们工作的纲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也是根据主席这个时期的指示提出来的任务，我们同样应该加以落实。这样我们上海的工作才能比较快的向前发展一步。要落实，首先是思想上的落实，就是要好好学习，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林彪同志过去提出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是这一条原则，我们看到两种学习态度、两种学习方法，有一个单位得到主席指示立即行动，在实践中间进一步理解主席的指示，就是在上海的工人同志关于主席革命大联合的指示，我一传达，他们立即就行动了，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很早就提出来了，应该说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上海，现在这里谈的在那时谁也没理会主席的意见，所以主席的指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懂的，我自己对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指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理解的，因为主席的作风很民主，他提出来总是反复的找人商量，最后听了他的意见后还当他是找我商量，并不是一定要下决心要这样做，所以谈了一次二次三次，拿我来说，我还是以为主席在跟我们商量。对这个问题主席在反复的考虑，那时我虽然在上海，但后来出来工作，所以没有跟上海的同志谈，到九月初，我第一次出来同上海同志接触，找“工总司”同志谈话，跟他们谈主席有这么一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为什么要分成两派，“工总司”的同志，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对主席的指示接受得很快，立刻就行动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常常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对主席指示常常有这样情况，并不是一时就能理解，一时就能跟上，对群众也不完全理解，群众理解得快，现在上海同志对主席的指示大多数单位是一边学习，一边执行。但也有另外一种学习方法，那是资产阶级学究式的学习方法，专门扣字眼，搞概念，群众说什么叫“斗私，批修”啊？斗私什么意思啊？下个定义好不好？批修是什么意思啊？是先斗私，还是先批修啊？种种这些，而再加上报纸登的时候，因为最初没有定下来，斗私批修怎么个说法，这个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大体上说法，这个放在前面，那个放在前面，有时就为这个议论纷纷，讨论了好几次，甚至于怀疑是这里面谁搞鬼，篡改最高指示，罪名好大，其实这些是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些提法，扣字眼。你问他，你脑子里有没有“私”字，你就斗一斗嘛，这件事他没兴趣呀。他就是在这里钻那个字眼，要在这里面发现一个新大陆。我们应该采取对主席的最高指示还是活不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里边，在斗争实践中理解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能够理解多少就执行，暂时不理解，我们在斗争里面逐渐来理解，因为主席的很多指示常常是这样，要等到一段时间实践以后，回过头来，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经验多了。比如说，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我这里传达过，二月底，主席说：“二、三、四、五月可以看出眉目。”这句话，不知道同志们，你们怎么理解的？我在那时对那句话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不完全相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觉得的，二、三、四、五月是不是指的各个省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上海把区县、各个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就叫出眉目呢？我那时是简单的这样理解的，后来看看不是，看一看主席，观察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强调这个问题，所以见眉目啊，根据我现在的理解，和主席最近从形势分析里得出来的那是指的全国范围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哪方占优势，哪一方会取得胜利这样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眉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胜利，现在就可以看清了嘛。好多省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但是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占了优势，走资派被打败了，这样的形势就可以看很清楚眉目了。所以对主席的指示，我们只能够在实践中间逐渐理解。我们的理解还错不错呢？那么就在实践中修正，改正我们的错误，那种不正确的，不完全的，这样子我们就会进步。如果离开了革命实践，离开了当前的斗争，主席的指示就根本没法理解，所以我们还应该继续强调这个原则，要同当前的斗争结合，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应该强调自觉的学习，应该强调自我批评为主，因为里面有斗私嘛！斗私，自己头脑里有私，应该自我批

评，不要形成人人过关，所有的人都要检查自己的私字，如果这个私字是脱离当前斗争来检查，那就没有必要了。这种自我批评还是为了当前斗争的。比如什么事情，那一种私障碍着我们的大联合或者妨碍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巩固，妨碍着我们解放干部，围绕着这些问题，不搞人人过关，不要搞无边无际的检查。要围绕着当前的斗争，不要形成了离开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去整群众，当然都不允许一些走资派利用这个机会整造反派。造反派自己，我们的缺点错误，我们自己自我批评，别人有意见，包括反对我们的人，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听，但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惩罚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方向，我们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刘、邓、陶，对准陈丕显、曹荻秋，对准走资派，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务必注意，不要被干扰了大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这是开头说这么一点意见。然后下面再讲几点：

第一，讲形势，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毛主席讲了形势大好的标志，讲了对前一阶段的看法，讲了前途，讲了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更好。形势讲了四段，第一段讲的估计是大好，不是小好，比过去任何时间都好，一个是讲好的标志，再一个好象很乱，同志们提出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再就是讲到前途，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变得更好。

我想作这样的一些补充说明，主席这里讲了大好是指的全国的形势，包括我们上海的形势，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有争论的，在上海造反派之间也有争论，有些人认为不是大好，有的甚至于不是小好，他们认为太复杂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的说正在(就是讲七、八月份)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做出这样的估计，现在是受这样错误估计的影响，于是就认为现在的形势任务是揪军内一小撮，还大肆冲人民解放军，甚至有人以“5·16”集团为代表，到处制造舆论，搞阴谋活动，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党中央，形式上是攻击周恩来同志，攻击总理，实际上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尤其中央有几派、中央文革有几派，都是胡说八道，根本连点影子也没有，他都可以造谣，问题如果仅仅是几个人造谣，也就罢了，但是，问题是有人相信。当时我们看，形势根本不是这样的形势，全国的形势是大好，空前的好，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再稍微重复几句，凡是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形势都是好的，除了这些地方都有反复，都有些问题，但是我们看形势是好的，另外又有八个省、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实行了军管，那些地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是造反派占了优势。主席特别看到的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因为这是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在于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群众发动的程度，群众革命化的程度，而现在呢？如记录稿上毛主席所说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文中还有几句，毛主席非常重视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去一家人在一起总是讲闲话的多，讲日常生活的事，不大讲政治，而现在就有很多的人家，上下之间，一家人见了面就是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一家分成了二派、三派，夫妻二个是二派，辩得一塌糊涂，兄弟姐妹几个人也分成了二派、三派，一家人是一派的也不太多，这是个好事，列宁在过去看到一个普通工人谈到十月革命问题，他很高兴，群众起来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很多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发动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中间比较乱，而且乱的形势比较高级，武斗的形式也比较高，形式越来越高，比我们上海去年十二月份，今年一月份形式高级多了，我们上海去年是斗拳头，到了今年八月份有些地方开枪了，不但开步枪、机关枪，而且开了大炮、高射炮都动了，就是这样，飞机还没有出动，坦克也出动了，而这个事有什么办法了，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武斗，但是被一些人挑动的结果弄得双方对立越来越严重，而发展到这样子，我们看问题，从来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看问题要两重性(记录不清)全省全县整个形势都是好的，在武汉也是那样，在武汉住了两天，看了一下，在街上也看了一下，精神面貌也是好的，所以不要想到那个地方不得了，我们到武汉，那个地方还有枪声，步枪、机枪都在响，那为什么在响，因为明天就要把枪交上去了，所以这里主要是中学生，那些小家伙，对枪还是很喜

欢的，还没有打够，身上还有几颗子弹，就清理了，打掉算了，就是这些中学生……能打，所以我们的人都喜欢打抢，以前说中学生爱好和平，还不是那么回事，就是爱打仗，所以同志们，要把那些资本主义复辟什么的，你看那里是资本主义复辟呢？在那里是无产阶级掌权嘛！到处都是无产阶级得势嘛，把军队说得那么不好，就是武汉一个独立师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命令全师调离武汉，进行整训，这个命令还是执行了，还是全部撤离，在那里学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犯了错误，党中央的话还是听的，到处在揪军内一小撮，搞得不好，要走向反面，不相信军队，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领导，看起来极左，实际上很右。上海造反派也感觉到形势是很好的，就是在7—8月份上海有些乱，我看也有点好处，因为我总觉得，我也讲过，也向毛主席报告过，所以我总觉得上海的夺权太顺利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发生严重的两大派对立，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只动拳头，没有开枪，所以我觉得太顺利了。首先我承认这么一个缺点，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好多人，缺点可能有些……没有错过，没有犯过，不知是那个学校……我没有犯错误，因此可能有一些掩盖了的东西，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什么东西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我认为这是好事，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人家要露头嘛，你就让他露出来，我们有点性急，刚刚露了一点，就把它打回去了，“联司”这一点，那时内部争论也很多，但是还好，总算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最后也就解决得比较彻底。今天8月4号动手，如果是7月4号动手反击，那就出现另外一个局面，因为“联司”和“支联”都没有犯够，到8月3号就差不多了，这个名单应该写出来了，应该动手术了，是这样，象小孩头上长疖子一样，早动手术不行，非要等到适当时机才能动，现在好象还有人对这些事很有兴趣，唯恐上海不乱，你们有兴趣就闹好了，对这个乱，我反正有了经验了，我现在一点也不怕，(鼓掌)要闹你们就闹够，愿意闹多久就闹多久，愿意闹多大规模就闹多大规模，反正我们有信心，上海的造反派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中央帮忙，也用不着革命委员会表示意见，你们也能解决。估计最后呢，可能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啊，边疆省份可能慢一点，但也不一定，有些革命形势的发展，快起来就来得个快，慢起来就慢得不行，慢起来谁也推不动，它要联合了，譬如说我们九月份，一阵它就联合了，革命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这个形势很好，前途更好。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注意到他不会自然而然的更好，还是要经过斗争的，不能我们大家都去当逍遥派，当逍遥派为什么形势会更好啊？形势自然而然就好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还要靠革命造反派去积极做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我们各方面工作做好，这个形势才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工作做得不好，甚至还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也可能受到挫折，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松懈下来，更不能离开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我们松懈了自己的战斗意志，因为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上海的形势又这么好，全国都说上海好，上海好，每天老听这个话，《人民日报》过几天一个社论，上海怎么好，这样如果我们不当心，骄傲了，松懈了，那就要犯错误，犯错误了，我们的形势就要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存在。所以在讲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确实是大好形势，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决不要松懈，决不要骄傲，这是第一个问题，讲一点形势。

第二，讲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段话，主席的这段话，很多同志很熟了，大家也反复地宣传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主席分析了原因，为什么现在分裂呢？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一个主要的，有走资派的挑动、操纵。第二个原因，革命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有些人就是在里面当头头，有些人不是头头，但起重要的作用，在幕后策划，这是极少数，但是有。还有一些是革命群众组织里面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原因。这几个原因是主席经过充分调查，他调查了很多单位，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上海几个工厂和学校的情况，都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三种原因，都是这三种，或者三个同时存在，或者

里面有两条，没有什么例外。整个上海基本上是实现了大联合，要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那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还是很好地注意这三个方面。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三个方面。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警惕走资派的挑动，由于现在的走资派他不会再象去年这个时候那样公开地整群众了，由于他没有这个权了，说话没人听了，但是他可能调换一种手法来挑动群众，例如利用群众中间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私字当头，他就要利用。或者某一个组织里面，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人，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人起作用，我们要巩固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就要从这几方面警惕，走资派的挑动要警惕，不要上当，有些坏人想挑动我们的组织，我们要警惕，不要上当。同时要在斗私批修的过程里面，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那就请很好地自己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是，是那一种原因占主要的，就从这一方面来解决。如果还有一些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那些老大难，还有些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举个例子吧，例如第二军医大的两个组织，这是咱们很熟的啦。二军大“红纵派”还是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起单位。唉，但是那个地方就是联合不起来，为了帮助他们一下，我还是从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譬如说，北京三军的同志，三军的领导同志都交换过意见，在上海的革命派、革命组织交换过意见，都有两条，一条承认两个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但是他们两个就是他说他是老保，他说他是什么，就是要分嘛，我们有个共同的意见，都承认他两家都是造反派。第二，我们希望他们革命的大联合，还有第三呢？没有了。就是这两条(鼓掌)。

不过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啊？那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我们也帮了，但只能帮到这个程度，把周围一切条件都给你们创造了，我们希望这两派你们能够冷静一点，研究一下你们不能联合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挑动？有没有坏人？还是你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多了？你们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两家非要你死我活，这个事情我们相信你们军医大那么多的革命群众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吗？你们都是大学生了，很有本事了嘛，应该能够解决啦，在大联合的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坚持按系统、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在学校也是这样，这个原则是贵阳的经验，是毛主席肯定了的经验。中间在上海曾经一度对这一条经验发生了怀疑，现在我们重申还是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现在有一些跨行业的组织，他们总想恢复，我们还是劝这些同志，你们还是就在你那个单位加入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吧，不再去拉一个山头啦(鼓掌)！因为这个山头过两天还是要削掉嘛，何必多一次麻烦呢？就这个问题中央这几天要发，啊！周总理说发一个通知重申这个原则，中央在起草这个通知。我们的大联合是讲原则的，就是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和刘、邓、陶，同陈、曹作斗争，共同对敌。离开了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方向，就说不到大联合了。我们在工人阶级的内部，革命的学生内部，革命的干部内部所发生的分歧、争论，都只能以这个大的方向、大的原则作基础，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清是非。是非是有的，但是，是非呢，也有大有小嘛，也有一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有些同志讲不算旧账，这个不大妥当，彼此有些话还要讲一讲。我觉得如果两个群众组织彼此还有意见，又不愿意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就劝你们，你们找一个房间，双方坐下来，关上门，自己讲好来啊，讲了，说了，那有算不清的账嘛，我们还要团结对敌嘛，现在有些单位里面就是这样。我看有一批人，据说是保守派，现在被打下去，有一批人反对过中央文革，炮打过我了，又不能够得势，又不回头，就受压制，好了，那么让给谁做头啦，他还不死心，还在闹。我们有一个单位在那里谈一个青年，你们就是这些问题，自己找一个地方，彼此说说就算了。那炮打已经过去了嘛，现在就不炮打了嘛，那还要算这个账干什么哪！已经过去了就算了，保，保过几天，现在不保了就可以了嘛，彼此有意见，大家到一块说一说，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要让真正的敌人在发笑。昨天我到京剧院里就看见这样一个情况，京剧院里那个周信芳放在哪儿没人打，小青年双方就斗了一天多，那斗得什么结果，你们还斗批改啊！结果演来演去还是《智取威虎山》、《海港》。外宾来嘛，我们来嘛都看过了，新的还没有。消耗了我们的革命精力，真是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内部的关系，就是主席说过有人站错队了，犯了错误，

这是个认识问题嘛，有人想上纲说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立场问题，立场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犯了错误，改正了，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对敌。还有一个以往熟悉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因为上海报纸上用过无条件大联合这个说法，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同志怀疑《文汇报》篡改了主席的最高指示，要炮打。我觉得《文汇报》在这个问题上大概不够谨慎，但是你们说他们恶意的创造，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一来也没有影响嘛，也有一点他们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因为主席提这个以我为核心的时候，他在上海也是谈话中间讲的，讲到我们上海有一个大学，那里有两派的情况，讲清楚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毛主席对“反到底”这个单位、这个兵团，他记得很清楚，他就问我们，“反到底”最近怎么样？因为一月革命中间，他们是说过贡献的，而且在《告全市人民书》起草人中间，有交大“反到底”的人，主席还记得，他就问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交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我们就向他讲嘛。讲到中间，我就说，交大有这个问题，别的单位也有，都在争啊！以谁为核心，大联合，都强调以我为核心，就以这个为条件，如果不承认以我为核心这个条件，大家都提条件。他们的条件就是这个条件，要对方承认这个条件。主席听了这个情况就说：这个不行的。就是现在他们讲的这段话，这个核心是在斗争中间形成的，群众公认的，讲了王明、博古，等等我们党的历史，然后就劝他们：你们无条件的联合。这个地方讲的是交大，交大的条件是以我为核心，无条件的联合就指不要以那一个为核心，就不能普遍的都讲无条件，这句话用在交大，我们认为也是完全对的，用在某些单位也可以，有些单位也在争论的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不应该讲这个条件，讲这个条件干什么？讲这个条件说，你要给我两个席位，2:2, 4:4, 争论那个东西，不答应这个条件，就不能联合。我说这样的单位也应该无条件联合，不应该加这个条件。但是不要普遍地讲无条件，因为有的地方，要讲条件。譬如说，双方面分歧很大，有些是非问题如果说清楚一点，联合起来不巩固。与其急急忙忙的联合么，还不如说双方坐下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很好的交换意见，把一些是非说一说，然后联合起来。但是这些是非也不要要求搞的那么彻底干净，那也不可能。都彼此了解了，最近能够联合就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间，在斗争的过程中间还可以继续讨论的。这是革命的大联合里边以我为核心的问题。我再讲一下，讲政策，要正确的对待战友、对待群众、对待干部，这样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巩固，只要是大方向正确，而政策不正确，这个革命也不见得就胜利，很可能失败。这一点，在目前应该向小将们说清楚。因为我们的小将，过去我们都支持你们的，现在还是支持你们的。人家一攻击你们，我们就喊你们要看大方向，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你们要看大方向，这个是完全对的，以后谁要是攻击你们，我们还是这样，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掌了权了，光讲大方向正确就靠不住了，不是讲毛主席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不讲政策，不讲策略，生命有危险，同时就有垮台的危险。总理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八·一”起义人民解放军诞生，你说大方向正确不正确？“八·一”在方向正确，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么，但是八·一起义在当时政策上，路线上错误，就是不懂得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还不懂得怎么样去创造根据地，如何正确处理这个方面的关系，这个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犯了错误，不是去建立农村根据地，而带着队伍光在外面跑，希望在汕头一带打通国际路线，找个海港，叫外国船可以来支援，这个路线错误了，但是大方向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结果这个南昌起义等于失败了。其它好多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不要满足我们大方向正确，要很好的学习党的政策，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我们的政策和策略，要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政策思想、策略思想，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来进行作战，离开了这一些我们就要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的大方向正确；大方向错了，那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是讲的大方向正确，如果不注意政策和策略我们就可能要失败的。譬如说，不正确对待群众，不去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去团结多数，我们就要做孤家寡人。有的单位的造反派，由十个朋友扩大，去年是多少。今年还是多少。那样的造反派，你说你掌得了权啊！……你要掌权，就要靠群众的支持，有群众的支持，这个政权就有力量，有了群众，有了广大的群

众才有力量，我们不是经常读语录吗？主席说什么叫铜墙铁壁那一段话，不是经常读吗？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一方面读这条语录，一方面就不按这个办，搞孤家寡人，不去做群众工作，可是等到搞革命大联合啦，就拼命的争席位，还要拼命的夺，为一个席位，争夺三天三夜还未结束。不要去争席位，决定的是你的路线是否正确，是不是执行毛泽东思想，核心是一定要有的，没有核心是不行的，任何一个组织出现了有公认的领导核心，大家都拥护他，那么这个组织就比较好啦。但是这个核心也是要靠遵循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能靠人多，人多了，可以以势压人，但是到最后也会垮台。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里人多势众，几百万党员，几千万群众，人是多了，但是路线不正确，人家反动派一个早晨起来，没有几天，就全部垮台，所以靠人多是不行的，要靠路线正确。毛主席在井冈山，人也不多嘛，但是路线正确，就能发展，后来王明路线一篡夺，我们就受损失了。还是看路线，这里要讲人多人少，同志们，你们查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嘛，查一查七届中央委员中，你们看多少是过去反对毛主席的，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毛主席在里面也不是多数啊，但是毛主席的路线正确，最后大家还是拥护毛主席，那时毛主席不是党中央主席啊，遵义会议前，不是毛主席是党中央主席啊，那时中央主席是张闻天，但是究竟谁起作用呢？谁胜利呢？

全党、全军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只有真正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造反派的领导人，不要在那里再争论那个席位，不要再争论那个当第一把手，你做第二把手啊，还可以等你们去做，因为你是正确的啊，原来是错误的，从私心杂念出发的，你争了第一把手呀，我看你当第一把手早一点垮台，垮台也早一点。(鼓掌)革命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私心杂念，搞个人名利地位，搞这一套的人，今后都不会有好下场(鼓掌)。你们看吧，看看刘邓吧，看看陈曹吧！你现在蹲的这个地位有刘邓大？你比陈曹还争的大？那垮台就一样垮。照这样的顺序，还是我们努力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踢掉私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作出一点贡献，我相信有很多好的同志，他们什么也不争？默默无闻地有意识到工厂里去，到基层的同志那里学习一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些很好的东西，他们现在到全市的学校，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而要反对那些争权夺利的人，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应该擦亮眼睛，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来看一看究竟谁对主席路线是忠实地学习的，我们要选出那些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而警惕一些不很好学习的人，这样的人靠不住。但有些同志犯了错误，我们就需要他自己改，改了就可以，我上面已讲了下一点。是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主席这里讲得很清楚，要很好的对待他们，凡属思想领域的，不能压。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不太喜欢做这样的工作，不大敢和这些人往来，我说这是不好的。刚从上海来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特别是掌了权的领导人，还应该接触这些人，什么派别造反派，要团结什么方面的人，有些思想不通的人要做工作，上次我在这里讲过的，山东电汽厂的同志告诉我们，有些人原来参加过“赤卫队”，后来造反派对他们的态度不太好，不理他们，后来整风的时候，人家就提意见了，你们这些新当权派还不如旧当权派呢！老当权派过去还找我们谈话，造反派同志猛一听这个话，有点恼火，说你这个老保翻天，后来一想他们讲得有些道理呀！是不大找人家谈话，过去的支部，虽然路线错了，但他们以前干了一些工作，找人谈话了。要很好的做工作，要找他们，还有几个不是受蒙蔽的，现在有点当逍遥派，好多同志之中逍遥派太多怎么办？一方面劝那些逍遥派的同志，上次姚文元同志讲过逍遥派问题吗？这个么，不要当逍遥派，革命还没有成功呀！你逍遥不得呀，一个人当逍遥派也当不成呀，有人会找你的，但是话要说回来，逍遥派的同志想有人去拉他们，造反派的同志，你为什么不去找逍遥派谈谈呢？我说这个责任呀，造反派，尤其是掌了权的造反派要承担责任。要找他们，给他们开座谈会，问一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不参加活动，有些什么愿望，他们才能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不要只看到逍遥派，逍遥派不好，很讨厌，那么我们就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组织，当然使

他们逍遥，但我們是不是受到這些人的同意，他們有点不满意，才逍遙的，當然他們里面有不是那样的人，有的人就是不大想革命了，在等待毕业分配，就逍遙了，現在可以发工资了，有的一发工资就马上出上海，有的去苏州、杭州，這樣的逍遙也有呀！我們不向他們做工作，這是我們的责任。還有些所謂老造反，不過一年呀！沒有什麼老啊，都是年轻的一些，照我們講是小張小王的，不是當老張老王的，但是現在逍遙，他們都是老造反，同志們，對於這些同志呀！也要做工作，听听他們的意見，他們也許是很好的意見，既然是老造反，希望他們堅持到底，造反到底。這一部分革命還沒有成功，他們就退出了。所以應當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對各式各樣的群眾，現在不要再熱衷於開群眾大會，要把這種群眾大會和做個別的工作結合起來，開小會，談心，各種的談心結合起來，現在不太習慣於個別談心了，有的人認為這是老一套，這一條可不能打倒，談心呀適合於毛主席的主張，我們還是應當用這個方法來團結群眾，這就是依靠战友，依靠群眾。還有呢？一個對待干部的問題，毛主席在這裡都講了，依靠干部、依靠工農群眾的呀！我想說一下，主席對這個問題非常關心，在視察過程里邊，這個問題談的最多。關於干部問題，在這方面作了很多的調查，問了很多人，最中心的問題就是允許別人犯錯誤，允許別人在改正錯誤，這是我們毛主席歷來的主張，傳統的政策，這個記錄裏面也講了……，經過延安的整風，團結教育了廣大幹部，這是全党的歷史教訓，我們黨就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領導，執行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我們黨才興旺起來的，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執行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就在這裡學習幹部的三結合，到那一天才能結合起來呀！而且這個問題呀！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搞大量的學習班，犯了錯誤的很多，真正不能用的我認為很少，這是主席的一貫思想，現在我們這裡幹部也和前一時期一樣，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由於大批幹部解放了，但還有一些幹部沒有解放，我們應該創造條件，解放更多的幹部，這是按照毛主席歷來所講的一套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僅要解放他們，而且要大膽地利用他們工作，在工作裏面來考驗他們，已經解放的幹部自己也應該大膽的工作，“工總”“工交”頭腦中主要是私字在作怪，你們這樣的系統不要掉下。

……接見群眾怕得要死，這種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不行的。你們要在實踐中改造自己，現在是徹底鬧革命的時候，小心翼翼地在那兒改造這個是不行的，得不到好效果，犯了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改了就好了，主席到處講這個話。一路上見到人几乎每一次接見各地同志的時候，都是問：“你怎麼樣啊？犯了錯誤沒有啊？”對待這話的答復一般人都說：“當然總是有錯誤麼。”沒有那個說“我過去沒有犯過錯誤。”但是主席接着就問：“你挨過整沒有啊？”有的同志就說：“我沒有挨過整。”那主席說：“這就是你的缺點。”有的同志就說：“我挨過整”，主席說：“那你這個人就可以，挨過整好啊”。因為我們現在有些幹部挨了小將的一些整，到現在還是一肚子氣，我說：你那一肚子氣應該消了，對於革命造反派對於紅衛兵小將，有什麼氣可以記下來，你還要記仇啊，不要記這個了，應該想到是大有好处，整一整嘛，好处很多，有一個省就有一個省委书记，他那裡被保守派關了四個月，那整要整得好苦了。現在他站出來了，主席接見的時候就問他說：“你怎麼搞啊？這個叫保守派關了四個月，一點兒好处也沒有啊？”那個同志態度還是那样很好，他說好处很大。嗯，這大有好处啊，我看不管是被保守派整過，還是被造反派整過，當幹部的都有好处，至少啊，官氣少一點，這不是就很好嘛。應該從積極方面想，不要在那裡一肚子氣了。什麼委屈了，埋怨了，完全不对，應該很好地與造反派同志合作，向造反派學習，同時要幫助小將們，小將們有的時候干起來沒有經驗，會犯錯誤，幹部是有責任幫助他們，避免這些錯誤。現在我們就是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積極協助他們工作，把幹部解放更多一點，解放一批，把三結合好好地前進一步，把革命委員會，各級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把它健全起來，(鼓掌)有些革命委員會是不够健全，這個或者缺人，或者缺那個方面，那麼現在就加幾個人加以改善就好了。(鼓掌)另外不要把革命委員會搞得一塌糊塗，也不要搞得太形式。以前我們党中央沒有說……但是還是一樣的工作，還是在那裡……開展什麼，不要緊嘛，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你們革命委員會為什麼不可以增加一些人，減少一些人，可以換一換。現在有的地方，就是為了革命委員會究竟

是要打倒啊还是要……还要检查啊，争论不清，只要不是他这个组织是被反革命把持的一些组织，这个方法比较好。如果是反革命把持了，那个当然要重新考虑了。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我们希望看一看，能不能在今年年底，把上海的各个县、区、局，到工厂，革命委员会看看能不能成立起来，这个要请同志们考虑了。(鼓掌)

现在在上海，顺便说一下，还有武斗现象，这个也不要紧，刚才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想说的开斗争会还有变相的武斗，变相的体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彻底改过来。毛主席看了我们斗争陈、曹的电视大会，说这个会嘛……(不清)但是有些单位，据我所知道，并不是那么文明，有的还要搞什么喷气式啊，这个东西不要搞了，主席对这个现象看了很不满意。有的地方，搞喷气式，挂牌子，这个不好，还有拳头打人，不好，不要打嘛。他们有的关在牛棚里，有一些单位的牛棚还没有撤销，这个也不好。现在还有到处抓人，这个现象没有停下来，这个主席已讲了，对坏人，还是要他那个组织自己去解决，不要我们去抓，这一点就要看我们造反派的本事了，实行主席这一条不容易，要做工作。这个文斗啊，也要提高质量，文斗并不表现在给他们一个位置坐在那里，我看现在应该是要把讲道理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我现在是感觉觉得那个斗陈、曹的大会，还有缺点，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应该允许他们，陈丕显、曹荻秋啊，应该允许他们申辩，应该允许他们辩论，因为我看了几次，我们同志现在受了一年多的教育进步了，何况他们几位，现在本事学会了，你问什么啊，我记不得啦，你们揭发啊，这是一种办法，他不跟你顶牛，也不跟你辩论。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什么有这么回事，我记不清楚，他就说有这么回事，我有罪，他也不跟你顶牛，这样一个电视大会，我后来看看觉得没有味道了，开得这样子，还有味道啊？真理在我们这方面，怕什么，还有各个单位开斗争批判会和其他会，也是要允许辩论，要让人家申辩，让他驳斥，这不是说应允许他讲，让他驳斥说这个大会开得不对，叫他讲，这样教育了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这一条呢，就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能不能把斗争会的水平提高一些，这是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就讲这么一点。

### 第三，说一下斗批改。

这里主席最新指示很清楚了，我补充这么一点，现在我们还是要抓紧大批判，只有大批判才能推动大联合，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机关学校的斗批改，本单位的斗批改严格地说，还没有搞起来，特别是批和改，有一些单位斗还没有很好地斗，还有一些组织上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都要认真搞起来，同时我们要看到如果本单位的斗批改不搞，有些问题啊，很值得注意，比如说，我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各级革命委员会，好多造反派的组织脱产人员越来越多了，这个不得了啊。铺张浪费最近有所发展，因为人多，你开个大会，你喜欢开大会，看样子搞得很铺张。有一个工厂，他只有一千人，但是要开大会呢，一定要去借一个 3000 人的大会堂。有一个厂，他只有 91 个人，他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就要去借一个电影院。开一个什么会都要用许多海报、请柬，全铅印的，水平之高啊，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请柬，我说这个比较浪费吧。我那里是经常收到请柬的，我已经向革命委员会建议，把那些请柬，把那些海报集中一些，很可以开个展览会了，当然也要搞一些艰苦朴素的单位，他们不出海报，他们用很生动的事例加以对比。搞那套干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嘛。还要说一点的，还有十二个群众组织，开了一个会，9月2日，邀请 22 个群众组织，开什么会呢？节约闹革命誓师大会，但是这个会议就用了一千张海报，用硬卡纸印了精美的邀请书，在这个会上照了很多照片留念，这个叫节约闹革命吗？！这是自己挖苦自己。有很多人太喜欢照相了。我看到一些厂报，它上面拍一个厂里的造反派的负责人和市里去的人讲话，就登了很大的照片，登在那里干什么啊！我说，你那个照片那是糖衣炮弹，……有人自己看到那个照片很高兴，那就说明你开始中了那个糖衣炮弹，(鼓掌)你看今天会场上，我们这个地方很干净，所有的摄影记者，电影统统没有请他们来，为了这个，我已说了多少次了，你们照他干什么啊！我们这几个人，你照来照去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大笑)我们的权没有，只有一个权是有的，在审查电影的时候，你们上面有我的镜头，我就剪掉了，(鼓掌)

只有中央指定的在那个电影里，保留那个镜头，那个我没有权。……

不要怕拍电影嘛，电影机，电影胶片，应该去拍劳动群众，和我们工农兵的英雄，不要拍我们这些人，(热烈鼓掌)现在一定要严格，我们希望广大的群众，监督革命委员会，监督所有的造反派领导同志们，监督你们那些头头，你们那些领袖，不要叫他们铺张浪费。(鼓掌)有些事情啊，实在是看了以后很痛心的，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可是明明我们的码头上积压了那么多物资，都要输送，我们的卡车不够用，我们的汽油并不是不紧张，但是很多同志专用卡车，用汽车，根本不在乎。有一天，我去走了一下，我到西郊去，我看怎么这么多卡车，干什么的，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噢，一看那上面写的一个标语，叫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就知道他们是去游泳去了，一百多辆，这样子，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个和毛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了吧！还有的人既然动用了卡车、公共汽车去游行、武斗，甚至于还开着卡车去杭州游山玩水。这些人对上海的造反派是丢脸呢，在……。我们的这些话，我说起来我说的比较重，这就是搞资产阶级的一套。这样子搞法，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我们 49 年进城，50 年、51 年两年，你记得吧，后来搞了一个什么运动啊！搞三反、五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我看啊，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不警惕，资产阶级把我们上海造反派腐蚀了，瓦解了！这就要开展一个反对贪污、浪费的运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就要当大老虎。(笑，鼓掌)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这样严肃的提出问题，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我就没有对这些同志真正的出于阶级友爱，不是对他们关心，我们为了关心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了，希望大家认真地来考虑。(鼓掌)除了这一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外，那还多呢！好多简报、小报之类，实在是害人，如果我根据你的小报办事，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希望各个造反派你们自己整理一下。还有专门办了很多什么《动态报》，《内部消息》，《内部参考》，那里面，说的不好听一点，那都是搞了许多特务活动，无论什么话，都要翻印，都要记，国家机密统统都送进去，你们搞一点啊，你们的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啊？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自己印出来的东西，铅印的好，油印的好，我们中国人说的东西，只要印出来的，美国国务院都有！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自己给人家当了情报员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干那么多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啊？不要再搞那些了，我们提了意见，有许多同志就有些怕，怕你们犯大错误啊！现在有些机关的人还是比较多，多了，这个只能逐步地来解决，我们这方面应该精简。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多少委员，有多少工作人员。他觉得这个人多了，应该少。那么现在困难是这样，一个是没有地方安排，那我们逐步地创造条件，在没有安排以前，在机关里面那就要积极地搞斗批改。不要成天在那里讲斗批走啊！斗批散啊。因为你走也走不出中国嘛，还是在中国，你走出去还是要革命嘛。到哪里一定要认真地进行工作，认真地考虑一下究竟应该怎么样斗批改，怎么样改，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机构，它应该适应上海革命的需要，那些是需要的，那些是不需要的，那些制度是要改的，有的马上可以改，有的是逐渐改。……必须实践。毛主席指示中间讲了一大段，关于干部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反复地学习那一段。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官了，官当大了，就可能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这个不行。当然了，有的官也不大，薪水也不高，但是照样脱离群众，那也有。一个书记，官也不大，薪水也不高，那样脱离群众了，那个不好。……不管是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要以为改了一个名字啊，就真的是勤务员啦，差得多！

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这一次大革命，一大发明了，不叫主席团，叫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干起来可不是勤务员啦，有些人官气可不小啦，也需要很好地学一下主席这一指示，改善和群众的关系。这是讲机关、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中央这几天就要发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鼓掌)因为不复课啊，大家都不回到学校来，这个斗批改怎么搞，大联合也根本联合不起来，三结合如何结合，这更谈不上批和改了，斗批改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讲，因为中央会有文件来的。今天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好多同志在报纸上看到了登载了北京的革命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古、西

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今天市革委会还有很多同志等着和我一定要当面和我谈，我说用不着当面谈了，今天在大会上统一答复。这些同志的愿望非常好！（鼓掌）我们上海的青年应该立志到全国各地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这些愿望都是很好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支持。（鼓掌）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有了成果，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些事情啊，不是说要走就走得开，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要到那里安家落户，你落在那一家啊？住在那一户啊？这些都要安排嘛……到人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有没有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嘛！否则你到了那里，粮食怎么办？要不要带去，你们不带去吃什么啊？这些事情要统一的安排。还有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还不是已经能够看出眉目，眉目不太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要使已经去过新疆的人，现在再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呢，还没有回去。那么，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需要研究，联系以后才能安排。所以我们考虑，一方面支持这个大方向，另一方面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造反派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在上海实行，仍然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那里劳动锻炼一下，然后再出发。如果你要出发，你就不要这样子，你们革命大串连那时游趟游趟这个不行啊，到那里看一下，就叫着要回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不要一时高兴就去了，到那里一看，不如意又回来，回来以后又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个就不好了。因为前一段历史是这样嘛。有些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和同学啊，就是揪住这个里弄干部，街道干部要他斗，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他整到新疆去了，这个当然不对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地来对待。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切合实际，符合实际。

……我们不管是工厂、机关、学校，对斗批改现在还没有成功的经验，系统的经验也没有，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要花很艰苦的劳动，我们希望出一批这样的闯将，能够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搞出几个样板，小学斗批改怎么办，也要样板，中学一个样板，大学一个样板，大型工厂一个样板，小型工厂一个样板，中等有个样板，……能搞一个样板，这就需要一批有坚定的革命毅力的人，准备在那里付出代价，还不一定搞好。这样的一些同志认真的工作，那里付出代价，还不一定搞好。这样的一些同志认真的工作，才能搞出一些成绩，主席早就给上海任务了，希望我们能提供提出中学、小学、大学的教改，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啊！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只要你们对这个做出贡献，就用出色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

第四，讲一下生产，我们这里开个会，马上就有什么新办法了，工业生产我们希望能够搞的比过去都要好一些，中央也全力支持我们搞得更好一些，李富春同志这一次在上海也谈了这个产值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正常的生产，首先要使得全国的生产能够上升得快一点，完成三麦，秋收生产的全年产值，能不能搞好，先抓紧这一方面。我们对生产财贸这一方面，还有原料方面，都有任务，中央会开专门会议来讲。（农村现在不是有些局势比较紧张）肯定要影响秋收，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从大局出发，很好地来掌握这个问题，首先要抓好革命，又要促进生产，对工人之间，贫下中农之间的问题，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革命的原则来解决，团结的问题没有什么复杂，是可以解决的，这是对生产提的这么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考虑各个方面都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主席指示里也指出的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这里不能解决，请示革命委员会，定要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来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是从五、六月份开始办的，办了好几个月了，这些经验要很好的总结。昨天报上刊登了青海的经验，很好！他们这个经验写得很简单，但是比较完整。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现在要根据青海的、济南的要点再加上我们的经验把它办得更好，上海的同志现在经验不大总结的，作总结就写它二万字，你写了二万字，那就等于说别人不看，还是象报纸上登的青海他们写的很简单么，千把字够了，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

有好的文章要转给毛主席看，当然我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们写得越短越好，有一些经验送给我们看看还可以，但是太长，不允许送给主席看。化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上次看到清华的讲话就有这个感觉，我们同志要末不总结，要末总结很长很长，是不是大家把上海办学习班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认真的办好它，这是群众的创举，主席加以总结的，我们加以推广的，一起办好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这个指示文件上没有的，但是这是主席最新的指示，我在这里补充一下，要提醒大家，各地找中央，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找毛主席，找中央，找造反派，那末大家是不是到革命委员会，或省革命委员会到中央找大家座谈呢，我看也不要，有一些……毛主席说：“广大的红卫兵小将，有重大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好。”你们有没有请示啊？我们会答复的，答复的时候可能答复错了，主席很谦虚了。但是可能答复错了，你们知道的……这么大的问题都不请示。就举个例子吧！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一下，一个重大的行动，应该请示这个问题，这个区、县、一个长期性的重大问题，也应该向革命委员会报告，革命委员会应当向中央请示，这一条请转达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几次讲的党员、团员，我们党组织的生活暂时不要恢复。……你们那里的党组织的情况，党员、团员的情况，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点呢，不少的党员、团员参加了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工作里面表现得很好，但也有些党员、团员，表现得不好，我们还是需要他们，他们如果继续要愿意做党员、团员的话，那末，他们就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共同的把这个工作做好。在这个方面又是怎么样呢？如果他不愿做共产党员呢？那就是由他的自由了，我们不能勉强。(鼓掌)还有一些非党同志，有人什么时候可以介绍他们入党，这个问题也得考虑，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只要一个人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按照毛泽东思想去进行工作、斗争，他终究会加入到毛主席党里面来的。(鼓掌)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在斗争中严格的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将来会有机会从现在的非党员中和红卫兵中发展一批共产党员，这一点现在是可以讲的。(鼓掌)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各个单位能抓紧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学习，讨论，要逐字逐句的讨论，而且要订出你们的落实计划来，要订出个计划来，不要在讨论时说主席的指示好啊，好啊，主席的指示多正确呀！但行动呢？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建议各个方面大家都是这样，以后讲到形势，我们究竟怎么认识，出现些什么问题，谈谈，弄清楚，对革命造反派怎么样，思想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有什么问题，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能够有个计划，比如说：在今年元旦以前，可以干什么事，达到什么目标，在今年或到明年一月革命一周年，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达到什么目标，或明年春节以前，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我们的革命怎么样，我们的生产怎么样？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我们的三结合怎么样，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怎么样？我们在各个方面，大家想一想能够干多少事，要有个规划，心中有数，才不至于这里来冲一下，咱们就上人家的当，这里传来一个消息，揪军内一小撮，咱们就跟上去了去揪，人家去砸东西，咱们就去砸，自己有个计划嘛！毛主席指示中文字为重，以这个为标准嘛，都要按照主席中央指示来办，不要听那些风。比如在上海，我们在开工代会，我们向工总司建议他们是否要开，我们赞成希望能早日开成。(鼓掌)(红卫兵组织现在军区嘛，有十个军区，据说下面也在建立了，那末军区到底怎么样，还要不要准备转个大军区，如果要的话，你们怎么转法？)中学是这样，大学要不要搞红代会，我们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认为中学和大学都可以召开红代会，都应该召开红代会，那么怎么搞法，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去讨论、去商量，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开，我们希望早一点，刚才我已经讲了，你们自己定吧！元旦以前行不行？元旦以前不行，就一月革命一周年行不行？再不行，春节嘛，春节不行，那当然明年啰，二月三月也可以，这个还要你们自己来定。还有一个，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你们这个队伍究竟怎么搞法，我们对这个名字有一点意见，这个文攻武卫是不是包括的太多了，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要抓了，那是要抓不了，武装组织既可以抓文的又可以抓武的，红卫兵都应该武装，这个方面是必要的。天津、上海的工人，首先是工人、红卫兵将来都武装了，你不管怎么样，你武装嘛，先

要把班、排、连都编起来么，把班、排、连、团、营，大的叫红卫兵师，那师是不是武装编制了？还是什么编制啊？能不能接得起来呢？这个需要请大家考虑一下，也请大家计划一下，究竟什么时候发枪？发枪的条件就是要联合了。还有两派的，那不能发枪，发了枪，你们开枪了，我们还不放心呢！等联合了，全市情况比较稳定，班、排、连、营、团都编起来了，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会打枪了，然后才能发枪，也请你们各个方面自己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得当，这是属于主席的指示落实的问题，我就举这个例子。

最后讲一下，我们这个形势还是很好，这个好，不是好一点，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成就，上面讲了的，高度的赞扬了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也讲了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这些工作做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特别提到了斗私批修，现在要根据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地去做。形势这么好，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更好。但是同志们一定要警惕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我们开头就讲敌人总是想要破坏和分裂党中央，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是要想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总是要想整垮刚刚批准成立的这几个革命委员会。他们用各种方法挑拨离间，挑拨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各个革命组织内部的关系，甚至挑拨各个地区的关系。我们看到这样两种大字报贴在北京，它要分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怎么写呢？他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如何正确，张、姚两个人如何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行，拉上海打北京，挑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关系。那末到了上海呢？打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他就可以在北京这个问题上又讲怎么怎么好，黑龙江怎么怎么好，就是你上海不好，这些东西孤立起来看没事儿，把这些东西联系一下，一比较起来看一看，就懂了嘛。从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来冲击来干扰我们的大方向。今天要炮打，炮打一打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一个革命组织、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没有人反对，我还没有遇到过，还是经过一段反对好，毛主席曾经说：“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边要吸收几个保守派的代表参加。这样可以使你们经常听到不同的意见，考虑问题全面一些。”那末参加也好，不参加炮打一下也好，这无关大局。一个是同志你整理我的材料，谢谢你，因我现在来不及整理，我也来不及清理自己的思想，有你们这个同志帮助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些)敌人，那对不起，我还不感谢你。(鼓掌)

一个就是要把……这些天，咱们什么代表里面大概要打倒徐景贤的也不少，我上次就说过了，这个徐景贤总比曹荻秋好一些吧！为什么一定要打倒他呢！(鼓掌)这个主席不是讲了吗？不要一提就打倒，这些都是这样的，同志们一个个动不动就打倒，那确实干工作的就难了，总有些改正嘛，有错误可以改正嘛。现在公开的贴标语、散发传单还算好的嘛，因为它公开的嘛！现在同志们注意一点，你们要警惕的是搞秘密的，上海也确实有，并不是没有搞秘密的，跟“五·一六”一样，我知道一些，我今天不讲，请同志们把眼睛擦亮一下就行了，要警惕，因为这个并不是什么，请同志们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相信上海的广大群众不会跟着坏人跑的，这一点我们有信心。当然啰，坏人给你捣乱也是有可能的，特别要警惕这些人搞阴谋活动，你搞阴谋吗？你穿穿便衣都可以，不要搞阴谋，我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希望同志们警惕，特别是我希望上海的学生组织要特别警惕，因为工人老人多，他们有经验，红卫兵小将政治经验少，容易上坏人当，现在要特别警惕不要被坏人利用，上海这个地方咱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国内外的敌人在上海不会少，美帝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这里还少吗？在这里不要乱怀疑，坏人问题极少数，反革命也是极少数，不要以为我今天一说，又在那里东猜西猜，上一次我跟一部分同志讲了意见，都没有冷静，“上海有没有‘五·一六’啊？”这个完全讲的是了解的一些情况，有一部分同志猜测就来了。说是这个地方一定是什么样，怎么样都来了啦！你们看，咱们那个人有没有黑手啊，那末就来了，说他讲的×××是黑手，提了好多为什么，我看了那些传单，为什么我也不答不上来，(笑)那个人说春桥这样提出问题是什么？我来不及答复谁啊！(大笑)所以那样子，我就没

有那样问题末，没有那样的意思么！今天我提出来就是请大家警惕，怕大家忘记了，就是这么一点意思。坏人总是极少数，只要我们大家警惕，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的。至于说写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错了，那个也不一定错啰，人家可能是好人写出来的，这一点不要轻而易举下结论，这人是 5·16 的，这样不行，也不要造成那样子。今天我本来不想说这一段话，(后来刚才一说，到处去抓小辫子，要警惕，要谦虚谨慎，在革命中间)，毛主席有这个谈话，他说：“你们所以要大胆要谨慎，光大胆不行，还要谨慎，光是谨慎不大胆，不能上山了，这样也不行啊，又要敢于上山，又要谨慎。”现在我们搞革命也是这样，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进！不要落后，我们要很谨慎，特别不要骄傲，真正要把上海工作搞得更好，这样使得我们上海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关怀，希望我们用出色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人阶级，对上海的红卫兵，对上海的三军，对上海的革命干部，对上海广大的造反派的关心和爱护。好了，我今天就讲这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

(此系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 978. 王效禹在接见菏泽四大部部分同志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10 月 31 日)

第一点建议就是建议我们所有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代表同志，特别是你们指挥部的负责的最近是不是坐下来，很好的学一学主席的最新指示。当然我知道你们已经学了，学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就所走的地方，和同志们坐下来一起谈的时候，我看我们好多同志对主席的最新指示的体会还不是很深的。因主席的指示不是一下子就能体会，还不是很深的。因主席的指示不是一下子就能体会得了的，不是一下容易弄通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六十七军支左那个经验，前天的报纸上登了。按着主席的指示，思想上不通的时候，不一致的时候，要硬着去做。主席的指示我们不很好地学，在实践当中，要逐句把它学通。我考了几个同学，我感觉他们的体会不那么深的，建议同学们坐下来很好的学一学。通过学习主席的指示，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形势应有所认识。在这个新形势下，自己的思想应该是怎么去考虑这些问题，怎么着考虑下一步的运动，怎么能跟上形势？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边有那么个意思，特别要告诉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着小将犯错误的时候，这些同志们很好地体会体会，从它的革命精神方面体会体会，反复地研究，为什么主席讲这么个话？这个话的道理在那里？当前处在关键时刻，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说是我们犯错误的时候，这些问题不好好的体会体会，要搞不好，在关键时刻我们要犯犯错误的。运动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主席视察了几个地区之后，最后中央又通知，形势要变化。按系统、按行业、整顿组织，这是根据政治形势来的。总的方面看，运动向纵深发展，向各个单位发展，向基层发展，更进一步地挖掘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短兵相接的阶段，是两个阶级决战的阶段，两条路线大决战的阶段，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打倒了，如果不从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方面彻底挖深挖透，根子是挖不出的。必须在本单位把这个运动深入地搞下去，每个人都从思想上动起来，每个单位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挖出来，每一个单位的走资派，要把他挖出来。要完成这个任务，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非革命的同志联合起来不行，要回过头来看十六条体会就更深了。为什么呢？十六条讲到逐步地把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团结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就是依靠运动下一步向这方面发展的。同志们你们要看到学校提出复课闹革命的问题，一个社论，一个社论的，运动向这一方面发展。这一转，运动向新形势发展，思想跟不上，同志们容易落在后面，容易犯错误的，还以运动的初期那么个形势来对待运动，那就跟不上了。这样就要坐下来学习文件，就要端正自己的思想问题，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研究些材料，作一些调查研究，作一下分析。更

重要的是，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

## 979. 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指示 (1967年11月1日下午)

### 革命大联合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

革命大联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搞革命大联合要先从工人做起。安徽的大工矿企业比较多，不仅淮南、还有芜湖、马鞍山、蚌埠，学生不要去干扰，因为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会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学生就会受到教育，主动结合工农，现在已经到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刻，尽管安徽有些问题还没有顺利解决，还有些反复，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是有规律的，就象江青同志讲的三个方面原因，后面有黑手操纵。上次点了一点黑手，还没有点够，有的还没有完全点出来。(江青同志：总理讲到这个问题，我还有要说的话没说，有人贴总理大字报，说总理是陶铸式的人物，“联动”后台。(大笑)我想通过这一年多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会清楚知道，有人就想把水搞混，刚才伯达讲的我是完全赞成，谁要这样干就决没有好下场！(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另外涉及到我个人，我倒无所谓，也可以说就说我算老几，连个中央委员都不算，还够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座的红卫兵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中央委员，但是他们有革命的英雄气概，就有胆量打倒刘、邓、陶，既然他们能打倒刘、邓、陶，又为什么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为什么不能点名？还有陈登科。(众：打倒刘秀山！打倒陈登科！)我不是中央委员，将来也不一定要成为中央委员，我是普通共产党员，但是我要闹革命，彻底闹革命，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都不是中央委员，(众：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们就是要闹革命，要跟毛主席闹革命，红卫兵小将们，千万不要上当，你们和我们一样，什么都不是，就是要革命，要跟毛主席闹革命，刘少奇他们到底是中央委员，小将们要不要反对他们？

### 支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司令部

总理继续讲：我还要说这个问题，就支持和加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象江青同志讲的那样，讲到三个问题，就会讲一些过程和波折。有少数人要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大多数是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总是有逆流，对这些人靠什么揭发呢？靠你们，你们要眼亮心明，如刚才康老、伯达、江青都说了，这些流言蜚语，为什么在江青“九·五”讲话以后还有出现波折呢？这就是你们后边还有走资派、坏人在挑动，同时头脑里小资产阶级派性在作怪，不然怎么会有逆流呢？象刚才讲的林副主席给伯达信的问题。(叶群：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捏造！众：这是反革命！)有的如说我的问题，批判严光问题，四月份合肥要批判严光，当时条件还不够，问我们那时要开群众大会，我们说不要开大会，要先送小字报、大字报，因为严光那时还有军管会工作，考虑那样搞不好工作。现在情况不同了，刘少奇是反革命，去年的反革命还上天安门，不仅要揭发三反罪行，还要揭发他的历史。特别是江青同志刚才讲的情况，那种造谣就更加无理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革命和反革命分子分开，中央委员一分为二，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也一分为二。难道还能让他有发言权，去保刘、邓、陶他们？！(众：打倒刘、邓、陶！誓死保卫毛主席！)

伯达：我插一句话，就是现在有句反动口号：“你算老几”，这是反动口号！不分是非，不分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律喊“你算老几”，这是反动口号！

江青：陶铸自称算老四(众：大笑。)我们是普通共产党员，我们就是要跟毛主席闹革命！用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分清敌我

总理：当然要看是革命的说出来的，还是反革命说出来的。现在就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以十六条为标准，要从革命青年，从群众中发出呼声，上下呼应，主席每一次号召，都是得到全国响应，主席思想大普及，大发动嘛！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紧跟毛主席有时还跟不上，你们怎么拿“算老几”，是不是中央委员来衡量呢？对这些要教育广大群众，要眼亮心明，这是坏人、走资派在挑拨，我们革命派不要听信，要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来辨别它，要用斗私批修为纲去解决，自己把自己组织里的坏头头揪出来，自己揭发嘛！对方也是一样，不专门去找对方的岔子，从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去解决。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应该这样看，是不是符合主席思想。对我们当中的谁，比如说我吧，有那句话说错了，可以提出来，也可以寄信给我，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是恶意攻击，那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就是不能允许的了。正如江青同志“九、五”讲话所指出的，有人妄图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今天的会议，除个别人以外，能出席的都出来了。你们要用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做标准，有的是自己在挑拨离间，这样的人就要揪出来，有的人年青，是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

(摘自周总理十一月下午在京接见安徽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 980. \*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6日)

(见《系年录》第一一二卷)

#### 981. \*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9日、12日晚)

(见《系年录》第一一三卷)

#### 982. 杨得志在六十八军党委会上关于干部问题讲话摘要

(1967年11月11日)

##### 犯了错误，如不改正，越陷越深

毛主席说：“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高。”林副主席也说：“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很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尽管我们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把造反派整的那样苦，一旦我们改正了错误，支持了造反派，造反派马上会转过来拥护我们，我军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真正拥护解放军、爱护解放军的还是造反派。

必须严肃注意林副主席对我们的警告：“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必须认真对待。

##### 同走资派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就是应该掌权

王效禹同志是个老同志了，一九五〇年就是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历来如此。最可贵的是他的敢于造反精神。过去传说他被打成“右派”，实际上是舒同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他的政治迫害。那是一九五三年，他曾被撤职，降级，贬到基层工作，一九六二年才平的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青岛市的副市长。当谭启龙、张敬涛在青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个人站出来，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旧省委决裂，公开声明要作他们的“叛徒”，因而又遭到迫害。就是在被软禁的期间，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反对挑动工、农民斗学生的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他，回了电报，并要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特别在他处境困难时，更是大力支持他。“一·二一”他领导青岛夺权以后，又奉中中央文革的指示来济南领导了全省的夺权斗争。关于我们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最早发现的，三

月份就向我们提出来了，就山东医学院问题，向我们指出，我们弄不好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和觉悟。后来转弯“下楼”，主要是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军内外广大造反派的帮助，与王政委支持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根据我和王政委共事的这段看，他对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是很好的，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确理解很深，跟中央跟毛主席跟得紧，处理问题水平是高的。阶级斗争经验很多，决心很大，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又很谦虚，我很佩服。他是值得我们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学习党的好干部，他现在是我们的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坚决相信，我们军区部队在王效禹亲自参加领导下，定会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沿着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 不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为什么讲王政委，因为有些同志至今还不大了解他和理解他，最近山东地区有些人就因为关锋、王力犯错误，也怀疑起王政委，怀疑起山东革命委员会来了，这是错误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一次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山东代表团我参加了。伯达同志讲，王效禹同志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是可以信赖的，建议作为山东的领导核心。周总理讲，这是经过研究的。你们徐州也有借此反对王效禹同志的情况。有这种情况，借题反对王政委的，希望你们警惕，不要上当。

#### 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干部的重要关头

希望你们不要再错下去了，那样对文化大革命、对自己都不利。现在的问题，总的也还是认识问题，继续滑下去就不一定 是认识问题了。要提醒同志们一下，不要在这里学得不错，回去听了一些流言蜚语，又走回头路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干部，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历史关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其中首要的看你们拥护和执行什么路线，这一点非常重要。林副主席也指出干部的三条标准，就是看干部的大节……(略)过去最严峻的是战争中考验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发现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各级党委和领导都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就说过这样三句话，要受得住委屈；受了委屈不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得起考验。

### 983. 李富春接见统战部三组织的指示

(1967年11月15日)

一、张经武回来交给群众，可以开中小型会，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是被坏人利用、还是陷进去，要由群众来决定。

二、三个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东方红”要搞刘鄧的材料积极起来，要斗私批修，双方不要揭对方的疮疤，你们要联合，从思想上联合，要思想上解决问题。刘鄧、洪涛揪出来了，孙超也算一个，要特别警惕，不要受坏人挑动。

三、统战部的问题很严重，比团中央修得更透。李维汉是刘邓司令部在统战部的代理人，你们要把领导层摸清楚，要把领导层的阶级阵线搞清楚，并要摸索社会主义时期的统战工作，对当权派组织专案，当权派不能参加。

四、解放一批干部，提到日程上来。

### 984. 周恩来单独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的谈话摘要

(1967年11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零点十五分至二点十五分总理在分大会堂接见厅单独接见我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同志。总理对我代表团同志十分关怀，仔细地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现将接见情况摘要如下：

一、关于十条协议问题，总理说：广西的协议和广东的协议，主席是在同一天批的，你们广西两派在京时间最长，有半年多了，现在赶上了，(戚本禹同志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取得很大的胜利，形势大好)十条协议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执行十条协议就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不执行十条协议就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

总理勉励我们说，你们现在高姿态，在政治上就主动了，你们要继续努力，十条协议比我设想好一些，他们(指“422”)说是大大毒草，这是一部分群众的激烈情绪，如果想打个你死我活，以我为核心是错误的。

二、关于韦国清同志，总理说韦国清同志的检查，主席批示了，(“422”)说他的检查三月份以后的问题没有提到。伍晋南敢说，韦国清在北京遥控，(“422”)也是这样说的，这是不对的。当时我们留韦国清在北京，他也准备检查，这个同志很遵守纪律，他确实没有打电话回去，这个我们可以证明。当然，他以前的检查，可没现在这样认识深刻，三月份韦国清同志已到北京了，广西党政机关瘫痪，军区负责领导有些问题，主要由军区负责，军区的检查不错嘛，韦国清同志参加革筹小组，当然啰，他要负责领导革筹小组的工作。

三、关于伍晋南的问题，总理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干部问题，他们支持了五个，伍、贺、霍、谢、袁，你们都要打倒，留一个不行吗，如果他站出来，对你们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有些事你们可以等一等，不要急嘛，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保留意见，(代表汇报了伍晋南的伪党员，伪造历史，三反罪行等材料)

总理说，你们很认真，搞了很多材料，做了很多工作，花了不少力量，你们调查的材料有些确实很珍贵，(代表继续汇报伍晋南的罪行)(戚说：你们不要说了，中央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送来的一大批材料，我们都看了，有些问题我们不好讲，我们一讲，你们传出去，对方受不了)

总理说，对伍晋南问题我们要高姿态，如果(“422”)没有一个，他们就会走向偏激，不利于大联合。

(戚插话，这不是一个问题)

(代表说，伍晋南出来，革筹小组没有威信了)

总理说，革委会的人有一些人是经过考虑的，各方面都满意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各方面都满意，有一些是过渡性的，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前代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张国焘等不是有问题吗？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代表揭露伍晋南生活腐化的事例，总理说，这个人是个很不严肃的人，总理叫我们打倒伍晋南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你们看(“422”)支持的领导干部还有那个好的。最后总理说，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我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早上好好讨论。总理说：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是一样的，有时中央文件写群众组织，有时写革命群众组织，都是一样的，这次文件(指十六条决议的批示)也是这样写的。

四、关于外流人员问题。总理说：(“422”)还派人到各地联系吗？(代一滨：有，最近他还去了不少，他们在西宁搞了一个反迫害联络站，把那些不安心劳动的上山下乡知识分子

搞来了不少)总理说，这个情况和广州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道路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中央发了通知嘛，这个问题要解决好。

五、关于各地“联指”问题，总理很关心各地“联指”的情况，询问了柳州北海等大联合的情况，柳州“联指”代表汇报了柳州和柳铁大联合的情况，总理也都表示满意。

## 985. 李钟奇<sup>①</sup>在小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16日上午 北京建筑工业学校)

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清形势，认真加强三性锻炼。

形势问题：

国内形势大好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1)群众发动起来了；(2)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党性增加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普及了，不仅中国人民学，而且世界人民也对毛主席著作认真学；(3)大联合空前巩固和发展，一个月以前是没有这样的形势的；(4)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在大批判的前提下，生产不断高涨。

抓革命促战备问题

国际形势也同样大好。(1)世界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在全世界大约已经发展到六十八至七十二个国家，世界上有共产党的有九十六个，所以说发展是很快的，起了重要的政治作用的。(2)世界人民从经济、政治上的斗争发展到了武装斗争的有二十二个国家，其中包括亚非拉美国家。欧洲形势，用人民战争观点来看是农村包围城市。欧洲等于城市，亚非拉美等于农村，欧洲也会变成革命的阵地。

全世界名义上独立的有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经过斗争建立了小型根据地的有二十二个。缅甸的武装斗争是比较长的，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有游击战争的活动。老挝大部分是由解放军控制的。印度也建立了几个根据地，领导权掌握在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手中的，是按毛主席的理论来作的。我们对于世界人民的武装斗争是坚决支持的。

越南战争问题：越南是全世界人民与帝修反的焦点，有光荣的斗争传统的越南人民是英勇善战的。越南是反帝的前线，这在客观上保卫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不仅在物质上支持，还有人力上的援助。我们不是好战者，但也决不等着挨打，我们打就要彻底解决问题，决不客气。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有效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动员，这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的侵略，一声令下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全部消灭敌人。

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团结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搞好复课闹革命。这些都是手段，目的是提高思想革命化，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因为在我们面前有阶级敌人。国际上有月牙形的包围圈，苏联和美帝同流合污以后，对我们实行了全面包围。我们不怕。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时的条件比我们差，能够胜利，所以我们也一定能胜利。

为什么对一样的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呢？我们要用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观点看问题，分析形势。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形势观。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用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形势。

关于加强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问题

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指示：要加强三性锻炼，小学生还没有成年，更需要加强三性。解放军也必须加强三性。三性体现在复课闹革命中。

一、革命性：各个方面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教师，干部、解放军要起带头作用，消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人的头脑不是真空的，不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就要被资产阶级占领，

---

<sup>①</sup>李钟奇，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破私立公的道理也是如此。你们要“斗私，批修”，使小学生更好地成长。小学生，社会影响、家庭影响都有，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破旧立新，破私立公是革命性的集中表现。

进行教改，首先要破掉旧的框框，发动群众来搞，好坏的界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革命性也是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表现。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山头主义、派性观点都要去掉。增强党性、消除派性之间有一定阶段，有一定的过程。局部要服从整体，适当的照顾组织，而不是为发展组织，发展派性，更使个人和整体统一起来，要局部和全局统一起来。

有些人有自卑感，信心不足，过去受委屈了，批评多了，这是从个人得失考虑的。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运动中有一定错误是可能的，是支流的东西，过火一些可以纠正。要有信心有勇气，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要正确对待自己，不管这个人怎么坏，但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总有一点长处的。要发扬自己的长处，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正确地认识别人。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红小兵们，他们是主人，他们有的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听得多，看得多，他们的主流是好的，要发扬红小兵的积极因素，要正确对待他们的优缺点。

二、科学性：对待一切事物都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对自己、对别人都要一分为二，主观片面是形而上学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分清主流、支流，现象和本质的问题。

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又要发扬主观能动作用。唯物论者就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变成物质力量。可以补条件之不足。满足过去，不再想学习，就要犯错误。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事物，不能死搬硬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三、组织纪律性：组织纪律性是有阶级性的。凡是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要砸烂的。适合无产阶级的纪律要建立，不能以任何借口打乱它。新建立的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决不会十全十美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产物可以提意见，要象爱护眼睛一样，发展积极性，克服消极性，不能因为不完美就打乱，不承认。增强组织纪律性，要建立在自觉之上，强制压力是不行的，组织纪律离开了思想性就会犯错误。应该开展思想工作，再达到严格要求，不能相反过来，要消除盲目性，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都讲明白，要让他们心理正常发展，对学生要正确引导，不能听之任之。

## 986. 李富春接见地质部、化工部军管会讲话摘要

(1967年11月17日)

(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接见)

化工部、地质部都比较复杂的，司局长甚至部长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加入和支持一派，这样就变成了有形的、无形的拉一派打一派，两派的对立情绪很厉害，你们不光要做群众工作，还要作司局长的工作。现在是支持左派，不能支持一派，过去有支左任务，现在形势变了，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要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谁对、谁不对就应以这个来衡量。支持不支持，要看你是否紧跟最高指示，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的行动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告诉群众组织，不能吃老本，不要吃老本，不要以为过去怎么样，现在要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能光看过去谁对谁不对，还要看看现在，要看是否紧跟毛泽东思想的大方向上来考虑每个革命群众和每个革命群众组织。

什么是大方向？当前的大方向是大联合，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告诉司局长不要再支持一派打一派，要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权威下的大联合，就是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下的大联合。

化工部、地质部，如群众组织对立隔阂较大，也不要急于消除山头，山头暂时存在不要

紧，要多作思想工作，能够坐下来谈问题，共同商量事情，商量好后就要去共同行动，共同对敌，在训练学习，斗私批修。思想成熟了，要在政治思想工作作好以后，再讲削平山头问题。这样就可以逐渐到水到渠成，这样以组织上扩大到思想上大联合。如果你同意大联合，就应该同意联合小组的作用，要按部门、按单位来搞大联合。

毛主席指示，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要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干部问题两派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干部政策去办，把材料拿出来进行核实，全面的历史的去看干部。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作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解放一些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这个问题要反复学习，要反复讲，要求大同存小异。大同就是对刘、邓、陶，工交系统就是刘、邓、陶的代理人薄一波，结合本单位的就是何长工、刘汉生、梁膺庸，不要认为站在那边的就是坏干部，站在你这边的就是好干部，要用党性和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干部。

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要按照党性去看待干部，按主席的最新指示去看干部)

学习班要继续办，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老五篇，现在大联合搞不起来，就是私字、派性在作怪。(先念：私字不斗好，铁道、煤炭、组织、水电、冶金、物资、统计局就是好，是不是搞录音去放去。特别是统计局值得推荐，他们断绝了与外单位的联系，集中力量搞本单位革命，这很好，学习班要和军训结合起来。不是光上个操，主要是学习解放军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优良传统。

## 987. 张春桥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19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上海的大专院校红代会，是上一次我和姚文元同志回来的时候，就曾经提出，希望能够早一点开，现在已经是开了。你们给我们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你们不是邀请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来参加大会？这电报他们也都看到了。(鼓掌、口号)所以首先应该谢谢同志们，他们要我谢谢同志们这盛情的邀请。

但是你们都知道现在中央的工作非常忙，无产阶级司令部嘛！以毛主席为首，就是这么一些人，人也不是很多，事情非常多，当然不可能来参加你们的会了。我和姚文元同志有特殊的感觉，非常想回来，(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我们在那里的工作非常紧张，我这次到北京去，原来只说要我去二、三天，结果我住了一个月，一直到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才同意我回来，到了下半夜再报告毛主席，批准了。今天早上，我一爬起来就坐飞机赶回来了。(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虽然没有能够赶上你们的开幕式，但是还是赶上了闭幕式。(热烈鼓掌)

在全国的形势非常好，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最近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头两天广东已经回去了，安徽已经回去了，广西大概明天开最后一次会就回去了，其他的很多省、市也都有很大的进展，所以整个的形势正象毛主席在七、八、九月份所估计的那样，形势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我们上海形势在全国来讲，也还是很好的。当然，你说我们的工作就那么先进吗？那也

不见得，我们的工作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比较差的，也有做得不好的。学校的工作也是这样。有的学校工作比较好，有的很好，有的就差一些，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大专院校恐怕也有差距，但虽然有这样一些差别，总的看主流还是很好的。目前我们就是要很好地使得这个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主席所提出来的以“斗私批修”为纲，来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一个总的方向，我们同志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了。因这个大方向我们迷失了，那其它的事情，即使我们是做一百件事情，如果我们九十九件都做了，但是大方向还不对头，即使是九十九件，很多，都做得是对的，也很难评论成绩的大小。所以摆在大专院校红卫兵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抓紧“斗私，批修”这个纲，来搞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用这个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它要有个条件，它是互相影响的。如果我们抓紧了教育革命，那就非要搞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不行；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我们自己联合都没有联合好，这个斗批改就没办法进行，怎么进行呢？所以，现在“斗私，批修”这个斗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学校呢？就要搞教育革命。这个责任，红卫兵应该担负起来。但不只是红卫兵，还有学校里革命的干部、革命的教员、工作人员、工人，大家都发动起来，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这个教育革命如果不完成呵，那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任务也就没有完成。为什么这一次叫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是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从这个地方开始，而且到最后还是要争夺这个阵地。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大学，现在的教育制度、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对这一套不彻底的加以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根据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方针、路线、政策，改造我们的学校，那就不要很久，因为我们这些学校，它继续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为修正主义准备条件。培养干部，那样子的话，我们这个革命哪，就是现在的革命，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办法取得彻底的胜利。已经取得的胜利，没法巩固。所以教育这个阵地是非要占领不可的。我们不占领，资产阶级就占领。而过去呢？在教育这个阵地上，首先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我们的政，从来如此。解放以前是这样，它当然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以后这个局面并没有能够根本改过来。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不了的，而如果我们在场文化大革命里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等于没有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而这个责任，毛主席的指示讲得很清楚，是要依靠什么人来搞呢？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依靠学校里工作的同志，依靠那些下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这些同志。

因为这个事情很艰苦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去冲市委，比我们去冲学校党委更艰苦，因为那个时候，无非是打成反革命，而打成反革命呢，在我们中国今天的条件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是可以平反的。现在这个阵地要我们去占领呵，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要做很艰苦、很细致的工作，如果我们搞不好，人家一定会把我们打倒。五八年不是也有一个高潮吗？我看到材料，有争论，有人说它是改良的。但不管怎么样，五八年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一次冲击。有些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没有能够真正把工作做得扎实，所以等到人家一手翻过来，一次就把我们打下去了。

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京剧革命也是五八年開始的。就拿你们现在都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吧，上海京剧院五八年就搞出来了。五八年他们在上海演出，但是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有六年的时间，这个戏呀，后来就几乎被打倒了，就再也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搞得站不住，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他们的帝王将相一次就复活了。《智取威虎山》又退出了舞台。就这样的舞台呀，它就又退出来了，不演了，帝王将相又上台了。我是六四年开始接触这个戏。那时一开头江青同志就跟我讲，她说：这个事呀，是很艰苦的。我开始这个话不大理解，我说，我不懂戏，二簧、西皮我也不懂，要我去搞政治，我说大概还可以。戏曲界剧团的演员我也不认识，是些什么人也不清楚。等到经过六四年、六五年、六六年，到六六年上半年，这个戏算是基本上站住了脚。这两年半我才懂得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细致。每个一唱，每一段

唱都很艰苦。现在我随便举个例子，象杨子荣在第八场的一段唱，就是座山雕试探他，他准备送情报的那一场，第一段唱化了多久的时间呢？单这一段唱，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把初稿到定稿迭起来，那要有好几迭呢，很厚一堆。好多个作曲的同志参加了这个劳动，搞一遍又搞一遍，经过这样子的工作，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满足，觉得有的地方还可以改。在江青同志直接领导之下，这几年，搞来搞去也不过搞了八个，八个样板戏。但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小看它，就是它把阵地占领了。就靠这八个样板戏，就把帝王将相统统从舞台上打了下去。现在我们可以比嘛，你们把旧戏最好的戏拿来跟我们比，究竟哪个好？这个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教育革命，可不容易了，我们要做反复的试验，反复的实践，中间会有胜利，会有失败，会有挫折，包括我们犯错误。所以为什么说，毛主席说要依靠那些下决心要把革命搞到底的同志呢？就是这个需要一股韧性，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坚定不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多少挫折、失败，都要把它搞到底。如果我们这一代的青年红卫兵，能够在这样一个大革命中，自己又学习，又进行了教育革命；这个功勋，那要比我们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总和都要大得多。但是这个不容易的。正因为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花这样大的功夫去做。毛主席对这事非常的关心，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报来的材料，他大量地都看了。所以我们成功的经验也好，我们犯了错误也好，这些都没关系。革命哪里能那么顺利呢？一定有曲折，有反复，但是一定要搞到底，希望把这个任务能当作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来对待。在这个斗争中间，在这个革命中间，继续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有的人是老造反，老造反当然很光荣罢，但是能不能搞到底呢？能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呢？能不能一直叫做老造反呢？那要考验。比如说有的同志，开头犯过保守的错误，那么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那也需要继续进行考验，就看他在教育革命这个斗争中间，究竟能不能真正坚定地一直搞到底。革命，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革命的过程里面继续受考验，看我们是革命到底呢？还是半途而废呢？(呼口号)我们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没有红卫兵，那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缺少了最生动活泼的、最能够冲锋陷阵的一部分力量。现在就是我们需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发扬这种传统，继续冲锋陷阵，而不要单单被过去的光荣所蒙蔽，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光是想到过去。要向前看，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老在八、九点钟，太阳要升起来。特别大学生，党和祖国对你们的要求，就会更多，你们所负担的责任更大，我们应该向前看，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多想想这些事，因为现在，我总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们身上弱点，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过去十几年里边那种教育制度下长大的。一方面，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了我们，使得我们成为革命的红卫兵；但是另外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不断地腐蚀我们，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资产阶级思想还会腐蚀我们。

同志们，你们不晓得感觉不感觉，我们就有一种感觉，现在好多个省呵，解决问题呀，工人问题好谈。比如广东，还是工人首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中学生啊，有的地方，不是说全部噢，有些事也好办。大学生的事难办。(笑声)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无非是念书念多了，这个念的书嘛，也有好书，也有坏书，头脑里面复杂了。而且这种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呵，觉得我是大学生啊，这点我看害人不浅就是了。毛主席常常说：书不可不读，读多了实在害死人，越读越蠢。我就觉得现在有些大学生也干了些蠢事。当然我们也干了蠢事啰。比如说吧，有些人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自己后来想想没有什么味道了，干嘛这样打？走资派坐在旁边养得又白又胖，我们自己搞得头破血流干什么？现在有几个学校还是在那里闹，我说有些单位就是那样，头脑里的敌情的观念太少，不大想敌人了。只有开大会的时候，反对美帝、反对苏修，这个还记得牢吧，回到自己学校里面就忘了，什么美帝、苏修，刘、邓、陶、陈、曹，什么东西都忘了，那人家都没有睡觉啊，陈丕显、曹荻秋睡觉了？他现在连一点儿也不承认还有什么错误啊！只要有那么一个政治气候，同志们，你们准备看吧！(口号：打倒陈丕显！)一方面我们战略上藐视这些敌人，没什么，人民群众起来，一个小姆指头一

动，他们就垮台了。

那些庞然大物呵，就完了。什么刘、邓、陈、曹，这些人都不都垮了吗！但另外一方面，同志们，一定要在战术上重视他们，他们没有死心，人家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多少年啦。陈丕显到上海的时候，前面坐的这些小朋友还没有生下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市委书记了。他在江苏省呵，苏北呵，苏中呵，做区党委书记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大部分没生下来，那是三十年前了。这样一个对手，那么容易呵。一贯的两面派，那样容易识别？他的政治经验多得很。拿我来说，我的政治经验没他多，我对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识别清楚的，有些事感觉到不对头，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看不清。对他有个认识过程，不然的话，为什么到去年十月我们还是要给他当参谋？那时候还希望他能站出来。去年这个时候，我回到上海解决安亭事件，这个时候经常和他接触，我才感到这个人呵，那一个电话就看出了他的真面目。(口号：打倒陈丕显！)所以，同志们，这些人他们狡猾得很，而且要看到资产阶级，他们会有他们的新的接班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一套一套的、一批一批的。打倒了一批，他还是要想办法给你再搞上一批来。所以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要搞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还没完全解决问题嘛。资产阶级跟我们的斗争是很长时间地进行斗争。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些事了，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呵。我说，凡是那个内战最激烈的那些地方，包括你们的学校，十个单位里面，我说九个单位有坏人在里面操纵，我不能讲十个就是十个吧，至少是九个。里边甚至有反革命。就利用我们小将政治经验不够，挑动我们。你们一定要警惕呵！同志们！把我们红卫兵的队伍联合起来，派性把它去掉！一天去不掉，要么两天嘛，但是总应该去呀！不要老是那么去发挥这个派性。因为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你也没有办法，那个什么砸烂派性，你砸也砸不烂，是人脑子里的东西，你怎么砸？要有个认识过程。所有的革命红卫兵，一定要在“斗私，批修”的过程中，提高自己阶级觉悟，真正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派性这个东西，分裂我们革命的队伍，是很坏的。现在有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这是对它的一种惩罚。

过去搞奴隶主义，奴隶主义走向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来考虑一下整个形势。教育革命怎么搞？这些事，我们拿不出办法。这个办法只靠革命的实践，靠革命红卫兵的实践，靠革命教职员的实践。在实践中间积累经验，总结经验。这样说了半天，教育革命和红代会有什么关系呢？有了红代会，觉得是个大好事，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红卫兵的力量统一起来搞啰，我们可以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的方法再经常的交流经验，进行学习，但是说现在的红代会那么完备吗？听说你们一边开会一边造反，我说造反也好嘛。不过不可能完备，因为红代会工作的同志，还不是跟你们一样，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经验，我比他们大几岁我也没经验，怎么搞红代会，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这个时期对他们帮助也不够。刚才我到这里来看一看嘛，想学些文件，也不是写得完美无缺，也有缺点，但是这毕竟是新生事物。我们就要支持他。因为第一次的会议，那是很难避免有缺点，你看看，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怎么样？你如果现在要是再仔细想一想，那我看有些人恐怕要造反了，现在全国到处找，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一个也找不到，现在找不到了当然由于是国民党破坏，这些文件没有存下来，如果找到了，那文件里面的毛病也是很多的，代表大会的十二个代表当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一个，董必武同志是一个，还有几位牺牲了的同志，但是同志你们也知道，代表里面还有些什么人，张国焘是代表、周佛海是代表。周佛海在座的人知道不知道，你看大汉奸啊。汪精卫的上海市长，汪精卫的行政院长。陈公博也是大汉奸，跟周佛海是一样，同时的还有好几个都是大坏蛋、大叛徒。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文件不完全，思想上有什么缺点，或者里边还有坏人，就这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不好，它毕竟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党了。有这样一个组织，就能够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前进，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把全国人民一步一步的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最后夺取了政权。所以现在对大专院校红代会，我觉得全市的红卫兵都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因为不容易，这是我们斗争的产

物，是我们胜利的产物。她有缺点有毛病可以及时提出来，帮她改。但是一定要使得她逐步的健全，使得她能为我们大家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为毛主席的思想服务。我为什么要赶来？就是想来祝贺你们！同时也希望大专院校红代会能够真正的象你们决议上所讲的：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的思想，忠于人民。能够把全市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团团结得很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本来只想到这里来和大家见见面，结果说要讲几句话，已经讲得这么多了。

有的同志问我国际形势，国际形势很好嘛！担心什么？现在我们大家是不是感到咱们朋友少啊，还是怎么样？还是担心要打仗？我们的朋友还是很多的。你看现在还是咱们的日子最好过，中国的日子最好过啰。我们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蓬蓬勃勃的发展。我们的国际影响比任何时候都广泛，都深刻，毛主席的思想这样的深入人心，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不管有什么国家，都是这样。特别是东南亚形势很好，把刘少奇的这一套路线批判了，对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很大的推动，你们看消息嘛，泰国、马来亚、或者是缅甸武装斗争，发展得很好，包括印度，武装斗争也开始了。一片大好形势。而苏修呢，美帝呢？日子很不好过，比方现在越南，它现在毫无办法，拿不出任何办法。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是孤立的。苏修呢，这一次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你们看是怎么个搞法，把调子定到最低最低最低。勃列日涅夫不能不说几句反华的话。他不反华怎么过日子呢？但那个话说得有气无力。本来想利用这个机会开个什么会，结果连这个事谈也没敢谈。我们倒是希望它开的，但现在看样子很难开。国际形势是好的。如果有人怕战争的话，我看美国人你们现在敢打我们吗？这又回到以前的一个问题了，究竟现在是美国人怕我们，还是我们怕美国人呢？(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当然现在是它怕我们。蒋介石现在它那点老本，什么几十万部队，但它敢动吗？它看到福建乱得很，它就不敢动，你叫它来，它也不敢来，(全场活跃)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它要在福建一登陆，福建的革命大联合就立刻实现了。(全场活跃)这个形势是非常之好的。国际形势，国内的形势都非常好。

现在有的同志问，主席现在想什么？主席现在所关心的、所考虑的问题，根据我们的体会，主席现在已经往前想了，想到明年的事。所以我希望有些打内战厉害的单位，你们也得往前看一看。毛主席想的是“九大”怎么开？开“九大”问题不是征求意见了吗？你们知道这个事吗？(答：知道！)主席九月份就提出来了。他一提出这个题目，我们就感觉到毛主席现在已经想到明年的事了，他已经觉得今年没问题了，没事了。(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以“九大”这个问题为中心来做工作了。当然，当前的问题也不放松。比如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问题也不放松。同志们都很关心《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这个决心是下定了！无论如何得搞出来的。中央的各个同志现在是天天读，每天差不多用三小时到四小时的时间读毛主席著作。(全场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希望能够比较早一点选出材料、选出稿件、请主席最后审查。因为全国对九大的反映、提出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出毛选五卷、六卷，(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主席现在也是挺关心这些事。当然当前的事他都非常关心，但是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准备下一步。那就包括从思想上、政治上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例如革命的大联合和斗、批、改，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的打垮，批倒、批臭。同时出版毛主席著作，出版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来教育全党，教育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教育红卫兵。同时也做组织上的准备。例如恢复党的生活，就有一个整顿党的组织的问题。党的组织要整顿，要使得我们的党，经过这样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不好的人清除出去，把新鲜血液吸收进来，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党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这样就可以领导全国的人民，领导全国的红卫兵，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好，对全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不能再说了，已经说得很长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吧！好不好？(全场热烈鼓掌)

## 988. 张春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1月19日)

当华纺同志讲到现在学校里干部问题挡着前进道路时，张春桥同志指示：

你们青年人不要上当，人家总是出难题给你们。我就不相信你们学校里就没有一两个双方都没有意见分歧的干部，这不是好结合的吗？搞干部结合要先易后难。

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在主席领导下，完全有力量自己解决问题。

交大就是在张华问题上顶牛着。你们是否可以先把张华问题放一放。在打仗时，如果一个堡垒攻不下来，可以迂回过去嘛，非要把它攻下了才能前进啊？先前进，打了后再回来扫一下嘛！现在干部问题上有了困难就不前进了啊？！小将要有坚韧性，要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困难后，先带着大家前进，过后再回过头来扫一下，当然如果一个关键干部，这个干部问题不解决阵线就不分明，那就应该搞清。

当华纺同志讲到头头难当时，张春桥同志指示：

不搞三结合，教改是难搞，这我赞成。但头头顶不住，这我不同意。要顶住，不要泄气。不管是大红卫兵小红卫兵都要坚持住。

张春桥同志指示，本单位的问题由本单位解决，外单位不要插手，插手了乱不到敌人。

如京剧团，那里的一些青年都犯了错误。有的青年运动一开始就打了，保守派被打了下去。另一些造反派在一、二月份炮打了我，犯了错误也被打了下去。我曾建议他们双方坐下来，学习主席思想谈谈心，讲我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还是联合起来。可是不，还是打，那些无知的青年在打，坏人造反了，窃取了领导权。

要阵线分明，要有队伍。如果没有革命队伍就不行。如果没有革命队伍，你们到乡下、工厂里去有什么用呢？现在是屁股坐不下来，大中学校是如此。当然我不是讲下乡下厂不好，但总有点儿本单位的斗批改很难，还是出去好一点，是吗？

要彻底地批判旧的东西很难，要有一批队伍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先把这些团结起来，再去团结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有的单位还是一潭死水的要乱，但是乱的厉害的地方(指武斗和打内战厉害的单位)一定有坏人，十个九个有坏人，不是什么小将的派性，而是有反革命。普陀区这样乱，没有反革命才见鬼呢！一定有反动派利用小将及造反派的派性，难道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听毛主席的话吗？难道只有我们忙，敌人不忙吗？不要忘记有敌人。当然乱的不怕，但要注意阶级动向。

这个月中，主席指示不落实，大方向有点乱，受到干扰。我看了许多材料，昨晚和姚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目前有大方向迷失的危险。主席指示不落实或落实不够，大方向受干扰。你们也不讲陈曹了，而陈曹呢？许多材料不认帐了，要翻案，而我们的同志却不关心了。不是想怎样把陈曹及其走狗、特务、包括上海反动的资本家搞臭，这样就有可能乱自己。如果敌情观念淡薄了，就不行。当然还不是到了了不得的地步。不要以为斗争结束了，不要以为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但基本上我们胜利了。如果搞得不好，我们要被打倒，被打成反革命。

陈曹在江苏工作三十年了，一直在这一带。在上海也工作十五年了，那么容易被打倒啊？当然战略上要藐视他们，但战术上要重视他们。他们还没有被批深批透，不要什么炮轰南京路啊、打内战啊，只要十个人去砸商店，那么有一大批流氓、特务跟着去了，这样炮火打得到陈曹身上去吗？我看不能。要把炮火打在刘、邓、陈、曹身上、打在魏文伯、杨西光身上。所以我现在有些不安，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大家知道。主席讲，从战术上讲浙江问题不解决，上海问题也解决不好。浙江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江苏问题不易解决。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不是姚文元同志向主席提出的主要问题，以后要好好解决。主席很早就提出了，但越提倡越复杂，××人越多。

精兵简政是个大问题，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现在能解决就解决，以后要好好搞，这方面我们有经验教训。有些机构是不能精简的，要报中央，主席批，不是革委会所能决定的。公司一级砸了，当然很大胆。但怎么办啊？要大胆又要谨慎，要大胆设想提方案，又要谨慎，砸封不是个办法，要摆事实讲道理。精兵简政搞不好要反复，所以要大胆谨慎结合起来。如果只是谨慎谨慎，什么也精不掉，如果专门大胆什么都砸封，以后要有反复。

首先要搞斗批改。先把机关斗批改抓起来。春桥同志在红代会上讲：

毛主席很关心明年的九大，今年工作都安排好了，毛主席很放心，他在考虑明年的工作了，主席同意在九大前出版毛选第五卷。现在中央文革每天读毛著三小时，读好给主席审阅，然后马上出版。

## 989. 李富春接见计委红委会代表谈话摘要 (1967年11月20日)

在新的形势下，什么是革、什么是保？

在全国大好形势的进展下，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下达后，在江青同志提出支左不支派之后，我们现在对革与保怎么看法？我们要朝前看，在新形势下，最高指示下，什么是革，什么是保？什么是支左不支派？就是说，目前所谓左，真正的左，不是带引号的左。真正革命的大联合建立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第一就是要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拿这个衡量革与保，衡量革命原则基础上大联合。在四个绝对权威下面，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们当前的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抓这个大方向，不要被临时的、支流问题伤害了对大方向的掌握。

警惕有人利用反吴、林来反对中央文革

现在要警惕有人利用反对吴传启、林杰来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你们要提高警惕，小心不要走到错路上去。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并不有损于中央的总参谋部，并不影响中央文革起了书记处甚至超过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中央文革高举毛主席伟大思想红旗，比我就高明啊，我就佩服，不管你资格多老。这一点有几个大专学校现在是摇摆不定。我们机关要警惕，绝对不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这是要犯严重错误的。

中央决定余秋里同志主持一九六八年计划

余秋里同志的问题，中央决定他主持一九六八年计划，决定回到计委去，叫他早去半个月，同群众见面，早去晚归。以什么方式见面？我说一个局一个局的见面，叫群众批评。不要开大会，不要开中会斗争。不要上七楼，让他登门拜访，做自我批评，征求群众意见，听取群众的批评，取得群众谅解。采取这种方式行不行，你们考虑。你打倒的也好，批判的也好，都听，听了作自我批判。不要开什么大会，搞斗争会，不要搞这些，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他必须听群众意见作自我批评，取得群众谅解，然后进行工作。替余秋里同志创造一个到群众中去的条件。

## 990. 陈伯达同志谈平反 (原件无日期)

### 一、为什么平反？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之一，就是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走资派—真正的牛鬼蛇神，为了保自己，就制造种种借口，打击造反的革命群众，打击熟悉他们黑幕的革

命群众，他们又挑出一些有问题的人，夸大他们的问题，把群众斗争的锋芒吸引过去，好让自己滑脱。不少家伙，借口泄私愤施报复，这种人是自觉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前仍在负隅顽抗。

有些人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太少，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们由于怕群众，也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人是可以争取教育的。

还有一些受蒙蔽利用的人，跟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将继续觉醒过来。

平反，自然是为了解放受到不正当对待的群众；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不平反，群众仍然不敢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二、必须突出政治

不能把平反看成是简单地为个人伸冤叫屈，应该站在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高度来看待平反，否则，就会动摇，半途而废。平反，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是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环节。一方面，通过平反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平反，揭露，打掉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才能真正平反。否则，即使形式上平了反，打击报复的威胁依然存在，群众就不能彻底解放。

空洞宣布无罪，赔礼道歉，退回和销毁黑材料，不能算真正平反。工作组和黑党委还必须逐件澄清加在受害群众身上的罪状，有哪些是捏造的，哪些是捕风捉影，是断章取义，歪曲夸大的。必须老实交待所干的坏事：如何先定框框，后编材料，组织围攻，搞逼供信，监视隔离等。

平反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平反工作中，必须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控诉他们的罪行，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威风扫地，大立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让群众真正领会《十六条》和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必须大破“安分守己”、“谨小慎微”，不触犯领导，求自己平安的庸人哲学，大立“关心国家大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 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每一个平反就是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罪状，平反解放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走资派就滑不过去了。现在他们必然使出各种花招，竭力抵制破坏平反工作，他们是绝对不会老老实实按照中央指示办事的。平反道路上每个胜利，都要靠斗争来争取的，不能等待恩赐。现在黑市委内走资派还没有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还没有垮台，相当部分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真正平反是不能实现的。革命的同志们，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 四、不能推卸责任

谁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谁歪曲夸大问题，谁错整了群众，谁就要真心实意按中央指示给群众平反，这是他们不能推卸的责任，也是他们应该认识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群众是会原谅他们的。如果玩花招破坏革命平反，就是继续对抗中央指示，罪加一等，决不会有好下场！

受迫害群众，受迫害的革命者，决不能向他们乞求平反，你们本来就不是反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已宣布给你们平反了！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 五、阻挠平反的几种花招

1. 借口“只平错斗错批的”，否认(本单位)平反的必要。

2. 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全部平反，并且混淆是非界限，实际上是破坏平反。
3. 借口没有下结论，打成“反革命”是群众打的，“没有戴帽子”，抗拒平反。
4. 借口“平反要经过群众讨论”，企图在群众尚未发动，他们还能继续蒙蔽一部分人的情况下，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5. 给一些人平反，不给另一些应该平反的人平反，企图分化受迫害者的队伍。

## 991. 李富春接见计委“革命造反公社”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11月21日)

不要因为支流或暗流把主流忘了

现在就是要抓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要因为支流或暗流把主流忘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暗流，骆风是暗流，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这儿，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方向上，这才算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要注意到要努力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努力斗私批修，才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掌握大方向，否则会迷失方向。如果只注意支流、暗流、会忘记主流，忘记大方向。

斗私批修是关系到每个人、每个革命组织变不变颜色的问题

主席讲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今后几个月会更好，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啊！今后还要大好，全国群众努力，计委同志努力，促进形势大好。这样有利于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有利于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有利于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个人利害，小集团利害，都要放在一边。个人利害算什么事啊！小团体利害算什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中国、全世界变不变颜色的问题(每个人、每个革命群众组织)斗私批修也是关系到每个人、每个革命组织变不变颜色的问题。

对余秋里同志的分歧

(一)夺权后要不要批判余秋里的反动路线？没有问题，反动路线应该批判。

(二)二月逆流，拿根据事实批判。

(三)余秋里其他错误言行，应该揭发批判，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对余秋里的看法不要强求一致，有的主张打倒，有的主张批判，有的要保，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嘛！

## 992. 周恩来接见广西双方代表团核心组成员的讲话要点 (1967年11月23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地点：人大会堂小礼堂

总理很高兴地走进会场，亲切地和双方代表一一握手。

一、总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四·二二”革命的群众组织，造反精神旺，当然啰，青年人犯了一些错误，那没什么。桂林老多是模范了，“四·二二”造反精神很旺，要继续发扬。

二、关于“联指”是“革命群众组织”问题，总理说：“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是一样的嘛！我们说给他们(“联指”)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是给他们一个鼓励，问题不在给他们加上一个帽子，还要看实际行动。

三、关于广西日报，总理说：你们还要他们(军管小组)检查方向路线错误，军区总的检

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行了嘛！别搞繁琐哲学了。外面的人要撤回来，内部两派协商搞联合，先出电讯，也可以登双方同意的文章。

四、革筹小组要到群众中去，他们“四·二二”要求是对的啰，我们很支持，但是你们(两派)也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要维护革筹小组。

五、回去后，首先做自己的工作，说话要算数，当然一致总要忍让一点，通过协商就好办了。

六、最近发生了几件事，桂林、柳州、玉林的回去，革筹小组好好工作去解决。

七、“四·二二”谈到“红色监察”和公检法等问题时，总理说：公检法是专政机关，不参加群众组织，不管那一个，不要捏扣。它要军管，包括派出所，不能内外串连。党政瘫痪了，监察也不起作用，把它“红色监察”揭破不就行了吗？

八、关于目前武斗。现在两派还打，就是走资派、坏人挑拨离间。双方都要保证执行十条协议。“联指”不要因为军分区支持你们，你们就骄傲，压人家。北京××(单位)打重伤了人，送医院死了，把送去的人(打人的一方)扣留了，要交出凶手，通报。

九、汇报到桂林“联指”人武部，公安支队开枪打死工人、红卫兵时，总理说：你们(“联指”)占领市委不对，第二你们开声讨会游行也不对，他们(“联指”)开枪是更大的错误，要交出凶手。委托一四一师郝忠云同志负责处理，你们不要急，总要忍让一下，让就会暴露对方。和“联指”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退避三舍。

十、广西问题就是工人力量不强，你们核心组还是知识分子占多数，然后一个个询问了“四·二二”代表团核心组成员的身份后说，知识分子不稳定，容易犯错误，当然这样取得经验啰。毛主席说：青年人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精神，进取才能取得经验，靠你们自己去闯，我们只能指点一下(这时革筹小组全体成员到会)。然后，总理也逐个地问了“联指”代表团核心组的身份。

十一、中央的批语，中央的决定，十条协议，韦国清的检讨，军区的检讨，以及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联名检讨，都要印发到各县去，这样有根据，拿这个作标准，搞好工作。还有你们的发言(第八次接见时，“四·二二”、“联指”、“老多”的发言)，主席说，说话要算数，要忠诚老实，这是好作风(戚本禹插话：现在有人伪造首长讲话，特别是伪造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压对方，那是犯法的)。

十二、“联指”对军区的检讨有意见，认为肯定了“四·二二”，就否定了这(“联指”)。总理说：说你们革命组织，已把你们的帽子摘掉了，军区犯错误，承担责任，不怪你们了，你们还要怎么样？(秘书插话：军区是从正面搞检讨，“联指”是从反面要求，这怎么行？)。

十三、军区的检查要在《广西日报》上刊登(当代表团回去后，联络组通知)。

十四、“联指”汇报“四·二二”融安造反大军抢炸药之事，总理说指示五十五军和军分区负责处理。

十五、“联指”说，“四·二二”利用军区检查来压它。戚本禹说：你们说韦国清保对了，来压人家。接着我代表提出了为了避免“联指”歪曲总理指示，要求复制第八次接见录音。总理说：不用了，不要了，这要靠你们自己奋斗。

十六、总理对我们说：伍、安要留下五天，第二批回去，先给家里做好工作，不要一下飞机就喊打倒。(戚本禹：可能“联指”又要喊什么口号，告诉你们，结合伍晋南也是主席批准的，但结合伍晋南也不要翘尾巴，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检讨，向群众学习。)

接见结束时，总理和两派代表握手，戚本禹同志也和两派握手。代表和革筹小组成员鼓掌送总理。这时桂林“老多”代表告诉总理，“老多”女代表已到，总理很高兴地说：好！好！见见她们。总理接见“老多”女代表，亲切的握手，询问她们的情况，谆谆教导，要她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斗私批修，搞好革命大联合，立新功，后她们把绣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锦旗交给总理转给毛主席。总理接过锦旗高兴地说：“好！这表明你们的诚心，更重要的看实践！”

### 993. 中央首长接见煤矿工人座谈会纪要 (1967年11月23日)

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等中央首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吴德、傅崇碧、黄作珍、丁国钰、李钟奇等同志接见了工代会、大、中学校红代表，主要听取了煤矿工人汇报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中央首长在汇报过程中，插话要点如下：(当某工人汇报到煤矿工人的工资问题时)

江青：工资不低，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解放前就不同，资本家们把轻工业方面工资搞得高一点，而煤矿工人的工资是很低的，今天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煤矿工人的工资也这样高了。你们工人应该很好地忆苦思甜，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要把本单位的那些坏家伙统统揪出来，否则，还出那么多钱，养着那些坏人。

(当某工人汇报到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时)

姚文元：这些东西是不是苏修的？(有人回答：完全是照搬“苏修”一套)

谢副总理：应该要很好地开展“斗私，批修”！

(当另一个煤矿工人汇报该矿矿工情况后)

伯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各个部门是配套的，是互相影响的，譬如煤矿，现在看来很重要，没有煤矿，许多电厂就发不成电了。我们煤炭工人一定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抓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把那些反动家伙斗倒、斗臭，但是不能搞武斗。以后请谢副总理继续听取你们的意见，解决你们的问题。

江青：今天主要是听听煤矿工人同志们的意见。有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也参加旁听了，刚才有人送上一张条子，说外面有人传说今年要放寒假，这纯粹是造谣，我们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有人进行煽动，制造混乱。另外，还有什么要下工厂啰，下农村啰，就是屁股坐不下来，就是不愿意搞大批判，不愿意搞本单位斗批改，这样作是不允许的。还是一种不良习气。同时，我们现在煤炭本来有点困难，可这些人还自己生炉子，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

(当内燃机厂汇报农机“东方红”等院校到他们厂去刷大标语时)

伯达：他们学生不了解你们厂的情况，到你们厂去是不行的，以后再去，让他们回学校去。

康生：同志们，以后还要开座谈会，请你们回去以后好好准备一下，把有关整顿党组织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方面的意见收集一下，反映上来。

(京棉一厂汇报人大“三红”到该厂去抓人的事)

总理：各单位都一律在自己单位闹革命，学校就在自己学校搞，工厂就在自己工厂搞，需要联合起来的要事先协商好，不要相互冲击。

康生：他们自己单位就有一群叛徒特务，有许多坏人不去抓，却跑到外单位去抓！

江青：建议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不要去包办工厂和外单的事情，好不好？(答：好！)

伯达：一定要搞好自己单位的斗批改。

谢副总理：今天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 994. 张春桥谈上海形势 (1967年11月25日)

把九大的召开作为各种工作的动力

我感到上海这个时期工作有缺点，我觉得上海革命委员会，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跟党中央是较紧的，是雷厉风行的，在这个月跟的不算紧，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对党的九大召开不重视，没有把九大的工作做为各种工作的动力，没有把九大的召开做为头等重要的事，为了开九大，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九大召开作了准备，作为揭发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准备。

### **阶级队伍还没有搞清，怎能改得彻底**

第二，在组织上混入中央的、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了，当然比起整个党组织还是一小撮，这一年半来对党来说，就是一个整党、整政、整军的运动，当然民、学都整了，都触及了灵魂。上海旧的市人委就是怕整垮了。整党、整政、整军，中心问题还是整党，因为党是工人阶级最高形式，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还要继续，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斗争，为九大召开作准备，这样就站得高看的远了，不要被眼前的日常事务工作所纠缠，甚至迷失大方向。我们为什么不打算一下，今天，明天，今年，明年要作些什么，一些大方向也抓得不够紧，总是被“左”的方面，右的方面干扰，搞得昏头昏脑。这个时期，大批判也没有以前那么紧，抓得不够，还没有在政治上对刘邓陶批深批透。我作了个调查，开了座谈会。对刘少奇坏在哪里是知道的，因为姚文元同志写了篇文章，对陶铸也了解些，但对邓小平坏在哪里并不了解，所以这个斗争并没有完成，对我们上海来讲，是不是批深批透了呢？陈、曹还嚣张得很，就在上个月放出了谣言说，毛主席接见了陈丕显，有人听了，对这件事也没有起来批驳，甚至高兴，是否有人认为陈丕显打不倒？是否有人认为陈丕显要上台了？我说有的。为什么社会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为什么对炮轰南京路这张大字报很感兴趣，一抓精兵简政，有些人就想溜掉算数，把走资派放在旁边不管，我说有些人就是利用这种口号转移大方向。阶级队伍还没有搞清，怎么能改得彻底？我说陈曹没有打倒，陈曹上来是会有人出来捧场鼓掌的。

### **有人总想阻止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

为何有些人总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进行干扰，这就证明阶级斗争正在继续，总想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搞垮，搞垮了革委会他们就高兴，资产阶级就高兴，刘邓就高兴，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没有把大方向抓紧，没有很好领导群众向资产阶级猛烈进攻，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起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把革命派的斗志振奋起来，夺取新的胜利。在事物堆里工作的进度就不大，脑子里的事情多，斗私批修没有搞好，很多事情就会停顿，(春桥看到坐在下面的“铁联”负责人讲：你不要以为“铁联”是先进的，转为落后也不困难。)我们一定要把士气振作起来，要看到广大战士是好的，是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不然就会在“左”的或右的方面来动摇自己的前进。要在任何情况下紧跟毛主席，但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真像中央有些混蛋用各个击破方法，反对中央文革一样，但在上海先反对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现在看看不行了，就反对徐景贤，还替徐景贤起了个绰号叫“徐老三”。这是胡说八道，是流氓的语言。

### **毛主席就是依靠这些不出名的干将搞文化大革命**

上海流传着“你是老几”这句话，这是青红帮里才分老几的，《智取威虎山》上，杨子荣去的晚才分到一个老九，在提到老几后才是座山雕的人。工人、农民、红卫兵小将标老几，毛主席就依靠这些不出名的干将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有的共产党员对听到这样一些言语就会感到愤怒，当然徐景贤同志有缺点可以批评，但有些人就是别有用心地要想把他搞得灰溜溜的，再搞王承龙。最近我与他们接触中，他们谈到这是意气用事，我希望他们是意气用事。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没有办法分析形势，不要被这些事干扰，有人反对就反对嘛！有人搞打，就去搞他们的，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所吸引，我们要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向资产阶级进攻，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应该向走资派发动进攻，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应该向走资派发动进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走资派打垮。不这样做，你不斗他，将来他要斗你，不这样做，就可能落后。现在党中央把修改八大党章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抓住这个头等重大

的任务。现在我到上海时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地区正在搞这件事，没有抓住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就不能带动群众前进，我们不带群众前进，就有人带他们去武斗，带到南京路去炮轰南京路，去搞派性，(徐景贤插话：普陀区为啥毛主席讲话不听，普陀区就是有坏人，就是有反革命，你们看好了！)因为要革命的人总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所以要把这些现象串连起来看。

### 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也有一场激烈斗争

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也有一场激烈斗争，我们要排除一切干扰。你们应该以修改党章为中心，学好毛主席建党路线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和当前工作结合起来，修改党章工作不一定很顺利，也会受到“左”的右的方面干扰。“左”的方面的拥护毛主席，不要党；右的是有些党员一听说恢复党的组织，尾巴翘得很高，又神气起来了，根本不很好的检查自己。什么造反派，最后还是听我的，把革命群众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什么不造刘少奇的反？这些党员思想上总有些问题。我们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简单的方法是不行的，欢迎他们起来造反，劝他们割掉尾巴，至少说：你和群众相处得不好，在群众问题上有缺点，在黑《修养》上有些问题嘛？

## 995.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67年11月25日)

关于新的党章，社会上还没有公布，不准公布在马路上，不准翻印。谁翻印谁负责。

关于党章，已经向全国征询，关于召开“九大”问题，毛主席已在九月就提出来了，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九月底回上海时，带回这个任务。根据毛主席指示，我们开了座谈会征求了群众意见。姚文元同志根据群众意见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发给全国讨论。党、政、军、民机关反映都很强烈，一致拥护主席提出的关于召开“九大”的指示，讨论的情况中央进行了综合，在综合过程中，一致意见要召开“九大”，有些具体意见不一致，时间上有争论。例如：会在什么时候开，上半年开，还是下半年开，在党的生日开，还是国庆节开，意见不一致，中央经过综合，准备把全国讨论的意见综合后再发给全国讨论。这些意见就是下面的问题。

(一)迎接“九大”召开以前，来印发《毛选》第五卷。《毛选》第五卷要尽早出版，文革小组在去年现在这个时候也曾讨论过《毛选》著作问题，准备着手编《毛选》第五卷，毛主席也支持，但一月份全国文革形势发展很快，当时事情多，文革小组也空不出手，主席也忙着实际的革命活动，抽不出时间来看稿子，所以搁下来了，今年十月份再次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中央说目前全国形势很好，现在可以搞《毛选》工作，主席也可以有时间看稿子了，现在这个工作已开始了，假如没有干扰的话，为争取“九大”前，《毛选》五、六卷都搞出。另外关于《毛选》一、二、三、四卷进行补充问题，这个工程浩大，目前中央正在着手做。

(二)要编一本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这个问题不仅红卫兵小将，广大革命群众，包括我们在内，对党内历史了解不够，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历史，对目前斗争和将来的斗争都是有困难，所以运动要求最好能编一部党史，目前党中央要系统地写党内斗争的历史还有困难，最近在写这方面材料。

(三)关于党章的修改，全国讨论都要求对“八大”的党章要加以修改，中央也正在着手准备，为了进行得更快，党中央在前天晚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开了一个会，决定这个任务交上海革命委员会负责，搞出修改党章的草案报告，开会决定以后，连忙打电话给我，我与一部分同志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把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上海，这是对我们上海革命委员会、上海广大的共产党员、革命造反派及广大革命群众最大信任，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党章理解还很差，我们是否能制定出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党章是很艰巨的，但是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完成

任务，讨论后决定成立以下几个小组：(1)成立党章修改小组，抽调十余人组成，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个人作召集人，今天就开始工作，我们这些人组成一个班子。(2)组成二百人左右的调查团，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配到机关、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四十个单位，成立一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和这些单位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如去五个人加上十多个单位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修改小组。其目的，就是要拿出四十多个修改党章的草案，从党章的总纲开始，一纲九章到六十条，都要进行修改，如果认为可以保留的就保留，如果群众认为“八大”的党章很好，不需要修改，就可以把这一本送上去，你们认为党章需要保留的就保留，把不同思想再组织起来。这样，有四十本再加上修改小组的审查，就编成每一个本，这中间有反复，本子里面留有不同的看法，集中起来再印发给大家讨论。(3)我们不怕人去，有三军、“工总司”、红代会及造反派组织，在本系统选择一定的单位，由各单位在自己的系统中搞，不要与四十多个单位重复，在那里发动群众讨论党章，现在报上来的已经有七十多个单位，估计还有一大批的积极分子会自发搞的，有一些热爱党的，对党的事业极为关心的人，早就在进行工作，连一个中学高三年级也写了一本厚厚的党章修改，看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些人对党的事业比有些党员要关心得多，这是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不是浮在上面，同时也不吵吵闹闹，而是踏踏实实地在研究问题。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发动的单位，这样就有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向我们提出更多的意见，我们修改党章草案起码有四十本加上七十本，有一万本以上，用三路线发动起来的工作，这样的党章草案，比邓小平的“八大”党章就更大程度地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有一百本或者是二百本集中起来订成一本，再讨论修改，特别是总纲部分更要认真的写，由上海写出后，上报给中央，由中央再吸收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中央搞出一个草案，再发动全国讨论，经过几次反复，可以比较完备地完成党的新党章，交给“九大”充分讨论通过，就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共同遵守的规章。以上是我们的打算，根据这个打算今天开这个会，目的是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这个工作，今天开会讨论时，大多数同志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很艰巨，但也有些同志不大理解，对这项工作不关心，只当是一般工作，好象跟本单位的关系不大，这是错误的。这工作一定要第一把手负责，抽人要抽强的，听到抽人就着急，不仅要抽人，而且还要各方面第一把手负责，假如说这个小组制定出党章草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你觉得怎么办？四十个调查组和这个单位革命群众结合起来，和这个单位的工作结合起来，不是单单搞文字写作，抓住修改党章作动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抓紧学习，从头开始，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时间很紧迫，要一个月内交出初稿，因此，我们至少要在二个星期内把整个党章修改一遍，把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批判，从总纲到六十条，在二个星期内要交出初稿，用一个星期，把它汇总成一本，在三个星期把大家的意见再讨论一次，第四个星期在这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统一的完整草稿，最后修改成本。时间很紧迫的，从本月二十五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拿出初稿，向党中央毛主席献礼。在工作时间，要很好的安排一个时间学习。什么是刘少奇的建党路线，什么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假如搞不清，怎么会搞出一本好的党章呢？所以修改党章也是改造我们的过程，至少同志们把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历来的指示看一下，特别要注意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暴露出什么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提出什么？反对什么？

“九大”的党章应该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党章，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我们应该学习一下马列主义政党的知识，这样我们的党章才能体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七大”、“八大”的党章是刘少奇、邓小平起草的，应该要批判。这次党章的修改看看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考试，一百多本有没有四十分、五十分、六十分，及格的，现在要考考我们的水平，我们修改的党章除能得到六十分。我们认真作了这项工作，也不要怕犯错误，要敢说、敢想，就是自己犯错误，也能得到好的教训，要多听听造反派、工人、农民的意见，请同志们要好好注意一下，要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文件：“在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允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这一段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中共中央批转青海文件中)过去刘邓把特务、

叛徒都搞进党，象周信芳这些乌龟王八蛋也搞进党来，我们应该要抱着严肃的阶级斗争观点，引导广大群众，对敌斗争强的，朝气蓬勃的积极分子。我们整个党是伟大的党，我想应当把主席写的这个指示写在党章当中。有些干部暮气沉沉，年纪不太大，只有三十到四十岁，整天装病，小病大养，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斗争批判身体就好了，有些单位走资派养得肥肥的，一旦刘邓复辟，就可以跳出来算帐，假使你现在不斗他，他就要斗你，有些党员现在还在做驯服工具，这要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纪律”？党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这些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我们要好好地向毛主席学习，向马恩列斯学习，这样使我们头脑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对毛主席的建党历史要很好学习，凡参加修改党章的同志不能搞派性，如果要搞派性，现在就退出会场！

具体要求：修改党章小组明天要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市革委会汇报以上这个计划，昨天会上用电话已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认为很好，已经批准这个计划，希望同志们为“九大”召开作好准备，这样做是按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这也是毛主席指定的方法。以下几个具体问题解答(下去可能碰到的问题)

一、关于共青团怎么办：党章有一条，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关系。最近对青年团的反映较大，红卫兵要求用红卫兵代替青年团，解放军没有红卫兵，但有团，解放军已经是兵了，现在又出了一个兵。广大工人和农村没有红卫兵，但是不管怎么样，团组织还是要整顿的，有些人混进了团组织，象胡耀邦这些人。

二、现在有些单位有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群众关系不好，有些人还没有定性，假如不打倒，群众民愤又很大，对这些人，我看暂时不要参加组织生活，还是迟一点好。

三、有些党员不起作用，党员应该朝气蓬勃，自己不愿参加，我看对这些人不要硬拉，拼命去劝他我看作用也不大，不如叫他们退出算了，又不算开除，也不伤感情，有些单位的确有些党员写了退党报告。

四、最近有些杀向社会现象，这里指学校。我想还是抓复课闹革命，到那里也不受欢迎，要动员他们回来，搞的不好，要被人家轰回来，有些学生一派下农村，不到三天就把一派搞成二派，这些知识分子不好好学习，只想当诸葛亮，结果是不可能高明的。假使要下乡参加劳动，就应该很好地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向工人、贫下中农讲：我们什么都不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很脱离群众，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今天散会后，就开始工作，时间很宝贵，发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十二月十五日，在毛主席的生日以前交出这份报告，向党中央毛主席献礼。……

下去的人要带党性，不能带派性，要把大批判三结合抓起来，此外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办公室，对群众开放，康平路一七四号，电话：三七九六一〇转一一六、一一八、一五〇、一〇六、一八三、一八五，今天晚上起，这个办公室就开始办公，对于三军、红代会、“工总司”直接抓好党章修改小组，下次直接向党章修改小组联系。

辅导文章：

- 一、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革委会的党组织生活的批示。
- 二、毛主席论党的建设。
- 三、《人民日报》十月十八日社论等。

## 996. 上海市革委会材料组召开清理敌伪档案材料工作会议讲话 (1967年11月25日)

清理敌伪材料档案工作由市革委会王承龙、王少庸同志负责，根据中央接管敌伪档案指示：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重要文件，为清查出汉奸、特务、叛徒提供了不少情况，这些清查一定要更多的提供线索、材料、炮弹，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清理敌伪档案是一次十分艰巨的工作，要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次召开会议主要是动员群众来搞。敌伪档案管理情况及存在问题。解放前是国内外反动势力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中心，阶级敌人利用他们的专政工具对我们党、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千千万万人民在监狱中被杀害。四一二大屠杀中，不少共产党员被害了，但也出现了不少叛徒。这次清理中破获了一些。解放后经过档案工作人员作了一些清理工作，由于反革命的阻碍，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十七年来大量敌伪档案未进行彻底清理。目前是家底不清，无人保管，有不少遭到破坏、散失，也有下落不明。最近，市革委会接到中央通知后，查封了一些单位，发现了一些问题。

#### **初步清查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私自烧毁了敌伪档案，特别是市法院。解放初二个月烧毁了不少(潘汉年)，后根据杨尚昆的黑指示，销毁的更多，一些咨询档案销毁了不少，芦湾区更销毁了少。

二、被坏人转移出去，至今下落不明。康生同志曾指示过，解放以后有很多同志很高兴，有些人很害怕，怕的是档案里面有他的东西。杨尚昆在上海被捕过，这个档案被偷走了，黄赤波隐藏了高级干部的材料，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长李白英本身是大特务，他把自己的档案拿走了，刘少文的老婆更将自己的咨询材料拿走了。

三、保管不善，领导不重视。有的放在地下室，受潮，字迹看不清，原因是黑手在捣鬼。第二任公安局长杨帆是内奸，第三任黄赤波问题很大。有的单位档案材料只有目录没有内容，经查明第一任保卫科长有重大问题逃跑了，第二任保卫科长是特务，第三任是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 **清理敌伪档案的重大意义**

一、是档案战线上的夺权斗争，是管理权、使用权在谁人手里，是否掌握在无产阶级当权派的手里。有的公安局长将档案卖掉很多，钱贪污了。我们清理档案，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对管理档案的同志要进行严格审查。

二、彻底清理档案是为了揪出叛徒、内奸、特务，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国家永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跳出来，有些人本身就是特务、内奸特务。因此，对档案不能只看做是业务工作，是战场上炮弹的弹药库、兵工厂。市革委会的清查工作收到了不少效果，查出了自首变节的，有的是肯定了，有的是有很大的疑点，有自首书，有的化名要查对原名要花很多力量。

三、为全国抓叛徒揪黑线作出贡献。最近外地不少人到上海查档案，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方便。我们党是在上海建立的，但几次遭到破坏，特别是在刘少奇的白区工作路线下，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作了叛徒，又混入革命阵线，刘少奇在上海被捕过，有否自首叛变，这个任务交给上海革命派来完成。陆定一、杨尚昆在上海工作过较长时期，有无问题要上海来搞清，地下党时上海遭到了破坏，特别四六年以后，上海有不少人调到外地。

南开“八·一八”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主要是靠档案。我们要有大海捞针的精神，这次很艰巨，又很光荣，要对全国作出贡献。

#### **如何做好档案清查工作：**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怀着对阶级敌人、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切齿痛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热爱，要带着敌情观念工作。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不仅是文艺战线上的问题，有些就是敌人的内奸、特务。

四七年以后，上海地下党破坏相当严重。有个地下党员被捕后供出了五百多人，但捕的仅一百多人。这是啥道理？敌人就是利用这些内奸。申九斗争时，有二十多人想开个会，要进行三停，但会后敌人马上晓得了。王孝和在马达中放东西破坏，敌人的技术员马上来查，说明共产党内就有内奸。杨士法不是党员，就是交大“反到底”学生，但杨包庇船厂的党委书记是内奸，学生感到杨为什么要包庇，一定是出于阶级本能。

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清查档案工作中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我们要把这个底交给

群众，那就一定能做好这一工作。

三、要各级领导重视，建立强有力的班子，要有主要人挂帅。如工作量特别大，无力量搞的，市革委会可以调人支持。

#### **清查敌伪档案的几个具体要求：**

一、除了查封的，其它有敌伪档案的，由各单位清查小组查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档案，(解放以前的)有些如技术、经济，目前要用的可报请市革委会批准，但不能转移，不得损坏。

二、迅速抽调力量，对敌伪档案进行清理，将本单位的敌伪档案重新登记造册，上报清理小组，指定专人保管，以保证不致遗失、损坏。重点清理敌伪的党、政、军、警、宪、特、法院、监狱等政治案卷，包括汇编资料，业务、技术案卷中有关政治的要清查。

三、帮助接待有关单位来查阅，但在查封期间，暂不接待，特别全市性的抓叛徒工作掀起高潮时，这些档案更可能起很大作用，如何查阅，办法要市革委会清查小组拟订。

四、凡有烧毁、损失、失盗敌伪档案的，一定要组织追查，一定要查清，查清后上报市革委会清查小组。

### **997. 张春桥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重要讲话**

**(1967年11月26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大家都要求把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改，中央着手搞这工作。中央为了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前天晚上(11月23日)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当天接到通知后，当即就召开部分革委会成员会议，大家认为中央把这样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上海，这是对我们上海广大党员、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信任。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学得很差，能不能搞出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党章，还要靠我们的努力，既然中央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要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有我、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党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你们认为原来的党纲要批判，就批判。那一条要保留，那一条就保留，那一条要改就改。各小组都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来修改，这样把各小组集中起来，再下去讨论，也可能有反复，这是正常现象，最终汇成一个草案。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现有七十多个单位报名了，到目前为止我收到来信很厚的一叠，这说明很多人很关心党的工作。有些人虽不是党员，但是比有些党员关心，我们都要掌握这些新动向。如有广大群众参加了就会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这样由修改小组拿出四十本修改党章方案，又加上三军，“工总司”，红代会等七十本，那加起来就有一百十本，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百一十本进行综合写成一本“九大”的党章报告，这样交给中央，由中央再行汇总，哪些可以吸收的，中央再把草案发给全国进行讨论，全国可以修改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就可以比较完善，在“九大”通过以后，就成为我们的纲领，大家坚决遵照执行。

在对待修改党章这件事，有的人认为很重要，很关心，而有的人重视不够，因为比较忙，要抽人，第一把手要负责，如果你那个小组提出草案是反毛泽东思想如何办？你第一把手要负责任的。现在上海工作有缺点，上海市革委会，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最近一个月跟的不紧，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九大”工作不重视，认为

姚文元同志在上海作了调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了，而没有把对“九大”准备作为带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没有把九大召开的准备作为一个头等重要工作来抓。

为了开“九大”，就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准备工作。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已为“九大”作了准备，从政治上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出来了，批判了，从组织上清理了队伍，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混进革命队伍中和中央的人揪出来了。这一年来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整党，一年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文，中心是整党，因为党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斗争还在继续，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九大”作准备。“九大”不仅是开一个会议，从这方面来抓工作，我们就会站得高，看得远了，一天就不会被眼前的事揪住了。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就不会从极“左”极“右”方面来干扰斗争大方向。最近大批判就松了，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大家对刘少奇知道得多一点，陶铸也了解一点，因为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评陶铸的两本书》，而邓小平就少了。难道陈丕显、曹荻秋就批透了吗？还没有。在上月就有谣言，说陈丕显见到了毛主席，有人就很高兴。是不是有人等待陈上台呀？肯定有。为什么在出现炮轰南京路时，吸引了这么多人，搞精兵简政，要整顿队伍，但现在把走资派放在一边，有人就要溜掉。同志们，陈、曹还没有死心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呀！对于有些干扰，有的人就有很大兴趣，有人总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总想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搞垮，因为搞垮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人就高兴了。而这个问题不在于阶级敌人在冲击我们，而在于我们没有把大方向抓牢，来带动群众，对准一小撮，我们要负责。有些工作，上次回上海没有落实，主席视察之后的指示没有落实，当前我们要召开“九大”，要为“九大”召开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注意，上海就可能走向反面，原来比较先进，跟主席一步没有跟上，就可能落后，脱了一、二步就困难了。只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当前要抓住“九大”筹备工作，那些派性就没有市场了，就可能把无产阶级志气鼓舞起来，好多单位有问题，前进不大，有些单位比较先进而转化为落后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上海反常委会和反中央一样，各个击破，而在上海也是各个击破，先反张春桥、姚文元，后反徐景贤，还给他起个名字叫徐老三，这是流氓话。在上海还有一种习气，你算老几，洋浜，在《智取威虎山》，因为杨子荣是最后一个到山上，是第九个，所以说是老九，这是土匪用的语言，今后谁讲这些话是流氓，我们都是普通共产党员，我们红卫兵算老几呀？我们工人、农民算老几呀？我们毛主席就是依靠普通工人、农民、红卫兵、革命干部，有些共产党员听了也不反对。徐景贤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我有错误也可以批评，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把徐景贤搞得灰溜溜的，又搞王成龙。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离开了阶级斗争形势就没有办法分析，打倒徐老三可以贴吗？打倒王成龙你可以贴吗？打倒张春桥你可以贴吗？你们呢？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搞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上海就会落后了。中央关于“九大”问题下达以后上海没有声气，有些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就没有向革委会报告，你们不带动群众，就有人带动群众前进，搞武斗，我就不相信群众想搞武斗。普陀区武斗频繁，一定有反革命。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还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易，有斗争，有人会从“左”，从“右”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已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对刘、邓不造反而对人家造反不支持，我看这样党员有问题。

张春桥还提到，犯了错误愿意改与不改的人有区别，翘尾巴就不对，不能中央讲恢复党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就翘尾巴，这里充满着斗争，这里包括阶级斗争。

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抓紧，中央给我们一个月时间，两个星期内你们要交出初稿，等第三个星期总结才能回过头来讨论一次吧！第四个星期才能总结成一份草案。这里要好好学习，

如果对刘邓和毛主席建党路线都不知道，搞不清那怎么修改呢？这需要我们对毛主席建党路线指示好好地学习一下。另外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了什么问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张春桥说：“九大”党章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章，因为我们的党经历了马列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我们的党章就要表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最高水平的党章。“七大”是刘少奇搞的，“八大”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春桥同志接着说：我们都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次就要看我们搞得如何，搞好了送给主席，给主席能打四十分，五十分，还是六十分刚好及格，还是符合要求，受批评，犯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我们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那提高也快。

张春桥同志在谈到关于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中央认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应该领导阶级和群众对无产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张春桥同志解释这个最新指示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那就是指工人、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象以前特务、叛徒和乱七八糟都混进了党组织。应该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有些组织不是朝气蓬勃，而是死气沉沉，以前有些党员干部年龄不大，成天看毛病，没有朝气，而是暮气。有些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斗，反而没病了，陈、曹放了不斗，反而胖了，你们不斗他们，将来他们要斗你们的啊！

张春桥同志在谈到修改党章时说，要知道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什么叫纪律？什么叫民主？无产阶级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为何不能遵守纪律？这次修改党章要向毛主席学习，要向列宁学习，列宁有些建党理论要好好学习，特别是毛主席的，边修改边学习。我们想到的就有这么几条。

你们下去了以后，每天要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修改小组汇报。

这几点我们报告了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好，也只有象毛主席那样相信群众，让广大群众来修改党章，那工作会搞得更好。

附带讲一下，团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答复，修改党章会碰到党团关系，到下面去要征求意见，有很多人要求红卫兵代替团，如连队没有红卫兵，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兵，而红卫兵又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所以解放军再戴上一个红卫兵袖章就不大好了。又如工厂也没有红卫兵，农村、机关和其他单位也没有红卫兵，所以红卫兵与共青团如何关系，希望广泛征求意见。不管怎样，团组织也要整顿，团内也混进了坏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是坏蛋，当然大部分团员是好的。假如学校红卫兵要代替团，红卫兵也要整顿。

到下面调查碰到还没有定性的怎么办？没有定性，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没有检查好的不要参加党组织生活。有些人不愿意参加党组织，就不一定要拉他，有些人还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党的组织。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冲向社会的风气有加强，学校还是要复课闹革命，不要在社会上，有些人还在外面，有些人还在武汉，人家不欢迎，学校有些人一到工厂，有的就闹分裂，分成两派，到农村也是这样。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

最后张春桥同志说：让我们在毛主席生日的前一天，把修改的党章草案交给毛主席。

## 998. 张春桥在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党纲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27日)

修改党章是要大家好好读书，读《联共党史》，特别是头几段(第二章)，列宁的《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左派幼稚病》、《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纪律是有条件的，驯服工具论是不对的。党章一定要体现民主集中制，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党是好的，但是并不排斥党内有坏人，当时有陈独秀，党内生活比较活跃。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遵义会议前搞

得一塌糊涂，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经过整顿，党内比较活跃。进城以后，又有些变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套越来越糟了，有些方面把权给夺去了。搞了一个后十条，一九六三年就更严重了。总纲最难写，一定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新贡献要写上，最好要用毛主席语录写、不在于新的说法。要白天学毛选。“九大”开的时候，一定是很活跃的，姚文元同志邮给毛主席的信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发展新党员有可能坏人钻进来，要防止。

对“八大”党章怎样估价，有人说是刘少奇的党章，不能这样说。至少民主集中制讲到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

### 999. 张春桥对修改党章的意见 (无日期)

一、总纲里面写毛泽东思想，要与马列主义串连起来，把列宁的指导思想也写进去，说明列宁的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

二、“九大”也要强调团结、统一的方面，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斗争方面不会忘记，但团结也要讲。“七大”，我们能消灭蒋介石，同党的团结、统一分不开。党的历史也要写，要用简单语言写，两条路线斗争一直贯穿着党的历史。民族问题、民主党派问题要放进去。民族问题是个复杂问题，民主党派的思想基础还存在，组织上把它搞掉，它会跑到地下去，还不如让他在地上好。

毛主席的话要多写一点，这样人家读起来不会觉得太长。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地方出了修正主义下面可以造反，要写进去，才能有世界意义。

“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要写进去。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一直到一千年以后，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有法律依据了。

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还会以这种形式出现，我估计可能不会，他可能不会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

四、三面红旗这样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

预备期要的，年龄也要的。

### 1000. \*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27日) (见《系年录》第一一四卷)

### 1001. 陈伯达、谢富治在视察草场地中学时的谈话 (1967年11月28日)

陈伯达：谢副总理十一月二十八日视察了草场地中学，谈话如下：

伯达：有学生讲课吗？

老师：我们学校先生讲课，学生也讲课。

伯达：我的话你们听得懂吗？

老师：听得懂！

伯达同志问一个老师：你讲什么课？

老师：我讲物理课。

伯达：你们讨论教育革命有多少时间？

老师：我们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三月份实现了班级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月三日开始复课闹革命。

伯达：这很好！很对嘛！你们学生讲不讲课，怎样讲课？

老师：学生讲课，有的比老师讲得好，学生和学生有共同语言，讲起课来亲切。

伯达：啊！是这样，要互相请教互相讲，先生不能落后，落后了不能当先生。这黑板上的字是谁写的？

老师：班文革写的。

伯达同志走向黑板，仿佛黑板上的课程表，写上“十一、二十八”天天听、天天读、化学、语文、代数、自习。并在黑板中间端端正正写了“红卫兵”三个字。

谢副总理：伯达同志是大学教授。

伯达：我是小学生。

谢副总理：你们中学教员都是大学生吧？

老师：大部分是大学生，也有不是的。

谢副总理问一个老师：你是哪里人？

老师：我是湖北人。

谢副总理：我也是湖北人。你们学校搞的不错！

伯达：向你们请教，我们当小学生，你们又当先生，又当学生，又是先生，又是学生。

谢副总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

伯达：要能文能武，念书不一定要很多。我读过两年半师范，你们读过大学，比我强。你们要继续总结经验，不要骄傲。课程怎么搞？教材怎么搞？可以缩短学制，过去中学学过的大学又学。小学学过的中学又学。小学学了加、减、乘、除，中学又来一遍加减乘除。

伯达问一个老师：你教什么课？

老师回答了伯达同志的问题说：学生走上讲台，可以逼着老师进步。

谢副总理：你们有高中吗？答没有，我们全是初中。

伯达：初中、高中界限还要不要？高中是国民党搞的，现在中学几年？

老师：六年。

伯达：六年的课程，是不是四年可以学完。

老师：我们的教改方案就是这样定的，四年可以学完。

伯达：不能偷工减料，要保证质量。师生互教，可能会搞的好一些。

谢副总理：不要分初中、高中。

伯达：就是这样。

老师：过去分小学、中学，小学又分初小、高小。

谢副总理：这一套很不好。

伯达：现在孩子几岁上学？

老师：七岁。六岁就可上学。

伯达：六岁完全可以上学，我不到七岁就上学了。六岁上学，按照你们的方案，小学四年，再进大学，大学几年？

老师：我们的意见，大学文科二年，理科三年。

伯达：你们是大学生，有教学经验，你们要研究。现在学制太长，大学毕业就二十四五岁了，老了。

谢副总理：我们二十四、五岁当师长、军长。

伯达：十四岁中学毕业，十八岁大学毕业，十九岁做工作。做工的做工，做农的做农，不一定做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教学改革是很大的事。你们还要搞些劳动，学做工，学做农。我上学时做工刻竹子，没有用处。让学生讲话，你先生不能偷懒。你不能叫胡说八道嘛，你让学生讲，就得考虑的更好些。

谢副总理：你们成立了革委会，没有人来冲吗？

答：有来冲的。

谢副总理：你们是“四三”派，还是“四四”派？

答：我们不是“四三”派，不是“四四”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派。

伯达：你们教学改革有很好的经验，会有人来看的，怎么对付啊？你们写个牌子，上面写：老师与学生相结合，互教互学，先生教课，学生也教课。先生向学生学习，学生向先生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革命。是毛主席的道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兵互教，这样就不会抢分数了。

伯达、谢副总理临走时一再嘱咐大家，不要骄傲，有本钱也不要骄傲。

## 1002. 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29日)

这次工代会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主席特别要我们做出一个榜样来，“工总司”的工作报告是很重要的，有几个问题还要讲一下。第一是退休老工人的问题。最近里弄里有少数流氓阿飞比较猖狂，要鼓励老工人，给老工人撑腰，使他们敢于站出来讲话。第二是在(政治报告的)任务部分要搞几个条，便于工人同志记忆。另外，关于党的问题，也可以写上去(徐景贤插话：在任务部分可以把“九大”问题和修改党章问题插进去，除了对刘少奇的工运路线的批判外，对建党问题也可以批判一下)，归口闹革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央的意见。此外，张宝林同志(“工总司”常委)也可以加一条工人武装问题。(马天水插话：关于内地建设问题也可以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提一下，这也是你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谈到造反派队伍纯洁性问题时，张春桥说：“有好多人还要让他暴露一下，队伍的纯洁性是很重要的，这些人将来可能当上市委委员，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然的话，将来再搞运动，我们会被人家打倒。据可靠消息，最近台湾有指示，让特务钻到造反派队伍里来，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苏修也在活动，坏人打倒了一个又会起来一个，苏联的布哈林、托洛茨基，后来出了个赫鲁晓夫，中国也是一样，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张国焘、最近出了个刘少奇、邓小平。刘邓镇压学生运动被打倒了，又出来了陶铸，他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八届十一中全会对陶铸有一个估计，他屁股是一边一半，中间偏右，后来就暴露了。学生运动是刘邓镇压的，工人运动是陶铸镇压的，陶铸起草了一个文件，第一条就是工交系统与文艺界不同(意思是工交系统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必要造反了)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想钻入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上海造反派要花些时间，花些精力，不能一次发现情况就镇压，要依靠群众，依靠本单位群众起来，我们硬是去抓，可能反而会增加工人内部派别斗争，我们历来是反对抓的，一向主张教育的……现在“工总司”强大了，特别现在我们开工代会，中央支持我们，人家当然更讲我们的好话了，但我们要想我们的缺点，这不会吃亏的，我们希望锻炼出一些人来，新陈代谢是正常现象。左派总是少数，现在造反派队伍扩大了，都是左派吗？我看不见得。讲一个组织是左派，可以，但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左派总是少数，混进来的人总还是有的。左派也可能变化的，你走着走着总会到底，到那时中间可能会上台，听说“工总司”认为自己是左派了。我们党是一个坚强的左派组织，毛主席是最高水平，但是也出了一个刘少奇呢！难道“工总司”里没有一个坏人吗？当然不是宣传“工总司”中分左中右，但如果是左派的话，工作就不用做了。左派要学习，中间派现在要教育，右派要清除。有的同志认为自己不是保守组织，就可以说响当当，但是现在老说自己是响当当的，那恐怕就不好了，我看还叮当当的吧！我们很担心同志们会犯错误，你们现在条件好，可以到群众中去……你们现在的责任比去年重得多了，今后有事要组织群众去做，我们要相信群众，不但要你们自己做，而且要鼓励一般的工作同志去做，这样才能锻炼更多的同志。

现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很少，(王洪文：你就代表中央嘛！)我怎么能够代表中央呢？除了口头汇报外，书面的东西也还是要的，你们“工总司”有好多经验没有总结出来，别人总结

出来了，有好多经验你们早就有了，就是没有总结出来。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多读一些主席著作，这对你们是很重要的。

### 1003. 周恩来、李先念在接见郑州和全国铁路系统 革命造反派和军管会负责人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11月30日)

#### 要采取承认主义

周总理说：一个组织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也应有它两方面的代表，要采取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是不对的。原来是一派，在发展中内部产生不同的观点，这是不奇怪的。明明有两派，你不承认有两派，结果自己把自己迷惑起来了。有两派就应该承认嘛！要造成这样一个风气，不要不承认，不承认是阿Q主义。阿Q也有缺点，自己是癞痢头，他自己不承认，但他要革命，赵太爷不承认。我们说，总是新生力量不断前进，衰老的东西死亡。矛盾不断发展，社会才能前进。一派内有不同的观点应该承认，不要怕，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暗地活动。暗地活动是很危险的，容易被地、富、反、坏、右钻空子。

#### 广大的工人是要联合的

周总理说：郑州是学生影响工人，西安也是学生影响工人。北京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这四个大学去年六月份就站出来了，由于学校领了先，它就在全国影响大。工人后起来，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夺权斗争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是那个开始的？是工人阶级开始的，十一个工人组织发起，有学生参加，但带头的是工人阶级。凡是夺权夺得好的，都是工人阶级；凡是夺权夺得不好的，都是学生影响很大，……希望你们南京的工人带头联合起来！南京铁路工人要带头联合起来！西安、郑州也是一样，希望工人带头联合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说过：工人阶级是需要联合的啰！广大的工人阶级是要联合的，不愿再打了。这句话我还没有讲出去，通过你们讲出去。毛主席这句话说到工人群众心里去了，你们头头再不搞大联合，群众就造你们的反，看你们怎么办？

工人经过学习以后，把毛泽东思想和工人结合起来了，不愿意打内战了，学生的话他不愿听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去年学生确实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带头作用，这要记载历史上的，可是今年还在干涉工人运动，就到了帮倒忙、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要提醒你们，工人联合了，学生不要干涉工人了。现在把工人组织起来，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人联合起来，形势就好转了嘛！你们郑州大学、西安交大造反很早，确实有功嘛！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一年半嘛！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人家革命几十年都要立新功嘛！你就天天吃那一点老本啦！你的老本就那么值哪！铁路工人应该站在前头，你们是产业工人嘛！有高度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嘛！工人阶级应起领导作用，而且具有“二七”光荣传统的铁路工人，尤其应起很大的作用嘛！除了西藏以外，其他省都有铁路，你们可以把毛泽东思想直接传播到大半个中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的，你们本身就是火车头嘛！你们应该有信心，你们工人阶级把政治觉悟、集体力量、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结合在一起，你们就比学生更强嘛！所以西安铁路局，特别是郑州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对全国都是一个大的推动。

### 1004. 聂荣臻在接见部分国防院校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1月30日)

#### 教育要彻底革命

上海交大汇报：(汇报要求参军)现在参军有好多问题，满复杂。(汇报专业调查)学校太不好，管理也不好管理，学校什么专业都有不合适。(汇报调动政工干部)大学毕业为什么不

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干政治工作，思想不好可以改造嘛！调正将来可以考虑，主要是知识分子味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

有许多课是与中学重复的，高中、初中、都有重复，过去东西多，出去以后还得再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过去时间缩短，内容没减少，光时间缩短内容不改不行，内容少了时间也就短了。你们这有教师吗？你们学的都是老本本吧？过去是不是国民党、苏修的呀？哪个多？（交大答：基本上是苏修的）苏修他也没搞好，抄的外国人的，他自己也没什么东西。

十月二十五日主席批示的文件你们都传达了吗？你们工大是个很老的学校，设备不错，大学的设备都不错。办了什么科研没有？以后可以考虑搞个型号。（罗舜初：工厂比较少，搞十年才搞一个厂。）工厂太少了，罗瑞卿这个家伙太坏了，（气愤）说起话来长了。

我感觉找有实践经验的同学，请他们回来参加一段（教育革命），共同讨论，当当顾问，你们可以提一些名单，我们帮你们找，当然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各专业请二、三个，我想他们的发言权比我们多。

五八年好多学校办工厂，学校办工厂学生学点粗活也好，学生要能动手，不管你工厂也好，学校也好，主要是能动手。

### 干部要好好审查，小将也可以当第一把手

干部问题北航是否争论很厉害，不要分成两派，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汇报缺少第一把手）这个党委书记我提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派？学校找一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年轻一点的行不行呀？年轻的你们学校毕业的、思想好的，你们可以选嘛！（北航：第一把手还是找老干部）不见得，要打破框框，我当党委书记也不一定行。以前安子文就不注意这件事，把有病的调来。你们可以试一试，你们二十几岁就担任党委工作，不也干了。你们可以讨论，试一试你们自己选。

（有人插话：小将不能当第一把手。）

在一个学校是可以的，在小将中包括年轻教师中选，你们试一试。北京这些大学旧市委比我们重视，我们官僚主义。干部要好好审查一下，过去市委办训练班专门反毛泽东思想。你们大胆试一试，你们都二十几岁吧。毛泽东思想举得高的，你们选一下，书记都是选的，哪有委派的。

### 教育革命要以“五·七”指示为纲

教学改革提出多少年了，六五年我们定了两点，一个学制四年，一个政治课教毛著，但也没有实行，没有认真干，教育部自搞一套。你们的要求我们很好考虑。

教育革命要以“五·七”指示为纲，要和刘少奇的半工半读分开，这是截然不同的。以学为主，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以学习为主没问题，但工、农、军是否平行的？我看不然。工业学校以工为主，搞那么多庄稼不可能，在农忙时，夏季、秋季到农村去，远一点。大家想学点军事是好事，应该学点，将来是否各学校搞几个军事教员，搞点军事训练，起码会立正、稍息、向左转。过点军事生活，打打靶，加强纪律。当然也不要太多。学农的时候同野营结合起来，时间分配经济一些。这个设想跟你们研究。

要有重点，重点还是学工，其他批判资产阶级是长期的事，不能平均主义，没有重点。一、二年适当地安排点工艺劳动，叫老师傅指导一下。三年级以后懂得多了，到工厂去，有研究任务的，可以搞些东西。我们提倡学校搞点研究，三年级就可以研究了，对教学有好处。

## 1005. 康生对北海舰队的指示 (原文无日期)

关锋、王力犯错误，有些人想混水摸鱼，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和省革委会。我曾多次讲过，有些人经常读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就了不解，不懂，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集体，民主集中的，她有严密组织纪律性，她是毛

主席领导的党。有些学生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勾心斗争，无组织无纪律，乱加推测。比如王力的错误是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问题犯的错误，关锋的错误是“揪军内一小撮”，这都是原则上的错误。一个政府的外交权是要集中到中央的，国家的。夺外交部的权是不行的，结果不听，夺了权，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到极点，不经过总理、党中央，就向驻各国使馆发电报，指挥驻各国外交机构，对香港英国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问题。你叫人家答复什么问题呀！结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烧了英国代办处！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北京学生到处去“揪军内一小撮”，扰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于青岛市革委会，这是中央批准的，不是一个王力、关锋就可以批准的，山东省革委会是中央批准的，山东的问题是中央毛主席批准的，怎么能说是王力、关锋两人批准的呢？青岛的问题是毛主席直接掌握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山东问题是中央、中央文革讨论，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这个任何人是不能怀疑的。关于这一点，你们要很好学习一下九月五日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1006. \* 李作鹏在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67年12月初)(见《系年录》第一一五卷)

**1007.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2月4日下午2:30)

中央首长的讲话(十一月二十七日晚接见首都工代会代表时讲话)记录稿是经过首长本人审查的，讲话很重要，今天还要讨论。要结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几篇光辉著作进行学习，首都工人阶级有很大的进步，主要是学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几篇著作。全国的经验证明，毛主席著作学好了，问题就解决的快，就容易解决问题。北京是办了学习班的，但不平衡，有的好，有的坏，工厂学校都不平衡，学校一般不如工厂办的好，中学也有相当一些学校学的好。现在应该学习首长讲话，是为了推广中央精神，要学用一致，象林副主席告诉我们的学用结合，……学不好，就不能把革命搞好，把工作做好，把大批判搞好。

我们今天到会的，大都是工厂、学校、部队的造反派负责人，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了，现在要进行整顿，恢复党的问题，“九大”要召开，但有些单位还没有进入轨道，轨道就是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的轨道，但还有的大批判没搞好，还有的打内战，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没法抓了。我们革命派要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但有少数人不但不提高，还倒下来了，做的很不完善。当然大家都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总希望在座的全体不但不要犯错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措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不做昙花一现的人物，革命委员会成立半年多了，但有些人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一些人掉队了，……他们为什么要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座是否参与了呢？我再三讲，我在八、九月就讲不要打，而他偏偏要打，我讲过多少次哩，在座的是不是也有插入了呢？矛头要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一小撮走资派，不对准他们就错了。矛头对准群众、挑动群众，互相打架，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行吗？做事情不调查就支持，郑公盾是什么人呢？就支持，他是特务，曾亲自领导杀过一千多共产党，谁支持了他你们大家明白。我们希望所有在座的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话。不犯大错误，小错误就马上改。不叫开秘密会，这是中央讲的，也不是我讲的，抓“五·一六”也到处乱抓，江青同志也讲了嘛！不要到处抓“五·一六”，哪有那么多。总理讲不要借题发挥，两派打那么凶，你们有没有后台……江青讲不要什么都扣“五·一六”。

希望所有的同志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当毛主席的好战士，紧跟毛主席的

伟大战略部署，紧跟党中央。不要听小道消息，总不希望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贡献的同志随便掉队。毛主席的话不听，你是什么革命派？或是表面上听，背后不听，我想借机会说这两点，我希望所有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不能搞中央文革，不能搞违反大方向的事，打内战，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小道消息造谣，挑拨离间，这些干不得的，都不对。毛主席讲要诚实嘛！不能讲假话嘛！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嘛！有什么错误，缺点，都可以通过整党提意见，对我谢富治有意见，也可以提嘛！我也接受，不能那样搞，陈金荣第一次夺公安局的权，犯了很多错误包庇下来了。第二次又带人来了，我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他不听，直到陈伯达和我下了命令，才把队伍带走。……不希望革了一年命，中途垮下来了，对革命不利嘛！但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不听毛主席的话，也不听谁的话，不听话有什么办法。因此，我们就是要学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话，要忠实的，不能两面派，表面听，背后不听。……要诚实，毛主席和我讲了好多次嘛！

要讲两条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要从各方面加以揭露，批判，不揭露、批判。就不足以教育党员，就无从整党，要有这方面的宣传。整党的问题，首先是两条路线斗争，想到这问题是很有高水平的。这里也有十七年，四十年的问题，要高质量的批判，首先要看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不是赫鲁晓夫建党路线。

非党领导建党建是不行的，中央首长讲话没有涉及到。

## 1008. 陈伯达与清华附中同学座谈时的讲话 (1967年12月5日)

### (一)

伯达同志首先问同学们复课闹革命怎么搞，伯达说：“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纪念白求恩》、《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坐下来，在学习当中提高思想，认识到刘少奇是臭的，刘邓陶是臭的，过去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是臭的。还要学习一些知识，不叫业务课，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这是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嘛！要学生教学生，先生当学生，学生当先生，自己讲课。先生不是没有用，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备课，在这当中也可以提高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样，你们就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了”。

“学制要缩短，外校有个教师提得好，小学四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六岁上学，十八岁毕业，正是最旺盛的时候，可以多为国家做工作，多快好省嘛！过去的教育制度太长了，出来的人毕业后都长胡子了，了解社会太少了”。

“首先要坐下来，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学习老三篇，高年级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有人说：“学校没有革委会，没法搞教育革命”。伯达：“你们学校有四十多名解放军，一班一个，很多了。有的学校有三个解放军就搞得很好。解放军是很好的军队，你们要和解放军配合好”。有人说：“老兵破坏复课闹革命，学校没法搞”。伯达：“我们听说了，我们今天就是为这事来的。老兵带括号的老，哪儿复课闹革命，他们去哪儿破坏，这不好。弄得人家心神不安，不要包办代替，你们一千多人，他们二百来人，他们不复课，你们复课嘛！谁同意复课的可以先复”。

伯达同志指示不要把他的话写出来，“我们的交谈是商量性质的”，我愿意人家贴大字报，造我的反，反对我批判我，不愿意人家贴大字报说我好。不怕打倒，清华就有一个要打倒我的，说我是窃国大盗，我是一个普通简单的人，这么大的国家我怎么能窃得了，我很平常，我一不怕打我，二不怕打倒我，让他们自由活动，我不记私仇。……还有一点可以传达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学了些东西，造谣夸大。你们不要光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要养成朴素的作风，毛主席对人就很朴素。作风很重要。你们要记住，要有朴素朴实的

感情，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要说大话夸夸其谈，骄傲，不要造谣言。伯达同志还几次谈到要搞好无产阶级新秩序。

## (二)

陈伯达同志十二月五日深夜在清华附中学生宿舍与部分同学进行了交谈。

陈伯达同志讲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同学们要求伯达同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问好，伯达同志非常谦虚地说他是小学生，是向同志们请教、学习来的。

同学们问：“毛主席在关心什么？”

伯达同志说：“关心国家大事。”

同学说：“主席关心‘九大’吧！”

伯达同志说：“你们哪儿听来的。”

同学说：都知道了。

伯达同志说：“你们知道就知道吧！现在正在准备呢。”

同学问：刘少奇怎么定罪？

伯达同志说：“会上解决，会上解决。”

同学问：毛主席身体好吗？江青同志身体好吗？

伯达同志说：身体好！

伯达同志首先问同学们复课闹革命怎么搞？有人讲斗私批修、学习“老三篇”收获很大，有人讲要搞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教育制度。

伯达同志说：“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纪念白求恩》，《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坐下来。在学习当中提高思想，识别刘少奇是臭的，开展大批判。还要学习一些业务知识，不叫业务课，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这是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嘛！要学生教学生，先生当学生，学生当先生。自己讲课，先生不是没有用，他可以帮助你们备课，在这当中也可以提高，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你们自己就不能打倒自己了。”

伯达同志还说：“学制要缩短，外校有个教师提得好，小学四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六岁上学，十八岁毕业，还是最旺盛的时候，可以为国家多做工作，多快好省嘛！过去的教育制度太长了，出来的人都长胡子了，了解社会太少了。”

## 1009. 张春桥在上海市工代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2月5日)

一方面要看到形势大好，大局已定。另外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不过表现形式有些不同。

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了。现在都得打着造反派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

我们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斗争已经完了。一方面看到形势大好，大局已定，我们已经夺回的权力不要轻易放手。但是，另外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不过表现的形式有些不同，和去年的这个时候不一样了。这种形式有时候会使我们麻痹起来。因为社会上还有资产阶级存在，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还有小资产阶级影响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存在着，他们中间还会出现资产阶级，这个斗争还会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在座的同志们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的人，恐怕要在精神上准备着不只是经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准备经历第二次、第三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那时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进行，现在我们没法讲，就如同在去年以前我们也不晓得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那时没想到。你们看嘛，我们一月夺权以后，这个风浪也不小，

在上海一浪一浪的，向着革命造反派冲击，向着市革命委员会冲击，浪并不小。那些人中间，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是代表着资本主义势力，代表着资产阶级势力，代表保守势力。

你们还记得“上柴联司”一个组织秘书叫全向东吗？这个人啊，象全向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他是战斗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人。看了他们的言论，噢，这个人是全向西，是资产阶级。我们看东边，他看的是西边。世界上的东西这么怪，我们说是革命，他偏要讲反动。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一切问题都相反。他们全向东实际上是全向西。

世界上还怪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共向东”。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了。现在都得打着造反派的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最近机关里人不多，开了一、二百人的会，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看到材料也不多。只是看看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员书”，即可看得出来，他们全部的观点，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方向，是保守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很看不惯，有一种仇恨。他们这些人怎么能掌权，这些人能行啊？要掌权还得靠我们。他们很生气。

还看到一些材料，也还有些组织，他们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不知包了几层红纸，你要把这层红纸剥开，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原来是资本主义，是白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同志们要注意，现在有不少组织在搞活动，搞秘密组织，不敢公开。我们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斗争，完全可以公开地活动，要进行得光明磊落，我们一贯反对秘密的，神秘的那些办法不搞，因为我们相信最广大的革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工厂里也好，机关也好，学校也好，都有些秘密组织，开会完全用秘密的一套。我希望工人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眼睛要亮一点，耳朵也要明一点，要提高自己的革命警惕性，要尽量注意这些特点。当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要搞秘密组织，就想要活动。你要搞活动，人民就能看得见，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就会放在人民的面前。不要怎么大惊小怪，到处去抓，更不要利用这点派性大发作，到处去整对方，把阵线搞乱了。要提高阶级警惕性，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这一点证明了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那么他们就能活动。有些群众过去受过蒙蔽，我们不去做他们的工作，不去教育他们，团结他们，那么这样就决定一些坏人改变了群众，一些坏蛋就利用这一点去拉拢那些受过蒙蔽的，犯过错误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工作，而这些工作要扎实去做，不要为虚名，不要讲表面上好看，而是把工作做得比较扎实，不搞排场，不出风头……做比较扎实的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使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这样才算真正从政治思想上把刘、邓、陶打倒，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只满足于开大会，大会开得很热烈啊！

大会是要开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开大会，但如果我们要追求这一些，不去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很艰苦的，做了好多天没有用的，碰钉子碰得厉害，这样的工作要好好去做，今天的阶级敌人，他们对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花样愈来愈多了，我们如果不去扎实地工作，那就留给阶级敌人很多空子，这些人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搞他们的活动。他们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地来搞的，用合法的手段来和我们作斗争。有时候从极“左”方面来向我们进攻，提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或者我们刚刚提出口号，他们就接过去，接过去就变了，主席提出的口号，他们就马上用，但他们把主席的口号变得适合他们的要求。有时从右或极“左”的方面同时进攻。

最近，主席观察了上海阶级动态，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动向，现在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同志们还可以再研究，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在进攻。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一些人从极“左”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是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他公开的对革命

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一个问题上，在这一个单位极“左”思潮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外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是主要的。

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对整个上海的形势，是在一个大好形势中间来观察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要做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只要提一个口号……(不清)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执行，革命造反派里面的一些人就歪曲，而敌人就利用我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很冷静地、仔细地进行分析，因为最近这个动态我觉得比较复杂，这一个多月，七、八、九以后到十、十一月这个形势有一个变化，要很好地观察分析。

## 1010. 张春桥、徐景贤重要讲话 (1967年12月6日)

六月下旬，张春桥、徐景贤出席了市革委会会议，听取了一二三线和各口修改党章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当二线同志汇报到提工人阶级还是提无产阶级下面有争论时，春桥同志说：不要在名词上争来争去，有时可用工人阶级，有时可用无产阶级，我们的精力不要放在争论这些名词上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设置，这是最难发表意见的，要下面同志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困难的。

当汇报到有些厂在批判生产好就是好党员时，春桥同志说：不要说生产好就不好，问题是政治要好。造反队员吊儿郎当的也不行，有些党员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要分清，大多数党员是跟党，热爱党的。

当面上同志汇报到下面同志劲头很大，但领导不支持(如上无三厂几个青年同志因厂领导不支持而到康平路反映情况)时，春桥同志说：要支持他们自己搞。还没有联合的单位，什么都等上面布置，三天不布置就不知道干什么了，过去的旧市委就是天天在布置，不要那样吧，还是让群众自己搞吧。

当有人建议市革委会尽快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以便对下面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审批时，春桥同志说：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还没搞清楚一月革命我们究竟有没有夺权。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是很迟钝的，就是有些人不相信市革委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市革委会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旧市委最大的权是党权，市革委会为什么不能批呢？

徐景贤同志接着讲了话，共谈了七点。

(一)要以征询“九大”意见的通报做为当前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每句话都要好好学习。现在有些地方把通报学习与大学习、大批判分割开来，要以这个文件的思想做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大学习、大批判的过程就是很好的总结过程。

(二)原来我们认为修改党章是个短期任务，没有看到这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党的队伍。(春桥同志插话：党章修改送中央，中央讨论了再发下来征求意见，再修改。“九大”通过了还要执行，这是个大学习，是相当长时间的反复)。这不是个临时的突击任务，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临时安排一下算了。

(三)党的组织生活怎么恢复？要跟大学习、大批判围绕起来恢复。党员与群众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就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最好的党课。有的单位要单独搞党的活动，一上来那样搞行不通。经过一段大学习大批判以后，再来考虑党内有什么问题，可以开展活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好长时间党员跟群众没有交心，现在党员有三种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服服贴贴，后来是疙疙瘩瘩，运动后期是疲疲塌塌，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从大学习大批判开始比较好。

(四)原来主席肯定的革命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有些地方把它

丢掉了。我们继续要以革命的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五)前一时期工作比较浮浅，春桥同志批评以后现在工作抓下去了，但自己没有好好地学习，比如一九六二年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主席讲话和一九五七年主席夏季形势讲话，我最近翻了这两本书，很多重要问题主席在这两篇文件中都讲到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学习，不学习抓不深，只能抓一些浮在上面的东西。

(六)我看了一些各单位送来的党章修改稿子，只能管用一、二年，时间短，回顾也比较短，要想得比较远一些，党章要体现我们时代的特点，要估计到国际上、国内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和将来的发展变化，历史赋予我们什么样的使命，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的党员，这样就站得高了，从大局来看了。

(七)不要求一个方案，也可以要求有几个方案，几种设想，这样有所比较，就可以把群众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也可能吊起来的，这个方案不一定好。

### **1011. 陈伯达指示 (1967 年 12 月 7 日)**

十二月七日北京卫戍区直属办公室主任哈斯在北京工学院传达了陈伯达同志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指示：

一、毛主席的指示要认真执行，不准曲解，要不折不扣执行，在执行过程要坚决反对两面派的态度。

二、要普遍的办起训练班，要斗私批修，学习最新指示、老三篇，林副主席“八·九”讲话。

三、要向先进单位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

### **1012.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医务界人员讲话 (1967 年 12 月 10 日)**

时间：1967 年 12 月 10 日 19 时 27 分——21 时 45 分

地点：国务院小会议室

被接见人员：全国卫生防病会议领导小组、“6·26”医疗队伍领导小组、“6·26”医疗队军代表和队员代表，卫生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勤务组，共计 24 人。

总理：我看了你们的报告，这次会议抓得好，先斗私批修，学老三篇，卫生部门学习老三篇，有一篇就是白求恩，是最好的典型。应当学六篇，其实卫生部门应当学六篇。老五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一点，1957 年，不是老的。还有最新指示，主席批评老干部，这个问题没公开发表。主席 6·26 指示，是对医生护士谈话，一直没公开发表，小报已经登了。主席 6·26 指示学习好，你们方向就明确了。

医疗队很好，我给你们(指医疗队)打了电报，医疗队一下子联合，以后听说家里有问题，医疗队也出了问题，看来联合问题是在头头。据第一批医疗队回来说，老爷卫生部不仅北京有，各省、市、县，甚至公社也有，最大的问题就是下不去，为少数人服务。面向群众，面

向农村，二大任务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享受城市公费医疗的人数有多少？有统计没有？(众未答)如果说刘少奇在卫生系统影响大的是为少数人服务，扩大城乡差别，为城市老爷服务，不为广大群众服务，不为农村服务。城市享受公费医疗的也是少数人。

现在发现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很大，合同工、临时工，还有半工半读，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半工半读，在生产总额中算进去，但工资总额不算，编制也不增加，要学徒工每月二十多元，而半工半读每月十几元，半工半读到工厂不是学生又不计报酬，半工半读每天劳动多是6—8小时，剥夺了劳动果实，这是新的剥削方法，这种剥削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闹事，最典型的是大庆油田，油田尽管存在二派，生产还是很平稳的，形势是好的，八千多人现在放假闹革命，每月拿十几块钱，你剥夺我的劳动果实，我不干了！到处串连，白天睡觉，晚上打砸抢，把一个最高级的设备破坏了，这就是处罚。列宁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处罚，主席加了一句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处罚。”刘少奇就是机会主义，他所发挥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在工厂就为这个闹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临时工不转正，不享受公费医疗，没有劳保，把工人阶级一分为二，当然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要末转正，要末不上班。(先念：有一部分是计件工。)计件工是可以的，象《主席语录》塑料皮在家里干，不在工厂，附带搞，增加些收入是可以的，问题是长期的临时工，目的是在避免劳保开支，把工人分成两种，正象主席所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刘少奇搞反动路线造成的，不是不可以有临时工，主席也提倡搞半工半读，真正的半工半读，搞农业要逐步自给，不是工厂那种超经济剥削。从卫生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要根本改变劳保制度，要在斗批改中解决，我们不要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再产生不合理，但没有产生新的制度前，还要按以前的，不然的话就要对立了，现在怠工就是因为这个争吵不休。今年工人多少？

先念：××万吧！

总理：就算××万吧，城镇1、2亿人，所以面向农村为群众是根本，如何改变城市老爷卫生部为农村服务，是砸垮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大课题。从整个人口来看医务人员还是不够的，但搞得好，发挥现有力量积极性，还可以铺得开，再加上教育制度的改革，学医为什么要学七、八年，医科大学八年真是吓死人，二十七、二十八岁还没有到社会上服务。二批医疗队就是证明，报告我都看了，打破医护界线，分科界线也打破了，防毒好才能开刀是成功的。根本八年制、五年制都不必要。(指谢华)你是军医出身，几年？最多一年吧？医疗队在西北提倡“四不”很好。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治病人口对口呼吸、吸痰、吸羊水，万一传染不就死了吗？白求恩就是这样，我看这样死很好。毛主席批评说：“看个普通的病，还要带个口罩，怕传染。”什么传染，我就不相信，医疗队在祁连山上拔海4000多公尺，跑来跑去，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战争来了，不就是很好的锻炼？砸垮各级老爷卫生部，中心是面向农村，面向群众，怎么把医疗制度作彻底改革，当然要试点，不能一下子就成，西北这两个队就是试点。当然啰！西北医疗队时间还短，时间长了，也会发生问题，上一次报了三百多名，现只二个人。两个理由，一说领导小组说得不清楚，一说思想准备不够，我还不相信，三百多人到二个人，这是两个极端。这次报名有多少？(军代表：50%)

这期医疗队还有十天，问问到底有多少人，打个电报去要问一问，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自愿报名生根大西北。二个月的农村生活很苦，一到城市又变了，城乡差别太大，一时热气很高(医疗队代表：大家都愿去，就是组织工作没落实)，当然具体工作要做。(医疗队代表：安家落户的同志应有个过渡时间，技术力量适当搭配集体活动，以后再分配下去)你们可以试一试，一个队多少人搭配合适？(医疗队：10—15个人)医疗队最老的医生多大年纪？(答：58岁)到农村去医生要老中少结合，老的50岁左右，农村有好的老中医也可以结合，60岁以上是个别的。听说第二批自由结合了。(医疗队代表：我们已串连了八个人)

总理：你看(对卫生部联合总部)超过了你们了，还吵吗？你们也还是回去二个人，传达了再回来！(医疗队代表：建议卫生部不管红团、井冈山，哪一派都应该带头下农村安家落户。众答：完全同意。)

总理：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面向农村，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我有意识把北京的高等院校和机关放到最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两次还算试验成功的，这样其他地方河北、长江就不再言了。一个省搞一、二个点，到最苦的地方去。北京市机关、高等院校在毛主席身边，听毛主席的声音最多，应该到最艰苦地方去，不要象彭真那样，在北京郊区通县搞点，挂了名，实际不去。

虽然这次会议是专业会议，实际上整个卫生工作都谈了，就是个卫生会议，还可以再讨论几天，把卫生工作各种问题好好想想。破就是要立，批透了就砸垮了。公费医疗就是个侧面，□面向农村，公费医疗在城市也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为公费医疗还分等级，如北京医院人多得很，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可以抽三分之一人去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可以办成几个医院。必须从整个卫生制度上改。卫生药品不应该赢利，卫生药品加进手续费和再生产的费用就够了。现在药品生产不够，批发站不管需要只管发，根本不去调查研究，我提了五点意见，头一条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

改变卫生习惯一定要通过试点，做出个样子来，最好通过青年做出样子，青年人容易接受。农村土房里照样动手术，我看那里边细菌更少一些。我们在农村打了二十几年仗，身体很好，进城十几年，身体反倒差了一些。

6·26 医疗队可以长期化，我组织了一下，结果成功了，路还是你们走出来的。

卫生会议把问题展开来讨论一下，这会什么都有，老年代表、省市代表，三种人都有，本身就是三结合的。要砸垮城市老爷卫生部，就是要面向群众、面向农村，当然做的时候要事先试点。到农村也好，改变医疗制度也好，都要试点。包括春季传染病也是要搞群众性的，不是光靠少数卫生人员。要做试点，要做宣传，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广大群众有卫生常识了，不一定搞很多条，那都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一套。什么吃饭洗手、丢在地上东西不能吃，农村什么地方不带土？山芋从地下刨上来就吃，原始社会不就是吃生的、吃野果吗？现在退化了。刘少奇、谭震林 1958 年 8 月胡说八道，到了共产主义不用动手，那还有什么活头？那种人非死不可，人越发展越要与自然界奋斗，人的五官和四肢要并用，只有一个头脑只是空想家，这是主席说过的，学了用，更可贵，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是林彪同志提出来的。通过实践，思想才能发展，实践是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发展的。卫生工作上要和自然界各种因素斗争，不要怕字当头，而是要“敢”字当头，“斗”字当头，“防”不是消极而是积极，不是象老爷设想那样一动就带口罩、洗手、消毒，结果抵抗力越来越低。我进城以来就没有穿过毛线衣，前三年我不穿大衣，也不感冒，衣服穿少是锻炼出来的，越怕冷越穿多，越穿多越怕冷，什么都是斗出来的。活着干什么？如马叙伦这个人就是活标本，头脑不能想，咀不能说，只能呼吸，灌进食物就排泄，活着有什么意思？生物是怎么发展的呢？都是一代代传下去的，人总有生有死，千年树总有老朽，石头多少年也要风化，铁要生锈。将来人的配件越来越多，譬如配个眼镜，换个牙齿(早已解决)。换个心脏，再换个脑子，记忆都没了，重新记忆，等于是新人，还不如另生一个小孩，生死的规律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人都活一千年，那世界上怎么样？尽是人了，……(不清)到底将来如何前进，那是后代人的事。对于共产主义，我们只知道是个前进，我们是个什么样子，那要后代去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原理，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毛主席已发挥到高度了。有生就有灭，配件越多，要配脑子，记忆就没有了，要重新实践。一个人总不能一千年不死吧！应该有生就有灭，这是辩证的，也是对立的。防病不是那么个防法。主席年轻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体育运动的文章，二十八生(?)，那是很先进，从积极方面入手。基本思想是锻炼，防病要从积极入手，口罩、消毒是消极的，脏东西不能吃，吃点就有抵抗素，否则哪有那么多设备。积极方面要增加抵抗力，得了病当然还要吃药，但是主要是锻炼体质，增加抵抗力。

李先念：中医没有消毒一套。

周总理：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林副主席指示要具体化，提高到原则上、哲学上、思想上。

李先念：像霍乱、伤寒、天花……

周总理：当然啰，我不是说一点药也不用，问题是积极预防，还是消极预防，打仗也是一样，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防疫上要采取积极办法，不要象过去想怎么增加卫生设备，增加国家负担，那是对人民力量的增强不是削弱。文化大革命生活不规律，人生活得很好，也没多少生病的，贴了大字报，苍蝇也没增加多少。

医疗队代表：毛主席 6·26 指示能公开发表吗？

周总理：要取得主席同意，因为不是主席亲自写的，是医生、护士整理的，如果在文字上整理看，改的合适，主席看顺眼，就容易通过，会批下来。

学制，解决不了升学的问题，现在学生占了教室，升不了学，象中国医科大学八年，如果改成两年(三年)，就增加三倍，五年制改成三年，也可增加，护士一年就行了，这样马上就可以增加一大批学生。

真正的基本功总要学一点，基本功总要学，基本功半年就可以，医大学八年，到第八年，前几年都忘光了。当然要求学校他们讨论。学制要缩短，主席早有指示。问：高中等学生多少？(答：20万)，主席论教育，很快就发下去了，全国高中等学校多少人？(回答：20万。高等8万，中等12万)，要缩短学制，至少可以增加到60万，这样容纳量大了。现在学制越来越大，规模越小，人口越来越多，矛盾永远不能解决，这就是方向错误。

卫生运动要从积极预防入手，如果采取积极防病，这容易开展。如果消极靠保健箱、口罩、石炭酸，只有城市少数人(少数高级职员)，别人不是照样能传染上？卫生要发动人民的力量，主要发动劳动人民的力量，剥削阶级有他的传统，不要去管他，把劳动人民教育通了，是无敌的。

卫生组织不能简单下放，不能简单转业，你们卫生部在运动中有多少人管业务？(众答：440多人，现有60—70人搞业务。)主席说：这次运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少数人能办事。国务院有七个单位，我都没管，我只抓了五个秘书、联络员、总理值班办公室、人事上访，有20—30个人就够了，二、三十人就能办事，但是这么多人，不能都推出去，以邻为壑，要自己想法为人民服务。最容易下放的是卫生部、教育部。卫生系统最好办，可以用卫生知识为人民服务，在基层可以在下面搞卫生宣传，培训卫生人员，还可防病。最容易下放的是教育卫生，一半劳动，一半教育，帮助人民学文化，既教政治又教科学，这两个部最容易为人民服务。工业部门就不能这样，不能到处办工厂，农村部门也可以下去，开荒办农场。国务院有些部有问题，教育卫生只要方向对，很快就可以下去，消除文盲，带徒弟，军队搞文化教育很快就消除文盲。最容易往下推的，是教育卫生。面向农村，为群众，要从卫生教育带头。卫生是我抓的，教育部是伯达同志抓的，你们可以竞赛一下。教育部教科书要重编，困难些。卫生要好办些，医学教科书，有些繁琐的课程也要重编。

这个会议还可以延长多少天？一个礼拜？今天是十日，十七日结束，你们是否先回去(指医疗队)讲讲，鼓动一下，宣传一下，是不是要留几个人，要善始善终。在这一点上，哪个小队不负责任要受批评，从青年要养成这个习惯。主席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里都跑了，剩十里不干了，疲劳了，肚子饿了，口也渴了，很容易半途而废。打仗也如此，坚持

到最后，就能胜利。将来派医疗队当然就长了。

(医疗队代表提出：三个月医疗队时间太短，任务重，希望时间长一些)当然啦，时间应当长，应当定点，以后再派医疗队，应该是长期的，安家落户。这个会议，医疗队，对你们部内两大派大联合又推动了一步吧！你们三个大问题，二个是一致的，剩下一个又不是根本问题，还争什么！(医疗队代表：我们要求十六个军代表来卫生部，对基层情况了解，促进大联合，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

总理：请你们军代表都来一下，请你和他们讲清楚，我是和你们商量，不是扣留。问张：你是北医那个组织？

医疗队代表：北医长征的。

总理问：联合了吗？

医疗队代表：形式上联合了。

总理说：那你对北医大联合推动一下。北医派到四川和广西医疗队表现不错，反映很好，有个同志还未好。医大到哪去？(众答：河南)表现也不错，凡是出去的都好，在家里没事干，见面眼红，机关人多了，必然派性发作，就吵架，到下面去服务，群众是欢迎的。

总理：原来我们认为在大批判中促进大联合，现在看来，大联合搞不成，大批判也搞不好，干部也站不出来，派性最强的，表现在对待干部，这是新发展。斗私斗得怎么样？你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二个组织是不忙于取消，取消早了反而对联合不利，支左不支派，保守的要联合。孙正是路线错误，不是三反分子，我今天表明态度。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材料不足。双方都是群众组织，两派总是有先进一点的，后进一点的，有激进点，保守的，任何组织里头有先行的，落后的，都有左中右，不是右派的右，是偏保守。你们不要为孙正同志争来争去了，我宁可让他做其它工作，不让他介入。你们协议的三条，头二条是主要的，老爷部否定了，第三条是次要的，大联合搞不好，斗批改也搞不好，你们斗了十七次老爷，你们少数人批，没有发动群众，参加会的，越来越少，只有真正联合起来，才能搞好大联合、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支左不支派，联合不倒旗，二个组织名称不忙于取消，搞了一年多了，有感情了，总有个过程，不懂得这个心理状态，有点主观主义，你们卫生部联合要有个协议，卫生部三条不够，还可以增加几条，赶快搞起来，搞不好逍遥派就要增多，要不就消极了，旗不忙倒，这是辩证唯物主义，面向群众，面向农村，支持医疗队，除了后一条以外，前两条你们都作得不具体，干部问题人家对了，你们也不支持，干部就站不出来，今天本来是请你们来听听。听说你们总部再搞几个组，要达成协议，学习班为什么不多搞几个，不要单独搞，要联合搞好，单独搞，派性越搞越强。有的同志提出抓“五·一六”问题，总理说关于抓“五·一六”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抓“5·16”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5·16”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青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5·16”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那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震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5·16”，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鄂，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

有同志提到关于3·10问题，给李先念副总理辩论问题，贴了大标语，有人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这事障碍了大联合。

总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们说错话批评是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龄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5·16”，“5·16”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吴传启，他目的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11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

有人说：3·10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有人问：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口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5·16”，要看是什么联系，(有人说：据了解现在三军也在抓“5·16”，在卫生系统3·10有影响，卫生系统有人参加了吴传启高级黑会研究布置后该揭发，自己认识错误，自己教育自己，要划清界限。)

总理：通过压垮那个组织也不可能，有时他们自己不出面，人家不知道嘛(有人说：陈大仁是北医长征的资料员，“八·一八”总部动态组。

医疗队代表：他根本不是长征的资料员。北医“联总”抓了陈大仁，砸了北医“长征”。

总理：这样作不对，最近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时要讲这个问题，陈大仁问题，北医总部根本不知道，他的问题是街道上揭发的，抓他和北医没有关系，他利用动态组搞特务。现在二派对立很厉害，不能解决的，都是后面有黑手。(有人说：这种大字报卫生部院内很多)

总理：最好把它很快糊起来。

先念：这种大字报尽量少贴，我不是告诉联络员了吗？

总理：我很清楚“5·16”那些东西，不要干扰你们。年轻的领导同志们不要走弯路，应当觉悟到这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有人提到100%扎根到大西北牵涉到干部调动问题时)

总理说：干部权实际上不在干部司，在军代表和两派手里，你们共同协议一下，赶快搞成。

总理和先念副总理与参加接见同志一一握手告别。

### 1013.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文艺、出版界的讲话 (1967年12月10日)

#### 上海是全国文艺界中心，阶级斗争在这里很尖锐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在上海经营文艺界，是自上海有了就开始的。全国文艺界中心是上海，阶级斗争在这里很尖锐。一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一直统治我们文艺界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周扬、夏衍、田汉这一帮人，他们老早就篡夺了，是在南京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这些手把青年引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有一个时期，中央那根线断了，他们把汉奸、特务拉进来，也拉些革命青年作样子。他们矛头对着鲁迅。江青同志也在上海，来找的关系，就不解决关系。这样一批人，在上海形成一股很大力量，也把力量带进解放区。

在解放后，各式各样的电影厂都包下来了，我当时高兴，说电影行业全部国有化了。一些老板把工作给他做，又把地位给他。电影厂的人都有军衔的，戴笠曾吩咐：“这些演员穿

了我们的军服，他们进来敬礼，对我们要特别客气，这样他们就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了。”戴笠特别注意这些。解放之后，除了去台湾的，都留下了。周扬等也利用我们这一点。现在他们专我们政了，哪一个单位，你去查好了，都有。中央一再讲，但是这个队伍始终清理不了，派去的人不是被排挤，就是被溶化。(徐景贤同志插话：溶共政策。)

一些青年被培养成他们的接班人。当然毛主席的政策威力大，每次他们都抵抗，抵抗不了，暂时接受，马上就反攻。他给你搞各种政策界限，一搞政策界限，搞得你没法搞。五六年肃反，谁领导，陆定一、彭真，这些大领导，他本身就是反革命。四清也是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总想可以搞彻底，噢，一转转到群众头上，还是得这些人。

### **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说已根本胜利**

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成绩还很不够，斗争还相当艰苦，对冲反动路线，造反派是有功劳的，在冲垮的地方，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不能说已根本胜利，他们的班底还很全面，不要以为开大会轰轰就行了。有些单位送给我斗批的人的名字上写这些人如何坏，写得很抽象，怎能定案？比如红旗电影厂，写的×××加入国民党，为戴笠布置灵堂，与田汉关系密切，是什么密切？是一些吃饭还是搞政治活动？所写的那一个都不具体，将来他可以说，没有那么回事。一个班子都没有动。出版社也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一个厂、一个出版社所有的人都是坏人，现在的材料都是历史的材料，现行的不查清不行。小将们就那么爱打内战呀？

### **要注意我们的队伍，防止坏人钻进造反派**

我们的队伍要很注意，是有些坏人混进来。曹荻秋在攻这点，他攻这点时，我们要清理队伍没法搞。现在上海大局比较稳定，造反派也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不会一清理队伍就垮台，现在可以清理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大方向一直受到干扰？如果坏人钻进来，控制了领导班子，照公安六条、十六条办。敌人想尽办法钻到我们内部来，现在不能象去年那样搞些保守组织，所以要钻进来，乘造反派清理队伍就攻击。也有这样观点，造反派不能掌权，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刘玉斌插话：这是“共向东”观点。)你们只知道“共向东”，很早我就看到清华批驳这些观点，不能重新换班。

形势是好的，我们的弱点，阶级斗争观念很差，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如果我们认识了，就加紧干，现在辩护“我这个队伍不错。”这类话不必讲。

### **要作调查研究，要发动群众**

搞得稳一些，稳是调查研究，不是一池死水。要发动群众，发动群众乱不了我们，发动群众很多材料就有了。靠档案，很多档案搞混了，发动群众搞得准，不会搞错。要狠，过去我对这些人有意见，但是手还是软的，不是小打出去就解决问题，有时想得多了一点，现在如果不下这个狠心，什么时候再下这个狠心？象过去肃反、四清是走过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队伍，真正查清楚，学好阶级斗争的本领。你们(指歌剧院)不是没事干吗？不学好阶级斗争，以后再钻进来了怎么办？如果没斗的对象可以拨几个。要把敌人查出来，同时锻炼我们的队伍。光是冲一冲就能解决？

顺便提一提“狂妄”，不要紧张，青年这个劲是好的，比如一潭死水的单位要冲一冲，但是专门靠冲是不行的。

有些单位，有些要大乱，有些要小乱，不要笼统地提上海文艺是要大乱特乱。一个单位有几个车间，有些车间、有些部门在历次运动中都没碰到。(电影厂插话：我们那个组织部门就得冲一冲。)你们的革委会去领导群众，群众就不会冲你这里，你不要盖着，我们的责任是领导群众。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地方好！”现在看看不对，就承认错误，领导群众去冲。委员会有坏人，自己把盖子揭开嘛！要有这个勇气。曾说过某某是好干部，现在有问题就把他揭出来，不要怕。

乱敌人，不要乱自己，要看领导，领导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不是脱离群众，就不会乱了自己，当然群众也可能受坏人挑拨，受坏人利用，我们要说服群众。

×                    ×                    ×

在春节前，清理队伍做出成绩来，搞得比较干净，能否把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在春节前查清。

我看，“九大”看样子上半年开不成，多半下半年开。(徐景贤插话：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了，那很快！)《龙江颂》是否可以搞起来，明年上半年抓紧创作，有些加工加工还是可能。目前这种状况不行，队伍还没有搞好。

(小插题为原编者加)

### 1014.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学校时的讲话 (1967年12月12日)

十二月十二日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杨成武、汪东兴、吴德、丁国钰、黄作珍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首都红代会的部分学校，现将领导同志在座谈中的一些讲话，发表如下：

谢富治同志：现在开会，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接见，听听同志们的汇报，有什么问题、经验介绍一下，以后还要开一次。

(首先由林院汇报，当汇报到胡仁奎问题时)

康老：胡仁奎是老特务了，他老婆也是特务。

(众答：已经逮起来了。)

总理：他是谁派去的？(林院：是彭真、薄一波派到林学院去的。)

康老：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我五八年到林院没有见过他。(答：后来派去的。)

(林院继续汇报，当谈到教改问题时)

康老：你们林院后面挖湖造山造成没有？(早造成了。)(总理听不懂，代表向总理解释。)

总理：真不象样子。

(当林院汇报到今年党组有十一个成员，由六个正式党员，五个非党员组成时。)

康老：有五个非党员，怎么叫党组？(林院向康老解释。)你们五个人还履行不履行手续？

总理：支部通过？核心组讨论？那是非共产党员批准共产党员。手续要健全，还得填表。

康老：要不然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人家会说你没有入党，那就糟了。(众笑)要有介绍人，否则将来人家否认。

伯达：手续要搞好，介绍人要清楚，要有组织批准。

(林院继续汇报教改情况)

康老：你们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你们学校到底在什么地方好？到山区、林区呢？还是留在北京挖湖造山。

代表答：准备迁到西北去。总理点点头。

代表问：我们什么时候搬？

总理：先把方案提上来。

康老：林院总得搬到林区去。

(北航汇报情况)

康老：你们对武光怎么看？(答：我们对他看法还不错。)

总理：我和你们早打过招呼，可你们一直都在保护他，这就不对啊！

康老：不行！他是大叛徒、特务、假共产党员。

总理：我在武汉和井冈山打过招呼，告诉过你们，你们不听嘛！

(邮电学院汇报)

康老：听说在邮电学院设立过秘密电台，有没有这回事？(回答讲：设立过电台。)私设电台是犯法的，部队设电台要请示批准。邮电学院学技术，搞秘密电台，波长和呼号都不清楚，这是你们的电台还是敌人的电台，造成混乱现象。尤其是邮电学院，你们学了一点技术，就用国家器材，这就不对了。(邮电学院代表回答：我们保证以后不再搞了。)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邮电学院汇报到他们学术权威进行考试时)

康老：你们也是突然袭击。

江青：不许人家这样考试你们，你们又在考试人家。(众笑。)

## 1015. 邱会作对后勤系统的讲话(摘录)

(1967年12月13日)

关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志们都学习了毛主席所说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毛主席讲形势好的基本精神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八、九月份到处都在抢枪、抢粮，有的同志说很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形势很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抢枪、抢炮是表面现象，这种事本身当然不是一种好事，但实质是个好事情。它不是乱了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乱了敌人。文化大革命好象发现了一个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乱，越乱的彻底越好解决问题。这和形势大好并不矛盾。看形势主要看群众发动的如何，看群众运动。

第二方面，现在各个省市的问题大部分接近解决。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除了二、三个省市的问题还没列到中共的工作日程之外，其他大都解决了。全国十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六个省市实行了军管。今冬明春绝大部分省市都能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的省市正在北京开会，问题解决得很好。

第三点，全国正在作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全国全党都在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有：(1)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2)搞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至今正在准备。(3)准备增修《毛主席语录》。(4)正在着手写党章党纲。(5)还有一项很大的工作就是整党。文化大革命发现了一批坏人，要把他们清除。

总政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总的可以说有一窝子走资派，还有一窝子坏蛋，乱七八糟。总政是军队中的旧中宣部一样，这个阎王殿非砸烂不可。当然群众是好的。同志们也关心肖华能不能打倒。我看非打倒不可。(掌声)他历来就是黑帮黑线的，他反对毛主席不打倒还行吗？！

下边主要讲一讲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问题，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三结合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这几个主要问题必须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不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力求解决得彻底。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来看，也必须要联合。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山头派性中还隐蔽着坏人。实现革命大联合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联合是一场斗争，是一场不平凡的斗争。从这个斗争可以看出几个问题，自己要好好总结一下。

一、联合的思想基础问题，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联合起来，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斗私，批修”。我们过去所犯错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批判，解决为什么要联合的问题就能联合了。我们解决联合的问题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清除派性，增强党性，破私立公，树立全局观念。

二、联合的原则：总的说就是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革命的大联合，首先就是斗争的大方向对不对，基本上对的就应联合。在全国指刘、邓、陶、彭、罗、陆、杨，这

就是大方向。在本单位指向走资派。第二个要解决的是联合的目的，联合的本身不是目的，是手段，联合起来好更好地斗争，联合起来进行斗批改。大派想吃掉小派，想压垮人家，我们不同意。不是通过联合发展派性，要通过联合扩充党性，更好地斗争。第三联合起来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搞教育革命。

三、革命干部在联合中的作用：既然是革命的干部，就要发挥革命性，在革命的大联合中起促进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革命的干部，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林副主席对干部的三条标准，只有用这些标准，才能区别是不是革命干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看他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忠不忠。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观察他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不会起积极作用，一定要用党性办事，在大联合中起促进作用，不能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决不能有派性。

四、联合方法步骤：首先两派联合旗子不倒，上面联合下面联合，这叫联合不倒旗。在此基础上两派充分讨论协商达成协议，然后逐步作到接部门、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再进一步发展取消组织的名称，或改用另一个名称代替，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犯错误总是它这个组织的少数人，多数人总是受蒙蔽的，广大群众总是要革命的好的，坏人总是少数，一个组织被坏人操纵，只能在一定时间，群众总会觉悟的。

五、联合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要有一个组织形式，一出来不用过渡形式就能成立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那很好，不能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可以成立筹备小组，也可以成立大联合委员会或其它组织。

## 1016.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江苏代表讲话 (1967年12月14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九时二十六分到十五日凌晨一时四十三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议厅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有：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同志。

当中央首长进入会议厅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说：同志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十一月十八日到现在快一个月了。你们在这里已经等急了，订的协议推动了革命大联合，取得了初步成绩，加上军队的一些同志来开会。我们最近很忙。其他省的问题穿插进行。

(戚本禹同志说：军队同志先开会，先解决军队内部问题。)军队内部讨论，地方不介入军内。军队问题不向你们宣布，有利于三支二军任务，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现在快三个月了，江苏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达成了协议，有的已经签了字，有的有待于进一步落实，有的还没有签字。这是很好的事，南京大学达成了四项协议，这是很好的，只是在人数上、组织上有些分歧。不管组织大小，如果确实真有这个组织，应该让他参加，几个人也是个组织。不管怎样，大体上是两派。现在南京有两派。由于夺权分成两派，一个叫支派、一个叫踢派。一个叫好派、一个叫屁派。江苏南京、安徽各地、长江下游都有这样的，成为

专门的名词了。姚文元同志：浙江也是这样吗？(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好一些。)安徽问题谈好了，回去继续闹，受了江苏的影响。江苏一定要解决好，总要带个头么，江苏闹的快一年了，到了相当程度了，闹够了吧！最近又出现了武斗。

你们是不是都看了十三日《人民日报》李文忠的报导？

曾邦元同志你读了？(曾邦元答：读了。)

李文忠的妻子王邦敏这篇文章，我想只要读过的同志，还有什么私字可谈呢？李文忠同志等三人是先进的支左爱民模范。不但他们如此，李从全是安徽的，李文忠是山东的。(康老说：是二十九军的，现在在江西。)他们三个人有的没有结婚就牺牲了。这才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现在又有三个人接上来了，一个李文秀改名李文红，第二个李从卫，第三个是陈佃兵，一个是老二，一个是哥哥，一个是老四，三个都到这个排去了，接上了枪，这样子的忘我牺牲我想读一遍给你们听听，现在时间不够，我不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读，如果读了，我向你们学习。因为你们是昨天读的，我是今天读的。真的读了没有？(答：读了。)这样生动活泼的典型的事，哪一句话是李文忠说的？(大家回答：“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啊！我们大家都照这几句话办事。向雷锋、蔡永祥学习。南大四项协议已经达成了，但不要因为一个组织不参加就影响协议，你们两派头头，曾邦元、文凤来你们能不能带个头？文凤来你的信我收到了，信上表态是好的。(文凤来站起来回答：坚决照总理指示办事。)我相信你们。好，坐下来。南大是带头的么！八·二七全市有影响么！上次康老讲了四个大学，去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带头的。现在为什么落后呢？应该继续起带头作用。当然啦！现在形势不同。全省要搞大批判，学校要搞斗批改。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搞大批判。你们在谈判，你们很清楚嘛！应该批判的更有力些，你们应该回学校搞斗批改，把南大搞出成绩来。你们在头头都离开，从工厂回来，让工人自己达成协议。从农村回来，让贫下中农达成协议。从外地回来，扬州、无锡、常州、南通、苏州，都让他们自己达成协议。推动大中专学校红代会有个作用。在十一月十八日南京几派谈过。首先响应的是南大两派。到年底，时间不多了，只剩半个月了，江苏问题要争取年底前解决。南大还要搞。互相之间还要拖延一、两下。

葛忠龙来了吗？(葛忠龙答：来了。)去年在这里过了一个年，你还要在这里过一个年吗？(葛忠龙答：不等了。)总理对江青同志说葛忠龙与文凤来是一派的。张建山来了吗？(张建山答：来了。)噢！来了！你们两派都是受压制的。彭冲压你们，匡亚明压你们，你们向匡亚明斗争，不联合是不可设想的。

第二、扬州两派也是初步达成了协议。

我祝贺你们。(康老说：听说家里有人说，你们修了！不要害怕。)你们在毛主席身边，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怎么会修呢？是前进了！

第三、南通达成了一个大联合协议。你们都回去作了工作了。家里不放心，又派了个代表团来了。后来也同意了。回去做工作。等一会儿！你们注意一下，贯彻得怎样。

第四、无锡双方代表也达成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如果确实实现也是个大胜利。无锡也闹的很厉害的。也是闹的很长时间了。

第五、常州也达成了制止武斗和关于铁路通车的协议。我们把他印成十份，我说了一下，有的地方是不容易执行的，有时间地区、三天四天，有些不该写的，也写在协议书上，不过实现也是个大胜利。常州也是江苏的一个关键，影响整个铁路运输。

第六、几派推动的是南京三派工人阶级的联合啰？(康老说：总理上面讲了五个，下面讲上次我没有弄清楚，南京的工人到底有几派)总理说：“好派”、“屁派”、“促联”，(曾邦元说：首长上次讲话新老工总、“促联”工人联合起来。有些人片面的理解首长的讲话，歪曲宣传。因“屁派”方面，除了老“工总”的工人外，还有“东方红”、“八·二七”的工人)。(康老说：对嘛！哪能每个组织都讲呢？！主要是按最新指示，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

总理说：就是讲三派联合嘛！组织多得很，不能一个一个点到了。例如广州吧，一个叫

“东风”派，一个叫“红旗”派，成批点起来有十几个组织，广州海员罢工有优良传统，海员已联合起来了，铁路联合起来了，工人联合比较巩固，工人阶级应该领先嘛！(康老说：应按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总理说：没有理由变成势不两立，都是造反派，有的先进些，有的后进些，有的这个问题正确些，有的那个问题正确些，都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协议书，受考验的标准，是实现革命大联合，并不难嘛，开步走，搞几个条条，全面的也好，不全面的也好，达成初步协议就有个标准嘛。刚才说了南大、南通、常州、扬州、无锡已经有五个了，名称不管是什么都不是主要的，都是工人阶级各派的嘛，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协议以南京作为榜样。来推动你们。南京是江苏省会、大军区的所在地，省军管会所在地，文化大革命是最早起来的，要带个头嘛，走在前面，南大四项协议怎样落实，能带动全省。

南京是有全省性的，南面有苏州、无锡、常州，江北面的扬州、南通。六个代表全省，徐州那里也受你们影响，徐州也是“支派”、“踢派”。到现在武斗很严重，对立情绪也很严重。这个问题与江苏有密切的联系，都要解决。南京上次我们都听了。(谢富治同志插话：徐州代表刚才还要进来)。

总理说：最近可能要轮到徐州了，我们这些倒过来听了，常州闹得很凶。常州四个方面，两派监督、搞调查。

康老说：同志们，说话要紧跟毛主席指示讲，怎样达成制止武斗协议，要从大方向上讲，要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这个时期让同志们学习毛主席指示，全国好的形势，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是向前进。大学生，但走得不怎么快，主要还是有派性。希望各地都讲共同的东西。多想想怎么促进革命大联合。比如常州，打死人不打死的事，不管是真是假的，这些不要妨碍大联合。你们现在初步达成协议，好！

当常州工农学代表汇报时，讲到要回去之后才能签字。

总理说：为什么还要明天回去以后才签字？代表说：还没有统一。

总理问：你们是不是教员？答：是，是教员。总理问：是不是党员？答：不是的。

康老：你们学校从工厂里招生，还是从外面？答：在外面。

康老：有没有工资？答：没有。康老问：你们有几所？答：四所。

总理说：你们要斗批改，少搞一些派性，多搞一些斗批改就好了。

总理说：戚墅堰有多少人？答：八千人。(总理、康老、江青还问了其他一些情况。)

总理说：你们主张铁路与地方分开吗？答：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总理说：好！(戚墅堰对于对方的汇报，当“主力军”代表汇报到军管组二十一人都走光了。)总理说：都走光了？答：光了。

“主力军”代表说：军管组组长成了逍遥派了。总理说：赵俊同同志，谁管的？

赵俊答：马杰同志管的，马杰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有好多军队管的。总理说：我们懂了。

当“主力军”一代表汇报到加强军管会的问题时。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提得很对，还是要军管。我们可以派人去，你们欢迎不欢迎？答：我们只要他们改正错误，即使是原来的也行，保证他们人身安全。

总理说：这个态度好。当这个代表谈到铁路要与地方脱钩时。

总理说：一方面军管，一方面与地方多联系。明天叫铁道部军管会同你们六位一道谈。(“主力军”代表发言)

姚文元同志说：你是作战组副组长吗？你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代表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撤销了。总理说：刚才一个人讲的不错，你还要说些什么？

(总理与康老又问了其他一些事情。)总理：换一个地方吧，扬州吧！

扬州夺权派代表郭苏扬发言：我叫郭苏扬。姚文元同志说：你在什么大会上讲过话吧？

郭答：去年十月六日。 康老：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还送给我一个主席纪念章。

总理、江青说：噢！你就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康老：大了，胖了，长高了。成了一个小胖子啰。

当郭苏扬汇报了军区司令、政委找不到时。 姚文元同志说：他们跑到那里去了？

郭苏扬说：逃了。姚文元：为什么逃？ 郭苏扬：害怕群众，躲起来了。

康老说：是不是你们打跑的？总有个原因的嘛！不然他们怎么会跑呢？

“P派”代表：一点不错，被他们打跑的。 康老说：我说怎么会跑的。

郭苏扬：我们有错误，我们检讨。 一个叫李金海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说：让他讲吧！

郭继续汇报，总理问，我问你一句常州“主力军”还在你们扬州那里吗？

郭说，还有一个宣传队在那里。 总理说：好：扬州“P派”再讲。

当“P派”汇报到协议达成，召开庆祝大会时。

康老说：各地有个协议，协议达成后，各派要做思想工作，不要一达成协议，就急急忙忙开会，一开会当场打架。开大会是好事，好多地方是这样，一签字就开大会，一开会就打架。

(当“P派”代表汇报到枪支武器问题，双方争论)

“P派”代表汇报结束以后，总理说：让“好派”工人讲。

(“好派”工人有一个叫曹宝鸿的汇报)

总理问了工会工作的单位。曹汇报了扬州枪枝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以后，江青同志问：你们扬州多少人？曹：二十五万。

江青同志：有多少产业工人？学生多少？曹说：六万多人，包括财贸商业系统的职工。学生一万人。

江青说：你们工人为什么不能左右形势啊？曹：工人阶级应该带头嘛！你们好多是学生在左右嘛？

总理说：你们九大总部，工人这么多吗？曹：工人多，工人一个，机关两个，文卫和九大总部。

总理说：你们总部不象工人了吧，机关倒搞了二个。你们的工人总部对协议是什么态度？你们还有武器吗？

答：坚决执行，武器还有一部分没有交。

总理说：你们欢迎他们回来吗？南京“好派”刘继鸿说：扬州“鲁派”还有人在大桥。

总理说：还在大桥吗？和你们“好派”在一起？刘说：和“八·二七”在一起。

江青同志讲：你们“好派”不是下面脱勾了吗？人家的事让人家说嘛！(“红总”代表要求发言)

代表说：响应总理的指示。总理说：这是主席的指示，高姿态。

代表：对！我们欢迎他们回去。

当代表汇报到鲁迅大学左右工人运动时。

总理说：学生不要干扰工人运动，工人要自己干出来。不光光他们，你们这边也不要干预。

康老说：你们有枪没有？答：有。康老说：有枪，人家怎么回去？大家都缴！“P派”说：我们没有一枪一弹。

总理、康老，你们不要把话讲满了嘛！

“鲁派”工人发言。

总理：你站在工人立场上说，你赞成不赞成工人先联合起来啊？

“鲁派”代表说：坚决赞成，坚决照办！

总理：人家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你们怎么办？回学校，还是留在工代会，按系统联合？

你们属于学校系统。

谢富治同志说：北大有二千工人，都参加了学校组织。

总理说：扬州已达成协议，执行还有问题，关键是军管会。军管会监督你们协议，你们支持不支持？

“好派”说：支持！军管会要改正方向路线错误。

总理说：不要谈了，不要谈了，他们对方(指军队)犯了错误，军队自己可以批评嘛，你们把人家帽徽、领章都搞掉了，这是不对的，你们就有人把军队、军管会(电文不清)这就不对了。

代表说：我们开了拥军爱民大会。

总理：军队参加了没有？答：军队找不到。

总理说：算了吧，你们不承认军管，事前没有商量好，你们的问题自己执行协议，首先工人联合起来。学生不能支配一切，刚才江青同志已提醒你们了。扬州看来工人多，学生不多，但是学生控制工人。

扬州学生代表要讲话时。

总理：不讲了，你们不要占别人的时间，时间不多了，换个地方，无锡好不好？

无锡“主力军”代表：我们没有拿到工资，代表里也有没有拿到工资的，请总理重视。

总理说：拿工资中央早有规定，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代表：当汇报到南京抢枪时，总理问：南京那一派支持你们？

答：原来两派都支持我们，后来“八·二七”支持“九二”了，全国造反派都支持我们。(全场哄堂大笑)。

总理说：无锡“主力军”和常州“主力军”在一起吗？

答：我们在一起，都是被一起打到镇江去的。

总理：镇江也是“主力军”？

答：镇江也是三代会(筹)，我们在北京也犯了错误，把军区首长王挺抓了起来，我们又绝食斗，目前他们抓了我们的人，“九二”还没有放人。

总理说：王挺来了嘛？双方抓的人都要放，24小时内就要放，以军管会的名义打个电话，说是中央令，你今天至少要打三次电话。

凡是武斗抓的人统统都要放。康老说：一方面军管会打电话、另一方面你们自己也检查自己嘛！

总理问：你们有多少工人？答：“红总”全是“主力军”。

总理：无锡不是还有“市委机关兵团”。叫“主力军市委机关兵团”。还有剧团，跨行业，还有什么跨行业的组织，跨行业的组织就变成大杂烩了。陈伯达同志要我说一下，他们发现上海有几个群众组织是跨行业的，有五个省就是这样还没有按系统成立工代会、农代会。总之按系统，接口子，不要跨行业。否则谁也不能负责谁，谁也管不了，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工人、学生都有，学生还是回南大去。

第二，伯达同志还要讲，他讲话怕你们听不懂，他告诉你们，派性是一条大毒蛇，谁要是被它缠住，就要被咬死。李文忠全家前赴后继的参加了解放军。他妻子写的文章《无限忠于毛主席》，谁读了，谁都会感动的。我们应该学习。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我们还不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吗？个别领导有错误，是没有经验嘛！有缺点有错误，改嘛！

在江苏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各革命组织，群众组织，“P派”也好，“好派”也好，就是在北京的“天派”、“地派”都要拥军爱民，不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军队要支左不支派。派性象毒蛇，不能被毒蛇缠住。你们现在一想就是对方不对，军队不对。江苏是工农业发达的省份，不仅南京，还有苏州、无锡、常州，不是一般的工业，还有大工业。工人应该联合起来。象上海那样嘛！北京也应该向上海学习。你们就在上海学习，工人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

理嘛！康老站起来讲：刚才有个决心书，总理就鼓掌说：好！欢迎！现在康老讲几句。

康老说：××同志讲了，受压制，讲话很激动，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立一派的同志应当理解，坐了几十天的牢，讲起话来，做起事来，有些过激，是可以理解的，对“九二”方面也应该理解，“九二串连会”要理解他们这种心情，“九二”没有坐牢的，康老说：话不要说绝，首先也应该从另一方面想想嘛！搞文化大革命，干革命，不是看戏，总有些挫折，也是锻炼自己。

总理说：共产党员干革命，搞阶级斗争，他的对方不一定是坏人，军队犯错误，对方犯错误和自己犯错误，自己从错误这方面多想想，这样对方就服气了，这样就不报复主义了，这样就有利于革命大联合了。

无锡“九二”代表朱××站起来发言(抗大临革会的)康老说：你们有电台没有？朱说：有，架起来了没有用。康老说：你们有报话机吗？朱讲有。康老讲：用了没有！朱：用了。总理说：我在这里讲一下，乱发电台，电报，报话机，窃听长途电话都是犯法的。讲了不听不改，乱搞电台，也不取消，就是反革命事件，以后我们要抓人，各个组织赶快打电话回去承认错误，还允许你们改正，今天说过以后，12月15日以后再查出来，要依法惩处，要当反革命分子论罪。

康老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有命令，邮电不管哪一派统统不能偷听，邮电系统要军管。康老说：各地方，各派都要彻底的检查，我不是开玩笑。有的偷密码，就更严重了。中央军委有命令的。

杨成武同志说：中央文革有两个命令，“九·一四”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的。总理：联络站同志你们把命令拿到西苑旅社当众读一下，不仅你们啰，江苏其它地方，其他省也有。康老：这不是件小事件，这是件大事情，是非法的。杨天贵站起来说：“长江红旗”用雷达干扰部队的报话机。六月份打公安“联总”的事。(这时华工“八·一”的彭××站起来说：六月份打公安“联总”的时候，就是用报话机指挥的。)陈其粉站起来说：“省革总”用的四十部电台都给他们偷去了。周善其同志说：《新华日报》的电台也被他们抢走了。电台“联总”同志说：江苏电台有人剪断原来电台的电线，私设了电话，控制江苏电台。

康老：这都是抓对方的小辫子，不要抓住不放，要搞大联合。

总理：把命令拿到西苑旅社当众宣读。

(“九·二”继续汇报)总理又问：刚才“主力军”态度怎么样？(“九二”代表)表示：我同意。总理：你们同意，好！这是良好的开端，对初步的协议是要实现，很好地执行，不必开大会，先把自己组织内部的工作做好了，武器要封存。

总理说：周海根讲：你们打算等一个星期开大会，刚才康老讲，不要急忙开大会，“九·二”的工人千条理由，万条理由，没有理由不联合。(“九·二”的工人代表提到讲了这个话)总理讲：对嘛！

“九·二”工人继续发言：千仇恨，万仇恨还没有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仇恨大。总理讲：对！你们占多数，要欢迎他们回去，不要扣发工资。“九·二”说：没有。

(各地代表要求发言)总理说：不讲了。从三个地方的汇报看起来看出来了，也听出来了。一点半(指当时时间)你们讲，我们都听不进了，伯达要管报纸，我还要管各个部，康老还要处理国际的问题。听了你们三个地方的汇报，本来协议应该执行，但是总有问题，总是干扰，一个是跨行业的组织，一个是学校的干扰。不是工人阶级首先联合起来，联合不巩固的。工厂联合起来，就巩固了。各省都是这样，这个情况，江苏省也一样。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串连。南大在十一月十八日接见以后，订了协议，这个协议不干扰工厂这很好。“八·二七”首先响应，但“八·二七”已经到各个地方去串连了，一个学校不能包办这么多啊！(曾：串连还是个别去串连的，现在都回来了)噢！回去那就好了。总理：北京学生也一样，去年串连很好，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我们忘不了的，但是今年就不同了，学生领导很不稳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派性影响比较大，摇摆性比较大，或者是极左，或者是极右，江苏联合不好，

也是个原因，南大本身要带头联合，过去你们都是受压制的嘛！希望你们要做出表率，你们手不要伸得那么长，不要增加派性，还有北京手伸得很长，要管全国结果管不了，自己也管不了自己。北大两派，清华两派，北师大、地质两派，北航三派。我劝你们南大在“八·二七”的光荣旗帜下共同联合起来，这就是对江苏的贡献嘛！常州可以做个样板，苏州是地方的典型嘛，铁路系统联合起来不要受学生的支配，公社的贫下中农，扬州师范学院叫鲁大鲁迅大学你们搞复课闹革命不要干涉工人，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斗、批、改；李文忠这一篇文章，我革命四十六年，我读了还是很受感动，你们不受感动吗？搞革命不学他学谁？我希望今年年底解决。南京也好，苏州、常州也好都做出个榜样，军队这一边一定要把军管搞好。杨××同志我再说一遍，港务局一定要军管，你跑回去又错了，这就不对嘛！两派斗争，不去管，去找军管会主任，要服从军管，如果错了，可以换人嘛！军管是毛主席派的，我威信一定要树立起来，明天我找他们来谈谈，一定要树立权威，否则，曾邦元同志，你做省长行吗？做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曾邦元同志回答：不行。向工人阶级学习。）总理说：要是这样回答嘛，你们南大两大派的同志，你们南大要在全国发生影响，在全省发生影响，我看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南大搞好。（朱开地站起来说：“学生不要干涉工人，工人要自己教育自己，不干涉外地外县的文化大革命，还谈我们要同学校脱钩，铁路要与地方脱钩，要跟各个县、市脱钩”，他讲了这一句后）总理说：你不要讲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还是站在一边，唉！一派的立场讲话想老压人家，脱钩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讲，具体问题有具体的情况，由中央文革联络组的同志和我们联系。（孟××同志说：学生干涉工人都有例子，学生不要到工厂去做派性的报告，尤其是不要做挑动武斗的报告，张建山就到处煽动武斗）康老讲：脱钩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讲，要解决脱钩的问题，先还要解决挂钩的问题，本单位的内部要先联合起来（康老讲话的时候双手做了个挂钩的手势）钩还未挂好，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搞好革命大联合，先讲脱钩，这个钩是脱不掉的。总理说：你们笼统的讲脱钩还是不行的，下命令是不行的，要等各地群众（总理在讲这话以前，陈跃站起来讲：这是目前南京大联合的关键问题）要等各地群众逐渐地觉悟起来，才能真正的脱钩，你们有协议要积极地脱钩，不是消极的，对协议要双方都能做的，才能达到。

康老：我看现在各单位还是挂钩，两大派挂钩联合起来的问题。

总理：属铁道部的一起到铁道部去谈，不能一下解决，要按系统先联合起来。

张启明：我不是讲过了吗？要服从军管，一定要把军管的威信树立起来，我今天就表这个态。

（总理离开位子的时候，曾邦元同志向总理提出来，希望中央能对南大四项协议批示。）总理点头，没讲话就离开了位置。）

一点四十三分中央首长退场，全场高呼：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总理回过头来，大家喊向总理学习！）

总理说：不要向我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但是我对大家有个要求，就是要兑现。

（根据电话录音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 1017. 戚本禹、杨成武在人大常委会接见首都文艺界革命群众组织和军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2月16日凌晨)

**戚本禹同志说：请中央军委办事组来领导首都文艺界，是加强文艺界的重要措施**

江青同志在十一月十二日晚讲话中最后曾经讲过关于参军问题，现在已经调来了，大家认识一下，这是王宝功同志（沈阳军区）、这是贾豹同志（广州），魏宏武（六十三师），今后文艺样板团归他们管，还有中直文艺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归他们管，原来的中直文艺系统王仁、刘

继坤、刘巨成三个联络员同志，跟他们合起来组成个办公室，还要调一些同志来，归军委办事处组政工组领导，派到各个文化单位的军代表，正式归这些同志领导。

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二日讲话系统的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界的运动、全国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的材料报来，都斗黑帮、挖黑线。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贯彻江青同志指示，必须加强领导，中央文革请军委办事组来办这件事，是加强文艺界的重要措施。总的还归江青同志领导。日常工作归他们领导。

### **每一个文艺战士都要以李文忠为榜样，坚持革命文艺路线**

经过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旧文化部十大协会的领导都垮了，因为他们一直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必然垮台，台垮得好得很！垮了，要各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搞，每一个文艺战士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革命文艺路线，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这样才能把文艺革命搞好，才能在文艺界树红旗，才能坚决的插红旗，不能插灰旗、黑旗，不能搞调和主义、搞折中，一定要坚决彻底。

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靠斗私，批修，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必须反复学习，落实，坚决执行，坚决照办。最近报导了李文忠同志英雄事迹，他有句名言“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李文忠的话变成了巨大的鼓舞力量，鼓舞了造反派。文艺界要以李文忠为榜样，象李文忠那样永远热爱毛主席。在文艺战线上，也要培养象李文忠那样的文艺战士，绝不能培养“三名”、“三高”，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所以文艺办公室的同志到了文艺界以后，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培养树立文艺界的队伍，培养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的战士，彻底抛掉资产阶级那一套。

### **没有政治，技术再高也要打败仗**

文艺和政治关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有很多的指示，要突出政治，如若不能很好的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光靠技术和业务是搞不好的。林彪同志最近讲：两种路线斗争，一种艺高胆大，一种是胆大才能艺高。艺高胆大是错误的，没有政治，技术再高也要打败仗。林彪同志的教导在解放军是这样，在文艺界也是这样，象马连良、周信芳、白玉霜这些人不搞政治，不要为人民服务，还是搞白旗，搞反革命。他们到文艺界主要工作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只有把思想搞好，才能搞好艺术。今天江青同志开会前告诉我，特别要突出政治，不能陷入事务主义。

###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海瑞罢官》批判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江青同志在一次讲话里讲……实际上用尊神来攻资产阶级，攻得他们屁滚尿流。今天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又请了无产阶级尊神来，因为我们的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我们有两个战线：一个文艺战线，一个是武的战线。武的战线，军队这个战线这几年在林副统帅的领导下，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号召向他们学习。文艺战线十七年来，在很多岗位被篡夺了领导权，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今天我们请军队的同志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攻这条文艺黑线，我们相信，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搞好。希望根据林彪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突出政治，加紧学习，依靠文化界的广大革命群众来完成文化界的斗争任务。

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三日晚的讲话，重要的是要集中力量搞运动，树立阶级队伍，要乱一下，要搞斗、批、改。发展不平衡，不是所有的都乱，但是象新影、芭蕾舞剧团捂着的单位要乱一下。在各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总的是要树立革命队伍，给文化界的革命搞法树立榜样，希望在春节前把队伍树立起来。

###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江青同志在去年二月(座谈会上)第十条说到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全国解放后很多人钻到里面来，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教育，叛变了，被腐蚀了，所以提出来重新

教育干部，要长期深入生活，保持晚节，不能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树立队伍是当前很重要的任务，最近她又和我们说，春节前集中力量把队伍树起来。不要搞创作，不要出去串连。要按照江青同志讲话执行，集中力量把运动搞好。

队伍好的，现在搞创作，但也不要太随便，不要去串连，歌剧舞剧院为什么走了？（答：回来了。）树立队伍要精干，开始的确要是革命的同志，人少没关系。有的人搞山头，一拉很多人，一个队伍强不强，不看人数，先看政治上站得住，人多而杂也不行，树立队伍是要看政治。

有的地方，地富反坏右有活动，阻力还很大，活动还不小，有包庇坏人的现象。下面念江青同志对一个文件的批示：

“所有的党、政、军、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单位，都要搞好文化大革命，都要充分发动群众，决不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已查清的坏蛋又被包庇下来，占领重要岗位，伙同地富反坏右，来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目前在这些单位阻力还不小，我们应该继续向他们开炮、放火，包庇这些坏蛋是对人民犯罪。”

最后谈谈档案问题，各文化单位都存了些档案，我们官僚主义，不知有多少重要档案。湖南筹小组最近拿去了一些重要档案，已追回，才重视起来。文化部有些同志写信给江青同志，说文化部还有重要档案。江青同志看后及时叫卫戍区去接管、查封，十大协会也查封。接管以后，还是可以用，查对。管理办法，有军队代表的还是要批，没有军队代表的再研究。如有重要档案打报告上来接管。其他的问题，将来文艺办事组研究一下再说。

**杨成武同志说：林彪同志讲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过去那些人垮台，原因就在于他们方向不对，立场不对。**

江青同志让我陪几位同志来，今后八个样板团和中直文艺口工作由文艺办公室领导。中直文艺系统、八个样板团的总领导是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他们是作政治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下面有政工组，下面又有文艺组，总共十二个人。他们管八个样板团和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我们这些人是协助江青同志工作，是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具体落实的工作。最近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接见了，讲话中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就是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不管军事还是文艺。过去那些人垮台，垮台也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方向不对，不能坚持毛主席思想，所以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就大大落后了、垮台了。

政治是灵魂，政治是各行业务的总统，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是立场。林副统帅说：立场错了，一切都错。王宝功他们的任务就是管好政治思想工作，管好思想革命化的工作。这件事情管好，其他差一些也好办了，这件事情有成绩，就是最大的成绩。胆大才艺高，有了正确的思想才天不怕，地不怕，不怕苦，不怕死。解放军的特点就是听毛主席的话，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泽东思想。

李文忠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重要的问题，是怎样革命化。王宝功的任务第一个就是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走了方向，不能背上业务工作，大家不要让他管很多事务工作，陷入事务主义。

第二个传达的事就是要树队伍。通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骨干。好人就是要树立起来，让他们为核心，坏人当然也教育。当然叛徒、特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和第二个任务都是联系着，争取春节前把队伍树立起来，通过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个任务完成了，就基本实现了。林副主席接见小组时指出，经常请示报告，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有了这两点，就能做到情况明。没有把握，催的再急也要请示报告，不要急，天塌不下来。

今天就是和大家见见面，解放军当然好，但不是没有缺点，对军代表的意见可以提，有缺点改了就行，立场问题改了也行嘛！你们要同他们很好地合作。他们是林副主席、伯达同

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让他们来的，同你们任务是一个，目的一个，思想是一个，他们在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领导下，重大事情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有些具体事情也找卫戍区，所以把黄作珍同志也请来了。

(交内标题为原编者加)

## 1018. 徐景贤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67年12月16日)

三个星期以来，运动发展很快，大家都把大学习、大批判、修改党章作为毛泽东思想教育去抓，各条战线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学校单位，党群关系有显著的转变，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修改党章变成一个较系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大学校，……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了空前提高。这是我们原来就估计到的。

成绩很大，充分肯定，应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各单位、各组织都尝到了甜头。正如毛主席讲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要把这项工作作好，首先要抓紧，不能有任何松懈、无所作为、不求进步的情绪。特别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步工作，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的，特别是修改党章的问题，主席关心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搞好。主席每天要看上海的进展，所以更要奋发努力来抓好这项工作。对这项工作认真还是不认真，是忠于、不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表现。如何深入下去，这里讲六点意见。

**一、搞群众运动的主导思想还是要以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来抓，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反对空谈。**这是林副主席最新指示中的很重要的思想。不是把修改党章，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同学习主席建党路线对立，要结合起来，要不就成空的了。要与世界观的改造结合起来。

最近形势非常有利，主席指示陆续公开见报。林副主席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英雄四排，这些都不是互相隔离的，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互相联系的。……有的同志提出以斗私批修为纲，以李文忠同志光辉思想为榜样，大学毛主席建党理论，大批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这是党员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前进的目标。……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讲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世界观的革命。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到这个阶段了。

**二、要与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结合起来。**有的单位与斗走资派挂上钩了，所以一抓阶级斗争，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不是恢复老样子，而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恢复，重建党组织。……思想上不要有个想法，突然下命令来恢复党的组织。恢复党组织不是按时按刻的，而是逐步恢复起来。所以各单位不要等到那一天批准了，其实现在已经恢复了。把党群关系改善了，就自然恢复了，不要截然分开，希望大家研究抓一下。

**三、要深入下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要学习一些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不是枝节问题)。**例如群众关系问题，例如怎样做一个好党员？在正确路线下，反对无政府主义与反对奴隶主义问题，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搞生产斗争问题，批判共产党员并不是批判这个党员，而是批判刘、邓的建党思想与路线。所谓生产党员，许多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好同志，他们的弱点是关心政治少了，不是讲不要生产好了。春桥同志讲：一个战士不会打枪行不行？当然不行。所以共产党员就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模范作用。

上无七厂提出七个问题很重要：(一)无政府主义与奴隶主义。(二)共产党员先锋作用与当小学生的关系。(三)向上汇报与群众负责的关系。(四)生产好、听话与突出政治的关系。(五)群众关系好与对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关系。(六)造反精神强与组织纪律性的关系。(七)内

外有别与发扬党的民主的关系。

**四、对于本本方面的意见。**如何进一步搞好本本，春桥同志讲你们修改党章可以管几年？管多少年，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的想管一年，有的看到共产主义。党纲、党章如何体现出来……，比如说发生世界大战怎么办？不发生又怎么办？今后出现走资派会以什么形式呢？出现了怎么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席讲了，一次、二次、三次……。还有革命高潮必然推动生产高潮，又如何办？有那些设想，有那些重要思想作为全国人民要牢记的？所以看问题要看得深一些，要想一些问题。民主党派有人说可以取消，但我们社会中有各种政治派别，有些东西是让他们公开好，还是让他们搞地下活动？还是公开好。多考虑些问题，就不会发生片面性。

**五、最近有些单位急于处理党员、吸收党员，这个问题可以酝酿，不要现在就作处理，现在不要马上吸收。**中央的通报是征求意见的，不是决定。但是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上报，自己不要作出决定。

现在调查组有个思想，要赶快跑了，不跑要变成工作组。这种想法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不存在刘、邓路线，毛主席说过，不是工作组有问题，而是路线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不要把绳子当作蛇。我们下去要充分发动群众，把毛泽东思想带下去，这有什么不好？这是毛主席的工作组，只要我们在那里不是整群众就行。

**六、怎么深入下去？**交流本本的办法，促进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思想活跃，广泛议论。有的单位互相保密，这个不要，过些天后，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决不是定下来的，要大家炮轰到“九大”召开时，准备修改它一、二百次。

### 1019. 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2月19日)

#### 阶级斗争是严酷尖锐的，陈、曹在等着复辟

首先让我们看看上海的形势。上海的形势好不好？上海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巩固的，革命的三结合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总起来说，革命群众、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比较好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比较稳的。然而反复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局部的武斗是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相信那里人民群众总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武斗。

形势是好的，但这不能说上海形势大好，就不说上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重大缺点。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城市，但在中国一百多年头，在阶级斗争中间，在民族斗争中间，上海总是一个重要战场。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儿总是非常尖锐的。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推翻了，把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这是很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不是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残酷、非常尖锐的，如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很大错误。不要以为陈、曹甘心失败了，他们等着复辟，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想把我们压下去，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

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不止有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难道对上海就忘怀了吗？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了那么长的时间，哪一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呆过啊？哪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走狗啊！美帝国主义有，英帝国主义有，日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难道在上海就没有特务吗？王鉴就是苏修特务。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没有睡觉，他们都不是逍遥派，却不知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当起逍遥派来。这儿逍遥派不

少啊！打打扑克，平常不上班，领工资来了！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二点不到就下班，下午也不来，逍遥得很。帝国主义、敌人不是这样，他们挖空心思来整我们，上海各个角落里面有那么一些敌人在活动，个别地区流氓、阿飞非常活跃。有些地区特别女同志、女工人、女学生晚上不敢到外面来，投机倒把现象最近也非常猖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嘛！出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奇怪，今天有这样的事情，明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 **群众专政和专政机关结合好极了**

不要相信罗瑞卿什么十无、八无、七无的鬼话，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嘛，问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干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强大的地方，就是群众专政，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越大，那敌人越拼命反抗，但他只能受到镇压。群众专政要和专政机关相结合，专政机关不强大，群众专政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支持，就感到不好办，他没有规定啊，不好抓人啊！就拿中央文革“六·六”通令来讲，也只是说专政机关可以抓人啊，但专政机关怎么做的呢？公检法是怎么做的呢？当然不能说一年多来公检法没有做过好事，大家还是很辛苦嘛，秩序还是大家维持了嘛，红绿灯还是开了嘛，有些事情还是办了嘛，你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今天会上我不想讲这方面的成绩。我请同志们想一想，公检法尽到自己责任没有，我们究竟尽了多少责任，对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支持了多少，帮了多少忙，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好多重大的案子破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个数字，好多案子没有破啊！譬如说，赤卫队的几十个坏头头，关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你们究竟审问的怎么样啊！

要拿他们的材料教育全市人民，走资派是怎样蒙蔽群众的，这是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嘛！但“赤卫队”的几个头头还是去年十二月份捉起来的，去年的现在再过几天就是康平路事件了，这些人捉起来快一年了，这样久了还没解决。令人气愤的是竟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没什么，可以放掉。又如“联司”的几个坏头头，又审问的怎么样了？负责审问“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人，对“联司”毫无阶级观点，一点造反派的感情都没有。里边还有一个说陈丕显这个人可以解放，我听了非常生气，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做这个工作，他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陈、曹一派的，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是举这么几个例子嘛，全市的革命群众都希望把“赤卫队”、“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问题早些解决了，但迟迟不得解决。

### **有些单位走资派的死党还未揪出来**

公检法这个系统我讲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关心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黑手，伸得很深。拿上海公安局来讲，哪一位局长比较好？李士英是第一任，是个叛徒，后来是杨帆、黄赤波，他们一直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在这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在黑手控制的地方，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情况，在这个会上我不多说，他们把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

这些人组织上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垮台，哪个神秘破案，不依靠群众，工作拖拖拉拉还存在，但组织上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些组织里还有他们的死党，我们并没有揪出来。为什么从一月夺权，公安局的斗争大方向老是受干扰，那里边没有黑手哇？和“公联指”同志们座谈，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有人在挑动，他们不愿意失败，他们不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从“左”方面来进攻，想使我们保持旧的机构原封不动。我很怀疑检察院那个革委会是否真正的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阶级斗争盖子揭透了，造反派得到锻炼了，三结合条件成熟了，不是这样搞出来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考虑考虑，我只是怀疑检察院的同志们还没有那一股冲劲儿。

### **专政机关要打几个大仗硬仗漂亮仗**

我希望在这个大会后，回去讨论讨论，在最近到底干些什么事，我们希望你们能好好地

打几个大仗，打几个硬仗、漂亮仗，来表示你们公检法面貌焕然一新了。交通管理这一仗是可以打的了。有些地方，流氓阿飞、投机倒把比较活跃。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依靠那里的群众，把这个仗打一打呢？我看你们把这两件事做好，你们在群众里面的威信就会提高。你们要想提高威信，就要打几个大仗、硬仗、打几个漂亮仗。

今天，我们每个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都来了，就是对你们的支持，你们要打几个大仗、硬仗、不大好打的仗，把公检法彻底改过来，把自己内部的走资派揪出来，肃清刘、邓、陶、彭、罗、陆、杨的影响。只要你们依靠广大群众，联合起来，就会打好这些仗。应该预计到会有困难，会有阻力，但有困难、有阻力会把我们锻炼得更坚强。也只有打了几个大仗、硬仗、漂亮仗，联合才能巩固，三结合才能实现。

### 反革命不打怎么行呢！？

还有的同志问我，搞流氓、阿飞要做的调查，那算不算黑材料？我们就搞这个材料嘛！如果公安局里没有反革命的材料，那还算什么公安局呢？！问题不在于公安局有没有反革命的材料，我们说的是走资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而没有说把反革命打成反革命，反革命你不打怎么行呢？公安局整反革命的材料不算黑材料，是红材料，是革命的材料。

有的同志不是走资派，但头脑里旧的东西很多，看造反派不顺眼，把造反派看成反革命，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把立场转过来，把阶级感情转过来，如果有人借我刚才的话去整造反派的黑材料，那是不许可的。

## 1020.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2月20日下午)

现在开会，今天是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原来只有上海提出修改党章、党纲的工作，现在要推广到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要进行。所谓凡有条件，就是基本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筹小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有的条件不够，可以参加一部分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也半年多了，要积极响应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作好各项工作。

北京市打算这样做，革委会本身找人去做。第二、选择重点厂矿、机关、学校，发动党员、革命群众讨论、修改党章。第三、北京市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发动群众去做，广泛的、群众性的起草、修改党章、党纲，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办法。

我们大概这样，革命委员会搞一个起草小组，革委会找一批人写，起草、研究。现在几十个基层单位，主要是找一些学校，发动群众来做，然后再推广到凡是有条件的地方。

修改党章、党纲，也要破除迷信。市革命委员会起草小组也可以选，各单位自己搞也可以选，也可能你那里只有一条是好的，一句话、半条都行的，也可以专门形成一条报上去。修改党章、党纲要注意以下几个事情：

一、要修改党章、党纲就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党的著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不可能写好党章、党纲。既然要修改党章、党纲，可以借这股东风，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第一件事情。凡是修改党章、党纲的不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读毛主席著作，读马列主义著作，不可能修改好。这个小组的人，恐怕也要读点马列主义著作，但主要是毛主席著作，还可以参考一些反面的。

二、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陶的建党路线，特别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从对反面的批判中，可以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的党章、党纲，借这个东风大规模的批判刘少奇的建党路线，这是第二。就是和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本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合起来。

三、既要广泛群众性搞，又要少数人加工相结合。主要是发动群众起来，掀起修改党章、党纲的群众运动，但是必须有一个小组来加工。要集中毛泽东思想水平较高，又有一些写作

能力的，十个人、八个人。由广大群众提意见，你去收集写嘛！

四、要和当前中央指示整个恢复、重建党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这件事不要把他孤立去办，要和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和学校教育革命也没有矛盾，也是一致的。

文稿在元月二十日，一个月交稿。他总还要提前十天、八天交革命委员会，所以要连夜回去传达。

同时要调一百个解放军和学校联系、交换意见，然后北京市所有单位都要搞……那怕有一条、两条也要选，选的人还要有一点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思想。

这事中央开会的，我参加的，这是主席叫办的，主席的指示，都按上海的办法办，这是最高指示。

各校小组嘛，主要是党员，好的、优秀的造反派也可以参加，都是非党员恐怕不行。

要形成一个群众运动，也不要光刷标语，上海都无声无息地搞了，我们要吸取上海经验。

第二个问题，毛主席最近有几个指示，我们北京市要注意。

一、报纸上有“绝对权威”的提法，主席认为不合适，不适当，“绝对”二字是不合适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权威，你们可以看一看辩证法，总而言之，不提“绝对”二字，因为这涉及哲学问题。

当然我们要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提出口号的群众是热爱毛主席，是好意。绝对权威提法大学提得很多，但实际上大学也没很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我们要人人读毛主席的书、人人听毛主席的话、人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二、“大树特树”也不要，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中自然的树立，“大树特树”不要。

三、毛主席提出，党中央很早就提出祝寿问题，要通电全国，重申此令。

总理今天还打电话来，毛主席七十四岁生日快到了，千万不要敲锣打鼓到中南海，也不要刷标语。我们这样一干，毛主席可能会生气。主席很谦虚，他要在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其实毛主席不仅是我国人民革命导师，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

按说祝寿，大家的心情很可以理解，但毛主席很谦虚，不要祝寿，这事是主席让我们办的，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的革命派要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的，我们要照着去做，要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去做。

这件事在内部说一下就行了，不要上街、上小报，上小报我们要追的，上了小报不是告诉外国人了吗？

中央交待的毛主席的塑像问题，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指示，不经批准不要搞，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要很认真对待。街上的油画、水彩画、宣传画有的很不严肃，贴了个纸的，过了几天就掉了。以后北京市统一搞，大家不要再复盖了。

第三件事情，北京市总的形势一片大好，少数单位，个别的大学，还在那里搞派性，主要是大学，个别工厂、中学，就是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这个月我找你一个缺点，下一个月你找我一个缺点，互相压，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最近贴大字报，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三个矛头都不对。上次我已讲了，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我们要热爱，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总理、中央文革小组，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我在这里重申一下。现在就是有少数人炮轰毛主席司令部，造谣、诬蔑、中伤，甚至攻击，这是犯罪行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特别是革委会委员，不能指向毛主席司令部，要以身作则，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的一切指示，我们坚决照办。过去的事情检讨了就行了，今后不行的。还有一个暗流，当然是少数，损害毛主席司令部，现在甚至损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江青同志那儿去了，但却没什么人反对。革命委员会委员不能损害，损害了要撤职，对不对呀！不维护，还损害，不是和旧市委彭真一样了吗？不是不革命了吗？以后遇到此事，所有委员都要反对，过去那个严重的问题，要开除出革委会。……

过去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也有打内战的，还有的要散伙，好不容易成立，要散伙，这就违

背大方向。当然有缺点我们不包庇，改嘛。适当调一些人也是可以的，包括她北大革委会在内，你们说这个意见对不对，我看对的，适合主席的大方向。你好不容易，怎么又推翻了，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

现在两派大都是革命派，无非这个问题上你缺点多，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要联合。以后凡是联合问题，大家都要帮忙，要看得高，看得远一些，解决革命大联合的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狠狠搞斗私批修、狠狠抓自我批评。当然少数的也要揪出后面挑动的坏人，要揪自己揪，不要互相揪。……

不管在审讯、斗坏人时，在小报上都不能帮助敌人，做义务宣传员，现在有人故意这样搞，借敌人口，给敌人放毒，不要上当。如斗争敌人，敌人在交待时，有的在放毒。……

要整反总理的“五·一六”坏人，但不要扩大化。学校中还有少数黑帮子弟没有管好，要管好，不能叫他在那儿自由自在放毒。黑帮子弟有什么理由在那儿做造反派的头头？我看不行。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坏人，哪有好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界限很清楚，立场清楚，界限分明。

有人反感本禹，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能反，我这讲一讲，有人不听，采取张伯伦政策，不听就要走向反面。

## 1021. 徐景贤在上海市宣传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2月20日)

### 挖黑线要与揪坏人结合起来

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对敌斗争问题，然后是树立无产阶级队伍问题。只有对敌斗争，才能把无产阶级队伍真正树立起来，首先还要抓对敌斗争。

我们宣传界、文艺界长期以来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伙同地富反坏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情况非常严重。而我们原来对严重性认识不足。从揭发出来看，敌情惊心动魄，确实如主席说的：他们不是文化人，而是反动政治人物。我们首先不是文艺斗争而是政治斗争。

新闻、出版、文化、戏剧、舞蹈等等单位，假如要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的话，首先看抓对敌斗争怎样，挖黑线要与揪坏人结合起来。因为坏人是在黑线上的，黑线不完全是政治思想上清理问题，还有组织上清理问题。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抓住对敌斗争，就是抓住最大的斗争。

### 搞调和主义、机会主义就会半途而废

从全局看，好人是大多数。而在文艺系统，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从绝对数字来看，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过去是原封不动从国民党反动政府那里边包下来的，很多放在文艺系统，他们掌大权。因此，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搞调和主义、机会主义？是把对敌斗争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

现在有这种危险，调和主义、机会主义倾向存在。有的地方不抓阶级斗争，不抓对敌斗争。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红旗，有的单位不树立旗帜，不鲜明，而是灰旗，态度暧昧，结果灰旗必然是白旗，重新成为资产阶级专政。有没有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对我们队伍很大的考验。革命同志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 不能处于守势，要向各种势力进攻

这场斗争是艰巨的，我们的斗、批、改现在相差太远了，因此时刻要提醒，不要把时间花在无谓的争论上。你们是革命派，要好好想想，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打防御战，要打进攻战。我们不能处于守势，要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各种反动势力进攻。这是我们革命特点，特点有二个，主席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革命。二是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革命，是我们发动的。

只有我们这样的阶级，这样党、毛主席领导的，指引的，才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自己发动革命，这是无产阶级国际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我们说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要不断继续革命，把整个工作推向前进。只有抓了对敌斗争，我们革命同志才能联合起来，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的概念，是要上大当的。

把敌人放在一边，大方向错了。一定要共同对敌。我们要革命的大联合，在对敌斗争、在两条路线斗争下有共同目标联合起来，把坏人挖出，把黑线挖出，联合起来。革命的青年有一百条联合的理由，没一条理由分裂。

要继续向敌人开炮、放火，把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宣传系统、文艺系统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统统搞得他们睡不着觉，狼狈不堪，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就是革命。

### **要掌握好政策，缩小打击面**

我们除了掌握大方向，还要掌握好政策，即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区别开来，这样是缩小打击面。特别与讲过错话、演过坏戏、写过错误文章的人区别开来，对这些人要批判，同时要争取教育他们，对一小撮狠狠打击的人也要注意政策攻心，用群众的威力迫使他们投降，只有老老实实，人民还会给以出路。如果不老实，今天交待不老实，明天交待不老实，最后他是自绝于人民。

还要注意有些人斗坏人时，以极左姿态出现搞灭口，把有些人搞死掉、逼死掉，使我们没材料。所以要发动群众，用群众的智慧，大家来想办法。

### **政治强才有战斗力**

树立队伍、清理队伍应清理整个的宣传文艺队伍，在斗争过程中把无产阶级队伍真正树立起来。当然在我们革命派内部也会混有坏人的，这不奇怪，把我们自己队伍清理一下，把坏人清理出去，是为了更好树立阶级队伍，更好投入战斗。

现在实际上是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骨干，重新建立队伍。因过去文艺界、宣传界这支队伍糟透了，过去无产阶级没树立或没掌权，受压制，树立后能带领队伍前进。就是以后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统统整了，也不能说我们的队伍都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我们要树立的是骨干的队伍。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开始时不妨小一些，精一些，不要认为人数越多，力量越大，过去文艺界两派打内战，搞实力，认为人越多越强，结果把坏人也拉进来了，两大组织都有坏人，除武斗时多几个拳头还有什么用呢？要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文艺路线去带领队伍。政治强才有战斗力，人数多，如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学好毛泽东思想也是很薄弱的队伍。

### **保守势力要乘机向革命造反派进攻办不到**

因为阶级斗争复杂，定有坏人会钻进来，现在谁不愿打造反派称号？现在还有谁会打着走资派旗号，堂而皇之干坏事？他们必然要钻到我们队伍中来，我们要把坏人揪出。现在有保守势力在说话了，说：“你看！我老早就讲了，造反派里有坏人，队伍不纯，现在不是实现了我的预言了吗？”这样的话应该狠狠批判，坏人在哪里？坏人早在刘少奇、陆定一文艺黑线上挂着，现在气候变了，也是他们把坏人派到造反派来的，这哪里是造反派的责任？是阶级斗争，我们理直气壮要狠狠给以反击，这是阶级斗争规律。现在坏人钻进来，也会用这办法，今天混进造反派内部与造反派斗争是他们的做法，正象今天还会有坏人要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一样。

要想老保翻天，保守势力乘机向造反派进攻办不到，我们把队伍树立，坏人清除，我们队伍更坚强了。

### **敢于突破旧的习惯势力束缚**

同志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敢于把队伍中的坏人揪出，敢于突破旧的习惯势力束缚，现在习惯势力很重。

文艺界的很多问题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我们有些同志在搞创作过

程，主观上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不知不觉走老路，走到资产阶级文艺上去，好多习惯势力拖着，应来一个革命。解放军中一个军医叫罗文华，是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经常与旧势力斗争，他住医院每天坚持与医务人员学毛主席著作。一次学《为人民服务》，他说病床上的电铃反动。医生、护士想不通，说这是科学。他说：你知道病人学了毛选也替医生、护士着想，半夜病痛想按铃，但想到医生、护士休息，不按铃。但医生、护士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主动观察病人的病情。电铃是死的，病人各种各样的情况，如你老是想到电铃，就不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电铃违反毛泽东思想吗！？后来，有些医生、护士说要砸烂电铃，罗说这不行，你完全彻底了，晚上主动去照顾病人，必要时病人按电铃又起作用，掌握毛泽东思想，电铃又会起到科学作用。

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飞跃，改造我们自己，提高我们自己。革和保一百年存在，一万年存在，革和保永远在斗争，我们要作真正的革命派，要永远前进，特别要用阶级分析方法，不要被有的东西搞乱。如搞“共向东”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狠斗狠批非常重要，但不要到处抓“共向东”，有的人借机就以党团员与造反派对立化，这不对，怎么能这样划？造反派有党团员、非党团员，党团员中有造反派，有保守的人。因此要从阶级来划。因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有党团员，非党团员；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一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一边的，这里也有党团员，非常团员。如以“共向东”来制造党团员与造反派对立是错误的，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

清理文化队伍，树立阶级队伍，力争在春节前后初步有个眉目。

## 1022.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上的讲话纪要 (1967年12月21日)

### 一、两红两专

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将来毕业的人不可能两红两专的，不然阶级斗争不存在了，现在总有一批人要这样做(例如：业务课)，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些人对革委会各组提了意见：人多了，如何依靠群众组织了。

二、政宣组的人能否少一些，完全让群众去闹革命。一个组织只要有些联络员，有事情就找大家开开会，好的提倡，坏的批评一下，我们主要管纲领政策。如何统一，只要我们的路线方向正确，没有问题，其他有些问题也就解决了，革委会人不会太多，专案组还是需要人的。把工作重点放到局一级，步地区一级去起作用。公司一级暂时不要动了，基层单位可以考虑一些改的问题，但大的制度改革，要中央批准。

纳入轨道就是指政策策略正确，这并不是说纳入轨道就是风平浪静。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三个月以后再说。

### 三、报纸问题：

报纸矛头要始终对准敌人，对造反派要引导，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基本上是敌人在挑动，他们弄了很多假象，搞得阵线不是很清楚，上海乱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铁路局事情、南京(嘉兴)准备成立革委会，上海准备发贺电。南京的工人运动原来是些大学生在负责，四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学生，总理批了，叫他们回学校去，工人运动不要学生插手。

铁路局不把坏人揪出来，两派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把铁路看作铁饭碗。他们对这很重视，在其中安插的地、富、反、坏、特务一撮人，加上走资派井岩的死党。不把这些人挖出来，不行的。只有在对敌斗争中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听说最近铁路有坏蛋，是开除党籍的一个右派，这些事情引起注意。

### 四、(争论名称、争论很大，司令部，军区——中学红代会)

红代会早点开好，中学运动，五红在文革中表现还是好的，是老造反派。但也有缺点，他们逐渐脱离了基层单位。真正落实问题都落实到军区去了。中学重点是基层，可能解决问题。

题，整个市里活动不要太多，工作人员要轮班，分三班，轮流到基层去。工作人员不能脱离基层，学生还是要抓教改。

五、报纸文章越来越长了。是否可以短些，大学清理队伍还没有运动。

六、文艺界清理队伍情况：

这些工作主要靠单位自己组织起来，上面主要是掌握动向。做些组织工作，统计、政宣组各组可设些联络员，专案还是要有人搞，机构要少一点。文化系统找些文化革命中作出成绩，群众拥护的同志组成什么组，但是可放些外事机构的人，文化、电影都是如此。(春桥同志同意影协会成立)(有人问艺术学院怎么办？散还是收？)艺术学校还是同文艺界一起吧！他们本来情况就熟悉，主要的负责人总要有几个，要把精力集中起来，定期商量问题，中间可放一些少的办事机构，把原文化局机构打乱。

朱拍毛、刘均一等人还是回本系统去搞好运动。

干部问题(机关)：

有人解放干部宽了，解放错了，干部一个时期总要搞出一个方面的问题，有一个时期提解放干部，解放错了，无非再改过来嘛！

“共向东”也是个思潮，总觉得对他们帮助不够，帮助够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帮助不够，阶级斗争观念到了后期往往淡漠了。

对机关问题方面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可否开个市级机关会议，是否包括局级，大家可讨论。宣传、教卫要清理，医院里无非是刀开死人的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搞下去。

小教队伍难道不要清理一下吗？

清理队伍一是清理造反派队伍，二是清理敌人的队伍，把敌人清理出去。

上海向中央报告少了。

我们要抓要害部分。上海要有真正的可靠的堡垒，一是美帝或走资派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就可有个堡垒与他们战斗，假如帝国主义到了上海，我们也不怕，我们可打个大仗。

## 1023. 王洪文重要讲话

(1967年12月22日)

我们上海这一次工代会的召开，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行动上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工代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等地区所作的一系列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我们要坚决地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张春桥同志曾经跟我们讲过，他说：你们这个队伍你们这个组织抓什么？他说第一个要抓思想教育；第二个要抓阶级斗争。如果你们不抓这两条，你们的寿命不会长的。所以我们觉得从当前来说，如何把学习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能够像林副统帅教导我们的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依靠我们铁路系统的广大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群众一起解决。特别是要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用最高指示来解决我们铁路系统的问题。这是我们工代会的第一个主要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也就是张春桥同志历次跟我们所讲到的，如果我们不抓阶级斗争，我们的生产就没有办法搞好。我们上海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立了我们的临时权力机构，夺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今年来，斗争逐步深入了，把深入我们党内政府里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等等逐步逐步地揪出来了。最近在工作当中，我们许多同志发现农村政治部有一些人不是处处为造反派讲话，而是处处在保。一部分同志认为

这样不对，就起来造反了。一造反以后，里面揪出了五个叛徒，原来要解放的，是那个刘杰(音)。这个人看来也要打倒了。今年三、四月份以后他们大肆活动，到了南汇他说南汇的李均(音)是十个县最好的一个县委书记。部分群众上了他们的当，就保。这样就把真正的革命派打成保守派。到奉贤，他说那个曹汉林(音)是最好的县委书记，因而又有一部分群众上了当。所以，他走到那里就干到那里，青浦的问题也同样。农村一部分造反派杀出来以后，一些家伙全部暴露了原形。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旧市委的组织部长杨士法。这个老家伙在十月份以前就准备解放了，认为这个干部是比较好的，是可以结合的。结合给交大“反到底”的同学冲击了一下，这个人有问题，这个所谓组织部长连党员都不是，是个叛徒。最近总工会也揪出了一批，一共三百人都不到的总工会揭了一下就有几个叛徒、特务。从张琪(主要头头)到施惠珍、周炳坤(音)等等，他们旧党组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的，有的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被捕叛变自首了，出卖了组织的；有的是解放前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特务，然后解放前夕又伏下来继续搞特务活动等等。这一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阶级斗争是非常复杂、非常尖锐的，据我们了解(总工会)那里面问题还大呢，还有现行反革命！最近我们揪了一个家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还往香港、台湾投递我们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旧华东局，那些人里面究竟有几个是好的？里面大部分是十五、六级以上的，从魏文伯开始，一个个排下来，那里面看来大部分人都有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铁路上面的。我们铁路上竟然有人把一个特务派到长江大桥，就是那个严兆雄吧！严兆雄实际上是个特务，他企图捣毁长江大桥。同志们想想，这不是阶级斗争吗！严兆雄已经抓了一个多月了，他不但企图捣毁长江大桥，还在南京、全国各地搜集军事情报，东西已被我们抄到了。就这样一个人，居然有的同志把他当作亲信，派到要害部门去。有的同志就被他们收买了，他给钞票，我们有的同志竟然就要。人家从美国带来的香烟伸手接过来就吸。同志们，这种烟你们都知道是谁吸的？我们铁路上的阶级斗争比有些部门要复杂得多，据我们知道铁路上过去军统特务、中统特务，都是由国民党直接掌握的一个部门，加上解放十几年来一小撮走资派在我们铁路系统的统治。

我想再举个例子，同志们还记得南站八·二五的武斗，你们不了解那里面情况，所以要讲清楚这个问题。余宝华是一个表现极坏的反革命家属，他有两个父亲，被我们抓了，枪毙了。南站的武斗，有个三次见过毛主席的老工人，竟然有人拿着长矛刺他一刀，就这样讲：“我再让你去见毛主席。”我告诉你们，这个人以后一定要抓的。南站被打伤最厉害的是比较好的监督四类分子的小组长。说明我们铁路上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

另外一点，当我们每一次要将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的时候，这里面不是武斗，就是磨擦，企图多次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每一次航向刚刚稍为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都遇到敌人在里面捣鬼。反正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阶级敌人在搞，有一小撮走资派在搞。春桥同志有次讲话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

我们铁路系统里面，有的人他的手南面伸到广东，北面伸到北京。最近有一个叫黄盘林的被抓了，黄盘林所交待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局的问题，还牵涉到江苏省的问题。最近上海抓了三个伸进江苏的黑手，他们利用我们铁路上的便利，帮助人家运送枪枝、运弹药等等，造成了江苏省的大武斗。他们勾结了地、富、反、坏、右，把黑手伸到扬州、伸到常州、伸到南京，伸到无锡、苏州，而且有他们一套罪恶计划。我们今天抓了一个罗胜寿(音)和戚拯，就是这么三个人(一个是黄盘林)。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场阶级斗争是激烈复杂的。而这些黑手呢？是铁路运输把他们包下来的，运枪枝弹药包，人到哪里去坐火车也包。谁包的我今天不讲，同志们你们将来去揭。谁包谁负责，反正我这里有材料，他们已交待了。

同志们，我们铁路工人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在历史上每一次革命运动当中，我们的铁路工人都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们把抓革命促生产的两副重担挑起来，作了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混进了一批坏人。有那么一些单位就是坏人当道，还有的受到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委托在我们造反派内部捣鬼。我

们广大的造反派战士，广大的革命职工把阶级斗争抓住了，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次工代会过程中，我们先考虑的委员、常委，包括老的，很多从政治上做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不管怎么样，队伍不清，特别是头头不清，就不能打仗，要不你怎么搞阶级斗争呢？比如最近我们发现，有的抓叛徒小组本身就是叛徒。南市区的袁振林，是原来造反派负责人，是个强奸犯；卢湾区的王宝金（音）也是一个负责人，他造反到现在贪污了八万多元；化工间张已华是个反革命，专门搞打、砸、抢、抄、抓。还有个手工业局，最近抓了一个王文海（音），他到处搞枪、搞炮，而且跟伸向江苏省的黑手有密切联系，企图搞垮“工总司”。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认为都应该从组织上处理，统统清理出去，坏的该抓的要抓，该处理的要处理，该判刑的要判刑，该枪毙的要枪毙，毫不客气。把混进我们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表现极坏的反革命家属，坚决清除出去，有些道德败坏的也应该清理。

再一个问题，我想对当前铁路局的情况提出我的几点看法：我们应该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从思想上巩固我们铁路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象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老是搞派。你要拉势力，他要搞班子，不去研究党的方针政策，这样下去，阶级斗争盖子到什么时候能揭开呢？不行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清理队伍，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三结合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才能够把我们铁路局的斗批改搞好。这是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有一部分同志过去跟着坏人，比如讲严兆雄，甚至有的同志干了些坏事，只要改正缺点、改正错误，甚至反戈一击，把那些坏人坏事充分揭露出来，怕什么！有些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只要认识，并能改正，每一个同志都应该欢迎，不应该打击。

第三点意见，就是在清理我们的队伍的过程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清理队伍。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清理。不管是哪一种力量，自己首先清理你那一种，那个组织。我建议同志们联合起来！我们应该在清理组织的过程中体现我们大联合，而且要体现思想上的大联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坏人趁机钻空子，捣乱，转移斗争大方向。

第四点意见，就是我们建议非铁路系统的工人和各组织不要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铁路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自己来解决。

第五点意见，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战士必须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伟大方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

在当前我们希望铁路系统的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广大革命职工，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铁路系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切实把我们这个队伍建设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正象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相信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广大职工一定会这样做的。

#### 1024. 谢富治介绍上海修改党章工作情况 (1967年12月23日)

**最高指示：“外国的党章人民看不懂，从价值说起太烦琐。”**

一、上海关于党章总纲部分当前比较集中讨论五个问题。

(一)关于总纲中几个问题的提法有两种：一种主张在党章中写上毛主席总结了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将马列主义发展到第三个里程碑的时代的特点，写上共产主义的前景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道路，规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斗任务。用群众的话来说：“上管百年，下管百年，既管中国又管世界”；另一种意见，在党章提出中国和全世界的奋斗目

标，但主要总结我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较具体的规定党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大多数倾向后一种意见，但争论比较大。

(二)党章中如何体现毛主席的建党路线问题。有的党章总纲，用主席的几段语录连接起来，但几段主席语录连接起来不能体现主席的建党思想，不用吧，体会不深，又概括不起来，大家感到困难。

(三)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提法问题。有的党章对民主革命经验的提法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少数单位提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关于解放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提法也不一，有的提法是，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必由之路。有的概括不起来，回避这个问题。

(四)怎样概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问题。这个问题写的很多，但提法不一。有的提法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的提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把一小撮走资派清除出去，进行夺权斗争。有的提法是，斗私批修。还有的提法是，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破四旧，立四新，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五)关于现阶段党的任务、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多数初稿内容提，以斗私批修为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的头脑，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决支持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反帝反修。还有少数单位提，改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的提法是，高举三面红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备战备荒为人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 二、关于党章部分的争论：

党章第十五条(原文略)，上海电子管厂讨论，多数认为不应修改。理由：(一)原来是上级代表大会选举的；(二)在基层单位的工作不代表他的全部工作；(三)影响大。少数人认为应修改，理由：(一)每个党员应是普通党员，不应特殊；(二)监督作用，若没有撤销的权力就失去了监督作用；(三)对这样的党员开除要慎重，基层有决定权，但应报上级批；(四)个别单位的工作可由支部去考查。

党章第十一条(原文略)，上海先锋厂讨论关于退党自由的问题。一种认为不应该写，理由：(一)通过文化大革命觉悟提高了、要求退党的少了、不应为少数人写这一条；(二)加强思想教育、不要发展到退党的地步；(三)退党就是逃兵、逃兵就应该清除。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写、理由：(一)阶级斗争客观存在、总有一些人蜕化、应允许退党；(二)暮气沉沉又不起作用的、开除伤感情。

## 上海当前修改党章工作的具体打算：

一、把修改党章作为全面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来抓，与学习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结合起来抓。

二、大学习、大批判、修改党章的活动与本单位的斗、批、改密切结合起来，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密切结合。

三、针对群众活思想，带着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展开群众性的大讨论，引导多思多想。

四、选好的本本印发各单位讨论。

## 1025.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谈上海形势 (1967年12月27日)

上海的运动更加深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继续取得胜利，毛主席视察六省、市的

指示正在一步步的落实，形势一片大好。当我们看到大好形势的时候，也要看到问题，整个工作要按主席的指示来办，要做到主席的每一个指示都要落实。

### **大好形势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认识不是那么一致的，不要以为什么问题没有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我们不向资产阶级进攻，资产阶级就向我们进攻，如果全市革命造反派、全市人民都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向资产阶级进攻，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就会巩固、加强，各革命组织、各革命委员会都要这样做，在斗争中提高我们的斗争艺术、斗争水平和觉悟。

一个月以前，阶级敌人在向我们进攻，流氓、阿飞的猖獗就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的生产遇到了困难，煤缺少了，一些工厂停工了，还有一些歪风在上升，这样空气就变了，但是整个形势还是对我们造反派非常有利，这说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几天我们接到了几件下面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打的报告，这些文件讲，过去市委对工作不够重视，但总的来讲还是有成绩的。而“一月革命”以来就更不行了。看了这些文件真是大吃一惊，这些人为旧市委歌功颂德，还为黄赤波辩护，黄赤波是什么人呢？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密，对资产阶级泄密，还讲保密委员会以后要他来工作，这不是在保卫他吗？

我们总觉得有一股势力，与刘、邓、陈、曹没有划清界限，从极“左”的方面来向我们进攻，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我们的权。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好形势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如果没有看到大好形势，把上海看成漆黑一团，那就错了，但是只看到大好形势一面，而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那也是错的。

### **解放干部问题就是正确对待干部**

二月份时，我和姚文元同志回上海时，主席就指示要正确对待干部。根据主席的教导，我们就解放了一批，但并不是要解放的都解放了，阻力很大。现在不少单位要成立革委会，要三结合，但有的怕结合错了，不敢结合，不敢成立革委会，那就错了。大学运动为何如此吃力？有些小将不想干了，说明没有搞好三结合带来的困难，如果有些地方出了一些毛病，也不应该夸大。革命三结合过程中不犯一点错误，这是办不到的，做任何工作都会犯一些错误。

怎样结合才好，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没有经验。在二月份主席讲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六月份更明确地讲了除了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反革命以外，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已经传达了主席的这一指示，六月份比二月份有了进步，还存在一些缺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这些同志怕我们结合的干部以后查出问题，是不是就不能搞工作了，今后几年又查出几个，就不敢三结合。这样就不对了，我们一方面要谨慎，一方面又要大胆，两方面同时进行。

我们要看到好的干部是绝大多数。譬如有的党员十年以后改变了，那是十年以后的事情，有些现在的确是好，那我们就要用他，我看不要因为一些枝节问题就不按主席指示办事，还是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要因为抓坏人就不这样做了。我们一方面要抓坏人，一方面还要继续解放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这么多问题怎么办？还是要从思想教育入手，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入手。

### **今年一年整个是搞党的工作**

对于建党路线的批判要围绕着修改党章工作去作，要准备搞它一年。最近，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弱了一些，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修改党章，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上海的光荣任务。学习主席建党思想、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这个工作要搞下去。现在有的单位修改党章不搞了，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也不批了。不要以为中央有了草案就行了，还是要发下来再讨论，再修改，不知道要几次。今年是抓阶级斗争的一年，明年一年整个是搞党的工作，因为阶级斗争根本的就是政权，而政权是由政党领导的。如果我们的党是马列

主义的党，那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如果是修正主义的党，那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主要是结合政治思想教育，还是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用打、砸、抢，不要用打内战代替学习班，这样大方向就干扰了。

我的意见要抓四个第一，从思想上来解决干部的思想教育，来教育我们自己，来教育我们的造反派队伍，教育我们的新、老干部。这还是要办学习班。有的单位现在已经取得了经验，大家感觉到，没有一个党组织，没有一个党组或党委是很难办的，没有党员做骨干，很多事情解决不了，战斗力差。

我们上海工人造反派队伍很强，没有个党，就不可能减少无政府主义，我们要通过学习毛主席论党的建设来提高我们的觉悟，认识它里面有很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我们有不少同志不注意政策和策略，要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的政策和策略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倒退了。我看了一次斗争陈、曹的电视斗争会，我一看心里就有点紧张，电视斗争陈、曹都挂牌子了，为什么都挂牌子，而且电视上还打人。武斗不好。我回来还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上海的电视斗争会比较文明，主席要求我们进一步，那我们现在不行了，不准他讲话，还是要让他讲话嘛！讲只能暴露他，你不让他说这反而不好，让他说了再批判，是我们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斗争水平没有提高。开斗争大会人家不看就拉倒，人家都走了说明水平不高。

要搞严肃的政治斗争，不要搞打、砸、抢。打人的人据我观察，除了一些参加一月革命的以外，出于阶级感情以外，很多人是形“左”实右，为了表现自己。好象打人就与陈、曹划清界限了，根本不是那回事。要把打、砸、抢这套去掉，我们的运动就健康了，不去掉就要受到干扰。在社会上，群众脱离我们，保守势力要抬头，对革命不利。

### **要把造反派队伍搞整齐，提高战斗力**

要抓学习，毛主席的话句句字字要落实，要把水平提高一步，前进一步。要把我们造反派队伍搞得更整齐，战斗力更强。我们搞了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了，有好多人的问题要害在哪里没有很好地研究，抓到了一点就是拼命敲，要害没有抓住，花了很多时间，反而没有搞好。对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没有搞清楚，主要的搞得少，次要的搞得多。同时我也感到有个危险是你们抛材料太快，不应当马上都讲，把炸弹、原子弹都丢出来了，没打到要害处，结果走资派都知道了，他们知道你们没抓住要害，所以都不交待了。调查了几个月的材料都抛光了，实际上是在向敌人告密，把我们知道的统统抛了。

不要没有阶级斗争观点，阶级观点，保密观点，要警惕造反派队伍里有坏人。譬如市革委会材料组、材料专案组，谁知道了去搞要开枪。譬如说，谁要抓我，我不怕，谁要打开我的文件柜，我就要开枪，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不能没有阶级斗争观点，现在不是旧市委当权，而是造反派当权了，现在整理材料是整敌人的材料，不能这样去干，如果是这样，坏人就很可能利用，钻我们的空子。当然，即使发生这样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 **分步骤地清理队伍，打一场人民战争**

还有一个就是坏头头的问题，不能打得太宽，我看标语也不知怎么搞的，坏头头这么多？我们意见是叛徒控制了这个组织，干了很多坏事，这就是坏头头。但如果是老造反派，负很大责任的，犯了一些错误，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允许人家改正，允许人家检讨。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要培养接班人的，你们敢担保你们不犯错误，不犯政治错误，才二、三十岁。不要轻易宣布是坏头头，要打倒，还是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这样不是泼大家冷水，是使大家清醒一点，斗争还刚开始。

现在好多专案组没有落实，好多没人抓。譬如，陈丕显的老婆有没有人搞啊！你们搞出什么啊！都是工作问题。这也要怪我们，因为我们没抓紧嘛！但说明一个问题，要害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共产党员，生孩子不在解放区，而在上海，为什么不相信解放区的医生，而相信蒋介石的医生？就这点就能驳倒他。

对一些人的问题，不要去抓枝节问题。机关队伍要很好清理，大学阶级队伍是复杂的，要清理，搞出个清理办法来。中学也要考虑一下，要清理自己队伍。要清的很多，你们是否可以分分类：(一)先清自己家里。(二)把当权派清理一下。(三)花半年与一年时间搞其他的。要分分步骤，一步一步地做。大致是分三种人，要害部门先清理，机构很大的，先抓重要的，要打人民战争。搞这工作应该对大联合，三结合有所促进。

## 1026. 周恩来在业务会议上的五点指示 (1967年12月31日)

一、要认真开展“斗私、批修”，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

要认真开展“斗私，批修”，把学生引导到有事做，否则就胡来。铁道学院毕业班大联合，不联合不分配；工厂很多人要求转正，也要搞联合，不准串连，不准停工，接着正式手续，联合起来可以转。不准上访，干扰中央工作，好好“斗私，批修”。

二、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总理检查了×机部的学习班情况，粟裕作了报告，总理强调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同时提出外地学习班学习不好，可以把头头调到北京来学，这是一条重要经验，要把×机部搞好，带动其它学习班。一月开始推动，把××工业口学习班推向一个更新的高潮。

三、更好地巩固大联合，迅速推进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总理提出要借主席接见的东风立即动员起来，要把没有大联合的迅速联合起来，已经联合起来的要从思想上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迅速促进实现大联合。粟裕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在春节前实现三结合。

四、反对铺张浪费，大少爷作风，坚持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

北京一个大学旅费是六十万，预先开支要控制才行，开支最多最乱的要调查研究，抓个典型。助学金也超支了，随便住旅馆，伙食费很大，火车费、宣传费、本地的交通费浪费很大，调查一个人一千多人次，花几万元。喇叭、纸张浪费很大，财政部组织人到学校、机关、工厂、商店做了调查，了解开支情况。有的跑到银行去抢钱，九百多万元强迫签字，为什么顶不住？杨白劳打成那个样子要他按手印他还反抗，你们为什么顶不住？一派掌权的一概不支付，倘若盖了钢印也不拨款，一定要两派联合起来，由大联委，有单代表签字才能付款。要复课闹革命，学校按预算付百分之八十。未联合起来的，只能给吃饭钱。自己走出去，离开工作岗位要停发工资，单位浪费了的要扣回，节约闹革命，财政部一定要设法控制。机关学校财政经费要控制，迫使他们节约闹革命，机关也要如此。厂长基金、部长基金要取消，财政部下半年设有认真抓工作、抓业务，这样下去不是变成了败家子吗？今天晚上就要动员，一定保持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

总理问：那个部盖房子多？(建工部、冶金部)

总理说：国务院就没有盖房子，冷气是国民党时修的。国务院会议室挂了个牌子是艰苦朴素。

五、力争一九六八年第二季度完全恢复生产秩序(后改成，完成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并力争一九六八年生产超过大跃进的一九六六年。

总理说：今年收购最好的是黑龙江，第二是吉林，第三是天津，完成最差的是山西、福建。

总理提出铁道运输不很好，海运比较好，铁道一月份一定要改变形势，三月份一定要达到过去的运输量。铁道部要开个大会，开了以后，干部要下去，群众组织也要下去，帮助大联合，三结合。今晚国务院各部都在开会，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要借东风，促工作、促

战备、促进大联合。四、五机部要求总理接见，总理说：生产没上去，不接见，等到生产上去再接见。铁道、煤炭、冶金、国防、机械、明年一定要上去，运输上不去，就把别人拉住了。

(栗裕同志归纳整理，张培源同志传达)

### **1027. 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彻底实现最高统帅毛主席十月二十五日伟大批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7年12月31日)**

十多年来，国防科研战线上经验很多，很丰富，最根本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今后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集中力量，分工协作，加强体制调整改组，从组织上加以保证，要发动群众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自力更生，勤俭办科研。一九六八年国防科研任务十分繁重，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一、继续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整个过渡时期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决不甘心于自己失败的，他们还会别出心裁，用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我们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伟大指引下，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密切结合起来，把科研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私字是最大的障碍。私字当头，就会把脑子围起来，听不到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磨刀霍霍的声音，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指示以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都不听，这是很危险的，是不能容忍的！(聂总很气愤)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有坏人不揪出来，革命搞不好，生产上不去，就会起到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我们要依靠本单位的群众，很好地坐下来，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促进革命大联合。

有的单位有些人整天东游西逛，不上班，不很好生产，光拿国家的工资，逍革命之遥，怠人民之工，他们不搞大批判，不抓革命，他们完全是站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消极立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抵抗。

#### **二、加强领导，继续做好国防工业军管工作。**

军管工作要帮助建立健全的领导，带出一个好的作风，要坚持支左不支派，军管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毛主席指示符合的，要坚决支持，对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要提出批评，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革命原则下联合起来。

#### **三、又快又好，做好组织调整工作。**

这里矛盾复杂，工作很多，但一定要做好。组织要服从政治，组织调整一定要服从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要以彻底革命精神大破大立，要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组织调整不能和斗批改截然分开来，要加强我们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国防科研人员的调整要根据实际需要，在调整中一次做到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方针既定，逐步完成。

#### **四、以战略为重，抓好生产科研。**

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不要等什么条件都完善了再去开展生产科研，要边生产边试验边调整边出产品。

各项工作要有战备观念，要抢时间，六八年美国大选，国内矛盾十分尖锐，英镑贬值再度发生严重危机，苏修集团矛盾重重，他们正准备对革命人民进行猖狂反扑，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我们要立足于打，而且立足于大打。林副主席说：时间对于我们是一种力量，要发展尖端、常规装备，加强力量，使我们国防工业来一个大发

展。

## 1028.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京市革委会上为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论教育革命》通知”的讲话 (1967年12月)

丁国钰同志：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教育革命达到高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谢副总理说，常委应很好讨论，组织学习。这是一件大事，学好了，才能使教育革命胜利。

放下分歧，集中学习、实行。事实证明，没有联合，教育革命搞不好，大批判、斗批改搞不好。要尽快联合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要真诚、踏踏实实，不搞两面派，不是狂妄分子，用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衡量每个同志。

谢副总理说：这是很重要的文件。(念文件第三页)：“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要真诚，现在有些人不真诚，搞两面派。是否真挚，不是狂妄分子，踏踏实实，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进分子，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同志们要注意，“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包括我在内，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要忠诚。

(读第四页“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

- 一、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 二、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 三、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 四、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这在学校十分重要，不是有小报吗？可根据这写文章，不要打内战，可以写(上面谈的)那一篇吧。

(读第十五页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

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九评》上写了，因为《九评》长文章不能长写。这五条要衡量我们每个同志。要认真学习，今天把你们叫来，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要克服自己存在的缺点。是不是真诚积极，要不谋私利……。只念语录是不行的，要实行。我是有的放矢，放矢也放自己的矢，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充满革命精神，富于牺牲精神，坦白真挚。阴一套，阳一套行吗？要忠诚，要坦白，要忠实，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现在有个不好风气，不向先进学习，有人来去挑别人的毛病，不向先进学习，而想把先进搞垮，当然先进的不是绝对那么好，如二十三中就有好几个学校去冲。那是群众自己创造的先进典型吧！与旧市委、旧团中央搞的不一样。上次中央关于学习针织厂先进经验的通知上说要向一切先进单位学习。先进不是一下子完善的，而是逐渐完善的，大中学校红代会要狠抓这件事不好吗？

**要斗私批修，革自己的命，对群众要团结——批评——团结，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教育革命对象，一是一小撮走资派，一是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革命委员既是革命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特别要做革命的对象。有些人光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当然比不革人家的命要好一些，要斗私批修吧！斗私批修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吧！批修，就是

革一小撮走资派的命吧！

(当学习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的通知时)，

谢副总理讲：这个问题在北京是很重要的，大专学校多，中学、工厂少些。对于在这时这个问题上，那时那个问题上犯错误的组织要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看出了这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给“红暴会”以指示，如果两派都能按主席指示办事，就不会打得那么厉害。

对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只能采取批评、帮助、联合的原则，不能采取压垮办法，这个问题北京的学校要好好学习。今天这方找那方的错误想把对方压垮，明天那方又找这方的缺点想把这方压垮，结果谁也压不垮。这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和最新指示的。

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就是保守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搞垮甚至武斗围困的办法不对，有一些学校比较严重，这是违反毛主席一贯教导和伟大指示的，今天他压你，明天你压他都不是办法，要走团结——批评——团结，主席指示的这条路。

“联动”算什么造反派，造反个屁，“西纠”时还是造反派，到“联动”就变了。

#### **革委会委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应该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

吴德同志：近来外面一些同志来信，反映革委会委员不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不抓大方向。比如有的象陈荣金、李家才一直反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并且造了很多谣，陈荣金反康老，他们不是爱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反是反对、攻击，有些是造谣、诬蔑。群众见你们革委会委员这样干非常愤慨，革委会对这些问题要处理的。还有洪振海是违反革委会决定，违反“六·六”通令，带头武斗，破坏国家财产。还有马永祥带头打架，把群众的手指头搞断了。还有混入革委会的，梁月英是个地主分子，等等这些问题群众来信要求革委会要有明确的态度，明确处理，否则影响革委会威信。就是在一般群众组织也要重视，在革委会更应严肃处理。

谢副总理：参加革委会他可不按革委会决议办事，有些不按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的指示原则办事，这对革委会委员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革委会，叫做革命委员会，首先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挂帅，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刘邓司令部作艰苦斗争。我们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大半年了，我这个人思想水平低，有缺点，要斗私，工作不算太好，但有一条我们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勤勤恳恳，全心全意，这对革命委员会是个主要问题，这是所有革委会委员的前提。

究竟跟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还是不跟，这个问题对我们革委会委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首都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在地的革委会。我们多数人是跟的，但也有少数的，他不但不跟，而且对毛主席司令部采取反对的态度，这是极不能容忍的。

我们对毛主席应该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应有最高最深厚的阶级感情，无产阶级的热爱。我们要紧跟，跟不上是一回事，不跟是一回事，反对更是一回事。这个问题七、八、九月份这三个月我讲了不少话，对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的最重要的部门，中央文革要紧跟，反对的要处理，但就有人不跟。

今天常委扩大到一些大学，你们大学的问题很多，大学少数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不是象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是炮轰、反对，公开的、秘密的、阳奉阴违的。有的是过去犯、现在没改正，现在还反对。你们对毛主席司令部采取什么态度啊！公开的、秘密的搞，如果不热爱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不能当革委会委员。当然如果老帐都算那就多了，继续反对就不行。

要入党，党员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吗？可以讨论一下吧，那样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能成共产党员呢？这件事是有点气愤。

不象爱护眼睛一样热爱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还损害甚至反对，

秘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处理。

### **要坚决和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象作斗争**

大家检查一下，危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造谣，要惩罚。甚至造到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头上来了。出校刊，什么造谣都有，要找几个典型，谣言要追根，依法惩办。街上谣言很多，这种作法有利于敌人、有利于刘、邓、陶，有利于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革命。

我们就没紧跟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毛主席、党中央叫我们搞革命大联合，不搞，还搞分裂，你想把我搞垮，我想把你搞垮，这就没紧跟呢！叫我们搞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坐不下来，现在还有搞串连的。自己打内战，还帮人家打内战，违背伟大领袖的教导吧！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特别是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工厂办的好，农村、学校办不起来，办那个派性学习班有时不办比办还要好。前几天中央讲学校的关键就是坐下来读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古田会议决议》、最新指示、《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等，联系自己，认真斗私。

还有些学校干涉外国事，批评阿尔巴尼亚电影，自己的事都管不了，还管阿尔巴尼亚去了，什么《海岸风雷》，我没看，也可能有毛病，但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什么大毒草，广播，大字报上街，无组织、无纪律吧！请示了谁啊！每个学校只管自己，把学校教育革命，革命大批判，复课闹革命搞好，不要干涉别的地方。

### **对中央文革要无限信任**

革委会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绝对权威。我们对毛主席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文革要无限信任，要跟得很紧，不能够损害一点，那怕一字损害都是错误的，都要反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快两年了，你们损害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就帮助了刘邓司令部。

损害毛主席司令部，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呢？恐怕还有。过去错了就算了，今后再发现就不得了。你做为市革委会委员就应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我这个人比较笨，紧跟还是跟不上，你不跟还反对，那不能做革命委员会委员的。

### **象爱护眼珠一样去爱护毛主席司令部**

(有人说：现在有的学校到工厂传经去说，革委会核心组可以成为共产党核心。)

谢副总理：那天首长讲了，不能所有革命派负责人都可以集体入党，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要反对复旧，一种是我是革命派头头，不经手续就可入党。有在现在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能加入党啊，不行！革委会委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办呢？你们说？(众：清除出去。)

流言蜚语一定抓几个典型。革委会委员讲话要慎重、要大胆，传达讲话要用自己的口气去讲，不能各取所需地去讲，各取所需把人家都害死了。

还有一事常委要准备，关于党章修改问题，上海已经搞了，北京也要搞，主要是工厂、军队、机关，现在讨论恢复、整顿、建党问题，团也要整，红卫兵也要整，要准备搞这个事情。红卫兵中也有这种人，不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

十月九日江青同志说，抓坏人各派要联合抓，自己抓自己的坏人，抓别的组织越抓越乱，你抓我的“五·一六”，我抓你的“五·一六”，那有那么多的“五·一六”。

我心中一句话，就是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每个人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紧跟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吴德同志：革委会委员的起码条件。)这是起码条件。

第二条，要象爱护自己眼珠一样去爱护毛主席司令部，决不能丝毫损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有革委会委员要检查是否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否爱护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

誓死保卫毛主席吧！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不能损害吧！一句话、一个字也不要损害吧！大学问题较多，你们检查一下是否：一紧跟，二爱护。要坚决和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象作斗争。

### 1029. 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2日)

元旦社论是全面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六八年的任务是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写的，要求各级委员会、革命组织，进行大学习，在一月份全面落实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元旦社论是毛主席新的动员令，要按照元旦社论去布置工作。要我们排除干扰，我们要抓住中心环节就可以前进。二点意见：一、仍要继续大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以毛主席最新指示、元旦社论，建党路线，用四对照办法学习，除此之外，在基层中要抓群众性的学习，暂为一个月。最近随便封组织，随便抄家，游街，还有……这是不行的，是后退之表现。二、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问题：(1)已经提到六八年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在学习中要把建党整党作为重要内容，不能为全年之外，不能搞一个段落，要为召开“九大”打下思想基础，要把大批判大学习深入下去，可以专题调查，三十一日报纸登过。开展专题调查是最好的大学习、大批判战场。(2)除继续搞大学习大批判之外，还要继续搞本本，目前还是不够的，这些工作要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3)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与整党建党组织问题，不是那一天上面宣布一下，简单地加以组织上已恢复，而是思想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逐步恢复活动。在基层建立党的核心组织，还要搞群众运动，听取群众意见，这不是全民党，各级革命委员会，可以提出名单来。下级建立党的核心组，但还是要批。各级革委会要抓重点，要典型试验，到底怎样建立核心组和恢复组织生活，要全面规划，典型试验。对共青团、红卫兵和革命组织也要加以整顿建设，社论中提到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本来提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这一点要很好的考虑考虑。中央负责同志讲，派性好象一条毒蛇，绕上就可以被绞死，无论如何要注意。

### 1030.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防病工作会议代表及有关人员时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3日)

#### 卫生部门的工作只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

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以后，整顿各部工作时主席第一个就抓了卫生部，从四月到十月抓了六个月，那时有十四个部。同时在这里开财经会议斗薄一波，然后发现高岗问题，以后开组织工作会议，又发现饶漱石问题。一幌十五年了，十二年后卫生工作还是这样。六五年主席对卫生工作做了指示，现在看来和新的一样，我再念一遍(读六·二六指示)，主席指示千回读万回读都有效。“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话很对。而且这百分之十五里主要是老爷，为城市服务，县镇也是为城市服务，也不下乡，公社也有不下乡的，只能走到他那里服务。把县镇和农村一部分人算上只一亿人口，现在全国七亿人口只为一亿人口服务，百分之十五的比例还是合适的。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主要是老爷，工资高、特殊待遇，住院优先，药品免费，好大夫会诊。

为公费医疗一年出多少钱？(答： $\times \times$ 亿。)这么多钱就为 $\times \times$ 万人服务，百分之十五就是一亿零五百万，其中职工多少？(先念副总理： $\times \times$ 万)就算 $\times \times$ 万吧，也只有百分之 $\times$ 享受劳保，也还是少数，就七亿人来说就更少了。(总理又询问和计算了享受劳保的职工和家属人数。)

白学光是兰州市委书记，主席的批示就是根据他的报告批的，你们要把他的报告印出来。

一九五三年就看出来了，当时能揭发了不起，现在又是个结合对象，了不起，我看这个人可以作卫生部长了，现在还作市委书记呀？我们就是要找这些人。

(总理又询问和计算了享受劳保的职工和家属以及公费医疗的人数。)实际就是这些人特殊化，七亿人口中一亿多人的特殊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特殊化，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不满意，我们的卫生工作怎么能继续下去。

### 卫生工作首先应当面向农村，然后面向群众

进城后，主席批示白学光的揭发后，卫生工作没有转变方向，不是面向群众，面向农村。首先应当面向农村，然后面向群众。当然职工、一般党员还是群众，“长”字号的还是少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享受公费医疗，把其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享受的权利给剥夺了，侵占了，加上解放军和家属，也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总之百分之二十的人享受公费医疗，剥夺了和侵占了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的权利。从阶级观点看，我们怎么能心安呢？所以主席批评的百分之十五，一点没有夸张嘛！是实事求是的，抓住了要害。劳保福利主要还是高级人享受，少数人特殊化。

我们培养学生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大学生没有当干部就享受公费医疗，你们还闹。要和他们讲讲，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照老制度搞下去，那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让他们懂得经济基础。有学生没有？(答：有。)你们天天嚷反修，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就在这里，这就是培养你们走修正主义道路。(众：笑)你再说说怎样特殊化？(答：略)门诊开刀可以提前，药品可以比别人多拿。要遇到薄一波还是一毛不拔，他是二级干部，还要补贴，说他儿子多，真是怪事！我们早就说该取消了，杨尚昆还是要给他，山西商人，这不是我说，是五三年批判他的时候先念同志说的。

开假条子！这是医生旧的习惯势力，官大一点就容易，其实没有什么病也要休假，一开就半年、一年，也不扣工资，工人半年就扣工资，他们十年也不扣，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病了。还有十一级、十三级，这是大城市，到县里就扩大了，从延安就有点影响，开国以来就搞这个级别，动都动不得。听报告分级别，根据职务和需要嘛！为什么要搞级别，工作需要就可以嘛！有人生病在床上动都动不得，你给他票有什么用呢？空着个位子。

民主人士马叙伦活死人，躺在家里有什么用？这种人活着有什么意思，生不如死，每月还挣工资，还吃大米，有个护士看着他，投这个资有什么用。当然我不是经济主义，他为人民服什么务？他现在还是政协副主席，还拿工资。(李先念同志：话也不能讲。)德田球一也是半身不遂死的，他在日本有威望，坐过牢，不象宫本、野板那样自首叛变，日本叫“转向”，如果能把德田球一治好，尽管不能说话，他活着对日本就有影响，就是有政治价值。马叙伦有什么政治价值？是个民主人士，过去历史上也未作过什么好事，事情要分析嘛。

分十一级、十三级、十七级三大级，听报告、医疗都不同。军队也有这个级吗？(答：有。)

你们××医院有个元帅屋子，现在造反了，这是特殊化。

(总理又计算了公费医疗和劳保经费开支的情况约××亿元，连同军队在内约××亿元。)如果把这些钱用在七亿人身上，每人平均约×元左右，如果给一元多，自己加一半，这样经费不再增加多少，方向一转就改观了。这样一搞，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的人就更多了。劳保要少一些，公费医疗就更少一些，如果将来实行供给制，也要节约。如果管理不好，实行供给制一样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有的人舍不得吃药，有的人浪费。人一离开，你去检查，不知堆了多少药没有吃，你不给他，他乱骂，你给他他不吃，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军队里也有，当然这是少数啰！

全国整年卫生经费多少？公费医疗占多少？如果这笔钱拿来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就是大改革了，这是个大改革，这个制度来了就是反修，立了新制度就是防修，反修、防修就在一举手之间，但是不容易。

卫生部门是虚实结合的部门，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抽象地讲面向农村很容易，要作到就难了。有人讲上山下乡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动路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主席的思想。城市这么多人不下乡怎么行？城市不要太集中，走上比较平衡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下乡去要回来他们不研究，目的是搞反动的经济主义，多数是剥削阶级子弟考不上学校，去的时候是青年团骗去的，没作思想工作，户口还留在城市里，文化革命几千人都跑到城里来了，这是对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的惩罚。卫生部门是虚实结合的部门，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们这样算就是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说过要组织上落实，经济上落实。没这，就是组织上落实，光有思想上、政治上落实是空的，好象红卫兵说的是空谈政治家。光喊打倒老爷卫生部不行，吵了半天还是在北京，不下乡，财务司还是照样支工资，没有意识到吵着吵着自己也成了老爷卫生部的一分子了，没有认真贯彻主席指示，又没有搞好斗批改。

你们三十一号见到了毛主席是莫大的幸福，要学习，要落实，要认真贯彻，组织经济不落实，还是老爷卫生部，领导只讲形式主义是不行的。毛主席说的很对，“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都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兵役制改革你们知道了吗？（众：知道）。这是很大好处，主要有两点：一、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四，城市人口占百分之十四至十五，改为两年后，就可以使更多的人受到军训，提高文化，锻炼身体，增强觉悟，一旦有战争都可以拿起枪来。这是第一个好处。二、是不容易留在城市，复员以后就可以回家去。四年制在农村有对象还可以回去，没结婚的就不容易回去了，就要在城市找对象，就不容易安置，对发展以农村为基础的工农联盟方向不对，农村和城市现在有悬殊，二十世纪还有三十年，总不能取消吧，只要在城市呆上四年就不想回家结婚，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这是个大事，当然不是旧社会的所谓人生大事，但也是人生大事之一，因还有个繁殖后代的问题，兵役制的改变，是面向农村的方针的问题。

### 毛主席说：书读的越多，越蠢。

第二段教育，主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年。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收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婆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的越多，越蠢。”

医大是八年制吧？你们去医疗队手术赶不上护士吧？下去十天胜读十年书。这个制度是陆定一搞的，他根本不向中央报告，国务院更不沾边，这样一个副总理，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才查清是个大叛徒。中学根本用不着读那么长，真是越学越蠢。

（谈到有的医院医生不愿下去，护士愿下去）护士可能比医生本事还大。（谈到本事大的医生不下去时）难道资产阶级大夫不下去，我们中国人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吗？年轻的大夫，有十多年的护士也就行了。不要迷信大夫，不要把宝押在他们身上，你们越离不开他，他们就奇货可居了，你越靠他，他越翘尾巴。批判他们的错误，也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欢迎他们正确的，不要走极端，一概打倒，一概依靠，都不对。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接近他们，说服他们，一方面不要依赖他们。

### 六六年、六七年医学院毕业生全部都到农村去

对（医大）你们六六年毕业的多少人？（答：二十七人，有的已分配到部队了）你们一个也不要调到军队去。（对六·二六领导小组）调了就被动了，有影响，写了申请书也不要，（对秘书）你马上去打电话。医大带个头，你们全部都到农村去。顾思同志：请你通知，北京四个医学院凡分配到部队的都不算数，（医疗队代表：有的同学已穿上了军装，有的已办好了报到手续。）统统收回来到农村去，为农村服务北京要做个模范，分配到各地去，各地需要不需要？（众答：需要。）医院当然要配合下去，六六年六七年毕业生肯定分配到农村去，不一定都到西北去，农村广阔得很。六八年、六九年的志愿报名，可以不去。留在学校的搞斗批改的以后还是要下去。北京市的几个学校都要下去，当然个别人会有抵触，有的可能跑回家

去，可能有人不高兴，这回不管了，就是要下去。各卫生部门、各医院只要有人反对，都要为真理而奋斗，不要为派性而奋斗。不管那派，只要反对就要批评。

### 一定要把老爷卫生部从北京这个老窠里大改革

现在谈医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还有近六亿人是农民，医院不为他们服务，一定要改。怎么改法？就要把有本事的医生，除了身体弱的，年老多病的，还有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譬如右派，立场思想有严重问题的，除了这三种以外，其他有本事的，老的五、六十岁，中年的三、四十岁，年轻的二、三十岁，要动员医院的人下去。首先是砸北京医院，北京医院人太多，人浮于事，要下去。反帝医院也要下去。北京的带头，一定要把老爷卫生部从北京这个老窠里大改革，要有魄力。下农村不一定都去大西北，各地都有苦的地方。医务行政人员，司药等也可以下去，不但医务人员，勤杂人员也要下去一部分，这么多人干什么！

“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么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我们要把它调过来，重点放在常见病、多发病上，改进治疗，要用普通的药。过去有几个怪中医，专门开怪处方，山东有刘××(山东代表答：他给彭真开八张处方，有十个鹿心。)十个鹿心多少钱？(答：一万五千元。)他是故意给彭真这样开的，显得他有本事。主席又说：“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我们应该执行这个方针。

今年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医药药材问题没有解决。药品不多，农村就更少了，今年要生产普通药品，供应农村，改变过去生产贵重药品多的现象。要进行调查，普通药品那一种在农村需要的多就多生产。例如：头疼、伤风、感冒、南方的摆子、血吸虫病等等。

### 1031. 聂荣臻在接见科学院军管会负责人与王建中时的谈话纪要 (1968年1月5日)

科学院形势不错，在北京各单位看来还是好些的。抓革命，促生产，没有什么武斗，科研生产没有停，作出了些成绩。最近还要发表珠穆朗玛峰考察报导，外国人许多没有考察到的，我们考察了。有个影片，搞得怎么样了？听说，因为以前那一次登山考察是彭真批的，有人说这是黑线任务，甚至材料也要烧掉。没有烧掉，是对的。考察是许多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当地老百姓支援，是许多革命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嘛，不能否定群众的劳动。射电望远镜，原来迟迟不干，原计划要××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广大革命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快地搞出来了，只××万元就修成了，这个项目对国防、天文研究都很有意义。黄、淮海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经验，有的盐碱地两三年就增产，据说最多有增产百分之三十的，情况怎样？农业、水利部门的一些单位也愿意一起协作搞。最近要出去一些人抓黄、淮海。象这些工作，过去没人抓，是“冷门”。成绩是肯定的，五八年大跃进，劲头很大，那时我还有时“泼点冷水”，革命精神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五八年后的张劲夫没劲了，他热心搞×××，只能××到×××，我向总理说过，战术上没有把握，技术上没有过关，有什么用？总理说，这是刘少奇的坏点子。刘少奇还提出要搞自动爆破船，说打军舰，也是刘少奇的坏点子，打军舰有鱼雷，搞那个有多少用？有人就把刘少奇的一句话当作“圣旨”，非干不可。

新技术局还是全部先接过来。如果是三反分子、叛徒，反正要处理，科学院也不要嘛，不要留给科学院。有些人，凡是可用的，还要用，工作安排上注意就是。要给科学院配探索和基础理论研究的班子，搞探索、理论研究、电子学、物理学、化学等等，不能都搞条件差的人，要有骨干，要留些党员，把党组织建立起来，不要本位主义，不要给科学院留个烂摊子。

计划局分到的人，要组织几室，可以商量研究一下。对科学院，要求把眼光放远点。我们要自力更生发展，不能只看到当前，要看远些。科学院要有个侧重，重点放在探索和理论研究上。原子物理的理论研究，受控热核反应，也给科学院，发挥科学院的专长。担负国防任务的就给国防科委。理论研究的就留下。理论研究不能只限于当前军用民用的。理论工作十分重要，要搞。

国防科委各所，都应设一个室专门研究理论，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否则都忙于搞任务，没有研究理论，就不能发展。科学院应该搞理论研究，胰岛素就是如此。眼光要放大点，放远点，不能只限于搞些成果才高兴，要超嘛！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应该出很多工人阶级的科学家。

我从不用“专家路线”这个说法。主席讲过，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科学家、技术干部队伍，对科学家要有阶级分析，有资产阶级的，也有无产阶级的，不能一概都说是“专家路线”，我们应该有大批的工人阶级科学家、权威。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也有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不能笼统地反对权威。

### 1032. 周恩来在全国卫生界 “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8年1月7日)

我们确实应该把我们卫生系统的工作和全国其他系统一样争取全面的胜利。首先我们应该是跟一般的系统一样也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好好的把各单位的联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在学习班的过程中推动本单位的大联合，也是在学习过程中参加本系统的革命的大批判，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这几件事情是分不开的。

因为卫生系统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在卫生工作的干扰、影响也必须联系到，这十多年来老右派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违反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而执行了或者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或者是从苏联修正主义方面抄来的，或者从我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不符我们社会主义医疗的制度，工作制度，教学制度等等，所以不是我一般的讲些原则，应该结合到卫生系统的实际问题。

第二、这就是说真正的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走向农村，走向群众。一个组织落实的工作，不然我们喊几句空口号，还是半个革命家，不是一个完全革命家嘛！你们要实践毛主席的语录嘛！就要把毛主席的话把我们的计划真正的组织落实，如果这样做，我看首先就要改革中央的卫生部，中央卫生部根本就不要这么多人。现在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中央高级机关，头重脚轻的毛病一定要倒过来，要头轻脚重，那就要把人往下放。

全国农村都是你们的卫生基地。……主席的指示也这么说过，学了两三年有了医务的基本知识，有了一点初步临床的经验，就可以到底下去实践去，搞尖端少数人搞，就是少数人也是从大多数的普及工作中提高起来的，做一个时期，然后回到业务机构来研究嘛！加工嘛！这样会提高，这是一个最重大的工作。

依靠群众是一个主要的根据，你们要不依靠群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面向农村，面向群众也不行，积极预防啊，发动革命卫生运动也不行。有了群众，城市的、农村的也好，因地制宜，那么这样的卫生运动，积极预防，就能减少疾病。这个工作是应该相信群众，群众出智慧，医疗卫生人员去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提高起来，系统地、科学地，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经过考验，不断的集中起来，然后再坚持下去，这样就不断地把治疗的方法，积极预防的方法，不断的完备起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团结中西医，形成中国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卫生工作的一条医疗卫

生工作的道路。团结中西医的口号也是主席提出来的。十年以前，主席就作了指示，但到现在中西医的工作怎么结合的好，不仅团结中西医，还要结合中西医，形成一个中国的医学。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中国的中医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跟西医比较，有科学性的那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中国的医学。这个中国医学，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革命的人民服务的。

我看这个工作也是分一个普及和提高，普及就要在这一次分配到农村去的医疗队，每个医疗队里都能有一个中医，或者中医学校毕业，或者当地吸收，当地能吸收不止一个医疗队，可能有两个。这样子，中西医不仅能团结，而且能结合，这个就要群众大家来讨论、来研究。在实践中促进中西医从治疗工作中逐渐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当然就会产生新的医学上一些发明，一些创造。正如毛主席说的，不断总结经验，就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刚才，我在下乡的组织上忘掉一件事，提一下，下乡的医疗队应该由各个地方的卫生机构，当然是革命的三结合的组织来全面的安排。这个不能采取自由结合、自由串连，以你为中心结合一批人，以他为中心结合一批人，这不成了自由市场了吗？要有一个全面的安排，集中领导，当然这个领导需要革命三结合的班子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泽东的思想来处理，这才能合理。

最后一点，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没有提到，值得注意，就是卫生工作，不仅卫生工作，当然，他就时时刻刻都有敌情观念，因为他的敌情是对自然界的敌情，疾病。但是，卫生工作人员应该有政治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它的敌情观念，不仅要对自然界的疾病要作斗争，也要跟社会上的敌人作斗争。所以要提高，我希望卫生界的同志们，你们敌情观念要有两类，一类就是自然界的敌情，一类社会上的敌情。不仅要注意显微镜的细菌、毒瘤，忘掉社会上也还有那种细菌，社会上的细菌，社会上的毒瘤。

对的，应该这样，而且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你们的卫生系统，卫生部门里，卫生医院里，卫生学校或者医药公司等等，就没有一、两个坏人？不能这样说，当然坏人是极少数，极少数。也许一个小单位里没有，但是你联合一个大单位就常常有。应该号召我们整个卫生系统，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当中，一定要把眼睛擦亮，眼睛不仅看显微镜底下的东西，要看我们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不良的坏的现象。从不良的坏的现象里头，透过现象，通过多种现象看到本质。看出这个是好的，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坏人，阶级敌人。并且我们希望大家注意这个数目不会很多的，一定是百分比很小很小，可是，要通过许多的表面现象，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出坏人，抓出阶级敌人。

### 1033.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1月11日)

今天我没有准备讲话的，一个决议已酝酿很久了。我真正对主席思想的领会还是有困难的，我能背出毛主席最新指示，甚至一字不漏。这些话我都亲自听过，有的还听过多次，但是真正运用就不容易了。对主席的话，能精确地领会，我还有些不太懂。这个决议打算修改后发下去试用，暂不登报。我们对主席的思想要紧紧地跟，就是要用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回想一下一年多，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是毛主席指示，纠正缺点错误后取得胜利的。去年一月份，我和姚文元同志来上海，对上海情况不了解。我原来在上海工作过，原来认识的人都靠边站了，现在的人不认识。现在认识的人有的是在北京认识的，有的在上海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开始对夺权不明确，夺权是形势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我是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我来上海的时候，当时铁路港口瘫痪了，要管起来。陈曹过去没有开过火车、轮船，还是工人开。有人提出向我学习，我没有什么可学的。那时每天系统地给主席打一次电话，都是我和姚文元打的。我写了他改，他写了我改。

我们的工作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着进行的。如果有缺点，这是我们的事了，比如说，叫上海人民公社，这是大家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要改，还说能说服的了吗？说服不了可以暂时不改。我坚持嘛，这是我的缺点。三结合的经验是黑龙江创造的。大联合，我想过，我想团结的越多越好。三结合我当时没有想到。一月革命都是单方面的夺权，要相信承认他们的夺权，后来才解决了。如果我们紧跟毛主席，多想一想，少犯错误，就能取得胜利。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如果上海有成绩，这是上海革命派、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都能紧跟毛主席。如果不紧跟，就要出毛病，工作就要犯错误。一年中有好几次，群众不知干什么，说明那几个阶段的方向有些混乱，被极“左”极右的冲击了。上海分裂为两大派没有？上海没有分裂为两大派。证明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一年多锻炼有很大提高。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经常批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主流是好的，不能被支流蒙蔽，形势是很好的。这次回来四十多天，比较愉快，当然也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今天开这个会，作这个决议，大家带回去，有意见还可以提。有人说，现在有些乱。现在的乱与一年前的乱就不一样，现在的乱是革命深入了。去年的乱，是冲击旧市委、旧市人委，冲击的很厉害。现在冲一下没什么，但要有计划向敌人进攻，可以做到的先做。只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去做，是可以做好的。如清理阶级队伍，但要好好研究，按公安工作六条规定和中央有关抓叛徒的指示进行。清理队伍怕搞不起来，搞起来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现在敌人隐蔽的很深。有的材料我是知道的，但你们不知道。(徐景贤：打击面太大，敌人会钻空子。)用拳打脚踢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查证，最后定案还是靠证据。打出来的口供，过一个晚上，他又不承认了。现在考虑，现在先搞当权派和造反派中的骨干，两者搞好了，革委会就可建立起来了。在革委会的领导下，才会查清。否则你打他保，他打你保，老是审查不清。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查清。其他不是不要搞，要考虑步骤，免的把面拖的太宽。不要把材料公开(王少庸插话：不要写大字报小字报)报上登的材料那是教育群众，不是公布材料。否则乱敌人，也乱了我们。或者不乱敌人，乱了自己。革命要抓下去，不要松懈，革命委员会才建立了一年多，一年工作很紧张，是胜利的一年，今后工作要深入，作风要强调细致点。新老干部工作要细致，两个造反派之间的工作要细致，受蒙蔽的群众工作要细致。造反派的缺点就是不能做细致的工作。有人说造反派只能冲，不能坐天下，理由呢，就是不能团结大多数，不是不能的，而是我们工作未转入到这个方面来，但要在斗争中学习，不能满足自己一套。老一套不行啊，工作再发展，又要敢于革命，敢想、敢说、敢闯，现在有点不敢干了，因为前人未走过的路。有人说上海要放假一年。不能工作做的好点吗？也应做的靠前一点。我们要勇敢地做前人未做的工作，又要谨慎处理各种问题，我们要学习少剑波和杨子荣形象，很值得我们造反派学习，上半年是否能把大联合比较彻底地解决，联合了也可能要分裂，要巩固是不容易的，已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要是放松阶级斗争，就没有战斗力了，革命委员会要抓阶级斗争才能巩固。上海是否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既抓阶级斗争，又要处理解决好各种矛盾，这样才能取得好经验，向党中央、毛主席作报告，上海各级一定要谦虚、谨慎、戒躁，上海的造反派一定要记住，中央的贺电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有的不能活学活用，有的能背，但不一定能用，有的用来打内战，全国注意上海很厉害，各地看上海，搞好了帮助人家，搞不好害了别人，不要我们吹，害了人家。

上海情况与外地不一样，介绍经验，多介绍具体情况，是否合适，要多讲自己的缺点。上海很多单位就没有大联合嘛，外地来时，不要光带看好的，也要带不好看的。今天会场上就表演一番嘛(按指二军“六二派”在会场上争论之时)派性到处有，资产阶级用派性瓦解我们，派性是最厉害的东西，经济主义攻不破我们，他们就用派性，组织不纯，思想不纯来攻击我们，有的就为争当第一把手争得一塌糊涂。不要再争第一把手了，你要毛泽东思想多，现在不承认你，将来也会承认你，争，说明你毛泽东思想不多，作第二把手，第四把手，有什么不好呵，毛主席早就看到这些问题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群众就会拥护你，为什么许多人搞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所以群众拥护嘛！尧舜，舜是尧的儿子，

可是群众都相信舜，都是投靠舜，人家不拥护你，你不要去争嘛。最近我看了几个材料，争当第一把手，都是不欢而散，你高姿态，让位子给人家，要争阶级权，不要争个人权，争了将来会垮台的。另外教育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上海不先进，我们许多东西在全国并不先进的，要好好努力才成，不要说上海不错，搞不好要落后，从先进到落后不难呵！你们看上海近半年多有什么先进经验？只有一个修改党章，这是毛主席把任务交给我们的，要多看自己的缺点是没有坏处的，特别是先进单位，不要认为自己先进了，还是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向前赶。还有个意见，你们造反派和干部作风要深入，要到群众中去，要警惕呵！我也深入不够，工厂、农村，当然到那里去被围起来，我也很苦恼。这样，我脑子会空的，不是掩盖自己，这样对我有很大危险。同志们要注意，有些造反派比以前脱离群众也较远了，喜欢骂人，主席讲要下去走一走，这不只是对老干部说的，有的原来是工人也不上班，不上机器了，在办公室里空忙。决议里能否写上一条，工厂出来的工人要回工厂劳动，店员要回店劳动，学生要回班级，如果不改，人家不承认你这个工人、店员，学生的司令了，那就糟了，很危险呵！不靠群众，脱离群众，靠什么？现在我们都是当权派了，我们马列主义水平低，能否掌好权，用好权，看能否联系群众，还是不能联系群众，也是能不能领会主席思想。

### 1034. 张春桥在上海红代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12日)

#### 目前形势是造反派占优势，老保翻不了天

上海总的来说是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优势，是造反派占优势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至于来自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的干扰，那随时都会有的。前一时期揪军内一小撮很厉害，现在好了一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是有的。现在不是在揪坏人吗？好象一看到处都有坏人，阶级敌人总是利用极“左”和极右思潮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还是想把我们拉到走资派的道路上去。他们反对党中央，把中央文革分成几派，说中央文革谁和谁是一派，看来极“左”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极右派。“共向东”这种思潮是比较隐蔽的，他们代表了一些挨过整的、保过一段时间的一些人的思想，我看过去了一些材料，参加会议的也不过二百多人，现在好象到处是“共向东”，前一段揪“五·一六”，也到处揪“五·一六”，我们还是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要相信解放军，这个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主席历来都是如此……形势是在变化的。我们为什么批发保密委员会的文件呢？因为有些机关、学校、单位里就是有那么一批保守力量，他们有的是敌我矛盾，有的是挨过整的，有的是习惯势力，所以我们没有把写过信的都当作反革命，有些是认识问题，确实在机关里有那么一些人，对旧市委很有感情(徐景贤：就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是得过旧市委好处的。)我有时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我看看这些招待人员，对我为什么这样冷淡呢？过去回来还好嘛！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后来查一查，果然是一些坏人。他们饭也不想给我吃，车子也不愿意开。但他对陈曹可是有感情啊！他们对造反派很对立，为什么？无非就是我反对了陈曹。为什么说这是阶级斗争呢？而且是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呢？有些地方阶级斗争深入了，他们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有些人就是看不顺眼。有些人，看到你们在这儿开会，他会顺眼吗？就是不顺眼。你说是坏人吗？也不见得。有些还是劳动人民，这是习惯的力量，这些问题不注意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刘少奇如果要上了台，那他什么都有，有烧饭的，也有教育部长，也有汽车司机，什么人都有，两个司令部壁垒分明。我们形势还是看主流，不要为支流所干扰。上海往往被支流所干扰，那样就要犯错误，对主席最新指示里形势那一部分，是不能动摇的，如果真有了重要转折，我们的阵营就要乱，但我们的工作要作好。看形势要看主流，少看支流。中串会对形势的估计是严重了些，还在那里反右倾，青浦火线还在那里批判《文汇报》一月七日社论。他们对形势估计是歪了。如果这样搞大联合就无法巩固。经过一年来的较量，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革命力量已经占优势，不要认为这是六六年下半年的那个形势。老保翻不了天，大局已定。

### 要特别重视教育革命

大专院校按中央决定，要复课闹革命，搞教育革命。这个任务要交给学生，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主席一再讲：“这个问题我们谁能解决得了？”北大请伯达当校长，主席讲：“你能搞得了？去了也要依靠他们。要斗，那么多东西靠谁斗？如何斗？改，如何改？”现在发下主席论教育一本书，总理提醒我加进了医学改革问题，开始太厚了，主席讲：“要少而精，要砍掉一半。”我们就砍了。教育革命不是一天、二天，一个月、两个月，任务相当长。但从哪儿做起？还是从大联合、三结合做起，如果不把三结合班子组织起来，就很困难。教育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很好的设想，但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做了很多工作，经过实验，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打败了。无产阶级吃了败仗。文化革命中这个任务还没有解决。我们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还是无产阶级统治的？这个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复旦究竟是什么人统治的？还有医学院，音乐院，怎么办？还是要靠我们，搞不好，还有大的反复。十八年来，进行了多次的冲击，但都未能解决，《清宫秘史》，毛主席说的话，仗都打不起来，《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我们的思想一开始还没有想得这么多，没有想到文章发表会使那么多的人痛，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如果想到有那么多的人痛，我的文章不那么写。要最近战胜资产阶级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最主要的还有文化教育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斯大林的后期搞得不大好，也冲击过几次，走过极端，搞过全盘否定，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左派犯错误，右派就要利用，他们会得寸进尺，如果我们再进攻，他们就不敢了。

### 共青团、红卫兵的整顿问题

对于共青团，从第一次请示主席一直到现在，一直得不到完全否定。主席讲：“共青团不要了？不要急于做结论吧！”修改党章的时候，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有的希望用红卫兵来接替共青团，有的希望保留共青团。学校里的呼声比较一致，是用红卫兵来代替共青团，但也不完全一致，还在辩论。在大联合比较巩固的单位可以整顿红卫兵，革委会成立的单位，可以整顿共青团，在整顿的时候，可以先起草一个章程。从批判旧的章程开始，再做组织处理。现在红卫兵占百分之八十，先进作用不那么突出，如果一下子处理，就会乱起来，你不承认我，我可以搞一个红卫兵师，你说你是，我说我是，我可以搞一个红卫兵师，希望你们搞一个章程，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央也不会答复，共青团要不要还需要辩论。不要怎么办？要整顿一下，重点抓几个支部，取得经验，然后再铺开，先批判，组织放到第二步，因为这涉及许多共青团员和红卫兵战士的政治生命问题。

## 1035. 北京卫戍区黄作珍政委在北京市清理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8年1月12日下午)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一片大好形势，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北京十八个区县已有十六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北京的情况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再过几个月……形势变得更好”的科学预见。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清理工作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大措施，有重大意义的革命行动。首都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的中心，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要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维护首都秩序，保证首都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对外地在京单位，中央早指示撤销，但有的继续进行活动，甚至成了党内走资派避难所，

牛鬼蛇神的防空洞，影响很大。外地在京约有五万人，组织活动，不回本单位，违背毛主席的部署，违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小撮坏人捣乱、破坏，投机倒把，偷盗，甚至行凶杀人，使首都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损失。

目前清理工作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其中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些是敌我矛盾。首都清理工作搞得怎样，影响很大，我们要以高度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完成这一政治任务。要求做到：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深入细致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首都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要做出好样子，给外地留下好印象，使他心服口服，对办事机构、联络站的群众一定要反复宣传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大好形势，中央、北京市有关指示和决定，说服教育他们自觉执行有关规定，回原地区原单位。

二、全面发动，彻底进行清理，把那些应撤的机构一个不留地撤消，应离京的人员(除中央请来的)一个不留地离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组织工作要严密细致。

三、爱护国家财产，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收查封财物，武器归公，个人不得动用损坏。

### 1036. 徐景贤在部署春节“拥军爱民”活动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8年1月13日)

在全国范围和上海形势都非常好，最近上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又出现了新高潮，这和全国一样，最近华北的河北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江西和浙江也快要成立革委会，上海三报登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材料，江苏局面也很好了，上海的两翼较稳了，武汉这样乱的地方也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各地的捷报都飞快地传来。上海各区、县、局也即将成立。松江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又实现了大联合，对其他各县促进很大。春桥同志在松江说群众打够了，该联合了，郊区也是这样，其他局一级也是这样。明天有局成立，过两天粮食局也要成立革委会。昨天大专院校核心组开了会，他们也提出在春节前成立，昨天会上表示决心的很多，交大、复旦也表示明天要讨论，那天报纸也提出了鲜明的口号“联合起来过春节”，好象国庆前一样，又一九月高潮，现在来一月高潮，一月中立新功。用行动来迎接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一周年。我们是二月五日成立的，最近要抓紧时机来狠狠抓一下，在学的过程中学解放军，破私立公，彻底打倒派性。李文忠、英雄四排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派性是放大的个人主义，是私字作怪，派性是大毒蛇，谁被缠上，要被毒死的。还有人自我赞赏，我这个派性是为小团体的。什么人放毒蛇呢？是走资派，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他们放毒蛇来咬死有派性的人。所以在思想上要消除派性，打倒私字。

我们要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的坚定性，不要老是摇摆。有人问，上海到底谁占优势？有人悲观。这不行，上海是革命派占优势。去年七、八月有极“左”思潮要分裂中央文革。右的思潮也没停过，上柴“联司”就是嘛，不要认为“左”比右好，他们是联在一起的，我们反对极“左”时右也出现，在反“五·一六”时，到处都是“五·一六”，在反对“共向东”时，到处都是“共向东”了。“共向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认为现在都是老保翻天了，要看到保守势力有习惯性，敌人是不打不倒，但是要作思想工作。上海革与保是存在，全国也是一样，但大的保守组织去年就瓦解了，“赤卫队”瓦解了，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也瓦解了。不能以我们的组织讲别人是保守的，应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共同联合起来后更好清理队伍，共同对敌。在联合起来后，走资派坏人混入革委会，他不能怪我们，这要怪他们，因为他们的假象蒙蔽混入了，这一点我们要取得教训，现在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把对方搞垮整垮，查叛徒特务，一下子把一个组织都说成不好了。在队伍内，只要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帮助，要大胆解放干部，在这方面不能以一派整一

派。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不能扩大打击面，要缩小打击面。春节后我们能够把精力放到整党方面，红卫兵工作上来了，我们也可能用行动迎接“九大”了。

### 1037. 张春桥在华东师大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15日)

(郑木钿同志汇报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讲：解放初期我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凡是没有到台湾去的就给饭吃，因此好多国民党将官在我们这里，这个问题现在要解决。(有人提到打人的问题)不打不行？打就解决问题？有一种人是打也不讲，有的人打了讲是假的，目前承认了，过了一段又翻案。要靠政治，靠逼供信不行，逼了他就供，供了我们就信。他讲张三、李四……我们就怀疑人了，结果把我们阵线搞乱了。靠政治，靠调查。不然花了很大的力气，搞不好，实是假的。打死了人，材料又搞不到，敌人也会利用我们的愤恨搞灭口。要说服小将，打的心情可以理解。先搞政治问题，叛徒、特务。当然生活问题严重的也搞，这容易。难搞的是叛徒、特务，他们受过训练，懂得怎样对付。那天总理、康老、伯达和我们一起解决内蒙古问题时他也来了，人家一讲到他的问题，他别话不讲，就讲“造谣”，很镇静。但是他看到康老就怕了。当时，每一个中共党员到莫斯科去，都要经过康老。他不是中共党员，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康老点了，他就不镇静了。他们有经验，但是只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总会暴露。只要解放后还继续搞，就总有活动，现在不同于解放前，那时没法查，现在凡是在大陆上的，都可查。我们可以沉着点，不必急。全国各省革委会愈成立早，愈能解决问题。

(有人把档案烧了怎么办？)他烧不尽，有的烧掉了，有的没有，有的在其它地方发现了，还有人活着，有活口。

(现在公安机关有问题，我们全校现查有一百多个牛鬼蛇神，而过去保卫科搞，只有七人。)你们联合起来好搞，不联合根本没办法，不联合，搞张三，张三那一派的就要保他，不好搞。无论如何要联合。你们要警惕，他们还会破坏我们红卫兵之间、革命干部和红卫兵之间的关系。如果联合不好，清理阶级队伍搞不好，会保护一些坏人，也会损害一些好人。不联合，揪坏人是为了打倒别人的组织。联合揪坏人又能巩固大联合。本来是很好的一起干革命的同志，为什么硬要相互残杀？

(魏峰讲：本来我认为内战明明是我们挑起的，怎么讲是坏人搞的？事实是这样，我们联合了，他们还在打，不促生产。抓了这批坏人，情况就变了。这些人对常溪萍有感情。)

是啊！过去市委很多文件给市委印刷厂印，马上就印出来了。现在我签了字他们讲无效，不给印。后来我们到市人委印刷厂，那里很好，工人讲这个要好好的印，一字也不能差，需要干净。那里革命搞好，群众觉悟高，就能搞好。以前市委印刷厂是很好的，都是各厂好的挑去的，但没有搞革命，成了顽固堡垒，直到最近才把盖子揭开了。现在工人干劲不一样了，上一周给主席送信，他们就印得干干净净。一抓阶级斗争，许多问题就清楚了，光从现象看不出问题。

(讲我校红卫兵小将进驻各单位、各机关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

有的单位可能革命派的力量单薄，不靠外面力量不行。你们提是支左部队也可以。形势发生了变化，六六年不能强调坏人造反，因为那时我们最大的目标还没有倒，他们就是用“工总司”、红卫兵里有坏人，以此来压革命。我们明知道有些组织里有坏人，但不能提，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把刘、邓拉下马。现在是革命造反派控制了，就不同了。我反复考虑过，再有人要推翻革委会，不可能，除非我们犯了很大的方向性错误。

现在形势变了，敌人搞经济主义垮了。现在主要危险是阶级敌人钻进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使我们运动不能向前发展。如大专院校再打下去，什么时候搞教育革命啊？现在我们看造反派绝大多数是好的，少数钻进来，混入的是少数，要靠造反派自己把他揪出来，也锻炼了我

们。混进来的可查出来，人家还可能会派进来，也有现在是好的，将来变坏了，钻进来的清除了，队伍也坚强了。阶级斗争是很长的，一直到共产主义还要学会斗争的方法。敌人越来越少，斗争越来越复杂，斗争使我们越来越聪明，敌人也越来越狡猾，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是对全局讲的。不管如何，你们华东师大最后坏人总是少数。有的是以生活问题掩盖政治问题。

(有人提到教工问题)教代会和红代会不同。教代会要各校成立了革委会以后再开比较妥。

政策、策略问题，各方面都提了，我们也汇集了。要中央定，不能地方定。过组织生活问题，有问题的暂时不过，中央已划了界限。

(刘浩德：现在我校是整党核心小组，我们非党的也参加了。校革委会是否能批各系合格的党的核心小组？)

照原来设想是自上而下地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开代表会议。现在实际问题是有的单位走得快，上一级没成立，没有人批。你们看怎么办？市革委会也没有核心小组，本来二月份问过毛主席，主席讲不一定。因为主席不愿搞那么复杂，现在你们要不要市委？你们党章上都有这个市委的问题。你们先试一试，你们革委会先批系的党的核心小组。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不同，没有这样的核心不行，总得有个党，集中、纪律，有个核心。必要时，要集中得非常紧。红卫兵就不行，纪律约束不了。没有党革命深入不下去。

(同学：前阶段党组织不起作用，为什么运动也搞得不好？)

那时，为了摧毁刘、邓司令部，党组织作用那时不能强调，一强调，陈曹正好。那时是主席直接向全国发号召，直接领导全国人民了。如市委听谁的话？主席的话不听，主席还问姚文元，你讲话谁听？过去我们在旧市委还有权，后来权就给搞光了，他们的方法是很高明的。

旧市委这个组织不行，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联共党是多次重建，每一次阶级斗争过后，就搞一次清党。清党是从苏联来的。主席提整党，从思想上整，实际上也是清党。过去是敌人帮助我们清，战场上投敌逃跑，就开除出去。

十八年来就不是这样，过去我们讲，有一些实在不象党员，但没有时间搞他，这次运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要有相当大部分改造，有的是重建。解放后就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真正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次，几十年来没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象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前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那么危险还不象苏联，那就要武装斗争解决问题，大武斗，哪里还象现在武斗死了几个人，不是很多。你们现在虽然被打成反革命，一下子就解放了。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罗瑞卿是假党员，陆定一早就是叛徒、陈丕显家里根本不是贫农，不是红小鬼。

(问：六五年大发展的党员怎么办？)

按每个人具体情况决定，那时发展就是这样，要么关门，要么任务下来，定比例发展一大批，因为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他们不讲毛主席也不行，那时发展的党员大多数还是拥护党的。

(问：生活腐化，屡教不改的党员是否开除？)

还种人看来不能当党员吧！

中央首先关心的是解决叛徒、特务的问题，现在重点还放在这里，主席讲共产党员是左、中、右都有，现在不就证明了嘛！到共产主义还会有左、中、右，先进、落后。

(问：为什么还有走资派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他们有何区别？)

打击面不那么宽，如马××，那时不是也挂了牌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要打倒，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回过来，这些人本来问题不太严重，不是叛徒、特务，我认为主席是非常宽的，主席提的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党就很纯洁了。

(问：文件中讲的暮气沉沉的党员是否开除党籍？我校有些党员没干劲，不起作用怎么办？)

暮气沉沉的是有一批人，比如你们到华东医院、西湖疗养所去看看，这些人没有病，愈养愈修，也不是走资派，不是叛徒，我们当时讨论的就是这一批人。还没有象你们考虑的这样具体。

### 1038. 黄作珍<sup>①</sup>在北京市红代会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摘录 (1968年1月15日)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也是复杂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现在他们人还在心没死，他们的流毒还没有彻底的肃清，他们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也并不甘心他们的死亡，在一九六八年，要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夺取全面胜利，在这样新的斗争形势下，他们还会做最后的挣扎，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更加隐蔽，更加狡猾，他们还要想尽各种反革命的阴谋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会用反革命的各种手段，来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们北京市的一百一十万职工同志，万万不可在大好形势下，丧失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以为形势大好，我们的斗争就结束了；万万不要以为形势大好，我们思想上万事大吉。毛主席教育我们，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的平安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在一九六八年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决、更自觉来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坚决、更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伯达同志曾经在工人代表会议上，讲了三条：第一条讲：对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的指示，我们要坚决不折不扣地、不许歪曲地、不许曲解地来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提高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观念，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但是，为什么？什么东西在那儿作怪？什么原因使我们在思想上不能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行动上不是不折不扣地在那里执行，这里边除了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的思想流毒没有肃清，还在那里操纵以外，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那儿作怪。同志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元旦社论要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北京日报》要发表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社论，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个《论派性的反动性》，它一共讲了十条，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十条罪状，希望你们好好读一读。这个派性的根源就是个“私”字，派性就是私性，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当前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大障碍，是个大敌，是条毒蛇，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

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就把自己眼睛蒙住了，耳朵塞住了，他就看不清形势，辨不明方向，结果混淆了阶级阵线，究竟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也搞不清楚了。你们现在分成两派，这两派究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还是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有的人不是所有的，把我们自己的同志，观点不同的分歧当成敌人来对待。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就看不见我们队伍中的坏人，把坏人坏事包起来；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就听不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在那里磨刀霍霍的声音，丧失了警惕，没有敌情观念。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所以有人只看到派性的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不顾人民的利益。甚至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发展到毛主席的话也不听了！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军委的话也不听了！国务院的话也不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军

---

<sup>①</sup>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副政委。

委的指示、中央文革的指示也不执行。同志们在这里站住是非常危险的，希望你们猛醒！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派性打不倒，党性树不起，坏人不可能全部揪出来，革命干部站不出来，结果是革命搞不好，生产上不去，长此下去，甚至起到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你还不信？你还不猛醒？你还不警惕？应该猛醒，应该警惕。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这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高度的、科学的、精辟的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和任务，这是革命大批判的最高纲领，是思想革命化的最高要求，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措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方针，是使我们每一个同志永葆革命青春的锐利武器，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这一最新指示，做批修的先锋，斗私的闯将。

对斗私批修要有新的认识，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要求把破私立公提到两条路线上的高度，破大私，立大公。当前我们是处在全世界以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处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的战斗号召掀起斗私，批修的高潮中，所以我们的思想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无产阶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各种问题各种活思想，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破私立公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要破大私、立大公，要求同志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定不移地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路线上提高阶级觉悟，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分清是非、爱憎分明，才能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同志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贯穿着公与私的斗争，现在各厂遇到的问题，都表现了一事当前，一个问题，你遇到了一件事情是为公还是为私。私字是万恶之源，有了私，就分不清敌我；有了私，就分不清是非；有了私，就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反映迟钝，嗅觉不灵，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样深刻的阶段，斗私的问题，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在这里我向同志们提出这么个问题，现在是什么东西干扰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除了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美国特务、蒋介石特务破坏以外，在我们内部来说就是人们头脑中的大敌私字在那里作怪。这个私字就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私字使革命三结合不能顺利进行，私字使革命的大批判不能开展，私字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一句话，有了私字就不能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在这场斗争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要经得起这个考验，但是最根本的是，看能不能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斗私批修的斗争，就是要在自己头脑中大立公字，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自己的思想阵地，只有斗倒私字，大立公字，才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斗私批修要有新的姿态。我先前讲了我们的时代是个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就是向私字算总帐、挖总根的时代。

要把几千年旧的私有制，把它彻底地铲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改变几千年来这个私有制度，几千年来养成的习惯，把它彻底铲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人说我就是要自由，那对啊！你要自由嘛！你要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你就非常自由，你要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你就不一定那么自由。是不是？我们这里有铁路工人，如果火车在铁轨上行走，按照它的规律指引的方向，它非常自由。如果它越轨了，它不是按照它的轨道走了，它自由？所以我们要破私立公，没有一个新的战斗姿态，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力量，就不能斗倒私字，就不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公字世界。

我们的责任，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公字世界来，我们的责任在这个地方，所以斗私要有顽强性，要不断地斗，反复地斗，狠狠地斗，才能把它彻底地

消灭掉。要向许多先进人物学习，发现私字一露头的时候，就狠狠地把它揪住，消灭它；绝不姑息，绝不迁就，绝不洋奴。这个私字，你不打倒他，它终究来把你打倒。因为私字的发展，要发展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总是要被打倒的。

斗私，批修要走群众路线，要打人民战争，关起门来斗私，闭门思过似的修养，那是不行的，那样子搞，就越养越修。绝不能采取刘少奇那种修正主义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要根据这个教导去做。所以斗私批修也要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打人民战争。到群众里面去，当着群众的面，来亮私字的相，出私字的丑，在群众中批私字的罪恶，夺私字的权，专私字的政，把自己的私字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私字就会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彻底地把它消灭。

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要有高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立场，最高的觉悟，最大的原则，最纯的党性，最大的公，最大的好。

我们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就是要把我们对伟大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水平提得高高的，把热爱毛主席的感情搞得深深的，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真正把四个“无限”作为自己的阶级本能，把绝对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这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地来研究和对待的问题。

### 1039.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在京单位时谈当前形势(摘要) (1968年1月17日)

首先说一个形势问题。大家都说形势大好，照主席的说法，不是小好，而且是大好，去年比前年好，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好，那么今年一九六八年的来临，我相信会更好。这样一个形势，在毛主席的去年十月发表的最新指示上有，元旦社论上也有，那么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符合今天的事。

大家可以看到，从国际的形势上说，东风继续压倒西风，而是明显地压倒。你们看嘛，越南现在的形势，主席最近给越南的同志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已经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也不是小胜大胜的问题了，是确定的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了，今后的问题是要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了。

所以毛主席在给越南民族解放阵线阮友寿主席的电报上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继续奋斗，取得最后胜利。胡志明主席在去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新年向越南人民宣告也是一样，就是要渡过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过了就是最后的胜利，他讲的话是这样的精神，你们可以看嘛！现在觉得无穷忧虑的，是敌人还是我们？是敌人。约翰逊的日子很不好过，在南越打得走投无路，要扩大战争，到底要扩大到什么程度，心中无数。尽管把他们的国防部长换了，他是不是能够大打呢？今年是总统选举年，除去孤注一掷以外，孤注一掷不一定在美国国会不能通过，就算把他的垄断资产阶级一部分动员了，但美国人民不会跟着他，因为这必须要把现在已经极大的赤字预算更加增长上去，通货更加膨胀，美金更要贬值，那就要进到一个经济危机了。

而国际上呢？是不同意他的行动的，美国人民不同意，黑人不同意。美国是第一次出现象去年那样的黑人拿起武器来战斗，美国人民反战的空气不断高涨。美国因为军事新动员的困难，而从西德把军队撤走。在西德的驻军要西德给他出养军的费用，要日本给他出在日本驻军的费用。想把经济金融的危机转嫁给欧洲和日本，这就引起了他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不仅如此，英国，它的最大的伙伴，面对着他这个问题，是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英国不等美国最后开口，首先从国会里通过，决定一九七〇年以后从亚洲把军队撤走，就是说不仅不参加南越的战争，也表示不能够支持他扩大战争。亚丁已经放弃了，就是亚丁以东也要陆续放弃，不是很清楚，英国也要救他国内的火了。

美英如此，那是不是日本就会占了便宜呢？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要负担更大的购买美国货的入超，还要负担在亚洲的投资，这都使日本的入超增加，是日本现在不能负担的。而美国人要日本人增加武装力量，解决需要更大的开支。即使如此，美国人是不是能够马上把日本拖到战场上呢？现在日本人民也不是第二次大战时的日本人民了。时代不同，中国强大了。欧洲呢？英国要回到欧洲去，也挤不进共同市场，它本国的经济危机难以解决。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千疮百孔当中。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企图孤注一掷，这对世界革命运动来说是最好的时机。越南拖住他，世界到处点起革命的火焰，这个时候，真正是要为美国效劳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是合伙的，帮助美国来扑灭世界革命的火焰。但做到做不到呢？做不到。阿拉伯国家妥协了没有呢？妥协不下去。妥协就是投降，阿拉伯人民的斗争还会继续，就是现在舞台上的这些反动统治阶级也不敢这么做。纳赛尔也好，其他也好，甚至约旦这样反动的统治也不敢公然的单独的媾和。所以僵局摆在那里，苏伊士运河割断在那里，这使资本主义世界增加更大的经济上的危险，这一切都对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有利。所以苏修越出卖越暴露，越使世界革命人民觉醒。所以他正在图谋在今年二月在匈牙利开黑会。让他们开得越早越好，开得越早垮得越快，暴露的越彻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会更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性、时代性，是今天指导全世界运动唯一正确指导思想。

## 1040. 周恩来讲话摘录 (1968年1月17日)

在国际上是这样一个形势。那么我们国内呢？面临着一个革命大联合的趋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首先表现在工人阶级方面。刚才，语录不是念了吗？现在各地方凡是闹派性的，就是工人阶级起来先联合，来推动学生联合。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年头，还是学生起了先锋作用，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先锋的作用。那么现在，进入第二个年头，也就是进入从决定性的胜利要争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那么工人阶级起带头的作用了。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懂得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就是刚才语录再三读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毛主席最近的解释，名义上叫文化大革命，但首先是进行思想革命，跟着就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组织革命。这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的那个前十条上所说的，要在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都要进行改革。我们去年一年所进行的夺走资派的权，是政治革命嘛！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一次空前的最大的最彻底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大旗，为指导思想，由下而上地发动最广大的成万万人民的革命行动。在这个行动中，尽管有些偏差，出些毛病，但主流一直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滚滚向前。我们看嘛，夺走资派权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在革命大联合的声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实现革命的权力机构。拿二十九个省市来说，已经成立十个革命委员会了，将要成立的，如果能够在春节前搞得好的，可能成立的有甘肃、浙江、河南、湖北、吉林、辽宁、广东这样一些省分，那就是说，十七个，超过了半数以上，其它的大多数都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来推动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这样一个局面速度比去年上半年要快得多，因为一个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一个省就由革命委员会来推动它的下级，专区、县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可以推动它直属的一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

我号召你们好好地读一读最近《文汇报》那个十大罪状，《文汇报》说得很好，派性就是反动性，派性有十大罪状。我看条条都说中了，究竟看你们派性闹到几时。为什么就是不联合，形式上联合了一下子，底下还打，这就是那十大罪状有一条形容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在国内外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今天应该抓住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要推动革命的大联合，而推动革命的大联合，一定要去掉派性。派性的根源，那个社论上说得好，陈伯达同志讲过象条毒蛇一样，缠在我们身上，只要不去掉派性，就会越滚越紧。而这个毒蛇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头脑中的“私”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不仅是敌对的思想，而是来自敌人、走资派，更厉害的是钻在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不把这些东西去掉，那我们派性就会恶性发作。所以在形势问题上，首先要有一个敌情观念。今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处在不利的时候，处在一个走向崩溃的时代。越是如此，它就越要挣扎，越挣扎，他就不仅公开的敌对我们，仇视我们，而且要钻进我们内部来挑拨离间，造谣诽谤，钻到我们的空子，使我们内部不和，不团结、不联合，使我们互相吵、打，那它最高兴了。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形势，大好形势中，有一个敌情观念必须建立。

### 1041. 丁国钰在市革委会大学组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17日)

市革委会根据谢副总理指示，要在今年对过去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大检查、大总结。元旦社论中谈，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根据这个精神，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作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第一位，这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重点的重点。市革委会第一个决定就是全面检查和总结毛泽东思想学习情况。同志们要做工作，这是极其光荣的、头等重要的，我向大家讲几个精神，几个观点，供同志们参考。

首先，检查组，实际上是宣传组，不是为检查而检查，首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宣传这样一个观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要斗私，批修”，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的检查工作不是为检查而检查，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落实，通过这个，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歪风压下去，把大学毛泽东思想的风气掀起来。

第二点，这次检查、总结，要发动群众自己检查、总结，要推动他们、帮助他们。不发动群众，这种检查、总结是没有力量的，真正地检查、总结是群众自己的检查、总结，把经验找出来，才能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下面工作要落实，检查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全面总结，要靠群众自己落实，主要靠发动群众，要他们自己检查、总结。要宣传，也要斗争，有些学校现在派性很大，被派性缠住，劲头足得很，要说服他们，消除派性，把内战停下来，喇叭停止。这里有斗争的，要坐下来。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检查、总结的过程就是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元旦社论的过程，就是反对派性的过程。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轨道上来。把内战停下来，帮助他们，这样就会出现大联合的空气。调查组下去，思想上要有准备，要准备斗争。办学习班，没联合的分开办，这种作法我们不支持。个别单位这样办学习班，越学派性越大，学习班研究怎样对付对方，这种作法我们不支持。要联合办，上面办，下面也要办，班里办，系里办。学习班落实了，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通过学习、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就是这次检查、总结的成效。

再一点就是检查工作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要肯定成绩，要调动广大革命群众积极性，要发现典型、好经验，帮助他们想办法，就会受欢迎，如果只找毛病就不好了，缺点靠他们

自己找，帮助他们提高。一个学校有好典型要宣传，这是很宝贵的，要肯定成绩，注意发现典型，找出差距，帮助解决。

习惯的看法，检查就是挑毛病，不受欢迎。这次下去，有问题要一起谈，当面讲，要商量，好的要肯定，要大力提倡，不足之处建议给他们。刘少奇搞的那一套报告是黑材料，不给群众讲，不和群众见面，群众就有意见，就反对。我们调查组和群众见面。要当小学生，确实是来学习的，这样群众就欢迎，不是指手划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深入下去。发现好的经验、好的典型。作每件事都要牢牢掌握大方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总之，检查、总结，把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发动起来。

## 1042.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1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月二十六日社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题，“春风已过玉门关”改为“春风已到玉门关”。昨天晚上总理、伯达、江青、康老接见了辽宁、吉林……解放军和各派群众时，首长讲：“春风已过山海关”。革命的春风，无产阶级的春风，春风要到全国、全世界。毛主席非常关心革命委员会。最近报纸根据元旦社论，要在一九六八年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面落实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提出了打倒派性，各地纷纷响应。因为元旦社论是经过中央文革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

有派性的人就不反派性。《北京日报》就不大愿意写反派性的文章。我一个月前讲了，他不写。听说《北京日报》某人有这种传说，说反派性把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我对《北京日报》当然帮助不够。《北京日报》为什么不反派性？很早以前人家说他是派报，办派报有点积极性，听周景芳的。现反派性就没有积极性，这是错误的。

东风已到玉门关，已过山海关，已到全国各地。北京是东风的发源地，有些单位东风就到不了。有那么一些工厂、学校，东风是到不了的。清华有很大进步，我们表示高兴。我看只要你清华实现革命大联合，全世界就差不多了，全中国就差不多了。我说的夸张些。现在革命大联合，最大障碍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要列派性十大、八大罪状，二十大罪状。最近出了几件事，门头沟武斗活活打死几次，那里面有坏人，劳改犯，下台四不清干部。“坏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坏人”这是很确切的。当然坏人是少数，每个地方都有，只是每个地方有程度的不同。

革命小将要很好地爱护自己，不要上他们的当，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警惕帝修，警惕他们。什么人希望我们分裂？刘、邓、陶、彭、罗、陆、杨、美帝苏修、牛鬼蛇神都会起来利用我们的派性。

克服派性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毛主席著作，老五篇。要大学毛主席著作，特别提倡林副主席指示的活学活用，不要学用不一致，为什么报纸上说要有好学风，这个是有事实的。好学风，什么是好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要口里讲一套，背后又一套，毛主席讲要诚实，懂不懂？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战士起码的一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为了同走资派斗争，采取了各种办法，如果把许多不正确的办法带到人民内部，就是不诚实，明一套，暗一套，阴一套，阳一套，不能耍两面派。诚实要有好学风，学用一致，不是学是一套，用是一套，为什么强调好学风？就是有一部分人学用不一致，言行不一致，如我不讲，我们也犯错误，要警惕，要提倡一个好学风，克服派性，打倒派性。

## 1043. 张春桥在交通大学的讲话摘录 (1968年1月18日)

有些同志常讲，我们单位不是派性斗争，是路线斗争，这是内战的重要“理论根据”。有没有路线斗争，我们可以看一看，究竟是派性斗争，还是路线斗争，当然也有路线斗争。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斗争着。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革命红卫兵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两派哪一派不是认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什么发生分裂呢？最初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裂革命群众，蒙蔽一部分，对另一部分镇压，刘邓、陈曹都如此。学生运动是这样，工人运动也是这样，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受蒙蔽的群众变化了、觉悟了。现在他们仍然要分裂造反派，主要手段是利用我们队伍中的派性，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在我们造反派中的影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在我们造反派内部的影响，原来不那么厉害，越搞越厉害。严重的时候敌我不分，大方向不管。两派群众在斗，走资派站在那里看，从路线斗争一看，这是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而刘邓反动路线要分裂我们。一派单方面夺权，实际上是分裂我们队伍。走资派站在一边，只要我们在大方向问题上稍微一摇摆，不抓大方向，那么就会被敌人钻空子。有的人打语录战，整别人，我在一个会议上讲过，读语录就不爱读自我批评，各自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别人那一段，因为这样一读，派性就不能发作了，就不能再打内战了。所以说，路线斗争还是派性斗争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并不排斥有路线斗争，但应该看主流是什么？有的同志担心，开斗私批修会，保守派会不会抬头，当然有些人对造反派怀恨在心，但是对广大群众来说，只要派性去掉了，我们就联合起来了。但还有人要破坏我们的，走资派要破坏，保刘邓陈曹的人要出来破坏，不要认为没有保守派了，保陈曹、保刘邓的人还是有的，今天还在活动，他们会不会翘尾巴抓辫子呢？可能有，但不怕。我们打内战才真正有利于走资派，我们的辫子很长在那里让别人抓。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还怕别人抓！

#### 1044. 张春桥在交通大学的讲话摘录 (1968年1月18日)

同志们，要记住斗争在不断发展，我们队伍中谁是左派，斗争还在考验着我们，左派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不要认为我们都是革命组织我们就都是左派了。就在一个组织内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我们上海组织内有的人很坚决，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就变成逍遥派了，他们还是左派吗？从外边看戴着红卫兵袖章，就是左派，但从内部看就分左、中、右了。有的人走向反面，变成坏人。这一年我们看到过去很喜欢的人，支持过的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有的走向反面。我们要不断革命，不断改造自己，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毫不松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我们也会由左派变成中间派的，极少数人也可能走向反面。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这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十二名代表，分化了，有的牺牲了，有的成了叛徒特务了，现在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代表。担任我党第一任总书记的是陈独秀，投降了；第二任是瞿秋白，是个叛徒；第三任名义上是向中发，实际上是李立三，立三路线嘛，也坏了；第四任是王明，不用我讲了；第五任总书记是张闻天，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出了这么多的坏头头，但是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胜利了。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嘛！我作为你们的战友提醒当头头的同志，一定要警惕不要离开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有私心，就会越离越远，就有危险。我希望你们考虑问题不要把派性和私心放在里面。在你们商量名单的时候，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不要认为好的一定要做委员，做委员不一定都是好人。上次主席对我讲，我们的中央委员都是好人吗？王明、刘少奇是好人吗？好人不一定都是中央委员，我们一千万党员大多数都是好的嘛！我们希望同志们不要去争第一把手，不要考虑个人得失，如果同志们一定要你当，你就挺身而出，不要推，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如果同志们不要你当，你就不要去争，争没有什么好处。真正的革命派即使不做头头，不做委员，照样可以发挥作用。决定运动的

是广大群众，是广大战士，广大战士跟着毛主席，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当头头要依靠群众，不要脱离群众。

### 1045. 徐景贤在新交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1月27日)

第二方面讲一下用毛泽东思想打倒派性的问题。同志们，战友们，文化革命到了这样的阶段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现在越来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阻力了。在你们这里，派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有些同志上次在这个讲台上发言的时候讲“已经在那里消失了”，我们看这个估计高了一点，或者说正在消弱的过程当中，这样说比较正确，而且讲最近几天有较大的进步，应当肯定这个进步(口号)。同志们可以学习一下《人民日报》关于派性问题的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的按语讲，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当前文化大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大敌，他提到了“反动的”。同志们，“反动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反对革命路线的，所谓反动，就是逆革命潮流而动。今天的革命潮流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向着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的道路上面，滚滚向前，但是那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要想挡住这个潮流的前进，所以我们想要在革命的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话，那就一定要打倒派性，一定要增强党性。但是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它的根本的前提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的破私立公，就是实现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打倒派性的过程就是斗私批修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艰苦的、一个很长期的斗争过程，你们这里开始提出来“奋战五昼夜”，后来嘛，那个奋战以后，大概没有战下来(笑声)。昨天晚上是奋战第十昼夜了，我们有机会和红卫兵的负责同志，跟你们原来的双方的负责同志一起奋战，我们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笑声)，我们感觉到要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改造自己，独触自己灵魂的过程，而且这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它就是依附在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深处，经常在那里或者是生长了，或者是收缩了。谈的好好的，睡了一夜之后，这个派性呢，就会长长三分(笑声)，所以这个假如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根本上改造我们世界观的话，那么这个派性的发展，就会使得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非常非常大的危害。同志们，可以说有了派性，就忘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派性，就会忘了阶级斗争，有了派性，就忘了敌情，有了派性，就忘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有了派性，就忘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样一个派性实际上变成我们当前继续前进的大敌人了。

昨天晚上，我们跟一部分同志谈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这样两句成语，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个树叶障碍了我们的眼目，障碍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不见泰山了。你看，派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私”字，个人主义这个树叶子挡住了某些同志的眼睛之后，我们连这样一个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连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这样一个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巍巍的泰山都看不到了，整天只看到自己鼻子尖前面的那个小圈子、小派别、小团体，这是多么的危险！所以派性和“私”字严重的同志就变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或者讲，叫做“二豆塞耳，不闻雷声”。派性好象两颗黄豆一样的塞住了他们的耳朵(笑声)，小小的派性塞住了他们的耳朵以后，使得他们对毛主席的雷霆万钧的最高指示，这样的雷声都听不见了，整天就听到跟自己感情上面引起共鸣的那些派声，就是派的声音(笑声)。所以我们不要给派性，给“私”字蒙蔽了眼睛，塞住了耳朵，我们不要作那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二豆塞耳，不闻雷声”的人，我们要做真正的增强党性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同志们说对不对？！(众答：对！)(鼓掌，口号)在过去我们跟其它学校，其他单位同志们谈起的时候，也曾经谈过在我们原来各派都利用过一个词汇，叫做“铁杆”。“铁杆”这一派或者“铁杆”那一派，那么照我们想，铁杆这一派也好，铁杆那一派也好，假如他自己现在就是为了捍卫自己这一个派的利益，这样的铁杆呢，就是又硬又臭，梗在前进的道路上边，最后是会被群众所抛弃的。我们要的“铁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派的

铁杆，这个铁杆是用来打走资派，打帝国主义，打修正主义，打叛徒、特务、反革命的，这个铁杆是用来推动我们革命事业前进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铁杆，对不对？（众答：对！）我们应该做保卫毛主席的铁杆，对不对？（众答：对！）我们应该做保卫毛泽东思想的铁杆，对不对？（众答：对！）（口号）所以随着今天交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认为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铁杆，应该不存在了。我们满怀热忱，衷心希望交大更多的出一些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铁杆。（鼓掌）因为派性存在的关系就使得我们有些问题上面处理得不是很恰当的。在有些问题上面，长期的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争论，因此，比如说，我们对干部问题的争论，我们认为对干部问题，我们不能从派别角度出发去看待干部，而应当从主席的干部政策、干部路线出发，去看待干部。对于干部，他们犯有错误或者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应当允许他们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对于干部应当看他们的大节，革命的大节，应当看他们主流的方面，而不应当看他们支流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面，你们有一些干部问题上的争论，正象昨天一些你们原来的总部的负责人所交心的时候讲到的那样，因为看到在这个席位上面，比例上面对自己不利了，那么派性就有点发作了，发作的时候呢，就要依附在干部问题上面发作起来，对符合自己这一派的，支持自己这一派的干部呢，就说他好！好！好！对不支持、不符合自己这一派的要求的干部，就说他坏！坏！坏！这样的话呢，所以有些问题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片面性。比如说干部本身的好坏，本来应该有客观的存在的，但是一派支持他的就说他只不过是一些小缺点，或者做法上面有些毛病，另外一派反对他的就把他无限的上纲，说成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以来以后呢？就弄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了，这样以来以后，就把派性呢，在干部问题上面，依附在这个上面了。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做法是欠妥当的，对干部特别是对于起来革命造反的干部，我们更应当坚决的支持，这个支持包括对他们诚恳地批评，包括他们自己应当对群众进行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缺点，继续前进在内，得到群众的谅解，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不能采取互相抹黑的办法。不晓得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南京原来那个“好派”跟“屁派”的头头，就是文凤来跟曾邦元他们，曾经因为两派，两个革命造反派互相派性发作，攻击的时候，就互相抓住对方的一些缺点，把它无限的上纲、上线，提高到原则，提高到路线，加以抹黑，而且整理的材料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张贴出去，那么把祖宗几代的事情都干出去了（笑声）。过去走资派还没有整到的东西，还没有整理调查到的东西，都给他整理调查出去了，然后给他肆意的丑化，这种做法，到底对谁有利呢？张春桥同志跟姚文元同志在接见南京的造反派的时候，就严肃地指出这样的做法只能使走资派，只能使阶级敌人在旁边看高兴，捞稻草，但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们革命造反派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这样做的话，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改变我们对于干部问题上的这些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红卫兵，应该成为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里面的很重要的主体。有一些很少数的一部分教师，他们从自己的派别的利益出发，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对红卫兵的或者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施加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和压力，我们认为这样做法是不对的。真正的革命的教师就要为革命的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出贡献来嘛，怎么能扯腿呢？怎么能够施加压力呢？怎么能够围住他们，这样拼命的对他们递各种各样的条子，讲各种各样的话呢？因此昨天晚上当我们看到一张纸条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张很有意义的纸条，很有意思的纸条。我在这里念一下，看看这张纸条上面，它对我们交大的革命形势的估计是不是正确。用“广大战友”名义写的：

张国栋战友：

你的战友眼睛都望着你，一切都决定于你，你不应该放弃原则向派性投降！你不能用自己的手把你的战友推入泥坑，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难道你能忍心看着一批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吗？不能啊，不能！我们殷切地希望你坚持真理，“好派”，“屁派”的产生是对革命的犯罪！望深思。

## 广大战友

我们认为这样来估计交大的革命形势，根本上是估计错了，假如写这个条子的同志是属于认识问题，我们希望他改正。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师生员工会对他说不客气的！（众高呼：对！）（热烈鼓掌）因为他虽然用着广大战友的名义，但是我们相信这不是交大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心愿（众高呼：对！鼓掌）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原来“红师筹”的一方面，以张国栋为首的他们在几次会上表示了很鲜明的态度，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支持革命委员会现在组成的这个名单，而且自己能够斗私、亮私，这个态度是好的，有一些同志说是要准备在他们面前丢饭碗了，丢纱帽了，不干了，不对他们进行支持。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这个负责人过去因为他的派性影响了一部分战士，但是现在呢，他们站到党性的立场上来了，他们这样做是对的，称呼他们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者”，称呼他们是什么“交大的陶里亚蒂”，统统是错误的！我们对他们表示坚决的支持！（众高呼：对！）（热烈、持久的鼓掌）

### 1046. 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5日)

今天出席大会的有六百多人，这期半个月，二十天。学习是件好事，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北京有二百多万人参加了学习班，但不是每个学习班都办得好。所谓办得好，即领导得比较好，学习得比较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而且是联合起来办，不是一派办。这样才比较好。

全国的经验是办学习班。办学习班，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传统。从毛主席秋收暴动以后，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是从学习班（也就是短期的训练班）中出来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办什么大学，只能办学习班。好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了好长工作，很紧张，不可能坐下来好好学，所以搞了半年紧张战斗，然后坐下来，总结这段经验，提高自己，这样子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所以毛主席说办学习班好。

#### 先讲讲形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九月份讲：“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目前情况发展，完全明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的预见。

在国内，我们全国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概还有好多，如浙江、广东、吉林，大概也很快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着新疆，从前打得很厉害，什么辽宁，以至江苏，都很快。东北三省、吉林，即使最厉害的地方，大联合的空气压倒一切。长江流域，四川武斗最厉害，下游有江苏，都是长江两岸。“春风已到玉门关”，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字。不论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现在我们是春天。

国际形势不用多讲，单单讲讲最近的发展。最近南越解放军武装、革命人民，向美帝国主义全面出击，打的它手忙脚乱，毫无办法。越南也学中国过春节，每年春节放三天假，不打仗。今年美国撕毁了条约，南越解放武装趁政治上有利条件，当然事先估计到它要撕毁条约，是早已准备好了的，给它来了一个全面出击，主要是大、中、小城市，所有的机场，所有的首脑机关，总统府，海军司令部，全面进攻。这个游击战争是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打的，他们也有些发展。这一仗是二十九日开始的，到今天一个星期。完完全全占了五个省。西贡还有我们的人。西贡二百万人，美国人不过八万人，几百万居民是我们的，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次主要是游击队，少数主力军，结合革命群众，是总起义的形式，但不完全是总起义，主力还没有投入战斗，所以美国人不敢动。朝鲜，是修正主义，特别是苏修，美国人大喊大叫，本来完全可以把美国压住，但是修正主义就是帮美国人的忙。美国危机，英镑贬值，美元也要损失，军事、经济上打败仗，当然政治更是危机。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打架，法

国讥笑美国。美国在第一、二次大战时是别人打头阵，它看笑话，这次它挨打，别人看笑话。南越有一千三百万，美军五十多万人，还有六十多万伪军。但就把他们打得毫无办法，什么原子弹、核武器都没有用处。不管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大好形势，都是按毛主席的伟大预见发展的。

###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

#### 是不是革命派，要看你是否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一九六六年，那时北京可以说起到了先进作用，不仅北京，全国点火都有很大的功。当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听了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贡献。一直到今天，多数同志还是这样子。但是有些同志，有些学校，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跟不上形势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过去很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中央文革的话，去年下半年后，有一些学校，有一些头头，就不愿意听了，搞派性，搞内战，到处乱跑，揪军内一小撮啦，搞了许多动态组啦，毛主席号召教育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打倒派性，有的听，有的不听，有的当面听，背后又不听。有的大学就落后了。这点首先向大家作检讨。过去我了解情况，向大家学习的少，责任不能归咎到革命小将，绝大多数革命小将是好的，是革命的，要革命的，就是这些学校的头头，多数也是好的。大学有些落后的情况，首先是革命委员会，首先是我这个主任多负责，今天我不仅是检讨，而且要实际行动，抓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以外，重要的是学校的某些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要立新功，我们有些少数革命小将头头没有不断前进，不断在革命中既革别人的命，又革自己的命。这点作的不够。相当长的时间，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而是有相当多的“私”字，相当多的派性，占了相当大的地位，甚至某些时候占了统治地位。大学，你们的环境，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旧的资产阶级没有搞掉，刘、邓、陶又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学生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影响，不革自己的命，那就跟不上形势。我们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不能吃老本，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有些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就是因为吃老本，没有在新的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新事物。吃老本是不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完全依靠过去七、八月份是不是造反派，不看去年国庆到现在的形势，确定谁是真正的革命派是不行的。也许前年你是革命派，你今天某一个时期就不行了。也许去年你是革命派，你今年某一个时期就不行了。是不是革命派，要看你是否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看你是否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前进！这是唯一的标志。

### 自己揪自己的坏人，联合起来揪坏人

对少数坏人，要把他们抓出来，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不要这个组织去揪那个组织的坏人，那个组织揪这个组织坏人。最好自己揪自己组织的坏人，特别是联合起来揪坏人。坏人挑拨打内战，两派都有，最好各派揪自己的，这些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都讲过，最早毛主席讲的，坏人希望打内战保护他，但不按毛主席讲的去揪，不按江青同志讲的去揪，你揪我的，我揪你的，派性越揪越大，而且坏人也就抓不到了。当然，揪坏人要按江青同志讲的，要稳、准、狠。所谓稳，就是要讲策略；所谓准，就是不要错了；所谓狠，就是对少数坏人、头头，搞狠一些。

### 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

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无政府主义。学校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得很严重的，派性加无政府主义。派性、无政府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上纲这是路线斗争，那是路线斗争，你们就不给派性、无政府主义上纲。派性、无政府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路线斗争。现在就要铲除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是人民内部问题，虽然是两条路线斗争，但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少数的敌人，用联合形式或各揪各的形

式把他揪出来，那是敌我矛盾。用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用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队伍中派性，用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用什么东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呢？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统一我们思想的纲领，统一我们思想的指针，统一我们思想的准则。所以我们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仅是现在办，将来还要办。上边办，下边也要办，那一级都要办，要普及毛泽东思想教育。这就是我讲的主要问题。

#### 附带讲几点：

1、各个学校都要好好地搞自己的事情。搞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教育革命，斗批改。不要跑到外面，统统回来。人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你去干什么？你是不速之客！

2、有少数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不管是老的，新的，统统要交出来！还有一种情况，一派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另一派把别人整的材料公布出来，这是用另一种形式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这样干，有的人是无知，有的则是有意的，整的那一派是极端错误的；整那一派的另一派也是错误的。所有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统统要烧掉，都要毁掉。

3、还有一点，随便印东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出版的，好多学校都印了，这是犯法的。有的根本不是主席的，不是林副主席的，捏造的，都乱用。姚文元的形势报告哟，完全是造谣！那个是上海印的，没有写姚文元，到了北京就加上个姚文元了。

### 1047. 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2月6日)

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阐述了主席的最新指示。整党……工作是中心工作。六八年的最大政治任务是“九大”的召开，党的问题是全部的核心问题。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的整党运动。主席提出在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夺取全面胜利，包括整党、建党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革命深入了，阶级斗争也愈来愈复杂，春桥同志提醒我们注意斗争特点。前一段，敌人主要是钻入造反派内部，六八年开始进一步钻入党内来。他们要趁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清理、发展党员的时候，钻到党内来与我们斗争，还是用的孙行者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方法，是历来用的最恶毒的方法。二年来党组织生活暂停，他们在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中动脑筋。六八年中央提出建党问题，和阶级敌人在这方面的斗争更尖锐了。我们要看到这是个极端严肃的问题，因为党是领导核心力量，让敌人钻进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问题。六八年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工作。革委会成立后干什么？××厂反映有松、骄情绪，现在一定要大用毛主席著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新指示要很快落实，要防松防骄，要抓紧抓快，趁热打铁，不断革命，这一思想在每次群众运动高潮起来时主席都讲到的，主席讲革命要不断一个接一个，不能冷下去。已经建立革委会的面非常之大，要发扬不断革命精神，一月革命的核心，就是向资、修作斗争，狠抓这一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整党建党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然后才是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是根本任务。应该把主席整党、建党指示作为纲领性指示，这段指示在元旦社论中第一次公布了。前一时期已学了一下，但是未提到整党建党的纲领来学。谈些体会：

一、指明了党的性质，是先锋队组织，指明了区别于其他群众组织，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解决了某些造反派的一种思想，就是好象没有党组织也可以。党的组织是核心，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对党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很高的无产阶级党性。彻底批判了刘邓建党学说、全民党的理论。

二、指明党的任务，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要搞阶级斗争，存在一天就搞一天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提得很鲜明。与刘邓提的福利党、生产党针锋相对。

三、着重讲党与群众关系。主席指示党要领导群众进行战斗，是领导关系，必须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不是其个人领导，而是通过组织去领导，党员必须在群众中起骨干、模范

作用，这又与刘邓的群众落后论针锋相对。

四、指出党的鲜明战斗作风，党是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员个人、组织必须朝气蓬勃，开展党内斗争，是战斗的，不是死气沉沉，一潭死水，要在斗争中吐故纳新，批判了刘邓把党变成死气沉沉的学说。

主席这一指示非常重要，要逐字逐句学。批判刘邓路线，联系本单位实际，个人思想实际，这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内容。昨天发了十稿，我们是力图使稿子体现主席思想，但差得很远，希望学习班中讨论，修改，同时整党建党与清理队伍能结合起来。首先是思想上的清理，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树立阶级队伍的核心就是党的组织。

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应该是党员，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革委会中党员少，可以采取过渡的办法，非委员的党员，群众无意见，推荐为委员后也可作核心小组成员。

预备党员经过研究，预备期都满了，具备了正式党员标准，可以成为核心小组成员，但没有处理党员的权利，应尽快帮助他转正。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可以少一些，还可以老中少结合。

核心小组的产生，应走群众路线，中央文件提到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这样群众信得过，比较有权威。

核心小组一定要经过审批，一般由上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审批，当务之急就是市级单位、局、大厂、大专院校。上一级未建立的，要搞整党建党，也可以考虑由市革委会审批，打算报中央搞一批试点，包括市里群众组织。

革委会与党的核心小组关系。我们讲应该党的核心小组领导革命委员会，这个理论上这样，实际上有些单位不行，有些革委会主要召集人不是党员，这就首先要抓吸收工作，使权威性更健全，逐步形成完善的领导核心。核心小组会议可请非党员负责人参加会议。

在“九大”召开前，一些同志提出参加到党的行列中来，要求清洗一批人，这是要慎重的，必须报中央批准，少数单位试行，在此前，只能作准备工作，不准擅自行动，作决定。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一定不能搞大忽隆，一阵风，中央一向很慎重，党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革委会成立后的单位，要全力以赴，以艰苦、细致、坚忍不拔的精神抓这项工作。

#### 1048. 李钟奇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1968年2月7日)

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对我们学习班非常关心。今天下午谢副总理问我们学习班的情况，人数来齐了没有？对立面都坐在一起了没有？有逃学的没有？我告诉他人数基本上都到齐了，没有来的，有的不在北京。他说，在北京的不在北京的都叫他们赶来，一定要拿出效果来。在一块斗私批修，一块打倒派性，这是大好事。思想问题只能在学习班里解决。要去掉包袱，轻装前进。谢副总理问，都坐在一起了吗？我说，开始的时候，有少数单位没坐在一起，就批评了他们一下，现在基本都坐在一起了，但思想上融合还有一段时间，是毛泽东思想使大家坐在一起的。要增强党性，要增强无产阶级感情，才能解决问题，坐在一起的过程要缩短。现在大家都订了协议，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当然，不吵嘴是最起码的条件了。当前阶段还要前进。谢副总理最后讲，你们要狠抓这个学习班，一定要抓透，一定要抓出成效来，你们抓不出成效来交不了帐。当然，这话是对我说的了，但关键还在你们，自觉性要强，这样，我的帐也好交了。这是汇报时谢副总理讲的几句话，后来，谢副总理又作了指示。

一、叫他们坐下来，天是塌不下来的。各派来了五个人，一共也才十几个人嘛。家里他们核心多得很。同时，解放军也要帮助他们起桥梁作用。开始的时候，我们派解放军，想起一个联络性的作用。现在确定了，在二月十日前后都进去，解放军都进学校去，大家都要求

早点进去。因为现在正在开新功会，要抓根本的根本，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二十个大学都进去，少者十几个人，多者几十个人，看学校的大小。特别是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第三把手要坐下来，第一把手更重要了。以后要斗私批修。可以与你们家里经常联系，以后也可以安排时间，可以把白天的时间叫你们活动。谢副总理说了，家里的事情委托别人去做，天是塌不下来的。这是第一点。

二、抓紧时间，抓出效果来，时间与效果要一致。谢副总理特别指出，要征求小将的意见，好的意见，事半功倍的意见。

三、谢副总理问，听了总理二月二日讲话录音了没有？这段录音要很好的讨论，总理讲的很深刻，这也是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精神。

第二方面中央文革要进一步落实几个问题。谢副总理在昨天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狠抓大联合。周总理和谢副总理的报告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对北京市的具体要求：二月份要突出掀起大联合的高潮，要解决大联合的问题，包括各行各业，机关、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等等战线，中央文革首长说，在北京狠抓大学的大联合，这说明什么问题？你们要想一想啊！你们落在后面，得赶快往前追啊！总理在报告中引用了一句话，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为什么大学在运动初走在前面，后面走得慢呢？要很好的体会主席的这句话，中央文革已经明确地讲了，你们要深刻理解毛主席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你们大学在二月份必须解决问题，这是肯定的，中央文革谢副总理今天讲了，你们大学应紧紧跟上形势。三月份大学的工作主要是扫尾工作，中心工作要整党、整团、整顿红卫兵。你们大联合搞得不好，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要打倒无政府主义！消除无政府主义，象打倒派性一样打倒无政府主义！要进一步紧跟上。元旦社论上说要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首先在你们大学革命的大联合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不过大联合的关，下面的就不好过啊！中学，怎么样呢？我先讲一讲，就是要消灭空白点，要进一步巩固大联合，要全面地复课闹革命，这是更进一步的要求了，因为中学进度比较快，大都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同时要把坏人揪出来，已经实现大联合的，要共同集中力量揪坏人。没有大联合的要各组织自己揪自己的坏人，从现在看，没有实现大联合的揪坏人就比较少，原因就是已经大联合的揪坏人比较容易，你看大联合重要不重要呢？根据社论的精神，特别是根据总理的报告和谢副总理讲话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大联合的思想问题。今天，只有走大联合的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更没有第三条道路，要说有第二条道路的话，那就是适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要求，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是两路线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一定要深刻理解，过去走了弯路，要总结经验，各个单位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总理讲五、六个问题，一条红线就是大联合，为三结合创造条件。你们把总理讲话深刻学习理解了，就为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铺平了道路。要向前看，有信心，走大联合的道路，回头看就更没有信心了，向前看的话，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就是要走大联合，这一条一定要深刻地理解。还有你们对学习班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都提出来，要把革命小将的意见收集起来。

## 1049. 周恩来在水电部业务汇报会上的指示 (1968年2月8日晚)

对钱正英(原水电部党委书记、副部长)还是要好好批判，钱正英历史上没问题，还年轻，只是提拔得快了些。培养一个女部长不容易，要让她站出来工作。

钱正英的丈夫的问题，不要算在钱正英的身上，黄的问题，没做结论。

钱正英参加了学习班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打倒的都不学？陈再道不是学了？(只要不是历史上有叛徒问题就该参加)我们也没抓，军管会为什么没注意？主席批示：“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不要办事多的，错误多了，一上纲就打倒，对那些不做工作的倒不打倒。

军管会、大联委要抓军事，张体学都站出来嘛，他的三反言论很多，老红军，检讨得也好。

谭霖林的瞎指挥也不好顶，如鱼鳞坑到处要搞。

三结合两种形式都可以(军干群、老中少)，要把干部解放出来，二月解决，太慢，修三门峡那么快？军管会要推动。

司局长有年轻有能力的也可参加，要有群众代表。水电部更应吸收新生力量。

呼吁你们赶紧搞三结合，军管会回去抓，给工交战线带个头，向你们大联委传达一下。呼吁你们水电部赶快三结合，水电部带头，什么二月份，十五日就要成立，干部上来写个检讨就行了。

水电部赶快搞出个示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里面有领导小组，有些工作可由部长出面。

革命委员会人数要多一些。大联委勤务组里有没有能抓全面工作的？由他们自己推荐，领导小组总应有一个，不当副主任当常委也行。造反派参加学习锻炼。

向武汉看齐，应该有所推动。

副部长站出来职务不变，常委可以，不一定是副主任。

华北山河一片红，长江万里起宏图，春风吹到玉门关……都是主席改过的，你们成立三结合，可以给你们登报，还可以给你们起个名字。

## 1050. 周恩来在沈阳军区处长级干部会上的三点指示 (原文无日期)

一、重申宋任穷同志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二、辽宁、沈阳三派联合问题由宋任穷同志主持。

三、部队干部要急转弯。

## 1051. 康生的讲话 (1968年2月8日)

二月八日康生同志接见了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吴法宪，张秀川，陈锡联，宋任穷，郑伯秋同志。康生同志讲话摘要如下：

### 一、什么是革委会？

首先要弄清什么叫革命委员会，我们解放干部是让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参加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首先就要弄清什么叫革命委员会，过去常常有偏差的理解，我觉得黑龙江各派达成的协议有一个说明很好，我在各省都介绍了这个。黑龙江在这里解决问题时，几派达成的协议共有十二条，第三条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这个看法(念)：“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这个意见是说革委会这个组织，她不是各派的联合会，不是各派的联合组织，也不是各派的代表会，更不是群众组织的联络站。她不是群众组织，是临时的权力机构，这和你们“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的性质根本不同，她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过渡的权力机构，她是一个政权性质的机构，你们成立革委会，也不是联络站，也不是群众组织，是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革委会是黑龙江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结果，你们和黑龙江一样，也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结果。(念)“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我们必须爱护她、支持她、巩固她，并使之不断完善，绝不允许阶级敌人从右的、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她，颠覆她。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就绝不允许阶

级敌人，走资派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动摇她，颠覆她。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帮助。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命三结合的基础，革命委员会的各级负责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 二、如何调查干部？

我们调查干部的目的是弄清是非，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弄清了，进一步了解了干部，这是好事，并不是没有成绩，你们还有专案组，这个人的专案，那个人的专案组，搞专案的，我放到一点，你要听我一点经验，这件事是很苦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你不能参加，在屋子里钻研材料，一个材料接一个材料，钻得头昏眼花，跑了很多地方，结果是个空的，你说恼火不恼火，调查很不容易，有时派性斗起来还要武斗，还要挨打，但同志们这件事情是个大学问，脑子里要经常有辩证法，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自己的材料，不但人家把它否定，我自己也要把它否定，不断地肯定，否定，一个干部好不好，我们要负他政治生命的责任，这一点与戴高帽子游行不同了，戴高帽子游行、坐喷气式看样子很凶，只不过肉体上受点挫折，专案是定他政治生命，是死还是活的问题，必须很慎重，必须是真凭实据，必须是经常辩证的，有的不只人家否定，我们自己也要否定，这样脚跟才能站得住，我的材料人家给我否定了，是帮助我不是拆我的台，因为这个东西必须经过反复，必须实事求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问题，责任很大。有个地方的一个组织叫“抓叛徒”兵团，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原来没有，让你一抓就成了叛徒了，这个事情怎得了，这是对干部政治生命不负责任，这种事情我用一个形象来讲，好象在刀刃上跳舞，走钢丝绳一样，一方面，思想稍一麻痹大意了，就右了，另一方面，稍微一偏，就草木皆兵，就“左”了，思想麻痹就右了，草木皆兵就“左”了，这两方面要经常注意，因此做专案的同志，第一必须掌握毛泽东思想，第二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搞一个是叛徒，搞长了脑子就糊涂了，慢慢地自己思想也会受影响，今天这里弄个叛徒，明天那里弄了个叛徒，所有的黑材料都集中到你那里，哎呀！中共这伟大光荣的正确的党，怎么都这么黑暗了？！也不光荣伟大正确了。（此处稍有遗漏）没有坚定的立场，慢慢地自己观点立场也发生动摇了。搞出个刘少奇是叛徒，彭真是个叛徒，杨尚昆里通外国，安子文是叛徒，一看完了，满眼漆黑，还有什么伟大还有什么光荣！？所以阶级观点不明确就会动摇，专案搞了半天，并不是那么回事，并不是白费气力，我就没有成货，我自己思想上，老早就有两个思想准备，一个是否，一个是不是，调查材料时，人思想总有点直观，抓叛徒就想往那边想，总觉得那个人象叛徒，如果思想麻痹，就会往另一面想，所以就必须实事求是，因此专案必须和群众相结合。对六十一个叛徒，中央有个批语你们看了吧？这件事是对一个人政治生命要负责任的，中央是很慎重的，由于环境复杂性，往往就会弄错的，有时弄错了难免，在延安审干就有弄错的，后来平反了。全国解放后，证明延安审干大部分是对的，所以平反，有时也有平反错的，因为条件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这个问题要掌握政策，青年团转党的问题，党的历史各个时期是不同的，不要拿你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去看，整个历史上青年转党，有时在战争环境中，因转党并没有履行什么固定的手续，他就参加党的工作了，党的会议了，就成了党员了。还有候补期，抗战以后把团取消了，才有候补期，这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自首问题，叛变问题，被捕问题，情况很复杂，一方面立场坚定，给敌人供出东西是叛变，但在这个原则下，要具体分析有不同情况，因此审查时就要注意了，所以我们做专案工作的第一要掌握主席思想，辩证地看问题，千万不要主观主义。第二阶级观点要明确，什么时候也不能对我们党发生动摇。第三要掌握政策。

## 1052. 王效禹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12日)

最后讲几点如何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或者说我们今后要抓几项工作。有这么个想法和

同志们商量一下子吧。党中央已经发出号召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体会到的这个意思，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从一条战线上来讲，有思想方面，组织方面，政治方面，生产战线，这几个方面全面胜利。另一方面，还包括各个角落，各个地区，从空间来讲各个地区都要取得全面胜利，全国要取得全面胜利。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考虑第一项就是落实主席最新指示，首先是思想上落实。作为思想落实来讲，就是我们对待主席最新指示的态度。高一些讲，就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这是从原则上讲，按具体来讲，我们是真执行呢，还是假执行呢，还是打折扣，对主席的指示，不能打折扣！这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同志是真革命派还是假革命派的问题。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不知道你们会议上出现了没有，现在有不少的地区在这里解决问题，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出现这么个问题。比方主席讲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主席这样讲的，可是往往不讲自己的缺点，都是揭人家的疮疤，非抓人家的辫子。你说这到底是遵照主席的指示，执行主席的指示，还是反对主席的指示呢？我看这一点上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来做。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

当前这个运动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从思想上落实主席最新指示，是能不能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主席指示的全面落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嘛。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看首先从思想上落实主席最新指示，有这么个工作，有这么个要求，也和同志们商量，全面落实主席最新指示，不光是在座的同志，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把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要求同志们，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除了自己学用之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普遍地办起来，每一个同志要求能够参加两期，看能不能办到？这样我们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参加两次学习班学习两期毛主席著作，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各个单位都要办，大单位小单位都办，街道也可以办，生产队也可以办，小队也可以办，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百花齐放。可以脱产的，也可以是不脱产的，也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也可以短一点的，也可以专解决一个问题的。来个全面开花，在我省除了这样以外，还要结合大批判。大批判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这是个大方向问题。大学毛主席著作，会议上学，批判会上学，家庭学，好多家庭不是斗私批修吗？这样从老到少，从男到女，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使我们山东很快的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今天同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块商量这个问题，看行不行？

改变我们精神状况，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大树毛泽东思想，这是个根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精神状态就变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搞得更好了。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我们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一个在思想上落实的问题。在组织上，我们今年要狠狠地抓一抓，如何整顿我们的革命队伍，形成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我们每一个队伍，都要整顿。我说的这个队伍包括党的队伍(党要整顿)、红卫兵的队伍、工人的队伍、贫下中农的队伍，还有机关干部的队伍，要彻底整顿，这个工作也要搞起来。思想上通过学习有了毛泽东思想，组织上经过整顿组织(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纪律性，更重要的一个是纯洁党的队伍，纯洁我们各个群众组织的队伍)联合战斗，把混到我们队伍的坏人清除出去。

这一次中央提出整顿党，把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要揪出他来，既然我们揪出他来，就不能在整顿组织的时候还叫他混进去，绝对不能叫他混进去！我们的队伍要本着这个精神加以整顿。只有这样整顿好了，我们才能百战百胜。要打仗得有个打仗的队伍，要领导革命得有个革命的党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也要本着这么个精神，从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抓紧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从组织上彻底地整顿，纯洁我们党的队伍，当然这个任务很艰巨。现在看，恐怕首先是一个领导班子的问题。领导班子解决不好，你这个队伍就整顿不好，队伍里的坏人就揪不出来。在这里提一个问题，千万不要光抓人家的，人家的让人家自己去抓，整顿队伍的时候不要光看到人家队伍不纯，我们个人整顿个人的队伍，不要去整

顿别人的，对别人的，可以帮助，提意见，或者提供材料，整顿组织让他自己去整顿。这一个工作和同志们商量，在“五·一”以前要做出成绩来。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整顿一下，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不能使革命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准备迎接“九大”，把队伍整顿好，迎接“九大”的召开。估计“九大”在下半年召开。党的组织要整顿，群众的队伍也要整顿。

如何通过整顿队伍，把革命大联合搞好。有一些搞的很好了，有的搞的不好，这样通过整顿队伍把他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你还在那里打“内战”，怎么形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呢？现在一些班子还不健全。本来这个问题想多讲一些，因为去年夺权快，四月份基本上夺了权，连县里也夺了权，中间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具体分析，今天看来是不好讲的。有的革命委员会犯了错误，挨了一些炮轰，改过来了，现在补充一下，很好。有的犯了错误，坚持下去，被革命群众冲垮了的，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但是这里边我想提出当前遇到的问题，也需要在这里讲一讲。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在反逆流当中，我们不少的革命委员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上反对省革命委员会，对下压制革命造反派，大家炮轰它，炮轰了一阵。有的轰垮了，有的轰轰改了的。现在通过抓王历波、王路宾，这个问题有些人看法变了，认为轰的不对，我原来坚持的对了。当然这个问题必须分清时间，地点、情况，你不能笼统地讲，是不是这样？王历波是王历波的错误，王路宾是王路宾的错误，庄中一是庄中一的错误，不要把王路宾、庄中一的错误扩大到群众组织里面和群众里面。他要支持那个组织有他阴谋的，这个群众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抓庄中“二”庄中“三”，不要抓小王历波，不要这样去搞，有什么就是什么。这样搞把我们的队伍搞乱了。那个时候犯了错误的革命委员会，大家轰一轰又何尝不可呢？轰一轰转过来不就很好吗！和革命群众结合起来，重新加强“三结合”的领导。现在工作做的很好嘛！这应该支持，这是大方向嘛！当然轰的有的过分了一些，我们也早讲过，那些过分的行动，我们并不支持。非把那个革命委员会砸烂不行，这样的行动我们并没有支持。群众那个行动已经起来了，你还得做工作吧，不能压制吧，在今天这个情况下，有的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看应该那样，那个时候你犯了错误轰轰对么！我们改了，你今天犯了错误还得改，大家轰，轰改了。改了以后这个委员会不健全了怎么办？就当时轰的，一块吸收进去，大改组革命委员会行不行？这不联合起来了么！他把错误轰了，他改了错误，那些轰的参加了革命委员会，这不是联合掌权吗？联合掌权，把这个“三结合”的班子搞好，搞成大联合，这样搞成个革命的“三结合”，大家看行不行？这个问题没有调查，不好具体讲。本着这几个精神，今年如何把革命“三结合”的班子(县以上的)健全起来。通过群众的革命，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回过头来进一步领导群众革命，使革命向前推进一步，发展一步。有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就发展的更好！我们许多县在这方面不健全，下一个会议上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也是从这一方面落实主席最新指示。从政治方面来讲落实，讲几项工作也行，叫落实主席最新指示也行。我看前两条非常重要：第一要抓主席著作的学习；第二个抓整顿组织。然后，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这几条作到了，我想生产也好，什么也好，都会抓上去的。生产我就不想讲了，有这样一个好的队伍，才能搞好生产哩！没有一个好队伍，你什么也搞不好。要打胜仗必须把队伍整顿好，整顿好队伍有二条，一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另一条是组织方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了这两条，就能打胜仗，革命也能打胜仗。这是今后的主要工作，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 1053. 解学恭在天津各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14日)

一、狠抓大办特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林副主席也教导我们“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

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人民得到一切丧失一切头等重大问题。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大量的实践证明，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是巩固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根本。凡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人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革命的形势就大发展，生产和工作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根本的根本，就是要抓住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关键，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广阔战场，特别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开展斗私批修。各级第一把手应该以主要精力抓。不抓这个就是不抓根本，不抓这个就是不抓关键，不抓这个就是失职。我认为，是不是全力抓，不是一般问题，是紧跟不紧跟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是忠于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

要全力抓，就要排除干扰，就要摆脱事务，亲临第一线，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上带下促，左右配合，互相促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前的重点，就是要以围歼派性为主要目标，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还要狠抓革命的好学风，强调学了就用，见之于行动，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公与私的斗争，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就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破私立公，破大私，立大公，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无政府主义，就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狠抓两条路线斗争，当前就是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反动的社会思潮，是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敌，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敌，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敌，大敌当前必须坚决打倒。要打倒派性，就要发动一场浩浩荡荡的规模巨大的战争，要全面出击，要打进攻战，要刮十二级台风。男女老少，工农学干要做围歼派性的战士，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和家庭，每一个地方都要成为围歼派性的战场。大造声势，大造舆论，大列派性的罪状，大论派性的危害，打的派性臭不可闻，打得派性无处藏身。

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一样，都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敌，是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大敌，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敌，我们要象围歼派性那样围歼无政府主义，宣判它的死刑。特别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些单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以反对无政府主义为主要目标。

三、狠抓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央在批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和中国赫鲁晓夫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陈伯达同志也多次指出：天津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非常复杂，非常激烈。阶级斗争越深入，阶级敌人就越狡猾，斗争的手法就越加隐蔽。阶级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是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敌人利用派性，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抗拒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阻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他们刮起经济主义黑风，腐蚀意志薄弱的人，涣散劳动纪律，破坏生产，妄图从经济上搞垮天津市革委会，他们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制造政治谣言，进行挑拨离间，扰乱社会秩序，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法，玩弄什么伎俩，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千方百计阻挠革委会成立，企图把政权握在自己手里，在建立革委会的地方，他们千方百计地造革命委员会谣，企图颠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我们且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看到阶级敌人在活动，一定要增强阶级斗争观念，脑子里要有敌情，不抓阶

级斗争，就要犯绝大的错误。狠抓阶级斗争，在当前就是要打倒派性，斩断黑手。

四、狠抓解放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要解决好干部问题，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打倒派性，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的过程。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了派性，就会你打我保，我打你保，混淆敌我界线，甚至被敌人利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无产阶级党性对待干部，才能真正做到“打倒一小撮，解放一大片”。

五、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把革命放在首位，又要把生产搞上去，不少单位搞得得好，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超额完成计划，取得了革命、生产双胜利，但也有些单位，劳动纪律松弛，严重影响了生产，这里有无政府主义作怪，但更重要的是小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作怪，从中捣乱。应该认识到，如果生产上不去，就有可能反过来影响革命，是不是抓革命，促生产，是衡量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

#### 1054. 谢富治对公安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重要指示 (1968年2月15日)

二月十五日晚九时三十分到次日凌晨零点十分，谢富治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到公安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看望大家，传达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说：“我最赞成公安部的做法。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爱护、最大鞭策。”

富治同志在李震同志和施义之同志的陪同下，对参加学习班的公安部每个单位和内务办、以及女同志宿舍，都逐个地去看望，同大家进行了亲切交谈，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

富治同志非常关心大家的学习情况，反复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的伟大意义，一再勉励大家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富治同志每到一个单位，首先就问参加学习班的有多少人？学习班好不好？当大家一致回答：“好”时，富治同志说：“学习班就是好”。前天，我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说：“办学习班很重要，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还是要大办学习班。”我向主席报告了公安部的作法和今后的打算。(这时群情十分激动，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富治同志接着说：云南两派在北京办了八百多人的学习班，用学习班解决问题。主席说：“人可以增加一倍”，又来了九百。保定地区也在北京办学习班，学习班不仅可以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很多根本问题，可以解放干部，可以解决两派磨擦、大批判，可以解决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问题，可以改正错误。学习班也是我们的老办法，延安整风的办法。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办学习班。(李震同志说：那时叫训练班)进城后就不搞了。现在的学习班，比以前的训练班有发展。学习班可以把问题解决透，也文明些。集体生活最好了。

当有些单位汇报了参加学习班和抓工作、搞专案的人数以后，富治同志指示：“要尽量多挤出些人来学习”(李震同志说，抓工作的人，准备过一个月轮换一次)富治同志说：“这也是个办法。”又说：“老赵(指赵登程同志)提出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学习四天，这个好，我同意。”

富治同志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过去的公安部没有这样做。要总结经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突出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搞业务多了，就容易忽略突出政治，忽略突出毛泽东思想。我也抓得不够，突出政治不够。学习班，过去我也办过，都是局长以上的，一次在人大会堂，一次在政法干校。在沈阳冶炼厂搞四清时，利用春节两周假期还办过一次。但是，象这样大的一般干部的学习班，

没有办过。现在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请来了解放军同志帮助，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富治同志在每个单位，都对解放军同志说，你们要把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带来。还说：李部长是政委，是搞政治工作的。（李震同志说，谢部长是老政治委员），以后，不论在哪里工作，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这是灵魂中的灵魂，根本中的根本，一定要抓好。一定要多学毛主席著作，养成天天学习的习惯。一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办，今后也要办，永远要办，再忙也要办，离开工作岗位学习，人也开朗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些，进步得快些。集中住宿有很大好处，只要有条件，一年要搞一次，有好处。

富治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对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要无限热爱，要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江青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思想学的很好，政治上很坚强，对家庭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是你们女同志的好榜样。（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有一个字的副作用，不能有一个字损害。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富治同志特别强调革命化的问题。他说：“你们到这里集中学习，过集体生活，你们年青了，关系融洽了，心情舒畅了，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劳动。劳动是很好的事，如果批准我明天去，我今晚就打好背包。人不要作官当老爷，要使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生活上都实行革命化。怎样实行思想革命化？老三篇嘛！我们不是为个人服务，是为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服务的，我们思想革命化还是不够的，一辈子都为革命，不为个人家庭。有了这个决心，什么上下，什么生死都无所谓。为了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个人的利益都算不了什么，这样我们就生活的痛快。只要按照毛主席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就是胜利。富治同志说：“有些人在和平环境时间长了，建立了小家庭，生活富裕了，再加上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不想革命了，主席前天讲，革命不能老在一个地方革，军队要换防，首先正规军要换防。这在半年前就讲过了，以后主席又讲：“军分区要换防，人武部也要换防。”最近主席又讲：“地方干部也要换防。”为什么只能在一个地方革命，不能在别的地方革命？老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革命性就不多了，当然，干革命主要靠毛泽东思想，但环境也有关系。毛主席说他是湖南人，先是在江西革命，以后到陕北、北京。在一个地方搞长了，瓶瓶罐罐的一大堆。那一年，十二局有个处长，调他到武汉市公安局当副局长，他死也不愿去。为什么只能在北京革命，到别的地方就不能革命？换防，对女同志来说更困难一些，什么小孩、瓶瓶罐罐，不要那些东西，打起仗来怎么办？这次抄了大黑帮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刘澜涛的家，他们家里金银财宝多得很，万贯家财（有人插话：陆定一存款四万多元）有的还比他多，几十万家财，那些人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背着包袱还能革命？为什么不搞修正主义，这些家财他们还要传下去。”（李震：这是传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怕打仗）。富治同志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安部的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做了不少事情，工作是有成绩的。象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这些人里是少数，徐子荣、王赤军、王昭、尹肇之把政治部搞糟了。政治部的问题，领导人要负责，过去政治部的领导人都是那个样子，不能因为少数人坏了，就说都坏了，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少数人受了影响，或者影响深一些，改了就好了嘛，划清界限纠正了就好了嘛！也许以后更好。科长、处长犯了错误，作了深刻检查，就行了。主席是教育他们，能够解放一个就解放一个，（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要教育，能挽救的也要挽救）。有的局汇报走资派情况时，富治同志说：群众经常和他们接触，了解比较多，看的是比较准的。对那些叛徒、特务、自首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有干了许多坏事的坏人，是不能妥协的。要坚持原则，要作斗争，界线一定要划清楚，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能挽救的就挽救，挽救一个就是一个，这是毛主席的政策。

这次公安部的运动搞得不错嘛，没有搞武斗。学习班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

政治，外面的事，外面有些小风波，你们不要听，不要管，公安部要守纪律。(问李震同志)给同志们打招呼了吗？(李震：打招呼了)富治同志还详细询问了陈里宁反革命案件的情况，他说：“听说有个什么《狂人日记》，他还到处作报告，矛头是针对公安部的，要收集一下材料，《狂人日记》发行很多，要批判一下。你们把有关陈里宁问题的材料收集起来给我。”富治同志又问：“为什么十三局只报一方面材料，不报陈里宁反对毛主席的材料呢？(众答：是办案人李子明隐瞒的。)给陈里宁平反是不对的，怎么能给反革命平反呢？社会上有坏人利用这件事。我的观点是明确的，旗帜是鲜明的，谁反对毛主席就不行！”当十三局同志汇报到陈里宁平反后，到学部工作后，大量印发《狂人日记》，到处作报告，这是有后台的，可能与反党集团、潘梓年、吴传启，还有王力等有关系，有阴谋时，富治同志说：“我看差不多。”又说：“陈里宁问题你们不要再跟外面联系了。”富治同志又一再指示“林副主席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总理、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央文革。”

### 1055. 谢富治、傅崇碧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20日)

二月二十日，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谢副总理、傅崇碧司令员和李钟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现将谢副总理和傅崇碧司令员的讲话摘要发表如下：

**谢副总理：**少数单位，有一种“我”字当头，“私”字挂帅。同志们，我们有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很大功绩，但正如我们伟大领袖说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们为人民立了些功不值得骄傲，现在我们少数人骄傲得不得了，自己又不自觉，我这次如不给同志们讲，我就要犯错误，因为中央文革天天警告我，要我给大家讲，有少数人公开的争地位，争名利，公开祝寿，甚至有的人要当中央委员，而他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们和走资派的斗争，我们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深，批臭，要夺他们的权。这一点我们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我们要谦虚。不能采取这个政策，我们有的人，不但要个小官，还想要个大官，当伸手派，公开向党伸手，向人民伸手，党和人民要我们办什么事，我这个革委会主任是很不称职的，如果能人替我，我很愿意，我是主任，又是副总理，名不副实，不称职。我记得主席三、四年前教导我们一个故事：挠挠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其和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这个人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们在座的也有这个司令，那个司令，是不是也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呢？我这个人是主任，是真正的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你们在座的这个司令，那个司令是不是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呢？

还有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必须同骄傲自满的现象作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承认领导者的骨干作用，但是不可以把群众和这些领导者对立起来。少数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千万不要夸大干部的作用。陈独秀、张国焘、托洛茨基、高岗、饶漱石……都是把自己看得了不得，但是没有他们天下反而太平，群众运动会涌现出好干部，你这个好人没有了地球就不转了吗？不，地球还是照样转，事情还是照样进行。把自己的作用看得了不起，认为没有自己就不行，这是唯心的。世界上没有你不可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不应该骄傲，年纪大了就更应该谦虚了，四十岁以上的人更要谦虚，如果有了经验就骄傲了，尾巴翘得那么高，叫青年人看了是什么样子？党内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讲话。还有一次对知识分子的讲话，对不起，对你们有刺激：“智慧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这话讲的透彻，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高，孙行者有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高，知识分子翘尾巴可不得了啦，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都是阿斗，

又不识几个字。但天下大事，方针政策还不都是工人农民制定的，而且是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无产阶级制定的！”这么段话读给你们听听，大概不好听，但是我们都要谦虚一点，最后还要说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党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符合党的原则的就要支持，所以这次学习班要克服缺点。

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跟的很紧。四个“无限”嘛！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不要做不听毛主席话的事，我们要听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大家都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下了丰功伟绩。要坚决支持！坚决保卫！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清除出几个坏人就降低对中央文革的信任。相反地，我们要更加相信，更加热爱。不要听那些马路新闻。不要去打听！不要到处听马路消息，捞稻草，也许当时捞了稻草，过几天那稻草又不好了。我们要好好检查、总结自己，听毛主席的话。

**傅崇碧司令员：**刚才谢副总理讲了毛主席很关心学习班，总理、伯达、江青、康生非常重视，二百多人太少了，应该有干部，还有同学，多来一点，好好办好，要特别重视，当前学习班很重要，工厂、军队都要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决两派争论，解决大联合之后，解决干部问题的主要方法。同时，这学习班也是改造世界观，我们要坐下来讨论总结经验，不要吃老本，一年老本吃不了好久，要立新功。我们干了三十多年革命也没本事，也没资本，只要中央指点就改正，不要背包袱，改了就好，背包袱没好处，要轻装前进，要立新功。

## 1056. 李富春、张春桥、姚文元谈共青团的问题 (具体日期不详)

李富春：

同志们注意，批判，大批判的任务，斗批改的任务，在我们团的机关并没有完成。批判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深、批透了没有？十七年来他们干扰、抵抗、违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路线，这些东西，我们团中央各机关搞清楚了没有？刘邓陶在我们脑子中是不是搞臭了、搞倒了？我看没有。我们还要系统地从各个方面，不仅限于青年工作，而是从各方面把他们搞清楚。建国初期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前几天《人民日报》任立新写的文章，我看写得很好。《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三篇文章都是针对刘少奇十七年来的要害的，而且还有其它。不把他批倒、批透、批深、批臭，我们就看不出来每一个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掌舵掌得好啊！冲破重重困难，引导我们的革命胜利前进。所以，批判，大批判刘邓陶，斗批改，我们还要做，还要搞。我们不是搞够了，而且还搞得不够。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上回说团中央书记处，老团中央书记处是修透了。是不是修透了，我们批透了没有？这是落在我团中央机关的一个中心任务，这是我们团中央特殊特务。这是联系我们团中央机关的业务的吧？！第一，我们要真正从各方面，从青年工作的各个方面来收集材料，是不是修透了？如果是修透了，我们是不是批透了？！你不批透，怎么知道修透了（鼓掌）。老团中央书记处，以二胡一王为代表的。三胡一王也好，二胡一王也好，总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嘛！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青年工作路线上，青年出版事业上，收集材料。甚至就是一个亚非疗养院这么一个单位，也不是真正毛泽东思想挂帅的亚非疗养院，而是修正主义挂帅的亚非学生疗养院。总之，要从各方面收集材料。把团中央书记处批深、批透，这个问题就是要坐下来，收集材料，认真研究、分析才行。不是可以随便写几个标语，喊两声打倒二胡一王就解决问题了，当然，开始的时候喊打倒二胡一王是需要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结果还是喊打倒二胡一王，没有别的内容，那就不行了。所以斗批改的任务对我们团中央和我们团中央的各个单位都是很繁重的工作，很

艰巨的工作，不要看轻了。

第三个问题，要注意在大批判、斗改批中促进大联合，巩固大联合，在促进大联合，巩固大联合中，还有一条任务，就是解放一大批应该解放的干部。要解放一批干部，使他们起来，两划一站。使他们起来跟我们共同批判老团中央书记处的修正主义错误。一年多以来，我们大家可以平心静气地看一看，看我们每个人有没有什么进步，看那些干部有没有什么进步，有没有什么表现。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人，就要允许他革命。

斗批改的结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个问题，青年团往何处去？青年团以后怎么干？这个问题过去我也讲过，中央现在还没有定，希望你们进行讨论，希望你们提意见，在斗批改中提出方案。

张春桥：

共青团也是这样，它的性质也改变，已不是共产主义先进性群众组织了，实际上是全民性的组织。从团中央一直下来，高楼大厦多么漂亮，我们去过一次，在胡耀邦他们头脑里，什么共产主义，什么青年，根本没有！完全脱离了革命斗争，脱离了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走那条道路。红卫兵是毛主席领导下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这个目标不能丢，一丢就变了，有些事情要走向反面的。共青团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也是慢慢在变，至于共青团今后要不要，今后还要讨论。

姚文元：

这个问题请示过主席，还没有定，你们暂时不要考虑。

.....

军区(按：指红卫兵军区)成立是件大好事，要率领大家去战斗，任何组织脱离斗争就会变修。刘少奇就是这样，抗日战争时，他在搞《修养》。要在斗争中成长，批判共青团，就是反对脱离实际，就是要讲在暴风雨中成长。

张春桥：

调查一下团的队伍状况，团员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状况，红卫兵怎么对待共青团，共青团前途.....

#### 关于调查共青团的前途问题中央文革及富春同志的指示

中央文革批示：先整党，后考虑团的问题，调查不要搞了。

李富春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调查，现在已经接上头的就搞一下，没有接上头的就不要搞了，着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 105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和革命群众以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1968年2月21日)

(见《系年录》第一一九卷)

### 1058. 张春桥讲话摘要

(1968年2月23日)

一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要搞大班子，要搞小班子，小的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机构要与原来的机构分开。原来的旧人委要搞斗批改，但是有的业务还可以让他们去搞，过早的把机关用起来就会有问题，但也可以从原来的机构里选一部分人，可以从群众组织里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越少越好。总理在接见浙江省的代表时讲，浙江省的革委会搞几十个人吧？现在河北省的革委会搬到石家庄去工作，一百多人就可以指挥全省的作战了。所以人越少越好。主席在上海对我说：“你们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搞二十吧。”“当然公务员、打字员不算。”原来的机关搞斗批改不中断。革命委员会搞一

个小册子，领导群众搞革命……。中央现在也是这样，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班子也很少。现在看来，首先要把阶级队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清理一下，然后再来搞精简。精简的方针是定了，就是一个步骤问题。革委会在吸收人员时也不要搞成都是同一派的人，不要完全搞派性。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反对派性，另外我们也要考虑到派性的因素。

现在四川还在闹这个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注意。但是如果注意阶级敌人，那就危险。巩××，你要注意，你有点敌我问题不大清楚了。机关兵团的同志也要注意，不要说我的一派最革命。如果我们还是象六六年下半年的做法不行了，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势变了。六六年下半那时非冲会场不行。因为那时有赤卫队嘛！我也支持冲。现在保险，有的人再也不会用那套办法了，他们钻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孔梅生就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们搞成了，就破坏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可以用经济上的破坏，搞无政府主义，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拖得很久，这就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我们要学会阶级斗争的分析，阶级斗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在不断地变化。阶级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现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打进来，拉出去。他利用造反派的派性，打入造反派内部，或者他们把有些意志不坚定的造反派从生活上打开缺口，用房子、金钱、女人来腐蚀造反派，把造反派拉下去，如果要查一查这个问题，有许多造反派是过不了关。数量不少，有的手脚不干净，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去年一年，帝国主义、蒋介石派往上海的特务超过六六年，比上年增加。你是当过兵的，怎么全忘了（指巩××）？你上了大当了。没有敌情观念真可怕。当前又出了三结合的新高潮。我意见，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或要成立革委会的单位，要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学习班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我们从去年三、四月份以后就办起来了。同志们刚才不是说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是胜利，离开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失败。巩××你平时不学习就危险。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权，如果掌权以后不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与陈丕显有什么两样？陈丕显是个不学习的人。我们要革命的人一定要学习。当前我们面临的好多问题，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最好的方式是办学习班。三结合现在看来有些地方很不巩固，几个一片红的地区也很不巩固，一定会有反复，包括××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要准备反复，准备一部分重新分裂。如果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会很快产生分裂的，还要从思想上巩固已夺取的胜利，这就要办学习班。上海的形势，你们看，再过半年还是不平静的。我是经常翻香港报纸，香港可注意我们了，他们报纸上反映的情况，第一位是广州，因为广州离他们近，第二位就是上海，有时上海的情况就突出。有的他们从小报上收集的，有的是不是有人在上海给他们写信？（徐景贤：有的地方可能有电台。）阶级斗争的发展，我们要密切地注意形势。小将如果再有三年，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还会大大提高，那时我们的政权就会巩固下来。我没有更多的新的意见，落后的不要紧，后来者居上，机关要把阶级队伍清理一下。有的人认为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阶级斗争一直有的，矛盾始终存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就有阶级斗争。现在如果成立的草率，不一定好，不过将来的革委会还得整顿，都一片红了，专门为常委、主任办学习班，领导班子要搞好，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同时不断地充实新的优秀分子补充起来。区也好，主要是这套领导班子，搞好领导班子，整个工作就好办了。有坏人不要急，看那里的群众基础怎么样。

节约问题，中央已有个通知，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讨论，市革委会要搞出个方案来，从制度上要管得严一点，节约不要单纯的从经济上来认识，要从政治上来认识，来看。六八年不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吗？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中央的通知就是很重要的方面。节约闹革命要与建立班子、建立作风联系起来，一开始不要搞大的机关。

当前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残余还没有彻底解决，发现在一月革命以前签发的钱还两千多万元没有收回。各个组织用钱很随便，这是和我们党的作风、人民解放军的作风相违背的。有

些地方随便动用公款，把企业单位的财产当作个人的、小团体所有制，搞南斯拉夫的一套。反对贪污浪费与抓机关的革命化联系起来，要狠狠地抓住这一点，有些人垮台就可能在这一条上。

节约闹革命不要当成是单纯的财政工作，这是阶级斗争，是机关革命化、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化的重要保证。有的掌权一年就成了一只大老虎。主席在四九年进城时就告诉我们，但是三反五反时还有那么多的大老虎，我们现在抓紧一点，教育大家不要成为大老虎，但是一定会有人成为大老虎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1059.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26日)

第二，要贯彻执行中央通知，就考虑到会遇到各种阻力，各种抵抗和破坏。走资派是不赞成中央通知的，那些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也不会欢迎的，人民群众是欢迎的。目前上海的形势很好，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在这样好的形势之下，有些同志陶醉在胜利当中，忘记了阶级斗争。把这个重要通知当成了老一套，认为贯彻一下就行了。阶级敌人一定会抗拒和破坏的。在大联合、三结合方面还是有几个区、几个县、部分大学、中学、商店、工厂就是联合不起来，能讲那是群众不好吗？敌人是不愿意我们一片红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实现联合的单位，应当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阶级敌人掩盖了，中央通知也冲掉了。敌人到处伸手，到处钻，想方设法打进来。去年一年那公安局报来的材料，派遣进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勾结和利用各种关系钻进来的案件比六六年增加好多。美国、苏修、日本特务从未停止过活动，最近康老在接见江苏代表时，公布了一个案件，一个特务从香港潜入上海带着两样东西，一是炸药，准备破坏；一是带着“打倒张春桥”的传单，这份传单我没有看到，他讲扔到大海里去了。敌人是不希望我们搞大联合的，他们是要破坏的，要提高警惕，准备分裂，一定会出现的，不只本地有坏人，外地也派人来。我有一个感觉：上海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过去的军阀打败了仗以后，就躲到上海来，往租界地里一钻，招兵买马再干。现在一些军阀也这么干，李顺之就这么干的，在上海指挥苏南的武斗。浙江的一些坏头头也跑到上海来指挥本地的武斗。因为上海大嘛！又利用了派性。这里还有北京来的，有些人是搞反革命的。如北京市革委会前秘书长周景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徐景贤：她来时我们还欢迎接待她呢。)当然喽！当时欢迎她也是对的嘛！因为我们不知道嘛！(陈琳瑚插话：我还请她到我家吃过一顿饭呢)这不追查你的责任！周来上海以后，召集一些人，布置一些人如何反对张、姚。这还是我去北京开会谢副总理告诉我的。谢副总理问我：“周景芳到上海干什么？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谢说：“是去反你哟！有不少的旅馆和学校都藏着一些龙，一些虎，一些资产阶级的龙和虎。还有一些大专毕业生，不去报到，也躲在上海，给一些人出谋划策。这些人统统赶走。你们各个学校革委会要当心，不要叫人家牵着鼻子走，有人已写信给我，你们复旦有人攻击主席、林彪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流传着很多政治谣言。你们为什么不追究，我做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党员，认为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这是写在第一号通令上的。对这些单位要批评，他们对这样的大事一点也不敏感。文艺界也有，关于“白毛女”的争论，你们为什么不重视？舞蹈学校的小将年龄很小，可以谅解，但你们文艺界为什么不重视，真是天下少有呵！主席看了戏，他们还贴大字报，说是大毒草。后来主席上了台，握了手，照了相，还讲是大毒草，我不相信那是几个孩子干的，后面必然有反革命。我说多少次，你们就是不理，你们不是有个“狂妄大队”吗？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狂妄一点呵？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当中一些顽固的人，比我们的一些同学敏感得多，中央紧急通知一出，他们马上到银行取款。丰子恺的老婆就立即去银行取款。我们一些人却糊里糊涂，象财革会的发言一样，提不出几个办法来。敌人还要同我们较量的，他们是腐朽的，必然要失败。我们要动脑筋，要有正确的策略，这样

出了问题，就不致于惊惶失措。当然，揪坏人，要靠他那一派的群众自己去揪，其他人可以提供材料，免得叫敌人利用。

今天会上讲的，大都是些缺点和错误，要是登在报纸上，足足登两大版，那我们造反派脸上无光啊！敌人准会用来诬蔑我们的。可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比方讲打砸抢吧！在六六年下年他叫你承认是革命行动，马马虎虎还可以，现在就不行了。再搞就走向反面。如安亭事件火车不通，责任不在“工总司”，在陈曹一方。你说是革命行动，马马虎虎，至少不是反革命行动。你们看到中央“二·六”命令吧，谁再拦截火车，就是反革命。要采取坚决镇压，不管你们打着什么旗号，老造反也好，晚造反也好，性质变了嘛，我们一些同志什么书也不看，报也不看，还是六六年杀出来那个劲头，他自己讲起来还得很意呢！这样要犯大错误的。科技大学成那个样子。(王洪文：文攻武卫去解决了一些问题)上海船厂又烧了房子，把船只给烧了，要彻底查清，里面肯定有反革命，不管老造反，什么造反统统是刑事犯。敌人就是来破坏我们的，请同志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在执行中央通知的过程中，一些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一些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如果造反派头头贪污一万元这还算什么老造反呢？他要是算老造反，我就不参加造反派了，那是大贪污犯嘛，对多数人我们是靠教育，要相信群众，靠思想教育，靠政治工作，严格制度，群众督促，实行经济民主。我们的行动要快，因为大家看到敌人的行动是很快的，我们的一些人行动却不快。

## 1060. 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26日)

中央发了紧急通知，今天我们开了市革委扩大会议，听了大家的发言，受了一次阶级教育。多数单位是艰苦奋斗节约闹革命的，这是主流，中百五店就是一面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商店流转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二，而费用却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四，徐汇区里弄有个电镀厂把多发的奖金主动退回了。

今天讨论就是贯彻毛主席思想教育，我有两个想法，一、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而且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日本大阪就是用经济瓦解腐蚀工人阶级队伍。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糖衣炮弹的危险性，大多数革命党人是艰苦朴素的，少数人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因而进行了三反、五反。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教育了我们，阶级敌人开始用生产压革命，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生产；在革命即将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他们又用破坏经济、生产的办法来破坏革命。去年一月份，他们大量地使用了这个手段，一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依然存在着，有的同志忘记了这一点，他们现在继续进行破坏，这是新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路线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无产阶级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掌权是为无产阶级、为人民掌权，如果是为“我”，为“私”，为“小团体”掌权，就是为资产阶级掌权，为小团体掌权，就是南斯拉夫。一定要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我们搞一片红，走资派、阶级敌人他们是要我们一片黑。我们如不注意，就会滑下去。

凡是已成立革委会的要狠抓阶级斗争，要与贪污浪费作斗争，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与派性作斗争。有无政府主义、派性的地方，敌人就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攻击市革委会，对中央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我们的同志却听而不闻。复旦就有相当多这样的言论，你们晓得就应该狠狠地打击。这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应引起极大的注意，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革委会一定要抓阶级斗争，一定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对阶级敌人进行狠狠的打击，这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

### 第二、要纠正几种错误思想：

1、有人说紧急通知与我无关。那就不对了，节约闹革命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当

前两个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的一个焦点。要把社会主义经济斗争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2、有人说，这是老一套。文化大革命以来发了很多指示，节约闹革命这个“老一套”，现在有着特别的严重意义，这是在新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是新形势下的特点，这是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3、有人说：“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开来，是反唯物主义的二元论，我们要算政治帐，也一定要算经济帐，而且把经济帐提到永葆红色政权革命青春的政治帐来算。

4、有人说：“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这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坚持斗争大方向。要注意打击少数，对广大群众是思想教育问题，领导要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

## **1061.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2月27日)**

### **没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切都等于零**

我们的一切工作、行动，都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管办什么事情，都要先向毛主席请教，每件事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对照，看你办的是否合乎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你别的事办得再好，没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切都等于零。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解放军不占工作人员的一半，也占三分之一多，这是三结合嘛！解放军应该把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带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来，要把部队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好作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作风，带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来。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于毛主席要有最高的阶级觉悟，最高的阶级感情，不是一般的阶级感情。如果对毛主席是一般的阶级感情，就不能做一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北京市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首先一条，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本中的根本，核心中的核心。

### **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要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司令部，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过去黑帮不是紧跟，而是反对，我的水平很低，但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也是紧跟毛主席，但有时也跟不上，但我的主观愿望是要紧跟的，毛主席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林副主席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毛主席叫我今天办的事，我就不拖到明天去做。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是毛主席叫我干什么，我就办什么事情，一切不要违背，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紧跟，把事情办错了，错了也不要紧嘛！改了就是了。

### **象保护眼睛一样，保卫毛主席的司令部**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现在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还在那垂死挣扎。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那些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还是要捣乱、破坏、诽谤的，我们要象保护眼睛一样，来保卫我们的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司令部。凡是反革命，凡是坏人破坏这个司令部，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专政。要热爱中央文革小组，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热爱它。

### **所有革命委员会成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北京市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北京市七百万人民工作的，所有革委会成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革命人民的代表，而不是派性利益的代言人。如果作派性利益的受益人，去谋某个派性的私利，那岂不是把自己放到资产阶级议员的地位上去了吗？只注意派别利益就是把自己降到资产阶级议员的地位了。那种认为朝里有人好做官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是对封建社会说的。

最近中央发了个通知，所有县以上干部的老婆孩子参加了派的，统统要退出来，解放军不能参加那一派，那一派也不要参加。过去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中有的打着市革委会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这是不允许的。任何个人也不能在复杂的问题上表态，因为那些有派性的人就专门利用革委会工作人员的某一句话为他派性服务，我们不要搞旧的私人关系，那些老部下老同志都不要用，我们不能搞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们不能搞旧的那一套，凡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事就坚决不能办，更不能走后门。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旧关系，只讲革命的关系。小集团利益、宗派利益的关系一概打倒，我们不搞那一套。凡是合乎人民利益的，合乎革命利益的事我们就干。

### 革委会要革命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要革命化

思想革命化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组织革命化就是不搞官僚机构，不要设的机构太多，听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有二、三百人，我看太多了，人多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从延安到北京，每年都讲机关革命化，机关不要太大的，而刘、彭他们就反对，他们天天都在增加，现在个个口应把人卡死，不能再加人。中央文革就几个人，管全国的事，什么事情亲自动手，这才是非常革命化的。如果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和彭真一样，那还是要革命的，一定要革掉的。中央的同志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日以继夜的工作，晚上也不睡觉地工作，而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八小时工作以后就没事了，就什么事情也不干了，我看这个作风不能提倡，我们是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又是革命者，我们应该为革命事业上刀山下火海呀！什么个人利益都能牺牲，我们是革命者，是来干革命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职员，我们不能要那么多机构。我们要联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上面脱离了毛泽东思想，下面脱离了群众，岂不成了官僚架子了吗？我们《北京日报》不能宣传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报纸上宣传是违法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谁在报纸上宣传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帮助革命委员会犯法，我们不要自己宣传自己，不能在报纸上、文章、文件中说是某某主任的指示，不能登某某主任的报告，如果登也不要登我谢富治的名字，只能登大标题，不能登副题，开会也不要说某某主任的重要指示，不准照相。我们不能把北京搞成独立王国。我们永远不能这样做。小报也要制止这种现象，我们要谦虚谨慎嘛！不要自己宣传自己，我们湖北有句土话叫做“对着镜子作揖、自己恭维自己”。我这个人哪，我家祖宗几代都是农民，没有毛主席我早就见马克思去了。不能自己宣传自己，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更不能这样做，我们要宣传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农民、工人和广大群众，要宣传好人好事，要宣传机关革命化、战斗化。

### 1062. 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萧思明谈有关天津的问题 (1968年2月29日)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德、叶群、汪东兴同志等中央首长，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一点四十分接见了萧思明同志。

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姚文元、杨成武等中央首长，对如何进一步揭开天津文艺界、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盖子，以及有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现根据我领会中央首长指示的精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向同志们汇报。

#### 一、关于公检法的问题。公安局一定要彻底改造。如何改造可找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同志

了解一下，北京公安局先走了一步，需要入公安局的军队干部战士要早日进入。

**二、关于文化界问题。**黑会、黑剧的材料，铁证如山，你们一定要抓住黑会、黑剧当作突破口来打。彻底把陆定一、周扬和天津文化界的黑线、黑网揭深、揭露！并把他们的党羽白桦、方纪、孙振、李超、杨润身批倒、批臭。

**三、关于江枫、王元之、胡昭衡的问题。**

1、关于江枫同志的问题，江枫留在北京学习班学习。有意见有材料可上呈中央或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2、关于王元之同志的问题，免除他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职务，到群众中做检查。

3、关于胡昭衡同志的问题，仍按中央关于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办理。

**四、关于保卫四清成果、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兴风作浪的问题。**关于小站，不能翻案。(中央首长都讲了话)小站的四清成果要保卫。一定要警惕坏人趁机搞翻案。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兴风作浪，挑拨离间。防止坏人破坏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要告诉大家，不要上当。办事情、想问题、说话都要利于革命委员会的巩固和加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五、关于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批示问题。**

回去以后，要很好抓毛主席“三·七”批示的纪念活动。通过贯彻“三·七”批示的活动，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三·七”批示可以重新印发。

**1063. 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接见吉林省革委会常委、委员、群众代表、部分专案组人员和军队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具体日期不详)

总理：

同志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要说的在这里头都说了，没有更多的话。现在有几件事提醒大家。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你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夺回来由革命人民掌握，这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掌权，既然是个权力机构，现在来说还是个临时权力机构，就是把各种革命力量都团结一起，来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委员会不管委员还是常委都不能拿一个组织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你们吉林是四个组织喽！如果说在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对这个人或那个人有意见，多几个少几个，争来争去，现在就不要争了。既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了，你们回到长春开大会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不能站在一派的利益上、一派的主张上，就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应该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坚持，不合乎的就改嘛！我们的权力机构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各派的联合政府，各派各的代表，尽管你们现在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还没有成立，这些代会还要回去商量，但是革命委员会一经成立，就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高最新指示，意见不同是允许的，但不能争吵，要求大同存小异。

第二件事，革委会名单，中央文件上已经写了，要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在吉林省有朝鲜族，但因朝鲜族自治州还没有三结合，干部问题还没有解决，还不能选出代表来，常委里面都给他们留下名额了，那里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补进去，吉林省是多民族地区，汉族是大多数，还有朝鲜族，西部白城地区还有蒙古族，有苏修、朝修、蒙修在挑拨，但要相信广大的民族群众和干部都是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总会奋斗在一起的，要有信心，一时

选不出来是时机问题，不是没有，一定会有的，还有好的。革命委员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吸收民族干部，还希望你们帮助延边自治州建立革委会。

第三，加强敌情观念。过去你们忙于各派斗争，搞武斗，敌情观念不强，今后要加强敌情观念，不仅要警惕明显的敌人，还要注意到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坏人。这么大的组织，每个革命组织总会有漏洞的，走资派、地、富、反、右、叛徒、特务、内奸，有空就钻，挑起武斗，造成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医大解决了吧？（陈锡联同志说：解决了，已经联合了。）现在想起来，哑然失笑，我都问过多少次了。为那么一件事又对立几个月之久。我们解放军那样辛苦，一直夹在当中，这说明总有人挑拨。要自己把坏人揪出来，这样子比较好，不损害革命组织本身。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容易识别好人坏人，但在特殊情况下，背后有坏人容易被蒙蔽，要自己把他们揪出来，这样不损害这个组织本身，这个组织更好。

第四，生产问题。批语和报告中都说了，吉林的生产搞得是好的嘛！农业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工业生产就差一些。在长春表现的特别是汽车厂，汽车厂在这里订计划的十八个同志不是都来了嘛，还有革委会的常委嘛！你们过去外因干扰内因，去年你们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互相串连是多一些，影响一些生产，那就不要说了，今年就不应该了，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了，应该把生产搞好，夺了权，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更高了。专、县（市）都建立革命委员会了，生产就进入高潮。汽车厂在全国很重要，不仅国内重要，还有备战援外任务。我们希望汽车厂要带头，希望你们计划要订得高一些，因为你们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机械化程度最高、最先进的工厂。要求你们在生产上，第一季度过两个月了，第三个月要转入正常生产，第二季度要跃进，吉林省在工业战线打响第一炮，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你们有没有信心？（众答：有。）这样你们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来实现，真正做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今天把毛主席的要求传达给你们，庆祝你们胜利！（热烈鼓掌）

康生：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总理的讲话，目的希望同志们把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央批示条条落实，句句落实。我再一次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又一胜利。今天这个会议，一百三十五名革委会委员大多数到会了，三十五名常委也差不多都到了。同志们，你们很光荣，你们被群众推选为革委会的常委，而且经过了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还把名字写在批示上，这是同志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中央、林副主席对同志们的极大信任，希望每一个委员和常委不辜负毛主席的委托，不辜负党的委托，希望你们掌好权，用好权。怎么样才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呢？首先正如批示上讲的，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把毛主席的思想，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好，用好，这是最主要的，这是高于一切，先于一切，最重要的。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离开毛泽东思想，就要犯错误，走错路，就要发生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你们委员、常委们要紧跟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把学习班办好，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的。

再一点，文件讲了，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批示上专门有一段谈这个问题，对沈阳军区，吉林军区和驻吉林的野战军，他们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想一想，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军队，应该向大军区、省军区和驻吉林的野战军学习，当然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有缺点要帮助。要向解放军学习，要以最大的信心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离开了这一点，就会走错路的。我们的工人、农民、学生要好好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我们都要好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当然解放军也要向群众学习。

再一点，批示上讲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常委同志们都特别注意。要到群众里面去。委员和常委是人民群众推选出来的，不是派性的代表，是革命人民的代表，他不是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经常到群众中去。《人民日报》上有篇报道，北京西直门车站革委会做广大人民的代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要特别注意到过去不同意自己观点，反对过自己的群众里面去，向他们征求意见，向他们检讨。要按毛主席指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中的第三条去做。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过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不大来往，不大了解，现在大联合了，要很好的团结。

这样子，把吉林省的工作搞好。真正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争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全面胜利，把吉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庆祝同志们的胜利。

伯达：

我们这个会，就这样的结束。祝贺吉林省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驻吉林省的人民解放军和吉林省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吉林处在东北的中心地带，有强大的工人阶级，一片大好河山。我的话听懂了吧！（众答：听懂了）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复杂的，民族问题是比较多的、苏修还在那里活动。革委会成立之后，同志们不能粗心大意（江青说：不能粗心大意）。中央批示上讲的，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各项工作。这句话十分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反复出现。（江青：要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可能或大或小的反复出现，要有精神准备。）要巩固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基础是办好各级各单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各单位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是经常的，不是办一下就完了。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能巩固革委会，巩固大联合，巩固三结合，做好各项工作，搞好生产。

#### 1064. 李钟奇副司令员在高校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5日)

今天不是什么报告，把最近一周的情况向同志们汇报。对于若干问题有不同意见，我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讨论。我们必须统一思想，不统一思想是不行的。统一就是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主要是讲端正态度，端正学风问题，进一步端正对毛主席的态度，这个问题绝大多数解决了，个别的还没有解决，这不仅影响到本单位，并且影响到集训班的进展，不解决是不行的。

首先讲一下中央对我们的期望，期望我们紧跟形势，向先进单位学习，这里的情况随时报上去，我们反映出现了一些先进单位，而有的有些掉队，进步慢的要赶上去。问题迟早要解决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要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上周首长指示，训练班有要求过急的现象。过急，就跑到具体问题上去了。开始估计北京二月份出现大联合高潮。过去要求过急了，从上周起开始纠正，不正确的提出来大家讨论。大是大非必须清楚，不能马马虎虎，不能迁就其某一个人、某单位。

我们大专院校学习班开学快一个月了，第一批来的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中心是斗私批修阶段，也就是触及灵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思想革命化。这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斗争。要打败敌人不刺刀见红是不行的。林副主席说过，对毛主席忠不忠，勇敢不勇敢，在战场上就看敢不敢刺刀见红。平时，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忠不忠于毛主席，就看对待大是大非的态度。如果这一战役要打胜，必须打进攻仗，这就容易解决问题，容易取胜。反之打被动仗就不容易取胜。打消耗仗就容易失利。今天进入第三阶段，看你们

敢不敢刺刀见红，打进攻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事实上那一个单位、个人，能真正灵魂深处闹革命，刺刀见红，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只是表面的，没有灵魂深处闹革命，打被动仗都搞不好，效果不大。因此第三阶段必须打进攻战。前一段在同志们的努力下，中央、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倡导的好学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好多单位落实或逐步落实。许多同志在思想革命方面有很大提高。但也有一部分原地没动，打了被动仗，个别的还开倒车，这是很危险的。

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文字上精神上进行理解，而且见之于行动，要讲清道理，革命小将是通情达理的，有道理的批评也会接受的。有时你讲不清，他追求真理，就不接受你的。革命小将对毛主席是非常热爱的，最听毛主席话的。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和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有的学员通过三亿、三想、三看进一步增加了对毛主席的感情。忆阶级苦，想新社会的甜，看自己是否热爱毛主席。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苦，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看自己是否紧跟毛主席。忆党的培养，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看自己对毛主席是否无限忠心。这样对毛主席更加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有的同志讲，这次来学习班解决了两个字，对毛主席的忠和爱，许多同志在思考问题时，看对毛主席是否无限忠心、无限热爱。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作得很好，作得很认真。

第二要多做自我批评，严于责己已形成风气。主席教导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许多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自觉地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有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学习班解决了，那种认为在学习班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学习班是按中央首长的意图办的，领导上告诉我们，不要矛盾上交。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当然我们也要帮助，怎么能说不解决呢？北京工业大学是最后一批来的，一来态度就很端正，坚持自我批评，有人提出对方缺点，本组织就提醒，两派关系很融洽。去年七月成立了革委会，不完善，七一四没进去，两派打内战，来学习班，带着问题，狠斗派性，各作自我批评，达成协议，实现革命大联合，合并两套机构，增补委员，很圆满地完成了。

第三、言行一致，学了就用。有的不是这样，搞实用主义，毛主席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学风很重要。”林副主席说，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我们许多同志在学习班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好学风，怎么说怎么干，不搞派性活动，不搞小动作，特别是在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上，不争名誉，不争地位。在工学院，人多的一派主动提出双方对等的出人，人少的一派自己要少出，不是争名额，而是谦让，最后还是解放军从中调解。这是最新指示在他们身上发挥威力，树公斗私。在学习期间，许多院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本校大联合的有：轻化、经济学院、外交学院。我们向上述学校表示热烈祝贺。以上情况说明学习情况是好的，还是上升的，特别是上周领导提出的不要过急后，我们步子放慢了一点，有人错误的认为：为什么抓得不急了？是否方向路线有了问题了？我们说不是这样，我们要从解决思想入手，保质保量地把学习班搞好，为进一步搞好大批判，全面复课闹革命创造条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同志没有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极少的触及根本，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学风不正。

学风不正，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采用实用主义态度，有些人强调特殊，不执行最高指示，说什么“忽视特殊就是教条主义”，“我校不是派性斗争”，“如果有党性和派性斗争的话，我是党性，对方是派性，对学习班斗私批修，清除派性有疑问，怀疑学习班方向路线有问题”，“在这里斗私是脱离阶级斗争，与刘少奇的闭门思过有什么不同？”“相信重大原则问题通过学习班可以解决是幼稚可笑的。”在这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我们越来越证明我们的正

确，对方是反动老保，找不出对方的优点，要说有，那就是当了我们的反面教员，要承认对方要等中央表态。”斗私中，公都是自己的，缺点都是别人的，内部有不同看法就说右倾，支派不支左、叛徒。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向真理低头，就是忠于毛主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总结，是当前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法宝。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最高指示，学习班是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关键，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坚信学习班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在中央领导的意图下解决问题，如果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缠上身了，对毛主席的声音是另一回事，不是条条落实，而是各取所需。那种强调特殊的人，不管主观如何，客观上是否定最新指示的普遍意义，动摇毛主席指示的权威。一般是指特殊的，以特殊否定一般是方向错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对文化大革命各种问题都有高度概括，如果坚持特殊性，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是站错了立场。那种把学习班说成脱离阶级斗争，刘少奇式的闭门思过式的论调，必须彻底批判。这种人不懂得阶级斗争，我们进行的就是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我们在社会上揪出来的一些坏人，我们主要敌人是中国赫鲁晓夫，我们训练班时间有限，只能解决一、二个实际问题，不可能全解决，通过消除派性，实现思想革命化。想在短时间内解决很多问题，效果是不会好的。学习班一千多人，62所大学都在搞阶级的斗争，高校十八万人都在搞阶级斗争。说学习班脱离阶级斗争，闭门思过是政治性的严重错误，不值得一驳，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证明这个人根本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是对毛主席不忠的问题。第二是怕字当头，自我革命决心不强，斗私时前后担忧，左右为难，怕降低威信没席位。斗私时说明不说暗，说远不说近，说一般不说要害，盯住对方等价交换，对谢副总理讲的五条避重就轻，躲躲闪闪。这五条不仅是谢副总理的意见，代表了中央首长的意见。有问题要好好想一想，把瓶瓶罐罐倒一倒。有的头头说这不减弱了红色政权的威信吗？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会把红色政权搞垮，只会加强他，也不是为了搞垮哪个人，讲出来就好嘛，这是爱护你，相信你，相反有问题不交待则成了问题，要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批判什么，这笔帐一定要还。昨天首长还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口头上检查，书面上也要交，必须监督执行。这些同志怕来怕去就是怕丢错误，换来思想革命化，轻装前进，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这是大好事。想解决矛盾必须揭露矛盾，挖根源找毒瘤，得到毛泽东思想，不这样，怎么解决？《矛盾论》中已经阐明这个理论了，思想改造，客观存在，只有暴露出来狠斗痛打，才能从一个高度进入另一个高度，为了轻装上阵。包庇错误，头脑里栽下毒根，不斗私就不能防修反修。修就是私字作怪，满足现状，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小将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任何人也抹杀不了。毛主席指示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不仅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动力，也要作革命的对象，这对人人也不例外。谢副总理说：“犯了错误不要紧，真正检讨就行了。”不排除在派性没有消除之前，作自我批评时对方会抓住。必须指出这是极其恶劣的，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这是品质问题。毛主席怎么教导的？这符合毛主席教导吗？

“斗私，批修”是革命行动，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这样作是先进行列排除干扰，立新功。

第三、缺乏整体观念，还有搞派性活动的，甚至有的订立攻守同盟，有的人不是为真正解决问题，不认真学习。虽然是少数人，但影响很坏，言行不一致。口喊大联合，干派性事，嘴说高姿态，实际争席位，有点风吹草动，就煽动派性，这些人对大联合不感兴趣，讲讲是为了装潢门面。今天我不讲具体的事，我们要大喊一声，击一猛掌，“醒醒吧，同志！”

根据上述情况，必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狠抓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这是根本立场，世界观问题，是革命头等重要大节，抓态度就是要突出一个忠字。对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泽东思想忠不忠，对毛主席的话要句句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大多数学校态度是明朗的，少数的态度要提高。有两个社论你们要好好看，《解放军报》报道的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

作积极分子大会的总结也要学。我们集训班解决什么问题，部队与我们不同，反对派性是我们的头等任务。他们不突出，除文艺团体外都没有参加什么战斗队，在他们突出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解决问题要有所侧重，但精神要理解。

第二、狠抓革命学风，行动是检验态度的标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必须要忠，不能看口头，必须看行动，即听其言观其行。要以总理的忠信严为每个人的行动准则，要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

第三、排除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学习班要斗私批修，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不是我讲的，是上边讲的。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要坚决执行，有意见可以反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通过斗争取得的。反派性要受到干扰，看我们能否实现大联合，我相信你们的答复是肯定的。社会干扰有些完全没有必要，我这个人傻里傻气，我汇报时说有这么回事，首长说你受了欺骗中了毒，影响我们的感情，一定要抓好集训班，不要受干扰。有人说：“我们在这里闭门思过，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了？……”这对吗？怎么是闭门思过呢？

最后关于干部问题。据了解好干部没拿出来，不解决干部问题不行。不是说干部问题解决了就把小将踢开，要解决干部问题不大联合不行。有些学校达成协议后干部问题就得到解决，坐到一块核对材料，哪些是扩大了的，有一个学校关于一个干部问题争了一年多，现在联合了就解决了。今天击一猛掌。再三希望按主席思想办事，只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解决，否则隔阂更深，什么也贯彻不下去。至于那些是左，要根据辩证法，好不是永远好，坏不是永远坏，当然绝对真理也有。你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用五个月以前的标准看问题，不犯错误才怪。相反，犯过错误甚至是方向错误，改过来就好嘛！毛主席说过：“立场问题也不要紧，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不能各占一方，这样不解决问题，好象自己的立场对了，其实不然。所以认识有过程，要从全局考虑，离开大方向不行，离开毛泽东思想不行。

### 1065. 李钟奇副司令员在北京市隆重纪念毛主席 “三·七”批示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7日)

同志们：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全国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在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召开了“纪念毛主席三·七指示发表一周年大会”，这对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大、中、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有巨大作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

林副统帅指示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也要积极执行，我们回顾了一年来战斗的历程，我们越发感到三·七指示的无比正确，无比伟大。

一、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三·七指示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条条照办、句句落实。

实践证明，我们贯彻三·七指示的过程中就是贯彻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极“左”或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军训的解放军同志，顶逆风，战恶浪，作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克服无政府主义。

对三·七指示的态度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我们要坚决捍卫三·七指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的大专院校搞得也是很好的，他们是我们榜样的经验是宝贵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 1、坚定不移地捍卫三·七指示。
- 2、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以班系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
- 3、(原件不清)
- 4、不断提高广大革命师生的阶级觉悟，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二、贯彻执行三·七指示必须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课堂，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是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方法。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在新形势下统一全国、全军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道路。那种认为学习班没有用，不能解决问题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要大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两个是复课闹革命和深入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两大害。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影响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发展，也影响了革命三结合的建立。能否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新形势下能否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标准。有的人说无产阶级纪律是框框，说执行无产阶级纪律是奴隶主义，他们人数少，可是影响大，影响贯彻三·七指示和最新指示，因此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扫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要克服某些教师的“斗批走”、“斗性散”的错误思想，帮助他们通过斗私批修，要把“斗批散”、“斗批走”换成斗批改，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干一辈子，勇于为人民立新功。

三、要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贯彻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思想。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的全面落实就是教育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抓好教(斗)批改三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天才地、创造地发展，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是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纲领，是复课闹革命的根本方针，对教学革命的各方面问题都作了深刻和精辟的分析，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按毛主席指引的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一步，要以毛主席的《论教育革命》为武器，深入开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批判。这方面要充分发动群众，要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阶级教育入手，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对中国赫鲁晓夫所贯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要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学校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为纲，彻底展开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教育革命的根本就是以抗大为榜样进行改革，这是最根本的任务。要以工农兵为师，要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要做到边革、边教、边立、边提高的方针。复课不是复旧，教改不是改良，这种教改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教育革命战线上的创举，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按照毛主席的“三·七”指示，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目前大联合的形势一片大好，在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促进革委会的革命化。要巩固政权，要掌好权用好权，要强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向解放军学习，学四个第一，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条件成熟时要着手整党建党，同时还要着手整顿共青团和红卫兵、红小兵。要继续巩固发展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为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对干部要按照“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的教导，正确对待干部，帮助干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要勇敢地站出来革命，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

我们所做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现在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条条落实“三·七”指示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口号略)

**1066. 徐景贤在市革委会工业组召开的上海柴油机厂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现场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8年3月8日)

在当前来说，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里面的侵蚀，主要是表现为三种，我们叫做“三害”。现在要除三害，哪三害呢？一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个派性实质上就是小团体主义，就是小山头主义，就是本位主义，就是发展了的个人主义。派性本身就是私心的表现，所以派性就是私性。派性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它同无产阶级的党性，跟我们共产党的党性是背道而驰的东西，这是一大害。第二大害呢，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违反了工人阶级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无政府主义在过去也不是革命的，因为他不能组织一支有纪律的大军向党内的走资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有力的攻击，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更加严重的暴露出来了。他变成一种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思潮，变成了破坏革命秩序，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思潮。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同志们也许读过了，叫做《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想的非常之严肃，提的非常之尖锐，谁犯了无政府主义的话，就有可能被反革命所利用，代表了反动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反革命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利益，对我们的革命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毛主席说过：“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的，他就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事实确实如此嘛，无政府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别的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听不的，毛主席的话听不的，革命的组织纪律要不得。但是他呢，还是听他自己的，要他自己一家政府嘛。

第三个大害，叫做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这是历来资产阶级用来进攻无产阶级的一种炮弹，解放前帝国主义和那些老板们跟我们作斗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炮弹来打中我们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把他们收买过去，瓦解他们的革命斗志，使他们变成工人贵族，工人中的特殊人物，以致使工人运动遭受失败。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从我们解放初期进城的时候，就向我们打出了这样的炮弹了。我们队伍当中一部分不坚定的人在这样的糖衣炮弹面前倒下去了，更多的同志接受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这里面的教导，真正的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在革命的行列里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又一次向窃取我们党政大权的走资派发动了进攻。我们很熟悉了从一月革命前后，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再一次的用出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手段。陈丕显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经济放宽一些，政治上可以转为主动。就是说经济上面来腐蚀我们队伍的话，这政治上就可以保护他们一小撮了嘛！他就是企图这样来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而我们有一些同志，有一些糊涂人，他们就以为这个经济主义的东西还是很甜的，不是很苦的；还是很香的，不是很臭的。所以前一个时期，有一些人在那里讲到派性问题的时候，讲到经济主义的时候，还是津津有味，甚至于讲这样的话：说这个经济主义和派性呀，好象臭豆腐干一样，闻闻是很臭的，吃吃是很香的，味道很好的。你看他们中了这个毒有多深。再这样走下去，就会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就会走到反面去了。反革命经济主义，这样的歪风侵蚀到我们工人阶级内部，还没有完全肃清，我们跟这样的歪风作斗争，还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最近中央发出来的紧急通知，本身就是再次向我们敲起了警钟呀！使我们知道，我们要掌权，不是掌花大钱的权，而是要掌勤俭建国的权，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掌权嘛！所以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问题上面，在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上面，在关于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问题上面，我们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战胜他们。

**1067. 王洪文在南市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10日)

全国的形势我们觉得很好，上海的目前形势当然也是越来越好，阶级斗争的形势，就我们上海的阶级斗争，是进一步深入下去了。我们全市继去年十月份之后，特别张春桥同志从北京回来之后，整个形势，阶级斗争的形势基本是这样的，斗争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这个使我们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要打谁就打谁。阶级敌人采取右的和“左”的干扰，这种就可以很快地排除，所以我们觉得从去年十月份以后，春桥同志回来给我们提出来最近我们抓阶级斗争少了一些，因此干扰多了一些。但我们听到这一指示以后，就检查了我们的工作，就发现确实我们阶级斗争抓少了，阶级敌人对我们的干扰就大了，因此就抓得紧了，阶级斗争先后对旧市委旧市人委机关，给狠狠的冲击，通过冲击，有些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逐步揭开来了，就是抓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这项工作有了很深入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对全市的流氓阿飞分子、投机倒把、给了狠狠的打击，那就是用群众专政的办法，出动文攻武卫队伍，对那些流氓阿飞分子狠狠地打击。去年十二月份一个晚上抓了二十多。那么我们打击投机倒把，流氓阿飞不仅仅是打击了这一小撮人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抓到了一批现行反革命，抓到了反革命集团。去年我们十二月份还对各省市驻沪办事机构，中央各部驻沪办事处搞了查封以后，我们在那里搜出了大量的弹药枪支、电台，把隐藏在上海十几年的老特务也给揪出来了。所以通过一系列的抓阶级斗争，实行群众专政，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使我们上海的新秩序稳定了，从市场到社会秩序各方面都比过去稳定下来了，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我们现在来看呢是比较主动的。阶级敌人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们又要刮一阵什么风，我们刮一阵十二级台风，又刮一阵十二级台风，所以它弄不清你们又要刮什么风，不知道。今天我在这里透露一个消息，最近又刮风了，因为不刮不行了，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所以我们又刮风了。你们最近两天注意报纸就行了，阶级敌人呐，我们狠狠地打击敌人，它的气焰就被我们打下去了、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不打击阶级敌人，他就会起来千方百计地干扰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所以我们觉得上海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好，那不仅是在这一方面，在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都在进一步地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就是以整党建党为中心，认真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抓叛徒也是一个方面了，还有混进我们造反派内部的坏人都在认真地清理。同志们最近都看到了报纸上登了王宝全的事情，那家伙是个大贪污犯，一个张已华是化工系统联络站的一个头头，不仅是贪污盗窃，而且带领群众搞打、砸、抢、抄、抓，搞阶级报复。我们南市区出了个袁根林嘛，在这里，同志们不要怎么样，袁根本的问题当然还没有搞清楚，初步搞清楚他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南市区不是还有一个保袁联络站，还有一个打袁联络站，那些联络站已经撤销了，那些混进我们队伍的人，逐渐逐渐地揪出来了。前一时期有些人销毁自己的档案，私自把国家的档案抢出来搞到别的地方去，甚至有的坏人就烧掉。对这样一些人逐步给广大群众揪出来，过去谁制造武斗的，也揪出来了。昨天我们在上海锅炉厂开了个会，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有几百人参加，在这个会上群众揭露出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到目前为止还在拼命的污蔑、漫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中央文革，攻击姚文元同志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姓何的何史(音)这个家伙是很反动的一个家伙、是大学生，而且从去年二、三月一直在家混到今天，在这个厂里一直没人管，反动文章写出来用大字报写的，贴到门口没有人去批驳，所以走资派厂长就支持一派打一派，他说你打人打得好、我就支持你打、见打人的时候他讲什么，专找共产党人打，昨天当场被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了，我们当场宣布他们靠边，所以有些单位的坏人正逐步被广大群众揪出来，我们觉得斗争形势是很好的，所以混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那是极少数的，但不揪也不行，包括我们南市区，据我了解，有个别单位，个别工厂，还有一些坏人，我们希望我们南市区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回去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阶级队伍。这是我想简单的讲一讲上海的斗争形势。

昨天春桥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抓什么？抓哪几项工作？春桥同志讲：当前仍然应该以落

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了，今天早晨二点钟左右春桥同志说的。所以看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向同志们提了一点希望，希望我们全体代表同志们和我们全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应当在当前的斗争中，继续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这个为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应该根据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坚持业余办，群众办这个方针，要大家动手，许多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学习班来解决，就通过学习班进一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全区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个“忠”字，这使我们全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能成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各个单位都应应该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就是在我们研究工作的时候，首先是研究学习毛主席著作，检查工作的时候，首先应该检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布置工作的时候，首先布置这一条，所以我们应该在一切工作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这个位置绝不能颠倒，不管我们工作再忙，有多少，千头万绪，都应该首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我们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点希望。

第二点希望我们代表同志们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广大革命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脑，就应该狠抓阶级斗争，在一切工作中都应应该注意随时随地去抓阶级斗争，上面我讲过了，阶级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抓，阶级敌人就会不时地向我们进攻，我们抓了阶级斗争，主动权就会掌握在我们手上，这仗我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不是讲我怎么打的办法，敌人一干扰掉了，那就不行了，就应该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打进攻战，不要打防御战，当然也不是每一个战线都是进攻战，那也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这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根据本区的斗争形势，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来确定我们的战术。我们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在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主动向阶级敌人打进攻战的时候，阶级敌人的气焰就不那么嚣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就高涨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造反派灰溜溜灰溜溜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没有抓阶级斗争，有些保守势力和走资派就来压我们造反派，我们造反派灰溜溜的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希望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以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应应该注意打主动仗，对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觉得在通常情况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理你，吃准了我就狠狠的反击。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主动权了。最近问题里面又出现的一种极“左”的思潮，也出现了右的反动思潮，比如说最近出现了一种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文章，他说过去干部都是走进了资本主义道路和已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干部都是坏的，他这样讲嘛，通俗一点，就走过了和走进了资本主义这个范围了，他说党员不如非党员好，非干部比干部好，这个反动论点，目前全市革命人民正在准备进一步批判。所以象这类情况，在市里已经好几次了，对这样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我们反扑，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应该广泛的发动群众坚决的反击。我们希望我们南市区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今天到会的所有代表同志能够在下一步的阶级斗争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带动各项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你不抓就不行，所以一个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个就是抓阶级斗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两条。

最后一点希望，我们希望全体代表同志们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励，在下一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为人民立新功。我们都是来自各条战线上的积极分子，我们在过去的斗争中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还应该继续努力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仅我们自己要学好，我们要广泛的向广大的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继续把各单位的学习班坚持办好，在办学习班过程中，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同志们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同志们，我们相信我们南市区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在今后的斗争中，一定会在革命委员会的正

确领导下，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的努力下，把我们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在我们南市区的每一个角落。

**1068. \*江青、姚文元在北京大中学校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8年3月11日)(见《系年录》第一二〇卷)**

**1069. 李钟奇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校各组织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11日)**

我们把学习班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上级要求我们善始善终地办下去，办好，搞好。因此，我们要按星期六讲话精神，已经建立了革委会的地方要这样做，我们现在要搞大揭发大批判，找出根源，把问题搞深搞透，现在要增添三个文件：一、《矛盾论》的有关章节，二、《实践论》的有关章节，有针对性的学习，因为我们看到大专院校有些共同性的问题，把各大专院校共同性的情况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好好谈一下。三、林副主席“八·九”讲话。这是中央文革指定要我们学习的文件。我们学习不要截然分开，三十六所学校具体是什么情况，中央文革倒是都指出来了，看怎么学。

传达精神就是要下决心，要总结学习班经验，对了，坚决支持，错了，坚决纠正。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现在学习班不是有不同意见吗？有关方针，政策、方法。

旧的任务未解决，新的任务又来了，我们怎么看？我们必须提高到路线斗争高度来看问题，不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要解决敌我矛盾。

再就是有少数学校还没有坐在一起，怎么办？我们打算征求你们的意见。

还有就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学校如北航、地质、矿院等成立了革委会的学校是好了，怎么办？

第二类型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中央首长说，回去也解决不了，还是找一找原因。

第三、就是这次成立了革委会的怎么办？

上面讲过，就是要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学习班办到底，有几点要求：

一、坐下来，分别对待，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首先坐下来，这一点根据经验证明，坐不下来是不行的。

二、对训练班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怎么解决？根据中央首长讲话精神，就是增强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比如有的同志说，提出来不同意这是很合乎规律的，文化大革命中拿四大武器解决，不过要解决思想问题。比如学习班，方向有问题，我们要考虑。在有限的时间内，两周或三周，也是上面说的，怎样解决问题，落实最新指示，怎样斗倒派性，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有二十多天的有限时间内怎样解决问题，我们对学习班怎样认识？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先掌握武器，接着消除派性。就派性本身说，在新的条件下，“公”与“私”的斗争是路线斗争，但这个斗争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是不同的，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首先还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可是两条路线是整个阶级斗争，就范畴来说，有人民内部矛盾，但主要是敌我矛盾，比较起来这是主要的。我们与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与前者是不同的，因此阶级斗争是贯彻在阶级社会的始终，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这倒是主要矛盾，特别是叛徒、特务以及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敌人，我们要打击他消灭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人民内部矛盾，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学习班二十几天怎么解决问题？这倒是值得大家探讨的，阶级斗争倒是贯穿在始终，但有限的时间怎么解决问题？这倒是值得大家考虑的，所以大中学也是这样的。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先解决敌我矛盾？我认为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批派性。方法就是用最新指示，克服派性，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通过思想革命化解决问题，我们这样考虑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而

是在那个前提下解决派性。今天看来，对大前提强调不够，到底是什么分寸？大家讨论，我们今天又统一了认识，我们大家想一下，我们是否这样做的？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紧接着是大揭发大批判，什么原因使我们分裂？什么原因使我们打内战？什么原因使我们不能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起什么作用？社会上，刘、邓、陶起什么作用？第二就是坏人，就是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就是用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我们学习班的阶级斗争，第三就是我们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又是什么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符合毛主席团结对敌思想的，中学也好，农村也好，工厂也好，就是这样，就是不团结，你说是好人，他说是坏人，团结起来，大家一起讨论，坏人就揪出来了，这样就不受时间限制，团结起来，一个月解决问题也好，两个月解决问题也好。我们有哪些做得不对的？就是第一阶段怎么样？大家考虑，就是第二阶段，抓坏人讲得不够，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强调抓黑手，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解决，当然我们不是说对明显的阶级敌人不抓。我们不是说谁对谁不对，我们是说现在有限时间内究竟怎么解决问题。当然对敌斗争是重要的，但具体分析，处理时不能平列起来。

上面的指示精神，两大派观点，倒是可以提出你们的看法，但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提出来，原来说有天派地派，后来说没有，如果没有，我喊毛主席万岁！有，或者残余，恐怕在这里也不能解决。

第三个问题，就是学校大有大问题，小有小问题，为了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是最高的概括。

特别是我们的学习班，特别是吃饭问题。……我对同志们态度不好，有压制的现象，有什么就检讨，我希望批评，不对了就改。

至于说阶级斗争，我们同意，我们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我们觉悟不高，执行不好，我们提出来，希望大家讨论，我们提出这样做，希望你们支持。

### **1070. 徐景贤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机关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14日)**

同志们，战友们：

机关口的讲用会，对我讲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很好机会。机关的政治空气最近出现了一个蓬勃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战友们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这要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向同志们介绍一下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上海和全国一样，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形势越来越好，阶级斗争越来越深入，最近有些敌人公开跳出来，反动思潮的暴露不是不好，而是表明形势大好。看形势要有全面的观点，列宁教导我们：我们胜利的时候，敌人必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现在是资产阶级面临彻底垮台的局面，全市大联合、三结合发展很快，好多地区、单位一片红，这个红指无产阶级一片红了，领导权红了，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最后失去了他们的天堂。在阶级斗争深入、实现一片红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必然以更加激烈形式出现，这是必然的现象。这次全市那么多单位几乎全面建立权力机构时，阶级敌人更疯狂，各种势力都要登台表演，有的公开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的来自外地、外国的，六七年一年，美蒋苏修派遣的特务超过六六年，我们搞文化革命，敌人是不睡觉的，他们往往和混进我们内部的敌人勾结起来，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有的打着红旗干反革命的坏事，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出现了犬牙交错的状况。我们的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敌人知道如果用赤裸裸的手段，很容易被识破，揪出来。他们采用伪装的办

法，把自己隐蔽起来，在和我们作斗争。最近看见的这种现象增加了，反动标语，信件增多了。另一件是对我们内部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也增多了，往往利用造反派内部思想的弱点、错误。我们有三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反革命经济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三害归根到底是一个私字，前天看到一封信，看来是很有反革命经验的人写的，写给“工总司”委员，开始是吹捧，讲你好比农民运动赤眉黄巾还了不起，作市长委员不成问题，以后献计三条：据了解你的敌人是×××，1、要把要害部门发展自己势力——铁路、海港、工交，郊县：青浦、南汇、奉贤。2、在自己势力范围内，谁侵犯就回击。3、要联合另一人，反对你的政敌，联孙反曹，平时讲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收到信的人经过学习，交出来了。给我们反面教育，敌人很高明，利用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最后一句是今后一切敌人和我们作斗争的重要的策略，我们不注意就要上大当，吃大亏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迫使敌人换上毛泽东思想的外衣。走资派揪出来了，如陈丕显，曹荻秋打倒了，新的还会出现，敌人还要在我们队伍里找代理人，所以不要认为戴了造反派的袖章的都是革命的，现在造反队伍很大，有的达百分之九十，怎么设想我们的队伍绝对纯呢？毛主席讲过：绝对的纯是没有的，最纯的金属也只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清一色也有一万，二万，这是今后一、二十年的阶级斗争值得注意的。

市“积代会”筹备小组内部就钻进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以一种特别积极的姿态出现，仅一月革命到去年年底，不停的攻击春桥同志，背后狠毒的攻击，当面说我报告启发很大，背后说这个人现在不打倒二十年以后非打倒不可。我们对走资派比较警惕，但对这种人不太注意，我们必须学会鉴别这样的人。我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要树立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来不得半点虚假，装模作样，什么叫“学到手”？就是学一点，用一点。什么叫“落实”？就是按毛主席思想指导行动。学而不用是两面派的学风，有很大的危害性，容易使自己的队伍搞乱，坏人就是隐藏在内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去机关中有一种不良的学风，学习是对别人用的，教育别人多，改造自己少，每次学习运动高踞群众之上，指导群众，现在要作为学习的一员出现。

机关松垮散慢，现在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都是学习的收获。搞斗批改与外界接触少了，对外界情况生疏了，闭塞了。回顾一下，我们机关总是受“左”和右的思想干扰。阶级斗争动向在全市非常尖锐，上海是两军相对，交战的战场，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城市，很容易表现，也是工人力量最大的城市，很容易把敌人打下去，这就时而紧张，时而平稳，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左”右方面同时存在，只有一段单位里那一种侧重些。一月夺权后，反革命经济主义风是右的，刚打下去，炮打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极“左”思潮出现。主席曾经告诉我们，反“左”必出右。后来到“联司”，对右的思潮被打下去，就来了个极“左”思潮。有一大批学生到上海和上海一些人勾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解放军。整了极“左”思潮以后，“共向东”抬头，批判了“共向东”思潮又出现“左”，说党员都不行，干部都不行。阶级斗争不断起伏，几乎变成规律。我们头脑里一定要清醒，不要一忽“左”一忽右。其实右的“左”的方面的进攻都是殊途同归，都是敌方阶级的，他们在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是同盟军，双胞胎。右的思潮比较多的来自原来站错队的，留恋旧习惯，旧传统，与走资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走向保守方面，一有机会就煽阴风。极“左”的比较多来自造反派的错误缺点，看到旧的东西问题很大，对好多旧的东西看不惯，极“左”思潮乘这机会乘虚而入。有的单位造反派当头头，感到党员都不行，树不起来，旧的一套就要砸个稀巴烂。最近有的串连了六十元以下的组织起来，提出了穷兄弟联合起来的口号，利用我们的一些弱点发牢骚，他们煽动情绪，本人一般从右的方面，高的阴险敌人就是挑拨，从极“左”方面干扰。在“一切”后，师大一附中小报上一篇《前进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党，后面有后台，这人是十几次被抄家，其父是右派、母畏罪自杀……我们在斗争中仍然要注意打击一小撮。首先批判思潮的反动性，提高认识，把黑手揪出来。不是把持有这种观点的组织都打下去，坏人仅是一小撮。要注意掌握两头，反右防极“左”，反极

“左”防右的思潮抬头。

《一切为了“九大”》的反动性质就是三下五除二都除光了。党员、干部不如非党员、非干部。把党员、干部都除掉了，大部分群众也除掉了，已经当权的又是修正主义苗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剩下的只有他们自己百分之五了。公然提出了十七年的阶级阵线是不稳定的，与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背道而驰。毛主席说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一直没有变过。而《一切》中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变天的理论，是比较难以识别的。到一个学校开座谈会，七个中只有一个人(不清)问题，难怪执笔者说：不要紧，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但如果我们认真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阶级、阶级斗争和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指示，就能识破。文化大革命，春桥同志说过：是局部的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是彻底的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有的也是用似是而非的手法，如“何是”大量的用了马恩列斯怎么说，“何是”外号叫“政治清道夫”，他是为资产阶级扫清道路，实质是“西方学”，偏要写成东方论坛。

《一切为了“九大”》的执笔者一直讲一切都是为了“九大”，实际上就是为了破坏“九大”，他们都穿着漂亮的外衣。

机关里也揪出了这样的坏人，有的混入我们队伍内部，有的当上核心，除三害时要与两种敌人做斗争，一是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一种是混入内部的敌人。

## 1071.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讲话的摘录 (1968年3月15日)

姚文元：

我看了“红成”一张大字报，把李井泉过去对刘(结庭)张(西挺)的材料完全翻过来了，说李井泉过去对刘张如何好，公开替李井泉说话，公开给李井泉涂脂抹粉，要批判。

总理：

没有批驳，他就有市场。你们在成都，要象梁兴初同志在重庆批评“反到底”的劲头批评“红成”，问题就解决了。

斗争矛头要对准李、廖、郭。

江青：

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他一炮，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王光美是美国特务，刘是大叛徒，四次叛变，我们有确切的证据。形势我看得很，特别是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清楚了。北京地派黑手揪出来了，就相对好一些，天派抓得少，有后台，还在闹。

康生：

四川问题不能解决，主要是方向问题，只要你们说一句：打倒刘张就是替李井泉翻案，就行了。

江青：

你们不能光讲派性，不讲路线斗争。

你们不提路线斗争，想在那里谈派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是敌对的两大派。你们对学生怕得要死，要让工人左右局势，又不去工人中扭转局势，大工厂不联合，一定有坏蛋。

## 1072. 康生、江青在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18日)

三月十八日晚十一时四十分至十九日一时四十六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谢富治、吴法宪、许世友、杜平等首长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在接见时，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现将康生同志和江青同志的讲话摘要发表于下：

康生：

对中央的指示，同志们要深刻地理解，什么叫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这是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许多同志有右倾思想未看到这点，中央的批示特别讲了这些问题。(江青同志插话：右倾不是苗子，已有行动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一点同志们特别应当注意。

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众呼口号)，刘少奇第一次被捕在长沙，被捕就自首了，×××还送他四书五经。二七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二九年在满州里被日本捕捉，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三五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三六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际上是老反革命(众呼口号)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吴光给他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都是老大叛徒、老反革命。(江青：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众呼口号)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搞清楚。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封他官，只为了一个条件未成，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多元。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现在查清楚了，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尽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据我们所知，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一、企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是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二、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九·五讲过了，现在有特务在边境打听解放军的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泄露出去了。三、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四、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务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的反动组织中都有潜伏的特务，打着红旗反红旗。五、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注意警惕。当前思想上要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分裂主义，组织上要抓黑手，要拥护解放军，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江青：

目前全国形势大好，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委会。在形势大好中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样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

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他的斗争矛头是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起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是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我党斗争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提出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073. \*许世友、江青、陈伯达、康生、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江苏班全体学员时的讲话(1968年3月21日)**  
(见《系年录》第一二一卷)

**1074.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接见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的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68年3月24日 人民大会堂)**  
(见《系年录》第一二二、一二三卷)

**107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由中央文革主持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3月27日)**  
(见《系年录》第一二四卷)

**1076. 张春桥的讲话摘要**  
(1968年3月29日)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

我们要看到随着我们阶级斗争的深入，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敌人他们就要采取更隐蔽的办法来和我们作斗争，他们通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反革命两手，用这样的方法来迷惑人，来制造假象，来干最坏的事情。过去彭罗陆杨、刘邓陶，他们都干过这些，这些方面我们过去进行过揭发批判，但是，对于后来这批人，正象中央同志所指示的有一个认识过程，现在不管他们隐蔽得多么深多么狡猾，他们的真正面目还是彻底的暴露了，这里我们想说比如谭震林这个人吧，因为过去讲的少，谭震林是在上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的，是叛徒，是二月逆流的干将，我在这里特别应该说清楚，谭震林在二月逆流里边是跳出来保陈丕显的，他在那一次中央会议上起来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进行猖狂的反扑的时候，他特别讲我就要保陈丕显，所以同志们要看到上海的最大的走资派陈丕显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不仅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代理人，而且是谭震林在上海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要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要看到阶级敌人要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做不到的，谁为二月逆流翻案，那他们就象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一样，绝没有好下场。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也总想翻案、继续玩弄两面派，那我们就要同他们把斗争进行到底。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中央同志都讲到了江青同志，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间，江青同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上海的同志全感到特别光荣，因为江青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在搞革命的样板戏的过程里边，长时期中间是在上海进行战斗的，是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起的，我们感到光荣。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的那个纪要，这个纪要这个座谈会也是在上海召开的，而后来江青同志回到北京以后，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

别关心，她不只是在重大的方针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给了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很多极为重要非常及时的指示，而且，在许多具体工作上都给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具体的指示和帮助，正因为江青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间，坚决的，旗帜鲜明的和敌人作斗争。所以阶级敌人就特别仇恨的，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江青同志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深厚的战斗友谊，在我们这个大会上我们要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 1077. 陈伯达、姚文元在新华社接见群众、军管小组时的指示 (具体日期不详)

#### 伯达同志对革命群众的讲话

伯达：感谢同志们的关怀！要很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要搞派性，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的怎样？很多东西是从你们这里发出去的，不仅要宣传好，而且要带头执行好！

#### 伯达、文元同志对军管小组解放军同志的讲话

伯达：搞大联合、三结合不能包办代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要办，要继续办。(当军管小组汇报到正在解放干部时)伯达说：干部要作自我批评。你们要保证不出事故(指业务报道事故)，出了事故就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委托。要尽最大的努力，一点事故都不能出，不要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希望。文元：重大问题要请示报告。(当谈到解放干部问题时)伯达：要治病救人。文元：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经过批评，群众是会谅解的。伯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一视同仁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顾名思义是人民的，要学习为人民服务。文元：要提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相互帮助。伯达：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就拥护他，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文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伯达：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是无产阶级养的，人民养的，毛主席培养，有人想把你们做为个人的军队，那不行，要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出事故，我们关心你们，所以来看看你们。文元：要大力促进大联合、三结合，要搞斗批改，队伍要搞清楚，要依靠群众。伯达、文元同志临走时，伯达说：祝大家共同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奋勇前进。

### 1078. 许世友接见南大革命师生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1968年5月7日)

时间：1968年5月7日下午三时。

地点：华东饭店西楼会议室。

陪同接见的有方敏同志。

被接见的有南大校革委会委员、各系革委会(“联指”)、各单位革命小组成员、群众组织代表近180人。

当许司令员在方敏同志陪同下来到会场时，群众起立，热烈鼓掌。

许：方主任，你今天是主席嘛！(看到后面有人站着)没有地方坐了吗？  
方：今天人来多了，外面还有20多个。  
许：人来多了，好嘛！请他们进来嘛！多多益善，多多益善！(鼓掌)女同志来得太少了嘛！

方：都来齐了嘛。

丁曰泗：都来了。

方：好，现在开会。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唱一个歌好不好？

许：你带个头吧！

方：谁带个头？

丁曰泗同志起音，大家齐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学习最高指示后

方：现在请许司令作指示。

许：同志们，我不是什么指示，是来和同志们讨论，座谈一下。

前天我到北京去了一下，上午九点钟飞机起飞，十二点到北京，下午三点钟就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鼓掌)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丁曰泗同志领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又见到了林副主席(鼓掌)林副主席身体也非常健康！(丁曰泗同志领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我说要把南大、南工作为试点学校，主席很高兴，说“你试吧”。叫我们来试验。(鼓掌)毛主席点了点头，试验嘛，不成功，可以失败，我看有同志们支持，一定能胜利！

我出四个题：第一，怎么能把南大办成抗大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使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一去不复返；第二，干部怎么样联合审查，不能我打你保，你打我保，要逐步解放干部。第三，“八·二七”、“红四联”不准闹分裂，党中央都承认两派是革命的左派嘛，不能打内战。打内战就不能试验。第四，毕业生怎么分配，安排就业？南大有一千多毕业生嘛！怎么分，由你们自己来研究。

题由我出，文章要你们做，学校体制、学制怎么搞你们是内行。打仗我是内行，打了四十多年，改革教育我还要拜同志们为师，这个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两派团结起来就好试验，不团结还试验个屁！请同志们讨论，解决我的四个问题。

毛主席对我们这么关怀，把我们作为全国试点。问题很简单，做到不容易，我的四个问题怎么解决法，一个南大，一个南工，这两个学校我抓，有什么名堂就找我，找方主任。搞好靠你们，要打好仗要办好学校，都要发动群众，群众力量大，我现在很空。大学我不知道，我小学都没有进过，要打仗嘛可能还行，什么军事学院、军官学校我都没进，一是不怕死，一是不怕苦，打起仗来敌人就乖乖地举手投降！

现在同志们想想怎么把南大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首先要团结，不要听敌人挑拨了打架。为什么要打内战！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学生有什么利

害冲突？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不要听这个那个的挑拨打内战。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搞教育革命嘛，题目出了你们做，我的观点很简单，下面听同志们意见。

方：许司令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许司令已经接见过常委，我们从 2 号到 6 号进行了讨论，大家把学习、讨论后的想法、看法、意见谈谈。

许：你们都是大学生、教授，我听你们的。谁爱谈谁谈，要讲什么就讲什么，随便谈谈。

方：谁个先谈？

许：大学生应该敢讲敢干敢举手嘛！不要受拘束嘛！想到什么就谈什么。

(中文系同志谈到文科怎么办，大家很关心，不知道中文系还要不要，如果要，就想办法。)

许：文科还要的吧，不要怎么识字？不要语言还要言语，问题是怎么搞。

(《新南大》杂志编辑：文科是搞意识形态的，主席很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我看最好先搞一些生动活泼的试点，成功了再推广。)

从实际出发，很好。可以研究嘛。后面的同志听到听不到？

丁曰泗：听到！

方：主席、中央同意南大作试点，大家有什么想法，随便谈谈。

许：言论自由，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生物系同志发言谈到生物系脱离实际，毕业生 90% 要改行，现在教改是个大问题，很多人要到其他系如物理系、化学系上课。过去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毒很多，有人要砸烂生物系，成立“砸派”。)

许：学抗大要学他的精神，那时我不是抗大学生，我那时是红军大学学生，后来转到抗大。现在学校都是高楼大厦，我们那时窑洞是自己挖，桌凳自己打，现在不需要了，他那种艰苦朴素的精神是要学习的。

希望大家发言中不要带派性，大家都是坚定的左派嘛，中央肯定的。大家好好团结起来嘛。主席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怎么样把南大办好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不是叠山头，而是削平山头，不是山头越大越好，而是越小越好。我们要搞 4700 万人的山头，7 亿人的山头，还是 7 亿人的山头好，一两千人的山头有什么好呀？！

什么是试点？就是你们自己出点子，你们南大、南工要比赛，要带头搞出，搞试点，出点子想办法靠你们。如果山头高高的，那去搞个鬼！问题是团结，不要去打架了。团结一致，共同把大学办好。

抗大式学校，学工到工厂去，学农到农场去，城西湖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一百多里方圆，去年收了二千多万斤小麦，一千多万斤豆子，45 万亩耕地保种保收，比一个县还多。你们可以去参观去学习嘛，麦子长得可好啦！学农方便，学军更简单，大家都可以去打枪，这个好办。

学抗大主要是精神，现在不要你们挖窑洞，打凳子，睡炕。炕你们知道吗？那个东西他妈的冷呢！“肚子里”不烧火就不好睡。现在学工、学农、学军好学嘛，学抗大的精神，节约闹革命不容易。要学军、出操、打枪容易得很，问题是大家怎么团结起来，不要搞派性。现在听说派性越搞越大了，怎么搞的？我不了解情况，可能是胡说八道。照顾山头是为了削平山头，现在要削平山头，过去有一、二、四方面军，现在就是一个山头，毛主席统一指挥。要搞七亿人民的大山头，南大就这么七八千人嘛，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要真正使旧知识分子统治几千年的学校一去不复返，一些问题怎么办？一下子想不成功，失败了也是一个教训，这也跟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霸王三万三千子弟兵旗开得胜，到乌江全军覆灭，这叫骄兵必败。只有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失败。

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请大家研究，“红四联”、“八·二七”大家共同着想嘛，不要为小团体、小派别着想，你们研究好了全国推广。南京也有三十多个大学嘛！(方：十九个)十九个也不少嘛！

我提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你们都是内行。

许：一下子不行，一个人你能种一千斤粮食？慢慢来，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搞的原子弹、氢弹、导弹比人家的好，中国拐棍比外国拐棍好，其实外国人叫中国人也叫洋人嘛，叫东洋人。我们可以比人家好嘛！美国那时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现在看来跟手榴弹差不多，我们初搞的就比他们强百倍。中国拐棍比洋拐棍好得多。

(外文系同志谈到外文系文不文，理不理，工不工，不三不四的。)

许：洋货。

(外文系同志谈到外文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全校三分之一以上，跟社会工农结合很困难，对外文系还要不要，搞不清楚，不想学等。)

许：外文系为什么不要呢？要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嘛，不解放世界人民，我们也不能最后得到解放。

关于成份问题可以考虑，我们不唯成份论，出身不好，只要背叛本阶级就好。唯成份不对，不讲成份也不对。要重在政治表现。

军队外语学校有专门业务知识，是搞武官。还有搞工程师的，搞买卖的不懂外语怎么行？大家想想，怎么改使得外语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马克思家里是大官僚，恩格斯家是资本家，当过经理，这些你们讲党史都讲过吧？革命的路由人们自己选择，要在实践中看。成份很重要，但不唯成份论。有成份不好的是革命的，也有成份好的是革命的。

我过去到上海看病，有很多都是洋人，洋拐棍，大多靠吹牛拍马搞起来了，现在去劳动了。

我们要办好抗大的学校，还有一个军事化的问题，怎么搞法？同志们还吃得消？我们能做些什么要从实际出发，要有广大群众嘛，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群众中出英雄，少数人不行，大家讨论，怎么清理阶级队伍，怎么把权夺过来，这一步做什么，那一步做什么，要有一个部署，不能一下子做到。我们那时当红军爬三十多里的山，1000 多公尺高要不喘气，紫金山 473 公尺你们爬起来怎么样？

大家想办法，怎么把领导权夺过来，最重要的是不要打架。打起来还搞什么抗大学校，那成了打架学校了。

(某同志：怎么样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许：可以选连长，指导员。

许：干部应该由两大派联合审查，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条件及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条标准来审查，符合这些条件和标准的就要，不符合的就不要。干部的分配你们自己也可以考虑。在干部问题上不要搞派性。你们回去，各系都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各派再提意见，提交校革委会研究，我们再找人反复讨论。

先试验嘛，题目由你们做，为什么就是我的意见好？我的意见就是好的呀？！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志们说是不是可以办得比抗大还好呢？

我们对同志要和，对敌人要狠，我跟国民党就打了几十年内战。当然你们学校也有路线斗争，不但要打，而且要发动广大群众来打，事情要自己来做。我们那时就是二十多岁就打仗了。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四十多岁的有吗？象我这样六十多岁的没有吧？

毛主席对我们关怀，爱护，我们就要把南大真正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方：许司令选“五·七”接见南大同志，今天有校、系革委会委员，有革命小组成员，有造反派，许司令的用意就是要我们沿“五·七”指示把南大办成抗大式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提议我们从今天开始正式筹备。(热烈鼓掌)要办好学校，就要发动群众，我们要拿出成果来，步伐要快。

许司令很关心大家，给大家送毛主席像章(热烈鼓掌，“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现在欢送许司令先去休息。(高呼：向许司令

学习！向许司令致敬！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许司令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出会场。

方敏同志接着布置了下一步工作。

方：大家今天晚上就要把许司令的指示传达下去。

我们前一阶段学习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省革委会第一次全委会的决议，一个是许司令的指示，从明天开始就要展开一个群众性的斗匡运动，时间一个星期到十天，去搞大批判斗争匡亚明，首先批判翻案妖风，接着批斗叛徒，全校要有三至四天矛头一致对准匡亚明，然后各系把那些右倾翻案的人扫一扫。在这个斗争中要接受上两次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没有组织好，第二次也出了些岔岔，这次要求不要出岔岔，矛头要集中对准匡亚明的翻案风，不要出岔岔打内战。许司令今天上午找我布置这次接见，他是讲了三分钟，他说南大的关键问题是搞好两派的团结。许司令搞试点是毛主席点头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就是要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希望同志们回去做工作，把大方向掌握住，今天曾邦元、文凤来去了五个人到上海去参加斗争、批判李顺之、戚拯大会，大会开完后，还要把领导批斗大会的领导班子和李、戚带到南京来开展大批判。（鼓掌）

当前南京全市就是揭发、批判王绍渊，高浩平。南大的两派要出力，知道的东西要揭发，对反动的言论、行动要进行批判。对革命派来说，这也是个考验。过去受蒙蔽做错了事，一锅子端出来就算了，喝了吐出来就完了，两派要一致对敌，无论如何不能我压你压的，青年人胡子没有，眼睛已经瞪得很大了。

我们在学习、批判、斗争中，要把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两件事搞好。江北学习班的八日将回来，十三号开始再在江北办 300 人的学习班，12 号集中。南大准备要分期分批办一千人的学习班，江北 600，学校 400。

红卫兵组织要搞起来，中文系红卫兵团的经验可以参考，争取在这个月把队编起来，按照抗大和解放军的办法去做。

斗争匡亚明之后，要建立起一个 50 个人左右的班子揭校党委盖子，南大 46 年—49 年的敌伪档案哪里去了？南大阶级斗争很复杂，旧党委问题很大，有人公开讲自己是特务，但旧党委还重用他，还叫他参加肃反五人小组！这个班子的条件有两个：(1)政治上可靠，对敌斗争坚决；(2)与旧党委没有关系。现在是有人这边审查，那边就去通风报信。南大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复杂，不能做马大哈，这个工作要和批斗匡亚明衔接起来就好。下一批还有一批叛徒、特务要揪，打匡这一仗，要打好，这是红五月第一仗，红五月要初战必胜！

《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 1079.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1968 年 5 月 15 日)(见《系年录》第一二七卷)

#### 108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

(1968 年 7 月 25 日)(见《系年录》第一三一卷)

#### 1081. \*毛泽东、林彪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1968 年 7 月 28 日)(见《系年录》第一三二卷)

#### 1082. \*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 年 7 月 28 日)

(见《系年录》第一三二卷)

#### 1083. \*李作鹏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的讲话(1968 年 8 月 26 日)

(见《系年录》第一三三卷)

**1084.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8 年 9 月 7 日)**

(见《系年录》第一三五卷)

**1085.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8 年 9 月 7 日)**

(见《系年录》第一三五卷)

**1086.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10 月 1 日)(见《系年录》第一三七卷)

**1087. \*周恩来、毛泽东、陈伯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1968 年 10 月 13 日)(见《系年录》第一三八卷)

**1088.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 年 10 月 26 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〇卷)

**1089.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8 年 10 月 31 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一卷)

**1090. 迟群介绍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

**“给出路”的政策的情况**

(具体日期不详)

领导上要我向负责同志汇报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很不深，所以，工作当中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学习毛主席思想很不够，水平很低，所以，汇报的情况肯定有缺点和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毛主席最近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是当时美帝国主义所谓“一切对华侵略都以教育形式出现”的侵略政策的产物，解放以前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不少的洋奴和反动文人。解放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蒋南翔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他们的把持下，十几年来，清华大学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群众讲有这么几个严重：一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全校中层以上的干部，就是系的主任、总支书以上的，共有一百五十八名，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这些人十几年来不是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而是极力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宣扬什么“南翔精神”，搞什么“教授治校”，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全校共有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这十二个单位，系一级的主要干部七十八名，其中百分之八十九是属于“双肩挑”的。什么叫“双肩挑”呢？就是他既是教授、讲师，又是系的主任、总支书记，这实际上就是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这个学校。一些教学的基层单位，什么教研组，教研室，几乎全部由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所把持着。

再一种严重，群众讲，就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是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顽固地坚持用他们过去在资产阶级学校中学习的那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学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心想成名成家，追求个人的学位、名誉，提倡什么“杂志缝里找题目”，就是写论文，向上爬，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这是他们所追求的。

再一个严重呢，就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之下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三脱离”的现象。由于他们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比较深，严重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所以，有些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十分严重。蒋南翔就公开地宣扬清华大学是一个“工程师的摇篮”，因此，有许多学生就是抱着最低目标也要当一个工程师这样的思想入学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的人就提出来这么一个目标，什么“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学生他们通过同工农相结合，在生产实践当中表现得还不错，也有所创造和发明。

此外，还有一个严重，就是教职员的队伍严重不纯，在教职员队伍当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实践证明，确实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打着讲师、教授这样一个幌子，在清华大学干了不少坏事。过去这里被叫做政治上的“避风港”、“防空洞”，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很好地触动这个地方。有一个武装部，原先有一个牌子，本来这个牌子是合情合理的，应该是挂在外边的，蒋南翔都不让挂。说这个牌子对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授和讲师有刺激，所以不能挂这个牌子，不能有一点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从家属区中也清出了一些坏人，其中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叛徒、特务，十几年来历次运动没有动他们。因为清华这个地方占地面积是三千零五十亩。这次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许多学生参加劳动，所以一下子就开了将近六百亩地可耕面积。这些土地过去干什么用了呢？都是这些人当作自留地，自己种菜、种粮食，所以派出所根本也管不着他们，有一些人没户口也长年就住在那里。

上面汇报的这种严重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集中暴露了，各种人都有所表演。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师生员工就起来造他们的反。但是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大叛徒刘少奇就急急忙忙地派了他的老婆王光美和工作组到了清华大学。正如毛主席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尖锐指出的：他们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使清华大学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后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指引下，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造了他们的反，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权，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坏家伙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又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所以，红卫兵小将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的。

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有那么几个月，他们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的操纵、蒙蔽、欺骗之下，特别是利用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以及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作风，使他们当中一些人犯了错误。在中后期这几个月，他们就是谁的话也不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话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就是在那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时是一派，叫清华“井冈山”，是很出名的了。后来就是在一些坏家伙的操纵下分裂成两派了。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惹不了，打“内战”。开始这个学校还是比较文明的，别的学校有点武斗现象，他们这儿还没有搞。但是一经搞起武斗来，就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一些搞武斗的单位。因为它是一个

理工科大学，自己可以制造什么枪炮、土坦克、手榴弹、长枪、手抢、匕首，光长矛就制造了五千多支。把拖拉机改成土坦克，把一些教学仪器、教学设备当成工事。把很好的教学楼的墙壁都给搞穿了，还搞土火箭。试验土火箭的时候，不小心搞到校外农田里头，把一个正在劳动的社员给砸伤了。两派说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都是往死里打。他们的武斗是很严重的，互相打死的一共是××个人，打伤残废的不少。到现在还有残废的学生住在医院和学校里。另外还互相抓人、打人，搞了那么一些很恶毒的东西。把人抓去以后，搞逼、供、信，非得按着他规定的那一套去讲，放毒。两派打架用高音喇叭，附近居民白天工作，晚上要休息，他们却晚上大喇叭互相对着吵，根本没法休息。他们大搞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以我为核心，树立他自己这个山头的所谓威信，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的手都伸向了全国。有的人要当什么“领袖”，搞什么以他们这个组织为首，以他这个组织为核心，他们就是不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中心、就是不提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提这个必胜，那个必胜，就是不提毛泽东思想必胜。他们还有一条原则，加入他这个组织就要忠于他这个组织，但是他就不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甚至有的人为了小山头的利益，严重地歪曲和篡改最高指示，并且讲“七·三”、“七·二四”布告在他这个地方行不通，没有普遍意义。公开地抵制毛泽东思想、抵制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他们在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的直接操纵下，搞了许多黑话，搞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作风、手段。例如他们曾经有这么一些黑话：什么“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要结成死党”；“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全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他们还搞了掌权的三十六条“权经”，全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政客那套东西。

三十六条中有这么一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他们确实也这么干了。为了搞逼、供、信，就专门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校办的工厂里头有一个坏家伙，他专会搞这个，会搞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一套折磨人的办法。他们就交了这么个人，叫这个人专门去搞逼、供、信。

还有一条什么“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根本没有毛泽东思想。

再有“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全是搞阴谋的办法。

再就是“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根本没有阶级分析。

再一条“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这就是他们三十六条“权经”其中的几条。他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派性迷住了心窍，在北航开的黑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黑材料，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并且在王、关、戚的操纵下到全国去揪所谓“军内一小撮”。他们有许多动态组。其中有一动态组专门搞军队，把军队的一些机密、绝密搞了不少，而且扩散到社会上，确实是犯罪的。当然了，上面讲这些情况是少部分人干的。有些很坏的事，只是个别人干的，就连他们组织内部的人也不知道，所以真正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是极少数的人，搞武斗的也只有几百个人。宣传队进校的时候，全校是一万四千多人，但是真正在学校搞这些事情的只有几百人。其他人因为不愿意打“内战”，对于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就离开学校回家了。有一些就当了逍遥派了。这些问题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七·二八”召见他们的时候尖锐批评的那样。“你们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膨胀，闹浮肿病。”“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当时林副主席也批评了他们，说：“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一个时期要干什么。”因为这个学校的运动远远地落后于全国总的运动形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做的许多事情是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

以，自然的就成为北京市的一个“老大难”单位，成为一个“马蜂窝”。这一切就引起了首都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对于他们这样不听毛主席的话，很气愤、很痛心。这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之下，首先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的革命职工，在二十六号一天之内就串连了六十一个工厂，三万多产业工人(包括各厂的军代表)，二十七号上午十一点就很有组织、很有秩序地开进了清华大学。行动这样的快，说明了首都的工人阶级是最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跟毛主席是跟得最紧的，是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且对于前面说的清华少数人那样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十分气愤的。

上午一进去，指挥部就找他们两派头头来谈。就是希望他们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搞革命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好学校中的斗、批、改。去找他们谈，他们不谈。开始搞什么电网，搞铁丝网。其实有的也没有什么电，只写个牌子“此处有电”，总而言之不让你进。后来就向宣传队扔砖头，扔石头。最后就动了长矛，他们冲出来把我们一些军代表、一些工人同志拽到屋子里去打。有些军代表领章、帽徽也给揪了去。同时大肆广播，煽动造谣，说你们都是受蒙蔽的，你们的后台是杨、余、傅，你们是上当了。甚至讲什么你们都是一些牛鬼蛇神，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工人同志没有理睬这些，工人同志进去就是拿着两件东西，一个是毛主席的像，一个就是毛主席的语录，始终坚持给他们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毛泽东思想。后来一部分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下，开了枪，以至于发展到往人群里扔手榴弹。有一些工人进到屋子里以后，他们就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去。当时工人同志是付出了代价的。当时工人是很激动的。感到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竟然遇到这样野蛮的武装袭击。有的工人气得都哭了。但是，工人阶级觉悟最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以感情代替政策，没有还手。工人同志说：“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是来制止武斗的，决不上敌人的当。”因为这一点在事先是有所准备的，预计到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根据这种估计事先就向有关的负责同志报告了。并且提出了“不还手，不还口，不赌气，不顶牛”的规定，因此，当时有些同志虽然是牺牲了，他们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有些负了伤，但是没有用武力反击他们，流着血还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正下着大雨，天也黑了，工人没有带雨衣，大家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其中还有一些女同志，她们当中有的人来的时候很仓促，把自己的孩子锁在屋子里就来了。她们说：“不在这里落实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回去。”连续下了两天大雨，工人宣传队没有动摇、没有撤走。工人阶级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所以，尽管他们造谣污蔑，武力袭击、刁难，耍两面派，都没有吓倒工人阶级，也没有难倒工人阶级。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文革的首长召见了他们，很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紧接着八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清华工人宣传队八个团赠送珍贵礼品——芒果；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自接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我们宣传队的代表，同时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最新指示。这一切，工人阶级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鞭策；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了解群众的心愿，同工人阶级永远是心连着心。毛主席发表这一系列的最新指示，毛主席送芒果，成为宣传队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巨大的动力，是精神原子弹。工人同志一致表示决心：“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撑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工人宣传队虽然牺牲了几个同志，受了一些伤，但是大家深深感到我们制止了武斗，落实了“七·三”、“七·二四”布告，落实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政治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取得了主动。我们的损失很小很小，成绩最大最大。现在一提起“七·二七”，有些人就耷拉脑袋，很被动。

工人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在学校当中长期地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宣传队跟他们讲：你们不是扔手榴弹、开枪吗？你们打不走我们！你们不是来刁难我们吗？造谣污蔑吗？你们也赶不走我们！我们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来，长期地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永远来领导你们。给你们掺沙子。

七个多月来，我们究竟是怎样在清华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呢？

一、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迷信他们。对于一些头脑膨胀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藐视他们，就是敢于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争，敢于同那些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当然在这个斗争当中，我们始终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对知识分子就是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但是必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但是也绝不能让他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从这一个指导思想出发，宣传队一进清华，就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指向他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坚持这样一个斗争的大方向，就要不断地同那些干扰这个大方向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否则就不能够坚持这个大方向。宣传队住下不久，资产阶级派性暴露得也比较充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派性是个顽固的东西，它经常反复。你住到房子里，他就停水、停电，给你从生活上制造各种困难。后来见宣传队决心要住下来了，他就开始采取了消极的办法。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学生大批离校，使你宣传没有对象。宣传队也还是住在那里，大量的做学生的工作，把原来一些不愿意参加武斗回到家的学生动员回来。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也不得不回来了。回来以后，接着就给工人宣传队出了好多难题，跟你辩论，说什么你们工人领导不了大学，你们最多可以领导中学、领导小学。工人同志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大学也必须是在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什么是最大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你们会讲这国话、会讲那国话，就是不会讲毛泽东思想的话。要说知识分子臭，也就臭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他们又提出来，你们不在工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到这里来干什么？呆的时间长了，国家不就吃亏了吗？你们不能跟我们比呀，我们是吃饱了饭就是闹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在工厂里是抓革命、促生产，今天我们来是抓革命、促教育，我们生产的一些仪器、教学设备，你们搞武斗，都给破坏了，今天来制止你们的武斗，也是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同志讲得他没话可讲了。后来有人又说什么你们应当来支持我们，不能来挖我们的墙角。工人同志讲：挖什么墙角，我们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你这个山头主义的墙角，我们是挖定了，而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讲得他也是哑口无言。总之，一个实质问题，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他们不服气。经过这样一些辩论之后，有的人又给宣传队栽赃了。如他们在武斗的时候，互相都搞到了一些面粉，又都扔到外边。下雨时工人就把一些面粉搬到房子里头放起来。本来是个好事情，结果他们就在外头宣传，说工人把我们的东西都抢走了，甚至连我们吃的面粉都给他们拉走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农场同志，在谈判会上给他们讲：“这些面粉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是我们流着汗一点一点地把这个粮食种出来的，打出来的。但是你们把这些面粉弄在外边糟蹋了，我们看着心疼，才把它搬到屋子里。你们什么时候要吃，就随时可以去取。”谎言是最容易揭穿的。经过这样几个回合，宣传队就站住脚了。

尔后，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大联合问题。两派是那样势不两立，叫作“国共两党的斗争”，打得那么样的严重。在这个形势下怎样使他们两派联合？当时也确实感到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两派谁也不和谁坐在一个板凳上，要把他们都找来坐到一起，就很困难。坐下来以后，他们都是以我为中心。有一个组织就讲了，以我为核心，这是我们

这个组织在联合问题上的一条原则。现在听起来几乎都是笑话了。他那个时候就是公开这样讲。这样就在名额比例上纠缠不休。这个问题没解决又提出放人问题，两派互相要对方组织放人，但是谁也不放，都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不能放。不放人，就联合不起来。这样为了放人问题、名额比例问题，在那里扯皮三天、四天，通宵的谈判。各派都准备两套班子，一帮谈判，一帮睡觉，搞疲劳战术，我们工人同志开始没有经验被搞得非常疲劳。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参加谈判的那些头头都哈哈大笑了，觉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当时双方都不让提革命的群众组织这个词。因为互相都不承认对方是革命的。工人同志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他们只忙于争夺山头利益，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开会背诵“老三段”，有的人都不会背。这在工人来讲，是最起码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不会背。有的开会根本不拿语录。对工人来讲随身带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但他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工人同志当场就给他严肃地指出来：你们口里讲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你们忠在哪里？连“老三段”你们都不会，连语录你们都不带。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通。开始他们是很不老实的，那个时候尾巴都翘得很高，对于工人根本就瞧不起，轻视得很。可见这个修正主义流毒是很深的了。现在，工人师傅长、工人师傅短的可是亲热咧。

在这个联合当中，双方都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所谓“王牌”，要宣传队支持他们，把对方搞垮。比方说，“团派”就以他掌握了对立面“四·一四”的所谓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这个东西到现在也没有落实，硬要把“四·一四”打成一个反革命组织。“四·一四”呢？他说，远的不讲，我就抓你一件事，“七·二七”工人进来你开了枪，扔了手榴弹，我们没有动手，你这是反对工人阶级。他就是用这个给工人宣传队烧火，叫工人宣传队感情用事，把“老团”压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匆匆忙忙地表态，而是认真地搞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两派的广大群众都是好的，两派组织里都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组织里面也都混进了极少数的坏人，两派在运动当中各有自己的功过，就是程度不同，两派的大方向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不被他们的错误所激怒，感情用事，不被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大方向，也不因他们的功和过而亲一派，疏一派，甚至于支一派，压一派。始终坚持这么三条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地支持你，和你一起战斗；凡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严肃地批评，耐心地帮助；对一小撮公然起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就坚决地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当然，对他们这样一小撮也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给予出路。你今天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今天就支持你，明天不符合了，就批评帮助你；你这件事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支持，那件事不符合，就批评教育。不管那一派，统统如此，一碗凉水端的平。由于坚持了这样三条原则，就使双方谁也钻不了空子。后来座谈当中，双方的头头都心服口服。原“四·一四”的头头沈如槐就讲：“当时，‘团派’犯了错误，我们特别高兴。心想这一下子‘团派’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宣传队一定得报复它一下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可以捞一根金条，结果呢，由于宣传队坚持了这三条原则，我们连根稻草也没有捞到。”根据这样三条原则，很快地就促使双方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联合以后，又发生有一派的学生打了另外一派的学生的事情。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三拳两脚的打了几下子，问题并不大。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以后，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所以，宣传队就坚持要打人的人作检讨，在全校公开的检讨。当时打人的那一派是“团派”，就说工人宣传队小题大做，过去我们互相都打死了人，现在，三拳两脚，算什么。我们说，意思不一样，现在是工人宣传队进了学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你这两拳破坏了革命大联合，你这两拳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敢于斗争就是要坚持原则，不能让步。一定要检讨，而且要好好检讨，如果检讨不好，群众不谅解，还要把你扭送到公安局呢。有工人宣传队在，就没有你歪风邪气存在的余地。有的便说，你可不要叫我们“物极必反”。宣传队讲，你反就反，没

有关系，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反。你再反也超不过“七·二七”。最后，还是开了大会，打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做了检讨，向被打的同学赔礼道歉。“大联委”的头头也作了检讨，因为你管理教育的不好嘛。由于对这件事作了严肃处理，所以，从去年八月份发生打人这件事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一起打人的事情。刹住了这股歪风。

那么是不是斗争到这里就结束了呢？没有。资产阶级派性是一个顽症，它是经常反复的。后来他又采取了别的办法来干扰斗争大方向，说什么要“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胜利”。接着又在宣传队指挥部的门口贴张大字报，什么“一点意见”，什么“澄清一点意见”哪，商量商量呀，就是拿一些专门容易使你表态的问题，使得你上当。总而言之，干扰斗争大方向。但是宣传队没有上当，没有被这些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干扰，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对他们始终是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没有抓他们一个人，没有把他们一个人揪到那一次大会上批斗，不在学生身上打主意，这样搞学生没有意思，没有必要。对他们的问题就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共同对敌，通过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找老工人给他们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组织他们参加劳动，这样子就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就为下一步的斗、批、改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长期独霸的一统天下，被工人阶级占领了，大权被工人阶级拿到手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的政策能够在学校里逐步地落实。

二、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用政策武装群众，提倡斗争的哲学，通过斗争落实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当时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联合了以后，在共同对敌的时候，怎样发动群众。宣传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觉得是一个普通问题。但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究竟是依靠哪些人？怎么发展积极分子队伍？这个问题在工厂里，在农村里不困难，在这个学校里就觉得困难。有一个教研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基础课有一个教研组二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人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就是这两个人，历史上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宣传队下去扒拉来又扒拉去，总觉着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骨干分子，有的说：“这个地方都是一些臭知识分子，再不就是历史上不干净的一些残渣余孽，一窝黑，干脆连锅端到农场劳改算了。”这样，清理阶级队伍去依靠谁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因为我们许多工人同志往往好用工厂的那一套框框来套学校，以自己那个队伍比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是不能比较的。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则。”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不能只是相信我们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也要相信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也要相信那些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遵照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发动他三分之一，就是说，有三个人，我们争取了一个人，第二个人就动摇了；第二个人又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第三个人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三分之一，开始就是狠抓三分之一。通过革命的大批判，通过我们宣传队内部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端正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看法，统一了认识，这样很快在全校建立了三分之一的积极分子队伍。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数力系的一个教师，他说我是三臭人物。第一是家庭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第二臭我是清华牌的，即清华毕业的；第三臭是知识分子臭。工人宣传队发动群众时，他觉得自己是应该靠边站的，没有积极性。后来，通过大批判，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他认识到不是家庭臭，而是剥削阶级的罪恶臭；不是学校臭，而是刘少奇的流毒臭；不是我个人臭，而是我头脑里的“私”字臭。他能够正确地认识到香与臭的问题，表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表

现得很好，成为一个积极分子。

在发动群众当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被称为“边缘人物”的人。“边缘人物”就是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过来的人，这些人主要是运动当中犯了错误的，特别是那些学生，以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种人，特别是犯了错误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宣传队进去以后，他们都有一点消极情绪。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老子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消沉情绪。所以，怎样把这些人发动起来，把他们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我们如果不善于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不善于调动积极因素，就不能真正地、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所以，遵照毛主席教导，就是“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团结广大人民，团结的越多越好”。对这两种人做了许多工作。

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种错误的论调，叫做“政治危险论”。这也是知识分子摇摆性的表现，他本来造反是很好的，后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犯了错误，就对前面造反的方向也动摇了，产生“政治危险论”。什么“积极了太冒险，落后了太危险，不前不后最保险”。还有的人讲，我们这个红卫兵“一年香，两年臭，三年就挨斗”，所以干脆嘛，还是不要干。从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出发，就产生不少不正确的论调，什么我们知识分子“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笑声)还有什么我们是“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弱点的本质的反映。对这些人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耐心的说服的办法，给他们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团结、教育他们。包括蒯大富在内，因为蒯大富是下令开枪的人，就是对他也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只是在他派性暴露，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时候，才严肃地批评他，但是不把他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混同起来。蒯大富后来毕业了，临走时找他谈了话，给他毛主席著作，给他一些鼓励。对其他一些犯了错误的头头也是如此，给他们办学习班，引导他们斗私批修，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加深“三忠于”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个头头叫陈继芳，这个人是搞动态的，搞了不少不应该搞的材料，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她触及灵魂地斗私批修，作了检查，也相信她，大胆发挥她的作用。她是一个预备党员，在整党中，她是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沈如槐和陈育延这两个人，沈如槐是“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陈育延是井冈山“团派”的领导骨干之一，这两个人都被群众选为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工作很积极。有时候给一些单位介绍情况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出面现身说法，互相讲当初我怎么想搞你们啦，讲得很有意思。由于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犯错误的头头的一些问题和犯错误的一些学生的问题，就争取、团结、教育了大多数。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和那些运动当中犯了错误的一些学生有不同的特点，人数也不算少，有千余人。发动群众，当时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了这些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什么比较多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有“名望”的人很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清华大学去深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不少人的老子出了问题，被冲击了，有的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了，有的是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有的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上至大叛徒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下至一个公司、合作社的经理。后者当然是少数的，但他们也犯了一些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关系上来讲都是一个老子和子女的关系，都存在一个政治上需要解决“划、清、站”的问题。这些人在过去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有的人就公开讲，我们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很骄傲。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子出了问题了，情绪就马上一落千丈，觉得没有出路了，个别人甚至觉得绝望了，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他的路可走，想着叛国，想着自杀。所以知识分子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的动摇性、摇摆性的弱点，在各个方面都会暴露出来。对于这些人，当时有些工人同志不敢接触，说这些人都是“黑苗子”、“黑帮子女”，给他们做工作，沾在一块没有好处，叫他们靠边站，不愿意接近他们。实际上，这些人无产阶级不去接近他们，一小撮阶级敌人早就在接近他们，而且是在拉他们。因为这里确实存在着无产阶级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拉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说，无

产阶级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斗争。如刘涛，这个人开始一直是住在屋子里头不出门的，有时出门也要带着一个大口罩。对这个人，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大胆地给她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宣传队找她谈了二十多次话，特别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布了刘贼的罪行以后，工人同志就找刘涛一起批判刘贼的罪行。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下，两天之内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贼罪行的大字报。这个人最后表示的态度也很好，说：“我要坚决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锻炼、改造自己，首先要到农村去锻炼，去插队，当一辈子农民。我要好好地改造自己，要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通过刘涛，我们感到很重要的是解决这么三个字，就是解决“划、清、站”的问题，就是同反动的老子、家庭划清界限，肃清刘少奇和修正主义的流毒，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工作上关键是围绕一个“拉”字，重点是教育。使他们理解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有个叫王芹珠的青年助教，她的父亲是一个地委干部，运动当中被群众揪出来以后，因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背叛革命自杀了。王芹珠情绪很消沉，觉得落了个叛徒老子，自己也没有出路了，今后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来了。后来宣传队对她反复进行帮助，跟她讲明，老子、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是站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现在就可以选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工人同志跟她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最后把王芹珠教育过来，大胆地起来揭发反动老子的罪行，划清界限，最后成为她这个系的一个很好的积极分子，还被群众选为学习班的班长。

还有一个人，他老子是一个省级干部，这个人就是企图叛国、自杀的，被教育过来以后，把这些活思想，都给工人同志谈了。这个人现在表现就很不错。

后来，有些人的老子在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经过群众的帮助、教育，有了觉悟，及时解放了。于是有的人又变得浑身轻松，说“老子定性我定性，老子解放我解放”。这时宣传队就及时抓住这个活思想，进行教育，指出你的老子今天有了觉悟，被解放了，并不能代替你从政治上、思想上解决“划、清、站”的问题，并不能代替你正确地对待群众的问题。过去的影响、流毒，在自己的脑子里，还要靠自己去批判，去肃清它。抓紧了对这些人的教育，不断提高了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

由于抓住这样一些典型，做好了这些人的工作，所以在整个师生员工当中，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充分，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团结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大多数。

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继续不断地用政策武装群众是十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用政策武装群众的过程。但是要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政策，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有的同志讲，通过几次批斗会，一轰而起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正地用政策武装群众，让群众在斗争中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确实是要经过一番工作的，要经过一番斗争的。毛主席多年以前就教导我们，“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些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当时在群众当中存在着一种“左”的思潮。特别是在两派群众组织当中，在运动的中后期的一段时间内，对走资派没有认真地批，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没有认真地批，对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认真地批，真正的阶级敌人没有挖出来，就是打“内战”，这实际上是右。这个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向极“左”方向发展，就出现了宁“左”勿右的现象，扩大打击面了。这里有一些例子，如：“质询会”，什么叫“质询会”呢？本来是找几个人谈一谈话就可以了，但是却搞五、六十个人坐在下面，叫一个人站在前头问他。其实有一些问题问起来都是很不策略的，有的根本没有多大根据。这一头在“质询”，那一头在他的大门上就给贴上了打倒大特务某某某。结果有的人连家都不敢回去。有些知识分子过去什么丑事都可以干，但是揭出来以后，他就没有脸皮见人，有的就造成自杀现象。实际上“质询会”真正的東西没有搞出来，是一种变相的逼、供、信。

再一个就是一、二、三级管理，也有人讲一、二、三级专政。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前就搞过，进校以后因为来不及抓这件事，在一两月之内还保留着。什么叫一级管理呢？一天二十

四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关着，写检查交代，劳动。二级管理就是白天在那里写交代、劳动，晚上可以回家。三级管理就是可以和群众在一起，群众说，讨论这个问题不需要你参加了，他就到外边去。所以经常看到走廊里头坐着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书，开始还以为屋子里坐不下，一问才知道是三级管理的，因为屋子里讨论的问题不需要他参加，不让他听。一、二级管理当时有一百三十一名，加上三级管理的将近三百名。他们自己讲叫“专政队”、“劳改队”。当时宣传队说，我们不承认什么“劳改队”、“专政队”。因为你“劳改队”、“专政队”实际上就定了性了。我们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我们才不给你定性呢！办学习班可以，不叫什么“专政队”、“劳改队”。后来宣传队提出除极个别的有特殊情况的、有不安全因素的以外，其他的统统放回去。但是，放人的问题经过了不少斗争，有的就讲，我们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冲刷出来这一小撮牛鬼蛇神，你们来了都给放出来，岂不白搞了。说宣传队右倾。我们说，右倾也得放，因为你关的本身不符合毛主席思想，也是不策略的。因为关的结果久了他也习惯了，有的关了六个月，有的三个月，每天交代，写材料，今天交代材料，明天交代材料，看一看，三个月以前的，还是那一套，反正你要看，我就再抄一份给你。没有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们，他也不用脑子，也适应这种生活了。这实际上对他们起了一个保护作用。实践证明，放到群众当中去还是对的。这样便于群众监督、便于群众审查。放下去以后，他们有的搞小串连，结果把他自己暴露了，群众一发现，当时就找他。另外，你今天交代的问题里头有个什么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去追他。有的人经过群众审查证明了不是敌我矛盾，也被解放了。所以，到了群众当中，确实解决问题，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有利于澄清一些人的历史问题。象原来搞的一、二、三级管理，搞不到真正的敌人。后来揪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好多都不在原先的一、二、三级管理里。所以，原来那种做法实际上保护了敌人，麻痹了群众。落实政策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放人之后，又宽大了几个反革命，有的人就吹出一股风，说宣传队右倾，对敌人手软，甚至提出来，我们坚决要求将原来的那些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实行群众专政，对那些从宽了的，应当加重处分。说这是“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意见”。后来宣传队就按照主席的教导，一竿子插到底，把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开全校的万人大会，把政策向群众说明，同时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群众呼声、群众意见问题，而是要按照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改造这个学校，还是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学校；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还是按照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运动的问题。什么是右？你看不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并且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看不到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从而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一不抓紧，二不注意研究政策，就要犯右的错误。什么叫“左”？你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看不到毛泽东思想改造一切的巨大威力，对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敌人的营垒是会起变化的，有一些人有可能由坏人变成好人，这一点你看不到，一概不出路，统统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一锅煮”，那就要犯“左”的错误。这个“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指明。经过这样几次斗争，放人的问题，宽大坦白交代问题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等等，逐步地解决了。

但是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固性，在解放干部、深挖阶级敌人的时候又有反复。在头头学习班里头，斗了原“团派”组织里头隐藏的一个坏人，那么“团派”一定要想办法从原“四·一四”这个组织里头揪出坏人来斗一斗，搞所谓“平衡”。要不然，光斗原来我们这一派里头的坏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坏组织了吗？完全从“私”字出发。这样干部也不能顺利解放，坏人也不能很好地来揪斗、批判。后来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明，引导学生斗私批修，讲明毛主席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政治。这就要求我们执行政策的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有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要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要斗私批修。所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就要不断地斗私批修。落实政策

的过程，也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经过反复学习、斗争，上边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落实政策又遇到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政策越落实，敌人越孤立，这时，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使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有的公开跳出来破坏和捣乱。当时宽大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没有给他戴帽子。但有的群众不放心，说是加上一句话吧，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要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他回去以后感动得不得了，说毛主席的政策挽救了我，没有给我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表示还要“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问题都要清理干净。当时在学习班里表了这么一个态，对别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很有促进，这时，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放风，说：你先别高兴，什么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没有听见后头还有几个字吗？群众监督，以观后效，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宣传队腾出手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新帐老帐一块算，那时再给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那个时候就够你受的了。结果这个人就不敢吭声了。后来在宣传队反复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一些动动摇摇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包括敌我性质的人，在学习班里表态，要“竹筒倒豆子”。结果有的坏人又在吹风，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听到毛主席“五·一九”批示的新华印刷厂的文件里头最后有一段话吗？宽大不是无边的，说是该枪毙的不枪毙，判你无期徒刑也算是宽大，判你无期徒刑改成有期的也是宽大。他从中加上歪曲，这一说，本来想坦白的人也不敢坦白交代了。这样宣传队就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使那些动摇不定的人能够相信党的政策，相信革命群众，及时地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所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是要经过斗争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是那么平平安安地就可以把毛主席的政策落实了的。这不仅要在一些学生、教职员当中进行斗争，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在我们宣传队内部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宣传队经常开大会进行讨论，争辩，统一了认识，然后我们再去做师生员工的工作。总之，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用政策武装群众，要提倡斗争的哲学，通过反复斗争，不断落实毛主席的政策。

### 三、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还教导我们说：“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我们在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方面着重遇到这么三种情况：一种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包括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第二种是运动中群众要打倒的这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第三种是运动一开始群众就叫他们靠边站了的、一致主张打倒的反动的学术权威。这三种人的情况都是比较复杂的，必须加以区别。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强调了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要给予出路，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所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区别对待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政策，没有区别对待就不可能做到慎重处理人的问题，没有区别对待也就不能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就不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就不能分化瓦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原来作为反抗力量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没有区别对待就体现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政策上的区别就是要明确打击什么，保护什么，严惩什么，宽大什么，以做到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

上边讲的第一种人，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在清华大学许多旧知识分子都有家庭出身不清、社会关系不清、政治历史不清等问题。据统计，在属于旧知识分子的七百四十五人中，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即达百分之三十九。这一些人的问题主要通过宣传党的政策，让他们自己交代清楚，对于问题严重，根据又大，经过交代政策，本人不交代的要去调查，搞清之后必须好好地加以区别；他们有些人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就是解放以

后有一些右倾言论，稍微一上纲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所以，对这些人需要很好地分别情况，加以区别。我们主要坚持这样三个区别：

一个就是很好地区别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所有区别之中的根本区别，搞不好这一条区别，我们就要从根本上犯错误，无法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历来很强调这个问题的界限，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这里着重把混入教员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历史反革命揭出来，使那些虽有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划为敌我矛盾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的旧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些右倾言论，有些曾被定为右派、三反分子，这个怎么样区别开？我们着重是看他这些右倾言论是一贯的恶毒攻击呢，还是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他格格不入。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看问题都是从右的方面来看，散布了一些言论，但是还不能算是一个三反分子。我们就把住这一关。因为把住了这一关，掌握了政策界限，使一些人就解放了。

其次一个区别就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区别。处理历史问题很重要。因为他们这些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历史问题。他们都是将近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到现在不到二十年，所以他经历了两个时代，都有一个历史问题，特别是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为了向上爬，解放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反动组织，他们在那个时候那里想到现在，一九六八年要清理阶级队伍，现在一看呢，又是特务组织，又是反动组织。有的估计要戴上个特务分子的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觉得吃不消了。对这个要作具体的分析。毛主席历来强调对于人的错误问题，一定要研究他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对旧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区别开来。把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分析。有的人在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根本不懂社会主义，他反动，但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了，他同那些反动组织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现在清队，他又清了，坦白交代了，这就要从宽处理，宽的幅度要大。有一个教授，他是个历史特务，彻底坦白交代了，解放以后只是个一般的右倾言论，所以就没有给他戴帽子。现在清了，批判了，从宽处理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要给他们一个借以立功自赎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他那一套理工科的东西，就是有点文化，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自己服务呢？把这个思想跟他们公开讲了，说：你们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竹筒倒豆子”，“一清二批”，这样你们还有可能运用你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样就使一大批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包括敌我矛盾)旧知识分子积极地向宣传队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有了奔头。

至于现行的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了，也是要从宽的。但是它和历史问题不同，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旧时代，也不晓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也不晓得什么是共产党，说了一些反动的话，跟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一些坏事，是不奇怪的。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还反对社会主义，那和解放以前你不晓得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有一条，只要你坦白交代了，那还是有出路的，还是要从宽的。

其三，就是坦白交代还是拒不交代这个区别问题。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管你历史的，还是现行的，关键看你向无产阶级投降还是不投降。只要你向无产阶级投降了，老老实实坦白交待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了，那就要从宽处理。但这个宽的幅度也还是根据罪恶轻重、民愤的大小，具体的情节来定了。最近对三个一直表现比较老实的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开了一个大会，震动极大。被摘帽的人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整天等着批斗，等着处理，没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其他被专政的对象也都积极地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表示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争取摘帽子，不少人还交代了一些问题。有一个右派分子说，过去我不相信党的政策会落实到我们这些已定性的右派分子头上，我要把这

次大会看成是一生的转折点，重打鼓另开张，把自己的罪行连底端出来，彻底批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以上谈的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运动中群众要打倒的，怎么把他们区分出来呢？只要不是叛、特、反的，就要多做教育工作，经过帮助教育，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个问题，因为运动开始他们都被不同程度地冲击了，都被群众批判了，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那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样一个冲击，修正主义的东西就冲不垮，就砸不烂。所以，必须要冲击一下子。那么运动到后期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要一个一个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甄别，去落实。这里就是强调了这么四个区别：一个就是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第二就是把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第三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布了一些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第四把由于不突出政治，重才轻德，坚持业务第一而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这个区别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证明一个问题，是好人犯了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当然，就是后者，坏人干坏事，也还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他以出路。当时拿出来几个典型，一个是基础课的总支书记李卓宝，一个是工化系的主任汪家鼎。当时类似他们都有一些材料，都有那么七、八项问题，都有个大标题，第一项是恶毒攻击；第二项是猖狂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第三项是积极地、大力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四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网罗牛鬼蛇神。现在看来，拿出一条来就可以够上反革命了。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招降纳叛这一个词。群众讲，招降纳叛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你还在那里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那不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吗？有一个系的主任，说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原因是包庇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系里头有一个讲师，这个讲师是有严重问题的。包庇了他一个反革命的姑夫，使其逃脱十年法网，最后找到了，把他这个姑夫枪毙了。本来这个人应当受处分的，但是受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包庇，后来就被这个系主任提拔为教研室的主任。凡是出去搞科研工作，就把他带上。这是一。这个系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个助教，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重庆市的一个秘书长，是个官僚家庭。这个人也被系主任重用了。这两个例子就是招降纳叛里头的两个具体的例证。所以，就说他是招降纳叛。后来就找他谈话，谈到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包庇他的反革命姑夫，一个因为他老子是个历史反革命，所以才重用他俩呢？他说，我这里是这样的呢，我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脑瓜灵、很聪明，给他一项科研项目，同样一起搞，他俩就能先搞出来，出活快，所以，我就提拔重用他。我不是什么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这就区别开来了，他是由于重才轻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重用了他们，而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了。这个区别的结果并不能代替解放他们，不能代替他们有了觉悟，关键还是要对他进行帮助教育，关键在于他本人的态度。当时工化系的主任汪家鼎表现很好，扛着斗私批修牌到群众当中征求意见，很有诚意的，很快就被群众解放了。但是这个李卓宝不行，群众对她的意见比较大。她丈夫何东昌，是清华大学旧党委副书记，她本人是旧校党委的委员，又是所谓蒋南翔的红人，在群众当中印象一直很坏。这个人一听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解放干部的最新指示，因此就等着群众来解放了。她准备了一个检查，是抱着过关的思想，结果检查了一次，群众根本没有通过，又检查了一次，还是没通过，群众提了一大堆意见，而且上纲上线反批了她一通。她四天四夜没有睡好觉、吃好饭，回去就斗争。群众跟她讲，你这样检讨，一百次也不行，因为你是过关来的。结果呢，她经过斗争，工人宣传队、革命群众对她又进行帮助，最后下决心，触及灵魂斗私批修。她说就是一百次我也要来检查。那个群众有意见，就到他家里去检查。由于态度变了，只作了一次检查就被通过了。最后她谈体会的时候讲，原来是想一次过关，结果群众讲你一百次也不行；准备作一百次触及灵魂的检查，结果一次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改不改悔的关键问题在于态度。当时在

部分群众中有些模糊看法，说这些人算不算好人？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引导群众对一些干部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认为，他们解放前，有的解放后也还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他们过去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那就是好人。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好人，走什么主义的道路是好人呢？群众中还有个活思想，说这些人批臭了，还解放什么呢？感情上也过不去，一看见他们就想到那些封、资、修的毒害。想到他们执行的一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想到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到他们这些人身上的许多问题，所以就有气，觉得臭了，还解放什么呢？后来这个也开大会讲明，说你那个时候不把他批臭，现在就不能解放，你那个时候把他批臭了，恰恰为今天解放他们创造了条件。因为批臭的是修正主义的毒素，是资产阶级的私字，而不是把这个人搞臭。所以，批的越狠，批的越臭，越是为今天解放他创造了条件。开始批判他们是大方向，现在解放他们也是大方向，都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解决了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因此解放了干部，同时也使用了其中的一批干部，让他们参加了第一线的工作。这样就把他们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区别开来，就使一大批干部很快地获得解放。

还有一种人要区别的，就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这种人也是运动当中群众一致要打倒的。其中，有个反动权威钱伟长就讲，群众都认为我是废品，我也认为自己是一堆垃圾，早晚要打扫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总觉得没有出路、没有前途了。对于这些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那些反动的技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比较有名望的有十四个。但是问题不在于这十四个和一百多，实践证明，解决这一些人的问题，涉及到解决一层知识分子的一个政策问题。特别是解决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当时对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一批、二养(有的是要养)、三用、四改”，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则需要“一清、二批、三用、四改”。这些人过去都是一些“权威”，一些有“名望”的人，他们过去都以教授自居，能当个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觉得很光荣，很荣耀。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被革命群众批判了。由于他们还留恋着过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便大有江河日下，前途无望之感。说什么“教授教授，实在难受”，到处在批判封、资、修的东西，没有和他们共鸣的地方，学生、青年教师、革命群众同他们说不到一起。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根本不理睬他们。对于这一些人，我们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要采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遵照这样一个教导，我们拿出了三个典型。

一个是梁思成，就是满清末年的康梁变法的梁启超的儿子。是土建系的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的反动权威。他是搞大屋顶的，搞复古的东西。他原来是旧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主张要把北京市建设成为要保持浓厚的古老色彩的现代化的首都。所谓浓厚的古老色彩的首都就是要搞这个红墙，搞琉璃瓦，搞一些大屋顶。所谓现代化无非是按个电话，有个暖气，有个自来水。所以这个人就是典型搞复古主义东西的。所以运动一开始有的群众说这个人真是老朽不堪的废品，靠边站。

第二个典型是刘仙洲，今年七十九周岁了，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他是研究机械学的，是机械学的反动权威。但是他好多的精力是在研究古代的机械学原理。什么是古代机械学原理呢？有些同志找了一些刘仙洲写的书，都是精装的，翻开来看，就是原始的一些机械原理。本头杠子，大石头，怎么动呀，怎么推磨，怎么转呀，都是那些东西。所以，学生说，这些东西害人不浅，到了工厂一样也用不上。看人家几时用那个大木头杠子、大石头去推磨呢？这个人也是个老古董，有的群众说，干脆打倒，批臭，当废品处理。

第三个是钱伟长，是中国的所谓“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再加上这个钱伟长了。他是在美国研究火箭炮的。他说，我犯了罪的人，研究杀人武器的。他是力学反动权威。他是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的，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原先这个人是副校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个研究所的主任，那个筹委会的副主任，二十七项职务，定为右派以后，统统撤销，从一级教授撤到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这个人过去群众认为早臭了。对这三个人首先是一个批字，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就是首先批判他们放的毒。过去蒋南翔也组织人批过钱伟长，那是假批判。那个批判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抓住学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没有抓住学术为谁服务这个政治上的根本问题，批来批去批不到要害上，批不臭他，自然也立不起来。过去批的时候，有一个讲师在台上把钱伟长说得一钱不值，说他是“假科学家”，“冒牌的知识”，全盘否定他，结果钱伟长不服气，群众听了也不服气，就是这个讲师自己会上批判，会后就跑到钱伟长家去求教他，叫他辅导。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有人还说他们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他们政治上臭，业务上还是香的。这一次批呢，就抓住业务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毛主席教导：“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是由他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此，就批他的反动思想、反动的立场。批的目的是教育群众，不是仅仅为了他自己。所以，当时梁思成有病，让他住院。土建系群众就背靠背的批他，批了五、六次，效果很好。有的群众说，虽然他不在场，但是批得很深，把这个人的一些封、资、修的东西真是批臭了。他今后再放毒就没有市场了。他说一句话只要有一点毒素，我们就可以给他指出来，马上消毒。关键是个批字，批字当头才能给予出路。没有批判谈不到出路问题。

批了以后，就遇到了下一步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三个典型，有代表性，有的年大体弱，要养。象梁思成六十七岁，身体有病，肺气肿，又有心脏病。刘仙洲七十九岁了。这两个人群众讲，确实是什么大的用处了。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讨论说养着他们，而且可以在家里研究他的古董去。有的人又哇啦哇啦议论起来，说简直岂有此理，过去他们放了十几年的毒，现在好不容易批判了一通，还回家去研究什么古董去？后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他可以不当副校长了，不当系主任了，挂个教授头衔，还是让他们研究他的古董去，不然回家他坐着没有事儿干，总是要研究东西嘛。梁思成不就是对大屋顶有研究吗，他可以研究大屋顶。刘仙洲不是研究古代的机械学原理吗？这个在中国来讲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研究它。这个东西也不能绝了种，将来有人要了解、批判大屋顶还得找梁思成。了解古代机械学问题就得找刘仙洲。所以这样打通了群众的思想，说他们可以不天天来学习班，他们可以半天来，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完全在家里头，不一定完全叫他们八小时、十小时来参加群众的活动。通过大批判，群众想通了。大家说，关键是我们身上有了免疫力了，有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再放毒没有市场了。他们研究那些东西保留着，还有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一看见他们就想起了封、资、修的毒害，经常警惕着不要忘记了路线斗争，这个也有好处。对于钱伟长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这个人五十六岁，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些事，可以不要养我。他说，我那套体系当然是不行了，叫我将来讲课我不敢讲了。毛主席讲了，将来的学生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我没有勇气到讲台上去面对面对着这样一些学生。但是我可以坐在一个屋子里头去翻译和研究一点外国的科技资料。我会六国文字，我总是比那个不会这六国文字的人来得快一点吧。这个问题也和群众讨论清楚；他那一整套的体系不行了，要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分上，应有所取，取其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人经过批了以后，说，批是为了用，我还是可以用的，用嘛就要改，希望给我个机会下去改一改，和工农、劳动相结合。后来就给他创造条件，同基础课力学教研组一起到北京特殊钢厂去劳动。当然在劳动当中那是出了不少洋相的。因为他是研究力学的，一去嘛，工人就讲，这回来了个“万能科学家”。他过去就吹自己是“万能科学家”，到了工厂以后，工人说：钱伟长咱们这个工

厂处处都是讲力学的，你来了以后，有些问题还得让你来讲一讲。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个钢锭，这个钢锭一头粗、一头细，每次都是粗的那一头先断了，细的那一头不断。工人就问钱伟长，为什么粗的那一头断了，细的那一头不断呢？这是个什么道理呢？钱伟长想他是个“万能科学家”，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又觉得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名词，说这是“应力集中”。工人们当然听不懂了，到第二天，又问他，钱伟长你昨天讲“应力集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钱伟长说，我实在是不懂，我昨天是胡说八道的。当然还有好多问题了。有一个大模子，四周有二十多个罐子，都是模子，从一个大模子里往里灌钢水，从底下往上满，这二十多个模子都满了。这里有个力学原理。工人就问这个钱伟长，说这是个很简单的力学道理，你说是那一个模子先满？钱伟长说，这个我是计算不出来的。他说：说老实话，过去在家里头，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杯茶，别的我都不知道。我过去从来不出汗的，就是伏天出汗。为什么？因为天热，大家都出汗。其他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因为不劳动。所以这一次来我是向你们来学习，当小学生的，出了这些洋相。工人同志鼓励他说，你钱伟长不要下不来台，你那个知识分子的面子，不要紧，出洋相正是你的进步，你要不出洋相你就没法进步。因为你过去不接触劳动实践，你没有机会出洋相。现在接触劳动实践了，你这矛盾暴露了，才出了洋相了，这正是你的进步。这么鼓励他，他高兴了。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革新，就是在研究刚才讲这个钢锭问题。最近苏修在我们黑龙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钱伟长连续参加了两次游行，而且还写了一本子材料，画了很多图，前天才交到宣传队，这个材料是他运用力学原理来设计了一种装甲车的外壳。按他的说法，一样的外壳，一样的厚度，他设计的这种外壳防弹能力强。咱们也不懂那个东西，准备转到有关部门去研究。这件事情说明他开始有这样一个积极性：想着把他的学问尽量能够用到实践当中去，不管能不能用上，首先他有了这个愿望和积极性。劳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最近他在谈体会时说，我下去以后感到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和工人阶级距离太远了。他说，我钱伟长过去经常写书、写文章、写论文的，我写完了以后一定在最后写上三个字：钱伟长。或者钱伟长著，不要忘了，这本书是我写的。但是在工厂，没有一个工人在他铸出来的钢锭上铸上自己的名字，某某某铸的钢锭。如果有人这样做，谁都认为他是疯子，而我就当了半辈疯子。从这一点就看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工人阶级正象毛主席教导的，真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后来他作了几个比较，他说毛主席的政策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落实真是感到毛主席英明、伟大，为我们这样一些人都指明了出路。我原来感到毫无希望，现在感到大有希望、大有奔头；原来感到走投无路，现在感到眼前有着一条光明大道；原来感到自己毫无用处，现在感到还可以用，还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原来觉得改造自己很被动，现在有了改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原来很害怕群众，现在相信群众，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过去感到自己是一个近六十岁的糟老头子了，现在感到自己是一个生气十足的一个小伙子了。刘仙洲听说钱伟长还要用，也坐不住了，说，我也不要养了，我还要把过去写的书从头改一遍，看看对今后的教育有无用处。

对于他们在生活问题上也要让他们过得去。根据主席的教导，就是要使他们在生活上要过得去，不要搞得太苛刻了。开始，有些学生搞得是很“左”的。有的教授一个钱不发，有的连银行存款都冻结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后来说给他们二、三十块钱，最多到四、五十块钱。我们的工人同志也有争论，说最多不能超过我们的七级工，后来这样办了，就是说，他本人提个意见，群众讨论，宣传队审定，来个三结合。梁思成说我这个人有病，每月要拿几十元的药费，一个月给我一百块钱就够了。刘仙洲说，我就是一个人，给我五十块钱就满不错了。钱伟长说，我一分钱都不要。我老婆每月挣一百二十块钱，全家四口，三四一百二，过得满好。后来群众在讨论当中讲了，我们无产阶级办事情，就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统统算的是经济帐。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要算政治帐，既然挂上个教授头衔，就应领取一定的薪水，梁思成就暂定一百五十元。刘仙洲是一级教授，原先没有动，就原薪照发。钱伟长原来都是扣了的，这次又一分钱不要，这是算经济帐，你爱人不管挣多少钱那

是她的事，我们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给你一百五十块。这样做了，使他们也受到很大教育。由于对这三个人采取了“一批、二养、三用、四改”这样一个方针，生活上又给他们这样一个照顾，那么对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震动。稳定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所以，都很活跃，积极地争取“一批二用”。有历史问题的也争取来个“一清、二批、三用”。

#### 四、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突出一个“准”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过斗争的。因为过去两派在打内战的时候，都搞过一些逼、供、信，有过很沉痛的教训。他们把人抓去以后，为了派性的需要，搞好了一套放毒的东西，然后叫对方照着念，录下音来，再去放毒，以压垮对方。为此，有时把抓去的人折磨死，有的站那么五天五夜，有的人站得腿上下一般粗。最近，春节前从卫戍区、公安局放回来几个，因为过去是在那个地方审查的，是群众组织过去送去的。有一个人有一半屁股没有了，就是用带钉子的木头棒子打的。还有的就是拔牙齿。你讲不讲？不讲就拔牙，再不讲，再拔你一颗牙。就搞这个办法。结果搞的这些逼、供、信，现在没有一个不翻案的。所以，这个逼、供、信，造成的结果确实是害人不浅。真正的阶级敌人并不怕搞逼、供、信。他希望你搞逼、供、信，真真假假，将来他好有借口来翻案。现在已经证明，有的确实是敌我性质的问题，对他也搞过逼、供、信，目前他们正以逼、供、信为借口，企图把自己反革命性质的东西也推翻。经过这一段的清理阶级队伍证明，阶级敌人确实也不怕你“左”，也不怕你右，就是怕你准。你“左”了，抹杀了敌我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统统打击，将来总有一天要平反，这是一条规律。一平反的话，他就跟着过来了。右了，你不搞，他可以滑过去。就是这个“准”字对阶级敌人来讲是个致命的东西。所以，宣传队同志和革命群众体会到，这个“准”字是落实政策的基础，是制服敌人的要害问题。“准”了就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没有“准”字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领导权。今年一月九号全校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拿出了三个典型来：

一个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叫做刘玉泉，他既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又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他在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参加过保安队，参加过还乡团，参加过中统组织，参加过一贯道等等，将近十个反革命组织。罪恶累累，解放后一直隐瞒，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恶毒攻击的言论，还亲自出谋划策，煽动两个反革命分子叛国。给他们出谋划策，如：从什么地方越境，怎么样潜水过去。他还煽动他们说，如果我是二、三十岁的话，就跟你们一块跑。在武斗期间，他积极收集凶器，把长矛、大刀、匕首、长枪收集了那么一堆，精心保管，藏在一个大木头箱子，那是准备变天用的。那么这个人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两条，一条是在历史上参加过一贯道，是一个一般道徒；第二参加过保安队，那是日伪时期，叫日本鬼子捉了去，给他们带了一天路，后来就跑回来了。这是他交代的唯一的两个问题。反复地交代政策，他就是这两条。后来有人提到国民党的问题，他说你们谁要能够查出我参加过国民党，你们可以把我枪毙了。他把话都说绝了。但是还对他反复交代政策，他仍不交代。受他煽动叛国的两个反革命，其中有一个坦白了，把他检举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都是六、七个旁证以上，他还是那么顽固。就在揪他的头两天，以至群众讲的最后一分钟还是争取他能走从宽的道路。他还是拒不交代。结果就把他揪出来了。在大会上把他的罪恶给他逐项地宣布，如他当保安队和还乡团时罪恶累累的事实，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的那些旁证。同时当场就给他把国民党党证拿出来，号码多少，清清楚楚。他保存的那些凶器都拿台子上展览，这样子就打得他措手不及，没有话可讲。这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震动很大。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一个字不露，一点罪恶不交代，但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可以给你论罪定案。第二个人是一个伪保长，但只承认自己是个历史反革命，大帽子戴上了，具体罪恶不交代。他说我就是当过伪保长，当了一年，好事不能说我干了，但是坏事我是一点都没有做。我们反复给他讲明政策，他就是不交代。因此，根据我们所掌

握的材料进行了调查，调查来调查去，结果调查到他原籍，原籍的群众一听，火冒三丈，说这个家伙还在清华大学，我们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这回可找到了。他当伪保长的时候，罪恶累累。解放初期他当民兵队长的时候还有间接的血债，当地民愤极大。群众说是一定要把他揪回来，当时大队革命委员会就派了两个贫下中农的代表跟着外调的同志来了，说给你们两个活字典，不要写什么材料了。来了以后把他的材料整理好，还找他谈，交代政策，看看最后一个机会，他还坦白不坦白。因为调查了，搞准了，并不是为了从严，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效地分化敌人。这个人还是假装正经，拒不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那天也把他揪出来了。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有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善于耍花招，给自己戴个大帽子，但是不交代具体罪恶，以便滑过去。揪这个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是笼统地戴一个帽子，不交代具体罪恶，同样骗不了人，滑不过去，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一样给你论罪定案。

第三个人是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工人，名叫徐忠祥。当时我们宣传队的一个连队在查档案的时候(内查外调，查档案是一个渠道)，在徐忠祥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检举材料，是一九五二年从石家庄市转来的，说这个人是日伪时期一个警察局长，特务系的系长，罪恶累累。按照罪行来讲是够枪毙的了。可是十六年来一直没有动。去查档案的同志看了很吃惊，觉得发现了“大鱼”，主张赶紧把他找来接触一下。后来大家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在会上几次交代政策，徐均无反应。因此，只好去搞外调，可是一九五二年承办这件事的公安人员找不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早就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搞外调的同志有点急躁情绪，说这个材料不是一般人写的，是公安部门转来的，都是铁证如山，确凿无疑的嘛，还费这么大的事干什么呢？主张先斗一下试一试。后来还是没有动，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两次交代政策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又派人外调，最后把这个个人查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九五二年确实是转来了一个材料，这个人叫徐孤血，又名叫徐汉卿，这个人经常改名换姓，材料上的地址是羊杨胡同二十号，这个胡同最多十八号，办案人员就认为材料上多写了零，正好二号是徐忠祥这个老工人、年龄差不多，那就是他了，因此就把材料转到清华大学。当时承办的人也不加分析，就装到徐忠祥的档案里去了。其实那个伪警察局长一九五五年就被弄到石家庄市，一九五八年已经枪毙了。可是这个档案还在徐忠祥的袋子里。这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是说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他就是推行了刘少奇的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工人同志的政治生命毫不负责任。这么大的案件应该严肃认真地来处理，却毫不负责任压了十六年，使徐忠祥这位老工人背了十六年的黑锅，在那天的大会上当场宣布，给徐忠祥同志予以澄清，卸下他背了十六年的黑锅包袱。当时有好多群众感动得掉泪，徐忠祥当场就哭了，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午也没有吃饭，全家开了一个向毛主席表忠心的会。这个问题的处理，对敌人震动比前两个还大。有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后来交代问题和谈活思想的时候说，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动广大革命群众，严格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漏掉一个坏人，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坦白交代。拿这三个典型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准”字。由于这次大会突出了一个“准”字，对敌人震动大，前前后后有五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是一般性的问题，但是有那么几十人的问题是属于敌我性质的。其中包括特务、历史反革命。所以，“准”的问题，确实是对敌斗争的一个要害问题，离开了“准”字，就不可能把阶级队伍清理好，就不可能使阶级阵线分明。有一些师生员工在谈体会当中讲：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突出一个准字，还是搞逼、供、信，这是两种世界观的问题，是个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是用什么世界观来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大会对革命群众也是一次很大的政策教育。

## 五、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注意斗争策略，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

关于斗争策略问题。毛主席历年来都有过教导的。在一九三〇年《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里，有一段指示：“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

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特别强调斗争策略的问题。后来毛主席又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就是说，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在策略上犯了错误，还不能取得胜利，还是不能制服敌人的。所以在对敌斗争中，斗争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忽视了策略的思想、策略的原则，策略这个武器，就会使我们处在被动的地位，落实政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遵照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我们坚持了以下几个具体的做法：

一个就是大造舆论。所谓大造舆论，就是把毛主席的政策反复地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不仅要对革命群众宣传，也要对那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宣传，也要对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宣传，直接地把毛主席的政策给他们讲。过去我们这样做了，收效很大。最近又办了一个学习班，把一些戴了帽子的人集中起来公开地给他们讲就是对你们这些戴了帽子的人，我们无产阶级还是想把你们从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我们还想从你们身上调动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想着把你们由坏人变成好人。有的一听感动得都哭了，说，没有想到我这右派分子帽子戴了十几年，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帽子戴了多少年，今天宣传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还给我们办了一个学习班，还想着把我们由坏人变成好人，还想着从我们身上调动积极因素，表示决心要痛改前非，同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做人，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最近他们交代了不少问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造舆论的方法就是结合宽严大会搞。全校召开第三次对敌斗争大会以前，就是这样造了一次舆论，对扩大坦白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舆论工作就是在会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下面要的一些阴谋诡计，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种种活动收集起来，归纳了几个方面，开了一个全校的大会，在会上一条一条地把它点出来，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然后给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那一小撮有敌我性质问题的人说明政策，指明出路。这个大会着重是做了这么两件事：揭露敌人的阴谋，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出路。会后，发动全校学习毛主席的一篇光辉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因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针对即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阐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敌人虽已成了落水狗，但只要不咬人了，向人民投降了，就给以重新作人的出路，如果顽抗到底就没有好的下场。敌人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毛主席写了这篇文章，分化瓦解，要他们投降，向无产阶级投降。所以，这篇文章在清理阶级队伍那个形势下很有力量，特别是里头有一句话，“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这句话当时很有针对性，就是鉴于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在会上翻来覆去地给你讲，我要竹筒倒豆子，我要坦白交代，但是没有一点真正的货色，欺骗群众。所以，在学习班里、广播里、讨论会上就是大讲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念这一条语录。使一些有问题的反革命分子一边学习，一边流汗，坐不住了，感到现在是兵临城下了，再不坦白交代，革命群众就要揪到自己头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结果没有开会就有一百多人坦白交代了问题。由于当时造的这个舆论起了作用，便把大会延期一天。结果大会之前就有二百二十五人不同程度地交代了一些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很有份量的，接着就开了一个对敌斗争的大会。开完大会，就运用大会的活样板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这时候又组织全校学习毛主席在第四卷里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篇光辉著作，用这篇文章分化瓦解敌人。毛主席当时是针对着战犯们讲的，分化瓦解他们，给他们指明出路。包括他们的家属问题在这一篇著作当中提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学习这篇文章比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又进了一步。运用了大会上的典型，学习这篇文章进一步地开展了政策攻心战，结果促使了三百多人坦白交代了问题。由于大造了舆论，使这次大会前后将近六百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有的群众讲，这次大会，扩大了坦白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舆论要造好，典型要选好，大会要开好，会后的政策攻心战要跟好。这样子确实是扩大了坦白面，也就是扩大了教育面。

第二个做法就是加强个别的政策攻心战。实践证明，大会、中会也好，几十个人也好，只能起一个轰的作用，震动的作用，促的作用，但是真正地使他坦白交代，还是靠扎实实

的做好个别的交代政策的工作。因为许多人的问题的交代，除了大会上拿个样板，大会上震动以外，主要是要靠个别的有针对性的具体交代政策，这样有的放矢地而且针对他的活思想做工作，该紧就给他紧一紧，该缓就给他缓一缓，完全掌握了他。特别是开了大会不失时机地找他个别交代政策很重要。因为有了活样板。当时在校部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通过个别攻心战给攻出来的。开始攻了三、四次没有攻出来。他是写了一条很恶毒的反动标语，是模仿他本单位另外一个人的笔体写的，只有一个字不象。公安局备案后一直没破。对这个人就是在大会以后针对他的活思想个别给他讲明政策，指明出路，最后他坦白交代了。他说这一条反动标语是我写的。同时交代了是模仿了某某人的笔体写的，最后还把怂恿他写这条反动标语的人也给揪了出来。他的问题就是靠个别的交代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政策工作给攻下来的。事实证明，光开大会轰啊，叫他在前面站着，责问他，那些办法效果并不大。在个别的政策攻心战当中，他交代一点要注意适当地肯定他一点。因为当时在一部分师生员工当中，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往往抱着宁追不放的思想，所以常常出现即使他交代了也不相信，老是说他们不老实，一概否定，抓住不放，追个没完，结果使这些人产生一种反正我交代不交代你也不相信，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等待发落的消极情绪。那么对这样的人，一方面既要严格地审查他的问题，审查他的历史，不要被他所欺骗，所蒙蔽；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他那些真实的交代，及时地给予肯定，不要毫无根据地怀疑。开始有一些挂得太多了，一大批名单，特嫌、叛疑，好多根据不大。最近经过调查研究就否定了几个。此外，一方面既要严肃地批判，让他作深刻的自我交代、检查；又要注意适可而止，给他一个认识过程，不要老是说他们不触及灵魂，老挂在那里，使他们觉得无路可走。

第三点，策略要拿出具体的样板来，使政策具体化。这个具体的样板也是分析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的一些活思想来做的。因为他们当时给宣传队提出来，我们很想要看一看样板，象我们这样的人，说是给出路，怎么给出路？说是宽，宽到什么程度上，怎么个宽法？他们的活思想就是要看个活样板。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年的十一月到十二月连续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大会就拿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两个现行反革命，一共三个人，从宽处理了三个人都没有戴帽子。当时有的人就说了：宣传队又犯了右倾错误了，宽严大会，怎么光宽不严呢？后来给这些群众讲清楚，宽本身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就是要尽量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争取多宽一些人。就是在宽与严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个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能宽就宽，就是说，尽量地把一些消极的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后来有人反映，样板还不全面，说是有的教授问题比较多，你看光有讲师，有助教，有职员，没有教授。经过研究就在教授当中选了一个典型，加上了另外一个典型，一共二个，准备开一次大会。会前有的人又议论纷纷，说，这一次开大会毫无疑问是一个从严的大会，一定是火药味浓浓的，开起来一定是很过瘾的。这样的同志总想着一揪就是满台子，弯腰，戴牌子，当场逮捕，揪回原籍劳改，戴上帽子等等，认为这样才是火药味浓浓的，才过瘾，才象个对敌斗争的样子。结果这一次二个典型还是全部从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个宣传队真是右倾右到家了，你们就不敢严一个吗？后来我们就给这部分同志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严和宽说明了什么？你不要认为宽好象是好办，真正的宽的会是不好开的，严的会倒好开，严怎么好开呢？你掌握他的问题有一条属于敌我性质的，他不交代，你就揪上来，就可以从严。这一些人在我们手里有一大批，都是好解决的。但是要从宽就必须既掌握了他的材料，又要通过政策工作使他坦白交代，所以从宽这个工作就不好做。因为这个体现政策更要细致的，更要做些艰巨工作的。这一点他们后来服气了。另外讲到主要是体现扩大教育面，轻易不要搞一台子从严，尽量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最后一分钟他如果坦白交代了，原来方案都可以变，原来从严现在就要适当从宽。所以，这两次会虽然是从宽了，结果对一小撮阶级敌人震动是很大的。有的人讲，原先想出路是窄了，现在一看出路宽了。使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坦白交代了，使一些顽固不化的敌人，感到阵地越来越狭小了。革命群众越逼越近了，不交代路子就越来越窄了。真正这两次宽的会对敌人来讲是紧了，而不是松了。所以，

两次会前前后后有六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事实证明，那些顾虑重重的人，他想看样板，就是想看从宽的样板，他对大会上宣布戴帽子，戴手铐子，揪回原籍去，这类样板不感兴趣，他主要是看怎么宽，怎么给他出路。

策略上的第四点具体做法，就是充分运用典型的作用。当时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叫陈惠芳，她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当过区队长，根据公安六条可以戴帽子。这个人十九年来都不敢交代，背了十九年的包袱，这次她考虑到没有跑了，清理阶级队伍，全校群众一发动，肯定要给自己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一天在家里哭呀，愁呀。她是一个讲师，后来当职员。她丈夫是一个右派。一九六一年摘帽，运动当中也有一些错误，群众也批了一下，也是一个讲师，也觉得自己这一次没有出路了。所以，两个人经常在家里哭，很绝望。他有个大儿子十五岁，一看到两个老人要出问题，要戴帽子了，也不回家了，住在清华附中，就剩下一个小孩九岁。对这个人经过交代政策，最后她坦白交代了。同时在大会上作了现身说法。其中还有一个被从宽处理了的企图叛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在大会上作了现身说法。述说他们为什么当时不交代，后来交代，中间经过了几个反复，把当时的活思想，心理状态，一五一十地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震动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会上宣传队没有讲几句话，说明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内查外调的，今天想要揪到台子上来从严治的话，这个台子站都站不下的，但是就是为了给他们一条出路，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机会。好多后来交代问题的人谈活思想时讲，这两个人都把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给讲出来了。这个陈惠芳当她交代了以后，告诉她可以不戴帽子，而且不实行群众监督，完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公民权，还可以叫同志。她当时就嚎啕大哭，回去把她丈夫半夜里叫起来。她丈夫说什么事呀？她就把这些事给他讲，她丈夫说，这么大的事，赶紧把九岁的小孩叫起来，半夜一起向毛主席表忠心。最后她说，你干脆吧，就用我这个典型比较比较你吧，你也得老实交代。结果她这个丈夫一宵也没有睡觉，把他自己的问题作了一个彻底的交代。最后她丈夫也从宽处理了。这样一弄，她的大儿子也回来了，看两个老人从宽处理了，坦白交代了，因此回来还办了一个家庭学习班，他当负责人，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政策，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学习“老三篇”，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另外他说，我妈妈被从宽了，我要用我妈这个典型去告诉我那一些同学。因为我那些同学当中有一部分人的老子都有问题，用我妈妈这个典型去促一促他们的老子，赶紧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陈惠芳不仅要她儿子这样做，她还有个哥哥在另外一个大学里工作，她当天就去找她哥哥去。她哥哥已经被隔离反省了，一次没有见面，两次没有见到，三次、四次、五次，最后见到了，她就告诉她自己被从宽处理的过程，并要她哥哥早日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她说，我还有一些亲戚有严重问题的，有一些是敌我矛盾的，有的在广州，她就当天发了两封信，用她自己的体会促使他们快点坦白交代。这就扩大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教育面。现在，这个家庭活跃起来了，原来是绝望的，现在觉得都有生气了，有了奔头了，觉得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了出路了。可见宽大了一个，争取了几十，动摇了几百。当然，这个宽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的，是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的宽，是在严肃批判基础上的宽，而不是无原则的宽，随随便便的宽。宽与严都要为阶级斗争的需要。

在策略问题上还有一个做法，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紧了就要断的。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引了一句话：“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讲了这个道理，不要把弓弦拉得很紧。就是有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个中心，搞个高潮；有的时候工作中心转了，可以适当地放到次要的地位上，比方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前，掀起了一个对敌斗争的高潮，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重点放在酝酿成立革委会的工作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就缓了一缓。成立革委会以后，春节以前，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一·二九”这个文件下来了，全校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没有揪人，运用了原来已经拿出来的宽严典型，对敌人又展开了一次强大的政策攻心战，又促使三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目前正在整党，中心工作是整党，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但是反复讲明：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我们要打持久战。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弦是不能放松

的。工作中心变为整党了，但是清理阶级队伍要有三个不停：第一坦白交代不停，打好招呼，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整党，就没有机会了，大门还是给你敞着的，随时可以来坦白交代；第二是检举揭发不停，谁来揭发检举，我们都随时接待；第三内查外调不停。三个不停是给他们打个招呼，叫那些有问题的人老是坐不住，虽然是整党，觉得有三个不停，以后再搞起一个高潮，说不定又闹到自己头上，因此最近时期陆陆续续地又有来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

现在来看，学校的整个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不论是学生，教员，家属，很快地就组织起来学习，研究落实。还编节目，搞宣传。有的学生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连夜就可以谱成曲，第二天就可以自己演唱。而且组织宣传队到附近的农村宣传，不坐车，走着去。毕业分配，过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毕业了四千多人，做的工作是很顺利的，而且学生都表示坚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农业劳动的第一线上去，走的时候都给宣传队写了好多信，向毛主席表忠心。革命大批判，过去搞一阵子就完了，现在是贯彻始终，现在凡事都能先抓革命大批判，批中国大叛徒刘少奇。如：苏修在我们边境上搞武装挑衅，大批判就马上跟上去，狠批苏修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现在整党，大批判就跟上去，狠批刘少奇的“黑六论”等，很自觉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走形式的，确实是批到了点子上，解决了问题。目前结合着解放干部，学生一边搞批判，一边去做工作，过去有些学生对这些人一提起来就很恼火，现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主动地和干部编成一个小组，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工化系的一些学生为了解放系里的干部，白天参加一天学习班和其他一些活动，晚上很冷的天，他们还从清华大学跑到木地，帮助干部办家庭学习班，帮助干部提高觉悟。再一个就是学习解放军，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提出的一系列的政治建军的原则，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创造四好连队，发扬三八作风等。这一些，在师生员工当中都逐渐地贯彻了下去。现在军事训练，搞的很热闹，进校时早晨一吹哨子，一开始是很恼火的，几百个人只出来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到四、五十个。现在一吹哨子，几分钟差不多全都到齐，教员学生全部如此。这就大大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在创造四好连队中，他们学习解放军搞一对红，一组红，开展谈心活动，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另外参加劳动，一是在校内开荒，开出了五百多亩地。挖河泥，特别是前些日子寒流来了，水很凉，有些学生就是卷起裤腿跳到河里去挖河泥。下厂、下乡劳动，特别是到附近农村，过去附近农村社员对他们可是恼火，开始去确实不怎么欢迎的，但是，由于他们真正是在卖力气，真正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所以最后走的时候社员还舍不得他们，建立了感情。有的地方来回百余里，他们都是背着背包步行去，步行来，有的地方看到他们在实践中研究教改或者参加劳动很吃苦，不怕脏，回来的时候用车送他们，他们坚决不坐车。过去星期天许多人手里拿着的是半导体，议论的是小道消息，成天琢磨着走。现在星期天到农村、到工厂去找老贫农、老工人给自己的学习班讲家史，忆苦思甜。所以有一个在附近住的老贫农，由于他们经常请教他，同这个老贫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位老贫农还经常关心学校里的事，对系里有些什么活动还打听打听，还参加个会。在整党当中，原来学生说是党员整党，群众下乡，我们劳动去。由于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了五十个字大纲，便和一些党员一起整党。他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按照五十字大纲把党整好，和党员搞了一串红，办家庭学习班，宿舍学习班，随时随地帮助党员斗私批修，而且在党员整党当中，他们自己也斗私批修。他们说，党员斗私批修，我们也斗私批修。我们不是党员，但是我们要争取做个党员，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最近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党员在斗私批修，讲自己今后怎么样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讲到这时，当场就有人站起来，要求申请入党，很是感动人。有的人参加了游行，本来回来很晚了，有时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也很累了，宣传队要他们回去，不要搞什么活动了，但是他们还要办宿舍学习班，开个会，批苏修，他们说批完了以后觉才睡的踏实。过春节的时候，过去清华园变成了大观园，什么打牌的，搞游艺的，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吃喝呀，净搞这一套。现在是革命化的节日，各系自己组织吃忆苦饭，开忆苦会，开大批判会，请老贫农来忆苦，

请老红军来讲革命的光荣传统。还有一些学生组织起来背上乐器，冒着寒风，到农村到工厂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新指示。还有的就去找党员谈心。最近教改，下去一批人，满有积极性，本来安排坐长途汽车的，不坐，背着背包走着去。在搞教改当中，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再教育，一边研究教育革命问题。下去的几个点，都很受工厂、农村的欢迎。过去他们说，毛主席讲过斗、批、走，我们是走、走、走，不斗不批，就是想走。后来看到走不了，就等着走。现在我们是不想走。因为确实是和工人有了感情了。他们有事情做了，忙得很。现在学生白天参加学习班，搞大批判，晚上还要去做家属工作，帮助办家庭学习班。他们说，现在这个清华园从旧变新，从臭变香，我们这些学生是从溜到留，从走到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过去他们讲，对工人师傅讲的那些话，即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忆苦思甜，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去是忠不忠见行动。毛主席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们纷纷写大字报表示要插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马上要见行动。最近苏修在边境上搞武装挑衅，师生特别是学生，热情更高，写决心书，写大字报，坚决要求参军、参战，反击苏修。现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深感红卫兵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确实是可爱的，红卫兵确实能够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积极作用。总之，现在清华园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思想越来越在逐步地落实。这是毛主席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怀的结果，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切功劳应当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在这一段工作当中，我们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不少的教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够，执行得也很不得力，还有许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认识它，还处在盲目状态。但是，我们宣传队和广大的师生员工有信心，也有决心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在清华大学老老实实地、扎实地落实，一定要把清华大学办成一座培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这个汇报肯定有缺点错误，各位负责同志学习毛主席思想水平是很高的，请批评指正，错了就改。汇报到这里完了。(鼓掌，高呼：向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学习！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要认真落实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1091.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录 (1969年3月24日晚10:30—25日4:00)

前面(座位)很空嘛！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余秀玲是哪位？坐前面来，还有位平谷县的代表也坐前面来。上海的工人阶级张荣贵坐前来，你三十岁？辽宁鞍钢工人你多大？噢，二十六岁，你更年轻，是炼铁厂学炼铁的？李良汉来，坐这里。搞计划的不上来坐？北一同志来嘛！天津工人李荣贵来，坐过来，你当多少年工人？

这次计划座谈会本来想三月初结束，有些事情耽误了。计划纲要草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过的，富春、先念、余秋里同志也参加了。可以作为计划小组的初稿发下去，不作为中央定稿，一边实行，一边讨论，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意见，可以提。时间既然耽误了，今天我想借机会多说一点。我要讲的都是在中央讨论过的，综合起来谈一谈。

搞计划，还是先谈路线斗争。根据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伟大战略方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以革命来挂帅。搞计划，还是先从两条路线斗争说起。

你们都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两条路线斗争，就会清楚这场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尖锐的路线斗争。但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不只是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起的，也不是从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起的。两条路线斗争是贯穿在党的整个历史过程的各个时期。

第一次大革命末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革命，毛主席高举土地革命大旗，深入开展工农运动，夺取农村斗争领导权，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些斗争都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开展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过三次“左”倾路线，一次瞿秋白，一次李立三，一次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毛主席坚持革命路线，深入土地革命，深入农村，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三次“左”倾，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损失，特别是第三次王明路线，白区百分之百，红区搞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江西红军主力不能进入长征，经过挫折，有了教训，我们红军长征，最后，三大主力才在陕北会合，取得胜利。在长征中，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是个起点，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还有些错误，但是和以前有很大不同。

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王明的投降主义在部分地区，游击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发生过一些作用。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揭发批判了王明的投降路线，毛主席的威信更加高了，使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王明已成了可耻的叛徒。今天有个消息，王明还自称是中央委员，在加拿大报纸上写反党文章，成为苏修小走卒。他在当时就干扰抗日战争。

经过反“左”、右倾斗争，毛主席的思想更发展了，更光辉了。正如八届十一中全会所提出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当代的列宁，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经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召开了“七大”，反了“左”倾机会主义，团结了犯错误的同志，承认了错误的，作了自我批评的。“七大”以后，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奔赴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到三年半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毛主席思想光辉的伟大胜利。

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解放了，实际上是五亿多，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革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全国胜利以后，党内也发生这种那种错误，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来是彭、罗、陆、杨，这次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揭发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刘少奇本人又是叛徒、内奸、工贼，已经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看一看整个党的四十八年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我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左”倾机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我们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复辟资本主义，四十八年历史是充满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样也是反映了国际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提出，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七大”会上毛主席提出的，一进入大城市，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突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就突出了，在党内就是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跟刘少奇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明的没有这样写，实质上是这样。从“七大”以后就开始了。当时，日本投降了，毛主席亲自到重庆谈判。毛主席明知谈判不会成功，国民党是不要和平的，它提出谈判，不是为了和平。可是为了表示中共适应人民的和平要求，毛主席还是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提出和平口号，考验他们，是一个政治考验，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之前，就指出要好好练兵，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储备粮食、物资、准备内战再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准备两手：准备到重庆被蒋介石关起来，多读几部马列主义著作。一是谈判破裂，不让走，毛主席是以大无

畏的精神去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就窜犯解放区，打上党战役，消灭了敌人。毛主席说：仗打得越好，回到延安的可能性越大。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向解放区进攻。果然刚进入谈判，解放区打得好，毛主席就回来了。毛主席当时就讲，只要他们来进攻，就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

“七大”时候，刘少奇作的党章报告，里边也说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提出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走议会道路。正当解放战争时，号召南京政府投降时，要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刘少奇还喊合作，相信国民党，幻想和平。

那时，世界上已有了许多修正主义。当时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美国白劳德主义，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投降资产阶级，缴掉武器，参加议会政府。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毛主席说，中国准备出现西方的道路。结果美国是参加了中国的内战，国际上有什么阶级斗争，国内不会没有反映的，我们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的，还是出现了这种斗争。

现在国际斗争更加清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赫鲁晓夫走上更加可耻的叛变道路。一九六一年苏修二十二大开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们党公开揭露了这件事，我们代表团回国来，毛主席讲：赫鲁晓夫登峰造极，从此以后，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们党发表《九评》。美、英、苏关于核武器试验三国协议以后，赫鲁晓夫投降帝国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在一九六四年下了台。现在新的赫鲁晓夫、新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大大超了赫鲁晓夫，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压制，对外侵略，和帝国主义一样货色。他们不仅出卖越南，而且出卖中东，最后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出兵挑衅。几十万军队到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国际斗争的深入发展，如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我们加了一个解释——新沙皇，它们复活沙皇的侵略野心，看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是更尖锐了，这些现象是阶级斗争必然出现的产物，总归要表现出来，不是处在这个地方，就是处在那个地方，反映在我们党内，有些单位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权，就必须夺权，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中心环节就是夺他们的权，现在是斗、批、改阶段，就是要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

我们做计划经济工作的，必须想一想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第二点，要说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必然结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必然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必然的。纲要的第一部分已经说明，我不重复了，例子很多，我只举几个典型地区。农业是浙江、北京，工业是上海、河北、山东、江西。浙江全省粮食生产达 800 斤，北京是多少？（答：500 多斤），上海棉花亩产 158 斤不容易，上海粮食亩产多少？（答：1000 多斤）工业：应上海第一，山东超产确实不确实？如不确实就要更正。（答：确实）确实，我当然高兴，不确实一改人家不好办，河北、江西都超过了，其他方面的成绩就不一一说了，文件上都有了。

成绩是很大的。另一方面是发展仍不平衡，革命是这样，经济也是这样，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平衡会有反复，如地区性的反复，农业工作要出毛病就是欠收，山西欠收的很厉害，晋西大寨丰收，为什么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条件，而山西的其他地方就欠收呢？这是领导问题，比如晋东就很差，山东也是这样，有的地方好，山区有些地方在闹荒，甚至到别的省去“化缘”，这是一个新词。山西有灾荒，成天打电报给外省伸手讨粮，代食品。现在已七年丰收，中央库存很大，我们拨了它，先念同志慷慨得很，拨了三亿斤粮食。现在山西还打内战，粮食运到太原，运输公司也打架，不去搬粮，去搞武斗。今天批评了山西的同志啦，当然不是你们的问题，而在于领导，领导首先在于我们，山西、黑龙江、上海、山东、北京、贵州六个省市都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后，上半年成立革委会的。上海不错，黑龙江不错，北京只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归口大联合。山西到现在不归口，全省分两派，红字号，联字号，名称都不一样。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一派还提出什么“农村包

围城市”，这是错误的。这个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包围谁，包围无产阶级啦！变成反动思潮啦！山西这样情况，山东部分地区的情况，这是我们注意不够，解决不力，现在还在解决。现在狠抓，打个招呼。

这些不平衡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那些地区水平高？上海、辽宁；那些地方水平低，西南、西北就比较少，这是客观的，历史的，如果条件差不多，工作有差别，水平不如人家，就是领导不力，领导不好。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我们要把工作做好，我们做工作的同志有责任，山西你们自己有责任，中央首先负责，没有抓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是主观造成的，要扭转过来，使不好的现象不要继续。

另一方面，过去学苏联，把旧的制度留下来了，有封资修的东西，这次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属于制度改革问题，要在斗、批、改中解决。这次会议也揭发了不少问题，批判了刘、邓、陶、彭、薄、安、谭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把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恶果批深、批透，在斗、批、改中肃清，使经济计划工作越做越细，越作越好。

第三点，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正如毛主席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美帝、苏修看出了自己的全面崩溃，敌人总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不甘心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垮台，不然为什么王明写文章在加拿大报纸上为苏修骂街？不甘心怎么办？美帝、苏修，其他走卒就诉之武力，苏修出兵侵略捷克，在中苏边境制造事件，就是证明。美帝更不用说了，越南、巴勒斯坦都是美帝插手，现在苏修跟上来，加上他们的走狗日本、西德、印度也都在扩军备战，把矛头对准中国，中国强大起来，他们害怕。三年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使它们越加感到可怕。七亿人口的中国，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必然影响世界上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引广大人民闹革命，而他们想把熊熊烈火扑灭下去。

毛主席最近提出问题，有两种可能：是战争引起革命、把帝、修、反埋葬，还是人民革命爆发起来把他们推翻掉，使他们打不起来。两种可能性，概括地说就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哪种可能性大，决定于世界力量的对比和领导如何。现在世界人民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革命战争燎原烈火，去年到今年不少亚、非、拉、西欧、北美、澳洲，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英国、法国、美国都出现了长期罢工，这样的罢工很少见的。如果没有领导，会被反动派欺骗，镇压下去，十月革命如果没有列宁，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象意大利、法国就是例子。革命深入不够很有害，会出现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所以修正主义很容易在捷克、东欧一些国家滋生起来，志愿军帮助朝鲜，战后恢复，但革命不深入就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

对于战争，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看国际的形势发展，我们准备随时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抗美援朝也不算小，但在中国还算局部，只派了志愿军出国，这回要打、要大打、早打、全面打，不但美帝，还有苏修、日本。没有日本军国主义为它扫清道路，美国打不起来，总要有帮凶打前阵。甚至印度反动派也参加，以致准备打核战争，我们也有核武器，他们来了，不要怕。原子弹我们自己八次试验，七次成功，证明原子弹、氢弹破坏性都可以采取措施排除和避免。中国这么多的人口，他们没有办法打胜，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地方好象很乱，只要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在一起，即使失去领导，也会起来打仗的，这一点已经考验对了，但是，我们如果不准备，失去了警惕，就可能被敌人乘虚而入，不能放松，两种可能，要放在准备上。

第四点：因此今年计划也好，“三·五”计划也好，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上，放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上，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是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告诉我们的。

毛主席英明预见，洞察一切，看到这个问题，不要光看到我们年年丰收，还要准备欠收。有了准备就不怕，总的是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动员人民备战、备荒。

有了美帝的不断挑战，苏修的挑衅，我们更有利备战，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可能没有事。苏修侵捷，在中苏边境挑衅，就使我们的备战有了根据，现在动员的口号就更

响了。

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如何把这两个口号贯彻到经济工作中去，就是搞好斗、批、改，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几个问题要很好的联系。目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重点是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不以农业为基础，怎么备战、备荒？解放战争就是由于解放区大搞了生产，储备了粮食。

二年准备战争，要和战争结合，军民结合，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又准备打仗，必须乘这个机会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但是敌人不会马上下令打大战，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美帝在越南十七万平方公里的这样的国家，用了一百多万军队，十个人打一个、打不下来，军费占了预算的一半，达一千多亿美元，超过朝鲜战争预算的几倍，还是内外交困。苏修也是这样，不可能要东方就不要西方，他们的主要市场与工业都在西边，他们发动战争，广大人民不干，这都要时间，在他们没有发动战争之前，我们准备得更好，争取这个时间，这才叫备战、备荒，我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作为备战动力。

#### 第五个问题：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

首先要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我们在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绩空前伟大，《毛主席语录》发行了七亿多册，使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为最基层的革命干部群众所掌握，证明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提倡以语录的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干多于一般干部，北京郊区的门头沟，离开城市只有七十里，但是《毛主席语录》不是家家有，人人有，而城里有些干部家里像章就有一百多个，语录有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求实效，现在像章越做越大，特别是上海做的，是别人委托上海做的，今年物资部一发就是五千吨铝(问袁保华收回了没有？)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了，你物资部为什么还不收回？像章已经做了二十二亿个了，中国人口只有七亿，有的还没有，说明了不平衡，我们家里就有几百个，要来一个“献章”，有的人一天换一个，天天换，这样把珍贵的东西成为不“珍贵”了，是从外表好看，形式主义，不合乎毛泽东思想，要来一个献语录、献像章的群众运动，在座的我看都有十几本，你一个人搁着十多本不用，有什么实效？实效变为失效了，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是讲究哪个印的好，哪个印的不好，看形式了。这一点我特别讲一讲，还有送礼献礼，中央文革几次下决定不听。这个问题天津搞得不好，什么红海洋，买了大批绸子，鼓越做越大，人家批评就说人家不尊重毛主席，这样做是尊重吗？浪费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天津做了个检讨，准备通报全国。象做塑像，毛主席一直不赞成做这么多，也批发全国了，云南甚至要拆房子做塑像，有些地方还是做，说明有少数人不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节约闹革命就是毛主席的政策。有些人的作风就是封建资产阶级之风，加修正主义之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强加于人，尤其是对待外宾。读语录不一定要他们读，有的是反对你的，何必呢？首先区别对象，区别对待，毛主席最不喜欢采取强制的办法，广泛宣传，要讲实效。有些人多别像章，能使精神变物质吗？只有把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吃透用透，才能使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尊敬毛主席，是要真诚的。

据一个同志反映，北京现在每个工厂都有一个文艺宣传队，脱离生产表演，一部分工人随时准备离开生产，这不就出现新的文工团了吗？一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都去庆贺演出，打锣敲鼓，就要影响生产。是变相文工团。现在中央各部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外交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不要去庆贺，不放鞭炮，不贴红纸，不敲锣鼓，不搞演出，你们说好不好？(众答：好！)财政部要发个条例，凡这类开支，都不允许，把它卡死。今年行政开支要大大节约，扣紧一点。另一方面，能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又没有好好抓，电影没有片子放，样板戏又看不到，有几亿米片子放在那里浪费，呼吁电影界赶快把样板戏拍出来，看的人受革命教育。

计划纲要中今年印制的《毛主席语录》，如能少出一部分，节省一些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烧碱，多生产一些肥皂，肥皂不是不够么！

把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有大学生都要经过劳动锻炼。大学生主要分到农村去，极少数到工厂。工厂里要人，二个原则，一是以家住城市的转业军人；二是机关的下放干部，经过清队表现好的人；三是经过群众推选的高中毕业生、中专生，这是学生还是主要到农村去，其他的一般的大中专毕业生，干部子弟都要到农村去锻炼。最近发现北京市挑选好的都到黑龙江、内蒙、吉林，剩下的到工厂，这样做也有问题，这事回去马上抓一下，不能到农村招人，战备观点，就是以分散为主，从城市转到农村，到农村招人，就是自己设置阻力。文教经费，除中央掌握在五亿多元以外，其他都分到各省，绝大多数是县、社、队去管。在农村同那里的民办结合起来，城市中学下放到工厂、里弄结合办，费用可以节约。教员队伍，有的，经过清队也可以下放到农村去锻炼，这样，预算不会增加，还会有余的。中小学由公社大队办，城市工厂办；医疗卫生到农村，这些都是主席的政策。大学如何办，还在摸索。

还有广播，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一时还要外国帮助的，要缩短时间(问中央广播局，还要多少时间做到自力更生？回答：两年。)

第二个任务，农业增产问题。已经连续七年丰收了，今年准备来一个荒年还丰收，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在农村，这是一支很好的力量，这些人过去是吃粮食的。现在生产粮食了。我们要以增产粮食来备战，每个公社、大队、各个农场，都靠增产来备荒，主席要求增加储备，户户有余粮，一旦有事，才能打仗，才能人自为战，消灭帝修反，不然到处运粮。今年又是备战，又是备荒，任务放到农村去。医疗队，供销社改为购销社、信用社，都下放社队管。

最主要的是工业支援农业。今年工业支援农业，将来农业支援战争，今年要把它落实，×××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拿到手，各县都要有农机厂，有几台车床，最近《人民日报》报导的浙江省富阳县的例子，那里只有六台车床，原来修配团的。现在为农业生产服务，起了很大作用。一机部有些地方车床在睡觉，还有袁宝华的仓库里也会有，来一个全面清仓，首先满足农村。今年全国每一个县增加×台，总的也只×万多台，主席批评了“农业机械不为农业服务”，请八机部和一机部落实。有条件可以搞手扶拖拉机，喷雾器、排灌修理，也可以搞小型修配厂，就是要落实，今年×××万吨钢，直接为农业服务，为了使农业发展纲要“八字宪法”真正落实，各省要好好研究，订出规划来，这样做有好处，自下而上的订规划，靠得住，希望在今年国庆节前，各个县、社都能拿出一个规划来，这是最好的献礼。一九六七年东三省、晋察冀五省丰收，南粮不北调基本实现。北方要做到粮食自给，不靠南方。北方要做到平均亩产×××到×××斤，中小型水利，各县都要有，江西去年小型水利搞得很多，今年可以增产××亿斤，江西是老解放区，树立典范，别的省可以搞得更好，事在人为，任何事开始会有些反复，只要经常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事物就好办。地方工业要面向广大农村，中央工业很快就有一大部分下放到地方，有一部分要面向战争，有一部分要搞一些大型设备。

第三个任务，是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大小三线建设问题。国防工业，我简略说一点，还有一个国防工业会议。首先是基础工业，不打基础，就没有底子。没有铁，没有矿石，怎么能炼钢？首先要有矿石，然后得有铁、钢、金属、铜、铝、煤、石油、电力。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得到机床、汽车、拖拉机、手拖和铁路。解放二十年，我国铁路没有超过×万公里，我看这个数字不准确，我们有很多支线，双轨，厂内线。鞍钢内部支线就有×百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是×万公里，就是说明解放后造了×万公里，这还差不多。轻工业我们在世界上是升上去了，如今年产××万件纱，××亿米布，超过美国，就世界第一了。可是我们人口也是世界第一。到明年年底，基础工业情况到底怎样，基础工业，打算今明两年好好搞一个方案。(秋里同志搞一个生产能力规划，到三、五年底到底有多少，经济协作怎么样，

工业布局怎么样，搞一个材料发下去讨论)采矿能力能否达到××××万吨，要矿工同志讨论，今年计划一直讨论下去，是一边做，一边讨论，有了基础工业，既可以支农，又可以支援国防，既备战，又备荒。

国防工业问题，要把二、三年的规划定下来，在国防工业会议上再讲，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解放军，有搞计划的，也有工人代表。有问题还要说一下，现在最急需的常规武器，一个是高射武器，高射武器品种不少，但不完整，地区不平衡，这里有炮，那里有弹。如果全国为四大块，长江南北，京广线东西，至少在一块里边能互相协作。最广的是东北、华北，东南有上海也是富的，但上海没有铁煤，棉花、粮食主……地调入的，江苏是沪宁线，工业发达一点，其他就不行了，西北、西南就……西南比西北好一些，把山西算作西北，水平就高一点了。四大块的……首先实现，然后再考虑分得细一点。第二个是反坦克武器，这是……箭筒反坦克，别看苏修二、三百万军队，打得还是坦克手、装甲车来做进攻的掩护，这次苏修武装挑衅，头一次苏修死三十六人，第二次死 103 人，实际还不止，近战、夜战他们不行。苏修在邀请西方记者参观现场，却有一辆苏修坦克(被击毁)在我国境内，他们用炮轰，打不掉，也拿不下，好象是钓鱼。美帝在朝鲜战场，我们较量过了。它的走狗日本过去也打过，蒋介石、印度反动派过去都接触过了，现在加上苏修补上这一课。我们不但取得打倒美帝的经验，这次又取得打倒苏修的经验。第三个是重炮，能把敌人火力压下去，对空、海面的导弹普遍很准确的，这个并不困难，这些武器要先产生。现在有了基础，就是要把配套协作搞好。”

大三线的工作主要是山西、豫西、鄂西、广西和陕西五个“西”以及西南西北要抓紧。小三线建设今年要完成，都要能配套生产，小三线委托大军区管，尖端新产品要相信工人，结合革命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有一个好的三结合，中央同地方协作，上海比中央还搞得来。有一条要不浪费财力物力，也不浪费时间，步骤要快，当然跨越也不行。人力上的浪费，七机部人多，打架也最多。“九·一五”，“九·一六”很出名，到上海去倒也没有打起来。没有几枝枪，打也打得不厉害。就是搞得人心不安。不管怎么样，知识分子要接受再教育。改造好，为人民服务，三线建设要打歼灭战，抓重点。抓一方面搞一个。每一个都要考虑和战备结合，军民结合，手榴弹不要考虑什么木头。在武斗时有的造武器是逼出来的。这也锻炼了我们自己。

第四条任务：轻工业市场要适当安排，生产要和需要、和供销结合起来。先念同志提出要把中央的内贸、外贸、粮食、供销几个部门都合起来，在中央容易一点，在地方可以晚一点。不过有一条，要根据生产、需要、购销、还有运输情况。上海轻工业发达，工人多，工资也较高，你去搞面向农村，按人头分配，行不行，农村购买力没那么高嘛。现在农村购买力和大城市有个距离，这个距离不是很快就能消灭的，不是一天可缩小的，商业部犯了一个大错误，上海生产很大数目的毛巾、电池、水瓶，而分配却少了，缩小城乡差别要根据什么来考虑？认为农村每一户一块毛巾就不错了，如果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现在购买力就买不起，还没有必要。上海就不同了，要考虑到生活习惯，硬拉平这就叫主观主义办事。轻工业安排一定要顾到原料、购销、购买力、运输等实际情况。现在商品迂回运输，浪费很大，要解决。我们承认应面向农村，但必须照顾城市，城市产值高，浪费很大。面向农村方面是对了，但有一个过程。

1、避孕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多了，打起仗来要人，但太多了也不好。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五一”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主席讲“计划生育是好事，但避孕药一要免费，二要有效。”要用起来不费事，男子总有点大男子主义，绝育手术总要女的去动，用器材有流弊，最好口服，最好针灸，我想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现在美国、日本、西德避孕是比较有效的地方，但药要天天服，很麻烦，我们现在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定能克服这个弱点。毛主席的两条主张，今明两年一定要实现。

能生育的有个限期，按八亿人口计算，能生育的妇女不过在一点二亿至一点亿，大约有一亿两千万妇女服药，每年也不过是一亿两千万元。总之，八亿人口快要到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好，各省要因地制宜讲一讲，今年药减价，明年免费。搞得好的今年就可以免费。

现在血吸虫病有发展了，柯庆施同志在时，主席要他每年抓两次，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抓。现在江南十二个省市，要以上海为中心组织预防和治疗，要上海带头，上海市革委会，上海工人、上海的革命知识分子结合在一块，组成一个班子，抓一下。劳动力就是战斗力，是同备战备荒联系的。

这次大家对进出口贸易计划讨论得好的，出口计划已从一百〇八亿九十八亿。各省市、区如果收购没有那么多，也不要勉强，但有资源，也要积极收购。内外贸要结合，外贸收的，内贸也可以销，现在外贸库存积压五十四亿元，这是浪费。我们没有内外债，货币发行范围小，美元向世界扩张。人民信任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城乡存款几乎超过了货币发行量。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事。仓库里有那么多日用品物资，为什么不拿出来卖给人民消费，货币回笼嘛。上海工人阶级审查进出口货单时，发现上海、辽宁等地都能生产的，也向国外购买了图纸。出现鼓风炉，是冶金搞的，买了图纸，还向日本进口设备。现在上海工人阶级很热心，自己做，不会超过限期的，解放二十年了，没有消除。我们是个大国，资源丰富，钢铁都有，石油西北有，东北、西南也有，森林复盖面积是世界最大的。河汉地带也并不是不可种植。我们要依靠国内资源，不去求人家。市场也依靠我们广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自己靠自己，无求于人，有求于人就要吃亏。世界上哪有我们国家这样大的市场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市场，吵得不可开交，中东有石油，英美都去争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欧洲，它合起来也没有我们国家人口多，工业发达的国家人口才两亿多。他们就到处去推销。他们在欧洲争夺市场，在中东争夺原料，当前还未打仗，总还要对外搞点贸易。我们一吨大米换回加拿大四吨面粉，是划得来的。意大利卖给我们化肥，是想求我们。我们不需求于人。技术要依靠广大工人阶级的智慧。我们卫星还未上天，这是缺点，但也不会再要很长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万产业工，几百万解放军，一千多万知识分子，有好的领导来带，什么问题也能解决，群众出智慧，这是毛主席说的，这是真理。我们有的是智慧，不要去求人家。资金我们也是充裕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稍微节约一点就很可观。我们全国拿工资的是四千多万人，是一个大数目。另一方面，国家适当安排，用之适当，不要大手大脚，中国人口多，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有了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无穷的智慧，很好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能所向无敌。过去搞外汇挂帅，这不好，外汇少一点就少一点嘛。过去搞侨汇，到处去动员，还搞特殊化，搞什么华侨投资公司，这种做法，一年也不是×亿美元，算什么？真正的侨汇还是劳动人民，是勤劳的，我们对他们的家属应有很好的教育，不要搞特殊化。我们今年不列侨汇计划，我们去年也没有搞什么，结果还是寄来×亿多美元，不要迷信过去那一套。要按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办事，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独立自主。支援人家，也要有利于人家自力更生。如果变成依靠我们，搞得不好还要埋怨我们的，正象你扶小孩走路，摔倒了，就要埋怨你。他自己走，摔了几跤就好了。贸易政策上一定立足于国内，打破崇拜。

最后一条任务是抓好运输，这个问题最近时期体会特别深，现在铁路情况虽然好了，但徐州(十字路口)、贵阳(也是十字路口)都没搞好，还有一些地方坡度太高，这些问题要解决。还有货运重复，运输已经很紧张，还要对运。这是浪费。计划小组要研究采取措施。有些问题，思想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但具体工作上的问题是工作上造成的，自己要作检查改进，运输要统一，铁路，公路，水运都要联运起来，这可节约很多环节，很多时间。铁路，轮船几个交通部门，可并成一个交通部就行了。

五项任务，都很重要。

第六个问题，指标问题。

生产、基建、财政、物资、劳动力指标，两个可能性，一个是高质量，超额完成，另一

种可能是出现困难，完不成。搞计划工作的要实事求是。回去以后讨论，把困难摆出来，厂内讨论可能完成，有些也有困难，因为计划本身有缺口，如煤、钢、焦炭，还有稀有金属，设备不足，你给他的不够，只有挖潜力，实在完不成就修改，应当修改，实在完不成允许修改，因为计划不作为中央批准的，执行中允许修改。只有那些能作到而不做的，我们才给于压力。如煤的生产，徐州、岔西、西山，这三个矿欠 75 万吨，就上不去嘛，徐州 28 万吨，山西 22 万吨，共 75 万吨，他们欠下了这个数，西南的怎么生产也很少了，别的地方超额很多嘛，山西也不是都不好，阳泉、大同、潞安、晋城都好，都超额完成。只有岔西一吨也不生产。徐州是一个大矿×万多吨的任务。只生产×千吨。一季度少的不多，影响了煤炭，从而影响了军工、机械、运输，这都是人为的因素嘛，不能允许下去。中央要抓的，当然有些地方不是人为的因素，而是客观条件不平衡，生产不上去，影响运输，如果实在完不成的可以修改，基建××亿元，建成了一半，劳动力 150 万人，还有常年的合同工、临时工，是否转正需要再研究，还要工资，劳保福利，很复杂，各省市都要统盘研究一下，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研究一下，下半年要解决，长期不解决是不行的，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我们不要苏修那一套，计划就是法律，那是主观主义，计划也有不够确凿的地方，这个计划在中央碰头会上研究过一次，我们还是遵照毛主席讲的计划要留有余地。指标要群众超过，保持群众的积极性嘛！

#### 第七个问题：

“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是毛主席最近指示的，首先是斗、批、改，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重要阶段，毛主席帮一九六七年总结了针织总厂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经验(1968 年总结了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的经验)，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试了点，这件事是北京工人先搞的，五十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奉毛主席的命令，进驻清华大学领导斗、批、改。学生蒙蒙胧胧的说：“又是谁的黑手插进来了，一定有黑后台，搞了武斗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几百个工人。工人阶级有气魄，没有动气，坚持做思想工作，八三四一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个“四·一四”形“左”实行，蒯大富那一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不能掌权，这样说的话解放军也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了，这不是替刘少奇翻案、替蒋介石翻案吗？这是错误的论调。毛主席把一个既不斗又不批的学校派工宣队进驻后变成先进单位，事实证明工人阶级是能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学生是可以教育好的。大多数学生是可以改好的。清华大学师生经过工人教育，学生进行了分配，有的分配到部队去锻炼，一听到是清华大学的，开始部队不愿意，后来他们早晨起得比部队还早，早起扫地，表现很好。改变了部队的看法，蒯大富分到冶金部，你们也不知道，就把“蒯司令”分下去了。比我还官僚主义，分到宁夏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用“蒯司令”这个名字派他到北京来采购。说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接受再教育，相信这一代可以教育好。美帝国主义把胜利寄托在第三代身上，现在不行了。

今天又派八三四一部队开进北大，北大也是一个有名的学校嘛。毛主席最新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加上大联合，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有的可以交叉进行。对于政府机关来说，是个迫切问题，现在有的大联合还没搞好，中央各部大联合是解决了，正在搞三结合。搞军、干、群、老、中、少三结合，要吐故纳新，有些人可以做领导工作，部长呀，司长呀，对外总还有个名字吧！但不一定参加权力机构，不一定是核心。外交部有一部分工作革委会不一定讨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领导小组要精干一些，把新的权力、机关显示出来，还在摸索当中。有的人不能做领导工作，还可以做别的工作。但不一定都在原岗位，中央各部我们没有筹划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为了下放，下放要有骨干，有的也要军代表带去。有些人有问题要搞清楚才能下放，把计划搞好后，抓一下机构改革，机构太多了越搞越大，越搞越多，六十多个部，事情就要走上另一端，就是精简，机构庞大，脱离群众，就产生官僚主义，就不能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就慢慢走向修正主义或者跟着滑下去。

国务院一元化领导，但总还要有个分工，从工业部门来说，交通部，铁路、水运合起来可以，一个部来管。石油、化工、煤炭应该是一个部来管，这样他就会考虑综合利用，特别是民用煤，没有充分利用，往空气冲跑了，采掘工业也没能合起来，不能只要一个金属，其它金属含量就不要了，这些都要考虑改革，各省、市也可以搞一搞看。教育系统，中央只要有方针政策就可以了，农村社搞，城市厂搞，要一个部干什么？实际上教育部、文化部，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停止工作，中小学，医疗、购销社、信用社都归社队、工厂管了，都是群众讨论出来的。我们要从实践中取得经验，加以总结推广，抓一个思想抓到底，中央企业下放到什么程度，中央管哪些，哪些属地方，上海能管，马上管起来，其它省、市看有什么问题，企业下放后，实行以块块为主、一九五八年下放过一批，后来又收回来，我们要有步骤地分期分批下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工业改变所有制问题，要看它各方面情况，不能先看机械化，半机械化，要因地制宜。有的可以国家所有制，但要慎重，不能一下子转一大批，使国家背包袱。比较复杂的改工资，劳保福利，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等级制还不可能完全取消，但不能扩大差别，不全部搞供给制。军队是否可以考虑供给制。又如现在下放劳动，也要抓一两个机关搞出经验来，是轮换还是不轮换，有一部分要落户。但有一点，不能浪费，我又得给你们外贸部提意见了，干部下放不去农村，而在北京办印刷厂，办工厂，这就不对了，这不是个好主意，自己给自己设障碍，这是个意见。

2、节约闹革命不多说了，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党的基本政策，社会主义要积累，不要浪费，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如一千三百万红卫兵来北京，主席接见，他们终身难忘，花了一些钱这是应该的。但到处搞塑像，做大像章就不必要，做主席像章是一件严肃郑重的政治任务，搞瓷像章很容易碎，搞碎了，人家还说你对主席不尊重。什么那么多教授都养着，这个数目很少，象上海有几个教授，清华也就是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他们是反动的学术权威，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文化革命对这些人不要搞得太挖苦了，人数不多，废物还可以利用。钱伟长原来是右派，搞力学的，他的年龄还不大，又愿意去劳动锻炼，可以用，有些人搞政治搞反动的，搞文艺是封资修那一套，要批判，还可以写点东西作参考，这些人每月一百多元钱，一年也不过一千多元钱，全国百十人也不过十万元，一个工厂搞个红海洋就花了四万元钱。全国工矿企业有十万个吧！（有人说大约有4万个）不对不对，不是那么一点。吴骏邦来了吧？全国有多少工矿企业？（答：可能十万个不到一点），哦，十万个工厂如每一个工厂浪费一万元是多少啦，而给他们一些工资是无产阶级政策，马克思提出，毛主席常说的，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就是要有这个气概。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搞定息，如果不给定息，是不是有那么多人愿意敲锣打鼓公私合营，毛主席当时就预料拿十年，整整十年，一九六七年就没有人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股金有二十二亿，按百分之五拿定息，就是一千多万元，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把他们赶到海外去，全国地、富、反、坏、右有三千五百万，加上城市资产阶级分子约五千万人，顶一个大国家，不能把他们赶到海外去，应该改造他们，给资本家定息，等于赎卖他们，能改造的还能做些事，给出路，不能改造的就养着，有的人还有用处。要说服工人阶级，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有这个气概。

3、综合利用。上海比其他各地做得好，协作好。鞍钢也不是不可以搞综合利用，就是不注意从综合利用想办法。炼钢，炼焦都有一系列可以综合利用的东西，鞍钢机械化很高，过去不考虑这个问题，烂铁堆里也能炼出几台机床，炉渣可以做水泥，搞综合利用，产值增加了，工人生活又改善了，国家又增加财富了，不好么？为什么不搞呢？上海就能搞嘛！造船工业，上海的船厂给上海市革委会领导，设备一定会利用得更好。不仅能造这样轮船，还可搞小型轮船，其他船，上海造船实行双重领导，军民两用，充分利用。

生产上的综合利用，就是为生产一些品种，利用下脚。厂大，不在乎，就叫浪费，一个

工厂要多生产几种产品，无穷的宝藏。五万多个企业就可以搞综合利用，只要国家、人民、备战需要，都要生产都要利用。

4、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讲过一段话，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我们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原子弹上天，赫鲁晓夫下台了，是一九六四年，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在一九〇五年就有个想法，不用落后的蒸汽机，现在的柴油机就更先进了，我们完全可以赶上去。有许多的尖端科学，发明创造，医学上也很多，只是没有很好提倡。

在二十年内，我们还会有许多新水平，新纪录。作计划要有这个气魄，依靠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统帅。上海替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同日本订的合同，上海工人阶级担起来，而且图纸还改进了，还有内地三线建设任务，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一道干，作出了不少贡献。

有些地方基础差一点，技术水平低一点，可以到上海去请教，联系。辽宁也是工业发达的，青岛、天津、武汉、重庆都可以搞出好东西来，熟练工人，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加以提倡，各地都能大显神通。

最后，一切都靠毛泽东思想，靠广大革命群众，林副主席讲吃透两头，这就是上靠毛泽东思想，下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这次计划会议，打破一些老框框。但破的还不够，恐怕还有不少框框没有打破，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还有一部分原来搞计划的，不会没有一点框框的。

把这个本本拿下去，作为一个靶子。(到各地去接触、了解情况也接受批评，一定要抓紧——以上删去)如果错了就批评一通，当然不可能都错。有的可以修改，加工补充。

临时计划小组，将来正式调整以后，到各地去接触，了解情况，也接受批评，一定要抓紧，一直抓下去。

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迎“九大”，迎二十大庆，加上准备打仗的口号，早打，大打，打仗是双方的事，它不发动，怎么打？但准备打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只要最高统帅一声号令，我们就把一切转向备战。

我们等了半个多月，但有很大的收获，毛主席最近讲的两个最高指示，一是准备打仗，二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

今天，又派 8341 部队开进北大，北大也是个有名的学校嘛！掀起一个准备打仗的新高潮，我的话讲完了。

(完)

**1092.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969 年 4 月 1 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八卷)

**1093.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 年 4 月 1 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八卷)

**1094.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接见大组召集人时的讲话(1969 年 4 月 5 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九卷)

**1095. 毛泽东和“九大”秘书处成员(原中央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讲话**

(1969 年 4 月 11 日)(见《系年录》第一四九卷)

**1096. \*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1969 年 4 月 13 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九卷)

**1097. \*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

(见《系年录》第一四九卷)

**1098. \*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1969年4月23日)**

(见《系年录》第一五〇卷)

**1099.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见《系年录》第一五〇卷)

**1100. 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70年4月18日)

同志们：

有些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还好。之所以好，首先就是纪登奎同志、郭玉峰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未开会前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调查工作，研究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了，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六厂二校做过典型的实践工作，这方面对我们的会议有很大的帮助，纪奎登同志与其他同志亲自到六厂二校去调查过、接触过。此外，也有同志们的努力，各地方交换的经验很多。

所以，这方面应当说，学习了主席著作，学习了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学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交换了各地方的经验，讨论了文件，思想上、理论上有所提高。

有些政策问题大家也交换了意见。政策问题，各地方是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单位，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也是不平衡的。

所以，任何经验，必须结合具体的单位，具体的地区、具体的环境来运用，不能硬套。有些问题咱们在会议上觉得可以了，但是在实践中间感到还存在着问题。对一个问题，总是象毛主席所讲的，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的提高，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发展。

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要抓这件事，但是负责同志抓的不够，这个批评完全对。

刚才我在汽车上又回想了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后，叛徒刘少奇、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我是没有去过的。人家不大高兴我去，我也不太高兴去。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上台，矛盾还没有暴露。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差不多，一般的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党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做组织工作的人，总是常常不做思想工作，常常把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割裂开。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经验的。一九二八年我做过江苏省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我又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我本身就是这样，做组织工作忙于组织事务，不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这件事不只是我，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的，当然不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做过党的组织工作。

由于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习惯，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两个问题，使我深刻的思想了很久很久。

一个问题，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过去我就没有想过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总是觉得组织上入了党，大概思想上也就入了党，否则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这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四个第一，思想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关系。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把思

想工作放在第一。你们读毛选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件事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启发，平常想，谁没有一点主观主义呢，怎么还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从前了解党性不纯就是不服从纪律，不好好工作，说怪话，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这是大家懂得的，但是，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首要表现，我就没有想过。

所以，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建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到思想工作方面去了，提高到政治方面去了，一直提高到哲学世界观方面去了。

主席的整风报告发表几十年了，但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不注意或者不十分注意思想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实行的。当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过去的整风，毛泽东思想直接为广大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那比以前还是大大的提高了，但是并不说已经完全解决了。

拿现在的全国整党工作来看，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事实，这是同志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整个的整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全国整党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的问题不少，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从思想上了解整党工作抓的还不够。

譬如说，从你们的文件中间来看，全党真正的学习党章，报纸上解释党章，党的刊物上介绍党章的文章，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从材料中间看，广东抓的比较紧，党章通过一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加以注意了。但是，从文章的本身来看，解释党章本身的很少，主要是讲的体会。

全国积极的拥护毛主席的整党“五十字”方针，在会议上大家都充分的讲了。但是，“五十字”方针到底怎样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我看你们简报上讲“五十字”方针的讨论也是各式各样的意见，这很好嘛！大家交换意见嘛！但是，由此可见，思想方面，解释工作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总而言之，提出一个问题，各地方整党头一条只是说要思想整党，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思想工作到底怎样做？并不是那样很具体。

譬如说，毛主席的“五十字”方针，各地方也好，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好，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拥护这个问题，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嘛。大家知道，一九六七年十月青海省的同志提出来，他们那里是不是可以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主席在这个电报请示上作了批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问题，对整党建党作了高度的概括。全国全党的同志注意它，学习它，研究它，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方针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强调得好象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只是从“五十字”方针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方针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这一点昨天陈伯达同志讲了，事先我们也交换了意见，不能把整个党的历史、把整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五十字”方针截然割裂，同志们学习、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毛泽东思想，整个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我们“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的第四段，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无论在民主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间，也无论在国际斗争中间，都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样的，是在同阶级敌人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同志们回顾一下，在民主革命中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开始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同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然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道路问题上进行了斗争，将来五卷出版的时候，更可以看的清楚了，然后又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作斗争，在农业问题上同邓子恢作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彭德怀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作斗争，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更加前进，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提高的过程，我们所以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取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包括组织上的建党的思想在内，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割裂开，似乎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因为党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的三十三个部分，起码大多数是关于建党的问题，哪里只有“五十字”的方针呢！如果把“五十字”方针同整个党的历史，同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割裂开，那就不会了解到“五十字”的建党方针，如果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就不会真正的了解毛主席的建党思想。

你们不是常拿《毛主席语录》吗？你们打开语录看一看，第一部分是讲共产党，第二部分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第十部分是讲党委领导，第十一部分是讲群众路线，第十二部分是讲政治工作，第十六部分是讲教育和训练，第十七部分是讲为人民服务，第十九部分是讲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三部分是讲调查研究，第二十四部分是讲纠正错误思想，第二十五部分是讲团结，第二十七部分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十八部分是讲共产党员，第二十九部分是讲干部、第三十三部分是讲学习，这些部分直接讲到党的问题，其它部分也涉及到党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五十字”方针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必须全部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不怪同志们。

另一方面，大家很重视“五十字”整党方针，但是到底“五十字”包含哪些问题，怎样认识、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六厂二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过一下。我说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我也给同志们讲过，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共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向党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不是可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的这么五十个字：“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概括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是，这个高度的概括，我刚才讲了，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我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一方面，不应当割断历史；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这样一个

先锋队的党，它必须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它是先进的部队。这一点在“五十字”中间没有明确提出来。有的同志说，到底哪个为重点，大概他还没有完全看懂。基本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很清楚，我们整党首先要从思想上整党，就是这个意思。“五十字”方针虽然没有讲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武装，但是毛主席用先锋队组织表达了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没有写，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什么先进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在党的工作方面不重视思想性的问题，不着重思想第一。大家很清楚，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多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长期的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一切修正主义以及“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也不可能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思想入党。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可以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这种先进分子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就是你们讲的“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先进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进行阶级斗争，敢于英雄的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的阶级基础。

在整党中间，有些地方不是犯了错误吗？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的问题。在座的同志你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各式各样的那些所谓造反派领导整党的问题。有些领导同志、老共产党员也一时糊涂，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同志们要问，我们整党不是要实行群众路线吗？又说实行群众路线，又说不要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这如何理解呢？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党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群众的尾巴，极“左”思潮的人可以走到否认党的领导，所有这些思想在整党中间都应该肃清。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产生了一个“二月逆流”吗！“二月逆流”时，谭震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谬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只讲群众路线不要党的领导，他说这叫作形而上学。可笑得很，他大概也不晓得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把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二月逆流”的干将们否定了党的领导，当时我们反驳谭震林你把毛主席摆在哪里去了？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揭露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党组织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个辩证关系。要领导群众，就要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整党是开门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所以，要进一步理解怎样叫作“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党，而是党领导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广大群众才能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没有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阶级基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即使进行了也是要失败的。古巴的格瓦拉不是说他在那时进行阶级斗争吗，结果怎样呢？我刚才讲的这一条，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黑《修养》讲的，黑《修养》只是讲“修养”，不进行阶级斗争，党必须在阶级斗

争中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一个“朝气蓬勃”，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作“驯服工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先进分子入党，有了广大革命群众，一方面领导他们，一方面又要向他们学习，依靠他们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就成为一个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党，在苏联来说就是列宁的党，在中国来说就是毛泽东的党。

所以，对“五十字”的理解，一方面不要割断联系，另一方面不要当作笼统的一个口号，要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指示是一个整体。伯达同志昨天晚上不是念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吗，毛主席在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里也是讲的“先锋队”，关于“先锋队”的问题，毛主席也不只是在一九六七年才提出来的。毛主席接着说：“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可以和它联系起来。

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接班人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啊！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嘛！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不能不求甚解。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我说，大家重视“五十字”方针是对的，但是，第一，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要割断历史；第二，不要不求甚解，当作口号，要作具体分析；另外，要下一点工夫，我们的思想才能统一起来。这是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由于我们工作做的不够，所以各地方也好，我们这次会议也好，对于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比如，我刚才说了，现在报纸上解释党章的文章，都是一些体会感想等等。对于党章本身的解释，我们没有作，《红旗》杂志也没有作，你们也没有作，在会议上也没有专门讨论。党章总纲中很多问题需要解释，比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什么说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这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学习具体政策是对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因为注意具体政策而放松了对于整个党章的学习。

最近，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人》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的批判、诬蔑我们的党章，这说明我们的党章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

所以在党章的问题上，我们同党内外隐蔽的敌人，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是拥护党章，还是反对党章，还是对党章表示漠不关心，这都是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指示我们，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做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

的讨论和修改，并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据我知道，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下面的意见，送到中央来的一共一百二十六份。从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到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整整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从下而上来修改党章，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敢于打破迷信，敢于修改党章，敢于负责，有的还搞的不错。应当说现在的党章，一方面是根据了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总而言之，整个的过程是经过了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几次反复讨论，一九六八年集中到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的意见写成了党章草案，然后再发下去讨论，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的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党章(草案)提到“九大”。“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这样通过修改党章，就实现了广泛的有领导的党内的民主，这种民主生活，可以说在党内以及在外国党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民主。

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党章，把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对党的责任心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动脑筋，反对刘少奇“八大”搞的那个党章，共同拟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把“八大”的六十几条变成十二条。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说要通俗易懂。这个党章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我们修改中间，参照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党章——共产党法规，也参照了列宁一九零三年起草的那一个党章。我们去掉了形式繁琐的东西，把精华吸收到我们的党章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党章呢？我没有和同志们正式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指针。

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在一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说法，说“七大”的党章是叛徒刘少奇搞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一个修改党章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刘少奇作头子，但是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写在党章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反对王明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彭德怀投降主义，反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中间反映到党章修改委员会里面，写上了毛主席的思想。刘少奇招摇撞骗，说是他起草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然同志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的时候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在当时延安整风那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情况下，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是全党的要求，叛徒刘少奇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一到进城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他同一些叛徒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抵触了。毛泽东思想是要逐渐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他们就用许多借口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

“九大”的新党章首先一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也表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七大”写上了，“八大”取消了，“九大”再写上，不仅写上了，而且通过总纲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概括。

同志们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总纲的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党是干什么的呢？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段：“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说的阶级基础。(注：有的人记的是：这是说的党的组织。)

第四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七大”的时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大大的提高了。

第五段：“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的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顺序是党的性质、党的目的、党的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基础、党的领袖，最后讲我们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觉得，“九大”的党章，对于主席的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比较好的。第八段是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拿我本人来讲，过去并不是那么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讲，叫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知道所谓“过渡阶段”在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从一个社会发展到另一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两个阶段之间，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氏族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但是过去人们不了解，所谓“过渡阶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一个过渡。不晓得同志们是怎样想的，老同志们你们想想，过去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总是比较短吧！列宁讲过，就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你们去翻一翻《国家与革命》，总是觉得阶段比较短，很快可以到共产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一个时候说，他们已经进到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修正主义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总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所谓“历史阶段”是历史范畴的阶段，就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一个叫“相当长”，一个叫“历史阶段”，这里面起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纠正了一种混乱思想。共产党员总是希望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但是主席经常讲，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几十年而是一百年到几百年。所以，这句话值得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下面接着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完全解决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当权的党，现在不是那么迫切，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清楚，甚至于不赞成。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你们找一找过去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的“土改大纲”，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是从经济上、从剥削地位上划分嘛！主要是从经济范畴上划分阶级这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还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的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苏联为什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威

胁，还不那么明显，昨天晚上你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了。的确存在着这么个危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你们开了一个月的会，这句话不一定完全都弄清楚了。你们提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九大”谈过，实际上所谓不断革命就是继续革命。这是翻译名词不同。

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这个问题就大了，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论，列宁讲过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中国的瞿秋白、陈独秀也讲过不断革命论。党章上所讲的“只能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里面包括几个含义，我简单说一下。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大家看到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上的名词运用不同，就发生疑问，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一个名词，两种翻译方法。大家不必在这上面多费时间了。这两个词为什么不统一呢？因为在马列主义史上经常用的是不断革命这个名词，所以主席同意用这个名词。

关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一八五零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以及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上，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问题。所谓不断革命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列宁在一九零五年《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同毛主席讲的问题，有所不同。马克思、列宁讲的不断革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断的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继续革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一下在党章上怎样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准确的说，应当是“这些矛盾只能靠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毛主席很谦虚，勾掉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这几个字。要了解为什么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不是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而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阶段。所以，这方面是个很重大的发展。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与马克思、列宁所讲的阶段不同；第二，毛主席讲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

这方面同志们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件中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社会阶段，反映了物质的变化。不应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意思就是不能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定不断革命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阶段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所以，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是真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继续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党章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不但是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且找到了革命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说党章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明确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章的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章上讲了。“林彪同志

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地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现在苏修特别攻击我们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部队的同志在整党中间特别要深刻的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党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从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过去马列主义书籍上都没有或讲的很少，只有毛主席解决了。在苏联，托洛茨基也歪曲过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农民的命，反对工农联盟，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还要专政，这同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不断革命是根本对立的，是反革命的。中国托洛斯基陈独秀，曾经一个时期宣传过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他也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定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曾经利用“左”的面目，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一次革命论”。他否定革命阶段论，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统一论者，“左”倾冒险主义者瞿秋白就主张一次革命不分阶段，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混在一起。他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了“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从陈独秀到叛徒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熟悉的叛徒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就是所谓要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所批评的停顿在民主革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叛徒刘少奇恰恰就是这样东西。所以，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最后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有伟大的功绩，我们党章上规定这一点，这是我们党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党章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章的第三特点。

第四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党章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政治目的，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明确的规定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明确的提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整党建党，整顿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任务。这里特别提到，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一点，在我们觉得是应当写的，苏修觉得是大坏事，戳痛了他。他反对苏修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反修，如果不反修就违犯党章。所以他们现在很恼火，又不敢明确的讲。今年四月十三日苏修《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与叛徒王明有关系。这篇文章首先说，对我们的“九大”他不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把反对修正主义写在我们党章上，他还能熟视无睹！他攻击我们党章说，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个党纲。我们历来认为，我们的总纲基本上代替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我们党没有这样一个修正主义党纲，没有象苏修“二十大”那样的党纲。他说，党纲是要规定党的性质，是要明确的有科学根据的阐明党争取什么和为什么而斗争。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党纲规定了他的“全民党”这样的性质，他虽然现在不敢讲，但是从这一篇文章证明，他还是

要按照这个性质来指导他的党。他的党纲规定是“全民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后说，我们有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现在才开“九大”。的确我们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根据我们的党章规定五年开一次，那么五六年就要开“八大”，六一年就要开“九大”，六六年就要开“十大”，那么我们现在拖了两次，好象这样不符合党章规定。我们同兄弟党的同志说，假如六一年开“九大”，那个时候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发现，我们就要同叛徒一道开“九大”；六六年要开“十大”，刘少奇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进行，我们还要继续同叛徒集团一道开，而且可能选出他们作中央委员。我说，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这些叛徒清出去后晚点开好，还是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他们说，还是晚开好。开代表大会，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

然后他又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党章是残缺不全的。从篇幅上看，比我们“八大”党章起码短一半，这恰恰是我们党章的好处。毛主席讲，要使工人、农民都看得明白，要通俗易懂。

他们说我们的党章反对苏修。可是这些叛徒也软弱得很，我们的党章，明确的提出来，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不敢引用我们的全文，他只说，我们党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把“苏修为首”的几字去掉了。下边他自己又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解释，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说的苏联。我们党章上说，要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问我们，那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谁呢？他们诬蔑这些人都是变节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把一些“健康力量”都吐掉了。他们所谓的“健康力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叛徒。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他们的叛徒。所以，他们再三的讲，我们把他当做了头号敌人，把反对苏修从党章上固定下来。这说明苏修是惧怕我们这个党章的，惧怕我们的党章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而我们党章上写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反修搞在一道，就是说反帝必须反修。这是党章的第四个特点，明确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党章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这是根据毛主席说的，要简明扼要，适合于工农兵劳动群众的要求，要去掉形式主义东西，去掉繁琐的条文，突出政治。所以，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就是《共产党法规》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规》是突出政治的，这是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在它的党章上，头一条即明确的提出来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党章，也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一九零五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到一个组织中去工作，党不是一个俱乐部，党员必须是做工作的。这个党章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不是以后那样发展到一百几十条。我们的新党章吸收了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所制定的党章的长处，同时也吸收了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比较简明扼要的长处，避免那些繁琐条文。同志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五十字”方针，在总纲上；也包含了接班人五条，写在第二章上。所以，党章基本上概括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时，也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党建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通过党章记载下来了。我们现在整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搞坏了，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胜利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党整得更好，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成了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世界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赞成伯达同志的提议，要好好的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五十字”方针和新党章好好地来一次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同志们还提出了青年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章里已有规定，青年团还是要的。但

青年团现在还没有进行工作，个别地开始了。军队原来是有的，而且军队青年团的工作起很大的作用。青年团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军队的同志提出好的意见来。

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这次会议没有办法议论，经验总结得太少了。恐怕你们回到各个地方，要总结一些经验，要交流经验，去摸点典型，调查研究，弄点材料，把材料弄好，把经验搞好了，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团章还未改，这个方针定了就容易了。青年人很有积极性，发动每一个青年人来修改团章嘛。

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同志们提出来的整党建党工作要实行毛主席那一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从斗、批、改来说，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共产党，什么事情都办不成。部队也有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汽车司机同志，到了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工作。我还有个警卫员同志到了北大哲学系，平时看这个同志政治也不那么高，有点散漫的样子，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还领导哲学系呢！不但领导哲学系，北京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冯友兰哲学教授、资产阶级权威吗？他还领导冯友兰学习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的确不但把刘少奇叛徒集团清除出去，而且使新的干部得到锻炼，涌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应当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 1101. 上海理工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年7月21日)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繁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材料，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做，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人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

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有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老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紧：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拼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的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〇”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〇”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〇”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得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〇”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姚文元：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

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为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〇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拼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起来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

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

学制问题，单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

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最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红旗》杂志 1970 年第 8 期)

## 1102. 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sup>①</sup>

(1972 年 7 月 23 日)

<sup>①</sup> 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批语。

把周培源<sup>①</sup>同志来信和我的批语及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附]：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志对周培源同志谈话中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七月二十日，周培源同志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 1103. 江青谈宋江 (1973年2月22日)

江青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同中联部、外交部、对外友协的一些同志的谈话中美化宋江，现将这次她的谈话摘录于后。

《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宋史》上《侯蒙传》就有关于宋江的记载。

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宋江等农民起义的领袖。对宋江首先应加以肯定，然后再分析他的阶级出身所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在封建社会中，官逼民反，宋江被逼上梁山后，领导起义，同封建统治阶级坚决斗争，起了很大

<sup>①</sup> 周培源：一九〇二年生，江苏宜兴人，物理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作用。这些积极方面，应充分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应看到宋江由于出身于地主阶级，有阶级的局限性和动摇性。他有一种正统观念，认为不能反皇帝，以至对皇帝的招安抱有幻想，认为可以戴罪立功，可以不犯法。宋江上梁山，不是轻易上去的。在杀阎婆惜(他杀惜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后，他起初宁愿被刺配到江州，也不愿上梁山。后来统治阶级要判处他死刑，他才下决心上山。林冲也是如此，他被迫害充军后，由于高俅派陆谦火烧草料场，谋害他的性命，他才被逼上梁山。在这一点上，李逵、鲁智深和武松等人不一样，他们是反对招安的。李逵的性格不象宋江那样复杂，他心直口快，坚决反对招安。《水浒传》的一百二十回本中谈到李逵反招安，要造反。但由于他对宋江死也要跟着，所以宋江接受招安，他只好接受。

对宋江接受招安，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当时，宋朝受辽、金等外寇入侵，需要抵御外敌。宋江接受招安，虽然反映了他的动摇性，但不能因此说他是两面派人物。金圣叹对宋江采取了憎恨仇视的态度。他的节本损害了宋江的形象，而且还加卢俊义的一场恶梦，说梁山泊的英雄全被杀了。李希凡不就同意金圣叹的本子。还有一出戏叫《白沙滩》，是续《水浒》，但写的不象样子。

解放以前，描写宋江的好戏不多，《浔阳楼》应该是一出好戏，宋江在那里吟反诗，抒发了自己的反抗情绪，但一直没有排出好戏。

《水浒》这部书写农民起义，但只讲建立一个政权，即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乌托邦的幻想，但也不完全是幻想，《宋史》上有。

我们不能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有历史的局限性，在这方面《水浒传》七十回本把后边的删掉了，反而看不出农民运动的全貌。他们有些人就向统治阶级投降了。如宋景诗，他一生与地主斗，但以后被迫投降了。这一点不必回避。回避这个问题就违背历史。

#### 1104. 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核对)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由总理主持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中直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出席了大会。下面是会上的讲话内容(根据出席大会的个别同志笔记整理的大意，未经核对和审阅)。

总理：现在开会。请王洪文同志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段。

(王洪文同志指挥全场齐唱)

总理：今天开中直和国家机关各直属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关于批林批孔，中央发了两个通知。一个是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已经发了。还有一个第二号文件，补充通知，正在印。军委昨天已经开会了。我们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落后了一步，要赶上来。

去年“十大”后，科教组迟群同志传达了批孔准备工作，动员批孔，联系批林，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华、北大很早就开始了批孔。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同志进行了指导帮助，以后就形成了七四年第一号文件附的材料，分成八个题目，指出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是搞分裂的。这份材料得到主席的称赞。年初，王洪文同志、江青同志写了报告给主席，报告这么说：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转发各省市……供批林批孔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可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

主席看了，批了：“同意转发”。根据这个，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起草的比较早了，是十三、四号。因为忙别的事，耽误了，本来还可以早一点发，我有责任。

现在念一下两个通知。(两个通知略)

中央发文件的过程中，江青同志很注意抓这个问题，首先在《解放军报》一月七日内参上发现二十军防化连批孔的反映，说批孔批不下去，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说文章太长太深，不好懂，需要通俗一些的。正好看到北大、清华编的这个材料(江青：还有孔子杀少正卯的，赵纪彬教授搞的。我看了两遍，用了工具书，还没有怎么看懂。暂时不作为学习材料发了，但是写批判文章的同志可以参考。他是很用了功夫的。不能抹杀他的功劳。)江青同志就写了一封信，交谢静宜、迟群同志转二十军防化连。

现在念一念江青同志的信：“防化连全体同志：当我看到《解放军报》“内参”登的你们谈到有些同志在批孔上遇到了困难，有些文章看不懂时，正好我收到北大、清华送来《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我认为这对你们会有帮助。现请谢静宜、迟群同志给你们送上二百份，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他们转告我。江青一月十三日。”

附：“五四”以来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复古言论摘录	一份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一份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一份
读柳宗元《封建论》	一份

这封信，谢静宜、迟群同志赶到防化连去传达了。防化连同志来信感谢江青同志。

第二封信，跟着江青同志又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同志写了一封信：“据说空军对批林批孔遇到了一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去《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一百本(苏是空军的机要人员，‘九一三’以前是受压的，‘九一三’以后才起来的)，可以有助于你们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指战员有什么意见请转告我。江青。一月十三日。”

苏元勋同志本来今天要来的，因为约好了开座谈会，没有来。他是谢静宜同志的爱人，我们叫他小苏，他文化革命中受压，斗争是坚决的。马宁和傅传作同志确定在三十四师试点传达。

第三封信，江青同志给国务院文化组吴德同志的信：“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代表我，问你们春节好。此外送去北大、清华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二百份，供参考，份数不够，可以翻印。希望文化组能把批林批孔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江青。一月二十三日”

第四封信，江青同志给军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信：“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她(他)已下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

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相信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

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军委接到信后，昨天就开了这个会。我得到这个消息，就建议中央机关开今天这个会。

第五封，江青同志给苏振华同志的信：“请谢静宜、迟群同志到海军司令部试点，并先送上北大、清华材料，其它材料再送。江青一月二十三日。”

现在海军已经作了动员。

第六封，江青同志给外交部一封信，还没发出。(江青：昨天外交部有外事活动，没送去)信转到我手上了，我已经转给仲曦东同志了。念一下：“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批林批孔发展得更好一些，特请谢静宜、迟群同志去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另外送上材料……各二十本。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取得更大胜利。”信是二十四日凌晨收到的。

此外还有没有信的，江青同志还亲自做了试点，在三十八军警卫一师和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的一个直属单位。(江青：三十八军的试点是我派人去搞的)现在已纷纷收到各地批林批孔学习班的简报，已经发动起来了。同时，新华社驻解放军的分社、《人民日报》也反映了情况，相信运动会推动下去的。我们已落后了一步，今天是补课，还是请谢静宜、迟群同志来动员，我也请了政治局在京的同志都来参加。现在请迟群同志讲话。

迟群：江青同志给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有三条，下去以后，一个我们是送信、送材料，当通讯员；第二就是去学习；第三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带回来汇报。我们下去座谈和了解一些情况，许多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来，当场有的时候我们临时作点准备，临时来回答，但是今天一下子开这么个大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了。刚才总理的讲话，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抓大事的重要。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抓大事，抓路线，如何理解抓大事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抓大事，所以中央给我们作了榜样，我自己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因为在这一点，在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问题都很多，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很好地赶上来的。刚才总理念的这个材料，就是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中[74]1号文件，这个材料的产生过程，简单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似是而非。

谢静宜：也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提议，我们……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

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特别是在一些带有原则性的一些提法，作了一些指示。

谢静宜：看得很细，给我们作了指示，(把)我们叫去之后，讲了，肯定了这个材料比上次内容丰富多了，但是编得还比较乱，就是要分类，要通俗易懂，为工农兵着想，应该还编上一个简释出来，这样以便大家好理解。还给我们指出，有些地方不够准确，所以要查，要核实。那就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天马行空”，我们只查到了汉，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查到了唐，今后还要查。这样，我们遵照这个指示，以后，我们又回去研究了。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改动了，待会儿，卡片的问题，迟群同志还补充，所以后来又写了解释，包括前言怎么写，封面怎么写，都指的很细的，内容更是如此，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我和迟群同志在下边讲的时候，感到江青同志象抓样板戏一样这么认真啊。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抓了好多年了，但是专案工作江青同志也是有几年的经验了。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但是由于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水平是有限的，很低呀，学习也不够，还有很多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再修改。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准备看第三篇。现在第三篇也出来了。

江青：我插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缺点，忘了通知写作班子的同志来，我道歉。

迟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到这个事。

谢静宜：现在已经通知了。

迟群：通知了，现在可能来的要晚一些。

谢静宜：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同志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迟群：这个材料的编写过程，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江青同志是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这不是教授了，是个讲师了，还有我们提出来的，江青同志同意了的，象清华的石国洪，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读了。一共有那么三、四十人。此外，就是为了搞这个材料，我们一些工人同志，就是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两校它是应该的了，它是印刷厂了，随叫随到，有的是昼夜地干，有时因为为了审查清样，要求都比较严格的了。

江青：我的材料是这两个学校昼夜赶出来的。这两个学校的印刷厂，后来是《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昼夜赶出来的。春节没有按照旧习惯过，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要感谢这些印刷工

人。

迟群：还有新华印刷厂，也是春节期间，是大年三十都一个一个找来的，一要就是很多的，其中还有个别的，任务不太重了。但是科教组的这个印刷厂也参加了的。这些同志休息的很少。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水平所限，对于一些指示的精神理解不够，所以不妥当的地方是会有的，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必将使这份材料逐步地完善起来。另外，据江青同志说，《人民日报》的鲁瑛同志也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工作的。再一点，汇报一下，我们和谢静宜同志带着江青同志的那个信和材料。

江青：还有党校的班子。……

迟群：那二十军的防化连去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一下。那个材料，当时批的那个材料，都是反映了这个连队它对批孔这方面一些模糊认识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谢静宜：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个事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谈了。

迟群：这是到的这个军，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当时那个群众的心情哪，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一个连队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批林批孔，中央领导同志都这样的关心，而且派专人来送信，送材料，特别是亲自给我们写信。他们谈到，这真是雪里送炭，那时正好是他们在研究批孔问题，是及时雨，是对部队批林批孔的很大推动。当时他们在座谈当中都说，林彪一伙和孔孟一样，他们根本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们的中央的首长，时刻都想念着，想着我们战士，关心我们的成长。所以当天，(那连队九点熄灯)后来我们快十二点了，我们去看了一下子，都没有睡觉，大家因为都在看材料，都觉得非常好，很兴奋，有的在写决心，表决心了，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座谈当中，使我们也很受教育。就是说，战士们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许多问题不象我们有些人反映的那样，好象那么样的愚昧无知，好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那些个权威们，才能够去批。他们很概括的，很简练的说清楚了一个问题，说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个人是一样的。很简单。而且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是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所以大家的认识，谈的一些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军里头一些领导同志了。这件事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高级干部，一个领导者，怎么样经常地议政，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怎样来议政，怎样抓大事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谈到怎样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说问题就在我们鼻子底下，但是我们无动于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还发现了我们一个连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大事。我们却不敏感，说明不深入，政治上缺乏敏感，作风上不深入。他们的这样一些自我批评，这样一些认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当即说是我们马上就改，当即就把信的精神和材料，关于批林批孔的问题，当天就发了电报，噢，第二天就发电到各师，传达到团，到基层。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有关领导同志，也到了二十军，也在整个军区来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对这个材料编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搜集意见么，有什么意见，有什

么要求，战士们能不能看懂，我们调查了九个班，九个班七十九个人，绝大多数的是初中以下，初中以下的，或者说高小的占多数，初中以上的占少数，初小的文盲的占少数。那么这七十九个人有七十一个人，他们粗看了那么一次到两次，他们就说可以懂，而且可以批得起来，那非常之好。因为过去光说是批林，还得批孔，说是林彪到底有些什么孔孟的语言，找不到，这个材料非常直接，非常好，孔老二怎么讲的，林彪怎么讲的，林彪有些直接的语言、间接的语言，一下子就给了我们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靶子。七十九只有八个人，看了以后觉得难懂，看不懂，但是后来呢，各种程度的同志搁在一起，他们一边看，一边议，就是一个班的战士，他们互相这么议论，也能够批得起来了，能够领会这个材料里边所说的意思。所以他们最后在看到材料，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刚开始他们粗看了那么几次，议了几次，他们就谈了自己的体会了，他们说确实是批孔是批林的继续和深入，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位班长，八班的班长，他说：“批林必须批孔，锄草必须刨根。批林不批孔，流毒难肃清，所以我们一定把要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当批林批孔的闯将，要作批林批孔的尖刀子，用实际行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谈的，我们认为谈得都比较好。因为时间关系，简单把这个点上的情况，因为这个点在陆陆续续地还要往上报了。当时，材料里讲的是高中了，好象只有高中生他们能看得懂，就是能够才能批孔，就是初小的呀，什么文盲，现在所谓文盲，我们到连队了解，就是说入伍的时候是文盲，现在已经都能够写家信了，恰恰这些同志呢，是可以看得懂的，可以批得起来的。

谢静宜：人家批得也很好，不见得比那个高中生就批得差，而且我们听到了，就是一个初小的，还有一个文盲，就在当场我们认为他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认识得很深。

迟群：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要批孔，就是说，批林同批孔的关系，这个因为给我们谈了很多，因为有些意思，我们丢三拉四，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简单谈那么几点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的话要说了，因为主席对这个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从《新民主主义论》里头，那里头有很多批孔的指示的，以及以后组织的，解放以后组织的几次批判《武训传》哪，什么《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问题，批胡风等等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在去年的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来批孔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孔子，他所顽固推行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是孔子，他是生活在春秋的末期，也就是说在奴隶制的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孔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他的政治路线，他的理想就是要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一辈子，他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了，结果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了，淘汰了。孔子是两千多年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被称作所谓圣人，封建地主阶级在孔子的时代，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本来它是孔孟所反对的，可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以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也就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外一种剥削制度，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一个阶级斗争的规律，证明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的去革命。他们就要反对变革了，他们就要强化和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随着这种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同孔孟所主张的复古倒退、反对变革，维护和挽救旧制度的思想路线的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汉朝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些改造和发挥。这样，就使孔孟之道成为两千多年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段话是主席同斯特朗的谈话的那个题解里头有一段话，是主席解放以后讲的，就是说是五八年武昌会议上讲的，但是在四卷的同斯特朗谈话的题解当中写上的。主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这些剥削阶级，他

们为了拼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镇压人民，它们就要大力地吹捧同它们思想体系一致的孔孟之道，推行反革命的路线，孔孟的政治路线。那么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张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他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的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人民革命，所以孔孟之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三座大山的一个精神支柱。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很多。这样一个阶级斗争规律，在我们党内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具体的阶级内容，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头专门提到这段话，点出了历次的机会主义头子，譬如说，陈独秀就有这样的话，说孔教之今化，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所谓共产党人，这是孔教，孔子那一套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怎么搞共产主义呢？并且说，孔孟是优秀分子，恨不得发展他们入党了，孔子有没有价值呢？他说，我敢肯定说，有。王明讲什么呢？王明称，忠、孝、仁、勇、礼、义、廉、耻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苏修那里头骂我们，写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文章，最近他还写文章吹捧孔子为堂堂夫子，宣扬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忠恕之道、仁爱等等。刘少奇他在二五年从那个，他就是自首叛变以后，他出来以后，军阀还给了他“四书”，带着这“四书”，爬出了狗洞。五一年他到曲阜去朝圣。六二年又修改他的黑《修养》，推行孔孟之道，他说，孔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要祭祀他。不光他自个要，还要叫人民政府、全国人民来朝圣孔子。林彪是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在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同志要是在会上给大家说那么几段，我们自己理解的水平不够了，先说这么几段。这个材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贼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里头有一个对比，林彪和叶群有这么一些个话，就是他们写的条幅，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年十月”，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这一个条幅挂在林彪的卧室里。就在同一天，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条幅，赠给了反革命分子叶群，这就两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号，又写了一条，就是，这是反革命分子叶群写的了，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育容同志”，育容就是林贼。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一号，还有一条，是林贼又赠给反革命分子叶群的，是“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多了个“唯此”两字，“育容书赠宣敬”，宣敬就是反革命分子叶群。“于苏州”。这就是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两个家伙连续地写下了四条。孔子他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制自己，克己复礼呀，使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符合于周礼。他所讲的周礼就是讲的西周，因为西周是奴隶制最兴旺的时期，就是说典型的奴隶制，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关于仁，在这个名词注释里头讲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要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把它翻译过来，什么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呢？他们互相赠送这样的条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头等大事就是叫作复辟。在现在来讲，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它并不是要复那个周礼，那一套东西，而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特别是值得注意，当时的背景是，我党召开了“九大”之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里头搞的。还有一条，就是材料里边，二十四页里边所谓讲绝了的问题。他们在黑笔记里头，有这么一段，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果大则显，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例，绝则错，什么例子呢，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赫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反革命分子叶群她亲笔的笔记，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之间的。)象他对比之话，《孟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是“仲尼”，讲的是孔子了，“不为已甚者。”就是说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不做绝了，是一样的，那么对于林彪他所讲的绝，我们也得给他加以翻译。他所谓的大胆肯定必有恶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革命，不能够造反，不能够反潮流，要这样做那就必然有恶果，这就叫反

对革命，就是反革命。他讲“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是谁呢？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家都知道的贝利绍娃，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一个特务，他支持的是什么人呢？支持的是苏修的特务。说“对赫骂绝了”，对赫鲁晓夫骂绝了，怎么骂绝了呢？当时赫鲁晓夫他们到我们国家里来，搞什么呢？说是要提出来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他们的阴谋是要控制我们。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现在的事实、别的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这个问题了。当时我们主席说，我们自己搞。因为他们要想搞合股一个公司，实际要控制我们，主席说我们要自己搞。他们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合起来搞，就是要控制我们，主席说，要搞，我们不要了。你不是要搞什么共同舰队吗，要搞我们一些个沿海，要控制我们整个沿海。搞长波电台，主席说我们不要了，上山么。同志们，知道上山是什么意思吗？主席当时讲的上山，就是要上山打游击，要揍他。所以林贼在这时说，骂绝了，对赫骂绝了，实际是上什么呢？是我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要控制我们，要颠覆我们。我们主席顶了他，同他们斗了，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党不变颜色。“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就是对王明，王明他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后来从苏联回来，又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主席领导全党同他进行了坚定的斗争，清算了他这条错误的路线，保证我们党沿着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使我们取得了胜利。什么叫乱了套了呢？说明林贼完全是站在王明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一个立场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对于大公做绝了”，大公就是苏修，就是他那个俄罗斯。什么做绝了呢？他们把专家撤退了，把我们那一些个项目工程搞了半截，他们就甩手走开了，甚至于把一些个图纸都拿走了，他们这样的整我们，想卡我们，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搞得更好更快。所以，他这些黑笔记里讲得做绝了，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主席，反对我们主席的路线，反对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立场上说的。

江青：也反对全国人民噢。

迟群：反对全国人民。

江青：也卖国嘛。

迟群：还有材料上林贼有一句话，是六〇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叫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里正好对比着子曰，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礼之用”就讲的周礼。“礼之用，和为贵”，林贼讲的两斗皆仇，这完全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混水摸鱼，他骗人的，他分裂我们革命的队伍。所谓斗，我们有两种性质，一个同阶级敌人斗，一个还有我们队伍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斗争问题，这样一斗就是仇，仇人了，敌人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是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分裂了我们一些革命的队伍，所以我们且不要上他的当，被他分裂了的地方，我们要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两和皆友”恰恰刻画出这一个右倾投降分子的一个面孔，他要谋害我们主席，要谋害我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砍我们的头，那里还有和呢？完全是骗人。后边一句话也是给他作了注解的，说“勉从虎穴暂栖身”，后边的话就不读了，这是抄录了《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

江青：后边应该说，这一首诗呀，他用了，恰恰是刻画他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你得都读，因为到会的同志没有拿到这个。

迟群：“勉从虎空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二十七页第六个问题。“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一个条幅。

姚文元：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自我暴露他怎么搞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除了改了一个字之外，这两句话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

迟群：刚才文元同志讲，就是他后面那两句，特别后边那两句他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除了改了两个字，因为这个暂栖身，原来那个《三国演义》上叫“趋身”，就是趋向的趋，“暂趋身”，他把个“趋”字改了个“栖”，栖就是住的意思。两栖动物那个栖。

江青：这一段要文元同志解释。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迟群：那就可以了，我就不解释了。文件里因为里边还有很多就不多说。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个时候就是搞《“571工程”纪要》的时候，《“571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江青：七〇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林贼呢，他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四书五经他也没有看，但是为了他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的这条路线，所以他就找了一伙子人，为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的卡片。这卡片上他们还有一些记号，批了一些话。

江青：我补充一句。主席说，才不要迷信他什么读了什么什么孔孟的书，他才不读书呐。这个话原文就在这个地方。哎，林彪是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是我们主席讲的。

迟群：当时江青同志叫我们去了，又到了林贼的黑窝去，我们去翻箱倒柜，查出了一些东西。首先看到有一层楼，就是他找了一伙子人专给他搜集这些卡片，搞阴谋诡计的那些东西的一层楼。我们看到了一个房间有四十七盒子卡片，其中搜罗了不少古今中外反动腐朽的一些东西，有些卡片是林彪、叶群他们批批划划，放了许多毒，极其恶毒。他们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譬如说他们就在一些卡片上写，“两发法是思想水平低”，他们宣扬世界上一切等于一锅粥。屁也不懂，这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他是为了搞阴谋的。他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他们利用历史来反党，进行阴谋活动。譬如说，他抄录了德国俾斯麦的反动言行，德国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头子了，一个首相了，所谓基辛格所崇拜的一个德国首相了。他挖空心思地研究剥削阶级统治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怎么上的台，怎么下的台。他利用语言文学，来进行反党活动，等等。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事情都使人很吃惊的。

江青：我想提几条给同志们，很简单了。林彪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吗？他有这样的话，一九六六年，“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孔孟呢，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必有王者，就是说出一个人材了。“其间必有名世者”，就是出名在世界上。这是他们的罪证。我们的主席怎么批他这一段呢？这说得过分了嘛，根本没有天才。这个我不讲，就是说他说得过分这一点，我来补充一下，我所听到的，可能不完整，和主席的意见，全世界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而十九世纪就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不是几个世纪吗？而且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了一个，为什么这么自卑感呢？中国就在二十世纪初吧，还出现了孙中山嘛，主席举了，还有洪秀全嘛。洪秀全，同志们知道吧？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个还举了几个，我一下子都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他这个他这几句反革命的话，对中国

人说是踏到地上，外国人他也说的不对，几百年，中国要几千年，因为中国人讲我们是东亚病夫嘛，过去，帝国主义，他接过来。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因为许多同志们还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外呢，林彪的这个政治纲领啊。除了设主席以外，就是天才论了。他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文件上发了，孔孟怎么说呢？孔孟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就是说没有君子，就不能统治咱们的劳动人民，而没有劳动人民呢，就没有人养他那些鬼君子。这就是他们一个鼻孔通气。我们这儿，他们可能没有准备，我就提一下。

迟群：这些卡片中有一些个目录上面写的“上下关系”、“干部政策”、“追求真理”、“有勇有谋”、“辩证法”、“唯物论”等等。原先我们认为这后边都是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主席的一些话，结果一翻呢，下面都是子曰。他的干部政策也是子曰，辩证法，唯物论也是子曰。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一句，“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也写到这就是辩证法。还有他的所谓唯物论，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就是唯物论，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了。

江青：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不足，我要再说一下，林彪啊，对秦始皇，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孟呢，“秦……重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这是董仲舒的啊，就是汉朝的那个天下一孔孟，这个家伙。那么我们的主席怎么样驳林彪呢？我们的主席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这个大概因为还在档案馆了，是为了搞专案才弄出来的。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的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现在苏修、美帝大骂我们批孔啊，蒋介石最近他们又祭孔了，还有香港的教授抗议呀，说我们批了他的老祖宗啦。我们的主席是有这样的气慨的，实质上我们的主席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当时骑在人民头上的民愤甚大的、有血债累累的，你要不杀，群众起不来。我就土改的时候就杀了一个恶霸，不杀他群众起不来。在全国范围，我们有几亿人口啊，还是比不上秦始皇呐。同志们请算一算这个比例噢。我们现在是几亿人口，将近八亿了吧？总理，算八亿了。看那个时候只有多少人口啊？这当然要去问问我们的老先生们，查一查，因为《汉志》有人口的。唐朝好象只有六千万，秦更少了，连年战争嘛，又是从奴隶制转到封建制，所以那时人口是很少的，恐怕还比不上咱们现在一个省啊，这是个比例啊。我们的主席对于重要的案犯都不准虐待，养着留活口供。同志们都知道，这个传达，不许逼供信。所以在这儿主席这样子是驳那些资产阶级谬论，才这样说超过了一百倍。

迟群：他这个唯物论里边还有一句话，他们引的卡片，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德所在。”就是说他的唯物论就是说要说假话，说了也可以不去做。还有他在所谓“组织观念”这个栏里边，他们引的孔子的话，一个意思就是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讲的是什么呢，组织观念呢，就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天子要是宴会的时候，要找人唱，载歌载舞，天子的找是八排八个人，就是跳舞的，八八六十四个人。当了诸侯呢？就得降一级，就是六排六个人，六六三十六。那么到了大夫这一级呢？再往下降，只能是四个人，四排，四四一十六。后来慢慢地这个地主阶级慢慢地兴起来了，这时候下面就不管那一套了，连个大夫一级的，他也来了个八八六十四，他也不管你什么四四一十六了。所以关于这个林贼把它弄到组织观念。

江青：天子，天子，八佾之舞，六十四。

迟群：八佾之舞是指天子，六呢，是讲的诸侯，四个是讲的大夫。所以他用这个，把这些东西归纳到组织观念，这林贼。还有“坚持真理”这一栏里边，他引了孔子的话，叫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蒋介石他们经常鼓吹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这就是追求真理。

江青：蒋介石老说的。

迟群：这是他们引的是这一些了。还有他们在论学习的这一……

江青：他(指蒋介石)的老婆子当时他们那些人跑到那个岛子上去了。他们张灵甫也不是，《南征北战》的张灵甫也没有成仁，那是歪曲，张灵甫是被我们的战士打死的，因为他杀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战士气愤不过打死的。当时要为了使起义的人能多一点，所以就歪曲了这段历史。今后至于《南征北战》我们就要改回来，他是投降的，这个样子的。张灵甫啊，孟良崮他的王牌军队，我们的粟裕同志还在嘛。涟水战役七战七捷，我们的主席和中央要他撤，我们的战士说打了胜仗还要撤，不哪。当时中央、主席坚决要撤，要保存有生力量，才能歼灭敌人，这个王八蛋，张灵甫啊，杀了我们的人太多了，战士打死他，应该原谅这个战士，违反了主席的俘虏政策，不是一个战士，好几个人。王牌军啊，蒋介石替他，替戴知琪开了追悼会的，都是他的王牌军，全副美式装备，七十四师全副美式装备，我们是小米加步枪。

迟群：林贼在论学习的这一个栏里边，摘了孔子的这样一些话，论学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学习，“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嘛，就是金钱啦，地位啦。还有，他们在一些卡片上搞的批语，他们批些什么话呢？我也摘了一点，相当之多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那么几句了。他们批的是这样的话，“古皆真话惹祸。”就是从古以来，说真话的，都要闯祸的，都要惹祸的，都要惹祸的。“好坏正义，非正义，以利益为标准。有利就是朋友，不利就是敌”。他们还胡说八道，说“生产前必须生活，生活前必须是肉体的存在”。(共产主义只讲生产，未从根本上说起)完全是胡说八道。再说，他们还写了这样一些话，“进庙多磕头，少说话，说好实质是懂事，说坏是大是大非，政治工作是危险工作”。这回找着根子了吧。“懂决心方能当统帅，统帅是决心帅也，希特勒未当好大统帅也。大致艺术不差，只差一字之差，所以才复国旺盛。”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决心。另外，还有的讲，他们还在卡片上题的三保：“要保官、保产、保命。”另外还讲，说是德国那个反动首相俾斯麦，他只有用轻蔑的眼光和铁的手腕来对付人类。

江青：俾斯麦，德国的，镇压巴黎公社的那个宰相，德国的，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迟群：还有他们讲所谓的养身之道，说，他们写的“口张言少”，口嘛就是嘴，言少，说话少。“心中事少，肚中食少”，食就是饮食的食，吃饭的，食少。“子言虽少，以此事少，神仙可了。”胡说八道。另外，还批的三声好听，有三个声音好听，书声，就是诗书的声音；歌声；小娃声，娃娃的声，小娃声。唇是圆的，嘴唇是圆的，天是扁的，天空是扁的，话是转的，说话是转的。他因为对这个他有好多的批法，还说“嘴是扁的，嘴是扁的，舌是圆的，舌头是圆的，话是转的。”“人情大于王法。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他们还有一句话抄的，叫作“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非常之重要，这是一语道破了。他们还搜集了一些所谓一些语言文学里头一些话，象什么，他专门搜集这样的东西，叫做成语，里边什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等等。还有什么“辣手造乾坤”，辣手，就是手段要毒辣，才能造乾坤，说的就是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了，等等吧。所以说，林贼是历次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所以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们批孔，中外反动派都在反对，蒋介石他一直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这我们大家都了解。最近，蒋经国又在说，今天批判孔子，(就指的我们现在批孔)就是批判中国文化，就是清算中国人。严家淦，是他的副总统，最近也说，我们与中共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共在大陆上搞批孔运动，而我们是以孔子哲学为依归。依靠的依，归宿的归。还有些话了，不说了。苏修最近发表了一些许多的文章，就是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还有象那个帝国主义的小走狗阮文绍，也在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社会的变革，主张历

史倒退，他们反人民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坚持了一条主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他们是搞中庸之道，就是讲折中主义，调和的，反对搞阶级斗争。在这个材料的二十三页，林彪讲中庸之道合理，是七〇年三月十三号口授，叶群亲笔记在所谓的一〇一谈话笔记本上。那么，孔孟呢，他也有论述，所谓的论述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注了这句话，“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作了一个翻译，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翻译孔孟的话。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姚文元：这个中庸之道啊，是历史上反动派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民进行复辟，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种虚伪的、很毒辣的武器，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孔夫子是这样，搞中庸之道，但是七十二而诛少正卯啊。林彪也是这样，讲中庸之道合理呀，他就不搞，他那里呀，他就是要暗杀、要杀人哪。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571 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毛主席历来主张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世界上的问题，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主席认为看问题，应该是要全面的看，要有分析，但是要反对折中主义，这是一致的。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起来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驳斥了那种打着中庸之道的幌子，来反对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就是有一句话了，“矫枉不能过正”，毛主席就驳斥了它。什么“矫枉不能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就是这样，当蒋介石反动王朝将要覆灭的时候，当时又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拿着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想保存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就是以南北为界，要解放军不要再打。毛主席反驳了这种论调，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就是反驳中庸之道的。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人民和人民的朋友要更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到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有了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青：我想说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也是很尖锐的写的这个问题。当时巴黎公社要起义，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是对革命可能不利的，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起来以后马克思是欢欣鼓舞，他的《法兰西内战》是写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动人。马克思从来不搞折中主义，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个在原则上不能作交易。我补充这一点。

迟群：这个正说明了我们党，我们主席坚持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强调了抓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路线，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批林批孔使帝修反非常的惊恐，这正说明历史上一切必然灭亡的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开历史倒车的人都要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现在则用他来恶毒地攻击和诽谤我们党，我们主席，我们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批林整风等等。所以，批孔是批林的深入，是贯彻“十大”，无产阶级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孔中，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

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下面座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联系实际问题，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讲两句。这个问题有些人有些糊涂认识，说是孔子流毒咱们人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们人人都要作检查，都要挨批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什么是实际，联系什么，联系最大的实际，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林贼他要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要叛党叛国，要当汉奸卖国贼。这就是最大的实际，丢掉了这个实际去联系，必然要走偏方向。

江青：当我们的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次会议上，主席讲，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梁先生者，何人也，梁漱溟也，他现在还反对我们，反对我们批孔。他是尊孔。“吾自得子路而谋生，无辱与尔”，这是孔老二的话，“三盈三虚”，这不是，这是荀子的话，“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我们的主席说孔老二有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那么当时讲的这段谈话，象梁漱溟这样的先生老爷，会不领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赵纪彬教授很详细地考证了资料，反复核对了，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如果有的同志有兴趣学，我建议学，可是比较难一点，不过也没有什么，世界上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翻译过来的了。据说是还给有关的外宾去看，去作为介绍中国面貌的一个片子。该片里头有很多话，我就举两句，因为有的没有记清楚，里头有这样的说明词，说是中国人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并不悲惨，他们怀念过去，但是他们既怀念过去，也忠实地现在。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搞你这个形象，所以象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而我们有的人，出去拍别人的，到国外去拍片子，拍什么呢，生怕露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那一点表面的骗人的繁荣，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民那些痛苦的生活，那种景况，一点也不敢往镜头里去拍，是什么指导思想？难道批林批孔不应该联系吗？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他说要还给我青春。这样的人不应该联系吗？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利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A、B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要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这样……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是扎他一个，那几个说是……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块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江青：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就是湖南株州市办的厂社结合，他们派了最好的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男的女的都有，去照顾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个点是《人民日报》的内参，我现在请《人民日报》的同志再去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果这个典型啊，能够普及呀，是可以减少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可以减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个是非常好的，大有前途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儿道歉，因为我的疏忽，在这个材料第二个补充通知啊，总理是要我帮他，因为有疏忽，第二个学习单元里应该有周一良教授写的有关唐朝柳宗元《封建论》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因为是我让他们转载的，这篇文章很值得看，这个我忘了，再补充一次。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指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

么正确，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另外，我们要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要针对着林贼，他所提倡的，我们就要反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搞修正主义，我们就要通过批林批孔，搞马克思主义。他要搞分裂，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团结。他要搞阴谋诡计，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光明正大。我们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东西南北中，那里都可以去，但是不要能左能右。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总理读了那些信，对这个信，我和谢静宜同志我们商量过多次，怎么来看这个信？我们认为这个信，写信人也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也不是江青同志一个人的意思。第二，写的信也不只是一个批孔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场革命的问题。它也不只是写给一个连队和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我们全党全军全国的问题，它是体现和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关于能文能武等一系列的指示的问题。总理、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央在“十大”作的报告当中，传达了我们主席的声音，就是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所以，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问题是我们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扯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所以，信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批孔的问题，也不是给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够。所以现在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要注意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经常研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研究我们党的政策，也就是主席提出来的总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注意研究，并且提出正确解决的办法。我们要对批林批孔加强领导，要领导带头，要发动群众，要抓典型，要进行试点，训练骨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知难而进，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开花结果，遵循“十大”的路线，我们要批出一个成果来，使思想澄清，觉悟提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上研究的都是我和谢静宜同志我们俩领会一些指示精神，下面她还要作补充，不对的大家批评，完了。

谢静宜：迟群同志讲了。我再补充几点，也是我们议过的事了。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到了一些别的单位，去学习的时候，在座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志和指战员同志们，对这个认识，那还是正确的，要求批林批孔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同志，有某些模糊的认识。你譬如说，认为孔子还是个大的教育家呀，什么批

林与批孔呢，关系搞不大清楚啊，有的说是批孔是宣传部门的事，是教育界的事情，是学校里面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是文学家的事情，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反正就是说与本单位无关啦，与己无关啦，就是这么一些问题啦。我们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当然有些是认识问题了。还是我们认为，批林批孔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大事，不是少数人的事，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一个大事，也是工农兵的大事。只有发动工农兵群众起来进行批判，才能够批深批透，才能够肃清流毒，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你譬如什么，文章难懂、难学呀、难批呀、难联呀，才不要相信这一套，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历史学家了，教育家了，文学家的事情，主席讲过嘛，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下去座谈，我们觉得，广大群众通过了学以后，通过大家一议一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批判的是很好的，而且还不见得是那些高中生批判的。所以，也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在于文化程度的深浅，而是在于路线觉悟，在于识别能力，在于阶级立场，在于认真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才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八点六，不及格的是五百六十名，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四，还有二百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六个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几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很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谢静宜：所以考完了，考糊了，有的说什么，这一次啊，我对张铁生的信才有体会啊，所以教育革命，一些旧的制度，原来的一些旧的制度啊，非要改革不行，我们一定提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有些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是不满意了，到现在也还是不服气，

也有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譬如在批林整风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好象是些难题，就是这不理解，那不理解，但是到了工农兵那里呢？很好解决问题。譬如说，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妇女，她说为什么不理解呢？她说林贼出来，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她说千尺的水深能看清，寸厚的人心看不透，你不暴露他怎么能知道呢？说他不暴露啊，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还有一个贫下中农老大爷讲了，它就象我们种庄稼选种子一样，种下去之后，选完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种下去之后，我们又浇水，出来了苗又锄草，我们总希望它长个好庄稼，而最后呢？谁知道它长了一个大乌米。

迟群：有的个别的长了个大乌米。也有个别的。

江青：孔孟之道啊，有“三纲五常”，其中一纲就是对着我们妇女的。

谢静宜：譬如说，搞封资修这一套，工农兵是外行，但是批判呢，封资修，工农兵是内行。还有什么难学呀、难懂、难批、一大堆的难字，一堆矛盾。但是，主要的矛盾就是要不要批判的问题，这是要害问题，这是根本问题，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有决心要批，敢批的话，就不怕困难，就会知难而进，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敢字当头，因为这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啊，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所以要把批林批孔看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所以，不懂不是主要矛盾，不懂可以问嘛，不会可以学嘛。主席讲了，入门并不难，深造也是可以办得到的，是人的因素第一。关键在于觉悟，在于学习，敢于斗争。一个善于抓大事的人，一个有创见的人，一个敢于反潮流抗逆流的人，一个敢于向帝修反作斗争的人，一个谦虚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体会到，不怕人的水平低，就怕你不学习，就是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怕你能力弱，就怕你没有干劲，没有革命的干劲。也不怕你事情多，忙，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不怕你摊子大，就怕你不抓典型，因为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

迟群：没有发言权。

谢静宜：毛主席就是善于抓典型的典范。江青同志这次写信，送材料，就是贯彻执行主席抓典型的指示的。江青同志抓样板戏，我们感到这是抓典型，而且最近又抓了好多关于教育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把教育革命现在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是抓典型。面对这个，批林整风的问题，批林批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又是抓典型，是抓大事，就是要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就是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所以，我们觉得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好，因为这是一个纲嘛。

再一点，就是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批林批孔的认识还有一些问题的。你譬如说，把批孔定出什么样的口径呀，批到什么程度啊，定出一个什么标准哪，口号怎么提法，位置怎么摆法，什么还讲了不能搞运动啊，不能登小报啊，军区的小报上不要登批林批孔的文章，等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啊，这是实际上是下的禁令，就是不让你批孔，实际上就是不批林。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哪些框框来的，那儿定的调子，所以才不要相信这些屁话的。

谢静宜：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

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你审查什么不知道！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江青：不准批林，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七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是党中央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部队为什么不动呢？他们说，一是有的同志把批孔与批林与贯彻“十大”精神割裂开来了，对立起来了。这个问题，“十大”精神，总理报告、洪文同志的讲话当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嘛，敢于反潮流嘛。但是有的单位呢，对……

江青：在这个“十大”、“十大”的党章讲话，王洪文同志也特别提出，这是主席讲的，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的总纲上了。

谢静宜：但有的单位呢，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其实这样就是不批林的问题。二是有的同志把批林批孔与军队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那么离开了批林批孔，离开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你军队建设还有什么可言呢？

迟群：还有国家机关建设，就是说，整个的党的队伍的建设，我们革命队伍的建设。

谢静宜：你这样的话，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提到纲上来嘛。

谢静宜：所以说呢，不批孔呢，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作为一个领导，你领导什么？关键是领导抓大事，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所以，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个考验，是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主席指出啊，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一个革命者就是要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是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要敢于反，不怕有压力，就怕不敢顶，要硬着头皮顶住。要出以公心哪，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最多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反潮流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是能够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就是敢于反潮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毛主席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毛主席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谢静宜：不斗则修。就要敢于同阶级敌人斗，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与走后门，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要忘了，是党是人民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一切嘛，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嘛，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们只能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丝毫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什么，就是在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上，经常有这样一些体验，这个人不好办啦，什么不同意呀，领导就不会高兴。我们办事情要让谁高兴呢？应该是让党高兴，让党高兴，让毛主席高兴，让全国人民高兴。要符合原则，就是符合党的原则，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主席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走后门，等等，领导同志批准了，某某领导同意了，不好办呀。我们说他指示了同意了，算个什么！毛主席对关于杜绝走后门多次的指示，多次的指示，你知道吗？应该按照谁的指示去做呢？谁的指示最重要呢？服从谁？应该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嘛。有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忠于毛主席，但是不照主席指示去做。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资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兼施这一套东西。什么请客吃饭啦，他请客你可以不去嘛。所以有的群众就给我们说嘛，说：“酒杯一端，政策就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可是也就有那么些人有人愿意请他的客，他就愿意去吃饭，吃饭了你不干还好嘛，吃饭吃了就给人家干，几十年的原则他都能坚持，但是一两小时就被人家给拉过去了，俘虏了。

迟群：所以就说在一个人的身上失去了原则，将在千万人身上失去了说服力。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一个人身上不要失去原则。如果在第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那么我们就要在第二个人身上纠正过来。

谢静宜：你这个很重要。有的群众给我们说，他说有些领导，就是他那省的了，去给他作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他说你上面在讲话，底下就议论，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作报告，你首先把你孩子叫回来嘛，你跟我们一块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话说，一块去。可是你说话没有用。这样的人简直是革命的败家子，所以主席讲到文化大革命搞一次不行，要搞多次。当然这一方面例子很多，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江青：我在这儿要说一句话，这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了，他也是相当典型的事情，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们的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西沙群岛为保卫祖国的主权，打了胜仗。

谢静宜：通过这次江青同志的信，送的材料，抓典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特别是今天中央首长同志这次这么重视，都亲自到会，我们还是深受教育，对我们自己本身是个教育，是个鞭策。所以我们深信，我们有信心，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定会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团结。完了。

姚文元：我稍微讲几句。刚才江青同志还有谢静宜同志讲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写进了党章，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报告。我想起主席一首词，水调歌头，第一次横渡过长江的时候毛主席写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迎着风浪前进，比在平衡的环境里生活有意义得多。一个革命者，毛主席说过，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当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讲到部领导不让印北大的材料时)江青：给你们送去。

## 1105. 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1974年4月10日)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悟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引起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侮，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

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激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三鼻给、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证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

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露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的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的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中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要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

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持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

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原载 1974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

## 1106.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1974 年 6 月 19 日)

同志们：

没有准备讲话，因为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啦。我们来的有一些专家，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老先生，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我们还有文化组的成员，领头的就是你们的市委书记。

我没有什么准备，想到那里就讲到那儿。我对历史不很知道，就是为了打这一仗而努力学习。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很抱歉，刚才我迟到了一刻钟的样子，因为有几个文件要急着处理，没有准时来到，希望同志们谅解我。

首先，报告同志们们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

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跟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不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思想很受束缚。

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就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那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土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的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民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

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少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行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性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义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有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住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罕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二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荆轲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首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跑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了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嫪毐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这个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了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复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戆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郦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郦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郦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知道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得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在杭州修行宫用了两千七百多万元，还没有修完，还不算施工的部队。他

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是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要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勣，原来叫徐勣，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瞧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愬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愬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愬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

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见《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确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袞，多尔袞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的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东晋的刘琨也是爱国主义的。

### 1107.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 的讲话记录稿(讲学习的部分) (1975年3月1日)

下面我说一点意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看了简报，大家讨论也差不多了。我还是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了上面这句话以外，马克思的这段话本来用不着选入了，就是为了这一句。因为那段话当中，别的意思在其它选入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以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

等等，别的地方已经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特别要选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敌人。当然，这两条是主要的。主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要的条件。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要动摇。而过去我们部队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也说过，过去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里面出现的，不管地主阶级的武装，或者资产阶级的武装，不是讲儒法斗争史吗？奴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中国今天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因为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在什么条件下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可以翻一翻《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没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非要夺取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打碎了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所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呀？因为就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件，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八个小时，机器开动，工人就要管机器。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容易得多。其实，现在也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用占训练和其它工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要搞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现在我觉得这股劲要用在多花时间学习。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下面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济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

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对主席这段话，他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学习。据我看，主席的话仍然有效。不重视理论学习问题，我这个军区，就让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学习以后，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成绩了，而不是感到，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必须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这方面，我不想多发挥。主席多次地讲，要学习理论的问题。庐山会议以后，七〇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又学了。但已经变成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主席说，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干部。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的。群众中传达主席的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我们也传达得早，他们学习认真，动脑筋，联系实际问题学习马列。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的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说了多次，就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向党外群众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是不会执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忘了。主席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修改宪法的报告里面不是说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候，提出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说“一小部分”。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这是主席在六九年讲的。接着，主席讲：“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当时林彪是不会去传播的，但印了中央文件。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他们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毯就要，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脱离了群众。我还看一个材料，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深有感慨。他们回忆打土豪时，搞到了一匹布，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他做衣服，现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从理论上真正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是处于对立状态。有的人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同意，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他们不会接受马列主义的指示的。我觉得不下决心好好地学，搞一阵子是可以的，甚至于你们可以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没有真正理解、懂得。那样学下去，除了领导干部学不好，而且也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学习。下面会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工商银行，他们在学习中钻的问题比较深，他们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哪些地方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银行是主要的环节。当然，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管起来行不行？他们研究列宁当时是怎样做的。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你就不懂得呀，对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支持了。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有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对现状作比较系统的调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能够加深理解。其它问题比较好解决。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要等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象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增长的问题，也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除，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盛，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它的具体意见，用不着多说，因为你们已经解决了。不对的，你们可能反驳，我们商量商量。

### 1108. 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摘要) (1975年3月10日)

文元同志：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

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的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拼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那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了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答：“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灯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的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我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来说，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同志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调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

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它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金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 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 1109. 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1975年4月4日)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 1110.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75年7月14日)

发表几点意见，明天叶副主席作总结。共讲六点意见。

- 一、讲一讲局势。(略)
- 二、分析一下我们军队的状况。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军队总是好的。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建设以后到现在，军队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讲抗美援朝这些大仗，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反击战虽然仗不大，但不管派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一个团也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

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部队团以下情况都不错，个别的有些问题。这一点，我们是高兴的。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感到军队有相当多的问题。总之，我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我想了一下，如果从报忧方面或者叫缺点、毛病来说，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的总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一个师的部队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有点“散”。所谓“散”，主要是有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形成、结合起来的，有点山头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应该说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那种山头主义是客观存在、客观形成的。在延安整风时解决得比较好，当然不是说很容易。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就解决了。经过延安整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那一股劲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说支左有功，但是，在支左当中，因为那时群众分成两派，是革命队伍中的两派，不是资产阶级两派，这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部队支左，自己也卷到里面去了。军队支左，正确的办法，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支持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军队不少人卷到派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派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后台，卷到地方派性里去。同时，把派性带回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两派。军队里面的派性，同地方上的性质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它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容忍。现在，军队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其实，那些常常喜欢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却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所谓垒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的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同志，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所谓派性，这就是最大的派性。毛主席、党中央讲，要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与资产阶级派性这个问题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是在地方支左中形成的，带回部队，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好多派性问题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现在还有影响，少一点就是了。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部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这些。我很赞成荣臻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过去命令一下就动嘛，二话不说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对抗命令。派性同组织纪律性差有关。他们考虑的利益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那一派的利益，我们说它是资产阶级派性，就在于这一点。他们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个人可不容易。有的人说是由于某某人把他整了，受了错误的处分。有的人是这种情况，但有的人不是这种情况。原来对他的处分和批判是对的，他也说不对。现在都喜欢到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北京，要调动别的地方去，特别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要调到外地就说有心脏病，到那里去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所谓纪律性差，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毛主席、党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比如，军队同志要帮助地方消灭资产阶级

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军队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又是组织纪律、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军队的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中央九号、十三号文件都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嘛。因为有的领导班子是“懒”班子、“散”班子、“软”班子。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三种班子地方有，军队也有。这段时间，地方上克服这些问题比较好，地方走得快一点，军队慢一点。

有点“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军队本身就容易骄。战争年代打仗，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过去历来存在这个问题，经过克服，比较好。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在支左中，不只是支左的人，连同支左的部队，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什么时候我们军队干部有过那么大的权力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就有这样的干部，不讲团结、不守纪律。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浙江洞头守备二十六团，听说这个部队过去很好，在那里还受过表扬的。这次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坏，本身也不团结，还打仗，带领地方一派群众打仗。那里有两派组织，一个是民兵指挥部，还有个叫什么团。军队在那里带头打仗。因此，现在军民关系很值得注意，如果不注意，带坏部队战士，丧失我军的传统作风。最近，总参发了关于整顿军容风纪的指示，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根本不理，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是有很好的传统。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有的人还认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要坚决纠正。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些问题不自觉改正怎么行呢？有的人喜欢指手划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总之，有点“骄”，有的人甚至发展到骄横。

有点“奢”。刚才上面讲到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比如，有一个团开支的招待费有六万多元，招待什么人呢？我看无非是招待师、军、军区的首长们。这个团的干部这样就搞坏了。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犯政策的。钱是哪里来的？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办了不少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精神。有些人违法，东西从地方上随便拿来，有的连个手续都没有，或者低价购买。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说什么，为什么他有批条子的权力，我就没有？主席指出的“五·七”道路要走，但怎么走呢？要真正按“五·七”指示的原则走。这个问题要整顿。地方企业还要上交利润，资金的积累也是国家积累嘛。我们批判苏修就是这样，特权阶层是哪里来的？如果那样搞，我们军队不是也在培养特权阶层吗？还不是和苏修一样的！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应该还嘛。有的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有的是霸占的。现在，我们不是反霸吗？这就是霸，不讲理。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去讲了。

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甚至有些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惰性。地方存在“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部队也有的是。毛主席最近讲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说条件太好了，所以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种同志相当有一些，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个人也好，一个领导机关也好，就是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保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护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还有组织原因。怕字当头，不

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这种现象应该纠正。中央有责任帮助各个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不要讲句话都怕犯错误，怕被人家抓住不得了。你写出来照着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而且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那不是“八股”？过去整风就是批判“八股”，干瘪无味。这个怕字，是为自己。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自己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

总之，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我讲的重点是报忧。部队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个方面说的不多，只讲了这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很重要。问题是部分的。

### 三、军队要整顿。

整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这个，同时还要注意解决“散”、“骄”、“奢”、“惰”的问题。要联系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确实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克服“散”字、“惰”字，解决“懒”班子、“软”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些都要联系起来解决。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总不能象过去那样随便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吧！规定一个秘书，你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可以联系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了。对干部要好好了解一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注意。要加强干部的学习，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这也是军队的整顿问题。明天，叶副主席还要讲这个问题。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注意提高纪律性。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这几句话都不用解释了。总之，这次整编，不只是解决“肿”的问题，五个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要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干部学习，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提高纪律性。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 四、军委的工作。(略)

### 五、整编中的干部问题。(略)

### 六、高级干部的责任。

首先是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这些人把部队带得好，毛主席给我们树立起来的完整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是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的。如果搞得不好，也会把部队带得很不好，存在的那些问题就会发展。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尽管是一部分现象，担忧是有理由的。所谓传、帮、带，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使他们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过去几十年，军队总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现在部队这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真正把几十年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靠我们。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我相信这一点。最近我们军队有些工作落在地方后面，但是军队真正抓起来，会比地方快。军队作风要紧张。毛主席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紧张，现在不那么灵了，拖拖拉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要带头努力解决。只要把问题讲清楚，我看也不难解决。我们军队在这方面向来是搞得快的，也搞得坚决，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

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 1111.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

(1975年7月15日)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为止，开了二十二天。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等指示，集中讨论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军队建设上首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当前形势和我军现实情况作出的英明决策，是非常适时的，是十分必要的。

到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英明决策；认为三总部提出的方案是可行的，并提了一些具体意见。同时，还对军委领导和军队建设其他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进一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充分讨论了会议的两个议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政策，明确了作法。会议是开得好的，对我军建设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小平同志昨天在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毛主席最近一系列重要指示的精神，提出了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符合当前部队的实际，讲得很好，讲得很深刻，我完全同意。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 一、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略)二、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

……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执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和辽南抗震救灾等任务中，以及在最近部队的调防中，充分证明，我军不愧是一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但是，必须看到，部队建设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领导受到削弱，许多党委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怕字当头，不敢负责，有些领导班子存在着“软”、“懒”、“散”的严重现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教育不严，组织纪律性差，事故多，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影响和腐蚀；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闹不团结，政策不落实，有些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作战思想不够统一，战备工作、军事训练和民兵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部队臃肿庞大、干部超编、装备落后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林彪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有责任的。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军队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当前首先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这两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使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真正落实。

要准备打仗，又要压缩军队定额，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理解。

### 三、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

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者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学习好贯彻好毛主席的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根本，是做好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工作的根本保证。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在学习理论时，除联系苏联变修、我党两条路线斗争和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外，还必须紧密联系部队的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现存的问题，把军队的建设和工作搞好。联系军内实际，当前要注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它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干扰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资产阶级派性不消除，就不能贯彻落实安定团结的方

针，也不能把军队工作搞好。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

第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专案处理和复查工作。问题查清了的，要尽快作出结论，妥善处理。一时查不清的，要根据现有材料作出结论，不能老拖下去。过去搞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被迫死的应予昭雪，恢复名誉。但对有些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批评教育，不能迁就。

第三，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现在有些人斗志衰退，贪图安逸享受，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有些人骄傲自大，蛮横霸道，公开伸手要名、要利、要权；有些人利用职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特殊化，搞不正之风；有的人生活奢侈，道德败坏，违法乱纪。要通过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坚决地和这些不良倾向作斗争。

第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和各种规章制度。要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保守国防机密，接触机密的面要严加限制。现在有些人没有党的观念，目无组织纪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对抗；有些人以各种借口，不服从组织分配。这些破坏组织纪律的现象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加强教育，进行整顿，坚决纠正。

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部队现实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带头学习，带头联系实际，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对不良倾向，要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敢于摸老虎屁股。上级党委要支持下级党委的正确意见，要帮助下级党委建立威信，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部队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真正把政治思想工作提到纲上。要扶持正气，表扬先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努力奋斗，迅速地把部队搞上去。

这次会议，对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两个问题的方针、政策、原则，已经定下来了，各单位要抓紧时间，把会议精神传达好，贯彻落实好。具体做法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单位自行安排。当前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特别是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落实好政策。大家对军队建设其他方面提出的问题，三总部要认真研究，军委也要研究，逐步加以解决。各军区、军兵种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主动解决，不要等。军委下一步在继续抓好会议精神落实的同时，准备着手解决装备、战备和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紧紧跟上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把军队各项工作做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要向全国人民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全军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1112.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记录稿 (1975年9月12日)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我是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

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象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三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它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现在我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还没有进城以前，为了反修防修，咱们的主席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以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现在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五二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修，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了人做了三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全国有的地方比咱们这儿好。我们中国，苏修、美帝都瞪着眼睛看着。那是最富啊！我们是最大的石油国之一，人家的眼睛都瞪着咱们哪！去年，杨振宁回国。我接见了他一下。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山东诸城人。他说，哎呀！资本主义国家搞石油化工的人，都瞅着你那个家乡呐！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地下都是石油啊！你看，不仅是咱们的大庆，不仅是天津的大港油田，多啦！现在我们的大陆架全有油。美帝国主义狡猾，他有的资本家跟南朝鲜、台湾订了合同，钻探石油，美国政府就警告他的资本家说，你不能去。因为他怕和中国的关系搞坏，要留一招儿。这是很重要的。苏修你别看他张牙舞爪，他也不敢大弄。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当然，咱们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疯子。纸老虎里边有疯子，它们会发疯的。不然，搞那么多原子弹当饭吃啊？搞那么多坦克、飞机是当饭吃啊？是要打仗。所以我们主席常讲“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们这儿深挖洞恐怕有些问题，我昨天去挖了一条防空壕。我还想在田边地头为你们挖一些一两人的掩体。你们可以去瞧一瞧，我那个挖得不标准。我手上那个泡就是在那儿打的。

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城的前后一些电报，都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被一些同志抵制了。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就破坏的厉害。不过，全国搞得这么复杂的级别、工资，那是全国性的。搞单干也带有普遍性质。全民所有制也有所突破。但是，主要的还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集体所有制主要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就有那么些地方，象浙江，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气候，那么好的水，那么好的土壤，它搞得一塌糊涂。它从刘少奇时候起，有些地方一直就是搞单干，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嘛！并不是浙江全省，就是浙南有那么一小部分，我老收到群众的来信。进城后土改反霸，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完成的。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那就更早了。《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胡风分子、对一九五七的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京剧会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哲学方面的“合二而一”，历史学方面的“让步政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孙冶方（比苏修的利别尔曼还厉害哩！）叫“利润原则”，你们过去叫“工分挂帅”吧？那是叫“奖金挂帅”啦！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到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的主席说“放”，让他们跳出来，不怕。我们都在报纸上先登他们的文章。他们放够了，然后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攻，一下子就把他

们打退了。但是刚一打退，新的斗争又来了。五八年大跃进，刘少奇、陈伯达那伙人又搞什么“一平二调”，同志们知道吗？“一平二调”，不要货币，还有几样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病，知道的不多。就是说东西都不要货币啦，我到你那儿去调，搞绝对平均主义。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到了五九年，彭德怀就又跳出来了。彭德怀是苏修的人，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把大跃进的成果破坏了很多。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其实我们只欠他们三亿美元。我们欠的主要还是抗美援朝的钱哪！我们就勒紧肚带嘛！我们的主席很长的时间带头不吃猪肉，为了出口还债。苏修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那个狰狞的面孔，在中国表演的是足够了。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彭德怀就跳出来上万言书(他那个万言书我是看过的)。后来就打退了。好，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来了。叫做什么“摘冠加冕，赔礼道歉。”叫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向资产阶级，向地、富、反、坏、右赔礼道歉。摘冠，就是摘掉帽子；加冕，冕是皇帝戴的帽子，可漂亮了！就是在广州开的会嘛！而且搞了许多名堂的高薪，高薪到一千、二千元。上海有一个唱京剧的叫周信芳，每月二千元，国家还要给他两个秘书，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厨师，两个服务员，这些都要国家报销，他原来是黄金荣大戏剧院的老板。他老婆是银行家的女儿。那时候刘少奇这个集团把他捧到天上去，他成了我们“唯一的艺术家”啦！而他呢，就搞《海瑞上疏》。还没有弄出来，《海瑞罢官》就出来了。批判《海瑞罢官》大家知道吧？这已经是序幕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后就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的实验。我们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要跟资产阶级搏斗，公与私也要搏斗。我们总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这两霸，还有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主席本着马列主义教导的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有两个多月的经验，即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总结了这个经验，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他的实践经验比马克思就多了。但是，他退了几次薪水，退了多少次礼物，也阻挡不住。列宁去世得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这个问题，提得也是非常尖锐的。我们的主席，除了采取这一系列的运动以外，也是退过、降低自己的工资多次，没有用。所以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特意提出要读三十本书，就是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都要读这三十本书；还对《简明哲学小辞典》写了按语。《简明哲学小辞典》第三版是毛主席同苏修斗争的结果。其中还有错误，我们的主席在按语中说了，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就更明确的看出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物质刺激。它那里头有那么好几条不敢讲阶级斗争，不敢讲国内矛盾。列昂节夫(这个人现在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在三五年以前，这个版本是好的，基本上是按马克思主义写的。我们在延安就是读的这个版本。如果没有这两本小书作基础，读马列比较难；并且还得读一点历史。我希望大寨人，除了生产上带头，学习政治带头，学理论也应该是带头的！要不要啊？我学得不好，学得也很少，记忆力也不好。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汇报时的指示，其中有的我过去学过的。我对《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没有读完，就是选了那么多少本读了。主席这次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第一段就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最重要的是后边这句话。我们的主席最相信全国的广大人民，全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全军的广大指战员。使每一个人懂得这是个什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嘛！所以底下那一段，主席就讲，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了。其实现在所有制也有问题啦。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调查了几个点，有问题。比方说，有一个电影厂，它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它是现代化的厂啊，但是它搞“三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叫“三大自由”呢？就是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制。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把我们党完全不放在眼下。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过问，尽出毒草！你们看过毒草片没有？批过吧？主席在第二段里头又讲了我们现在

还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现在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你们这儿有商品啊？我们那个钓鱼台也有商品，因为我们种了中草药，我们得把它卖给公家，是我和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种的。我们种了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中草药，又可以美化庭院，又可以为国家增加财富。我们种的菜也很多。主席说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你总不能空想吧？不能一步登天就到了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跟旧社会截然划开嘛！怎么办？这么长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搏斗，两条路线在我们党内搏斗，怎么办？主席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发展，就要不断地搞运动，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广大干部、党员，告诉广大指战员，擦亮眼睛。

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晁就是晁盖，是真正的领袖。前头还有一个“呀呀鸣”的领袖，叫什么白衣秀士王伦。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吧？我把底下的都读给你们听：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的“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不替天行道的是那个方腊。宋江去打方腊了，是奴才，刽子手。他自己变成奴才，还带着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奴才了，死的死，伤的伤了，最后宋江连李逵也给毒死了。你们有没有《鲁迅全集》呀？这篇文章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第四段：“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人，这是个坏蛋，杀了头，杀得冤枉。杀头冤枉，不是说别的，他是个很坏的文人，反而被杀，故说冤枉。

第五段（这是主席下达的具体措施）：“《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研究呢？同志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七十一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五四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头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六十五回本，一九七三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六十五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这个家伙，我今天看了两篇文章，它们作了一点分析。我推荐给你们。它根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小毛病。宋江这个家伙死也不肯上梁山。为什么梁山对他那么好呢？原因是梁山好汉被捉，他是刀笔吏、大地主，收买他好救梁山好汉。这个，我们过去在白区工作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是在租界被捕，可以请律师，可以出点钱买出来。宋江他是受贿，他对什么人都受贿。贿赂啊！我的语言懂不懂？他死也不肯上梁山的。他杀了阎婆惜，阎婆惜是他的小老婆。犯了罪，杀了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他也不肯上梁山。他说，我是忠臣，是孝子，我犯了法，犯了不赦之罪，我宁愿刺配江州（就是江西，江州在江西）。到了江州，他所谓题了一首反诗。那是什么反诗？碰鬼！

他那四句话是这样说：“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哪儿是造反的诗呢？黄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同志们知道吧？是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农民大军。他自号“冲天大将军”，冲天子啊！他最后打败了，宁死不屈。宋江是笑话他的。宋江那个时候刺配江州，不得意，所以他“心在山东身在吴”，很感慨呀！他是感慨他个人。“他时”，他说另外的时候，我要得了凌云志啊！上天了，上了他那个皇帝的身边儿啦！“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冲天，所以不是大丈夫。这样子的诗，那些昏庸的官吏还是捉起他来了，要杀头呢！晁盖他们去把他救出来。他还曾说晁盖造反上梁山是灭九族的勾当，要灭九族啊！他批评晁盖，他说于法度是饶不得的，犯了弥天大罪啦！就是说造反无理。这是《北京日报》的文章上说的。他说他自己很可怜，不忠不孝。晁盖他们要给他开枷锁。他说，这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律，不敢随便动。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儿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什么反诗啊！你们看，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山东流传过一个歌儿，叫《王铁匠歌》。说：“要抗兵(要抵抗官兵)，要抗选(要抵抗皇帝选妃子)，家家要把铁器敛(家家要把铁器收敛起来)，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这才是造反嘛！宋江那是什么反诗啊！你们找一本一百二十回看一看。有没有啊？没有，我有一部送给你们。今后还要出呐！不过现在你们没有东西学，就拿一部每个队传着看。把我的都给你们。黄巢作什么诗呢？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冲天啊！就是冲天子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他说，我的花开的时候，百花都杀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他要杀到京城去，满城都是他的队伍。所以黄巢才是英雄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英雄领袖多得很哪！我只举有名的。反对秦二世胡亥的陈胜、吴广。刘邦也算一个(刘邦做了皇帝就是了)。到了汉朝，就是赤眉、铜马。赤眉就是把眉毛染成红的，作为标志，它的领袖叫樊崇。铜马的领袖我一下子记不起啦，忘记了。唐朝，那些小的我就不去说了。对了，陈胜、吴广同时还有英布又叫鲸布。鲸布就是修骊山的那个脸上刺了字的囚徒，奴隶呀，带着锁的奴隶呀，作苦工的。鲸布是农民暴动的领袖。不过他后来作了官，叫刘邦杀了。唐朝有好几股，最有名的是黄巢，还有王仙芝，好几个人。几十万、几百万的起义军。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么。方腊是在浙江。还有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他在思想上，阴阴阳阳地说要忠啊，要孝啊。他那个忠啊，就是要忠于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是宋徽宗，叫赵佶。这个家伙是个俘虏，叫金国(咱们的少数民族)俘虏走了。这些起义的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黄巢是自杀的，不屈服。明朝最大的是李闯王。李闯王，知道吧？还有张献忠；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是做了皇帝就是了，他是个小和尚。满清的就多了，小的什么三元里、平英团就不去说了，我讲大的，象义和团、捻子、特别是太平天国，那都是几百万人哪！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建立了政权十年左右。他的队伍已经打到河北省了。后来，内讧，出了叛徒，先是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大地主)闹分裂叛变，后是叛徒李秀成。洪秀全是自杀的。满清勾结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同志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据一个外国科学家研究，火炮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连马镫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说，欧洲人的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国的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点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噢，这个外国科学家是英国人，叫李约瑟。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几部。我要送给你们一部分。你们看一看，他在社会科学这方面不通，什么儒、法呀，他弄不清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比我们还系统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人那样研究过。这个满清啊，勾结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时我们只有冷兵器。洋枪队就是热兵器。于是就被镇压下去了；再加上叛徒投降。噢，宁死不屈的还有一个英王陈玉成。他是被人骗了。他只有二十几

岁，被人骗了。他很会打仗，后来没有粮食了。一个叛徒骗他说，我这个县里有粮食，你来吧！一去就被捉起来了，让他投降。那个僧格林沁(满清的一个蒙族的亲王大将)可怕他啦，他不肯投降，他说，你满州王朝是妖，他就骂妖。这就砍了头。这是多么勇敢壮烈呀！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口，还有一些所谓学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说什么宋江是有农民的局限性。我问问大寨的农民同志们，你们革命有局限性吗？气人哪！咱们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混到咱们的队伍里，吹捧这部美化叛徒的书。这部书在明朝就是官书，在清朝成了官戏。皇帝下命令排成连台本戏，水浒戏多的很哪！这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是有经验的，单杀不行，还要有软的一手。蒋介石嘛！“四·一二”事变就杀了我们好多人啊！到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他总结了经验。他不杀了；他搞自首政策；他搞反省院。有的人就自首叛变了，不少。王明，就是混进我们队伍里，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一来就是要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行，飞行集会，飞行集会不行，还不就是杀头。我说是飞脑袋去。我是有点经验；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那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到后来只是剩下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放放鞭炮就跑了，还要捉人。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宋江的政治路线，他先是用思想来腐蚀，讲义气呀，搞什么小恩小惠呀。他哪来的钱啊？还不是剥削来的！受贿赂来的！收买人心。然后他的政治路线摆出来了，这就是说，要招安，要替国家、替皇帝效劳；就是贪官污吏不好；他同那些人有矛盾。其实他还是贪的很。你看，他连晁盖、农民暴动领袖的贿赂都收嘛，这书上都有。把这个看一看，你看那个，我现在记不起在哪一回了，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象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机会他就要出来。唉，这个跟林彪不是一样吗！你们看过林彪的那个《“571 工程”纪要》吗？还有那个批林批孔材料之一，其中有一条。我到林彪家里去，他那个现场破坏了，我让他们恢复了。他那个床的对面的墙上，挂着这么两幅东西。一幅就是“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另外一幅，叫做“勉从虎穴暂栖身”。这是《三国演义》上的。他说勉强在老虎洞里头，暂且藏着。他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样好的地方叫做老虎洞啊！“暂栖身”，就是暂且住一下。这个材料你们都有，找来看一看。也许他是从宋江那儿学来的。这首诗是写刘备对付曹操的。他改了一个字。宋江这个我记不牢了。他就是说潜伏起来，把爪牙收敛起来，一句话，伪装起来。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宋江干的事情，现在有些工人同志，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也批了，批到这一点上了。说公开的敌人干不到的事情，打着革命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我们党内做公开敌人做不到的坏事。你看，不远嘛，林彪嘛！林彪不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是不是啊？跟宋江比一比看。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搞和平过渡。他说我们中国是“黄祸”。过去帝国主义说咱们黄种人是“黄祸”，是祸害，是对他们白种人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就同阿登纳(西德的那个总理)就讲这个。那个人不同意。那个人厉害，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勃列日涅夫天天喊缓和，缓和，缓和个屁！他自己内部就缓和不了。他那个民族问题可大了。他那个地方自由市场可不得了啦！凡是干部，家家盖小别墅。盗窃集团可多啦，可大啦！苦了老百姓啦！不象咱们这儿。我到你们家里去吃了两顿饭了。我准备每家都去，能够轮流去吃派饭。你们欢不欢迎我？要跟国内的修正主义对比。要跟古代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对比。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领导的，这是二十世纪的事。这以前都是农民革命的问题。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替我们党作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我们党的成立是一九二一年。我们党自从成立就存在两条路线。先是陈独秀。那个时候我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所以说不清楚。到了王明时候就知道一些了。王明以后这些我就知道了。王明先是“左”，

骨子里头是右。后来又从莫斯科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搞了一次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当时的根据地也叫人割掉了一些。要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党史。小朋友们也要学。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坏人也可以伪装好人。林彪就学冯玉祥啊！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家里那么阔气，不得了啊！而且他是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工业，农业，全国一平二调。他那个院子前头，就有这么两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有个门洞。我们只能到他那个小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挂了一张主席像。他的吹鼓手，就说他怎么苦啦，怎么艰苦啦，他是睡硬板床啦，什么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干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他那个床头上有很多很大的一块大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林彪那个家伙，他一走就是多少里路；他不是走不动；他不象我这样，每天要坚持锻炼。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讲话，有人就不提了。我刚才讲的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个，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嘛！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义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反对招安的他就要杀。李逵差一点就给他杀了(大概在七十回上，记的不太清楚)最后还是被他毒死了。为什么呢？皇帝老儿还是不相信宋江，最后赐给他毒酒。他吃下去了。他想，糟糕了！留下李逵，还是要造皇帝的反，这不好。他就把李逵叫了去，劝李逵吃酒。李逵就吃了。吃了以后，宋江就告诉他，你吃了毒药了，我跟你一块死，我们要忠于天子，我怕你造反。你看，多歹毒啊！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要好好地读一读。然后，把主席在今年四届人大要我们学理论的指示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理论学习深入。没有理论的指导，革命不能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那也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总是有人要搞破坏的。我们不要作“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所以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那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广大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广大的指战员，要大家都懂。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现在年纪虽然大了，脑力也不好，被迫害的，身体也差，但是，我努力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看我的话就这样完了吧！

### 1113. 邓小平在追悼周恩来大会上致悼词 (1976年1月15日)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国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的、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1 月 15 日讯，载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

#### 1114.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76 年 2 月 2 日)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我又犯了错误，没有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大楼房子里头太热，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同志们。我昨天来晚了，正好散会了。我那时还没吃饭，就跟他们一块吃饭，然后去看唐(岐山)师傅，恐怕很多同志都没有看见，也没有机会都能看见。上次五省会议和十二省、市、区会议，我和大家扯了一下。楼上温度高，过堂风很大，很容易感冒，我就不到楼上去看同志们了，到这儿看看同志们。另外，我也想跟同志们讲一点事。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

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啊，多了，你们大家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连《创业》也是他授意，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的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青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纪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咏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失败了三次，有一个戏失败了两次。那时我说，替他们付学费。这个《海霞》有两部底片，最主要的底片还有一出戏。画面片和声带片还没有合成的原始片，就拿去看了。后来丢了，丢了两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丢一本就等于一百万元。我怎么知道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海霞》，那个电影我到现在还记不清楚名字。我去年一整年为了主席，也为了推陈出新，抓词曲、古典唱腔音乐，就是把各种流派的音乐变为曲乐。我正在排曲目录，开会，文化部的人老是很紧张，把我叫到旁边去说，江青同志，不得了啦，丢了两个底片，工作底片丢了就完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不知道，都是中央首长，这个转那个，那个再转那个，就那么丢了。这个事很多同志都有责任，将来在政治局我要讲一讲，因为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不能看双片。我就看拷贝，不看双片，看了就得负责，看了，他就认为你负了责了。看双片，在外国就是有这样的权威。往下剪容易，改就难了。比方说，一块布已经裁成西装了，你能改成中装吗？我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人，我现在比进城初期胖了一点，裁成我这样身材的衣服，你能穿吗？已经裁成小孩的了，你能改成大人的吗？大概中央的同志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就是要看电影，就那个样子弄来弄去就丢了。我说，报告春桥同志，春桥同志主管文教，后来不晓得怎么找回来了。后来我也调来原始的底片看，画面上已经坏了很多，可见看的那个程度。因为我怕他们销毁那个底片，我说，那不行啊，都得保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说话，那我保留评论权。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这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个电影，谁敢批啊！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什么叫粗暴，这才叫粗暴，抄人家的家。中央有两个倒霉，都是新人。文化部主要负责人用了新人，其实底下老的解放了相当一大批。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很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

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就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的道路上很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就那么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完全的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吧。不可能，那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主席的重要指示同志们都学了吧？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年才认清的。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因此，同志们要允许有认识过程啊。这里有受了气的青年同志，有受了冲击的老同志。不要发泄怨气，发到群众身上，发到青年同志身上，这是不对的。邓小平实际上对老中青都干。主席说了嘛，我是最老的。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说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呀，不能想想自己的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

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头脑失掉了平衡，老呕吐，怕声音，怕光，也不知道什么声音，什么光，别人一碰我的床，就象晕船一样，黄胆都吐出来了。这样有两年，以后我就锻炼，那两年我也刻苦锻炼，护士扶我在外头走一走，出出汗，一天出几十次。我今天舌苔得厚了，就是因为你们那个楼太热了。他欺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了，更何况同志们呢。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安定团结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他才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呢，才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呢。

“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恐怕对你们也没有说过吧。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团结安定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现在公开发行的主席批的叫《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有个按语，你们都有没有？是不是普遍都有？这本书有个内幕，我不晓得同志们知道不？是我们的主席和苏修斗争的结果。主席说，还有错误，不要紧，读的时候加以分析就是了。我去年全部复习了。哎呀，那个阶级斗争熄灭论，利润挂帅等等，都是那里头的，不保留一点不行啊。另外，主席在这儿说了(拿出来念)，“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座的参加过庐山会议的老同志大概都知道吧。彭德怀事件那一次，是不是主席批的这个过时了呢？从中央政治局起，到地方上的高级干部，我认为没有过时。主席说，江青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主席说，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有一篇批示，他不学，搞突然袭击，斗了我四个月。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了，不听主席的。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就不全读了，这一件没有公开。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五月三日，主席开了会，那天的记录我没有找到，就是批他们的这些东西，外国

的月亮比中国的好，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批教条主义。我复习了主席的一系列批示，从七届二中全会起。我把邓小平六八年《我的自述》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统统研究了一下，他是个什么货色呢，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个王明路线的支持者、拥护者。这些话你们自己去找。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太挖苦了，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只有一个组长一份，要人手一本。那个整的还不完整，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总理去世了，总理的自传上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那时已经斗他，他还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嘛！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嘛，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可能有的没有谈。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呢，有物为证。我全部带来了。我上面写的字就不印了，也没有修辞，有一份是我给主席的，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这个“土豪”是好“土豪”，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这上头，我给同志们念一下，不印，我是请主席参阅。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是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我每天都要选一点国际国内的东西给主席，随便写了那么几句，所以我觉得不要印，上海马老揭发的材料，你们可以看一看。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同志们，这是个什么事？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一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风庆轮”的问题，上次没说全，我把文件又调回来了。“风庆轮”是个什么事呢？就是我看了这份东西(手举材料)，我愤恨，我在这个东西上批，我还正式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

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上一次因为记录的同志记不了，我的话也快，没整上。我得读一读其他同志的批示。

王洪文同志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洪文 十月十四日”

春桥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了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张春桥 十月十四日”

文元同志：“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姚文元 十月十四日”

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当时我批了不少材料，有个气浮陀螺，是一个工人发明的，比世界上的都先进，但就是压着他。有一个新华社记者报道了两三年，后来这个记者垂头丧气了，不敢报道了。批林批孔开始后，他又觉得应该报道。我看到这份报道，就建议，反正花不了几个钱，请他到北京来谈一谈。气浮陀螺是飞机、轮船上都要用的。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也是骗了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那个李国堂是个坏人。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可是没有想到他就是李国堂的大后台，也没想到他为什么跳起来，完全想不到的。不过，后来他去挽救了，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是多长啊。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发展到去年斗我，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就这个样子。你认识邓小平这个人吗？很早认识吗？他是个逃兵。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啊，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是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

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有这么四份材料，同志们可以看。在座的同志，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嘛，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品，那没有办法，自找的嘛，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他们想把我那个讲话拿去当上方宝剑，我说，那不行，不能传。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群众的觉悟比我们高得多。说老实话，我没有有些群众那么高的水平，主席批评得对，往往下级比上级高明。我没有背下来，大概意思吧。你们谁背下来了，谁带着主席最近的指示没有？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刘少奇、林彪事件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根本不惊奇，而且高兴、欢呼，觉得早就应该揪出他来，这是我看到的群众的材料是这样的，群众有很大的觉悟，可讲理了。我也去了清华，前天晚上去的。建议你们把文件带走一份，建议你们都去清华。我听说一个组长一份，那怎么行啊，我的警卫员都人手一份，搞得不对头。现在大字报选编第八期出来了，我收到了，你们有没有？我建议，大字报(一)到(八)，应该每个省有一套，他们可以翻印，那是主席亲自抓的点啊，我们都得去学习。现在群众都去抄大字报，叫他们也到那去抄，这不对了嘛，想得不周到。每个省，每个军区要有一套，从(一)到(八)，要是出了(九)，(九)也算上，要给别的省、别的军区补发，补齐，以前那个不够，只有增刊(一)、(二)，没有别的，我说的(一)到(八)是大字报选编。增刊(二)那个形式是我出的主意，原来出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对照着批。看大字报的人太多，就看到一点，三张还没看完，就不得了了，出来了。要取经啊，他们的经验，一个是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列主义巨大的贡献，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了，提到理论的高度，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有历史局限性，巴黎公社两个多月，他也没去，给限制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指示，尖锐、精辟的讲话，但是很不幸，去世早。斯大林，主席在这上头讲了，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还有一些小修的主要是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嘛。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啊，确实有这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那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但是我们主席总是希望象我这样的人到群众中去。我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群众中去，不然就有暮气，就不革命，就反对革命了。主席说了，青年的同志，中年的同志，每年要有几个月时间劳动，主席是说每年三个月，要回本单位去劳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教育，参加集体劳动。呆在上面久了，就会成为官僚，成为小官僚，容易脱离群众，只在机关非常容易。邓小平到大寨，中午也不在那儿，上火车，群众都不见，这个样子，很少有的。他对干部也是这样。我对他的认识现在还在发展，对于他，因为还有些东西我没有弄出来，基本上认识他了。如果同志们看了这四份材料，他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那么大多数同志应该有认识过程，要承认这个认识过程，不能一步登天。帐要算在邓小平身上，这不是替犯有严重

错误的同志来开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得罪了群众，得罪了造反派，那他应该作自我批评，应该赔礼道歉。以后他要再犯错误，还可以再批，是不是？河南就应该向唐师傅赔礼道歉，整得他好苦啊。(唐岐山：我有错误，我有缺点。)那是另外一回事。群众的意见，恐怕不完全是对铁路。大家要认真对待。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几十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说初烂(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一个服务员那样造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们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了呢。意见多，深刻的是春桥同志。你愿意是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后来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小，不看。但是我还有一条意见没有说，就是说作为湘剧音乐，能演现代戏，我对它还是肯定的，我只不过是没有说。我还是讨厌它那个内容。我为什么对花鼓戏那样的帮助呢？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还有一个《半篮花生》，这两种戏我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戏不敢随便说，音乐不敢随便说，但是我还是对它那个内容有意见，这个你们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也得去研究一下湘剧呀，这是自己的本业。当时，好些内容很不好的电影也要出笼了，出笼很好。我觉得拍了的可以上映，让群众鉴别，这是主席的方针嘛。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你是完全翻案，(张：不是。)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样上映嘛。你是要加工去，照原样映嘛，然后再改嘛。已经拍成了，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在这方面上我觉得我还很有一点热心。他把园丁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拿原来的拷贝给同志们看一看，大家评论评论。我还是说那个《园》剧毕竟是演现在的人，过去是演才子佳人。你在那里翻案，你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现在我都有份。他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因为我听得少，看得少，我九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我在湖南，主席嘱咐我回来传达要读点马列，张春桥、文元写文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把这三项连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也不敢用。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我说，你这次回来，要搞清楚一下这个东西。中央的文件都有啊，有三件吧，你那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呢。我就不信，你那个文件上没有啊？你说过没有？军委扩大会不传达怎么行呢？中央的文件不传达怎么行呢？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坑了多少同志啊，坑人呐，害人呐。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这属于执行问题。有的执行得坚决，有的执行得不那么坚决。听说空军有个同志抵制了他一下，就把这个人干掉了。打电话让他们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指示，他们传达不力，派了两个人去，臭批了一通。不能把自己说得那么高明，我到九月初听到，直接在政治局听到，觉得不对头，也不敢问，搞不清楚。因为有两个我是听到的，但不是在一块儿，后头这一个我没有听到。各地的

同志都要对着邓小平，自己有错误、缺点，执行了，有的坚决执行了，有的执行得差一些，空军不那么坚决，把个政委给干掉了。这个话你们不要记，没有去核实，反正是有这么个事。上了中央的文件，我都没有看出来。在一个会上，临时念文件，他们要把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搞掉，我提出来了，说你这样是阉割主席的思想啊。这个文件就那么发了，不给人思考余地，来不及呀。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当时反映很紧张。看起来，在哪儿？在邓。邓小平很紧张，他说照改照改。事先发文件，叫我们看，想一想嘛。不是，而是临时发，发一大堆。他这个时候，发军以上的照改了，军以下不是发全国嘛，还是删了。后来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一份，我拿来看了。你们不信，回去看一看。发军以下的文件，把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弄掉了。你们注意了没有，恐怕也没有注意吧。所以这个事情啊，认识有差别。我和同志们有差别，我认识可能早一点，抵制他也早一点，斗争早一些。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尽快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最近这个，结合实际。还有个点在那里，同志们都去了。主席说开三天，你们来已经四天了，如果问题比较多，回去解决。回去解决，就是以要双方都要学习主席的教导，各自作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讲话的要讲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就死心塌地地跟邓小平走。林彪都没有带走一兵一将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所以要帮助。我今天看了，不能镇压群众。有些省有些问题。(对张平化)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你如果镇压了，你要作自我批评。来的同志，能说话的就要说话。我很不希望象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省都有，这是个大局，要回去先给造反派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现在自己在这儿学习了，回去找造反派先学。我忧虑这个。当然大多数省是可以学下去的，个别同志要有精神准备，回去就让人家给捉起来。廖志高就被捉起来了，我做了工作，陈佳忠做工作，群众听他的呀。中央候补委员陈佳忠同志做了工作，群众说三条，你廖志高都没答复，人已经放了。能说话的同志是不是还有。你看人家清华。现在据说整个北京市都点名了，不上街，很听话的。去了很受教育。

我就是想说一点点这个斗争的内幕。邓小平他们不仅对青年干部，对老年干部。主席说我是最老的，邓小平对主席欺负，残忍。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咱们的主席统帅咱们反击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嘛，执行了一些东西嘛，中央也有文件嘛。所以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有些老同志可能是比较厉害，有的不一定了。有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厉害，比如七机部。

我占同志们时间很多了，觉得这么多问题，能说话的同志，不管老、中、青，有的省份不是所有的，得说说话。错误严重的同志都要下决心改过来，能够正确对待，还要有精神准备，不要叫人家捉起来。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指福建)太厉害了，有人说，“来、来、来，咱们复辟复辟”。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两个省、七百多。他是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就开始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战斗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啊。我们没有职责保护主席吗？请问同志们，有没有这个职责？群众气大了嘛。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看了材料，好象都有精神准备了，争取不要那样，因为有点经验了嘛。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主席不是已经给我们总结了嘛。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嘛，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大局。不要限期，不要把人揪起来，这不好。我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主席这个指示，回去能说话的，老中青都应该说话，陈佳忠就出来说了话，群众给了三条，把廖放了。别的地方还没有。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

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我不能上那个大楼了，我原来想去看你们呀，那儿风大，我现在怕那个大楼，因为我有慢性上呼吸道炎。我来看看同志们。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过去我不知道是他搞的，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不在这儿废话。同志们学习的恐怕比我还好，政治局到现在只学了一次，还是最近学的。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更何况我也有缺点错误。我愤慨的是他对着主席，对着许多跟主席走的，走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他呀，不管老中青，他都干，对着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的。我还没给你们如实的讲，因为我不替他扩散那些玩意儿。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女的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就知道了。”“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可以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楚)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做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不要受孔老二徒子徒孙那些东西影响。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的，，比较正确的都是肯定她的。你看，一部《三国演义》，把曹操搞成什么样子了，咱们看戏，曹操是个奸臣，白脸，但是《三国志》是肯定他的。这个人是法家，而且还是个诗人。这个书还是挺难翻的。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到曹操的戏了，就是这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给翻过去了。陈寿的《三国志》不是这样。唐朝的诗人都是歌颂他的，李白有一首“古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所以我们的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冯天瑜的那本我快看完了。他这本书联系实际，比较容易懂。最近，他有一篇文章，我还没看。他这个书联系实际，只有个别的地方有点差错。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 1115.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1976年2月10日)

省委领导和各位同志们：

咱们来大寨参观学习，至于参观一路上的体会收获就不准备讲得更多了。对咱们山西省的同志们这样的热情招待和欢迎，感谢的心情也不准备多讲了。要不这么大的一个会我要讲这些东西恐怕太自私了吧！生来还是第一次在这样多人面前讲话，所以，压力再大我还是有信心把话讲得好一些，如果我要是讲得不成功的话，那这么几千人我恐怕就犯罪了，罪该万死。真是的还是生来第一次的。昨天在昔阳讲了一次，大家都不太理想，人哪差点没有讲散了。今天依靠大家捧场哪。

同志们，光辉的一九七五年过去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又开始了。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日子里边，大家时刻不该忘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想努力想拼命的向大家来说明白的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来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主要危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边呢？修正主义必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咱们教育战线就当然如此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个结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党的基本路线阐明了这一点，党的十大又重申了这一点。要认识修正主义在我们教育战线也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下历史，因为，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苏联在一九一九年，也搞了一次教学改革，当时苏联主管教育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同志，她遵照列宁的教育思想批判改造了沙俄帝国主义传流下来的旧的教育制度，为苏联开始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破除了很多的资产阶级的陈规戒律，提出了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问题。正是教育界的改革刚刚开始，就被苏联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疯狂地镇压下去了。在我们国家里边呢？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边，教育革命第一次的在我国蓬勃地开展起来，当时，象我二十几岁的人刚刚记事。曾经记得当时真是一破旧学校几千年，学校开始和社会息息相通了。工人、农民选送上大学，厂办学校，校办工厂，函授教育，多种形式办学，等等吧。大量的新生事物涌现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但是很快地就被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镇压下去了。一九六一年他们又炮制了一个高教六十条，开始在我国全面地推行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这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整整的统治了十七年。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再呢，仅仅是在一九七二年出现了一股右倾回潮。资产阶级刮起了一股批极“左”的妖风，其实就是要反攻倒算，要革造反派的命，把林彪形“左”实右的帽子扣在我们身上来。资产阶级也象一九五八年一样地骂我们，质量低、乱糟天，最遗憾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在反动的势力压力之下，低头认错。《决裂》电影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通过那个电影，研究和分析使我们对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有了更初步的了解。总结整个十七年的历史教训，所以，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来。毛主席教育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在四届人大上主席又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且要使全国都知道。一个是要广大群众都知道，今天又告诉我们要使全国都知道。主席的再三强调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为什么说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呢？我们看是有着它非常深的思想根源，有很深很深的阶级根源，有特别广大的社会基础。单就是这个问题愿意和大家讨论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是个历史结论。十七年，我们又对教育战线有两个基本估计，可是这两个基本估计，至今仍然有些人不服气，不理解，甚至有的人抱有抵触情绪。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首先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思想路线上来看，封、资、修的教育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从教育路线上看呢？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为精神支柱。从组织路线上看呢，真是封资修盘根错节。我们说盘根错节，有人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就等于客观不存在了吗？首先让我们从十七年我国的教育大权来看，十七年我国的教育战线，教育

领域上由刘少奇、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一统天下，下有四大金刚，八大怪，再下边条条专政、块块统治，也就是说十七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里边到处布满了一个又一个的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有些人对十七年的基本估计就是不服气。我们可以搞个调查吧！如果我们把十七年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检查一遍，请问有几个大专院校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又有几个大专院校他们执行的确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再把十七年大专院校的一把手都把他们请到咱们这个会场里边来，逐个的给他们作鉴定，究竟有几个执行了正确路线，恐怕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在这些老干部队伍当中最起码也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犯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执行了错误，甚至于在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人数不少的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分子、投降派。十七年的教育大权，就是这么个基本情况。这就是结论。不管你服气不服气。不管你认帐不认帐，这是客观存在，这是历史。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见证。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特别特别广，而且至今顽固的存在，至今还有不少的人，包括我们党内的有些领导同志，还远远没有和他划清界限。在我们辽宁，有一位抓教育工作的老干部，老资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位老资格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化革命以后，十年来，一直大撒手不管，消极怠工，你要说他不管吗？十年来他也管了两次教育，这两次教育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管得呢？第一次就是在一九七二年，人家搞右倾回潮的时候，这位老资格，老干部跳起来了，要反攻倒算，大喊乱糟天。抓第二次教育，就是一九七五年后半年，右倾翻案风，他又一马当先。在我们沈阳农学院，也有这么一个老院长，老资格，十七年他不辞劳苦，起早贪晚地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真是头发都干白了，蹶着屁股干，可是现在呢，教育要革命啦，他老人家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倒不干啦，搞消极怠工，可见这些人对教育革命格格不入达到什么程度，对旧的教育制度又是多么留恋。

我们学校这位老院长，在一九六五年间他曾经组织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中国农业教育大全》，就是中国的农业教育学，其实就是苏联反动的教育学家凯洛夫，他的教育学在我国教学战线的翻版，充满着修正主义的黑货。由此可见，这个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系，在我们这位老院长脑子里边不光光成形了，而且都写成经典著作了。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就是根深蒂固。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办的学校如果完全去依赖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极大的矛盾，完全不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粗手大脚的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人农民上大学，都是破天荒的新鲜事。有点无产阶级感情的人都有说不出来的痛快，真是大快人心。咱们山西昔阳的一条经验根本在路线、关键在班子，这是一条真理。对于我们学校那位资格很老的老院长的问题，第一需要我们帮助他改正和认识错误，第二需要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当中去教育他。可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他抓了几十年教育了，已经成型的教育思想和他那非常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要想在几年之内，甚至几个月之内，就让他彻底的转变相当不容易的。八、九年时间啦，工作我们没有少做啦，我们等啊！等啊！等了一年又一年，转变了没有，一点也没有转变。从理论上也没有服气，从态度上更是顽固，一直对教育革命抱有很大很大的抵触情绪，而且满腹牢骚，搞消极怠工，这样的人我们帮他搞路线分析，做他思想工作，提高他认识。可是呀！人家比你还高明，一点也听不进去，不改，死也不改，宁可把花岗岩脑袋带到棺材里去，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他进行等待，迁就，恭敬，而且，照旧把他摆在一、二把手的位置上，叫他继续统治学校，如果那样的话，我看我们共产党有点太消极啦！恐怕是右倾。十七年我们失败的教训，这个亏就吃在这里面，我们不能够这样，决不能这样。今天，我们办教育，也是在搞阶级斗争，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婆婆妈妈的哄着来，不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原则。咱们学校就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精神，要对农学院的领导班子动一个大手术，听了之后，特别特别高兴，这个大手术我们动啦！现在还正在动。我们彻底的改组了过去的领导班子。在我们的领导班子里边结合了三名工人师傅，从农村选拔了三名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

选留了班子当中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年干部，提拔了一批啊提拔了一位年轻的教学干部，而且党委里边第一次的工农兵学员代表也进了党委，在班子里边还保留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党内的老教授，一共由十一名组成。阶级成份大大的改变了。这个班子，这个新的班子，要在资产阶级看来，一个普通的工人当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一个小小的农村公社书记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当大学院长，这些事情啊，恐怕都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这个班子刚刚成立，就有的人就放风啦：说这么能行，大学的领导班子没有几个懂教育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你们只知道做工、只会种地。大学呀！搞大学嘛，还得那些教育家，还得象咱们过去那位老院长。而且，还有的人，要把那位老院长请回来。我们说请这位老院长，你们就别想啦。被你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念念不忘的那位老院长，我们派他回家抱孩子去啦，连顾问也不让他当，给他小楼、给他地位、给他高额的工资，给他待遇，什么都给他，就是不让他当一、二把手。就是不让他继续统治学校，把他养起来。至于外行内行的问题，我们看，我们那位老院长搞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他最内行，出名的内行，顶尖的内行，搞教育革命极大的不适应，绊脚，甚至达到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的程度，别的不谈，咱们就单从办农业大学嘛，单就业务专长来讲内外行我们看，我们那位权威的农学院的院长，全国都有名的院长，如果把他带到农村去，什么内行！我看呀，连五谷杂粮他都认不全，还写书，还写著作，还有的人吹嘘他，还内行呢！我看他内行个屁！有些人老是在下边捧场，说什么老院长有功。什么功劳！十七年执行错误路线，确实付出很大的劳动，很多的辛苦，这一点咱们承认。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严格地讲连苦劳都没有，有点徒劳，白劳，帮了倒忙嘛。帮了共产党的倒忙，什么功劳，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我们看，我们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我们的革命干部，我们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观点，有立场，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知道在农村三大革命第一线的需要，他们知道贫下中农对于我们这个学校如何办，有哪些要求，有哪些期望。他们最知道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大学应该怎么办，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他们最理解我国的教育为什么要来一场革命，他们也知道，最清醒，他们进驻大学以来是执行特殊使命来的，是占领上层建筑的，总的来讲，他们搞教育革命，办社会主义大学，他们是最内行的。我们这个被人家称为最外行的领导班子，刚刚改造，刚刚成立，时间不长，学校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朝农就真正走上了正规了。学习大寨呢，已经轰轰烈烈，学校的各项工作大有改观，现在，我们正以动大手术的精神，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下决心动手术就动这么一次，不光要院一级的领导班子要动，中层的班子也要动，下层的班子还要动，一句话，这样做就对啦！上层建筑部门，必须大胆百倍的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份，加强党的班子建设。其实资产阶级搞右倾翻案，他们最注意的最关键的就是在党的组织路线上搞右倾翻案，这一次右倾翻案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所以，要保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施和执行必须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反攻倒算惯用的王牌，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所以，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反我们党组织路线右倾思潮，狠批党的组织路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克服头脑中的模糊观念，更重要的是要狠狠的批判，我们党乃至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路上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把党的组织路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威风扫地，正是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路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远远没有受到批判，好多单位甚至都没有接触，理论上没有搞明白，实际上没有批判，所以，导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不清，党的班子队伍建设不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性质、目的和意义，没有严格地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派。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那些民主革命派，论其社会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边，由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要他们掌权，历史必得倒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掌权，革命就将发展，这种前进与倒退的辩证道理，通过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连刚一上学的小孩子们也都能够懂得的一般道理。

要分析在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的民主革命派，需下很大的力气的。在我们党内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多数的同志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能够坚持继续革命，能够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为人民服务，对主席是有了一些阶级感情的，这样的老同志是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这样的老同志是最可亲可敬的，也是很多的。第二就是在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有些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弄懂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不同，根本的转变，他们还是一个劲的坚持偏见，继续在那里搞他们的民主革命，不搞社会主义，这样的人最容易犯右倾错误，最容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确实有。再如，就是一些民主革命派，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就是由于他们自己对人民，对于革命战争时期有点贡献，所以，他们就由商品价值规律所支配，把自己的那点功劳，当成社会主义革命当中的高价商品，当了官啦，有了钱了，没有人再欺负他啦，有了舒服的日子过啦，不愁吃不愁喝啦，达到他们的目的啦，不想革命啦，就把社会主义当成了安乐窝，吃、喝、玩、乐，一天哪在那里打麻将，生活上逐步开始走上了资产阶级化了，逐步的量变到质变，思想政治路线上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不干社会主义革命，搞倒退。在组织路线上也必然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另立司令部，开始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这样的人出了我们党内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当官就是走资派。如果他们不接受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教训，死不改悔，搞右倾翻案，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同人民同无产阶级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他们必然要对抗群众运动，运动以后他们就一定跳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反对党中央，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直接发动的，所以，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那些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有一个最需解决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民主革命派向何处去？有不少的民主革命派，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对于人民有功、有劳。但是如果也真的到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时候，当人民群众、当广大的农民分了他家的房子、分了他家的土地，分了他家的财产，他就一下把屁股坐在他反动阶级、反动的家庭、反动的财产，反动的老子那边去了，对抗土地革命，反对土地改革，对抗社会主义改造，也必然的不搞社会主义，混社会主义，搞修正主义。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民主革命派，一下立场就能够转变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一下子就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去了呢？就是因为，这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性质、任务，它们的目的宗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关于民主革命派的问题，这个呀自己理论水平很低，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应当注重的研究。现在在我们党内的那些民主革命派，他们最大的特点，共同点，就是不承认基本路线，不懂的路线的斗争，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最容易成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也最容易转变成资产阶级的人物，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些不继续革命的那些民主革命派，在现实的革命阶段当中，他们都是搞今不如昔，厚古薄今的，他们的思想体系都是儒家的。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看作是极左的产物，把一切革命，尤其是文化革命看得更是刻骨，一点也不理解，甚至于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两个字也不愿意听，听了难受，听了刺耳。复旧、倒退、厚古薄今，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在现革命阶段那些不继续革命的民主革命派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往往是自命不凡，主观武断，搞唯心主义，搞经验主义，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就是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变种，也可以说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是我们国内，在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一个大祸根。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用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去顶替党内那些固步自封的因循守旧的民主革命派，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马克思主义、搞共产主义，还是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继续在那里边用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宗旨，顽固地在那里搞民主革命，我看这两样人、这两条路线，也就是前进与倒退的我们党内的两

条路线。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经过流血牺牲从资产阶级那里边夺过来的国家政权，反过来去交给我们党内的那些民主革命派，去让他们掌权的话，在由这些民主革命派把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的大权，再反过来，交给那些所谓懂得科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去管理、去治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阶级投降派。我们就要犯罪。一般地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些民主革命派，他们到现在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教育革命，这一点是不令人奇怪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否认他们历史功绩，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符合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可一点也不能够去迁就他们那些原则的问题，原则性的错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违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在咱们的革命的队伍当中，几乎每一个同志对于人民能够做一些有利的事，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离开了正确路线去引导、任何人只强调自己的作用、自己的功劳，也只能是没有自知之明一种的表现。同时，如果有的人把他们过去战争年代里那些功劳，作为同正确路线相对抗的资本，那么，他的这点功劳，这点资本，就改变性质啦！就要走向反面，就要搞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真有这样一些人，特别令人注意的，当文化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当革命的造反派把他们拉下马的时候，真是好话说尽了，什么“彻底服气”呀！“永不翻案”嘛！“感恩不尽”哪等等，实际上从路线上不认帐，理论上不服输，态度上他也没有服气。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运动当中，凭着几句好话，掉了几滴眼泪，求得了人民的谅解，甚至表现得非常积极，到了现在，到了今天，我们比较明确地看到了，在焕发革命青春老干部队伍当中，还有这样一批政治骗子，由此可见，当初，他们哭鼻子，掉眼泪是在克己，今天，搞右倾翻案，就是在复礼，克己复礼，得志便猖狂，这就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路线。东郭先生和狼这是个历史上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在今天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尤其不该忘记。这样的一些人上台了，人多了，势力大了，有了社会基础，还有组织保证，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得意忘形，他们一边疯狂地、狂妄地搞右倾翻案，一边用折中的手法，继续贩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个修正主义黑货。其实他们的种种奇谈怪论，也没有什么新鲜玩艺，都是我们党的八大、九大曾经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修正主义破烂货，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我们如果把他们现在的一些奇谈怪论，从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奇谈怪论相比较起来看，也都是他们自己的老调重弹，仍然是以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以这个东西为基本理论，仍然以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为奋斗方向，推行的仍然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的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尤其是在四届人大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奇谈怪论急剧的增多，小道消息更是数不胜数，右倾翻案也达到了猖狂造极的地步，甚至公开化、合法化了，名正言顺地搞反攻倒算。大家再回忆一下，一年多来，在我国政治谣言到处泛滥，把一些什么人物吹捧的神乎其神不得了，简直比主席还英明，把中央某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首长攻击的、造谣的、污蔑的一塌糊涂，真是唯我所用，我们看，这些谣言的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出现，就是我们党内路线斗争的前奏，也就是在我国复辟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他们做的很好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前些日子在中央，单就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黑信问题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我活了二十几年，这个打招呼会还很少听到，什么叫打招呼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呼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文件，向全国宣布，对反党分子陆定一，宣布最后的处理，也就是政治死刑。大家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处理的死狗陆定一，为什么要今天处理呢？自己看，他有着非常生动的现实意义，我们那里是这样理解的，处理陆定一，就是象那些还在走走资派们，斩首示众，杀陆定一这个小鸡，给那些蠢蠢欲动的；反攻倒算的，搞右倾翻案的那些猴子们看一看，看谁还敢翻案，看他还跳出来反攻倒算，没

皮没脸的，不识时务者，和陆定一一样，就是下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手碗。因而，我们必须大胆地把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教育领导岗位下赶快撤销，宁可提拔应用那些对旧的教育接受不多，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经验缺少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内堆集的垃圾清除出去，新鲜血液才能充实进来，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各个单位都能照这样做，我们看形势一定会大好的。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独裁，这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请客吃饭，这是教育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在用最有力的办法，用组织手段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句话，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样做，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资产阶级搞复辟，总是在党内找他们的代理，总是首先从组织方面采取他们的措施，其实，这一招倒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发明，创造，有些人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话又唠回来了，咱们铁岭农学院搞教育革命，没有很好的经验，但就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辽宁省委的一条好经验，如果全国的教育部门，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能够这样的，果断地采取措施，那么形势不知该有多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危害是很大很大的，几位大人物，几次讲话就把我们全国闹的人心慌慌，好多省都程度不同地往回扭了，倒退了。可见，在我们党内，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国家出修正主义的最大祸害、最大危险。以上我们谈到的是上层建筑领导权问题。

再想谈呢，就是我们教师队伍的状况，对于我们的教师队伍应该有个很好的估计，想重点谈一下，尤其是大专院校原有教师队伍的问题。

我们认为旧的教师队伍当中的一些教师，他们基本上是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有的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地看到，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大多数人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前半生所受的教育是封资修的。他们十七年搞的教育路线也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旧中国带过来的旧的世界观，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了，是在向无产阶级来靠拢了，为什么？我们强调旧的教师队伍的世界观，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无产阶级的新的教育大军还没有造就出来。我们文化教育工作当中，尤其是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当中，教学工作当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往往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要对旧的教师队伍进行团结和改造，和大胆使用，要这样的话，就必须对这个队伍有一个基本估计，知己知彼嘛，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中央一九七一年的四十四号文件的两个基本估计，也就是对知识分子队伍的阶级分析，没有任何恶意。解放初期，我们搞土地革命的时候，都是凭着土地、房产、剥削率来考察他们的政治态度、考察他们的阶级立场，来划分成份。到了今天，怎么划成份呢？现在公有制了，基本上是公有制，如果我们再用过去的方法划分阶级，搞阶级分析的话，那么，一般的农民，一般的人口多的工人，恐怕都是无产阶级，挣钱多的，分值高的农民，恐怕就成了中农啦，成了小资产阶级啦。所以，我们对待教师队伍的阶级分析，就必须在思想路线方面，也就是在世界观方面，必须有一个阶级分析，必须搞一个基本估计。有些老同志听到有人把他们划到归属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知识分子范畴之内，他们就不高兴了，甚至于背后骂娘，真不应该，实在不应该。其实也不用别人说，就是请这些老教师同志们自己去掂量掂量，究竟在你们的头脑当中，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究竟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上风，还是无产阶级思想占主要地位，请问有几个老教师能够站出来，我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恐怕不多吧？最起码百分之八十的这样的老教师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切实是实事求是的，咱们又不是一定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那么个问题，咱们是在搞教师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在世界观方面的阶级分析，这样的话，能够有力地促使我们努力地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无产阶级方面来靠拢，也有利于我们对于旧的教师队伍去团结、改造和使用。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基本估计，有的人，尤其是一些老教师同志，不服气，这些人不服气，我们却是很服气。这个事，我都服气。在我的头脑里边就有不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过，再多恐怕也达不到百分之七十吧，基本上还恐怕不是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

不放过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能放过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因为咱们是在搞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阶级的世界观，不能捏在一起，必须划清界限。所以，我们把主席说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这是个真理。所以，咱们在学校里边，在班级里边，经常地开门整党，进行了党内整风，班级整风，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我看哪能，都是这个目的，都是在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全面专政，所以，就得衷心地希望这些老的教师同志们对于这个基本估计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应当主观上自己去积极地改造自己。毛主席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我们理解，教员的问题，主要还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教师队伍的世界观解决了，其它问题，教育革命啦，教学改革啦，教学工作呀，都会迎刃而解的。因为澄清了思想路线，所以说教师问题，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存在的问题，必须注重的解决，正如列宁同志所讲的那样，第一改造旧的教师队伍；第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教育大军。改造当中进行培养，培养当中还得注重地进行改造。我看呢，这就是培养和改造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一条基本方针。尤其是经过文化革命，经过教育革命，有一些老年教师真是焕发了青春，他们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划清界限，吸取了一些反面的教训，又吸取了一些正面的经验，在教育革命当中表现的非常积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令人高兴的是，一大批年轻一代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教师，也在不断地成长，关心我们国家大事，关心教育革命的这样一批积极分子越来越多了。不过，不管怎么多，这个队伍同我们形势的需要来看呢，还不大，还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队伍，很多的人，大多数人对待我国的教育革命这个新形势还不能够适应，有的甚至格格不入，这也是个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愿意走老路的人不多，习惯于走老路的人可真不少，这就是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再有，我们这个国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并存的这么一个国家，小生产已经是汪洋大海，这个小资产阶级固有的那种知识私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知识私有观念就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我国的经济基础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非常顽固的现象，这也是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修正主义思潮，一遇合适的气氛条件就极度泛滥的危险因素，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在武力上被我们打败之后，生产资料被我们剥夺之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就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的最后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领域里边，资产阶级还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党内走资派，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有着很深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有着修正主义良好生存的肥沃土壤。也正象姚文元同志所论述的那样，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也仍然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加上帝修反遥相呼应，再加上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世界上没有过的教育革命，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苏联搞了一次，也没有搞成，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一个样板，只能去完全依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探讨、开创教育革命的新途径，这个新生事物，缺少经验，存在不足，有薄弱环节，所以好多问题，好多薄弱环节，就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可乘之机。

所以说以上所说的一切，就足以说明，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最大最大的危险也仍然是修正主义，大家都知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我国的教育阵地开刀的，然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他们也完全可能从我国的教育战线打开缺口突破，一九七五年，也就是今天，在我国又突出的出现了一场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形势非常好，现在，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群众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寨人的精神，充满信心地奋斗着，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二十世纪末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将有一个高度发展，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真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形势一派大好，也就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人们欢天喜地地为了早日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这么个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向我们的反攻倒算，首先拿教育阵地开刀了，而且首先拿毛主席亲自抓的两个学校，清华、北大开刀了，在全国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的妖风，这一次右倾翻案风，周荣鑫是罪魁，祸首是谁呢？咱们不知道，这一股

右倾翻案风有点象五八年修正主义要扼杀我国教育革命，那个时候那股来头，有点象刘少奇要疯狂砍断三面红旗的那股架势，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那股思潮要厉害的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再次猖狂进攻。肯定地说，这次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在党内就是路线斗争，是党内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党内的长期路线斗争当中的又一次的突出表现。大家都记得，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向党猖狂进攻，我们搞了一次反右斗争，我们看，今天反击右倾翻案，其性质和反右斗争是一样的，当然了，这次右倾翻案风的刮起来主要还是表现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地体现在走资派身上，正因为清华、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两个典型，所以，走资派为了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革命的案，攻击毛主席，就拿这两个学校开刀。咱们辽宁省因为在教育革命当中也坚持了正确路线，搞出了一些新鲜经验，所以，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成了走资派，这个否定文化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开刀的一个重点。自己是一个辽宁人，决不是我们自卖自夸啦，几年来，辽宁省委执行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理解主席的教育思想，都是比较认真的，比较坚决的，我们还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农大——朝阳农学院，也就是说，辽宁在我国的教育革命当中，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和贡献，所以，搞右倾翻案的人们，就要首先砍断朝阳这面红旗，借以全盘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革命。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份到十二月份，在咱们辽宁，最严重的还是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小道消息可多啦，咱们这些学员在山沟里的大学里边消息闭塞得很，但是，我们有的好多的教员，他们的消息特别的灵通，真是四通八达，他们可能是拿到了周部长的讲话，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来了，过去对待教育革命一直不热心，不出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们，却从来没有过的活跃起来，高兴起来了，这一支一直保持沉默的、消极的教师队伍，开始发表讲话了，有些人好象要恢复十七年统治学校的那股元气，腰杆子硬起来了，有点不服管了，好象应该轮到革造反派的命的时候了，反攻倒算，恐怕有朝一日了，他们听到上面有人喊，说要有热心于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对下边他们就胆敢指名道姓地大骂工宣队。上边有人喊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是对的，但是强调过分了，他们在下边就胆敢把工农兵学员的组织踩在脚跟底下，他们说，工农兵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自己，改造世界观。这是屁话，上边有的人说，基础课的教师都成单干户了，等等、等等，下边就有的人提出来，要恢复老三段教学，要重建基础部，恢复旧的教育制度。那时候，自己感觉很深，过去，因为我多多少少地在学校里边还负点责任，当一个所谓的头头，好多人对我还是比较谦虚，说一些好话，给点笑脸，这个时候，笑脸不见了，好话也听不到了，有点冰冷冷地，那些日子，吃饭吃不下，睡觉也睡不实，半夜睡觉老作梦，作梦不作好梦，死爹死妈，天昏地暗，好象中国要变天了一样，好象人人掐我的脖子，要掐死我一样，再加上咱们学校条件不好，半夜冻醒了真是觉得寒气逼人，到了十一月的中旬，那时候的压力就更大了，半夜睡不着，就想问题，想的可多了，开会也开不下去了，就到外边走一走，和同学们谈一谈，谈的也特别广泛，我们和同志们谈到了这一次这股来头，非同小可，这是一次斗争，非常严重的，大家从学校谈到社会，从辽宁谈到北京，从小人物唠到大人物，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唠到文化革命以后，从过去唠到现在，又推测将来，越唠越觉得问题的复杂，问题严重，越觉得事情的后果特别可怕。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上课也实在上不下去了，我就给同志们写了一个小条，在条上写着，大概内容就是写着有人要反攻倒算，而来头不小，应当反击，就是这么个内容。十月份，咱们班级的同学，对《教育革命通讯》第九期进行了研究，有很大争论，在全班组织过讨论，观点没有达到统一，因为过去咱们班级写大字报，观点都是一致，这一次就产生分歧了，分歧还很大，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第十期一发表，所以很自然地就引起了咱们班级的同学们的重视，引起了咱们班级的讨论，这个《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刚刚拿到手，看到第一篇文章，就觉得大有问题，看这个题目就觉得不是一般的问题，《教育革命通讯》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评论，评论的名字叫《培养无产阶级

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当时我看到以后，我说什么正确的道路，仔细一分析，看一看内容才知道了，什么正确道路，言外之意，就是以前的路子不正确，没解决好，我这个是正统，我这个是正确的，就是修正主义，那篇文章里第一段就谈到大好的经济建设形势，给人们的影响就是缺文化，缺科学，缺人材，然后用四段的篇幅，大抄中央文件，抄四十四号文件，他们要宣传的倒不是中央 1971 年的四十四号文件，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抽掉四十四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利用一些方法性的问题去扼杀。

一九七一年以后，五年来教育战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就是这么一个罪恶目的，紧接着又抄了两段导师的讲话，列宁的语录，我们看它要说的不是导师的话，是他自己的话，绕来绕去的，在最后说实话了，形势逼人哪，怎么办哪，同志们要想一想，最后一段提出问题，又解答了问题，用主席语录解答的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恶毒，什么需要科学家呀，新闻记者，工程师呀等等，就这么解答问题的，整篇文章充满着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目的是非常险恶的。同志们马上就印制出来，问题严重，同志们也就马上就认识了，马上就给这篇文章下了定义，是一株大毒草，然而，也就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大毒草，这篇文章却被有些人捧为珍宝，大吹大捧，因为这股翻案风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出了他们的咽到肚子里边想说的，又不敢说的话，适应了他们的世界观，加上部长大人讲话，一些消息在他们的耳朵里边已经灌满了，也认为教育革命是过头了，搞糟了，应该矫枉过正了。所以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一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放心大胆地在政治课的讲台上向学员们推荐了《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第一篇评论，说这篇评论对于我国的教育革命有着指导意义，说这篇文章对于我国教育战线上是我国教育战线上重新调整政策的一颗红色信号，高度评价。然而，同学们听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气愤。什么红色信号，他是绿色信号，是绿灯，有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险，必须不顾一切加以批判。也就是在这位马列教员推荐的第二天，我们工农兵学员代表也毅然地登上政治讲台，对那位马列先生的观点提出针锋相对的辩论。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国家教育部主办的权威刊物提出严厉的挑战，尖锐地批驳。驻院工宣队的师傅们，工宣队长立即站出来，当场表态，热情地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而且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就这样，在我们学校里边一场革命大辩论就开始了。开始就在咱们一个寝室里边，晚上一辩论到半夜，同学们各不相让，吵吵嚷嚷，其他班级的同学，因为住的是楼房，影响人家睡不着觉，都向咱们提出抗议，敲窗户，有的女同学跑到咱们四楼上来给咱们调情，还叫不叫咱睡觉啊！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所以很快地，咱们班支部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就因势利导在全班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大辩论。咱们班级党支部很快就达到了观点的统一。在大辩论会开始以前，因为我是班级支部书记，给大家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表态，我们争论的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认识问题，这一点必须肯定。第二不许讽刺挖苦，不许搞人身攻击。第三请大家不要被文章的内容约束，要从战略上、从路线上去看问题。第四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不以个人名义和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以班级教管小组的名义统一发表。紧接着就给大家提出几个思考题，一共有四个思考题：第一个我就讲《教育革命通讯》一共办了三十多期了，为什么七五年的第十期反响这么大，那么引人注目，那么令人高兴。第二，如果一九五八年我国教育革命一直胜利到今天的话，请大家设想一下教育革命的形势应该有多好。第三，《教育革命通讯》那篇评论与沈阳机电学院的第一张大字报有什么区别。第四，和我们班写的大字报有啥区别。就这么四个问题。这次大辩论全班同学都动起来了，从来形势也没有那么好，同学们纷纷地翻马列、马列著作，翻中央文件，把三十多期《教育革命通讯》都搬出来了，从头研究，但是，比较遗憾的，对待这篇评论，这株大毒草反动的文章，持赞成观点的同志占上风，大多数、绝大多数。批判派的很少很少，当时学校领导比较重视，咱们总支领导就决定，把这篇通讯打印，人手一份，在全系范围内展开大辩论，这次辩论在一个班，一个寝室，一个系里面辩论也辩论不清楚，没有把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所以，当时我就和领导同志们商量，要发动一场全校性的大辩论，所以，过去一般那一个集体里面，那一个班级里面都存在一点派性、

宗派，这么一辩论宗派就打开了，形成两个学派，一个是辩护派，一个是批判派。很快地两个派别就扩大到全校。辩论到高潮的时候，学校的两派，各选派自己的代表，能说善讲的同学，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展开全校的一个大辩论，在会场上都是用的麦克风进行辩论，声势比较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但是，毕竟批判派还是少数，辩护派势力雄厚，嘴也多，道道也多，他们都分析说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充满着唯物主义，说我国的各条战线都在调整政策，都在找差距，教育战线也跑不了，说运动快搞完了，应当安定团结了，落实政策，教育革命就是矫枉过正，就是这么个问题，群众运动都是这样，都是这么理解，对待教育革命的形势有点厌烦情绪，不太理解。当时批判派同学压力特别大，有点吃不消，那么多的嘴，周围都是辩护派了。两派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各不相让，连一个裁判员都没有，到哪儿去说理呢，压力确实太大，尤其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清华北大的文章发表了《教育革命正确的方向不容篡改》。当时正是早晨六点半钟，同学们上操刚回来，窗户一打开，同学们都提着个耳朵静听，饭都不吃了，越听越高兴。开始的时候，辩护派的同志们都说你看看，有人篡改了啦，篡改了正确方向啦，他也不知道怎么篡改的，还是谁篡改的。后来文章播到四、五分钟以后嘛，这些同学就觉得不是味，就有所察觉。当时咱们班级批判派的同志，有一个小同志，二十三岁，就从二层床上蹦下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到各屋奔走相告，胜利了！这次斗争又胜利了！我听了以后，尤其吧那个广播员是中国第一流的广播员，用非常激昂的声音播送的，高兴得不得了，来到我们寝室里，我就喊，这可好了，我说这才是一个红色信号，这个反击全国都动起来了。听到两校的文章发表后，批判派的同志们欢欣鼓舞，趾高气扬，扬眉吐气；辩护派的同志们就有点受压，有点难受，因为当时他们正处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正在得意的形势之下，所以，听到两校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吃一惊，马上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认识到文章不是孤立写出来的，不能单就文章论文章，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一般性的辩论。所以，全班同学全校同学立即统一了认识，一致重新用批判的观点共同去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批判那些奇谈怪论，好多同志就说，无论如何，怎么样也没有认识到这篇文章是这么大的问题，这场斗争啊，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斗争，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这个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所以，在咱们的总结会上，多数同志们都喜欢作个检查，当时也是有点谦虚啦，有些同志还讲，我的观点错了，我们应该投降，应当接受“招安”，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观点错啦。当时我就觉得，同是一个班级的同学，都是认识问题，这么讲话，这个倾向不好。所以，我就掌握会场，就向大家讲，我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没有被篡改，教育革命的成果没有被否定，我们大家都胜利了。同时，我就问同学们，为什么这次大的路线斗争能这样快的取得一些胜利呢？为什么呢？因为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历史的经验，人们都没有忘记，更尤其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咱们是背靠大树，毛主席健在什么都好说，在这场紧张的大辩论当中，我根据同志们的发言纪录整理了一篇文章，这个后来就登在报纸上了，登在《人民日报》，那不是答卷的全文，咱们《辽报》登的是全文，在文章的前面还加上了张铁生的名字，实在不应该，有点贫天之功，其实呢，是咱们大家的认识，全班同学的观点，我不过是及时地反映出来了就是啦。

沈毅：我简单地就这问题说明一下，当报纸发表了铁生同志的新答卷以后，议论不一样，绝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地看到铁生同志几年来，由于自己主观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自己能够在斗争当中不断的继续革命，在这一次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当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大家很高兴。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有种种的想法和看法，其中有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因为铁生同志，这个新答卷的写出恐怕不是他自己的文章，更有怀疑者因为铁生同志是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肯定和中央某些领导有单线联系，所以这次大辩论，这次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刚刚形成，恐怕他就有了了解了，上级有个别领导跟他单线联系告诉他了，所以有这场斗争啦！所以，张铁生能够在斗争中写出一个新答卷，这个情况，我们以后呢确实也遇到一些同志，有些好心同志向我们打听，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情我们还有点发言权，比较了解，铁生同志要说有单线联系呢，这个只有我们知道，一点没有。他

有联系的只有他那个生产队，他现在仍然还是他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因为张铁生同志上大学呀，不是为了扩大差别，而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当一个好农民。铁生同志有句话，他上大学是为了农村，在学校想农村，大学毕业回农村，坚决当一个好农民。对他那个生产队是经常有联系的。每年他要回去三至五次，安排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直接抓，安排生产。即使不回去，他每年要给生产队写信四五十封，每一封信讲得非常高，讲到路线问题，讲到阶级斗争问题，讲到生产斗争问题，非常关心那个生产队。他至于跟上面一些领导同志确实有些接触，因为他经常开会，有些接触。他接触到一些问题呢，他能够很好地来进一步来研究。怎么很好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时呢，也正因为他接触一些问题，他就研究一些问题。比如他关于这次右倾翻案妖风，他的察觉前后，他这个新答卷的写出，这个《辽宁报》的发表是以十一月二十九号这天，作为这一天发表的。因为这一天省委领导同志拿到了，省委领导看了以后，感到铁生同志这个观点明确，路线清楚，很说明问题。实际这篇文章是他在十一月二号左右就写出来的，已经写出来了。为什么发表在二十九号呢？这里有个过程，他当时，他方才不是讲了嘛，他组织同学，他现在除了是院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以外，他又担任班党支部书记，他组织这个班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特别第十期发表以后，在他这班掀起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同学们在争论当中，相持不下，张铁生同志引导了一些同学怎么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当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为什么能够很敏锐地觉察这些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张铁生同志他能够积极地努力地去刻苦地读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他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不是在十一月份才察觉的。对于一些小道消息，一些奇谈怪论，他在八、九月份的时候，他就有所察觉。我记得他在这个八、九月份曾经到省、地开了几次会，开会回来的时候，因为在会上也传达一些人的讲话，也看过一些讲话，回来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怎么看这些人的讲话，我觉得怎么很难受的呐，觉得味道不对呢？什么原因呢？当时，说实在的，我们也只得跟他一般地谈，对这些我们的认识也不清楚，况且加上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也不敢大胆地很放肆地去讲这些问题，所以他只能自问自答。作为我们只是跟他一般地谈一谈。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就积极去翻主席著作，翻马列的书，他是不分黑夜白天去读书，抽点时间就读书，在火车上，汽车上，在走路，在学校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山沟底，因为我们的学校现在是一个小山沟，在山沟里的树根底下去读马列著作，看毛主席著作，看列宁的有关文章，通过这个来解决他当前一些认识问题。所以，教育界奇谈怪论一出现以后，他就看得比较清楚，他也很气愤，所以那一段都象同志们说的，铁生瘦了，确实那一段瘦得很邪乎，他非常感到压力很大，问题也很多，怎么样组织大家反击这次右倾翻案风，他想得很多，确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方才他已经讲了，他不仅在这方面有觉察了，一会儿他可能要讲，你比如他对当时报纸、电台，也曾经讲过，以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说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个指示为纲，他对这问题他就认为是不对头，他认为这样讲，这就没有纲啦，抽掉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这个纲，这究竟什么是纲，这个事情他给我讲了就不止一次，所以，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要警惕出修正主义，所以他的注意力呢，就注意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高度上来了。所以，在辩论这个基础上呢，所以就很快就写了这样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形成，当时因为没有到省里，省里也没有开会，这个学校教育革命比较紧张，所以铁生同志也就没有把它拿出来，他整理个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去，我们辽宁省是在十二月一号到五号，省里开了一个干部会，这次会议是由省委常委、各市地委第一书记和各个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这么个干部会，这次会议专门来讨论教育革命问题。

我们接到通知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就是这样，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学校派两名同志参加会议，和地委书记一道在省里开会，铁生同志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因为他也摸不到这次会议到底研究些什么问题，但他知道既然要大专院校开会，当前这样一个形势，因为当时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大批判文章没出，大批判文章出的是十二期杂志，这是十一月的问题，他也感到究竟当前我们辽宁省委抱着什么态度，他就跟我们学校的

到省里开会的这个负责同志讲了一下他的意见，反复讲，说当前这个斗争可不能是一般的斗争，希望你到那儿一定要站稳立场，要斗，他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结果，他说一定要站到清华北大朝农这一方，即使省委要是动摇了，我张铁生也得跟他拼，不能动摇，希望你别动摇，跟我们这个负责人讲的，对我们这个负责人很鼓舞，完了，这就是天气就已经很晚了，他就回去了，回去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不着看书，看书完了再想，怎么想怎么觉得去两人开会仅跟一个同志说了，工宣队长到底是个啥态度，他还不摸底，他知道工人阶级一定能够站稳立场，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冲锋陷阵，他在这次在小将上讲台讲政治课，工宣队长首先站出来支持的，当然这一次省里头别屈服于压力，省里头这次会如果弄不好，咱们也都倒向一边，反对起朝阳农学院，反对起当前这个新生事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所以，他第二天早晨别人都睡觉呢，他四点钟就起来，他一宿也没怎么合眼，起来披起棉袄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同志，因为他住的地方和我们工宣队住的地方相隔有三里多地，中间隔一个山包，路还很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就这个同志和他一起，就到工宣队师傅的住地。到那儿嘭嘭敲门，这把人敲毛了，这是干什么啦！这么早来，问：“是谁？”说是铁生。这工人师傅正爬在床上，他就进来了，他就给谈。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工人师傅，你不能动摇，坚持顶得住，这次斗争一定是很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站在朝农这一边，即使省委变了，我们也不能变，我们坚决斗争到底，这是翻案，这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翻教育革命的案，这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不能答应！跟那个师傅谈了三个多钟头，四点多钟到的，七点多钟要吃饭了，工人师傅说，你就回去吧，你讲的那么多我记了一些，但是我还记不住，你是不是能写个材料我带着，这样我到那儿说话更有依据，拿着东西我上去讲去。铁生说，行！这样回来他早饭也没有吃在宿舍趴着写，十点钟就要到我们省宾馆开会，说十一点以前就交给他，不交给就晚了，下午就开会了。铁生回来饭也没吃披着棉袄趴在桌上一气呵成，把原来那个大字报重新整理一下成了这篇文章，这是报纸发表这个答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点发言权的，知道铁生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是由于自己主观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和路线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能够继续革命，补充一点说明一下，完了。

张铁生：我讲话没有充分的准备，加上口音大家听了也不习惯，主要吧讲话质量不高，好放炮，再加上自己牙齿长得也不整齐，说话有些漏洞，在咱们那个学校里边我讲话吧老有些负担，由于咱们那个学校有些人记我帐，他们说，张铁生的每一次讲话我那块儿都有记录。言外之意就是说你那个小子呀，讲那么多错话，到时候跑不了你，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有没有记我帐的人呢？反正也不敢讲，恐怕有也不多，讲话比较放肆，大家谅解一点，我就随心所欲，想啥讲啥，教我尽讲那些保险的话，唱些高调子，我还没学会。在大辩论当中，尤其是受压的时候，心情和一九七三年进考场考试的时候，是同样的激动，心呀，蹦蹦地跳，当时我就和同志们说，一九七三年，咱们省委，为了回击修正主义回潮，捡了一块石头，回击回潮风，今天呀，我们要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就这么讲。所以通过这次斗争，使我认识到很多问题，方才咱们领导同志讲了，有些人猜疑我有什么单线联系，确实是单线，没有双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呀，有着直接的联系，紧密的联系，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格格不入，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被人民群众把我推上政治舞台，如果这一次周荣鑫他们搞的一次右倾翻案风得逞的话，周部长继续当部长的话，那么这个小人物，就得成为一个殉葬品，就得会被从政治舞台上拽下来，打下来，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断头台，立即宣判我的政治死刑，下场也就只能这样，所以对这场斗争更加认识到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自己也清楚地理解到：反动的阶级对他的叛逆者深恶痛绝，这我们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这些家伙们，都是仇恨新生事物的专家。都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派，对于他们的顽固性，残忍性，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人，只有亲身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资助修正主义要复辟的出现，仅仅又一次地说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只能达到一个目的，没有得逞，远远没有得逞，只是又一次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最现实的最生动

的路线教育，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同学讲，说以前吧，我就担心，技术知识学不好，回去对不起贫下中农，他说我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路线觉悟低，政治上糊涂，上当受骗，跟着反动的思潮跑，能够对得起谁，同学们讲的非常深刻了，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咱们师生在一起共同的再一次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老师讲，他说呀，十七年的时候，资产阶级也是打着关心我们的国家前途呀，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的这个旗号，所以他们名正言顺地宣称，说学校就是培养什么所谓红色专家的地方，红色专家的摇篮。但是，十七年的事实呀，回答了我们，所谓的红色专家，其实呀，就是戴着一个红帽子的，也就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红色专家，剥去画皮剩下的也只能是骗人的说法，如果说我们还象十七年那样，按着那个路线去培养红色专家的话，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他只有存在于人们唯心史观之中，我们连半点都不能够信赖，因为我们有十七年的沉痛教训，就够了，够够的了，咱们也不是凭着赌咒办事的教徒。那些反动的文人们，所谓的科学救国、技术决定一切等等论点通通都是鬼话连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才能使这个国家永不变色。“学而优则仕”、“智育第一”，这纯属于资产阶级特别顽固的偏见，这一点，人们很好理解，但是，资产阶级又总是把读书无用，撒手不管，这个坏现象，罪归给咱们教育革命派，他们总是这样干，其实，“学而优则仕”与“读书无用”，搞“智育第一”和不抓智育，这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极右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教育革命的两种手段，两张王牌，他们都是来自于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体系。

所以，如果咱们不是认真地看书学习，不能够端正我们的学风，没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光凭着咱们这一点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办事，我看也只能是上当受骗，给修正主义危险出现提供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搞形而上学，历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里边批判智育第一，他就说我们不抓智育，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实质，他就说我们不要教育，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就说我们不抓生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今天，他们又趁着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完善的时候，他们搬出了一个教育质量的问题，捡起这些鸡毛蒜皮来吓唬人，我们说看质量嘛，应该首先看政治质量，要看方向，看路线，看学生的世界观转变程度，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时，读了多少“本本”为标准，周部长他到基层很少去，辽宁也没去过，朝农还没去过，他说教育质量，他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没有发言权，要是有发言权的话，只能说造谣污蔑，否定文化革命。咱们这些直接参加教育革命的，参加开门办学的，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是学兽医的，咱们实行开门办学也有很多的事情也愿意跟同志们讲一下，咱们和他俩讨论教育质量问题嘛。我们班开门办学到一个县兽医站，这个县医站呀，有一个老权威，六十几岁了，大概是六十六岁吧，是他们县里边鼎鼎有名的，出大拇指头的，这么一个权威。去了以后，对咱们比较冷淡，搞知识封锁，技术垄断很厉害，什么也不告诉咱们。有一天，一个生产队拉来一匹马，这个马得的是结症，恐怕多数同志都知道结症是怎么回事，相当于人的肠梗阻，吃的草料结到肠管的某一个部位了，再也下不去，非常危险，容易使肠管破裂，造成死亡，这个结症，老大夫要决定进行手术，当贫下中农听到他要手术，贫下中农就在他跟前央求，老大夫呀，无论如何这匹马也不能手术，这个马已经二十多岁了，是个老马，一手术花多少钱咱们不说，治好治不好咱们还不说，就算你治好了，可是这个老马经过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剖腹手术，基本上也丧失使役能力了，如果你要手术话，我们就回家给它一刀子算了，我们就吃肉了。大夫不是那么想的，他想的不是咱们贫下中农的财产。他想到我是一个兽医，我的本职就是治病，我就管治病，我还管你使役呀！我不管！把你的马病治好了，把它的命救活了，我就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了，他就是这么想的。再一个想法嘛，就是考虑到手术是比较高明的，别人都认为是比较奥妙的，他是一手垄断的，办法都非常危险，不见得治好。有一个治结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掏结，把手从后边伸到马的直肠里面去，把这个结块，把肠子里堵的那个草团摸到，把它捏碎，然后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个方法，第一危险，马的肠壁非常薄，尤其长期肠梗阻，那块肠壁的血管都有坏死的

可能，所以他不敢动，担心用掏结的办法把马的肠管掏漏了，马死亡了，丢名誉，有损于他的尊严。所以，他一定要手术，谁说也不行，当时咱们有一位老师在跟前，姓袁，贫下中农就苦苦地哀求咱们这个袁老师，说袁大哥呀，袁大哥，千万不能手术呀，急得把老师都叫大哥啦，咱们看到这个场面特别气愤，这个时候，这个老权威给社员们说，你这个马必须手术，不手术我就不治了，要手术的话，回去取钱，要押金。这时候社员们说，我们也不同意手术呀，说不手术你就拉走。他那块正要钱啦，这一块我就把上衣脱掉，就用那种铁的手腕，掏结的办法，从马的后屁股里伸进去，把这个结块就摸到了，不到五分钟，结块就捏碎了，肠管就通了，马的病就基本上治好了，他那块还要钱呢，我说老大夫呀别要钱了，不用花钱，病已经治好了，贫下中农感激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专利权威受到了一次打击，受到了一次教训。第二天，也就是第二天，有一个生产队又拉来一匹病马，得的还是这个病，结症，来了一个队长，来了一个饲养员，还来了一个赶车的，老大夫还坚持要手术，咱们有几个女同学说，老大夫啊，咱们就别手术了，咱们还掏结吧，担点风险，不嫌脏，吃点苦就可以了，贫下中农还不用花钱。“不行！”这回能掏也不掏了，就这么大劲，我说了算的意思呀，我是个权威，我是门诊大夫，主治大夫。最后他决心手术以后，咱们同学就给他讲，咱们给你煮器件，给你递个针线，帮帮忙行不行，“不用！”咱们那个女同学回来就告诉我，这家伙可了不得，一定要手术，咱们给他打下手都不要，其实咱们也会手术，那玩艺咱们也不外行。这时候，老大夫已经把那个马推上了手术台，麻醉完毕，器件消毒也都完毕了，把手术蒙布都放上了，背毛也刮掉了，就准备来这一刀，在这个紧张关头，同学们都气得够呛，这个生产队长和饲养员急得团团转，不能手术呀，这个马咱刚买来，才两岁多一点，小马驹，这么手术，起码一年不能使役了，再也吧也真受折，不一定能治好，马，大牲畜手术，消毒也不象人手术那么严密的，所以容易感染化脓坏死，急得够呛，看到这个情况，我当时正在开会，我就去了，到那儿我就赶上啦，我说：老大夫先别动，不能动，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然后我就走了，也没有，我还好歹的有点法权，他还真还没有敢动，当时我就想，这是个无产阶级的兽医站、共产党办的，应当贫下中农说了算，就你这个糟老头子说了算？我才不服气呢？我就到他们党支部把副书记找来了，当面我就把他叫来了，我说你摆个理，你说为什么这个马一定要手术你摆清道理。他就把整个的病情啊，检查的过程啊从理论上摆了一大堆，从实践还讲了不少，中心意思就是为他的观点辩护，讲的是悬天悬地的，他讲完我就讲，他摆他的方案，一定要手术的方案，我说不用手术，不花钱可以治好这个方案，最后还是不同意，最后我干脆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说试试行不行，我说你说行不行，他说那就试试吧，他就这么一句话，咱们就干上了，出去以后，我就和同学们讲，我就和那个队长讲，我说咱们来掏结，不手术，咱们试试看！这一家伙同学们都活跃起来了。可真是有人替他说话了，那个队长马上就帮助我拽马尾巴，同学们打来洗脸水，拿剪刀给我剪指甲盖。因为很危险，手指甲盖划破了肠管，掏破了粪便流到腹腔里去，这家伙会中毒死亡的，同志们就帮助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当时队长就鼓励我，一边拽着马尾巴一边对我说，铁生呀你就干，反正这个马也得手术，咱们贫下中农啊，不会计较他的后果的，它死了，咱们就等于杀肉吃。就这么讲。它好了，咱们感谢你，咱们争气。在这个老队长的鼓励之下就干上了，用了十来分钟时间，结块特别特别大，大面包的样子。很危险，用咱们比较先进的方法，咱们国家发明的锤结，就是把那个肠子里的结块，搂到肚皮的下边去，没有骨头的那个地方，外边用一个大棒子，把这个结块捣碎。非常危险。用这个办法，大胆地把这个马的结块捣碎了，结块一捣碎，前面的肠衣呀，前面鼓胀的空气呀，都顺着这个肠管都排出来了。这个大马呀噼呖啦啦排了不少屁，正式宣告这次路线斗争胜利了。真争气呀，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老队长呀就拉着那个马，说了那么多好话，高度地评价，哎哟，还是咱们自己的大学生哟。高兴得够呛。说实在的，你说你这个老权威怕丢名誉，怕把这个马掏死了，我就不怕丢名誉，我这个权威比他那个权威还大，但是考虑的倒不是这些事情，就怕给主席路线抹黑。真正掏死的话，这家伙就得意忘形的，不就向咱们反攻倒算，不就给咱们造舆论。担心的是这个事情。

再有吧，你说讨论，自然，从这个理论水平上来看，我和这个老大夫对比，说实在的，说老实话，差得很远很远。人家搞了好几十年了，我刚刚上学，理论知识不多，确实不多，实践经验呐也没有他多，人家搞好几十年了，这一点咱们如果不承认的话，咱们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呢，我们理论不多，可以继续深造，实践经验不丰富，可以大胆实践。我们讨论教育质量，决不能离开阶级内容，决不能抽掉他的阶级内容。为什么两个人，出现两个处理方案，一个呢，不花一分钱，可以给贫下中农解决那么多问题；一个呢，花那么多钱，手术以后不见得治好，而且呢，还要丧失使用能力。这两个方案，你说那个高明？我说我这个方案高明，为什么出现两个方案，一句话，两种世界观针锋相对的，两个观点，两个立场，两种思想感情。他和贫下中农的那个感情呀，可我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呀，就那么两股劲，不一样，当时我想得很多，我对于这个大牲畜呀，尤其是对马，特别是有感情的。在农村呐，这个工作，接受再教育呀一共五年时间，还当过生产队长，咱们小队的牲畜特别缺少，病了，我拉了那个马，走啊走啊，治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确诊。咱们小队还穷，没有钱。今天借钱，明天花，明天借钱后天花，就这么给马治病，特别特别啊，那苦处不用说，我这拉着马呀，晚上还没有回来呢，社员呢，在那儿伸着脖子等着我，怎么还没回来呀？马病了究竟怎么样呀？还有希望没有啊？所以贫下中农那个感情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愿意上大学学兽医，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对待这个贫下中农，对待这个马那个思想感情呀就和那个老大夫，截然相反。谁知道，我看哪，谈论教育质量，必须首先看政治质量，看世界观。你说他那个质量不高，我说不低，还真不低。什么质量？资产阶级的质量真不低。他那个质量啊，是他的，是白色的、黄色的。咱们的质量是红的，无产阶级的。他要他的，咱要咱的，咱们要的是红旗，他扛的是白旗。你说谈到教育质量，脱离了基本路线，脱离了阶级性，讨论什么东西也讨论不清楚，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人家说什么科研项目少，咱就摆了一大堆科研项目；人家说咱们理论知识少，哎，咱们就搞一套理论，等等。这些东西呀，从理论上没搞明白，被动、消极，摆质量就这么摆。首先看政治质量。所以吧，咱们谈论教育质量，有一个鲜明的阶级性。不管那个学校，不管是那个阶级，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阶级利益改造学校的，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接班人。试问，说文化革命以后学生质量低的这些先生们，请问你们，你们这个质量，那个标准，是不是政治家的标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标准？是不是毛主席要求的标准？是不是这个无产阶级广大工农群众的标准？都不是。谁的标准？是你的标准？是你那个世界观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标准？资产阶级的标准，把你那个标准啊，拿到美国去，我看也不新鲜。拿到苏联去啊，我看苏联那些凯洛夫的门徒们，也会拍手称是的，也说不出两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呀和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自然观也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教育思想体系啊惊人的一致。假如说，咱们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教育质量，象十七年那样去培养学生，我看哪，这样干下去，培养的学生，也只能是对我国的经济基础啊，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破坏作用，只能够在不断地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作用，只能够起到扩大三大差别的作用。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怀着无比仇恨的心理把那些旧学校，旧的教育制度，砸他个稀巴烂呢。列宁同志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又说：“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由此可见，学校的任务，最首要的还是政治任务。毛主席说，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主席对待卫生部，也有过批评。说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呢？我看它如果不改变的话，又要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教育部，按照周荣鑫之流所要求的所说的教育部，好象我们的教育部，就是为了搞四个现代化的，是个传授知识部。是这样吗？四个现代化我们是要搞的，而且还要用大寨的精神，用总路线的精神去搞。但是，我们要搞的现代化，应当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个条件下的四个现代化。如果象美国和日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办四个现代化。那样的国家，我们不仅不搞，而且呢，我们无产阶级还要用革命用流血牺牲去打碎那个丑恶的四个现代化。

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党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我们的教育战线，我国的教育战线和咱们的国家是一样的。现在呢？基本矛盾仍然是教育这个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个矛盾。这个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不是教育质量高低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的危险不是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仍然是修正主义。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鱼目混珠地说，你能把三脱离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祸害，他们说的三脱离，其实所指的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那个脱离，把他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最大祸害。我看别有用心。举个例子么，在一九七四年，我去接待过一位非常傲慢的澳大利亚的教育家。当我们谈到我们正在向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努力地进行改革。他马上就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他说理论联系实际，你们中国不如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一般地来讲，都是那些牧场主的儿子。他学习啊，在学校，他实践就回到家里来，他的家，实践机会特别多，特别好，条件比你们还好。这就是说，理论脱离实际这个问题，它有阶级性，谁都可以用。不能抽掉阶级内容。这样讲，只能是取消和回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所以，我们同志呢？不能在暂时地斗争胜利当中，忘乎所以。咱们教育阵地，不能说一个学校领导班子解决了，学校就由无产阶级完全占领了。也不能说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学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不能这么看。学校还有那么多问题没有解决。思想路线解决了没有？教育路线清没清？方向明没明？培养目标是不是已经大家都确认了？不是那个情况。教师队伍的世界观改造刚刚开始嘛，教学领域里面斗批改仅仅是刚刚开始，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在学科领域里面，资产阶级的偏见特别顽固，所以说教育革命仅仅是刚开始，刚开头，不是过头。咱们教育革命最后胜利还需要咱们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躺在仅仅一点成绩堆里睡大觉，局面刚刚打开。在目前，我们应当对我国的教育形势，有一个明白的估计。应当承认我们有不少问题，不承认问题，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好经验没有总结，实习和推广，还有教育方面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搞明白，办学方向还没有继续端正，培养目标还应当进一步的明确，学校的组织建设、班子建设还总不能令人非常满意，教师队伍的改造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还有那么多的问题，招生制度仅仅刚刚进行改革，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完善，毕业时的分配政策仍然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考试制度咱们正在摸索，学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新的无产阶级办学计划还没有成型，实现宏伟的规划，这就是设计科技网刚刚开始，开门办学方面，我们抓得还不够好，课程设置至今还有争议，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建设三结合的教学体制有些单位还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法和教材还要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地改革，需要搞的是革命大批判，澄清咱们思想路线，开辟正确道路，深入教育革命，深入到学科领域。现在我们还谈不上用阶级斗争的精神统帅我们教学大纲，我们也没有完成用教育要革命的精神去改造我们的办学计划。也就是说，学校阵地无产阶级远远没有彻底占领，完全改造。不是有的人叫我们承认错误么，那么我们也只能这样的承认，在前一段的教育革命当中，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抓得还不够紧，对旧的教育制度仇恨还不够深，改革的还不彻底。如果这也满好，那也完善，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搞教育革命了吧，还有的人等待着和我们搞秋后算帐，我们就不用你们等，现在我们就要算，帐总是要算的么，一九五八年镇压了我国的第一次教育革命，就是周荣鑫和他的主子们和他反动的一帮，他们干的。这个帐要算，十七年的帐都要算，七二年那个帐也要算，一九七五年这个帐更要算，新帐老帐总算，都要清算，谁也跑不了谁，对于呀，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呀，同志们确实有那种盲目乐观，问题可多了，这次路线斗争仅仅是我们教育战线的事吗？光光是科技战线上的事吗？都不是。教育战线、科技战线仅仅是在修正主义复辟的黑土壤里面首先冒尖的，首先发芽的两棵草。教育战线的这场斗争，仅仅是医学战线上的反击的暂时胜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仅仅是整个阶级斗争这出长戏当中的刚刚拉开的一个小镜头、小序幕，斗争路子还长着呢！更艰难的斗争还在后头，引鸡一上房、狗急跳墙，不要以为党中央、毛主席给他们开了会，给他们打了招呼，他们就

服气了，就彻底解决问题了，他们又不是天真无知的穿开裆裤的小孩，给他们打招呼，他们会跳起来的，骂起来的，会骂娘的、骂街的，甚至还有可能破釜沉舟。不是有的人讲么，不要怕做被打倒的人，还鼓励他们的爪牙们。同志们应当清楚，清华大学有两封黑信，写黑信的是走资派和三个投降派。但是也应该看到，没有写黑信的走资派投降派也大有人在，直接插手刘冰等黑信的大有人在，没有直接插手的也大有人在，为反党黑信擂鼓助威撑腰的人，至今还在那里面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胖猪长得再大也成不了象。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他们说是整人运动，革命造反派批判他们的错误、错误路线，他们全说成是革命群众抓他们小辫子，现在还那么讲，毛主席亲自发动一场批林批孔，他们至今还屁股坐在林彪那一边大骂秦始皇，为反动的儒生们鸣冤叫屈，不是一般问题。是认识问题吗？决不是，思想路线问题，执行工作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什么叫走资派，大家都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在哪里呢？就是那帮狐群狗党，搞右倾翻案的反动的一帮，就是那些对文化革命对新生事物恨之入骨，耿耿于怀的那些复辟狂，就是那些文化革命以后重新上台的克己复礼的得志便猖狂的走资派、翻案派。得志便猖狂这些人，上台以后不到一年就反攻倒算，连象都不装，太露骨了，仅仅是一年时间嘛，甚至于不到一年，咱们就看他那股猖狂劲，看他那股迫不及待的劲头，说他是走资派我看都不够劲，够上跑资派了，多么猖狂！我们看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条指示的发表就是对那些走资派们，妄图借助安定团结的口号搞阴谋诡计的有力回击。主席的最新指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条指示的发表，这是彻底的宣布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口号的彻底破产。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但是啊我们又不能对主席反复强调的过去那些精辟论述一点也不能忽视。主席在新年元旦的时候两首诗词的发表，给全体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它激励全体人民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愚公移山的志气，大寨人的干劲，建设共产主义，攀登新高峰。然而，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毛主席在谱写两首诗词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即将不得不爆发，国内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阴谋实行反革命政变。今天主席诗词的发表，确实是对我们党内那些埋头经济建设，埋头粮食，埋头智育这些忽视党的基本路线的人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形势大好，确实很好，越来越好，形势逼人，真是逼人，不仅逼得我们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用大寨人的精神去干社会主义，去变大寨，去搞四个现代化，而且又有的人逼得我们再上井冈山，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干什么，大家都清楚，不过呢，有的人也确实经常产生一些糊涂观念，咱们这个党，不是个经济党，不是个智育党，不是个粮食党。我们这个党是抓阶级斗争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是抓人的意识形态的，是搞上层建筑的，如果我们只是埋头生产，只是在自己那个职权范围内，那个小范围内抓一点基本路线远远不够，不要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世界上世界观就那么两家，路线斗争也从来不是这两个小单位里面孤立进行的，他都是与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而且要受到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支配所影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所以我们不光不能单单局限于满足于抓好本单位的这点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尤其是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下级服从上级，这是个原则，确实是原则，但是对于反动的思潮，反动势力一点也不妥协不让步，坚持正确路线，更是原则。党的领导都是靠人来实现的，人都是有思维的，都是有程度不同的需要改造的，世界观，尤其是一些老同志还存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解决没解决？所以，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

文化革命以前那些走资派们，他们也就是喊这个口号嘛，党的领导，其实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实际上就是要名正言顺地反党，反对党的领导，搞复辟，推行反动路线。在这次右倾翻案风当中，英雄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坚持了正确路线。他们迟群同志，谢静宜同志体现了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周荣鑫等等奇谈怪论，统统放屁。清

华、北大迟群同志、谢静宜同志一点也没有执行，顶得好。咱们辽宁省尽管有的人拿着周部长的讲话，到省委去闹事，为什么不传达周部长的讲话，就不传达。尽管这样，有的人也顶住了，一个字也不传达，顶得也好。这就是党的领导，这就是党的原则。周部长讲，他说北京市文教组针插不行，水泼不入，说什么只听毛主席的，剩下的谁也不听，听了以后真高兴，真长志气。如果咱们所有的国家机关，所有的文教组，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这样，那该多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主席的思想在全国人民的心目当中扎下了根，而且根深树大。这样的话，单凭几个小丑，几个反动儒生，破坏捣乱，造谣污蔑，无成大事，翻不了船，掀不起大浪。也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战无不胜。很遗憾，在我们科技领导机关里面，至今还存在着一种人，这种人他以为也是老中青三结合，结合进去的，但是呢？没有坚持正确路线，成为老中青三结合班子当中的惟命是从的小绵羊。这样的年轻干部，只得批评，没有什么代表性，对不起文化革命，对不起革命群众，更对不起主席。这次右倾翻案妖风，全国有理想，搞的有不理想的，好多地方，好多省市还是死角，死气沉沉，死水一潭。周荣鑫他们搞右倾翻案的时候，有好多的省，真动起来了，挺积极的，组织传达，慎重其事，重新研究教学计划，各条战线都有反响，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右倾翻案风的反击，这场战斗开始了，按兵不动，没有反响，真可恨。搞回潮倒是挺积极，搞反击就是不积极，什么问题？路线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不是我在这里给人家戴大帽子，还搞什么阶级斗争，还抓什么基本路线，多么严重的一场政治斗争，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些问题不要埋怨我口气大，就是讲话放大炮，听说咱们山西最喜欢放大炮的人吗，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文化大革命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这样一些老干部，上台以后，对群众组织的代表，对造反派的优秀分子优秀代表，冷眼相待。他们利用安定团结这个口号，在革命派，在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当中，在新干部队伍当中，大抓派性，抓派性头子，给这些青年干部，造反派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有的省份，有的地方，甚至于在机关里面，把那些群众代表，造反派的老代表，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架空，排斥，坐在屁股底子，用泻肚子的办法，把他们泻走了。把他们分配到基层去了，甚至于不分配工作了。有的人还给他们办学习班，承认错误，写检讨，就是打击和排挤革命的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多么严重的右倾翻案。组织上的右倾翻案，最可怕、最关键，不是有个大人物那么讲吗，当有的人向他汇报工作，汇报三结合的班子，他就说：不要给我提什么三结合，提什么老中青，我不愿意听，我不明白，你就提一二把手行了。这种在组织路线上的右倾翻案，从全国看来比较普遍，有的甚至达到非常猖狂的地步，有些省份，省市，县社，就是现在还是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从全国的范围内，这种问题的存在，这种倾向的存在，就自然地、本能地在我国形成了一股右倾势力，强大的右倾势力。困难确实很大，斗争不是那么容易的，据我自己的理解，倒不一定对。现在分析我国的政治状况，斗争状况，从组织上看，从精神上看，从意志上看，从路线上看，用那法权的观点去看，无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的势力占统治地位，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某些领域里面，某条战线上，某些角落里面，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右倾保守势力，在那里面蠢蠢欲动，趋向于上场。资产阶级的土围子，也在那里偷偷地增长，默默地加大。据我看，七八九月份，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是其中一个土围子。也正是那个土围子，被张春桥同志批得体无完肤，骂得心惊胆颤。经过一场斗争之后，叫我们重新打开张春桥同志的文章，去重新的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理解阶级斗争的性质，尤其深刻。毛主席一再强调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又强调说，要彻底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因为堡垒一样，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嘛。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一九七五年，就是这继续嘛，性质、任务、对象都没有变。我看哪，主席的这几条指示，就是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搞革命所制定的主要对象，也是我们国家出现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是我们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条，忘记了主要对象、主要矛盾，我们天天都在那里面喊阶级斗争啊，基本路线啊，我看哪也只能是空中的口号，时髦的空话，所以要求我们必须端正学风，从理论上必须搞明白，要理论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光光住在里边、住在小屋子里边，搞自我革命。有的同志倒读了这么多书、那么多书，在路线斗争面前，你就用呀，他也不用，对不上号，好象是给人家学的，我看学的再多，等于无用，都就饭吃了。光搞自我革命，光改造主观世界，不搞路线斗争，不搞注重改造客观世界，不能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辩证地看，统一起来，这样的人我看只能是闭门读书，闭门修养，这些那也能算得上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不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你要说他是一个口头革命派，他还真委屈。学风必须得端正，不端正学风，也只能说你一个口头革命派。咱们省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各个大专院校涌现出了一批自动地站出来，在没有什么中央文件这个指示精神以前，就对这个奇谈怪论进行批判的这样一些反潮流的闯将。在省委里面，主持开了一个会，教育革命的座谈会，一共十一名，在那个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讲，我说如果咱们全国的革命青年，全国的工农兵学员，都能够象咱们在位同志那样的，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都有咱们这样的路线觉悟，有咱们这样的革命精神，如果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咱们全国青年都这样，主席该有多放心，恐怕主席就能够睡上好觉，能够健康长寿。如果咱们所有的青年，所有的革命同志，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在那里边擦亮眼睛，睁大着眼睛，无时无刻地观察着修正主义形形色色的表演，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都在那里边呢，警惕观察，看谁敢翻案，看谁敢反攻倒算。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国家大有希望，党就后继有人啦。咱们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论它的性质来讲，目的、意义、任务，我看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基本是一样的。上、管、改大学，就是在学校里边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全面专政的一个大的事迹，是特殊使命，这个大学是我们无产阶级办的，是面向工农兵开门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大学的当然的主人。当小绵羊的人不识时务、不识抬举，糊涂，至少是个糊涂虫，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工农兵学员应当在大学里边，应当是这样的，上大学扬眉吐气，管大学，理直气壮，改造大学，理所当然。应当这样。可是有些同志往往不是这样。脑子里边那么多的糊涂观念，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一些旧的传统观念不少不少，他们一点也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有的人还拜倒在学术权威脚下，恭恭敬敬，惟命是从，没有一点骨气，连半点阶级自尊心都没有。如果这个学校不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来上管改，而且就是单纯的传授知识，那么这个大学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占领干什么。斗争的规律再一次告诉我们，形势越是大好，我们越是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越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越是要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越是安定团结，越是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出现，越是老一代的革命家，越来越少，老一代的革命家，年迈体弱，我们越是要搞好三结合的班子建设，越是要捍卫文化革命的成果，越是要培养接班人，越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它没有什么阶段性。有的人觉得基本路线有的时候好象是有阶段性了，不用了，该抓一阵生产了。糊涂观念。党的基本路线，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些人总喜欢制定这一个纲，那个纲，纲就多了。不管什么纲，都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有些人物把三项指示为纲捧起来了，贩卖出来了，大有文章可做，我看哪他是走资派们提出的一个折中主义的口号，在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是反动的，搞的不是基本路线，搞的不是唯物主义，搞的是唯心主义，是二元论，是多中心论，多纲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大家应该搞明白。这个反动纲领的制定，它的由来，我们看哪也应该搞清楚。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着我们的教育路线，决定着我们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它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也是我国教育革命的生命线，只有我们年年讲，天天讲，我们就将战无不胜。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变修正主义，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高度的警惕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把革命引向更加深入。

同志们，大家应当高兴的看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正以大破大立，厚今薄古的革命精神，一反潮流几千年，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正在摧毁，一

整套崭新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制度、教法和教材正在通过实践逐步的建立和巩固起来，中国人就是要走教育自己发展的道路，就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教育革命胜利万岁！

沈毅：领导让我说一下子，这个，铁生同志反潮流事迹很多，这个，这个用几十分钟是讲不完的，他，这个，铁生同志是我们辽宁省锦州市兴镇县的，他原先住在兴镇县，他家，他父亲是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林科务研究所的一个老工人。铁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造反派，和全校师生一道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六八年带头下乡，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他下乡不久，铁生的母亲也响应主席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这个铁生所在生产队是兴镇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这个大队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多年来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生产搞得一塌糊涂。铁生到了这个生产队以后，担任第四队长，在担任队长过程中，带领革命群众，搞大批大干。方才就讲了，他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生产队是一无柴草，二没口粮，三无资金，还有那么多的外债。他就领导贫下中农，战胜了这些困难，并且在斗争当中，狠反了那些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七三年考大学的时候，铁生就被贫下中农选送考大学。铁生在以前也有的同志提出要他考大学，他不去。他这一次为什么要去考大学。方才就讲了，是因为他的生产队，他是队长，他的队又新买了两匹骡子，这两头骡子很不幸，很快就得了病，他因给这两头骡子治病，奔跑了几个月，由于，当地个别兽医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所以，就未能很好的治疗，结果这两个骡子，一个死了，一个是虽然活了，留下后遗症，不能使役，对于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在他脑子里深深打下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兽医，如果没有自己的兽医，贫下中农就要遭瘟，就要遭罪。另外一个，因为他这个地区是一个山区，年年干旱，在他领导下治了一些坡地，但是没有根治，特别感到需要在生产斗争当中科学种田，需要解决水的问题，所以，他也想能够学点治水，治水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将来回来农村，回到自己家，把农村改变了。贫下中农选送他以后，当时我们辽宁省，七三年招生，从省委这个角度，坚决贯彻毛主席七·二一的指示，但是，怎么个贯彻，招收哪些学生，在这个问题有争论。各个市、地，在省委会议提出各种意见，但是省委希望各市摸索一下，怎么能够把学校招生工作搞好。当时锦州市委在铁生他们这个县搞过试点，在这个县搞试点，整个考生百十来人，都是贫下中农选送的。有一些按照规定是这么多，但是考试的时候，就增加了不少。为什么增加呢？就是有些同志不能按照政策办了，结果走了后门。铁生当时是生产队长，生产很忙。事先因为他今年报考啦，县里，社里就准备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复习功课。铁生同志对工作非常负责，坚决不干，所以，整天领导贫下中农铲地，补苗，大搞生产运动。他大致上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将近，确实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有时间复习功课。他不仅劳动这些，而且晚间回来处理生产队的工作，所以一天劳动、工作对他来说这个担子是很重的，原定计划准备是要再复习一段，但是由于当时锦州市考虑还是要提前考一考，所以，就在七月份，就把这些同学召集在一起考试，铁生同志接到通知，第二天赶到县里考试，因为，第二天报到，所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仍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其它考生上午已经都报到了，所以公社带队的很着急，就缺张铁生。张铁生什么时候才到的？晚上五点以后才到县城，到县城以后其它同志都知道了要考试，好了，第二天就要考试都准备好了，张铁生一听要考试，也感到是很不对头，考试也考不出真正的知识，这么考试有什么好处呢？在他思想就有一个印象。第二天到考场，上午考试。他进考场一看啊，原来规定的名额已大大超过。另外，是特别是有一些个他也认识的，同样下乡的，结果在农村由于受智育第一毒害的个别青年，几年来没有很好参加劳动，这一次考试，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再加上课堂的监考人非常严厉，规章制度法规，他对这个事情很不满意。上午勉强答了卷。中午吃饭时候他因为当时是个生产队长，一般知识青年。所以他也没有注意这钟点。回去到街上吃点饭，完了就也比较疲乏，因为也经常劳动，就躺到考场另外一端一棵大树低下有点

困，睡觉了，结果这边两点已经到了，他醒了，一问过路什么时候，两点多了，他就糟了，考试已经过去。他急忙跑到考场，到了考场门已经关上，门关上了，敲门，里边答应说干什么的，说考试哩。说考试不行啦，晚啦！铁生说我是贫下中农送我，要我考试。谁送来也不行，这是制度。铁生说你这制度我也制度。你不能去掉我的考试资格。里边说就得取消你，因为你现在已经违犯了考试制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看门是推不开了。他走到一个窗户一看，窗户没关严，推开窗户跳了下去，跳进去了。因为监考有的是他原先念书的老师，说铁生，怎么来这么晚呢！你坐在那儿快答吧！铁生进去了光顾生气他也不答卷，那个老师说，这题不很简单吗，你答吧！还不弄个几十分，最后也可能取上。铁生说我不答，我要找你们领导提意见。这个监考的说：你这个傻孩子，你上那儿找领导去？你能看着领导嘛！他说我要提意见。他说你先答卷吧！答完了再说。铁生心思了心思不答，完了就把卷反过来写了一份答卷。把这封信写了就交了，他是第一个交卷的。当他站起来往讲台送卷的时候，有几个监考的同志，有一个老同志说：哎啊，怎么跳窗户的那个家伙答得挺快的。

另外一个女老师把卷拿起来一看，噢，有一个男老师把卷拿起来一看，啊，这是白卷，没有写字，就议论，他没答，怨不得他这么快能答上卷。一个女老师把卷拿起来，哎，这后面有字。当时眼看考试就要结束啦！就喧腾起来了，就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妈张铁生这小子真他妈混帐，就要把我们这一次考试坑啦，上大学的希望也可完啦。有的说，这小子真瞎蛋，他赌一股气完了，和其他几个同公社几个青年一堆回到家啦，到家贫下中农问他，怎么样铁生今天考试？铁生说不错。但他心里知道，这个答卷有可能被领导重视，要掀起一场斗争，也有可能自己大难临头，因为自己越了轨。在这种情况下在家里劳动，仍然领导贫下中农劳动。当时远新同志和其他同志看了答卷以后，认为这个学生很有见识，这份答卷很有份量。当时锦州市呢，负责同志很有压力，省委说你们不要有压力，你们做了好事，因为你们不这样做也不能有张铁生。所以当时，省委责成团省委、教育局负责同志到张铁生所在生产队了解一下张铁生的情况，因为省委不了解，省委几个负责同志，教育局、团省委、青年办的几个同志，加上锦州市的几个同志到张铁生所在生产队，去那天因为交通不方便，县里派了几个车，派了几个军代表一起去，张铁生在生产队领着贫下中农在山上铲地。这一看来了这么多小车，而且还有当兵的，所以群众议论纷纷。说，这回张铁生可闹出事了。就找铁生，这大队通讯员就跑到地里去找张铁生。张队长，张队长，这回有这么多人来找你来了。当时生产队议论纷纷，这回铁生，有的老贫农说，哎呀，铁生，是不是出事了，要出事了咱们怎么怎么的，这是讲了些鼓励话。也有的，因为他一直反潮流，对那些歪风邪气就敢斗，那些落后思想的人，心思这回张铁生该教训教训他了，过去他老是这么批了那么斗了，这会儿领导同志省里市里同志到那和他一谈，问他为什么写这个答卷，问前后思想发展过程，同时说你对这些课程到底怎么办？怎么认识。他谈了一下自己看法，这个当时因为这个东西，有的说，他根本就不明白，从文字来说数学、化学、物理他根本就不一定很好地改造锻炼自己，当然对上大学为什么上大学，他讲得清楚，就是为了回农村，决不是为了往上爬，决不是离开农村，仍然要继续吃高粱饭米，挣工分。所以说你要学什么？他说我要上医学院学兽医，因为他不明白兽医是农学院是医学院，说上医学院上兽医，最后省里领导讲了你学兽医省委批准你，但你别骂人，医学院不学兽医。这个这就是张铁生同志在写第一份答卷的当时的过程。我的也是感性知识，也是以后到那个家乡，到县里到市里到省里领导同志的接触过程中，因为懂，作文、政治他也不明白。所以领导同志说，既然这样的话，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你是不是能再给你点时间你再把原卷答一答。铁生说行，你给我五分钟准备，结果他心平气和地他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给领导同志汇报，他就把这些卷重新又答了，答得基本上是满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满分，所以铁生这个答卷不是为了考试答的，不是为了考试写这些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而是为了汇报，这一切情况铁生同志受到了很大鼓舞，所以一再表示自己在这次革命当中，当时我们这个学校，正好张铁生所在的这个县兴镇县没有招收兽医专业，这个，同时因为这个我们学校负责这个地区，所以当时情况还不够那么了解，

至于他以前反潮流的事迹就很多了，以后，我们也去了几次，贫下中农对张铁生同志有很大的评价，这些事张铁生同志上大学前后报纸已经介绍过一些了。其上大学以后仍然继续革命，在七四年七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张铁生上大学，七五年十二月份，和七六年一月份报纸和电台相继地发表了他的一些事迹，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讲了多说了，我们这次来呀，主要到山西和大寨来学习咱们省里和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回去以后呢，在教育革命，在学大寨运动当中，能够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我们来了以后，受到省委领导和市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这样地关心这样地照顾，我们表示非常地感谢。

## 1116. 华国锋的讲话 (1976年2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1976年3月3日)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1117.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 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具体日期不详)

#### 一、关于学习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没有这一条不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查查老祖宗的书(马列的书)，在那里找不到。所以必须很好地学习、理解。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理解就难以联系实际。

比如，走资派可不可以改悔，该怎么理解？邓小平彻底暴露之前“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以后他的矛盾性质变了，走到对抗性方面去了。如刘少奇、林彪那样。”该怎么理解？毛主席说过，机会主义头子为首的，改也难。

阶级斗争是纲，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毛主席几十年来一直讲，但是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地承认它，在实践中清醒地坚持它，却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形式却变化多端，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因为这些都被人们批判了，声名狼藉了。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让你上当受骗。他们越是失败，就越是要疯狂地反抗，不然，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不会的！仍然要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为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 二、学习的重点

学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这篇文章要有个重点。重点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重点就是：走资派的问题，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问题。从这个问题看到了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到它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篇文章批邓，从几个方面加以剖析，也还是说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文章讲到斗争没有结束，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仍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文章最后讲形势和任务，还是围绕对走资派斗争这个问题。所以抓住这个重点，搞清楚走资派的本来面目，阶级实质，他们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比资本家还厉害，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搞清楚这些问题，其它问题就容易弄懂了。有人问，是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害是把走资派问题搞清楚。邓小平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文章讲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黑班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邓小平，还有一大串人物，直到吴晗、廖沫沙，挂帅人物是刘少奇。林彪的下边有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大小

舰队、死党，林彪挂帅。这次邓小平，下边已经点了好几个，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光这几个人还成不了气候，但挂帅人物是邓小平。批判的大方向、重点，是批邓，偏离大方向就是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持批邓的大方向，深入下去，进行到底。包括搞好清查。

### 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性

“和平演变”是相对而言，本身也包括不和平的一面。苏修对革命群众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也说明这个问题。复辟的行动并不是不知不觉、舒舒服服地过去的，只是没动用飞机大炮就是了。镇压革命群众也是他们的一个拳头，看一看有的省市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就知道了。

### 四、关于走资派的面目

一个时期攻击毛主席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四起，同时又大肆吹捧邓小平。刘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搞到学校来，并且急于要传达。我们告诉他们，需要请示市委后再决定传达不传达。下午回来告诉他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但他们已经传达下去了，就半天时间。“老九不能走”，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是错误的，毛主席不会这样说。这句话有两个错误：一个，“老九”不是我们的语言；第二，“不能走”，怎么走了？文化革命几年走到哪里去了？从他们几个人到目前为止的交待，已经充分暴露出党内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狗屎不如。

有些人，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别看他们现在好象挺“左”的，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不能犯了罪就不算了！有的人他还在布置清查呢，恶毒的政治谣言不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有的同志说，干脆把那几个人的交待公布于众。我们说现在公布不策略，讲原则性还有个灵活性呢，不能只求一时痛快，不能那样干，说那些人犯了滔天罪行，一点也不夸大。对他们的疯狂性、危险性、顽固性、斗争的长期性，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不可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有你就没有我，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点都不能含糊。在处理上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无产阶级应当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要把学校的斗争讲一讲，特别是在干部里边讲一讲。那时候刘冰几个就是同我们对着干，但是双方谁也没挑开，象演戏一样。他到处讲跟线不跟人。其实他连起码的马列主义都不懂。人和线是分不开的。怎么不跟人呢？共产党不跟马克思、列宁，不跟毛主席行吗？不崇拜马列、毛主席行吗？那还是共产党！？他们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根本不懂马列。

### 五、关于斗争策略问题

我们出去开门办学，有一条原则，不介入。就是说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搞运动。由于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考虑到全局上的复杂情况才这样规定的。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斗争要有策略。我们过去已有些同志上过一些当，和人家一块贴大字报。今年，有个县要开常委扩大会，有两派，要求我们参加。两派怎么参加啊，即便是一派也不参加。他们开的是常委扩大会，引到历史问题上来，我们不能参加，因为有人会利用清华的影响造成很复杂的情况。如果是开批邓大会，要我们发个言，贴出大字报，那是可以的。

### 六、目前形势下斗争的特点

走资派现在怎样走的问题。目前还有没有正在走的走资派？谁也不会说没有。既然有，怎么在走？当前形势下很值得我们研究。那种公开抵触的是一类，有的人并不是这样，他相当积极，有干劲，追查反革命和谣言，他还亲自挂帅追，但不是真追，是假追，为了保护自己，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还有的追谁呢？追的不是反革命，而是追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中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有个地方，邓小平一声令下就行动起来了。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年老体弱，有病不能工作的人，去年都被请出来，提起来，当第一把手，他们在干什么呢？首先组织班子，你们

想他能组织什么班子？他们也讲话，讲的是什么话？他们能执行什么路线？这些人心里不仅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阴魂不散，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积下的怨仇不解。他们那里的县委书记平均年龄 52.4 岁，地委书记 54.7 岁，省一级干部 40 岁以下的只有一个。有一次提干，统统提的是 60 岁以上的。我们不是说老的不行，毛主席说我就是最老的，问题是坚持什么路线。这些人文化革命前推行错误路线，文化革命中有气没出完，所以去年邓小平一声令下就杀气腾腾地出来了，有的人带着氧气袋来整革命派。而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包括老、中、青的。

### 七、关于斗争的长期性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

毛主席讲，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又讲到斗争、矛盾，讲到一万年还有矛盾。主席这样讲，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监督“大官”们了。

走资派保护“大官”的利益，就是主席早就讲过的保护既得利益，甚至讲过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是说让中央、省委的领导都去住平房，那样也要犯错误。但有的人连儿子、孙子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这些人在考虑什么？所以问题是路线，资产阶级的欲望越来越高，没有止境，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剥削也越来越多，贪得无厌。一座小楼，还有两座小楼，这是他的“根据地”；设备还要最好的，差一点也不行。高薪还是纸面上的，不在纸面上的远远超过他的高薪。我们清华职工借家俱还要扣点钱，走资派那里沙发、地毯、空调设备，你从“高薪”里扣？他才不干呢！

### 八、关于批邓联系实际问题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邓要不要整风，要不要联系实际，我们在批邓的大前提下，抓阶级斗争，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人会说，这是矛头向下，我们就是要下到你这个人的头上，解决你的问题，当然把问题搞清了，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这些问题不解决行吗？我们就是要整这些问题。

## 1118. 迟群在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76 年 9 月 9 日)

**新华社北京日讯** 九日下午二时半，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共八百人参加，校党委书记迟群极其沉痛地在会上宣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哭声。全体同志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起立默哀后，校党委副书记荣咏霖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通知和吴德同志在北京市委的讲话。接着，迟群讲了话。

迟群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通知精神和市委的部署办。我们学校是毛主席亲自关怀的点，每一场大的斗争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胜利的，我们要继续为毛主席争光、争气，坚决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前，就是要深入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守岗位，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把各项工作搞好。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的民兵师要真正做到毛主席教导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各单位要加强战备值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了解群众思想动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专政对象要严加管理，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学校一切活动在校党委统一领导下安排。迟群强调指出，我们要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把毛主席为我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五不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就看到无产阶级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他们不怕孤立，坚持斗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包括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头子的破坏和捣乱，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必胜，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毛主席在党内曾经遭到十几次排挤和罢官，十年内战时被夺了权，在一个山

洞里生活，相当艰苦，但毛主席并不悲观，指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信马列主义必胜。我们以要以马列、毛主席为光辉榜样，不管今后遇到多大的风浪，斗争多么艰巨复杂，都要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我们相信党中央能够带领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大会之后，校党委又召开了系党委书记会议，迟群再次强调，大家要坚定、镇静、化悲痛为力量，特别要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我们要做好一切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清华的期望。

下午四时，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分单位集合在一起，叫听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当大家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许多人泣不成声，悲痛得昏倒在地。收听后，各系党委立即组织大家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多工农兵学员到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好革命接班人。各单位立即挂起了悼念毛主席的横幅。大家都自动带上黑纱和白花。在悼念活动中，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向江青致以衷心的问候。(驻清华大学记者组)

### 1119.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谈情况记录 (1976年9月9日晚十一时三十分)

九月九日晚张铁生、刘继业同志专程从铁岭赶到沈阳，要求向团省委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先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十一点三十分到团省委机关，德民同志接待了他们。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张铁生：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内心无比悲痛，但也确实担心。因为，我现在思想上的是，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严重时期。以前，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大树，有靠头，以后靠谁呢？当然也可以说有靠头，有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是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靠，就得靠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还有朱老怎死了，一没有拍电影，也没有拍电视，事情发生突然，事后不了了之，叫人不好理解。

去年七、八、九月时，就感到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还有一些同志，有的还叫得挺凶。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现在邓纳吉是不是有人在支持它，邓纳吉会不会再上台？我认为这个人思想是右的，执行路线是保守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认识，没有真正理解，对儒法斗争也有过研究，

但发表的意见，观点是反动的。去年养猪会，他有个讲话，后来发了 20 号文件，他的讲话，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今年，两个决议发表后，我以人大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些意见，给华总理提了许多问题，但都没有最后答案。

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叫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当然，我们也相信，现在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在精神上足以战胜保守势力，但是，今天在组织上没有保证。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化了。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不然，有人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借口，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对党的迷信。现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机关不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去建设，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许是我们坐井观天，有片面性。但我们认为担心是有根据的，态度是积极的，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们这么远来了，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刘继业：

担心和有信心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很同意今年八月初辽报发表省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时讲的“阶级斗争的反复性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说明，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告全国人民书》的发表，在全国人民中必将产生很大震动。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青年战线，一定受震动更大。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思想。因此，我们建议团省委把青年战线的典型请上来，希望团省委给帮个忙，让我们这些人有条件在一起学习学习，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目的，是让我们的思想尽快适应这一重大变革。

张铁生：

最近我收到不少南方战友的来信，反映一类老爷、二类老爷、三类老爷没有被揭露，不少革命造反派同样在受压，受打击。以前，有的材料讲到福建、山西的情况，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山西把三、四号文件，也就是华的那个讲话，当作喜讯来传达，为什么抓一、二号文件的传达没有那么大的劲头，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这是响应，是思想上合拍。

这些问题，我不想和更多的人讲，只对他(指刘继业同志)说了一些，以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不过，一旦召开人大，在会上我是要讲的，我要当面提问题，要他当面回答。也许

有人要把“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帽子给我扣上，但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我们什么也不怕，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 1120.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同省知青办领导同志的谈话 (1976年9月10日)

张铁生：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非常悲痛。我们要求把我省的知识青年典型尽快召集到一起，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请献忠、春泽同志都来，有好处。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原则讲，靠主席的路线，靠毛泽东思想，但也要组织路线的保证。这就是班子路线、班子建设问题。我们省委是信得过的。几年来，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司令部。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上，步子是比较大的。虽然保守势力也是大的，但优势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革命派。建议省委保持独立见解，象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见解，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昨天同刘继业谈，应往最坏处着想，头脑中不应有绝对的概念。

人民委托我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开得很草率，很紧张，宣传搞得也很差一些。去年七、八、九出现那么多问题。中央两项决议发表后，大家都坚决拥护，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了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是否同邓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感情是对路的。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

去年，传达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他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

最近，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象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有一些超阶级的观点。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说，他们全省传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我对省委是从内心到外拥护的，愿跟省委干一辈子革命。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不能和别人讲，把自己担心的事情想和领导谈谈。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顾虑、隐瞒自己的观点。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但愿不能这样。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外省、北京都有不少大老爷。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要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大哭是不对的。现在，冷静地考虑问题的不是大多数。理智地考虑问题，用主席思想、指示指导行动的不是很多。这是好人，但是糊涂人，走资派不害怕。走资派最害怕的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应把眼睛瞪大一点。

因而，想请青年们谈谈、统一思想，在省委领导下统一行动。

请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省委领导同志，转告远新同志。

刘继业：

现在，担心大于悲痛。最好的悼念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不是杞人忧天倾。远新同志曾讲，邓纳吉有可能重新上台。这种担心总比麻木不仁好得多。

## 1121. 张铁生同志最近的一次谈话 (1976年9月14日)

九月十四日，我们请张铁生同志谈谈毛主席逝世后的思想情况。现把他的谈话整理如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是建党建军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我心里万分悲痛。主席讲过，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道理是这样，但从感情上过不去。

党中央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这决不是一句名词、概念。现在看，光悲痛是不行的，要做好思想准备，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要比光悲伤强的多。

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现在更使人容易理解了。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小平还留在党内，邓小平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邓还是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乘机反扑的。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可怕的是咱们忘记毛主席的遗嘱，丢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也可能邓小平错误的估计形势，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主席不在，但是主席思想是永存的，四卷宝书永放光芒。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现在不是五十年代的情况，也不是当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民的情况，中国人民知道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有高度的觉悟，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所以走资派要重新上台又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复辟上台绝对不行，这是需要和邓纳吉讲清楚的。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主席逝世后，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困难一些、艰巨一些，做好一切准备，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活动和突然袭击。当前特别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谓国内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成果能不能保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能不能深入的问题。主席叫我们抓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要冷静。

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命事件，那将可能是全国性的复辟。我看主席逝世后光流眼泪而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人，只能说是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路线觉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中央有没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主席把话说到家了。下边出了修正主义成不了气候，大老爷出修正主义影响全国。告人民书中一再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自己的理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正确领导。

对咱们这个党要坚持一分为二，对党中央、省委、国家都是这样。很可能将来有人强调一元化，借主席的威信，把自己装扮成党，自己就是党。如果你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你只能是个两腿支着肚子的人，是修正主义的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最高原则。

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学会了辩证法，学会了阶级分析。我认为主席逝世后，过极悲伤意义不大，应当把眼睛擦得更亮，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邓的复辟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有些人流完泪不想问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照样打扑克下象棋，这是糊涂人，是路线觉悟不高的人。从学校看修正主义确有基础，对新生事物冷淡，使新生事物受压，老师就怕表扬，一表扬就孤立。这部分人主席掌权时说

好，将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掌权；散布福利主义时，也就容易站过去。有很多人有不满情绪不说，克己到了修正主义上台时，屁股就难免坐到人家那边去。接触一个解放军学员，歪戴着帽，我说别这样。他说，你看，谁管？象去年哪！

过去，一直是主席为我们撑腰，靠这棵大树。主席逝世了，还去靠谁？当然不是说没有靠头，靠主席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永存的、靠得住的。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的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孔繁文

(注：这篇谈话刊登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辽宁日报社调查研究部编的《记者汇报》上)

## 1122. 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1976年9月22日)

明兰、吉忠、久祥并学习小组诸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安慰和鼓励。同志们说得好：眼泪代替不了战斗。哭泣之哀，实非英灵之所愿，我自己会注意的。

建议同志们认真学习近年来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近一年来，主席指定我给他担任联络员的工作，主席逝世后，我这个小传令兵已申请归队，我的岗位在沈阳，估计会得批准的，到沈阳再见。

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宗明兰等人给毛远新的信(1976年9月20日)

远新同志：

我们学习小组忍着极大的悲痛，又坐下来学习了。没有语言能表达我们对毛主席深深怀念的心情。因此，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一致决定给你写封信，虽然我们知道不应打搅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格外想念你，非把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你不可！

我们这些人对毛主席比对自己的父母亲百倍，我们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坐班房也不背叛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事情很明显，没有毛主席能有我们的什么呀？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泥腿子，小教员，小干部，谁能拿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当回事呀？然而，就是这帮“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人，竟然可以在省一级的大机关里出进，指指点点，说长论短，毫无卑怯的奴颜！为啥呢？还不是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作主吗？如不是毛主席明察秋毫揪住了邓纳吉的尾巴，使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这些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红祸”的“勇敢分子”“派头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简直要把九斤老太似的老爷们的眼都气炸了！）还不是被镇压、打击，迫害于死地吗！细属（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无不浸透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查查我们前进的每一个足迹，无不印着毛主席路线的培育。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那样和毛主席息息相关，血肉相联。怎能想象我们没有毛主席呀！但是事实是不可改变

的，眼泪只能表达我们的感情，代替不了战斗。从现在起，我们要把革命视为生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视为粮食和空气，不管党内资产阶级怎么以势压人，不可触犯，不管前进的风浪多么狂劲，我们都要听从党中央的号召——我们信赖党中央，它和我们工农兵是紧密相联的。正象列宁悼念伟大的工人阶级领袖斯维尔德洛夫时指出的，要选一个同等能力的人去代替他，那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从无尽的源泉——工农群众中选拔出大批忠于他们的优秀人材，遵循去世领袖们的方向前进，去完成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任务是势不可挡的。毛主席领导的五十年革命实践，是世界上传奇般的特殊政治大学校，它培育出了千千万万世界上最优秀的，英雄善战的，视死如归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这是我们的事业不可战胜的最宝贵一笔财富。这些忠于毛主席的人是不容许党内资产阶级掌权的，即使他们靠狡猾欺骗爬进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他们也是短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实，也看到了苍松周围有乱云，我们作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走曲折的路。别看我们是普通的人，但我们却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的人，也不是好惹的，我们横心作资产阶级眼里“刺头”了，何止“刺头”，还要作利剑，直刺他们的狗命！说到这里我们有沉痛的教训，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你和其他领导给了我们一片热心的帮助，可是我们至今还是蜗牛的脚步，还仍然呆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堆里不得解放，以至给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当了推销员！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刻苦学习改造世界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工农兵的本色，努力团结多数(特别是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的革命推动作用。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今后漫长的斗争风雨中请你考察我们吧。

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事，就是希望你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加强改善和锻炼你那多病的身体，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你，就更加感到需要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千万千万注意呀！

我们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都紧握你的手，向你致以热切的阶级问候！我们计划自学四卷，集体制重学五卷，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请批示。

### 1123.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1976年10月1日)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                  ×                  ×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                  ×                  ×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                  ×                  ×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 1124.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1976年10月3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                    ×                    ×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 1125. 迟群给毛远新的信

(1976年10月5日)

远新：

送你现已出版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卷一、二分册，四卷一、二分册。尽管有些部分尚不确切和完整，但基本是事实。语言比较明快，好看。写书者的目的且不管，看后，长点中国人的志气，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英国人比中国的走资派的崇洋媚外要好些吧？！

另，送你看一个反动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增加了点知识。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宗明兰同志放的那一炮如果把这句话的辩证关系讲进去，无疑将是画龙点睛。

上次谈话，很受教育，什么是继承主席遗志，这就是。不理解主席思想，讲继承主席遗志。岂不是空话。

望多多保重。

迟群  
十月五日

## 1126. 迟群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76年10月6日)

主席病重时，我准备了一次讲话，请一些同志，准备了一些资料，着重想讲主席的丰功伟绩，主席五十多年来伟大的革命实践，马列是如何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发言还没准备好，主席就逝世了。

主席逝世，中央用了恩格斯悼念马克思的一句话“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损失，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

主席五十多年来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有一位同志讲，自己三次通读毛选，第一次是61、62年三年困难时期，坚定了战胜困难的勇气；第二次，入党时候，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这次通读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五十多年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没有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我们参加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一斗争比夺取政权更复杂、艰巨、时间更长些。我们没有经历前一个万里长征，却经历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万里长征，我们有幸参加主席领导的这个长征，主席作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是无价宝，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法宝，崭新的法宝。夺取政权胜利后怎么办？共产党怎么办？马恩曾经预言：“党的发展要通过内部斗争来实现”，但他们没有来得及实践，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列宁经历了，但时间短，主席领导我们的党五十多年，二十多年取得了政权，由共产党来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这个经验很重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有个比较，斯大林留下什么，斯大林逝世给苏联留下一个大错误，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以隐患很大，不久出了个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主席的伟大。党为什么叫伟大、光荣、正确的，有这么个定语，是因为主席领导，主席路线占统治地位，有这样的比较，才能建立起必胜的信心。不要杞人忧天，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什么阶级斗争不可知，前途怎么样，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赶下来就是了。怎么理解“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后还会有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主席思想的坚定性，对主席路线的坚定认识就无法建立信心，坚定不移地同走资派斗，同帝修反作斗争，不然老是悲观失望，对前途陷于盲目性，怎么能革命？主席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六七年主席给江青的信里最后一句话，是结论，这是一句完整的话，丢了哪半句都不行，丢了后一句，盲目乐观，只要后一句悲观，也是盲目悲观，都一样地要失败。二者失掉哪一条，必然陷于盲目状态。

形势是大好的，大好的形势是斗出来的，既然是斗出来的，是和谁斗出来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出来的，是革命派同走资派斗出来的。既然是这样，就会是长期的。是这个基本形势决定的。肯定在某一历史阶段，可能会出现反复，无非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么讲太刺激人了。如果象邓小平那样安定，就复辟了。你们的团委也不用改名，路线变了，苏维埃的名字也没有变，列宁的故乡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马克思的故乡，一半变了，一半根本没变，一半变了又变回去了。同志们要研究历史。但是历史的总趋势没法改变，这一代变不了，下一代变，变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必然的。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列宁都不是中国人。由于毛主席缔造了我们党，规定了一条路线，有主席坚持马列主义，这是我们赖以自豪的。如果变了颜色，我们耻辱，就将背叛主席，背叛马列主义。只有斗，才有好形势。如果邓小平还在挂帅，主席逝世了，那不更复杂吗？幸亏主席除了一大害。因为他向主席保证，永不翻案，主席又让他试一试，当上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结果他一上台，就对准主席，全面翻案复辟，那么恶毒。除了这一祸害，是不是安然无事呢？不是，我们面临艰巨复杂的斗争。要研究政策、策略、方法，否则是要失败的。

作为我，某些时候，可以少讲话，不讲话，该讲的要讲，不该讲的不讲，不能因为走资派害怕，不能因为某些人不愿听，就不讲了。不是我谦虚就不讲了，青年团和学生们的代表会，我想无论如何要见见大家。

我们很有希望，大有作为，因为我们有青年一代，出了一批小将，敢革命，敢造反，没旧框框，没那么多旧习气，敢破敢立，有反潮流的勇气。最近有几部影片，很好，表现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精神，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件，连我都希望有一个红卫兵袖章。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红卫兵的形式造走资派反的，将这场斗争展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小将身上的精神很可贵，这种精神也体现在老中身上。搞复辟的也要一些中和青，点缀一下。我们要的青是扎实实干，接班人五条，埋头苦干的。跟你们在一块很高兴，我们多大也感到年轻了。我们年轻时比你们差多了，我们当时单纯，简单，没你们丰富、太幸福了。

希望团委，上管改委员会要把工作搞好，把份内的事搞好，上管改口号本来是清华喊出

去的，影响到全国。去年人家要取消上管改，我们要恢复过来，现在你们又叫上管改委员会，那就得把这份工作做好，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也要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指导。共青团的任务也一样，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离开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离开反对资产阶级，都要迷失方向。讲形势首先讲政治形势。同走资派斗争的形势好，抓住了这一条，才能抓住具体的路线方向。

《青年运动的方向》今天重读一下，有何感想，建议你们重读。还有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主席的一些讲话，主席公开发表的指示。还有社教的批示，六六年致江青的信，巡视南方各省市的讲话，四号文件，至少这四个要认真学。四号文件不多，可印发给大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不是武装几个人，这四个给大家讲，连反革命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讲，有些人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老九不能走”，可彻底呢，当然，传达要有步骤的来，是应该的。

清华不能自满，最近江青同志多次到农村分校和同学们座谈，也算是考试，考得不怎么样。江青问一个人读一遍社教批示，他说都明白了。江青问：走资派为什么比资本家还厉害，结果他讲了半天也没讲到点子上，讲了半天，连资产阶级法权也没讲到。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自满，主席的指示不是一下子都懂的。路线对了头，六十岁也能管青年团，路线不对头，十五岁也管不好，这儿(注：指清华)管不好，团中央也是空的。

共青团，上管改都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党委路线不端正，你们就轰，目标是要革命。你革命，我也革命，就到一块来了。有个不革命的，唱对台戏也好，经常提醒我们。清华有刘冰就好，有个对立面，要是能有这一天多好，刘冰能出来接待外宾，说：“我就是那个反对毛主席的在清华二万多人中十分孤立的刘冰，现在我改了，人家又用我了。”如果行，我都可以给他马上检查，错了就改，我们欢迎。当然顺着他不行，还要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复杂，走资派不好抓，有的人还见报呢！有的错了，又改。一睁眼，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也存在。

现在，清华摊子越来越大，书记就这么几个，都来了，小谢病了，住院了。农村分校也越来越大，因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太需要了。还要求办畜医、财会。我这个党委书记心中有愧，绵阳分校的同志都没见过，几次想去没去成。今年曾下决心要去，后来点名批邓，六月份主席病重，后来决定不能离开北京了。后来又报了主席病情好转。9月5号，又发了个通知，实际上，9月2号就病重了。

凡事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主席对党员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要分析，以路线为标准，什么都可以变，路线不能变，只能沿着一条路线发展，不能搞折中主义。你只要承认基本矛盾存在，那就要随时准备他们复辟翻案，无非是要复辟，无非是五不怕，无非是罢官、撤职，开除党籍。不当官怕什么，我们原来都不是官。去年年底，有人见了我就说，胖了、瘦了，就是不问我骨头硬了，还是软了。你们还年轻，我们也不老，咱们准备同走资派斗争一辈子，才是继承主席的遗志，否则就是对主席的背叛。

(校团委整理 76. 10. 14. )